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李太白全集

上册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李太白全集

中册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李太白全集

下册



李太白全集

〔清〕王琦注

上册

中華書局

〔清〕王琦注

李太白全集

中册

中華書局

〔清〕王琦注

李太白全集

下册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李太白全集／（唐）李白著；（清）王琦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重印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ISBN 7-101-00641-8

Ⅰ.李… Ⅱ.①李… ②王… Ⅲ.古典文學-中國-唐代-選集 Ⅳ.I214.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98）第07135號

李 太 白 全 集

（全 三 册）

〔清〕王 琦 注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1/32・55 3/8印張・958千字

1977年9月第1版 1999年7月北京第7次印刷

印數103101—106100册 定價：66.00元

ISBN 7—101—00641—8/I・99

出版說明

李白字太白，生于唐武后長安元年（公元七〇一年），死于肅宗寶應元年（七六二年）。他經歷了唐代開元的盛世和安史之亂，到他死後的下一年，安史之亂才告平定。

他的祖先在隋末曾經被流放到西域的碎葉（在今中亞細亞）。五歲時，他父親李客帶他回到綿州昌隆縣（今四川江油縣）。從他後來說的，在揚州「不踰一年，散金三十餘萬」（見本集一二四五頁）看來，他的父親大概是個大商人。他「十五好劍術」（見一二四〇頁），喜任俠。「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見五九九頁），就致力於文學創作。當時正是唐代開元盛世，農業和手工業經濟都比較發達，國勢也比較强盛。加上李白在年輕時已有建功立業的遠大抱負，這就促使他去追求實現自己的理想。他的理想是「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爲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然後「浮五湖，戲滄洲」（見一二二五頁）。他不僅想建功立業，還想訪道求仙，這跟當時封建統治階級求仙風氣的盛行是分不開的。他二十六歲離開四川，到各地去漫游。他不顧走科舉考試的路，想憑藉他的文才，「遍干諸侯」，「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見一二四〇頁），希望得到地方長

官的賞識，推薦他進入朝廷。他這個目的雖沒有達到，但他在漫游中創作了大量詩歌，已經名揚海內。天寶元年（七四二年），他四十二歲時經過他的朋友道士吴筠的推薦，唐玄宗召他進京，命他供奉翰林。

那時，唐王朝已在走下坡路，豪强地主的兼併破壞了均田制。唐玄宗過着荒淫奢侈的生活，大量浪費財物，加重了對人民的剥削。他追求享樂，把政事交給宰相李林甫。李林甫排擠陷害有才能的人，政治越來越黑暗。在這樣的情況下，李白的遠大抱負是無法實現的。在長安三年，玄宗把他當作御用文人，要他寫些宫廷應制詩。他「徬徨庭闕下，歎息光陰逝」（見九〇二頁），感到苦悶。加上他「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瑣賢」（見三七七頁），戲弄了權貴，遭到玄宗親信太監高力士等人的毁謗，賜金放還。在這三年的長安生活中，他對唐王朝的腐朽政治有了進一步認識，他用詩歌來進行揭露和批判，加强了他的詩歌的思想性。

離開長安以後，他又在南北各地漫游，到過河北，看到安禄山割據謀叛的活動極爲猖獗，感到痛心。在這段時期裏，唐朝的腐朽政治有惡性發展。李林甫陷害有才能的大將王忠嗣，自毁長城。又怕漢人任邊帥，立功後要入朝做宰相，因此專用胡人任邊帥，猛將精兵集中在邊境，造成外重内輕的局面。宰相楊國忠爲了立邊功，發動對南詔（在雲

南)的非正義戰爭，先後死了將近二十萬人，給人民造成極大的苦難。加上玄宗對安祿山的盲目寵信，把平盧、范陽、河東三個重鎮都交給他節制，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日益嚴重，終於釀成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爆發後的第二年(七五六年)，李白五十六歲，他感嘆道：「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見五五三頁)，在盧山隱居。七月，肅宗在靈武(在寧夏)即位。九月，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西道節度都使，江陵大都督永王璘到了江陵(在湖北)，準備起兵。肅宗命令他「歸覲於蜀」，他不聽。十二月，他起兵東下，過廬山時，請李白參加他的幕府。李白寫了《永王東巡歌》「樓船跨海次揚都」，「更取金陵作小山」，說明永王璘要占領揚州和南京。當時，永王璘的轄境，東面是江南西道，卽今江西省。他離開自己的轄境，要去占領唐王朝直接統治的揚州、南京。李白的詩又說「帝子金陵訪古丘」(見四二九到四三三頁)，那是指次年二月，永王璘進據丹陽，準備進攻南京。他的部將集議，認爲兵鋒一交，「死於鋒鏑，永爲逆臣矣」(《通鑑》至德二載)，都逃跑了。那時肅宗已部署了迎擊的部隊，永王璘在部將逃跑後就覆滅了。李白因此受到連累，流放夜郞(今貴州東部)，途中遇赦。他回來後，「聞李太尉(光弼)大舉秦兵百萬出征東南，懦夫請纓，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還」(見七四〇頁)。他的報國的雄心還很强烈。他六十二歲，客死在

安徽當塗縣令李陽冰處。

李白一生的活動，雖然有隱居、任俠、求仙，但從他年輕時的「遍干諸侯」到年老時的「請纓」，都是要爲國家建功立業，熱愛祖國。「濟蒼生」，「安社稷」，是他一生中占主導地位的思想。他的從永王璘，是爲了平叛，也是熱愛祖國的表現。「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賢王遠道來」。他是希望永王璘直接進攻安祿山盤據的洛陽的。「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他是希望永王璘收復兩京，建立大功的。永王璘的部將認爲從永王璘進攻南京，就是背叛唐王朝，這是按照封建禮法的觀點。李白由於他的出身、教養、愛好任俠、傲視權貴，不受封建禮法的約束。他對永王璘要占領南京，說是「我王樓艦輕秦漢，却似文皇欲渡遼」（見四三二頁），認爲那是爲了進攻安史叛軍的巢穴作準備的，所以他認爲從永王璘和忠於唐王朝並不矛盾，因而在進軍途中，唱出「齊心戴朝恩，不惜微軀捐」（見五五五頁）了。他崇拜魯仲連，說：「齊有倜儻生，魯連特高妙」（見一〇一頁）。魯仲連主張「輕世肆志」，也是不受世俗禮法約束的。從李白的一生行動看，熱愛祖國，要爲國家建功立業，是他的主導思想。

毛澤東同志說：「無產階級對於過去時代的文學藝術作品，也必須首先檢查它們對待人民的態度如何，在歷史上有無進步意義，而分別採取不同態度。」根據這個指示來看

李白詩歌，就它所反映的生活來看，有寫抗擊少數民族侵擾戰爭的，如：「大漢無中策，匈奴犯渭橋。」「命將征西極，橫行陰山側」(見二九一頁)。是對唐太宗擊敗突厥侵擾的歌頌。更深刻的是暴露楊國忠爲了立邊功而發動的對南詔的非正義戰爭。當時，「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所」，「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通鑑》天寶十載)。詩裏指出這些被拉去的「怯卒非戰士，炎方難遠行。長號別嚴親，日月慘光晶。泣盡繼以血，心摧兩無聲」。那還不是「困獸當猛虎，窮魚餌奔鯨。千去不一回，投軀豈全生！」最後指出「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見一三〇頁)認爲對南詔根本不該用兵，暴露封建統治階級的罪惡。又說：「君不見李北海，英風豪氣今何在！君不見裴尚書，土坟三尺蒿棘居。」(見九一三頁)這是對李林甫殺害李邕、裴敦復的感嘆，從中透露出封建統治上層的黑暗。在揭露封建統治上層的權力爭奪上，他指出「君失臣兮龍爲魚，權歸臣兮鼠變虎」，那就會造成「日慘慘兮雲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嘯雨」(見一五七頁)的悲慘局面。揭出安禄山割據謀叛的罪惡，完全是「君王棄北海，掃地借長鯨」造成的，使得安禄山的聲勢「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傾」(見五六九頁)，他對此只好呼天慟哭。

李白寫了不少游仙的詩，有和政治結合的，像「西上蓮花山」，正在游仙，忽然「俯視

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見一一三頁）。這跟屈原《離騷》的正登上神山，「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的不忘楚國的愛國感情，是一脉相承的。再像「西海宴王母，北宮邀上元」。「靈跡成蔓草，徒悲千載魂」（見一四一頁），這是借游仙來諷刺帝王貪圖享樂追求長生的。他又通過游仙來表達不能對封建腐朽勢力屈服，像「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見七〇八頁）。跟這相反，他寫了對勞動人民的感愧、同情和贊美的詩，雖然這在集中是極少見的。像看到「田家秋作苦，鄰女夜舂寒」，使他「令人慚漂母，三謝不能餐」（見一〇二四頁）。像「吳牛喘月時，拖船一何苦！」一唱《都護歌》，心摧淚如雨」。看到在天旱水枯時搬運大石的勞苦，「君看石芒碭，掩淚悲千古！」（見三三一頁）像「爐火照天地，紅星亂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動寒川」（見四二三頁）。這是對冶鍊工人的贊美。就是他寫飲酒的詩，像「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停杯投筯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在飲酒詩中透露出受封建腐朽勢力排擠的苦悶，所以「閒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見一八九頁），還是忘不了迫切的建功立業的用心。

李白的詩歌創作，在反映生活的廣度、表達思想的深度和藝術創作的高度上，都有杰出成就。尤其是積極浪漫主義的精神，在唐詩中最爲突出，在中國文學史上也有巨大

的影響。

李白詩歌中的積極浪漫主義精神，是通過一種積極向上昂揚熱烈的理想來表達的。這種精神使他的作品具有明快生動振撼人心的力量。像《大鵬賦》裏寫自己的遠大抱負，好比大鵬的超越「蓬萊之黃鵠」，「蒼梧之玄鳳」，有「塊視三山，杯觀五湖」的大氣魄（見五一九頁）。他繼承《離騷》，用神話傳說來表達他的理想，像「閶闔九門不可通，以額叩關閽者怒」（見一七一頁），表達要撞開天門的不屈精神。在景物描寫上，寫出驚心動魄的場面，和祖國河山的壯麗，如「西岳峥嶸何壯哉！黄河如絲天際來」（見三八一頁），像「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見九八九頁），都極爲傳誦。

李白寫隱居、求仙、飲酒的詩，不可避免地有它的消極面。像寫求仙的：「我來逢真人，長跪問寶訣。粲然啟玉齒，授以鍊藥説。」「吾將營丹砂，永世與人別」（見九五頁）。這是對服藥求仙的迷信。再像寫飲酒的：「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頹然卧前楹」（見一〇七四頁）。那就未免有些頹廢了。李白的詩雖然有這些消極面，但總的來看他在詩歌創作上的成就是杰出的。

李白在詩歌創作上的杰出成就，是跟繼承和發展了古典文學的優秀傳統，吸取了民間文學的營養分不開的。除前面指出他繼承了屈原《楚辭》的傳統外，他寫了大量的樂

府詩，大都是繼承了漢魏樂府而賦予新的内容和思想，有了新的創造。他的民歌體的詩，是繼承了民間文學自然清新的風格。這些，對我們在新詩的創作上，怎樣向民歌和古典詩歌學習，提供了有益的借鑑。

李白的詩文集注，傳世的有南宋楊齊賢注的《李翰林集》二十五卷，元代蕭士贇删補楊注而成的《分類補注李太白集》二十五卷，有明代胡震亨的《李詩通》二十一卷。以上三家都只注李白的詩，到清代王琦注《李太白文集》三十六卷，才是李白詩和文的合注，是李白詩文集中最完備的注本。

王琦，字琢崖，清代錢塘（今浙江省杭縣）人，是清代乾隆時的有名學者。他花了幾十年功夫專心致志來注李白詩文。他還有《李長吉歌詩滙解》五卷，並幫助趙殿成注釋《王右丞集》中的佛教典故。這三部書的注釋，當時就極有名。

三家注中開創的楊注，繁瑣而有錯誤，蕭注仍嫌繁蕪而有疏漏，胡注對樂府詩闡發較多，有發明，在典實上注得極少，只注前人誤注漏注的地方，王注彙集了三家注的長處，改正了他們的錯誤，補充了他們的疏漏，注釋體例也很謹嚴，但引文不免稍繁。王注輯録有關李白的資料，比較豐富，可供研究者參考。王注雖有這些優點，但也不免有考

核欠精的。如《蜀道難》，胡注已經指出「自爲蜀詠，言其險，更著其戒」，不信蕭注認爲「諷玄宗幸蜀之非」(見一六八頁)。王注還兼採兩說，他的識解就落在胡注之後㈠。在注釋方面也免不了有疏漏㈡。王注雖有不足處，但他的詳盡的注釋，對我們理解李白詩文還是極有幫助的。

王注的《李太白文集》不止一個本子，較早的本子，王琦序作「嘗讀錢蒙叟、顧修遠諸家杜注」，另一本把「錢蒙叟」改作「張邇可」。錢蒙叟卽錢謙益。這跟《清詩別裁》初印本選了錢謙益的詩，到重印本删去了錢謙益的詩一樣㈢，證明另一本是較晚的。這兩個本子的注也稍有不同，如一本卷六《豫章行》注末無「胡震亨曰」一段，另一本有，多三百數十字。又卷二十二《郢門秋懷》「豈見三桃圓」，另一本注：「胡本作『桃三圓』。」又「朔風正摇落」，另一本注：「《楚辭·九辯》：『蕭瑟兮草木摇落而變衰。』」這兩個注，較早的本子裏也都没有。本書卽據較晚的本子排印。

這次排印，加了標點，把注音移入正文內，注文加上注碼，分開排。改正了原刻的一些錯字，如卷二三《入彭蠡》注五，原作「木華《海賦》」，據《文選》改作「郭璞《江賦》」，卷四《獨漉篇》六解之注一「鮮白不辨其形」，「形」字原脱，據引文補。又據《唐詩紀事》、《唐宋

詩醇》、《全唐詩》《全唐詩逸》、《全唐文》等輯録了詩四首，斷句三句，文一篇，係王注本所未收者，今作爲補遺附入。又王注本的目録，根據楊、蕭注本，但删去楊、蕭注本的十九目改稱古近體詩㈣，那就看不出分十九目的用意。現在在本書中縫古近體詩下分別注明十九目，以便檢查。另編篇目索引附在後面。

中華書局編輯部

㈠ 《蜀道難》見於殷璠編的《河岳英靈集》，據殷璠自序，這書最晚編成於天寳十二載（七五三年），在安史之亂前，那末胡注是而蕭注誤。

㈡ 《大獵賦》：「陽烏沮色於朝日，陰兔喪精於明月。」錢鍾書先生指出這兩句本於左思《吴都賦》：「思假道於豐隆，披雲霄而高狩，籠烏兔於日月，窮飛走之栖宿。」「欲上天圍獵，豪情壯語。李白賦則更進一解，謂金烏玉兔惴惴恐獵人上天爲所弋獲。王注未識其本左思語而誇飾也。」

㈢ 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年）十一月朱批：「沈德潛來京進所選《國朝詩別裁集》」，「披閲卷首，即冠以錢謙益。伊在前明曾任大僚，復仕國朝，人品尚何足論。」因此下令删去了錢謙益的詩。到乾隆三十四年六月朱批：「今閲其所著《初學集》《有學集》，荒誕悖謬，其中詆謗本朝之處，不一而足。」下令銷毁。王琦《李太白文集》初版刻於乾隆二十三年，在乾隆下令删去錢謙益詩以前，故序中稱「錢蒙叟」，再版當在二十六年以後，故序中改「錢蒙叟」爲「張邇可」，但當時還没有禁毁錢謙益的書，故杭世駿序還保留錢蒙叟的名字未改，倘再版在三十四年後，恐怕連杭序中的錢蒙叟也不敢保留了。

㈣ 十九目爲歌吟、贈、寄、留別、送、酬答、遊宴、登覽、行役、懷古、紀閒適、懷思、感遇、寫懷、詠物、題詠、雜詠、閨情、哀傷。

李太白全集目録

卷之四　樂府三十七首

卷之五　樂府四十四首

卷之七　古近體詩共二十八首

卷之十　古近體詩共二十四首

卷之十一　古近體詩共三十二首

卷之十二　古近體詩共二十五首

卷之十三　古近體詩共二十五首

卷之十四　古近體詩共二十六首

卷之十五　古近體詩共三十五首

卷之十六　古近體詩共二十一首

卷之十七　古近體詩共四十四首

卷之二十　古近體詩共六十首

卷之二十一　古近體詩共三十六首

卷之二十四　古近體詩共六十五首

卷之二十五　古近體詩共九十首

卷之二十七　序文二十首

卷之二十八　記頌讚共二十首

李太白全集卷之一

錢塘王琦琢崖輯註
王縉端臣王思謙蘊山較

古賦八首

大鵬賦并序

《莊子》：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余昔于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一〕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二〕因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三〕此賦已傳于世，往往人間見之。悔其少作，〔四〕未窮宏達之旨，中年棄之。及讀《晉書》，覩阮宣子《大鵬贊》，〔五〕鄙心陋之。遂更記憶，多將舊本不同。〔六〕今復（蕭本、繆本俱作「腹」，非）存手集，豈敢傳諸作者，庶可示之子弟而已。

〔一〕唐時江陵郡即荊州也，隸山南東道。《大唐新語》：司馬承禎，字子微，隱于天台山，自號白雲子，有服餌之術。則天、中宗朝，頻徵不起。睿宗雅尚道教，稍加尊異，承禎方赴召。無何，苦辭歸，乃賜寶琴、花帔以遣之。

〔二〕《淮南子》：廓四方，拆八極。高誘注：八極，八方之極也。

〔三〕《神異經》：崑崙山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處無羽，一萬九千里，西王母歲登翼上會東王公也。其《鳥銘》曰：「有鳥希有，綠赤煌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東，登之自通，陰陽相須，唯會益工。」

〔四〕楊修《答臨淄侯牋》：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

〔五〕《晉書》：阮修，字宣子，嘗作《大鵬贊》曰：「蒼蒼大鵬，誕自北溟。假精靈鱗，神化以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運水擊，扶搖上征。翕然層舉，背負太清。志存天地，不屑雷霆。鷽鳩仰笑，尺鷃所輕。超然高逝，莫知其情。」

〔六〕《韻會》：將，與也。

其辭曰：

南華老仙(一作「仙老」)發天機于漆園,[一]吐崢嶸(音撑横)之高論,開浩蕩之奇言,徵至(一作「志」)怪于齊諧,[二]談北溟之有魚,吾不知其(繆本脱「其」字)幾千里,其名曰鯤。化成大鵬,質凝胚(音坯)渾。[三]脱鬐鬣于海島,[四]張羽毛于天門。刷渤澥(音解)之春流,[五]晞扶桑之朝暾(音呑)。[六]燀(音闡平聲。繆本作「烜」)赫乎宇宙,[七]憑陵乎崑崙。[八]一鼓一舞,烟朦沙昏。五岳爲之震蕩(繆本作「落」),[九]百川爲之崩奔。[一〇]

〔一〕《唐書》:天寶元年,詔封莊子爲南華眞人。《史記》: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爲蒙漆園吏。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漆園,故城在曹州寃句縣北十七里。莊周爲漆園吏,即此。按:其城古屬蒙縣。

〔二〕陸德明《莊子音義》:齊諧,人姓名。

〔三〕郭璞《江賦》:類胚渾之未凝。李善注:胚胎渾混,尚未凝結。

〔四〕木華《海賦》:巨鱗插雲,鬐鬣刺天。李善注:鬐,魚背上鬣也。《增韻》:凡魚龍頷旁小鬐皆曰鬣。

〔五〕司馬相如《子虛賦》:浮渤澥。顔師古曰:渤澥,海别枝也。司馬貞曰:案《齊都賦》:海旁曰渤,斷水曰澥也。

〔六〕《淮南子》: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楚辭》: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王逸註:謂日始出東方,其容暾暾而盛貌。東方有扶桑之木,其高萬仞,日下浴于湯谷,上拂其扶桑,爰始而登,照耀四方。牛弘樂府:扶桑上朝暾。

〔七〕蕭士贇曰：「燀赫」舊作「烜赫」。《莊子》曰：「鰲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燀赫千里。」世本作「烜」字，由傳寫者作「烜」字之誤，人不能解，遂作「烜」字，今釐正之。《初學記》：四方上下謂之宇，往古來今謂之宙。或謂天地爲宇宙。

〔八〕《左傳》：馮陵我城郭。杜預注：馮，迫也。《博物志》：地部之位，起形高大者，有崑崙山，廣萬里，高萬一千里，神物之所生，聖人仙人之所集也。出五色雲氣，五色流水，其泉南流入中國，名曰河也。其山中應于天，最居中，八十城布繞之。中國東南隅居其一分。

〔九〕《說苑》：五岳：泰山東岳也，霍山南岳也，華山西岳也，常山北岳也，嵩山中岳也。

〔一〇〕《詩·小雅》：百川沸騰。謝靈運詩：岍岸屢崩奔。呂向註：水激其岸，崩頹而奔波也。

爾（繆本脫「爾」字）乃蹶厚地，揭太清，〔一〕亘層霄，〔二〕突重溟。〔三〕激三千以崛（音掘）起，〔四〕向九萬而迅征。〔五〕背業太山（一作「太虛」，繆本作「大山」）之崔嵬，〔六〕翼舉長雲之縱橫。左迴右旋，倏陰忽明。歷汗漫以天矯，〔七〕⿰犭工（音貢，許本作「塌」）閶闔之崢嶸。〔八〕簸鴻濛，〔九〕扇雷霆，斗轉而天動，山搖而海傾。怒無所搏，雄無所爭，固可想像其勢，髣髴其形。

〔一〕高誘《淮南子註》：太清，元氣之清者也。《抱朴子》：上升四十里，名曰太清。太清之中，其氣甚剛。

〔二〕霄，近天雲氣，天有九重，故曰層霄。

〔三〕孫綽《天台山賦》：或倒影于重溟。李善註：重溟，海也。

〔四〕《韻會》：勃起曰崛起。

〔五〕《天台山賦》：落五界而迅征。呂向註：迅，疾也。

〔六〕《爾雅》：石戴土謂之崔嵬。

〔七〕《淮南子》：徙倚于汗漫之宇。高誘註：汗漫，無生形，形生元，氣之本神也。故盧敖見若士者言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是也。郭璞《江賦》：吸翠霞而夭矯。夭矯，飛騰貌。

〔八〕揚雄《甘泉賦》：登椽欒而狃天門。蘇林註：狃，至也。《淮南子》：排閶闔，鑰天門。高誘註：閶闔，始升天之門也。崢嶸，高峻貌。

〔九〕《莊子》：雲將東遊，過扶搖之野，而適遭鴻蒙。陸德明《音義》：鴻蒙，自然元氣也。一云海上氣也。

若乃足縈虹蜺，〔一〕目耀日月，連軒沓拖，〔二〕揮霍翕忽。〔三〕噴氣則六合生雲，〔四〕灑毛則千里飛雪。邈彼北荒，將窮南圖。運逸翰以傍擊，〔五〕鼓奔飈（音標）而長驅。〔六〕燭龍銜光以照物，〔七〕列缺施鞭而啓途。〔八〕塊視三山，〔九〕杯觀（一作「看」）五湖。〔一〇〕其動也神應，其行也道俱。〔一一〕任公見之而罷釣，〔一二〕有窮不敢以彎弧（音胡）。〔一三〕莫不投竿失鏃，仰之長吁。

〔一〕《春秋元命苞》：虹蜺者，陰陽之精，雄曰虹，雌曰蜺。《初學記》：凡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暗者爲雌，雌曰蜺。

〔二〕木華《海賦》：翔霧連軒，長波沓拖。張銑註：連軒，飛貌。李周翰註：沓拖，延長貌。

〔三〕張協《七命》：翕忽揮霍，雲迴風列。劉良註：並飛走亂急也。

〔四〕王肅《家語註》：天地四方，謂之六合。

〔五〕郭璞《客傲》：藹若鄧林之會逸翰。翰，鳥羽也。

〔六〕奔飈，疾風也。

〔七〕《山海經》：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是燭九陰，是爲燭龍。郭璞註：《離騷》曰：日安不到，燭龍何曜？《詩含神霧》曰：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消息，故有龍銜精以往照天門中云。謝惠連《雪賦》：若燭龍銜耀照崑山。

〔八〕揚雄《羽獵賦》：霹靂列缺，吐火施鞭。應劭曰：霹靂，雷也。列缺，天隙電光也。

〔九〕《史記》：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

〔一〇〕《初學記》：《周官》：揚州，其浸五湖。案張勃《吳錄》：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爲名。又虞翻云：太湖有五道，別謂之五湖。或說以太湖、射貴湖、上湖、洮湖、滆湖爲五湖。按《國語》：吳、越戰于五湖。直在笠澤一湖中戰耳，則知或說非也。

〔一一〕《鶡冠子》：至人不遺，動與道俱。

〔一二〕《莊子》：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

〔一三〕《史記正義》：《帝王紀》云：帝羿有窮氏未聞其姓，何先？帝嚳以上，世掌射正。至嚳，賜以彤弓、素矢，封之于鉏，爲帝司射，歷虞、夏。羿學射于吉甫，其臂長，故以善射聞。

爾其雄姿壯觀，坱軋（音近央札，蕭本作「映背」）河漢，〔一〕上摩蒼蒼，〔二〕下覆漫漫。〔三〕盤古開天而直視，〔四〕羲和倚日以（繆本作「而」）旁嘆。〔五〕繽紛乎八荒之間，〔六〕掩映乎四海之半。〔七〕當胸臆之掩晝，若混茫之未判。〔八〕忽騰覆以迴轉，則霞廓而霧散。

〔一〕賈誼《鵩鳥賦》：坱圠無垠。揚雄《甘泉賦》：忽軮軋而無垠。顏師古註：軮軋，遠相映也。坱圠、軮軋，音義俱同。《初學記》：天河謂之天漢，亦曰河漢。

〔二〕《莊子》：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晉書》：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絶，故蒼蒼然也。

〔三〕《楚辭》：路漫漫其修遠兮。此用其字，對上天體蒼蒼而言，蓋謂大地之形。漫漫，闊遠無有窮極之意。

〔四〕《藝文類聚》：徐整《三五曆紀》曰：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爲天，陰濁爲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于天，聖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

〔五〕《山海經》：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淵。羲和，帝俊之妻，生十日。郭璞註：羲和，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廣雅》：日御謂之羲和。

〔六〕賈誼《過秦論》：囊括四海，幷吞八荒之心。顏師古曰：八荒，八方荒忽極遠之地也。

〔七〕《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鄭康成《周禮註》：四海，猶四方也。

〔八〕《莊子》：古之人在混芒之中。陸德明註：混混芒芒，未分時也。

然後六月一息，至于海湄。〔一〕欻（音忽）翳（音意）景以橫翥（音注，蕭本作「楮」），〔二〕逆高天

而下垂。憩乎泱漭之野，〔三〕入乎汪湟之池。猛勢所射，餘風所吹，溟漲沸（音費）渭，〔四〕巖巒紛披。〔五〕天吳爲之怵（音出）慄，〔六〕海若爲之躨跜。〔七〕巨鼇冠山而却走，〔八〕長鯨（音擎）騰海而下馳。〔九〕縮殼挫鬣，〔一〇〕莫之敢窺。吾亦不測其神怪之（蕭本作「而」）若此，蓋乃造化之所爲。

〔一〕嵇康《琴賦》：俯闞海湄。呂向註：海湄，海畔也。

〔二〕欻，忽也。翳景，蔽遮日月之景也。

〔三〕司馬相如《上林賦》：過乎泱漭之野。張揖曰：《山海經》所謂大荒之野也。如淳曰：大貌也。

〔四〕謝靈運詩：溟漲無端倪。李周翰註：溟、漲，皆海也。王褒《洞簫賦》：雷霆輘輷，佚豫以沸渭。李善註：《埤蒼》曰：沸渭，不安貌。劉良註：沸渭，聲踴躍不定貌。

〔五〕又《洞簫賦》：飃風紛披。

〔六〕《山海經》：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爲水伯。其爲獸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皆青黃。怵慄，恐懼貌。

〔七〕《初學記》：海神曰海若。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虯龍騰驤以蜿蟺，頷若動而躨跜。李善註：躨跜，動貌。

〔八〕左思《吳都賦》：巨鼇贔屭，首冠靈山。呂向註：巨鼇，大龜也。靈山，海中蓬萊山，而大鼇以首戴之。冠，猶戴也。劉劭《趙郡賦》：巨鼇冠山，陵魚呑舟。

〔九〕《古今注》：鯨魚者，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數十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邊生

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大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驚畏，皆逃匿莫敢當者。其雌曰鯢，大者亦長千里，眼爲明月珠。

〔一〇〕張衡《思玄賦》：玄武縮于殼中。

豈比夫蓬萊之黄鵠（音斛），誇金衣與菊裳。〔一〕恥蒼梧之玄鳳，〔二〕耀綵質與錦章。既服御（蕭本作「御服」）于靈仙，久馴擾于池隍。〔三〕精衛殷勤（繆本作「勤苦」）于銜木，〔四〕鶢鶋（與爰居同）悲愁乎薦觴。〔五〕天雞警曉（繆本作「曙」）于蟠桃，〔六〕踆（音逡，又音蹲）烏晣（音浙）耀于太陽。〔七〕不曠蕩而縱適，何拘攣（閭員切，戀平聲）而守常。〔八〕未若茲鵬之逍遥，無厥類乎比方。不矜大而暴猛，每順時而行藏。參玄根以比壽，〔九〕飲元氣以充腸。戲暘（音陽）谷而徘徊，〔一〇〕馮炎洲而抑揚。〔一一〕

〔一〕《西京雜記》：始元元年，黄鵠下太液池。上爲歌曰：「黄鵠飛兮下建章，羽肅肅兮行蹐蹐，金爲衣兮菊爲裳。唼喋荷荇，出入蒹葭，自顧菲薄，愧爾嘉祥。」按：太液池中起三山，以象瀛洲、蓬萊、方丈，故曰「蓬萊黄鵠」也。

〔二〕陳子昂詩：葳蕤蒼梧鳳，嘹唳白露蟬。又詩：崑山見玄鳳，豈復虞雲羅。

〔三〕《説文》：隍，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

〔四〕《山海經》：發鳩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游于東海，溺而不反，化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湮于東海。

〔五〕《國語》：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

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暖。《莊子》：昔者海鳥止于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

〔六〕《述異記》：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則鳴，天下之雞皆隨之鳴。《河圖括地象》：桃都山有大桃樹，盤屈三千里，上有金雞，日照則鳴。

〔七〕《淮南子》：日中有踆烏。高誘注：踆猶蹲也，謂三足烏。晣，明也。

〔八〕《後漢書》：帝知羣寮拘攣。章懷太子註：拘攣，猶拘束也。

〔九〕玄根，道之本也。盧諶詩：處其玄根，廓焉靡結。李善註：玄，道也。張衡《玄圖》曰：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于太始，莫與爲先。

〔一〇〕《尚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孔安國傳曰：暘，明也。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隋書》：東曰暘谷，日之所出。西曰濛汜，日之所入。

〔一一〕《十洲記》：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北岸九萬里，亦多仙家。

俄而希有鳥見謂之曰：「偉哉鵬乎，此之樂也。吾右翼掩乎西極，左翼蔽乎東荒，跨躡（音誇捻）地絡（音落），周旋天綱。〔一〕以恍惚爲巢，以虛無爲場。我呼爾遊，爾同（蕭本作「呼」）我翔。」于是乎大鵬許之，欣然相隨。此二禽已登于寥廓（音聊擴），〔二〕而斥（繆本作「尺」）鷃之輩空見笑于藩籬。〔三〕

〔一〕《吳都賦》：包括於越，跨躡荆蠻。地絡者，地之脈絡，謂山川之屬。天綱者，天之綱維，謂南北二極不動之處。鮑照《遊思賦》：仰盡兮天經，俯窮兮地絡。《漢書》：玉衡杓建，天之綱也。

〔二〕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焦朋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顏師古註：寥廓，天上寬廣之處。

〔三〕陸德明《莊子音義》：斥，小澤也，本亦作尺。鷃，鷃雀也。今野澤中鵪鶉是也。

《古賦辨體》：太白蓋以鵬自比，而以希有鳥比司馬子微。賦家宏衍巨麗之體，楚《騷》、《遠遊》等作已然，司馬、班、揚猶尚此。此顯出《莊子》寓言，本自宏闊，太白又以豪氣雄文發之，事與辭稱，俊邁飄逸，去《騷》頗近。

擬恨賦

古《恨賦》，齊、梁間江淹所作，爲古人志願未遂抱恨而死者致慨。太白此篇，段落句法，蓋全擬之，無少差異。《酉陽雜俎》：李白前後三擬《文選》，不如意輒焚之，惟留《恨》、《別賦》。今《別賦》已亡，惟存《恨賦》矣。

晨登太山，一望蒿里。〔一〕松楸骨寒，宿草（繆本作「草宿」）墳毀。〔二〕浮生可嗟，〔三〕大運同此。〔四〕于是僕本壯夫，慷慨不歇，仰思前賢，飲恨而沒。

〔一〕《元和郡縣志》：泰山一曰岱宗，在兗州乾封縣西北三十里。蒿里山在乾封縣西北二十五里。《一統志》：泰山在泰安州北五里，亭禪山在泰安州西南五里，一名蒿里山，上有蒿里祠。古《蒿里曲》：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蓋古時蒿里爲塋墓之所，故言葬埋處多借「蒿里」爲名，猶之九原、北邙也。

〔二〕《禮記》：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鄭康成註：宿草，謂陳根也。何遜詩：行路一孤墳，路成墳欲毀。

〔三〕《莊子》：其生也若浮，其死也若休。

〔四〕何晏《景福殿賦》：乃大運之攸戾。李周翰註：大運，天運也。

昔如漢祖龍躍，〔一〕羣雄競奔，〔二〕提劍叱（尺栗切，嗔入聲）咤（丑亞切，咮去聲），〔三〕指揮（繆本作「麾」）中原，〔四〕東馳渤澥（音蟹），西漂（音飄）崑崙。〔五〕斷蛇奮旅（繆本作「怒」），〔六〕掃清國步，〔七〕握瑤圖而倏昇，〔八〕登紫壇而雄顧。〔九〕一朝長辭，天下縞（音杲）素。〔一〇〕

〔一〕劉孝標《辯命論》：覩湯武之龍躍。

〔二〕《後漢書》：四方鋒起，羣雄競逐。

〔三〕《史記》：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字林》：叱咤，發怒也。

〔四〕《左傳》：晉楚治兵，遇于中原。

〔五〕揚雄《長楊賦》：橫巨海，漂崑崙。李善註：漂，搖蕩之也。渤澥、崑崙，已見《大鵬賦》註。

〔六〕《史記》：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酈山，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爲兩，徑開。行數里，醉困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之。」人以嫗爲不誠，欲笞之，嫗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漢書·敍傳》爰茲發跡，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

乃擧。

〔七〕《詩·大雅》：國步斯頻。毛傳云：步，行也。

〔八〕徐陵《檄周文》：躬膺寶曆，嗣奉瑤圖。

〔九〕《藝文類聚》：《漢舊儀》曰：皇帝祭天，紫壇帷幄。楊升庵曰：漢行宮用紫泥爲壇，齊、梁《郊祀歌》所謂「紫壇」也。

〔一〇〕《戰國策》：天下縞素。《小爾雅》：繒之精者曰縞，縞之粗者曰素。

若乃項王虎鬬，白日爭輝。拔山力盡，蓋世心違（繆本作「微」）。聞楚歌之四合，知漢卒之重圍。帳中劍舞，泣挫雄威。騅（音追）兮不逝，〔一一〕喑（於禁切，因去聲）噁（烏路切，汙去聲。繆本作「嗚」）何歸。〔一二〕

〔一一〕《史記·項羽本紀》：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于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于是項王乃上馬騎，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至東城，自度不得脱，乃自刎而死。

〔一二〕《淮陰侯傳》：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索隱》曰：喑噁，懷怒氣也。

至如荆卿入秦，直度易水。長虹貫日，寒風颯（悉合切，音撒）起。遠讐始皇，擬報太子。奇

謀不成，憤惋而死。〔一〕

〔一〕《戰國策》：燕太子丹質于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荆軻見太子，太子曰：「丹之私計，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不可，因而刺殺之。此丹之上願，唯荆卿留意焉。」荆軻許諾。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武陽爲副。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于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至秦，秦王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之頭函，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武陽，前爲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起取武陽所持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絶，拔劍，劍堅不可立拔，環柱而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乃引匕首以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駡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前斬荆軻。如淳《史記註》：《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

若夫陳后失寵，長門掩扉。〔一〕日冷金殿，霜淒錦衣。春草罷緑，秋螢亂飛。恨桃李之委絶，〔二〕思君王之有違。

〔一〕《漢書》：孝武陳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又挾婦人媚道，頗覺。上遂窮治之，使有司賜皇后策，罷退，居長門宮。

〔二〕《楚辭》：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王逸註：萎，病也。絕，落也。

昔者屈原既放，遷于湘流。〔一〕心死舊楚，魂飛長楸。〔二〕聽江風（繆本作「楓」）之嫋（音鳥）嫋，〔三〕聞嶺狖（音又）之啾啾。〔四〕永埋骨于淥（音綠）水，〔五〕怨懷王之不收。

〔一〕《楚辭章句》：屈原與楚同姓，仕于懷王，爲三閭大夫。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譖毁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衺，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于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于江南。屈原放在山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沉而死。《楚辭·漁父》云：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蓋原所遷之地，在江之南，湘水經流之處也。

〔二〕又《九章》云：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王逸註：長楸，大梓也。言顧望楚都，見其大道長樹，悲而太息，涕下淫淫如雨霰也。

〔三〕又《九歌》云：嫋嫋兮秋風。王逸註：嫋嫋，秋風搖木貌。

〔四〕又《九歌》云：猿啾啾兮狖夜鳴。劉逵《三都賦註》：《異物志》曰：狖，猿類，露鼻，尾長四五尺，樹上居，雨則以尾塞鼻。建安、臨海北有之。

〔五〕《韻會》：淥，水清也。張衡《東京賦》：淥水澹澹。太白詩中多用「淥水」字，疑本此。或有改作「綠水」者，非是。

及夫李斯受戮，神氣黯然。左右垂泣，精魂動天。執愛子以長別，嘆黃犬之無緣。〔一〕

〔一〕《史記》：二世二年，具李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或有從軍永訣，〔一〕去國長違，天涯遷客，海外思歸。此人忽見愁雲蔽日，目斷心飛，莫不攢眉痛骨，抆（音刎）血霑（音詹）衣。〔二〕

〔一〕江淹《別賦》：寫永訣之情。

〔二〕又云：抆血相視。李善註：抆，拭也。

若乃錯綉轂，〔一〕塡金門，〔二〕烟塵曉沓，〔三〕歌鐘晝諠。〔四〕亦復星沉電滅，閉影潛魂。

〔一〕《楚辭》：車錯轂兮短兵接。王逸註：錯，交也。《韻會》：轂者，居輪之正中，而爲輻之所湊也。

〔二〕塡，塞也，滿也。揚雄《解嘲》：歷金門，上玉堂。應劭註：金門，金馬門也。

〔三〕《韻會》：沓，合也。

〔四〕《國語》：女樂二八，歌鐘二肆。韋昭註：歌鐘，歌時所奏。

已矣哉，桂華滿兮明月輝，〔一〕扶桑曉兮白日飛。〔二〕玉顏滅（蕭本作「減」）兮螻蟻聚，〔三〕碧臺空兮歌舞稀。與天道兮共盡，莫不委骨同歸。〔四〕

〔一〕《酉陽雜俎》：舊言月中有桂。

〔二〕扶桑，已見《大鵬賦》註。

〔三〕宋玉《神女賦》：苞溫潤之玉顏。

〔三〕鮑照《蕪城賦》：委骨窮塵。李善註：委，猶積也。

惜餘春賦

天之何爲令北斗而知春兮，迴指于東方。〔一〕水蕩漾兮碧色，〔二〕蘭葳蕤（儒追切，音綏）兮紅芳。〔三〕試登高而望遠，極雲海之微茫。魂一去兮欲斷，淚流頰兮成行。吟清風（繆本作「楓」）而咏滄浪，〔四〕懷洞庭兮悲瀟湘。〔五〕何余心之縹緲兮，與春風而飄揚。

〔一〕《鶡冠子》：斗柄東指，天下知春。何休《公羊傳註》：昏斗指東方曰春，指南方曰夏，指西方曰秋，指北方曰冬。

〔二〕蕩漾，水搖動貌。

〔三〕《楚辭·七諫》：上葳蕤而防露。王逸註：葳蕤，盛貌。《廣韻》：葳蕤，草木花垂貌。

〔四〕《韻會》：江水出荊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括地志》云：水出嶓冢山，爲沮、爲漾、爲沔、爲漢，至均州爲滄浪之水。《楚辭》：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

〔五〕《一統志》：洞庭湖在岳州府城西南。《禹貢》：九江孔殷。註云：即洞庭也。沅、漸、元、辰、敘、酉、澧、資、湘九水，皆合于此，故名九江。又九江，沅、資、湘最大，皆自南而入，荊江自北而過，洞庭瀦其間，名爲五瀦。《戰國策》云，秦與荊戰，大破之，取洞庭五瀦是也。每歲六七月間，岷峨雪消，水暴漲，自荊江逆入洞庭，清流爲之改色。瀟水源出九疑山，南流至三江口，東北與湘水合。又東北

流至永州府城外，北流至湘口，會于湘。湘水源出廣西興安縣陽海山，西北流至永州，與瀟水合，曰瀟湘。至衡陽與蒸水合，曰蒸湘。至沅州與沅水合，曰沅湘。會衆流以達洞庭。

飄揚兮思無限，念佳期兮莫展。〔一〕平原萋兮綺（音起）色，〔二〕愛芳草兮如剪。惜餘春之將闌，〔三〕每爲恨兮不淺。

〔一〕《楚辭》：與佳期兮夕張。

〔二〕《爾雅》：大野曰平，廣平曰原。後人合稱之以謂曠野之地。《說文》：綺，文繒也。顏師古曰：即今之細綾也。

〔三〕《韻會》：闌，晚也，又盡也，衰也。

漢之曲兮江之潭，〔一〕把瑤草兮思何堪。〔二〕想遊女于峴（胡典切，賢上聲，今人作硯音讀者，非）北，〔三〕愁帝子于湘南。〔四〕恨無極兮心氳（於云切，醞平聲）氳，目眇眇兮憂紛紛。〔五〕披衞情于淇水，〔六〕結楚夢于陽雲。〔七〕

〔一〕張衡《南都賦》：遊女弄珠于漢皋之曲。《楚辭》：屈原既放，遊于江潭。漢曲，謂漢水灣曲處。江潭，謂湘江深匯處。

〔二〕瑤草，草之珍美者，故以美玉喻之，猶琪花玉樹之謂。江淹詩：瑤草正翕赩。

〔三〕《詩·周南》：漢有遊女，不可求思。《太平寰宇記》：峴山在襄州襄陽縣南十里。

〔四〕《楚辭》：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王逸註：帝子謂堯女也。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反，墮于湘水之渚，因爲湘夫人。

〔五〕眇眇，好貌。氤氳，聚而不散之意。

〔六〕《詩・衛風》：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鮑照詩：發郢流楚思，涉淇興衛情。

〔七〕《太平御覽》：《襄陽耆舊傳》曰：楚襄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野，將使宋玉賦高唐之事。望朝雲之館，上有雲氣，崒乎直上，忽而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宋玉曰：「此何氣也？」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遊于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曖乎若雲，皦乎若星，將行未至，如浮如傾，詳而視之，西施之行。王悅而問焉，對曰：『我，夏帝之季女也，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陽臺。精魂爲草，實爲靈芝，媚而服焉，則與夢期。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聞君遊于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早旦視之，果如其言。故爲立廟，號朝雲焉。」江淹詩：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一統志》：陽臺山在夔州府巫山縣北，高百尺，上有陽雲臺遺址。陽雲臺即陽臺也。

春每歸兮花開，花已闌兮春改。嘆長河之流速（繆本作「春」），送馳波于東海。〔一〕春不留兮時已失，老衰颯兮逾疾。恨不得挂長繩于青天，繫此西飛之白日。〔二〕

〔一〕《上林賦》：馳波跳沫。

〔二〕傅玄詩：歲暮景邁羣光絶，安得長繩繫白日。

若有人兮情相親，〔一〕去南國兮往西秦。見遊絲之橫路，網春輝以留人。沉吟兮哀歌，躑躅（音擲逐）兮傷別。〔二〕送行子之將遠，〔三〕看征鴻之稍滅。〔四〕醉愁心于垂楊，隨柔條以糾（音九）結。望夫君兮咨嗟，〔五〕橫涕淚兮怨春華。〔六〕遙寄影（蕭本作「寄遙影」）于明月，送夫

君于天涯。

〔一〕《楚辭》：若有人兮山之阿。
〔二〕《韻會》：躑躅，住足也。
〔三〕鮑照詩：居人掩閨臥，行子夜中飯。
〔四〕江淹詩：雲邊有征鴻。
〔五〕《楚辭》：望夫君兮未來。
〔六〕蘇武詩：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李善註：春華，喻少時也。

愁陽春賦

東風歸來，見碧草而知春。〔一〕蕩漾惚怳，何垂楊旖旎（音衣尼，又去聲作椅柅讀）之愁人。〔二〕天光青（蕭本作「清」）而妍（音近延）和，〔三〕海氣綠而芳新。野（蕭本少「野」字）綵翠兮阡眠（繆本作「芊綿」），〔四〕雲飄颻（繆本作「飄飄」）而相鮮。演（音衍）漾兮夤（音寅）緣，〔五〕窺青（一作「新」）苔之生泉。縹緲兮翩綿，見遊絲之縈煙。魂與此兮俱斷，醉（一作「對」）風光兮悽然。

〔一〕江淹《別賦》：春草碧色。
〔二〕《上林賦》：紛容蕭蔘，旖旎從風。張揖曰：旖旎，猶阿那也。王粲《柳賦》：覽茲樹之豐茂，

紛旖旎以修長。《韻會》：旖旎，柔弱貌。

〔三〕鮑照詩：天色淨綠氣妍和。

〔四〕《楚辭》：望遠兮仟眠。《廣韻》：阡眠，廣遠也。陸機詩：林薄杳阡眠。呂延濟註：阡眠，原野之色。

〔五〕《說文》：演，長流也。演漾，水流而動貌。《吳都賦》：夤緣山岳之岊。《韻會》：夤緣，連絡也。

若乃隴水秦聲，〔一〕江猿巴吟。〔二〕明妃玉塞，〔三〕楚客楓林。〔四〕試登高而望遠，痛切（一作「咸痛」）骨而傷心。〔五〕春心蕩兮如波，〔六〕春愁亂兮如雪。〔七〕兼萬情之悲歡，茲一感于芳節。〔八〕

〔一〕《後漢書·郡國志》：隴州有大阪，名隴坻。劉昭註：《三秦記》：其坂九迴，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清水四注下。郭仲產《秦川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故歌曰：「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望遠，涕零雙墮。」

〔二〕《藝文類聚》：《宜都山川記》曰：峽中猿鳴至清，山谷傳其響，泠泠不絕。行者歌之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

〔三〕明妃，即昭君也。晉人以文帝諱昭，改稱明君，後人又改為明妃。《藝文類聚》：《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人也，顏色皎潔，聞于國中。獻于孝元帝，訖不幸納，積五六年，昭君心有怨曠，偽不飾其形容。元帝每歷後宮，疏略不過其處。後單于遣使者朝賀，元帝陳設倡樂，令後宮妝出。昭君

怨恚日久，乃便循飾善妝，盛服光暉而出，俱列坐。元帝謂使者曰：「單于何所願樂？」對曰：「珍奇怪物，皆悉自備，唯婦人醜陋，不如中國。」乃令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前曰：「妾幸得備在後宮，粗醜卑陋，不合陛下之心，誠願得行。」帝大驚，悔之，良久，太息曰：「朕已誤矣。」遂以與之。昭君至單于，心思不樂，乃作《怨曠思惟歌》曰：「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處山，集于苞桑。養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雲，遊倚曲房。離宮絕曠，身體摧藏。志念抑沉，不得頡頏。雖得餧食，心有徊徨。我獨伊何，改往變常。翩翩之燕，遠集西羌。高山峩峩，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謝莊《舞馬賦》：乘玉塞而歸寶。玉塞謂玉門關，乃入西域之路。昭君入胡之路，未必由此，蓋借作邊塞字用耳。

〔四〕《楚辭》：宋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愁懣山澤，魂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其卒章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王逸註：言湛湛江水浸潤楓木，使之茂盛，傷己不蒙君惠而身放棄，曾不若樹木得其所也。或曰：水旁林木中，鳥獸所聚，不可居也。

〔五〕《高唐賦》：登高望遠，使人心悴。

〔六〕枚乘《七發》：陶陽氣，蕩春心。

〔七〕劉繪詩：心中亂如雪，寧知有所思。

〔八〕劉鑠詩：徘徊去芳節。梁元帝《纂要》：春節曰芳節。

若有一人〔一作「我所思」〕兮湘水濱，隔雲霓而見無因。灑別淚於尺波，〔一〕寄東流于情親。

若使春光可攬而不滅兮，吾欲贈天涯之佳人。

〔一〕陸機詩：尺波豈徒旋。

《古賦辨體》：先用連綿字以起下句之意，是學《九辯》第一首。「若乃」以下，則是梁、陳體。

悲清秋賦

登九疑兮望清川，〔一〕見三湘之潺湲。〔二〕水流寒以歸海，雲橫秋而蔽天。余以鳥道計于故鄉兮，〔三〕不知去荊、吳之幾千。

〔一〕《史記正義》：《括地志》云：九疑山在永州唐興縣東南一百里。《太平御覽》：《湘中記》曰：九疑山在營道縣，九山相似，行者疑惑，因名九疑。盛弘之《荊州記》曰：九疑山盤基數郡之界，連峯接岫，競秀爭高，含霧卷霞，分天隔日。

〔二〕《隋書·五行志》：巴陵南有地名三湘。《太平寰宇記》：湘潭、湘鄉、湘源，是爲三湘。《岳州府志》：三湘浦在臨湘縣南四十五里。《湘中記》曰：湘水至清，深五六丈，下見底了了，石子如樗蒲，白沙如雪霜，赤岸如朝霞。湖嶺之間，湘水貫之。凡水皆會焉，無出湘之右者。與瀟水合則曰瀟湘，與蒸水合則曰蒸湘，與沅水合則曰沅湘，故謂之三湘。琦按：湘水源出廣西桂林府，東北流至湖廣永州府城西，瀟水自南來會焉，至衡州府城東，蒸水自西南來會焉，又北流環長沙府城，東北至湘陰縣，達青草湖而入於洞庭，凡行二千五百餘里，大小諸水會入者頗衆。若沅水則不與湘會，而自入於洞庭，雖沅湘之稱起自屈平，但雙舉二水，並未言其會同相合也。三湘之名，恐未必由此。《廣韻》：潺湲，水流貌。

〔三〕庾信《麥積崖佛龕銘》：鳥道乍窮，羊腸忽斷。李善《文選註》：《南中八志》曰：交趾郡治龍編縣。自興古，鳥道四百里，以其險絶，獸猶無蹊，惟上有飛鳥之道耳。後人稱高峻之徑曰鳥道，本此。

于時西陽半規，〔一〕映島欲沒。澄（音丞）湖練明，遙海上月。〔二〕念佳期之浩蕩，渺懷燕而望越。

〔一〕西陽謂西落之日，其半爲峯所蔽，僅見其半，如半規然。謝靈運詩：遠峯隱半規。

〔二〕謝惠連詩：分袂澄湖陰。《古賦辨體》：「澄湖練明，遙海上月」，與《赤壁賦》「人影在地，仰見明月」語意同，謂之倒語。若云「遙海上月，澄湖練明」，「仰見明月，人影在地」，語意一順，意味大減。

琦按：太白故鄉在西蜀，而荆、吳則其東也。燕地居北，越地居南，蓋登高而徧覽四方之意，翻作兩層抒寫，便覺變幻不可測。

荷花落兮江色秋，風嫋嫋兮夜悠悠。〔一〕臨窮溟以有羨，〔二〕思釣鼇于滄洲。〔三〕無修竿以一舉，撫洪波而增憂。歸去來兮，人間不可以託些，〔四〕吾將採藥于蓬丘。〔五〕

〔一〕《楚辭·九歌》：嫋嫋兮秋風。又《九辯》：襲長夜之悠悠。

〔二〕木華《海賦》：翔天沼，戲窮溟。窮溟，即《莊子》所云窮髮之北溟海也。《漢書》：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三〕《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阮籍《爲鄭沖勸晉王牋》：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滄洲，謂滄海中之洲渚也。

〔四〕《楚辭·招魂》：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朱子註：些，《說文》云語辭也。沈存中云：今夔峽、

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呪句尾皆云「些」，乃楚人舊俗。
〔五〕《十洲記》：蓬丘，蓬萊山也，對東海之東北岸，周迴五千里。
《古賦辨體》：太白諸短賦，雕脂鏤冰，是江文通《別賦》等篇步驟。

劍閣賦 原註：送友人王炎入蜀。

《通志·地理略》：劍閣在劍州普安縣界，今謂之劍門。左思《蜀都賦》：緣以劍閣，阻以石門。劉逵註：劍閣，谷名，自蜀通漢中，道一由此。背有閣道，在梓潼郡東北。《一統志》：劍閣在劍州北三十里，兩岸峻拔，鑿石架閣而爲棧道，連山絕險，故謂之劍閣。秦司馬錯由此道伐蜀。

咸陽之南，〔一〕直望五千里，見雲峯之崔嵬。前有劍閣橫斷，倚青天而中開。上則松風蕭颯瑟颸（音聿），〔二〕有巴猿兮相哀。旁則飛湍走壑，灑石噴閣，洶湧而驚雷。

〔一〕《通典》：京兆郡咸陽縣東十五里，有故咸陽城，秦所都也。《三輔黃圖》：咸陽在九嵕山渭水北，山水俱在南，故名咸陽。今文士概指秦地曰咸陽也。
〔二〕《說文》：颸，大風也。《韻會》：颼颸，風貌。江洪詩：颼颸夕風高。

送佳人兮此去，復何時兮歸來。望夫君兮安極，我沉吟兮歎息。視滄波之東注，悲白日之西匿。〔一〕鴻別燕兮秋聲，雲愁秦而暝色。若明月出于劍閣兮，與君兩鄉對酒而相憶。

〔一一〕鮑照《觀漏賦》：「波沉沉而東注，日滔滔而西屬。」曹植詩：「白日忽西匿。」

《古賦辨體》：其前有「上則」、「旁則」等語，是擎斂《上林》、《兩都》鋪敍體格，而裁入小賦，所謂「天吳與紫鳳，顛倒在短褐」者歟？故雖以小賦，亦自浩蕩而不傷儉陋。蓋太白天才飄逸，其爲詩也，或離舊格而去之，其賦亦然。

明堂賦 幷序

按新、舊《唐書》及《通鑑》：隋無明堂，季秋大享，常寓雩壇。唐高祖、太宗時，寓於圓丘。高宗永徽二年，勅令所司與禮官學士，考覈故事，造立明堂。於是太常博士柳宣依鄭玄義，以爲明堂之制當爲五室。內直丞孔志約據《大戴禮》及盧植、蔡邕等義，以爲九室。諸儒紛爭，互有不同。乾封二年二月，詔以製造明堂宜及時起作，於是大赦天下，改元爲總章，分萬年縣置明堂縣，示必欲立之，而議者益紛然。乃下詔率意班其制度，至取象黃琮，上設鴟尾，其言益不經，而明堂亦不能立。則天臨朝，儒者屢上言，請創立明堂。則天以高宗遺意，乃與北門學士議其制，盡棄羣言。垂拱三年春，毁東都之乾元殿，以其地立明堂，爲三層。下層象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上層法二十四氣，凡高二百九十四尺，廣三百尺。明堂以下，圜繞施鐵渠，以爲辟雍之象。四年正月，明堂成，號萬象神宮。證聖元年正月，爲火所焚，又令重造，規模率小於舊制。其上施一金塗鐵鳳，高二丈，後爲大風所損，更爲銅火珠，羣龍奉之。天册萬歲二年三月，重造明堂成，號爲通天宮。玄宗開元五年，幸東都，將行大享之禮，以武太后所造明堂有乖典制，遂依舊拆改爲

乾元殿。訖唐之世，季秋大享，皆寓圓丘。太白此賦，蓋在開元五年未復改乾元殿以前所作者也。考賦中所言，多係書傳所載古時規模制度，與則天所造明堂或有不同。蓋身在遠方，聞其事而賦之，固未親至東都，得之目見。以古準今，約當如是以修詞焉耳。

昔在天皇，〔一〕告成岱宗，改元乾封，經始明堂，年紀總章。〔二〕時締構之未集（繆本作「輯」），〔三〕痛威靈之遐邁。天后繼作，中宗成之。因兆人之子來，〔四〕崇萬祀之丕業。〔五〕蓋天皇先天，中宗奉天。〔六〕累聖纂就，鴻勳克宣。臣白美頌，恭惟述焉。

〔一〕《冊府元龜》：唐高宗上元元年八月，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稱。

〔二〕《舊唐書·高宗本紀》：麟德三年春正月戊辰朔，車駕至泰山頓。是日，親祀昊天上帝于封祀壇，以高祖、太宗配享。己巳，帝升山行封禪之禮。庚午，禪于社首，祭皇地祇，以太穆太皇太后、文德皇太后配享。壬申，御朝覲壇受朝賀，改麟德三年爲乾封元年。乾封三年二月丙寅，以明堂制度，歷代不同，漢、魏以還，彌更訛舛，遂增損古今，新制其圖。下詔大赦，改元爲總章元年。《初學記》：太山，《五經通義》云：一曰岱宗。言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于岱宗也。岱者，代也，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宗，長也，言爲羣岳之長。

〔三〕左思《魏都賦》：締構之初。李善註：締，結也。

〔四〕《韻會》：十萬爲億，十億爲兆。《左傳》：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詩·大雅》：庶民子來。

〔五〕萬祀，萬年也。《南都賦》：彌萬祀而無衰。司馬相如《封禪文》：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顏師古註：丕，大也。

〔六〕《周易》：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孔穎達《正義》：先天而天勿違者，若在天時之先行事，天乃在後不違，是天合大人也。後天而奉天時者，若在天時之後行事，能奉順上天，是大人合天也。

其辭曰：

伊皇唐之革天創元也，〔一〕我高祖乃仗大順，〔二〕赫然雷發以首之。于是橫八荒，漂九陽，〔三〕掃叛換，〔四〕開混茫。〔五〕景星耀而太階平，〔六〕虹蜺滅而日月張。〔七〕

〔一〕革天，謂改革天命。創元，謂創造基業之始。

〔二〕劉琨《勸進表》：抗明威以攝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

〔三〕《楚辭》：夕晞予身兮九陽。王逸註：九陽謂天地之涯也。

〔四〕《漢書》：項氏畔換。顏師古註：畔換，強恣之貌，猶言跋扈也。《詩·大雅·皇矣篇》曰：無然畔換。

〔五〕《子華子》：混茫之初，是名太初。此喻隋季擾亂，有若混沌茫昧之世也。

〔六〕《史記》：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于有道之國。孟康註：精，明也，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合爲景星。《宋書》：景星，大星也，狀如半月，生于晦朔，助月爲明。《太平御覽》：孫氏《瑞應圖》曰：景星者，星之精也，先後月出於西方。王者不私人以官，使賢者在位，則見，佐月爲明。《漢書》：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孟康註：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應劭註：《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上階上星爲男主，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

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元士，下星爲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爲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長楊賦》：玉衡正而太階平。

〔七〕《晉書》：虹蜺，日旁氣也，斗之亂精，主惑心，主內淫，主臣謀君，天子詘后，妃顓，妻不一。

欽若太宗，〔一〕繼明重光。〔二〕廓區宇以立極，〔三〕綴蒼顥（繆本作「昊」）之頹綱。〔四〕淳風沕穆，〔五〕鴻恩滂洋。〔六〕武義烜赫于有截，〔七〕仁聲馺踏（音颯踏，蕭本作「沓」）乎無疆。〔八〕

〔一〕《書·堯典》：欽若昊天。

〔二〕《周易》：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書·顧命》：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蔡沈註：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

〔三〕張衡《東京賦》：區宇乂寧。

〔四〕班固《答賓戲》：超忽荒而躆顥蒼。顏師古註：顥，顥天也。元氣顥汗，故曰顥天。其色蒼蒼，故曰蒼天。《晉書》：振千載之頹綱，落周、孔之繩網。《穀梁傳疏》：上下無序，綱紀頹壞，故曰頹綱。

〔五〕《北史》：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賈誼《鵩賦》：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顏師古註：沕穆，深微貌。李善註：沕穆，不可分別也。

〔六〕《漢書·匈奴傳》：大化神明，鴻恩博洽。漢《郊祀歌》：福滂洋，邁延長。顏師古註：滂洋，饒廣也。

〔七〕《羽獵賦》：仁聲惠于北狄，武義動于南鄰。呂向註：武義，武事也。蕭士贇曰：按《詩》「赫兮晅兮」，「晅」字當作「烜」。《爾雅·釋訓》者曰：赫兮烜兮者，威儀也。郭璞註云：貌光宣。陸德明

《音義》曰：赫，火格反。烜，吁遠反。烜者，光明宣著。唐、宋以前詩之「咺」字皆作「烜」，今作「咺」者，緣宋朝舊諱故改耳。《詩·商頌》：海外有截。鄭箋曰：截，整齊也。四海之外率服，截爾齊整。

〔八〕《廣韻》：馺⿰馬旨，馬行也。喻仁聲之流行，如馬行之疾速也。《周易》：牝馬地類，行地無疆。

若乃高宗紹興，祐統錫羨，〔一〕神休旁臻，〔二〕瑞物咸薦。元符剖兮地珍見，〔三〕既應天以（蕭本作「而」）順人，〔四〕遂登封而降禪。〔五〕將欲考有洛，崇明堂，惟厥功之未輯兮，〔六〕乘白雲于帝鄉。〔七〕天后勤勞輔政兮，中宗以欽明克昌。〔八〕遵先軌以繼作兮，〔九〕揚列聖之耿光。〔一〇〕

〔一〕《甘泉賦》：卹胤錫羨，拓跡開統。應劭註：錫，與也。羨，饒也。言神明饒與福祥也。

〔二〕又《甘泉賦》：擁神休，尊明號。晉灼註：休，美也。言見祐護以休美之祥也。

〔三〕《長楊賦》：方將俟元符。李善註：元符，大瑞也。

〔四〕《周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五〕《東京賦》：登封降禪，則齊德乎黃軒。薛綜註：登謂上太山封土，降謂下禪梁父也。

〔六〕輯，集也，古字通用。

〔七〕《莊子》：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

〔八〕《書·堯典》：欽明文思。孔安國傳：欽，敬也。鄭玄云：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詩·周頌》：克昌厥後。

〔九〕《三國志》：敷弘大猷，光濟先軌。

〔一〇〕《書·立政》：以覲文王之耿光。

則使軒轅草圖，〔一〕羲和練日。〔二〕經之營之，不綵不質。因子來于四方，〔三〕豈殫稅于萬室。〔四〕乃准水臬，〔五〕攢雲樑，〔六〕磬玉石于隴坂，〔七〕空瓌（音規）材于瀟湘。〔八〕巧奪神鬼，高窮昊蒼。聽天語之察察，擬帝居之將將（繆本作「鏘鏘」）。〔九〕雖暫勞而永固兮，始聖謨于我皇。

〔一〕《漢書》：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

〔二〕孔安國《書傳》：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漢書·郊祀歌》：練時日，候有望。顏師古註：練，選也。

〔三〕《詩·大雅》：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四〕《廣韻》：殫，盡也。

〔五〕《周禮》：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鄭康成註：于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槷，古文臬假借字。于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眡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何晏《景福殿賦》：制無細而不協于規景，作無微而不違于水臬。

〔六〕又曰：渙若雲梁之承天。張銑註：梁高如雲虹之狀。

〔七〕《通典》：天水郡有大坂，名曰隴坻，亦曰隴山。《三秦記》：其坂九迴，上者七日乃越。顏師古《漢書註》：隴坻謂隴坂，即今之隴山也。

〔八〕班固《西都賦》：因瓌材而究奇。呂延濟註：瓌，美也。《圖經》：瀟水去陵零縣三十里，源出

九疑山，至永與湘水合。湘水在陵零縣北十五里，其源自全來，與瀟水合。二水合流，謂之瀟湘。

〔九〕《甘泉賦》：配帝居之懸圃兮。《西京賦》：仰福帝居。薛綜註：帝居，謂太微宮五帝所居。福，猶同也。言長安宮上與之法矣。《詩·大雅》：乃立應門，應門將將。毛傳云：將將，嚴正也。

觀夫明堂之宏壯也，則突兀曈曨，〔一〕乍明乍蒙，若（蕭本、繆本俱脫「若」字）大古元氣之結空。巃嵸（音竦，又音宗）頹沓，〔二〕若嵬若嶪，〔三〕似天閫地門之開闔。〔四〕

〔一〕突兀，高也。《說文》：曈曨，日欲明也。

〔二〕《子虛賦》：巃嵸崔巍。郭璞註：巃嵸、崔嵬，皆高峻貌。

〔三〕《西京賦》：狀嵬峩以岌嶪。張銑註：嵬峩、岌嶪，高壯貌。

〔四〕《甘泉賦》：天閫決兮地垠開。顏師古註：天閫，天門之閫也。

爾乃劃（音畫）岝（音宅）嶺（音額）以嶽立，〔一〕郁穹崇而鴻紛。〔二〕冠百王以（繆本作「而」）垂勳，燭萬象而騰文。〔三〕寥（音哮）惚恍以洞啓，〔四〕呼嵌（音近龕）巖而傍分。〔五〕又比乎崑山之天柱，〔六〕矗（音觸）九霄而垂雲。〔七〕

〔一〕《增韻》：劃，剖也。木華《海賦》：啓龍門之岝嶺。李善註：岝嶺，高貌。

〔二〕司馬相如《長門賦》：正殿嵬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魯靈光殿賦》：彤彤靈宮，巋巍穹崇。又云：羌瓌譎而鴻紛。劉良註：鴻，大也。紛，多也。言奇異之狀大而多也。

〔三〕《孝經鉤命訣》：地以舒形，萬象咸載。

〔四〕潘岳《藉田賦》：閶闔洞啓。

〔五〕《甘泉賦》：嶔巖巖其龍鱗。《韻會》：嶔巖，山險貌。

〔六〕《河圖玉版》：崑崙山，天中柱也。《神異經》：崑崙之山，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圓如削。

〔七〕《韻會》：矗，聳上貌。沈約詩：託慕九霄中。張銑註：九霄，九天仙人所居也。按道書，九霄之名，謂赤霄、碧霄、青霄、絳霄、黅霄、紫霄、練霄、玄霄、縉霄也。一說，以神霄、青霄、碧霄、丹霄、景霄、玉霄、琅霄、紫霄、大霄爲九霄。

于是結構乎黃道，〔一〕岧(音條)嶤乎紫微。〔二〕絡句陳以繚垣，〔三〕闢閶闔而啓扉。〔四〕崢嶸嶒(音層)嶷，粲宇宙兮光輝；崔嵬赫奕，〔五〕張天地之神威。

〔一〕謝朓詩：結構何迢遞。李善註：結構，謂結連構架以成屋宇也。《晉書》：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

〔二〕李善《文選註》：《七略》曰：王者師天體地而行，是以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微宮，南出明堂，象太微。

〔三〕《西都賦》：周以鉤陳之位。李周翰註：鉤陳，星名，衞紫微宮。今離宮別衞以取象焉。

〔四〕《魯靈光殿賦》：高門擬于閶闔。張載註：閶闔，天門也，王者因以爲名。《西都賦》：臨峻路而啓扉。張銑註：啓，開也。扉，門扉也。

〔五〕岧嶤、崢嶸、嶒嶷、崔嵬，並言山之高峻，借以喻室之高峻也。

夫其背泓黃河，垠(音銀)瀨清洛。〔一〕太行却立，〔二〕通谷前廓。〔三〕遠則標熊耳以作

揭，〔四〕豁龍門以開關。〔五〕點翠綵于鴻（繆本作「洪」）荒，〔六〕洞清陰乎羣山。及乎烟雲卷舒，忽出乍沒。岌嵩噴伊，〔七〕倚日薄月。雷霆之所鼓蕩，星斗之所伾扢（音骨，蕭本作「仡」）。〔八〕掣金龍之蟠（音盤）蜿（音剜），〔九〕挂天珠之硉（勒沒切，論入聲）矹（蕭本作「兀」）。〔一〇〕

〔一〕《廣韻》：泓，水深也。垠，岸也。《韻會》：瀨，《說文》：水流沙上也。師古曰：瀨，疾流也，又湍也。《元和郡縣志》：洛水在洛陽縣西南三里，河南縣北四里。郭璞《山海經註》：洛水出上洛冢嶺山，東北經弘農，至河南鞏縣入河。潘岳《藉田賦》：清洛濁渠，引流激水。

〔二〕《元和郡縣志》：太行山在懷州河內縣北二十五里。《河南志》：太行山在懷慶府城北，其山西自濟源，東北接河內、修武、輝縣、林縣，至磁州界，綿亘數十里。其間峯谷巖洞，景物萬狀。雖各因地立名，實太行一山也。為中州巨鎮。

〔三〕曹植《洛神賦》：背伊闕，越轘轅，經通谷，陵景山。李善註：華延之《洛陽記》曰：城南五十里有大谷，舊名通谷。

〔四〕《史記正義》：《括地志》云：熊耳山在虢州盧氏縣南五十里。《水經注》：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同熊耳。《東京賦》：太室作鎮，揭以熊耳。薛綜註：揭，猶表也。

〔五〕《歸田錄》：西京龍門山夾伊水上，自端門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一統志》：闕塞山，在河南府城西南三十里，一名伊闕，亦名闕口。大禹疏龍門，伊水出其間。漢服虔謂南山伊闕是也，俗名龍門山。

〔六〕鴻荒，大荒也，謂曠遠之地也。

〔七〕《史記正義》：《括地志》云：嵩高山亦名太室山，亦名外方山，在洛州陽城縣北二十三里。

《元和郡縣志》：伊水在河南縣東南十八里。郭璞《山海經註》：伊水出上洛盧氏縣熊耳山東北，至河南洛陽縣入洛。

〔八〕《廣韻》：扢，磨也。

〔九〕《隋唐佳話》：明堂始微于西南傾，工人以木于中薦之。武后不欲人見，因加爲九龍盤糺之狀。其圓蓋上本施一金鳳，至是改鳳爲珠，羣龍捧之。《東京賦》：龍雀蟠蜿。《韻會》：挐，《說文》：持也，又牽引也。蟠蜿，龍蛇動也。

〔10〕郭璞《江賦》：巨石硉矹以前卻。《廣韻》：硉矹，不穩貌。

勢拔五岳，形張四維。〔一〕軋（音揠）地軸以盤根，〔二〕摩天倪（音厓，又音霓）而創規。〔三〕樓臺崛（音倔）岉（音物）以奔附，〔四〕城闕崟（音吟）岑（音近層，蕭本作「嶔崟」）而蔽虧。〔五〕珍樹翠草，〔六〕含華揚蕤。〔七〕目瑤井之熒（音螢）熒，〔八〕拖玉繩之離離。〔九〕撥華蓋以儻（他曩切，湯上聲）漭，〔10〕仰太微之參差。〔11〕

〔一〕《淮南子》：橫四維而含陰陽。又曰：東北爲報德之維，西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維，西北爲號通之維。高誘註：四角爲維也。《初學記》：《纂要》曰：東西南北曰四方，四方之隅曰四維。

〔二〕《說文》：軋，輾也。《初學記》：《河圖括地象》曰：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北堂書鈔》：《河圖括地象》云：崑崙之山，橫爲地軸。

〔三〕《莊子》：和之以天倪。陸德明註：倪，李云分也，崔云或作霓，際也。天倪，謂天之邊際也。

〔四〕《魯靈光殿賦》：隆崛岉乎青雲。劉良註：隆崛岉，極高貌。

〔五〕《子虛賦》：岑崟參差，日月蔽虧。《思玄賦》：慕歷阪之嶔崟。張銑註：嶔崟，高貌。

〔六〕左思《魏都賦》：珍樹猗猗。曹攄詩：嚴霜凋翠草。

〔七〕《南都賦》：芙蓉含華。《吳都賦》：羽毛揚蕤。《說文》：蕤，草木花垂貌。

〔八〕鮑照詩：參差玉繩高，掩映瑤井沒。瑤井，玉井也。《晉書》：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主水漿以給廚。《博雅》：熒熒，光也。

〔九〕《太平御覽》：《春秋元命苞》曰：玉衡北兩星爲玉繩，玉之爲言溝刻也，瑕而不掩，折而不傷。宋均註曰：繩能直物，故名玉繩。溝謂作器。

〔一〇〕《甘泉賦》：撠北極之嶟嶟。應劭註：撠，至也。《說文》：撠，刺也。甘氏《星經》：華蓋十六星，在五帝座上。正吉，帝道昌。星邪傾，大凶。陸機《感時賦》：望八極之曭漭，普宇宙而寥廓。儻漭，即曭漭，廣大之貌。

〔一一〕《史記正義》：太微宮垣十星，在翼軫北，天子之宮庭，五帝之座，十二諸侯之府也。張衡《靈憲》：太微爲五帝之庭，明堂之房。《春秋合誠圖》：太微，其星十二，四方。

擁以禁扃（音駉），〔一〕橫以武庫。〔二〕獻房心以開鑿，〔三〕瞻少陽而舉措。〔四〕採殷制，酌夏步。〔五〕雜以代室重屋之名，〔六〕括以辰次火木之數。〔七〕壯不及奢，麗不及素。層簷屹（魚乞切，銀入聲。蕭本作「屼」）其霞矯，廣厦鬱以雲布。〔八〕掩日道，〔九〕遏風路。陽烏轉影而翻飛，〔一〇〕大鵬橫霄而側度。

〔一〕禁扃，禁門也。

〔二〕《西京賦》：武庫禁兵。薛綜註：武庫，天子主兵器之宮也。

〔三〕《史記索隱》：《春秋說題辭》云：房心爲明堂，天王布政之宮。《晉書·天文志》：房四星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

〔四〕《魯靈光殿賦》：承明堂于少陽。《漢書》：少陽者，東方也。

〔五〕《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鄭康成註：夏度以步，令堂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于東北，火室于東南，金室于西南，水室于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于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

〔六〕又《考工記》：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鄭康成註：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其修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七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代室即世室也，唐以太宗諱，改世爲代也。蔡邕《明堂論》：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

〔七〕《春秋合誠圖》：明堂在辰巳者，言在木火之際。辰，木也。巳，火也。木生數三，火成數七，故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

〔八〕《漢書》：廣夏之下，細旃之上。師古註：廣夏，大屋也。夏、廈通用。《西都賦》：星羅雲布。

〔九〕《漢書》：日有中道，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

〔一〇〕張協《七命》：陽烏爲之頓羽。李善註：《春秋元命苞》曰：陽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烏。烏

者，陽精。張銑註：陽烏，日中烏也。

近則萬木森下，千宮對出。熠（音逸）乎光碧之堂，炅（音憬）乎瓊華之室。〔一〕錦爛霞駁，星錯波沏。〔二〕颯蕭寥以颼（音搜）飀，〔三〕窅（音杳）陰鬱以櫛密。〔四〕含佳氣之青葱，〔五〕吐祥烟之鬱嵂（繆本作「律」）。〔六〕

〔一〕《十洲記》：有墉城，金臺玉樓相鮮，如流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韻會》：熠，盛光也。《廣韻》：炅，光也。

〔二〕《魯靈光殿賦》：霞駁雲蔚。木華《海賦》：激勢相沏。劉良註：沏，浪相拂也。錦爛霞駁者，言其鮮麗如錦彩之煥爛，雲霞之斑駁也。星錯波沏者，言其布列如天星之錯落，水波之疊起也。

〔三〕《吳都賦》：與風飈颺，颮瀏颼飀。張銑註：颼飀，風聲也。

〔四〕《韻會》：窈，深遠也，通作窅。馬融《長笛賦》：密櫛疊重。李善註：密櫛，密如櫛也。

〔五〕《論衡》：王莽時，謁者蘇伯阿能望氣，使過春陵城郭，鬱鬱葱葱。及光武到河北，與伯阿相見，問曰：「卿前過春陵，何用知其佳氣也？」伯阿對曰：「見其鬱鬱葱葱耳。」《爾雅》：青謂之葱。《淮南子》：青葱苓蘢。

〔六〕江總詩：幾遇祥烟初。郭璞《江賦》：時鬱律其如烟。李善註：鬱律，烟上貌。《玉海》：《洛陽宮閣疏》：偃師去宮四十三里，望朱雀、玉闕、德陽，其上鬱律與天連。

九室窈窕，〔一〕五闈聯綿。〔二〕飛楹磊（音壘）砢（音裸），〔三〕走栱（音拱）夤（音寅）緣。〔四〕雲楣立岌以橫綺，〔五〕綵桷攢欒（蕭本作「巒」）而仰天。〔六〕皓壁晝朗，朱甍（音萌）晴鮮。〔七〕楨（音

㮯）欄各落，〔八〕偃蹇霄漢。〔九〕翠楹迴合，蟬聯汗漫。〔一〇〕沓蒼穹之絕垠，〔一一〕跨皇居之太半。〔一二〕遠而望之，赫煌煌以輝輝，忽天旋而雲昏；迫而察之，粲炳煥以照爛，倏山訛而晷（音癸）換。〔一三〕蔑（蕭本作「誇」）蓬壺之海樓，〔一四〕呑岱宗之日觀。〔一五〕

〔一〕《三輔黃圖》：《大戴禮》云：明堂九室。《考工記》云：明堂五室。稱九室者，取象陽數也。五室者，象五行也。郭璞《爾雅註》：窈窕，閑隙也。《說文》：窈，深遠也。窕，深肆極也。

〔二〕《韻會》：闈，宮中之門也。《增韻》：宮中相通小門。《西京賦》：繚垣緜聯。薛綜註：緜聯，猶連蔓也。

〔三〕《魯靈光殿賦》：萬楹叢倚，磊砢相扶。李善註：磊砢，壯大貌。李周翰註：磊砢，參差不齊貌。

〔四〕栱，柱頭門栱也。奩緣，連絡也。《吳都賦》：奩緣山嶽之岊。

〔五〕《西京賦》：繡栭雲楣。薛綜註：楣，梁也。呂延濟註：雲楣，畫雲飾之。

〔六〕《說文》：桷，榱也。椽方曰桷。《韻會》：欒，曲枅木也。柱上橫木，承棟者謂之枅，曲枅謂之欒。

〔七〕《說文》：甍，屋棟也。

〔八〕《廣韻》：頳，赤色也。

〔九〕《西都賦》：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李善註：偃蹇，高貌。

〔一〇〕《吳都賦》：蟬聯丘陵。劉逵註：蟬聯，不絕貌。汗漫，空中元氣彌布之處。詳見《大鵬賦》註。

〔一一〕蒼穹，天也。《梁書》：感誓蒼穹。張華《鷦鷯賦》：或托絕垠之外。李善註：絕垠，天邊之地也。

〔一二〕何晏《景福殿賦》：備皇居之制度。《漢書》：今漢有天下太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爲太半，有一分爲少半。

〔一三〕《景福殿賦》：遠而望之，若摛朱霞而曜天文；迫而察之，若仰崇山而戴垂雲。《博雅》：煌煌，光也。《說文》：晷，日影也。

〔一四〕《拾遺記》：三壺，海中三山也。一曰方壺，則方丈也。二曰蓬壺，則蓬萊也。三曰瀛壺，則瀛洲也。形如壺器，此三山上廣中狹下方，皆如工制，猶華山之似削成。

〔一五〕《水經注》：應劭《漢官儀》云：泰山東南山頂，名曰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許，故以名焉。

猛虎失道，〔一〕潛虬（音求）蟠（蕭本作「登」）梯。〔二〕經通天而直上，〔三〕俯長河而下（蕭本作「復」）低。玉女攀星于網戶，〔四〕金娥納月于璇題。〔五〕藻井綵錯以舒蓬，〔六〕天牕赩（音奭，又音赫）翼而銜霓。〔七〕扶標川而冏足，擬跟（音根）絓（音卦）而罷躋。〔八〕要離欻（音忽）矐而外喪，精視冰背而中迷。〔九〕

〔一〕「失」字當是「夾」字之訛。猛虎夾道，謂刻爲猛虎以夾立道上。

〔二〕潛虬蟠梯，謂鏤作虬龍以蟠繞梯側也。《楚辭章句》：有角曰龍，無角曰虬。謝靈運詩：潛虬媚幽姿。

〔三〕蔡邕《明堂論》：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也。高八十一尺，黃鐘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

〔四〕《楚辭》：網戶朱綴。王逸註：網戶，綺文鏤也。《雍錄》：網戶者，刻爲連文，遞相綴屬，其形如網也。宋玉曰「網戶朱綴刻方連」是也。旣曰刻，則是雕木爲之，其狀如網耳。

〔五〕鮑照詩：璇題納行月。呂向註：璇，玉也。題，椽頭也。《甘泉賦》：璇題玉英。應劭註：題，頭也。榱椽之頭皆以玉飾，言其英華相燭也。

〔六〕《西京賦》：蔕倒茄于藻井。薛綜註：藻井當棟中交木方爲之，如井幹也。《夢溪筆談》：屋上覆橑，古人謂之綺井，亦曰藻井，又謂之覆海，今令文中謂之鬭八，吳人謂之罳頂，唯宮室祠觀有之。《海錄碎事》：藻井，屋棟之間爲井形而加水藻之飾，所以厭火災也。胡三省《通鑑註》：《風俗通》云：殿堂象東井，刻爲荷菱。荷菱，水物，所以厭火。杜佑曰：漢宮殿率號屋仰爲井，皆畫水藻蓮芡之屬以厭火。何晏《景福殿賦》：繚以藻井，編以綷疏。又王文考《靈光殿賦》：圓淵方井，反植荷蕖。蓋爲方井而畫荷蕖其上也。

〔七〕《魯靈光殿賦》：天窗綺疏。張載註：天窗，高窗也。

〔八〕《西京賦》：突倒投而跟絓。《說文》：跟，足踵也。毛萇《詩傳》：躋，升也。

〔九〕《韻會》：矖，失明也。要離事，用此處不合，恐誤。精視，亦未詳。

亘以複（音福）道（蕭本下多一「而」字），〔一〕接乎宮掖（音亦）。〔二〕岔（房刎切，焚上聲）入西樓，〔三〕是（繆本作「實」）爲崑崙。〔四〕前疑後丞（繆本作「前丞後疑」），〔五〕正儀躅（音逐）以出入，〔六〕九夷五狄，〔七〕順方面而來奔。

閣道也。

〔一〕《韻會》：亘，橫亘也。《廣韻》：通也。《增韻》：延袤也。《史記》：乃作複道。韋昭曰：複道，閣道也。

〔二〕《韻會》：宮掖，宮旁舍也。

〔三〕司馬相如賦：坌入曾宮之嵯峨。張揖註：坌，並也。

〔四〕《漢書》：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

〔五〕《尚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

〔六〕《禮記》：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

〔七〕《後漢書》：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禮記正義》：東方謂之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柢觸地而生，夷者，柢也。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九種，一曰玄兔，二曰樂浪，三曰高驪，四曰滿飾，五曰鳧臾，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類有五，李巡註《爾雅》云：一曰月支，二曰穢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

其左右也，則丹陛崿（音諤）崿，〔一〕彤庭煌煌，〔二〕列寶鼎，敞金光。〔三〕流辟雍之滔滔，像環海之湯（音商）湯。〔四〕闢青陽，啓總章，廓明臺而布玄堂。儼以太廟，處乎中央。〔五〕發號施令，采時順方。〔六〕

〔一〕薛道衡《隋高祖頌序》：趨事紫宸，驅馳丹陛。《韻會》：陛，升堂之階也。

〔二〕《西都賦》：玉階彤庭。李善註：《漢書》曰：昭陽舍，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張銑註：彤，赤色也。以丹漆飾庭。

〔三〕《舊唐書》：萬歲通天元年，鑄銅爲九州鼎既成，置于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神都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冀州鼎名武興，雍州鼎名長安，兗州鼎名日觀，青州鼎名少陽，徐州鼎名東源，揚州鼎名江都，荆州鼎名江陵，梁州鼎名成都，其八州鼎高一丈四尺，各受一千二百石。司農卿宗晉卿爲九鼎使，都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觔，鼎上圖寫本州山川物産之象，仍令工書人著作郎賈膺福等分題之，左尚方署令曹元廓圖畫之。鼎成，自玄武門外曳入，令宰相、諸王、南北牙宿衛兵十餘萬人幷仗內大牛、白象共曳之。則天自爲《曳鼎歌》，令相倡和。九鼎初成，欲以黄金千兩塗之，納言姚璹曰：「鼎者神器，貴于質朴，無假别爲浮飾。臣觀其狀，先有五采輝煥錯雜其間，豈待金色爲之炫耀。」乃止。

〔四〕《大戴禮》：明堂外水曰辟雍。《藝文類聚》：《桓譚新論》曰：王者作圓池如璧形，實水其中，以圜雍之，名曰辟雍。言其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轉王道，周而復始。《獨斷》：天子曰辟雍，謂流水四面如璧，以節觀者。李善《文選註》：《三輔黄圖》曰：明堂辟雍，水四周于外，象四海也。毛萇《詩傳》：滔滔，流貌。湯湯，水盛貌。班固《辟雍詩》：乃流辟雍，辟雍湯湯。

〔五〕蔡邕《明堂論》：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祀其祖，以配上帝者也。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人君南面向明而治，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皆曰太廟。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向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環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

〔六〕《書·冏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高誘《淮南子註》：明堂，王者布政之堂，上圓下方，堂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凡十二所。王者月居其房，告朔朝曆，頒宣其令。宋均《禮含文嘉註》：明堂者，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三室四面，十二法十二月也。天子孟春上辛于南郊，總受十二月之政，還藏于祖廟，月取一政頒于明堂也。蔡邕《明堂月令論》：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效氣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不敢褻瀆之義。

其闈域也，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一〕度筵列位，南七西九（繆本作「西八東九」）。〔二〕白虎列序而蹲踞，〔三〕青龍承隅而蚴（於九切，憂上聲）蟉（音柳）。〔四〕

〔一〕《大戴禮》：明堂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

〔二〕《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三〕《爾雅》：東西牆謂之序。邢昺疏云：此謂室前、堂上、東廂、西廂之牆也，所以序次分別內外親疏，故謂之序也。《尚書·顧命》云：西序東嚮，敷重底席。東序西嚮，敷重豐席。及《禮經》每云東序西序，皆謂此也。沈括《筆談》：今謂兩廊爲東西序，非也。序乃堂上東西壁，在室之外者。蹲踞，動貌，詳見《大鵬賦》註。

〔四〕《上林賦》：青龍蚴蟉于東廂。李善註：蚴蟉，龍行貌。

其深沉奧密也，則赤熛（音飄）掌火，招拒司金，靈威制陽，叶（音協，或作汁，亦讀爲協。蕭本作「汁」）光摧陰，坤斗主土，據乎其心。〔一〕

〔一〕《南齊書》：按《禮》及《孝經援神契》並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于其室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藝文類聚》：《黄圖》曰：明堂者，明天地之堂也。所以順四時，行月令，宗祀先王，祭五帝，故謂之明堂。《尚書帝命驗》：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鄭康成註：天有五帝，集居太微，降精以生聖人。故帝者承天立五帝之府，是爲天府。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其蒼帝，靈威仰之府，名靈府，周曰青陽。其赤帝，赤熛怒之府，名文祖。火積光明文章之祖，故曰文祖，周曰明堂。其黄帝，含樞紐之府，名曰神斗。斗，主也，土精澄靜，四行之主，故謂神斗，周曰太室。其白帝，白招拒之府，名顯紀。紀，統也，金精斷割，萬物以成，故謂之顯紀，周曰總章。其黑帝，叶光紀之府，名曰玄矩。矩，法也，水精玄昧，能權輕重，故謂玄矩，周曰玄堂。據此，本文「坤斗」當是「神斗」之訛。

若乃熠（音揖）燿（音耀）五色，〔一〕張皇萬殊，〔二〕人物禽獸，奇形異模。勢若飛動，瞪（音橙）眄（音勉）睢（音揮）盱（音吁）。〔三〕明君暗主，忠臣烈夫。威政興滅，表示賢愚（繆本作「表賢示愚」）。此言室中圖畫之狀。

〔一〕《韻會》：熠燿，鮮明貌。

〔二〕《書·康王之誥》：張皇六師。《正義》云：皇，大也。

〔三〕《魯靈光殿賦》：齊首目以瞪眄，徒脈脈以狋狋。又曰：鴻荒樸略，厥狀睢盱。《廣韻》：瞪，直視貌。《說文》：眄，邪視也。睢，仰目也。盱，張目也。

于是王正孟月，〔一〕朝陽登曦。〔二〕天子乃施蒼玉，轡蒼螭（音鴟），臨乎青陽左个，方御瑤瑟而彈鳴絲。〔三〕展乎國容，輝乎皇儀。〔四〕傍瞻神臺，順觀雲之軌；〔五〕俯對清廟，〔六〕崇配天之規。〔七〕欽若肸（音迄）蠁（音響），〔八〕維清緝熙。〔九〕崇牙樹羽，〔一〇〕熒煌葳蕤。〔一一〕納六（蕭本作「五」）服之貢，〔一二〕受萬邦之籍。張龍旗與虹旌，〔一三〕攢金戟與玉戚。〔一四〕延五更，〔一五〕進百辟（音璧），〔一六〕奉（蕭本作「舉」）珪瓚，〔一七〕獻琛（音郴）帛。〔一八〕顒昂俯僂，儼容疊跡。〔一九〕乃潔葅（音趄）醢，〔二〇〕修粢盛，〔二一〕奠三犧，薦五牲，享于神靈。〔二二〕太祝正辭，〔二三〕庶官精誠。〔二四〕鼓大武之隱轔，〔二五〕張鈞天之鏗鍧（音轟，繆本作「訇」）。〔二六〕孤竹合奏，空桑和鳴。〔二七〕盡六變，〔二八〕齊九成，〔二九〕羣神來兮降明庭，〔三〇〕蓋聖主之所以孝治天下而享祀窅（音杳）冥也。〔三一〕

〔一〕《春秋》：春王正月。《正義》云：正，是時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也。

〔二〕《廣韻》：曦，日光也。

〔三〕《淮南子》：孟春之月，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朝于青陽左个，以出春令。高誘註：馬七尺以上曰龍。明堂中方外圜，通達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猶隔也。東出謂之青陽，南出謂之明堂，西出謂之總章，北出謂之玄堂。是月天子朝日，告朔行

令于左个之房，東向堂北頭室也。《甘泉賦》：駟蒼螭兮六素虬。呂向註：蒼螭，蒼龍也。凡稱龍者，皆馬也，言龍，美之也。

〔四〕班固《東都賦》：究皇儀而展帝容。呂延濟註：言盡帝王之容儀也。

〔五〕《太平御覽》：《禮統》曰：所以置靈臺者何？以尊天重民，備災禦害，豫防未然也。夫王者，當承順天地，禦節陰陽也。夏所以爲清臺何？明明相承，太平相續，故爲清臺。殷爲神臺，周爲靈臺何？質者具天而王天者稱神，文者具地而王地者稱靈，是其易也。《後漢書》：建初三年正月，宗祀明堂禮畢，登靈臺，望雲物。

〔六〕《左傳》：清廟茅屋。杜預註：清廟，肅然清靜之稱也。《正義》曰：清廟者，宗廟之大稱。

〔七〕《孝經》：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八〕《上林賦》：肸蠁布寫。顏師古註：肸蠁，盛作也。李善註：司馬彪曰：肸，過也。芬芳之過，若蠁之布寫也。呂延濟註：肸蠁，天中遊氣也，言香氣發越積浮而似之。

〔九〕《詩·周頌》：維清緝熙，文王之典。鄭箋曰：緝熙，光明也。

〔一〇〕又《周頌》：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毛傳曰：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爲懸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爲虡，橫者爲栒。崇牙，上飾卷然，可以懸也。樹羽，置羽也。《正義》曰：設其橫者之業，又設其植者之虡，其上刻爲崇牙，因樹置五采之羽以爲之飾。又云：虡者，立于兩端，栒則橫入于虡。其栒之上，加于大板，側著于栒。其上刻爲崇牙，似鋸齒捷業然，故謂之業牙，即業之齒矣。以其形卷然，得挂繩于上，故言可以懸也。樹羽置羽者，置之于栒虡之上角。《漢禮器制度》云：爲龍頭及頷曰銜璧，璧下有旄牛尾。《禮記》：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鄭康成註：簨虡，所以懸鐘磬也。橫曰簨，飾之以鱗屬。植曰虡，飾之以羸屬、羽屬。簨以大板爲之，謂之業。殷又于龍上刻畫

之爲崇牙，以挂懸紘也。周人畫繒爲翣，戴以璧，垂五采羽于其下，樹于簨之角上，飾彌多也。《正義》曰：殷之崇牙者，謂于簨之上刻畫木爲崇牙之形，以挂鐘磬。皇氏云：崇牙者，崇，重也，謂刻畫大板，重疊爲牙。杜氏《通典》：樂懸，横曰簨，竪曰虡，飾簨以飛龍，飾趺以飛廉，鐘虡以鷙獸，磬虡以鷙鳥，上則樹羽，旁懸流蘇，周制也。懸以崇牙，殷制也。飾以博山，後代所加也。

〔一一〕何晏《景福殿賦》：流羽毛之葳蕤。張銑註：葳蕤，羽毛美貌。

〔一二〕《周禮》：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衞服，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其貢貨物。鄭康成註：此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方七千里。公、侯、伯、子、男封焉。《書·周官》：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正指此六服。又《益稷篇》云：弼成五服。則指甸、侯、綏、要、荒五服也。

〔一三〕《詩·周頌》：龍旂陽陽。《正義》云：龍旂者，旂上畫爲交龍。左思《魏都賦》：虹旌攝麾以就卷。李周翰註：虹旌，畫爲虹者。

〔一四〕《公羊傳》：朱干玉戚，以舞《大夏》。何休註：戚，斧也，以玉飾斧。

〔一五〕《禮記》：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鄭康成註：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獨斷》：天子父事三老者，適成于天地人也。兄事五更者，訓于五品也。更者，長也，更相代至五也，能以善道改更己也，取首妻男女完具者。古者，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三公設几，九卿正履，使者安車輭輪，送迎而至其家，天子獨拜于屏。其明旦，三老詣闕謝，以其禮過厚故也。又五更或爲叟，叟，老稱，與三老同義也。《通典》：大唐制，仲秋吉辰，皇帝親養三老五更于太學，所司先奏定三師三公

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爲三老，次一人爲五更。

〔一六〕《詩・大雅》：百辟卿士，媚于天子。

〔一七〕《禮記・王制》：賜圭瓚，然後爲鬯。鄭康成註：圭瓚，鬯爵也。又《祭統》：君執圭瓚。康成註：圭瓚，祼器也，以圭璋爲柄。又《明堂位》：灌用玉瓚大圭。康成註：瓚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圭爲柄，是謂圭瓚。又康成《毛詩箋》：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黄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

〔一八〕《詩・魯頌》：來獻其琛，毛傳曰：琛，寶也。

〔一九〕《詩・大雅》：顒顒卬卬，如圭如璋。毛傳曰：顒顒，溫貌。卬卬，盛貌。鄭箋曰：體貌則顒顒然敬順，志氣則卬卬然高朗。《史記》：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服虔註：僂、傴、俯，皆恭敬之貌也。劉孝標《廣絶交論》：趨走丹墀者疊跡。此言俯僂者，狀其鞠躬將事；疊跡者，狀其駿奔在廟。

〔二〇〕《禮記》：水草之菹，陸産之醢。鄭康成註：水草之菹，芹茅之屬。陸産之醢，蚳蝝之屬。

〔二一〕《穀梁傳》：天子親耕以供粢盛。范甯註：黍稷曰粢，在器曰盛。

〔二二〕《左傳》：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杜預註：五牲，麋、鹿、麏、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東都賦》：于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

〔二三〕《周禮》：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唐書・百官志》：太祝六人，正九品上，祭祀則跪讀祝文。《左傳》：祝史正辭，信也。杜預註：正辭，不虚稱君美也。《正義》曰：正其言辭，不欺誑鬼神，是其信也。

〔二四〕《書・皋陶謨》：無曠庶官。

〔二五〕鄭康成《周禮註》：《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也。《上林

賦》：隱轔鬱𡾊。是言堆壟不平之貌，此作樂聲用，未詳。或者即殷轔之訛。《甘泉賦》：振殷轔而軍裝。顏師古註：殷轔，盛貌也。

〔二六〕《史記》：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七日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按《淮南子》：九野之名，中央曰鈞天。鈞天之樂，謂天樂也。《東都賦》：鐘鼓鏗鍧。《廣韻》：鏗鍧，鐘鼓聲相雜也。

〔二七〕《周禮》：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鄭康成註：孤竹，竹特生者。空桑，山名。《述異記》：東海畔有孤竹焉，斬而復生，中爲管。周武王時，孤竹之國獻瑞筍一株。空桑生大野山中，爲琴瑟之最者，空桑也。

〔二八〕《周禮》：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贏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祭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鄭康成註：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

〔二九〕《書·益稷》：簫韶九成。《正義》曰：成，謂樂曲成也。鄭云：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經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謂之九變，其實一也。《公羊傳疏》：鄭氏云：樂備作謂之成。王應麟曰：節奏俱備謂之成，備而更新謂之變。

〔三〇〕邢昺《孝經疏》：按《史記》云：黃帝接萬靈于明庭，明庭，即明堂也。《子華子》：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于明堂之庭。

〔三一〕《孝經》：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劉峻《辯命論》：未達窅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窅冥，幽遠之意。

然後臨辟雍，宴羣后，〔一〕陰陽爲庖，〔二〕造化爲宰，〔三〕餐（繆本作「飡」）元氣，灑（所蟹切，篩上聲）太和，〔四〕千里鼓舞，百寮賡歌。〔五〕于斯之時，雲油雨霈，〔六〕恩鴻溶兮澤汪濊（音穢），〔七〕四海歸兮八荒會。哤（音厖）聒乎區寓，〔八〕駢闐（音田）乎闕外。〔九〕羣臣醉德，〔一〇〕揖讓而退。

〔一〕《書·益稷》：羣后德讓。

〔二〕《廣韻》：庖，食廚也。

〔三〕賈公彥《周禮疏》：宰者，調和膳修之名。

〔四〕《周易》：保合太和。

〔五〕《書·皋陶謨》：百僚師師。孔傳曰：僚，官也。又《書·益稷》：皋陶拜手稽首颺言，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孔傳曰：賡，續也。

〔六〕趙岐《孟子註》：油然，興雲貌。

〔七〕《楚辭·九歎》：波淫淫而周流兮，鴻溶溢而滔蕩。《漢書》：澤汪濊，輯萬國。顏師古註：汪濊，言饒多也。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威武紛紜，湛恩汪濊。顏師古注：汪濊，深廣也。

〔八〕《說文》：哤，雜語也。聒，讙語也。馬融《長笛賦》：哤聒其前後。李善註：哤聒，雜聲也。寓即宇字，籀文從禹。

〔九〕王勃《游武擔山寺序》：龍鑣翠轄，駢闐上路之遊。《古今注》：闕，觀也。古每門樹兩觀于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昭示四方焉。《韻會》：闕，《說文》：門觀也，蓋爲二

臺于門外，作樓觀于上，上圓下方，以其縣法謂之象魏。象，治象也。魏者，言其狀巍巍然高大也。使民觀之，因謂之觀。兩觀雙植，中不爲門，闕而爲道，故謂之闕。

〔一〇〕醉德，即《詩》所謂飽德之義。

而聖主猶夕惕若厲，〔一一〕懼人未安，乃目極于天，耳下于泉。〔一二〕飛聰馳明，無遠不察，考鬼神之奧，推陰陽之荒。下明詔，班舊章，〔一三〕振窮乏，〔一四〕散敖倉。〔一五〕毁玉沉珠，〔一六〕卑宫頹牆。使山澤無間，〔一七〕往來相望。帝躬乎天田，后親于郊桑。〔一八〕棄末反本，〔一九〕人和時康。建翠華兮萋萋，〔二〇〕鳴玉鑾之鉠鉠。〔二一〕遊乎昇平之囿，憩乎穆淸之堂。〔二二〕天欣欣兮瑞穰穰，〔二三〕巡陵于鶉首之野，〔二四〕講武于驪山之旁。〔二五〕封岱宗兮祀后土，掩栗陸而苞（蕭本作「包」）陶唐。〔二六〕遨遊乎崆峒之上，〔二七〕汾（音焚）水之陽，〔二八〕吸沆（下黨切，杭上聲）瀣（音械）之精英，〔二九〕黜滋味之馨香。貴理國其若夢，幾華胥之故鄉。〔三〇〕（自「遨遊」以下至「故鄉」三十五字，繆本作「遂邀崆峒之禮，汾水之陽，吸沆瀣之精，黜滋味而貴理國，其若夢華胥之故鄉」三十字）於是元元澹然，〔三一〕不知所在，若羣雲從龍，衆水奔海，此眞所謂我大君登明堂之政化也。

〔一一〕《周易》：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王弼註：終日乾乾，至于夕惕猶若厲也。

〔一二〕《太玄經》：目上于天，耳下于淵。

〔一三〕《東都賦》：申舊章，下明詔。

〔一四〕《禮記》：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絶。鄭玄註：振，猶救也。

〔五〕《史記》：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正義》曰：敖倉在鄭州滎陽縣西十五里石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秦時置倉于敖山上，故名敖倉。

〔六〕《東都賦》：捐金于山，沉珠于淵。

〔七〕《上林賦》：頹牆塡壍，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劉良註：頹，崩也，言崩去苑牆，以通山澤之利。

〔八〕《東京賦》：躬三推于天田，修帝籍之千畝。呂延濟註：天田，天子之籍田也。何休《公羊傳註》：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供粢盛、祭服，躬行孝道以先天下。

〔九〕《東都賦》：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僞而歸眞。

〔一〇〕《上林賦》：建翠華之旗。顔師古註：翠華之旗，以翠羽爲旗上葆也。《說文》：萋，草盛也，言旗上之翠羽，萋萋然如草色之鮮縟也。

〔一一〕《楚辭》：鳴玉鸞之啾啾。王逸註：鸞，鸞鳥也，以玉作之，著于衡。《東京賦》：鸞聲噦噦，和鈴鉠鉠。薛綜註：鸞在衡，和在軾，皆以金爲鈴也。鉠鉠，小聲。玉鑾即玉鸞，字異而義同也。

〔一二〕《漢書》：受命于穆清。顔師古註：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政化清也。

〔一三〕《甘泉賦》：瑞穰穰兮委如山。顔師古註：穰穰，多也。

〔一四〕《唐會要》：貞觀式文，春秋仲月，命使巡陵，春則掃除枯朽，秋則芟薙繁蕪。據此，巡陵乃公卿事，文則借爲天子謁陵之稱矣。《漢書》：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

〔一五〕《一統志》：驪山在陝西臨潼縣東南二里，因驪戎所居，故名。山之麓，溫泉所出。《唐書》：開元元年十月癸卯，講武于驪山。驪山固唐時講武之地也。

〔一六〕《周易正義》：女媧氏沒，次有大庭氏、柏黃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皞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世，皆襲庖犧氏之號也。苞、包，古字

通用。邢昺《論語疏》:《書傳》云: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遂以爲號,或謂之陶唐氏。《書》曰:惟彼陶唐。《世本》云:帝堯爲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經傳,契居商,故湯以商爲國號,後盤庚遷殷,故殷商雙舉。歷檢書傳,未聞帝堯居陶,而以陶冠唐,蓋以二字爲名,所稱或單或複也。

〔一七〕《莊子》: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于崆峒之上,故往見之。

〔一八〕又曰: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一九〕《楚辭》:飡六氣而飲沆瀣。王逸註:陵陽子《明經》言冬飲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張衡《思玄賦》:餐沆瀣以爲粻。註云:沆瀣,夕霞也。呂向註:沆瀣,露氣也。

〔二〇〕《列子》:黃帝晝寢,而夢遊于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師長,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疏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憎,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閑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

〔二一〕《後漢書》:下爲元元所福。章懷太子註:元元,謂黎庶也。《史記索隱》:《戰國策》云:制海內,子元元。高誘註:元元,善也。又按姚察云:古者謂人云善人也,因善爲元,故云黎元,其言元元者,非一人也。顧野王云:元元,猶喁喁,可憐愛貌。未安其說,聊記異也。《長楊賦》:海內澹然。李

善註：澹，安也。李周翰註：謂晏然無事也。

豈比夫秦、趙、吳、楚，爭高競奢，結阿房與叢（蕭本作「崇」）臺，〔一〕建姑蘇及章華。〔二〕非享祀與嚴配，〔三〕徒掩月而凌霞。由此觀之，不足稱也。況瑤臺之巨麗，〔四〕復安可以語哉！

〔一〕《史記》：秦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更欲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水經注》：叢臺，六國時趙王之臺也。《郡國志》曰：邯鄲有叢臺，故劉劭《趙郡賦》曰「結雲閣于南宇，立叢臺于少陽」也。《一統志》：叢臺在廣平府邯鄲縣北，趙靈王所築，因其叢雜而名。

〔二〕《吳越春秋》：吳王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九年乃成，高見三百里。《吳地記》：姑蘇臺在吳縣西南三十五里，闔閭造，經營九年始成。其臺高三百丈，望見三百里外，作九曲路以登之。《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杜預註：臺今在華容城內。《水經注》：離湖在華容縣東七十五里，湖側有章華臺，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左丘明曰：楚築臺于章華之上。韋昭以爲章華亦地名也。王與伍舉登之，舉曰：「臺高不過望國之氛祥，大不過容宴之俎豆。」蓋譏其奢而諫其失也。《太平寰宇記》：章華臺在荊州江陵縣東三十里。按《渚宮故事》云：楚靈王所築，臺形三角。

〔三〕《孝經》：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

〔四〕《淮南子》：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爲旋室、瑤臺、象廊、玉牀。《新序》：紂作瑤臺，疲民

力，殫民財。

敢揚國美，遂作辭曰：

穹（音芎）崇明堂倚天開兮，〔一〕巃嵸（音宗）鴻濛構瓌（音規）材兮，偃蹇坱莽（蕭本作「𡑾」）邈崔嵬兮，〔二〕周流辟雍岌靈臺兮。赫奕日，噴風雷。宗祀肸蠁，王化弘恢。鎮八荒，通九垓（音該）。〔三〕四門啓兮萬國來，考休徵兮進賢才。〔四〕儼若皇居而作固，〔五〕窮千祀兮悠哉！〔六〕

〔一〕司馬相如《長門賦》：鬱並起而穹崇。李善註：穹崇，高貌。

〔二〕《羽獵賦》：鴻濛沆茫。顏師古註：鴻濛沆茫，廣大貌。巃嵸、瓌材、偃蹇，俱已見前註。坱莽，廣遠寥廓之意。《上林賦》：過乎泱漭之野。杜甫《八哀詩》：胡塵昏坱漭。泱漭、坱莽，其義同也。

〔三〕《封禪書》：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服虔註：垓，重也，天有九重。

〔四〕《東都賦》：登靈臺，考休徵。劉良註：休，美也。徵，應也。

〔五〕張載《劍閣銘》：作固作鎮。

〔六〕左思《魏都賦》：雖踰千祀，而懷舊蘊于遐年。

《古賦辨體》：太白《明堂賦》：從司馬、揚、班諸賦來，氣豪辭豔，疑若過之，論其體格，則不及遠甚。蓋漢賦體未甚俳，而此篇與《大獵賦》，則悅于時而俳甚矣。晦翁云：「白有逸才，尤長于詩，而其賦乃不及魏晉。」斯言信夫。

大獵賦 幷序

白以爲賦者，古詩之流，〔一〕辭欲壯麗，義歸博遠（蕭本作「達」）。不然，何以光贊盛美，感天動神。〔二〕

〔一〕班固《兩都賦序》：賦者，古詩之流也。李善註：《毛詩序》曰：詩有六義，二曰賦，故賦爲古詩之流也。

〔二〕子夏《詩序》：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而相如、子雲競誇辭賦，歷代以爲文雄，莫敢詆訐。臣謂語其略，竊或褊其用心。《子虛》所言，楚國不過千里，夢澤居其大半，而齊徒呑若八九，三農及禽獸無息肩之地，非諸侯禁淫述職之義也。〔一〕

〔一〕司馬相如《子虛賦》：臣聞楚有七澤，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烏有先生曰：齊東渚巨海，南有琅琊，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遊孟諸，邪與肅愼爲鄰，右以湯谷爲界。秋田乎青丘，徬徨乎海外，呑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胸中曾不蔕芥。《上林賦》：亡是公曰：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闢，而民無所食也。《周禮》：一曰三農，生九穀。鄭康成註：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澤也。玄謂三農，原、澤及平地也。《左傳》：子駟請息肩於晉。杜預註：以負擔喻也。

《上林》云：左蒼梧，右西極。〔一〕考其實，地周袤（音茂）纔經數百。〔二〕

〔一〕《上林賦》：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經其北。文穎註：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爾雅》云：西至于豳國，爲西極。在長安西，故言右。

〔二〕《漢書》：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黄山，濱渭而東，周袤數百里。師古曰：袤，長也。

《長楊》誇胡設網，爲周阹（音區），放麋鹿其中，以搏攫充樂。〔一〕《羽獵》于靈臺之囿，圍經百里，而開殿門。〔二〕當時以爲窮（蕭本作「雄」）壯極麗，迨今觀之，何齷齪之甚也。〔三〕

〔一〕揚雄《長楊賦序》：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驅漢中，張羅網罝罘，捕熊、羆、豪猪、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爲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李善註：李奇曰：阹，遮禽獸圍陣也。

〔二〕揚雄《羽獵賦》：帝將惟田于靈之囿。虎落三嵕，以爲司馬。圍經百里，而爲殿門。

〔三〕《吳都賦》：齷齪而算。張銑註：齷齪，局小貌。

但王者以四海爲家，萬姓爲子，〔一〕則天下之山林禽獸，豈與衆庶異之？而臣以爲不能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平文論苑之小，竊爲微臣之不取也。

〔一〕《史記》：天子以四海爲家。《漢書·宣帝紀》：奉承祖宗，子萬姓。《陳書》：太建六年詔：王者以四海爲家，萬姓爲子，一物乖方，夕惕猶厲。

今聖朝園池遐荒，殫窮六合，以孟冬十月大獵于秦，亦將曜威講武，〔一〕掃天蕩野，豈荒淫（繆本作「淫荒」）侈靡，非三驅之意耶？〔二〕臣白作頌，折中厥美。〔三〕

〔一〕《西都賦》：耀威靈而講武事。

〔二〕《周易》：王用三驅，失前禽。《正義》曰：三驅之禮，先儒皆云，三度驅禽而射之也，三度則已。又《漢書》田狩有三驅之制。顔師古註：三驅之禮，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也。

〔三〕《楚辭》：令五帝以折中。王逸註：折，猶分也。分，明言是與非也。賦意謂分之而求其中，惟茲所頌美，較勝古人也。

其辭曰：

粵若皇唐之契天地而襲氣母兮，〔一〕粲五葉之葳蕤。〔二〕惟開元廓海寓而運斗極兮，〔三〕總六聖之光熙。〔四〕誕金德之淳精兮，漱玉露之華滋。〔五〕文章森乎七曜兮，〔六〕制作參乎兩儀，〔七〕括衆妙而爲師。明無幽而不燭兮，〔八〕澤無遠而不施。慕往昔之三驅兮，須生殺于四時。

〔一〕《莊子》：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陸德明《音義》：挈，司馬云：要也，得天地要也。崔云：成也。司馬云：襲，入也。氣母，元氣之母也。崔云：取元氣之本。

〔二〕葉，世也。自高祖至玄宗凡五世。葳蕤，草木盛貌，喻言其粲美如草木之盛也。

〔三〕《爾雅》：北戴斗極爲空桐。邢昺疏：斗，北斗也。極者，中宫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之常

居也，以其居天之中，故謂之極。極，中也。北斗拱極，故曰斗極。《長楊賦》：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李善註：服虔曰：隨天斗極星運轉也。《雒書》曰：聖人受命，必順斗極。宋均《尚書中候註》曰：順斗機爲政也。

〔四〕六聖者，高祖、太宗、高宗、武后、中宗、睿宗也。

〔五〕玄宗誕生于八月，故以「金德」「玉露」頌言也。古詩：綠葉發華滋。

〔六〕《初學記》：日月五星，謂之七曜。

〔七〕《河圖括地象》：《易》有太極，是爲兩儀。兩儀未分，其氣混沌。清濁既分，伏者爲天，偃者爲地。傅玄《洪業篇》：神聖參兩儀。

〔八〕劉琨表：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

若乃嚴冬慘切，寒氣凜冽，〔一〕不周來風，〔二〕玄冥掌雪。〔三〕木脱葉，〔四〕草解節，〔五〕土囊烟陰，〔六〕火井冰閉。〔七〕是月也，天子處乎玄堂之中，〔八〕滄（音創。繆本作「湌」）八水兮休百工，〔九〕考王制兮遵《國風》。〔一〇〕樂農人之閑隙兮，〔一一〕因校獵而講戎。〔一二〕

〔一〕凜冽，寒氣嚴猛之意。傅咸《神泉賦》：六合蕭條，嚴霜凜冽。

〔二〕《春秋正義》：《易緯通卦驗》云：立冬，不周風至。《史·律書》：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

〔三〕《月令》：孟冬之月，其神玄冥。

〔四〕謝莊《月賦》：木葉微脱。

〔五〕《國語》：本見而草木節解。韋昭註：本，氐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草木之枝節皆理解也。

〔六〕宋玉《風賦》：盛怒于土囊之口。李善註：土囊，大穴也。盛弘之《荆州記》曰：宜都佷山縣有山，山有穴，口大數尺爲風井。土囊當此之類也。

〔七〕《華陽國志》：臨邛縣有火井，夜時光映上照。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頃許如雷聲，火燄出，通耀數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終日不滅。鮑照詩：冰閉寒方壯。

〔八〕《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鄭康成註：玄堂左个，北堂西偏也。

〔九〕《説文》：滄，寒也。《三輔黄圖》：關中八水，皆出入上林苑。霸水出藍田谷，西北入渭。滻水亦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涇水出安定涇陽幵頭山，東至陽陵入渭。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東北至華陰入河。豐水出鄠縣南山豐谷，北入渭。鎬水在昆明池北。牢水出鄠縣西南，入潦谷，北流入渭。潏水在杜陵，從皇子陂西北流，經昆明池入渭。駱賓王詩：五緯連影集星纏，八水分流横地軸。許景先詩：千門望成錦，八水明如練。皆謂此八水也。《吕氏春秋》：霜始降則百工休。高誘註：霜降天寒，朱漆不堅，故百工休，不復作器。

〔一〇〕《東都賦》：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李善註：《禮記·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田不以禮，曰暴天物。《風》，《國風》《騶虞》、《駟鐵》是也。《雅》，《小雅》《車攻》、《吉日》是也。

〔一一〕《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也。

〔一二〕《漢書·成帝紀》：行幸長楊宫，從胡客大校獵。如淳曰：合軍聚衆，有幡校擊鼓也。《周禮》：校人掌王田獵之馬，故謂之校獵。顔師古曰：如説非也。此校謂以木自相貫穿爲闌校耳。校人職云：六廄成校，是則以遮闌爲義也。校獵者，大爲欄校以遮禽獸而獵取也。軍之幡旗，雖有校名，本因部校，此無豫也。《上林賦》：天子校獵。李奇曰：以五校兵出獵也。李周翰註：校獵，謂出校隊

而獵也。

乃使神兵出于九闕，〔一〕天仗羅于四野。徵水衡與林虞，〔二〕辨土物之衆寡。千騎飈（音標）掃，萬乘雷奔。梢扶桑而拂火雲兮，〔三〕括月窟而搜寒（蕭本作「塞」）門。〔四〕赫壯觀于今古，業搖蕩于乾坤。此其大略也。而內以中華爲天心，外以窮髮爲海口。〔五〕豁咽喉以洞開，〔六〕呑荒裔而（繆本作「以」）盡取。〔七〕大章按步以來往，〔八〕夸（音誇）父振策而奔走。〔九〕足跡乎日月之所通，囊括乎陰陽之未有。〔一〇〕

〔一〕陸機《辨亡論》：神兵東驅，奮寡犯衆。九闕，即九門也。謝朓《郊祀曲》：整蹕遊九闕，清簫闡八埏。

〔二〕《漢書》：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應劭註：古山林之官曰衡，掌諸池苑，故稱水衡。張晏註：主都水及上林苑，故曰水衡。《周禮》有山虞、澤虞，皆掌山澤之官。今稱林虞者，變文言之也。

〔三〕扶桑在東方日出之地，詳見《大鵬賦》註。

〔四〕《長楊賦》：西壓月窟。服虔註：月窟，月所生也。《大人賦》：軼先驅于寒門。應劭註：寒門，北極之門也。

〔五〕《莊子》：窮髮之北。李註云：髮，毛也。司馬彪註：北極之下，無毛之地也。

〔六〕咽喉，謂險要扼塞之地。李尤《函谷關銘》：函谷險要，襟帶咽喉。潘岳《西征賦》：胸中豁其洞開。

〔七〕荒裔，荒服諸裔之地。班固《燕然山銘》：鑠王師兮征荒裔。《方言》：裔，夷狄之總名。郭璞註：邊地爲裔，亦四夷通以爲號也。

〔八〕《淮南子》：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高誘註：大章、豎亥，善行人，皆禹臣也。

〔九〕《列子》：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于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張協《七命》：夸父爲之投策。策，杖也。顏延之詩：振策睠東路。

〔一〇〕賈誼《過秦論》：囊括四海之意。張晏註：括，結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也。劉良註：括，盛也，猶囊盛而結之。

君王于是撞鴻鐘，〔一〕發鑾音，〔二〕出鳳闕，〔三〕開宸襟，〔四〕駕玉輅之飛龍，〔五〕歷神州之層岑。〔六〕遊五柞（音昨）兮瞰（苦濫切，音勘）三危，〔七〕挾細柳兮過上林。〔八〕攢高牙以總總兮，〔九〕駐華蓋之森森。〔一〇〕于是擢倚天之劍，〔一一〕彎落月之弓。崑崙叱兮可倒，宇宙噫（音呃，又音蔭）兮增雄。河漢爲之却流，川岳爲之生風。羽毛（繆本作「旄」）揚兮九天絳，〔一二〕獵火燃兮千山紅。〔一三〕

〔一〕《禮記正義》：《尚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羽獵賦》：撞鴻鐘，建九旒。

〔二〕《爾雅翼》：有虞氏之輅，謂之鑾車，亦曰鑾輅。《明堂月令》：春則乘之。蔡邕稱以金爲鑾

鳥，懸鈴其中，施于衡，爲遲速之節。崔豹《古今註》亦以爲五輅衡上金雀者，朱鳥也，口銜鈴，鈴謂之鑾。《禮》云：衡前朱雀。或謂朱雀者，鸞鳥。以前有鸞鳥，故謂之鸞。鸞口有鈴，故謂之鑾。事一而義異。然則鳥之鸞主形，鈴之鑾主聲。鈴之爲鑾，亦以象鸞鳥之聲爲名耳。

〔三〕《史記》：建章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水經注》《漢武故事》曰：鳳闕高二十丈。《關中記》曰：建章宮圓闕臨北道，有金鳳在闕上，高丈餘，故號鳳闕也。

〔四〕何遜詩：宸襟動時豫，歲序屬涼氛。《釋名》：天子所乘曰玉輅，以玉飾車也。

〔五〕《東都賦》：登玉輅，乘時龍。《南都賦》：駟飛龍兮騤騤。李善註：飛龍，言疾也。

〔六〕《河圖括地象》：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中有五岳地圖，帝王居之。江淹詩：四睇亂層岑。呂延濟註：層，高也。岑，峰也。

〔七〕《三輔黄圖》：五柞宮，漢之離宮也，在扶風盩厔。宮中有五柞樹，因以爲名。五柞皆連抱上枝，覆蔭數畝。《甘泉賦》：攀璇璣而下視兮，行遊目乎三危。張銑註：言臺高可攀北斗，下視三危山。《史記正義》：《括地志》云：三危山上有三峰，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三十里。

〔八〕《上林賦》：登龍臺，掩細柳。郭璞註：細柳，觀名也，在昆明池南。《西京賦》：斜界細柳。薛綜註：細柳在長安西北。

〔九〕潘岳詩：桓桓梁征，高牙乃建。李善註：牙，牙旗也。薛綜《東京賦註》：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旗。古者天子出，建大牙旗，竿上以象牙飾之，故云牙旗。《甘泉賦》：齊總總撙撙其相膠葛兮。顏師古註：總總撙撙，聚貌也。

〔一〇〕《古今注》：華蓋，黄帝所作也。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于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華蓋也。

〔一一〕宋玉《大言賦》：方地爲車，圓天爲蓋，長劍耿耿倚天外。

〔一二〕《吳都賦》：羽毛揚蕤。呂延濟註：羽毛，旌旗類。揚，動也。蕤，羽毛好貌。《楚辭》：指九天以爲正。王逸註：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淮南子》：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方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方曰幽天，西方曰皓天，西南方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方曰陽天。班固《燕然山銘》：玄甲耀日，朱旗絳天。

〔一三〕獵火，縱火焚草萊以驅禽獸也。

乃召蚩尤之徒，聚長戟，〔一〕羅廣澤，呵雨師，走風伯。〔二〕稜威耀乎雷霆，〔三〕烜赫震于蠻貊。〔四〕陋梁都之體制，鄙靈囿之規格。〔五〕而南以衡、霍作襟，北以岱、恒（繆本作「常」）作阹（音區，繆本作「祛」）。〔六〕夾東海而爲壍（七豔切，籤上聲）兮，〔七〕拖西冥而流渠。〔八〕麾九州之珍禽兮，〔九〕迴千羣以坌（焚上聲）入，〔一〇〕聯八荒之奇獸兮，屯萬族而來居。

〔一〕《藝文類聚》：《龍魚河圖》曰：黃帝攝政時，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誅殺無道，不仁不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歿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爲弭伏。

〔二〕《風俗通》：飛廉，風伯也。玄冥，雨師也。《搜神記》：風伯者，箕星也，雨師者，畢星也。《龍魚河圖》：太白星主兵凶，其精下爲雨師之神。熒惑星主司非，其精下爲風伯之神。揚雄《河東賦》：呵雨師于西東。

〔三〕《漢書》：威稜憺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潘勖《册魏公九錫文》：稜威南邁，術以隕潰。

〔四〕烜赫，已見《大鵬賦》註。

〔五〕「梁都」當是「梁鄒」之訛。《東都賦》：制同乎梁鄒，義合乎靈囿。章懷太子註：《魯詩傳》曰：古有梁鄒者，天子之田也。《三輔黃圖》：靈囿，文王囿也。靈者，言文王之有靈德也。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

〔六〕衡山，南岳也，又謂之岣嶁山，唐時屬江南道衡州衡陽縣。霍山，南岳之副也，又謂之天柱山，唐時屬淮南道舒州懷寧縣。岱，岱宗也，即泰山，唐時屬河南道兗州乾封縣。泰山爲東岳，而此云北者，以天下大勢計之，泰山不在正東而近于東北，故云北也。恒山，北岳也，漢時避文帝諱改稱常山，唐時屬河北道定州恒陽縣。「襟」字以下文「作阹」「爲塹」「流渠」例之，當是「襟」字之訛。《方言》：襟，格也。《類篇》：今竹木格蓋籬落之屬。若以襟帶義解之，與文義不合。《上林賦》：江河爲阹。郭璞註：因山谷遮禽獸爲阹。蘇林曰：阹，獵者圍陣遮禽獸也。《說文》：阹，依山谷爲牛馬圈也。

〔七〕《廣韻》：塹，遶城水也。

〔八〕西溟，西海也。渠，溝渠也。

〔九〕《書·旅獒》：珍禽奇獸，不育于國。

〔一〇〕坌入，並入也。詳見《明堂賦》註。

雲羅高張，〔一一〕天網密布。〔一二〕罝（音嗟）罘（音孚，又音浮）綿原，〔一三〕峭（音俏）格掩路。〔一四〕蠛（音滅）蠓（音蒙，又上聲）過而猶礙，〔一五〕蟭螟飛而不度。〔一六〕彼層霄與殊榛（音臻，又鋤臻切，

音近神)，〔七〕罕翔鳥與伏兔。〔八〕

〔一〕鮑照《舞鶴賦》：掩雲羅而見羈。呂延濟註：雲羅，言羅高及雲也。

〔二〕《易林》：行觸天網，馬死牛傷。

〔三〕鄭康成《禮記註》：獸罟曰罝罘，鳥罟曰網羅。

〔四〕《吳都賦》：峭格周施。呂向註：峭，高也。格，張網之木也。

〔五〕郭璞《爾雅註》：蠛蠓，小蟲似蚋，喜亂飛。

〔六〕《列子》：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蟭螟，羣飛而集于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觥俞、師曠方夜擿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晏子春秋》：東海有蟲，巢于蚊睫，再乳再飛，而蚊不爲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

〔七〕《上林賦》：騰殊榛。張揖註：殊榛，異枅也。顏師古註：殊榛，特立株枅也。張守節註：《爾雅》曰：木叢生爲榛也。殊，異也。《西京賦》：超殊榛。薛綜註：殊，猶大也。

〔八〕《漢書》：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

從營合技，彌巒被岡。〔一〕金戈森行，〔二〕洗晴野之寒霜。虹旗電掣，〔三〕卷長空之飛雪。吳驂走練，〔四〕宛馬蹀(音疊)血。〔五〕縈衆山之聯綿，〔六〕隔遠水之明滅。

〔一〕《西京賦》：彌皋被岡。薛綜註：彌，猶覆也。

〔二〕謝朓詩：翠葆隨風，金戈動日。

〔三〕劉向《九歎》：褰虹旗于玉門。梁簡文帝《金錞賦》：野曠塵昏，星流電掣。

〔四〕《論衡》：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閶門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

吳閶門乎？」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

〔五〕《漢書》：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應劭註：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汗從前肩膊出，如血，號一日千里。

〔六〕《西京賦》：繚垣綿聯，四百餘里。薛綜註：綿聯，猶連蔓也。張銑註：綿聯，不絕貌。

使五丁摧峯，〔一〕一夫拔木。〔二〕下整高頹，深平險谷。擺椿（音莊）栝（音忝），〔三〕開林叢。喤喤呷（呼甲切，喊入聲）呷，〔四〕盡奔突于場中。

〔一〕《華陽國志》：時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

〔二〕《楚辭・招魂》：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王逸註：言丈夫一身九頭，強梁多力，從朝至暮，拔大木九千枝也。

〔三〕《韻會》：擺，開也，撥也。椿，杙也。《類編》：栝，木杖也。

〔四〕《吳都賦》：諠譁喤呷。《韻會》：喤呷，衆聲。

而田疆（繆本作「強」）、古冶之疇，〔一〕烏獲、中黃之黨。〔二〕越崢嶸，獵莽蒼。〔三〕喑嗚（繆本作「呼」）哮（音嘐）闞（音喊），〔四〕風旋電往。脫文豹之皮，〔五〕抵（音止）玄熊之掌。〔六〕批狻手猱（奴刀切，惱平聲），〔七〕挾三挐兩。〔八〕既徒搏以角力，〔九〕又揮鋒而爭先。〔一〇〕行䟐（音酣）號以鴞（音謌）睨兮，〔一一〕氣赫火而敵烟。拳封貒（音象），〔一二〕肘（繆本作「引」）巨狿。〔一三〕梟羊應叱以斃踣（音匐，與仆字同），〔一四〕貘（音札）貐（音與）亡精而墜巔。〔一五〕或碎腦以折脊，〔一六〕或

歕（音噴）髓而（繆本作「以」）飛涎。窮遐荒，蕩林藪，扼土狛（音粕），〔一七〕殪（音意）天狗。〔一八〕脫角犀頂，〔一九〕探牙象口。〔二〇〕掃封狐于千里，捩（音列）雄虺（音毁）之九首。〔二一〕咋（音責）騰蛇而仰吞，〔二二〕拖奔兕以却走。〔二三〕

〔一〕《晏子春秋》：田開疆、古治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

〔二〕趙岐《孟子註》：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孫奭《孟子疏》：皇甫士安《帝王世紀》云：秦武王好多力之士，烏獲之徒並皆歸焉。秦王于洛陽舉周鼎，烏獲兩目血出。《西京賦》：乃使中黃之士。李周翰註：中黃，國名，其俗多勇力。《尸子》：中黃伯曰：予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彫虎。

〔三〕《莊子》：適莽蒼者三月而反。司馬彪註：莽蒼，近郊之色。崔氏註：草野之色。

〔四〕《韻會》：嚁，大呼也。陸機《辨亡論》：哮闞之羣風驅。李周翰註：哮闞，虎震聲。言兵勇叫之聲若虎之震聲也。

〔五〕《說苑》：晉文公時，翟人有獻封狐文豹之皮者。

〔六〕《說文》：抵，側手擊也。《爾雅翼》：熊，類大豕，人足，黑色，春出冬蟄，輕捷好緣高木，見人自投而下，亦以革厚而筋駑，用此自快，故稱熊經鳥伸。方冬蟄時，惟自舐其掌，故其掌特美。《魯靈光殿賦》：玄熊蚺蛟以齗齗。

〔七〕《韻會》：批，手擊也。狻有二義：一音酸，乃獅子之名，《爾雅》狻麑如「虦貓，食虎豹」者是也。一借用，音俊，又音逡，又音詮，乃狡兔之名，《戰國策》「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或作㕙，亦有作狻者，此賦與猱類用，而繼之以「挾三挈兩」，是可用之于幺麼之獸，而難以試之雄猛之獅，當作兔解爲當。陸璣《詩疏》：猱，獮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玃，長臂者爲猿。

〔八〕《說文》：挾，俾持也。挈，懸持也。

〔九〕《西都賦》：脫角挫脰，徒搏獨殺。章懷太子註：徒，空也，謂空手搏殺之也。《爾雅》曰：暴虎，徒搏也。

〔一〇〕張協《七命》：舉戈林竦，揮鋒電滅。

〔一一〕《爾雅》：虪，白虎。《宋書》：接衡拔距，鷹瞵鶚視。言獵徒勇健，其聲猛如虎之號，其視精如鶚之睨也。

〔一二〕《廣韻》：貒，野豚也。《字林》：貒，獸似豕而肥。

〔一三〕《西京賦》：鼻赤象，圈巨狿。薛綜註：巨狿，麎也，怒走者爲狿。

〔一四〕郭璞《爾雅註》：狒狒，梟羊也。《山海經》曰：其狀如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交、廣及南康郡山中多有此物，大者長丈許，俗呼之曰山都。

〔一五〕《爾雅》：貏貐，類貙，虎爪，食人，迅走。《述異記》貏貐，獸中最大者，龍頭馬尾虎爪，長四百尺，善走，以人爲食。遇有道君卽隱藏，無道君卽出食人。

〔一六〕《淮南子》：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

〔一七〕《漢書》：力扼虎。顏師古註：扼，謂捉持也。《說文》：狛，如狼，善驅羊。《古賦辨禮》：狛，似狼有角。

〔一八〕《韻會》：殪，殺也。《山海經·西山經》曰：陰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白首，名曰天狗，其音如榴榴，可以禦凶。《大荒西經》曰：大荒之中，金門之山有赤犬，名曰天犬，其所下者有兵。郭璞註：《周書》云：天狗所止，地盡傾，餘光燭天爲流星，長十數丈，其疾如風，其聲如雷，其光如電。吳、楚七國反時，吠過梁國者是也。

〔一九〕《埤雅》：犀，形似水牛，大腹卑脚，脚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卽食角也。亦有一角者。犀亦絕愛其角，墮角卽自埋之。《交州記》曰：犀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或曰，三角者水犀也，二角者山犀也。

〔二〇〕《爾雅翼》：象，南越之大獸，獸之最大者。形體特詭，三歲一乳，其身倍數牛，而目不踰豕，鼻長六七尺，大如臂。其牙長一尺。每雷震，必倉卒間似花暴出，逡巡隱沒。其齒歲脫，猶愛惜之，掘地而藏焉。削木爲僞齒，潛往易之，覺則不藏故處。

〔二一〕《楚辭》：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呑人以益其心些。王逸註：封狐，大狐也。大狐健走千里。雄虺一身九頭。捩，紾也。

〔二二〕咋，嚙也。郭璞《爾雅註》：騰蛇，龍類也，能興雲霧而遊其中。

〔二三〕《通志略》：兕，如野牛，青色，重千斤，一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其皮堅厚，可製鎧。陳琳《與魏文帝書》：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

君王于是峨通天，〔一〕靡星旃（音饘），〔二〕奔雷車，揮電鞭，〔三〕觀壯士之效獲，顧三軍而欣然曰：夫何神抶（音叱，繆本作「挾」）鬼摽（音鰾）之駭人也！〔四〕又命建夔鼓，〔五〕勵武卒。〔六〕雖躪（音吝）轢（音歷，繆本作「躒」）之已多，〔七〕猶拗（音郁）怒而未歇。〔八〕集赤羽兮照日，〔九〕張烏號兮滿月。〔一〇〕戎車轞（音檻）轞以陸離，〔一一〕彀（音姤）騎煌煌而奮發。〔一二〕鷹犬之所騰捷，飛走之所蹉蹶。〔一三〕攫麔（音均）麚（音加）之咆哮，〔一三〕蹂豺貉（音鶴）以挂格。〔一四〕膏鋒染鍔（音諤），塡巖掩窟。觀殊材與（諸本皆作「舉」，今從《唐文粹》本校正）逸羣，〔一五〕尙揮霍

以出沒。〔一六〕

〔一〕蔡邕《獨斷》：天子冠通天冠。《後漢書》：通天冠，高九寸，正竪，頂少邪却，乃直下爲鐵卷梁，前有山，展筩爲述，乘輿所常服。《唐書·禮樂志》：通天冠者，冬至受朝賀、祭還燕羣臣、養老之服也，二十四梁，附蟬十二，首施珠翠、金博山、黑介幘、組纓、翠緌、玉犀簪導。

〔二〕琦按：《子虛賦》：靡魚須之橈旃。「靡」字本此。靡，偃也。方獵而偃其旗者，即《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之義。《廣韻》：旃，曲柄旗，以招衆士也。《羽獵賦》：立歷天之旗，曳捎星之旃。呂向註：言旗旃之高，歷拂于天星也。

〔三〕揚雄《河東賦》：奮電鞭，驂雷輜。顔師古註：《淮南子》云：電以爲鞭策，雷以爲車輪。雄用此言也。

〔四〕《羽獵賦》：神抶電擊。顔師古註：言所抶擊如鬼神雷電也。李善註：《埤蒼》曰：抶，笞擊也。《廣韻》：摽，擊也。

〔五〕《山海經》：東海中有流波山，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爲鼓，撅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

〔六〕《漢書》：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

〔七〕《上林賦》：徒車之所躪轢。郭璞曰：躪，踐也。轢，蹍也。

〔八〕《西都賦》：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李善註：拗，猶抑也。

〔九〕《家語》：白羽若月，赤羽若日。

〔一〇〕《子虛賦》：左烏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史記索隱》：張揖云：黄帝乘龍上仙，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髯，髯拔，墮黄帝弓，羣臣抱弓而號，故名弓烏號。見《封禪書》及《郊祀志》。又《韓詩外傳》云：弓工之妻曰：「此弓是泰山南烏號之柘。」案《淮南子註》云：楚有柘桑，其材堅勁，烏棲其上，將飛枝勁復起摽，烏號呼其上。伐取其材爲弓，因曰烏號。《古史考》、《風俗通》皆同此說也。

〔一一〕《詩·小雅》：戎車嘽嘽。《韻會》：轞，車聲，通作檻。《詩·國風》：大車檻檻。毛傳曰：檻，車行聲也。《上林賦》：先後陸離。顏師古註：陸離，分散也。

〔一二〕《史記》：轂騎萬三千。《索隱》曰：如淳云：轂騎，張弓之騎也。《毛詩傳》：煌煌，明也。

〔一三〕《楚辭》：白鹿麏麚兮，或騰或倚。朱子註：麏，麞也。按《韻會》，麏卽麕字。《埤雅》：麞，麕也，齊人謂麕爲麞。麞如小鹿而美，或曰麞性善驚，蓋麕鹿皆健駭，而麕膽尤怯，飲水見影輒奔。道書曰：麞鹿無魂。又曰麞鹿白膽善怖，爲是故也。《說文》：麚，牡鹿，以夏至解角。

〔一四〕《埤雅》：豺，似狗而長尾白頰，高前廣後，其色黄。季秋取獸四面陳之，以祀其先世，謂之豺祭獸，故先王候之以田。貉，似貍，善睡，其營窟與貛皆爲曲穴，以避雨暘，亦以防患。

〔一五〕殊材、逸羣，指獸之健捷者而言。

〔一六〕揮霍，謂飛走亂急也。

別有白貊（音眉）、飛駿，〔一〕窮奇、貙（音樞）獌（音瞞，蕭本作「獌」）。〔二〕牙若（蕭本作「如」）錯劍，鬣如叢竿。口呑殳（音殊）鋋，〔三〕目極槍櫓。〔四〕碎琅（音郎）弧，攫玉弩，〔五〕射猛兕，透奔虎。〔六〕金鏃一發，旁疊四五。〔七〕雖鑿齒磨牙而致伉，誰謂南山白額之足覩。〔八〕

〔一〕白貊、飛駿，俱未詳。

〔二〕《山海經》：邽山，其上有獸焉，其狀如牛，蝟毛，名曰窮奇，音如嘷狗，是食人。《爾雅》：貙貜，似狸。郭璞註：今山民呼貙虎之大者爲貙犴。邢昺疏：《字林》云：貙，似狸而大，一名貜。《釋文》云：貜，一作貗。是貙貗即貙貜也。《韻會》：《說文》：貙貜，似狸者能捕獸祭天。陸佃云：虎五指爲貙。

〔三〕《吳都賦》：干鹵殳鋋。張銑註：殳鋋，戈類也。《廣韻》殳，兵器，長一丈二尺，無刃。鋋，小矛也。

〔四〕槍，矟也。櫓，大盾也。

〔五〕琅弧、玉弩者，以玉石飾弧、弩之上爲觀美也。

〔六〕《魯靈光殿賦》：奔虎攫挐以梁倚。

〔七〕《爾雅》：金鏃翦羽謂之鍭。邢昺疏：鏃，箭頭也。魏文帝詩：發機若雷電，一發連四五。

〔八〕《長楊賦》：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服虔曰：鑿齒，齒長五尺似鑿，亦食人。伉，卽抗也，古字通用。《晉書·周處傳》以南山白額虎爲三害之一。白額虎，蓋虎之老者，力雄勢猛，人所難禦。今以鑿齒磨牙之怪獸，尙能與之相抗而不懼，彼南山白額虎，又焉在目中耶？深狀獵士之勇。

總八校（音效），〔一〕搜四隅，馳專諸，〔二〕走都盧。〔三〕趫（音蹺）喬林，〔四〕撇（音僻）絕壁，〔五〕抄獑（音讒）猢，〔六〕攬貊（音麥）玃。〔七〕囚鼬（音又）鼯于峻崖，〔八〕頓轂（音忽，蕭本作豰）玃（音覺）于穹石。〔九〕養由發箭，〔一〇〕奇肱飛車，〔一一〕巧聒更嬴，〔一二〕妙兼蒱且。〔一三〕墜鸀（音燭）鳿（音玉）于青雲，〔一四〕落鴻雁于紫虛。捎（音筲）鶬鴰（音斛，蕭本作「鵠」），〔一五〕漂鸕鷀，〔一六〕彈

地廬與神居。〔一七〕斬飛鵬于日域，〔一八〕摧大鳳于天墟（音區）。〔一九〕龍伯釣其靈鼇，〔二〇〕任公獲其巨魚。〔二一〕窮造化之譎詭，〔二二〕何神怪之有餘。

〔一〕《漢書》：中壘校尉、屯騎校尉、步兵校尉、越騎校尉、長水校尉、胡騎校尉、射聲校尉、虎賁校尉，凡八校尉，皆武帝初置。《通典》：漢武帝初，置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等校尉，爲八校。《文獻通考》：漢八校尉領禁衞諸軍，皆爲尊顯之官。

〔二〕《吳越春秋》：勇士專諸，堂邑人也。碓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

〔三〕《漢書·地理志》有都盧國。顏師古註：都盧國人勁捷善緣高，故張衡《西京賦》曰「烏獲扛鼎，都盧尋橦」，又曰「非都盧之輕趫，孰能超而究升」也。《西域傳》：作巴俞都盧之戲。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

〔四〕《廣韻》：趫，緣木也。

〔五〕《韻會》：撇，略也，引也。

〔六〕抄，與鈔同。《說文》：鈔，叉取也。徐鉉曰：今俗別作抄。《上林賦》：獑胡豰蛫。張揖曰：獑胡，似獼猴，頭上有髦，腰以後黑。薛綜《西京賦註》：獑猢，猿類而白，腰以前黑，在木表。陸璣《詩疏》：猿之白腰者爲獑胡，獑胡駿捷于獼猴，其鳴噭噭而悲。《太平御覽》：《蜀地志》曰：僰道有獸名獑猢，似猴而四足短，爲獸奇捷，常在樹上，欻然騰躍，可一百五十步，若迅鳥之飛。取此皮爲狐白之用，盈百方成。

〔七〕《說文》：攬，撮持也。劉逵《三都賦註》：貊獸，毛黑白臆，似熊而小，以舌舐鐵，須臾便數十斤，出建寧郡。章懷太子《後漢書註》：《南中八郡志》曰：貊大如驢，狀頗似熊，多力，食鐵，所觸無不

拉。《廣志》曰：貊，色蒼白，其皮溫暖。貀，音義俱無考。

〔八〕《說文》：囚，繫也。郭璞《爾雅註》：鼬，似鼦，赤黃色，大尾，啖鼠，江東呼爲鼪。《埤雅》：鼬鼠健于捕鼠，今俗謂之鼠狼。郭璞《爾雅註》：鼯鼠狀如小狐，似蝙蝠，肉翅，翅尾項脅毛紫赤色，背上蒼艾色，腹下黃，喙頷雜白，脚短爪長，尾三尺許，飛且乳，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食烟火，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西都賦》：超迴壑，越峻崖。

〔九〕頓，僵也，仆也。《史記索隱》：郭璞曰：豰似鼬而大，腰以後黃，一名黃腰，食獮猴。《爾雅》：玃父善顧。郭璞註：貑玃也，似獮猴而大，色蒼黑，能攫持人，好顧盼。邢昺疏：大猨也。《說文》：玃，母猴也。《上林賦》：觸穹石。張揖註：穹石，大石也。

〔一〇〕《漢書》：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

〔一一〕《博物志》：奇肱國民，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至，吹其車至豫州，湯破其車，不以視民。後十年，東風至，乃復作車，遣反其國，去玉門關四萬里。

〔一二〕《戰國策》：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謂魏王曰：「臣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驚心未忘，聞絃音烈而高飛，故瘡隕也。

〔一三〕《淮南子》：蒲且子之連鳥於百仞之上。高誘註：蒲且子，楚人，善弋射者。蒱、蒲通用。

〔一四〕《史記正義》：鷫鷞，郭云：似鴨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辟水毒。晉灼《漢書註》：屬玉，水鳥，似鵁鶄。

〔一五〕《韻會》：捎，取也，掠也。《子虛賦》：雙鶬下。顏師古註：鶬，鶬鴰也，今關西呼爲鴰鹿，山東通謂之鶬鄙，俗名爲錯落。錯落者，言鶬聲之急耳。又謂之鴰將。鴰鹿、鴰將，皆象其鳴聲也。《史記正義》：司馬彪云：鶬似雁而黑，亦呼爲鶬括。《韓詩外傳》云：胎生也。按《本草》：鶬者，水鳥也，食于田澤洲渚之間，大如鶴，青蒼色，亦有灰色者，頂無丹，兩頰紅，長頸高脚，羣飛。《爾雅》謂之麋鴰，關西呼曰鴰鹿，山東呼曰鶬鴰，南人呼爲鶬雞，江人呼爲麥雞。天將霜，鶬先知而鳴，不過旬日而霜下。鵠者，今謂之天鵝。《禽經》云鵠鳴咭咭，故謂之鵠。身大于雁，羽毛白澤，所謂鵠不日浴而白也。亦有黃鵠、丹鵠，其翔極高而善步，所謂黃鵠一舉千里是也。湖、海、江、漢之間皆有之。

〔一六〕漂，當作摽，擊也。《埤雅》：鸕鷀，水鳥，似鶂而黑，一名鷧。嘴曲如鉤，食魚，入喉則爛，其熱如湯，其骨主哽及噎，蓋以類推之者也。此鳥吐而生子，《神農書》所謂「鸕鷀不卵生，口吐其雛，獨爲一異」是也。楊孚《異物志》云：鸕鷀能沒于深水，取魚而食之，不生卵而孕雛于池澤間，既胎而又吐生，多者生七八，少生五六，相連而出，若絲緒焉。水鳥而巢高樹之上。《上林賦》：煩鶩鷛鶏。《漢書》作庸渠。郭璞曰：庸渠似鳧，灰色而雞脚，一名章渠。顏師古曰：庸渠，卽今之水雞也。

〔一七〕彈當作殫，盡也。《魏都賦》：天宇駭，地廬驚。木華《海賦》：惟神是宅，亦祇是廬。劉良註：宅，居也，言神祇之所居處。

〔一八〕《長楊賦》：東震日域。顏師古註：日域，日所出之處也。

〔一九〕大鳳，非瑞鳥之鳳也。若是瑞鳥之鳳，則下文有「解鳳凰與鸑鷟」之語，而此又云「摧大鳳」，不但重複，兼亦自相矛盾。考楊升庵《字說》引《通史》：繳大鳳于青丘，戮修蛇于洞庭。「大鳳」作「大風」云云。是古書先有以「大風」爲「大鳳」者，而太白因之歟？《淮南子》云：堯之時，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于疇華之野，殺九嬰于凶水之上，繳大風于青丘之澤，

下殺猰貐、斷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夫大風與猰貐、鑿齒、封豨、修蛇並稱，是亦物類中之凶怪者。而高誘註云「大風，風伯也，能壞人屋舍」，則又以爲神名矣。《風俗通》云：飛廉，風伯也。《漢書音義》：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者也。晉灼曰：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豈大風卽飛廉之神鳥，而因以訛爲風伯歟？姑廣其說，以俟知者。升庵又引內典，「鳳」當作「鳳」，中從馬，非鳳凰之鳳。然「鳳」字他書不載，恐未足據。《海賦》：北灑天墟。李善註：《爾雅》曰：北陸天墟。今《爾雅》本云：北陸，虛也。與李所引不同。

〔三〇〕龍伯國人釣得六鼇，詳見《悲清秋賦》註。

〔三一〕任公子獲東海大魚，詳見《大鵬賦》註。

〔三二〕《東京賦》：瑰異譎詭。薛綜註：譎詭，變化也。

所以噴血流川，飛毛灑雪，狀若乎高天雨獸，〔一〕上墜於大荒；又似乎積禽爲山，下崩於林穴。陽烏沮色於朝日，陰兔喪精於明月。〔二〕思騰裝上獵於太清，〔三〕所恨穹昊於路絕。〔四〕而忽也，莫不海晏天空，〔五〕萬方來同。〔六〕雖秦皇與漢武兮，復何足以爭雄。

〔一〕《子虛賦》：獲若雨獸，掩草蔽地。

〔二〕梁元帝《晉安寺碑銘》：峰下陽烏，林生陰兔。陽烏，詳見《明堂賦》註。

〔三〕枚乘《七發》：如三軍之騰裝。李善註：裝，束也。

〔四〕《封禪書》：肇自顥穹生民。顏師古註：顥穹，皆謂天也。顥，言氣顥汗也。穹，言形穹窿也。

〔五〕《禮斗威儀》：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河海夷晏。海晏天空，見天地清平之意。

〔六〕《詩·魯頌》：淮夷來同。

俄而君王茫然改容，愀然有失，〔一〕於居（繆本少「居」字）安思危，〔二〕防險戒逸，斯馳騁以狂發，〔三〕非至理之弘術。且夫人君以端拱爲尊，玄妙爲寶。〔四〕暴殄天物，〔五〕是謂不道。乃命去三面之網，〔六〕示六合之仁。已殺者皆其犯命，未傷者全其天眞。雖剪毛而不獻，〔七〕豈割鮮以焠（音近翠，繆本作「淬」）輪。〔八〕解鳳凰與鸑（音岳）鷟（音浞）兮，〔九〕旋騶虞與麒麟。〔一〇〕獲天寶于陳倉，〔一一〕載非熊于渭濱。〔一二〕

〔一〕《上林賦》：天子芒然而思。顏師古註：芒然，猶罔然也。又《上林賦》：愀然改容，超若自失。李善註：郭璞曰：愀然，變色貌。

〔二〕《左傳》：《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三〕《老子》：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四〕《道德指歸論》：窅然獨存，玄妙獨處。

〔五〕《尚書》：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禮·王制》：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正義》曰：田獵不以其禮，殺傷過多，是暴害天之所生之物也。

〔六〕《史記》：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

〔七〕毛萇《詩傳》：面傷不獻，剪毛不獻。《正義》曰：面傷不獻者，謂當面射之。剪毛不獻者，謂在旁而逆射之。二者皆爲逆射。不獻者，嫌誅降之意。

〔八〕《子虛賦》：割鮮染輪。李奇曰：鮮，生也。染，擩也。切生肉擩車輪，鹽而食之也。呂向註：鮮，牲也，謂割牲之血，染於車輪也。又《子虛賦》：脟割輪焠。韋昭曰：焠，謂割鮮焠輪也。郭璞曰：焠，染也。顏師古註：焠，亦擩染之義，言臠割其肉擩車輪，鹽而食之。

〔九〕《埤雅》：鳳，神鳥也，俗呼鳥王。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爲之長。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鸛顙鴛思，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舊云：鳳凰，其翼若干，其聲若簫，不啄生蟲，不折生草，不羣居，不旅行，不羅羅網，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詩》曰：鳳凰鳴矣，於彼高岡。梧桐生矣，於彼朝陽。此之謂也。陸璣《詩疏》：雄曰鳳，雌曰凰，其雛爲鸑鷟。《說文》：鸑鷟，鳳屬神鳥也。江中有鸑鷟，似鳧而大，赤目。張華《禽經註》：鳳之小者曰鸑鷟，五彩之文，三歲始備。

〔一〇〕《埤雅》：騶虞，尾參于身，白虎黑文，西方之獸也。王者有至信之德，則應。不踐生草，食自死之肉。傳曰白虎仁，卽此是也。夫其色見於白，其文見於黑，又義獸也，而名之曰虎，則宜只以殺爲事，今反不履生草，食自死之肉，蓋仁之至也。故序《詩》者曰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山海經》曰：騶虞，五采畢具，尾長於身，乘之日行千里。陸璣《詩疏》：麟，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鐘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阱，不羅羅網，王者至仁則出。《史記索隱》：張揖云：雄曰麒，雌曰麟，其狀麋身牛尾狼蹄，一角。郭璞云：麒似麟而無角。京房傳云：麟有五采，腹下黃色。

〔一一〕《羽獵賦》：追天寶。應劭註：天寶，陳寶也。晉灼註：天寶，雞頭而人身。《太康記》曰：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而不知其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糟弗述。」糟弗述亦語曰：「彼二童子名爲寶雞。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舍糟弗述，逐二童子，化爲雉，雌止陳倉，化爲石，雄如楚，止

南陽。

〔三〕《搜神記》：呂望釣於渭陽，文王出遊獵，占曰：「今日獵得一狩，非龍非螭，非熊非羆，合得帝王師。」果得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同車載而還。

於是享獵徒，封勞苦，軒行炰（音庖，繆本作「庖」），騎酌酤（音顧），〔一〕韜兵戈，火網罟。〔二〕

〔一〕《西都賦》：陳輕騎以行炰，騰酒車以斟酌。《說文》：炰毛，炙肉也。酤，一宿酒也。

〔二〕蕭士贇曰：韜，藏也。火，焚也。以示不用意。

然後登九霄之臺，〔一〕宴八紘（音洪）之圃。〔二〕開日月之扃（音近窮），〔三〕闢生靈之戶。聖人作而萬物覩，〔四〕覽蒐（音搜）岐與狩敖（繆本作「蒐敖與狩岐」），何宣、成之足數。〔五〕哂穆王之荒誕，歌白雲之西母。〔六〕

〔一〕九霄，詳見《明堂賦》註。

〔二〕《淮南子》：九州之外，乃有八殥，方千里。八殥之外，乃有八紘，亦方千里。高誘註：紘，維也，維落天地而爲之表，故曰紘也。

〔三〕《說文》：扃，外閉之關也。徐曰：古人言外戶是也。

〔四〕《周易》：聖人作而萬物覩。

〔五〕《左傳》：成有岐陽之蒐。杜預註：周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詩·小雅》：建旐設旄，搏獸於敖。美宣王田獵之詩也。《東京賦》：搏獸於敖，既瑣瑣焉，岐陽之狩，又何足數。薛綜註：敖，鄭地，今之河南滎陽也，謂宣王所狩之地。岐陽，岐山之陽，謂成王所

狩之地。

〔六〕《穆天子傳》："吉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乃執白圭元璧以見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組三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洽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曷若飽人以淡泊之味，醉時以淳和之觴，鼓之以雷霆，舞之以陰陽。虞乎神明，狃於道德。〔一〕張無外以爲罝，〔二〕琢大朴以爲杙。〔三〕頓天網以掩之，〔四〕獵賢俊以御極。若此之狩，罔有不克。

〔一〕虞，樂也。狃，習也。

〔二〕《公羊傳》："王者無外。"蓋謂普天之下，莫非王者之土，無有內外之分也。

〔三〕《韻會》："杙，《說文》："橜也。"本作弋，今作杙，所以格獸。"

〔四〕曹植《與楊德祖書》："吾王于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北史·儒林傳》："隋文膺期纂曆，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賁旌帛以禮之。"

使天人晏安，草木繁殖（繆本作「植」）。〔一〕六宮斥其珠玉，〔二〕百姓樂于耕織。寢鄭、衛之聲，〔三〕却靡曼之色。〔四〕天老掌圖，〔五〕風后侍側。〔六〕是三階砥（音紙，又音底）平，〔七〕而皇猷允塞。〔八〕豈比夫《子虛》、《上林》、《長楊》、《羽獵》，計麋鹿之多少，誇苑囿之大小哉！

〔一〕《史記》："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韻會》："繁殖，滋生也。"

〔二〕《周禮》：以陰禮教六宮。鄭康成註：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蔽之言。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正寢一，燕寢五。又曰：詔王后率六宮之人。鄭康成註：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舊唐書》：開元二年六月，內出金玉錦繡等服玩，令于正殿前焚之，所謂六宮斥其珠玉，在當時實有其事矣。然玩全節文義，概是獎勸其當然之詞，非頌美其已行之政，不當作實事解。

〔三〕《禮記》：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

〔四〕《漢書》：目不視靡曼之色。靡，細也。曼，澤也。靡曼之色，謂色之美者也。

〔五〕高誘《淮南子註》：黃帝云：夢見兩龍挺白圖，卽帝以授于河之都。天老曰：「天其授帝圖乎？」黃帝乃齋河洛之間，至于翠嬀泉，大鱸魚泝溜而至，汎白圖，蘭葉朱文，以授黃帝，舒視之。

〔六〕《史記正義》：《帝王世紀》曰：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帝寤而歎曰：「風爲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于是依占而求之，得風后于海隅，登以爲相。《晉書·職官志》：案黃帝時風后爲侍中，于周爲常伯之任。

〔七〕三階，卽三台星也。三階平則天下大安。詳《明堂賦》註。《魏都賦》：長庭砥平。喻言其平如砥也。

〔八〕《魏書》：帝道休明，皇猷允塞。皇猷，皇道也。允，信也。塞，滿也。言皇道信塞滿于天下也。

方將延榮光於後昆，〔一〕軼（音逸）玄風於邃（音粹）古，〔二〕擁嘉瑞，臻元符，〔三〕登封於太山，纂德於社首，豈與乎七十二帝同條而共貫哉？〔四〕

〔一〕延，施及也。榮，榮名也。光，光華也。卽《長楊賦》所謂「延光比榮」之意。後昆，後代也。

《書·仲虺之誥》：垂裕後昆。

〔二〕軼，過之也。玄風，玄妙之風。《宋書》：將洒玄風於四區，道斯民於至德。《楚辭》：邃古之初，誰傳道之？王逸註：邃，往也。邃古、遂古，義同。

〔三〕班固《典引》：以望元符之臻。章懷太子註：元，大也。符，瑞也。《長楊賦》：俟元符以禪梁父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將來，比榮于往號。

〔四〕《漢書》：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氏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於社首。《風俗通》：封太山。封者，立石高一丈二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名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供職，與天下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祭上玄尊而俎生魚。壇廣十二丈，高三尺，階三等，必於其上，示增高也。刻石紀號，著己績也。或曰：金泥銀繩，印之璽下。篆德，謂篆刻于石，以頌功德也。應劭曰：社首，山名，在博縣。《元和郡縣志》：社首山，在兗州乾封縣西北二十六里。《漢書》：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歟？

君王于是迴蜺旌，〔一〕反鑾輿。〔二〕訪廣成於至道，〔三〕問大隗（音危）之幽居。〔四〕使罔象掇玄珠於赤水，〔五〕天下不知其所如也。〔六〕

〔一〕《上林賦》：拖蜺旌。張揖註：析羽毛，染以五采，綴以縷爲旌，有似虹蜺之氣也。

〔二〕《西都賦》：乘鑾輿，備法駕。

〔三〕《莊子》：黄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于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于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

〔四〕又《莊子》：黄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于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途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黄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陸德明註：大隗，或云大司，神名也。

〔五〕又《莊子》：黄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陸德明註：赤水在崑崙山下。

〔六〕又《莊子》：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其所如往。

《古賦辨體》：《大獵賦》與《子虛》、《上林》、《羽獵》等賦，首尾布敍，用事遣辭多相出入。又曰：太白天才英卓，所作古賦，差強人意。但俳之蔓雖除，律之根故在，雖下筆有光燄，時作奇語，只是六朝賦爾。

李太白全集卷之二

錢塘王琦琢崖輯註
王濟魯川較

古詩五十九首

古風五十九首

大雅久不作，〔一〕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二〕戰國多荆榛（音近神）。〔三〕龍虎相啖食，〔四〕兵戈逮狂秦。〔五〕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六〕揚、馬激頹波，〔七〕開流蕩無垠（音銀）。〔八〕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一作「蹉跎」）建安來，綺（音起）麗不足珍。〔九〕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眞。〔一〇〕羣才屬休明，〔一一〕乘運共躍鱗。〔一二〕文質相炳煥，〔一三〕衆星羅秋旻（音民）。〔一四〕我志在删述，垂（繆本作「重」）輝映千春。〔一五〕希聖如有立，〔一六〕絶筆於獲麟。〔一七〕

〔一〕鄭玄《毛詩箋》：《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

〔二〕《王制》：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詩大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

〔三〕顏師古《漢書註》：春秋之後，周室卑微，諸侯強盛，交相攻伐，故總謂之戰國。《韻會》：榛，木叢生貌。

〔四〕班固《答賓戲》：于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隋書》：人相啖食，十而四五。

〔五〕陶潛詩：漂流逮狂秦。

〔六〕昭明太子《文選序》：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愬。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

〔七〕揚、馬，揚雄、司馬相如也。

〔八〕《史記》：推而大之，至于無垠。無垠，謂無畔岸也。

〔九〕建安，漢末年號。于時曹氏父子及鄴中七子作焉，詩體一變，世謂之建安體。自是而後，每降每變。下逮梁、陳、隋氏，靡麗極矣，世總謂之六朝體。憲章，謂詩之法度。

〔一〇〕聖代，謂李唐也。《周易》：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一一〕傅玄詩：我皇敍羣才。謝朓詩：惟昔逢休明，十載朝雲陛。

〔一二〕王彪之詩：飛鴻振羽，騰龍躍鱗。王珪詩：高祖起豐、沛，乘運以躍鱗。

〔一三〕左思《魏都賦》：丹青炳煥。

〔一四〕《爾雅》：秋爲旻天。李巡註：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弘明集》：妙會與春冰等釋，至趣若秋旻共朗。

〔一五〕梁簡文帝《採蓮曲》：千春誰與樂。

〔一六〕夏侯湛《閔子騫贊》：聖既擬天，賢亦希聖。

〔一七〕杜預《左傳集解》：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于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爲終也。

楊齊賢曰：《詩·大雅》凡三十六篇。《詩序》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大雅》不作，則斯文衰矣。平王東遷，《黍離》降於《國風》，終春秋之世，不復能振。戰國迭興，王道榛塞。干戈相侵，以迄于秦。中正之聲，日遠日微。一變而爲《離騷》，軒翥詩人之末，奮飛詞家之前。司馬、揚雄，激揚其頹波，疏導其下流，使遂閎肆，法乎無窮。而世降愈下，憲章乖離。建安諸子夸尚綺靡，摘章繪句，競爲新奇，雄健之氣，由此萎爾。至于唐，八代極矣。掃魏、晉之陋，起騷人之廢，太白蓋以自任乎？覽其著述，筆力翩翩，如行雲流水，出乎自然，非由思索而得，豈欺我哉？琦按：「吾衰竟誰陳」，是太白自嘆吾之年力已衰，竟無能陳其詩于朝廷之上也。楊氏以斯文衰萎爲釋，殊混。唐仲言《詩解》引孔子「吾衰」之說，更非。徐昌穀謂首二句爲一篇大旨，「綺麗不足珍」以上是申第一句意，「聖代復元古」以下是申第二句意，其說極爲明了。學者試一玩味，前之二解，不待辯而確知其誤矣。《本事詩》曰：李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此詩乃自明其素志歟？

其二

蟾蜍薄太淸，〔一〕蝕此瑤臺月，〔二〕圓光虧中天，〔三〕金魄遂淪沒。〔四〕螮蝀入紫微，〔五〕大明夷朝暉，〔六〕浮雲隔兩曜，〔七〕萬象昏陰霏。蕭蕭長門宮，〔八〕昔是今已非。桂蠹花不

實，〔九〕天霜下嚴威。〔一〇〕沉嘆終永夕，〔一一〕感我涕沾衣。

〔一〕《淮南子·精神訓》：月中有蟾蜍。高誘註：蟾蜍，蝦蟇也。又《說林訓》：月照天下，蝕于詹諸。高誘註：詹諸，月中蝦蟇，食月，故曰蝕于詹諸。薄，侵也，迫也。

〔二〕《釋名》：日月虧曰蝕。稍稍侵虧，如蟲食草木葉也。沈約詩：含吐瑤臺月。

〔三〕陳子昂詩：微月生西海，幽陽始化昇。圓光正東滿，陰魄已朝凝。

〔四〕沈佺期詩：玉流含吹動，金魄度雲來。魄，月體黑暗處。朔日之月，謂之死魄；望日之月，謂之生魄。金魄者，是言滿月之影，光明燦熳，有似乎金，故曰金魄也。

〔五〕《毛詩正義》：螮蝀，虹也。色青赤，因雲而見。《春秋潛潭巴》：虹出日旁，后妃陰脅主。《後漢書》：凡日旁氣，色白而純者名爲虹。琦按：螮蝀，亦日之光氣。但日在東，則螮蝀見西方；日在西，則螮蝀見東方。與日旁白色之氣，均有虹之名，而實則判然二物也。太白以日旁之虹，呼爲螮蝀，不無混稱。《晉書》：紫宮垣十五星，其西蕃七，東蕃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座也，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主度也。

〔六〕鄭康成《禮記註》：大明，日也。《廣韻》：夷，滅也。陸機詩：扶桑升朝暉。

〔七〕《初學記》：日月謂之兩曜。

〔八〕《漢書》：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初，武帝得立爲太子，長主有力，取主女爲妃。及帝卽位，立爲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上愈怒。后又挾婦人媚道，頗覺。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女子楚服等坐爲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于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璽綬，罷退，居長門宮。

〔九〕《楚辭》：桂蠹不知所淹留。《漢書》：成帝時歌謠曰：桂樹花不實，黄雀巢其顛。

〔一〇〕潘岳《西征賦》：弛秋霜之嚴威。

〔一一〕劉峻《廣絶交論》：尹、班陶陶于永夕。

《新唐書》：玄宗皇后王氏，同州下邽人，梁冀州刺史神念之裔孫。帝爲臨淄王，聘爲妃。將清内難，預大計。先天元年立爲皇后。久無子，而武妃稍有寵。后不平，顯詆之，然撫下素有恩，終無肯譖短者。帝密欲廢后，以語姜皎，皎漏言即死。后兄守一懼，爲求厭勝。浮屠明悟教祭北斗，取霹靂木刻天地文及帝諱，合佩之，曰：「后有子，與則天比。」開元十二年事覺，帝自臨劾，有狀，乃制詔有司：皇后天命不祐，花而不實，有無將之心，不可以承宗廟，母儀天下，其廢爲庶人。賜守一死。當時王諲作《翠羽帳賦》諷帝。未幾卒，以一品禮葬，後宮思慕之。此詩蓋詠其事也。蕭士贇曰：王后事，與漢武陳后事極相類。二后雖各以無子、巫蠱厭勝廢，然推原其由，實衞子夫、武惠妃爭寵有以激之也。陳后之廢，司馬相如作《長門賦》，王后之廢，王諲亦作《翠羽帳賦》，先後一致。太白引此爲證，最爲切當。桂蠹不實，是采廢后制中語。唐仲言曰：蟾蜍蝕月，比武妃逼后。月光虧而魄没，見后已廢而憂死也。蝃蝀借日之光以成形，今入紫微而日反爲所蔽，比武妃既得幸，而蠱惑帝心，至于荒亂也。苟日月俱爲陰邪所傷，而蒼生無以仰照，則萬象皆昏冥矣。因言后之被廢，正如陳后之居長門，然陳后以嫉妒幾絶皇嗣，實有可廢之條。今王后撫下有恩，明皇特以武妃之故而謀廢之，則非陳后比矣。所謂「昔是今已非」也。且帝以后無子，罪其花而不實，然不觀諸桂樹乎？桂蠹則不能成實，寵分則不能有子，奈何遽以天霜之威加之哉！大抵國家之亂，起自宫闈，我因念及此事，爲之感嘆沾衣也。其後武妃幸早世，而明皇卒以太眞亂國，太白可謂知幾矣。琦按：《舊唐書》：開元十二年秋七月壬申，月蝕既。己卯，廢皇后王氏爲庶人。太白此篇，首以月蝕爲喻，是雖比而實賦也。

其三

秦王掃六合，〔一〕虎視何雄哉！〔二〕揮（蕭本作「飛」）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三〕明斷自天啓（一作「雄圖發英斷」），〔四〕大略駕羣才。〔五〕收兵鑄金人，〔六〕函谷正東開。〔七〕銘功會稽嶺，騁望琅邪臺。〔八〕刑徒七十萬，起土驪山隈。〔九〕尙採不死藥，〔一〇〕茫然使心（一作「人」）哀。連弩射海魚，長鯨正崔嵬，額鼻象五岳，揚波噴雲雷，鬐鬣蔽青天，何由覩蓬萊。徐市載秦女，樓船幾時回。〔一一〕但見三泉下，金棺葬寒灰。〔一二〕

〔一〕賈誼《過秦論》：及至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

〔二〕《西都賦》：周以龍興，秦以虎視。章懷太子註：龍興虎視，喻盛強也。

〔三〕《莊子》：天子之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諸侯盡西來」者，六國之王皆爲所虜，而西入於秦也。

〔四〕《左傳》：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杜預註：啓，開也。

〔五〕《漢書》：如武帝之雄材大略。

〔六〕《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

〔七〕《水經注》：潼關歷北出東崤，通謂之函谷關也。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峽，車不容軌，號曰天險。「函谷正東開」者，當六國未滅之時，慮其侵伐，以函谷爲守禦之要樞，啓閉甚嚴。六

國已滅，天下一統，無事守禦，函谷可以常開矣。

〔八〕《史記》：始皇三十七年，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又云：二十八年，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太平御覽》：伏滔《地記》曰：琅邪東南十里有琅邪山，卽古琅邪臺也。秦始皇二十八年，至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作琅邪臺，臺亦孤山也。然高顯出于衆山之上，高五里，下周二十五里，山上壘石爲臺，石形如磚，長八尺，廣四尺，厚八寸。三級而上，級高三丈。上級平敞，二百餘步。刊石立碑，紀秦功德。

〔九〕《史記》：始皇三十五年，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槨。

〔一〇〕又云：三十一年，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

〔一一〕又云：二十八年，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蛟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者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木華《海賦》：魚則横海之鯨，巨鱗插雲，鬐鬣刺天，顱骨成岳，流膏爲淵。

〔一二〕《史記》：葬始皇酈山。始皇初卽位，穿治酈山。及幷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椁，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正義》曰：顔師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韓非子》：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衂，已衂而灰，已灰而土。

其四

鳳飛九千仞，〔一〕五章備綵珍。〔二〕銜書且虛歸，〔三〕空入周與秦。橫絕歷四海，〔四〕所居未得鄰。吾營紫河車，〔五〕千載落風塵。〔六〕藥物秘海嶽，採鉛（音延）青溪濱。〔七〕時登大樓山，舉首（蕭本作「手」）望仙眞。羽駕滅去影，飆（音標）車絕回輪。〔八〕尚恐丹液（音亦）遲，〔九〕志願不及申。徒霜鏡中髮，羞彼鶴上人。桃李何處開，此花非我春。惟應清都境，〔一〇〕長與韓衆親。〔一一〕

〔一〕《太平御覽》：《春秋後語》云：宋玉曰：鳳凰上擊九千里，翱翔乎窈冥之上。

〔二〕《左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杜預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

〔三〕《宋書》：有鳳凰銜書遊文王之都。書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復久。靈祇遠離，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

〔四〕《漢書》：羽翮已就，橫絕四海。顏師古註：絕謂飛而直度也。

〔五〕蕭士贇曰：道家蓬萊修煉法，河車是水，朱雀是火。取水一斗鐺中，以火炎之令沸，致聖石九兩其中，初成姹女，次謂之玉液，後成紫色，謂之紫河車，白色曰白河車，青色曰青河車，赤色曰赤河車，亦曰黃芽。

〔六〕徐禎卿曰：落，脫也，謝也。

〔七〕《一統志》：清溪在池州府，源出溇溪山，與石人嶺水合北流，匯爲玉鏡潭。又東流經府門外，復折而北，至清溪口入大江。大樓山在池州府城南七十里。

〔八〕沈約詩：若蒙羽駕迎，得奉金書召。桓驎《西王母傳》：王母所居宮闕，在龜山、春山西那之都，崑崙之圃，閬風之苑。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飈車羽輪，不可到也。楊齊賢曰：羽駕，言乘鸞駕鶴。飈車，言御風乘雲。

〔九〕《漢武內傳》：其次，藥有九丹金液，子得服之，白日升天。此飛仙之所服，非地仙之所見也。

〔一〇〕《列子》：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

〔一一〕《楚辭》：見韓衆而宿之兮，問天道之所在。王逸註：韓衆，仙人也。《抱朴子》：韓衆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袒不寒。

其五

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一〕邈爾與世絕。〔二〕中有綠髮翁，披雲（一作「千春」）臥松雪。〔三〕不笑亦不語，冥棲在巖穴。我來逢眞人，長跪問寶訣。〔四〕粲然啓玉齒（一作「忽自哂」），〔五〕授以鍊藥說。銘骨傳其語，〔六〕竦身已電滅。〔七〕仰望不可及，蒼然五情熱。〔八〕吾將營丹砂，永世與人別。

〔一〕《水經注》：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二百里，不知其高幾許。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

百。杜彥達曰：太白山南連武功山，于諸山最爲秀傑。冬夏積雪，望之皓然。

〔二〕陶潛詩：邈與世相絕。

〔三〕謝靈運詩：披雲臥石門。顏延年詩：山明望松雪。

〔四〕曹植《飛龍篇》：我知眞人，長跪問道。

〔五〕《穀梁傳》：軍人粲然皆笑。范甯註：粲然，盛笑貌。郭璞詩：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李善註：啓齒，笑也。

〔六〕《吳越春秋》：早朝晏罷，切齒銘骨。

〔七〕《抱朴子》：夫得道者，上能竦身於雲霄，下能潛形於川海。

〔八〕蒼然，忽遽貌。曹植《上責躬應詔詩表》：形影相弔，五情愧赧。劉良註：五情，喜、怒、哀、樂、怨也。陶潛詩：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

其六

代馬不思越，〔一〕越禽不戀燕，情性有所習，土風固其然。〔二〕昔別雁門關，〔三〕今戍龍庭前，〔四〕驚沙亂海日，飛雪迷胡天。〔五〕蟣虱生虎鶡，〔六〕心魂逐旌旃。〔七〕苦戰功不賞，忠誠難可宣。誰憐李飛將，〔八〕白首沒三邊。〔九〕

〔一〕代馬，代地所產之馬。曹植詩：願騁代馬，倏忽北徂。

〔二〕張協詩：土風安所習，由來有故然。徐禎卿曰：代北越南，鳥獸各有所戀，以比去家就戍，

非人之情也。

〔三〕《山西通志》：雁門山在代州北三十五里，雙闕陡絕，雁欲過者必由此徑，故名。一名雁門塞，倚山立關，謂之雁門關。山西之關凡四十有餘，皆踞隘保固，而聳拔雄壯，則雁門爲最。趙李牧、漢郅都備邊於此，匈奴不敢近塞，固皆一時良將，然不可謂非藉地險也。

〔四〕班固《燕然山銘》：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章懷太子註：匈奴五月大會龍庭，祭其先、天地、鬼神。

〔五〕《梁書》：烏塞同文，胡天共軌。

〔六〕《淮南子》：甲冑生蟣虱，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後漢書》：武冠，俗謂之大冠，環纓無蕤，以青系爲緄，加雙鶡尾，竪左右，爲鶡冠。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中郎將，羽林左右監，皆冠鶡冠，紗縠單衣。虎賁將，虎文袴，白虎文劍佩刀，虎賁武騎，皆鶡冠，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云。鶡者，勇雉也，其鬬對，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秦施之焉。太白所謂「蟣虱生虎鶡」者，蓋謂其生於虎衣鶡冠之上，猶之「甲冑生蟣虱」也。

〔七〕《周禮》：通帛爲旃，析羽爲旌。鄭康成註：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析羽，五采，繫之於旌旗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

〔八〕《史記》：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元狩四年，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引兵出東道，軍無導，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使長史問失道狀，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顧炎武曰：昔人譏此詩以飛將軍剪截作飛將，然古人自有此語。《後漢・班勇傳》：「班將能保北虜不爲

邊害乎?」後魏唐永,正光中爲北地太守,數與賊戰,未嘗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爾逢唐將。」並以將軍爲將。

〔九〕《小學紺珠》:三邊,幽、幷、涼三州也。

其七

客有鶴上仙,飛飛凌太清。〔一〕揚言碧雲裏,〔二〕自道安期名。〔三〕兩兩白玉童,〔四〕雙吹紫鸞笙。〔五〕去影忽不見,回風送天聲。〔六〕舉首(蕭本作「手」)遠望之,飄然若流星。〔七〕願飡(音餐)金光草,壽與天齊傾。

一作「五鶴西北來,飛飛凌太清。仙人綠雲上,自道安期名。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飄然下倒影,倏忽無留行。遺我金光草,服之四體輕。將隨赤松去,對博坐蓬、瀛。」又「舉首遠望之」,一作「我欲一問之」。

〔一〕凌,經歷也。《楚辭・九嘆》:「譬若王僑之乘雲兮,載赤霄而凌太清。」

〔二〕江淹詩:「日暮碧雲合。」張銑註:碧雲,青雲也。

〔三〕《史記》:李少君曰:「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

〔四〕蕭士贇曰:白玉童,言童之顏如玉之白也。

〔五〕陳子昂詩:「馳驅翠虯駕,伊鬱紫鸞笙。」

〔六〕《楚辭》：悲回風之搖蕙兮。王逸註：回風謂之飄風。
〔七〕《釋名》：流星，星轉行如流水也。

其八

此首繆本編入二十二卷，題作《感寓》，與諸本不同。

咸陽二三月，宮柳黃金枝。〔一〕綠幘誰家子，賣珠輕薄兒（一作「咸陽二三月，百鳥鳴花枝。玉劍誰家子，西秦豪俠兒」），日暮醉酒歸，白馬驕且馳。意氣人所仰（一作「傾」），冶遊（繆本作「遊冶」）方及時。〔二〕子雲不曉事，晚獻《長楊》辭，賦達身已老，草《玄》鬢若絲。投閣良可歎，但為此輩嗤（音鴟）。〔三〕

〔一〕謝尚《大道曲》：青陽二三月，柳青桃復紅。
〔二〕《漢書》：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爰叔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則上知計出于足下，則安枕而臥者，無慘怛之憂。」偃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悅，更名竇太主園為長門宮。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蔽膝，道

入，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廂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傅鞲，隨主前，伏殿下。主乃贊：「館陶公主庖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上。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爲主人翁，飲大歡樂。主乃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于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沈約詩：洛陽繁華子，長安輕薄兒。

〔三〕楊修《答臨淄侯箋》：吾家子雲，老不曉事。《漢書》：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孝成帝時，待詔承明之庭，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以風。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卽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淨，作符命。」古詩：但爲後世嗤。

唐仲言曰：此刺戚里驕横，而以子雲自況。所謂綠幘，必有所指。

其九

莊周夢胡蝶，胡蝶爲莊周。〔一〕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乃（一作「那」）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二〕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三〕富貴故（一作「苟」，繆本作「固」）如此，營營何所求。

〔一〕《莊子》：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喩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二〕《神仙傳》：麻姑云：「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日會時略半耳，豈將復爲陵陸乎？」王遠嘆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

〔三〕《三輔黃圖》：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民見門色靑，名曰靑城門，或曰靑門。門外舊出佳瓜。廣陵人邵平爲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種瓜靑門外，瓜美，故時人謂之東陵瓜。

其十

齊有倜(音惕)儻生，魯連特高妙。〔一〕明月出海底，〔二〕一朝開光曜。却秦振英聲，〔三〕後世仰末照。〔四〕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吾亦澹蕩人，〔五〕拂衣可同調。〔六〕

〔一〕《史記》：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于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魯仲連曰：「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

「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覩秦稱帝之害耳，使梁覩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爲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廣韻》：倜儻，不羈也。

〔二〕《史記》：明月之珠，出於江海。《淮南子》：明月之珠，不能無纇。高誘註，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明月。

〔三〕朱穆《崇厚論》：振英聲於百世。

〔四〕謝朓《楚江賦》：願希光於秋月，承末照于遺簪。

〔五〕楊齊賢曰：澹蕩，猶放蕩也。

〔六〕《宋書》：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季。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

其十一

黃河走東溟，〔一〕白日落西海。逝川與流光，〔二〕飄忽不相待。春容捨我去，〔三〕秋髮已衰改。〔四〕人生非寒松，年貌（一作「顏色」）豈長在。吾當乘雲螭（音鴟），〔五〕吸景駐光彩（一

作「誰能學天飛，三秀與君采」)。〔六〕

〔一〕顏延年詩：日觀臨東溟。呂向註：東溟，東海也。

〔二〕謝瞻詩：逝川豈往復。曹植詩：流光正徘徊。

〔三〕春容，謂少年之容。

〔四〕秋髮，謂衰暮時之髮。

〔五〕郭璞詩：雖欲騰丹溪，雲螭非我駕。呂延濟註：雲螭，龍也。

〔六〕楊齊賢曰：吸景，吸日月之景。

其十二

松柏本孤直，難爲桃李顏。〔一〕昭昭嚴子陵，垂釣滄波間。〔二〕身將客星隱，〔三〕心與浮雲閑。長揖萬乘君，〔四〕還歸富春山。〔五〕清風灑六合，〔六〕邈然不可攀。〔七〕使我長嘆息，冥棲巖石間。

〔一〕劉孝綽詩：競嬌桃李顏。

〔二〕《後漢書》：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卽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車駕卽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眠不應，良久，張目熟視曰：「唐堯著德，巢父洗

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

〔三〕將，猶與也。

〔四〕《漢書》：酈生長揖不拜。顏師古註：長揖者，手自上而極下。《漢書》：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四十六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張載詩：昔爲萬乘君。

〔五〕《一統志》：富春山在桐廬縣西三十里，一名嚴陵山，清麗奇絕，號錦峰繡嶺，乃漢嚴子陵隱釣處。前臨大江，上有東西二釣臺。

〔六〕張華詩：穆如灑清風。

〔七〕陶潛詩：袁安困積雪，邈然不可干。

其十三

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一〕觀變窮太易，〔二〕探元（一作「玄」）化羣生。寂寞綴道論（一作「眞道」），〔三〕空簾閉幽情（一作「清」）。騶虞不虛（一作「復」）來，〔四〕鸑（音岳）鷟（音浞）有時鳴。〔五〕安知天漢上，白日懸高名。〔六〕海客去已久，誰人（一作「能」）測沉冥。〔七〕

〔一〕鮑照詩：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李善註：身棄世而不仕，世棄身而不任。《漢書》：嚴君

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是非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道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旨，著書十萬餘言。

〔二〕《列子》：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孝經鉤命訣》：天地未分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極，是爲五運。形象未分，謂之太易；元氣始萌，謂之太初；形氣之端，謂之太始；形變有質，謂之太素；質形已具，謂之太極。鄭康成《乾鑿度註》：以其寂然無物，故名之爲太易。

〔三〕《漢書》：太史公習道論於黄子。謝靈運詩：委講綴道論。

〔四〕毛萇《詩傳》：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

〔五〕《國語》：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韋昭解：鸑鷟，鳳凰之别名也。蕭士贇曰：二句喻聖賢不虚生，其出也有時。

〔六〕《博物志》：舊説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濱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日月星辰，自後茫茫忽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月，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遥望宫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説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其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博雅》：天河謂之天漢。

〔七〕《漢書》：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孟康註：蜀郡嚴君平，沉深玄默無欲也。《揚子》：蜀莊沉冥。李軌註：沉冥，猶玄寂，泯然無迹之貌。吳祕註：晦跡不仕，故曰沉

冥。陳子昂詩：玄感非象識，誰能測沉冥。

其十四

胡關饒風沙，〔一〕蕭索（一作「颯」）竟終古。〔二〕木（繆本作「歲」）落秋草黄，登高望戎虜。荒城空大漠，〔三〕邊邑無遺堵。〔四〕白骨横千霜，〔五〕嵯峨蔽榛莽。〔六〕借問誰陵虐，天驕毒威武。〔七〕赫怒我聖皇，〔八〕勞師事鼙（音皮）鼓。陽和變殺氣，發卒騷中土。〔九〕三十六萬人，哀哀淚如雨。〔一〇〕且悲就行役，安得營農圃。〔一一〕不見征戍兒，豈知關山苦（一本此下多「爭鋒徒死節，秉鉞皆庸豎，戰士塗蒿萊，將軍獲圭組」四句）。李牧（一作「衛、霍」）今不在，〔一二〕邊人飼豺虎。〔一三〕

〔一〕胡關，近胡地之關，若雁門、玉門、陽關之類。張正見詩：胡關辛苦地。

〔二〕《楚辭》：長無絶兮終古。

〔三〕班固《燕然山銘》：經鹵磧，絶大漠。李周翰註：大漠，沙漠也。

〔四〕《説文》：堵，垣也。五版爲一堵。張載詩：周墉無遺堵。

〔五〕劉琨《上懷帝表》：白骨横野。古樂府：延年壽千霜。

〔六〕《廣雅》：嵯峨，高也。榛，木叢生也。莽，草深茂也。

〔七〕《漢書》：單于遣使遺漢書曰：南有大漢，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驕子也。

〔八〕《詩·大雅》：王赫斯怒。鄭箋曰：赫，怒意。

〔九〕《說文》：鼙，騎鼓也。騷，擾也。

〔一〇〕魏武《善哉行》：惋嘆淚如雨。

〔一一〕張載詩：萌隸營農圃。

〔一二〕《史記》：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匈奴小入，佯北不勝。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褴，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一三〕張載詩：季世喪亂起，盜賊如豺虎。

其十五

燕昭延郭隗（音危，又上聲），遂築黄金臺。劇（音極）辛方趙至（一作「往」），鄒衍復齊來。〔一〕奈何青雲士，〔二〕棄我如塵埃。〔三〕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方知黄鶴（一作「鵠」）舉，千里獨徘徊。〔四〕

〔一〕《史記》：燕昭王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李善《文選註》：上谷郡，圖經曰：黄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

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

〔二〕《史記》：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三〕《古詩》：棄我如遺跡。左思詩：視之如塵埃。

〔四〕《韓詩外傳》：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擧矣。」哀公曰：「何謂也？」曰：「雞有五德，君猶日瀹而食之者，何也？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擧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黍粱，無此五德，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也。臣將去君，黃鵠擧矣。」蘇武詩：黃鶴一遠別，千里顧徘徊。

其十六

此首繆本編入二十三卷，與「咸陽二三月」一首，俱題作《感寓》。

寶劍雙蛟龍，雪花照芙蓉。精光射天地，雷（繆本作「電」）騰不可衝。〔一〕一去別金匣，飛沉失相從。風胡歿已久（一作「聖人歿已久」，蕭本作「風胡滅已久」），所以潛其鋒。吳水深萬丈，楚山邈千重。雌雄終不隔，神物會當逢。〔二〕

〔一〕《越絕書》：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越王句踐召而問之。乃召掌者使取純鉤，薛燭望之，手振，拂揚其華，捽如芙蓉始出。又《越絕書》：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治子，此二子甲世而生，天下未嘗有。寡人願齎邦之重寶以奉子，因吳王請此二人作鐵劍，可乎？」于是乃令風胡子之吳，見歐治子、干將，使作鐵劍。歐治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爲鐵劍三枚：

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此三劍之精神，大悦。問之曰：「此三劍何物所象，其名爲何？」風胡子對曰：「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楚王曰：「何爲龍淵、泰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泰阿，觀其釽，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釽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絶。」

〔二〕《太平御覽》：《雷煥別傳》曰：煥字孔章，鄱陽人，善星曆卜占。司空張華夜見異氣起斗牛，問煥：「見之乎？」煥曰：「此爲寶劍氣。」華曰：「時有相吾者曰：君當貴達，身佩寶劍。此言欲效矣。」乃以煥爲豐城令。煥至縣，移獄掘入三十餘尺，得青石函一枚，中有雙劍，文采未甚明。煥取南昌西山黃白土，用拭劍，光艷照耀。乃送一劍並少黃土與華，自留一劍。華得劍幷土，曰：「此干將也，莫耶何復不至？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乃更以華陰赤土一斤送與煥。煥得磨劍，鮮光愈亮。及華誅，劍與玉匣莫知所在。後煥亡，煥子爽帶劍經延平津，劍無故墮水，令人沒水逐覓，見二龍長數丈盤交，須臾，光采徵發，曜日映川。

鮑照《贈故人馬子喬》詩：雙劍將別離，先在匣中鳴。烟雨交將夕，從此忽分形。雌沉吳江水，雄飛入楚城。吳江深無底，楚關有崇扃。一爲天地別，豈直限幽明。神物終不隔，千祀倘還幷。太白此篇蓋擬之也。然鮑詩爲故人而贈別，其居要處在「神物」一聯，李詩感知己之不存，其警策處在「風胡」二語。辭調雖近，意旨自別。

其十七

金華牧羊兒，〔一〕乃是紫烟客。〔二〕我願從之遊，〔三〕未去髮已白。不知繁華（一作「朱顏」）

子，〔四〕擾擾何所迫。〔五〕崑山採瓊蕊（一作「蕤」），〔六〕可以鍊精魄。〔七〕

〔一〕《神仙傳》：黄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入山尋索，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一道士，問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四十餘年，莫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爲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姓黄，名初平，是卿弟非耶？」初起聞之，卽隨道士去，遂得相見，悲喜，語畢，問初平：「羊何在？」曰：「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之，不見，但見白石而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但兄自不見之。」初平與初起俱往，初平叱曰：「羊起。」於是白石皆變爲羊，數萬頭。初起曰：「弟獨得仙道如此，吾可學否？」初平曰：「惟好道，便可得之。」初起便棄妻子留住，就初平學，共服松脂茯苓，至五百歲，能坐在立亡，行於日中無影，而有童子之色。後乃俱還鄉里，諸親族死亡略盡，乃復還去。初平改字爲赤松子，初起改字爲魯班。

〔二〕《列仙傳》：丹火翼輝，紫烟成蓋。

〔三〕沈約詩：所願從之遊。

〔四〕阮籍詩：昔日繁華子。

〔五〕《古詩》：戚戚何所迫。

〔六〕司馬相如《大人賦》：嘰瓊華。張揖註：瓊樹生崑崙西流沙濱，大三百圍，高萬仞。華，蕊也，食之長生。陸機詩：上山採瓊蕊，穹谷饒芳蘭。呂延濟註：瓊蕊，玉英也。

〔七〕江淹詩：隱淪駐精魄。呂向註：精魄，魂魄也。徐幹《中論》：形體者，人之精魄也。

其十八

天津三月時,〔一〕千門桃與李。朝爲斷腸花,〔二〕暮逐東流水。前水復(一作「非」)後水,古今相續流。新(一作「今」)人非舊人,年年橋上遊。雞鳴海色動,〔三〕謁帝羅公侯。月落西上陽(一作「上陽西」),〔四〕餘輝半城樓。〔五〕衣冠照雲日,朝下散皇州。〔六〕鞍馬如飛龍,〔七〕黃金絡馬頭。〔八〕行人皆辟(音闢)易,〔九〕志氣橫嵩丘。〔一○〕入門上高堂,列鼎錯珍羞。〔一一〕香風引趙舞,〔一二〕清管隨齊謳。〔一三〕七十紫鴛鴦,雙雙戲庭幽。〔一四〕行樂爭晝夜,〔一五〕自言度千秋。功成身不退,〔一六〕自古多愆尤。黃犬空嘆息,〔一七〕綠珠成釁讎。〔一八〕何如鴟夷子,散髮棹(一作「弄」)扁舟。〔一九〕

〔一〕《元和郡縣志》:天津橋在河南縣北四里,隋煬帝大業元年初造此橋,以駕洛水。用大船維舟,皆以鐵鎖鈎連之。南北夾路,對起四樓,其樓爲日月表勝之象。然洛水溢,浮橋輒壞。唐貞觀十四年,更令石工累方石爲脚。《爾雅》曰:斗牛之間爲天漢之津,故取名焉。

〔二〕劉庭芝詩:可憐楊柳傷心樹,可憐桃李斷腸花。

〔三〕楊齊賢曰:海色,曉色也。雞鳴之時,天色昧明,如海氣朦朧然。

〔四〕《舊唐書》:東都上陽宮,在宮城之西南隅,南臨洛水,西距穀水,東卽宮城,北連禁苑。宮內正門正殿皆東向,正門曰提象,正殿曰觀風。其內別殿亭觀九所,上陽之西,隔穀水,有西上陽宮。虹橋跨穀,行幸往來,皆高宗龍朔後置。

〔五〕吳均詩:落月有餘輝。

〔六〕謝朓詩:春色滿皇州。張銑註:皇州,帝都也。

〔七〕《晉書·食貨志》：車如流水，馬若飛龍。

〔八〕古《雞鳴曲》：黃金絡馬頭，熲熲何煌煌。

〔九〕《漢書》：楊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顏師古註：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本處。

〔一〇〕嵩丘，即嵩山也。又《藝文類聚》：俗說曰：傅亮北征，在黃河中，垂至洛，遙見嵩高山。于時同從客在坐，問傅曰：「潘安仁《懷舊賦》云：前瞻太室，旁眺嵩高。嵩高、太室，故是一山，何以言旁眺？」亮曰：「有嵩丘山，去太室七十里，此是寫書誤耳。」據此，則嵩丘別是一山矣。

〔一一〕《家語》：列鼎而食。

〔一二〕王融詩：香風流梵管。

〔一三〕何妥詩：清管調絲竹。《初學記》：梁元帝《纂要》曰：齊歌曰謳，吳歌曰歈。

〔一四〕古《雞鳴曲》：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西京雜記》：茂陵富人袁廣漢，於北邙山下築園，養白鸚鵡、紫鴛鴦、牦牛、青兕，奇獸怪禽，委積其間。《爾雅翼》：鸂鶒，亦鴛鴦之類，其色多紫。李白詩所謂「七十紫鴛鴦，雙雙戲庭幽」，謂鸂鶒也。

〔一五〕《漢書》：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一六〕《老子》：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一七〕黃犬嘆息，李斯事，詳見《擬恨賦》註。

〔一八〕《晉書》：石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艷，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崇正

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

〔九〕《漢書》：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廼用范蠡、計然。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強吳，刷會稽之恥。范蠡乃乘扁舟，浮江湖，變姓名，適齊爲鴟夷子皮。孟康曰：扁舟，特舟也。顏師古註：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弛張也。張華詩：散髮重陰下，抱杖臨清渠。張銑註：散髮，言不爲冠所束也。

徐禎卿曰：「黃犬」句應前貴寵之言，「綠珠」句應前歌舞之言，「鴟夷」句應前功成身退之言。

其十九

西上（一作「嶽」）蓮花山，〔一〕迢迢見明星。〔二〕素手把芙蓉，〔三〕虛步躡太清。霓裳曳廣帶，〔四〕飄拂昇天行。邀我登雲臺，〔五〕高揖衞叔卿。〔六〕恍恍與之去，駕鴻凌紫冥。〔七〕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

〔一〕《初學記》：華山，五岳之西岳也。《周官》：豫州，其鎭山曰華山。《華山記》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陝西志》：華山北上有蓮花峰，視諸峰爲更高。

〔二〕《古詩》：迢迢牽牛星。呂延濟註：迢迢，遠貌。《太平廣記》：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白日升天。

〔三〕《古詩》：纖纖出素手。《楚辭章句》：芙蓉，蓮花也。

〔四〕《楚辭》：青雲衣兮白霓裳。

〔五〕愼蒙《名山記》：雲臺峰在太華山東北，兩峰崢嶸，四面陡絕，上冠景雲，下通地脈，嶷然獨秀，有若靈臺。

〔六〕《神仙傳》：衛叔卿者，中山人也。服雲母得仙。漢元封二年八月壬辰，孝武皇帝閑居殿上，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來集殿廷。其人年可三十許，色如童子，羽衣星冠。帝驚問爲誰，答曰：「我中山魏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人，乃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本意謁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而帝問曰「是朕臣也」，於是大失望，默然不應，忽焉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即遣使者梁伯至中山，推求叔卿，不得見。但見其子度世，共之華山，求尋其父。未到其嶺，於絕巖之下，望見其父與數人博戲於石上，紫雲鬱鬱於其上，白玉爲牀，有數仙童執幢節立其後。

〔七〕郭璞詩：駕鴻乘紫烟。

此詩大抵是洛陽破沒之後所作，胡兵謂祿山之兵，豺狼謂祿山所用之逆臣。蕭氏以「胡兵」爲回紇，以「豺狼盡冠纓」爲用官爵賞功，不分流品，似未是。

其二十

昔我遊齊都，登華不（音花孚）注峰。〔一〕茲山何峻秀，綠翠如芙蓉。蕭颯古仙人，了知是赤松。〔二〕借予一白鹿，自挾兩青龍。含笑凌倒景，〔三〕欣然願相從。

〔一〕《水經》：濟水又東北徑華不注山。酈道元註：單椒秀澤，不連丘陵以自高；虎牙桀立，孤峰

特拔以刺天。青崖翠發，望同點黛，山下有華泉。《通典》：齊州歷城縣有華不注山，其山直上如筍。《山東通志》：華不注山在濟南府城東北十五里。不字卽柎字，如《詩》「棠棣之華，鄂不韡韡」之「不」，花之蒂也。喻此山孤秀，如華柎之注於水者然。

〔二〕《列仙傳》：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往往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時，復爲雨師。

〔三〕司馬相如《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兮。服虔註：人在天上，下向視日月，故景倒在下也。張揖註：陵陽子《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也。《漢書》：登遐倒景。如淳註：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也。沈約詩：一舉陵倒景，無事適華嵩。

泣與親友別，欲語再三咽（音噎）。勗君青松心，努力保霜雪。世路多險艱，白日欺紅顏。分手（繆本作「首」）各千里，去去何時還。〔一〕

〔一〕蘇武詩：努力愛春華。又云：去去從此辭。

在世復幾時，〔一〕倏如飄風度。〔二〕空聞《紫金經》，〔三〕白首愁相誤。撫己忽自笑，沉吟爲誰故。名利徒煎熬，〔四〕安得閑余步。〔五〕終留赤玉舄，東上蓬萊（一作「山」）路。秦帝如我求，蒼蒼但煙霧。〔六〕

〔一〕陶潛《歸去來辭》：寓形宇內復幾時。

〔二〕《爾雅》：回風爲飄。郭璞註：旋風也。毛萇《詩傳》：飄風，暴起之風。《論衡》：天地之間尤疾速者，飄風也。

〔三〕《紫金經》，煉丹之書也。

〔四〕王逸《九思》：我心兮煎熬，聊是兮用憂。

〔五〕沈約詩：聊可閑余步。張銑註：閑，緩也。

〔六〕《列仙傳》：安期生者，琅琊阜鄉人也。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千萬，出于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緉爲報，曰：「後十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卽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數處云。

此詩古本「昔我遊齊都」以下五韻作一首，「泣與親友別」以下四韻作一首，「在世復幾時」以下六韻作一首。蕭本合作一首，而解之曰：此遊仙詩，意分三節：第一節謂從仙人以遠遊；第二節謂別親友而嗚咽；第三節是泣別之際，忽翻然自悟而笑曰：沉吟泣別者，爲誰故哉？在世幾時，不過爲名利煎熬耳，於己分上事初何所益。於是決意遠遊，終當高舉，但留遺跡於人間。雖帝王求之，且不可得，豈更復爲親友之戀哉！琦按：中節語意與上下全不相類，當棄世遠遊，何事猶作兒女子態，與親友泣別，至于欲語再三咽耶？韋穀《才調集》，只選中四韻作一首，而前後不錄，是知古本似未失眞，蕭本未免誤合。但首章語意似未完，或有缺文未可知。朱子謂太白詩多爲人所亂，有一篇分爲三篇者，有二篇合爲一篇者，豈指此章而言耶？今姑仍蕭本，俟識者再爲定之。

其二十一

郢客吟《白雪》，〔一〕遺響飛青天。〔二〕徒勞歌此曲，舉世誰爲傳。試爲《巴人》唱，和者乃數

千。吞聲何足道，〔三〕嘆息空悽然。

〔一〕《新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陵采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二〕陸機詩：哀音繞棟宇，遺響入雲漢。

〔三〕鮑照詩：吞聲躑躅不敢言。

蕭士贇曰：此感嘆之辭，高才者知遇之難，卑污者投合之易，負才不遇者，能不爲之吞聲嘆息也歟！

其二十二

秦水別隴首，幽咽（音噎）多悲聲；〔一〕胡馬顧朔雪，〔二〕躞（音燮）蹀（音疊）長嘶鳴。感物動我心，緬（音勉）然含歸情。〔三〕昔視秋蛾飛，〔四〕今見春蠶生。〔五〕嫋嫋桑結（一作「枯」，俗本作「柘」，誤）葉，萋萋柳垂榮。〔六〕急節謝流水，〔七〕羇（音雞）心搖懸旌。〔八〕揮涕且復去，〔九〕惻愴（音昌，又音創）何時平。

〔一〕《太平御覽》：辛氏《三秦記》曰：隴右西關，其坂紆迴，不知高幾里，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上有清水，四注流下。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隴首卽隴

頭也。沈約詩：西征登隴首。《通鑑地理通釋》：秦州隴城縣有大隴山，亦曰隴首山。

〔二〕陸機詩：胡馬如雲屯。

〔三〕吳均詩：蹀躞青驪馬。《廣韻》：蹀躞，行貌。緬，遠也。

〔四〕江淹賦：秋蛾兮載飛。

〔五〕沈約詩：寧憶春蠶起。

〔六〕《廣雅》：嫋嫋，弱也。萋萋，茂也。枚乘《柳賦》：枝逶迤而含紫，葉萋萋而吐綠。楊齊賢曰：《毛詩》：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曹子建詩：昔我初遷，朱華未希；今我旋止，素雪云飛。　太白意亦同此。昔我在此，見秋蛾之飛；今既改歲，春蠶生矣，桑葉如結，柳條爭榮，猶未得歸。

〔七〕曹植《與吳質書》：日不我與，曜靈急節。呂延濟註：急節，謂遷移速也。楊齊賢曰：謝，去也，謂時節之去，如流水之急也。

〔八〕《史記》：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終薄。

〔九〕《家語》：無揮涕。王肅註：揮涕，不哭流涕，以手揮之。

其二十三

秋露白如玉，團團下庭綠。〔一〕我行忽見之，寒早悲歲促。人生鳥過目，〔二〕胡乃自結束。〔三〕景公一何愚？牛山淚相續。〔四〕物苦不知足，得（一作「登」）隴又望蜀。〔五〕人心若波

瀾，〔六〕世路有（一作「多」）屈曲。三萬六千日，〔七〕夜夜當秉燭。〔八〕

〔一〕謝惠連詩：團團滿葉露。王融詩：秋風下庭綠。庭綠，謂庭中草木也。

〔二〕張協詩：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

〔三〕《古詩》：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

〔四〕《列子》：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泣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遊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慚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

〔五〕《後漢書》：敕岑彭書曰：「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

〔六〕陸機詩：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

〔七〕三萬六千日，約計百年歲月，有此數也。《抱朴子》：百年之壽，三萬餘日耳。沈炯詩：百年三萬日，處處此傷情。

〔八〕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其二十四

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音麥）。〔一〕中貴多黃金，連雲開甲宅。〔二〕路逢鬬雞者，〔三〕冠蓋何輝赫。〔四〕鼻息干虹蜺，〔五〕行人皆怵惕。〔六〕世無洗耳翁，〔七〕誰知堯與跖（音職）。〔八〕

〔一〕《初學記》：《纂要》云：日在午曰亭午。孫綽《天台山賦》：羲和亭午，遊氣高褰。劉良註：亭，至也。阡陌，田間道也。《史記索隱》：《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河東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

〔二〕《史記》：天子使中貴人從李廣。《索隱》曰：案董巴《輿服志》云：黃門丞主密近，使聽察天下，天下謂之中貴人使者。崔浩云：在中而貴幸，非德望，故云中貴也。服虔曰：內臣之貴幸者。甲宅，猶甲第。《魏書·閹官列傳》：太后嘉其忠誠，爲造甲宅。

〔三〕《新唐書·宦者傳》：開元、天寶中，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於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燄殷殷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萬計。修功德，市禽鳥，一爲之使，猶且數千緡。監軍持權節度，反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爲中人所占者，半京畿矣。又《高力士傳》：中人若黎敬仁、林昭隱、尹鳳翔、韓莊、牛仙童、劉奉廷、王承恩、張道斌、李大宜、朱光輝、郭全、邊令誠等，並內供奉，或外監節度軍，修功德，市鳥獸，皆爲之使。使還，所裒獲動巨萬計。京師甲第、池園、良田、美產，占者十六，與力士略等。又《王鉷傳》：鉷子準，爲衛尉少卿，以鬬雞供奉禁中。李林甫子岫，亦親近。準驕甚，淩岫出其上。過駙馬都尉王繇，以彈彈其巾，折玉簪爲樂。既置酒，永穆公主親視供具，萬年尉韋黃裳、長安尉賈季鄰等候準經

過，饌具倡樂必素辦，無敢逆意。陳鴻《東城老父傳》：賈昌，長安宣陽里人。生七歲，趫捷過人，善應對，解鳥語音。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鬭雞戲。及卽位，治雞坊於兩宮間，索長安雄雞，金毫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敎飼之。上好之，民風尤甚。諸王世家、外戚家、公主家、侯家，傾帑破產市雞，以償雞直。都中男女，以弄雞爲事，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旁。召入，爲雞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昌三尺童子，入雞羣如狎羣小，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穀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舉二雞，雞畏而馴，使令如人。護雞坊中謁者王承恩言於玄宗，召試殿廷，皆中玄宗意。卽日爲五百小兒長，加以忠厚謹密，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籠雞三百，從封東岳。父忠，死太山下，奉尸歸葬雍州。縣官爲葬器喪車，乘傳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鬭雞服，會玄宗於溫泉。當時天下號爲雞神童。時人爲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鬭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轝。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治道挽喪車。」

〔四〕《顏氏家訓》：印組光華，車騎輝赫。

〔五〕曹植《七啓》：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

〔六〕《廣雅》：怵惕，恐懼也。

〔七〕《高士傳》：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曰：「向聞貪言，負吾友矣。」遂去，終身不相見。

〔八〕《莊子》：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史記

正義》：按跖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爲天下大盜，故世放古，號之盜跖。

其二十五

世道日交喪，〔一〕澆（音梟）風散淳源。〔二〕不采芳桂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三〕大運有興沒，〔四〕羣動爭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五〕

〔一〕《莊子》：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蕭士贇曰：世不知有道之可尊，是世喪道矣。有道者見世如此，遂亦無心用世焉，非所謂道喪世者歟？故曰交相喪也。

〔二〕王屮《頭陀寺碑文》：淳源上派，澆風下黷。

〔三〕《漢書》：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四〕大運，天運也。已見前註。

〔五〕《神仙傳》：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請問治身之要。廣成子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淸。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愼內閉外，多知爲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我道者上爲皇，失吾道者下爲土，將去汝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人其盡死，而我獨存矣。」

其二十六

碧荷生幽泉，朝日豔且鮮。秋花冒綠水，〔一〕密葉羅青烟。秀色空絕世，馨香誰爲(蕭本作「竟誰」)傳。坐看飛霜滿，〔二〕凋此紅芳年。結根未得所，〔三〕願託華池邊。〔四〕

〔一〕曹植詩：朱華冒綠池。李善註：冒，猶覆也。
〔二〕張協《七命》：飛霜迎節，高風送秋。
〔三〕《古詩》：結根太山阿。
〔四〕《楚辭》：蛙黽遊乎華池。王逸註：華池，芳華之池也。陸機詩：移居華池邊。

其二十七

燕趙有秀色，綺樓青雲端。眉目豔皎月，一笑傾城歡。〔一〕常恐碧草晚，坐泣秋風寒。纖手怨玉琴，〔二〕清晨起長歎。焉得偶君子，共乘雙飛鸞。

〔一〕陸厥《中山孺子妾歌》：一笑傾城，一顧傾市。
〔二〕陸機詩：佳人撫琴瑟，纖手清且閑。江淹《扇上綵畫賦》：玉琴兮散聲，素女兮弄情。
蕭士贇曰：此與二十六首同意。懷材抱藝之士，惟恐未能見用，而老之將至，思得君子附離與共爵位而用世也。

其二十八

容顏若飛電，時景如飄風。〔一〕草綠霜已白，日西月復東。華鬢不耐秋，颯然成衰蓬。古來賢聖人，一一誰成功。君子變猿鶴，小人爲沙蟲。〔二〕不及廣成子，〔三〕乘雲駕輕鴻。〔四〕

〔一〕毛萇《詩傳》：飄風，迴風也。

〔二〕《藝文類聚》：《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久而不歸。君子爲猿爲鶴，小人爲蟲爲沙。今本《抱朴子》云：三軍之衆，一朝盡化，君子爲鶴，小人成沙。與古書所引迥異。徐禎卿曰：「誰成功」，言未有能仙舉者也。爲猿鶴，爲蟲沙，言君子小人皆莫逃於陰陽變化之中也。

〔三〕廣成子已見前註。

〔四〕沈約詩：朋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鴻。

其二十九

三季分戰國，〔一〕七雄成亂麻。〔二〕《王風》何怨怒，〔三〕世道終紛拏。〔四〕至人洞玄象，〔五〕高舉淩紫霞。仲尼欲（一作「亦」）浮海，吾祖之流沙。〔六〕聖賢共淪沒，臨岐胡咄（當沒切，敦入聲）嗟。〔七〕

〔一〕《漢書》：三季之後，厥事放紛。顏師古註：三季，三代之末也。

〔二〕《東京賦》：七雄並爭。薛綜註：七雄，謂韓、魏、燕、趙、齊、楚、秦也。《史記》：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

〔三〕毛萇《詩傳》：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正義》曰：亂世之政教與民心乖戾，民怨其政教，所以恚怒，述其怨怒之心而作歌，故亂世之音亦怨以怒也。

〔四〕《史記》：漢匈奴相紛挐。《正義》曰：《三蒼解詁》云：紛挐，相牽也。師古曰：紛挐，亂相持搏也。挐，音女居反。《楚辭》：殽亂兮紛挐。《淮南子》：芒繁亂澤，巧爲紛挐。按《說文》：挐，牽引也，從手奴聲，女加切。拏，持也，從手如聲，女加切。蓋義雖別而音則同。至《韻會》，始以拏入麻韻，挐入魚韻，析而爲二。然考之經史傳註，挐、拏二字通用，並有二音義，亦相互從合可也。

〔五〕至人，謂聖人。玄象，謂天象。《莊子》：不離於眞，謂之至人。《後漢紀》：玄象錯度，日月不明。

〔六〕《列仙傳》：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有眞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授之。後與老子俱遊流沙，化胡，服巨勝實，莫知其所終。蕭士贇曰：唐以老子爲祖，太白乃興聖皇帝九世孫，故云「吾祖」。

〔七〕《公羊傳疏》：咄嗟，猶嘆息，卽里語曰咄嗟之間也。

其三十

玄風變大古，道喪無時還。擾擾季葉（一作「市井」）人，〔一〕鷄鳴趨四關。〔二〕但識金馬

門，〔三〕誰（一作「詎」）知蓬萊山。〔四〕白首死羅綺，笑歌無休（一作「時」）閑。淥（蕭本作「綠」）酒哂丹液，〔五〕青娥凋素顏（一作「萋萋千金骨，風塵凋素顏」）。〔六〕大儒揮金槌，琢之（一作「發冢」）詩禮間。〔七〕蒼蒼三珠樹，〔八〕冥目焉能攀。

〔一〕阮籍詩：季葉道陵遲。季葉，季世也。

〔二〕李善《文選註》：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四關，東成皋，南伊闕，北孟津，西函谷。《史記索隱》：關中，咸陽也。東函谷，南嶢、武，西散關，北蕭關，在四關之中。

〔三〕《三輔黃圖》：金馬門，宦者署。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象，立於署門，因以爲名。東方朔、主父偃、嚴安、徐樂，皆待詔金馬門，卽此。《後漢書》：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

〔四〕《十洲記》：蓬萊山，對東海之東北岸，周圍五千里，上有九老丈人九天眞王宮。蓋太上眞人所居，惟飛仙能到其處耳。

〔五〕陶潛詩：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廣雅》：哂，笑也。

〔六〕宋南平王《白紵舞曲》：佳人舉袖曜青娥。

〔七〕《莊子》：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八〕《山海經》：三珠樹生赤水上，其爲樹如柏，葉皆爲珠。一曰其爲樹如彗也。

蕭士贇曰：此太白感時憂世之作，意謂古道日喪，季世之人不復返朴，汩沒於名利聲色之場，至

死不悟。所謂儒者，又皆假經欺世，借儒術以行其竊取之心。漢諺所謂「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者也。彼豈知大道無爲自然之化哉！三珠之樹，喻大道也。雖蒼蒼在前，乃如之人冥然無見，安能攀而至乎？憂憤之意，微而顯矣。琦按：三珠樹乃仙境所生，「冥目焉能攀」，謂至死而不得採，以照上文「誰知蓬萊山」之意。

其三十一

鄭客西入關，〔一〕行行未能已。白馬華山君，相逢平原里。璧遺鎬池君（繆本作「公」），明年祖龍死。〔二〕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三〕千春隔流水。

〔一〕《搜神記》：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鄭容從關東來，將入函關，西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疑其非人。道住，止而觀之。遂至，問鄭容曰：「安之？」鄭容曰：「之咸陽。」車上人曰：「吾華山使也，願託一牘書，致鎬池君所。子之咸陽，道過鎬池，見一大梓，有文石，取款梓，當有應者，即以書與之。」容如其言，以石款梓，果有人來取書，云明年祖龍死。

〔二〕《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鎬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俱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張晏曰：武王居鎬，鎬池君則武王也。武王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紂矣，今亦可伐也。孟康曰：長安西南有鎬池。《索隱》曰：鎬池君，按服虔云水神，是也。江神以璧遺鎬池之神，告始皇之將終也。

且秦水德王，故其君將亡，水神先自相告也。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

〔三〕《搜神後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遠近，忽逢桃花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曠空，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爲設酒殺雞作食。村中人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難，率妻子邑人至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具言所聞，皆爲嘆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曰：「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乃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劉歆，卽遣人隨之往，尋向所誌，不復得焉。

其三十二

蓐收肅金氣，〔一〕西陸弦海月。〔二〕秋蟬號階軒，感物憂不歇。良辰竟何許，大運有淪忽。〔三〕天寒悲風生，〔四〕夜久衆星沒。惻惻不忍言，哀歌達（蕭本作「逮」）明發。〔五〕

〔一〕《禮記》：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山海經》：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郭璞註：金神也。人面虎爪，白毛執鉞。

〔二〕《北堂書鈔》：《漢書》云：立春、春分，月行東方青道，曰東陸；立夏、夏至，月行南方赤道，曰

南陸；立秋、秋分，月行西方白道，曰西陸；立冬、冬至，月行北方黑道，曰北陸。《釋名》：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弛絃也。

〔三〕阮籍詩：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謝朓詩：良辰竟何許？夙昔夢佳期。呂延濟註：許，處也。言平生良時，竟在何處。徐禎卿曰：良辰，建功策名之時也。大運，天運也。淪忽，暮也。

〔四〕《歲華紀麗》：秋風曰悲風。

〔五〕《詩·小雅》：明發不寐。毛傳曰：明發，發夕至明。《正義》曰：夜地而暗，至旦而明。明地發後，故謂之明發也。《集傳》曰：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

其三十三

北溟有巨魚，〔一〕身長數千里。仰噴三山雪，橫呑百川水。憑陵（繆本作「凌」）隨海運，〔二〕燀（繆本作「烜」）赫因風起。吾觀摩天飛，〔三〕九萬方未已。

〔一〕北溟巨魚，用《莊子·逍遙遊》中事，詳見《大鵬賦》註。

〔二〕陸德明《莊子音義》：海運，司馬彪云：運，轉也。向秀云：非海不行，故云海運。梁簡文云：運，徙也。

〔三〕阮籍詩：高鳥摩天飛，凌雲共遊戲。餘俱見《大鵬賦》註。

其三十四

羽檄如流星，〔一〕虎符合專城。〔二〕喧呼救邊急，〔三〕羣鳥皆夜鳴。〔四〕白日曜紫微，三公運權衡。〔五〕天地皆得一，〔六〕澹然四海清。借問此何爲，答言楚徵（一作「征楚」）兵。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七〕怯卒非戰士，炎方難遠行。長號別嚴親，日月慘光晶。〔八〕泣盡繼以血，心摧兩無聲。〔九〕困獸當猛虎，〔一〇〕窮魚餌奔鯨。〔一一〕千去不一回，投軀豈全生。〔一二〕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一三〕

〔一〕《史記》：吾以羽檄徵天下兵。裴駰註：《魏武奏事》曰：今邊有小警，輒露檄插羽，非羽檄之意也。駰按：推此言，則以鳥羽插檄書，謂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顏師古《漢書註》：檄者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疾速也。又《淮南王傳》：持羽檄，從南方來。顏師古註：羽檄，徵兵之書也。

〔二〕《後漢書》：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符而已。潘岳《馬汧督誄》：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張銑註：專，擅也，擅一城也，謂守宰之屬。

〔三〕梁簡文帝詩：輕兵救邊急。

〔四〕《莊子》：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蕭士贇曰：言一時喧呼驚擾，棲鳥亦不得安其巢，至於夜鳴也。

〔五〕《韓詩外傳》：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故陰陽

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弛，川谷不流，五穀不殖，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通典》：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漢以丞相、大司馬、御史大夫爲三公，後漢、魏、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皆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後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隋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大唐因之。

〔六〕《老子》：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河上公註：一，無爲，道之子也。天得一故能垂象清明，地得一故能安靜不動搖。

〔七〕琦按：瀘水，卽禹貢梁州之黑水也。漢時名瀘，唐名金沙江，今雲南姚州之金沙江是也。其源出吐蕃界，中爲麗水，下流至四川敍州府爲馬湖江。《水經注》：瀘峰最爲高秀，水之左右，馬步之徑裁通，而時有瘴氣。三月四月逕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吐悶，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故諸葛亮表言：「五月渡瀘，幷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故也。」《益州記》曰：瀘水源出曲羅巂下三百里。曰瀘水兩峰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爲艱。《太平寰宇記》：《十道記》云：三瀘水出蕃中，入黔府，歷越巂郡界，出拓州，至此有瀘津關。關上有石峰，高三十丈。四時多瘴氣，三四月間發，人衝之立死，非此時中，則人多悶吐，唯五月上伏卽無害。故諸葛武侯征越巂，上疏云：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之地。《舊唐書》：南蠻質子閣羅鳳亡歸，帝怒，欲討之。楊國忠薦閬州人鮮于仲通爲益州長史，令率精兵八萬討南蠻，與羅鳳戰於瀘南，全軍陷沒。國忠掩其敗狀，敍其戰功，仍令仲通上表，請國忠兼領益部。十載，國忠權知蜀郡都督府長史，充劍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國忠又使司馬李宓率師七萬，再討南蠻。宓渡瀘水，爲蠻所誘，至太和城，不戰而敗，李宓死於陣。國忠又隱其敗，以捷書上聞。自仲通、李宓再舉討蠻之軍，其徵發皆中國利兵，然於土風不便，沮洳之所陷，瘴疫之所傷，饋餉之所乏，物故者十八九，凡舉二十萬衆棄之死地，隻輪不返。人銜冤毒，無敢言者。

《新唐書·楊國忠傳》：國忠雖當國，常領劍南召募使，遣戍瀘南，餉路險乏，舉無還者。舊勳戶免行，所以寵戰功。國忠令當行者先取勳家，故士無鬬志。凡募法，願奮者則籍之。國忠歲遣宋昱、鄭昂、韋儇，以御史迫促郡縣，吏窮無以應。乃詭設餉召貧弱者，密縛置室中，衣絮衣，械而送屯，亡者以送吏代之，人人思亂。尋遣劍南留後李宓率兵十餘萬擊閣羅鳳，敗死西洱河，國忠矯爲捷書上聞。自再興師，傾中國驍卒二十萬，踦履無遺，天下冤之。

〔八〕《通鑑》：天寶十載夏四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於瀘南。制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人聞雲南多瘴癘，未戰，士卒死者十八九，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所。舊制，百姓有勳者免征役。時調兵既多，國忠奏先取高勳。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

〔九〕《說苑》：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潘岳《寡婦賦》：痛切怛以摧心。

〔一〇〕《左傳》：困獸猶鬬。

〔一一〕謝朓詩：奔鯨自此曝。呂向註：奔鯨，大魚，呑食小物，喻不義也。

〔一二〕鮑照詩：投軀報明主，身死爲國殤。

〔一三〕《藝文類聚》：《帝王世紀》曰：有苗氏負固不服，禹請征之。舜曰：「我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吾前教由未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而舞之，有苗請服。

蕭士贇曰：此詩蓋討雲南時作也。首卽徵兵時景象而言，當此君明臣良、天淸地寧、海內澹然、四郊無警之時，而忽有此舉。問之於人，始知徵兵者，討雲南也。乃所調之兵，不堪受甲，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如以困獸當虎，窮魚餌鯨，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師之入矣。末則深嘆當國之臣，不能敷文德以來遠人，致有覆軍殺將之恥也。

其三十五

醜女來效顰（音頻，或寫矉，或寫嚬，音義俱同），還家驚四鄰。〔一〕壽陵失本步，笑殺邯（音寒）鄲人。〔二〕一曲（一作「東西」）斐然子，雕蟲喪天眞。〔三〕棘刺造沐猴，〔四〕三年費精神。功成無所用，楚楚且華（一作「榮」）身。〔五〕《大雅》思文王，頌聲久崩淪。安得郢中質，一揮成風斤（一作「承風一運斤」，蕭本作「一揮成斧斤」）。〔六〕

〔一〕《莊子》：西施病心而矉，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陸德明註：蹙額曰矉。

〔二〕又《莊子》：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

〔三〕《揚子》：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

〔四〕《韓非子》：燕王好微巧，衛人曰：「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燕王悅之，養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爲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冶者，謂燕王曰：「臣，削者也。諸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爲棘刺之端以削，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冶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

〔五〕《詩·國風》：衣裳楚楚。毛傳：楚楚，鮮明貌。

〔六〕《莊子》：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其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蕭士贇曰：此篇蓋譏世之作詩賦者，不過藉此以取科第、干祿位而已，何益於世教哉。太白嘗論詩曰：將復古道，非我而誰？《雅》、《頌》之作，太白自負者如此。然安得《雅》、《頌》之人識之，使郢中之質，能當匠石之運斤耶？

其三十六

抱玉入楚國，見疑古所聞。良寶終見棄，徒勞三獻君。〔一〕直木忌先伐，〔二〕芳蘭哀自焚。〔三〕盈滿天所損，沉冥道爲羣。東海汎（蕭本作「沉」）碧水（一作「流」），西關乘紫雲。〔四〕魯連及柱史，可以躡清芬。〔五〕

〔一〕《韓非子》：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卽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卽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

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乃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墨子》：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

〔二〕《莊子》：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三〕《太平御覽》：《金樓子》曰：蚌懷珠而致剖，蘭含香而遭焚。

〔四〕《高士傳》：老子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望氣先知焉，乃物色遮候之。已而老子果至，乃强使著書，作《道德經》五千餘言，爲道家之宗。

〔五〕陸機《文賦》：誦先人之清芬。李善註：淸美芬芳之德。沉冥及魯連欲蹈東海事，已見前註。

其三十七

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秋霜。〔一〕庶女號蒼天，震風擊齊堂。〔二〕精誠有所感，造化爲悲傷。而我竟何辜，遠身金殿旁（一本少此二句）。〔三〕浮雲蔽紫闥，白日難回光。〔四〕羣沙穢明珠，衆草凌孤芳。〔五〕古來共歎息，流淚空沾裳。

〔一〕《論衡》：鄒衍無罪，見拘於燕。當夏五月，仰天而嘆，天爲隕霜。

〔二〕《淮南子》：庶女叫天，雷霆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高誘註：庶賤之女，齊之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終不肯。女殺母以誣婦，婦不能自

明，寃結叫天，天爲行雷霆下擊，景公之臺隕壞，毀景公之支體，海水爲之大溢出也。江淹《上建平王書》：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堂。

〔三〕江淹詩：列坐金殿側。

〔四〕孔融詩：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崔駰《達旨》：攀台階，窺紫闥。曹植《求通親親表》：注心皇極，結情紫闥。劉良註：皇極紫闥，天子所居也。

〔五〕孤芳，芳草之孤生者。

蕭士贇曰：此詩，其遭高力士譖於貴妃而放黜之時所作乎？浮雲比力士，紫闥比中宮，白日比明皇，羣沙、衆草以喻小人，明珠、孤芳以喻君子。

其三十八

孤蘭生幽園，衆草共蕪沒。雖照陽春暉，〔一〕復悲高秋月。〔二〕飛霜早淅瀝，〔三〕綠豔恐休歇。若無清風吹，〔四〕香氣爲誰發。

〔一〕《說文》：暉，日光也。

〔二〕《歲華紀麗》：九月曰高秋，亦曰暮秋。

〔三〕謝惠連《雪賦》：霰淅瀝而先集。劉良註：淅瀝，細下貌。

〔四〕《抱朴子》：芳蘭之芬烈者，清風之功也。

蕭士贇曰：詩謂君子在野，未能自拔於衆人之中，雖蒙主知，而小人之讒譖已至。若非在位之人

引類拔萃而薦用之，雖有馨香，何以自見哉！

其三十九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謨官切，滿平聲）。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一〕榮華東流水，〔二〕萬事皆波瀾。白日掩徂暉，〔三〕浮雲無定端。梧桐巢燕雀，枳棘棲鴛（與鵷同，音冤）鸞。〔四〕且復歸去來，劍歌《行（一作「悲」）路難》。〔五〕（一本自第四句後云：「殺氣落喬木，浮雲蔽層巒。孤鳳鳴天霓，遺聲何辛酸。游人悲舊國，撫心亦盤桓。倚劍歌所思，曲終涕洄瀾。」）

〔一〕大荒，謂荒野之地。

〔二〕《楚辭》：及榮華之未落。王逸註：榮華，喻顏色也。《呂氏春秋》：水泉東流，日夜不休。

〔三〕徂輝，落日之光也。駱賓王詩：別情傷去蓋，離念惜徂輝。

〔四〕鴛，當是鵷字之訛。《莊子》：南方有鳥，其名鵷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陸德明註：鵷雛，鸞鳳之屬也。《廣韻》：鵷雛似鳳。《埤雅》：鸞，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一曰：青鳳爲鸞。《後漢書》：枳棘非鸞鳳所棲。《陳書》：枳棘棲鵷，常以增嘆。劍歌，謂彈其劍而歌也。

〔五〕《行路難》，樂府曲名，詳見後三卷註。

琦按：「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見宇宙廣大之意。「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見生計蕭索之意。「榮華東流水」，言年華日去，如水之東流，滔滔不返。「萬事皆波瀾」，言生事擾擾，反覆相乘，

如水之波瀾，無有靜時。「白日掩徂輝」，謂日將落而無光，如人將有去志而意色不快。「浮雲無定端」，言人生世上，行踪原無一定，何必戀戀於此。或以落日爲浮雲所掩，喻英明之人爲讒邪所惑，兩句作一意解者亦可。梧桐之木，本鳳凰所止，而燕雀得巢其上，喻小人得志。枳棘之樹，本燕雀所萃，而鵷鸞反棲其間，喻君子失所。以上皆即景而寓感嘆於間，以見不得不動歸來之念。意者，是時太白所投之主人，惑於羣小而不見親禮，將欲去之而作此詩。舊註以時世昏亂、陰小用事爲解，專指朝政而言，恐未是。

其四十

鳳飢不啄（音卓）粟，所食唯琅玕。〔一〕焉能與羣鷄，刺（音七）蹙（一作「蹙促」）爭一飡（同餐）。朝鳴崑丘樹，夕飲砥（同底）柱湍。〔二〕歸飛海路遠，獨宿天霜寒。幸遇王子晉，〔三〕結交青雲端。懷恩未得報，感別空長嘆。

〔一〕《藝文類聚》：《莊子》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爲鳳，所居積石千里。天爲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爲實。天又爲生離珠，一人三頭，遞臥遞起，以伺琅玕。

〔二〕《淮南子》：鳳凰曾逝萬仞之上，翺翔四海之外，過崑崙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元和郡縣志》：底柱山，俗名三門山，在陝州硤石縣東北五十里黃河中。《禹貢》曰：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又東至於底柱。註云：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也。又以禹理洪水，山陵當水者，破之以通河。三穿既決，河出其

間，有似於門，故亦謂之三門。

〔三〕《水經注》：王子晉好吹鳳笙，招延道士，與浮丘同遊伊、洛之浦。

其四十一

朝弄紫泥海（一作「朝駕碧鸞車」，蕭本作「朝弄紫沂海」），〔一〕夕披丹霞裳。〔二〕揮手折若木，拂此西日光。〔三〕雲臥（一作「舉」）遊八極，〔四〕玉顏已千霜。〔五〕飄飄入無倪，〔六〕稽首祈上皇。〔七〕呼我遊太素，〔八〕玉杯賜瓊漿，〔九〕一湌歷萬歲，何用還故鄉。永隨長風去，〔一〇〕天外恣飄揚。

〔一〕《洞冥記》：東方朔去，經年乃歸。母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我耶？」朔曰：「兒至紫泥海，有紫水污衣，仍過虞淵湔洗。朝發中返，何云經年乎？」

〔二〕謝朓《七夕賦》：厭白玉而爲飾，霏丹霞而爲裳。

〔三〕《楚辭》：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王逸註：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拂，擊也。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或謂拂，蔽也，以若木鄣蔽日，使不得過。

〔四〕鮑照詩：雲臥恣天行。

〔五〕《黃庭內景經》：滅却百邪玉鍊顏。袁象詩：萬古方一春，千霜豈二髮。

〔六〕倪，際也。

〔七〕《楚辭》：信上皇而質正。王逸註：上皇，上帝也。

所治也。

〔八〕《眞誥》：晨遊太素宮，控輧觀玉河。《太平御覽》：《王君內傳》曰：紫淸、太素、三元，道君之所治也。

〔九〕《楚辭》：華酌既陳，有瓊漿些。

〔一〇〕左思《吳都賦》：習御長風。劉逵註：長風，遠風也。

蕭士贇曰：或疑首二句爲不類起句，不知正是取法《選》詩。如「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朝旦發陽崖，暮落憩陰峰」之類，皆起句也。而其文法則又皆自《楚辭》中來，如「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予濟乎西極」，「朝馳余馬乎江皋，夕濟乎西澨」是也。

其四十二

搖裔(音曳)雙白鷗，鳴飛滄江流。〔一〕宜與海人狎，豈伊雲鶴儔。寄影(蕭本作「形」)宿沙月，沿(即沿字)芳戲春洲。〔二〕吾亦洗心者，忘機從爾遊。

〔一〕搖裔，猶搖蕩也。盧思道詩：丰茸雞樹密，搖裔鶴烟稠。謝朓詩：迴瞰滄江流。《列子》：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遊。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遊，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埤雅》：鳧好沒，鷗好浮，故鷗一名漚。《列子》曰漚鳥，今字從鳥，後人加之也。《蒼頡解詁》曰：鷖，鷗也。今鷗一名水鴞，似白鴿而羣飛。

〔二〕謝朓詩：喧鳥覆春洲。

其四十三

周穆八荒意，〔一〕漢皇萬乘尊。淫樂心不極，雄豪安足論。西海宴王母，北宮邀上元。〔二〕瑤水聞遺歌，〔三〕玉杯竟空言。〔四〕靈跡成蔓草，徒悲千載魂。

〔一〕《列子》：周穆王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華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䕢，主車則造父為御，𧺝𦈡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百夭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

〔二〕《漢武內傳》：元封元年七月七日，王母至。天仙咸住殿下，王母惟將二侍女上殿，東向坐。帝跪拜，問寒暄畢而立。因呼帝坐，帝面南。王母乃遣侍女與上元夫人相聞，云：「王九光之母敬謝，比不相見四千餘年，天事勞我，致以愆面，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帝問王母：「上元，何眞也？」曰：「是三天眞王之母，上元之官，統十萬玉女名錄者也。」俄而夫人至，年可二十餘。天姿精耀，靈眸豔絕。服青霜袍，雲彩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名字。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戴九雲夜光之冠，帶火山大玉之佩，結鳳林華錦之綬，腰流黃揮精之劍。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止之，呼同坐，北向。王母勑帝曰：「此眞元之母，尊貴之神，汝當起拜。」帝拜，問寒溫。還坐，夫人笑曰：「五濁之人，耽酒榮利，嗜味淫色，固其常也。且徹以天子之貴，其亂目者倍於凡焉，而復於華麗之墟，拔嗜欲之根，願無為之事，良有志矣。」按《漢武內傳》、《外傳》諸書，載王母及上元夫人來降漢庭，俱不言所在宮名。北宮，則禮神君之地也，此云「北宮邀上元」，當另有所本。

〔三〕王融《曲水詩序》：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劉良註：瑤水，瑤池也。

〔四〕《三輔黃圖》廟記曰：神明臺，武帝造，祭仙人處。上有承露盤，有銅仙人舒掌捧銅盤玉杯，以承雲表之露，以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太平御覽》：《漢武故事》曰：上崩後，鄠縣有一人於市

貨玉杯，吏疑其御物，欲捕之，因忽不見。縣送其器，推問，乃茂陵中物也。霍光自呼吏問之，說市人形貌如先帝。其事載在杯類中，而今本多作玉碗，蓋今本誤矣。按二事註此皆可通，但未知太白所用者何事耳？若舊註引新垣平玉杯，則文帝時事，非武帝也，恐未是。

其四十四

綠蘿紛葳蕤，繚繞松柏枝。〔一〕草木有所託，歲寒尙不移。奈何夭桃色，〔二〕坐嘆葑菲（音斐）詩。〔三〕玉顏豔紅彩，〔四〕雲髮非素絲。〔五〕君子恩已畢，〔六〕賤妾將何爲！〔七〕

〔一〕郭璞詩：綠蘿結高林。呂向註：綠蘿，松蘿也。陸機《文賦》：紛葳蕤以馺遝。呂向註：紛葳蕤，盛美貌。《廣韻》：繚繞，纏也。《詩·小雅》：蔦與女蘿，施於松柏。《廣雅》：女蘿，松蘿也。

〔二〕《詩·國風》：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毛傳曰：夭夭，其少壯也。

〔三〕《詩·國風》：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序云：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衞人化其上，淫於新婚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四〕江淹詩：庭樹發紅彩。張銑註：紅彩，花也。

〔五〕《詩·國風》：鬒髮如雲。毛傳曰：如雲，言美長也。王融詩：騷首亂雲髮。

〔六〕江淹詩：君子恩未畢。

〔七〕《古詩》：賤妾亦何爲？

琦按：古稱色衰愛弛，此詩則謂色未衰而愛已弛，有感而發，其寄諷之意深矣。

其四十五

八荒馳驚飇，〔一〕萬物盡凋落。浮雲蔽頹陽，〔二〕洪波振大壑。〔三〕龍鳳脱罔罟，飄飖將安託？去去乘白駒，空山詠場藿。〔四〕

〔一〕驚飇，暴風也。陸機詩：驚飇褰反信。

〔二〕謝宣遠詩：頹陽照通津。呂延濟註：頹陽，落日也。

〔三〕殷仲文表：洪波振壑。《莊子》：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陸德明註：大壑，東海也。《列子》：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

〔四〕《詩·小雅》：皎皎白駒，食我場苗。毛傳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次章云：皎皎白駒，食我場藿。毛傳曰：藿猶苗也。

蕭士贇曰：此詩前指祿山之亂，乘輿播遷，天下驚擾。後言己之羅難，脱身羈囚，無所依託。

其四十六

一百四十年，〔一〕國容何赫然！〔二〕隱隱五鳳樓，峨峨横三川。〔三〕王侯象星月，賓客如雲

烟（一本首六句云：「帝京信佳麗，國容何赫然！劍戟擁九關，歌鐘沸三川。蓬萊象天構，珠翠誇雲仙」）。鬬鷄金宮（一作「城」）裏，〔四〕蹴（音蹙）踘（音菊）瑤臺（一作「走馬蘭臺」）邊。〔五〕舉動搖白日，指揮回青天。當塗何翕忽，失路長棄捐。〔六〕獨有楊執戟，〔七〕閉關草《太玄》。〔八〕

〔一〕唐自武德元年至天寶十四載，得一百三十八年。此詩約是天寶初年，太白在翰林時所作。「四」字疑誤。

〔二〕赫然，盛貌。《漢書》：《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

〔三〕《初學記》：《關中記》云：涇與渭、洛，爲關中三川。

〔四〕《唐書·五行志》：玄宗好鬬雞，貴臣外戚皆尙之，貧者或弄木雞。識者以爲雞酉屬，帝生之歲也。鬬者兵象，近雞禍也。

〔五〕《史記》：處後蹴踘。《正義》曰：謂打毬也。《漢書》：蹴踘刻鏤。顏師古註：蹴，足蹴之也。鞠以韋爲之，中實以物，蹴蹋爲戲樂也。《荆楚歲時記》：劉向《別錄》曰：蹴踘，黃帝所造，本兵勢也。或云起於戰國。按踘與毬同，古人蹋踘以爲戲也。蕭士贇曰：白日青天以比其君，鬬雞蹴踘，明皇所好。此等得志用事，舉動指揮，足以動搖主聽。

〔六〕揚雄《解嘲》：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翕忽，疾貌。《吳都賦》：神化翕忽。太白意謂此輩幸臣，當其得志，不過翕忽之頃，一朝失寵，長於棄捐不用，蓋言不足恃之意。而蕭註謂得其蹊徑而依附之，可以翕忽而暴貴，不得其蹊徑而不依附，終於棄捐而不用，似失其解。

〔七〕曹植《與楊修書》：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

〔八〕閉關，猶閉門也。鮑照詩：閉幃草《太玄》，茲事殆愚狂。《漢書》：哀帝時，丁、傅、董賢用

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揚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

其四十七

桃花開東園，含笑誇白日。〔一〕偶蒙春（蕭本作「東」）風榮，生（一作「矜」）此豔陽質。豈無佳人色？但恐花不實。宛轉龍火飛，〔二〕零落早相失。詎知南山松，獨立自蕭颼。〔三〕

〔一〕阮籍詩：東園桃與李。《史通》：今俗文士謂鳥鳴爲啼，花發爲笑。鮑照詩：豔陽桃李節。

〔二〕張協《七命》：龍火西頹。李善註：《漢書》曰：東宮蒼龍房心，心爲火，故曰龍火也。

〔三〕江淹詩：松柏轉蕭瑟。劉良註：蕭瑟，風吹松柏聲。

蕭士贇曰：此詩謂士無實行，偶然榮遇者，寵衰則易至於棄捐。孰若君子之有特操者，獨立而不改其節哉！

其四十八

秦皇按寶劍，赫怒震（繆本作「振」）威神。逐日巡海右，驅石駕（繆本作「架」）滄津。〔一〕徵卒空九寓（卽「宇」字），〔二〕作橋傷萬人。但求蓬島藥，〔三〕豈思農扈（音戶）春。〔四〕力盡功不贍，〔五〕千載爲悲辛。

〔一〕《藝文類聚》、《三齊略記》曰：「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於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城陽十一山，石盡起立，嶷嶷東傾，狀似相隨而去。云石去不速，神人輒鞭之，盡流血，石莫不悉赤，至今猶爾。江淹《恨賦》：秦帝按劍，諸侯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黿鼉以爲梁，巡海右以送日。

〔二〕九寓，猶九州。牛弘《神州歌》：九寓載寧。

〔三〕《史記》：秦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耶？」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卽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童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卽得之矣。」秦皇帝大悅，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

〔四〕《獨斷》：少昊之世，置九農之官：春扈氏農正，趣民耕種；夏扈氏農正，趣民芸除；秋扈氏農正，趣民收斂；冬扈氏農正，趣民蓋藏；棘扈氏農正，掌人百果；行扈氏農正，晝爲民驅鳥；宵扈氏農正，夜爲民驅獸；桑扈氏農正，趣民養蠶；老扈氏農正，趣民收麥。陳子昂詩：願罷瑤池宴，來觀農扈春。宋之問詩：吾君不事瑤池樂，時雨來觀農屬春。屬、扈，古字通用。

〔五〕《說文》：贍，給也。

其四十九

美人出南國，灼灼芙蓉姿。皓齒終不發，〔一〕芳心空自持。由來紫宮女，〔二〕共妒青蛾眉。

歸去瀟湘沚，〔三〕沉吟何足悲。

〔一〕曹植詩：南國有佳人。又詩：誰爲發皓齒。

〔二〕左思詩：列宅紫宮裏。李周翰註：紫宮，天子所居處。

〔三〕曹植詩：夕宿瀟湘沚。《爾雅》：小渚曰沚。

蕭士贇曰：此太白遭讒擯逐之詩也。去就之際，曾無留難。然自後人而觀之，其志亦可悲矣。

其五十

宋國梧臺東，野人得燕石（一作「宋人枉千金，去國買燕石」）。〔一〕誇作天下珍，却哂趙王璧。〔二〕趙璧無緇（音支，又音子）磷（音鄰），〔三〕燕石非貞真，流俗多錯誤，豈知玉與珉。〔四〕

〔一〕《藝文類聚》：《闞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爲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掩口而笑曰：「此特燕石也，其與瓦甓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

〔二〕《史記》：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

〔三〕劉孝威詩：白玉遂緇磷。《野客叢書》：《論語》：磨而不磷，涅而不緇。今讀磷字多作去聲，讀緇字多作平聲。而古來文士，以磷字爲平聲，如摯虞、傅咸，以至李、杜、元、白之流皆然。緇字作去聲協，見沈約《高士贊》。今禮部押韻，緇字只平聲一音，蓋當時未分四聲故耳。

〔四〕《韻會》：珉，音與民同。《說文》：石之美者。《禮》：君子貴玉而賤珉。珉，石似玉而非也。

蕭士贇曰：此譏世人不識眞儒，而假儒反得用世以非笑眞儒焉。辭簡意明，切中古今時病。

其五十一

殷后亂天紀，〔一〕楚懷亦已昏。夷羊滿中野，〔二〕菉（繆本作「綠」）葹盈高門。〔三〕比干諫而死，〔四〕屈平竄湘源。〔五〕虎口何婉孌（音戀），〔六〕女嬃（繆本作「顏」）空嬋（音蟬）娟（音蠲）。〔七〕彭咸久淪沒，〔八〕此意與誰論。

〔一〕《胤征》：俶擾天紀。《正義》曰：始亂天之紀綱也。陶潛詩：嬴氏亂天紀。

〔二〕《國語》：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韋昭解：夷羊，神獸。牧，商郊牧野。

〔三〕《離騷》：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王逸註：薋，蒺藜也。菉，王芻也。葹，枲耳也。三者皆惡草，以喻讒諂盈滿於側也。

〔四〕《楚辭章句》：紂惑妲己，作糟丘酒池，長夜之飲，斷斮朝涉，刳剔孕婦。比干正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於是殺比干，剖其心而觀之。

〔五〕《史記》：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因讒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所謂「薋菉葹以盈室」及女嬃、彭咸事，皆《離騷》中語也。其後又信上

官之讒，遷屈原於湘江之南，乃頃襄王時事，非懷王也，詩蓋互言之耳。

〔六〕蕭士贇曰：虎口事，如《史記》秦二世拜叔孫通爲博士，通曰「我幾不脫於虎口」之類，謂比干以諫死，是陷於虎口，何所爲而婉孌如是哉？《詩》云：婉兮孌兮。註曰：皆顧慕貌。陸機詩：婉孌崑山陰。註曰：婉孌，存思貌。琦按：虎口二句，是反言以起下文，見賢者所爲，衆人不知，反以爲非之意。

〔七〕《離騷》：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王逸註：女嬃，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言女嬃見己施行不與衆合，以見流放，故來牽引數怒，重詈我也。

〔八〕又《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王逸註：彭咸，殷賢大夫也，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

其五十二

青春流驚湍，〔一〕朱明（一作「火」）驟回薄。〔二〕不忍看秋蓬，〔三〕飄揚竟何託。光風滅蘭蕙，〔四〕白露灑葵藿（一作「委蕭藿」）。〔五〕美人不我期，草木日零落。〔六〕

〔一〕《楚辭》：青春受謝。王逸註：青，東方春位，其色青也。潘岳詩：驚湍激巖阿。劉良註：湍，急流也。

〔二〕《爾雅》：夏爲朱明。郭璞註：氣赤而光明也。賈誼《鵩賦》：萬物回薄，震蕩相轉。

〔三〕《埤雅》：蓬蒿，草之不理者也。其葉散生如蓬，末大於本，故遇風輒拔而旋。《說苑》曰：秋

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

〔四〕《楚辭》：光風轉蕙，氾崇蘭些。王逸註：光風，謂雨已日出而風，草木有光也。

〔五〕王禎《農書》：葵，陽草也，其菜易生，郊野甚多，不拘肥瘠地皆有之，爲百菜之主，備四時之饌。本豐而耐旱，味甘而無毒，可防荒儉，可以葅腊，其枯枿可以榜簇，根子又能療疾，咸無遺棄，誠蔬茹之要品，民生之資益者也。而今人不復食之，亦無植者。《說文》：藿，菽之少也，蓋謂豆之初生者。《廣雅》：豆角謂之莢，其葉謂之藿。

〔六〕王逸《楚辭註》：零、落，皆墮也，草曰零，木曰落。

蕭士贇曰：《楚辭》：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謝。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詩意全出於此。美人，況時君也。時不我用，老將至矣，懷材而見棄於世，能不悲夫。

其五十三

戰國何紛紛，〔一〕兵戈亂浮雲。趙倚兩虎鬬，〔二〕晉爲六卿分。〔三〕姦臣欲竊位，樹黨自相羣。果然田成子，〔四〕一旦殺（繆本作「弑」）齊君。〔五〕

〔一〕《魏書》：戰國紛紛，年過十紀。

〔二〕《史記》：趙以藺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相如。相如曰：「強秦所以不敢加兵于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

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

〔三〕《漢書》：田氏篡齊，六卿分晉。顏師古註：晉之衰也，六卿擅權。其後范氏、中行氏、智氏滅，而韓、魏、趙兼其土田人衆，故總言六卿分晉也。按《史記·晉世家》曰：頃公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傒、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太白所謂「晉爲六卿分」者，蓋用此事，指大夫專政而言，以起下文循至竊位弑君之事。

〔四〕《史記》：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爲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田成子與監止俱爲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常與田氏有隙。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於徐州，恐簡公復立而誅己，遂殺簡公。

〔五〕《莊子》：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

其五十四

倚劍登高臺，〔一〕悠悠送春目。〔二〕蒼榛蔽層丘，瓊草隱深谷。〔三〕鳳鳥（繆本作「皇」）鳴西海，欲集無珍木。〔四〕鸒（音豫，又音余）斯得所居（一作「匹居」，一作「所棲」），蒿下盈萬族。〔五〕晉風日已頹，窮途方慟哭。〔六〕（一本後六句云：「翩翩衆鳥飛，翱翔在珍木。羣花亦便娟，榮耀

非一族。歸來愴途窮，日暮還慟哭。〔七〕

〔一〕江淹詩：倚劍臨八荒。李周翰註：倚，佩也。
〔二〕謝朓詩：遠近送春目。
〔三〕庾闡詩：瓊草蔽神丘。
〔四〕劉楨詩：珍木鬱蒼蒼。張銑註：珍木，謂珍異之木。
〔五〕《爾雅》：鸒斯，鵯鶋。郭璞註：鴉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亦呼爲鵯烏。鄭樵註：亦謂之雅烏。蓋雀類，差小，多羣飛，食穀粟，俗呼必烏。江淹詩：鸒斯蒿下飛。
〔六〕《晉書》：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
蕭士贇曰：三四比小人據高位，而君子在野。五句至八句謂當時君子亦有用世之意，而在朝無君子以安之，反不如小人之得位，呼儔引類，至於萬族之多也。末句借晉爲喻，君子道消，風俗頹靡，若阮籍途窮慟哭，毋乃見事之晚乎！

其五十五

齊瑟彈（一作「揮」）東吟，秦絃弄西音，〔一〕慷慨動顏魄，使人成荒淫。彼美（繆本作「女」）佞邪子，婉孌來相尋。〔二〕一笑雙白璧，再歌千黃金。〔三〕珍色不貴道，詎惜飛光沉。〔四〕安識紫霞客，瑤臺鳴素（一作「玉」）琴。〔五〕

〔一〕曹植詩：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魏文帝詩：齊倡發東舞，秦箏奏西音。
〔二〕《漢書》：婉孌董公，惟亮天工。顏師古註：婉孌，美貌。
〔三〕《古詩》：一笑雙白璧，再顧千黃金。
〔四〕沈約詩：飛光忽我遒。張銑註：飛光，日月也。
〔五〕嵇康詩：習習谷風，吹我素琴。素琴，謂琴之素朴不用金玉珍寶以爲飾者也。

其五十六

越客採明珠，〔一〕提攜出南隅。清輝照海月，美價傾皇（一作「鴻」）都。〔二〕獻君君按劍，〔三〕懷寶空長吁。魚目復相哂，〔四〕寸心增煩紆。〔五〕

〔一〕越，南越也，今廣東是。其地當天下之南而臨南海，海中有珠池，產明珠。
〔二〕《東都賦》：嘉祥阜兮集皇都。
〔三〕鄒陽《上梁王書》：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無因而至前也。
〔四〕張協詩：魚目笑明月。張銑註：魚目，魚之目精白者也。
〔五〕張衡詩：何爲懷憂心煩紆。李周翰註：煩紆，思亂也。

其五十七

羽族禀萬化，〔一〕小大各有依。周周（繆本作「啁啁」）亦何辜，六翮掩不揮。〔二〕願銜衆禽翼，一向黄河飛。飛者莫我顧，嘆息將安歸。

〔一〕《漢書》：千變萬化，未始有極。

〔二〕《韓非子》：鳥有翢翢者，重首而尾屈，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以不索其羽也。阮籍詩：天網彌四野，六翮掩不舒。

其五十八

我行（蕭本作「到」）巫山渚（音主），尋古登陽臺。〔一〕天空綵雲滅，〔二〕地遠清風來。神女去（蕭本作「知」）已久，襄王安在哉！荒淫竟淪沒（蕭本作「替」），〔三〕樵牧徒悲哀。

〔一〕宋玉《高唐賦》：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崪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通典》：夔州巫山縣有巫山。《一統志》：陽臺在夔州府巫山縣治西北，南枕大江。

宋玉賦云：楚王遊於陽雲之臺，望高唐之觀，卽此。王阮亭曰：巫山形絕肖巫字，其東卽陽雲臺，在縣治西北五十步，高一百二十丈。二山皆土阜，殊乏秀色，而古今豔稱之，以楚大夫詞賦重耳。江淹詩：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

〔二〕王融詩：巫山綵雲合。

〔三〕阮籍詩：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

其五十九

惻惻泣路岐，哀哀悲素絲。〔一〕路岐有南北，素絲易（一作「有」）變移。萬事固如此，人生無定期。田、竇相傾奪，賓客互盈虧。〔二〕世途多翻覆，交道方嶮（與險同）巇（音羲。一本少「萬事固如此」四句。「世途多翻覆」作「谷風刺輕薄」。「交道」以下皆同）。〔三〕斗酒强然諾，〔四〕寸心終自疑。張、陳竟火滅，蕭、朱亦星離。〔五〕衆鳥集榮柯，窮魚守枯（一作「空」）池。〔六〕嗟嗟失歡客，勤問何所規（一作「悲」，又作「窺」）。

〔一〕《淮南子》：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呂氏春秋》：墨子見染素絲者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愼也。《劉子》：墨子所以悲素絲，楊朱所以泣路岐。

〔二〕《史記》：魏其侯竇嬰，喜賓客，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武安侯田蚡，新用事爲相，卑下賓

客，進名士家居者，欲以傾魏其諸將相。武安侯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又《史記》：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

〔三〕劉峻《廣絕交論》：世路險巇，一至於此。李善註：嶮巇，猶顛危也。

〔四〕《漢書》：灌夫喜任俠，已然諾。《後漢書》：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

〔五〕章懷太子註：張耳、陳餘初爲刎頸交，後搆隙，耳從漢，爲將兵，殺陳餘於泜水之上。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二人爲友，著聞當代。後有隙不終，故時以交爲難。

〔六〕左思詩：塊若枯池魚。

蕭士贇曰：此詩譏市道交者。太白罹難之餘，友朋之交道，其不能始終如一者，諒亦多矣。徒有一類失歡之客，勤勤問勞，亦何所規益乎！

劉克莊曰：太白《古風》，與陳子昂《感遇》之作，筆力相上下，唐之詩人，皆在下風。胡震亨曰：太白《古風》，其篇富於子昂之《感遇》，儉於嗣宗之《咏懷》。其抒發性靈，寄託規諷，實相源流也。但嗣宗詩旨淵放，而文多隱避，歸趣未易測求。子昂淘洗過潔，韻不及阮，而渾穆之象尚多包含。太白六十篇中，非指言時事，卽感傷己遭，循徑而窺，又覺易盡。此則役於風氣之遞盛，不得不以才情相勝，宣泄見長。律之往製，未免言表繫外，尚有可議，亦時會使然，非後賢果不及前哲也。宋漫堂《詩說》：阮嗣宗《詠懷》、陳子昂《感遇》、李太白《古風》、韋蘇州《擬古》，皆得十九首遺意。

李太白全集卷之三

錢塘王琦琢崖輯註

王𤐟葆光王復曾宗武較

樂府三十首

遠別離

江淹作《古別離》，梁簡文帝作《生別離》，太白之《遠別離》、《久別離》二作，大概本此。

遠別離，古有皇(繆本作「黄」，誤)、英之二女，[一]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二]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三]日慘慘兮雲冥冥，[四]猩猩啼烟兮鬼嘯雨，[五]我縱言之將何補。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六]雷(蕭本作「雲」)憑憑兮欲吼怒，堯、舜當之亦禪禹。君失臣兮龍爲魚，權歸臣兮鼠變虎。或云(蕭本作「言」)堯幽囚，[七]舜野死，[八]九疑聯綿皆相似，[九]重瞳孤墳竟何是。[一〇]帝子泣兮綠雲間，[一一]隨風波兮去無還。慟哭兮遠望，

見蒼梧之深山。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一三〕

〔一〕《列女傳》：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娥皇爲后，女英爲妃。

〔二〕《水經注》：大舜之涉方也，二妃從征，溺於湘江。神遊洞庭之淵，瀟湘之浦。瀟者，水清深也。《湘中記》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樗蒲矢，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崖如朝霞，是納瀟湘之名矣。故民爲立祠於水側焉。

〔三〕「海水直下」二句是倒裝句法，謂生死之別，永無見期，其苦如海水之深，無有底止也。

〔四〕慘慘，無光貌。冥冥，陰晦貌。《楚辭·九嘆》：雲冥冥而暗前。

〔五〕左思《蜀都賦》：猩猩夜啼。劉逵註：猩猩生交趾封溪，似猿，人面，能言語，夜聞其聲如小兒啼。

〔六〕潘岳《寡婦賦》：仰皇穹兮嘆息。李善註：皇穹，天也。

〔七〕《史記正義》：《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陽鄄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廣弘明集》：汲冢《竹書》云：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今見有囚堯城。琦按：今《竹書》並無此荒謬之說，意者起自六朝，君臣之間多有慚德，乃僞造此辭，謂古聖人已有行之者，以自文釋其過歟？太白雖用其事，而以或云冠其上，以見其說之不可信也。

〔八〕《國語》：舜勤民事而野死。韋昭註：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之野。

〔九〕《山海經》：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淵，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郭璞註：山今在零陵營道縣南，其山九谿皆相似，故云九疑，古者總名其地爲蒼梧也。《述異記》：九疑山，

隔湘江，跨蒼梧野，連營道縣界，九山相似，行者望之有疑，因名九疑山。

〔一〇〕《宋書》：舜生於姚墟，目重瞳子，故名重華。

〔一一〕《楚辭》：帝子降兮北渚。王逸註：帝子，謂堯女也。鮑照詩：垂綵綠雲中。

〔一二〕《述異記》：舜南巡，葬於蒼梧之野，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與慟哭，淚下沾竹，竹上文爲之斑斑然。

蕭士贇曰：此篇，前輩咸以爲上元間李輔國張后矯制遷上皇於西內時，太白有感而作。余曰：非也。此詩大意謂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失其權則雖聖哲不能保其社稷、妻子，其禍有必至之勢。詩之作，其在天寶之末乎？按唐史《高力士傳》曰：天寶中，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問宰相，蕃夷不龔付諸將，寧不暇耶？」又嘗齋大同殿，力士侍，帝曰：「海內無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威權既振，誰敢議者？」自是國權卒歸於林甫、國忠，兵權卒歸於祿山、舒翰。太白熟觀時事，欲言則懼禍及己，不得已而形之詩，聊以致其愛君憂國之志，所謂皇、英之事，特借之以隱喩耳。曰日，曰皇穹，比其君也。曰雲，比其臣也。「日慘慘兮雲冥冥」，喩君昏於上，而權臣障蔽於下也。「猩猩啼烟鬼嘯雨」，極小人之形容，而政亂之甚也。「堯、舜當之亦禪禹」而下，乃太白所欲言之事，權歸臣下，禍必至此，詩意切直著明，流出胸臆，非識時憂世之士，存懷君忠國之心者，其孰能與於此哉！胡震亨曰：此篇借舜二妃追舜不及、淚染湘竹之事，言遠別離之苦，幷借《竹書》雜記見逼舜禹、南巡野死之說，點綴其間，以著人君失權之戒。使其詞閃幻可駭，增奇險之趣。蓋體幹於楚《騷》，而韻調於漢鐃歌諸曲，以成爲一家語，參觀之，當得其源流所自。

公無渡河

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中有《公無渡河行》，即《箜篌引》也。《古今注》：《箜篌引》，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而濯，有一白首狂夫，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墮河水死。於是援箜篌而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歌，聲甚悽愴，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以其聲語妻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麗玉以其聲傳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焉。

黃河西來決崑崙，咆哮萬里觸龍門。〔一〕波滔天，堯咨嗟。〔二〕大禹理百川，兒啼不窺家。〔三〕殺湍堙（音因。蕭本作「湮」）洪水，九州始蠶（一作「桑」）麻。〔四〕其害乃去，茫然風沙。披髮之叟狂而癡，清晨徑（一作「臨」）流欲奚爲？旁人不惜妻止之，公無渡河苦渡之。虎可搏，河難馮，〔五〕公果溺死流海湄。〔六〕有長鯨（音擎）白齒若雪山，〔七〕公乎公乎挂罥（音絹。繆本作「骨」）於其間，〔八〕箜篌所悲竟不還。〔九〕

〔一〕《初學記》：按《水經注》及《山海經》註，河源出崑崙之墟，東流潛行地下，至規期山北流，分爲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其河復合。東注蒲昌海，復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山，西南流，又東迴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與洮河合。過安定、北地郡，北流，過朔方郡西，又南流，過五原郡南，又東流，過雲中、西河郡東，又南流，過上都、河東郡西，而出龍門，至華陰潼關，與渭水合。又東迴，過

砥柱，及洛陽云云。按龍門山在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東北五十里，黃河經其間，兩岸對峙，高數百尺，望之若門。《禹貢》「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即此是也。凡塞外諸河，率皆歸此，故水勢最盛。酈道元謂其崩浪萬尋，懸流千丈，渾洪贔怒，鼓若山騰。李復謂禹鑿龍門，起於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於山峽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其險可覩矣。

〔二〕《史記》：堯曰：嗟，四岳，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

〔三〕《漢書》：夏乘四載，百川是道。《列女傳》：塗山氏長女，夏禹娶以爲妃。既生啓，辛壬癸甲，啓呱呱泣。禹去而治水，三過其家，不入其門。

〔四〕顏師古《漢書註》：急流曰湍。《莊子》：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湖而通四夷九州也。陸德明註：堙，塞也。

〔五〕《詩・小雅》：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毛傳云：徒搏曰暴虎，徒涉曰馮河。

〔六〕海湄，海濱也。

〔七〕《洛陽伽藍記》：鉢和國之南界，有大雪山，朝融夕結，望若玉峰。

〔八〕木華《海賦》：或挂罥於岑嶅之峰。李善註：《聲類》曰：罥，係也。

〔九〕《通典》：箜篌，漢武帝使樂人侯調所造，以祀太一，或云侯輝所作。其聲坎坎應節，謂之坎侯，聲訛爲箜篌。侯者，因樂工人姓耳。古施郊廟雅樂，近代專用於楚聲。或謂師延靡靡之樂，非也。舊說亦依琴制，今按其形，似瑟而小，七弦，用撥彈之如琵琶也。

蕭士贇曰：詩謂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天之作孽，不可違也。當地平天成、上下相安之時，乃無故馮河而死，是則所謂自作孽者，其亦可哀而不足惜也矣。故詩曰「旁人不惜妻止之」，諷當時不靖之

人，自投天網，借以爲喩云耳。

蜀道難

按《樂府詩集》：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內有《蜀道難行》。《樂府古題要解》：《蜀道難》，備言銅梁、玉壘之險。

噫（音衣）吁嚱（音希），〔一〕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一〕《宋景文公筆記》：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嘻嚱。李白作《蜀道難》，因用之。

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一〕爾來四萬八千歲，不（一作「乃」）與秦塞通人烟。西當太白有鳥道，〔二〕可（一作「何」）以橫絕峨眉巔。〔三〕地崩山摧壯士死，〔四〕然後天梯石棧相（一作「方」）鉤連。

〔一〕劉逵《三都賦註》：揚雄《蜀王本紀》曰：蜀王之先，名蠶叢、柏灌、魚鳧、蒲澤、開明。是時人民椎髻哤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上至蠶叢，積三萬四千歲。《華陽國志》：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棺、石槨，國人從之，故俗以石棺槨爲縱目人冢。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魚鳧。魚鳧田於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爲立祠。

〔二〕《元和郡縣志》：太白山，在鳳翔府郿縣東南五十里。愼蒙《名山記》：太白山，在鳳翔府郿縣東南四十里，鍾西方金宿之秀，關中諸山莫高於此。其山巔高寒，不生草木，常有積雪不消，盛夏

視之猶爛然，故以太白名。上有湫池，雖三伏亦凝冰。關中遇旱，則登山取湫水。山既高寒，冰雪常凝，身弱衣薄，登山者多死。俗傳以爲太白神能留人，非也。鳥道，謂連山高峻，其少低缺處，惟飛鳥過此，以爲徑路，總見人跡所不能至也。

〔三〕《太平寰宇記》：嘉州峨眉縣有峨眉山。按《益州記》云：峨眉山在南安縣界，兩山相對，狀似蛾眉。張華《博物志》以爲牙門山。《一統志》：峨眉山，在四川眉州城南二百里，來自岷山。連岡疊嶂，延袤三百餘里，至此突起三峯，其二峯對峙，宛若蛾眉，自州城望之，又如人之拱揖於前也。

〔四〕《華陽國志》：秦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攬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拽蛇，山崩時，壓殺五人及秦五女幷將從，而山分爲五嶺。

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一作「橫河斷海之浮雲」），〔一〕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二〕黃鶴之飛尙不得過（繆本少「過」字），〔三〕猿猱（音鐃）欲度愁攀援（繆本作「緣」，一作「牽」）。〔四〕青泥何盤盤，〔五〕百步九折縈巖巒。〔六〕捫參（音森）歷井仰脅息，〔七〕以手撫膺坐長嘆。

〔一〕《初學記》：《淮南子》云：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註曰：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於虞泉，羲和至此而回六螭。《蜀都賦》：羲和假道於峻岐，陽烏回翼乎高標。琦按：高標，是指蜀山之最高而爲一方之標識者言也。呂延濟註，以爲高樹之枝，恐非。蕭士贇曰：《圖經》：高標山一名高望，乃嘉定府之主山，巋然高峙，萬象在前，是亦一說。

〔二〕《上林賦》：橫流逆折，轉騰潎洌。司馬彪註：逆折，旋回也。

〔三〕顏師古《急就篇註》：黃鵠一舉千里，其鳴聲鵠鵠云。《合璧事類》：鵠，禽之大者，色白，又

有黄者，善高翔，湖海江漢間有之。

〔四〕《埤雅》：猿，猴屬，長臂，善嘯，便攀援。《韻會》：猱，母猴也，似人。嚴氏曰：猱，即王孫，杜詩胡孫是也。《爾雅》：猱猿善援。郭璞註：便攀援也。蕭士贇曰：黄鶴飛之至高者，猿猱最便捷者，尚不得度，其險絶可知矣。

〔五〕《元和郡縣志》：青泥嶺，在興州長舉縣西北五十三里接溪山東，即今通路也。懸崖萬仞，上多雲雨，行者屢逢泥淖，故號爲青泥嶺。《九域志》：興州有青泥嶺，山頂常有烟霧霞雪，中巖間有龍洞，其嶺上入蜀之路。

〔六〕《爾雅》：巒，山墮。郭璞註：謂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巒。

〔七〕捫參歷井者，謂仰視天星，去人不遠，若可以手捫及之，極言其嶺之高也。參井二宿，本相近。參三星，居西方七宿之末，占度十，爲蜀之分野。井八星，居南方七宿之首，占度三十三，爲秦之分野。青泥嶺，乃自秦入蜀之路，故舉二方分野之星相聯者言之。《漢書》：豪強脅息。顔師古註：脅，斂也，屏氣而息。《高唐賦》：脅息增欷。李善註：脅息，縮氣也。胡三省《通鑑註》：脅息者，屏氣鼻不敢息，唯兩脅潛動以舒氣息耳。

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巉巖不可攀。〔一〕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從（蕭本作「從雌」）繞林間。〔二〕又聞子規啼夜月，〔三〕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顔。〔四〕

〔一〕李善《文選註》：巉巖，山石高峻之貌。

〔二〕《雉子斑》古辭：雉子高飛止，黄鵠高飛已千里。雄來飛，從雌視。

〔三〕張華《禽經註》：望帝修道，處西山而隱，化爲杜鵑鳥，或云杜宇鳥，亦云子規鳥，至春則啼，

聞者悽惻。按子規即杜鵑也，蜀中最多，南方亦有之。狀如雀鷂，而色慘黑，赤口，有小冠。春暮即鳴，夜啼達旦，至夏尤甚，晝夜不止，鳴必向北，若云不如歸去，聲甚哀切。

〔四〕王康琚詩：凝霜凋朱顏。

連峰去天不盈尺（一作「入烟幾千尺」），枯松倒挂倚絕壁。飛湍瀑（音僕）流爭喧豗（音灰），〔一〕砯（音烹）崖轉石萬壑雷。〔二〕其險也若（蕭本作「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

〔一〕木華《海賦》：磊匒匌而相豗。李善註：相豗，相擊也。《韻會》：豗，喧聲。

〔二〕郭璞《江賦》：砯巖鼓作。李善註：砯，水擊巖之聲也。

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一作「人」）莫開。所守或匪親（一作「人」），化爲狼與豺。〔一〕

〔一〕《華陽國志》：梓潼郡有劍閣道三十里，至險。《水經注》：又東南徑小劍戍北，西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嶮，飛閣通衢，故謂之劍閣也。張載銘曰：「一人守嶮，萬夫趦趄。」信然。故李特至劍閣而嘆曰：「劉氏有如此地而面縛於人，豈不奴才也。」《圖書編》：蜀地之險甲於天下，而劍閣之險尤甲於蜀，蓋以羣峰劍插，兩山如門，信有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者。左思《蜀都賦》：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張載《劍閣銘》：一人荷戟，萬夫趦趄。形勝之地，匪親勿居。

朝避猛虎，夕避長蛇，〔一〕磨牙吮（徂兖切，前上聲）血，殺人如麻。〔二〕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一作「令人」）嗟。〔四〕

〔一〕《左傳》：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山海經圖贊》：長蛇百尋，其鬣如彘。飛羣走類，靡不吞噬。極物之惡，盡毒之利。

〔二〕《廣韻》：吮，漱也。陳子昂書：殺人如麻，流血成澤。

〔三〕《初學記》：《益州記》曰：錦城在益州南，笮橋東，流江南岸，昔蜀時故錦官處也，號錦里，城墉猶在。《元和郡縣志》：錦城在成都縣南十里，故錦官城也。古詩：客行雖行樂，不如早旋歸。

〔四〕張衡《四愁詩》：側身西望涕沾裳。

蕭士贇曰：有客曰：「洪駒父詩話云：《新唐書·嚴武傳》：武在蜀放肆，房琯以故宰相爲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蜀道難》者，乃爲房與杜危之也。書據范攄《雲溪友議》言之耳。按《唐摭言》載，李白始自西蜀至京，道未甚振，因以所業贄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曰：『子謫仙人也。』按白本傳，天寶初，因吳筠被召，亦至長安，時往見賀知章。則與嚴武帥蜀，歲月懸遠。嘗見《李集》一本於《蜀道難》題下註，諷章仇兼瓊也。考其年月，近之矣。謂危房、杜者，非也，《新唐書》第勿深考耳。沈存中《筆談》曰：前史稱嚴武爲劍南節度不法，李白爲作《蜀道難》。按孟棨所記，白初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首詣之。白出《蜀道難》，讀未畢，稱嘆數四，時乃天寶初也。嚴武爲劍南，在至德以後肅宗時，年代甚遠。小說所記，率多舛訛。子以何說爲是乎？」予曰：「以臆斷之，其說皆非也。史不足徵，小說傳記反足信乎？所謂嘗見《李集》一本於《蜀道難》下註諷章仇兼瓊者，黃魯直嘗於宜州用三錢買雞毛筆，爲周維深作草書《蜀道難》，亦於題下註云諷章仇兼瓊也。然天寶初，天下乂安，四郊無警，劍閣乃長安入蜀之道，太白乃拳拳然欲嚴劍閣之守，不知將何所拒乎？以此知其不爲章仇兼瓊也。嘗以全篇詩意與唐史參考之，蓋太白初聞祿山亂華、天子幸蜀時作也。若曰爲房琯、杜甫、章仇兼瓊而作，何至始引蠶叢開國，終言劍閣之險，復及所守匪親、

化爲豺狼等語哉？引喻非倫，是以知其不爲章與房、杜也。唐史，哥舒翰兵敗，潼關不守，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當時臣庶皆非之。馬嵬父老遮道諫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捨此欲何之？』又告太子曰：『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中原百姓誰爲主？』建寧王倓亦曰：『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既上至扶風，士卒潛懷去就，往往流言不遜。比至成都，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太白深知幸蜀之非計，欲言則不在其位，不言則愛君憂國之情，不能自已，故作詩以達意也。『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極路險難之形容，言當時欲從君於難者，至蜀之難如上天之難也。『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烟』，言蕞爾之蜀，僻在一隅，自古聲教所不暨。雖秦塞之近，且不相通，非可爲中國帝王之都也。『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言五丁未開道之前，惟長安正西太白山，僅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之巔，非人跡所能往來也。『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言五丁既開道之後，梯棧相連，始與秦通。今焉安處於蜀，設若燒絕棧道，則中原道斷矣。『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言其險上際於天，下極於地也。『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言鳥獸猶憚其險，人其可知也。『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歷言蜀道險難之所也。『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參與井爲蜀分野，捫參歷井，言環蜀之境，道里險難，所在皆然，令人脅斂屏氣而息，惟有撫膺長嘆而已也。『問君西遊何時還』，君字實指明皇，非泛然而言，猶杜子美《北征》詩『恐君有遺失』及『君誠中興主』之義。言既西幸蜀矣，何時可還中原而爲生靈之主也。『畏途巉巖不可攀』，言忠臣義士雖欲從君於難，道路險阻，不可以猝然攀附也。『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從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言朝夕之間，空山叢木，惟有禽鳥飛鳴，則人跡之稀少可知也。復申之曰：『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言其險之極，一言之不足，再言之也。『使人聽此凋朱顏』，乃太白自述感傷

於心，而形諸顏色也。『連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砯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備言蜀道險難之狀，疏遠之臣若白者，雖欲從君於難，胡爲而能來也。『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人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言贊帝幸蜀者，不過謂有劍閣之險而已。然守關者任非其人，豺狼反噬，此則尤可憂也。『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言蜀與羌夷雜處，如虎如蛇，朝夕皆當避之。其或變生肘腋，是又可憂之大者也。『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言蜀都之樂，不如早還中國之樂也。復申之曰：『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再言之不足，故三言之，謂從君於難者，至蜀之難，眞如上天之難矣。夫如是，則白也側身西望吾君，惟有長嘆咨嗟以致吾惓戀之意云耳，詩意亦微而顯矣。」客曰：「是則然矣，《上皇西巡南京歌》胡爲而作耶？」予曰：「《蜀道難》是初聞上皇倉卒幸蜀之時，見得事理不便者如此，情發於中，不得已而言也。《西巡南京歌》，是事已定之後所作，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朝廷處分已定，何必更爲異議乎？」客又曰：「太白爲宋中丞撰《請都金陵表》，胡爲稱美蜀中，欲使上皇安居之耶？」予曰：「操辭者，太白也，命意者，宋中丞也。太白方依於中丞，乃不從中丞之意而自爲異論乎？此又不待辯而自明者也。」

胡震亨曰：此詩說者不一，有謂爲嚴武鎮蜀放恣，危房琯、杜甫而作者，出范攄《雲溪友議》，新史所採也。有謂爲章仇兼瓊作者，沈存中、洪駒父駁前說而爲之說者也。有謂諷玄宗幸蜀之非者，蕭士贇註語也。兼瓊在蜀，無據險跋扈之跡可當斯語。而嚴武出鎮在至德後，玄宗幸蜀在天寶末，與此詩見賞賀監，在天寶初者，年歲亦皆不合。則此數說似並屬揣摩。愚謂《蜀道難》自是古相和歌曲，梁、陳間擬者不乏，詎必盡有爲而作。白蜀人，自爲蜀詠耳。言其險，更著其戒，如云「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風人之義遠矣。必求一時一人之事以實之，不幾失之鑿乎？

梁甫吟

按《樂府詩集》：《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楚調曲有《梁父吟行》，今不歌。謝逸希《琴論》曰：諸葛亮作《梁父吟》。《陳武別傳》曰：武常騎驢牧羊，諸家牧豎數十人，或有知歌謠者，武遂學《太山梁甫吟》、《幽州馬客吟》及《行路難》之屬。《蜀志》曰：諸葛亮好爲《梁甫吟》。然則不起於亮矣。李勉《琴說》曰：《梁甫吟》，曾子撰。《琴操》曰：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凍，旬日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歌》。蔡邕《琴頌》曰：梁甫悲吟，周公越裳。《西溪叢語》：《樂府解題》有《梁父吟》，不知名爲《梁父吟》何義。張衡《四愁詩》云：欲往從之梁父艱。註云：泰山，東岳也，君有德則封此山。願輔佐君王，致於有德，而爲小人讒邪之所阻。梁父，泰山下小山名。諸葛亮好爲《梁父吟》，恐取此義。

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一〕

〔一〕《楚辭》：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

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二〕寧羞白髮照清（繆本作「淥」）水，逢時壯（一作「吐」）氣思經綸。廣張三千六百鉤（一作「釣」），風期暗與文王親。〔三〕大賢虎變愚不測，〔四〕當年頗似尋常人。

〔二〕《韓詩外傳》：太公望少爲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於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路史註》：冀之棗陽東北二十里，有棘津城，呂望乞食於此，有賣漿臺。《水經注》：徐

廣曰：棘津在廣川。司馬彪曰：縣北有棘津城，呂尙賣食之困，疑在此也。劉澄之曰：譙郡酇縣東北有棘津亭，故邑也，呂尙所困處也。司馬遷曰：呂望，東海上人也。老而無遇，以釣干周文王。又云：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七十則屠牛朝歌，行年九十，身爲帝師。《史記》：呂尙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

〔二〕風期，猶風度也。《晉書》：習鑿齒風期俊邁。《世說註》：支遁風期高亮。

〔三〕《周易》：大人虎變。

君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山東隆準（音拙）公。入門不拜（一作「入門開說」，一作「一開遊說」）騁雄辯，兩女輟洗來趨風。東下齊城七十二，〔一〕指揮（繆本作「麾」）楚漢如旋蓬。狂客（一作「生」）落魄（繆本作「拓」）尙如此，〔二〕何況壯士當羣雄。

〔一〕《史記》：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爲衣食業，縣中皆謂之狂生。沛公略地陳留郊，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酈生見，謂之曰：「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誡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縱橫時。沛公喜，號爲廣野君。嘗爲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漢王使酈生說齊王，伏軾下齊七十餘城。又曰：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爲我謝之，

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酈生瞋目按劍叱使者曰：「吾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沛公遽延入。《漢書》：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應劭註：隆，高也。準，頰權準也。李斐註：準，鼻也。吳邁遠詩：正爲隆準公，杖劍入紫微。《南史》：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左傳》：免胄而趨風。杜預註：疾如風也。《漢書》：高祖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

〔二〕鄭氏曰：魄，音薄。應劭註：落魄，志行衰惡之貌也。顏師古註：落魄，失業無次也。鄭音是。

我欲攀龍見明主，〔一〕雷公砰（音烹）訇（音烘）震天鼓。〔二〕帝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三〕倏爍晦冥起風雨。〔四〕閶闔九門不可通，〔五〕以額扣關閽者怒。

〔一〕《後漢書》：其計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

〔二〕《初學記》：雷，天之鼓也。雷神曰雷公。顧凱之《雷電賦》：砰訇輪轉，倏閃羅曜。《廣韻》：砰訇，大聲也。

〔三〕《神異經》：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每投千二百矯。設有入不出者，天爲之囓噓；矯出而脫誤不接者，天爲之笑。張華註：言笑者，天口流火炤灼。今天不雨而有電光，是天笑也。

〔四〕《漢書》：雷電晦冥。顏師古註：晦冥，謂暗也。

〔五〕《後漢書》：閶闔九重。章懷太子註：閶闔，天門也。《淮南子》：道出一原通九門。高誘註：九門，天之門也。庾肩吾詩：鉤陳萬乘轉，閶闔九門通。《說文》：闇，閉門隸也。

白日不照吾精誠，杞國無事憂天傾。〔一〕猰（音札）貐（音臾）磨牙競人肉，〔二〕騶虞不折生草莖。〔三〕手接飛猱搏彫虎，側足焦原未言苦。〔四〕智者可卷愚者豪，〔五〕世人見我輕鴻毛。〔六〕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七〕吳、楚弄兵無劇（音極）孟，亞夫咍（呼來切，海平聲）爾爲徒勞。〔八〕

〔一〕《列子》：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無所寄，廢寢食者。

〔二〕《山海經》：少咸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窫窳。其音如嬰兒，是食人。窫窳，即猰貐也。餘詳《大獵賦》註。

〔三〕陸璣《詩疏》：騶虞，即白虎也，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君有德則見，應信而至者也。

〔四〕張衡《思玄賦》註：《尸子》：中黄伯曰：予左執太行之猱，而右搏彫虎，惟象之未與，吾心試焉。有力者則又願爲牛，欲與象鬬以自試。今二三子以爲義矣，將鳥乎試之。夫貧窮，太行之猱也，疏賤，義之彫虎也，而吾日遇之，亦足以試矣。莒國有石焦原者，廣五十步，臨百仞之溪，莒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却行齊踵焉，所以稱於世。夫義之爲焦原也，亦高矣，賢者之於義，必且齊踵，此所以服一時也。《太平寰宇記》：焦原在莒縣南三十六里，俗名横山。

〔五〕《抱朴子》：愚夫行之，自矜爲豪。

〔六〕《漢書·司馬遷傳》：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

〔七〕《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

敵，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曰：「接一搏猏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却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冶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亦反其桃，挈領而死。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諸葛亮《梁父吟》：步出齊南城，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有此謀，相國齊晏子。

〔八〕《漢書》：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說文》：咍，嗤笑也。王逸《楚辭註》：楚人謂相啁笑曰咍。

此節詩意，婉轉曲折，若斷若聯，驟讀之幾不知爲何語。以意逆之，大抵謂君既不能照鑒我之精誠，我亦無容以國事爲憂。何則？廷臣之中賢奸不一，其傾險一流，如食人之惡獸，一犯其怒，立見死亡；其忠良一流，則專一保全善類，如騶虞之不肯有傷草木。我處貧窮疏賤之中，而確然踐義以行，雖履險犯難，亦所不忌。然揣時度勢，在智者惟有卷而懷之一著，若不顧利害，逞其豪氣，直言峻節以蹈危機，則愚甚矣。世人見我處而不出，輕我如鴻毛，是豈知予之心哉。試觀古來如公孫接等

爲時相所忌，致之死地，初不費力，我安可復蹈其覆轍耶！若夫愛惜人才之大臣，知士之用與不用，實有關於國家大計，而思得人爲我用，如周亞夫得一劇孟而以爲喜者，世固不乏也，我亦俟之而已。

《梁甫吟》，聲正悲。張公兩龍劍，神物合有時。〔一〕風雲感會起屠釣，〔二〕大人峴（音孽）屼當安之。〔三〕

〔一〕《晉書》：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惟張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即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并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豔發。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寶劍愛之，常置座側。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

〔二〕《後漢書》：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

〔三〕峴屼，不安貌。《書》曰：邦之杌隉。《易》曰：困於臲卼。其義一也。

蕭士贇曰：「長嘯《梁父吟》，何時見陽春」，喻有志之士，何時而遇主也。「君不見」兩段，聊自慰

解，謂太公之老，食其之狂，當時視爲尋常落魄之人，猶遇合如此，則爲士者終有遇合之時也。「我欲攀龍見明主」，於時事有所見而欲告於君也。「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喻權奸女謁用事，政令無常也。「閶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閽者怒」，喻言路壅塞，下情不得以上達，而言者往往獲罪於權近也。「白日不照吾精誠，杞國無事憂天傾」，太白灼見當時貴妃、國忠、林甫、祿山，竊弄權柄，禍已胎而未形，欲諫則言無證而不信，倘使君不鑒吾之誠，則正所謂杞人憂天之類耳。「猰貐磨牙競人肉，騶虞不折生草莖」，嘆當時小人在位，爲政害民，有如猰貐磨牙競食人肉，彼有道之朝，則當仁如騶虞，雖生草不履，況肯以肉爲食哉！況肯輕殺一士哉！「手接飛猱搏雕虎，側足焦原未言苦。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見我輕鴻毛。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白意謂當有道之朝，得君而佐之，爲國出力，刺奸擊邪，不憚勤勞，如接搏猱虎，雖側足焦原，未足言苦。今時事若此，則當卷其智而爲愚。乃爲人豪，世不我知，謂爲眞愚，而輕我如鴻毛。我亦卒不改行者，思古之壯士，勇力如此，一忤齊相，用計殺之，特費二桃，殊不勞力。白也倘不卷其智而懷之，適足使權近得以甘心焉耳。「吳楚弄兵無劇孟，亞夫咍爾爲徒勞」，又自慰解，當國者終須得人爲用，必有遇合之時也。「《梁甫吟》，聲正悲。張公兩龍劍，神物合有時。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峴屼當安之」，申言有志之士，終當感會風雲，如神劍之會合有時。則夫大人君子，遭時屯否，峴屼不安，且當安時以俟命可也。琦按：蕭氏解騶虞數句，似與詩意不甚相合，當分別觀之。

烏夜啼

《樂府古題要解》：《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所造也。宋元嘉中，徙彭城王義康於豫章郡。

義慶時爲江州，相見而哭。文帝聞而怪之，徵還宅。義慶大懼，妓妾聞烏夜啼，叩齋閣云：「明日應有赦。」及旦，改南兗州刺史，因作此歌。故其詞云：「籠窗窗不開，夜夜望郎來。」亦有《烏棲曲》，不知與此同否。《樂府詩集》：《古今樂錄》曰：西曲歌有《烏夜啼》。

黃雲城邊（一作「南」）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一〕機中織錦秦川女（一作「閨中織婦秦家女」），〔二〕碧紗如烟隔窗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孤房淚如雨（一作「停梭向人問故夫，知在關西淚如雨」。又「悵然憶遠人」，一作「悵然望遠人」，一作「問人憶故夫」。又「獨宿孤房」，一作「獨宿空堂」，一作「知在流沙」，一作「欲說遼西」）。〔三〕

〔一〕吳均詩：惟聞啞啞城上烏。

〔二〕《晉書》：竇滔妻蘇氏，始平人，名蕙，字若蘭，善屬文。苻堅時，滔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廻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庾信詩：彈琴蜀郡卓家女，織錦秦川竇氏妻。胡三省《通鑑註》：關中之地，沃野千里，秦之故國，謂之秦川。

〔三〕魏武帝詩：惋嘆淚如雨。

烏棲曲

梁簡文帝、梁元帝、蕭子顯，並有此題之作。《樂府詩集》列於西曲歌中《烏夜啼》之後。

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一〕吳歌楚舞歡未畢，〔二〕青山欲（繆本作「猶」）**銜半**

邊日。銀箭金壺(一作「金壺丁丁」)漏水多,〔三〕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一作「奈爾」)何!

〔一〕《述異記》:「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詰曲,橫亘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官妓千人。上別立春宵宮,爲長夜之飲。造千石酒鍾,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舟中盛陳妓樂,日與西施爲水嬉。

〔二〕《晉書》:吳歌雜曲,並出江南。《漢書》:爲我楚舞。

〔三〕江總詩:虬水銀箭莫相催。鮑照詩:金壺啓夕淪。劉良註:金壺,貯刻漏水者,以銅爲之,故曰金壺。

《本事詩》:李白初自蜀至京師,賀知章見其《烏棲曲》,嘆賞苦吟,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矣。」或言是《烏夜啼》二篇,未知孰是。

戰城南

按《宋書》漢鼓吹鐃歌十八曲中,有《戰城南》曲。《樂府古題要解》:《戰城南》,其辭大略言,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得葬,爲烏鳥所食。願爲忠臣,朝出攻戰,而暮不得歸也。

去年戰,桑乾(音干)源;〔一〕今年戰,葱河道。〔二〕洗兵條支海上波,〔三〕放馬天山雪中草。〔四〕萬里長征戰,三軍盡衰老。匈奴以殺戮爲耕作,古來惟見白骨黃沙田。〔五〕秦家

築城備（蕭本作「避」）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燃。〔六〕烽火燃不息，征戰（一作「長征」）無已時。野戰格鬭死，敗馬號鳴向天悲。〔七〕烏鳶啄人腸，銜飛上挂枯樹枝（一作「銜飛上枯枝」）。士卒塗草莽，將軍空爾爲。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一作「君」）不得已而用之。〔八〕

〔一〕《太平寰宇記》：桑乾河，在朔州馬邑縣東三十里，源出北山下。《一統志》：桑乾河，在山西大同府城南六十里，源出馬邑縣北洪濤山下，與金龍池水合流，東南入盧溝河。

〔二〕《漢書·西域傳》：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太平寰宇記》：《西河舊事》云：葱嶺在燉煌西八千里，其山高大，上悉生葱，故曰葱嶺。河源潛發其嶺，分爲二水。《涼州異物志》云：葱嶺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張騫使大宛而窮河源，謂極於此，不達崑崙也。

〔三〕《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洗兵也。」左思《魏都賦》：洗兵海島。李善註：魏武《兵接要》曰：大將將行，雨濡衣冠，是謂洗兵。《後漢書·西域傳》：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圍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惟西北隅通陸道。

〔四〕《元和郡縣志》：天山一名白山，一名時羅漫山，在伊州北一百二十里。春夏有雪，出好木及金鐵，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史記索隱》：《西河舊事》云：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養。一名天山，亦曰白山也。

〔五〕王褒《四子講德論》：匈奴，百蠻之最強者也，其耒耜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捍絃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穫刈則顛倒殪仆。太白「匈奴以殺戮爲耕作」二語，蓋本於此，而鍛鍊之妙，更覺精采不侔。

〔六〕《史記》：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翟，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漢書音義》：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槔，桔槔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火，舉之以相告，曰烽。

〔七〕古《戰城南》詞：梟騎格鬬死，駑馬徘徊鳴。章懷太子《後漢書註》：相拒而殺之曰格。

〔八〕《六韜》：聖人號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

蕭士贇曰：開元、天寶中，上好邊功，征伐無時，此詩蓋以諷也。

將進酒 一作《惜空酒樽》

《宋書》：漢鼓吹鐃歌十八曲，有《將進酒》曲。《樂府詩集》：《將進酒》古詞云：將進酒，乘大白。大略以飲酒放歌爲言。宋何承天《將進酒》篇曰：將進酒，慶三朝。備繁禮，薦佳肴。則言朝會進酒，且以濡首荒志爲戒。若梁昭明太子云，洛陽輕薄子，但敍遊樂飲酒而已。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蕭本作「倒」）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一作「如」）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一作「天生我身必有財」，又作「天生吾徒有俊材」，又「用」一作「開」），千（一作「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一〕會須一飲三百杯。〔二〕岑夫子，丹丘生，〔三〕進酒君莫停（一作「將進酒，杯

莫停」)。與君歌一曲，〔四〕請君爲我傾(蕭本作「側」)耳聽。〔五〕鐘鼓饌玉不足貴(一作「鐘鼎玉帛豈足貴」)，〔六〕但願長醉不用(一作「復」，蕭本作「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一作「死盡」)，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一作「日」)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七〕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一作「且須沽酒共君酌」)。五花馬，〔八〕千金裘，〔九〕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一〕曹植詩：中厨辦豐膳，烹羊宰肥牛。

〔二〕《世說》註：《鄭玄別傳》曰：袁紹辟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玄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陳暄《與兄子秀書》：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爲多。

〔三〕岑夫子，即集中所稱岑徵君是，丹丘生，即集中所稱元丹丘是，皆太白好友也。

〔四〕鮑照詩：爲君歌一曲。

〔五〕《禮記》：傾耳聽之，不可得而聞也。

〔六〕何晏《論語註》：饌，飲食也。左思《吳都賦》：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李周翰註：玉饌，言珍美可比於玉。

〔七〕曹植以太和六年封爲陳王，其所作《名都篇》有曰：「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李善註：平樂，觀名。

〔八〕五花馬，謂馬之毛色作五花文者。讀杜甫《高都護驄馬行》云，「五花散作雲滿身」，厥狀可

覩矣。《杜陽雜編》謂代宗御馬九花虯，以身被九花，故名，亦是此義。或謂據《圖畫見聞志》云：唐開元、天寶之間，承平日久，世尙輕肥，三花飾馬。舊有家藏韓幹畫《貴戚閱馬圖》，中有三花馬，兼曾見蘇大參家有韓幹畫三花御馬，晏元獻家張萱畫《虢國出行圖》中有三花馬。三花者，剪鬣爲三辦。白樂天詩云：「鳳箋裁五色，馬鬣剪三花。」乃知所謂五花者，亦是剪馬鬣爲五瓣耳。其說亦通。蕭註謂其義出於隋丹元子《步天歌》，五个吐花王良文，言馬之紋上應星宿，而嗤杜註無舉此者，則大謬矣。

〔九〕《史記》：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

行行且遊獵篇

胡震亨曰：《行行且遊獵篇》，始梁劉孝威，其辭詠天子遊獵事。太白詠邊城兒遊獵，爲不同耳。

邊城兒，生年不讀一字書，但知（蕭本作「將」）遊獵誇輕趫（音蹺）。〔一〕胡馬秋肥宜白草，〔二〕騎來躡影何矜（一作「可憐」，誤）驕。〔三〕金鞭拂雪揮鳴鞘（音梢），〔四〕半酣呼鷹出遠郊。弓彎（一作「彎弧」）滿月不虛發，〔五〕雙鶬迸落連飛髇（音囂。繆本作「髆」）。〔六〕海邊觀者皆辟（音闢）易，〔七〕猛氣英風振沙磧（音跡）。〔八〕儒生不及遊俠人，〔九〕白首下（繆本作「垂」）帷復何益。〔一〇〕

〔一〕《韻會》：趫，捷也。

〔二〕梁簡文帝詩：邊秋胡馬肥。《漢書》：鄯善國多白草。孟康註：白草，草之白者。顏師古註：白草，似莠而細，無芒，其乾熟時正白色，牛馬所嗜也。

〔三〕曹植《七啓》：忽躡景而輕騖，逸奔驥而超遺風。李善註：景，日景也。躡之言疾也。

〔四〕《廣韻》：鞘，鞭鞘也。

〔五〕蕭士贇曰：滿月，彎弓圓滿之狀。《子虛賦》：弓不虛發，中必決眥。

〔六〕《列子》：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鶬，鶬雞也，詳見《大獵賦》註。《韻會》：髇，鳴鏑也，或作骹。

〔七〕辟易，却退而易其本處，詳見二卷註。

〔八〕孔稚珪《北山移文》：張英風於海甸。沙磧，即沙漠也，唐人多變稱沙磧。《唐書》：秦隴以西，多沙磧，少行人。胡三省《通鑑註》：磧，大磧也，即所謂大漠。

〔九〕荀悅《漢紀》：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

〔一〇〕《漢書》：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

飛龍引二首

按《樂府詩集》，《飛龍引》乃琴曲歌辭。太白二篇，皆借黃帝上昇事爲言，乃遊仙詩也。

黃帝鑄鼎於荆山，鍊丹砂，丹砂成黃金，騎龍飛上太清（繆本作「飛去太上」）家，〔一〕雲愁海

思令人嗟。〔三〕宮中綵女顏如花，〔三〕飄然揮手凌紫霞，〔四〕從風縱體登鸞（一作「鑾」）車。〔五〕登鸞車，侍軒轅，〔六〕遨遊青天中，其樂不可言。

〔一〕《史記》：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李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黃帝九鼎神丹經》：乘雲駕龍，上下太清。

〔二〕梁豫章王詩：雲悲海思徒掩抑。

〔三〕《抱朴子》：黃帝以千二百女昇天。鮑照詩：合神丹，戲紫房。紫房綵女弄明璫。宋之問詩：越女顏如花。

〔四〕陸機詩：輕舉乘紫霞。

〔五〕曹植《洛神賦》：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呂延濟註：縱體，輕舉之貌。《太平御覽》：《尺素訣》曰：太微天帝，登白鸞之車，駕黑羽之鳳。

〔六〕《史記》：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

其二

鼎湖流水清且閑，〔一〕軒轅去時有弓劍，〔二〕古人傳道留其間。後宮嬋娟多花顏，〔三〕乘鸞

飛烟亦不還，騎龍攀天造天關。〔四〕造天關，聞天語，屯（蕭本作「長」）雲河車載玉女。〔五〕載玉女，過紫皇，〔六〕紫皇乃賜白兔所擣之藥方。〔七〕後天而老凋三光，〔八〕下視瑤池見王母，蛾眉蕭颯如秋霜。〔九〕

〔一〕《通典》：弘農郡湖城縣，故曰胡，漢武帝更爲湖縣。有荆山，黄帝鑄鼎於荆山，其下曰鼎湖，即此也。《九域志》：陝州陝郡有鼎湖，黄帝采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帝升天，因名其地。《史記正義》：《括地志》云：湖水源出虢州湖城縣南三十五里夸父山，北流入河，即鼎湖也。閑者，是水止而不動之意。陸機詩：惠心清且閑。

〔二〕《水經注》：黄帝崩，惟弓劍存焉，故世稱黄帝仙矣。

〔三〕《韻會》：嬋娟，美好貌。

〔四〕《宋書》：堯夢攀天而上。《漢武内傳》：上元夫人歌《步玄之曲》，曰：負笈造天關，借問太上家。

〔五〕《列子》：化人之宫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此言屯雲河車，言車之多若屯雲也。《楚辭》：建日月以爲蓋兮，載玉女於後車。《呂氏春秋》：身好玉女。高誘註：玉女，好女也。仙傳多稱侍女爲玉女，亦是此義，謂其美如玉也。

〔六〕沈約《郊居賦》：降紫皇於天闕，延二妃於湘渚。《太平御覽》：《秘要經》曰：太清九宫皆有僚屬，其最高者稱天皇、紫皇、玉皇。

〔七〕古《董逃行》：教敕凡吏受言，採取神藥若木端。白兔長跪擣藥蝦蟆丸，奉上陛下一玉柈，服此藥可得神仙。

〔八〕《拾遺記》：服之得道，後天而老。《初學記》：日月星謂之三辰，亦曰三光。楊齊賢曰：凋三光者，言三光有時凋落，而眞身則常存也。

〔九〕《太平廣記》：西王母所居宮室九層，玄室紫翠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司馬相如《大人賦》：吾乃今日覩西王母，暠然白首，戴勝而穴處。所謂「蛾眉蕭颯如秋霜」，卽白首之意，嫌王母已有衰老之容，以反明軒轅之後天而老也。

天馬歌

《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胡震亨曰：漢郊祀《天馬》二歌，皆以歌瑞應。太白所擬，則以馬之老而見棄自況，思蒙收贖，似去翰林後所作。

天馬來出月支（蕭本作「氏」）窟，〔一〕背爲虎文龍翼骨。〔二〕嘶青雲，振綠髮，〔三〕蘭筋權奇走滅沒。〔四〕騰崑崙，〔五〕歷西極，〔六〕四足無一蹶。〔七〕雞鳴刷燕晡（音逋）秣越，〔八〕神行電邁躡恍惚。

〔一〕《史記》：天子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郭璞《山海經註》：月支國多好馬。《史記正義》：萬震《南州志》云：大月支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

地所出及奇偉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爲人衆，大秦爲寶衆，月支爲馬衆。

〔二〕漢《天馬歌》：虎脊兩，化若鬼。應劭註：馬毛色如虎脊者有兩也。

〔三〕顔延年《赭白馬賦》：垂稍植髮。李善註：髮，額上毛也。

〔四〕陳琳《爲曹洪與魏文帝書》：整蘭筋。李善註：《相馬經》云：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玄中者，目上陷如井字。蘭筋堅者千里。呂向註：蘭筋，馬筋節堅者，千里足也。漢《天馬歌》：志俶儻，精權奇。《赭白馬賦》：精權奇兮。張銑註：權奇，善行貌。《列子》：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絶塵弭轍。

〔五〕《淮南子》：經紀山川，蹈騰崑崙。高誘註：騰，上也，崑崙，山名，在西北，其高萬九千里。

〔六〕漢《天馬歌》：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

〔七〕《說文》：蹶，僵也。

〔八〕《赭白馬賦》：旦刷幽、燕，晝秣荆、越。劉良註：刷，括也。秣，飼也。幽、燕，北地名。荆、越，南地名。《韻會》：晡，日加申時也。杜預《左傳註》：秣，穀馬也。

天馬呼，飛龍（一作「黄」）趨，目明長庚臆（音益）雙鳧，〔一〕尾如流星首渴烏，〔二〕口噴紅光汗溝珠（當作「朱」）。〔三〕曾陪時龍躍（蕭本作「躡」）天衢，〔四〕羈金絡月照皇（一作「星」）都。〔五〕逸氣稜稜凌九區，〔六〕白璧如山誰敢沽。回頭笑紫燕，〔七〕但覺爾輩愚。

〔一〕黄伯仁《龍馬頌》：耳如剡筩，目象明星。《初學記》：長庚，太白星也。《史記索隱》：《韓詩》

云：太白晨出東方爲啓明，昏見西方爲長庚。《齊民要術》：馬胸欲直而出，鳧間欲開，望之如雙鳧。又曰：雙鳧欲大而上。註：飛鳧，胸兩邊肉如鳧。

〔二〕《埤雅》：舊說相馬，擎頭如鷹，垂尾如彗。《後漢書》：作翻車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章懷太子註：渴烏，爲曲筒，以氣引水上也。此言馬尾流轉，有似奔星，馬首昂矯，狀類渴烏，即如彗如鷹之意。

〔三〕《齊民要術》：相馬之法，口中欲得紅而有光。又曰：口中欲得色紅白如火光，爲善材，氣多良且壽。張率《舞馬賦》：露沫噴紅，沾汗流赭。《赭白馬賦》：膺門沫赭，汗溝走血。李善註：《相馬經》云：膺門欲開，汗溝欲深。

〔四〕孔融《薦禰衡表》：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楚辭》：躡天衢兮長驅。王逸註：衢，路也。

〔五〕《說文》：羈，馬絡頭也。《莊子》：齊之以月題。陸德明註：月題，馬額上當顱如月形者也。《赭白馬賦》：兩權協月。李善註：《相馬經》曰：頰欲圓如懸璧，因謂之雙璧，其盈滿如月，異相之表也。黃伯仁《龍馬頌》曰：雙璧似月。曹植詩：應會皇都。

〔六〕《赭白馬賦》：磬九區而率順。李善註：九區，九服也。

〔七〕沈約詩：紫燕光陸離。李善註：《尸子》曰：我得民而治，則馬有紫燕蘭池。呂延濟註：紫燕，良馬也。

天馬奔，戀君軒，〔一〕駷（音聳）躍驚矯浮雲翻。〔二〕萬里足躑躅，遥瞻閶闔門。〔三〕不逢寒風子，〔四〕誰採逸景孫。〔五〕

〔一〕鮑照詩：疲馬戀君軒。

〔二〕《公羊傳》：臨南騑馬而由乎孟氏。何休註：騑，捶馬銜走也。

〔三〕漢《天馬歌》：天馬來，龍之媒。遊閶闔，觀玉臺。應劭註：閶闔，天門也。

〔四〕《呂氏春秋》：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氏相口齒，天下之良工也。

〔五〕陸雲《與陸典書》：逸影之迹，永縶幽冥之坂。

白雲在青天，丘陵遠崔嵬。〔一〕鹽車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晚。伯樂翦拂中道遺，〔二〕少盡其力老棄之。願逢田子方，惻然爲我悲（一作「思」）。〔三〕雖有玉山禾，〔四〕不能療苦（一作「我」）飢（繆本作「肌」）。嚴霜五月凋桂枝，伏櫪銜冤摧兩眉。〔五〕請君贖獻穆天子，猶堪弄影舞瑤池。〔六〕

〔一〕《王母謠》：白雲在天，丘陵自出。

〔二〕《戰國策》：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坂遷延，負轅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劉峻《廣絕交論》曰：翦拂使其長鳴。正用此事。翦拂，謂修翦其毛鬣，洗拭其塵垢。《史記》：伍子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陸德明《莊子音義》：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石氏星經》云：伯樂，天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馭，故以爲名。

〔三〕《韓詩外傳》：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

〔四〕鮑照詩：誠不及青鳥，遠食玉山禾。張協《七命》：瓊山之禾。李善註：瓊山禾，卽崑崙山之木禾。《山海經》曰：崑崙之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

〔五〕《韻會》：櫪，牛馬阜也，通作歷，蓋今之馬槽也。《漢書》：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顏師古註：伏歷，謂伏槽歷而秣之也。

〔六〕《列子》：穆王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馳驅千里，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楊師道《咏飲馬詩》：清晨控龍馬，弄影出花林。王融《曲水詩序》：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劉良註：如舞，謂馬行貌。

蕭士贇曰：此詩爲逸羣絕倫之士不遇知己者嘆也。

行路難三首

《樂府古題要解》：《行路難》，備言世路艱難及離別傷悲之意，多以「君不見」爲首。

金樽清酒斗十千，〔一〕玉盤珍羞直萬錢。〔二〕停杯投筯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三〕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一作「暗天」）。〔四〕閑來垂釣碧（一作「坐」）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五〕行路難，行路難，多岐路，〔六〕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七〕直挂雲帆濟滄海。〔八〕

〔一〕曹植詩：美酒斗十千。

〔二〕《北史》：韓晉明好酒縱誕，招飲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

〔三〕鮑照詩：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嘆息。《古詩》：四顧何茫然。

〔四〕鮑照《舞鶴賦》：冰塞長川，雪滿羣山。太行山，見《明堂賦》註。

〔五〕《宋書》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旁。

〔六〕《列子》：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

〔七〕《宋書》：宗慤少時，叔父炳問其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八〕馬融《廣成頌》張雲帆，施蜺幬。《釋名》：隨風張幔曰帆。

其二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羞逐長安社中兒，〔一〕赤雞白狗（一作「雉」）賭梨栗。彈劍作歌奏苦聲，〔二〕曳裾王門不稱情。〔三〕淮陰市井笑韓信，〔四〕漢朝公卿忌賈生。〔五〕君不見昔時燕家重郭隗（音危），擁篲（音遂）折節無嫌猜。劇（音極）辛、樂毅感恩分，輸肝剖膽效英（一作「俊」）才。昭王白骨縈蔓（蕭本作「爛」）草，誰人更掃黃金臺！〔六〕行路難，歸去來。

〔一〕《舊唐書》：京師，秦之咸陽，漢之長安也。隋開皇二年，自漢長安故城東南移二十里，置新都，今京師是也。

〔二〕《史記》：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屩而見之。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

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不悅。

〔三〕《漢書》：鄒陽曰：「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

〔四〕《史記》：韓信，淮陰人。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於是信熟視之，俯出胯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

〔五〕又《史記》：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

〔六〕又《史記》：鄒衍如燕，燕昭王擁篲先驅。《索隱》曰：篲，帚也，爲之掃地，以衣袂擁帚而却行，恐塵埃之及其長者，所以爲敬也。《戰國策》：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鮑彪註：折節，屈折肢節也。江淹《恨賦》：蔓草縈骨。昭王、郭隗及黃金臺事，俱見二卷註。

其三 此首一作《古興》

有耳莫洗潁川水，〔一〕有口莫食首陽蕨。〔二〕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子胥既棄吳江上，〔三〕屈原終投湘水濱，〔四〕陸機雄才豈自

保，李斯稅駕苦不早，華亭鶴唳（音麗）詎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五〕君不見吳中張翰稱（一作「眞」）達生，秋風忽憶江東行，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六〕

〔一〕《高士傳》：許由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

〔二〕《史記》：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索隱》曰：薇，蕨也。《梁書·阮孝緒傳》：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薇蕨本二草，而古人亦多混稱，太白改以叶韻，蓋有自也。

〔三〕《吳越春秋》：吳王聞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賜屬鏤之劍，子胥伏劍而死。吳王取子胥尸，盛以鴟夷之器，投之於江中。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崩岸。

〔四〕《拾遺記》：屈原以忠見斥，隱於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獸，不交世務，採柏實以和桂膏，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

〔五〕《晉書》：成都王穎起兵討長沙王乂，假陸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戰於鹿苑，機軍大敗。宦人孟玖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穎怒，使秀密收機。機釋戎服，著白帢，與秀相見，神色自若。既而嘆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世說註》：《八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於此十餘年。《語林》曰：機爲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說文》：唳，鶴鳴也。《史記》：李斯爲丞相，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嘆曰：「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

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索隱》曰：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己今日富貴已極，未知向後吉凶止泊在何處也。《太平御覽》：《史記》曰：李斯臨刑，思牽黃犬，臂蒼鷹，出上蔡東門，不可得矣。考今本《史記·李斯傳》中，無「臂蒼鷹」字，而太白詩中屢用其事，當另有所本。

〔六〕《晉書》：張翰，字季鷹，吳郡吳人也。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時人貴其曠達。

長相思

長相思，本漢人詩中語。《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蘇武詩：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李陵詩：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六朝始以名篇，如陳後主「長相思，久相憶」，徐陵「長相思，望歸難」，江總「長相思，久別離」諸作，並以「長相思」發端。太白此篇，正擬其格。

長相思，在長安。絡緯秋啼金井闌（繆本作「欄」），〔一〕微（一作「凝」）霜凄凄簟色寒。孤燈不明（一作「眠」，一作「寐」）思欲絕，卷帷望月空長嘆。美人如花（一作「佳期迢迢」）隔雲端，〔二〕上有青冥之高（蕭本作「長」）天，〔三〕下有淥水之波瀾。天長路遠魂飛苦，〔四〕夢魂

不到關山難。長相思，摧心肝。〔五〕

〔一〕吳均詩：絡緯井邊啼。《古今注》：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促織謂其鳴聲如急織，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績也。按今之所謂絡緯，似蚱蜢而大，翅作聲，絕類紡績。秋夜露涼風冷，鳴尤淒緊，俗謂之紡績娘，非蟋蟀也。或古今稱謂不同歟？金井闌，井上闌干也。古樂府多有玉牀金井之辭，蓋言其木石美麗，價值金玉云耳。

〔二〕宋玉《神女賦》：煒乎如花，溫乎如玉。枚乘詩：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

〔三〕《楚辭》：據青冥而攄虹兮。

〔四〕陳後主《孫瑒銘》：天長路遠，地久雲多。

〔五〕歐陽建詩：痛哭摧心肝。

上留田行 繆本少「行」字

按《樂府詩集》：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有《上留田行》。《古今注》：上留田，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死，兄不字其孤弟者，鄰人爲其弟作悲歌以風其兄，故曰《上留田》。太白所謂弟死不葬，他人舉銘旌之事，與《古今注》所說不同，豈別有異詞之傳聞，抑於時實有斯事，而借古題以詠新聞耶？

行至上留田，孤墳何崢嶸。積此萬古恨，春草不復生。悲風四邊來，腸斷白楊聲。〔一〕借問誰家地，埋沒蒿里塋（音營）。〔二〕古老向予言，言是上留田。蓬科馬鬣今已平，〔三〕昔之弟

死兄不葬，他人於此舉銘旌。〔四〕一鳥死，百鳥鳴；一獸走，百獸驚。桓（一作「常」）山之禽別離苦，〔五〕欲去迴翔不能征。〔六〕田氏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荆。〔七〕交讓（蕭本作「柯」）之木本同形，東枝顦顇西枝榮。〔八〕無心之物尚如此，參（音森）商胡乃尋天兵？〔九〕孤竹、延陵，讓國揚名，〔一〇〕高風緬（音勉）邈，〔一一〕頹波激清。尺布之謠，〔一二〕塞耳不能聽。〔一三〕

〔一〕《本草拾遺》：白楊，北土極多，人種墟墓間，樹大皮白。《古詩》：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

〔二〕《七哀詩》：借問誰家墳。古《薤露歌》：蒿里誰家地。《漢書》：蒿里召兮郭門宏。顏師古註：蒿里，死人里。《說文》：塋，墓也。

〔三〕賈山《至言》：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顏師古註：顆，謂土塊。蓬顆，言塊上生蓬者耳。蓬科、蓬顆，義同。《禮記》：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昔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防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正義曰：子夏既道從若斧形，恐燕人不識，故舉俗稱馬鬣封之謂也以語燕人。馬騣鬣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

〔四〕又《禮記》：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

〔五〕《家語》：孔子在衞，昧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爲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爲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訣。」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

〔六〕《楚辭》：歸雁兮於征。王逸註：征，行也，言將去。

〔七〕《續齊諧記》：京兆田眞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平均，唯堂前一株紫荆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卽枯死，狀如火然。眞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更合財寶，遂爲孝門。

〔八〕《述異記》：黃金山有楠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後年西邊榮東邊枯，年年如此。張華云：「交讓樹也。」

〔九〕《左傳》：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杜預註：尋，用也。

〔一〇〕《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又《史記》：吳王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

〔一一〕潘岳《寡婦賦》：緬邈兮長乖。呂延濟註：緬邈，長遠貌。

〔一二〕《漢書》：淮南厲王長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輂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當棄市。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郵，淮南王不食而死。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一三〕李陵詩：游子暮思歸，塞耳不能聽。

春日行

胡震亨曰：鮑照《春日行》詠春遊，太白則擬君王遊樂之辭。

深宮高樓入紫清，〔一〕金作蛟龍盤繡（一作「繡作」）楹。佳人當窗弄白日，〔二〕絃將手語彈鳴箏。〔三〕春風吹落君王耳，此曲乃是《昇天行》。〔四〕因出天池泛蓬、瀛，〔五〕樓船（蕭本作「臺」）蹙沓波浪驚。〔六〕三千雙蛾獻歌笑，撾（張爪切，音髽）鐘考鼓宮殿傾，〔七〕萬姓聚舞歌太平。〔八〕我無為，人自寧。〔九〕三十六帝欲相迎，〔一〇〕仙人飄翩下雲軿（音瓶）。〔一一〕帝不去，留鎬（音浩）京。〔一二〕安能為軒轅，獨往入窅（音窈）冥。〔一三〕小臣拜獻南山壽，〔一四〕陛下萬古垂鴻名。〔一五〕

〔一〕《真誥》：仰眄太霞宮，金閣曜紫清。

〔二〕何子朗詩：美人弄白日，灼灼當春牖。

〔三〕弦將手語，謂絃與手相戛而成聲也。《風俗通》：箏，謹案《禮・樂記》，五絃，筑身。今幷、涼二州箏形如瑟，不知誰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隋書》：箏，十三絃，所謂秦聲，蒙恬所作者也。《通典》：傅玄《箏賦》序曰：代以為蒙恬所造，今觀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地，中空准六合，絃柱

擬十二月，設之則四象在，鼓之則五音發，斯乃仁智之器，豈蒙恬亡國之臣所能關思哉。曹植詩：撫絃彈鳴箏。

〔四〕《昇天行》，古樂府名。《樂府古題要解》：《昇天行》，曹植「日月何肯留」，鮑照「家世宅關輔」，皆傷人世不永，俗情險艱，當求神仙翺翔六合之外，其辭蓋出《楚辭·遠遊篇》也。

〔五〕天池，指御苑池沼而言。《史記》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

〔六〕《西京雜記》：昆明池中有樓船數百艘，上建樓櫓。

〔七〕《韻會》：撾，擊也。毛萇《詩傳》：考，擊也。

〔八〕《書·武成》：萬姓悅服。

〔九〕《老子》：我無爲而民自化。

〔一〇〕按道書有三十六天上帝。東方八天：太皇黃曾天帝，太明玉完天帝，清明何童天帝，玄胎平育天帝，元明文舉天帝，上明七曜摩夷天帝，虛無玉衡天帝，太極濛翳天帝。南方八天：赤明和陽天帝，玄明恭華天帝，曜明宗飄天帝，竺落皇笳天帝，虛明靈曜天帝，觀明端靖天帝，元明恭慶天帝，太煥極瑤天帝。西方八天：元載孔昇天帝，太安皇崖天帝，顯定極風天帝，始皇孝芒天帝，太皇翁重浮容天帝，無思江油天帝，上揲阮樂天帝，無極曇誓天帝。北方八天：皓庭霄度天帝，淵通元洞天帝，太文翰寵妙成天帝，太素秀樂禁上天帝，太虛無上常融天帝，太釋玉隆騰勝天帝，龍變梵度天帝，太極平育賈奕天帝。中央四帝：昊天金闕玉皇上帝，先天聖祖長生大帝，上天紫微天皇大帝，中天北極紫微大帝。

〔一一〕《眞誥》：廬江潛山中，有學道者鄭景世、張重華，以四月十九日北玄老太一迎以雲軿，白日升天。《蒼頡篇》：軿，衣車也。

〔二〕《詩·大雅》:宅是鎬京。《元和郡縣志》:周武王鎬京,在長安縣西北十八里。自漢武帝穿昆明池於此,鎬京遺址遂淪陷焉。

〔三〕《莊子》:黄帝再拜稽首而問曰:「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窅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四〕《詩·大雅》: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

〔五〕《獨斷》:陛下者,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上書亦如之。《封禪書》: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呂向註:鴻,大也。

前有樽酒行二首

即古樂府之「前有一樽酒」也。傅玄、張正見諸作,皆言置酒以祝賓主長壽之意,太白則變而爲當及時行樂之辭。

春風東來忽相過,金樽淥酒生微波。〔一〕落花紛紛稍覺多,美人欲醉朱顏酡(音駄)。〔二〕青軒桃李能幾何,〔三〕流光欺人忽蹉跎。〔四〕君起舞,日西(一作「將」)夕。〔五〕當年意氣不肯傾(蕭本作「平」),白髮如(一作「首垂」)絲嘆何益。

〔一〕水清曰淥,所謂淥酒,即清酒之義也。

〔二〕《楚辭》：美人既醉朱顏酡。《韻會》：酡，飲而赭色著面也。

〔三〕虞炎詩：青軒明月時。王適詩：青軒桃李落紛紛，紫庭蘭蕙日氛氳。

〔四〕流光，日月之光也。曹植詩：流光正徘徊。《說文》：蹉跎，失時也。

〔五〕王融詩：暢哉人外賞，遲遲眷西夕。

其二

琴奏龍門之綠桐，〔一〕玉壺美酒清若空。催絃拂柱與君飲，看朱成碧顏始紅（一作「眼白看杯顏色紅」）。〔二〕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三〕笑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將（繆本作「欲」）安歸？

〔一〕《周禮》：龍門之琴瑟，於宗廟中奏之。鄭康成註：龍門，山名。枚乘《七發》：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使琴摯斫斬以爲琴。

〔二〕王僧孺詩：誰知心眼亂，看朱忽成碧。

〔三〕古樂府：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漢書》：乃令文君當盧。顏師古註：賣酒之處，累土爲盧，以居酒甕，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鍛爐，故名盧。而俗之學者，皆謂當盧爲對溫酒火爐，失其義矣。

夜坐吟

《夜坐吟》，始自鮑照。其辭曰：冬夜沉沉夜坐吟，含情未發已知心。霜入幕，風度林，朱燈滅，朱顏尋。體君歌，逐君音，不貴聲，貴意深。蓋言聽歌逐音，因音託意也。

冬夜夜寒覺夜長，〔一〕沉吟久坐坐北堂。冰合井泉月入閨，金釭青凝照悲啼。〔二〕金釭（音江）滅，啼轉多，掩妾淚，聽君歌。歌有聲，妾有情，情聲合，兩無違。一語不入意，〔三〕從君萬曲梁塵飛。〔四〕

〔一〕《古詩》：天寒知夜長。

〔二〕《西都賦》：金釭銜璧。呂延濟註：金釭，燈盞也。

〔三〕鮑照詩：萬曲不關心。

〔四〕陸機詩：再唱梁塵飛。劉向《別錄》：漢興以來，善雅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清哀，蓋動梁塵。

野田黃雀行

按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中有《野田黃雀行》。

遊莫逐炎洲翠，〔一〕棲莫近吳宮燕。〔二〕吳宮火起焚巢（繆本作「爾」）窠，炎洲逐翠遭網羅。蕭條兩翅蓬蒿下，縱有鷹鸇奈爾（一作「若」）何！〔三〕

〔一〕郭璞《山海經註》：翠似燕而紺色。陳子昂詩：翡翠巢南海，雌雄珠樹林。殺身炎洲裏，委

羽玉堂陰。炎洲謂海南之地，在漢爲朱崖、儋耳二郡，唐爲崖、儋、振三州，今爲瓊州。其地居大海之中，廣袤數千里，四時常燠，故曰炎洲。多産翡翠。

〔二〕《越絶書》記吳地傳，有東宮、西宮。東宮周一里二百七十步，西宮在長秋，周一里二十六步。秦始皇帝十一年，守宮者照燕，失火燒之。鮑照詩：猶勝吳宮燕，無罪得焚窠。

〔三〕《爾雅翼》：鷹，鳥之鷙者，雌大雄小，一名鷂鳩。陸璣《詩疏》：鷂似鷂，青黄色，燕頷，勾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

箜篌謡

《樂府詩集》：《箜篌謡》，不詳所起。大畧言結交當有終始，與《箜篌引》異。舊註以爲即《箜篌引》，誤矣。

攀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貴賤結交心不移，惟有嚴陵及光武。〔一〕周公稱大聖，管蔡寧相容，〔二〕漢謡一斗粟，不與淮南舂。〔三〕兄弟尚路人（一作「行路」），吾心安所從。他人方寸間，〔四〕山海幾千重。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峯。〔五〕多（蕭本作「開」）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鮑久已死，〔六〕何人繼其蹤？

〔一〕嚴子陵事，見二卷註。

〔二〕《史記》：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

作亂。周公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

〔三〕斗粟謠見本卷《上留田》註。

〔四〕方寸，心也。《列子》：「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五〕《方輿勝覽》：九疑山，在道州寧遠縣南六十里，亦名蒼梧山。九峰相似，望而疑之，謂之九疑。一曰朱明峰，二曰石城峰，三曰石樓峰，四曰娥皇峰，五曰舜源峰，六曰女英峰，七曰簫韶峰，八曰桂林峰，九曰梓林峰。

〔六〕《說苑》：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涙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爲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君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爲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爲知己者死，而況爲之哀乎！」

雉朝飛 一本作《雉朝飛絃》

《古今注》：《雉朝飛》者，犢牧子所作也。犢牧子，齊處士，宣、湣王時人。年五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雌雄相隨而飛，意動心悲，乃作《雉朝飛》之操，將以自傷焉。

麥隴青青三月時，白雉朝飛挾兩雌。〔一〕錦衣綺（蕭本作「繡」）翼何離褷（音斯），〔二〕犢（音讀）牧採薪感之悲。春天和，白日暖，啄食飲泉勇氣滿，爭雄鬭死繡頸斷。〔三〕《雉子斑》奏

急管絃，〔四〕心傾美酒（蕭本作「傾心酒美」）盡玉椀。〔五〕枯楊枯楊爾生稊（音題。繆本作「荑」），〔六〕我獨七十而孤棲。彈絃寫恨意不盡，瞑目歸黃泥。

〔一〕王僧達詩：麥隴多秀色。《爾雅》釋雉有十四種，白雉其一種也，名鵫雉，江東呼白鵫。枚乘《七發》：麥秀漸兮雉朝飛。潘岳《射雉賦》：逸羣之儁，擅場挾兩。徐爰註：逸羣儁異之雉，不但欲擅一場，又挾兩雌也。

〔二〕吳均《雉朝飛》曲：何辭碎錦衣。《射雉賦》：鶩綺翼而經撾。木華《海賦》：鳥雛離褷。李善註：離褷，羽毛始生貌。

〔三〕《埤雅》：雉死耿介，妒壟護疆，善鬬，雖飛不越分域。一界之內，要以一雄爲主，餘者雖衆，莫敢鳴雊。《射雉賦》：灼繡頸而袞背。徐爰註：頸毛如繡。

〔四〕《宋書》：漢鼓吹鐃歌十八曲，有《雉子斑》曲。

〔五〕梁元帝詩：金卮玉椀共君傾。

〔六〕《周易》：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王弼註：稊者，楊之秀也。虞翻註：稊，穉也，楊葉未舒稱稊。

上雲樂

原註：老胡文康辭，或云范雲及周捨所作，今擬之。

胡震亨曰：梁武帝製《上雲樂》，設西方老胡文康，生自上古者，青眼，高鼻，白髮，導弄孔雀、鳳凰、白鹿。慕梁朝來遊，伏拜祝千歲壽。周捨爲之詞。太白擬作，視捨本詞加肆，而

「龍飛咸陽」數語，似又謂此胡遊肅宗朝者，亦各從其時，備一代俳樂爾。琦按：《隋書·樂志》：梁三朝樂第四十四，設寺子導安息孔雀、鳳凰、文鹿胡舞登，連《上雲樂》歌舞伎。知《上雲樂》者，乃舞之名色，令樂人扮作老胡之狀，率珍禽奇獸而爲胡舞，以祝天子萬壽。其時所歌之辭，卽捨所作之辭也。捨本辭曰：「西方老胡，厥名文康。遨遊六合，傲誕三皇。西觀濛汜，東戲扶桑，南泛大蒙之海，北至無通之鄉。昔與若士爲友，共弄彭祖扶牀。往年暫到崑崙，復値瑶池舉觴。周帝迎以上席，王母贈以玉漿，故乃壽如南山，老若金剛。青眼眢眢，白髮長長，蛾眉臨髭，高鼻垂口。非直能俳，又善飲酒。簫歌從前，門徒從後。濟濟翼翼，各有分部。鳳凰是老胡家雞，師子是老胡家狗。陛下撥亂反正，再朗三光，澤與雨施，化與風翔。覘雲候呂，來遊大梁。重駟修路，始屆帝鄉。伏拜金闕，瞻仰玉堂。從者小子，羅列成行。悉知廉節，皆識義方。歌管愔愔，鏗鼓鏘鏘，響震鈞天，聲若鵷凰。前却中規矩，進退得宮商。舉伎無不佳，胡舞最所長。老胡寄篋中，復有奇樂章。齎持數萬里，願以奉聖皇。乃欲次第說，老耄多所忘。是顧明陛下壽千萬歲，歡樂未渠央。」太白此篇擬之而作，辭義多相出入，故全錄之，以見其所自焉耳。

金天之西，〔一〕白日所沒。康老胡雛，生彼月窟。〔二〕巉巖容儀，戌（音恤）削風骨。〔三〕碧玉炅（音憬）炅（一作「皎皎」）雙目瞳，黃金拳拳兩鬢（一作「鬢髮」）紅。〔四〕華蓋垂下睫（音接），嵩岳臨上脣。〔五〕不覩詭譎貌，〔六〕豈知造化神。

〔一〕張衡《思玄賦》：顧金天而嘆息兮，吾欲往乎西嬉。呂向註：金天，西方少昊所主也。

〔二〕《長楊賦》：西壓月窟。月窟，謂近西月沒之處，蓋指西域極遠之地而言。

〔三〕《上林賦》：眇閻易以戍削。徐廣註：戍削，言如刻畫作之。

〔四〕碧玉炅炅，言其眼色碧而有光。黄金拳拳，言其髮色黄而稍卷。

〔五〕華蓋垂下睫，言其眉長而下覆於目。嵩岳臨上脣，言其鼻巨而上壓於脣。《黄庭内景經》：眉號華蓋覆明珠。又云：外應中岳鼻齊位。梁丘子註：中岳，鼻也。

〔六〕王褒《洞簫賦》：驁合遝以詭譎。李善註：詭譎，猶奇怪也。

大道是文康之嚴父，元氣乃文康之老親。〔一〕撫頂弄盤古，〔二〕推車轉天輪。〔三〕云見日月初生時，鑄冶火精與水銀。〔四〕陽烏未出谷，〔五〕顧兔半藏身。〔六〕女媧（音戈）戲黄土，團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若沙塵。〔七〕生死了不盡，誰明此胡是仙眞。西海栽若木，〔八〕東溟植扶桑，〔九〕别來幾多時，枝葉萬里長。

〔一〕《道德指歸論》：道德爲父，神明爲母。孫楚《石人銘》：大象無形，元氣爲母。杳兮冥兮，陶冶衆有。

〔二〕《述異記》：盤古氏，天地萬物之祖也。《路史》：渾敦氏，即代所謂盤古氏，神靈一日九變，蓋元混之初，陶融造化之主也。

〔三〕木華《海賦》：狀如天輪，膠戾而激轉。李善註：《呂氏春秋》曰：天地如車輪，終則復始。

〔四〕《淮南子》：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初學記》：《范子計然》曰：日者，火精也。

〔五〕陽烏，日中烏也。詳《明堂賦》註。

〔六〕顧兔，月中兔也。《楚辭》：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兔在腹。

〔七〕《太平御覽》：《風俗通》曰：俗說天地初開闢，未有人民，女媧團黄土爲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於泥中，舉以爲人。故凡富貴賢智者，黄土人也；貧賤凡愚者，引絙人也。《録異記》：房州上庸界有伏羲女媧廟，云是摶土爲人民之所，古跡在焉。

〔八〕《淮南子》：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花照下地。高誘註：末，端也。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花，光照其下也。

〔九〕東溟，東海也。顔延之詩：日觀臨東溟。《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萬里。有椹樹長數千丈，大二千圍，樹兩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爲扶桑。仙人食其椹，而一體皆作金光色，飛翔空玄。其樹雖大，其葉、椹故如中夏之桑也，但椹稀而色赤，九千歲一生實耳，味絶甘香美。《齊民要術》：《玄中記》云：天下之高者扶桑，無枝木焉，上至天，盤蜿而下屈，通三泉也。

中國有七聖，〔一〕半路頽鴻（蕭本作「洪」）荒。〔二〕陛下應運起，龍飛入咸陽。〔三〕赤眉立盆子，〔四〕白水興漢光。〔五〕叱咤四海動，洪濤爲簸揚。舉足踏紫微，〔六〕天關自開張。

〔一〕「中國有七聖」，謂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六君，其一則武后也。考先天二年睿宗誥，有「運光五聖、業盛百齡」之辭，貞元二十一年順宗誥，有「九聖儲祥、萬邦咸休」之語，皆數武后在内，知當時稱謂如此也。

〔二〕「半路頽鴻荒」，喻禄山倡亂，兩京覆沒，有似鴻荒之世也。「陛下應運起」，謂肅宗即位於靈武，「龍飛入咸陽」，謂西京尅復，大駕還都也。「赤眉立盆子」，謂禄山既死，羣賊又立安慶緒爲主也。「叱咤四海動，洪濤爲簸揚」，喻天下震動，寰宇洗清也。「舉足踏紫微」，喻踐天子之位也。「天

關自開張」，喻四遠關塞悉開通出入，不事閉守也。《魯靈光殿賦》：鴻荒樸略。張載註：鴻，大也。上古之世，爲鴻荒之世也。

〔三〕《東京賦》：龍飛白水，鳳翔參墟。薛綜註：龍飛鳳翔，以喻聖人之興。

〔四〕《後漢書》：建武元年，赤眉賊率樊崇、逢安等，共立劉盆子爲天子。然崇等視之如小兒，百事自由，初不恤錄。

〔五〕《宋書》：光武起於春陵之白水鄉。章懷太子《後漢書註》：光武舊宅在今隨州棗陽東南，宅旁二里有白水焉，卽張衡所謂龍飛白水也。

〔六〕《太平御覽》：《天官星占》曰：紫微者，天帝之座也。

老胡感至德，東來進仙倡。〔一〕五色師子，〔二〕九苞鳳凰，〔三〕是老胡雞犬，鳴舞飛帝鄉。淋漓颯沓，〔四〕進退成行。能胡歌，獻漢酒，跪雙膝，並（蕭本作「立」）兩肘，散花指天舉素手。拜龍顏，〔五〕獻聖壽，北斗戾，〔六〕南山摧，天子九九八十一萬歲，〔七〕長傾萬歲（一作「年」）杯。

〔一〕《西京賦》：總會仙倡。薛綜註：仙倡，僞作假形，謂如神也。

〔二〕束晳《發蒙記》：獅子五色而食虎於巨山之岫，一嗥則百人仆，惟畏鉤戟。《南齊書》：王敬則夢騎五色獅子。

〔三〕《論語摘衰聖》：鳳有九苞，九苞者，一曰口包命，二曰心合度，三曰耳聽達，四曰舌詘伸，五曰彩光色，六曰冠矩朱，七曰距銳鉤，八曰音激揚，九曰腹文戶。

〔四〕傅毅《舞賦》：颯沓合并。張銑註：颯沓，盤旋貌。
〔五〕《春秋元命苞》：黄帝龍顏，得天庭陽；文王龍顏，柔肩望羊。
〔六〕宋玉《大言賦》：北斗戾兮太山夷。《説文》：戾，曲也。
〔七〕「九九八十一萬」六字，出《戰國策》。

夷則格上白鳩拂舞辭

《通典》：《白鳩》，吳朝拂舞曲也。琦按：拂舞者，樂人執拂而舞，以爲容節也。《樂府詩集》：《古今樂錄》曰：鞞、鐸、巾、拂四舞，梁並夷則格，鐘磬鳩拂和，故白擬之爲《夷則格上白鳩拂舞辭》。

鏗鳴鐘，考朗鼓，〔一〕歌《白鳩》，〔二〕引拂舞。白鳩之白誰與鄰，霜衣雪襟誠可珍，含哺（音步）七子能平均。〔三〕食不噎（繆本作「咽」），性安（一作「可」）馴，首農政，鳴陽春。天子刻玉杖，鏤形賜耆人。〔四〕白鷺（一作「鷹」）之（繆本作「亦」）白非純眞，外潔其色心匪仁。〔五〕闕五德，〔六〕無司晨，〔七〕胡爲啄我葭（音嘉）下之紫鱗。〔八〕鷹鵰（音刁）鶚（音諤），〔九〕貪而好殺。鳳凰雖大聖，不願以爲臣。

〔一〕《楚辭》：鏗鐘搖簴。王逸註：鏗，撞也。《詩·國風》：我有鐘鼓，勿鼓勿考。毛傳：考，擊也。何承天歌：朗鼓節鳴笳。

〔二〕鳩類甚多，毛色各異，白者不常有，有則以爲異。故《瑞應圖》曰：白鳩，成湯時至。王者養者老，尊道德，不以新失舊則至。

〔三〕《詩·國風》：鳲鳩在桑，其子七兮。陸璣疏：鳲鳩有均一之德，飼其子，旦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

〔四〕《爾雅翼》：鳲鳩一名鴶鵴，又名布穀，以此鳥鳴時，布種其穀。似鷂長尾，牝牡飛鳴，翼相摩拂。《月令》云，鳴鳩拂其羽是也。按鳴鳩拂羽，乃三月中候也。張華《禽經註》：鳲鳩，此鳥鳴時，耕事方作，農人以爲候。《後漢書·禮儀志》：仲秋之月，縣道皆按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釋名》：人六十曰耆，耆，指也，不從力役，指事使人也。

〔五〕陸璣《詩疏》：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汶陽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舂鉏，遼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大小如鴟，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寸餘，毵毵然與衆毛異，甚好，欲取魚時則弭之。

〔六〕《韓詩外傳》：君獨不見夫雞乎？首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鬭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有此五德。

〔七〕《襄陽記》：雞主司晨，犬主吠盜。

〔八〕毛萇《詩傳》：葭，蘆也。《說文》：葭，葦之未秀者。《蜀都賦》：鮮以紫鱗。

〔九〕鷹，古者謂之鷞鳩，一歲色黃曰黃鷹，二歲色變次赤，曰鴘鷹，又曰鷂鷹，三歲以後色變蒼白，曰蒼鷹。隋魏彥深《鷹賦》所謂「毛衣屢改，厥色無常，寅生酉就，總號爲黃，二周作鷂，三歲成蒼」是也。世俗通謂之角鷹，以其頂有毛角微起也。鶻，《詩》所謂晨風，似鷹而小，好乘風展翅，鳴則

風生，世俗謂之鶻鵰，與鷹極類，惟尾長翅短爲異，猛悍多力。鶚尤勇健善搏，乃鷙鳥中之殊特者，故鄒陽書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禽經》曰：鷙鳥之善搏者曰鶚。孟康《漢書註》：鶚，大鵰也。《詩經正義》：鵰之大者又名鶚，蓋言其似鵰而大也。或以鵰鶚混爲一物，或以鶚爲王雎、魚鷹之異名，皆非也。四鳥皆禽中之鷙者，形狀亦相似，曲喙，金睛，劍翮，利爪，盤旋空中，俟物而擊之。鶻形最小，所搏者惟鴿雀小鳥之類；鷹稍大，能搏雉兔；鵰則大於鷹，能擒鴻鵠大鳥；鶚則又大於鵰，能搏狐鹿羊豕。鷹多生北地，鶻則是處有之，鵰鶚惟產邊境。世人不辨，或多混稱，故詳釋之。

日出入行

胡震亨曰：漢郊祀歌《日出入》，言日出入無窮，人命獨短，願乘六龍仙而升天。太白反其意，言人安能如日月不息，不當違天矯誣，貴放心自然，與溟涬同科也。

日出東方隈（音近威），[一]似從地底來。歷天又入海（繆本作「歷天又復入西海」），六龍所舍安在哉！[二]其始與終古不息（一作「其行終古不休息」），[三]人非元氣，[四]安得與之久徘徊。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五]誰揮鞭策驅四運，[六]萬物興歇皆自然。羲和，[七]羲和，汝奚汩（音骨）沒於荒淫之波？[八]魯陽何德，駐景揮戈。[九]逆道違天，矯誣實多。[一〇]吾將囊括大塊，[一一]浩然與溟（音茗）涬（音悻）同科。[一二]

[一]《莊子》：日出於東方，而入於西極。《說文》：隈，水曲隩也。

〔二〕六龍，見《蜀道難》註。

〔三〕《莊子》：日月得之，終古不息。陸德明註：崔云：終古，久也。鄭玄註《周禮》云：終古，猶言常也。

〔四〕《法苑珠林》：元氣者，依《河圖》曰：元氣無形，洶洶蒙蒙，偃者爲地，伏者爲天。《禮統》曰：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帝王世紀》曰：元氣始萌，謂之太初。《三五曆紀》曰：未有天地之時，混沌如雞子。溟涬鴻濛滋分，歲起攝提，元氣啓肇。

〔五〕郭象《莊子註》：暖焉若陽春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淒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太白「謝榮」、「怨落」二語本此。

〔六〕殷仲文詩：四運雖鱗次。呂向註：四運，四時也。

〔七〕《廣雅》：日御謂之羲和。

〔八〕《淮南子》：百姓曼衍於荒淫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劉勰《新論》：蔓衍於荒淫之波，留連於是非之境。

〔九〕《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搆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爲之反三舍。郭璞詩：愧無魯陽德，回日向三舍。

〔一〇〕《書・仲虺之誥》：矯誣上天。

〔一一〕賈誼《過秦論》：囊括四海之意。《淮南子》：大塊載我以形。高誘註：大塊，天地之間也。

〔一二〕《莊子》：大同於涬溟。司馬彪曰：涬溟，自然元氣也。張衡《靈憲》：太素之前，幽清玄靜，寂寞冥默，不可爲象。厥中惟靈，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斯謂溟涬，蓋乃道之根也。葛洪《枕中書》：二儀未分，溟涬鴻濛，未有成形，天地日月未具，狀如雞子，混沌玄黃。

胡無人

按《樂府詩集》，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中有《胡無人行》。

嚴風吹霜海草凋，〔一〕筋幹精堅胡馬驕。〔二〕漢家戰士三十萬，〔三〕將軍兼領（一作「誰者」）霍嫖姚。〔四〕流星白羽腰間插，〔五〕劍花秋蓮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關，〔六〕虜箭如沙射金甲。雲龍風虎盡（一作「晝」）交回，〔七〕太白入月敵可摧。〔八〕敵可摧，旄頭滅，〔九〕履胡之腸涉胡血。〔一〇〕懸胡青天上，埋胡紫塞旁。〔一一〕胡無人，漢道昌。

〔一〕《初學記》：梁元帝《纂要》曰：冬風曰嚴風。

〔二〕《周禮》：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韻會》：驕，馬壯貌。

〔三〕《漢書》：武帝元光二年，遣五將軍三十萬衆，伏馬邑下，欲襲單于，單于覺之而去。

〔四〕《漢書》：霍去病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爲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服虔註：票姚，音飄搖。顏師古曰：票，音頻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鷂字。去病後爲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搖，則不當其義也。按唐人詩中用嫖姚字者，多從服音，不從顏說，卽杜工部亦然，不獨太白是詩矣。

〔五〕《上林賦》：彎繁弱，滿白羽。文穎註：以白羽羽箭，故言白羽也。

〔六〕揚雄《長楊賦》：天兵四臨。李善註：天兵，言兵威之盛如天也。《漢書·地理志》：敦煌郡龍勒縣有玉門關。《史記正義》：《括地志》曰：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北一百十八里。《元和郡縣志》：

玉門關在瓜州晉昌縣東二十里。《一統志》：玉門關在陝西故瓜州西北十八里。漢霍去病破走月支，開玉門關，班超在西域上書，願生入玉門關，卽此。

〔七〕雲龍風虎，皆陣名。《李衛公問對》：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陣何義也？」靖曰：「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說八名，於八陣本一也。」舊註引《周易》「雲從龍，風從虎」之文，恐於詩義未當。

〔八〕《後漢書》：永平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爲大將戮。《晉書》：凡五星入月歲，其野有逐相。太白，將戮。元帝太興三年十二月己未，太白入月，在斗。成帝咸康元年二月乙未，太白入月。六年二月乙未，太白入月。其占又皆另有所主，俱未嘗爲摧敵之兆。太白斯語，其別有所據歟？

〔九〕《漢書》：昴曰旄頭，胡星也。

〔一〇〕《淮南子》：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履腸，輿死扶傷。

〔一一〕《古今注》：秦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焉。

陛下之壽三千霜，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兮守四方。〔一〕

〔一〕漢高祖歌詩：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蘇子由譏此詩末三句爲不達理。蕭士贇曰：詩至「漢道昌」，一篇之意已足。一本云無此三句者是也，使蘇子由見之，必不肯輕致不識理之誚矣。東坡云：今《太白集》有「悲來乎」、「笑已乎」、贈懷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之作，蓋唐末五代間齊己輩詩也。僕亦曰：此詩末後三句，安知非此輩所增乎？致使太白貽譏於數百載之後，惜哉！今遂删去，後人具正法眼藏者，必蒙賞音。後人錄此詩者，悉删去後三句，蓋多從蕭本也。

琦按：《酉陽雜俎》云：祿山反，太白製《胡無人》，言「太白入月敵可摧」，及祿山死，太白蝕月。蕭氏註從之，謂此詩必作於上元間，據太史之占而言。今考《唐書·天文志》，初未嘗有太白入月之事，而蕭妄引上元元年、三年月掩昴之文以當之，誤矣。玩「天兵照雪下玉關」之句，當是開元、天寶之間爲征討四夷而作，庶幾近是。

北風行

鮑照有《北風行》，傷北風雨雪，行人不歸，太白擬之而作。

燭龍棲寒門，〔一〕光耀猶旦開。日月照之何不及此（一作「日月之賜不及此」），惟有北風號怒天上來。燕山雪花大如席，〔二〕片片吹落軒轅臺。〔三〕幽州思婦十二月，〔四〕停歌罷笑雙蛾摧。倚門望行人，念君長城苦寒良可哀。別時提劍救邊去，遺此虎文金鞞（音丙）靫（音差）。〔五〕中有一（蕭本「作二」）雙白羽箭，〔六〕蜘蛛結網生塵埃。箭空在，人今戰死不復回。不忍見此物，焚之已成（一作「以爲」）灰。黄河捧土尚可塞，〔七〕北風雨雪恨難裁（一作「哉」）。

〔一〕《淮南子》：燭龍在雁門北，蔽於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高誘註：龍銜燭以照太陰，蓋長千里，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又《淮南子》：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高誘註：積寒所在，故曰寒門。

〔二〕《太平寰宇記》：燕山在薊州漁陽縣東南七十里。《一統志》：燕山在薊州玉田縣西北二十五里，自西山一帶迤邐東來，延袤數百里抵海崖。然詩家用燕山字，概舉燕地之山，猶秦山、楚山之類，不專指一山也。

〔三〕《直隸名勝志》：軒轅臺在保安州西南界之喬山上。《山海經》云：大荒內有軒轅臺，射者不敢西向，畏軒轅故也。

〔四〕唐之幽州又謂之范陽郡，屬河北道。

〔五〕鞞靫，當作鞴（音步）靫爲是。《韻會》：鞴靫，盛箭室。《子虛賦》作步叉。

〔六〕《北史·突厥傳》：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枚以賜射匱。

〔七〕《後漢書·朱浮傳》：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

俠客行

趙客縵（音幔）胡纓，〔一〕吳鉤霜雪明。〔二〕銀鞍照白馬，〔三〕颯沓如流星。〔四〕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五〕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閑過信陵飲，脫劍膝前（一作「上」）横。將炙啖朱亥，〔六〕持觴勸侯嬴。三杯吐然諾，〔七〕五岳倒爲輕。眼花耳熱後，〔八〕意氣素霓生。〔九〕救趙揮金槌，邯（音寒）鄲先震驚。〔一〇〕千秋二壯士，烜（繆本作「炟」）赫大梁城。〔一一〕縱死（蕭本作「使」）俠骨香，〔一二〕不慙世上英。〔一三〕誰能書閣（蕭本作「閤」）下，白首《太玄經》。〔一四〕

〔一〕《莊子》：趙太子曰：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縵胡之纓，短後之衣。司馬彪曰：曼胡之纓，謂粗纓無文理也。

〔二〕鮑照詩：錦帶佩吳鉤。李周翰註：吳鉤，鉤類，頭少曲。《夢溪筆談》：吳鉤，刀名也，刃彎。今南蠻用之，謂之葛黨刀。

〔三〕辛延年詩：銀鞍何煜爚。

〔四〕杜篤《論都賦》：軍如流星。

〔五〕《莊子》：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司馬彪曰：十步與一人相擊，輒殺之，故千里不留於行也。

〔六〕《韻會》：將，奉也，賫也，持也。

〔七〕丘遲詩：丈夫吐然諾，受命本遺家。

〔八〕張華《輕薄篇》：三雅來何遲，耳熱眼中花。

〔九〕張華《壯士篇》：慷慨成素霓，嘯咤起清風。

〔一〇〕《史記》：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爲信陵君。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至家，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數往請之，朱亥故不復謝。魏安釐王二十年，秦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公子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

終不聽公子。侯生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知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錐錐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

〔一一〕《韻會》：烜赫，明照貌。又云：烜，光明也。《詩》：赫兮烜兮。註：宣著貌，一曰有威儀貌，通作咺。《禮記》引《詩》：赫兮咺兮。又作「喧」。琦按：《後漢書・張讓傳》：有威形諠赫之語，諠赫、烜赫，皆倒用赫咺字以成文耳，字雖異而義則一也。

〔一二〕張華《遊俠曲》：生從命子遊，死聞俠骨香。

〔一三〕李密詩：寄言世上英，虛生良可愧。

〔一四〕揚雄草《太玄經》及校書天祿閣，詳見二卷註。

李太白全集卷之四

錢塘王琦琢崖輯註
趙樹元石堂較

樂府三十七首

關山月

《樂府古題要解》：《關山月》，傷離別也。蕭士贇曰：《關山月》者，樂府鼓角横吹十五曲之一。王褒詩云：無復漢地關山月。

明月出天山，〔一〕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二〕吹度玉門關。〔三〕漢下白登道，〔四〕胡窺青海灣。〔五〕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戍客望邊色（一作「邑」），思歸多苦顔。高樓當此夜，嘆息未應閑（一作「還」）。

〔一〕《漢書》：貳師將軍與右賢王戰於天山。晉灼註：天山，在西域，近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餘里。

顏師古註：天山，卽祁連山也。匈奴謂天爲祁連。今鮮卑語尙然。《輿地廣記》：伊州伊吾縣有天山，胡人呼爲折漫羅山，每過之皆下馬拜。一名雪山。《北邊備對》：天山，卽祈連山也，又名時漫羅山，又名祁漫羅山。蓋虜語謂祁連也、時漫羅也、祁漫羅也，皆天也。《通典》、《元和志》於張掖縣旣著祁連山矣，而伊、西、庭三州皆有此山，則是自甘張掖而西，至於庭州，相去三千五六百里，而天山皆能周徧其地，則此山亦廣長矣。月出於東而天山在西，今曰「明月出天山」，蓋自征夫而言已過天山之西，而迴首東望，則儼然見明月出於天山之外也。

〔二〕陸機詩：長風萬里舉。

〔三〕玉門關，詳見前卷註。

〔四〕《漢書》：匈奴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顏師古註：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輿地廣記》：雲州雲中縣有白登山，匈奴圍漢高祖於此。

〔五〕《周書》：吐谷渾治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青海周圍千餘里。建德五年其國大亂，高祖詔皇太子征之，軍渡青海，至伏俟城。夸呂遁去，虜其餘衆而還。《一統志》：西海，在陝西西寧衛城西三百餘里，海方數百里，一名卑禾羌海，俗呼青海。《潛確居類書》：洮州衞有青海，在洮水之西，周圍千里，中有小山。隋將段文振西征，逐虜於青海卽此。琦按：青海，隋時屬吐谷渾，唐高宗時爲吐蕃所據。儀鳳中李敬元，開元中王君㚟、張景順、崔希逸、皇甫惟明、王忠嗣，先後與吐蕃攻戰，皆近其地，相去不遠。

獨漉篇

蕭士贇曰：《獨漉篇》卽《拂舞歌》五曲中之《獨祿篇》也，特《太白集》中「祿」字作「漉」字，其間命意造辭亦模倣規擬，但古詞爲父報仇，太白言爲國雪恥耳。古詞曰：「獨祿獨祿，水深泥濁；泥濁尙可，水深殺我。喈喈雙雁，遊戲田畔。我欲射雁，念子孤散。翩翩浮萍，得風遙輕。我心何合，與之同幷。空牀低幃，誰知無人；夜衣錦繡，誰別僞眞。刀鳴削中，倚牀無施。父寃不報，欲活何爲！猛虎斑斑，遊戲山間。虎欲殺人，不避豪賢。」琦按：樂府諸書亦有引古詞作「獨鹿」者，亦有作「獨漉」者，是祿、鹿、漉，古者通用，非始於太白也。

獨漉水中泥，〔一〕水濁不見月。不見月尙可，水深行人沒。右爲一解。

〔一〕劉履曰：獨漉，疑地名。琦按：上谷郡涿州有地名獨鹿，一名濁鹿者是也。又小網名「罜麗」，《荀子》作「獨鹿」。《成相》辭曰：恐爲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剄而獨鹿棄之江。楊倞註：《國語》曰：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罝罜麗。賈云：罜麗，小罟也。或謂此未可知。

越鳥從南來，胡雁（蕭本作「鷹」）亦北度（蕭本作「渡」）。我欲彎弓向天射，惜其中道失歸路。右爲二解。落葉別樹，飄零隨風。客無所託，悲與此同。右爲三解。羅帷舒卷，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右爲四解。雄劍挂壁，時時龍鳴。不斷犀象，〔一〕繡（繆本作「羞」）澀

苦生。國恥未雪，〔二〕何由成名。右爲五解。

〔一〕梁簡文帝《七勵》：拭龍泉之雄劍，瑩魏國之寶刀。《拾遺記》：帝顓頊有曳影之劍，騰空而舒。若四方有兵，此劍則飛起，指其方則尅伐。未用之時，常於匣裏如龍虎之吟。曹植《七啓》：步光之劍，華藻繁縟，陸斷犀象，未足稱儁。李周翰註：言劍之利也。犀象之獸，其皮堅。

〔二〕《晉書》：國恥未雪，夙夜憂憤。

神鷹夢澤，〔一〕不顧鴟鳶。爲君一擊，鵬摶（繆本作「摶鵬」）九天。右爲六解。

〔一〕《太平廣記》：楚文王好獵，有人獻一鷹，王見其殊常，故爲獵於雲夢之澤。毛羣羽族，爭噬共搏。此鷹瞪目，遠瞻雲際，俄有一物，鮮白不辨其形，鷹竦翮而升，矗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下如雨。良久，有大鳥墜地。其兩翅廣十餘里，喙邊有黃，衆莫能知。時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出《幽明錄》。蕭士贇曰：此比興之意，謂士之用世，當爲國雪恥，立大功以成名，如神鷹之不顧凡鳥而但擊九天之鵬也。

琦按：此詩依約古辭，當分六解。解各一意，峰斷雲連，似離似合，其體固如是也。若強作一意釋去，更無是處。

登高丘而望遠海

此題舊無傳聞。郭茂倩《樂府詩集》編是詩於相和曲中魏文帝「登山而遠望」一篇之後，疑太白擬此也，然文意却不類。

登高丘，望遠海。六鼇骨已霜，三山流安在？〔一〕扶桑半摧折，〔二〕白日沉光彩。〔三〕銀臺金闕如夢中，秦皇、漢武空相待。〔四〕精衛費木石，黿鼉無所憑。〔五〕君不見驪山、茂陵盡灰滅，牧羊之子來攀登。〔六〕盜賊劫寶玉，〔七〕精靈竟何能。窮兵黷武今如此，〔八〕鼎湖飛龍安可乘。〔九〕

〔一〕《列子》：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五山之根無所連着，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

〔二〕《山海經》：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三〕江淹《別賦》：日下壁而沉彩。

〔四〕張衡《思玄賦》：聘王母於銀臺。註云：銀臺，王母所居。《史記》：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及至秦始皇幷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今天子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居久之，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

〔五〕精衛鳥，常銜西山木石以湮東海，詳見《大鵬賦》註。《竹書紀年》：穆王三十七年，大起九師，東至於九江，架黿鼉以爲梁，遂伐越，至于紆。「精衛」二句，蓋言海之深廣，非木石可塡，而黿鼉爲梁之說，亦虛而無所憑據，以明三山之必不可到也。

〔六〕《漢書》：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埋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漢武外傳》：元狩二年二月丁卯帝崩。三月葬茂陵。《北齊書》：終自灰滅。

〔七〕《晉書》：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供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享年久長，比葬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帛委積，金玉未盡。

〔八〕《三國志·陸抗傳》：窮兵黷武，動費萬計。

〔九〕《抱朴子》：黃帝於荆山之下，鼎湖之中，飛九丹成，乃乘龍登天也。

陽春歌

宋吳邁遠作《陽春歌》，梁沈約作《陽春曲》，此詩似擬之而作。

長安白日照春空，綠楊結烟桑（一作「垂」）梟風。披香殿前花始紅，〔一〕流芳發色繡戶

中。〔二〕繡戶中，相經過。飛燕皇后輕身舞，〔三〕紫宮夫人絕世歌。〔四〕聖君三萬六千日，歲歲年年奈樂何。

〔一〕《三輔黃圖》：未央宮有披香殿。《雍錄》：慶善宮有披香殿。

〔二〕鮑照詩：文窗繡戶垂羅幕。

〔三〕《趙后外傳》：飛燕緣主家大人得入宮召幸，自此特幸，號趙皇后。《獨異志》：趙飛燕身輕，能爲掌上舞。

〔四〕《西京賦》：正紫宮於未央。薛綜註：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李善註：《辛氏三秦記》曰：未央宮，一名紫微宮。然未央爲總稱，紫宮其中別名。《漢書》：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

楊叛兒

《通典》：《楊叛兒》，本童謠也。齊隆昌時，女巫之子曰楊旻，少隨母入內，及長，爲太后所寵。童謠云：「楊婆兒，共戲來。」而歌語訛，遂成楊叛兒。

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一〕何許最關人？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

博山爐中沉香火，〔二〕雙烟一氣凌紫霞。

〔一〕梁元帝詩：試酌新豐酒，遙勸陽臺人。

〔二〕《宋書》：宣陽門，民間謂之白門。胡三省《通鑑註》：白門，建康城西門也，西方色白，故以爲稱。古《楊叛曲》：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沉水香，儂作博山爐。呂大臨《考古圖》按漢朝故事：諸王出閤則賜博山香爐。《晉東宮舊事》曰：太子服用，則有博山香爐，一云爐象海中博山，下有盤貯湯，使潤氣蒸香，以象海之回環，此器世多有之，形製大小不一。《南方草木狀》：交趾有蜜香樹，幹似柜柳，其花白而繁，其葉如橘。欲取香，伐之，經年，其根幹枝節各有別色也，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爲沉香。《法苑珠林》：《南州異物志》曰：沉水香，出日南。欲取當先斫壞樹，著地積久，外白朽爛。其心至堅者，置水則沉，名曰沉香。

楊升庵曰：古《楊叛曲》僅二十字，太白衍之爲四十四字，而樂府之妙思益顯，隱語益彰，其筆力似烏獲扛龍文之鼎，其精光似光弼領子儀之軍矣。《書》曰：葛伯仇餉。非孟子解之，後人不知仇餉爲何語。沉水、博山之句，非太白以「雙烟一氣」解之，樂府之妙亦隱矣。

雙燕離

《初學記》：《琴歷》曰：琴曲有《雙燕離》。

雙燕復雙燕，雙飛令人羨。玉樓珠閣不獨棲，金窗繡戶長相見。〔一〕柏梁失火去，〔二〕因入吳王宮。吳宮又焚蕩，〔三〕雛盡巢亦空。憔悴一身在，孀雌憶故雄。〔四〕雙飛難再得，傷我

寸心中。

〔一〕張超《靈帝河間舊廬碑》：金窗鬱律，玉壁內璫。

〔二〕《漢武內傳》：太初元年十一月己酉，天火燒柏梁臺。《三輔黃圖》：柏梁臺，武帝元鼎二年春起此臺，在長安城中北闕內。《三輔舊事》云：以香柏爲梁也。太初中，臺災。

〔三〕《太平御覽》：《吳地記》曰：春申君都吳，宮加巧飾。春申君死，吏照燕窟失火，遂焚。

〔四〕沈約詩：可憐桂樹枝，單雄憶故雌。《列女傳》：夜半悲鳴，想其故雄。

山人勸酒

此題未詳所始，而《樂府詩集》編太白是作入琴曲歌辭中。

蒼蒼雲松，落落綺皓。〔一〕春風爾來爲阿誰？〔二〕胡蝶忽然滿芳草。秀眉霜雪顏桃花（繆本作「桃花貌」），〔三〕骨青髓綠（繆本作「青髓綠髮」）長美好。〔四〕稱是秦時避世人，勸酒相歡不知老。〔五〕各守麋（一作「兔」）鹿志，恥隨龍虎爭。〔六〕欻（許勿切，音近旭，或音忽）起佐（一作「安」）太子，〔七〕漢皇乃復驚。顧謂戚夫人，彼翁羽翼成。歸來商山下，〔八〕泛若雲無情。舉觴酹（音類）巢、由，洗耳何獨（一作「太」）清。〔九〕浩歌望嵩岳，〔一〇〕意氣還（一作「遙」）相傾。〔一一〕

〔一〕《史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恐。留侯爲畫計曰：「上不能致者，天下

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十一年，上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姓名，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眞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我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横絕四海。横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尙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路史》：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代之所謂四皓者，遭秦苛政，避地商之藍田山中。漢高招之，以皇帝善慢士，不至。迨帝爲戚姬故，欲易太子。高后以留侯計致之，太子以定，四老人之力也。去勿復見，後俱葬於安陵。

〔二〕《三國志·龐統傳》：向者之論，阿誰爲失？《古詩》：不知貽阿誰？

〔三〕《後漢書》：鄭玄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神仙傳》：魯女生絕穀八十餘年，日少壯，色如桃花。

〔四〕《黃庭內景經》：骨青筋赤髓如霜。阮籍詩：自非王子晉，誰能長美好？

〔五〕陶潛詩：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

〔六〕張華詩：龍虎方交爭，七國並抗衡。

〔七〕《北史》：陛下不以劉裕欻起，納其貢使。《韻會》：欻，暴起也。

〔八〕《通典》：商州上洛縣有商山，亦名地肺山，亦名楚山，四皓所隱。《通鑑地理通釋》：商山在商州商洛縣南一里。

〔九〕《廣韻》：酹，以酒沃地也。李善《文選註》：《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爲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不洗耳，後世有何徵？《魏子》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己，不甘祿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高也。《益部耆舊傳》：秦宓對王商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也，由以告巢父焉，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見若身，揚若名，令聞若汝，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泠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曰：巢父聞許由之爲堯所讓也，以爲汚，乃臨池水而洗耳。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恥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云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傳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武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各有志，何至相迫乎？」書傳之說洗耳，參差不同。

〔一〇〕《楚辭》：臨風怳兮浩歌。劉良註：浩，大也。《初學記》：嵩高山者，五岳之中岳也。南有許由山，高大四絕。其北有潁水，堯聘許由其處，猶有壇墠。

〔一一〕鮑照詩：握君手，執杯酒，意氣相傾死何有。

蕭士贇曰：太白蓋爲明皇欲廢太子瑛有感而作是詩。時盧鴻、王希夷隱居嵩山，李元愷、吳筠之徒，皆以隱逸稱。或召至闕庭，或遣問政事，徒爾高談，未有能如四皓之一言而太子得不易也。末句曰：「浩歌望嵩岳，意氣還相傾。」深不滿於當時嵩、岳之隱者歟。琦按：此詩大意美四皓，當暴秦之

際，能避世隱居，及漢有天下，雖一出而輔佐太子，乃功成身退，曾不繫情爵位，眞可以希風巢、許者矣。箕山、潁水是二子洗耳盤桓之地，俱在嵩山，故望之而慨焉生慕，巢、由如在，意氣可以相傾，此正尙友古人之意。初無譏評獨清之說，明皇一證，其見左矣。

于闐 音田 採花

胡震亨曰：《于闐採花》，陳、隋時曲名。本辭云：「山川雖異所，草木尙同春。亦如溱、洧地，自有採花人。」太白則借明妃陷虜，傷君子不逢明時，爲讒妒所蔽，賢不肖易置無可辨，蓋亦以自寓意焉。《漢書·西域傳》：于闐國王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周書》：于闐國，在葱嶺之北二百餘里，東去長安七千七百里。

于闐採花人，自言花相似。明妃一朝西入胡，胡中美女多羞死。乃知漢地多明姝（音樞），胡中無花可方比。丹青能令醜者妍，〔一〕無鹽翻在深宮裏。〔二〕自古妒蛾眉，胡沙埋皓齒。〔三〕

〔一〕《西京雜記》：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按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昭君不肯，遂不得見。後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閼氏，於是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重失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資皆巨萬。《野客叢書》：晉文帝諱昭，以昭君爲明妃。

〔二〕《新序》：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其爲人也，臼頭深目，長指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人，衒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召而見之。無鹽女揚目銜齒，擧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無鹽女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有三國之難，內聚奸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疲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湎，以夜續朝，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宣王喟然而歎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之殆，幾不全。」於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闢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鹽君爲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三〕《呂覽》：靡曼皓齒。高誘註：皓齒，《詩》所謂「齒如瓠犀」者也。

琦按：昭君事，本是畫工醜圖其形，以致不得召見。太白則謂「丹青能令醜者妍，無鹽翻在深宮裏」。熟事化新，精采一變，眞所謂聖於詩者也。

鞠歌行

陸機《鞠歌行序》：按漢宮閣有含章鞠室、靈芝鞠室，後漢馬防第宅卜臨道，連閣通池，鞠城彌於街路。《鞠歌》將謂此也。又東阿王詩，連騎擊壤，或謂蹙鞠乎？三言七言，雖奇

寶名器，不遇知己，終不見重，願逢知己以託意焉。按《樂府詩集》：王僧虔《伎錄》平調有七曲，其七曰《鞠歌行》。

玉不自言如桃李，〔一〕魚目笑之卞和耻。〔二〕楚國青蠅何太多，〔三〕連城白璧遭讒毁。〔四〕荆山長號泣血人，忠臣死爲刖足鬼。聽曲知甯戚，夷吾因小妻。〔五〕秦穆五羊皮，買死百里奚。〔六〕洗拂青雲上，〔七〕當時賤如泥。朝歌鼓刀叟，虎變磻溪中。〔八〕一舉釣六合，遂荒營丘東。〔九〕平生渭水曲，誰識（一作「數」）此老翁？奈何今之人，雙目送飛鴻。〔一〇〕

〔一〕《史記》：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二〕張協詩：魚目笑明月。《新序》：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謾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卽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爲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卽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荆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共王聞之，使人問之曰：「天下之刑者衆矣，子刑何哭之悲也？」對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謾』，此臣之所以悲也。」共王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

〔三〕《詩·小雅》：營營青蠅，止於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鄭箋曰：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

〔四〕《史記》：趙惠文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後人所謂「連城之價」正指此事。

〔五〕《列女傳》：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爲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

角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倩進曰：「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昔日公使我迎甯戚，甯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語君矣。君不知識耶？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桓公乃修官府，齋戒五日，見甯子，因以爲相，齊國以治。

〔六〕《呂氏春秋》：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虢而虜晉，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穆公。三日，請屬事焉。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公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任之，臣之忠也。君爲明君，臣爲忠臣，彼信賢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穆公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

〔七〕《史記・范睢傳》：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

〔八〕《楚辭》：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王逸註：鼓，鳴也。言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盍往歸之，至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見之，遂載以歸，用以爲師。《宋書》：文王將田，史編卜之曰：「將大獲，非熊非羆，天遺汝師以佐昌。臣太祖史疇爲禹卜畋，得臯陶，其兆如此。」王至磻溪之水，呂尚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釣得玉璜，其文要曰：『姬受命，昌來提，撰爾雒鈐報在齊。』」

〔九〕《詩・魯頌》：遂荒大東。毛萇傳：荒，有也。《史記》：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正義》曰：《括地志》云：營丘，在靑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

〔一〇〕《史記》：衛靈公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雙目送飛鴻」正用其

事，以喻不好賢之意。

蕭士贇曰：太白此詞，始傷士之遭讒廢棄，中羨昔賢之遇合有時，末則嘆今人不能如古人之識士，亦聊以自況云爾。

幽澗泉

《樂府詩集》以此首入琴曲歌辭中。

拂彼白石，彈吾素琴。幽澗愀兮流泉深，善手明徽高張清。〔一〕心寂歷似千古，〔二〕松颼（音搜）飀兮萬尋。〔三〕中見愁猿弔影而危處兮，叫秋木而長吟。客有哀時失職（一作「志」）而聽者，淚淋浪以霑襟。〔四〕乃緝商綴羽，潺湲成音。〔五〕吾但寫聲發情（繆本作「憤」）於妙指，〔六〕殊不知此曲之古今。幽澗泉，鳴深林。

〔一〕《韻會》：《琴節》曰：徽，樂書作暉。云：琴之爲樂，絃合聲以作主，徽分律以配臣。古徽十有三，象十二月，其一象閏。用螺蚌爲之，近代用金、玉、瑟瑟、水晶等寶，以示明瑩。顏延年詩：高張生絕絃，聲急由調起。李善註：《物理論》曰：琴欲高張，瑟欲下聲。

〔二〕江淹詩：寂歷百草晦。李善註：寂歷，凋疏貌。

〔三〕颼飀，風聲也。江淹《山中楚辭》：風颼飀兮木道寒。

〔四〕嵇康《琴賦》：紛淋浪以流離。東方朔《七諫》：泣歔欷而霑襟。

〔五〕《說文》：潺湲，水聲。
〔六〕張衡《歸田賦》：彈五絃之妙指。

王昭君 一作「昭君怨」二首

《樂府古題要解》：王昭君，舊史王嬙，字昭君。漢元帝時，匈奴入朝，詔以王嬙配之，號寧胡閼氏。一說漢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昭君自恃容貌，獨不肯與。工人乃醜圖之，遂不得見。及後匈奴入朝，選美人配之，昭君之圖當行。及入辭，光彩射人，悚動左右。天子方重失信外國，悔恨不及，窮究其事，畫工有杜陵毛延壽，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下杜陽望、樊青，皆同日棄市，籍其資財。漢人憐昭君遠嫁，爲作歌詩。晉文王諱「昭」，故晉人改爲「明君」。石崇有妓曰綠珠，善歌舞，以此曲教之，而自製《王明君歌》，其文悲雅，「我本漢家子」是也。按《樂府詩集》：張永《元嘉技錄》：相和歌《吟嘆四曲》，其二曰《王明君》。

漢家秦地月，流影照（一作「送」）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漢月還從東海（一作「方」）出，明妃西嫁無來日。燕支長寒雪作花，〔一〕蛾眉憔悴沒胡沙。生乏黃金枉圖畫，死留青塚使人嗟。〔二〕

〔一〕《元和郡縣志》：燕支山，一名删丹山，在甘州删丹縣南五十里。東西百餘里，南北二十里，

水草茂美，與祁連同。楊炎《燕支山神寧濟公祠堂碑》：西北之巨鎮曰燕支，本匈奴王庭，漢武納渾邪開右地，置武威、張掖，而山界二郡間。連峰委會，雲蔚黛起，積高之勢，四面千里。

〔二〕《太平寰宇記》：青塚，在振武軍金河縣西北，漢王昭君葬於此。其上草色常青，故曰青塚。《一統志》：王昭君墓，在古豐州西六十里，地多白草，此塚獨青，故名青塚。

顧寧人曰：按《史記》言：匈奴左方王將直上谷以東，右方王將直上郡以西，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漢書》言：呼韓邪單于自請留居光祿塞下。又言：天子遣使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後單于竟北歸庭。乃知漢與匈奴往來之道，大抵從雲中、五原、朔方，明妃之行亦必出此，故江淹之賦李陵，但云：「情往上郡，心留雁門。」而玉關與西域相通，自是公主嫁烏孫所經。太白詩：「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誤矣。《顏氏家訓》謂：文章地理，必須愜當，其論梁簡文《雁門太守行》，而言「日逐康居，大宛月支」，蕭子暉《隴頭水》，而云「北注黃龍，東流白馬」。沈存中論白樂天《長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謂峨眉在嘉州，非幸蜀路。文人之病，蓋有同者。

其二

昭君拂玉鞍，上馬啼紅頰。今日漢宮人，明朝胡地妾。

中山孺子妾歌

《樂府詩集》：《漢書》曰：《詔賜中山靖王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才人歌詩》四篇。如淳曰：孺

子，幼少稱孺子。妾，宮人也。顏師古曰：孺子，王妾之有品號者。妾，王之衆妾也。冰，其名。才人，天子內官。按此謂以歌詩賜中山王及孺子妾、未央才人等耳，累言之，故云「及」也。而陸厥作歌，乃謂之《中山孺子妾》，失之遠矣。太白是題，蓋仍陸氏之誤也。

中山孺子妾，特以色見珍。雖（一本下多一「然」字）不如延年妹，〔一〕亦是當時絕世人。桃李出深井，〔二〕花豔驚上春。〔三〕一貴復一賤，〔四〕關天豈由身。〔五〕芙蓉老秋霜，團扇羞網塵。戚姬髡髮（繆本作「翦」）入舂市，〔六〕萬古共悲辛。

〔一〕李延年妹事，已見本卷《陽春歌》註。

〔二〕深井，卽今庭中天井是。

〔三〕《周禮·太府職》云：上春釁寶鎮及寶器。鄭玄註：上春，孟春也。

〔四〕《漢書》：一貴一賤。

〔五〕《北史》：事乃關天。

〔六〕《漢書》：高祖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王如意。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爲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

荊州歌

唐時，荊州隸山南東道，領江陵、枝江、當陽、長林、石首、松滋、公安、荊門八縣。天寶元

年，改爲江陵郡。

白帝城邊足風波，〔一〕瞿塘五月誰敢過。〔二〕荆州麥熟繭成蛾，繰絲憶君頭緒多，撥穀飛鳴奈妾何。〔三〕

〔一〕《通典》：夔州奉節縣有白帝城。按：唐之奉節縣卽漢之魚復縣也。王莽時，公孫述據蜀，有白龍出殿前井中，述以爲瑞，自稱白帝，更號魚復曰白帝城。劉先主改曰永安宮，卽其地，在夔州府城東山上。《初學記》、《荆州圖記》曰：白帝城，西臨大江，東南高二百丈，西北高一千丈。

〔二〕《水經注》：廣溪峽中有瞿塘、黃龍二灘，夏水洄復，沿泝所忌。《太平寰宇記》：瞿塘峽，在夔州東一里，古西陵峽也。連崖千丈，奔流電激，舟人爲之恐懼。

〔三〕《本草》：陳藏器曰：布穀，鳴鳩也。江東呼爲獲穀，亦曰郭公，北人名撥穀。似鷂，長尾，牝牡飛鳴，以翼相摩擊。

設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辭

《雉子斑》，《樂府解題》曰：古詞云：「雉子高飛止，黃鵠飛之以千里，雄來飛，從雌視。」蓋取首二字以命名也。若梁簡文帝「妒場時向隴」，則竟全篇詠雉矣。宋何承天有《雉子遊原澤篇》，則言避世之士，抗志清霄，視卿相功名，猶冰炭之不相入。太白此詩蓋擬何氏而作。又《樂府詩集》：《古今樂錄》曰：梁三朝樂第四十一設辟邪伎鼓吹作《雉子斑曲引去來》。辟邪，獸名。孟康《漢書註》：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爲天鹿，兩角者

或爲辟邪。辟邪伎者，蓋假爲辟邪獸之形而舞者也。

辟邪伎作鼓吹驚，雉子斑之奏曲成，喔咿振迅欲飛鳴。〔一〕扇錦翼，雄風生，雙雌同飲啄，趫（音蹺）悍誰能爭。〔二〕乍向草中耿介死，〔三〕不求黃金籠下生。天地至廣大，何惜遂物情。善卷讓天子，務光亦逃名。〔四〕所貴曠士懷，〔五〕朗然合太清。

〔一〕《韓詩外傳》：翾翾十步之雀，喔咿而笑之。鮑照《舞鶴賦》：振迅騰摧。

〔二〕《西京賦》：趫悍虓豁。

〔三〕李善《文選註》：薛君《韓詩章句》曰：雉，耿介之鳥也。《禮記正義》：或謂雉鳥耿介，被人所獲，必自屈折其頭而死。

〔四〕《莊子》：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湯伐桀，尅之，讓務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

〔五〕鮑照詩：安知曠士懷。

相逢行

《樂府詩集》：《相逢行》，一曰《相逢狹路間行》，亦曰《長安有狹邪行》。《樂府解題》曰：古詞文意與《雞鳴曲》同。

相逢紅塵內，〔一〕高揖黃金鞭。〔二〕萬戶垂楊裏，君家阿那邊。〔三〕

〔一〕《西都賦》：紅塵四合，烟雲相連。
〔二〕傅縡詩：本珍白玉鐙，因飾黃金鞭。
〔三〕陸機詩：皎皎彼姝女，阿那當軒織。呂向註：阿那，柔順貌。

古有所思 蕭本作《古有所思行》

《宋書》：漢鼓吹鐃歌十八曲有《有所思》曲。《樂府古題要解》：《有所思》，其詞大略言「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瑇瑁簪。聞君有他心，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已往，勿復相思」而與君絕也。若齊王融「如何有所思」、梁劉繪「別離安可再」，但言離思而已。

我思仙（一作「佳」）人乃在碧（許本作「北」）海之東隅。〔一〕海寒多天風，白波連山（一作「天」）

倒蓬壺。〔三〕長鯨噴湧不可涉，撫心茫茫淚如珠。〔三〕西來青鳥東飛去，〔四〕願寄一書謝麻姑。〔五〕

〔一〕《十洲記》：東海之東登岸一萬里，東復有碧海，廣狹浩汗，與東海等，水既不鹹苦，正作碧色，甘香味美。

〔二〕木華《海賦》：波如連山。《拾遺記》：蓬壺，蓬萊也。

〔三〕陸厥《李夫人及貴人歌》：洞房明月夜，對此淚如珠。

〔四〕《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正中，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有二青鳥，如烏，夾侍王母旁。

〔五〕《神仙傳》：王遠遣人召麻姑，麻姑至，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許，於頂上作髻，餘髮散垂至腰，衣有文采而非錦綺，光彩耀目，不可名狀。

久別離

胡震亨曰：江淹《擬古》始有《古別離》，後乃有《長別離》、《生別離》等名。此《久別離》及《遠別離》皆自爲之名，其源則出於《古別離》也。

別來幾春未還家，玉窗五見櫻桃花。〔一〕況有錦字書，開緘（音兼）使（一作「令」）人嗟。至（繆本無「至」字）此腸斷彼心絕，雲鬟綠鬢罷梳（繆本作「攬」）結，〔二〕愁如回飈（音標）亂白

雪。〔三〕去年寄書報陽臺，今年寄書重相摧。東風兮東風（繆本作「胡爲乎東風」），爲我吹行雲使西來。〔四〕待來竟不來，落花寂寂委青苔。

〔一〕《本草》：櫻桃樹，不甚高，春初開白花，繁英如雪。

〔二〕《說文》：鬟，總髮也，亦謂之髻。

〔三〕謝靈運詩：回飇流輕雪。回飇，回旋之風也。

〔四〕陽臺、行雲，俱見二卷註。

白頭吟

《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詞曰：「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訣絕。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頭。蹀躞御溝上，溝水東西流。淒淒重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錦水東北流，〔一〕波蕩雙鴛鴦。〔二〕雄巢漢宮樹，雌弄秦草芳。寧同萬死碎綺翼，不忍雲間兩分張。〔三〕

〔一〕《華陽國志》：錦江，織錦濯其中則鮮明，濯他江則不好。《一統志》：二江，一名汶江，一名流江，經成都府城南七里。蜀守李冰旣鑿離堆，又開二渠，一渠由永康過新繁入成都，謂之外江；一渠由永康過郫入成都，謂之內江。蜀人以此水濯錦鮮明，故又名錦江。

〔二〕《古今注》：鴛鴦，水鳥，鳧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一思而至死，故曰匹鳥。

〔三〕《魏書・彭城王傳》：在南百口，生死分張。分張，猶分離也。

此時阿嬌正嬌妒，獨坐長門愁日暮。但願君恩顧妾深，豈惜黃金買詞賦。〔一〕相如作賦得黃金，丈夫好新多異心。〔二〕一朝將聘茂陵女，文君因贈（一作「賦」）《白頭吟》。東流不作西歸水，〔三〕落花辭條羞故林。

〔一〕阿嬌，漢武帝陳皇后之小字，見本卷後註。司馬相如《長門賦序》：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於解悲愁之詞。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親幸。

〔二〕傅玄《苦相篇》：玉顏隨年變，丈夫多好新。

〔三〕《子夜歌》：不見東流水，何時復歸西。

兔絲故（蕭本作「固」）無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强縈抱？〔一〕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莫捲龍鬚席，〔二〕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三〕或有夢來時。覆水再收豈滿杯，〔四〕棄妾已去難重回。古來（繆本作「時」）得意不相負，祇今惟見青陵臺。〔五〕

〔一〕《爾雅翼》：女蘿、兔絲，其實二物也，然皆附木上。《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兔絲。郭曰：別四名則是謂一物矣。《廣雅》云：女蘿，松蘿也。菟丘，菟絲也。則是兩物。陸璣亦云：今兔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藥中兔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兔絲殊異。以予考之，誠然。今女蘿正青而細長無雜蔓，故《山鬼》章云「被薜荔兮帶女蘿」，蘿青而長如帶也，何與兔絲事？

然兩者皆附木，或當有時相蔓。古樂府云：「南山羃羃兔絲花，北陵青青女蘿樹。由來花葉同一心，今日枝條分兩處。」唐樂府亦云：「兔絲故無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強縈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則古今多疑其爲二物者。《博物志》：魏文帝所記諸物相似亂者，女蘿寄生兔絲，兔絲寄生木上，根不著地。然則女蘿有寄生兔絲上者。《釋草》「女蘿兔絲」，或亦此義耳。

〔二〕《長樂佳》古辭：玉枕龍鬚席，郎眠何處牀。胡三省《通鑑註》：龍鬚席，以龍鬚草織成，今淮上安慶府居人多能織龍鬚席。

〔三〕《西京雜記》：趙飛燕女弟遺飛燕琥珀枕。《太平御覽》：《廣雅》曰：琥珀，珠也。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淺者四五尺，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琥珀，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其方人以爲枕，出博南縣。

〔四〕《後漢書》：覆水不收，宜深思之。

〔五〕《獨異志》：《搜神記》曰：宋康王以韓朋妻美而奪之，使朋築青陵臺，然後殺之，其妻請臨喪，遂投身而死。王命分埋臺左右。期年，各生一梓樹，及大，樹枝條相交，有二鳥哀鳴其上，因號之曰相思樹。《太平寰宇記》：河南道濟州鄆城縣有青陵臺。《郡國志》云：宋王納韓憑之妻，使憑運土築青陵臺，至今臺跡依約。《一統志》：青陵臺，在開封府封丘縣界。宋康王欲奪其舍人韓憑之妻，乃築臺望之，憑妻作詩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遂自縊死。

其二

蕭士贇曰：按此篇出入前篇，語意多同，或謂初本云。

錦水東流碧，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草芳。相如去蜀謁武帝，赤車駟馬生輝光。〔一〕一朝再覽《大人》作，萬乘忽欲凌雲翔。〔二〕聞道阿嬌失恩寵，千金買賦要君王。

〔一〕《華陽國志》：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市門曰：「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

〔二〕《史記》：司馬相如見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爲列仙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就《大人賦》。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似遊天地之間意。

相如不憶貧賤日，位（繆本作「官」）高金多聘私室。〔一〕茂陵姝（音樞）子皆見求，文君歡愛從此畢。淚如雙泉水，行墮紫羅襟。五起雞三唱，〔二〕清晨《白頭吟》。長吁不整綠雲鬢，仰訴青天哀怨深。城崩杞梁妻，誰道土無心。〔三〕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枝羞故林。

〔一〕《史記》：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

〔二〕《太平御覽》：尸子曰：孝己一夕五起，視親衣之厚薄、枕之高下。此用其字，以言寢不安席之意。舊註解作五更而起者，恐非是。

〔三〕《古今注》：《杞梁妻》，杞植妻妹明月所作也。杞植戰死，妻嘆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生人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其姐之貞操，乃爲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植字也。《論衡》：傳書言，杞梁之妻向城而哭，城爲之崩。言杞梁從軍不還，其妻痛之，向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故城爲之崩也。夫言向城而哭者，實也。城爲之崩者，虛也。城，土也，無心腹之藏，安能爲悲哭感動而崩？太白「土無心」句，似借其言而反之。用古若此，

左右逢源，非聖於詩者不能。

頭上玉燕釵，〔一〕是妾嫁時物。贈君表相思，羅袖幸時拂。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還有夢來時。鸕鷀裘在錦屏上，〔二〕自君一挂無由（一作「人」）披。妾有秦樓鏡，照心勝照井。〔三〕願持照新人，雙對可憐影。

〔一〕《述異記》：漢武帝元鼎元年，起招靈閣，有神女留一玉釵與帝，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見此釵光瑩甚異，共謀欲碎之。明視釵匣，惟見白燕直升天去。後宮人作玉釵，因名玉燕釵。

〔二〕《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鸕鷀裘就市人楊昌貰酒，與文君爲歡。

〔三〕《西京雜記》：咸陽宮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礙。人有疾病在內，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始皇常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湯僧濟詩：昔日娼家女，摘花露井邊。摘花還自插，照井還自憐。

覆水却收不滿杯，相如還謝文君回。古來得意不相負，祇今惟有青陵臺。

採蓮曲

《採蓮曲》，起梁武帝父子，後人多擬之。

若耶溪旁採蓮女，〔一〕笑隔荷花共人語。日照新妝水底明，風飄香袂（繆本作「袖」）空中舉。岸上誰家遊冶郎，〔二〕三三五五映垂楊。紫騮嘶（音西）入落花去，〔三〕見此踟躕空斷腸。

〔一〕《太平寰宇記》：若耶溪，在越州會稽縣東南二十八里。《一統志》：若耶溪，在紹興府城南二十五里，西施採蓮於此。

〔二〕古《孟珠曲》：道逢遊冶郎，恨不早相識。

〔三〕鄭玄《毛詩箋》：赤身黑鬣曰騮。《南史》：帝賜羊侃河南國紫騮。

臨江王節士歌

《漢書・藝文志》有《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宋陸厥作《臨江王節士歌》，蓋誤合而爲一也。太白此題，殆仍其失者歟。

洞庭白波木葉稀，〔一〕燕鴻（繆本作「鴈」）始入吳雲飛。吳雲寒，燕鴻（繆本作「鴈」）苦，風號沙宿瀟湘浦，節士悲（繆本作「感」）秋淚如雨。白日當天心，照之可以事明主。壯士（一作「氣」）憤，雄（一作「寒」）風生，安得倚天劍，〔二〕跨海斬長鯨。〔三〕

〔一〕《楚辭》：洞庭波兮木葉下。

〔二〕宋玉《大言賦》：長劍耿耿倚天外。

〔三〕梁元帝《玄覽賦》：戮滔天之封豕，斬橫海之長鯨。

司馬將軍歌 原註：代隴上健兒陳安。

《十六國春秋》：陳安善於撫綏，吉凶夷險與衆共之。及其死，隴上人思之，爲作《壯士之歌》曰：「隴上健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騄驄駿馬鐵鍛鞍，七尺寶刀配齊環。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百騎俱出如雲浮，追者千萬騎悠悠。戰始三交失蛇矛，十騎俱盪九騎留。棄我騄驄竄巖幽，大雨降後追者休。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河之水東河流。阿阿嗚呼奈子何？阿阿嗚呼奈子何！」劉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

狂風吹古月，〔一〕竊弄章華臺。〔二〕北落明星動光彩，〔三〕南征猛將如雲雷（一作「南方有事將軍來」）。〔四〕手中電曳（一作「曳電」，蕭本作「電擊」）倚天劍，直斬長鯨海水開。〔五〕我見樓船壯心目，〔六〕頗似龍驤下三蜀。〔七〕揚兵習戰張虎旗，〔八〕江中白浪如銀屋。身居玉帳臨河魁，〔九〕紫髯若戟冠崔嵬。〔一〇〕細柳開營揖天子，始知灞上爲嬰孩。〔一一〕羌笛橫吹《阿嚲迴》，〔一二〕向月樓中吹《落梅》。〔一三〕將軍自起舞長劍，壯士呼聲動九垓（音該）。〔一四〕功成獻凱

見明主，〔一五〕丹青畫像麒麟臺。〔一六〕

〔一〕《十六國春秋》：新平王彫爲太史令，言於苻堅曰：謹按讖云：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九州。

〔二〕《九域志》：江陵府有章華臺。圖經云楚靈王與伍舉登章華之臺，是也。《夢溪筆談》：楚章華臺，亳州城父縣、陳州商水縣、荊州江陵縣長林縣、復州監利縣皆有之。據《左傳》，楚靈王七年，成章華之臺，與諸侯落之。杜預註：章華臺，在華容城中。華容，即今之監利縣，非岳州之華容也。至今有章華故臺，在縣郭中，與杜預之說相符。亳州城父縣有乾谿，其側亦有章華臺故基，臺下往往得人骨，云楚靈王戰死於此；商水縣章華之側，亦有乾谿，薛綜註張衡《東京賦》引《左氏傳》，乃云楚子成章華之臺於乾谿：皆誤說也。《左傳》實無此文。

〔三〕《甘氏星經》：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軍西，主候兵。星明大而角，軍兵安；小暗，天下兵。《晉書·天文志》：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西南。北者，宿在北方也。落，天之藩落也。師，衆也。師門，猶軍門也。長安城北門曰北落門，以象此也，主非常以候兵，有星守之，虜入塞中兵起。

〔四〕李陵《報蘇武書》：猛將如雲。

〔五〕倚天劍、斬長鯨，俱見前首註。

〔六〕《通典》：樓船，船上建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旛幟，開弩窗矛穴，置拋車壘石鐵汁，狀如城壘。忽遇暴風，人力不能制，此亦非便於事。然爲水軍不可不設，以成形勢。

〔七〕《晉書》：王濬爲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棹

之盛，自古未有。尋以謠言拜濬爲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太康元年，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左思《蜀都賦》：三蜀之豪。劉逵註：三蜀，蜀郡、廣漢、犍爲也。本一蜀國，漢高祖分置廣漢，漢武帝分置犍爲。

〔八〕《周禮》：熊虎爲旗。

〔九〕《抱朴子》：兵在太乙玉帳之中，不可攻也。《雲谷雜記》：《藝文志》有《玉帳經》一卷，乃兵家壓勝之方位，謂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猶玉帳然。其法出於黃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巳爲玉帳，主將宜居。李太白《司馬將軍歌》云：「身居玉帳臨河魁。」戌爲河魁，謂主將之帳宜在戌也。非深識其法者不能爲此語。

〔一〇〕《三國志註》：《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誰？」降人曰：「是孫會稽。」《南史·褚彥回傳》：君鬚髯如戟。《楚辭》：冠切雲之崔嵬。王逸註：崔嵬，高貌。

〔一一〕《史記》：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劉禮爲將軍，軍霸上；徐厲爲將軍，軍棘門；周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吏士被甲，銳兵刃，彀弓矢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

〔一二〕《文獻通考》：羌笛五孔。陳氏《樂書》曰：馬融《笛賦》以爲出於羌中。舊制四孔而已，京房因加一孔，以備五音。《風俗通》：漢武帝時，丘仲作尺四寸笛，後更名羌笛焉。《楊升庵外集》：《阿㢒迴》，番曲名，即《阿濫堆》也。番曲本無字，止以聲傳，故隨中國所書，人各不同，難以意求。琦按：《唐詩紀事》：驪宮小禽名「阿濫堆」，明皇御玉笛，採其聲翻爲曲，且名焉。遠近以笛爭效之。張祜《華清宮詩》：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據此，則《阿濫堆》非番曲也。又，㢒字，丁可切，讀作多上聲。據楊說當作旦聲讀，字書皆無之，俱未詳是否。

〔一三〕《樂府雜錄》：笛，羌樂也，古有《落梅花》曲。

〔一四〕《漢書》：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封禪書》：上暢九垓。服虔註：垓，重也。天有九重。

〔一五〕《舊唐書》：凱樂，鼓吹之歌曲也。《周官·大司樂》：王師大獻，則奏凱樂。註云：獻功之樂也。又大司馬之職：師有功，則凱獻於社。註云：兵樂曰凱。《司馬法》曰：得意則凱樂，所以示喜也。

〔一六〕《漢書》：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頟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張晏註：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象於閣，故以爲名。

琦按：《通鑑》：乾元二年九月，襄州亂將張延嘉襲破荊州據之。此詩當是是時所作，故有「狂風

吹古月，竊弄章華臺」之句。延嘉疑亦蕃將，否則故安史部下之降兵也。其時鄰郡多發兵爲備，故太白又有《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軍詩》。此詩所謂「江中樓船」，其即洞庭之水軍歟？

君道曲 太白自註：梁之《雅歌》有五章，今作一章。

按《樂府詩集》：《古今樂錄》曰：梁有《雅歌》五曲，一曰《應王受圖曲》，二曰《臣道曲》，三曰《積惡篇》，四曰《積善篇》，五曰《宴酒篇》。無《君道曲》，疑太白擬作者，即《應王受圖曲》。琦謂：非也，蓋後人訛「臣」字爲「君」字耳。

大君若天覆，〔一〕廣運無不至。〔二〕軒后爪牙常先、太山稽，〔三〕如心之使臂。〔四〕小白鴻翼於夷吾，〔五〕劉、葛魚水本無二。〔六〕土扶（蕭本作「校」）可成牆，〔七〕積德爲厚地。〔八〕

〔一〕《漢書》：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

〔二〕《國語》：廣運百里。韋昭註：東西爲廣，南北爲運。

〔三〕《後漢書》：備位方伯，爲國爪牙。章懷太子註：爪牙，以猛獸爲喻，言爲國之捍衛也。《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也。《史記》：黃帝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淮南子》：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高誘註：力牧、太山稽，黃帝師。

〔四〕《漢書》：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

〔五〕《管子》：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二鴻飛而過之，桓公嘆曰：「仲父，今彼鴻鵠有

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

〔六〕《華陽國志》：先主與諸葛亮情安日密，自以爲猶魚得水也。

〔七〕《北齊書》：尉景曰：土相扶爲牆，人相扶爲王。

〔八〕《淮南子》：山爲積德。高誘註：山仁萬物生焉，故爲積德。

結襪子

北魏溫子昇有《結襪子》詩，疑是當時曲名。《樂府詩集》引文王、張釋之結襪事爲解，非也。然太白之作與子昇原作，辭旨又復不同。

燕南壯士吳門豪，筑（音竹）中置鉛魚隱刀。〔一〕感君恩重許君命，太山一擲輕鴻毛。〔二〕

〔一〕《史記》：秦滅燕。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姓名爲人傭保，匿作於宋子。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又《史記》：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

侍，皆持長鈹。酒既酣，公子光佯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

〔二〕《燕丹子》：烈士之節，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耳。

結客少年場行

《樂府古題要解》：《結客少年場行》，言輕生重義，慷慨以立功名也。蕭士贇曰：《結客少年場》，取曹植詩「結客少客場，報怨洛北邙」爲題，始自鮑照。

紫燕黃金瞳，〔一〕啾啾（卽油切，酒平聲。一作「稜稜」）搖綠鬉（音宗）。〔二〕平明相馳逐，〔三〕結客洛門東。少年學劍術，凌轢（音歷）白猿公。〔四〕珠袍曳錦帶，〔五〕匕（音彼）首插吳鴻。〔六〕由來萬夫勇，挾此生（繆本作「英」）雄風。託交從劇（音極）孟，〔七〕買醉入新豐。〔八〕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九〕羞道易水寒，從（一作「徒」）令日貫虹。燕丹事不立，虛沒秦帝宮。武陽死灰人，〔一〇〕安可與成功。

〔一〕劉劭《趙郡賦》：其良馬則飛兔奚斯，常驪紫燕，豐鬣确顱，龍身鵠頸，目如黃金，蘭筋參精。《山海經》：有文馬縞身朱鬣，目若黃金。

〔二〕《楚辭》：鳴玉鸞之啾啾。王逸註：啾啾，鳴聲。

〔三〕《漢書》：先平明。鮑照詩：車馬相馳逐，賓朋好容華。

[四]《漢書·灌夫傳》:輘轢宗室,侵犯骨肉。顔師古註:輘轢,謂蹈踐之也。《後漢書》:帝以朱浮陵轢同列。章懷太子註:陵轢,猶欺蔑也。《吳越春秋》:越有處女,出於南林。越王使使聘之,問以劍戟之術。處女北行見於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袁公。問處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唯公試之。」於是袁公即杖箖箊竹,竹枝上頡橋末墮地,女即接末,袁公則飛上樹,變爲白猿。

[五]《搜神記》:以一珠袍與之。

[六]《藝文類聚》:《通俗文》曰:匕首,劍屬,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吳越春秋》:闔閭命於國中作金鉤,令曰:「能善爲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獻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爲鉤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鉤乎?」作鉤者曰:「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鉤。」王乃舉衆鉤以視之:「何者是也?」王鉤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絶於口,兩鉤俱飛,著父之胸。吳王大驚曰:「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

[七]《史記》:劇孟以任俠顯,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年少之戲。

[八]李善《文選註》:《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酤酒煮餅商人,立爲新豐。

[九]左延年詩:殺人都市中,邀我都巷西。

[一〇]《燕丹子》:荆軻與武陽入秦,秦王陛戟而見燕使。既鼓鐘並發,武陽大恐,面如死灰色。餘詳《擬恨賦》註。

長干行二首

劉逵《吳都賦註》：建鄴南五里有山岡，其間平地，吏民雜居，號長干。中有大長干、小長干，皆相連。大長干在越城東，小長干在越城西，地有長短，故號大、小長干。《韓詩》曰：考槃在干。地下而廣曰干。《方輿勝覽》：建康府有長干里，去上元縣五里。李白《長干行》所謂「同居長干里」，乃秣陵縣東里巷，江東謂山壠之間曰「干」。《景定建康志》：長干里，在秦淮南。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音極）。〔一〕郎騎竹馬來，遶牀弄青梅。同居長干里，兩小無嫌猜。十四爲君婦，羞顏未嘗開。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回。十五始展眉，願同塵與灰。〔二〕常存抱柱信，〔三〕豈（一作「恥」）上望夫臺。〔四〕十六君遠行，瞿塘灩澦堆。〔五〕五月不可觸，猿聲天上哀。門前遲（一作「舊」）行跡，一一生綠（一作「蒼」）苔。〔六〕苔深不能掃，落葉秋風早。八月胡蝶來（一作「黃」），〔七〕雙飛西園草。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八〕早晚下三巴，〔九〕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一〇〕

〔一〕劇，戲也。

〔二〕塵與灰，言其合同而無分也。

〔三〕《史記》：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

〔四〕《蘇欒城集》：望夫臺，在忠州南數十里。

〔五〕《南史》：巴東有淫預石，高出水二十餘丈，及秋水至，纔如見焉。次有瞿塘大灘，行旅忌之。淫預石，即灩澦堆也。《一統志》：瞿塘，在夔州府城東，舊名西陵峽，乃三峽之門，兩崖對峙，中貫一江，灩澦堆當其口。《太平寰宇記》：灩澦堆，周回二十丈，在夔州西南二百步蜀江中心，瞿塘峽口。冬水淺，屹然露百餘尺，夏水漲，沒數十丈。其狀如馬，舟人不敢進。諺曰：「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灩澦大如鱉，瞿塘行舟絕。灩澦大如龜，瞿塘不可窺。灩澦大如襆，瞿塘不可觸。」又曰猶與，言舟子取途，不決水脈，故猶與也。《蜀外紀》：瞿塘，即峽內江水深沉處。灩澦，乃一石笋樹兩峽之中，若青螺盤於波中，寶劍插於鏡面。

〔六〕江總詩：自悲行處綠苔生，何悟啼多紅粉落。

〔七〕楊升庵謂：蝴蝶或黑或白，或五彩皆具，惟黃色一種，至秋乃多，蓋感金氣也。引太白「八月蝴蝶黃」之句，以爲深中物理，而評今本「來」字爲淺。琦謂：以文義論之，終以「來」字爲長。

〔八〕鮑照詩：安能行嘆復坐愁。

〔九〕《華陽國志》：獻帝初平元年，征東中郎將安漢趙穎建議分巴爲三郡，穎欲得巴舊名，故白益州牧劉璋以墊江以上爲巴郡。江南龐羲爲太守，治安漢。以江州至臨江爲永寧郡，朐忍至魚復爲固陵郡，巴遂分矣。建安六年，魚復蹇胤白璋爭巴名，璋乃改永寧爲巴郡，以固陵爲巴東，徙龐羲爲巴西太守，是爲三巴。《小學紺珠》：三巴：巴郡今重慶府，巴東今夔州，巴西今合州。

〔一〇〕《太平寰宇記》：長風沙，在舒州懷寧縣東一百九十里，置在江界，以防寇盜。李白《長干行》云「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即其處也。陸游《入蜀記》：太白《長干行》云：「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蓋自金陵至長風沙七百里，而室家來迎其夫，甚言其遠也。地屬舒

州，舊最湍險。《唐詩紀事》：長風沙，地名，在池州之雁汊下八十里。

其二

憶妾（一作「昔」）深閨裏，烟塵不曾識。嫁與長干人，沙頭候風色。五月南風興，思君下巴陵。〔一〕八月西風起，想君發揚子。〔二〕去來悲如何，見少別離（蕭本作「離別」）多。湘潭幾日到？〔三〕妾夢越風波。昨夜狂風度，吹折江頭樹。淼（音藐）淼暗無邊，行人在何處？好乘浮雲驄，〔四〕佳期蘭渚（音主）東。〔五〕鴛鴦綠蒲上，翡（音費）翠錦屏中（繆本作「北客至王公，朱衣滿汀中。日暮來投宿，數朝不肯東」。又，「至」一作「眞」，「汀」一作「江」。又，「好乘浮雲驄，佳期蘭渚東」，一作「北客浮雲驄，經過新市中」）。〔六〕自憐十五餘，顏色桃花（一作「李」）紅。那作商人婦，愁水復愁風。

〔一〕唐時巴陵郡本巴州也，武德六年，更名岳州，屬江南西道。

〔二〕圖經：揚子江在眞州揚子縣左，與鎭江分界。《江南志》：揚子江發源岷山，合湘、漢、豫章諸水，繞江寧府城之西南，經西北至鎭江，始名爲揚子江，東流入海。

〔三〕《元和郡縣志》：潭州有湘潭縣，東北至州一百四里。

〔四〕《西京雜記》：文帝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馬也，一名浮雲。庾抱詩：櫪上浮雲驄，本出吳門中。

〔五〕《楚辭》：與佳期兮夕張。曹植詩：朝發鸞臺，夕宿蘭渚。

〔六〕《說文》：翡，赤羽雀也。翠，青羽雀也。出鬱林。《禽經註》：翡翠，狀如鵁鶄而色正碧，鮮縟可愛。飲喙於澄瀾廻淵之測，尤惜其羽，日濯於水中。《異物志》：翠鳥，形如燕，赤而雄曰翡，青而雌曰翠，其羽可以飾帷帳。

此篇《唐詩紀事》以爲張朝作，而自「昨夜狂風度」以下斷爲二首。黃山谷則以爲李益作，未知孰是。山谷之言曰：太白集中《長干行》二篇，「妾髮初覆額」，眞太白作也。「憶妾深閨裏」，李益尙書作，所謂「癡妒尙書李十郎」者也。辭意亦淸麗可喜，亂之太白詩中亦不甚遠。大儒曾子固刊定，亦不能別也。太白豪放，人中鳳凰、麒麟。譬如生富貴人，雖醉飽瞑暗，啽囈中作無義語，終不作寒乞聲耳。今太白詩中，謬入他人作者略有十之二三。欲删正者，當以吾言考之。

古朗月行

鮑照有《朗月行》，疑始於照。

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一〕又疑瑤臺鏡，飛在（一作「上」）青（蕭本作「白」）雲端。仙人垂兩足，桂樹何（一作「作」）團團（繆本作「團圓」）。〔二〕白兔擣藥成，〔三〕問言與誰（蕭本作「誰與」）餐。蟾蜍蝕圓影，〔四〕大（一作「天」）明夜已殘。〔五〕羿昔落九烏，〔六〕天人淸且安。陰精此淪惑，〔七〕去去不足觀。憂來其如何，悽（繆本作「惻」）愴摧心肝。〔八〕

〔一〕應劭《漢官儀》：封禪壇有白玉盤。

〔二〕《初學記》：虞喜《安天論》曰：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見仙人之足漸已成形，桂樹後生。

〔三〕傅玄《擬天問》：月中何有？白兔擣藥。

〔四〕蟾蜍蝕月，詳見二卷註。曹植詩：圓影光未滿。

〔五〕木華《海賦》：大明擴轡於金樞之穴。李善註：大明，月也。

〔六〕《楚辭章句》：《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令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

〔七〕張衡《靈憲》：月者，陰精之宗。《春秋元命苞》：陰精爲月。

〔八〕歐陽建詩：痛酷摧心肝。

上之回

按《宋書》：漢鼓吹鐃歌十八曲中有《上之回》。《樂府古題要解》：《上之回》，漢武帝元封初，因至雍，遂通回中道，後數遊幸焉。其歌稱帝「遊石關，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皆美當時事也。

三十六離宮，〔一〕樓臺與天通。〔二〕閣道步行月，〔三〕美人愁烟空。恩疏寵不及，桃李傷春風。淫樂意何極，金輿向回中。〔四〕萬乘出黃道，〔五〕千騎揚彩虹。〔六〕前軍細柳北，〔七〕後

騎甘泉東。〔八〕豈問渭川老，〔九〕寧邀襄野童。〔一〇〕但慕（一作「秋暮」）瑤池宴，〔一一〕歸來樂未窮。

〔一〕《西都賦》：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章懷太子註：《三輔黃圖》曰：上林有建章、承光等一十一宮，平樂、繭觀等二十五館，凡三十六所。

〔二〕與天通，極言其高，與天相近也。

〔三〕《西京賦》：閣道穹窿。呂向註：閣道，飛陛也。沈約詩：騰蓋隱奔星，低鑾避行月。

〔四〕《史記》：人體安駕乘，爲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漢書》：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又《史記正義》：《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四十里。《太平寰宇記》：回中宮，在鳳翔府天興縣西。

〔五〕宋之問詩：蹕聲引颺聞黃道，王氣周回入紫宸。蕭士贇曰：前漢《天文志》：日有中道。中道者，黃道也。日，君象，故天子所行之道亦曰黃道。

〔六〕魏文帝詩：丹霞蔽日，彩虹垂天。

〔七〕《漢書註》：細柳，服虔曰：在長安西北。如淳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徼。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

〔八〕《三輔黃圖》：《關輔記》：林光宮，一曰甘泉宮，秦所造，在今池陽縣西故甘泉山，宮以山爲名，宮周匝十餘里。漢武帝建元中增廣之，周十九里，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黃帝以來圓丘祭天處。《遁甲開山圖》云：雲陽先生之墟也。梁簡文帝《上之回》云：前旆拂回中，後車隅桂宮。太白蓋用其句法。

〔九〕《史記》：呂尙蓋嘗窮困，年老矣，以魚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

〔一〇〕《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適遇牧馬童子，問途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哉。」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梁簡文帝詩：聊驅式道候，無勞襄野童。

〔一一〕《列子》：周穆王升崑崙之丘，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

蕭士贇曰：詩言漢武巡幸回中，不過溺志於神仙之事，豈爲求賢哉。明皇亦好神仙，此其諷諫之作與？

獨不見

《樂府古題要解》：《獨不見》，言思而不得見也。胡震亨曰：梁柳惲本辭：「奉帚長信宮，誰知獨不見。」唐人擬者多用「獨不見」三字。

白馬誰家子？〔一〕黃龍邊塞（音賽）兒。〔二〕天山三丈雪，〔三〕豈是遠行時。春蕙忽秋草，〔四〕莎（音梭）雞鳴曲（蕭本作「西」）池。〔五〕風催（繆本作「摧」）寒梭（一作「椶」，許本作「稷」）響，月入

霜閨悲。憶與君別年，種桃齊蛾眉。桃今百餘尺，花落成枯枝。終然獨不見，流淚空自知。

〔一〕曹植詩：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幷遊俠兒。

〔二〕《水經注》：白狼水，又北經黄龍城東。《十三州志》曰：遼東屬國都尉，治昌黎道，有黄龍亭者也。魏營州刺史治。《魏氏土地記》曰：黄龍城西南有白狼河，東北流，附城東北下即是也。《新唐書·北狄列傳》：契丹逃潢水之南，黄龍之北。又云：室韋，契丹别種，地據黄龍，北傍猺越河，直京師東北七千里。

〔三〕《太平寰宇記》：天山，一名白山，今名折羅漫山，在伊州伊吾縣北一百二十里。《西河舊事》云：天山最高，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山中有好木鐵。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在蒲類海東百里，即漢貳師擊右賢王處。

〔四〕《爾雅翼》：蕙，大抵似蘭，花亦春開，蘭先而蕙繼之，皆柔荑，其端作花，蘭一荑一花，蕙一荑五六花，香次於蘭。

〔五〕陸璣《草木疏》：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謂之蒲錯。《爾雅翼》：莎雞，其狀頭小而羽大，有青、褐兩種，率以六月振羽作聲，連夜札札不止。其聲如紡絲之聲，故一名梭雞，一名絡緯，今俗謂之絡絲娘。《古今註》曰：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促織，謂其鳴聲如急織也。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緯也。又曰：促織，一名促機。絡緯，一名紡緯。其言促織如急織，絡緯如紡緯，是矣。但蟋蟀與促織是一物，莎雞與絡緯是一物，不當合而言之耳。

白紵辭三首

《樂府古題要解》：《白紵歌》古辭，盛稱舞者之美，宜及芳時行樂。其譽白紵曰：「質如輕雲色如銀，制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按：舊史稱白紵，吳地所出。白紵舞，本吳舞也。梁武帝令沈約改其辭爲四時之歌，若「蘭葉參差桃半紅」，即其春歌也。

揚清歌（一作「音」），發皓齒，〔一〕北方佳人東鄰子。〔二〕且吟《白紵》停《綠水》，長袖拂面爲君起。寒雲夜捲（繆本作「卷」）霜海空，胡風吹天飄塞鴻，玉顏滿堂樂未終。〔三〕

〔一〕嵇康詩：微歌發皓齒。

〔二〕李延年詩：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司馬相如《美人賦》：臣之東鄰有一女子，雲髮豐豔，蛾眉皓齒，顏盛色茂，景曜光起。恒翹翹而相顧，欲留臣而共止。

〔三〕《淮南子》：手會《綠水》之趨。高誘註：《綠水》，舞曲也。一曰《綠水》，古詩也。沈約《白紵辭》：長袖拂面爲君施。鮑照詩：霜高落塞鴻。按：鮑照《白紵辭》：朱脣動，素袖舉，洛陽少年邯鄲女。古稱《綠水》今《白紵》，催絃急管爲君舞。窮秋九月荷葉黃，北風驅雁天雨霜，夜長酒多樂未央。太白此篇句法，蓋全擬之，蕭本以「館娃日落歌吹濛」一句續作末句，便不相類。今從古本。

其二

館娃（音哇）日落歌吹深，〔一〕月寒江（胡本作「天」）清夜沉沉。美人一笑千黃金，〔二〕垂羅舞縠（音斛）揚哀音。〔三〕郢中白雪且莫吟，〔四〕子夜吳歌動君心。〔五〕動君心，冀君賞，願作天池雙鴛鴦，一朝飛去青雲上。

〔一〕《太平寰宇記》：《越絕書》云：吳人於硯石山置館娃宮。劉逵註《吳都賦》引揚雄《方言》云：吳有館娃宮。吳人呼美女爲娃，故《三都賦》云：幸乎館娃之宮中，張女樂而宴羣臣。今吳縣有館娃鄉。

〔二〕崔駰《七依》：回眸百萬，一笑千金。

〔三〕《廣韻》：縠，綃也。

〔四〕《新序》：客有歌於郢中，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

〔五〕《唐書》：《子夜》，晉曲也。

其三

吳刀剪綵（一作「綺」）縫舞衣，〔一〕明妝麗服奪春暉，〔二〕揚眉轉袖若雪飛，傾城獨立世所稀。〔三〕《激楚》《結風》醉忘歸，〔四〕高堂月落燭已微，玉釵挂纓君莫違。〔五〕

〔一〕鮑照詩：吳刀楚製爲佩褘。

〔二〕《長安有狹邪曲》：麗服鮮芳春。

〔三〕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絶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

〔四〕《上林賦》：鄢郢繽紛，《激楚》《結風》。郭璞註：《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激楚》之遺風也。顔師古註：《結風》，亦曲名也。《史記索隱》曰：激楚，急風也。結風，回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既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以爲節，其樂促迅哀切也。

〔五〕司馬相如《美人賦》：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江總詩：挂纓銀燭下，莫笑玉釵長。

鳴雁行

胡震亨曰：鮑照本辭，嘆鴈之辛苦霜雪，太白更嘆其遭彈射，似爲己之逢難寓感，覩湘、吳一語可見。

胡鴈鳴，辭燕山，昨發委羽朝度關。〔一〕一一銜蘆枝，〔二〕南飛散落天地間，連行接翼往復還。客居烟波寄湘、吳，〔三〕凌霜觸雪毛體枯，畏逢矰繳（音灼）驚相呼。〔四〕聞弦虚墜良可吁，〔五〕君更彈射何爲乎？

〔一〕《淮南子》：北方曰委羽。高誘註：委羽，山名也，在北極之陰，不見日也。謝靈運詩：嗷嗷雲中鴈，舉翮自委羽。

〔二〕《淮南子》：夫鴈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高誘註：未秀曰蘆，已秀曰葦。矰，矢。弋，繳。銜蘆所以令繳不得截其翼也。《古今註》：鴈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繳矰。江

南沃饒，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爲虞人所獲，常銜蘆數寸，以防矰繳焉。一說代山高峻，鳥飛不越，惟有一缺門，鴈往來向此缺中過，人號曰「鴈門」。山出鷹，鴈過，鷹多捉而食之。鴈欲過皆相待，兩兩相隨，口中銜蘆一枝，然後過缺中。鷹見蘆，懼之，不敢捉。

〔三〕謝惠連《雪賦》：酌湘、吳之醇酎。

〔四〕鄭玄《周禮註》：結繳於矢，謂之矰。賈公彥疏：繳，繩也。謂結繩於矢，以弋射鳥獸。《史記集解》：韋昭曰：繳，弋射也。其矢曰矰。《西都賦》：矰繳相纏。張銑註：矰繳，箭上加縷而射。

〔五〕更羸引弓虛發而下鴈，見《大獵賦》註。

妾薄命

《樂府古題要解》：《妾薄命》，曹植「日月既逝西藏」，蓋恨宴私之歡不久。如梁簡文「名都多麗質」，傷良人不返，王嬙遠聘，盧姬嫁遲。

漢帝重（一作「寵」）阿嬌，貯之黃金屋。〔一〕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二〕寵極愛還歇，妒深情却疎。長門一步地，不肯暫迴車。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一作「難重」，一作「重難」）收。君情（一作「恩」）與妾意，各自東西流。〔三〕昔日芙蓉花，今成斷根（一作「素秋」）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四〕

〔一〕《漢武故事》：武帝數歲，長公主抱置膝上，問曰：「兒欲得婦否？」指左右長御百餘人，皆曰：

「不用。」指其女阿嬌好否，笑對曰：「好。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長主大悅，乃苦要上，遂成婚焉。立爲太子，年十四即位，長主求欲無厭，上患之，皇后寵遂衰，驕妒滋甚。女巫楚服自言有術，能令上意回。晝夜祭祀，合藥服之，巫著男子衣冠幘帶，素與皇后寢居，相愛若夫婦。上聞，窮治侍御，巫與后諸妖蠱呪詛，女而男淫，皆伏辜。廢皇后，處長門宮。

〔二〕夏侯湛《抵疑》：咳吐成珠玉，揮袂出風雲。

〔三〕裴松之《三國志註》：覆水不可收也。鮑照詩：寫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

〔四〕《邵氏聞見後錄》：李太白詩云：「昔作芙蓉花，今爲斷腸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按：陶弘景《仙方註》云：斷腸草，不可食，其花美好，名芙蓉。琦按：此說似乎新穎，而揆之取義，「斷腸」不若「斷根」之當也。《史記》：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

幽州胡馬客歌

《樂府詩集》：梁鼓角橫吹曲有《幽州馬客吟》，即此也。胡震亨曰：梁鼓角橫吹本詞言剿兒苦貧，又言男女燕游。太白則依題立義，敍邊塞逐虜之事。

幽州胡馬客，綠眼虎皮冠。笑拂兩隻箭，萬人不可干。彎弓若轉月，白鴈落雲端。〔一〕雙雙掉鞭行，〔二〕游獵向樓蘭。〔三〕出門不顧後，報國死何難。天驕五單于，〔四〕狼戾好凶殘。〔五〕牛馬散北海，〔六〕割鮮若虎餐。〔七〕雖居燕支山，〔八〕不道朔雪寒。婦女馬上笑，顏

如頳玉盤。翻飛射鳥獸，花月醉雕鞍。旄頭四光芒，〔九〕爭戰若（繆本作「如」）蜂攢。〔一〇〕白刃灑赤血，流沙爲之丹。〔一一〕名將古誰是？疲兵良可嘆。何時天狼滅，〔一二〕父子得安閑。

〔一〕《爾雅翼》：今北方有白鴈，似鴻而小，色白。秋深乃來，來則霜降，河北謂之霜信。《本草綱目》：鴈，狀似鵝，有蒼、白二色。今以白而小者爲鴈，大者爲鴻，蒼者爲野鵝。

〔二〕《說文》：掉，搖也。

〔三〕《漢書·西域傳》：樓蘭王治扜泥城，去陽關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儋糧，迎接漢使。

〔四〕《漢書·宣帝紀》：匈奴虛閭權渠單于病死，右賢王屠耆堂代立，骨肉大臣立虛閭權渠單于子爲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耆堂。諸王並自立，分爲五單于，更相攻擊，死者以萬數。

〔五〕又《嚴助傳》：今閩越王狠戾不仁，殺其骨肉，離其親戚。顏師古註：狠性貪戾，凡言狠戾者，謂貪而戾也。

〔六〕北海，匈奴中地名。《漢書·蘇武傳》：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又《匈奴傳》：單于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蓋與中國絕遠處。

〔七〕《西都賦》：割鮮野食。孔安國《尚書傳》：鳥獸新殺曰鮮。

〔八〕燕支山，已見本卷《王昭君》詩下。

〔九〕《史記》：昴曰髦頭，胡星也。《正義》曰：昴七星爲髦頭，胡星。六星明與大星等，大水且至，其兵大起。動搖若跳躍者，胡兵大起。

〔一〇〕楊齊賢曰：蜂攢，猶蜂之聚叢也。

〔一二〕《水經》：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唐六典註》：流沙，在沙州以北，連延數千里。裴松之《三國志註》：每一交戰，血流丹野。

〔一三〕《史記》：參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晉書》：狼一星在井東南，狼爲野將，主侵掠。色有常，不欲動也。

李太白全集卷之五

錢塘王琦琢崖輯註
王慶霄周春較

樂府四十四首

門有車馬客行

《樂府古題要解》：《門有車馬客行》，曹植等皆言問訊其客，或得故舊鄉里，或驚自京師，備述市朝遷謝、親戚凋喪之意也。《樂府詩集》：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中有《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賓（一作「客」），金鞍耀朱輪。〔一〕謂從丹（一作「雲」）霄落，乃是故鄉親。呼兒掃中堂，坐客論悲辛。對酒兩不飲，停觴淚盈巾。嘆我萬里遊，飄飖（蕭本作「飄飄」）三十春。空談帝（繆本作「霸」）王畧，紫綬不挂身。〔二〕雄劍藏玉匣，陰符生素塵。〔三〕廓落無所合，〔四〕流離湘水濱。〔五〕借問宗黨間，多爲泉下人。生苦百戰役，死託萬鬼鄰。〔六〕北風揚胡沙，

埋翳周與秦。大運且如此，〔七〕蒼穹寧匪仁？惻愴竟何道，存亡任大鈞。〔八〕

〔一〕《漢書》：楊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抱朴子》：出則朱輪耀路。

〔二〕李善《文選註》：《東觀漢紀》曰：漢制：公侯紫綬，九卿青綬。《後漢書》：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韍，貴賤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韍，所以執事，禮之共也。故禮有其度，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霸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韍非兵旗，於是解去韍佩，留其係璲，以爲章表。韍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璲，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勿改。《舊唐書》：二品三品紫綬。三綵：紫、黃、赤紅。紫質長一丈六尺，一百八十首，廣八寸。

〔三〕《戰國策》：蘇秦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

〔四〕宋玉《九辯》：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呂延濟註：廓落，空寂也。

〔五〕《唐六典註》：湘水，出桂州湘源縣北，流歷永、衡、潭、岳四州界，入洞庭。

〔六〕陸機詩：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鄰。

〔七〕何晏《景福殿賦》：乃大運之攸戾。

〔八〕賈誼《鵩賦》：大鈞播物。如淳註：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爲大鈞也。顏師古註：今造瓦者謂所轉者爲鈞，言造化爲人，亦猶陶之造瓦耳。《史記索隱》：虞喜《志林》云：大鈞造化之神，鈞陶萬物，品授羣形者也。

此詩有「北風揚胡沙，埋翳周與秦」之句，當是天寶末年兩京覆陷之後所作。

君子有所思行

《樂府古題要解》：《君子有所思行》，陸機「命駕登北山」，鮑照「西上登雀臺」，沈約「晨策終南首」，其旨言雕室麗色不足爲久歡，晏安鴆毒，滿盈所宜敬忌，與《君子行》異也。

紫閣連終南，[一]青冥天倪色。[二]憑崖望咸陽，宮闕羅北極。[三]萬井驚畫出，[四]九衢如絃直。[五]渭水銀河清（繆本作「清銀河」），[六]橫天流不息。朝野盛文物，衣冠何翕赩（音釋，又音赫）。[七]廐馬散連山，軍容威絶域。[八]伊、臯運元化，衞、霍輸筋力。[九]歌鐘樂未休，[一〇]榮去老還逼。圓光過滿缺，[一一]太陽移中昃。[一二]不散東海金，[一三]何爭西輝（蕭本作「何曾西飛」）匿？[一四]無作牛山悲，[一五]惻愴（音昌）淚沾臆（音益）。[一六]

[一]《太平廣記》：終南山紫閣峯，去長安城七十里。《陝西志》：紫閣峯，在西安府鄠縣東南三十里，旭日射之，爛然而紫。其形上聳若樓閣然。杜甫詩云「紫閣峰陰入渼陂」，即此是也。《初學記》：《五經要義》云：終南山，長安南山也。一名太一。《漢書》云：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山。潘岳《關中記》云：其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之中，居都之南，故曰中南。《福地記》云：其山東接驪山、太華，西連太白，至於隴山，北去長安城八十里，南入楚塞，連屬東西諸山，周迴數百里，名曰福地。

[二]王逸《九思》：增逝兮青冥。註云：青冥，太清也。天霓，天之邊際也。詳見《明堂賦》註。

[三]《爾雅》：北極，謂之北辰。此以喻天子之居，而言宮闕羅列於其中也。

[四]鄭玄《周禮註》：方百里爲一同，積萬井九萬夫。此借用其字，作里巷解。

[五]鮑照詩：九衢平若水。楊炯詩：官路直如絃。

[六]《雍錄》：唐都，本隋都也。在漢長安故城東南，南直終南山子午谷，北據渭水，東臨滻、灞，

西次灃水。《三輔黃圖》：引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横橋南渡，以法牽牛。《初學記》：天河，亦曰銀河。

〔七〕嵇康《琴賦》：瑤瑾翕赩。李善註：翕赩，盛貌。

〔八〕《歷代名畫記》：玄宗好大馬，御厩至四十萬，遂有沛艾大馬。命王毛仲爲監牧，使燕公張說作《駉牧頌》。《新唐書》：開元初，馬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隴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王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爲印自別。將校亦備私馬。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十一載，詔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載，隴右羣牧都使奏：馬牛駝羊總六十萬五千五百，而馬三十二萬五千七百。《通鑑》：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爲戍卒，繒帛爲軍資，開屯田，供糗糧，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漢書》：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

〔九〕伊尹、臯陶，以喻美宰臣。衛青、霍去病，以喻美將帥。

〔一〇〕歌鐘，歌時所奏之鐘。見《擬恨賦》註。

〔一一〕圓光，謂望日之月。

〔一二〕《後漢書》：日者，太陽之精。《周易》：日中則昃，月盈則食。

〔一三〕《漢書》：疏廣，東海蘭陵人也。爲太傅五歲，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曰：「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

〔一四〕吳均詩：王孫猶未歸，且聽西光匿。

〔一五〕齊景公遊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詳見二卷註。

〔一六〕沈約詩：那知神傷者，潺湲淚沾臆。《說文》：臆，胸骨也。

東海有勇婦 原註：代《關中有貞女》。

按《晉書》：《關東有賢女》乃《鞞舞》舊曲五篇之一，其辭已亡。「關中有貞女」當是「關東有賢女」之訛。

梁山感杞妻，慟（蕭本作「痛」）哭爲之傾。〔一〕金石忽暫開，〔二〕都由激深情。東海有勇婦，何慚蘇子卿。〔三〕學劍越處子，〔四〕超騰（蕭本作「然」）若流星。捐軀報夫讎，萬死不顧生。〔五〕白刃耀素雪，蒼天感精誠。十步兩躩（一作「跳」）躍，三呼一交兵。斬首掉（音窕）國門，蹴踏五藏行。豁此伉儷憤，〔六〕粲然大義明。北海李使（繆本作「史」）君，〔七〕飛章奏天庭。〔八〕捨罪警風俗，流芳播滄、瀛。〔九〕名（繆本作「志」）在列女籍，〔一〇〕竹帛已光榮。〔一一〕淳于免詔獄，漢主爲緹（音題）縈（音榮）。〔一二〕津妾一棹歌，脫父於嚴刑。〔一三〕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豫讓斬空衣，〔一四〕有心竟無成。要離殺慶忌，壯夫所素（繆本作「素所」）輕。妻子亦何辜，焚之買虛聲。〔一五〕豈如東海婦，事立獨揚名。

〔一〕《列女傳》：齊杞梁，殖之妻。莊公襲莒，殖戰而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尸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曹植詩乃云：杞妻哭死夫，梁山爲之傾。與《列女傳》諸書所載殊異。太白用梁山事，蓋本之曹詩也。

〔二〕《後漢書》：精誠所加，金石爲開。

〔三〕蘇子卿無報讎殺人事。以此相擬，殊非倫類。按曹植《精微篇》：關東有賢女，自字蘇來卿。壯年報父仇，身沒垂功名。是知「蘇子卿」乃「蘇來卿」之誤也。

〔四〕越有處子，出於南林，善劍術。詳見四卷《結客少年場》註。

〔五〕《史記》：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

〔六〕《左傳》：己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杜預註：伉，敵也。儷，耦也。孔穎達曰：伉儷者，言是相敵之匹耦。

〔七〕李邕爲北海太守，世稱李北海。所謂「北海李使君」，疑即其人也。

〔八〕《後漢書》：遂作飛章以被於臣。

〔九〕滄瀛，謂東方海隅之地。又滄州，景城郡；瀛州，河間郡；與青州北海郡相隣近，似謂其聲名播於旁郡也。

〔一〇〕曹植詩：名在壯士籍。

〔一一〕《求自試表》：名稱垂於竹帛。呂延濟註：古無紙，史書皆書竹帛。陸機詩：竹帛無所宣。李周翰註：竹帛，謂史籍也。古人書於竹簡及素帛。

〔一二〕《漢書》：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

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悲憐其意，遂下令除肉刑。

〔一三〕《列女傳》：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也。趙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曰：「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九江三淮之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巫祝杯酌餘瀝，醉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子之罪也。」娟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而殺之，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之，使知其罪。」簡子曰：「善。」遂釋不誅。簡子將渡，用楫者少一人，娟攘袂操楫而請。中流爲簡子發《何激》之歌，其詞曰：「升彼阿兮而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渡兮行勿疑。」簡子大悅，以爲夫人。

〔一四〕《戰國策》：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悅，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豫讓曰：「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吾其報智氏之讐矣。」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厠，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厠，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曰：「欲爲智伯報讐。」趙襄子曰：「義士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爲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當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襄子曰：「豫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爲計。」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襄子義之，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

〔一五〕《吳越春秋》：吳王既殺王僚，又虞慶忌之在鄰國。要離乃與子胥見吳王曰：「臣，國東千里

之人，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世所聞也。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臣能殺之。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取其妻子，焚棄於市。要離奔諸侯而行，怨言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求見慶忌。慶忌信其謀，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於上風，因風勢以矛鈎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捽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愍然不行，曰：「殺吾妻子以事吾君，非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貪生棄行，非勇也。夫人有三惡以立於世，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遂投身於江。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

黃葛篇

黃葛生洛溪，〔一〕黃花自綿冪（音覓）。〔二〕青烟蔓長條，繚繞幾百尺。閨人費素手，採緝作絺綌。〔三〕縫爲絕國衣，〔四〕遠寄日南客。蒼梧大火落，〔五〕暑服莫輕擲。此物雖過時，是妾手中跡。〔六〕

〔一〕葛草，延蔓而生，引長二三丈，其葉有三尖，如楓葉而長，面青背淡，莖亦青色。取其皮漚練作絲，以爲絺綌。謂之黃葛者，是取既成絺綌之色而名之，以別於蔓草中之白葛、紫葛、赤葛諸名，不致相混耳。七、八月開花成穗，纍纍相承，紅紫色。古《前溪歌》：黃葛結蒙籠，生在洛溪邊。

〔二〕葛花紅紫，而此云「黃花」，恐誤。綿冪，密而相覆之意。

〔三〕《小爾雅》：葛之精者曰絺，粗者曰綌。

〔四〕謝惠連詩：裁用笥中刀，縫爲萬里衣。《漢書》：及使絕國者。顏師古註：遠絕之國，謂聲教之外。

〔五〕《漢書·地理志》：蒼梧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日南郡，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更名，俱屬交州。顏師古註：日南，言其在日之南，所謂開北戶以向日者。《舊唐書》：漢武帝開百越，於交趾郡南三千里置日南郡。唐時所謂日南郡，即驩州也，去西京一萬二千四百餘里，去東京一萬一千五百餘里。所謂蒼梧郡，即梧州也，去西京五千五百里，去東京五千一百里。俱屬嶺南道。《詩·國風》：七月流火。毛傳曰：火，大火也。鄭箋曰：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朱傳曰：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

〔六〕末四句即《周南·葛覃》「服之無斁」意也。

白馬篇

《樂府古題要解》：《白馬篇》，曹植「白馬飾金羈」，鮑照「白馬騂角弓」，沈約「白馬紫金鞍」，皆言邊塞征戰之狀。按《樂府詩集》，《白馬篇》是雜曲歌之《齊瑟行》。

龍馬花雪毛（蕭本作「白」），〔一〕金鞍五陵豪。〔二〕秋霜切玉劍，〔三〕落日明珠袍。〔四〕鬬鷄事萬乘，〔五〕軒蓋一何高。弓摧南（繆本作「宜」）山虎，〔六〕手接太行（繆本作「山」）猱（音鐃）。〔七〕

酒後競風采，三杯弄寶刀。〔八〕殺人如翦草，〔九〕劇（音極）孟同遊遨。〔一〇〕發憤去函谷，〔一一〕從軍向臨洮（音挑，又音叨）。〔一二〕叱咤經百戰（一作「萬戰場」），〔一三〕匈奴盡奔逃（一作「波濤」）。歸來使酒氣，〔一四〕未肯拜（一作「下」）蕭、曹。羞入原憲室，〔一五〕荒徑（蕭本作「淫」，誤）隱蓬蒿。〔一六〕

〔一〕《周禮》：馬八尺以上爲龍。梁簡文帝詩：金鞍照龍馬，羅袖拂春桑。

〔二〕《漢書·原涉傳》：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爲節氣者，皆歸慕之。顔師古註：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班固《西都賦》曰：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是知霸陵、杜陵非此五陵之數也。而說者以爲高祖以下至茂陵爲五陵，失其本意。

〔三〕《北堂書鈔》：魏文帝歌辭云：歐氏寶劍，何爲低昂。白如積雪，利若秋霜。《淮南子》云：寶劍之色如秋霜。《列子》：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其劍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

〔四〕王僧孺詩：朔風吹錦帶，落日映珠袍。

〔五〕鬭雞事，詳見二卷註中。

〔六〕《晉書》：南山白額猛獸爲患，周處入山，射殺猛獸。《西京雜記》：李廣與兄弟共獵於冥山之北，見臥虎焉，射之，一矢即斃。斷其髑髏以爲枕，示服猛也。冥山，或作宜山，所謂宜山虎也。

〔七〕曹植詩：仰手接飛猱。李善註：凡物飛迎前射之曰接。《尸子》：中黃伯曰：予左執太行之猱，而右搏雕虎。

〔八〕《穀梁傳》：孟勞者，魯之寶刀也。

〔九〕《後漢書》：殺人如刈草然。

〔一〇〕《漢書》：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卿。衆庶榮其名節，覬而慕之。

〔一一〕《史記正義》：《括地志》云：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秦函谷關也。圖記云：西去長安四百餘里，路在谷中，故以爲名。《雍錄》：秦函谷關，在唐陝州靈寶縣南十里。靈寶縣者，漢弘農縣也。漢函谷關，在唐河南府新安縣之東一里，蓋漢世楊僕移秦函谷關而立之於此也。以比秦舊，則移東三百七十八里。自此關移在新安縣，而秦關之在靈寶者廢矣。又云：自潼關東二百里，至陝州靈寶縣，則秦函谷關也。自靈寶縣東三百餘里，至河南新安縣，則漢函谷關也。

〔一二〕《舊唐書》：臨洮軍在鄯州城內，管兵萬五千人。

〔一三〕《南史》：檀道濟左右腹心，並經百戰。

〔一四〕《漢書》：灌夫爲人剛直使酒。顔師古註：使酒，因酒而使氣也。

〔一五〕《韓詩外傳》：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爲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

〔一六〕謝朓詩：清淮左長薄，荒徑隱蒿蓬。

鳳笙篇

仙人十五愛吹笙，學得崑丘彩鳳鳴。〔一〕始聞鍊氣湌（與餐同）金液（音亦），〔二〕復道朝天赴

玉京。〔三〕玉京迢迢幾千里，鳳笙去去無窮已。〔四〕欲嘆離聲發絳脣，〔五〕更嗟別調流纖指。〔六〕此時惜別詎堪聞，此地相看未忍分。重吟眞曲和清吹，却奏仙歌響綠雲。綠雲紫氣向函關，〔七〕訪道應尋緱（音鉤）氏山。莫學吹笙王子晉，一遇浮丘斷不還。〔八〕

〔一〕邢昺《爾雅疏》：《崑崙山記》云：崑崙山，一名崑丘。

〔二〕鮑照詩：淮南王學長生，服食鍊氣讀仙經。《神仙傳》：藥之上者有九轉還丹、太乙金液，服之皆立登天。

〔三〕《靈樞金景內經》：下離塵世，上界玉京。註云：玉京，無爲之天也，三十二帝之都。《步虛經》：玉京山，在無上大羅天中，玉京之上，七寶玄臺，居五億五萬五十五重天最上頂也。《枕中書》：玄都玉京七寶山，周圍九萬里，在大羅天之上，城上七寶宮，宮內七寶臺，有上、中、下三宮如一。宮城一面二百四十門，方生八行寶樹，綠葉朱實，五色芝英，上有萬二千種芝，沼中蓮花，徑度十丈。上宮是盤古眞人、元始天皇、太元聖母所治，中宮是太上眞人、金闕老君所治，下宮是九天眞王、三天眞王所治。玉京有八十一萬天路，通八十一萬山岳、洞室。夫以得道大聖衆並賜其宮第居宅，皆七寶宮闕。或在名山山岳，羣眞所居，都有八十一萬處。古今有言九九八十一萬終天路，玉京山也。

〔四〕王勃《春思賦》：狂夫去去無窮已，賤妾春眠春未起。

〔五〕梁簡文帝詩：清謳出絳脣。

〔六〕陸機詩：冷冷纖指彈。

〔七〕《藝文類聚》：《關令內傳》曰：關令尹喜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氣西邁，喜曰：「夫陽氣盡九，星宿值合，歲月並王，九十日之外，應有聖人經過京邑。」至期乃齋戒。其日，果見老子。

〔八〕《元和郡縣志》：緱氏山，在河南府緱氏縣東南二十九里，王子晉得仙處。《列仙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游伊、洛之間，遇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巔。」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琦按：此詩是送一道流應詔入京之作。所謂「仙人十五愛吹笙」，正實指其人，非泛用古事。所謂「朝天赴玉京者」，言其入京朝見，非謂其超昇輕舉。舊註以遊仙詩擬之，失其旨矣。

怨歌行

自註：長安見內人出嫁，友人令予代爲《怨歌行》。

《文選》有班婕妤《怨歌行》，即「新裂齊紈素」一首也。李善註：《歌錄》曰：《怨歌行》古辭，言古有此曲，而班婕妤擬之。

十五入漢宮，〔一〕花顏笑(一作「如」)春紅。君王選玉色，〔二〕侍寢金(一作「錦」)屏中。〔三〕薦枕嬌夕月，〔四〕卷衣戀春(一作「香」)風。〔五〕寧知趙飛燕，奪寵恨無窮。〔六〕沉憂能傷人，〔七〕綠鬢成霜蓬。〔八〕一朝不得意，世事徒(一作「信」)爲空。鷫鸘換美酒，〔九〕舞衣罷雕龍(一作「籠」)。〔一〇〕寒苦不忍言，爲君奏絲桐。腸斷絃亦絕，悲心夜忡忡(音沖)。〔一一〕

〔一〕傅玄《怨歌行》：十五入君門，一別終華髮。

〔二〕《楚辭》：玉色頩以晚顏。

〔三〕繁欽《定情篇》：侍寢執衣巾。何遜詩：掩泣閉金屏。

〔四〕宋玉《高唐賦》：願薦枕席。李善註：薦，進也。欲親進於枕席，求親昵之意也。

〔五〕古樂府有《秦王卷衣曲》。庾信《燈賦》：卷衣秦后之牀，送枕荆臺之上。

〔六〕《漢書》：趙飛燕姊弟從自微賤興，踰越禮制，寖盛於前。班婕妤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

〔七〕陸機詩：沉憂萃我心。張銑註：沉，深也。孔融《論盛孝章書》：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

〔八〕吳均詩：綠鬢愁中改。

〔九〕司馬相如以鷫鷞裘就市人楊昌貰酒，詳見四卷註。

〔一〇〕蕭士贇曰：雕龍，謂舞衣上之雕畫龍文也。

〔一一〕《詩·國風》：憂心忡忡。

塞下曲六首

《樂府詩集》：《晉書·樂志》曰：《出塞》、《入塞曲》，李延年造。唐人有《塞上》、《塞下曲》，蓋出於此。

五月天山雪，〔一〕無花祇有寒。笛中聞《折柳》，〔二〕春色未曾看。曉戰隨金鼓，宵眠抱玉鞍。〔三〕願將腰下劍，直爲斬樓蘭。〔四〕

〔一〕天山冬夏有雪，見四卷註。

〔二〕按《白帖》：笛有《折楊柳》之曲。

〔三〕《釋名》：金鼓，金，禁也，爲進退之禁也。太白以玉鞍對金鼓，則金鼓自是一物。有引「鼓」以進軍，「金」以退軍解者，恐未是。

〔四〕《漢書》：樓蘭王爲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大將軍霍光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帛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馳傳詣闕，懸首北闕下。封介子爲義陽侯。

其二

天兵下北荒，胡馬欲南飲。〔一〕横戈從百戰，〔二〕直爲銜恩甚。握雪海上湌（與餐同），〔三〕拂沙隴頭寢。何當破月氏（與支同），〔四〕然後方高枕。〔五〕

〔一〕《宋書》：李孝伯曰：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

〔二〕《呂氏春秋》：行人燭過免胄横戈而進。

〔三〕《後漢書》：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殺屬國吏民。段熲追之，且鬭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

〔四〕《漢書》：大月氏國，本居敦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嬀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五〕又《匈奴傳》：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

其三

駿馬似（繆本作「如」）風飇（音標），鳴鞭出渭橋。〔一〕彎弓辭漢月，〔二〕插羽破天驕。〔三〕陣解星芒盡，〔四〕營空海霧消。功成畫麟閣，〔五〕獨有霍嫖姚。

〔一〕謝靈運詩：鳴鞭適大河。《史記正義》：《括地志》云：渭橋，本名横橋，架渭水上。在雍州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雍錄》：中渭橋舊止單名渭橋。《水經注》敍渭曰：水上有梁，謂之渭橋者是也。後世加「中」以冠橋上者，爲長安之西，別有便民橋，萬年縣之東，更有東渭橋，故不得不以「中」別也。《陝西通志》：西渭橋，在咸陽縣西南百步，漢武帝造，名便橋，唐名咸陽橋。中渭橋在咸陽縣東二十五里，秦時造，所謂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横橋南渡以法牽牛者也。東渭橋，在高陵縣南十里，不知始於何時，或云漢高祖造以通櫟陽之道者也。古來單稱渭橋者，大概專指中渭橋也。

〔二〕庾信詩：關山連漢月，隴水向秦城。

〔三〕薛道衡詩：邊庭烽火驚，插羽夜徵兵。《魏武奏事》曰：今邊有小警，輒露檄插羽。詳見二卷羽檄註下。《漢書》：胡者，天之驕子也。

〔四〕《後漢書》：客星芒氣白爲兵。《初學記》：星光曰芒。楊素詩：兵寢星芒落，戰解月輪空。

〔五〕《三輔黄圖》：《麒麟閣廟記》云：麒麟閣，蕭何造。《漢書》：宣帝思股肱之美，乃圖畫霍光等十一人於麒麟閣。

按「彎弓」以上三句，狀出師之景，「插羽」以下三句，狀戰勝之景。末言功成奏凱，圖形麟閣者，止上將一人，不能徧及血戰之士。太白用一「獨」字，蓋有感乎其中歟？然其言又何婉而多風也。

其四

白馬黄金塞，〔一〕雲砂繞夢思。那堪愁苦節，〔二〕遠憶邊城兒。螢飛秋窗滿，月度霜閨遲。摧殘梧桐葉，蕭颯沙棠枝。〔三〕無時獨不見，淚流空自知。

〔一〕黄金塞，邊上地名，未詳所在。

〔二〕鮑照詩：實是愁苦節。

〔三〕《吕氏春秋》：果之美者，沙棠之實。《上林賦》：沙棠櫟櫧，華楓枰櫨。張揖註：沙棠，狀如棠，黄華赤實，其味似李，無核。

其五

塞虜乘秋下，天兵出漢家。〔一〕將軍分虎竹，〔二〕戰士卧龍沙。〔三〕邊月隨弓影，胡霜拂劍花。〔四〕玉關殊未入，〔五〕少婦莫長嗟。

〔一〕《長楊賦》：天兵四臨。

〔二〕《漢書·文帝紀》：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者，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顏師古註：與郡守爲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鮑照詩：留我一白羽，將以分虎竹。

〔三〕《後漢書》：坦步葱雪，咫尺龍沙。章懷太子註：葱嶺，雪山。白龍堆，沙漠也。

〔四〕鮑照詩：旌甲被胡霜。明餘慶詩：劍花寒不落。

〔五〕《漢書》：太初元年，以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比至郁城，郁城距之，引而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罷兵，天子大怒，使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留屯敦煌。天子赦囚徒扞寇盜，發惡少年及邊騎出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行至宛城，宛貴人共殺王。貳師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匹，軍還入玉門關者萬餘人。

其六

烽火動沙漠，連照甘泉雲。〔一〕漢皇按劍起，〔二〕還召李將軍。〔三〕兵（一作「殺」）氣天上合，鼓聲隴底聞。〔四〕橫行負勇氣，〔五〕一戰靜妖氛。〔六〕

〔一〕《史記》：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李陵歌》：徑萬里兮度沙漠。按：沙漠，亦作沙幕，一曰大磧。漢時謂之幕，唐時謂之磧。在古敦煌郡之外，東西數千里，南北遠者千里，絕

無水草，不可駐牧，雖鳥獸亦不能居之。

〔二〕鮑照詩：天子按劍怒。

〔三〕《史記》：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於是天子乃召拜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四〕《說文》：隴，大坂也。隴底，謂山隴之下。天水郡之大坂，名曰隴坂，亦曰隴底，與此不同。

〔五〕《漢書》：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

〔六〕《北史》：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

來日大難

《來日大難》，即古《善哉行》也，蓋摘首句以命題耳。《樂府古題要解》：《善哉行》古詞：「來日大難，口燥唇乾。」言人命不可保，當樂見親友，且求長生術，與王喬八公遊焉。按《樂府詩集》：王僧虔《技錄》：《善哉行》乃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之一。

來日一身，〔一〕攜糧負薪。道長（蕭本作「長鳴」）食盡，苦口焦唇。〔二〕今日醉飽，樂過千春。〔三〕仙人相存，〔四〕誘我遠學。海凌（繆本作「陵」）三山，〔五〕陸憩五岳。〔六〕乘龍天飛，目瞻兩角（繆本作「乘龍上三天，飛目瞻兩角」）。授以神（蕭本作「仙」）藥，金丹滿握。蟪蛄蒙恩，深愧短促。〔七〕思塡東海，强銜一木。〔八〕道重天地，軒師廣成。〔九〕蟬翼九五，〔一〇〕以求長

生。下士大笑，〔一一〕如蒼蠅聲。〔一二〕

〔一〕來日，謂已來之日，猶往日也。

〔二〕《韓詩外傳》：乾喉焦脣，仰天而嘆。

〔三〕梁宣帝賦：餐霞永日，靜坐千春。

〔四〕魏武帝詩：越陌度阡，枉用相存。《說文》：存，恤問也。

〔五〕謝靈運詩：越海淩三山。李周翰註：三山，蓬萊、方丈、瀛洲也。

〔六〕鄭康成《周禮註》：五岳：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

〔七〕《莊子》：蟪蛄不知春秋。陸德明註：司馬云：蟪蛄，寒蟬也，一名蝭蟧，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崔云：蛁蟧也，或曰山蟪。秋鳴者不及春，春鳴者不及秋。《廣雅》云：蟪蛄，蛁蟧也，即《楚辭》所謂寒螿也。

〔八〕《述異記》：昔炎帝女溺死東海中，化爲精衛，其名自呼，常銜西山木石塡東海。偶海燕而生子，生雌狀如精衛，生雄如海燕。今東海精衛誓水處，曾溺於此川，誓不飲其水。詩意言人命短促，有如蟪蛄。今蒙恩而授之神藥，使得長生，其德深矣。思欲報之，却如精衛銜一木以塡東海耳，甚言其德之深而無以爲報也。

〔九〕《抱朴子》：黃帝過崆峒，從廣成子受自然之經。

〔一〇〕蟬翼九五，視九五天子之位如蟬翼之輕也。

〔一一〕《老子》：下士聞道大笑之。

〔一二〕《詩·國風》：蒼蠅之聲。

塞上曲

大漢無中策，匈奴犯渭橋。〔一〕五原秋草綠，〔二〕胡馬一何驕。命將征西極，橫行陰山側。〔三〕燕支落漢家，婦女無花色。〔四〕轉戰渡黃河，休兵樂事多。蕭條清萬里，〔五〕瀚海寂無波。〔六〕

〔一〕《漢書》：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周、秦、漢征之，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翟之侵，譬猶蚊虻之螫，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疲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雍錄》：秦、漢、唐駕渭者凡三橋：在咸陽西十里者，名便橋，漢武帝造；在咸陽東南二十二里者，爲中渭橋，秦始皇造；在萬年縣東四十里者，爲東渭橋，不知始於何世。唐時頡利所犯者，在便橋之北，謂之西渭橋者是也。

〔二〕五原郡，漢武帝所置，其後更變不一，至西魏改大興郡爲五原郡，後又改鹽州。隋末爲梁師都所據。唐貞觀二年，平師都，復置鹽州及五原縣。天寶元年，改鹽州爲五原郡，在太宗時但稱鹽州，不稱五原。史言突厥頡利建牙直五原之北，正指五原縣也。其地即漢北地郡之馬嶺縣也，西接靈州靈武郡，東抵夏州朔方郡，南界慶州安化郡，北與突厥相距。今約其處，當在寧夏衞界中。若漢

之五原郡，領縣十六，延袤甚廣，在唐時，豐州九原郡、勝州楡林郡，皆其地矣。

〔三〕《漢書》：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漠北。《括地志》：陰山在北塞外突厥界。

〔四〕《史記正義》：《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删丹山，在甘州删丹縣東南五十里。《西河舊事》：祁連、燕支二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匈奴失二山，乃歌曰：「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北邊備對》：《通典》：甘州删丹縣有焉支山，匈奴失之，乃歌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說者曰：焉支，閼氏也，今之燕脂也。此山產紅藍，可爲燕脂，而閼氏資以爲飾，故失之則婦女無顏色。其說或然也。

〔五〕班固《燕然山銘》：蕭條萬里，野無遺寇。

〔六〕《漢書》：驃騎將軍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瀚海。如淳註：瀚海，北海名也。《正義》曰：按瀚海，自一大海，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也。耶律楚材曰：伊州之西北有瀚海。

此篇蓋追美太宗武功之盛而作也。按《唐書·突厥傳》言：頡利可汗嗣立，高祖以中原初定，不遑外略，每優容之，賜與不可勝計。頡利言辭悖傲，求請無厭。所謂「大漢無中策」也。傳言武德九年七月，頡利自率十萬餘騎，進寇武功，京師戒嚴。癸未，頡利至於渭水便橋之北。太宗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元齡，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其酋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衆軍繼至，軍容大盛，太宗獨與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却而陣焉，頡利請和。乙酉，幸城西，刑白馬，與頡利同盟於便橋之上，頡利引兵而退。所謂「匈奴犯渭橋」之事也。傳言頡利設牙直五原之北，

承父兄之資，兵馬強盛，有憑陵中國之志。所謂「五原秋草綠，胡馬一何驕」之事也。又《李靖傳》言：貞觀三年，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靖爲代州道行軍總管，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嶺以逼之。四年進擊定襄，破之，可汗僅以身遁。太宗謂曰：「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威振北狄，古今所未有，足報往年渭水之役。」自破定襄後，頡利大懼，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以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朝謁，而潛懷猶豫，靖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師至陰山，遇其斥堠千餘帳，皆俘以隨軍。將逼其牙帳十五里，虜始覺，頡利畏威先走，部衆因而潰散。靖斬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頡利乘千里馬走投吐谷渾，西道行軍總管張寶相禽之以獻。俄而突利可汗來奔，遂復定襄常安之地，斥土界自陰山北至於大漠。此詩所謂「命將征西極，橫行陰山側」以下之事是也。或曰：此詩亦可定爲泛詠邊事，何以決其爲耑美太宗武功歟？曰：兩漢而下，匈奴犯邊，未有至於渭橋者。至唐武德年間，始有此事，以此知之。或曰：既美本朝矣，又何以用「大漢」、「漢家」字耶？曰：太白本以唐之初年，與頡利和好爲非是，而不可直言，故借漢以喻，而嘆其失禦戎之策也。至「漢家」二字，唐人用入詩章以爲「中國」二字之代稱，歷宋、元、明皆然，何必滯此爲疑耶？洪邁選《萬首唐人絕句》，分此詩爲三章，頓覺無味，不若合作一首之善。

玉階怨

題始自謝朓，太白蓋擬之。

玉階生白露，〔一〕夜久侵羅襪。却下水精簾，〔二〕玲瓏（繆本作「朎朧」）望秋月。〔三〕

〔一〕《西京賦》：金戺玉階。

〔二〕宋之問詩：雲母帳前初泛濫，水精簾外轉逶迤。沈佺期詩：水精簾外金波下，雲母窗前銀漢回。蕭士贇曰：水精簾以水精爲之，如今之琉璃簾也。無一字言怨，而隱然幽怨之意見於言外，晦菴所謂聖於詩者，此歟？

〔三〕《韻會》：玲瓏，明貌。毛氏《增韻》云：朎朧，月光也。然用「朎朧」，不如「玲瓏」爲勝。

襄陽曲四首

《襄陽曲》，即《襄陽樂》也。《舊唐書》：《襄陽樂》，宋隨王誕所作也。誕始爲襄陽郡，元嘉二十六年仍爲雍州，夜聞諸女歌謠，因作之。其歌曰：「朝發襄陽來，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豔驚郎目。」裴子野《宋略》稱：晉安侯劉道產爲雍州刺史，有惠化，百姓歌之，號《襄陽樂》。其辭非也。

襄陽行樂處，歌舞《白銅鞮》(音題)。〔一〕江城回淥水，花月使人迷。

〔一〕《隋書》：梁武帝之在雍鎮，有童謠曰：「襄陽白銅蹄，反縛揚州兒。」識者言銅蹄謂馬也，白，金色也。及義師之興，實以鐵騎，揚州之士皆面縛，如謠言。故即位之後，更造新聲。帝自爲之詞三曲，又令沈約爲三曲，以被絃管。後人改「蹄」爲「鞮」，未詳其義。

其二

山公醉酒時，酩（音茗）酊（音頂）高（一作「襄」）陽下。頭上白接䍦，倒著還騎馬。〔一〕

〔一〕《世說》：山季倫爲荆州，時出酣暢，人爲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䍦。舉手問葛彊：何如幷州兒？」高陽池，在襄陽。彊，是其愛將，幷州人也。《說文》：酩酊，醉也。《廣韻》：接䍦，白帽也。

其三

峴山臨漢江，〔一〕水綠沙如雪（一作「水色如霜雪」）。〔二〕上有墮淚碑，〔三〕青苔久磨滅。

〔一〕《元和郡縣志》：峴山，在襄州襄陽縣東南九里，東臨漢水，古今大路。

〔二〕《湘中記》：白沙如霜雪。

〔三〕《水經注》：峴山，羊祜之鎭襄陽也，與鄒潤甫嘗登之。及祜薨後，後人立碑於故處，望者悲感，杜元凱謂之墮淚碑。

其四

且醉習家池，莫看墮淚碑。山公欲上馬，笑殺襄陽兒。〔一〕

〔一〕《世說註》：《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堤，種竹及

長楸、芙蓉、菱、芡覆水，是游宴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大堤曲

按：梁簡文帝作《雍州十曲》，內有《大堤》、《南湖》、《北渚》等曲，其源蓋本於此。

漢水臨（一作「横」）襄陽，花開大堤暖。〔一〕佳期大堤下，淚向南雲滿。〔二〕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散。不見眼中人，〔三〕天長音信斷。

〔一〕《一統志》：大堤在襄陽府城外。《湖廣志》：大堤東臨漢江，西自萬山，經澶溪、土門、白龍池、東津渡，繞城北老龍堤，復至萬山之麓，周圍四十餘里。

〔二〕陸機賦：指南雲以寄款。江總詩：心逐南雲逝，形隨北鴈來。

〔三〕何遜詩：不見眼中人，空想南山寺。

宮中行樂詞八首 原註：奉詔作五言。

《本事詩》：玄宗嘗因宮中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辰美景，豈可獨以聲伎爲娛？倘時得逸才詞人詠出之，可以誇耀於後。」遂命召李白。時寧王邀白飲酒，已醉。既至，拜舞頹然。上知其薄聲律，謂非所長，命爲《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頓首曰：「寧王賜臣

酒，今已醉。倘陛下賜臣無畏，始可盡臣薄技。」上曰：「可。」卽遣二內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筆以授之，又令二人張朱絲欄於其前。白取筆抒思，略不停輟，十篇立就，更無加點。筆跡遒利，鳳跌龍拏。律度對偶，無不精絕。據此，則當時本作十篇，今存八首，想已逸其二矣。

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一〕山花插寶髻，石竹繡羅衣。〔二〕每出深宮裏，常隨步輦歸。〔三〕只愁歌舞散（一作「罷」），化作綵雲飛。

〔一〕《古詩》：盈盈樓上女。李善註：《廣雅》曰：嬴，容也。「盈」與「嬴」同，古字通。陸機詩：來步紫微。呂向註：紫微，天子宮也。

〔二〕《通志略》：石竹，其葉細嫩，花如錢，可愛，唐人多像此爲衣服之飾。所謂「石竹繡羅衣」也。按：石竹，乃草花中之纖細者，枝葉青翠，花色紅紫，狀同剪刻，人多植作盆盎之玩。或以爲卽藥品中之瞿麥，未詳是否。唐陸龜蒙《詠石竹花》云：「曾看南朝畫國娃，古羅衣上碎明霞。」據此，則衣上繡畫石竹花者，六朝時已有此製矣。

〔三〕《西都賦》：乘茵步輦，唯所息晏。胡三省《通鑑註》：步輦，不駕馬，使人挽之。

其二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一〕玉樓巢（一作「關」）翡翠，珠（一作「金」）殿鎖鴛鴦。選妓隨雕

（一作「朝」）輦，〔二〕徵歌出洞房。〔三〕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四〕

〔一〕「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二句，本陰鏗詩，太白全用之。

〔二〕《東京賦》：下雕輦於東廂。薛綜註：輦，人挽車。雕，謂有雕飾也。

〔三〕《楚辭》：姱容修態絙洞房。

〔四〕《西京雜記》：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能及也。但昭儀弱骨豐肌，尤工語笑。二人並色如紅玉，爲當時第一，皆擅寵後宮。《漢書》：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爲倢伃，貴傾後宮。許后之廢也，乃立倢伃爲皇后。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冒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是在昭陽舍者，乃其女弟合德，非飛燕也。然《三輔黃圖》，成帝趙皇后居昭陽殿。沈佺期詩：「飛燕侍寵昭陽殿，班姬飲恨長信宮。」古人亦有此誤。「飛燕在昭陽」之句，蓋有所自矣。

其三

盧橘爲秦樹，〔一〕蒲桃出（一作「是」）漢宮。〔二〕烟花宜落日，〔三〕絲管醉春風。笛奏龍鳴（一作「吟」）水，〔四〕簫吟（一作「鳴」）鳳下空。〔五〕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一作「何必向回中」，一作「何必在回中」）。

〔一〕《上林賦》：盧橘夏熟。郭璞註：今蜀中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芬香，冬夏華實相繼，或如彈丸，或如拳，通歲食之，即盧橘也。《史記索隱》應劭云：《伊尹書》云：果之美者，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晉灼曰：此雖賦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於一也。案《廣州記》云：盧橘皮厚，大小如甘，酢多，九月結實，正赤。明年二月更青黑，夏熟。《吳錄》云：建安有橘，冬月樹上覆裹，明年夏色變青黑，其味甚甘美。盧，即黑色是也。

〔二〕《史記》：大宛左右以蒲萄爲酒。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萄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

〔三〕沈約詩：烟花繞層曲。

〔四〕馬融《笛賦》：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張銑註：羌，西戎也。其人伐竹未畢之間，有龍鳴水中，不見其身，羌人旋即截竹吹之，聲與龍相似也。盧思道詩：笙隨山上鶴，笛奏水中龍。

〔五〕《荀子》：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又《列仙傳》：蕭史善吹簫，鳳凰來止其屋。事見後六卷註。

唐仲言曰：此章句法以「蒲」、「橘」發端，而以「烟花」承之，開而合也。以「絲管」起下，而以「簫」、「管」分對，合而開也。說者以起伏開合獨推工部，豈其然乎？

其四

玉樹（一作「殿」）春歸日（一作「好」），〔一〕金宮樂事多。後庭朝未入，輕輦夜相過。笑出花

間語，嬌來燭(蕭本作「竹」)下歌。莫教明月去，留著醉姮(音恒。蕭本作「嫦」)娥。〔三〕

〔一〕《藝文類聚》、《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以珊瑚爲枝，碧玉爲葉，華子青赤，以珠玉爲之，空其中如小鈴，鎗鎗有聲。然詩人用玉樹，多是言樹美好，如琪樹、珍樹之類，不關漢武事也。

〔三〕張衡《靈憲》：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黄，有黄筮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蜍。

其五

繡戸香風暖，紗窗曙色新。〔一〕宫花爭笑日，〔二〕池草暗生春。緑樹聞歌鳥，青樓見舞人。〔三〕昭陽桃李月，羅綺自(一作「坐」)相親。

〔一〕《説文》：曙，曉也。
〔二〕劉勰《新論》：春葩含日似笑，秋葉泫露如泣。
〔三〕《南史》：齊武帝興光樓上施青漆，世人謂之青樓。

其六

今日明光裏，〔一〕還須結伴遊。春風開紫殿，〔二〕天樂下珠樓。〔三〕豔舞全知巧，嬌歌半

欲羞。更憐花月夜，宮女笑藏鉤。〔四〕

〔一〕《三輔黃圖》：武帝求仙，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

〔二〕又《三輔黃圖》：漢武帝起柴殿，雕文刻鏤，黼黻以玉飾之。

〔三〕《度人經》：珠樓竦琳庭。

〔四〕《藝文類聚》：《風土記》曰：義陽臘日飲祭之後，叟嫗兒童爲藏鉤之戲，分爲二曹，以較勝負。若人偶即敵對，人奇卽使一人爲游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名爲飛鳥，以齊二曹人數。一鉤藏在數手中，曹人當射知所在，一藏爲一籌，三籌爲一都。《辛氏三秦記》曰：昭帝母鉤弋夫人，手拳而有國色，先帝寵之。世人藏鉤，法此也。《酉陽雜俎》：舊言藏鉤起於鉤弋。蓋依《辛氏三秦記》云，漢武鉤弋夫人手拳，時人效之，因爲藏鉤也。《列子》云：瓦摳者巧，鉤摳者憚，黃金摳者昏。殷敬順《敬訓》曰：彄與摳同。衆人分曹，手藏物探取之。又令藏鉤，剩一人，則往來於兩朋，謂之餓鴟。又今爲此戲，必於正月，據《風土記》在臘祭後也。庾闡《藏鉤賦序》云：予以臘後，命中外以行鉤爲戲矣。

其七

寒雪梅中盡，春風柳上歸。宮鶯嬌欲醉，簷燕語還飛。遲日明歌席，〔一〕新花豔舞衣。晚來移綵仗，〔二〕行樂好(蕭本作「泥」)光輝。

〔一〕《詩·國風》：春日遲遲。毛傳曰：遲遲，舒緩也。《正義》曰：遲遲者，日長而暄之意，故爲舒緩。計春秋漏刻多少正等，而秋言淒淒，春言遲遲者，陰陽之氣，感人不同。張衡《西京賦》云：人

在陽則舒，在陰則慘，然則人遇春暄則四體舒泰。春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遲緩，故以遲遲言之。及遇秋景，四體褊燥，不見日行急促，惟見寒氣襲人，故以淒淒言之。淒淒是涼，遲遲是暄，二者觀文似同，本意實異也。盧照鄰詩：落日明歌席，行雲逐舞人。

〔二〕《韻會》：仗，兵器，五刃總名，兵人所執曰仗。又：唐制，殿下兵衞曰仗。宋之問詩：綵仗紅旌遶香閣。沈佺期詩：北闕晴空綵仗來。

其八

水綠（繆本作「淥」）南薰殿，〔一〕花紅北闕樓。〔二〕鶯歌聞太液，〔三〕鳳吹遶瀛洲。〔四〕素女鳴珠佩，〔五〕天人弄綵毬。〔六〕今朝風日好，〔七〕宜入未央遊。〔八〕

〔一〕《長安志》：興慶殿前有瀛洲門，內有南薰殿，北有龍池。

〔二〕《史記》：蕭丞相營未央宮，立東闕、北闕。《集解》云：《關中記》曰：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玄武所謂北闕也。

〔三〕《三輔黃圖》：太液池在長安故城西，建章宮北，未央宮西南。太液者，言其津潤所及廣也。《關輔記》云：建章宮北有池，以象北海，刻石爲鯨魚，長三丈。《漢書》曰：建章宮北治大池，名曰太液，池中起三山，以象瀛洲、蓬萊、方丈，刻金石爲魚龍奇禽異獸之屬。《雍錄》：閣本《大明宮圖》：蓬萊殿北有太液池，池中有蓬萊山。

〔四〕丘遲詩：馳道聞鳳吹。呂延濟註：鳳吹，笙也，笙體鳳故也。

〔五〕《風俗通》：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

〔六〕《魏略》：太祖遣邯鄲淳詣臨淄侯植，淳歸對其所知，嘆植之才，謂之天人。《開天傳信記》：上與諸王靡日不會聚，或講經義、論道理，間以毬獵、蒲博、賦詩、飲食，歡笑戲謔，未嘗怠墮。近古帝王友愛之道，無與比也。《文獻通考》：蹴毬，蓋始於唐。植兩脩竹，高數丈，絡網於上爲門以度毬，毬工分左右，以角勝負，豈非蹴鞠之變歟。

〔七〕庾信詩：今朝好風日，園苑足芳菲。

〔八〕《三輔黄圖》：未央宫，周廻二十八里，前殿東西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營未央宫，因龍首山以制前殿。至孝武，以木蘭爲棼橑，文杏爲梁柱。金鋪玉戶，華榱璧璫，雕楹玉碣，重軒鏤檻，青瑣丹墀，左碱右平，黄金爲壁帶，間以珍玉。風至，其聲玲瓏然也。

蕭士贇曰：太白詩用意深遠，非洞悟《三百篇》之旨趣，未易窺其藩籬，晦菴所謂聖於詩者也。《清平調詞》、《宫中行樂詞》，其中數首全得《國風》諷諫之體，如曰「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是諷其玉樓、金殿不爲延賢之地，徒使女子小人居之也。「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是諷其不好德而好色，不聽雅樂而聽鄭聲也。「宫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是以飛燕比貴妃，妃與飛燕事迹相類，欲使明皇以古爲鑒，知飛燕之爲漢禍水，而不惑溺於貴妃也。「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是諷其與民同樂也。「今朝風日好，宜向未央遊」，是諷其輟遊宴之樂，而臨政視事於未央也。是時明皇有聲色之惑，多不視朝，故因及之也。言在於此，意在於彼，正得譎諫之體。太白纔得近君，當時人所難言者，即寓諷諫之意於詩內，使明皇因詩有悟，其社稷蒼生庶有瘳乎？豈曰小補之哉。琦按：蕭氏此説甚鑿，使解詩者必執此見於胸中而句度字權之，則古今之詩無一而非譏時誹政之作，而忠厚和平之旨，蓋於是失矣。尤而效之，幾何不爲讒邪之嚆矢哉。

清平調詞三首

《太眞外傳》：開元中，禁中重木芍藥，卽今牡丹也，得數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一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遽命龜年持金花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樂》詞三章。承旨猶若宿酲，因援筆賦之。龜年捧詞進，上命梨園弟子略約詞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之。太眞妃持頗黎七寶杯，酌西涼州蒲桃酒，笑領歌辭，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徧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妃飲罷，斂繡巾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諸學士。《通典》：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也，漢代謂之三調。琦按《唐書・禮樂志》，俗樂二十八調中有正平調、高平調。則知所謂清平調者，亦其類也。蓋天寶中所製供奉新曲，如《荔枝香》、《伊州曲》、《涼州曲》、《甘州曲》、《霓裳羽衣曲》之儔歟？

雲想衣裳花想容，〔一〕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二〕會向瑤臺月下逢。〔三〕

〔一〕琦按：蔡君謨書此詩，以「雲想」作「葉想」，近世吳舒鳧遵之，且云「葉想衣裳花想容」，與王昌齡「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向臉兩邊開」，俱從梁簡文「蓮花亂臉色，荷葉雜衣香」脫出，而李用二「想」字，化實爲虛，尤見新穎。不知何人誤作「雲」字，而解者附會《楚辭》「青雲衣兮白霓裳」，甚覺無謂云云。不知改「雲」作「葉」，便同嚼蠟，索然無味矣。此必君謨一時落筆之誤，非有意點金成鐵，若

謂太白原本是「葉」字，則更大謬不然。

〔二〕《山海經》：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郭璞註：此山多玉石，因以名云。《穆天子傳》謂之羣玉之山，見其山阿無險，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寡草木，無鳥獸。

〔三〕《楚辭》：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王逸註：有娀，國名。佚，美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太平御覽》：《登眞隱訣》曰：崑崙瑤臺是西王母之宮，所謂西瑤上臺，上眞秘文盡在其中矣。沈約詩：含吐瑤臺月。

其二

一枝紅（許本作「濃」）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一〕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二〕

〔一〕《水經注》：丹山西卽巫山者也，帝女居焉。宋玉所謂：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精魂爲草，實爲靈芝。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旦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早視之，果如其言，故爲立廟，號「朝雲」焉。

〔二〕飛燕，已見本卷註。

蕭士贇曰：傳者謂高力士指摘「飛燕」之事，以激怒貴妃。予謂使力士知書，則「雲雨巫山」不尤甚乎？《高唐賦·序》謂神女嘗薦先王之枕席矣，後序又曰襄王復夢遇焉。此云「枉斷腸」者，亦譏貴妃曾爲壽王妃，使壽王而未能忘情，是「枉斷腸」矣。詩人比事引興，深切著明，特讀者以爲常事而忽

之耳。琦按：力士之譖惡矣，蕭氏所解則尤甚。而揆之太白起草之時，則安有是哉！巫山雲雨、漢宮飛燕，唐人用之已爲數見不鮮之典實。若如二子之說，巫山一事只可以喻聚淫之豔冶，飛燕一事只可以喻微賤之宮娃，外此皆非所宜言，何三唐諸子初不以此爲忌耶？古來「新臺」、「艾豭」諸作，言而無忌者，大抵出自野人之口，若《清平調》是奉詔而作，非其比也。乃敢以宮闈暗昧之事，君上所諱言者而微辭隱喻之，將蘄君知之耶，亦不蘄君知之耶？如其不知，言亦何益。如其知之，是批龍之逆鱗而履虎尾也。非至愚極妄之人，當不爲此。又太眞入宮，至此時幾將十載，斯時卽有忠君愛主之親臣，亦祇以成事不說，既往不咎，付之無可奈何，而謂新進如太白者，顧託之無益之空言而期君之一悟，何其不智之甚哉！古來文字之累，大抵出於不自知而成於莫須有，若蘇軾雙檜之詩，而譖其求知於地下之蟄龍，蔡確車蓋亭之十絕，而箋註其五篇，悉涉譏諷，小人機穽，深是可畏。然小人以陷人爲事，其言無足怪，而詞人學士，品騭詩文於數百載之下，亦效爲巧詞曲解以擬議前人辭外之旨，不亦異乎！

其三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一〕

〔一〕楊齊賢曰：名花指牡丹，傾國指妃子。沉香亭以沉香爲之，如柏梁臺以香柏爲之也。按《雍錄》：閣本《興慶宮圖》：龍池東有沉香亭。

鼓吹入朝曲

按《樂府詩集》：齊永明八年，謝朓奉鎭西隨王教，於荆州道中作鼓吹曲，一曰《元會曲》，二曰《郊祀曲》，三曰《鈞天曲》，四曰《入朝曲》，五曰《出藩曲》，六曰《校獵曲》，七曰《從戎曲》，八曰《送遠曲》，九曰《登山曲》，十曰《泛水曲》。《鈞天》以上三曲頌帝功，《校獵》以上三曲頌藩德。太白《鼓吹入朝曲》之作，蓋本於此。

金陵控海浦（音普），〔一〕淥水帶吳京。〔二〕鐃（音撓）歌列騎吹，〔三〕颯沓引公卿。〔四〕搥（音椎）鐘速嚴妝，〔五〕伐鼓啓重城。〔六〕天子憑玉几（繆本作「案」），〔七〕劍履若雲行。〔八〕日出照萬戶，簪裾爛明星。〔九〕朝罷沐浴閑，遨遊閬風亭。〔一〇〕濟濟雙闕下，〔一一〕歡娛樂恩榮。

〔一〕《景定建康志》：金陵，古揚州之域。在周爲吳，春秋末屬越，楚滅越，幷有其地。以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鎭之，號曰「金陵」。《宋書》：金甲燭天庭，鼘聲震海浦。

〔二〕謝朓《鼓吹入朝曲》：逶迤帶淥水，迢遞起朱樓。顔延年詩：巖險去漢宇，襟衞徙吳京。李善註：宋都吳地，故曰吳京也。

〔三〕《宋書》：漢鼓吹曲曰鐃歌。《樂府詩集》：漢有《朱鷺》等二十二曲列於鼓吹，謂之鐃歌。《宋書》：《建初錄》云：《務成》、《黃爵》、《玄雲》、《遠期》皆騎吹曲，非鼓吹曲。此則列於殿庭者爲鼓吹，今之從行鼓吹爲騎吹。

〔四〕鮑照詩：賓御紛颯沓。劉良註：颯沓，衆盛貌。

〔五〕《後漢書》：清河孝王慶，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妝衣冠待明。

〔六〕《詩·小雅》：征人伐鼓。毛傳曰：伐，擊也。

〔七〕《漢書》：天子負黼依，襲翠被，憑玉几。

〔八〕《隋書》：大臣優禮皆劍履上殿，非侍臣解之，蓋防刃也。

〔九〕盧思道詩：臺苑盛簪裾。

〔一〇〕《太平御覽》：《郡國志》曰：潤州覆舟山有閬風亭。

〔一一〕李善《文選註》：劉璠《梁典》曰：天監七年正月戊戌，詔曰：昔晉氏靑蓋南移，日不暇給，兩觀莫築，懸法無所，今禮盛化光，役務簡便，可營建象闕，以表舊章。於是遣匠量功，鐫石爲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六朝事跡》：建康縣北五里有二石闕，在臺城之門南，高五丈，廣三丈六寸，梁武帝所造。及成，朝士銘之。時陸倕字佐公，其文甚佳，士流推服。《景定建康志》：《南朝宮苑記》曰：晉元帝於宮前立闕，衆議未定，王導指牛頭山爲天闕，不別立闕。宋孝武大明七年，於博望梁山立雙闕。梁置石闕在端門外，陸倕爲銘。

琦按：此篇蓋擬六朝人之作，故以金陵、吳京爲辭。蕭氏以爲諷永王入朝而作，則天子當在長安，與金陵、吳京何預？而朝罷遨遊之地，亦不當在閬風亭矣。其說非是。

秦女休行

原注：古詞魏朝協律都尉左延年所作，今擬之。

左詩曰：步出上西門，遙望秦氏廬。秦氏有好女，自名爲女休。休年十四五，爲宗行報仇。左執白楊刃，右據魯宛矛。仇家便東南，仆僵秦女休。女休西上山，上山四五里。關

吏呵問女休，女休前置詞：平生爲燕王婦，於今爲詔獄囚。平生衣參差，當今無領襦。明知殺人當死，兄言怏怏，弟言無道憂，女休堅詞爲宗報仇死不疑，殺人都市中，徼我都巷西。丞卿羅列東向坐，女休悽悽曳梏前，兩徒夾我持刀，刀五尺餘。刀未下，朣朧擊鼓赦書下。

西門秦氏女，秀色如瓊花。手揮白楊刀，清晝殺讎家。羅袖灑赤血，英聲（許本作「氣」）凌紫霞。直上西山去，關吏相邀遮。〔一〕婿爲燕國王，身被詔獄加。〔二〕犯刑若履虎，〔三〕不畏落爪牙。素頸未及斷，摧眉伏泥沙。金雞忽放赦，〔四〕大辟得寬賒。〔五〕何慙聶政姐，〔六〕萬古共驚嗟。

〔一〕《羽獵賦》：前後邀遮。

〔二〕《漢書》：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

〔三〕《周易》：履虎尾。

〔四〕《隋書》：齊赦日，則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閶闔門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撾鼓千聲，釋枷鎖焉。《談苑》：宋孝王問司馬膺之後魏、北齊赦日樹金雞事，膺之曰：「按海中星占云，天雞星動爲有赦。北齊赦日，令武庫設金雞於闕門右，撾鼓千聲，宣赦建金雞。或云起於西涼呂光，究其旨，蓋西方主兌爲澤。金，西方也。雞者，巽之神。巽爲號令，故合二物制其形，揭長竿，使衆人覩之。」

〔五〕《尚書》：大辟疑赦。孔傳曰：大辟，死刑也。

〔六〕《戰國策》：聶政刺殺韓傀，因自皮面抉眼屠腸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懸購之千金，久

之莫知誰。政姊嫈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高成荊矣。今死而無名，父母已沒矣。兄弟無有，此爲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衞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烈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葅醢之誅以揚其名也。

胡震亨曰：按女休事奇烈，第重述一過，便堪擊節。太白擬樂府有不與本辭爲異，正復難及者，此類是也。

秦女卷衣

《樂府古題要解》有《秦王卷衣曲》，言咸陽春景及宮闕之美，秦王卷衣以贈所歡也。太白作《秦女卷衣》，辭旨各殊，未詳所本。

天子居未央，妾侍（繆本作「來」）卷衣裳。顧無紫宮寵，〔一〕敢拂黃金牀。〔二〕水至亦不去，〔三〕熊來尚可當。〔四〕微身奉（繆本作「捧」）日月，〔五〕飄若螢之（繆本作「火」）光。〔六〕願君採葑菲（音斐），無以下體妨。〔七〕

〔一〕未央、紫宮，俱見前註。

〔二〕《法苑珠林》：《賢愚經》云：坐黃金牀，紡黃金縷。

〔三〕《列女傳》：楚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

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行。」於是使返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

〔四〕《漢書》：上幸虎圈鬭獸，後宮皆坐，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婕妤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

〔五〕沈約《爲六宮拜章》：奉日月之華，侍巾屣之末。

〔六〕《魏書》：螢火之光，猶增日月之曜。

〔七〕《詩·國風》：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毛傳曰：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鄭箋曰：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幷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正義曰：言采葑菲之菜者，無以下體根莖之惡，幷棄其葉，以與爲室家之法，無以其妻顏色之衰，幷棄其德。

東武吟 一作《出金門後書懷留別翰林諸公》

《樂府詩集》：《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有《東武吟行》，今不歌。《樂府解題》曰：鮑照云「主人且勿諠」，沈約云「天德深且廣」，傷時移事異，榮華徂謝也。左思《齊都賦》註云：《東武》、《太山》，皆齊之土風，弦歌謳吟之曲名也。《通典》曰：漢有東武郡，今高密諸城縣是也。《元和郡縣志》：密州諸城縣，卽漢東武縣也，屬琅邪郡。樂府章所謂《東武吟》者也。《海錄碎事》：《東武吟》，樂府詩，人有少壯從征伐，年老被棄遊於東武者，不敢論

功，但戀君耳。

好古笑流俗，素聞賢達風。〔一〕方希佐明主，長揖辭成功。白日在高天，迴光燭微躬。〔二〕恭承鳳凰詔，〔三〕欻（音旭，又音忽）起雲蘿中。清切紫霄迥，〔四〕優游丹禁通。〔五〕君王賜顏色，〔六〕聲價淩烟虹。〔七〕乘輿擁翠蓋，〔八〕扈從金城東。〔九〕寶馬麗絕景，〔一〇〕錦衣入新豐。〔一一〕依（繆本作「倚」）巖望松雪，〔一二〕對酒鳴絲桐。因學揚子雲，獻賦甘泉宮。〔一三〕天書美片善，〔一四〕清芬播無窮。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公（許本誤失去此二句）。一朝去金馬，〔一五〕飄落成飛蓬。賓客（繆本作「友」）日疏散，玉樽亦已空。〔一六〕才力猶可倚（一作「恃」），不慚世上雄。閑作《東武吟》，曲盡情未終。書此謝知己，吾尋黃、綺翁（一作「扁舟尋釣翁」）。〔一七〕

〔一〕劉峻《廣絕交論》：斯賢達之素交。

〔二〕沈約詩：便欲息微躬。

〔三〕《漢書》：恭承嘉惠兮。顏師古註：恭，敬也。《十六國春秋》：石虎在臺上有詔書，以五色紙著鳳凰口中，鳳既銜詔，侍人放數百丈緋繩，轆轤迴轉，狀若飛翔，飛下端門。鳳以木作之，五色文身，脚皆用金。

〔四〕《宋書》：殷淳居黃門爲清切。《魏書》：對九重之清切，望八襲之崢嶸。

〔五〕梁簡文帝《圍城賦》：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隋書》：分司丹禁，侍衛左右。上官儀詩：清切丹禁靜。

〔六〕顔之推詩：楚王賜顔色，出入章華裏。

〔七〕鮑照詩：輝石亂烟虹。

〔八〕賈誼《新書》：天子車曰乘輿。《淮南子》：建翠蓋。高誘註：翠蓋，以翠鳥羽飾蓋也。

〔九〕《上林賦》：扈從横行，出乎四校之中。晉灼註：扈，大也。《封氏聞見記》：百官從駕，謂之扈從。蓋臣下侍從至尊，各供所職，猶僕御扈養以從上，故謂之扈從耳。《上林賦》云：扈從横行。顔監釋云：謂扈從縱恣而行也。據顔此解，乃讀從爲放縱，不取行從之義，所未詳也。《石林燕語》：從駕謂之扈從，始司馬相如《上林賦》。晉灼以扈爲大，張揖謂跋扈從横，不安鹵簿。故顔師古因之，亦以爲跋扈恣縱而行。果爾，從蓋作去聲。侍天子而言跋扈可乎？唐封演以爲扈養以從，猶之僕御，此或近之。張協詩：朱軒耀金城。劉良註：金城，長安城也。

〔一〇〕《史記》：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水經注》：魏武與張繡戰於宛，馬名絶景，爲流矢所中。

〔一一〕《舊唐書》：京兆府有昭應縣，本隋之新豐縣治，古新豐城北。天寶三載，分新豐、萬年置會昌縣。七載，省新豐縣，改會昌爲昭應，治溫泉宮之西北。琦按：自乘輿擁翠蓋而下，是指其侍從溫泉宮而言。宮在新豐縣之驪山下，正直唐京師之東。太白入朝，在天寶二三載，是時新豐尚未省也。

〔一二〕顔延年詩：依巖聽緒風。又曰：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

〔一三〕《漢書》：揚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桓譚《新論》：揚子雲從成帝祠甘泉，詔雄作賦，思精苦，困倦小臥，夢五臟出外，以手收而納之，及覺，病喘悸少氣。王筠詩：自知心所愛，獻賦甘泉宮。

〔一四〕鮑照詩：片善辭草萊。

〔一五〕《漢書》：公孫弘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

〔一六〕曹植詩：玉樽盈桂酒。

〔一七〕夏黄公、綺里季事，見四卷註。

邯音寒鄲才人嫁爲厮養卒婦

胡震亨曰：謝朓有此詩。薪僕曰厮，炊僕曰養。朓蓋設言其事，寓臣妾淪擲之感。楊升庵以爲此卒即御趙王武臣歸者，恐未必然。

妾本叢（蕭本作「崇」）臺女，〔一〕揚蛾（繆本作「娥」）入丹闕。〔二〕自倚顏如花，寧知有凋歇。一辭玉階下，去若朝雲沒。每憶邯鄲城，深宫夢秋月。君王不可見，惆悵至明發。〔三〕

〔一〕《漢書》：趙王宫叢臺災。顏師古註：連聚非一，故名叢臺。蓋本六國時趙王故臺也，在邯鄲城中。《元和郡縣志》：叢臺，在磁州邯鄲縣城内東北隅。

〔二〕沈約詩：揚蛾一含睇，嬽娟好且修。

〔三〕明發，天光初發，謂明旦時也，詳見二卷註。

出自薊北門行

《樂府古題要解》：《出自薊北門行》，其詞與《從軍行》同，而兼言燕、薊風物及突騎悍勇之狀，與《吳趨行》同也。

虜陣橫北荒，胡星耀精芒。〔一〕羽書速驚電，〔二〕烽火晝連光。虎竹救邊急，〔三〕戎車森已行。〔四〕明主不安席，〔五〕按劍心飛揚。〔六〕推轂出猛將，〔七〕連旗登戰場。〔八〕兵威衝絕幕（繆本作「漠」），〔九〕殺氣淩穹蒼。〔一〇〕列卒（一作「陣」）赤山下，〔一一〕開營紫塞傍。〔一二〕孟冬風沙緊，〔一三〕旌旗（一作「旆」）颯凋傷。〔一四〕畫角悲海月，〔一五〕征衣卷天霜。揮刃斬樓蘭，〔一六〕彎弓射賢王。〔一七〕單（音蟬）于一平蕩，種落自奔亡。〔一八〕收功報天子，行歌（一作「歌舞」）歸咸陽。

〔一〕《漢書》：昴曰旄頭，胡星也。

〔二〕《後漢書》：傷敗踵係，羽書日聞。章懷太子註：羽書，即檄書也。《魏武奏事》曰：邊有警急，即插羽以示急也。

〔三〕虎竹，見五卷註。

〔四〕《詩・小雅》：戎車既安。《宋書》：戎車立乘，夏曰鉤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建牙麾邪注之，載金鼓羽幢，置甲弩於軾上。

〔五〕《史記》：項羽曰：「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

〔六〕鮑照詩：天子按劍怒。《楚辭》：心飛揚兮浩蕩。

〔七〕《漢書》：上古王者遣將也，跽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

〔八〕《晉書・溫嶠傳》：西陽太守鄧岳、尋陽太守褚誕等，連旗相繼。

〔九〕《漢書》：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大克獲。應劭註：幕，沙幕，匈奴之南界也。臣瓚註：沙土

曰幕，直度曰絕。顏師古註：應、瓚二說皆是也。而說者或云是塞外地名，非矣。幕者，即今之突厥中磧耳。李陵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

〔一〇〕《爾雅》：穹蒼，蒼天也。邢昺疏：李巡云：仰視天形，穹窿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

〔一一〕《後漢書》：遼東太守祭肜，使鮮卑擊赤山烏桓，大破之，斬其渠帥。又《烏桓傳》：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

〔一二〕紫塞詳見三卷註。

〔一三〕《廣雅》：緊，急也。

〔一四〕《說文》：颯，翔風也。

〔一五〕《廣韻》：大角，軍器。徐廣《車服儀制》曰：角，前世書記所不載。或曰本出羌胡，以驚中國之馬。《太平御覽》：《宋樂志》曰：角長五尺，形如竹筒，本細末稍大，未詳所起。今鹵簿及軍中用之，或以竹木，或以皮爲之，無定制。按：古軍法有吹角，此器俗名拔邏迴，蓋胡虜警軍之音，所以書傳無之。海內離亂，至侯景圍臺城方用之也。梁簡文帝詩：城高短簫發，林空畫角悲。

〔一六〕傅介子斬樓蘭王事，見本卷註。

〔一七〕《漢書·匈奴傳》：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撐犁，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

〔一八〕種落，謂其種類及部落也。《魏志》：正始七年，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

洛陽陌

胡震亨曰：即《橫吹曲》之《洛陽道》也。

白玉誰家郎，回車渡天津。〔一〕看花東陌上，驚動洛陽人。

〔一〕天津，洛陽橋名，見二卷註。

北上行

《樂府古題要解》：《苦寒行》，晉樂奏魏武帝「北上太行山」，備言冰雪谿谷之苦。或謂《北上行》，蓋因魏武帝作此詞，今人效之。

北上何所苦，北上緣太行。〔一〕磴（音凳）道盤且峻，〔二〕巉巖凌穹蒼。〔三〕馬足蹶側石，車輪摧高崗。〔四〕沙塵接幽州，烽火連朔方。殺氣毒劍戟，嚴風裂衣裳。〔五〕奔鯨夾黃河，〔六〕鑿齒屯洛陽。〔七〕前行無歸日，返顧思舊鄉。慘慼（繆本作「戚」）冰雪裏，悲號絕中腸。〔八〕尺布不掩體，皮膚劇（音極）枯桑。〔九〕汲水澗谷阻，採薪隴（音籠）坂長。〔一〇〕猛虎又掉（徒了切，條上聲。又，徒弔切，條去聲）尾，磨牙皓秋霜。草木不可飡（同餐），飢飲零露漿。〔一一〕嘆此北上苦，停驂爲之傷。〔一二〕何日王道平，〔一三〕開顏覩天光。〔一四〕

〔一〕《北邊備對》：太行山，南自河陽懷縣，迤邐北出，直至燕北，無有間斷。此其爲山，不同他

地，蓋數百千里，自麓至脊，皆陡峻不可登越，獨有八處，粗通微徑，名之曰陘。

〔二〕《西京賦》：磴道邐倚而正東。李善註：磴道，閣道也。《廣韻》：磴，小坂也。《韻會》：磴，登陟之道也。

〔三〕《廣雅》：巉巖，高也。

〔四〕魏武帝《苦寒行》：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

〔五〕《初學記》：冬風曰嚴風。

〔六〕《十六國春秋》：志馘奔鯨，截彼醜類。

〔七〕《淮南子》：堯之時鑿齒爲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高誘註：鑿齒，獸名。齒長三尺，其狀如鑿，下徹頷下而持戈盾。羿善射，堯使羿射殺之。按：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於范陽，引兵南向，河北州縣望風瓦解，遂克太原，連破靈昌、陳留、滎陽諸郡，遂陷東京。范陽，本唐幽州之地，詩所謂「沙塵接幽州」者，蓋指此事而言。其曰「烽火連朔方」者，祿山遣其黨高秀巖寇振武軍，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擊敗之。振武軍去朔方治所甚遠，其烽火相望，告急可知。其曰「奔鯨夾黃河」者，指從逆諸將，如崔乾祐之徒，縱橫於汲、鄴諸郡也。其曰「鑿齒屯洛陽」者，謂祿山據東京僭號也。

〔八〕魏文帝詩：向風長嘆息，斷絕我中腸。

〔九〕《說文》：劇，尤甚也。

〔一〇〕壠坂，謂山之岡壠坡坂。《後漢書》「上壠阪，陟高岡」是也。或引《三秦記》天水之壠坂爲註者，非是。

〔一一〕陸機詩：渴飲堅冰漿，飢待零露湌。

〔一二〕鄭康成《毛詩箋》：驂，兩騑也。《左傳正義》：初駕馬者，以二馬夾轅而已。又駕一馬與兩

服爲參，故謂之驂。又駕一馬，乃謂之駟。《說文》云：驂，駕三馬也。駟，一乘也。兩服爲主，以漸參之，兩旁二馬，遂名爲驂。故總舉一乘，則謂之駟。指其騑馬，則謂之驂。《詩》稱「兩驂如舞」，二馬皆稱驂。《禮記》：說驂而賻之，一馬亦稱驂，是本其初參，遂以爲名也。又《禮記正義》：車有一輈而駟馬駕之，中央兩馬夾輈者名服馬，兩邊名騑馬，亦曰驂馬。故《詩》云「兩服上襄，兩驂雁行」。《通鑑辨誤》：史炤《釋文》曰：三馬爲驂。余按王肅云：古者一輈之車，夏后駕兩馬謂之麗，殷益以一騑謂之驂，周又益以一騑謂之駟。自時厥後，夾輈曰服，兩旁曰驂。《詩》所謂「兩服上襄，兩驂雁行」者也。

〔三〕《書·洪範》：王道平平。

〔四〕謝靈運詩：開顏披心胸。

短歌行

按《樂府詩集》：《短歌行》乃相和歌平調七曲之一。《樂府解題》曰：《短歌行》，魏武帝「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晉陸機「置酒高堂，悲歌臨觴」，皆言當及時爲樂也。又按《古今注》謂：長歌短歌，言人生壽命長短有定分，不可妄求也。考之魏武帝、陸士衡及唐人諸篇，皆言人運短促，當及時自勉。然二曲一致，初無壽夭之分。李善曰：古詩云「長歌正激烈」，魏文帝《燕歌行》曰「短歌微吟不能長」，傅玄《豔歌行》曰「咄來長歌續短歌」，皆指歌聲之長短耳，非言壽命也。斯蓋命題之意歟？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滿。蒼穹浩茫茫，〔一〕萬劫太極長。〔二〕麻姑垂兩鬢，一半已成

霜。〔三〕天公見玉女，大笑億千場。〔四〕吾欲攬六龍，迴車挂扶桑。〔五〕北斗酌美酒，〔六〕勸龍各一觴。富貴非所願，〔七〕爲（一作「與」）人駐頹（一作「顏」，一作「流」）光。

〔一〕《拾遺記》：天清地曠浩茫茫。
〔二〕《法苑珠林》：夫劫者，蓋是紀時之名，猶年號耳。高誘《淮南子註》：太極，天地始形之時也。
〔三〕蕭士贇註：麻姑鬢成霜事，未詳所祖，恐只《大人賦》西王母皬然白首之意。
〔四〕天公與玉女投壺大笑事，見三卷註。
〔五〕劉向《九嘆》：維六龍於扶桑。
〔六〕《楚辭·小司命》：援北斗兮酌桂漿。
〔七〕《歸去來辭》：富貴非吾願。

空城雀

《樂府詩集》：《樂府解題》曰：鮑照《空城雀》云：「雀乳四鷇，空城之阿。」言輕飛近集，茹腹辛傷，免網羅而已。

嗷嗷空城雀，〔一〕身計何戚促。本與鷦鷯（音僚）羣，〔二〕不隨鳳凰族。提攜四黃口，〔三〕飲乳未嘗足。食君糠秕餘，〔四〕嘗恐烏鳶逐。〔五〕恥涉太行險，〔六〕羞營覆車粟。〔七〕天命有定端，守分絕所欲。

〔一〕《說文》：噭，衆口愁也。《高唐賦》：衆雀嗷嗷。

〔二〕《埤雅·釋鳥》云：桃蟲，鷦，其雌䳜。陸機曰：今鷦鷯是也，似黄雀而小。《說苑》曰：鷦鷯巢於葦苕，繫之以髮。鳩性拙，鷦性巧，故鷦俗呼「巧婦」，一名工雀，一名女匠。其喙尖如錐，取茅秀爲巢，巢至精密，以麻紩之，如刺韈然，故一名韈雀。

〔三〕《家語》：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黄口小雀。

〔四〕《說文》：穅，穀皮也。秕，不成粟也。

〔五〕《韻會》：鳶，鷙鳥也，似鴟而小。

〔六〕歐陽建詩：不涉太行險，誰知斯路難。

〔七〕《藝文類聚》：《益部耆舊傳》曰：楊宣爲河内太守，行縣，有羣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之。」行數里，果如其言。

菩薩蠻

平林漠漠烟如織，〔一〕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二〕有人樓上愁。玉階空佇立，〔三〕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連（一作「更」）短亭。〔四〕

〔一〕謝朓詩：生烟紛漠漠。呂向註：漠漠，分散也。

〔二〕謝靈運詩：林壑斂暝色。

〔三〕《詩·國風》：佇立以泣。毛傳曰：佇立，久立也。王襃《燕歌行》：長望閨中空佇立。

〔四〕庾信《哀江南賦》：十里五里，長亭短亭。《海錄碎事》：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詩人玉屑》：鼎州滄水驛有《菩薩蠻》云「平林漠漠烟如織」云云。曾子宣家有《古風集》，此詞乃太白作也，見《古今詩話》。《湘山野錄》：「平林漠漠烟如織」云云，此詞不知何人寫在鼎州滄水驛樓，復不知何人所撰。魏道輔泰見而愛之，後至長沙得古集於曾子宣內翰家，乃知李白所作。《寄園寄所寄》：《筆談》：小曲有「咸陽沽酒寶釵空」之句，云李白作，《花間集》乃云張泌所爲，未知孰是。楊繪《本事曲子》云：近傳一闋云李白製，卽今《菩薩蠻》，其詞非白不能及。此皆定其爲太白之作者也。胡應麟《筆叢》：《菩薩蠻》之名，當起於晚唐世。按《杜陽雜編》云：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明霞錦，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南部新書》亦載此事。則太白之世，尚未有斯題，何得預製其曲耶？此則辯其非太白之作者也。餘見下首註。

憶秦娥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一〕　樂遊原上清秋節，〔二〕咸陽古道音塵絕。〔三〕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一作「宮」）闕。

〔一〕《三輔黃圖》：霸橋，在長安東，跨水作橋。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贈別。《天寶遺事》：長安東灞陵有橋，來迎去送，皆至此爲離別之地，故人呼之爲「銷魂橋」。《雍錄》：漢世凡東出函、潼，必自灞陵始，故贈行者於此折柳爲別也。

〔二〕《長安志》：樂遊原，在萬年縣南八里。《漢書》：宣帝起樂遊廟，在曲江北，亦曰樂遊原。《雍

錄》：唐曲江，本秦隑州，至漢爲宣帝樂遊廟，亦名樂遊苑，亦名樂遊原。基地最高，四望寬敞，隋營京城，宇文愷以其地在京城東南隅，地高不便，故闕此地不爲居人坊巷，而鑿之爲池以厭勝之。又會黃渠水，自城外南來，可以穿城而入，故隋世遂從城外包之，入城爲芙蓉池，且爲芙蓉園也。長安中，太平公主於原上置亭游賞，後賜寧、申、岐、薛四王。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京城士女，咸卽此祓禊，帝幕雲布，車馬塡塞，詞人樂飲賦詩。

〔三〕蔡琰《胡笳》：故鄉隔兮音塵絕。

《筆叢》云：今詩餘名《望江南》外，《菩薩蠻》、《憶秦娥》稱最古，以草堂二詞出太白也。近世文人學士，咸以爲然。予謂：太白在當時，直以風雅自任，卽近體盛行，七言律鄙不肯爲，寧屑事此。且二詞雖工麗，而氣亦衰颯，于太白超然之致，不啻穹壤，藉令眞出青蓮，必不作如是語。詳其意調，絕類溫方城輩，蓋晚唐人詞，嫁名太白。若懷素草書、李赤姑孰耳。原二詞嫁名太白，亦有故。《草堂詞》，宋人編。青蓮詩亦稱《草堂集》。後世以二詞出唐人，而無名氏，故僞題太白，以冠斯編耶？琦按：宋黃玉林《絕妙詞選》以太白《菩薩蠻》、《憶秦娥》二詞，爲百代詞曲之祖。然考古本《太白集》中，缺此二首。蕭本乃有之，其眞贋誠未易定決。《筆叢》所辯，未爲無見，至謂其出自《草堂詩餘》之僞題，則非也。蓋《菩薩蠻》一詞，自北宋時，已傳爲太白之作矣。

李太白全集卷之六

錢塘王琦琢崖輯註
王濟魯川較

樂府三十八首

發白馬

題始於梁費昶，其辭曰「白馬今雖發，黃河未結澌」云云，太白蓋擬之。《樂府詩集》：《通曲》曰：白馬，春秋時衞國曹邑有黎陽津，一曰白馬津。酈生云「守白馬之津」是也。發白馬，言征戍而發兵於此也。

將軍發白馬，〔一〕旌節渡黃河。〔二〕簫鼓聒川岳，〔三〕滄溟湧濤（一作「洪」）波。武安有震瓦，〔四〕易水無寒歌。〔五〕鐵騎若雪山，〔六〕飲流涸滹（音呼）沱（音駝）。〔七〕揚兵獵月窟，〔八〕轉戰略朔那。〔九〕倚劍登燕然，〔一〇〕邊烽列嵯峨。蕭條萬里外，〔一一〕耕作五原多。〔一二〕一掃清大漠，〔一三〕包虎戢金戈。〔一四〕

〔一〕《史記正義》:《括地志》云:黎陽,一名白馬津,在滑州白馬縣北三十里。

〔二〕《唐六典》:旌節之制,命大將帥及遣使於四方,則請而假之。旌以專賞,節以專殺。《新唐書・車服志》:旌,以絳帛五丈,粉畫虎,有銅龍一,首纏緋幡,紫縑爲袋,油囊爲表。節,懸畫木盤三,相去數寸,隅垂赤麻,餘與旌同。

〔三〕簫鼓,軍中鼓吹之樂也。

〔四〕《史記》:秦伐韓,趙王令趙奢救之。秦軍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

〔五〕荆軻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六〕《晉書》:精甲耀日,鐵騎前驅。蕭士贇曰:鐵騎,馬之帶甲者。

〔七〕郭璞《山海經註》:今滹沱水出雁門鹵成縣南武夫山。《史記索隱》:滹沱,水名,幷州之川也。《地理志》云:鹵城,縣名,屬代郡。滹沱河自縣東至參合,又東至文安入海。《史記正義》:滹沱出代州繁畤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東南流過定州入海。

〔八〕揚雄《長楊賦》:西壓月窟。

〔九〕《韻會》:略,取也。《漢書》:張良略地。唐蒙畧通夜郎。顏師古曰:凡言略地,謂行而取之。《史記》: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正義》曰:漢朝那,故城在原州百泉縣西七十里,屬安定郡。

〔一〇〕《後漢書》:車騎將軍竇憲出雞鹿塞,度遼將軍鄧鴻出稒陽塞,南單于出滿夷谷,與北匈奴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追至和渠北鞮海。竇憲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太平寰宇記》:郎君戍又直北三千里至燕然山,又北行千里至瀚海。

〔一一〕班固《封燕然山銘序》:蕭條萬里,野無遺寇。

〔一二〕《漢書》：元鼎五年，匈奴入五原，殺太守。《元和郡縣志》：鹽州，禹貢雍州之域，春秋爲戎、翟所居地，及始皇幷天下，屬梁州。漢武元朔二年置五原郡，地有原五所，故號五原。五原謂龍游原、乞地千原、青嶺原、岢嵐原、橫槽原也。

〔一三〕《後漢書》：醜虜破碎，遂掃厥庭。《北邊備對》：漢趙信旣降匈奴，與之畫謀，令遠度幕北以要疲漢軍，故武帝必欲越漠征之，而大漠之名始通中國。幕者，漠也，言沙積廣莫，望之漠漠然也。漢以後史家變稱爲磧，磧者，沙積也，其義一也。

〔一四〕《禮記》：武王克殷反商，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鄭玄註：包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正義》曰：虎，武猛之物也，用此虎皮包裹兵器，示武王威猛能包制服天下兵戈也。或以虎皮有文，欲以現文止武也。《詩·周頌》：載戢干戈。《說文》：戢，藏兵也。

陌上桑

《樂府古題要解》：《陌上桑》古詞曰：「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舊說邯鄲女子姓秦名羅敷，爲邑人千乘王仁妻。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置酒欲奪焉。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以自明不從。按：其歌辭稱羅敷採桑陌上，爲使君所邀，羅敷盛誇其夫爲侍中郎以拒之，與舊說不同。按《樂府詩集》：張永《元嘉伎錄》：相和歌有十五曲，其第十五曲曰《陌上桑》。

美（一作「遊」）女渭橋東（一作「湘綺衣」），〔一〕春還（一作「還來」）事蠶作。〔二〕五馬如飛龍（一作

「如花飛」，一作「飛如花」)，〔三〕青絲結金絡。〔四〕不知誰家子，〔五〕調笑來相謔。妾本秦羅敷，〔六〕玉顏豔名都。〔七〕綠條映素手，採桑向城隅。使君且不顧，〔八〕況復論秋胡？〔九〕寒螿愛碧草，〔一〇〕鳴鳳棲青梧。託心自有處，但怪旁人愚。徒令(《文苑英華》作「勞」)白日暮，高駕空踟(音池)躕(音除)。〔一一〕

〔一〕渭橋，已見五卷註。

〔二〕鮑照詩：季春梅始落，工女事蠶作。

〔三〕五馬事，古今說者不一，據《墨客揮犀》云：世稱太守五馬，罕知其故事。或言《詩》云：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註謂《周禮》「州長建旟」。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故云。後見龐幾先朝奉云：古乘駟馬車，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演繁露》云：太守五馬，莫知的據。或言《詩》有「良馬五之」，侯國事也。然上言「良馬四之」，下言「良馬六之」，則或四或六，原非定制也。漢有駟馬車，正用四馬，而鄭玄註《詩》曰：《周禮》「州長建旟」。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玄以州長比方漢州，大小相絕遠矣。周之州，乃反統隸於縣，比漢太守品秩殊不侔，不足爲據。然鄭，後漢時人，則太守之用五馬，後漢已然矣。至唐白樂天《和春深二十首》詩曰：「五匹鳴珂馬，雙輪畫軾車。」至其自杭分司，有詩曰：「錢塘五馬留三匹，還擬騎遊攪擾春。」杜詩亦曰：「使君五馬一馬驄。」則似眞有五馬矣。若其制之所始，則未有知者。琦按：今本《毛詩》鄭註，但云《周禮》「州長建旟」，謂州長之屬，無「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之文，是康成未嘗以太守比州長也。師古《杜詩註》云：王羲之出守永嘉，庭列五馬。後人遂據爲太守事。今按《晉書》及古今傳記，羲之並未嘗爲永嘉

太守，則其說亦訛也。宋人《五色線集》：北齊柳元伯五子同時領郡，時五馬參差於庭，故時人呼太守爲五馬。今按《羅敷行》古詞，已有「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之句，則非自北齊始矣。潘子眞《詩話》：《禮》：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右驂。漢制九卿則中二千石，亦右驂。太守相駟馬而已，其有功德加秩中二千石，乃右驂。故以五馬爲太守美稱。《遯齋閑覽》及《學林新編》云：《漢官儀》：朝臣出使以駟馬，太守加一馬，故爲五馬。與龐說相符，然亦無他證確然可據。唯沈約《宋書》引《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駕五，卿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後之太守，卽古之諸侯，故以五馬爲太守故實，庶幾近之。前之數說似皆未的。王融詩：車馬若飛龍，長衢無極已。

〔四〕古《羅敷行》：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

〔五〕江淹詩：不知誰家子，看花桃李津。

〔六〕古《羅敷行》：羅敷善採桑，採桑城南隅。

〔七〕曹植詩：名都多妖女。

〔八〕《漢書》：使君顓生殺之柄。顏師古註：爲使者故謂之使君。

〔九〕《西京雜記》：魯人秋胡，娶妻三月而游宦，三年休還家。其婦採桑於郊，胡至郊而不識其妻也，見而悅之，乃遺黃金一鎰。妻曰：「妾有夫游宦不返，幽閨獨處三年於茲，未有被辱於今日也。」採不顧。胡慚而退。至家，問家人：「妻何在？」曰：「行採桑於郊，未返。」既還，乃向所挑之婦也。

〔一〇〕郭璞《爾雅註》：寒蟹似蟬而小，青色。

〔一一〕謝朓詩：餘曲詎幾許，高駕且踟躕。踟躕，欲行不進之貌。

琦按：「使君且不顧，況復論秋胡」二句，或有非之者，謂不應以秋胡與使君較量，蓋誤解此詩專咏羅敷事耳。殊不知「妾本秦羅敷」一句，是自矜身分如羅敷之貞潔耳。觀首句云「美女渭橋東」，並不

實指羅敷。又云「不知誰家子」，亦未切指使君。通首辭句不可因此而悟乎？胡孝轅謂「此當善領其意，政復何礙」。旨哉斯言！可爲讀太白樂府者發凡起例之一端矣。

枯魚過河泣

按《樂府詩集》：《枯魚過河泣》，乃雜曲歌辭。古詞曰：「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鱮，相教愼出入。」太白擬作與古意同，而以萬乘微行爲戒，更爲深切。

白龍改常服，偶被豫且（於余切，音苴）制。〔一〕作書報鯨（音擎）鯢（音倪），〔二〕勿恃風濤勢。濤落歸泥沙，翻遭螻蟻噬。〔三〕萬乘愼出入，柏人以爲誡（一作「識」）。胡震亨曰：誡，居吏切，作「識」者誤）。〔四〕

〔一〕《說苑》：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淸泠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淸泠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二〕《廣韻》：鯨，大魚也。雄曰鯨，雌曰鯢。《太平御覽》：《魏武四時食制》曰：東海有大魚如山，長五六丈，謂之鯨鯢。次有如屋者，時死岸上，膏流九頃，其鬚長一丈二三尺，厚六寸，瞳子如三升碗，大骨可爲方臼。

〔三〕《淮南子》：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

〔四〕《史記》：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怒。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厠。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

丁都一作「督」護歌

《宋書》：《督護歌》者，彭城內史徐逵之爲魯軌所殺，宋高祖使府督護丁旿收斂殯埋之。逵之妻，高祖長女也，呼旿至閣下，自問斂送之事，每問輒嘆息曰：「丁督護！」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太白擬其歌調而意則另出。

雲陽上征去，〔一〕兩岸饒商賈。吳牛喘（音舛）月時，〔二〕拖船一何苦。〔三〕水濁不可飲，壺漿半成土。一唱《都護歌》，心摧淚如雨。萬人鑿（繆本作「繫」）盤石，〔四〕無由達江滸。〔五〕君看石芒（音忙）、碭（音唐，又音蕩），〔六〕掩淚悲千古。

〔一〕《元和郡縣志》：江南道潤州丹陽縣，本舊雲陽縣。秦時，望氣者云「有王氣」，故鑿之以敗其勢，截其直道使之阿曲，故曰曲阿。天寶元年，改爲丹陽縣。馮衍《顯志賦》：泝淮、濟而上征。

〔二〕《世說》：滿奮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劉孝標註：今之水牛惟生江、淮間，故謂之吳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月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

〔三〕《漢書》：拕舟而入水。顏師古註：拕，曳也，音它。拖與拕同。

〔四〕成公綏《嘯賦》：坐盤石，漱清泉。李善註：《聲類》曰：盤，大石也。

〔五〕毛萇《詩傳》：水涯曰滸。

〔六〕《漢書》：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應劭註：芒，屬沛國。碭，屬梁國。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

此篇蕭註謂是詠秦皇鑿北阬，以壓天子氣一事。或曰爲韋堅開廣運潭而作，借秦爲喻。又引吳孫權嘗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坻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云云。胡註謂是詠潤州埭牐牽挽之苦也。先是潤州不通江，開元中，刺史齊澣始移漕路京口塘下，直達于江，立埭收課事，詳澣本傳。澣開新河在江北瓜步者，太白嘗作詩頌美。此則獨言其苦，瓜步岸卑易開，潤州岸高難開，地勢至今猶然，白詩並紀實也。當時汴、淮運路，澣並用牛曳，即潤州可推矣。芒，石稜，碭，石文。指所鑿盤石云云。琦以全篇詩意參繹，舊註三說皆不類，即胡說亦未是。考之地誌，芒、碭諸山，實產文石。意者是時官司取石於此山，僦舟搬運，適當天旱水涸，牽挽而行，期令峻急，役者勞苦，太白憫之而作此詩。督護是指當時監督之有司。「鑿」字舊本或作「繫」字。「萬人繫盤石，無由達江滸」，詩旨益覺顯然。即作「鑿」字，謂此萬夫所鑿之盤石，爲數甚多，無由即達江滸，如此詮釋自亦無礙。「君看石芒、碭，掩淚悲千古」者，謂芒、碭產此文石，千古不絕，則千古嘗爲民累，有心者能不覩之而生悲哉？雖用《漢書》「芒、碭」字，然與漢高避匿事全然無涉也。

相逢行 一作「有贈」

樂府詩《相逢行》，乃相和歌清調六曲之一。一曰《相逢狹路間行》，亦曰《長安有狹邪行》。

朝（世本作「胡」，誤）騎五花馬，〔一〕謁帝出銀臺。〔二〕秀色誰家子，雲車（一作「中」）珠箔（音薄）開。〔三〕金鞭遙指點，玉勒近遲迴。〔四〕夾轂相借問，〔五〕疑（一作「知」）從天上來（一本下多「憐腸愁欲斷，斜日復相催。下車何輕盈，飄然似落梅」四句）。蹙（繆本、胡本作「邀」）入青綺門，〔六〕當歌共銜杯（一作「嬌羞初解珮，語笑共銜盃」）。〔七〕銜杯映歌扇，似月雲中見。相見不得（一作「相」）親，不如不相見。相見情已深，未語可知心。胡爲守空閨，〔八〕孤眠愁錦衾。〔九〕錦衾與羅幃，纏綿會有時。春風正澹蕩，〔一〇〕暮雨來何遲（一作「春風正糾結，青鳥來何遲」）。願因三青鳥，〔一一〕更報長相思。光景不待人，須臾髮成絲。當年失行樂，老去徒傷悲。〔一二〕持此道密意，無令曠佳期。

〔一〕五花馬，詳見三卷註。

〔二〕曹植詩：謁帝承明廬。按《雍錄》所載《六典》、《大明宮圖》：紫宸殿側有右銀臺門、左銀臺門。李肇記曰：學士下直出門，相謔謂之小三昧。出銀臺乘馬，謂之大三昧。三昧者，釋氏語，言其去纏縛而得自在也。用此言之，則學士自出院門而至右銀臺門，皆步行。直至已出宮城銀臺門外，乃得乘馬也。

〔三〕《三輔黄圖》：金玉珠璣爲簾箔。

青門。

〔四〕薛道衡詩：臥馳飛玉勒，立騎轉銀鞍。《說文》：勒，馬頭絡銜也。

〔五〕古《相逢行》：夾轂問君家。

〔六〕《水經注》：長安東出第三門，本名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又名青城門，或曰青綺門，亦曰青門。

〔七〕劉伶《酒德頌》：捧罌承槽，銜杯漱醪。

〔八〕曹植詩：妾身守空閨。

〔九〕《詩·國風》：錦衾爛兮。

〔一〇〕鮑照詩：春風澹蕩俠思多。陳子昂詩：春風正澹蕩，白露已清冷。

〔一一〕《山海經·西山經》：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郭璞註：三青鳥，主爲西王母取食者，別自棲息於此山也。又《大荒西經》：沃之野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鶖，一名曰少鶖，一名曰青鳥。郭璞註：皆西王母所使也。

〔一二〕古《長歌行》：老大徒傷悲。

《楊升庵外集》載太白《相逢行》云：此詩予家藏《樂史》本最善，今本無「憐腸愁欲斷，斜日復相催，下車何輕盈，飄然似落梅」四句。他句亦不同數字，故備錄之。太白號斗酒百篇，而其詩精鍊若此，所以不可及也。琦嘗細校其文，所謂不同數字者，「雲車」作「雲中」，「疑從」作「知從」，「蹙入青綺門，當歌共銜杯」作「嬌羞初解珮，語笑共銜杯」，「不得親」作「不相親」。他本亦有同者，若「近遲回」作「乍遲迴」，「顧因」作「顧言」，「更報」作「却寄」，「當年失行樂」作「壯年不行樂」，「老去」作「老大」，而中間又無「春風正澹蕩」二句，則諸本皆無同者。據此，《樂史》原本，明中葉時尚有存者，今則斷帙殘編，無由得覩，不深可惜乎！

胡震亨曰：《相和歌》本辭，言相逢年少，問知其家之豪盛。太白則言相逢之後，仍不得相親，恐失佳期，回環致望不已，較古詞用意尤爲婉轉。《離騷》咏不得于君，必託男女致詞，如云「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又云「日月忽其不淹兮，恐美人之遲暮」。太白此篇，詩題雖取之樂府，詩意實本自《離騷》，蓋有已近君而有不得終近之意焉。臣子睽隔之傷，思慕之誠，具見于是，不可僅作豔詞讀也。

千里思 一作《千里曲》

北魏祖叔辨作《千里思》，其辭曰：「細君辭漢宇，王嬙即虜衢。無因上林雁，但見邊城燕。」蓋爲女子之遠適異國者而言。太白擬之，另以蘇、李別後相思爲辭。

李陵沒胡沙，〔一〕蘇武還漢家。〔二〕迢迢五原關，〔三〕朔雪亂邊花（一作「愁見雪如花」）。一去隔絕國，〔四〕思歸但長嗟。鴻雁向西北，因（一作「飛」）書報天涯。

〔一〕《史記》：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鬬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遂降匈奴。

〔二〕琦按：《文選》有李少卿《答蘇武書》，李周翰註：《漢書》曰：李陵字少卿，以天漢二年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單于戰，力屈乃降。在匈奴中與蘇武相見，武得歸，爲書與陵，令歸漢，陵作書答之。此詩末聯正用其事。又按：《文苑英華》載唐人省試詩題有《李都尉重陽日得蘇屬國書》，其事他書所不

見，更屬異聞，因附錄之。

〔三〕《漢書・地理志》：代郡有五原關。《太平寰宇記》：鹽州五原郡，今理五原縣。唐貞觀二年，縣與州同立，以其地勢有五原，舊有五原關，因爲郡邑之稱。

〔四〕江淹《別賦》：一去絕國，詎相見期。李善註：絕國，絕遠之國也。

樹中草

梁簡文帝有《樹中草詩》，太白蓋擬之也。

鳥銜野田草，〔一〕誤入枯桑裏。客土植危根，〔二〕逢春猶不死。草木雖無情，因依尚可生。如何同枝葉，各自有枯榮？

〔一〕謝靈運詩：青青野田草。

〔二〕《漢書》：客土疏惡。潘岳《楊仲武誄》：如彼危根，當此衝飈。

胡震亨曰：梁簡文帝本辭：「幸有青袍色，聊因翠幄凋。雖間珊瑚蒂，非是合歡條。」此詩雖擬舊題，而借諷同根，辭意尤微，非復宮體物色初裁矣。

君馬黃

按《宋書》：漢鼓吹鐃歌十八曲有《君馬黃歌》。

君馬黄，我馬白，馬色雖不同，人心本無隔。共作遊冶盤，〔一〕雙行洛陽陌。長劍既照曜，〔二〕高冠何艴（音釋）赫。〔三〕各有千金裘，俱爲五侯客。〔四〕猛虎落陷穽，〔五〕壯士（繆本作「夫」）時屈厄。相知在急難，〔六〕獨好亦（一作「知」）何益。

〔一〕車轂《驄馬詩》：意欲驂驔走，先作野遊盤。

〔二〕《後漢書》：高冠長劍，紆金懷紫。

〔三〕潘岳《射雉賦》：摛朱冠之艴赫。徐爰註：艴赫，赤色貌。

〔四〕《漢紀》：五侯羣弟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與，以相高尚。時谷永與齊人樓護，俱爲五侯上客。

〔五〕《漢書・司馬遷傳》：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穽檻之中，搖尾而求食。

〔六〕《詩・小雅》：兄弟急難。

胡震亨曰：漢鐃歌《君馬黄》曲辭舊無其解，後之擬者，但咏馬而已。惟太白「相知」「急難」二語，似獨得其解者。按本辭云：「君馬黄，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借言我馬之良，喻我所効于友者較勝。古者君臣之稱通乎上下故也。其曰「美人歸以南，駕車馳馬，美人傷我心；佳人歸以北，駕車馳馬，佳人安終極」者，美人、佳人，亦稱其友。駕車馳馬南北，就上馬之同逐，言其分馳而去，以喻交之不終。而一則曰「傷我心」，一則曰「安終極」，雖怨之，不忍明言之，則尤有不出惡聲之意焉。蓋古交友相責望之詞，采詩者以其言之含蓄近厚，故入之于樂，非太白幾無能發明之矣。

擬古

融融白玉輝，映我青蛾眉。寶鏡似空水，〔一〕落花如風吹。出門望帝（繆本作「同」）子，蕩漾不可期。〔二〕安得黃鶴羽，一報佳人知。〔三〕

〔一〕庾信《詠鏡詩》：光如一片水。

〔二〕江淹詩：北渚有帝子，蕩漾不可期。呂延濟註：帝子，娥皇、女英。蕩漾，言隨波上下，不可與之結期。

〔三〕江淹《去故鄉賦》：願使黃鶴兮報佳人。

折楊柳

《文獻通考》：鼓角橫吹十五曲中有《折楊柳》。胡震亨曰：本古橫吹曲，辭亡，梁、陳後擬者，皆作閨人思遠戍之辭，太白詩亦同此意。

垂楊（一作「楊柳」）拂淥水，搖豔（一作「豔裔」）東風年。花明玉關雪，葉暖金窗烟。美人結長想，對此心凄然。攀條折春色，遠寄龍庭前（一作「沙邊」）。〔一〕

〔一〕《漢紀》：匈奴五月大會龍庭而祭其先祖、天地、鬼神。

少年子

齊王融、梁吳均皆有《少年子》。

青雲少年子，挾彈章臺左。〔一〕鞍馬四邊開，突如流星過。金丸落飛鳥（《文苑英華》作「肉」），〔二〕夜入（《文苑英華》作「深」）瓊樓臥。〔三〕夷、齊是何人，獨守西山餓。〔四〕

〔一〕《玉海》：秦有章臺宮。《蘇秦傳》云：朝於章臺之下。揚雄云：蘭生收功於章臺。

〔二〕《西京雜記》：韓嫣好彈，常以金爲丸，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爲之語曰：「苦饑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所落輒拾焉。

〔三〕沈佺期詩：今春芳苑游，接武上瓊樓。

〔四〕《史記》：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索隱》曰：西山卽首陽山。

此篇是刺當時貴家子弟驕縱侈肆者之作，末引夷、齊大節以相繩，而嘆其有天淵之隔也。「是何人」，謂彼二人亦是孤竹之貴公子，乃能棄富貴如浮雲，甘心窮餓而無悔，民到于今稱之，視彼狂童，寧免下流之誚耶？

紫騮馬

按：《樂府詩集》横吹十八曲中有《紫騮馬》。

紫騮行（一作「驕」）且嘶，〔一〕雙翻碧玉蹄。〔二〕臨流不肯渡，似惜錦障（音帳，亦音章）泥。〔三〕白雪關山（一作「城」）遠，黄雲海戍迷。〔四〕揮鞭萬里去，安（一作「何」）得念（一作「戀」）春閨。

〔一〕紫騮，赤色馬也，唐人謂之紫騮，今人謂之棗騮。

〔二〕沈佺期《驄馬詩》：四蹄碧玉片，雙眼黄金瞳。

〔三〕《晉書》：王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障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渡。按：障泥是披馬鞍旁者。胡三省《通鑑註》：《類篇》：馬障泥曰韂。蜀註云：擁護泥濘也。

〔四〕白雪、黄雲，皆唐時戍名。白雪戍在蜀地，與吐蕃接壤。杜詩屢用之。黄雲戍，未詳所在。戎昱詩：擒生黑山北，殺敵黄雲西。薛逢詩：豈知萬里黄雲戍，血迸金瘡臥鐵衣。

按《古今樂錄》：《紫騮馬》古辭曰：「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又梁曲曰：「獨柯不成樹，獨樹不成林。念郎錦裲襠，恒長不忘心。」蓋從軍久戍懷歸之作也。若梁簡文帝、梁元帝、陳後主、徐陵諸作，但秖咏馬而已，太白則咏馬而兼及從軍遠戍，不戀室家之樂，仍不失古辭之意。

少年行二首

《樂府詩集》以《少年行》、《少年子》皆入雜曲歌辭中。

擊筑飲美酒，劍歌易水湄。經過燕太子，〔一〕結託并州兒。〔二〕少年負壯氣，〔三〕奮烈自有時。因聲魯句踐，爭博勿相欺(一本「因聲」作「因擊」，「爭博」作「爭情」者，非)。

〔一〕《漢書音義》：筑，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名曰筑。顏師古曰：今筑形似瑟而細頸。《太平御覽》：《樂書》曰：筑者形如頌琴，施十三弦，項細肩圓，品聲按柱，鼓法以左手扼之，右手以竹尺擊之，隨調應律。唐代編入雅樂。《釋名》曰：筑，以竹鼓之也，如箏，細項。《史記》：荆軻遊於邯鄲，魯勾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勾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魯勾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餘見《擬恨賦》註。

〔二〕《古襄陽歌》：舉鞭問葛彊，何如并州兒。

〔三〕徐悱詩：少年負壯氣，耿介立衝冠。

其一

此首一作「小放歌行」。

五陵年少金市東，〔一〕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

〔一〕《水經注》：凌雲臺西有金市，北對洛陽壘。《藝文類聚》：《西征記》曰：洛陽舊有三市，一曰金市，在宮西大城內。《太平寰宇記》：三市，《洛陽記》云：大市名金市，在大城西，南市在大城南，馬市在大城東。按：金市在臨商觀西，兌爲金，故曰金市。

白鼻騧

按《樂府詩集》：《高陽樂人歌》，《古今樂錄》曰：魏高陽王樂人所作也。又有《白鼻騧》，蓋出於此。其詞曰：「可憐白鼻騧，相將入酒家。無錢但共飲，畫地作交賒。」

銀（一作「金」）鞍白鼻騧（音瓜，又音戈），〔一〕綠地（一作「池」）障泥錦。〔二〕細雨春風花落時（一作「春風細雨落花時」），揮鞭直就胡姬飲。

〔一〕毛萇《詩傳》：黃馬黑喙曰騧。

〔二〕《西京雜記》：武帝得貳師天馬，以玫瑰石爲鞍，鏤以金銀鍮石，以綠地五色錦爲蔽泥。「綠地」字本此。楊升庵《外集》引此詩作「綠池」，又曲爲「池」字作解，甚謬。蔽泥，卽障泥也。詳見前《紫騮馬》註中。

豫章行

蕭士贇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淸調六曲有《豫章行》。

胡風吹代馬（一作「燕人攢赤羽」），〔一〕北擁魯陽關。〔二〕吳兵照海雪，西討何時還。半渡上遼津，〔三〕黃雲慘無顏。老母與子別，呼天野草間。白馬（一作「百鳥」）繞旌旗，悲鳴相追攀。白楊秋月苦，早落豫章山。〔四〕本爲休明人，斬虜素不閑。〔五〕豈惜戰鬬死，爲君掃凶頑。精感石沒羽，〔六〕豈云憚險艱。樓船若鯨（音擎）飛，波蕩落星灣。〔七〕此曲不可奏，三軍髮（繆本作「鬢」）成斑。

〔一〕鮑照詩：胡風吹朔雪。

〔二〕《元和郡縣志》：魯陽關在鄧州向城縣北八十里，今鄧、汝二州於此分境，荆、豫徑途，斯爲險要。張景陽詩云：朝登魯陽關，峽路峭且深。《太平寰宇記》：汝州魯山縣有魯陽關。《淮南子》云：魯陽公與韓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爲之返三舍。卽此地也。

〔三〕《水經注》：僚水，又徑海昏縣，謂之上僚水，又謂之海昏江。分爲二水，縣東津上有亭，爲濟度之要，其水東北徑昌邑而東，出豫章大江。《豫章古今記》：上遼津在海昏縣東二十里。《通典》：豫章郡建昌縣有上遼津。《江西志》：上繚水在南昌府城西北一百二十里，源出建昌縣，經奉新縣流入。僚、遼、繚三字雖異，其實一也。

〔四〕《古豫章行》：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鮑照《蕪城賦》：白楊早落。「白馬繞旌旗，悲鳴相追攀」，謂母子別離之時，乘馬亦爲之感動而哀嘶也。「白楊秋月苦，早落豫章山」，謂見草木之凋殘，亦若爲母子悲慟者之所感召也。總以寫從軍者離別時情景耳。

能入。

〔五〕《爾雅》：閑，習也。

〔六〕《漢紀》：李廣嘗獵，見草中石以爲伏虎，射之，入石沒羽，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

〔七〕《太平寰宇記》：落星山在廬山東，周圍一百五十步，高丈許。圖經云：昔有星墜水化爲石，當彭蠡灣中，俗呼爲落星灣。《一統志》：落星湖在江西彭蠡湖西北，湖有小山，相傳星墜水所化。陳王僧辯破侯景於落星灣，卽此處。蕭士贇曰：落星灣在今南康軍城之右，唐時屬江州及洪州。《輿地廣記》曰：昔有星墜水化爲石，夏秋之交湖水方漲，則星石浮於波瀾之上。隆冬水涸，可以步涉，寺居其上曰法安院。

胡震亨曰：太白《豫章行》，蓋咏永王璘事而自悼也。古辭云：「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涼秋八九月，山客持斧斤。根株已斷絶，顚倒巖石間。」蓋白臥廬山爲璘脅行，及事敗，又于尋陽繫獄，其地皆屬豫章，故巧借此題爲辭，而以白楊之生落于豫章者自況，寫身名墮壞之痛，而終不言璘之累已，則猶近于厚，得風人之意焉。琦謂此詩蓋爲征戍之將士而言也。按《唐書·來瑱傳》：上元二年，破史思明餘黨于魯山，俘其賊渠，又戰汝州，獲其牛馬、橐駝。知是時汝、鄧之間爲賊兵往來之地，所謂「胡風吹代馬，北擁魯陽關」，乃安、史之兵，而非永王之兵也。集中有《中丞宋公以吳兵三千赴河南軍次尋陽》之文，又《爲宋中丞祭九江文》中有「遵奉王命，大舉天兵，樓船先濟，士馬無虞」之辭，是知所謂「吳兵」者，卽宋中丞所統三千之兵；所謂「上遼津」者，卽樓船所濟之津。詩之作也，當在是時無疑，與永王璘事全無干涉，而胡氏更于每段中必引璘事以強合之，牽扯支離，盡失本詩辭意矣。

沐浴子

胡震亨曰：《沐浴子》，梁、陳間曲也。古辭：「澡身經蘭氾，濯髮儵芳洲。」太白擬作，專用《楚辭・漁父》事。

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至（一作「志」）人貴藏暉。滄浪有釣叟，〔一〕吾與爾同歸。

〔一〕《楚辭・漁父篇》：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皎皎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又《雲中君篇》：浴蘭湯兮沐芳。

高句驪

《後漢書・東夷傳》：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地方二千里。《唐書》：高麗，本扶餘別種也。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距百濟，西北度遼水與營州接北靺鞨。其君居平壤城，漢東樂浪郡也。去京師五千里而贏。《石林燕語》：

高麗，自三國以來見於史者，句驪，其國號；高，其姓也。隋去「句」字，故自唐以來，止稱高麗。

金花折風帽，白馬小遲回。翩翩舞廣袖，〔一〕似鳥海東來。

〔一〕《北史·高句麗傳》：人皆頭著折風，形如弁，士人加插二鳥羽。貴者其冠曰蘇骨，多用紫羅爲之，飾以金銀。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帶，黃革履。

静夜思

胡震亨曰：思歸之辭也，太白自製名。

牀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一〕舉頭望山月，低頭思故鄉。

〔一〕梁簡文帝詩：夜月似秋霜。

淥水曲

《淥水》，本琴曲名，太白襲用其題以寫所見，其實則《采菱》、《采蓮》之遺意也。

淥水明秋日（蕭本作「月」），南湖採白蘋。〔一〕荷花嬌欲語，愁殺蕩舟人。〔二〕

〔一〕《楚辭》：登白蘋兮騁望。王逸註：蘋草，秋生，今南方湖澤皆有之。《爾雅翼》：蘋，葉四方，中拆如十字，根生水底，葉敷水上，五月有花，白色，故謂之白蘋。

〔二〕《韓非子》：蔡女爲齊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

鳳凰曲

與下《鳳臺曲》同意，但名不同耳。

嬴（音盈）女吹玉簫，吟弄天上春。〔一〕青鸞不獨去，〔二〕更有攜手人。影滅綵雲斷，遺聲落西秦。〔三〕

〔一〕《列仙傳》：簫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於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爲作鳳女祠於雍宮中，時有簫聲而已。秦，嬴姓也，故稱秦女曰嬴女。陳子昂詩：結交嬴臺女，吟弄昇天行。

〔二〕《藝文類聚》：《決疑註》曰：凡象鳳者有五：多赤色者鳳，多青色者鸞，多黃色者鵷雛，多紫色者鸑鷟，多白色者鵠。

〔三〕鮑照詩：鳳臺無還駕，簫管有遺聲。

鳳臺曲

按《樂府詩集》：梁武帝製《上雲樂》七曲，其一曰《鳳臺曲》。

嘗聞秦帝女，傳得鳳凰聲。是日逢仙子，當時別有情。人吹彩簫去，天借綠雲迎。曲（一作「心」）在身不返，空餘弄玉名。

從軍行

《樂府古題要解》：《從軍行》，皆述軍旅辛苦之詞也。按《樂府詩集》：《從軍行》乃相和歌平調七曲之一。

從軍玉門道，〔一〕逐虜金微山。〔二〕笛奏《梅花曲》，〔三〕刀開明月環。鼓聲鳴海上，兵氣擁雲間。願斬單（音蟬）于首，〔四〕長驅靜鐵關。〔五〕

〔一〕《北史》：史祥出玉門道擊虜，破之。

〔二〕《後漢書》：竇憲遣左校尉耿夔出居延塞，圍北單于於金微山，破之。

〔三〕按《白帖》：笛有《落梅花》之曲。

〔四〕顏師古《漢書註》：單于，匈奴天子之號也。

〔五〕《戰國策》：輕卒銳兵，長驅至國。《唐書·地理志》：自焉耆西五十里過鐵門關。《法苑珠林》：自高昌至於鐵門，凡經一十六國。其鐵門者，卽是漢之西屏鐵門之關，見漢門扇一竪一臥，外鐵裹木，加懸諸鈴，必掩此關，實惟天固。《釋迦方誌》：鐵門關，左右石壁，其色如鐵，鐵固門扉，懸鈴尙在，卽漢塞之西門也。出鐵門關便至覩貨邏國。

秋思

春陽如昨日，碧樹鳴黃鸝（音離）。〔一〕蕪然蕙草暮，颯爾涼風吹。〔二〕天秋木葉下，〔三〕月冷莎（音梭）雞悲。〔四〕坐愁羣芳歇，〔五〕白露凋華滋。〔六〕

〔一〕江淹詩：碧樹先秋落。張華《禽經註》：倉庚，今謂之黃鶯，黃鸝是也。野民曰黃栗留，語聲轉耳。其色黧黑而黃，故名黧黃。《詩》云「黃鳥」，以色呼也。北人呼爲楚雀，云此鳥鳴時，蠶事方興，蠶婦以爲候。

〔二〕《歲華紀麗》：秋風曰涼風。

〔三〕《楚辭》：洞庭波兮木葉下。

〔四〕莎雞，卽今之紡績孃，詳見四卷註。

〔五〕《楚辭》：蘋衡槁而節離兮，芳以歇而不止。詩人用「芳歇」字本此。

〔六〕《古詩》：綠葉發華滋。

春思

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當君懷歸日，是妾斷腸時。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一〕

〔一〕蕭士贇曰：燕北地寒，生草遲，當秦地柔桑低綠之時，燕草方生，興其夫方萌懷歸之志，猶燕草之方生，妾則思君之久，猶秦桑之已低綠也。末句喻此心貞潔，非外物所能動。此詩可謂得《國風》不淫不誹之體矣。

秋思

燕支（繆本作「閼氏」）黃葉落，〔一〕妾望白（蕭本作「自」）登臺。〔二〕海上（一作「月出」）碧雲斷，單（音蟬）于（一作「蟬聲」）秋色來。〔三〕胡兵沙塞合，漢使玉關回。征客無歸日，空悲蕙草摧。

〔一〕愼蒙《名山記》：焉支山，在陝西山丹衞東南五十里，一名山丹山。漢霍去病將萬騎涉狐奴水，過焉支山，卽此。燕支，卽焉支也。

〔二〕《史記正義》：《括地志》云：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縣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山上有臺，名曰白登臺。《漢書・匈奴傳》曰「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卽此也。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李穆叔《趙記》云：平城東七里有土山，高百餘尺，方十餘里，

亦謂此也。《水經注》：今平城東十七里有臺，卽白登臺也。臺南對岡阜，卽白登山也。故《漢書》稱「上遂至平城，上白登」者也，爲匈奴所圍處。《太平寰宇記》：白登臺在雲州雲中縣東北三十里。《山西通志》：白登山，在大同府大同縣城東一百四十里，上有白登臺，卽冒頓圍漢高帝處。梁元帝《橫吹曲》云「朝跋青陂道，暮上白登臺」，謂此。胡註以「自登臺」爲是，而訾「白登臺」爲誤，恐未是。

〔三〕單于本是匈奴位號，猶中國天子稱也。然在此處又作地名解。劉昫《唐書》：單于都護府，秦、漢時雲中郡地也。唐龍朔三年置雲中都護府，麟德元年改爲單于大都護府，東北至朔州五百五十七里，在京師東北二千三百五十里，去東都三千里。

子夜吳歌四首

《宋書》：《子夜歌》者，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晉孝武太元中，瑯琊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殷允爲豫章時，豫章僑人庾僧度家，亦有鬼歌《子夜》。殷允爲豫章，亦是太元中，則子夜是此時以前人也。《樂府古題要解》：《子夜》，舊史云：晉有女子曰子夜，所作聲至哀，後人因爲四時行樂之詞，謂之《子夜四時歌》，吳聲也。

秦地羅敷女，採桑綠水邊。素手青條上，紅妝白日鮮。蠶飢妾欲去，五馬莫留連。〔一〕

〔一〕《陌上桑》古辭：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系，桂枝爲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尙不足，

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梁武帝《子夜四時歌》：君住馬已疲，妾去蠶欲飢。

胡震亨曰：清商吳曲《子夜歌》，後人更爲《子夜四時》等歌，其歌本四句，太白擬之六句爲異。然當時歌此者，亦自有送聲，有變頭，則古辭固未可拘矣。

其二

鏡湖三百里，〔一〕菡（戶感切，音憾）萏（徒感切，談上聲）發荷花。〔二〕五月西施採，人看隘若耶。〔三〕回舟不待月，歸去越王家。

〔一〕《通典》：漢順帝永和五年，馬臻爲會稽太守，創立鏡湖，在會稽、山陰兩縣界築塘蓄水，水高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若水少則洩湖灌田，如水多則閉湖洩田中水入海，所以無凶年。其堤塘周圍三百一十里，都溉田九千餘頃。

〔二〕毛萇《詩傳》：菡萏，荷花也。《說文》：芙蓉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蓉。

〔三〕《方輿勝覽》：若耶溪，在會稽縣東南二十五里，北流與鏡湖合，西施採蓮、歐冶鑄劍之所。

其三

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一〕

〔一〕《詩·國風》：見此良人。《正義》曰：妻謂夫曰良人。

其四

明朝驛使發，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針冷，那堪把剪刀。裁縫寄遠道，〔一〕幾日到臨洮（音桃，又音叨）。〔二〕

〔一〕曹植詩：發篋造裳衣，裁縫紈與素。

〔二〕唐時臨洮郡即洮州也，屬隴右道，與吐蕃相近，有莫門軍、神策軍，在古爲西羌之地。

對酒行繆本少「行」字

《樂府詩集》：張永《元嘉伎錄》：相和歌十五曲，其十《對酒行》。《樂府古題要解》：《對酒行》，闕古詞。曹魏樂奏武帝所賦「對酒歌太平」，其旨言王者德澤廣被，政理人和，萬物咸遂。若范雲「對酒心自足」，則言但當爲樂，勿徇名自欺也。太白此詩以浮生若電，對酒正當樂飲爲辭，似擬《短歌行》「對酒當歌」之一篇也。

松子棲金華，〔一〕安期入蓬海。〔二〕此人古之仙，羽化竟何在。〔三〕浮生速流電，倏忽變光彩。〔四〕天地無彫換，容顏有遷改。對酒不肯飲，含情欲誰待。〔五〕

〔一〕《元和郡縣志》：金華山，在婺州金華縣北二十里，赤松子得道處。《路史》：酈氏《水經》謂赤松子游金華山，自燒而化，故今山上有赤松壇。曹植詩：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阮籍詩：安期步天路，松子與世違。稱赤松子曰松子，本此。

〔二〕《抱朴子》：安期先生者，賣藥於海邊，瑯琊人傳世見之，計已千年。秦始皇請與語三日三夜，其言高，其旨遠，博而有證。始皇異之，乃賜之金璧，可值數千萬。安期受而置之於阜鄉亭，以赤玉舄一量爲報，留書曰：「復數千歲，求我於蓬萊山。」

〔三〕道家謂仙去曰羽化。

〔四〕陶潛詩：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費昶詩：人生百年如流電。

〔五〕陶潛詩：有酒不肯飲。王仲宣詩：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李善註：含情，謂含其歡情而不暢也。

估客行 繆本作「估客樂」

《通典》：《估客樂》者，齊武帝之所製也。武帝布衣時，常遊樊、鄧，登祚以後，追憶往事而作歌曰：「昔經樊、鄧役，阻潮梅根渚。感憶追往事，意滿情不敍。」梁改其名爲《商旅行》。

海客乘天風，將船遠行役。譬如雲中鳥，一去無蹤跡。〔一〕

〔一〕胡震亨曰：《估客行》卽西曲之《估客樂》。西曲中有「長檣鐵鹿子，布帆阿那起。詫儂安在間，一去數千里」。此云「一去無蹤跡」，更難爲情。

擣衣篇

閨裏佳人年十餘，嚬（音貧）蛾對影恨離居。〔一〕忽逢江上春歸燕，銜得雲中尺素書。〔二〕玉手開緘（音兼）長嘆息，狂（胡本作「征」）夫猶戍（音恕）交河北。萬里交河水北流，〔三〕願爲雙鳥（蕭本作「燕」）泛中洲。〔四〕君邊雲擁青絲騎，妾處苔生紅粉樓。〔五〕樓上春風日將歇，誰能攬鏡看愁髮。曉吹員（胡本作「篔」）管隨落花，夜擣戎衣向明月。明月高高刻漏長，〔六〕眞珠簾箔掩蘭堂。〔七〕橫垂寶幄同心結，半拂瓊筵蘇合香。〔八〕瓊筵寶幄連枝錦，燈燭熒熒照孤寢。有使（蕭本作「便」）憑將金剪刀，爲君留下相思枕。〔九〕摘盡庭蘭不見君，紅巾拭淚生（胡本、繆本作「坐」）氤氳。〔一〇〕明年若更（繆本作「更若」）征邊塞（音賽），願作陽臺一段雲。〔一一〕

〔一〕嚬蛾，蹙眉也。《古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二〕江淹詩：袖中有短書，願寄雙飛燕。《古詩》：中有尺素書。呂向註：尺素，絹也。古人爲書多書於絹。

〔三〕《漢書》：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元和郡縣志》：交河縣，本漢車師前王庭也。貞觀十四年，於此置交河縣。交河出縣北天山，水分流於城下，因以爲名。按：《新唐書》隴右道有西州交河郡都督府，貞觀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置。開元

中改曰金山都督府。天寶元年改爲郡，有縣五，一曰交河縣。自縣北出四百餘里至北庭都護府，府有瀚海軍、清海軍、神山鎮、沙鉢城、耶勒城等處十守捉。其地水皆北流入磧及入夷播海。

〔四〕《楚辭》：蹇誰留兮中洲。王逸註：中洲，洲中也，水中可居者爲洲。

〔五〕劉孝綽詩：未見青絲騎，徒勞紅粉妝。杜審言詩：紅粉樓中應計日，燕支山下莫經年。

〔六〕《毛詩正義》：漏刻，謂置箭壺內，刻以爲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下，以記晝夜昏明之度數也。

〔七〕《十六國春秋》：涼州人胡據盜發張駿墓，得眞珠簾箔。《南都賦》：宴於蘭堂。呂延濟註：蘭者，取其芬芳也。

〔八〕沈約《爲竟陵王發講疏》：星羅寶幄，雲開梵筵。《飛燕外傳》：趙婕妤奏書於后，奉五色同心大結一盤。謝朓詩：瓊筵妙舞絶。《法苑珠林》：蘇合香，《續漢書》曰：大秦國合諸香煎其汁，謂之蘇合。《廣志》曰：蘇合香出大秦國，或云蘇合國。國人採之，笮其汁以爲香膏，乃賣其滓與賈客。或云合諸香草煎爲蘇合，非自然一種物也。《傅子》曰：西國胡言蘇合香者，獸所作也，中國皆以爲怪。

〔九〕鮑令暉詩：臨當欲去時，復留相思枕。

〔一〇〕劉孝威詩：紅巾向後結，金簪臨鬢斜。胡三省《通鑑註》：富貴之家帨巾，率以胭脂染之爲眞紅色，唐之遺俗也。

〔一一〕陽臺雲，用巫山神女語，見二卷註。

少年行

君不見淮南少年游俠客，白日毬獵夜擁擲。呼盧百萬終不惜，〔一〕報讎千里如咫尺。〔二〕少年游俠好經過，渾身（蕭本作「成」）裝束皆綺羅。蘭蕙相隨喧妓女，風光去處滿笙歌。驕矜自言不可有，俠士堂中養來久。好鞍好馬乞與人，十千五千旋沽酒。赤心用盡爲知己，黄金不惜栽桃李。桃李栽來幾度春，一回花落一回新。府縣盡爲門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三〕男兒百年且樂命，何須徇（胡本作「讀」）書受貧病。男兒百年且榮身，何須徇節甘風塵。〔四〕衣冠半是征戰（《文苑英華》作「戰征」）士，窮儒浪作林泉民。遮莫枝根長百丈，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姻親（繆本作「親姻」）連帝城，不如當身自簪纓。〔五〕看取富貴眼前者，何用悠悠身後名。

〔一〕《珊瑚鉤詩話》：樗蒱，今謂之呼盧，取純色而勝之之義以名之耳。

〔二〕《說文》：八寸謂之咫。

〔三〕徐陵《與裴之横書》：文辭簡略，禮等平交。

〔四〕《三國志》：先軫喪元，王蠋絕脰。殞身徇節，前代美之。徇，謂以身從物也。

〔五〕《鶴林玉露》：詩家用「遮莫」字，蓋今俗語所謂「儘教」是也。《漁隱叢話》《藝苑雌黄》云：遮莫，俚語，猶言儘教也。自唐以來有之。故當時有「遮莫你古時五帝，何如我今日三郎」之說，然詞人亦稍有用之者。杜詩云：「久拚野鶴如霜鬢，遮莫鄰鷄下五更。」李太白詩云：「遮莫枝根長百丈，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親姻連帝城，不如當身自簪纓。」《漢書·陳萬年傳》 郎蒙子公力，得入

帝城。

嚴滄浪曰：此詩只數句類太白，餘皆淺近浮俗，決非太白所作。蕭士贇曰：末章十二句辭意迫切，似非太白之作，亘眼者必能辨之。

長歌行

按《樂府詩集》：《長歌行》乃相和歌平調七曲之一。《樂府古題要解》：《長歌行》古辭「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言榮華不久，當努力爲樂，無至老大乃傷悲也。曹魏文帝「西山一何高」，言仙道洪濛不可識，如王喬、赤松皆空言虚詞，迂怪難信，當觀聖道而已。晉陸士衡「逝矣經天日」，復言人運短促，當乘閑長歌，不與古文合。太白此篇乃與古意相符。

桃李得（蕭本作「待」）日開，榮華照當年。東風動百物，草木盡欲言。枯枝無醜葉，涸（音鶴）水吐清泉。[一]大力運天地，羲和無停鞭。[二]功名不早著，竹帛將何宜。[三]桃李務青春，誰能貰（音世，或音赦。蕭本作「貫」）白日。[四]富貴與神仙，蹉跎成兩失。金石猶銷鑠，風霜無久質。畏落日月後，強歡（蕭本作「歓」，非）歌與酒。秋霜不惜人，倏忽侵蒲柳。[五]

[一]《說文》：涸，竭也。

[二]《廣雅》：日御謂之羲和。

[三]竹帛，已見五卷註。

〔四〕《說文》："貰，貸也。"

〔五〕《世說》："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

長相思

日色欲（一作「已」）盡花含烟，月明如（一作「欲」非）素愁不眠。〔一〕趙瑟初停鳳凰柱，〔二〕蜀琴欲奏鴛鴦絃。〔三〕此曲有意無人傳，願隨春風寄燕然。〔四〕憶君迢迢隔青天。昔時橫波目，今作（繆本作「爲」）流淚泉。〔五〕不信妾腸斷，歸來看取明鏡前。

〔一〕王勃詩："狹路塵間黯將暮，雲開月色明如素。"

〔二〕吳均詩："趙瑟鳳凰柱，吳醥金罍尊。"楊齊賢曰："鳳凰柱，刻瑟柱爲鳳凰形也。"

〔三〕鮑照詩："蜀琴抽白雪。"

〔四〕《漢書·匈奴傳》："貳師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顏師古註："速邪烏，地名也，燕然山在其中。燕，音一千反。"《後漢書·竇憲傳》："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是知燕然山爲漢北極遠之地。又唐時有燕然州，寄在靈州迴樂縣界，是突厥九姓部落所處，見劉昫《唐書·地理志》。

〔五〕傅毅《舞賦》："目流睇而橫波。"李善註："橫波，言目邪視如水之橫流也。"王筠詩："淚滿橫波目。"

猛虎行 一作《猛虎吟》

按《樂府詩集》：王僧虔《技錄》：相和歌平調七曲內有《猛虎行》，古辭云：「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子爲誰驕。」蓋取首句二字以命題也。

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一作「行亦猛虎吟，坐亦猛虎吟」）。腸斷非關隴頭水，〔一〕淚下不爲雍門琴。〔二〕旌旗（繆本作「旍旌」，誤。「旍」字卽「旌」字也）繽紛兩河道，〔三〕戰鼓驚山欲傾（蕭本作「顚」）倒。秦人半作燕地囚，〔四〕胡馬翻銜洛陽草。一輸一失關下兵，朝降夕叛幽、薊城。〔五〕巨鼇未斬海水動，魚龍奔走安得寧。

〔一〕《隴頭歌》：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絶。詳見二卷註。

〔二〕《說苑》：雍門子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之所能令悲者，窮窮焉固無樂已，臣一爲之徽膠援琴而長太息，則流涕沾襟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然臣之所爲足下悲者，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之約，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横，從成則楚王，横成則秦帝。楚王、秦帝而報讐於弱薛，譬之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爲足下寒心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既以壞，曲池既以漸，墳墓既以下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樵採薪蕘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焉爲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泫

然泣，涕承睫而未隕。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欷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國亡邑之人也。」

〔三〕《家語》：旌旗繽紛，下蟠於地。《韻會》：繽紛，雜亂之貌；一曰盛也。兩河道謂河南、河北兩道也。

〔四〕《太平御覽》：《三秦記》曰：荆軻入秦，爲燕太子報仇，把秦王衣袖曰：「寧爲秦地鬼，不爲燕地囚。」

〔五〕《通鑑》：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發所部兵以同羅、奚、契丹、室韋凡十五萬衆，反於范陽。引兵而南，步騎精鋭，烟塵千里，鼓譟震地。時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十二月，陷東京。丙戌，高仙芝將五萬人發長安。上遣宦者邊令誠監其軍，屯于陜。會封常清戰敗，帥餘衆至陜，謂仙芝曰：「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陜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帥見兵西趣潼關。賊尋至，官軍狼狽走，無復部伍，士馬相騰踐，死者甚衆。至潼關，修完守備，賊至不得入而去。臨汝、弘農、濟陰、濮陽、雲中諸郡，皆降於祿山。邊令誠入奏事，具言仙芝、常清撓敗之狀，且云：「常清以賊搖衆，而仙芝棄陜地數百里。」上大怒，遣令誠齎勅卽軍中斬仙芝、常清。太白意以仙芝不戰而走，損傷士馬，既一輸矣；明皇不責以桑榆之效，而按以失律之誅，非又一失著乎？蓋高將本非孱帥，棄靈寶而守潼關，舊史謂賊騎至，關已有備，不能攻而去，仙芝之力也。是其策亦非謬。計自出軍至被戮僅僅十八日，驅烏合之兵，當鴟張之虜，爲日無多，徒以宦者一言而遽棄干城之將，太白蓋深以爲非矣。又按《通鑑》：十二月，常山太守顔杲卿起兵，命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已下井陘，朝夕當至，先平河北諸郡。先下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

而已。杲卿起兵裁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壬戌，城陷。史思明、蔡希德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所過殘滅。於是廣平、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復爲賊守。「朝降夕叛幽薊城」，當指此事。舊註引史思明歸降復叛事，非是。

頗似楚漢時，翻覆無定止。朝過博浪沙，〔一〕暮入（《文苑英華》作「宿」）淮陰市。〔二〕張良未遇韓信貧，劉、項存亡在兩臣。〔三〕暫到下邳（音批）受兵略，來投漂母作主人。賢哲（《文苑英華》作「達」）栖栖古如此，今時亦棄（《文苑英華》作「今將棄擲」）青雲士。有策不敢犯（《文苑英華》作「干」）龍鱗，〔四〕竄身南國避胡塵。寶書玉（《文苑英華》作「長」）劍挂（《文苑英華》作「束」）高閣，〔五〕金鞍駿馬散故人。昨日方爲宣城客，掣（音徹）鈴交通二千石。〔六〕有時六博快壯（一作「寸」）心，遶牀三匝呼一擲。〔七〕

〔一〕《潛夫論》：留侯張良，韓公族，姬姓也。秦始皇滅韓，良散家貲千萬爲韓報仇，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椎副車。秦索賊急，良乃變姓爲張，匿於下邳，遇神仙黃石公遺之兵法。及沛公之起也，良往屬焉。

〔二〕《史記》：韓信，淮陰人也。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曰：「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漢五年，信爲楚王，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韋昭曰：以水擊絮爲漂。

〔三〕《晉書·熊遠傳》：劉、項存亡，在此一舉。

〔四〕《韓非子》：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

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五〕《春秋考異郵》：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說苑》：襄成君衣翠衣，帶玉劍。

〔六〕唐時官署多懸鈴於外，有事報聞，則引鈴以代傳呼。掣，曳也。掣鈴，卽引鈴也。《漢書》：郡守，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册府元龜》：二千石者，今之刺史也。

〔七〕《史記》：鬬雞走狗，六博蹋鞠。《索隱》曰：王逸云：博，箸也。行六棊，故云六博。《說文》：簙，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古者烏胄作簙。《晉書》：劉毅於東府聚樗蒱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惟劉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遶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

楚人每道張旭奇，〔一〕心藏風雲世莫知。三吳邦伯皆（一作「多」）顧盼（許本作「盻」，胡本、繆本作「眄」。盼，普患切，攀去聲。盻，音係。眄，音免。三字音既不同，義亦各別，世多混書，非也），〔二〕四海雄（《文苑英華》作「豪」）俠兩追隨（一作「皆相推」，胡本作「相追隨」）。蕭、曹曾（《文苑英華》作「亦」）作沛中吏，〔三〕攀龍附鳳當（《文苑英華》作「皆」）有時。〔四〕溧陽酒樓三月春，〔五〕楊花茫茫（一作「漠漠」）愁殺人。胡雛綠眼吹玉笛，吳歌《白紵》飛梁塵。〔六〕丈夫相見（一作「到處」）且爲樂，槌（與椎同，傳追切，音鎚）牛撾（職瓜切，音髽）鼓會衆賓。〔七〕我從此去釣東海，得魚笑寄情相親。〔八〕

〔一〕《宣和書譜》：張旭，蘇州人，官至長史。初爲嘗熟尉，時有老人持牒求判，信宿又來。旭怒

而責之，老人曰：「愛公墨妙，欲家藏，無他也。」老人因復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喜酒，叫呼狂走方落筆。一日，酒酣，以髮濡墨作大字。既醒，視之，自以爲神，不可復得。嘗言初見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知筆意。及觀公孫大娘舞劍，然後得其神。其名本以顛草，至於小楷、行書又復不減草字之妙。其草字雖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無一點畫不該規矩者。或謂張顛不顛者，是也。後之論書，凡歐、虞、褚、薛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

〔二〕《水經注》：吳後分爲三，世號「三吳」，吳興、吳郡、會稽也。《書·召誥》：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孔傳曰：邦伯，方伯，即州牧也。

〔三〕《史記》：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爲沛獄掾，而蕭何爲主吏，居縣爲豪吏矣。

〔四〕《漢書》：攀龍附鳳，並乘天衢。

〔五〕溧陽縣以在溧水之陽而名，本漢舊縣，屬丹陽郡。唐時屬江南道之宣州。

〔六〕《晉書》：白紵舞，按：舞辭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晉俳歌又云：「皎皎白緒，節節爲雙。」吳音呼緒爲紵，疑白紵即白緒也。《七略》：漢興，魯人虞公善雅歌，發聲盡動梁上塵。

〔七〕《史記》：魏尚爲雲中守，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說文》：椎，擊也。《韻會》：撾，擊也。

〔八〕《莊子》：任公子投竿東海，旦旦而釣。

琦按：是詩當是天寶十五載之春，太白與張旭相遇於溧陽，而太白又將遨遊東越，與旭宴別而作也。於時，祿山叛逆，河北、河南州郡相繼陷沒，故有「旌旗繽紛兩河道，戰鼓驚山欲傾倒」之句。高仙芝所率之兵，多關中子弟，今既敗走，半爲賊所擒虜，故有「秦人半作燕地囚」之句。又《唐書·李泌傳》言：「賊掠子女、玉帛，悉送范陽。」是又「燕地囚」之一證也。東京既陷，則胡騎充斥，徧於郊圻，

故有「胡馬翻銜洛陽草」之句。明皇聽宦者之讒，不責仙芝以孟明之效，而即加以子玉之誅，是賊再勝而官軍再敗也，故有「一輸一失關下兵」之句。常山太守顔杲卿起兵討賊，河北十七郡皆歸朝廷，及常山破敗，河北諸郡復爲賊守，故有「朝降夕叛幽、薊城」之句。祿山方熾，未能授首，天下將帥疲於奔命，故有「巨鰲未斬海水動，魚龍奔走安得寧」之句。以下泛引張、韓未遇之事，以起己之懷長策而見棄當時，竄身南國，流寓宣城，書劍蕭條，僅寄壯心於六博，宜其有腸斷淚下之悲矣。「張旭」以下六句，皆是美旭之詞。旭嘗爲嘗熟尉，故以沛中豪吏比之，而賞其胸藏風雲，知其必有遇合之時也。「溧陽酒樓」，指其相會之地，「三月」「楊花」，記其相遇之時。「丈夫相見且爲樂，槌牛撾鼓會衆賓」，想見一時在會諸人，多有四海雄俠，非齷齪儔伍，傾心倒意，其樂宜矣。而太白於此，又將有東越之遊，故曰「我從此去釣東海，得魚笑寄情相親」，以示眷戀不忘之意。詩之大旨最爲明晰。楊、蕭二氏以「秦人半作燕地囚」，爲西京破後之事；「一輸一失關下兵」，爲哥舒翰靈寶敗績，潼關失守；「朝降夕叛幽、薊城」，爲史思明奉表歸降，已復背叛。此皆十五載春三月以後事，引證殊欠甄確。或謂天寶十五載以前長安未破，則與「秦人半作燕地囚」之句不合；河北十七郡雖歸朝廷，而幽州乃范陽郡，薊州乃漁陽郡，二州實爲賊守，則與「朝降夕叛幽、薊城」之句不合，似未可以舊說爲非也。琦按：劉昫《唐書》：高仙芝領飛騎、彍騎及朔方、河西、隴西應赴京兵馬，幷召募關輔五萬人，繼封常清出潼關進討，是其兵多秦人也。既敗之後，半爲燕人囚執，據此引證有何不合？至於河北一道俱爲祿山所管轄之地，故舉其大勢而言曰「幽、薊」。又按《唐書・地理志》，河北道蓋古幽、冀二州之境。「薊」字或是「冀」字之訛，亦未可定。若必據文責實，則思明之以幽、薊降也，在至德二載之十二月；其叛也，在乾元元年之十月，相去一年，「朝降夕叛」之句與此亦不相合，而與杲卿起兵，八日之間而諸郡降叛相尋，則甚當矣。況思明背逆之時，在太白流夜郎之後，詩中並無一語言及，而竄身南國，作客宣城，

正天寶十五載時事，乃歷歷言之，故予斷以爲是年所作而無疑耳。或曰：張旭生卒，諸書皆無考，何以知是時尚在而與白相遇耶？琦按：長史有乾元二年帖，見《山谷集》中，據此推之，則其時尚在可知矣。至蕭氏訾此詩非太白之作，以爲用事無倫理，徒爾肆爲狂誕之詞，首尾不相照，脈絡不相貫，語意婁率，悲歡失據，必是他人詩竄入集中者。蘇東坡、黃山谷於「懷素草書」、「悲來乎」、「笑矣乎」等作，嘗致辯矣。愚於此篇亦有疑焉。今細閱之，其所謂無倫理、肆狂誕者，必是「楚、漢翻覆」、「劉、項存亡」等字，疑其有高視祿山之意，而不知正是傷時之不能收攬英雄，遂使逆豎得以蒼狂耳，何爲以數字之辭而害一章之意耶？至其悲也，以時遇之艱；其歡也，以得朋之慶。兩意本不相礙，首尾一貫，脈絡分明，浩氣神行，渾然無跡，有識之士自能別之。

去婦詞

古來有棄婦，棄婦有歸處。今日妾辭君，辭君遣何去！本家零落盡，慟哭來時路。憶昔未嫁君，聞君却周旋。綺羅錦繡段，〔一〕有贈黃金千。十五許嫁君，二十移所天。〔二〕自從（二字衍文）結髮日未幾，〔二〕離君緬（音勉）山川。〔三〕家家盡歡喜，孤妾長自憐。幽閨多怨思，〔四〕盛色無十年。相思若循環，〔五〕枕席生流泉。〔六〕

〔一〕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繡段。李善《文選註》：《蔡伯喈女賦》曰：當三春之嘉月，將言歸於所天。《列女傳》：婦人未嫁，則以父母爲天；既嫁，則以夫爲天。

〔三〕方宏靜曰：《去婦辭》本五言詩，「自從」二字，必衍文也。後又云「自從離別久」，豈得重

用？蘇武詩：結髮爲夫妻。李善註：結髮，始成人也。謂男年二十，女年十五時，笄冠爲義也。琦按：古人結髮事君、結髮與匈奴戰之類，皆謂髮初結起勝冠笄時。後人專指夫婦之少年諧婚者曰「結髮」，蓋祖用蘇詩耳。

〔三〕《廣韻》：緬，遠也。

〔四〕王筠詩：幽閨多怨思，停織坐嬌春。

〔五〕傅玄《怨歌行》：情思如循環，憂來不能遏。

〔六〕劉琨《扶風歌》：據鞍長嘆息，淚下如流泉。

流泉咽不掃，獨夢關山道。及此見君歸，君歸妾已老。物情（繆本作「華」）惡衰賤，新寵方妍好。掩淚出故房，傷心劇（音極）秋草。自妾爲君妻，君東妾在西。羅幃到曉恨，玉貌一生啼。自從離別久，不覺塵埃厚。常嫌玳瑁（音妹）孤，〔一〕猶羨鴛鴦偶。〔二〕歲華逐霜霰（音線），〔三〕賤妾何能久。寒沼落芙蓉，秋風散楊柳。以（許本作「似」）此顦顇顏，空持舊物還。餘生欲何寄，誰肯相牽攀。

〔一〕《酉陽雜俎》：不再交者，虎、鴛與玳瑁也。《桂海虞衡志》：玳瑁形如龜、黿輩，背甲十三片，黑白斑文相錯鱗差，以成一背。其邊裙闌闕嚙如鋸齒。無足而有四鬣，前兩鬣長，狀如楫，後兩鬣極短，其上皆有鱗甲，以四鬣櫂水而行。

〔二〕《爾雅翼》：鴛鴦，鳧屬也。雄名爲鴛，雌名爲鴦。雌雄未嘗相捨，飛止相匹。人得其一，則其一思而死。其大如鶩，其質杏黃色，頭戴長白毛，垂之至尾，尾與翅俱黑。

〔三〕謝脁詩：歲華春有酒。《說文》：霰，稷雪也。《初學記》：雨與雪雜下曰霰。

君恩既斷絕，相見何年月？悔傾連理杯，虛作同心結。〔一〕女蘿附青松，貴欲相依投。浮萍失綠水，教作若爲流。不嘆君棄妾，自嘆妾緣業。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牀。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二〕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

〔一〕江總詩：未眠解著同心結，欲醉那堪連理杯。

〔二〕《焦仲卿詩》：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

蕭士贇曰：此篇是顧況《棄婦辭》也，後人添增數句，竄入《太白集》中，語俗意重，斧鑿之痕，斑斑可見。

李太白全集卷之七

錢塘王琦琢崖輯註
王熥葆光王復曾宗武較

古近體詩共二十八首

襄陽歌

落日欲沒峴（胡典切，賢上聲）山西，倒着接䍦（一作「行客辭歸」）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音題）。傍人借問笑何事，笑殺山公（蕭本作「翁」）醉似泥。〔一〕

〔一〕峴山、接䍦、白銅鞮、山公醉，俱見五卷《襄陽曲》註。《漢官儀》：一日不齋醉如泥。

鸕鷀（音慈）杓，鸚鵡杯，〔二〕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三〕遥看漢水鴨頭綠（繆本作「淥」），〔三〕恰似葡萄初醱（音撥）醅（音坯）。〔四〕此江若變作春酒，〔五〕壘麴便築糟丘臺。〔六〕千金駿馬換小（繆本作「少」）妾，〔七〕笑（繆本作「醉」）坐雕鞍歌《落梅》。車旁側挂一壺

酒，鳳笙龍管行相催。〔八〕咸陽市中嘆黃犬，〔九〕何如月下傾金罍（音雷）。〔一〇〕

〔一〕楊齊賢曰：鸕鷀，水鳥，其頸長，刻杓爲之形。《太平廣記》：鸚鵡螺，旋尖處屈而朱，如鸚鵡觜，故以爲名。殼上青綠斑。大者可受二升，殼內光瑩如雲母，裝爲酒盃，奇而可玩。薛道衡詩：同傾鸚鵡杯。《瑯嬛記》：金母召羣仙宴於赤水，坐有碧玉鸚鵡杯、白玉鸕鷀杓。杯乾則杓自挹，欲飲則杯自舉。故太白詩云「鸕鷀杓，鸚鵡杯」，非指廣南海螺杯也。《謝氏詩源》亦載此事，說頗新僻，然他書未有言及者，恐是因太白詩語而僞造此事，未可知也。

〔二〕鄭康成一飲三百杯，見三卷註。

〔三〕顏師古《急就篇註》：春草、雞翹、鳧翁，皆謂染采而色似之，若今染家言鴨頭綠、翠毛碧云。

〔四〕《博物志》：西域有蒲萄酒，積年不敗，彼俗云可十年，飲之醉，彌月乃解。《演繁露》：錢希白《南部新書》曰：太宗破高昌，收馬乳蒲萄種於苑中。並得酒法，仍自損益之，造酒，綠色，長安始識其味。太白命蒲萄之酒以爲綠者，蓋本此也。庾信《春賦》：石榴聊泛，蒲萄醱醅。《廣韻》：醱醅，酘酒也。醅，酒未漉也。《韻會》：酘謂之醱。又云：酘，重釀酒也。然則醱醅者，其重釀之酒而未漉者歟？

〔五〕《詩·國風》：爲此春酒。

〔六〕《論衡》：紂沉湎於酒，以糟爲丘，以酒爲池。《韓詩外傳》：桀爲酒池，可以運舟，糟丘足以望十里。

〔七〕《獨異志》：後魏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予有美妾，可換，惟君所選。」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

〔八〕《風俗通》：謹案《世本》：隨作笙，長四寸，十三簧，象鳳之身，正月之音也。

〔九〕咸陽市中嘆黃犬，李斯事，詳《擬恨賦》註。

〔一〇〕《詩·國風》：我姑酌彼金罍。孔穎達《正義》：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酬，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雷之象。

君不見晉朝羊公一片石（繆本作「一片古碑材」），〔一〕龜頭剝落生莓（音梅）苔。〔二〕淚亦不能爲之墮，心亦不能爲之哀（繆本於「哀」字下多「誰能憂彼身後事，金鳧銀鴨葬死灰」二句）。淸風朗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三〕舒州杓，〔四〕力士鐺（音撑。一作「黃金爵，白玉瓶」），〔五〕李白（一作「酒仙」）與爾同死生。襄王雲雨今安在？〔六〕江水東流猿夜聲。

〔一〕《世說》註：《晉諸公贊》曰：羊祜在南夏，吳人悅服，稱曰羊公，莫敢名者。《晉書》：羊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咏，終日不倦。卒時年五十八。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享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朝野僉載》：溫子昇作《韓陵山寺碑》，庾信見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字何如？」信曰：「惟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

〔二〕《韻會》：莓，苔也。

〔三〕《世說》：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四〕《新唐書·地理志》：舒州同安郡，隸淮南道。土貢酒器、鐵器。

〔五〕又《韋堅傳》有豫章力士甆飲器、茗鐺、釜。

〔六〕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王以問玉，玉對以「巫山神女，

旦爲朝雲，暮爲行雨」事。詳見一、二卷註。

南都行

《文選》有張衡《南都賦》，李善註：摯虞曰：南陽郡治宛，在京之南，故曰南都。按：南陽是光武舊里，即位之後建都洛陽，以南陽爲別都，謂之南都。

南都信佳麗，武闕橫西關。〔一〕白水眞人居，〔二〕萬商羅鄽（音纏）闤（音環）。〔三〕高樓對紫陌（音麥），〔四〕甲第連青山。〔五〕此地多英豪，邈然不可攀。陶朱與五羖，〔六〕名播天壤間。麗華秀玉色，〔七〕漢女嬌朱顏。清歌遏流雲，〔八〕豔舞有餘閑。遨遊盛宛、洛，〔九〕冠蓋隨風還。〔一〇〕走馬紅陽城，〔一一〕呼鷹白河灣。〔一二〕誰識臥龍客，〔一三〕長吟愁鬢斑。

〔一〕張衡《南都賦》：爾其地勢，則武闕關其西，桐柏揭其東。李善註：武闕山爲關，而在西弘農界也。

〔二〕《後漢書》：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爲白水眞人。《宋書》：王莽忌惡漢，而錢文有金，乃改鑄貨泉以易之。既而光武起於舂陵之白水鄉，貨泉之文爲「白水眞人」也。《元和郡縣志》：後漢世祖宅在隨州棗陽縣東南三十里。宅南三里有白水，《東京賦》所謂「龍飛白水」也。

〔三〕《漢書》：南陽，其俗夸奢，上氣力，好商賈。《蜀都賦》：市鄽所會，萬商之淵。趙岐《孟子

注》：廛，市宅也。《說文》：闤，市垣也。

〔四〕劉孝綽詩：紆餘出紫陌，迤邐度青樓。

〔五〕《漢書·霍光傳》：賞賜甲第一區。《釋常談》：好宅謂之甲第，甲者，首也。

〔六〕《史記·越世家》：范蠡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於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秦本紀》：晉獻公滅虞，虜百里傒，以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傒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傒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三日，繆公大悅，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史記集解》：《素王妙論》曰：范蠡，南陽人。《史記正義》：百里奚，南陽宛人。《水經注》：百里奚，宛人也。於秦爲賢大夫，所謂「迷虞智秦」者也。又曰：宛城南三十里，有一城名三公城，城側有范蠡祠。蠡，宛人，祠即故宅也。

〔七〕《後漢書》：光烈陰皇后，諱麗華，南陽新野人。初，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嘆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更始元年，遂納后於宛當成里。

〔八〕《列子》：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

〔九〕謝朓詩：宛、洛佳遨遊，春色滿皇州。《古詩》：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李周翰註：宛，南陽也。洛，洛陽也。

〔一〇〕曹植詩：輕裾隨風還。

〔一一〕《漢書·地理志》：南陽郡有紅陽侯國。張景陽《七命》：駕紅陽之飛燕，驂唐公之驌驦。

〔二〕《一統志》：清水，在南陽府城東三里，俗名白河。其源出自嵩縣雙雞嶺，東南流，經南陽新野，會梅溪，洱、灌、湍水，留山黃渠，栗、鴉、泗、潦、刁等河，與泌水合流，南至襄陽入漢江。

〔三〕《三國志》：諸葛亮，字孔明，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漢晉春秋》：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出師表》所謂「臣本布衣，躬耕南陽」是也。

江上吟 一作《江上遊》

木蘭之枻（以制切，音曳）沙棠舟，〔一〕玉簫金管坐兩頭。〔二〕美酒樽（一作「當」）中置千斛，〔三〕載妓隨波任去留（繆本作「流」，非）。〔四〕仙人有待乘黃鶴，〔五〕海客無心隨（一作「狎」）白鷗。〔六〕屈平詞賦懸日月，〔七〕楚王臺榭（音謝）空山丘。〔八〕興酣落筆搖五岳，詩成笑（繆本作「嘯」）傲凌滄洲。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

〔一〕《楚辭》：桂櫂兮蘭枻。王逸註：枻，船旁板也。《韻會》：枻，楫也，一曰柂。劉逵《蜀都賦註》：木蘭，大樹也。葉似長生，冬夏榮。常以冬花，其實如小柿，甘美，南人以爲梅，其皮可食。《述異記》：漢成帝與趙飛燕遊太液池，以沙棠木爲舟，其木出崑崙山，食其實，入水不溺。

〔二〕沈約詩：金管玉柱響洞房。

〔三〕《穆天子傳》：獻酒千斛。《吳書》：鄭泉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閑居，每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

太白詩意蓋出於此。

〔四〕郭璞《山海經贊》：安得沙棠，制爲龍舟，聊以逍遙，任波去留。

〔五〕蕭士贇曰：黃鶴樓，在鄂州西南隅黃鶴山上。《南齊志》云：仙人子安乘黃鶴過此。《一統志》：黃鶴樓，在武昌府城西黃鶴磯上，世傳仙人子安乘黃鶴過此。又云：費文禕登仙，駕黃鶴返憩於此。唐閻伯理作記，以文禕爲信。或者又引《述異記》，謂駕鶴之賓是荀叔偉，後人誤作費文禕。今按《述異記》：荀瓌，字叔偉，嘗東遊，憩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霄漢，俄頃已至，乃駕鶴之賓也。鶴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虹裳。賓主歡對，已而辭去，跨鶴騰空而滅。是言叔偉於此遇駕鶴之仙，非謂駕鶴之仙卽叔偉也。又或以與蜀漢之大將軍費禕字文偉者，其姓字相同，遂駁其旣爲降人郭循所害，何以又能登仙駕黃鶴返憩此樓？夫古今同姓名者甚多，安得謂此二人卽是一人？以此相難，更屬孟浪。

〔六〕《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

〔七〕班孟堅《離騷經序》：屈原之文，弘博麗雅，爲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劉歆《答揚雄書》：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

〔八〕楚王臺榭，若章華臺、陽雲臺之類，皆楚君所嘗游憩者。鄭康成《禮記註》：闍者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是榭乃臺上有屋者也。

琦按：「仙人」一聯，謂篤志求仙，未必卽能沖舉，而忘機狎物，自可縱適一時。「屈平」一聯，謂留心著作，可以傳千秋不刊之文，而溺志豪華，不過取一時盤遊之樂。有執得執失之意。然上聯實承上文泛舟行樂而言，下聯又照下文興酣落筆而言也。特以四古人事排列於中，頓覺五色迷目，令人

驟然不得其解。似此章法，雖出自逸才，未必不少加慘淡經營，恐非斗酒百篇時所能搆耳。

侍從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百囀歌

《雍錄》：天寶中，卽東宮置宜春北苑。《唐詩紀事》：龍池，興慶宮池也，明皇潛龍之地。《長安志》：龍池，在躍龍門南，本是平地，自垂拱、載初後，因雨水流潦，成小池，後又引龍首渠支分溉之，日以滋廣。至神龍、景雲中，彌亘數頃，澄澹皎潔，深至數丈，嘗有雲氣，或見黃龍出其中。本以坊名池，俗呼五王子池，置宮後，謂之龍池。

東風已綠瀛洲草，紫殿紅樓覺春好。〔一〕池南柳色半青靑，縈烟裊娜拂綺城。垂絲百尺挂雕楹，〔二〕上有好鳥相和鳴，間關早得春風情。〔三〕春風卷入碧雲去，千門萬戶皆春聲。〔四〕是時君王在鎬（音浩）京，五雲垂暉耀紫清。〔五〕仗出金宮隨日轉，天回玉輦繞花行。〔六〕始向蓬萊看舞鶴，〔七〕還過茝（音止）若（蕭本作「石」）聽新鶯。〔八〕新鶯飛繞上林苑，〔九〕願入《簫韶》雜鳳笙。〔一〇〕

〔一〕謝朓詩：紫殿肅陰陰。江總詩：紅樓千愁色。

〔二〕《西京賦》：雕楹玉碣。呂延濟註：雕，刻也。楹，柱也。

〔三〕張駿《東門行》：鳩鵲與鶯黃，間關相和鳴。

〔四〕《史記》：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

〔五〕鎬京、紫清，俱見三卷註。又，紫清，似謂紫微清都之所，天帝之所居也。五雲，五色雲也。《宋書》：雲有五色，太平之應也。又曰：若雲非雲，若烟非烟，五色紛緼，謂之慶雲。

〔六〕潘岳《藉田賦》：天子乃御玉輦。李善註：玉輦，大輦也。《通典》：輦，秦爲人君之乘。漢因之，以雕玉爲之，方徑六尺，或使人挽，或駕果下馬。

〔七〕《雍錄》：唐東内大明宮，宮南端門名丹鳳，門北三殿相沓，皆在山上。至紫宸，又北，則爲蓬萊殿。殿北有池，亦名蓬萊池。

〔八〕《三輔黄圖》：未央宮有芷若殿。《西都賦》作茝若。芷、茝，古字通用。

〔九〕又《三輔黄圖》：漢武帝建元三年，開上林苑，東南至藍田，宜春 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黄山，瀕渭水而東，周袤三百里，離宮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

〔一〇〕《尚書》：《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孔傳曰：《韶》，舜樂名。言簫見細器之備。《公羊傳疏》：鄭註云：《簫韶》，舜所制樂。宋均註：《樂説》云：簫之言肅，舜時民樂其肅敬，而紹堯道，故謂之《簫韶》。或云：《韶》，舜樂名。舜樂者其秉簫乎？《説文》：笙，十三簧，象鳳之身也。梁簡文帝詩：行潦承椒奠，按歌雜鳳笙。

玉壺吟

烈士擊玉壺，壯心惜暮年。〔一〕三盃拂劍舞秋月，忽然高詠涕泗漣〔二句一作「三盃拂劍舞，秋月忽高懸」〕。〔二〕鳳凰初下紫泥詔，〔三〕謁帝稱觴登御筵。揄揚九重萬乘主，〔四〕謔浪赤墀

青瑣賢。〔五〕朝天數換飛龍馬，〔六〕勅賜珊瑚白玉鞭。〔七〕世人不識東方朔，大隱金門是謫仙。〔八〕西施宜笑復宜嚬，醜女效之徒累（繆本作「集」）身。〔九〕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妒殺人。

〔一〕《世說》：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擊唾壺，壺口盡缺。

〔二〕《詩·國風》：涕泗滂沱。毛傳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三〕鳳凰詔，見五卷註。《太平寰宇記》：《隴右記》云：武都紫水有泥，其色亦紫而黏，貢之用封璽書，故詔誥有紫泥之美。《東漢會要》：《漢舊儀》曰：璽皆玉螭虎紐，凡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之。

〔四〕班固《兩都賦序》：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李善註：揄，引也。揚，舉也。

〔五〕《爾雅》：謔浪笑傲，戲謔也。《漢書·元后傳》：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孟康註：青瑣，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如淳註：門楣格再重，如人衣領再重，裏者青，名曰青瑣，天子門制也。顏師古註：孟說是。青瑣者，刻爲連瑣文而以青塗之也。又《梅福傳》：涉赤墀之塗。應劭註：以丹掩泥塗殿上也。李善《文選註》：《說文》曰：墀，塗地也。《禮》：天子赤墀也。

〔六〕胡三省《通鑑註》：仗內六廄，飛龍廄最，爲上乘馬。元微之詩自註：學士初入，例借飛龍馬。《錦繡萬花谷》：學士新入院，飛龍廄賜馬一匹，銀鬧鞍裝轡。

〔七〕何遜詩：玉羈瑪瑙勒，金絡珊瑚鞭。

〔八〕《史記》：東方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者，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

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蘆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旁有銅馬，故謂之金馬門。王康琚詩：小隱隱林藪，大隱隱朝市。

〔九〕梁簡文帝《鴛鴦賦》：亦有佳麗自如神，宜羞宜笑復宜嚬。《莊子》：西施病心而嚬，其里之醜人美之，亦捧心而嚬。詳見二卷註。

豳歌行上新平長史兄粲

《輿地廣記》：邠州，古豳國。西魏置豳州，後周及隋皆因之。煬帝初，州廢。義寧二年，復置豳州。唐開元十三年，以字類「幽」，改作「邠」焉。天寶三載，以爲新平郡。唐制：州之佐職有長史一人，上州者從五品上，中州者正六品下，下州則不設。其位在別駕之下，司馬之上，如今之通判是也。

豳谷稍稍振庭柯，〔一〕涇（音京）水浩浩揚湍波。〔二〕哀鴻酸嘶（音西）暮聲急，〔三〕愁雲蒼慘寒氣多。憶昨去家此（許本作「早」）爲客，荷花初紅柳條碧。中宵出（許本作「長」）飲三百杯，〔四〕明朝歸揖二千石。〔五〕寧知流寓變光輝，胡霜蕭颯繞客衣。寒灰寂寞憑（繆本作「竟」）誰暖，〔六〕落葉飄揚何處歸。吾兄行樂窮曛旭，〔七〕滿堂有美顏如玉。〔八〕趙女長歌入彩雲，燕姬醉舞嬌紅燭。〔九〕狐裘獸炭酌流霞，〔一〇〕壯士悲吟寧見嗟。前榮後枯相翻覆，何惜餘光及棣（音弟）華。〔一一〕

〔一〕《太平寰宇記》：古豳地，在邠州三水縣西南三十里，有古豳城，在罷川水西，蓋古公劉之邑，卽此城也。《國都城記》：豳國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始都焉。豳，谷名也，與故栒邑城相去約五十餘里。《漢志》註云豳鄉是也。何大復《雍大記》：豳谷在邠州東北三十里故三水縣，公劉立國處。《陝西通志》：三水廢城，在邠州三水縣東五里，故豳谷。謝朓詩：稍稍枝早勁。呂向註：稍稍，樹枝勁强無葉之貌。陶潛《歸去來辭》：眄庭柯以怡顏。

〔二〕郭璞《山海經註》：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西笄頭山，東南經新平、扶風，至京兆高陵縣入渭。《詩地理考》：涇水出原州百泉縣涇谷，東南流，至涇州臨涇、保定二縣，又東南流，至邠州之宜祿、新平、永壽三縣，又東北流，至京兆之醴泉、高陵、雲陽三縣，以入渭。

〔三〕僧寶月詩：君不見孤雁關外發，酸嘶度越揚空城。

〔四〕鄭康成一飲三百杯，見三卷註。

〔五〕《後漢書》：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

〔六〕《三國志》：起烟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

〔七〕《廣韻》：曛，日入也。又，黃昏時。旭，日旦出貌。《初學記》：日初出日旭。

〔八〕《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九〕吳均詩：燕姬及趙女，挾瑟夜經過。

〔一〇〕《晉書》：羊琇性豪侈，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江總《瑪瑙盌賦》：翠羽流霞之杯。

〔一一〕《史記》：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爲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逃遁，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

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二〕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詩·小雅》：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鄭箋曰：承花者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

西岳雲臺歌送丹丘子

《爾雅》：華山爲西岳。在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南十里，高數千仞，石壁層疊，有如削成。上有芙蓉、落雁、玉女三峰，又有八卦池、太乙池、白蓮池、菖蒲池、二十八宿池、細辛坪、玉女洗頭盆、老君洞、仙棊臺、蒼龍嶺、日月崖、仙掌巖諸勝。所謂雲臺者，乃其東北之峰也。兩巘競高，四面懸絕，崔嵬獨秀，有若臺形。下有穴，昔有人入此穴，出東方山而行，云經黃河底，聞上有流水之聲。

西岳峥嶸何壯哉！黃河如絲天際來。〔一〕黃河萬里觸山動，盤渦（音窩）轂（一作「谷」）轉秦地雷。〔二〕榮光休氣紛五彩，〔三〕千年一清聖人在。〔四〕巨靈咆哮擘（音劈）兩山，〔五〕洪波噴流射東海（一作「箭流射東海」。蕭本作「噴箭射東海」）。三峯却立如欲（許本作「玉」）摧，翠崖丹谷高掌開。〔六〕白帝金精運元氣，〔七〕石作蓮花雲作臺。〔八〕雲臺閣道連窈冥（一作「人不到」），中有不死丹丘生。明星玉女備灑掃，〔九〕麻姑搔背指爪輕。〔一〇〕我皇手把天地戶，〔一一〕丹丘談天與天語。〔一二〕九重出入生光輝，東求（蕭本作「來」）蓬萊復西歸。玉漿儻惠（蕭本作

〔或〕故人飲，騎二茅龍上天飛。〔一三〕

〔一〕《癸辛雜識》：五岳惟華岳極峻，直上四十五里。遇無路處，皆挽鐵絙以上。有西岳廟在山頂，望黃河一衣帶水耳。

〔二〕郭璞《江賦》：盤渦轂轉，凌濤山頹。李善註：渦，水旋流也。張銑註：盤渦，言水深風壯，流急相衝，盤旋作深渦，如轂之轉。

〔三〕《尚書中候》：堯卽政七十載，修壇河、洛。仲月辛日昧明，禮備，至於日稷，榮光出河，休氣四塞。鄭玄註：榮光，五色，從河水中出。休，美也。四塞，炫燿四方也。

〔四〕《拾遺記》：黃河千年一清，至聖之君以爲大瑞。

〔五〕《西京賦》：綴以二華，巨靈贔屭，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跡猶存。薛綜註：巨靈，河神也。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黃河流於二山之間。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之神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踏離其下，中分爲二，以通河流。手足之跡，於今尚在。《遁甲開山圖》曰：有巨靈胡者，徧得坤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江河。

〔六〕《太平寰宇記》：《名山記》云：華岳有三峯，直上數千仞，基廣而峰峻，自下小岑疊秀，迄於嶺表，有如削成。今博山香爐，形實象之。《華山記》：太華山削成而四方，直上至頂，列爲三峯，其西爲蓮花峯，峯之石竅隆不一，皆如蓮葉倒垂，故名是峯曰蓮花。其南曰落雁峯，上多松檜，故亦曰松檜峯。白帝宮在其間，俯眺三秦，曠莽無際，黃河如一縷水，繚繞岳下。其東峯曰朝陽峯，峯之左脇中有一峯，狀甚秀異，如爲東峯所抱者，曰玉女峯，乃東峯之支峯也。世之談三峯者，數玉女而不數朝陽，非矣。山之東北則爲仙人掌，卽所謂巨靈掌也。巖壁黑色，石膏自罅中流出，凝結成痕，黃白

相間，遠望之見其大者五岐如指，好奇者遂傳爲巨靈劈山之掌跡。掌長三十丈許，五指參差，中指直冠峯頂，長二十丈。唐王涯作《太華仙掌辨》，謂太華之首峯有五崖，比壑破巖而列，自下遠望之，偶爲掌形，俗傳則曰巨靈劈剖，掌跡猶存。《賈氏談錄》：華岳掌，其色丹紫，正如肉色。每太陽對照則盡見之，及日暮則漸隱而不見。樵者曰：仙掌者，蓋絕地之上，羣壑聚會之所，石色頹然，望之適類於掌耳。其說皆闢巨靈掌跡之訛，似矣，而猶不得其體狀。明王履遊華山，坐玉女峰東北巖上，細察而後得之。乃曰：王涯所辨似得於傳聞，未嘗如吾之近觀也。蓋山石本黑，膏出於壘，從上溜下，作淡黃微白色，間之黑壁中，上則五岐，下則片屬，岐者如指，屬者如掌。復有細溜無數，雜五岐間，自遠望之，細者不見，惟見其大者，故五岐如指耳，寧有五崖比壑破巖而列哉？且膏所溜處，比比皆有，豈惟此掌爲然？此掌之外，日月巖最多，其次則東峰西壁近於楊氏石室者，其色狀與此掌漏痕不殊，但彼不類物形，故不以爲異而見稱耳。

〔七〕《枕中書》：金天氏爲白帝，治華陰山。

〔八〕愼蒙《名山記》：李白詩「石作蓮花雲作臺」，今觀山形外羅諸山如蓮瓣，中間三峰特出如蓮心，其下爲雲臺峰，自遠望之，宛如青色蓮花開於雲臺之上也。

〔九〕郭璞《山海經註》：太華山上有明星玉女，持玉漿，得上服之，卽成仙。道險僻不通。

〔一〇〕《詩含神霧》云：《神仙傳》：麻姑手爪似鳥，蔡經見之，心中念曰：「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王遠已知經心中所言，卽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神人也，汝河忽謂其爪可爬背耶？」

〔一一〕《漢武帝內傳》：王母命侍女法安嬰歌《元靈之曲》，曰：「天地雖廓寥，我把天地戶。」

〔一二〕李善《文選註》：《史記》：齊人爲諺曰：「談天衍。」劉向《別錄》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

〔三〕《列仙傳》：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也，老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老嫗曰：「急裝，當與嫗共應中陵王。」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至，呼子先，子先持一與酒家嫗，得而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常於山上大呼，言子先、酒家母在此云。

元丹丘歌

元丹丘，愛（一作「好」）神仙，朝飲潁（音潁）川（一作「水」）之清流，〔一〕暮還嵩岑（音近層）之紫烟，三十六峰常周旋。〔二〕長周旋，躡星虹，〔三〕身騎飛龍耳生風，橫河跨海與天通，我知爾遊心無窮。

〔一〕《水經》：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酈道元註：《山海經》曰：潁水出少室山。《地理志》曰：出陽城縣陽乾山。今潁水有三源岐發：右水出陽乾山之潁谷，其水東北流；中水導源少室通阜，東南流逕負黍亭東，與右水合；左水出少室南溪，東合潁水。

〔二〕《河南通志》：嵩山，居四岳之中，故謂之中岳。其山二峯，東曰太室，西曰少室。南跨登封，北跨鞏邑，西跨洛陽，東跨密縣，綿亘一百五十餘里。少室山，潁水之源出焉，其山有三十六峰，曰朝岳，曰望洛，曰太陽，曰少陽，曰石城，曰石筍，曰檀香，曰丹砂，曰鉢盂，曰香爐，曰連天，曰紫霄，曰羅漢，曰七佛，曰來仙，曰清涼，曰寶勝，曰瑞應，曰璠璧，曰紫蓋，曰翠華，曰藥室，曰紫微，曰白道，曰帝宇，曰卓劍，曰白雲，曰金牛，曰明月，曰凝璧，曰迎霞，曰玉華，曰寶柱，曰繫馬，曰白鹿，曰靈隱。

〔三〕星虹，字出劉孝標《辨命論》「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然彼是用《春秋元命苞》「大星如

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意，感生朱宣」事，太白則指星宿虹霓而言，文同而義殊矣。

扶風豪士歌

按《唐書・地理志》：關內道扶風郡，本岐州也。至德元載，更郡名曰鳳翔，二載，復名扶風郡。蕭士贇曰：此太白避亂東土時詩。扶風乃三輔郡，意豪士亦必同時避亂於東吳，而與太白銜杯酒接殷勤之歡者。

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一〕白骨相撑（抽庚切，音瞠）如亂麻。〔二〕我亦東奔向吳國（一作「來奔溧溪上」），浮雲四塞道路賒（音奢）。〔三〕東方日出啼早鴉，城門人開掃落花。〔四〕梧桐楊柳拂金井，來醉扶風豪士家。扶風豪士天下奇，意氣相傾山可移。〔五〕作人不倚將軍勢，〔六〕飲酒豈顧尚書期。〔七〕雕盤綺食會衆客，〔八〕吳歌趙舞香風吹。原、嘗、春、陵六國時，開心寫意君所知。堂中各有三千士，〔九〕明日報恩知是誰？撫長劍，一揚眉，〔一〇〕清水白石何離離。〔一一〕脫吾帽，向君笑；飲君酒，爲君吟。張良未逐赤松去，橋邊黃石知我心。〔一二〕

〔一〕天津，橋名，駕洛水上。詳見二卷註。

〔二〕陳琳詩：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說文》：撑，邪柱也。《史記》：死人如亂麻。

〔三〕司馬相如《長門賦》：浮雲鬱而四塞。《韻會》：賒，遠也。

〔四〕《詩辯坻》：《扶風豪士歌》方敍東奔，忽著「東方日出」二語，奇宕入妙。此等乃眞太白獨長。蕭士贇曰：言道路艱阻，京國亂離，而東土之太平自若也。

〔五〕鮑照詩：握君手，執杯酒，意氣相傾死何有。江總詩：太山言應可轉移。

〔六〕辛延年詩：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

〔七〕《漢書》：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値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沾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乃令從後閤出去。

〔八〕劉楨《瓜賦》：承之以雕盤，幕之以纖絺。何遜詩：玉盤傳綺食。

〔九〕《論衡》：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楚之春申，待客下士，招會四方，各三千人。

〔一〇〕江暉詩：恐君不見信，撫劍一揚眉。

〔一一〕古《豔歌行》：語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見。「清水白石何離離」，卽水清石見之意。蕭氏註：以清水喻目，白石喻齒，恐未是。

〔一二〕《高士傳》：黃石公者，下邳人也，遭秦亂，自隱姓名，時人莫知者。張良易姓爲長，自匿下邳，步遊沂水圯上，與黃石公相遇。黃石公故墜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取履！」良素不知誰，諤然欲毆之，爲其老人也，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焉。公以足受，笑而去。良殊驚。公行里所還，謂良曰：「孺子可教也。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愈怪之，復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公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何後也！後五日早會。」良雞鳴往，公又先在，復怒曰：「何後也！後五日早會。」良夜半往，有頃，公亦至，喜曰：「當如是。」乃出一編書與良，曰：「讀是則爲王者師矣。後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

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不見。良旦視其書，乃《太公兵法》。良異之，因講習以說他人，皆不能用。後與沛公遇於陳留，沛公用其言，輒有功。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穀城下得黃石，良乃寶祠之。及良死，與石幷葬焉。《史記》：漢六年正月，封功臣，封張良爲留侯。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

同族弟金城尉叔一作「升」卿燭照山水壁畫歌

按《唐書·地理志》：京兆興平縣，本名始平。景龍二年，中宗送金城公主降吐蕃至此，改曰金城。至德二載更名興平。延州敷政縣，本名固城，武德二年徙治金城鎭，更名金城。天寶元年更名敷政。蘭州五泉縣，咸亨二年更名金城，天寶元年復名五泉。蘭州廣武縣，乾元二年更名金城。凡金城更名者有四處，未知孰是。李季卿《三墳記》：先侍郎之子曰叔卿，字萬。天質琅琅，德光文蔚，識度標邁。弱冠以明經擢國，授鷹邑虞、樂二尉，魏守崔公沔洎相國晉公甲科第之進等擧之，轉金城尉，吏不敢欺。

高堂粉壁圖蓬、瀛，燭前一見滄洲清。洪波洶湧山崢嶸，皎若丹丘隔海望赤城。〔一〕光中乍喜嵐（盧含切，音婪）氣滅，〔二〕謂逢山陰晴後雪。〔三〕迴谿碧流寂無喧，〔四〕又如秦人月下窺花源。〔五〕了然不覺淸心魂，祇將疊嶂（音帳）鳴秋猿。〔六〕與君對此歡未歇，放歌行吟達

明發。〔七〕却顧海客揚雲帆，〔八〕便欲因之向溟渤。〔九〕

〔一〕《楚辭》：仍羽人於丹丘。王逸註：丹丘，晝夜常明也。《太平御覽》：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土色皆赤，巖岫連沓，狀似雲霞。懸溜十仞，謂之瀑布，飛流洒散，冬夏不竭。山谷絕澗，崢嶸無底，長松葛藟，幽藹其上。《方輿勝覽》：赤城山，在台州天台縣北六里，一名燒山，其上石壁皆如霞色，望之如雉堞然，故人以此名山。《天台山志》：赤城山，天台山之一小山也，石皆赤色，壁立如城。

〔二〕《韻會》：嵐，山氣也。

〔三〕《新唐書·地理志》：會稽郡有山陰縣，以其在會稽山之北，故名。《水經注》：山陰縣川明土秀，亦爲勝地，故王逸少云：「從山陰道上，猶如鏡中行也。」

〔四〕謝朓詩：下屬帶回溪。呂延濟詩：回，曲也。

〔五〕花源，謂武陵之桃花源，見二卷註。

〔六〕任昉詩：疊嶂易成響，重以夜猿悲。劉良註：疊嶂，重山也。

〔七〕明發，見二卷註。

〔八〕馬融《廣成頌》：張雲帆。

〔九〕鮑照詩：穿池類溟渤。李善詩：溟、渤，二海名。郭璞《山海經註》：渤海，海岸曲崎頭也。

白毫子歌

淮南小山白毫子，乃在淮南小山裏。〔一〕夜臥松下雲（繆本作「雪」），朝飡石中髓。〔二〕小山

漣（一作「聯」）綿向江開，〔三〕碧峰巉巖淥水迴。余配白毫子，獨酌流霞杯。〔四〕拂花弄琴坐青苔，綠蘿樹下春風來。南窗蕭颯松聲起，憑崖一聽清心耳。可得見，未（一作「不」）得親，八公攜手五雲去，〔五〕空餘桂樹愁殺人。〔六〕

〔一〕王逸《楚辭序》：《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大山，或稱小山，其意猶詩有《大雅》、《小雅》也。《古今注》：《淮南王》，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服食求仙，徧禮方士，遂與八公相攜俱去，莫知所在。小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淮南王》之曲焉。琦按：上句之「淮南小山」，本《楚辭序》以贊美白毫子之才，下句之「淮南小山」則指白毫子隱居之地而言。白毫子，蓋當時逸人。嚴滄浪以爲太白呼八公爲白毫子，非矣。

〔二〕《列仙傳》：邛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氣鍊形，煑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神仙傳》：王烈獨之太行山中，忽聞山東崩，地殷殷如雷聲。烈往視之，乃見山破石裂數百丈，兩畔皆是青石，石中一穴，口徑闊尺許，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如投熱蠟之狀，隨手堅凝，氣如粳米飯，嚼之亦然。烈合數丸如桃大，用攜少許歸，與嵇叔夜曰：「吾得異物。」叔夜甚喜，取而視之，已成青石，擊之琤琤如銅聲。叔夜卽與烈往視之，斷山已復如故。烈曰：「叔夜未合得道故也。」按《神仙經》曰：神山五百年輒開，其中石髓出，得而食之，壽與天相畢。烈前得者必是也。

〔三〕謝靈運詩：洲縈渚連綿。劉良註：連綿，不絕貌。

〔四〕《論衡》：項曼都曰：有數仙人將我上天，口飢欲食，仙人輒飮我以流霞一杯。每飮一杯，數月不飢。

〔五〕《水經注》：淮南王劉安折節下士，篤好儒學，養方術之徒數十人，皆爲俊異焉，多神仙秘法鴻寶之道。忽有八公，皆鬚眉皓素，詣門希見，門者曰：「吾王好長生，今先生無住衰之術，未敢相聞。」八公咸變成童，王甚敬之。八士並能鍊金化丹，出入無間，乃與安登山，埋金於地，白日升天，餘藥在器，雞犬舐之者俱得上昇。

〔六〕淮南王《招隱士》：桂樹叢生兮山之幽。

梁園吟 一作《梁苑醉酒歌》

《一統志》：梁園，在河南開封府城東南，一名梁苑。漢梁孝王遊賞之所。

我浮（一作「乘」）黃河（一作「雲」）去京闕（繆本作「關」），挂席欲進（一作「往」）波連山。〔一〕天長水闊厭遠涉，訪古始及平臺間。平臺爲客憂思多，對酒（一作「醉來」）遂作《梁園歌》。〔二〕却憶蓬池阮公詠，因吟淥水揚洪波。〔三〕

〔一〕謝靈運詩：挂席拾海月。木華《海賦》：波如連山。

〔二〕《漢書》：梁孝王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如淳註：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顔師古註：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土俗云平臺也。《水經注》：晉灼曰：平臺在城中東北角，亦或言兔園在平臺側。如淳曰：平臺，離宮所在，今城東二十里有臺，寬廣而不甚極高，俗謂之平臺。予按《漢書·梁孝王傳》稱：王以功親爲大國，築東苑，方三百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

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複道自宮東出左陽門，卽睢陽東門也。連屬於平臺則近矣，屬之城隅則不能，是知平臺不在城中也。梁王與鄒、枚、司馬相如之徒極遊於其上，故齊隨郡王《山居序》所謂「西園多士，平臺盛賓，鄒、馬之客咸在，《伐木》之歌屢陳。是用追芳昔娛，神遊千古，故亦一時之盛事。」謝氏《雪賦》亦云：「梁王不悅，遊於兔園。」今也歌堂淪宇，律管埋音，孤基塊立，無復曩日之望矣。《元和郡縣志》：平臺，在宋州虞城縣西四十里。《左傳》：宋皇國父爲宋平公所築。漢梁孝王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與鄒、枚、相如之徒並遊其上，卽此也。

〔三〕阮籍《詠懷詩》：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淥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羇旅無儔匹，俛仰懷哀傷。

洪波浩蕩迷舊國，路遠西歸安可得？人生達命豈暇（繆本作「假」）愁，且飲美酒登高樓。平頭奴子搖大扇，〔一〕五月不熱疑（一作「如」）清秋。玉（一作「素」）盤楊（一作「青」）梅爲君設，吳鹽如花皎白（一作「如」）雪。持鹽把酒但飲之，莫學夷、齊事高潔（一作「何用孤高比雲月」，一作「咄咄書空字還滅」）。

〔一〕梁武帝詩：平頭奴子擎履箱。

昔人豪貴信陵君，〔一〕今人耕種信陵墳。〔二〕荒城虛（一作「遠」）照碧山月，古木盡入蒼梧雲。〔三〕梁王宮闕（一作「賓客」）今安在？枚、馬先歸不相待。〔四〕舞影歌聲散淥池，空餘汴水東流海。〔五〕

〔一〕按《史記》：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後奪晉鄙兵，進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又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震天下。

〔二〕《太平寰宇記》：信陵君墓，在開封府浚儀縣南十二里。

〔三〕《藝文類聚》：《歸藏》曰：有白雲出自蒼梧，入於大梁。

〔四〕《漢書》：枚乘，淮陰人，遊梁，梁客皆善屬詞賦，乘尤高。司馬相如，成都人。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是時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鄒陽、枚乘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遊梁，得與諸侯遊士居。

〔五〕《一統志》：汴河，舊自滎陽縣東，經開封府城南，又東合蔡河，名蒗若渠，又名通濟渠，東注泗州，下入於淮。

作《梁園歌》而忽間以信陵數語，意謂以信陵之賢，名震一世，至今日而墓域且不克保，況梁孝王之賢不及信陵，其歌臺舞榭又焉能保其常在乎？此文章襯托法，不是爲信陵致慨，乃是爲梁王釋恨，幷爲自己解愁，以見不如及時行樂之爲得也。故下遂接以「沉吟此事淚滿衣」云云。

沉吟此事淚滿衣，黄金買醉未能（一作「莫言」）歸。連呼五白行（一作「投」）六博，分曹賭酒酣（一作「看」）馳暉。〔一〕歌且謠，〔二〕意方遠，東山高臥時（一作「還」，一作「忽」）起來，欲濟蒼生未應晚。〔三〕

〔一〕《招魂》：菎蔽象棊，有六簙些。分曹並進，遒相迫些。成梟而牟，呼五白些。王逸註：投六

箸，行六棊，故爲六簙也。倍勝爲牟。五白，簙齒也。言己棊已梟，當成牟勝，射張食棊，下逃於窟，故呼五白以助投也。吳曾《漫錄》：五木之戲，其四爲玉采，貴也。其八爲珉采，賤也。五木之中，有采曰白，蓋五木俱白也。《楚辭》：成梟而牟呼五白。梟二，爲珉采。牟者，勝也。欲勝其梟，必呼五白也。《海錄碎事》：六博，用十二棊，分黑白各半擲之。分曹賭酒，分爲二曹，以賭酒之勝負也。謝朓詩：馳暉不可接。李善註：馳暉，日也。

〔二〕《詩·國風》：我歌且謠。毛傳曰：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

〔三〕《世說》：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爲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爲中丞，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君何？」謝笑而不答。

鳴皋歌送岑徵君

原註：時梁園三尺雪，在清泠池作。

《元和郡縣志》：鳴皋山，在河南府陸渾縣東北十五里。《河南通志》：鳴皋山，在河南府嵩縣東北五十里，一名九皋山，昔有白鶴鳴其上，故名。《太平寰宇記》：清泠池，在宋州宋城縣東北二里。梁孝王故宮有釣臺，謂之清泠臺，今號清泠池。《神州古史考》：清泠池，在歸德府城東梁園內。

若有人兮思鳴皋，〔一〕阻積雪兮心煩勞。〔二〕洪河凌競不可以徑度，〔三〕冰龍鱗兮難容舠。〔四〕邈仙山（一作「神仙」）之峻極兮，聞天籟之嘈嘈。〔五〕霜崖縞（音稿）皓以合沓兮，〔六〕

若長風(一作「虹」)扇海湧滄溟之波濤。〔七〕玄猿綠羆，舔(音餂)舕(音演)崟(音吟)岌(繆本作「岌危」，一作「岑危」)，〔八〕危(繆本作「咆」)柯振石，駭膽慄魄，羣呼而相號。峰崢嶸以路絕，挂星辰於巖嶅。〔九〕

〔一〕《楚辭》：若有人兮山之阿。

〔二〕《四愁詩》：何爲懷憂心煩勞。

〔三〕《西都賦》：帶以洪河、涇、渭之川。呂向註：洪河，大河也。《甘泉賦》：馳閶闔而入凌兢。服虔註：凌兢，恐懼也。顏師古註：凌兢者，言寒涼戰栗之處也。

〔四〕冰龍鱗者，冰有鋸齒，參差如鱗也。《韻會》：舠，小船也，形如刀。《集韻》：或作舸，通作刀。《詩》：曾不容刀。《釋名》云：二百斛以下曰艇，三百斛曰刀。

〔五〕《莊子》：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天籟，謂空中因風氣作聲，不假物而成者也。《埤蒼》：嘈嘈，聲衆也。

〔六〕鮑照詩：霜崖滅土膏。謝朓詩：合沓與雲齊。呂向註：合沓，高貌。

〔七〕袁宏《三國名臣贊》：洪飇扇海，二溟揚波。

〔八〕《上林賦》：玄猿素雌。李善註：玄猿，猿之雄者，玄色也。《西京雜記》：熊羆毛有綠光皆長二尺者，直百金。舔舕，吐舌貌。

〔九〕木華《海賦》：戛巖嶅。《釋名》：山多小石曰嶅。嶅，嶢也。每石嶢嶢獨處而出見也。

送君之歸兮，動鳴皋之新作。交鼓吹兮彈絲，觴淸泠之池閣。君不行兮何待，若返顧之

黃鵠。〔一〕掃梁園之羣英，〔二〕振《大雅》於東洛。巾征軒兮歷阻折，〔三〕尋幽居兮越巘（語蹇切，年上聲）崿（音諤）。〔四〕盤白石兮坐素月，〔五〕琴松風兮寂（一作「昇」）萬壑。〔六〕

〔一〕蘇武詩：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庾信詩：黃鵠一反顧，徘徊應悽然。

〔二〕《史記》：梁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遊說之士，莫不畢至。江淹《別賦》：金閨之諸彥，蘭臺之羣英。

〔三〕《孔叢子》：巾車命駕。鄭玄《周禮》巾車註：巾，猶衣也。李善《文選註》：軒，車通稱也。巾征軒者，以帷蒙征車之上也。

〔四〕謝靈運詩：連嶂疊巘崿。李善註：巘崿，崖之別名。

〔五〕謝莊《月賦》：素月流天。

〔六〕《白帖》：琴曲有《風入松》。《樂府詩集》：《琴集》曰：《風入松》，晉嵇康所作也。

望不見兮心氛（音分，又音焚）氳（於云切，醞平聲），〔一〕蘿冥冥兮霰紛紛。〔二〕水橫洞以下淥，波小聲而上聞。虎嘯谷而生風，龍藏溪而吐雲。〔三〕冥（一作「寡」）鶴清唳（音麗），飢鼯嚬呻。〔四〕塊（蕭本作「魂」）獨處此幽默兮，愀（音悄，又音秋。一作「啼」）空山而（一作「兮」）愁人。

〔一〕謝惠連《雪賦》：氛氳蕭索。李善註：氛氳，盛貌。

〔二〕毛萇《詩傳》：霰，暴雪也。鄭箋曰：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

〔三〕《淮南子》：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管輅別傳》：龍者陽精，以潛爲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氣相感，故能運風。

〔四〕謝朓詩：獨鶴方朝唳，飢鼯此夜啼。《韻會》：唳，鶴鳴也。按《本草》：鼯鼠，鳥名，一名鸓鼠，一名夷由，一名飛生鳥。狀如蝙蝠，肉翅連尾，大如鴟鳶，毛紫色，好夜飛，但能向下不能向上，恒夜鳴，鳴聲如人呼，湖嶺山中多有之。

雞聚族以爭食，鳳孤飛而無鄰。蝘（音偃）蜓（音殄）嘲龍，〔一〕魚目混珍。〔二〕嫫（音模）母衣錦，〔三〕西施負薪。〔四〕若使巢、由桎梏於軒冕兮，〔五〕亦奚異於夔龍蹩（匹滅切，篇入聲，又音別）躠（音薩，又音屑）於風塵？〔六〕哭何苦而救楚，〔七〕笑何誇而却秦！〔八〕吾誠不能學二子沽名矯節以耀世兮，固將棄天地而遺身。白鷗兮飛來，長與君兮相親。

〔一〕《爾雅翼》：蝘蜓，似蜥蜴，灰褐色，在人家屋壁間，狀雖似龍，人所玩習。故《淮南》云：「禹南濟於江，黃龍負舟，禹視龍猶蝘蜓，龍亡而去。」比之蝘蜓，言不足畏。《揚子》云：「執蝘蜓而嘲龜龍。」蓋陋之也。一名守宮，又名壁宮，特善捕蝎，俗號蝎虎。

〔二〕李善《文選註》：《雒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鄭玄曰：魚目亂珍珠。

〔三〕《尚書大傳》：黃帝妃嫫母，於四妃之班最下，貌甚醜而最賢，心每自退。高誘《淮南子註》：嫫母，古之醜女。

〔四〕《吳越春秋》：越王使相者於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

〔五〕鄭玄《禮記註》：桎梏，今械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

〔六〕《莊子》：「蹩躠爲仁，踶跂爲義。」《廣韻》：「蹩躠，旅行貌；一曰跛也。」巢、由以隱居自樂爲志，夔龍以行道濟時爲志。若使巢、由羈身於軒冕之中，與夔龍廢棄於風塵之內無異，是皆不適其志願也。

〔七〕《戰國策》：「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棼冒勃蘇曰：『吾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贏糧潛行，上峥山，踰深溪，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鶴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執丘棼冒勃蘇。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蒲、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

〔八〕左太冲詩：「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詳見二卷註。

晁補之曰：「李白天才俊麗，不可矩矱，然要長於詩，而文非其所能也。賦近於文，故白《大鵬賦》辭非不壯，不若其詩盛行於世。至《鳴皋歌》一篇，本末《楚辭》也，而世誤以爲詩，因爲出之。其略曰：『蝘蜓嘲龍，魚目混珍，嫫母衣錦，西施負薪。』此諄諄放屈原《卜居》及賈誼《弔屈原》語，而白才自逸蕩，故或離而去之云。《楚辭後語》曰：『白天才絕出，尤長於詩，而賦不能及晉、魏。獨此篇近《楚辭》，然歸來子猶以爲「白才自逸蕩，故或離而去之」，亦爲知言云。』」

鳴皋歌奉餞從翁清歸五崖山居

憶昨（繆本作「昨憶」。）鳴皋夢裏還，〔一〕手弄素月清潭間。覺時枕席非碧山，側身西望阻秦

閣。〔二〕麒麟閣上春還早，〔三〕著書却憶伊陽好。青松來風吹古（繆本作「石」）道，綠蘿飛花覆烟草。我家仙翁（繆本作「公」）愛淸眞，才雄草聖淩古人，〔四〕欲臥鳴皋絕世塵。鳴皋微茫在何處，五崖峽（一作「溪」，蕭本作「狹」）水橫樵路。身披翠雲裘，〔五〕袖拂紫烟（一作「雲」）去。去時應過嵩少間，〔六〕相思爲折三花樹。〔七〕

〔一〕《太平寰宇記》：鳴皋山，在河南府伊陽縣東三十五里。伊陽縣本陸渾地，唐先天元年十二月，割陸渾縣置伊陽縣，在伊水之陽，去伊水一里。

〔二〕張衡詩：側身西望涕沾裳。

〔三〕《太平御覽》：《漢宮殿疏》曰：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秘書，畫賢臣。

〔四〕《宋書》：沈儀篤學，有雄才，以儒素自業。《北齊書》：才雄氣猛，英略蓋世。《法書要錄》：弘農張芝高尙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每書云：「匆匆不暇草書。」人謂之草聖。

〔五〕宋玉《諷賦》：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華，披翠雲之裘。

〔六〕《水經》：嵩高爲中岳，在潁川陽城縣西北。酈道元註：《爾雅》曰：山大而高曰嵩。合而言之爲嵩高，分而名之爲二室，西南爲少室，東北爲太室。

〔七〕三花樹，即貝多樹也。《齊民要術》：《嵩山記》曰：嵩寺中忽有思惟樹，即貝多也。昔有人坐貝多樹下思惟，因以名焉。漢道士從外國來，將子於西山脚下種，極高大，今有四樹，一年三花。

勞勞亭歌

原註：在江寧縣南十五里，古送別之所，一名臨滄觀。

《太平御覽》：《輿地志》曰：丹陽郡秣陵縣新亭隴上有望遠樓，又名勞勞亭，宋改爲臨滄觀，行人分別之所。《一統志》：勞勞亭在應天府治西南，吳時置。

金陵勞勞送客堂，蔓草離離生道旁。古情不盡東流水，此地悲風愁白楊。〔一〕我乘素舸（音歌，又音哿）同康樂，〔二〕朗咏清川飛夜霜。〔三〕昔聞牛渚吟五章，今來何謝袁家郎。〔四〕苦竹寒聲動秋月，〔五〕獨宿空簾歸夢長。

〔一〕《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

〔二〕《韻會》：舸，大船也。謝靈運詩：可憐誰家郎，緣流乘素舸。康樂卽靈運，以其襲封康樂公，故世稱之曰謝康樂。

〔三〕孫綽《天台山賦》：朗詠長川。胡震亨曰：「清川飛夜霜」，疑引謝詩，今謝集無此句，或亡之耳。

〔四〕《世說註》：《續晉陽秋》曰：袁虎少有逸才，文章絕麗，曾有《咏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而貧，以運租爲業。鎮西謝尚時鎮牛渚，乘秋佳風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虎在運租船中諷詠，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非尚所曾聞，遂往聽之。乃遣問訊，答曰：「是袁臨汝郎，誦詩卽其《咏史》之作也。」尚佳其率有興致，卽遣要迎，談話申旦，自此名譽日茂。

〔五〕竹有淡竹、苦竹二種，莖葉不異，以其筍味之苦淡而名。

此詩大意：太白自誇山水之趣既同康樂，而吟咏之妙又不減袁宏，惜無相賞之人與之談話申旦，空簾獨宿，殊覺寂寥。兩事並用，各不相妨。楊註謂康樂乃謝靈運，邀袁虎者乃謝尚，疑太白誤作一

事用者，非也。

橫江詞六首

《太平寰宇記》：橫江浦，在和州歷陽縣東南二十六里。孫策自壽春欲經略江東，揚州刺史劉繇遣將樊能、于糜屯橫江，孫策破之於此。對江南岸之采石，往來濟渡處，隋將韓擒虎平陳，自采石濟，亦此處也。

人道（繆本作「言」）橫江好，儂道橫江惡。〔一〕一風三日吹倒山（一作「猛風吹倒天門山」），白浪高於瓦官閣。〔二〕

〔一〕胡三省《通鑑註》：吳人率自稱曰儂。

〔二〕《幽怪錄》：上元縣有瓦棺寺，寺上有閣，倚山瞰江，萬里在目，亦江湖之極境，遊人弭棹，莫不登眺。《江南通志》：昇元閣，在江寧城外，一名瓦官閣，即瓦官寺也。閣乃梁朝所建，高二百四十尺，南唐時猶存，今在城之西南角。楊、吳未城時，正與越臺相近，長干之西北也。唐以前江水逼石頭，李白詩「白浪高于瓦官閣」，以此。

其二

海潮南去過尋陽，〔一〕牛渚由來險馬當。〔二〕橫江欲渡風波惡，一水牽愁萬里長。

〔一〕唐時江南西道有九江郡，卽江州也，治潯陽縣。天寶元年改名潯陽郡，乾元初復爲江州，今爲江西之九江府。江水經其中，下至揚州入海。

〔二〕《方輿勝覽》：牛渚山，在太平州當塗縣北三十里。山下有磯，古津渡也，與和州横江渡相對，隋師伐陳，賀若弼從此北渡。六朝以來，爲屯戍之地。陸放翁《入蜀記》：采石，一名牛渚，與和州對岸，江面比瓜州爲狹，故隋韓擒虎平陳，及本朝曹彬下江南，皆自此渡。然微風輒浪作，不可行。劉賓客云「蘆葦晚風起，秋江鱗甲生」，王文公云「一風微吹萬舟阻」，皆謂此磯也。《太平府志》：牛渚磯，屹然立江流之衝，水勢湍急，大爲舟楫之害。《元和郡縣志》：馬當山，在江州彭澤縣東北一百里，横入大江，甚爲險絕，往來多覆溺之懼。《太平御覽》：《九江記》曰：馬當山，高八十丈，周迴四里，在古彭澤縣北一百二十里。其山横枕大江，山象馬形，回風急擊，波浪涌沸，舟船上下多懷憂恐，山際立馬當山廟以祀之。

其三

横江西望阻西秦，漢水東連（一作「楚水東流」）揚子津。〔一〕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風愁殺峭帆人。

〔一〕漢水出漢中之嶓冢山，至漢口與岷江合流，東至揚州爲揚子江，入海。胡三省《通鑑註》：揚子津，在今眞州揚子縣南，是往來横渡處。

其四

海神來(《文苑英華》作「東」)過惡風迴，浪打天門石壁開。〔一〕浙江八月何如此，濤似連山噴雪來。〔二〕

〔一〕《方輿勝覽》：天門山，在太平州當塗縣西南三十里，又名蛾眉山，夾大江對峙，東曰博望，西曰梁山。

〔二〕《水經注》：錢塘縣東有定、已諸山，皆西臨浙江，水流於兩山之間，江川急濬，兼濤水晝夜再來，來應時刻，常以月晦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餘。木華《海賦》：波如連山。

其五

橫江館前津吏迎，〔一〕向余東指海雲生。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二〕

〔一〕《太平府志》：采石驛，在采石鎮，濱江，即唐時之橫江館也。在明爲皇華驛。按《唐書·百官志》：津尉，掌舟梁之事。永徽後，廢津尉置津吏，上關八人，中關六人，下關四人，無津者不置。

〔二〕梁簡文帝詩：采菱渡頭擬黃河，郎今欲渡畏風波。

范德機云：絕句，一句一絕，乃其大本。其次，句少意多，極四詠而反覆議論。此篇氣格合歌行之風，使人咏歎而有無窮之思，乃唐人所長也。諸家詩非不佳，然視李、杜，氣格音調特異，熟讀

自見。

其六

月（《文苑英華》作「日」）暈天風霧不開，〔一〕海鯨東蹙百（一作「來」）川迴。〔二〕驚波一起三山動，〔三〕公無（一作「莫」）渡河歸去來。〔四〕

〔一〕日暈主雨，月暈主風。

〔二〕木華《海賦》：魚則横海之鯨，突扤孤遊，噏波則洪漣踧蹜，吹澇則百川倒流。

〔三〕山謙之《丹陽記》：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有三山相接，即名爲三山，舊時津濟道也。《永樂一統志》：三山，在應天府西南五十七里，下臨大江，三峰排列，故名。

〔四〕《古樂府》：公無渡河，公竟渡河。

金陵城西樓月下吟

金陵夜寂（一作「靜」）涼風發，獨上高（一作「西」）樓望吳越。白雲映水搖空城（一作「秋城」），白露垂珠滴秋月（《文苑英華》作「秋光」，《文苑英華》作「如珠滴秋月」，一作「沾衣濕秋月」）。〔一〕月下沉（一作「長」）吟久不歸，古來（一作「今」）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一作

「還」，《文苑英華》作「却」）憶謝玄暉。〔二〕

〔一〕江淹《別賦》：秋露如珠。

〔二〕謝玄暉《晚登三山還望京邑詩》：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

東山吟

一作《醉過謝安東山》。原註：土山，去江寧城三十五里，晉謝安攜妓之所。

《太平寰宇記》：土山，在昇州上元縣南三十里。按《丹陽記》：晉太傅謝安舊隱會稽東山，因築土像之，無巖石，故謂土山也。有林木、臺觀、娛遊之所，安常請朝中賢士、子姓親屬會宴於此。《江南通志》：東山，在江寧府城東南三十里，一名土山。晉謝安先隱居會稽東山，既出，心嘗思憶，因築土爲山擬之，寄懷欣賞。《晉書》云：謝安于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遊集，卽此地也。

攜妓東土山（胡本作「東山去」），悵然悲謝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墳荒草寒。白雞夢後三（一作「五」）百歲，〔一〕洒酒澆君同所權。酣來自作青海舞，秋風吹落紫綺冠。彼亦一時，此亦一時，浩浩洪流之（一作「高」）詠何必奇。〔二〕

〔一〕《晉書》：謝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鎭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

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尋薨。楊齊賢曰：自安至太白時，三百餘歲耳，一本作「五百」，非是。

〔二〕《世說》：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咏，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

僧伽具牙切，音茄歌

《太平廣記》：僧伽大師，西域人，姓何氏。唐龍朔初來游北土，隸名於楚州龍興寺。後於泗州臨淮縣信義坊乞地施標，將建伽藍，於標下掘得古《香積寺銘記》，幷金像一軀，上有「普照王佛」字，遂建寺焉。景龍二年，中宗皇帝遣使迎師，入內道場，尊爲國師，尋出居薦福寺。嘗獨處一室，其頂上有一穴，恒以絮塞之，夜則去絮，香從頂穴中出，烟氣滿房，非常芳馥。及曉，香還入頂穴中，又以絮窒之。師嘗濯足，人取其水飲之，痼疾皆愈。一日，中宗於內殿語師曰：「京師無雨，已是數月，願師慈悲，解朕憂迫。」師乃將瓶水泛洒，俄頃陰雲驟起，甘雨大降。中宗大悅，詔賜所修寺額以「臨淮寺」爲名。師請以「普照王」字爲名，蓋欲依金像上字也。中宗以「照」字是天后廟諱，乃改爲「普光王寺」，御筆親書以賜焉。至景龍四年三月二日，端坐而終。中宗卽令於薦福寺起塔供養，俄而大風欻起，臭氣滿長安。中宗問曰：「是何祥也？」近臣奏曰：「僧伽大師化緣在臨淮，恐是欲歸彼處，故現此變。」中宗心許，其臭頓息，頃刻之間，奇香馥烈，卽以其年五月，送至臨淮，起

塔供養。中宗問萬迴師曰：「僧伽大師何人？」萬迴曰：「是觀音化身也，如《法華經·普門品》云『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見比丘身而爲說法』，此即是也。」《傳燈錄》：泗州僧伽大師，世謂觀音大士應化也，但此土有緣之衆乃謂大師自西國來，唐高宗時至長安、洛陽行化，歷吳、楚間，身執楊枝，混於緇流。或問：「師何姓？」答曰：「我姓何。」又問：「師是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尋於泗上欲搆伽藍，因宿州民賀跋氏捨所居，師曰：「此本爲佛宇。」令掘地，果得古碑云香積寺，即齊李龍建所創。又獲金像，衆謂然燈如來，師曰：「普光王佛也。」因以爲寺額。景龍二年，中宗遣使迎大師至輦轂，深加禮異，命住大薦福寺。三年三月三日，大師示滅。

眞僧法號號僧伽，有時與我論三車。〔一〕問言誦咒幾千徧，口道恒河沙復沙。〔二〕此僧本住南天竺，〔三〕爲法頭陀來此國。〔四〕戒得長天秋月明，〔五〕心如世上青蓮色。〔六〕意清淨，貌稜稜，〔七〕亦不減，亦不增。〔八〕瓶裏千年舍利（蕭本作「鐵柱」）骨，〔九〕手中萬歲胡孫藤。〔一〇〕嗟予落泊（蕭本作「魄」）江淮久，罕遇眞僧說空有。〔一一〕一言懺（叉鑑切，攙去聲。許本作「散」）盡波羅夷，再禮渾除犯輕垢。〔一二〕

〔一〕三車，謂羊車、鹿車、牛車也。《法華經》：長者告諸子言：「羊車、鹿車、牛車，今在門外，可以遊戲。汝等於此火宅，宜速出來。」註云：羊車，喻聲聞乘；鹿車，喻緣覺乘；牛車，喻菩薩乘。俱以運載爲義，方便設施。舊說，聲聞不能化他，如羊不顧後羣，故以羊車譬聲聞乘。緣覺是法行人，從他聞法少，自推義多，故以鹿車譬緣覺乘，鹿不依人故也。或云譬鹿猶有回顧之慈。菩薩慈悲化物，如

牛之安忍運載，故以牛車譬菩薩乘。琦謂：當是以三獸之力有大小，三車之所載有多寡，喻三乘諸賢聖道力之淺深耳。

〔二〕恒河，西域中水名。釋典謂西域香山頂上有無熱惱池，四方流出四水，其東方之水謂之殑伽河，卽恒河也。廣四十里，水中之沙微細如麪，佛說法之處皆與此河相近，故常取以爲喻，云，如恒河中所有沙數，蓋言其數之極多，非算數所能知者耳。

〔三〕劉昫《唐書》：天竺國，卽漢之身毒國，或云婆羅門地也，在葱嶺西北，周三萬餘里，其中分爲五天竺：一曰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數千里，城邑數百。南天竺際大海。北天竺拒雪山，四周有山爲壁，南面一谷通爲國門。東天竺東際大海，與扶南、林邑鄰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相接。中天竺據四天竺之會，其都城周圍七十餘里，北臨禪連河云。

〔四〕《法苑珠林》：西云頭陀，此云抖擻，能行此法卽能抖擻煩惱，去離貪著，如衣抖擻能去塵垢，是故從喻爲名。《錦繡萬花谷》：頭陀，梵語云杜多，漢言抖擻，謂三毒如塵坌眞心，此人能振擢除去，故今訛稱頭陀。

〔五〕陳永陽王《解講疏》：戒與秋月共明，禪與春池共潔。

〔六〕《華嚴經》：菩提心者，猶如蓮花不染一切諸罪垢故。僧肇《維摩詰經註》：天竺有青蓮花，其葉修廣，青白分明。

〔七〕《世說》：孫興公見林公，稜稜露其爽。

〔八〕《心經》：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減不增。

〔九〕《魏書》：佛既謝世，香木焚尸，靈骨分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焚亦不焦，或有光明神驗，

舍利，其色赤。是佛舍利，椎打不碎；是弟子舍利，椎擊便破矣。

胡言謂之舍利。弟子收奉，置之寶瓶，竭香花，致敬慕。《法苑珠林》：舍利者，西域梵語，此云骨身，恐濫凡夫死人之骨，故存梵本之名。舍利有三種：一是骨舍利，其色白；二是髮舍利，其色黑；三是肉

〔一〇〕楊齊賢曰：胡孫藤，乃藤杖，手所執者。

〔一一〕《後漢書·西域傳》：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章懷太子註：不執着爲空，執着爲有，兼遣謂不空不有，虛實兩忘也。鳩摩羅什《維摩詰經註》：佛法有二種：一者有，二者空。若常在有，則累於想着；若常在空，則捨於善本。若空、有迭用，則不設二過，猶日月代明，萬物以成。

〔一二〕胡三省《通鑑註》：釋氏以面陳悔過爲懺。波羅夷者，華言「棄」，謂犯此罪者，永棄佛法邊外。《法苑珠林》云：波羅夷者，此云極重罪是也。輕垢罪者，比重減輕一等，凡玷汙淨行之類皆是。據《梵網經》：重戒有十，犯者得波羅夷罪；輕戒有四十八，犯者爲輕垢罪。

《廣川書跋》：《僧伽傳》，蔣穎叔作，其謂李太白嘗以詩與師論三車者，誤也。詩鄙近，知非太白所作。世以昔人類在集中，信而不疑，且未嘗深求其言而知其不類。予爲之校其年，始知之。太白死在代宗元年，上距大足二年壬寅爲六十年而白生，當景龍四年，白生九歲，固不與僧伽接。然則其詩爲出於世俗而復不考歲月，殆涅其服者托白以爲重，而儒者信之，又增異也。

白雲歌送劉十六歸山

楚山、秦山皆白雲，白雲處處長隨君。長隨君，君入楚山裏，雲亦隨君渡湘水。〔一〕湘水上，女蘿衣，〔二〕白雲堪臥君早歸。

〔一〕《通鑑地理通釋》：湘水出全州清湘縣陽朔山，東入洞庭，北至衡州衡陽縣入江。

〔二〕《楚辭》：被薜荔兮帶女蘿。

方弘靜曰：太白賦《新鶯百囀》與《白雲歌》，無咏物句，自是天仙語。他人稍有擬象，卽屬凡辭。

金陵歌送別范宣

石頭巉巖如虎踞，〔一〕凌波欲過滄江去。鍾山龍盤走勢來，〔二〕秀色橫分歷陽樹。〔三〕四十餘帝三百秋，〔四〕功名事跡隨東流。白馬小兒誰家子，〔五〕泰清之歲來關囚（一作「白馬金鞍誰家子，吹唇虎嘯鳳凰樓」）。〔六〕金陵昔時何壯哉！席卷英豪天下來。〔七〕冠蓋散爲烟霧盡，金輿玉座成寒灰。〔八〕扣劍悲吟空咄嗟，〔九〕梁、陳白骨亂如麻。天子龍沉景陽井，〔一〇〕誰歌《玉樹後庭花》？〔一一〕此地傷心不能道，目（一作「日」）下離離長春草。送爾長江萬里心，他年來訪南山皓（蕭本作「老」）。〔一二〕

〔一〕張勃《吳錄》：劉備曾使諸葛亮至京，因覩秣陵山阜，乃嘆曰：「鍾山龍蟠，石頭虎踞，帝王之宅也。」《景定建康志》：石頭山，在城西二里。按《輿地志》：環七里一百步，緣大江南抵秦淮口，去臺城九里。自六朝以來，皆守石頭以爲固，以王公大臣領戍軍爲鎭。其形勝，蓋必爭之地也。《一統志》：石頭山，在應天府西二里，蜀漢諸葛亮云「石頭虎踞」，是也。陸放翁《入蜀記》：望石頭山不甚高，然峭立江中，繚繞如垣牆，凡舟皆由此下至建康，故江左有變，必先固守石頭，眞控扼要地也。

〔二〕《元和郡縣志》：鍾山，在潤州上元縣西北十八里。按《輿地志》：古金陵山也，邑縣之名由此而立。吳大帝時，蔣子文發神異於此，封爲蔣侯，改山曰蔣山，宋復名鍾山。江表上巳常遊於此，爲衆山之傑。《六朝事跡》：鍾阜，圖經云：在縣東北，周迴六十里，高一百五十八丈，東連青龍山，西臨青溪，南自鍾浦，下入秦淮，北接雉亭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逐盜死於鍾山，吳大帝爲立廟，封曰蔣侯。大帝祖諱鍾，因改名曰蔣山。按《丹陽記》云：京師南北並連山嶺，而蔣山岧嶤嶷異，其形象龍，實作揚都之鎮。諸葛亮嘗至京，觀秣陵山阜，云「鍾山龍蟠」，蓋謂此也。

〔三〕楊齊賢曰：和州歷陽郡治歷陽縣。《建康圖經》：西至本府界十里，自界首至和州八十三里，從采石而濟，蓋南北往來要津。

〔四〕又曰：按紀年，自孫權定都建鄴，傳四主，五十九年而晉并之；元帝渡江，傳十一主，一百三年而宋代之；宋傳八主，六十年而齊代之；齊傳七主，二十四年而梁代之；梁傳四主，五十六年而陳代之；陳傳五主，三十三年而隋并之：凡三十九主，三百三十五年。蕭士贇曰：按史書自吳大帝建都金陵後，歷晉、宋、齊、梁、陳，凡六代，共三十九主，此言四十餘帝者，併其推尊者而混言之也。自吳大帝黃武元年壬寅歲，至陳禎明三年己酉，共三百六十八年。吳亡後，歇三十六年，只三百三十二年，此言三百秋者，舉成數而言耳。按：六代建都之歲，只三百三十二年，楊氏於宋、齊、梁交代之歲各重數一年，故誤爲三百三十五也。

〔五〕白馬小兒，謂侯景。《隋書》：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其後，侯景破丹陽，乘白馬，以青絲爲羈勒。

〔六〕《梁書》：太清二年八月，侯景舉兵反。十月己亥，景自橫江濟於采石。辛亥，景師至京。三年三月，攻陷宮城。《南齊書》：元嘉七年，太一在八宮，關囚惡歲。《南史》：侯景矯詔禪位，將登太

極殿，醜徒數萬，同共吹唇唱吼而上。

〔七〕《後漢書》：雷震四海，席卷天下。章懷太子註：席卷，言無餘也。

〔八〕江淹《恨賦》：喪金輿及玉乘。謝莊《孝武宣貴妃誄》：金缸曖兮玉座寒。

〔九〕曹植《酒賦》：或揚袂屢舞，或扣劍清歌。

〔一〇〕《陳書》：後主聞兵至，後宮人十餘出後堂景陽殿，將自投於井，袁憲侍側，苦諫不從。後閤舍人夏侯公韻又以身蔽井，後主與爭久之，方得入焉。及夜，爲隋軍所執。《六朝事跡》：景陽井，臺城中景陽宮井也。按：《南史》：隋克臺城，陳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嬪俱入井，隋軍出之。故杜牧之詩云「三人出眢井」，謂此也。其井有石欄，上多題字。舊傳云：欄有石脈，以帛拭之，作臙脂痕。或云：石脈之色類臙脂，故云。

〔一一〕《陳書》：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遊宴，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採其尤豔麗者以爲曲詞，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指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也。其略曰：「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通典》：《玉樹後庭花》、《堂堂黃鸝留》、《金釵兩臂垂》，並陳後主所造，恒與宮中女學士及朝臣相唱和爲詩，太樂令何胥採其尤輕豔者以爲此曲。

〔一二〕南山皓，謂漢之四皓，四皓在秦時始入藍田山，後又入地肺山，漢時匿終南山。終南山，廣八百餘里，橫亘關中南面，故亦謂之南山。凡藍田、地肺諸山，亦南山之支脈矣。四皓事，詳後廿二卷註。

笑歌行

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見曲如鈎，古人知爾封公侯。君不見直如絃，古人知爾死道邊。〔一〕張儀所以只掉（條上聲，又去聲二音）三寸舌，〔二〕蘇秦所以不墾二頃田。〔三〕

〔一〕《後漢書》：順帝之末，京師童謠曰：直如絃，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後漢紀》載此謠，作「曲如鉤，封公侯」。

〔二〕《漢書》：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顏師古註：掉，搖也。太白借用其語，作張儀遊說事用。

〔三〕《史記》：蘇秦曰：「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見滄浪老人歌一曲，還道滄浪濯吾足。平生不解謀此身，虛作《離騷》遣人讀。笑矣乎，笑矣乎！趙有豫讓楚屈平，賣身買得千年名。巢、由洗耳有何益？〔一〕夷、齊餓死終無成。君愛身後名，我愛眼前酒。飲酒眼前樂，虛名何處有？〔二〕男兒窮通當有時，曲腰向君君不知。猛虎不看机上肉，洪爐不鑄囊中錐。〔三〕

〔一〕屈平、漁父、豫讓、巢、由，俱見前註。

〔二〕《晉書》：張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

〔三〕《後漢書》：鼓洪爐燎毛髮。《史記》：譬若錐之處囊中。

笑矣乎，笑矣乎！甯武子、朱買臣，叩角行歌背負薪。〔一〕今日逢君君不識，豈得不如佯狂人！

〔一〕《呂氏春秋》：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賜之衣冠見之。甯戚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悅。此詩以甯戚爲武子，恐誤。然《太平御覽》：尸子曰：「鮑叔爲桓公祝曰：『使臣無忘在莒時，管子無忘在魯時，甯武子無忘車下時。』」則前此已有稱甯戚爲武子者矣。豈武子是戚之字耶？《晉書》：或叩角以干齊。《漢書》：朱買臣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讀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無歌謳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卽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

悲歌行

悲來乎，悲來乎！主人有酒且莫斟，聽我一曲悲來吟。悲來不吟還不笑，天下無人知我心。君有數斗酒，我有三尺琴，〔一〕琴鳴酒樂兩相得，一杯不啻千鈞金。〔二〕

〔一〕《博雅》：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

〔三〕《說文》：鈞，三十斤也。

悲來乎，悲來乎！天雖長，地雖久，〔一〕金玉滿堂應不守。〔二〕富貴百年能幾何？死生一度人皆有。孤猿坐啼墳上月，且須一盡杯中酒。

〔一〕《老子》：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二〕又《老子》：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悲來乎，悲來乎！鳳鳥（蕭本作「凰」）不至河無圖，微子去之箕子奴。漢帝不憶李將軍，楚王放却屈大夫。悲來乎，悲來乎！秦家李斯早追悔，虛名撥向身之外。范子何曾愛五湖，〔二〕功成名遂身自退。〔二〕劍是一夫用，書能知姓名。〔三〕惠施不肯干萬乘，〔四〕卜式未必窮一經。〔五〕還須黑頭取方伯，〔六〕莫謾白首爲儒生。

〔一〕李廣、屈原、李斯、范蠡事，俱見前註。

〔二〕《老子》：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三〕《史記》：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

〔四〕《呂氏春秋》：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惠子辭，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之心愈甚也。」

〔五〕《漢書》：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爲事。會渾邪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式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與官。上乃召拜式爲郎中，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試使治民，拜緱氏令，緱氏便之。遷成皋令，將漕最。拜爲齊王太傅，轉爲相。會呂嘉反，式上書，願與子男及臨菑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臣節。上賢之，賜式爵關內侯，黄金四十斤，田十頃。元鼎中，代石慶爲御史大夫。明年當封禪，式不習文章，貶秩爲太子太傅，以壽終。

〔六〕《漢書·何武傳》：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

蘇東坡曰：今《太白集》中有「悲來乎」、「笑矣乎」及「贈懷素草書」數詩，决非太白作，蓋唐末五代間貫休、齊己輩詩也。予舊在富陽，見國清院太白詩絕凡近，過彭澤唐興院，又見太白詩，亦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語不甚擇，集中往往有臨時率然之句，故使妄庸敢爾。若杜子美，世豈復有僞撰者耶！

李太白全集卷之八

錢塘王琦琢崖輯註
趙樹元石堂較

古近體詩共五十三首

秋浦歌十七首

唐池州有秋浦縣，其地有秋浦水，故取以立名，隸江南西道。

秋浦長似秋，蕭條使人愁。客愁不可度（繆本作「渡」），行上東大樓。〔一〕正西望長安，下見江水流。寄言向江水，汝意憶儂不（方鳩切，音近浮）？〔二〕遥傳一掬（音菊）淚，〔三〕爲我達揚州。

〔一〕《江南通志》：大樓山在池州府城南六十里。

〔二〕自稱我爲儂，吳語也。

〔三〕《小爾雅》：兩手謂之掬。

其二

秋浦猿夜愁，黄山堪白頭。青溪非隴水，翻作斷腸流。〔一〕欲去不得去，薄遊成久遊。〔二〕何年是歸日，雨淚下孤舟。

〔一〕《江南通志》：黄山，在池州府城南九十里，高百餘丈。清溪，在池州府城北五里，源出考溪，與上路嶺水合流，經郡城至大江。《隴頭歌》：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遥望秦川，肝腸斷絶。

〔二〕謝靈運詩：薄遊似邴生。

其三

秋浦錦駝鳥，〔一〕人間天上稀。山雞羞淥水，不敢照毛衣。〔二〕

〔一〕《太平寰宇記》：歙州土産駝鳥。《郡國志》云：翎下青黄相映若垂綬，其狀如蜀雞，背如朱。《祥符新安圖經》：鮀鳥，一名楚雀，尤愛其羽，中矰弋則守死不動。《海錄碎事》：鮀鳥出秋浦，如吐綬雞。

〔二〕《博物志》：山雞有美毛，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溺死。

其四

兩鬢入秋浦，一朝颯已衰。猿聲催白髮，長短盡成絲。

陸放翁曰：李太白往來江東池州，所賦尤多，如《秋浦歌》十七首及《九華山》、《清溪》、《白笴陂》、《玉鏡潭》諸詩是也。《秋浦歌》云：「秋浦長似秋，蕭條使人愁。」又云：「兩鬢入秋浦，一朝颯已衰。猿聲催白髮，長短盡成絲。」則池州之風物可見矣。然觀太白此歌高妙乃爾，則知《姑熟十咏》決爲贗作也。杜牧之池州諸詩，正爾觀之，亦淸婉可愛。若與太白詩並讀，醇醨異味矣。

其五

秋浦多白猿，超騰若飛（蕭本作「冰」）雪。〔一〕牽引條上兒，飲弄水中月。

〔一〕《新序》：子獨不見夫玄猿乎？從容遊戲，超騰往來。

其六

愁作秋浦客（一作「曲」），〔一〕强看秋浦花。山川如剡（音閃）縣，風日似長沙。〔二〕

〔一〕《一統志》：秋浦在池州府城西南八十餘里，闊三十里，四時景物宛如瀟湘、洞庭。

〔二〕《九域志》：剡縣在越州會稽郡東南一百八十里。唐時潭州治長沙縣，亦謂之長沙郡，隸江南西道，瀟湘、洞庭皆在其境內。

其七

醉上山公馬，〔一〕寒歌甯戚牛。空吟白石爛，〔二〕淚滿黑貂裘。〔三〕

〔一〕山公騎馬事見五卷《襄陽曲》註。

〔二〕《藝文類聚》：琴操曰：甯戚飯牛車下，叩角而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裁至骭，長夜冥冥何時旦？」齊桓公聞之，舉以爲相。

〔三〕《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

其八

秋浦千重嶺，水車嶺（一作「人行路」）最奇。〔一〕天傾欲墮石，水拂寄生枝。〔二〕

〔一〕《一統志》：水車嶺在池州府齊山。胡震亨曰：《貴池志》：縣西南七十里有姥山，又五里爲水車嶺，陡峻臨淵，奔流沖激，恒若桔槔之聲。舊註以爲在齊山者，誤。

〔二〕《名醫別錄》：寄生，松上、楊上、楓上皆有，形類一般，但根津所因處爲異，則各隨其樹名之。生樹枝間，根在肢節之內，葉圓青赤，厚澤易折，旁自生枝節，冬夏生，四月花白，五月實，赤大如

小豆，處處皆有。《蜀本草》：諸樹多有寄生，莖葉並相似，云是烏鳥食一物子，糞落樹上，感氣而生。葉如橘而厚軟，莖如槐而肥脆。

其九

江祖一片石，〔一〕青天掃畫屏。題詩留萬古，綠字錦苔生。

〔一〕《一統志》：江祖山，在池州府城西南二十五里，有一石突然出水際，其高數丈，上有仙人蹟，名曰江祖石。

其十

千千石楠樹，〔一〕萬萬女貞林。〔二〕山山白鷺（一作「鷗」）滿，澗澗白猿吟。君莫向秋浦，猿聲碎客心。

〔一〕《唐本草》：石楠，葉似菵草，凌冬不凋。關中者葉細，江以南者葉長，大如枇杷。

〔二〕顏師古《漢書註》：女貞樹，冬夏常青，未嘗凋落，若有節操，故以名焉。

首四句皆疊二字，蓋仿《古詩》中「青青河畔草」一體。

其十一

邏（郎佐切，羅去聲，又音羅）人（胡本作「叉」）橫鳥道，江祖出魚梁。〔一〕水急客舟（胡本作「行」）疾，山花拂面香。

〔一〕胡震亨曰：《貴池志》：城西六十里李陽河，出李陽大江，中流有石，槎牙橫突，爲攔江、羅叉二磯。「羅叉」今本作「邏人」，誤。琦按：鳥道是高山峭嶺人迹稀到之處，而邏叉橫其間，今以水中磯石當之，亦恐未是。又魚梁，論其跡亦當在池州，註者或以徽州之魚梁當之，不知徽州之水南流入於浙江，池州之水北流入於安慶大江，源流各異，未可混也。

其十二

水如一疋練，〔一〕此地即平天。耐可乘明月，〔二〕看花上酒船。

〔一〕《論衡》：見其上若一匹練狀。練，熟素繒也。

〔二〕田汝成曰：杭人言「寧可」曰「耐可」，音如「能可」。《漢書》：揚越之人耐暑。註：與能同。李太白詩「耐可乘明月」，又「耐可乘流直上天」，皆讀如「能」。鄭康成《禮記註》：耐，古書能字也。

其十三

渌水淨素月，月明白鷺飛。郎聽採菱女，一道夜歌歸。〔一〕

〔一〕《爾雅翼》：吳楚風俗，當菱熟時，士女相與采之，故有采菱之歌以相和，爲繁華流蕩之音。

其十四

爐火照天地，紅星亂紫烟。〔一〕赧（乃版切，難上聲。面慚而赤也。亦作赧，義同）郎明月夜，歌曲動寒川。〔二〕

〔一〕爐火，楊註以爲煉丹之火，蕭註以爲漁人之火，二火俱不能照及天地，其說固非。胡註謂山川藏丹處，每夜必發火光，所在有之。《輿地紀勝》：宣州有朱砂山，石竅中每發紅色，其大如月。又，赤溪，神龍初，有赤氣衝天，詔鑿之，溪水盡赤。第難定其所咏何處。此解亦未是。琦考《唐書·地理志》，秋浦固產銀、產銅之區，所謂「爐火照天地，紅星亂紫烟」者，正是開礦處冶鑄之火，乃足當之。

〔二〕郎，亦即指冶夫而言，于用力作勞之時，歌聲遠播，響動寒川，令我聞之，不覺愧赧。蓋其所歌之曲適有與心相感者故耳。赧字，當屬己而言，舊註謂赧郎爲吳音歌者助語之詞，或謂是土語呼其所歡之詞，俱屬強解。

其十五

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不知明鏡裏，何處得秋霜。

起句奇甚，得下文一解，字字皆成妙義。洵非仙才，那能作此。

其十六

秋浦田舍翁，採魚水中宿。妻子張白鷳，〔一〕結罝（咨邪切，音嗟）映深竹。〔二〕

〔一〕《圖經本草》：白鷳出江南，雉類也，白色而背有細黑文，可畜。

〔二〕《西京賦》：結罝百里。薛綜註：罝，網也。

其十七

桃波一步地，〔一〕了了語聲聞。闇（音陰，又音菴）與山僧別，〔二〕低頭禮白雲。

〔一〕本集二十卷內有《清溪玉鏡潭宴別詩》，註云：潭在秋浦桃胡陂下。是「桃波」乃「桃陂」之訛無疑矣。

〔二〕闇，默也。

當塗趙炎少府粉圖山水歌

唐時宣城郡有當塗縣，隸江南西道。少府，縣尉之稱。《清波雜志》：古治百里之邑，令附

其俗，尉督其奸，故令曰明府，尉曰少府。《孏眞子》：令呼明府，故尉呼少府，以亞於縣令。

峨眉高出西極天（《文苑英華》作「西出高極天」），〔一〕羅浮直與南溟連。〔二〕名工（蕭本作「公」）繹（《英華》作「逸」）思揮綵筆，驅（《英華》作「馳」）山走海置眼前。滿堂空翠如可掃，〔三〕赤城霞（《英華》作「日」）氣蒼梧烟。〔四〕洞庭瀟湘意渺綿，〔五〕三江七澤情洄沿（音延）。〔六〕驚濤洶湧向何處？孤舟一去迷歸年。征帆不動亦不旋，飄如隨風落天邊。心搖目斷興難盡（《英華》作「窮」），幾時可到三山巔？〔七〕西峰崢嶸噴流泉，橫石蹙水波潺湲。〔八〕東崖合沓蔽（《英華》作「開」）輕霧，〔九〕深林雜樹空芊綿（《英華》作「眠」）。〔一〇〕此中冥昧失晝夜，〔一一〕隱几寂聽無鳴蟬。〔一二〕長松之下列羽客，對座不語南昌仙。〔一三〕南昌仙人趙夫子，妙年歷落青雲士。訟庭無事羅衆賓，杳然如在丹青（一作「霄」）裏。五色粉圖安足珍，眞山（蕭本作「仙」，誤）可以全吾身。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殺人。〔一四〕

〔一〕《四川通志》：峨眉山，在嘉定州峨眉縣南一百里，兩山相對，狀如蛾眉，故名。周圍千里，高八十里，有石龕一百十二，大小洞四十。南北有臺，重巖複澗，莫測遠近，爲蜀山第一。佛刹以千百計，昔西竺僧謂其高出五岳，秀甲九州，爲震旦國第一山。

〔二〕《元和郡縣志》：羅浮山，在循州博羅縣西北二十八里。羅山之西有浮山，蓋蓬萊之一阜，浮海而至，與羅山並體，故曰羅浮。高三百六十丈，周迴三百二十七里，峻天之峰四百三十有二。《莊子》：南溟者，天池也。李洪範曰：廣大窈冥，故以溟爲名。

〔三〕謝靈運詩：空翠難强名。

〔四〕薛應旂《浙江通志》：赤城山，在台州天台縣北六里，土皆赤色，狀似雲霞，望之如雉堞然。右有玉京洞，道書第六洞天也。蒼梧烟，用蒼梧白雲事，見七卷註。

〔五〕洞庭、瀟湘，俱見一卷《惜餘春賦》註。

〔六〕三江之名不一，以岷山之江爲中江，嶓冢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此說《禹貢》之三江也。或以松江、錢塘江、浦陽江爲三江，或以松江、東江、婁江爲三江，此說吳越之三江也。或以岷江爲西江，澧江爲中江，湘江爲南江，此說岳陽之三江也。此詩從畫意泛說，不必定指一處。《子虛賦》：楚有七澤。後只稱雲夢一澤，其六皆未詳所在。謝靈運詩：水涉盡洄沿。逆流而上曰洄，順流而下曰沿。

〔七〕三山，蓬萊、方丈、瀛洲三仙山也。

〔八〕謝靈運詩：石淺水潺湲。李善註：潺湲，水流貌。呂延濟註：潺湲，水聲。

〔九〕謝朓詩：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呂向註：合沓，高貌。

〔一〇〕謝朓詩：阡眠起雜樹。呂延濟註：阡眠，遠望貌。芊綿，即阡眠也。

〔一一〕王弼《易註》：造物之始，始於冥昧。

〔一二〕鮑照《蕪城賦》：凝思寂聽。

〔一三〕《水經注》：漢成帝時，九江梅福爲南昌尉，後一旦捨妻子去九江，傳云得仙。

〔一四〕武陵桃花，見二卷註。

永王東巡歌十一首

劉昫《唐書》：永王璘，玄宗第十六子也。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反范陽。十五載六月，玄宗幸蜀，至漢中郡下詔，以璘爲山南東路及嶺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節度、採訪等使，江陵郡大都督。七月，璘至襄陽。九月，至江陵，召募士將數萬人，恣情補署。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破用鉅億，因有異志。肅宗聞之，詔令歸覲於蜀，璘不從。十二月，擅引舟師東下，甲仗五千人趨廣陵。璘生於宮中，不更人事，其子襄城王傷勇而有力，握兵權，爲左右眩惑，遂謀狂悖。

永王正月東出師，天子遙分龍虎旗。樓船一舉風波靜，〔一〕江漢翻爲雁鶩（有木、務二音）池。〔二〕

〔一〕駱賓王《蕩子從軍賦》：樓船一舉爭沸騰。

〔二〕《漢書·嚴助傳》：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圃，江、漢爲池。《太平御覽》：圖經曰：梁孝王有雁鶩池，周圍四里，梁王所鑿。王筠詩：日照鴛鴦殿，萍生雁鶩池。

蕭士贇曰：咏永王出師而表之以「天子遙分龍虎旗」，夫子作《春秋》書王之意也。百世而下，未有發明之者。

其二

三川北虜亂如麻，〔一〕四海南奔似永嘉。〔二〕但用東山謝安石，爲君談笑靜胡沙。

〔一〕《漢書音義》：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也。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

〔二〕晉懷帝永嘉五年，劉曜陷洛陽，百官士庶死者三萬餘人，中原衣冠之族相率南奔，避亂江左。天寶十四年，安祿山起兵北地，遂破兩京，士君子多以家渡江東，與永嘉時事極相似。

其三

雷鼓嘈嘈喧武昌，〔一〕雲旗獵獵過尋陽。〔二〕秋毫不犯三吳悅，〔三〕春日遥看五色光。〔四〕

〔一〕《荀子》：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楊倞註：雷鼓，大鼓聲如雷者。鮑照詩：嘈嘈晨鼓鳴。李善註：《埤蒼》曰：嘈嘈，聲衆也。武昌，縣名，唐時屬鄂州江夏郡，東至尋陽郡六百里。尋陽，亦縣名，唐屬江州尋陽郡，以在尋水之陽，故名。

〔二〕《上林賦》：靡雲旗。張揖註：畫熊虎於旒爲旗，似雲氣。鮑照詩：獵獵曉風遒。呂延濟註：獵獵，風聲。

〔三〕《後漢紀》：鄧禹佐命，位冠諸臣，嘗言曰：「我嘗將百萬衆，秋毫不犯，未嘗妄殺一人，子孫必當大興。」范成大《吳郡志》：三吳之說，世未有定論。《十道四番志》以吳郡及丹陽、吳興爲三吳，又以義興、吳興及吳郡爲三吳。《郡國志》謂吳興、義興、吳郡爲三吳。又云：丹陽亦曰三吳。《元和郡國圖志》亦曰吳郡與吳興、丹陽爲三吳。酈道元註《水經》云：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爲吳，東爲會稽。後分爲三，號三吳，吳興、吳郡、會稽其一焉。

〔四〕《越絕書》：軍上有氣，五色相連，與天相抵，此天應，不可攻，攻之無後。《南史·王僧辯

傳》：賊望官軍上有五色雲。

其四

龍盤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訪古丘。〔一〕春風試暖昭陽殿，明月還過鳷鵲樓。〔二〕

〔一〕《一統志》：南京，古金陵之地，自周末時已有王氣，秦始皇謂「東南有天子氣」，諸葛亮謂「龍蟠虎踞，眞帝王之都」，卽此地也。謝朓詩：金陵帝王州。

〔二〕《南齊書》：羊貴嬪居昭陽殿西，范貴妃居昭陽殿東。《隋書》：侯景作亂，遂居昭陽殿。《一統志》：昭陽殿乃太后所居，在臺城內。吳均詩：春生鳷鵲樓。是皆謂金陵之昭陽殿、鳷鵲樓也。舊註以爲在長安者，非是。

其五

二帝巡遊俱未迴，〔一〕五陵松柏使人哀。〔二〕諸侯不救河南地，〔三〕更喜賢王遠道來。

〔一〕時玄宗在蜀，肅宗卽位靈武，故云「二帝巡遊俱未迴」。

〔二〕五陵，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之陵也。《唐會要》：高祖葬獻陵，在京兆府三原縣界。太宗葬昭陵，在京兆府醴泉縣界。高宗葬乾陵，在京兆府奉天縣界。中宗葬定陵，在京兆府富平縣界。睿宗葬橋陵，在京兆府奉先縣界。

〔三〕楊齊賢曰：河南，洛陽也。時祿山據洛陽。

其六

丹陽北固是吳關，〔一〕畫出樓臺雲水間。千巖烽火連滄海，兩岸旌旗繞碧山。

〔一〕唐時江南東道有丹陽郡，卽潤州也，領丹徒、丹陽、金壇、延陵四縣，今爲鎭江府。《太平寰宇記》：北固山，在潤州丹徒縣北一里。《南徐州記》云：城西北有別嶺，斜入江，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劉禎《京口記》云：回嶺入江，懸水峻壁。舊北顧作「固」字，梁高祖云「作鎭作固」，誠有其語，然北望海口，實爲壯觀，以理而推，宜改爲顧望之「顧」。《輿地志》云：天淸景明登之，望見廣陵城如在靑霄中，相去鳥道五十餘里。《方輿勝覽》：北固山，在鎭江府州北一里迴嶺，下臨長江，其勢險固，卽府治所據及甘露寺基。《建康實錄》：梁武帝幸京口，登北固樓，改名北顧。

其七

王出三江（蕭本作「山」）按五湖，〔一〕樓船跨海次揚（蕭本、胡本作「陪」，非）都。〔二〕戰艦（音檻）森森羅虎士，〔三〕征帆一一引龍駒。〔四〕

〔一〕《周禮》：東南曰揚州，其川三江，其浸五湖。賈公彥疏：按《禹貢》云：九江，今在廬江尋陽南，皆東合爲大江。揚州所以得有三江者，江至尋陽南合爲一，東行至揚州，入彭蠡，復分爲三道而

入海，故得有三江也。《韻會》：徐按：江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至潯陽爲九道，名中江，至南徐州名北江，入海。琦按：《禹貢》以岷江之委爲中江，漢水之委爲北江，三江僅有其二，鄭康成以彭蠡之水爲南江，以備三江之數。其說近是，而駁者紛紛然。詳其水道，辨其大小，則諸說未免近訛，不可爲據。若他書所稱三江之名亦多，各隨地而分，與《禹貢》、《周禮》所記之三江不必相同，學者或據其一說而爭以相難，其何以異於扣盤捫燭之見也歟？《玉海》：五湖在蘇州西四十里。《太平寰宇記》：太湖者，以其廣大名之，又名五湖。韋昭《三吳郡國志》云：太湖邊有遊湖、莫湖、胥湖、貢湖，就太湖爲五湖。又云：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就太湖爲五也。又云：天下如此者五。虞仲翔《川瀆記》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水，南通烏程霅溪水，西通義興荆溪水，北通晉陵滆湖水，西南通嘉興韭溪水，凡五道，謂之五湖。

〔二〕徐陵《陳王九錫文》：馳御樓船，直跨滄海。《左傳》：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三〕《釋名·釋船篇》：上下重牀曰艦，四方施板以禦矢石，其內如牢檻也。《周禮》：虎士八百人。鄭玄註：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

〔四〕徐陵詩：白馬號龍駒，雕鞍名鏤衢。

其八

長風挂席勢難迴，〔一〕海動山傾古月摧。〔二〕君看帝子浮江日，何似龍驤出峽來。〔三〕

〔一〕謝靈運詩：挂席拾海月。

〔二〕古月，胡字隱語也，出《十六國春秋》，見四卷註。

〔三〕《晉書·武帝紀》：咸寧五年十一月，大舉伐吳，遣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

其九

祖龍浮海不成橋，〔一〕漢武尋陽空射蛟。〔二〕我王樓艦輕秦、漢，〔三〕却似文（蕭、楊本作「天」，非）皇欲渡遼。〔四〕

〔一〕祖龍，秦始皇也。事見二卷註。《水經注》：《三齊略記》曰：始皇于海中作石橋，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求與相見，神曰：「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及入海四十里見海神。左右莫動手，工人潛以脚畫其狀，神怒曰：「帝負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脚猶立，後脚隨奔，僅得登岸，畫者溺死於海。

〔二〕《漢書·武帝紀》：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

〔三〕《陳書》：樓艦馬步，直指臨川。胡三省《通鑑註》：樓艦卽樓船，兩面施重板，列戰格，故謂之樓艦。

〔四〕文皇帝，卽太宗也。劉昫《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十九年二月庚戌，上親統六軍發洛陽。四月癸卯，誓師於幽州城南，因大享六軍以遣之。五月丁丑，車駕渡遼。

蕭士贇曰：合十一篇觀之，此篇用事非倫，句調鄙俗，僞贋無疑，識者必能辨之。

其十

帝寵賢王入楚關，掃清江漢始應還。初從雲夢開朱邸（音底），〔一〕更（胡本作「直」）取金陵作小山。〔二〕

〔一〕《爾雅》：楚有雲夢。郭璞註：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邢昺疏：《周禮》：荆州其澤藪曰雲瞢。鄭註云：雲瞢在華容。《禹貢》云：雲土夢作乂。又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於江南之夢。又定四年，楚子涉雎濟江，入於雲中。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亦有夢城。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夢也。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瞢即夢也。鄭樵註：江北爲雲，江南爲夢。雲，今之玉沙、監利、景陵等縣是。夢，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是。《太平寰宇記》：雲夢澤，在安州安陸縣東南，闊數里，南接荆、襄。謝朓詩：黃旗映朱邸。李善註：《史記》曰：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宅舍，曰邸。諸侯王朱戶，故曰朱邸。

〔二〕《方輿勝覽》：鍾山在今上元縣東北十八里。《輿地志》：古曰金陵山。小山，用淮南王小山事，然借作山嶺用，與古說不同。

其十一

試借君王玉馬鞭，指揮（胡本作「麾」）戎虜坐瓊筵。〔一〕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

日邊。〔二〕

〔一〕《太平御覽》：《語林》曰：諸葛武侯與司馬宣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服莅事，使人視武侯，素輿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軍皆隨其進止。宣王聞而歎曰：「可謂名士。」謝脁詩：端儀穆金殿，軟教藻瓊筵。

〔二〕日邊，楊、蕭二註皆引晉明帝「不聞人從日邊來」之語，以爲後人稱帝都爲日邊因此。琦按：《晉書·陸雲傳》已有「雲間陸士龍，日下荀鳴鶴」之對，似不始於東晉。蓋日爲君象，故邦畿之地有「日邊」、「日下」之名耳。

《漁隱叢話》：蔡寬夫《詩話》云：太白之從永王璘，世頗疑之，《唐書》載其事甚略，亦不明辨其是否。獨其詩自序云：「半夜水軍來，尋陽滿旌旃。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烟。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太白豈從人爲亂者哉！蓋其學本出縱橫，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時，欲藉之以立奇功。故其《東巡歌》有「但用東山謝安石，爲君談笑靜胡沙」之句，其卒章云：「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亦可見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廣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難。議者或責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蕭穎士察於未萌，是矣。若其志，亦可哀矣。

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

天寶十五載六月，安祿山兵破潼關，帝出幸蜀。七月庚辰，帝次蜀郡。八月癸巳，皇太子

即皇帝位於靈武，尊帝曰上皇天帝。至德二載十月丁巳，皇帝復京師。癸亥，遣太子太師韋見素迎上皇天帝於蜀郡。十二月丙午，上皇天帝至自蜀郡。戊午大赦，以蜀郡爲南京。蜀地於天下近西，而謂之南京者，以其在長安之南故也。

胡塵輕拂建章臺，〔一〕聖主西巡蜀道來。劍壁門高五千尺，〔二〕石爲樓閣九天開。〔三〕

〔一〕《三輔黃圖》：建章宮有神明臺。應德璉有《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庾肩吾有《過建章故臺詩》。

〔二〕張載《劍閣銘》：惟蜀之門，作鎮作固，是曰劍閣，壁立千仞。呂延濟註：劍閣，言其峰如劍，其勢如閣。《元和郡縣志》：大劍鎮，在劍州普安縣東四十八里，本姜維拒鍾會壘也，去開遠戍東十一里，其山峭壁千丈，下瞰絕澗，飛閣以通行旅。

〔三〕《老學菴筆記》：劍門關皆石，無寸土。

其二

九天開出一成都，〔一〕萬戶千門入畫圖。〔二〕草樹雲山如錦繡，秦川得及此間無。〔三〕

〔一〕《漢書·地理志》：蜀郡有成都縣。然唐時統謂蜀郡爲成都。

〔二〕《魯靈光殿賦》：千門相似，萬戶如一。

〔三〕胡三省《通鑑註》：秦地四塞以爲固，渭水貫其中。渭川左右沃壤千里，世謂之秦川。

其三

華（繆本作「德」）陽春樹似（蕭本作「號」）新豐，行入新都若舊宮。〔一〕柳色未饒秦地綠，花光不減上陽（繆本作「林」）紅。〔二〕

〔一〕《華陽國志·蜀志》云：地稱天府，原曰華陽。是稱蜀地爲華陽，其來舊矣。或以《唐書·地理志》蜀郡有華陽縣，有新都縣，爲實指二縣而云，不知華陽縣舊名蜀縣，至乾元二年始更名，至德中尙無此稱，而新都以舊宮相比，則非實指二縣可知。若夫德陽乃漢州之郡名，南至蜀郡百里，玄宗未嘗駐蹕於此，何得以新豐相擬耶？《西京雜記》：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鬬雞、蹴踘，以此爲歡，今皆無此，故以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高祖既作新豐，幷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牛、馬、雞、鴨於通途，亦競識其家，匠人吳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故競加賞贈，月餘致累百金。蕭士贇曰：肅宗卽位靈武，尊明皇爲太上皇，故用此事。

〔二〕上陽，宮名，見二卷註。

其四

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一〕地轉錦江成渭水，〔二〕天迴玉壘作長安。〔三〕

〔一〕天子駕六，《書》稱「若朽索之馭六馬」，《漢書·袁盎傳》「今陛下騁六飛」是也。何休《公羊傳註》：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稱車駕爲六龍，其義疑出於此。或謂取「時乘六龍以御天」之義，又或謂《韓非子》「黃帝駕象車而六蛟龍」，《春秋命曆序》「有神人右耳蒼色，大肩，駕六龍出輔，號曰神農」，六龍字義本此者，非也。

〔二〕錦江，卽岷江也。劉逵《蜀都賦註》：譙周《益州志》曰：成都織錦既成，濯於江水，其文分明，勝於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也。《太平寰宇記》：濯錦江卽蜀江，水至此濯錦，錦彩鮮潤於他水，故曰濯錦江。《九域志》：笮橋江水亦名濯錦江。俗云：以此水濯錦鮮明。渭水，出今臨洮府渭源縣之鳥鼠山，東流逕西安府城之北。西安府，卽唐之西京也。又東流至華陰縣入於河。凡秦地諸水，若灞、若滻、若涇、若灃、若鎬、若潏、若澇、若彪，莫不入之，而後同歸於河，故秦中諸水惟渭爲大。

〔三〕《元和郡縣志》：玉壘山，在彭州導江縣西北二十九里。《蜀都賦》曰：包玉壘而爲宇。《方輿勝覽》：玉壘山，在茂州汶川縣東四里，出璧玉。《名山志》：玉壘山，在成都府灌縣，衆峰叢擁，遠望無形，惟雲表崔嵬稍露。山石瑩潔可爲器，亦礝砆之類。

其五

萬國同風共一時，〔一〕錦江何謝曲江池。〔二〕石鏡更明（蕭本作「名」）天上月，〔三〕後宮親（一作「新」）得照娥眉。

〔一〕《漢書·終軍傳》：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

〔二〕《劇談錄》：曲江池本秦世隑洲，開元中疏鑿，遂爲勝景。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烟水明媚。都人遊翫，盛於中和、上巳之節，綵幄翠幬，匝於隄岸，鮮車健馬，比肩擊轂。上巳卽賜宴臣僚，京兆府大陳筵席。長安、萬年兩縣以雄盛相較，錦繡珍玩無所不施。百辟會於山亭，恩賜太常及教坊聲樂。池中備綵舟數隻，唯宰相、三使、北省官與翰林學士登焉。每歲傾動皇州，以爲盛觀。入夏則菰蒲葱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好事者賞芳晨，翫清景，聯騎攜觴，亹亹不絕。《長安志》：昇道坊龍華尼寺南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其深處下不見底。司馬相如賦云「臨曲江之隑州」，蓋其所也。

〔三〕《華陽國志》：武都有一丈夫化爲女子，美而豔，蜀王納爲妃。不習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爲《東平之歌》以樂之。無幾，物故。蜀王哀念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上有石鏡。《太平寰宇記》：蜀王妃冢上有一石，厚五寸，徑五尺，瑩徹，號曰石鏡。

其六

濯錦清江萬里流，〔一〕雲帆龍舸下揚州。〔二〕北地雖誇上林苑，〔三〕南京還有散花樓。〔四〕

〔一〕岷江過成都爲錦江，至三峽爲峽江，至漢口爲漢江，至揚州爲揚子江，東流入海。《漢書·地理志》：《禹貢》：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此云萬里者，蓋侈言其流之遠耳。左思詩：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

〔二〕馬融《廣成頌》：張雲帆，施蜺幬。《方言》：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謂之舸。龍舸，畫龍於大

舟之首及兩旁者也。

〔三〕上林苑，見七卷註。

〔四〕《一統志》：散花樓，在成都府城東北隅。楊齊賢曰：《成都志》：宣華苑城上有散花樓，隋蜀王秀所立。

其七

錦水東流繞錦城，〔一〕星橋北挂象天星。〔二〕四海此中朝聖主，峨眉山上（一作「下」）列仙庭。〔三〕

〔一〕《太平御覽》：《成都記》曰：府城本呼爲錦城，秦滅蜀，張儀所築也。每面各三里，周迴十二里，高七丈。

〔二〕《華陽國志》：蜀郡有七橋：直西門郫江中沖治橋，西南石牛門曰市橋，城南曰江橋，南渡流曰萬里橋，西上曰夷里橋，亦曰笮橋，從沖治橋西出折曰長昇橋，郫江上西有永平橋。長老傳言：李冰造七橋，上應七星。《太平寰宇記》：漢州雒縣七星橋，昔秦李冰開江置七星橋，橋各一鐵鎖，上應七星，故世祖謂吳漢曰：「安軍宜在七星間。」謂五星日月云。李膺記：一、長星橋，今名萬里。二、圓星橋，今名安樂。三、璣星橋，今名建昌。四、夷星橋，今名笮橋。五、尾星橋，今名禪尼。六、沖星橋，今名永平。七、曲星橋，今名昇仙。

〔三〕《華陽國志》：犍爲郡南安縣有峨眉山，山去縣八十里。《孔子地圖》言有仙藥。《名山洞天

福地記》：峨眉山，周圍三百里，名靈陵太妙之天，在蜀嘉州。

其八

秦開蜀道置金牛，〔一〕漢水元通星漢流。〔二〕天子一行遺聖跡，錦城長作帝王州。

〔一〕《水經注》：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負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張儀、司馬錯尋路滅蜀，因曰石牛道。

〔二〕《韻會》：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爲漾水，至武都爲漢水，一名沔水。《地理今釋》：漾水出今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北嶓冢山，東至漢中府南鄭縣南爲漢水。「漢水元通星漢流」者，言其所出高遠，如從星漢而來，卽「水從銀漢落」及「黄河之水天上來」意也。

琦按：興元府，卽今漢中府，爲自秦入蜀咽喉要道。金牛峽，在沔縣西一百七十里，是五丁開道引石牛之處。嶓冢山，在沔縣西一百二十里，爲漢水發源之所，皆屬漢中地，首二句用此，見蜀地自昔與中國隔遠，未嘗爲帝王巡幸，以反起下文今得天子一行，遂成都邑之美也。一行，猶一遊、一豫之意。舊註以僧一行奏讖語「當行萬里」事解之，非是。

其九

水渌（蕭本作「綠」）天青不起塵，風光和暖勝三秦。〔一〕萬國烟花隨玉輦，〔二〕西來添作錦

江春。

〔一〕《三輔黃圖》：項籍滅秦，分其地爲三：以章邯爲雍王，都廢丘；司馬忻爲塞王，都櫟陽；董翳爲翟王，都高奴。謂之三秦。《通典》：三秦，今關中秦川也。

〔二〕玉輦，見七卷註。

其十

劍閣重關蜀北門，上皇歸馬若雲屯（音豚）。〔一〕少帝長安開紫極，〔二〕雙懸日月照乾坤。

〔一〕陸機詩：胡馬如雲屯，越旗亦星羅。

〔二〕潘岳《西征賦》：厭紫極之閑敞。李善註：紫極，星名，王者爲宮以象之。曹植上表曰：情注於皇居，心存乎紫極。

嚴滄浪曰　以中一句對上二句，以下一句收上三句，是一法。十首皆於蕭條奔寄中作壯麗語，是爲得體。舉秦、蜀形勢，不忘故都，是爲用意。

峨眉山月歌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一〕

〔一〕楊齊賢曰：峨眉山在嘉州峨眉縣羅目鎮。平羌江在嘉州龍游縣，縣中有平羌山。資州清溪縣乾德五年省入內江，內江在州東九十八里。資州東至昌州二百二十八里，昌州南至渝州三百里，自渝州明月峽至夔州西陵峽四千里。巴峽、明月峽、巫峽，是爲三峽。蕭士贇曰：圖經：平羌江，在雅州嚴道縣東北城下，至嘉州亦號平羌江。《一統志》：平羌江，在雅州城北，舊傳羌夷入寇，諸葛亮於此平之，故名。琦按：後周保定間置平羌郡及平羌縣，以其境內有平羌山，郡縣皆依之以立名。其地在今嘉定州之南十八里。隋初郡廢，改縣曰峨眉，別置一平羌縣，在今嘉定州之東六十里。唐屬嘉州，宋熙寧間省入龍游縣。唐之嘉州，卽今之嘉定州。龍游縣，卽今之夾江縣。平羌山，今在夾江縣地，可考。平羌江者，卽經流平羌縣中之水也，因其流而及其源，故自雅州至嘉州一水通流，皆謂之平羌江。太白所指乃嘉州之江，非雅州之江，蓋峨眉山在嘉州之南，而清溪又與嘉州相近。若雅州，則在峨眉山之上流，去清溪又遠，故知其非也。《輿地紀勝》：清溪驛，在嘉州犍爲縣。王阮亭曰：清溪，在納溪縣西五里，太白詩「夜發清溪向三峽」卽此。或謂李詩本三溪，三溪在嘉州平羌峽，非是。楊註以清溪爲資州縣名。按《新唐書·地理志》：劍南道資州有清溪縣，本名牛鞞，天寶元年始更名清溪。此詩約是開元中太白未出蜀以前之作，則指清溪爲縣名者，亦恐未是。左思《蜀都賦》：經三峽之崢嶸。劉淵林註：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相去可二十丈，左右崖甚高，人謂之峽，江水過其中。《太平御覽》：庾仲雍《荆州記》曰：巴陵，楚之世有三峽，明月峽、茲不峽、東突峽，卽今之巫峽、秭歸峽、歸鄉峽。《峽程記》曰：三峽者，明月峽、巫山峽、廣溪峽，其他瞿塘、灩澦、燕子、屏風之類皆不預三峽之數。琦按：書記或以西峽、巫峽、歸峽爲三峽，或以廣溪峽、巫峽、西陵峽爲三峽，或以巫峽、巴峽、明月峽爲三峽，或以瞿塘、灩澦、巫山爲三峽，或以明月、黃牛、西陵爲三峽，蓋川河之中峽谷甚多，然據古歌「巴東三峽巫峽長」一語推之，知古之所稱三峽者皆在巴東，大抵起自夔州府

奉節、巫山二縣之東，達於歸州夷陵州之西，連山疊嶂，隱天蔽日，凡六七百里，水極險迅。在巫山下者爲巫峽，巫峽之上爲廣溪峽，巫峽之下爲西陵峽，過西陵峽則水漫爲平流而險始平矣。或以瞿塘爲三峽之門，或以瞿塘即西陵峽，或以明月峽即廣溪峽，紛紜傳指，難可憑依矣。渝州，周時爲巴子國，秦、漢爲巴郡之地，至唐爲渝州，以渝水得名。後改南平郡，今爲重慶府巴縣地。

王鳳洲曰：此是太白佳境，二十八字中有峨眉山、平羌江、淸溪、三峽、渝州，使後人爲之不勝痕跡矣，可見此老鑪錘之妙。王麟洲曰：談藝者有謂七言律一句中不可入兩故事，一篇中不可重犯故事，此病犯者固多，拈出亦見精嚴，吾以爲皆非妙悟也。作詩到精神傳處，隨分自佳，下得不覺痕跡，使一句兩入，兩句重犯，亦自無傷，如太白《峨眉山月歌》，四句入地名者五，古今目爲絕唱，殊不厭重。蜂腰、鶴膝、雙聲、疊韻，沈休文三尺法也，古今犯者不少，寧盡汰之耶？

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

《唐書·肅宗本紀》：至德二載十二月，以蜀郡爲南京，鳳翔郡爲西京，西京爲中京。胡三省曰：以長安在洛陽、鳳翔、蜀郡、太原之中，故爲中京。

我在巴東三峽時，西看明月憶峨眉。〔一〕月出峨眉（一作「峨眉山月」）照滄海，與人萬里長相隨。黄鶴樓前月華白，〔二〕此中忽見峨眉客。峨眉山月還送君，風吹西到長安陌。長安大道橫九天，峨眉山月照秦川。〔三〕黄金師（蕭本作「獅」）子乘（繆本作「承」）高座，〔四〕白玉塵

尾談重玄。〔五〕我似浮雲滯(蕭本作「殢音膩」)吳越，君逢聖主遊丹闕。一振高名滿帝都，歸時(一作「來」)還弄峨眉月。

〔一〕《通典》：唐武德二年，分夔州秭歸、巴東二縣置歸州，後爲巴東郡。三峽、峨眉，俱見上首註。

〔二〕《元和郡縣志》：江夏城西臨大江，西南角因磯爲樓，名黃鶴樓。《太平寰宇記》：黃鶴樓在鄂州江夏縣西二百八十步，昔費禕登仙，每乘黃鶴於此樓憩駕，故號爲黃鶴樓。陸放翁《入蜀記》：黃鶴樓，舊傳費禕飛昇於此，後忽乘黃鶴來歸，故以名樓，號爲天下絕景。崔顥詩最傳，而太白奇句得於此者尤多。今樓已廢，故址亦不復存，問老吏，云在石鏡亭、南樓之間，正對鸚鵡洲，猶可想見其地。據此，則南宋之初，基址已不可考，今之所立，後人想像其處而爲之者也。

〔三〕胡三省《通鑑註》：自大散關以北達於岐、雍，夾渭川南北岸，沃野千里，謂之秦川。

〔四〕《法苑珠林》：龜茲王造金師子座，以大秦錦褥鋪之，令鳩摩羅什升而說法。《釋氏要覽》：《智度論》：問云：「何名師子座？爲佛化作爲實師子，爲金、銀、木、石作耶？」答云：「是號師子座，非實也。佛爲人中師子，凡佛所坐，若牀、若地，皆名師子座。夫師子，獸中獨步無畏，能伏一切。佛亦如是，於九十六種外道一切，人、天中一切，降伏得無所畏，故稱人中師子。」

〔五〕《世說》：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重玄，即《老子》「玄之又玄」之義。《晉書・索襲傳》：味無味於慌惚之間，兼重玄於衆妙之內。

嚴滄浪曰：是歌當識其主、伴變幻之法，題立峨眉作主，而以巴東、三峽、滄海、黃鶴樓、長安陌、秦川、吳越伴之，帝都又是主中主。題用月作主，而以風雲作伴，我與君又是主中主。迴環散見，映

帶生輝，眞有月映千江之妙。巧轉如蠶，活變如龍，迴身作繭，噓氣成雲，不由思議造作。

赤壁歌送別

《元和郡縣志》：赤壁山，在鄂州蒲圻縣西一百二十里，北臨大江，其北岸卽烏林，與赤壁相對，是周瑜用黃蓋策焚曹公舟船敗走處。故諸葛亮論曹操「危於烏林」是也。楊齊賢曰：盛弘之《荆州記》：蒲圻縣沿江一百里，南岸赤壁，周瑜、黃蓋乘大艦破魏武兵於烏林，烏林、赤壁東西一百六十里也。予嘗往來江、漢閒，硏求赤壁所在，正在今鄂州上流八十里，與百人山相對，江邊石皆赤色，故號爲赤壁磯。東坡賦所謂「東望夏口，西望武昌」，非曹公之赤壁也。《一統志》：赤壁山在武昌府城東南九十里。《唐元和志》：在蒲圻縣西一百二十里。圖經云：在嘉魚縣西七十里。其地今屬嘉魚。宋蘇軾指黃州赤鼻山爲赤壁。按：劉備居樊口，進兵逆操，遇於赤壁，則赤壁當在樊口之上。又赤壁初戰，操兵不利，引次江北，則赤壁當在江南，亦不應在江北。今江、漢閒言赤壁者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惟江夏之說合於史。

二龍爭戰決雌雄，赤壁樓船掃地空。烈火張天照雲海，周瑜於此破曹公。〔一〕君去滄江望（一作「弄」）澄碧，鯨鯢唐突留餘跡。〔二〕一一書來報故人，我欲因（一作「觀」）之壯心魄。〔三〕

〔一〕《通鑑》：孫權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劉備幷力逆曹操，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

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兵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部將黃蓋曰：「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烟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漢書·彭越傳》：兩龍方鬬，且待之。《項羽傳》：羽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爲也。」《宋書·高祖本紀》：因命縱火，烟燄張天。

〔二〕《左傳》：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杜預註：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後漢書》：轉相招結，唐突諸郡。唐突，犯觸也。

〔三〕《楞嚴經》：摧碎心魄。

江夏行

唐時，鄂州亦謂之江夏郡，有江夏縣，屬江南西道。今之武昌府江夏縣是。

憶昔嬌小姿，春心亦自持。爲言嫁夫壻，得免長相思。誰知嫁商賈，令人却愁苦。自從爲夫妻，何曾在鄉土。去年下揚州，相送黃鶴樓。眼看帆去遠，心逐江水流。〔一〕只言期一載，誰謂歷三秋。使妾腸欲斷，恨君情悠悠。東家西舍同時發，北去南來不逾月。未知

行李遊何方，〔二〕作箇音書能斷絕。〔三〕適來往南浦，〔四〕欲問西江船。正見當壚女，〔五〕紅妝二八年。一種爲人妻，獨自多悲悽。對鏡便垂淚，逢人只欲啼。不如輕薄兒，〔六〕旦暮長追（一作「相」）隨。悔作商人婦，青春長別離。〔七〕如今正好同歡樂，君去容華誰得知。

〔一〕黃鶴樓，見《峨眉山月歌》註。《莫愁樂》古辭：聞歡下揚州，相送楚山頭。探手抱腰看，江水斷不流。

〔二〕《演繁露》：今人謂出行資裝爲行李。琦按：杜氏《左傳註》：行李，行人也。後人多據之，而訾以行裝爲行李者爲非是。方密之云：使人行，必有裝，鄭當時之治行，孟子之治任是已。則以行李爲隨行之物何不可耶？

〔三〕胡震亨註：能，善也，吳音有此。

〔四〕《太平寰宇記》：南浦，在鄂州江夏縣南三里。《離騷》云：送美人兮南浦。其源出京首山，西入大江，秋冬涸竭，春夏泛漲，商旅往來皆於浦停泊。以其在郭之南，故曰南浦。

〔五〕《古樂府》：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詳見三卷註。

〔六〕沈約詩：洛陽繁華子，長安輕薄兒。

〔七〕江淹詩：君行在天涯，妾身長別離。

胡震亨曰：太白《江夏行》及《長干行》，並爲商人婦咏，而其源似出《西曲》。蓋古者吳俗好賈，荆、郢、樊、鄧間尤盛，男女怨曠，哀吟清商，諸《西曲》所由作也。第其辭，五言二韻，節短而情有未盡。太白往來襄、漢、金陵，悉其人情土俗，因采而演之爲長什。一從長干上巴峽，一從江夏下揚州，以盡乎行賈者之程，而言其家人失身誤嫁之恨，盼歸遠望之傷，使夫謳吟之者足動其逐末輕離之悔。

雖其才思足以發之，而踵事以增華，自從《西曲》本辭得來，取材固有在也。凡太白樂府皆非泛然獨造，必參觀本曲之辭與所借用之曲之詞，始知其源流之自，點化奪换之妙，不獨此二篇爲然，聊發凡資讀者觸解云。

懷(胡本作「憶」)仙歌

一鶴東飛過滄海，〔一〕放心散漫知何在？仙人浩歌望我來，〔二〕應攀玉樹長相待。堯、舜之事不足驚，自餘囂囂直(繆本作「囂囂眞」)可輕。巨鰲莫載(許本作「戴」)三山去，〔三〕我(一作「吾」)欲蓬萊頂上行。

〔一〕《十洲記》：滄海島，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岸二十一萬里，海四面繞島，各廣五千里。水皆蒼色，仙人謂之滄海也。

〔二〕《楚辭》：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

〔三〕巨鰲事，見四卷註。

玉真仙人詞

胡震亨曰：玉眞公主，睿宗女也。太極元年出家爲道士，築觀京師以居。魏顥言：太白爲公主所薦達，而太白亦有《客公主別館詩》，此詞豈其所獻於公主者歟？

玉眞之仙（一作「眞」）人，時往（一作「西上」）太華峯。〔一〕淸晨鳴天鼓，〔二〕飈（音標）欻（音忽）騰雙龍。弄電不輟手，〔三〕行雲本無蹤。幾時入少室，〔四〕王母應相逢。〔五〕

〔一〕《元和郡縣志》：太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

〔二〕《雲笈七籤》：《九眞高上寶書神明經》曰：扣齒之法，左相扣名曰打天鐘，右相扣名曰槌天磬，中央上下相扣名曰鳴天鼓。若卒遇凶惡不祥，當打天鐘三十六遍；若經凶惡辟邪威神大咒，當槌天磬三十六遍；若存思念道致眞招靈，當鳴天鼓，以正中四齒相扣，閉口緩頰，使聲虛而深響也。

〔三〕《漢武帝內傳》：東方朔昔爲太上使，令到方丈助三天司命收錄仙家。朔到方丈，但務遊戲，了不共營和氣，擅弄雷電，激波揚風，風雨失時，陰陽錯迕。謝靈運詩：弄波不輟手，玩景豈停目。

〔四〕《元和郡縣志》：少室山，在河南府告成縣西北五十里，登封縣西十里，高十六里，周回三十里，潁水源出焉。

〔五〕《太平廣記》：西王母者，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位配西方，母養羣品，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者、得道者，咸所隸焉。

淸溪行 一作《宣州淸溪》

淸溪，在池州。已見本卷首頁注中。

淸溪淸我心，水色異諸水。借問新安江，見底何如此？〔一〕人行明鏡中，〔二〕鳥度屛風裏。

向晚猩猩啼，〔三〕空悲遠遊子。

〔一〕《元和郡縣志》：新安江，自歙州黟縣界流入桐廬縣，東流入浙江。蕭士贇曰：圖經：清溪屬宣城。新安，即今徽州，在唐爲歙州，在隋爲新安郡。凡水發源於徽者皆曰新安江。自歙者出黟山，自休寧者出率山，自績溪者出大嶂山，自婺源者出浙山。自浙江泝休寧爲灘三百六十。沈約有《新安江水至清淺見底詩》。

〔二〕陳釋惠標《咏水詩》：舟如空裏泛，人似鏡中行。

〔三〕江淹詩：夜聞猩猩啼。詳見三卷註。

酬殷明佐繆本作「佐明」見贈五雲裘歌

楊齊賢註：五雲裘者，五色絢爛如雲，故以五雲名之。

我吟謝朓（音眺）詩上語，朔風颯颯吹飛雨。〔一〕謝朓已沒青山空，〔二〕後來繼之有殷公。粉圖珍裘五雲色，〔三〕曄（音葉）如晴天散綵虹。〔四〕文章彪炳光陸離，〔五〕應是素娥玉女之所爲。〔六〕輕如松花落金粉，濃似錦苔含碧滋。〔七〕遠山積翠橫海島，〔八〕殘霞飛（一作「霏」）丹映江草。凝毫採掇（都活切，端入聲）花露（一本作「霧」）容，幾年功成奪天造。

〔一〕謝朓《觀朝雨詩》：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

〔二〕原註：謝朓宅，在當塗青山下。《江南通志》：青山，在太平府城東南三十里，齊宣城太守謝朓嘗築室山南，又名謝公山，有謝公井、白雲泉。

〔三〕《帝王世紀》：西戎渠搜國服禹之德，獻其珍裘。盧諶詩：崇臺非一幹，珍裘非一腋。

〔四〕魏文帝詩：丹霞蔽日，彩虹垂天。

〔五〕鍾嶸《詩品》：文體相輝，彪炳可翫。《淮南子》：五彩爭勝，流漫陸離。高誘註：陸離，美好貌。

〔六〕謝莊《月賦》：集素娥於後庭。李周翰註：嫦娥竊藥奔月，月色白，故云素娥。《太上飛行九神玉經》：凡行玉清之道，出則諸天侍軒，給玉童玉女各三千人。行上清之道，出則五宿侍衛，給玉童玉女各一千五百人。行太清之道，則五帝侍衛，給玉童玉女各八百人。

〔七〕江淹詩：閨草含碧滋。張銑註：碧滋，謂草色翠而滋繁。

〔八〕顏延年詩：積翠亦葱芊。

故人贈我我不違，著令山水含清（繆本作「晴」）暉。頓驚謝康樂，詩興生我衣。襟前林壑斂暝色，袖上雲（繆本作「烟」）霞收夕霏。〔一〕

〔一〕謝靈運《石壁精舍還湖中詩》：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輝。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李善註：霏，雲飛貌。言裘上所畫具此詩意。

羣仙長嘆驚此物，千崖萬嶺相縈鬱。身騎白鹿行飄颻，手翳紫芝笑披拂。〔一〕相如不足誇鷫鸘，〔二〕王恭鶴氅（昌兩切，昌上聲）安可方。〔三〕瑤臺雪花數千點，〔四〕片片吹落春風

香。爲君持此凌蒼蒼，上朝三十六玉皇。〔五〕下窺夫子不可及，矯手(蕭本作「首」)相思空斷腸。〔六〕

〔一〕曹植詩：忽逢二童，顏色鮮好，乘彼白鹿，手翳芝草。《廣韻》：翳，隱也，奄也，鄣也。

〔二〕《西京雜記》：司馬相如以所著鷫鷞裘，就市人楊昌貰酒。張華《禽經註》：鷫鷞，鳥名，其羽可爲裘以辟寒。

〔三〕《世說》：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嘗見王恭乘高輿，披鶴氅裘。於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嘆曰：「此眞神仙中人。」鶴氅，析鶴羽而爲衣也。

〔四〕鮑照詩：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集君瑤臺裏，飛舞兩楹間。張銑註：瑤，玉也。以玉飾臺也。

〔五〕蕭士贇曰：三十六玉皇，卽所謂三十六天帝也。詳見三卷註。

〔六〕矯手，舉手也。陸機詩：矯手頓世羅。

臨路歌

按：李華《墓誌》謂太白賦《臨終歌》而卒，恐此詩卽是。「路」字蓋「終」字之譌。胡震亨以爲擬琴操之《臨河歌》，非是。

大鵬飛兮振八裔，〔一〕中天摧兮力不濟。餘風激兮萬世，遊扶桑(胡本作「榑桑」)兮挂石

（當作「左」）袂。〔二〕後人得之傳此，仲尼亡兮（繆本作「乎」）誰爲出涕？

〔一〕木華《海賦》：迤延八裔。李善註：八裔，猶八方也。

〔二〕嚴忌《哀時命》：衣攝葉以儲與兮，左袪挂於榑桑。王逸註：袪，袖也。言己衣服長大，攝葉儲與不得舒展，德能宏廣不能施用，東行則左袖挂於榑桑，無所不覆也。

琦按：詩意謂西狩獲麟，孔子見之而出涕。今大鵬摧於中天，時無孔子，遂無有人爲出涕者，喻己之不遇於時，而無人爲之隱惜。太白嘗作《大鵬賦》，實以自喻，茲于臨終作歌，復借大鵬以寓言耳。

古意

君爲女蘿草，妾作兔絲花。〔一〕輕條不自引，爲逐春風斜。百丈託遠松，纏綿成一家。誰言會面（一作「合」）易，各在青山崖。女蘿發馨香，兔絲斷人腸。枝枝相糾結，葉葉競（一作「競」）飄揚。生子不知根，因誰共芬芳。中巢雙翡翠，上宿紫鴛鴦。若（繆本作「君」）識二草心，海潮亦可量。

〔一〕兔絲、女蘿，見四卷註。

山鷓音蔗鴣音姑詞

按《教坊記》：《山鷓鴣》是曲名。鄭谷詩：「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清風唱鷓鴣。」知《山鷓鴣》者，乃當時南地之新聲。

苦竹嶺頭秋月輝，〔一〕苦竹南枝鷓鴣飛。〔二〕嫁得燕山胡雁壻，欲銜我向雁門歸。〔三〕山雞翟雉來相勸，〔四〕南禽多被北禽欺。紫塞嚴霜如劍戟，蒼梧欲巢難背違。〔五〕我心（蕭本作「今」）誓死不能去，哀鳴驚叫淚沾（繆本作「霑」）衣。

〔一〕《江南通志》：苦竹嶺，在池州原三保，李白嘗讀書於此。

〔二〕《太平廣記》：鷓鴣，吳、楚之野悉有，嶺南偏多。臆前有白圓點，背上間紫赤毛，其大如野雞，多對啼。《南越志》云：鷓鴣雖東西回翔，然開翅之始，必先南翥。

〔三〕《水經注》：《山海經》曰：雁門之水，出於雁門之山。雁出其間，在高柳北。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巒疊巘，霞舉雲高，連山隱隱，東出遼塞。

〔四〕《禽經》：首有彩毛曰山雞。張華註：山雉長尾，尤珍護之。林木之森鬱者不入，恐觸其尾也。雨則避於巖石之下，恐滯濕也。久雨亦不出而求食，死者甚衆。《水經注》：鵕鸃，山雞也，光采鮮明，五色眩耀，利距善鬬。《博物志》：翟雉長尾，雨雪降，惜其尾，棲高樹杪，不敢下食，往往餓死。

〔五〕紫塞、蒼梧，俱見三卷註。

胡震亨曰：意當時有勸白北依誰氏者，而白安于南不欲去，托爲鷓鴣之言以謝之。其作于客雲

夢及岳陽之日乎？琦按：此詩當是南姬有嫁爲北人婦者，悲啼誓死而不肯去。太白見而悲之，故作此詩。

歷陽壯士勤將軍名思齊歌 并序

歷陽壯士勤將軍，〔一〕神力出於百夫，則天太后召見，奇之，授游擊將軍，〔二〕賜錦袍玉帶，朝野榮之。後（蕭本少「後」字）拜橫南將軍。大臣慕義，結十友，即燕公張說、館陶公郭元振爲首。〔三〕余壯之，遂作詩。

〔一〕唐時歷陽郡，即和州也，隸淮南道，蓋古揚州之域。勤將軍之名不載史册，然考《許渾集》，有《題勤尊師歷陽山居詩》，序云師即思齊之孫，然則其名亦震耀一時者矣。楊升庵述希姓引之，作勤思齊者，誤也。

〔二〕《通典》：游擊將軍，爲五品以上武散官。

〔三〕張說，字道濟，洛陽人，武后時爲相，玄宗時再爲相，封燕國公。郭元振，名振，魏州人，以字顯，睿宗時爲相，封館陶縣男，後又封代國公。

太古歷陽郡，化爲洪川在。〔一〕江山猶鬱盤，龍虎秘光彩。蓄洩數千載，風雲何霮（徒感切，潭上聲）䨴（音兑）。〔二〕特生勤將軍，神力百夫倍。

〔一〕《搜神記》：歷陽之郡，一夕淪入地中而爲水澤，今麻湖是也。《述異記》：和州歷陽淪爲湖。

昔有書生遇一老姥，姥待之厚，生謂姥曰：「此縣門石龜眼血出，此地當陷爲湖。」姥後數往視之，門吏問姥，姥具答之。吏以硃點龜眼，姥見，遂走上北山，顧城，遂陷焉。」

〔二〕《魯靈光殿賦》：雲覆霮䨴。呂延濟註：霮䨴，繁雲貌。

草書歌行

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一〕墨池飛出北溟魚，〔二〕筆鋒殺盡中山兔。〔三〕八月九月天氣涼，酒徒詞客滿高堂。牋麻素絹排數箱，〔四〕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倚繩牀，〔五〕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起來向壁（繆本作「筆」）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怳怳如聞神鬼驚，時時只見龍蛇走。左盤右蹙如驚電，狀同楚、漢相攻戰。湖南七郡凡幾家，〔六〕家家屏障書題徧。王逸少，〔七〕張伯英，〔八〕古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九〕我師此義（胡本作「藝」）不師古。古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一〇〕

〔一〕《國史補》：長沙僧懷素好草書，自言得草聖三昧。棄筆堆積埋於山下，號曰「筆塚」。《宣和書譜》：釋懷素，字藏眞，俗姓錢，長沙人，徙家京兆。初勵律法，晚精意於翰墨，追倣不輟，禿筆成冢。一夕，觀夏雲隨風，頓悟筆意，自謂得草書三昧。斯亦見其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也。當時名流如李白、戴叔倫、竇衆、錢起之徒，舉皆有詩美之，狀其勢以爲若「驚蛇走虺，驟雨狂風」，人不以爲過論。

又評者謂張長史爲顚，懷素爲狂。及其晚年益進，則復評其與張芝逐鹿，茲亦有加無已，故其譽之者亦若是耶？考其平日得酒發興，要欲字字飛動，圓轉之妙，宛若有神。《一統志》：懷素，零陵人，覩二王眞跡及二張草書而學之，書漆盤三面俱穴。贈之歌者三十七人，皆當世名流，顏眞卿作序。《北齊書》：雕蟲之美，獨步當時。

〔二〕《太平寰宇記》：墨池，王右軍洗硯池也，并舊宅在蕺山下，去會稽縣二里餘。《方輿勝覽》：紹興府戒珠寺，本王羲之故宅，門外有二池，曰墨池、鵝池。

〔三〕《元和郡縣志》：中山在宣州溧水縣東南十五里，出兔毫，爲筆精妙。《太平寰宇記》：溧水縣中山，又名獨山，在縣東南十里，不與羣山連接。古老相傳，中山有白兔，世稱爲筆最精。

〔四〕箋、麻，皆紙也。以五色染成，或砑光，或金銀泥。畫花式者爲箋紙，其以麻爲之爲麻紙，唐時詔書用黃麻、白麻是也。絹、素，皆繒名。繒中至下者謂之絹，絹之精白者謂之素。

〔五〕《十六國春秋》：佛圖澄坐繩牀，燒安息香。胡三省《通鑑註》：程大昌《演繁露》曰：今之交牀，制本自虜來，始名胡牀，隋改名交牀。唐穆宗於紫宸殿御大繩牀見羣臣，則又名繩牀矣。余按：交牀、繩牀，今人家有之，然二物也。交牀以木交午爲足，足前後皆施橫木，平其底，使措之地而安。足之上端，其前後亦施橫木而平其上，橫木列竅以穿繩絛，使之可坐。足交午處復爲圓穿，貫之以鐵，斂之可挾，放之可坐，以其足交，故曰交牀。繩牀，以板爲之，人坐其上，其廣前可容膝，後有靠背，左右有托手，可以擱臂，其下四足著地。《錦繡萬花谷》：繩牀，以繩穿爲坐器，卽俗之交椅也。

〔六〕湖南七郡，謂長沙郡、衡陽郡、桂陽郡、零陵郡、連山郡、江華郡、邵陽郡，此七郡皆在洞庭湖之南，故曰湖南。

〔七〕《世說》註：《文字志》曰：王羲之，字逸少，琅邪臨沂人，善草隸。累遷江州刺史、右軍將軍、

會稽內史。

〔八〕《後漢書》：張芝，字伯英，善草書。衞恒《四體書勢》：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稱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實，亦皆稱工。杜氏結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常曰「匆匆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

〔九〕《國史補》：張旭草書得筆法，後傳崔邈、顏眞卿。旭言：「始吾見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旭飲醉，輒草書，揮筆大叫，以頭搵水墨中而書之，天下呼爲張顛。醒後自視，以爲神異不可復得。後輩言筆札者歐、虞、褚、薛，或有異論，至張長史則無間言矣。《舊唐書》：吳郡張旭善草書，而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洒，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爲張顛。

〔一〇〕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開元三載，予尙童穉，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瀏灕頓挫，獨出冠時。自高頭宜春、梨園二教坊內人，洎外供奉，曉是舞者，聖文神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往時吳人張旭，善草書帖，數嘗於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激。《樂府雜錄》：開元中有公孫大娘善舞劍器。僧懷素見之，草書遂長，蓋準其頓挫之勢也。渾脫，唐時舞名，《唐書·山惲傳》「將作大匠宗晉卿爲渾脫舞」是也。

蘇東坡謂《草書歌》決非太白所作，乃唐末、五代效禪月而不及者，且訾其「牋麻絹素排數廂」之句村氣可掬。《墨池編》云：此詩本藏眞自作，駕名太白者。琦按：以一少年上人而故貶王逸少、張伯英以推奬之，大失毀譽之實。至張旭與太白既同酒中八仙之遊，而作詩稱謝有「胸藏風雲世莫知」之句，忽一旦而訾其「老死不足數」，太白決不沒分別至此。斷爲僞作，信不疑矣。

和盧侍御通塘曲

君誇通塘好，通塘勝耶溪。〔一〕通塘在何處？遠（繆本作「宛」）在尋陽西。青蘿嫋嫋挂（胡本、繆本作「拂」）烟樹，白鷴處處聚沙堤。〔二〕石門中斷平湖出，百丈金潭照雲日。〔三〕何處滄浪垂釣翁，鼓棹（直教切，巢去聲）漁歌趣非一。〔四〕相逢不相識，出沒繞通塘。浦邊清水明素足，別有浣（音換）紗吳女郎。行盡綠（繆本作「淥」）潭潭轉幽，〔五〕疑是武陵春碧流。〔六〕秦人雞犬桃花裏，將比通塘渠見羞。通塘不忍別，十去九遲迴。偶逢佳境心已醉，〔七〕忽有一鳥從天來。月出青山送行子，〔八〕四邊苦竹秋聲起。長吟白雪望星河，雙垂兩足揚素波。〔九〕梁鴻、德耀會稽日，〔一〇〕寧知此中樂事多。

〔一〕施宿《會稽志》：若耶溪，在會稽縣南二十五里，北流與鏡湖合。
〔二〕鄭樵《爾雅註》：白鷴似鴿而大，白色紅臉，可愛。
〔三〕江淹詩：碧鄣常周流，金潭恒澄澈。呂延濟註：潭水澄澈，下有金沙，故曰金潭。
〔四〕陶潛詩：鼓棹路崎曲。棹，楫也，在舟之旁，撥水以進舟者也。一說短者曰楫，長者曰棹。
〔五〕梁簡文帝詩：綠潭倒雲氣，青山銜月規。
〔六〕武陵桃花，見二卷註。
〔七〕《莊子》：鄭有神巫曰季咸，列子見之而心醉。

〔八〕鮑照詩：居人掩閨臥，行子夜中飯。

〔九〕王褒《洞簫賦》：揚素波而揮連珠。呂向註：素，白也。

〔一〇〕《後漢書》：梁鴻東出關，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庸能使其妻敬之如是，非凡人也。」琦按：梁鴻所適之地在今蘇州，而云會稽者，蓋其地古屬吳國，秦屬會稽郡，漢仍其舊不改。至後漢順帝永建四年，始分置吳郡。鴻在肅宗朝，尚未有吳郡之名，史臣本古國名而言，故曰吳，與上齊、魯一例通稱，太白則指其本時之郡而言，故曰會稽，似乎乖異，而實不相妨也。

李太白全集卷之九

錢塘王琦琢崖輯註
王緡端臣王思謙蘊山較

古近體詩共四十三首

贈孟浩然

吾愛孟夫子，〔一〕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雲。〔二〕醉月頻中（中聖之「中」，本作去聲讀，協音當讀平聲）聖，〔三〕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四〕徒（繆本作「從」）此揖清芬。

〔一〕《唐書》：孟浩然，襄州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拯人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遊京師。嘗於太學賦詩，一座歎服，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爲，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曰：「業已飲，遑恤他。」卒不

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張九齡爲荆州，辟置於府，府罷。開元末病疽背卒。

〔二〕《南史》：眷戀松雲，輕迷人路。

〔三〕《三國志》：徐邈爲尙書郎，時科酒禁，而邈私飲至於沉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淸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修愼，偶醉言耳。」

〔四〕《詩·小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贈從兄襄陽少府皓 一作「晧」

《唐書·地理志》山南東道襄州有襄陽縣。

結髮未識事，〔一〕所交盡豪雄。却秦不受賞，〔二〕擊晉（一作「救趙」）寧爲功（繆本此下多「託身白刃裏，殺人紅塵中。當朝揖高義，舉世欽英風」四句）。〔三〕小節豈足言，〔四〕退耕舂陵東。〔五〕歸來無產業，生事如轉蓬。〔六〕一朝烏（一作「狐」）裘敝，〔七〕百鎰黃金空。〔八〕彈劍徒激昂，〔九〕出門悲路窮。吾兄青雲士，然諾聞諸公。所以陳片言，片言貴情通。棣華儻不接，〔一〇〕甘與秋草同。

〔一〕《漢書·李廣傳》：結髮與匈奴戰。顏師古註：言始勝冠，卽在戰陣也。

〔二〕魯仲連不肯令趙尊秦爲帝，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平原君欲封之，魯仲連不肯受。詳

二卷註。

〔三〕朱亥從魏公子無忌袖鐵錐錐殺晉鄙，奪其軍以救邯鄲存趙。詳見三卷註。

〔四〕《晉書》：阮渾少慕通達，不修小節。

〔五〕《元和郡縣志》：舂陵故城，在隨州棗陽縣東南三十五里。

〔六〕曹植詩：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楊齊賢曰：蓬花，北土有之，團欒如毬。風起則隨地而轉，不能自止。

〔七〕《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

〔八〕《韻會》：《國語》：二十四兩爲鎰。趙岐、孟康皆曰二十兩。鄭玄曰三十兩。

〔九〕《漢書》：不自激昂，乃反涕泣。

〔一〇〕《左傳》：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杜預註：常棣，棣也。鄂鄂然花外發。不韡韡，言韡韡，以喻兄弟和睦，則強盛而有光輝韡韡然。

淮海對雪贈傅靄（一作《淮南對雪贈孟浩然》）

《禹貢》：淮海惟揚州。謂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海也。後人稱揚州曰淮海，本此。

朔雪落吳（一作「潮」）天，從風渡溟渤。〔一〕海（蕭本作「梅」）樹（一作「木」）成陽春，〔二〕江沙皓明月（繆本下多「飄颻四荒外，想象千花發。瑤草生階墀，玉塵散庭闕」四句）。興從剡（音閃）溪

起，〔三〕思繞梁園（繆本作「山」）發。〔四〕寄君郢中歌，〔五〕曲罷心斷絶（後四句一作「剡溪興空在，郢路歌未歇。寄君《梁父吟》，曲盡心斷絶」）。〔六〕

〔一〕鮑照詩：胡風吹朔雪。又：穿池類溟渤。

〔二〕江總詩：海樹一邊出，雲山四面通。

〔三〕《世說》：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卽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反，何必見戴。」《一統志》：剡溪，在紹興府嵊縣治南，一名戴溪，卽晉王徽之雪夜訪戴逵處。

〔四〕謝惠連《雪賦》：歲將暮，時旣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於兔園。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風》於衛詩，咏《南山》於周雅。授簡於司馬大夫，曰：「抽子秘思，騁子妍詞，侔色揣稱，爲寡人賦之。」

〔五〕《新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

〔六〕鮑照詩：涕零心斷絶。

贈徐安宜

唐時淮南道楚州有安宜縣，上元三年，以其地得定國寶十三枚，因改元寶應，乃改安宜縣爲寶應縣。徐蓋爲安宜令者也。

白田見楚老，〔一〕歌咏徐安宜。製錦不擇地，操刀良在茲。〔二〕淸風動百里，惠化聞京師。〔三〕浮人若雲歸，〔四〕耕種滿郊岐。川光淨麥隴，〔五〕日色明桑枝。訟息但長嘯，〔六〕賓來或解頤。〔七〕青橙（繆本作「槐」）拂戶牖，白（一作「碧」）水流園池。遊子滯安邑，〔八〕懷恩未忍辭。〔九〕翳（音伊。繆本作「緊」）君樹（蕭本作「獨」）桃李，〔一〇〕歲晚託深期。

〔一〕白田，安宜地名。楚老，楚地父老也。《江南通志》：白田渡，在寶應縣南門外。

〔二〕《左傳》：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杜預註：製，裁也。

〔三〕《宋書》：劉道產之在漢南，歷年踰十，惠化流於樊、沔。《公羊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詞言之。

〔四〕楊齊賢註：浮人，流人也。

〔五〕王僧達詩：麥隴多秀色。

〔六〕鄭康成《毛詩箋》：嘯，蹙口而出聲也。

〔七〕《漢書》：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如淳註：使人笑不能止也。

〔八〕李陵詩：遊子暮何之。安邑，即安宜也。

〔九〕吳均詩：懷恩未忍去，非無江海心。

〔一〇〕緊，惟也，又發語聲。《左傳》：緊我獨無。《說苑》：陽虎得罪於魯，北見簡子，曰：「自今以

後不復樹人矣。」簡子曰：「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實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蒺藜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之，毋已樹而擇之。」

贈任城盧主簿潛蕭本少「潛」字

《唐書・地理志》河南道兗州有任城縣。唐官制，縣令之佐有主簿，其位在丞之下，尉之上。京縣二人，從八品。畿縣、上縣者正九品，中縣、下縣者從九品，各一人。

海鳥知天風，竄身魯門東。臨觴不能飲，〔一〕矯翼思凌空。〔二〕鐘鼓不爲樂，烟霜誰與同。〔三〕歸飛未忍去，流淚謝鴛鴻。

〔一〕《莊子》：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詳見《大鵬賦》註。
〔二〕揚雄《解嘲》：矯翼厲翮。李周翰註：矯，舉也。
〔三〕《南齊書》：孝感烟霜。

早秋贈裴十七仲堪

遠海動風色，吹愁（一作「秋」）落天涯。南星變大火，〔一〕熱氣餘丹霞。〔二〕光景不可迴，〔三〕六龍轉天車。〔四〕荆人泣美玉，〔五〕魯叟悲匏瓜。〔六〕功業若夢裏（一作「中」），撫（一作「推」）

琴發長嗟。〔七〕裴生信（一作「實」）英邁，屈（繆本作「崛」）起多才華。〔八〕歷抵海岱豪，〔九〕結交魯朱家（一作「歷遊趙、魏豪，結交列如麻」。繆本下多「良圖竟未展，意欲飛丹砂。破產且救人，遺身不爲家」四句）。〔一〇〕復攜兩少妾（一作「女」），〔一一〕豔色驚荷葩（普巴切，怕平聲。繆本作「花」）。〔一二〕雙歌入青雲，但惜白日斜。窮（一作「滄」）溟出寶貝，大澤饒龍蛇。〔一三〕明主儻（一作「必」）見收，烟霄路非賒。〔一四〕時命若不會，歸應鍊丹砂（一作「知飛萬里道，勿使歲寒嗟」）。

〔一〕南星，南方之星也。大火，心星也。初昏之時，大火見南方，於時爲夏。若轉而西流，則爲秋矣。郭璞《爾雅註》：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

〔二〕江淹詩：丹霞蔽陽影。劉良註：丹霞，赤雲也。

〔三〕曹植詩：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

〔四〕六龍，見三卷註。天車，即日車也。

〔五〕荊人卞和泣玉事，見四卷註。

〔六〕孔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何晏註：匏，瓠也。言瓠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

〔七〕王粲詩：攝衣起撫琴。

〔八〕《後漢書》：至於扶翼王運，皆武人屈起。章懷太子註：屈起，猶勃起也。音其勿反。

〔九〕《禹貢》：海岱惟青州。孔傳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

〔一〇〕《史記》：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

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畝其德，諸所嘗施，惟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

〔一〕鮑照詩：會得兩少妾。

〔二〕《說文》：葩，花也。

〔三〕木華《海賦》：翔天沼，戲窮溟。又曰：豈徒積大顛之寶貝。《左傳》：深山大澤，實生龍蛇。

〔四〕《韻會》：睬，遠也。

贈范金鄉蕭本作「卿」二首

《唐書·地理志》河南道兗州有金鄉縣。

君子枉清盼，不知東走迷。〔一〕離家未幾月，絡緯鳴中閨。〔二〕桃李君不言，攀花願成蹊。〔三〕那能吐芳信，〔四〕惠好相招攜。〔五〕我有結綠珍，〔六〕久藏濁水泥。〔七〕時人棄此物，乃與燕石（一作「珉」）齊。〔八〕摭（音炙。繆本作「拂」）拭欲贈之，〔九〕申眉路無梯。〔一〇〕遼東慙白豕，〔一一〕楚客羞山雞。〔一二〕徒有獻芹心，〔一三〕終流泣玉（一作「血」）啼。〔一四〕祇應自索漠，〔一五〕留舌示山妻。〔一六〕

〔一〕《淮南子》：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所以東走則異。《抱朴子》：此亦東走之迷，

忘葵之甘也。

〔二〕絡緯，見三卷註。

〔三〕《漢書》：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顏師古註：蹊，謂徑道也。言桃李以其花實之故，非有召呼，而人爭歸趨，來往不絕，其下自然成徑。以喻人懷誠信之心，故能潛有所感也。

〔四〕顏延年詩：君子吐芳訊，感物測予衷。謝瞻詩：烟熅吐芳訊。李周翰註：芳訊，芳言也。

〔五〕《詩·國風》：惠而好我。《左傳》：招攜以禮。

〔六〕《史記》：周有砥砨，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

〔七〕曹植詩：妾若濁水泥。

〔八〕燕石，見二卷註。

〔九〕《說文》：摭，拾也。

〔一〇〕應瑒詩：良遇不可値，伸眉路何階。

〔一一〕《後漢書》：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

〔一二〕《尹文子》：楚客擔山雉，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鳳凰，今直見之，汝販之乎？」曰：「然。」酬十金勿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爲眞鳳凰，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王感其欲獻於己，召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

〔一三〕嵇康《絕交書》：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

〔一四〕卞和泣玉，見四卷註。

〔一五〕《文心雕龍》：思不環周，索莫乏氣。

〔一六〕《史記》：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此必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無讀書遊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

其二

范宰不買名，絃歌對前楹。〔一〕爲邦默自化，〔二〕日覺冰壺清。〔三〕百里雞犬靜，千廬機杼（音紵）鳴。〔四〕浮人少蕩析，〔五〕愛客多逢迎。〔六〕遊子覩嘉政，因之聽頌聲。〔七〕

〔一〕《淮南子》：絃歌鼓舞，緣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

〔二〕《老子》：我無爲而民自化。

〔三〕鮑照詩：清如玉壺冰。

〔四〕《古詩》：札札弄機杼。機杼，織具也。機以轉軸，杼以持緯。

〔五〕《書・盤庚》：今我民用蕩析離居。孔穎達《正義》：播蕩分析。

〔六〕《蜀志・費禕傳》：丞相亮南征還，羣寮於數十里逢迎。

〔七〕《公羊傳》：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何休註：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

贈瑕丘王少府

《唐書·地理志》河南道兗州有瑕丘縣。

皎皎鸞鳳姿，飄飄神仙氣。梅生亦何事，來作南昌尉。〔一〕清風佐鳴琴，寂寞道爲（一作「爲誰」）貴。一見過所聞，操持難與羣。毫揮魯邑訟，目送瀛洲雲。〔二〕我隱屠釣下，〔三〕爾當玉石分。無由接高論，空此仰清芬。

〔一〕《漢書》：梅福，字子眞，九江壽春人。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至元始中，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

〔二〕瀛洲，海中三山之一，詳見四卷註。

〔三〕《晉書》：梁國張偉，志趣不常，自隱於屠釣。

東魯見狄博通

按《唐書·宰相世系表》，博通，梁公狄仁傑之曾孫，戶部郎中光濟之孫。

去年別我向何處，有人傳道遊江東。謂言挂席度滄海，〔一〕却來應是無長風。〔二〕

〔一〕謝靈運詩：挂席拾海月。

〔二〕《宋書·宗慤傳》：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見京兆韋參軍量移東陽二首

按《唐書·地理志》：京兆府京兆郡，本雍州，屬關内道。婺州東陽郡，屬江南東道。《日知錄》：唐朝人得罪貶竄遠方，遇赦改近地，謂之量移。《舊唐書·玄宗紀》：開元二十年十一月庚午，祀后土於脽上，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處。二十七年二月己巳，加尊號，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處。「量移」字始見於此。

潮水還歸海，流人却到吳。〔一〕相逢問愁苦，淚盡日南珠。〔二〕

〔一〕《莊子》：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陸德明註：流人，有罪自流徙者也。

〔二〕《吳都賦》：淵客慷慨而泣珠。劉淵林註：俗傳鮫人從水中出，曾寄寓人家，積日賣綃。綃者，竹孚俞也。鮫人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洞冥記》：吠勒國，去長安九千里，在日南。人長七尺，被髮至踵。乘犀象之車，乘象入海底取寶，宿於鮫人之舍。得淚珠，則鮫人所泣之珠也。庾信《擬連珠》：日南枯蚌，猶含明月之珠。

其二

聞說金華渡，東連五百灘。〔一〕全勝若耶好，〔二〕莫道此行難。猿嘯千谿合，松風五月寒。他年一攜手，搖艇（音挺）入新安。〔三〕

〔一〕《一統志》：五百灘，在金華府城西五里，灘之最大者。俗傳舟行挽牽五百人方可渡。
〔二〕又，若耶溪，在紹興府城南二十五里，下與鏡湖合。西施採蓮，歐冶鑄劍於此。
〔三〕又，新安江，一名青溪，出徽州，自歙縣經淳安縣界，至嚴州府城南，合婺港，東入浙江。《廣韻》：艇，小船也。

贈丹陽橫山周處士惟長

《唐書·地理志》潤州丹陽郡有丹陽縣，本曲阿，天寶元年更名。《太平御覽》：山謙之《丹陽記》曰：丹陽縣東十八里有橫山，連亘數十里。傳云「楚子重至於橫山」，是也。《江南通志》：橫山在江寧府江寧縣東南一百二十里，高淳縣東二十里。其山四方望之皆橫，故曰橫山，亦名橫望山。《太平府志》：橫山在當塗縣東六十里，高二百丈，周八十里，穹窿巑峻，蒼翠亘天際，四望皆橫，故名橫山。與江寧溧水接壤。丹陽湖在其南。春秋楚子重伐吳所至之地。

周子橫山隱，開門臨城隅。連峰入戶牖，勝概凌方壺。〔一〕時枉（一作「作」）《白紵詞》，〔二〕放歌丹陽湖。〔三〕水色傲溟渤，〔四〕川光秀菰蒲。〔五〕當其得意時，心與天壤俱。〔六〕閑雲隨舒卷（蕭本作「卷施」），安識身有無。抱石恥獻玉，〔七〕沉泉笑探珠。〔八〕羽化如可作，相攜上（一作「攜手止」）清都。〔九〕

〔一〕方壺，方丈也，海中三神山之一。見《明堂賦》註。

〔二〕《白紵詞》，見四卷註。

〔三〕《江南通志》：丹陽湖在江寧府高淳縣西南三十里，太平府當塗縣東南七十里，以湖之中流分界。其源有三，徽州高淳、寧國、廣德諸溪皆匯之。通爲三湖，一曰石臼、一曰固城、一曰丹陽，而丹陽最大，蓋總名也。周圍三百餘里。

〔四〕鮑照詩：穿池類溟渤。

〔五〕謝靈運詩：菰蒲冒清淺。《本草》：蘇頌曰：菰根，江湖陂澤中皆有之，生水中，葉如蒲葦，刈以秣馬甚肥。春末生白芽如筍，即菰菜也，又謂之茭白，生熟皆可啖，甜美。其中心如小兒臂者，名菰手，作菰首者，非矣。寇宗奭曰：菰乃蒲類，河朔邊人止以飼馬作薦，八月開花如葦，結青子，合粟爲粥食，甚濟飢。李時珍曰：蒲叢生水際，似莞而褊，有脊而柔。二三月生苗，八九月收葉以爲席，亦可作扇，軟滑而溫。

〔六〕張協詩：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

〔七〕抱石獻玉，用卞和事，見四卷註。

〔八〕《莊子》：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虀粉夫。」

〔九〕羽化，成仙而去也。淸都，上帝所都。見二卷註。

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衞尉張卿二首

按《唐書·公主列傳》：玉眞公主，睿宗之第十女也，始封崇昌縣主。太極元年，出家爲道士，以方士史崇玄爲師，改稱玉眞公主，築玉眞觀於京師，俄進號上清玄都太洞三景師。天寶三載上言：「先帝許妾捨家，今仍叨主第，食租賦，願去公主號，罷邑司歸之王府。」玄宗不許。又言：「妾高宗之孫，睿宗之女，陛下之女弟，於天下不爲賤，何必名繫主號，資湯沐，然後爲貴。請入數百家之產，延十年之命。」帝知主意，乃許之。《古樓觀紫雲衍慶集》：玉眞公主與金仙公主俱入道。今樓觀南山之麓，有玉眞公主祠堂存焉。俗傳其地曰邸宮，以爲主家別館之遺址也。然碑誌湮沒，圖經廢舛，惟開元中戴璇《樓觀碑》有「玉眞公主師心此地」之語，而王維、儲光羲皆有玉眞公主山莊、山居之詩，則玉眞祠堂爲觀之別館審矣。因盡錄唐人題詠，刻之祠中。元祐二年，歲在丁卯，七月望日，河東薛紹彭題。所謂別館，疑卽此地是歟。《埤雅》：雨久曰苦雨。《唐書·百官志》：衞尉寺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二人，從四品。掌器械文物。

秋（繆本作「愁」）坐金、張館，〔一〕繁陰晝不開。空烟迷（繆本作「送」）雨色，蕭颯望中來。翳翳（音衣）昏墊（音店）苦，〔二〕沉沉憂恨催。清秋何以慰，白酒盈吾杯。吟詠思管、樂，此人已成灰。〔三〕獨酌聊自勉，誰貴經綸才。彈劍謝公子，無魚良可哀。〔四〕

〔一〕《漢書》：功臣之後，惟有金氏、張氏，親近寵貴，比於外戚。左思詩：朝集金、張館，暮宿許、

史廬。

〔二〕《尚書·益稷》：下民昏墊。謝靈運詩：久痗昏墊苦。張銑註：昏霧墊溺也，言病此霖雨之苦也。

〔三〕《論衡》：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

〔四〕《史記》：馮驩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

其二

苦雨思白日，浮雲何由卷。稷、卨和天人，〔一〕陰陽（許本作「霾」）乃（繆本作「仍」）驕蹇。〔二〕秋霖劇倒井，〔三〕昏霧横絶巘。〔四〕欲往咫尺塗，遂成山川限。潨潨（音叢）奔溜閗（繆本作「瀉」），〔五〕浩浩驚波轉。泥沙塞中途，牛馬不可辨。〔六〕飢從漂母食，〔七〕閑綴（音拙，又音贅）羽陵（一作「林」）簡。〔八〕園家逢秋蔬，藜藿不滿眼。〔九〕蠨蛸（音梢）結思幽，〔一〇〕蟋蟀傷褊淺。〔一一〕厨竈無青烟，刀机生綠蘚（音癬）。〔一二〕投筯解鷫鸘，換酒醉北堂。〔一三〕丹徒布衣者，慷慨未可量。何時黄金盤，一斛薦檳榔。〔一四〕功成拂衣去，搖曳（繆本作「裔」）滄洲傍。

〔一〕卨，卽契字。《東都賦》：統和天人。

〔二〕《公羊傳》：爲其驕蹇。

〔三〕《左傳》：凡雨，自三日已往爲霖。《楚辭》：皇天淫溢而秋霖。《韻會》：劇，尤甚也。傅玄詩：

霖雨如倒井。

〔四〕《韻會》：巘，山峯也。駱賓王詩：薄烟横絶巘，輕凍澀回湍。

〔五〕《韻會》：潨，水會也。鮑照詩：蹀蹀寒葉離，潨潨秋水積。

〔六〕《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陸德明註：辨，别也，言廣大，故望不分别也。

〔七〕漂母，見六卷註。

〔八〕《廣韻》：綴，連補也。《穆天子傳》：天子東遊，次於雀梁，蠹書於羽陵。

〔九〕《漢書·司馬遷傳》：糲粱之食，藜藿之羹。顔師古註：藜，草似蓬也。藿，豆葉也。《史記正義》：藜似藋而赤表。《本草綱目》：藜，處處有之，卽灰藋之紅心者，莖葉稍大。河朔人名落藜，南人名臙脂菜，亦曰鶴頂草，皆因形色名也。嫩時亦可食，昔人謂藜藿與膏粱不同。老則莖可爲杖。

〔一〇〕《詩·國風》：蠨蛸在戶。《埤雅·釋蟲》云：蠨蛸長踦。蕭梢，長踦之貌，因以名云。郭璞曰：今小蜘蛛長脚者，俗呼喜子，亦如蜘蛛布網，垂絲著人衣，當有親客至。荆州河內之人，謂之喜母。

〔一一〕陸璣《詩疏》：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蛬，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趣織，督促之言也。里語曰「趣織鳴，嬾婦驚」，是也。

〔一二〕《太平御覽》：《古今注》曰：苔蘚，空室無人行則生，或紫、或靑，一名圓蘚，一名綠錢，一名綠蘚。

〔一三〕《西京雜記》：司馬相如以所著鷫鸘裘就市人楊昌貰酒。

〔一四〕《南史·劉穆之傳》：諸葛長民有異謀，穆之厚爲之備。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

踐危機，今日思爲丹徒布衣，不可得也。」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修拘撿。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爲恥。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當飢，何忽須此。」及穆之爲丹陽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廚人以金盤貯檳榔一斛以進之。

贈韋秘書子春

《唐書·百官志》秘書省有監一人，少監二人，丞一人，秘書郎三人，校字郎十人，正字二人。未詳子春爲省中何職。

谷口鄭子眞，躬耕在巖石。高名動京師，〔一〕天下皆籍籍。〔二〕斯（繆本作「其」）人竟不起，雲臥從所適。〔三〕苟無濟代心，獨善亦何益。惟君家世者，偃息逢休明。〔四〕談天信浩蕩，〔五〕說劍紛縱橫。〔六〕謝公不徒然，起來爲蒼生。〔七〕秘書何寂寂，無乃羈豪英。且復歸碧山，安能戀金闕。舊宅樵漁地，蓬蒿已應沒。却顧女几峯，〔八〕胡顏見雲月。〔九〕徒爲風塵苦，一官已白髮（蕭本作「鬢」）。氣同萬里合，訪我來瓊都。〔一〇〕披雲覩靑天，〔一一〕捫虱話良圖。〔一二〕留侯將綺里（繆本作「季」），〔一三〕出處未云殊。終與安社稷，功成去五湖。〔一四〕

〔一〕《高士傳》：鄭樸，字子眞，谷口人也。修道靜默，世服其清高。成帝時，大將軍王鳳以禮聘

之，遂不屈。揚雄盛稱其德，曰：「谷口鄭子眞，耕於巖石之下，名振京師。」《雍錄》：谷口在雲陽縣西四十里，鄭子眞隱於此。

〔二〕《漢書》：國中口語籍籍。顏師古註：籍籍，喧聒之意。

〔三〕鮑照詩：雲臥恣天行。

〔四〕《三國志·管寧傳》：環堵蓽門，偃息窮巷。

〔五〕《史記》：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裴駰註：劉向《別錄》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盡言天事，故曰談天。

〔六〕《莊子》有《說劍篇》。

〔七〕《世說》：謝公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

〔八〕《元和郡縣志》：女几山在河南府福昌縣西南三十四里。《一統志》：女几山在河南宜陽縣西九十里。唐李賀集：杜蘭香神女上昇，遺几在焉，故名。

〔九〕曹植《上詩表》：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

〔一〇〕江淹《爲蕭領軍拜侍中刺史章》：寰海順典，瓊都咸光。又淹《齊太祖誄》：杳鬱遠域，淸麗瓊都。

〔一一〕《世說》：衛伯玉爲尚書，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霧，覩青天。」

〔一二〕《晉書》：桓溫入關，王猛被褐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虱而言，旁若無人。

〔一三〕綺里季，見四卷註。

〔一四〕《吳越春秋》：范蠡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適。

蕭本自「徒爲風塵苦」以下五聯，另作一首。髮字作「鬒」，叶下韻也。今按此詩一氣貫注，不能斷乙，通作一首爲是，故校從古本。

贈韋侍御黃裳二首

《因話錄》：御史臺三院，一曰臺院，其僚曰侍御史，衆呼爲端公。二曰殿院，其僚曰殿中侍御史，衆呼爲侍御。三曰察院，其僚曰監察御史，衆呼亦曰侍御。

太華生長松，[一]亭亭凌霜雪。[二]天與百尺高，豈爲微飈折。桃李賣陽（繆本作「搖」）豔，路人行且迷。春光掃地盡，碧葉成黃泥。願君學長松，愼勿作桃李。受屈不改心，然後知君子。

[一]太華，即華山也。王應麟《詩地理考》：太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

[二]劉楨詩：亭亭山上松。呂向註：亭亭，高貌。

其二

見君乘驄（音聰）馬，[一]知上太行（舊本皆作「山」，今依《文苑英華》本校作「行」）道。此地果摧輪，[二]全身以爲寶。我如豐年玉，[三]棄置秋田草。但昜冰壺心，[四]無爲歎衰老。

〔一〕《後漢書》：桓典拜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正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說文》：驄馬，青白雜毛也。
〔二〕魏武帝詩：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
〔三〕《世說》：世稱庾文康爲豐年玉，稚恭爲荒年穀。
〔四〕鮑照詩：清如玉壺冰。

贈薛校書

按《唐書·百官志》，弘文館有校書郎二人，集賢殿書院有校書四人，秘書省有校書郎十人，著作局有校書郎二人，崇文館有校書郎二人，司經局有校書四人，皆九品。

我有吳越（繆本作「趨」）曲，〔一〕無人知此音。姑蘇成蔓草，〔二〕麋鹿空悲吟。〔三〕未誇觀濤作，〔四〕空鬱釣鼇心。〔五〕舉手謝東海，虛行歸故林。

〔一〕《古今注》：《吳趨曲》，吳人以歌其地也。陸機詩：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劉良註：趨，步也，此曲吳人歌其土風也。
〔二〕《吳越春秋》：吳宮爲墟，庭生蔓草。
〔三〕《漢書·伍被傳》：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
〔四〕枚乘《七發》：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

〔五〕釣鼇，見四卷註。

贈何七判官昌浩

有時忽惆（音抽，又音儔）悵，匡坐至夜分。〔一〕平明空嘯咤（丑亞切，咤去聲），〔二〕思欲解世紛。心隨長風去，吹散萬里雲。羞作濟南生，九十誦古文。〔三〕不然拂劍起，沙漠收奇勳。老死阡（繆本作「田」）陌間，何因揚清芬。夫子今管、樂，英才冠三軍。〔四〕終與同出處，豈將沮、溺羣。〔五〕

〔一〕《莊子》：匡坐而絃。司馬彪註：匡，正也。《後漢書》：清河孝王慶，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章懷太子註：分，半也。

〔二〕《漢書·張良傳》：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南齊書》：一朝嘯咤，事功可立。

〔三〕《漢書》：伏生，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

〔四〕《史記》：名冠三軍。

〔五〕《水經注》：南陽葉、方城邑西有黄城山，是沮、溺耦耕之所。朱异詩：雖有遨遊美，終非沮、溺羣。

讀諸葛武侯傳書（蕭本少「書」字）懷，贈長安崔少府叔封昆季

按《唐書·地理志》京兆府有長安縣。

漢道昔云季，〔一〕羣雄方戰爭。〔二〕霸圖各未立，〔三〕割據資豪英。〔四〕赤伏起頹運，〔五〕臥龍得孔明。當其南陽時，隴畝躬自耕。魚水三顧合，風雲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壯志（繆本作「士」）吞咸京。何人先見許，但有崔州平。〔六〕余亦草間人（一作「士」），頗懷拯物情。晚途值子玉，〔七〕華髮同衰榮。〔八〕託意在經濟，結交爲弟兄。無令管與鮑，〔九〕千載獨知名。

〔一〕季，末也。楊炯詩：漢氏昔云季，中原爭逐鹿。

〔二〕《宋書》：芟夷鯨鯢，驅駟羣雄。

〔三〕《晉書》：肇茲王業，光啓霸圖。

〔四〕陸機《辨亡論》：割據山川，跨制荆吳。《淮南子》：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

〔五〕《後漢書》：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鬭野，四七之際火爲主。」《魏書》：入匡頹運，出勦元凶。

〔六〕《蜀志》：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也。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先主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孔明《出師表》：臣本布衣，躬耕南陽。

〔七〕《後漢書》：崔瑗，字子玉，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特相友好。

〔八〕又《文苑列傳》：華髮舊德。章懷太子註：華髮，白首也。

〔九〕《史記》：管仲少時嘗與鮑叔牙遊，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嘗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以身下之。

贈郭將軍

將軍少年出武威（一作「豪蕩有天威」），〔一〕入掌銀臺護紫微。〔二〕平明拂劍朝天去，薄暮垂鞭醉酒歸。〔三〕愛子臨風吹玉笛，美人向（一作「臙」，一作「嬌」）月舞羅衣。疇昔雄豪如夢裏，〔四〕相逢且欲醉春暉（一作「今日相逢俱失路，何年灞上弄春暉」）。

〔一〕唐時涼州亦謂之武威郡，隸隴右道。

〔二〕《大明宮圖》：紫宸殿側有右銀臺門、左銀臺門。紫微，天子所居之宮也。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故亦謂之紫微。

〔三〕《藝文類聚》：日將暮曰薄暮。

〔四〕《左傳》：疇昔之羊子爲政。杜預註：疇昔，猶前日也。《晉書》：劉琨與范陽祖納俱以雄豪著名。

駕去溫泉宮蕭本缺「宮」字後贈楊山人

《唐書》：京兆府昭應縣有宮在驪山下，貞觀十八年置，咸亨二年始名溫泉宮，天寶六載更曰華清宮。治湯井爲池，環山列宮室。又築羅城，置百司及十宅。

少年落魄（音薄。繆本作「托」）楚、漢間，〔一〕風塵蕭瑟多苦顏。自言管、葛（一作「介蠆」）竟誰許，長吁莫錯還閉關。〔二〕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輸丹雪胸臆。忽蒙白日迴景光，〔三〕直上青雲生羽翼。幸陪鸞輦出鴻都，〔四〕身騎飛龍天馬駒。〔五〕王公大人借（蕭本作「惜」）顏色，〔六〕金章（蕭本作「璋」）紫綬來相趨。〔七〕當時結交何紛紛，片言道合唯有君。待吾盡節報明主，〔八〕然後相攜（一作「攜手滄洲」）臥白雲。

〔一〕《漢書》：酈食其家貧落魄，無衣食業。《北史》：楊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琦按：揚雄《解嘲》：何爲官之拓落也。顏師古曰：拓落，不耦也。落拓，蓋倒用以取新耳。楚，戰國時楚王所據之地。漢，漢水之濱。

〔二〕江淹《恨賦》：閉關却掃，塞門不仕。

〔三〕鮑照詩：白日迴清景。

〔四〕《後漢書》：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生。章懷太子註：鴻都，門名也，於內置學。時其中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召，能爲尺牘、詞賦及工書鳥篆者，相課試，至千人焉。

〔五〕《翰林志》：唐制，學士初入院，賜中廐馬一匹，謂之長借馬。《漁隱叢話》：唐學士例借飛龍廐馬。《唐書·兵志》：其後禁中增置飛龍廐。《漢書·西域傳》：大宛國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顏師古註：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傅玄詩：寄言飛龍天馬駒。

〔六〕《呂氏春秋》：王公大人，從而禮之。

〔七〕《北山移文》：紐金章，綰墨綬。李善註：金章，銅印也。《宋書》：太宰，太傅，太保，丞相，司徒，司空，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凡將軍位從公者，驃騎、車騎將軍，凡諸將軍加大者，征鎮、安平、中軍、鎮軍、撫軍、前、左、右、後將軍，征虜、冠軍、撫國、龍驤將軍，皆金章紫綬。

〔八〕《梁書》：蕭子恪與弟子範等，嘗因事入謝，高祖在文德殿引見之。從容謂曰：「望卿兄弟盡節報我耳。」

温泉侍從歸逢故人

《雍錄》：漢世之謂侍從者，以其職掌近君也。行幸則隨從，在宮則陪侍，故總撮凡最，而以侍從名之。武帝詔嚴助曰：「君厭直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

漢帝長楊苑，誇胡羽獵歸。子雲叨侍從，獻賦有光輝。〔一〕激賞搖天筆，〔二〕承恩賜御衣。〔三〕逢君奏明主，他日共翻飛。

〔一〕《長楊》、《羽獵》，子雲獻賦事，詳《大獵賦》註。庾信詩：校獵長楊苑。

〔二〕《陳書》：後主即位，雅尚文詞，每臣下表疏，及獻上賦頌者，躬自省覽。其有辭工，則神筆激賞，加其爵位。《南齊書》：聖照玄覽，斷自天筆。

〔三〕楊齊賢曰：太白爲宮詞，明皇賞賜以宮錦袍。

贈裴十四

朝見裴叔則，朗如行玉山。〔一〕黄河落天走東海，〔二〕萬里寫入胸懷間。身騎白黿不敢度，〔三〕金高南山買君顧。徘徊六合無相知，飄若浮雲且西去。

〔一〕《世說》：裴令公有儁容儀，脱冠冕，粗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爲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二〕楊齊賢註：黄河，出崑崙山，在唐吐蕃中，隸大羊同國。極西爲最高，其流入中國，勢猶從天而落也。

〔三〕《楚辭》：乘白黿兮逐文魚。

贈崔侍御（蕭本作「郎」）

黄河三（蕭本作「二」）尺鯉，本在孟津居。點額不成龍，〔一〕歸來伴（一作「作」）凡魚。故人東海客，一見借吹噓。〔二〕風濤儻相因（蕭本作「見」），更欲凌崑墟（音區。繆本下多「何當赤車

使，再往召相如」二句）。〔三〕

〔一〕《水經注》：《爾雅》云：鱣，鮪也。出鞏穴，三月則上度龍門，得度則爲龍矣，否則點額而還。《白氏六帖》：大鯉魚登龍門化爲龍，不登者點額暴腮矣。《太平廣記》：龍門山在河東界，禹鑿山斷如門一里餘，黄河自中流下，兩岸不通車馬。每暮春之際，有黄鯉魚逆流而上，得上者便化爲龍。林登云：龍門之下，每歲季春有黄鯉魚自海及諸川爭來赴之，一歲中登龍門者不過七十二。初登龍門，即有雲雨隨之，天火自後燒其尾，乃化爲龍矣。其龍門水浚箭湧，下流七里，深三里，出《三秦記》。《水經注》：《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尚存。《尚書正義》：孟津，孟是地名，津是津處，在孟地置津，謂之孟津。杜預云：盟津，河内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常以爲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爲武濟。

〔二〕盧思道《孤鴻賦》：剪拂吹嘘，長其光價。

〔三〕《山海經》：海内崑崙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初學記》：《楚國先賢傳》曰：神龍朝發崑崙之墟，暮宿於孟諸，超騰雲漢之表，婉轉四瀆之裏。

述德兼陳情上哥舒大夫

《唐書》：哥舒翰，其先蓋突騎施酋長，哥施部之裔。能讀《左氏春秋》、《漢書》，通大義。疏財多施予，故士歸心。爲大斗軍副使，遷左衛郎將。吐蕃盜邊，與翰遇苦拔海。吐蕃枝其軍爲三行，從山差池下。翰持半段槍迎擊，所向輒披靡，名蓋軍中。擢授右武衛將軍、副隴右節度，爲河源軍使。翰嘗逐虜，馬驚，陷於河。吐蕃三將欲刺翰，翰大呼，皆擁矛

不敢動。救兵至，追殺之。拜鴻臚卿，爲隴右節度副大使。踰年，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謫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天寶八載，詔翰以朔方、河東羣牧兵十萬攻吐蕃石堡城，數日未克，捽其將高秀巖、張守瑜，將斬之。秀巖請三日期，如期而下，遂以赤嶺爲西塞，開屯田，備軍實。加特進，賜賚彌渥。十一載，加開府儀同三司。久之，封涼國公，兼河西節度使，進封西平郡王。胡三省《通鑑註》：唐中世以前，率呼將帥爲大夫，白居易詩所謂「武官稱大夫」是也。

天（蕭本作「人」）爲國家孕英才，森森矛戟擁靈臺。〔一〕浩蕩深謀噴江海，縱橫逸氣走風雷。〔二〕丈夫立身有如此，一呼三軍皆披靡。〔三〕衛青謾（繆本作「漫」）作大將軍，〔四〕白起眞成一豎子。〔五〕

〔一〕《晉書》：裴楷嘗目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莊子》：不可納於靈臺。郭象註：靈臺，心也。

〔二〕《晉書》：桓溫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

〔三〕《史記·項羽紀》：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

〔四〕《衛青傳》：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

〔五〕《白起傳》：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平原君傳》：毛遂曰：「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擧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

劉世教曰：按此詩，述德有之，而無陳情之詞，疑有闕文。胡震亨以爲上大帥只此數言，亦太潦草，不如杜之長律爲得體者，非也。

雪讒詩贈友人

嗟余沉迷，猖獗（繆本作「蹶」）已久。〔一〕五十知非，〔二〕古人常有。立言補過，庶存不朽。〔三〕包荒匿瑕，〔四〕蓄此頑（繆本作「頑」）醜。《月出》致譏，〔五〕貽愧皓首。〔六〕感悟遂晚，事往日遷。白璧何辜，青蠅屢前。〔七〕羣輕折軸，下沉黃泉。衆毛飛骨，〔八〕上凌（繆本作「陵」）青天。萋斐（繆本作「菲」）暗成，貝錦粲然。〔九〕泥沙聚埃（音哀），珠玉不鮮（蕭本作「憐」）。洪談（繆本作「炎」）爍（式灼切，音鑠）山，發自纖烟。滄（蕭本作「蒼」）波蕩日，起於（繆本作「乎」）微涓。〔一〇〕交亂四國，〔一一〕播於八埏。〔一二〕拾塵掇蜂，疑聖猜賢。〔一三〕哀哉悲夫，誰察予之貞堅。

〔一〕丘遲《與陳伯之書》：沉迷猖獗，以至於此。

〔二〕《淮南子》：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

〔三〕《左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又曰：能補過者，君子也。

〔四〕《周易》：包荒用馮河。王弼註：能包含荒穢，受納馮河者也。《左傳》：瑾瑜匿瑕。杜預註：

匿，藏也。雖美玉之質，亦或居藏瑕穢。鄭康成《禮記註》：瑕，玉之病也。《說文》：瑕，玉小赤也。

〔五〕毛萇《詩傳》：《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焉。

〔六〕李陵詩：皓首以爲期。

〔七〕《埤雅》：青蠅糞，尤能敗物，雖玉猶不免，所謂蠅糞點玉是也。蓋青蠅善亂色，故詩人以刺讒。《爾雅翼》：說者以青蠅點白爲黑，點黑爲白，自昔相傳如此。今青蠅之行，好遺矢於物上，遇物之潔者則見。《論衡》曰：清受塵，白受垢，青蠅所汚，常在練素。此所謂點白爲黑也。

〔八〕《漢書》：叢輕折軸，羽翮飛肉。顏師古註：言積載輕物，物多至令車軸毀折；而鳥之所以能飛翔者，以羽翮扇揚之故也。《淮南子》：積羽沉舟，羣輕折軸。

〔九〕《詩·小雅》：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毛傳曰：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鄭箋曰：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蚔之貝文也。興者，喻讒人集作己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

〔一〇〕《說文》：涓，小流也。

〔一一〕《詩·小雅》：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一二〕《封禪書》：下泝八埏。孟康註：八埏，地之八際也。張銑註：八埏，八方也。

〔一三〕《家語》：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甑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悅，以爲竊食也，以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爲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我將問之。」召顏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啓佑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卽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

「吾之信回也，非特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琴操》：尹吉甫，周上卿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曰：「見妾有美色，然有欲心。」吉甫曰：「伯奇爲人慈仁，豈有此也。」後妻曰：「試置妾空居中，君登樓而察之。」後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綴衣領，伯奇前持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感之於宣王。宣王曰：「此放子詞。」吉甫乃收伯奇，射殺後妻。陸機詩：援蜂滅天道，拾塵惑孔、顏。

彼（繆本下多一「婦」字）人之猖狂，不如鵲之彊彊；彼婦人之淫昏，不如鶉之奔奔。〔一〕坦蕩（一作「皎皎」）君子，〔二〕無悅簧言。〔三〕擢髮續罪，〔四〕罪乃孔多。〔五〕傾海流惡，惡無以過。〔六〕人生實難，〔七〕逢此織羅。積毀銷金，〔八〕沉憂作歌。〔九〕天未喪文，其如予何。〔一〇〕

〔一〕《詩·國風》：鶉之奔奔，鵲之彊彊。鄭箋曰：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孔穎達《正義》曰：言鶉則鶉自相隨奔奔然，鵲則鵲自相隨彊彊然，各有常匹，不亂其類。

〔二〕何晏《論語註》：坦蕩蕩，寬廣貌。

〔三〕《詩·小雅》：巧言如簧。孔穎達《正義》：巧爲言語，結構虛辭，速相待合，如笙中之簧，聲相應和。

〔四〕《史記》：須賈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按：續、贖古通用。

〔五〕《詩·小雅》：謀夫孔多。

〔六〕祖君彥《爲李密檄洛州文》：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

〔七〕《左傳》：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

〔八〕《漢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顏師古註：美金見毀，衆共疑之，數被燒煉，以至銷鑠。江

淹《上建平王書》：積毀銷金，積讒磨骨。呂向註：言毀讒之深，能銷磨金石之堅。

〔九〕劉鑠詩：沉憂懷明發。張銑註：沉，深也。

〔一〇〕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何晏註：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斯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

妲己滅紂，〔一〕褒（博毛切，音包。作薄侯切抔音讀者，非）女惑周。〔二〕天維蕩覆，〔三〕職此之由。〔四〕漢祖呂氏，食其（音異基）在傍。〔五〕秦皇太（蕭本作「成」）后，毐（音靄）亦淫荒。〔六〕螮蝀作昏，〔七〕遂掩太陽。萬乘尚爾，匹夫何傷。辭殫意窮，心切理直。如或妄談，昊天是殛。〔八〕子野善聽，〔九〕離婁至明。〔一〇〕神靡遁響，鬼無逃形。不我遐棄，〔一一〕庶昭忠誠。

〔一〕《史記·殷本紀》：紂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周武王率諸侯伐紂，紂兵敗，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殺妲己。

〔二〕《周本紀》：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亦不至。申侯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

〔三〕《後漢書》：天維陵弛，民鬼慘愴。《西京賦》：振天維。薛綜註：維，綱也。

〔四〕《左傳》：蓋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杜預註：職，主也。

〔五〕《史記·呂后紀》：呂太后稱制，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

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

〔六〕《說苑》：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爲長信侯，爲生兩子。毐專國事，浸益驕，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鬬，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窶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鬬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毐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毐敗，始皇乃取毐四肢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於萯陽宮。

〔七〕鄭玄《禮記註》：蝃蝀謂之虹。孔穎達《正義》：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

〔八〕毛萇《詩傳》：元氣廣大，則稱昊天。

〔九〕李善《文選註》：子野，師曠字，曉音曲者。

〔一〇〕《纏子》：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可謂明矣。

〔一一〕《詩·國風》：旣見君子，不我遐棄。毛傳：遐，遠也。

贈參寥子

參寥子，當時逸士，其姓名無考，蓋取莊子之說以爲號也。《莊子》：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崔云：皆古人姓名，或寓之耳，無其人。李云：參，高也。高邈寥曠，不可名也。

白鶴飛天書，南荊訪高士。〔一〕五雲在峴山，〔二〕果得參寥子。骯（下黨切，杭上聲）髒（音葬）

辭故園,〔三〕昂藏入君門。〔四〕天子分玉帛,百官接話言。〔五〕毫墨時灑落,〔六〕探玄(繆本作「元」)有奇作。著論窮天人,〔七〕千春秘麟閣。〔八〕長揖不受官,拂衣歸林巒。余亦去金馬,〔九〕藤蘿同所攀(繆本作「歡」)。相思在何處,桂樹青雲端。〔一〇〕

〔一〕陸機《演連珠》:南荆有寡和之歌。李善註:南荆,謂楚也。

〔二〕《水經注》:京房《易飛候》曰:何以知賢人隱?師曰: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賢人隱矣。《輿地廣記》:襄陽縣有峴山,羊祜與鄒湛嘗登之,今墮淚碑在焉。

〔三〕趙壹詩:骯髒倚門邊。章懷太子註:骯髒,高亢倖直之貌。

〔四〕陸機《孝侯周處碑》:汪洋廷闕之旁,昂藏寮寀之上。

〔五〕《詩·大雅》:告之話言。

〔六〕鮑照《四賢咏》:陵令無人事,毫墨時灑落。

〔七〕《世說》:何平叔註《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註精奇,乃神服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註爲《道》、《德》二論。

〔八〕梁簡文帝詩:千春誰與樂。《三輔黄圖》:《漢宫殿疏》云: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秘書、處賢才也。

〔九〕金馬,門名,見二卷註。

〔一〇〕吴均詩:山中自有宅,桂樹籠青雲。

贈饒陽張司戶燧（繆本作「璲」）

唐時深州亦謂之饒陽郡，屬河北道，係上州。上州之佐有司戶參軍事二人，從七品下。

朝飲蒼梧泉，夕棲碧海煙。寧知鸞鳳意，遠託椅（音衣，協音借讀音倚）桐前。〔一〕慕藺（音吝）豈曩古，〔二〕攀嵇（音奚）是當年。〔三〕愧非（蕭本作「此」）黃石老，〔四〕安識子房賢。功業嗟落日，容華棄徂川。一語已道意，三山期著鞭。〔五〕蹉跎人間世，寥落壺中天。〔六〕獨見遊物祖，〔七〕探玄窮化先。〔八〕何當共攜手，相與排冥（一作「罝」）筌（音詮）。〔九〕

〔一〕陸璣《詩疏》：梓實桐皮曰椅。

〔二〕《史記》：司馬相如少時，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

〔三〕顏延年詩：交呂旣鴻軒，攀嵇亦鳳舉。嵇，謂嵇康也。

〔四〕黃石公，見七卷註。

〔五〕三山，見一卷註。

〔六〕《後漢書》：費長房者，汝南人，曾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畢當去。」

〔七〕《莊子》：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文子》：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祖也。
〔八〕陳子昂詩：探玄觀羣化。顏延年詩：開冬眷徂物，殘悴盈化先。
〔九〕江淹詩：一時排冥筌。李善註：筌，捕魚之器，言魚之在筌，猶人之處塵俗。今既排而去之，超在塵埃之外。李周翰註：冥，理也。筌，跡也。

贈清漳明府姪聿 繆本少「聿」字

唐時清漳縣隸河北道之洺州，南濱漳水，因以爲名。《賓退錄》：明府，漢人以稱太守，唐人以稱縣令。

我李百萬葉，〔一〕柯條布中州。〔二〕天開青雲器，〔三〕日爲蒼生憂。小邑且割雞，〔四〕大刀佇烹牛。雷聲動四境，惠與清漳流。〔五〕絃歌詠唐堯，〔六〕脫落隱簪組。〔七〕心和得天眞，〔八〕風俗猶（一作「獨」。繆本作「由」）太古。〔九〕牛羊散阡陌，夜寢不扃（音駉）戶。〔一〇〕問此何以然？賢人宰吾土。舉邑樹桃李，垂陰亦流芬。河堤繞渌（蕭本作「綠」）水，桑柘連青雲。趙女不治容，〔一一〕提籠晝成羣。繰絲鳴機杼（音紵），百里聲相聞。訟息鳥下階，〔一二〕高臥披道帙（音姪）。〔一三〕蒲鞭挂簷枝，示恥無撲抶（音叱）。〔一四〕琴清月當戶，人寂風入室。長嘯無一言，陶然上皇逸。〔一五〕白玉壺冰水，〔一六〕壺中見底清。清光洞毫髮，皎潔照羣情。趙北美

嘉（繆本作「佳」）政，燕南播高名。〔一七〕過客覽行謠，〔一八〕因之誦德（一作「得頌」。繆本作「頌德」）聲。

〔一〕蕭士贇曰：《史·老子傳》：老子者，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正義》云：《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逍遙李樹下，乃剖左腋而生，生而指李樹，因以爲姓。唐以老子爲祖，白與聿皆帝室之胄，故用李樹事。葉，世也。

〔二〕柯條，猶枝分派別之義。

〔三〕顏延年詩：仲容青雲器。

〔四〕《史記》：子游爲武城宰，孔子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五〕《水經》：清漳水，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黽谷，南過縣西，又從縣南屈，東過涉縣，西屈從縣南，東至武安縣南黍窖邑，入於濁漳。

〔六〕嵇康《琴賦》：雅昶唐堯，終詠微子。呂向註：《唐堯》、《微子》，操名也。

〔七〕《說文》：組，綬屬，其小者以爲冕纓。蕭士贇曰：隱簪組，謂隱於簪組之間，卽吏隱之意。

〔八〕《晉書》：粲和履順，以保天眞。

〔九〕鄭玄《禮記註》：唐虞以上曰太古。

〔一〇〕《宋書》：餘糧棲畝，戶不夜扃，蓋東西之極盛也。《說文》：扃，外閉之關也。

〔一一〕《周易》：冶容誨淫。《正義》云：女子妖冶其容。

〔一二〕謝靈運詩：虛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

〔一三〕《北山移文》：道帙常殯。《說文》：帙，書衣也。

〔一四〕《後漢書》：劉寬遷南陽太守，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絕不加苦。《南史》：崔景眞爲平昌太守，有惠政，常懸一蒲鞭，而未嘗用。《說文》：抶，笞擊也。

〔一五〕鄭玄《詩譜序》：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正義》云：上皇，謂伏羲，三皇之最先者，故謂之上皇。

〔一六〕鮑照詩：淸如玉壺冰。

〔一七〕《後漢書》：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

〔一八〕班固《幽通賦》：考遘愍以行謠。《初學記》：《爾雅》曰：聲比於琴瑟曰歌，徒歌曰謠，亦謂之號。《韓詩章句》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

贈臨洛縣令皓弟 原註：時被訟停官。

唐時臨洛縣隸河北道之洛州，以北濱洛水爲名。

陶令去彭澤，茫然太（繆本作「元」）古心。大音自成曲，但奏無絃琴。〔一〕釣水路非遠，連鼇意何深。終期龍伯國，〔二〕與爾（繆本作「余」）相招尋。

〔一〕《晉書》：陶潛爲彭澤令，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卽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老子》：大音希聲。

〔二〕龍伯國人一釣而連六鼇，見四卷註。

贈郭季鷹

河東郭有道，〔一〕於世若浮雲。盛德無我位，清光獨映君。〔二〕恥將雞並食，〔三〕長與鳳爲羣。一擊九千仞，相期凌紫氛。〔四〕

〔一〕《後漢書》：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並不應。卒於家，同志者共刻石立碑，蔡邕爲文。既而謂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

〔二〕《漢書》：莫能望陛下清光。

〔三〕《楚辭》：將與雞鶩爭食乎？《韻會》：將，與也。

〔四〕《春秋後語》：宋玉曰：鳳凰上擊九千里，翺翔乎窈冥之上。劉楨詩：鳳凰集南岳，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

鄴中贈蕭本缺「贈」字王大，勸入高鳳石門山幽居

鄴中卽鄴郡，唐時屬河北道，又謂之相州。《後漢書・高鳳傳》：鳳，南陽葉人，後教授業於西唐山中。註曰：山在今唐州湖陽縣。不言石門山事。庾信作《高鳳贊》有「石門雲

度，銅梁雨來」云云，後人註者亦未詳其地在何處。豈石門山卽西唐山之異名耶？

一身竟無託，遠與孤蓬征。〔一〕千里失所依，復將落葉幷。中途偶良朋，問我將何行。欲獻濟時策，此心誰見明。君王制六合，〔二〕海塞無交兵。〔三〕壯士伏草間，沉憂亂縱橫。〔四〕飄飄不得意，昨發南都城。〔五〕紫燕櫪上嘶，〔六〕青萍匣中鳴。〔七〕投軀寄天下，〔八〕長嘯尋豪英。恥學瑯邪人，龍蟠事躬耕。〔九〕富貴吾自取，建功及春榮。我願執爾手，爾方達我情。相知同一己，豈唯弟與兄。抱子弄白雲，琴歌發清聲。臨別意難盡，各希存令名。〔一〇〕

〔一〕鮑照《蕪城賦》：孤蓬自振。呂向註：孤蓬，草也，無根而隨風飄轉者。

〔二〕賈誼《過秦論》：履至尊而制六合。

〔三〕曹植詩：四海無交兵。

〔四〕陸機詩：沉憂萃我心。張銑註：沉，深也。

〔五〕鄭樵《通志》：光武以南陽爲別都，謂之南都。

〔六〕沈約詩：綠幘文照曜，紫燕光陸離。李善註：《尸子》曰：我得民而治，則馬有紫燕、蘭池。呂延濟註：紫燕，良馬也。

〔七〕陳琳《答東阿王牋》：秉青萍、干將之器。呂延濟註：青萍，劍名也。

〔八〕《北史》：投軀萬死之地，以邀一旦之功。

〔九〕《後漢紀》：琅邪陽都人諸葛亮，字孔明，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習鑿齒《通諸葛論》：諸葛武侯，龍蟠江南，託好管、樂，有匡漢之望。

〔一〇〕《孝經》：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贈華州王司士

唐時華州又謂之華陰郡，屬關内道，係上州。上州之佐，有司士參軍事一人，從七品下。

淮水不絶波（蕭本作「濤」）瀾高，〔一〕盛德未泯生英髦。〔二〕知君先負廟堂器，今日還須贈寶刀。〔三〕

〔一〕《晉書·王導傳》：初，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絶，王氏滅。」其後子姓繁衍，竟如璞言。

〔二〕傅亮《修張良廟教》：盛德不泯，義存祀典。《爾雅》：髦，選也，俊也。郭璞註：俊，士之選也。士中之俊，如毛中之髦也。邢昺疏：毛中之長毫曰髦。

〔三〕《晉書·王祥傳》：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

贈盧徵君昆弟

《後漢書》：黄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後世「徵君」名始此。蕭註以盧徵君即是盧鴻，考《唐書》及他書所載鴻事，都不言其有弟同隱，恐此盧又是一人。

明主訪賢逸，雲泉今已空。二盧竟不起，萬乘高其風。河上喜相得，〔一〕壺中趣每同。〔二〕滄洲即此地，觀化遊無窮。〔三〕木落海水清（蕭本作「水落海上清」），鼇背覩方、蓬。〔四〕與君弄倒影，攜手凌星虹。〔五〕

〔一〕《神仙傳》：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字。漢文帝時，公結草爲庵於河之濱。帝讀《老子經》，頗好之，有所不解數事，時人莫能道之。聞時皆稱河上公解《老子經》義，乃使齎所不決之事以問，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帝即幸其庵，躬問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子雖有道，猶朕民也。」公即撫掌坐躍，冉冉在虚空中，去地數丈。俛而答曰：「予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臣民之有？」帝下車稽首，公乃授素書二卷與帝，曰：「予註此經以來，一千二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言畢，失所在。

〔二〕壺中，見本卷註。

〔三〕《莊子》：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陳子昂詩：平生倦游者，觀化久無窮。

〔四〕鼇背、方、蓬，見四卷註。

〔五〕倒影，見二卷註。星虹，見七卷註。

贈新平一作「豐」少年

新平，郡名，卽邠州也，見七卷註。新豐，縣名，隸京兆府，見五卷註。

韓信在淮陰，少年相欺凌。〔一〕屈體若無骨，〔二〕壯心有所憑。一遭龍顏君，〔三〕嘯咤從此興。千金答漂母，〔四〕萬古共嗟稱。而我竟何（一作「胡」）爲，寒苦坐相仍。〔五〕長風入短袂，內（一作「兩」）手如懷冰。〔六〕故友不相恤，新交寧見矜。攉殘檻中虎，〔七〕羈（音雞）紲（音屑）韝（音鈎）上鷹。〔八〕何時騰風雲，〔九〕搏擊申（蕭本作「中」）所能。

〔一〕韓信爲淮陰少年所辱，見三卷註。

〔二〕張纘《讓尚書僕射表》：吐言如傷，屈體無骨。

〔三〕《漢書》：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應劭曰：顏，頷顙也。

〔四〕漂母事，見六卷註。

〔五〕鮑照詩：猜恨坐相仍。

〔六〕古《善哉行》：自惜袖短，內手知寒。張華詩：挾纊如懷冰。

〔七〕《漢書》：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穽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

〔八〕鮑照詩：昔如韝上鷹。劉良註：韝，以皮蔽手而臂鷹也。

〔九〕班固《答賓戲》：振拔洿塗，跨騰風雲。

贈崔侍御蕭本作「郎」

長劍一杯酒，男兒方寸心。洛陽因劇孟，〔一〕託（一作訪）宿話胸襟。但仰山岳秀，不知江海深。長安復攜手，再顧重千金。〔二〕君乃輶（音由）軒（蕭本作「軒轅」）佐，〔三〕余叨翰墨林。〔四〕高風摧秀木，〔五〕虛彈落驚禽（繆本作「驚彈落虛禽」）。〔六〕不取回舟興，〔七〕而來命駕尋。〔八〕扶搖應借力（一作「便」），〔九〕桃李願成陰。笑吐張儀舌，〔一〇〕愁爲莊舄吟。〔一一〕誰憐明月夜，腸斷聽秋砧（音斟）。〔一二〕

〔一〕《漢書》：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爲資，劇孟以俠顯。

〔二〕曹植詩：一顧千金重，何必珠玉賤。李充詩：顧爾降玉趾，一顧重千金。

〔三〕《風俗通》：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秘室。按：太白作《崔公澤畔吟詩序》，有「中佐憲車」之語，是崔嘗以事爲使副，故曰「君乃輶軒佐」，作「軒轅」者非是。

〔四〕張協詩：寄辭翰墨林。張銑註：翰，筆也，謂寄文辭於筆墨之林，言林者，謂多也。

〔五〕李康《運命論》：木秀於林，風必摧之。李善註：秀，出也。劉良註：木高出於林上者，故風吹而先折也。

〔六〕隋袁朗詩：危絃斷客心，虛彈落驚禽。用《戰國策》更嬴事，見四卷註。

〔七〕回舟，用王子猷訪戴安道事，見本卷註。

〔八〕《世說》：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

〔九〕《莊子》：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詳後《上李邕》詩註。

〔一〇〕桃李，用《說苑》趙簡子事，與張儀舌，俱見本卷註。

〔一一〕《史記》：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否？」中謝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王粲《登樓賦》：莊舄顯而越吟。「笑吐張儀舌」，喻談笑之美。「愁爲莊舄吟」，喻思家之切。

〔一二〕《韻會》：砧，擣繒石也。

走筆贈獨孤駙馬

《唐書》：玄宗女信成公主下嫁獨孤明。《初學記》：駙馬都尉，漢武置也，掌御馬。歷兩漢，多宗室及外戚與諸公子孫任之。至魏何晏，以主壻拜駙馬都尉。其後杜預尙晉宣帝女高陸公主，拜駙馬都尉。王濟尙晉文帝女常山公主，拜駙馬都尉。後代因晉、魏以爲恒，每尙公主，則拜駙馬都尉。《通典》：唐駙馬都尉從五品，皆尙主者爲之。開元三年八月敕駙馬都尉從五品階，宜依令式，仍借紫金魚袋。天寶以前，悉以儀容美麗者充選。

都尉朝天躍馬歸，香風吹人花亂飛。銀鞍紫鞚（苦貢切，空去聲）照雲日，〔一〕左顧右盼生光輝。〔二〕是時僕在金門裏，待詔公車謁天子。〔三〕長揖蒙垂國士恩，〔四〕壯心剖出酬知己。一別蹉跎朝市間，青雲之交不可攀。〔五〕儻其公子重迴顧，何必侯嬴長抱關。〔六〕

勒也。

〔一〕薛道衡詩：「臥驰飛玉勒，立馬轉銀鞍。」吴均詩：「朱輪玳瑁車，紫鞚連錢馬。」《韻會》：「鞚，馬勒也。」

〔二〕曹植《與吴質書》：「左顧右盼，謂若無人。」

〔三〕《漢書·哀帝紀》：「待詔夏賀良等。」應劭註：「諸以才技徵召，未有正官，故曰待詔。」又《東方朔傳》：「朔上書，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顔師古註：「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也。」《舊唐書》：「翰林院，天子在大明宫，其院在右銀臺門内；在興慶宫，院在金明門内；若在西内，院在顯福門内；若在東都、華清宫，皆有待詔之所。其待詔有詞學、經術、合鍊、僧道、卜祝、術藝、書弈，各別院以廪之，日晚而退，其所重者詞學。」

〔四〕《戰國策》：豫讓曰：「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以國士報之。」

〔五〕江淹《袁叔明傳》：「友人袁炳，與余有青雲之交，非直銜杯酒而已。」

〔六〕《史記·信陵君傳》：「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數厚遺之，不肯受。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虚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顔色愈和，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酒酣，侯生謂公子曰：『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

贈嵩山焦鍊師幷序

《孔帖》：道士修行，德高思精者，謂之鍊師。

嵩山（繆本作「丘」）有神人焦（蕭本缺「焦」字）鍊師者，不知何許婦人也。又云：生於齊、梁時，其年貌可稱五六十。常胎息絕穀，〔一〕居少室廬，遊行若飛，倏忽萬里。世或傳其入東海，登蓬萊，竟莫（繆本作「不」）能測其往也。余訪道少室，盡登三十六峰，〔二〕聞風有寄，灑翰遙贈。

〔一〕《漢武內傳》：王眞，字叔經，上黨人。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眞行之，斷穀二百餘日，肉色光美，力幷數人。《抱朴子》：得胎息者，能不以口鼻嘘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

〔二〕少室山有三十六峯，詳見七卷註。

二室淩（一作「倚」）青天，〔一〕三花含（一作「明」）紫（一作「綠」）烟。〔二〕中有蓬海客，宛疑麻姑仙。〔三〕道在喧莫染，跡高想已綿。時餐金鵝蕊（一作「金蛾蕊」。繆本作「金鵝藥」）。〔四〕屢讀青（蕭本作「古」）苔篇。〔五〕八極恣遊憩，〔六〕九垓（音該）長周旋。〔七〕下瓢酌潁水，〔八〕舞鶴來伊川。〔九〕還歸東（繆本作「空」）山上，獨拂秋霞眠。蘿月挂朝鏡，松風鳴夜絃。〔一〇〕潛光隱

嵩岳，〔一〕鍊魄棲雲幄。〔二〕霓裳（繆本作「衣」）何飄颻（繆本作「飄飄」，一作「葳蕤」），〔三〕鳳吹（一作「羽駕」）轉綿邈。〔四〕顧同西王母，下顧東方朔。〔五〕紫書儻可傳，〔六〕銘（一作「冥」）骨誓相學。

〔一〕《初學記》：嵩高山者，五岳之中岳也。戴延之《西征記》云：其山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謂之室者，以其下各有石室焉。少室高八百六十丈，上方十里，與太室相埒，但小耳。

〔二〕《述異記》：少室山有貝多樹，與衆木有異。一年三放花，其花白色香美。俗云，漢世野人將子種此。

〔三〕麻姑，已見四卷註。

〔四〕楊升庵曰：金鵝蕊，桂也。《藝文類聚》：《臨海記》曰：郡東南有白石山，高三百餘丈，望之如雪。山上有湖，古老相傳云：金鵝所集，八桂所植。

〔五〕陳子昂《潘尊師碑頌》：道逢眞人昇玄子，授以寶書青苔紙。

〔六〕《淮南子》：八紘之外，乃有八極。

〔七〕《初學記》：九天之外，次有九垓。垓，階也，言其階次有九。

〔八〕《山海經》：潁水出少室山。郭璞註：今潁水出河南陽城縣乾山東南，經潁川、汝陰，至淮南下蔡入淮。《呂氏春秋》：許由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耕而食，終身無經天下之色。《太平御覽》《琴操》曰：許由無有杯器，常以手掬水。人見由無器，以一匏瓢遺之，由操飲，飲訖，挂瓢於樹。風吹樹，瓢動歷歷有聲，由以爲煩擾，遂取捐之。

朝楫弄苔泉。

〔九〕伊川舞鶴，用王子晉事，已見五卷註。薛道衡詩：驚鴻出洛水，翔鶴下伊川。《左傳》：辛有適伊川。杜預註：伊川，伊水也。

〔一〇〕《北山移文》：春蘿罷月。盧照鄰《五悲文》：蘿月寡色，風泉罷聲。宋之問詩：夜絃響松月，

〔一一〕《後漢書》：潛光隱耀，世嘉其高。

〔一二〕《太微靈書》：每月朔望晦日，七魄流蕩，交通鬼神。制檢還魄之法，當此夕，仰眠伸足，掌心掩兩耳，令指相接於項上。閉息七遍，叩齒七通，心存鼻端白氣如小指大，須臾漸大冠身，上下九重。氣忽變成兩青龍在兩目中，兩白虎在兩鼻孔中，朱雀在心上，蒼龜在左足下，靈蛇在右足下。兩玉女著錦衣，手把火光，當兩耳門。畢，咽液七過，呼七魄名：尸狗、伏矢、雀陰、天賊、非毒、除穢、臭肺。卽呪曰：「素氣九還，制魄邪奸。天獸守門，嬌女執關。鍊魄和柔，與我相安。不得妄動，看察形源。若有飢渴，聽飲月黃日丹。」謝惠連詩：寂寥雲幄空。李周翰註：幄，帳也。

〔一三〕《楚辭》：青雲衣兮白霓裳。

〔一四〕丘遲詩：馳道聞鳳吹。呂延濟註：鳳吹，笙也。

〔一五〕《博物志》：漢武帝祭祀名山大澤，以求神仙之道。時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當來，乃供帳九華殿以待之。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雲車而至於殿西南，面東向，頭上戴七種青氣，鬱鬱如雲。時東方朔竊從殿南廂朱鳥牖中窺母，母顧之，謂帝曰：「此窺牖小兒，嘗三來盜吾桃。」帝乃大怪之。由此，世人謂方朔神仙也。

〔一六〕《漢武內傳》：地眞素訣，長生紫書。《眞誥》：道有青要紫書，金根衆文。《雲笈七籤》：紫書，紫筆繕文也。

口號贈楊繆本作「陽」徵君原註：此公時被徵。

詩題有「口號」，始於梁簡文帝《和衛尉新渝侯巡城口號》，庾肩吾、王筠俱有此作。至唐遂相襲用之，即是口占之義。蕭本作《口號贈徵君鴻》，而註云「見前《贈盧徵君》題註」，蓋以爲卽盧鴻矣，未詳是否。註中「被徵」一作「被召」。

陶令辭彭澤，梁鴻入會稽。〔一〕我尋《高士傳》，〔二〕君與古人齊。雲臥留丹壑，〔三〕天書降紫泥。〔四〕不知楊伯起，早晚向關西。〔五〕

〔一〕陶令事，已見九卷註。梁鴻事，見八卷註。

〔二〕《隋書》：《高士傳》六卷，皇甫謐撰。又《高士傳》二卷，虞槃佐撰。《册府元龜》：嵇康爲中散大夫，撰《高士傳》三卷。

〔三〕鮑照詩：雲臥恣天行。又照詩：姸容逐丹壑。

〔四〕紫泥，用以封璽書者，見七卷註。

〔五〕《後漢書》：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

上李邕

《舊唐書》：李邕，廣陵江都人，少知名。開元中，爲陳州刺史。十三年，玄宗車駕東封迴，

邕於汴州謁見，累獻詞賦，甚稱上旨，由是頗自矜衒。張說爲中書令，甚惡之。俄而陳州贓汙事發，貶爲欽州遵化尉，累轉括、淄、滑三州刺史，上計京師。邕素負美名，頻被貶斥，皆以邕能文養士，賈生、信陵之流，執事忌勝，剝落在外。人間素有聲稱，後進不識，京、洛阡陌聚觀，以爲古人。或傳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巷。又中使臨問，索其新文。復爲人陰中，竟不得進。天寶初，爲汲郡、北海二太守。嘗與左驍衞兵曹柳勣馬一匹，及勣下獄，吉溫令勣引邕議及休咎，厚相賂遺。詞狀連引，敕就郡決殺之，時年七十餘。

大鵬一日同風起，摶（霏玉本作「扶」）搖直上九萬里。〔一〕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繆本作「撼」）却滄溟水。時（繆本作「世」）人見我恒（蕭本作「指」）殊調，見（霏玉本作「聞」）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猶能畏後生，〔二〕丈夫未可輕年少。

〔一〕《莊子》：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陸德明註：司馬云：上行風謂之扶搖。《爾雅》云：扶搖謂之飇。郭璞云：暴風從下上也。

〔二〕《唐書·禮樂志》：貞觀十一年，詔尊孔子爲宣父。

蕭士贇曰：此篇似非太白之作。

贈張公洲革處士

楊齊賢曰：張公洲，在上元縣。琦按《景定建康志》：張公洲，在城西南五里，周圍三里，

《湖廣通志》：張公洲在武昌府城南二十里，晉隱士張公灌園處，因名。是有二張公洲。觀詩中所云楚人、云漢水，則是謂武昌之張公洲，而非在上元者矣。

列子居鄭圃，不將衆庶分。〔一〕革侯遁南浦，〔二〕常恐楚人聞。抱甕灌秋蔬，心閑遊天雲。每將瓜田叟，耕種漢水濱（一作「濆」）。時登張公洲，入獸不亂羣。〔三〕井無桔槔事，〔四〕門絕刺繡文。〔五〕長揖二千石，遠辭百里君。〔六〕斯爲眞隱者，吾黨慕清芬。

〔一〕《列子》：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視之，猶衆庶也。《韻會》：將，與也。

〔二〕南浦，卽張公洲，以在城之南，故曰南浦。

〔三〕《莊子》：孔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四〕又《莊子》：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曰槔。」爲圃者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陸德明註：槔，桔槔也。《說文》：桔槔，汲水器也。

〔五〕《史記》：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六〕二千石，謂太守。百里君，謂縣令。

李太白全集卷之十

錢塘王琦琢崖輯註
王濟魯川較

古近體詩共二十四首

秋日鍊藥院鑷白髮，贈元六兄林宗

《韻會》：鑷，箝也。音與涅同。

木落識歲秋，瓶冰知天寒。〔一〕桂枝日已綠，拂雪凌雲端。弱齡接光景，〔二〕矯翼攀鴻鸞。投分三十載，〔三〕榮枯同所歡。長吁望青雲，鑷白坐相看。秋顏入曉鏡，壯髮凋危冠。〔四〕窮與鮑生賈，〔五〕飢從漂母飡。時來極（胡本作「拯」）天人，道在豈吟嘆。樂毅方（蕭本作「豈」）適趙，〔六〕蘇秦初說韓，〔七〕卷舒固在我，何事空摧殘。

〔一〕《淮南子》：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覩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

〔二〕陶潛詩：弱齡寄事外。

〔三〕潘岳詩：投分寄石友。李善註：阮瑀《爲魏武與劉備書》曰：披懷解帶，投分寄意。分，猶志也。

〔四〕《莊子》：去其危冠。楊縉詩：壯髮危冠下，匕首地圖中。

〔五〕《史記》：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

〔六〕《史記》：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啖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

〔七〕按《史記·蘇秦列傳》，其游說六國，先說燕文侯，二說趙肅侯，三說韓宣惠王，四說魏襄王，五說齊宣王，六說楚威王。今引樂毅適趙、蘇秦說韓二事，皆言功業未成就之意。

書情贈蔡舍人雄

嘗高謝太傅（一作「嘗聞謝安石」），攜妓東山門。〔一〕楚舞醉碧雲，吳歌斷清猿。暫因蒼生起，〔二〕談笑安黎元。〔三〕余亦愛此人，丹霄冀飛翻。〔四〕遭逢聖明主，〔五〕敢進興亡言（繆本下多「蛾眉積讒妒，魚目嗤璵璠」）。〔六〕白璧竟何辜（一作「本無瑕」），青蠅遂成冤。〔七〕一朝去京國，十載客梁園。〔八〕猛犬吠九關，〔九〕殺人憤精魂。皇穹雪冤（繆本作「天」）枉，白日開昏

氛（繆本作「氛昏」）。〔一〇〕太階得夔龍，〔一一〕桃李滿中原。倒海索明月，〔一二〕凌山採芳蓀。〔一三〕

愧無橫草功，〔一四〕虛負雨露恩。跡謝雲臺閣，心隨天馬轅（蕭本作「鞍」）。〔一五〕

〔一〕《世說》：謝安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不得不與人同憂。」劉孝標註：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縱心事外，疏略常節，每畜女妓，攜持遊肆。

〔二〕蒼生事，已見七卷註。

〔三〕《封禪書》：以浸黎元。呂延濟註：黎元，百姓也。

〔四〕王粲詩：苟非鴻鵰，孰能飛翻。

〔五〕范雲詩：遭逢聖明后，來棲桐樹枝。

〔六〕王僧達詩：聊訊興亡言。

〔七〕陳子昂詩：青蠅一相點，白璧遂成冤。

〔八〕梁園，梁地也。在唐爲汴州，今爲開封府，其地有漢梁王之園。太白在天寶中，遊梁最久，故詩中屢以梁園爲言。

〔九〕宋玉《九辯》：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招魂》：虎豹九關啄害下人。

〔一〇〕謝靈運詩：盛明盪氛昏。

〔一一〕孟康《漢書註》：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晉書》：三台，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

〔一二〕《文心雕龍》：倒海探珠。

〔一三〕謝靈運詩：浥露馥芳蓀。江總詩：徐步採芳蓀。

〔一四〕《漢書·終軍傳》：軍無橫草之功。顔師古註：言行草中，使草偃臥，故云横草也。

〔一五〕《後漢書》：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又樊曄與光武少遊舊，建武初，徵爲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玉海》：《五行志》：雲臺，周家所造，圖書、術籍、珍玩、寶怪所藏。《東京賦》：南則前殿雲臺。《洛陽記》：雲臺高閣十四間。高誘《淮南子註》：臺高際於雲，故曰雲臺。「跡謝雲臺閣，心隨天馬轅」，卽身在江湖，心存魏闕之意。

夫子王佐才，〔一〕而今復誰論。層飈振六翮，〔二〕不日思騰鶱（音軒）。〔三〕我縱五湖棹，〔四〕烟濤恣崩奔。〔五〕夢釣子陵湍，英風（繆本作「氛」）緬猶存。〔六〕徒（蕭本作「彼」）希客星隱，弱植不足援。〔七〕千里一迴首，萬里一長歌。黄鶴不復來，清風奈愁（蕭本作「愁奈」）何。舟浮瀟湘月（一作「江横羅刹石」），山倒洞庭波。〔八〕投汨（音覓）笑古人，〔九〕臨濠得天和。〔一〇〕閑時田畝中，搔背牧雞鵝。別離解相訪，應在武陵多。〔一一〕

〔一〕《漢書》：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吕無以加。《後漢書》：南陽何顒名知人，見荀彧而異之曰：「王佐才也。」

〔二〕層飈，高風也。《古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韻會》：翮，鳥之勁羽也。《韓詩外傳》：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蓋鳥翅之勁者，左右各六，飛時全藉其力。鎩其六翮，則不能飛矣。

〔三〕《説文》：鶱，飛貌。

〔四〕《國語》：越滅吳，返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越國矣。」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

〔五〕謝靈運詩：圻岸屢崩奔。

〔六〕章懷太子《後漢書註》：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今山邊有石，上平，可坐十人，臨水，名爲嚴陵釣壇也。《廣韻》：緬，遠也。《藝文類聚》：《會稽典錄》曰：嚴遵，字子陵，與世祖俱受業長安。建武五年，下詔徵遵，設樂陽明殿，命宴會，暮留宿，遵以足荷上，其夜客星犯天子宿。明旦，太史以聞，上曰：「此無異也，昨夜與嚴子陵俱臥耳。」

〔七〕《左傳》：其君弱植。孔穎達《正義》：《周禮》謂草木爲植物。植謂樹立，君志弱，不樹立也。

〔八〕瀟湘、洞庭，見《惜餘春賦》註。《一統志》：秦望山，在杭州府城南一十里，山東南有羅刹石，横截江濤，後更名鎮江石。五代開平中，爲潮沙所沒。《錢塘縣志》：浙江，一名羅刹江，取風濤險惡意。江中有羅刹石，風濤至此倍險，唐郡守仲秋設祭迎潮於此。

〔九〕《史記》：屈原懷石，自投汨羅以死。應劭註：汨水在羅，故曰汨羅也。《史記索隱》：《荆州記》云：長沙羅縣北帶汨水，去縣四十里，是原自沉處，北岸有廟也。《楚辭章句》：汨水在長沙羅縣，下注湘水中。《通典》：岳州湘陰縣北有汨水，卽屈原懷沙自沉之處，俗謂之羅江。

〔一〇〕《莊子》：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通典》：濠州鍾離縣有濠水，卽莊、惠觀魚之處。《莊子》：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淮南子》：交被天和，食於地德。

〔一一〕唐時之武陵郡，卽朗州也，屬山南東道。

憶襄陽舊遊贈繆本下多「濟陰」二字馬少府巨

唐時之襄陽郡，卽襄州也，屬山南東道。濟陰郡，卽曹州也，屬河南道。

昔爲大堤客，〔一〕曾上山公樓。〔二〕開窗碧嶂（音帳）滿，〔三〕拂鏡滄江流。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荊州。〔四〕此地別夫子，今來思舊遊。朱顏君未老，白髮我先秋。壯志恐蹉跎，功名若雲浮（一作「有意未得言，懷賢若沉憂」）。歸心結遠夢，落日懸春愁。空思羊叔子，墮淚峴山頭（一作「何時共攜手，更醉峴山頭」）。〔五〕

〔一〕襄陽郡城外有大堤，有峴山，已見五卷註。

〔二〕晉時山簡爲襄陽太守，山公樓是其遺跡，今亡所在。

〔三〕《韻會》：嶂，山之高險者。《增韻》：山峰如屏障者。

〔四〕韓荊州，名朝宗，開元中爲荊州長史，太白謁見，長揖不拜。詳見後《與韓荊州書》及魏顥《李翰林集序》。

〔五〕《太平御覽》：《荊州圖記》曰：羊叔子與鄒潤甫嘗登峴山，嘆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沒無聞，念此令人悲傷。」潤甫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若潤甫輩，當如公語耳。」後參佐爲立碑著故望處，百姓每行望碑，莫不悲感，杜預名爲墮淚碑。

對雪獻從兄虞城宰

唐時，宋州睢陽郡有虞城縣，隸河南道。

昨夜梁園裏（繆本作「雪」），〔一〕弟寒兄不知。庭前看玉樹，〔二〕腸斷憶連枝。〔三〕

〔一〕梁園，已見七卷註。

〔二〕玉樹，雪中樹也。

〔三〕蘇武詩：况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

訪道安陵遇蓋寰音環，蕭本作「還」爲予造真籙，臨別留贈

唐時，德州平原郡有安陵縣，隸河北道。《隋書》：道經者云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籙》，次受《三洞籙》，次受《洞玄籙》，次受《上清籙》。籙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諸符錯在其間。文章詭怪，世所不識。受者必先潔齋，然後齎金環一幷諸贄幣，以見於師。師受其贄，以籙授之，仍剖金環，各持其半，云以爲約。弟子得籙，緘而佩之。

清水見白石，〔一〕仙人識青童。〔二〕安陵蓋夫子，十歲與天通。懸河與微言，〔三〕談論安可窮？能令二千石，撫背驚神聽。揮毫贈新詩，高價掩山東。〔四〕至今平原客，〔五〕感激慕清

風。學道北海仙，〔六〕傳書蕊珠宮。〔七〕丹田了玉闕，〔八〕白日思雲空。爲我草眞籙，天人慚妙工。七元洞豁落，〔九〕八角輝星虹。〔一〇〕三災蕩璿璣，〔一一〕蛟龍翼微躬。舉手謝天地，虛無齊始終。〔一二〕黃金滿（繆本作「獻」）高堂，答荷難克充。〔一三〕下笑世上士（繆本作「事」），沉魂北羅酆。〔一四〕昔日萬乘墳，今成一科蓬。贈言若可重，〔一五〕實此輕華、嵩。

〔一〕古《豔歌行》：語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見。

〔二〕《太平廣記》：漢元壽二年八月己酉，南岳眞人赤君、西城王君及諸青童，並從王母降於茅盈室。

〔三〕《晉書》：郭象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漢書》：昔仲尼沒而微言絕。顏師古註：精微要妙之言耳。《漢武帝內傳》：此元始天王，在丹房之中所說微言。

〔四〕鮑照詩：奇聲振朝邑，高價服鄉村。

〔五〕平原客，謂平原郡中賓客。

〔六〕北海仙，謂北海高天師如貴。太白於齊州請高天師授道籙，故蓋寰爲之書造眞籙也。

〔七〕《西昇經》：遂遍歷九天，上昇上清白闕丹城蕊珠宮。梁丘子《黃庭內景經註》：蕊珠，上清境宮闕名也。《眞靈位業圖》：有太和殿、寥陽殿、蕊珠宮。

〔八〕《黃庭外景經》：丹田之中，精氣微。梁丘子註：臍下三寸是也。《黃庭內景經》：肺部之宮似華蓋，下有童子坐玉闕。梁丘子註：玉闕者，腎中白氣，上與肺連也。

〔九〕《雲笈七籤》：《太微黃書》八卷，素訣乃含於九天元母結文空胎。歷歲數劫，以成自然之

章。太皇中歲，成《洞眞金眞玉光八景飛經》，元始天王名之爲《八景飛經》，廣生太眞名之爲《八素上經》，青眞小童名之爲《豁落七元》。

〔一〇〕《隋書》：道經者，云元始天尊所說之經，亦稟元一之氣，自然而有，非所造爲，亦與天尊常在不滅。天地不壞，則蘊而莫傳；劫運若開，其文自見。凡八字盡道體之奧，謂之《天書》。字方一丈，八角垂芒，光輝照耀，驚心眩目。雖諸天仙，不能省視。

〔一一〕《樓炭經》：天地有三災變：一者火災變，二者水災變，三者風災變。《法苑珠林》：二十小劫中間有小三災，次第輪轉。一疾疫災，二刀兵災，三饑饉災。劉昭《後漢書補》：璇璣者，謂北極星也。《晉書·天文志》：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三災蕩璿璣」，謂斗神覆護，三災不能爲害也。

〔一二〕王康琚詩：與物齊終始。李善註：孫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

〔一三〕顏延年詩：美價難克充。

〔一四〕《眞誥》：羅酆山在北方癸地，山高二千六百里，周圍三萬里，其山下有洞天，在山之中，周圍一萬五千里，其上其下並有鬼神宮室。山上有六洞，洞中有六宮，輒周圍千里，是爲六天鬼神之宮也。註云：此卽應是北酆，鬼王決斷罪人住處。《白帖》：羅酆山之洞，周一萬五千里，名曰北帝死生之天。皆鬼神所治，五帝之宮，考謫之府也。

〔一五〕《荀子》：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

贈崔郎中宗之

崔祐甫《齊昭公崔府君集序》：公嗣子宗之，學通古訓，詞高典册，才氣聲華，邁時獨步。仕

於開元中，爲起居郎，再爲尙書禮部員外郎，遷本司郎中。時文國禮，十年三入，終於右司郎中。年位不充，海內嘆息。按《唐書》，崔宗之乃宰相日用之子，襲封齊國公，好學，寬博有風檢，與李白、杜甫以文相知。

胡雁（一作「鷹」）拂海翼，〔一〕翱翔鳴素秋。〔二〕驚雲辭沙朔，〔三〕飄蕩迷河洲（一作「胡鷹度日邊，兩龍天地秋。哀鳴沙塞寒，風雪迷河洲」）。有（一作「乃」）如飛蓬人，〔四〕去逐（一作「一去」）萬里遊。〔五〕登高望浮雲，彷彿如舊丘。〔六〕日從海旁沒，水向天邊流。長嘯倚孤劍，目極心悠悠。〔七〕歲晏歸去來，〔八〕富貴安可（繆本作「所」）求。仲尼七十說，歷聘莫見收。〔九〕魯連逃千金，珪組豈可（一作「不足」）酬。〔一〇〕時哉苟不會，草木爲我儔。希君同攜手，長往南山幽。

〔一〕鮑照詩：胡雁已矯翼。

〔二〕《初學記》：梁元帝《纂要》曰：秋曰素秋。張華詩：星火既夕，忽焉素秋。李周翰註：西方色白，故曰素秋。

〔三〕沙朔，謂朔方沙漠之地。薛道衡《高祖文皇帝誄》：運天策於帷扆，播神威於沙朔。《北史》：洎乎有魏，定鼎沙朔。

〔四〕《商子》：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

〔五〕江淹詩：渺然萬里遊。

〔六〕鮑照詩：復得還舊丘。呂向註：舊丘，舊里也。

〔七〕《楚辭》：目極千里兮傷春心。《詩·國風》：悠悠我心。

〔八〕《楚辭》：歲既晏兮孰華予。王逸註：晏，晚也。

〔九〕《淮南子》：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論衡》：孔子不能容於世，周流遊說七十餘國，未嘗得安。

〔一〇〕魯連逃千金，詳見二卷註。左思詩：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羣。臨組不肯緤，對珪寧肯分。

贈崔諮議

《唐書·百官志》：王府官，有諮議參軍事一人，正五品上，掌訏謀議事。

騄（蕭本作「綠」）驥本天馬，素非伏櫪駒。〔一〕長嘶向（一作「起」）清風，倏忽凌九區。〔二〕何言西北至，却走（繆本作「是」）東南隅。〔三〕世道有翻覆，前期（一作「程」，一作「途」）難預圖。希君一（一作「前」，一作「相」）剪拂（一作「拂便」），〔四〕猶可騁中衢。〔五〕

〔一〕張衡《南都賦》：騄驥齊鑣。李善註：騄驥，駿馬名也。《穆天子傳》：八駿有赤驥、騄耳。魏武帝詩：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二〕《楚辭·招魂》：往來倏忽。王逸註：倏忽，疾急貌。

〔三〕《史記》：初，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庾肩吾詩：渥水出騰駒，湘川實應圖。來從西北道，去逐東南隅。

〔四〕九區、剪拂，俱見三卷《天馬歌》註。

〔五〕中衢，猶中道也。《淮南子》：猶中衢而致尊耶？傅玄《正都賦》：灑奔駟於中衢。

贈昇州王使君忠臣

《唐書·地理志》：江南道昇州江寧郡，至德二載，以潤州之江寧縣置，上元二年廢。《太平寰宇記》：安祿山亂，肅宗以金陵自古雄據之地，時遭艱難，不可縣統之，因置昇州，仍加節制，實資鎮撫。時方艱弊，力難興造，因舊縣宇以爲州城。祿山平後，復廢州，依舊爲縣。

六代帝王國，三吳佳麗城。〔一〕賢人當重寄，〔二〕天子借高名。巨海一邊靜，長江萬里清。應須救趙策，未肯棄侯嬴。〔三〕

〔一〕楊齊賢曰：唐昇州，吳、晉、宋、齊、梁、陳所都，東極於海，西帶長江。胡三省《通鑑註》：漢置吳郡，吳分吳郡置吳興郡，晉又分吳興、丹陽置義興郡，是爲三吳。酈道元曰：世謂吳郡、吳興、會稽爲三吳。杜佑曰：晉、宋之間，以吳郡、吳興、丹陽爲三吳。謝朓詩：江南佳麗地。

〔二〕《北史》：足下宿當重寄，早預心膂。

〔三〕侯嬴事，見三卷註。

贈別從甥高五

魚目高太山，〔一〕不如一璵（音余）璠（音煩）。〔二〕賢甥卽明月，聲價動天門。能成吾宅相，不減魏陽元。〔三〕自顧寡籌略，〔四〕功名安所存？五木思一擲，〔五〕如繩繫窮猨。〔六〕櫪中駿馬空，堂上醉人喧。黄金久已罄，爲報故交恩。聞君隴西行，〔七〕使我驚（一作「清」）心魂。與爾共飄飖，雲天各飛翻。〔八〕江水流或卷，此心難具論。貧家羞好客，語拙覺辭繁。三朝空錯莫，〔九〕對飯却慚冤。自笑我非夫，〔一〇〕生事多契闊。〔一一〕積蓄（繆本作「蓄積」）萬古憤，向誰得開豁？〔一二〕天地一浮雲，此身乃毫末。忽見無端倪，〔一三〕太虚可包括。去去何足道，臨歧空復愁。肝膽不楚、越，〔一四〕山河亦衾幬（音儔）。〔一五〕雲龍若（蕭本作「將」）相從，明主會見收。成功解相訪，溪水桃花流。〔一六〕

〔一〕魚目：魚之目睛似珠者也。明月珠，夜光珠也。俱見二卷註。

〔二〕《説文》：璵璠，魯之寶玉。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奂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左傳》：陽虎將以璵璠斂。杜預註：璵璠，美玉也。

〔三〕《晉書》：魏舒，字陽元，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曰：「當出貴甥。」舒曰：「當爲外祖成此宅相。」

〔四〕《三國志註》：《江表傳》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

〔五〕《世說》：桓宣武與袁彥道摴蒱，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元革《五木經》：摴蒱，古戲。其投有五，故白呼爲五木。以木爲之，因謂之木。今則以牙、角，尙飾也。《演繁露》：古惟斲木爲子，一具凡五子，故名五木。後世轉而用石、用玉、用象、用骨，故《列子》謂之投瓊，《律文》謂之出玖。

〔六〕《世說》：窮猿奔林，豈暇擇木。

〔七〕唐隴右道有隴西郡。按：《通典》：渭州，《禹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卽其地也。春秋爲羌戎之居，秦置隴西郡，以居隴坻之西爲名。唐爲渭州，亦謂之隴西郡，領襄武、隴西、渭源、障四縣。

〔八〕沈約詩：短翮屢飛翻。

〔九〕班固《東都賦》：春王三朝。章懷太子註：三朝，元日也。謂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李善註：三朝，歲首朔日也。然此詩所謂三朝，卽三日之義，與《東都賦》所言不同。鮑照詩：今朝見我顏色衰，意中錯莫與先異。

〔一〇〕《左傳》：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杜預註：非丈夫也。

〔一一〕《詩·國風》：死生契闊。毛傳云：契闊，勤苦也。

〔一二〕夏侯湛《東方朔畫贊》：明濟開豁，包含弘大。

〔一三〕《莊子》：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又云：反覆終始，不知端倪。

〔一四〕又《莊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一五〕《詩·國風》：抱衾與裯。毛傳曰：衾，被也；裯，襌被也。鄭箋曰：裯，牀帳也。孔穎達《正義》：鄭既以衾爲被，不宜復云襌被也。漢世名帳爲裯，蓋因於古，故以爲牀帳。

〔一六〕溪水、桃花，用武陵桃花源事，見二卷註。

贈裴司馬

按《唐書·百官志》，刺史之僚佐，有司馬一人，位在別駕、長史之下，上州者從五品下，中州者正六品下，下州者從六品上。

翡翠黃金縷，繡成歌舞衣。若無雲間月，〔一〕誰可比光輝？秀色一如此，多爲衆女譏。君恩移昔愛，失寵秋風歸。愁苦不窺鄰，〔二〕泣上流黃機。〔三〕天寒素手冷，夜長燭復微。十日不滿匹，鬢蓬亂若絲。猶是可憐人，容華世中稀。向君發皓齒，〔四〕顧我莫相違。

〔一〕古《白頭吟》：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

〔二〕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此女登牆窺臣三年，至今未許也。

〔三〕梁元帝詩：網綴流黃機。李善《文選註》：《環濟要略》曰：間色有五，紺、紅、縹、紫、流黃也。《禮記正義》：皇氏云：正謂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謂五方間色，綠、紅、碧、紫、駵黃是也。黃是中央正，駵黃是中央間。中央爲土，土克水，水色黑，故駵黃之色，黃黑也。駵黃卽流黃之義。

〔四〕曹植詩：誰爲發皓齒？

敍舊贈江陽宰陸調

唐時，淮南道之揚州有江陽縣。

太伯讓天下，仲雍揚波濤。〔一〕清風蕩萬古，〔二〕跡與星辰高。開吳食東溟，陸氏世英髦。多君秉古節（一作「夫子特峻秀」），〔三〕岳立冠人曹。〔四〕風流少年時，京、洛事遊遨。〔五〕腰間延陵劍，〔六〕玉帶明珠袍。〔七〕我昔鬬雞徒，〔八〕連延五陵豪。〔九〕邀遮相組織，〔一〇〕呵嚇來煎熬。君開萬叢人，鞍馬皆辟（繆本作「闢」）易。〔一一〕告急清憲臺，〔一二〕脫余北門厄。閒宰江陽邑，剪棘樹蘭芳（一本自「腰間延陵劍」以下作：「騕騔紅陽燕，玉劍明珠袍。一諾許他人，千金雙錯刀。滿堂青雲士，望美期丹霄。我昔北門厄，摧如一枝蒿。有虎挾雞徒，連延五陵豪。邀遮來組織，呵嚇相煎熬。君披萬人叢，脫我如狴牢。此恥竟未刷，且食綏山桃。非天雨文章，所祖託《風》、《騷》。蒼蓬老壯髮，長策未逢遭。別君幾何時，君無相思否？鳴琴坐高樓，淥水淨窗牖。政成聞《雅》、《頌》，人吏皆拱手。投刃有餘地，迴車攝江陽。錯雜非易理，先威挫豪強。」下俱相同。又繆本「特峻秀」作「時峻季」，「狴牢」作「貔牢」，「託《風》、《騷》」作「記《風》、《騷》」）。〔一三〕城門何肅穆，〔一四〕五月飛秋霜。好鳥集珍木，高才列華堂。〔一五〕時從府中歸，絲管儼成行。但苦隔遠道，無由共

銜觴。江北荷花開，江南楊梅鮮（繆本作「熟」，又下多「正好飲酒時，懷賢在心目」二句）。〔一六〕挂席候海色（蕭本作「拾海月」），〔一七〕乘（繆本作「當」）風下長川。〔一八〕多酤新豐醁（音錄），〔一九〕滿載剡溪船。〔二〇〕中途不遇人，直到爾門前。大笑同一醉，取樂平生年。

〔一〕《漢書》：周太王長子太伯，次曰仲雍，次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太王欲傳國焉。太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荊蠻。公季嗣位，至昌爲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稱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太伯初奔荊蠻，荊蠻歸之，號曰句吳。太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陸機詩：太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

〔二〕《晉書》：激清風於萬古，厲薄俗於當年。

〔三〕鮑照詩：誰令乏古節？張銑註：古節，古人高尚之節。

〔四〕陸機詩：吳實龍飛，劉亦岳立。《華陽國志》：谷口子眞秉箕潁之操，湛然岳立。

〔五〕謝靈運詩：仲春喜遊遨。

〔六〕《新序》：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

〔七〕王僧孺詩：落日映珠袍。

〔八〕鬭雞徒，詳見二卷註。

〔九〕五陵豪，見五卷註。

〔一〇〕《漢紀》：邀遮前後，危殆不測。

〔一一〕辟易，見二卷註。

〔一二〕潘正叔詩：迴迹淸憲臺。李善註：《漢官儀》曰：御史爲憲臺。

〔一三〕袁宏《三國名臣贊》：思樹芳蘭，剪除荆棘。李善註：芳蘭以喻君子，荆棘以喻小人。
〔一四〕《晉書》：賀循歷試二城，刑政肅穆。
〔一五〕嵇康《琴賦》：華堂曲宴。
〔一六〕張揖《上林賦註》：楊梅，其實似穀子而有核，其味酸，出江南。《齊民要術》：楊梅，《臨海異物志》云：其子大如彈丸，正赤，五月熟，似梅味甜酸。
〔一七〕謝靈運詩：挂席拾海月。
〔一八〕《洛神賦》：浮長川而忘反。
〔一九〕《說文》：酤，買酒也。新豐酒，見四卷註。《廣韻》：醁，美酒也。
〔二〇〕剡溪船，用王子猷訪戴安道事，詳見九卷註。

贈從孫義興宰銘

唐時，常州晉陵郡有義興縣，屬江南東道。

天子思茂宰，天枝得英才。〔一〕朗然清秋月，獨山映吳臺。落筆生綺繡，操刀振風雷。〔二〕蠖屈雖百里，鵬騫(音軒)望三台。〔三〕退食無外事，琴堂向山開。〔四〕綠水寂以閑，〔五〕白雲有時來。河陽富奇藻，〔六〕彭澤縱名杯。〔七〕所恨不見之，猶如仰昭回。〔八〕

〔一〕謝朓詩：茂宰深遐睠。王僧孺文：天枝峻密，帝葉英芬。

〔二〕操刀，用子產語，見九卷註。

〔三〕潘尼詩：蠖屈固小往。《晉書》：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爲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爲司祿，主兵。所以昭德塞違也。

〔四〕《詩·國風》：退食自公。楊齊賢曰：宓子賤爲單父宰，彈琴不下堂，而單父治。故後世以宰之室爲琴堂。

〔五〕張協詩：荒庭寂以閑，山岫峭且深。

〔六〕《晉書》：潘岳才名冠世，出爲河陽令。岳美姿儀，辭藻絕麗，尤善爲哀誄之文。盧照鄰詩：知君振奇藻。

〔七〕《晉書》：陶潛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

〔八〕《詩·大雅》：倬彼雲漢，昭回於天。朱傳曰：雲漢，天河也。昭，光也。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而轉也。

元惡昔（蕭本作「皆」）滔天，疲人散幽草。驚川無恬（蕭本作「活」）鱗，〔一〕舉邑罕遺老。誓雪會稽恥，〔二〕將奔宛陵道。〔三〕亞相素所重，〔四〕投刃應《桑林》。〔五〕獨坐傷激揚，〔六〕神融一開襟。〔七〕絃歌欣再理，〔八〕和樂醉人心。〔九〕蠹政除害馬，〔一〇〕傾巢有歸禽。壺漿候君來，聚舞共（蕭本作「若」）謳吟。農夫棄蓑笠，蠶女墮纓簪。〔一一〕歡笑相拜賀，則知惠愛深。

〔一〕《書·康誥》：元惡大憝。《晉書》：巨猾滔天，帝京危急。潘岳《西征賦》：牧疲人於西夏。殷仲文《解尚書表》：洪波振壑，川無恬鱗。「元惡滔天」二聯，指上元中宋州刺史劉展舉兵爲亂，連陷揚、潤、昇、蘇、湖、濠、楚、舒、和、徐、廬諸州，凡三月始平。其事詳後二十七卷註。常州與蘇、湖、揚、潤四州地界相接，其亂離不遑安處，概可知矣。

〔二〕《春秋繁露》：大夫蠡、大夫種、大夫庸、大夫睪、大夫車成，越王與此五大夫謀伐吳，遂滅之，雪會稽之恥。

〔三〕宛陵，卽宣城也。唐時，宣州宣城郡，理宣城縣，本漢之宛陵縣地。

〔四〕太白原註：亞相李公重之以能政，中丞李公免罷以移官。蓋銘以劉展稱兵，避難奔走失官，因二公而復職者也。唐時御史臺有大夫一員，正三品；中丞二員，正四品。亞相，謂御史大夫，獨坐謂中丞。《海錄碎事》：御史大夫謂之亞相，蓋御史大夫，漢時位爲宰相之副，故唐人謂之亞相。

〔五〕《莊子》：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陸德明註：《桑林》，司馬云：湯樂名。崔云：宋舞樂名。「投刃應《桑林》」，言其治民之材，如投刃得法，綽然有餘地也。

〔六〕《後漢書》：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激揚，激濁揚清也。

〔七〕潘岳《西征賦》：開襟乎清暑之館。

〔八〕絃歌，用子游宰武城事。因免罷移官，故曰「再理」也。《漢書·張禹傳》：後堂理絲竹管絃。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爲理樂。

〔九〕《世說註》：《名士傳》曰：阮咸，字仲容，陳留人。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嘆服。

〔一〇〕《莊子》：牧馬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

〔一一〕《曲禮》：女子許嫁，纓。孔穎達《正義》：婦人質弱，不能自固，必有繫屬，故恒繫纓。纓有二時：一是少時常佩香纓，二是許嫁時繫纓。何以知然者？《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衿纓。鄭以爲佩香纓，不云纓之形制。又《昏禮》：主人入，親説婦纓。鄭註云：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也。蓋以五采爲之，其制未聞。又《內則》云：婦事舅姑，衿纓。鄭云：婦人有纓，示繫屬也。以此而言，故知有二纓也。

歷職吾所聞，〔一〕稱賢爾爲最。〔二〕化洽一邦上，名馳三江外。〔三〕峻節貫（繆本作「冠」）雲霄，〔四〕通方堪遠大。〔五〕能文變風俗，好客留軒蓋。〔六〕他日一來遊，因之嚴光瀨。〔七〕

〔一〕《蜀志》：衛繼敏達夙成，學識通博，進仕州郡，歷職清顯。

〔二〕《後漢書》：牟融以司徒茂才爲豐令，視事三年，縣無獄訟，爲州郡最。《晉書》：鄭袤爲黎陽令，吏民悦服，太守班下屬城，特見甄異，爲諸縣之最。

〔三〕《史記索隱》：韋昭云：三江，謂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今按《地理志》，有南江、中江、北江，是爲三江。其南江從會稽吴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東北入海。《太平寰宇記》：《郡國志》云：《禹貢》三江，吴郡南松江、錢塘江、浦陽江是也。

〔四〕峻節，高節也。顔延年詩：峻節貫秋霜。李善註：貫，連也。

〔五〕《漢書》：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顔師古註：方，道也。

〔六〕《梁書》：尚書令沈約，當朝顯貴，軒蓋盈門。

〔七〕《水經注》：自桐廬縣至於潛，凡十有六瀨。第二是嚴陵瀨，瀨帶山，山下有石室。漢光武

時，嚴子陵之所居也。故山及瀨，皆即人姓名之。山下有盤石，周圍十數丈，交枕潭際，蓋陵所遊也。

草創大還贈柳官迪

天地爲橐籥，周流行太易。〔一〕造化合元符，〔二〕交媾（音垢。繆本作「搆」）騰精魄。〔三〕自然成妙用，〔四〕孰（繆本作「熟」）知其指的？羅絡四季間，〔五〕綿微無一（繆本作「一無」）隙。日月更出沒，雙光豈云隻。姹（丑雅切，嗏去聲）女乘河車，〔六〕黄金充轅軛。〔七〕執樞相管轄，〔八〕摧伏傷羽翮。朱鳥張炎威，白虎守本宅。〔九〕相煎成苦老，〔一〇〕消爍凝津液。髣髴周窗塵，死灰同至寂。〔一一〕擣（繆本作「鑄」，非）冶入赤色，十二周律曆。赫然稱大還，與道本無隔。白日可撫弄，清都在咫尺。〔一二〕北酆落死名，〔一三〕南斗上生籍。〔一四〕抑予是何者？身在方士格。〔一五〕才術信縱橫，世途自輕擲。吾求仙棄俗，君曉損勝益。不向金闕遊，思爲玉皇客。〔一六〕鸞車速風電，〔一七〕龍騎無鞭策。一舉上九天，相攜同所適。

〔一〕《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河上公註：天地空虛，和氣流行，萬物自生。其空虛，猶橐籥也。《參同契》：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坎離匡廓，運轂正軸，牝牡四卦，以爲橐籥，覆冒陰陽之道。又曰：易有周流，屈伸反覆。又曰：易謂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

〔二〕陸倕《新刻漏銘》：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呂延濟註：造化，謂陰陽也。符，同也。

〔三〕《參同契》：觀夫雌雄交媾之時，剛柔相結而不可解，得其節符，非有工巧以制御之，本在交媾，定制始先。陳子昂詩：精魄相交媾。

〔四〕《參同契》：自然之所爲兮，非有邪僞道。惟斯之妙術兮，審訂不誑語。

〔五〕又《參同契》曰：坎戊日精，離己月光。日月爲易，剛柔相當。土王四季，羅絡始終。天地媾其精，日月相撢持。蟾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

〔六〕又《參同契》曰：河上姹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彭曉註：河上姹女者，眞汞也。見火則飛騰。

〔七〕《抱朴子》：丹砂可爲黃金，河車可作銀子，得其道可以仙身。軛，轅端橫木，駕馬領者也。

〔八〕《龍虎經》：神室有所象，雞子爲形容。五岳峙潛洞，際會有樞轄。

〔九〕淳于叔通《大丹賦》：升熬於甑山兮，炎火張設下。白虎倡導前兮，蒼液和於後。朱雀翺翔戲兮，飛揚色五采。遭遇網羅施兮，壓止不得舉。嗷嗷聲悲泣兮，如嬰兒慕母。顛倒就湯鑊兮，摧折傷毛羽。俞琰註：朱雀，火也。

〔一〇〕蕭士贇曰：老者，煉丹火候之老嫩也。

〔一一〕《參同契》：形體爲灰土，狀若明窗塵。擣治幷合之，馳入赤色門。固塞其際會，務令致完堅。炎火張於下，晝夜聲正勤。始文使可修，終竟武乃陳。候視加謹愼，審察調寒溫。周旋十二節，節盡更須親。氣索命將絕，休死亡魄魂。色轉更爲紫，赫然成還丹。

〔一二〕清都，見二卷註。

〔一三〕北酆，見本卷註。

〔一四〕《搜神記》：南斗注生，北斗注死。

〔一五〕《後漢書》：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章懷太子註：方士，有方術之士也。

〔一六〕闕，謂朝廷之門闕。金闕，猶金門也。《眞靈位業圖》有玉皇道君。《太平廣記》：木公，亦云東王父，亦云東王公。蓋青陽之元氣，百物之先也。冠三維之冠，服九色雲霞之服，亦號玉皇君。居於雲房之間，以紫雲爲蓋，青雲爲城，仙童侍立，玉女散香。眞僚仙官，巨億萬計，各有所職，皆禀其命，而朝奉翼衞。故男女得道者，名籍所隸焉。出《仙傳拾遺》。

〔一七〕《太平御覽》：《尺素訣》曰：太微天帝，登白鸞之車。

贈崔司户文昆季

唐時，州之屬吏，有司戶參軍事，上州二人，從七品下；中州一人，正八品下；下州一人，從八品下。

雙珠出海底，〔一〕俱是連城珍。〔二〕明月兩特達，〔三〕餘輝傍照（繆本作「照旁」）人。〔四〕英聲振名都，高價動殊鄰。〔五〕豈伊箕山故，〔六〕特以風期親。〔七〕惟昔不自媒，〔八〕擔簦西入秦。〔九〕攀龍九天上，忝列（繆本作「別忝」）歲星臣。〔一〇〕布衣侍丹墀（音池），〔一一〕密勿草絲綸。〔一二〕才微惠渥重〔一三〕，讒巧生緇（音支）磷（音鄰）。一去已十年，今來復盈旬。〔一四〕清霜入曉鬢，白露生衣巾。側見綠水亭，開門列華茵。〔一五〕千金散義士，四座無凡賓。欲折月中

桂，〔一六〕持（蕭本作「特」）爲寒者薪。路傍已竊笑，天路將何因？〔一七〕垂恩儻丘山，報德有微身。

〔一〕《三國志註》：孔融與韋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

〔二〕魏文帝《與鍾繇書》：不損連城之價。事詳四卷註。

〔三〕《禮記》：圭璋特達。郭璞詩：圭璋雖特達。呂延濟註：特達，美貌。

〔四〕《古詩》：照乘有餘輝。

〔五〕《長楊賦》：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顏師古註：鄰，邑也。

〔六〕《高士傳》：許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隱於沛澤之中。堯讓天下於許由，由於是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許由沒，葬箕山之巔，亦名許由山，在陽城之南十餘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岳。

〔七〕風期，猶風度也。註見三卷。

〔八〕《列子》：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管子》：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九〕《史記》：虞卿攝蹻擔簦。徐廣曰：簦，長柄笠，音登。笠有柄者謂之簦。

〔一〇〕《列仙傳》：東方朔者，平原厭次人也。久在吳中，爲書師數十年。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爲郎。至昭帝時，時人或謂聖人，或謂凡人，作深淺默顯之行。或忠言，或戲語，莫知其旨。至宣帝時初，棄郎以避世亂，置幘官舍，風飄之而去。後見於會稽，賣藥五湖，智者疑其歲星精也。

〔一一〕《漢書》：俯視兮丹墀。孟康註：丹墀，赤地也。《通典》：漢省中以朱漆地，故謂之丹墀。《宋

書》：明光殿以胡粉塗壁，畫古賢烈士。以丹朱色地，謂之丹墀。

〔一二〕《漢書》：密勿從事，不敢告勞。顏師古註：密勿，猶黽勉。《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鄭玄註：言言出彌大也。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孔穎達《正義》：王言初出，微細如絲，及其出行於外，言更漸大如綸也。言綸粗於絲。

〔一三〕潘岳《寡婦賦》：荷君子之惠渥。劉良註：荷恩惠之厚也。

〔一四〕任昉詩：經途不盈旬。

〔一五〕謝靈運詩：連榻設華茵。張銑註：茵，褥也。

〔一六〕《酉陽雜俎》：舊言月中有桂。

〔一七〕《西京賦》：要羨門乎天路。

贈溧陽宋少府陟

唐時，宣州有溧陽縣，屬江南西道。

李斯未相秦，〔一〕且逐東門兔。宋玉事襄王，能爲《高唐賦》。〔二〕嘗聞《綠水曲》，〔三〕忽此相逢遇。掃灑青天開，豁然披雲霧。〔四〕葳蕤紫鸞鳥，〔五〕巢在崑山樹。驚風西北吹，飛落南溟去。〔六〕早懷經濟策，特受龍顏顧。白玉棲青蠅，〔七〕君臣忽行路。人生感分義，貴欲呈丹素。〔八〕何日淸中原，〔九〕相期廓天步。〔一〇〕

〔一〕李斯事，見一卷《擬恨賦》註。
〔二〕《高唐賦》，見二卷註。
〔三〕《綠水曲》，見四卷註。
〔四〕《晉書》：尚書令衛瓘，見樂廣而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
〔五〕《子虛賦》：錯翡翠之葳蕤。呂延濟註：葳，蕤羽毛貌。鸞鳥，見二卷註。
〔六〕南溟，南海也。見八卷註。
〔七〕青蠅，見九卷註。
〔八〕《北史·司馬子如傳》：子如初爲懷朔鎮省事，與齊神武相結託，分義甚深。《劉璠傳》：我與府侯，分義已定。楊齊賢曰：丹素，心也。
〔九〕《左傳》：晉、楚治兵，遇於中原。
〔一〇〕《詩·小雅》：天步艱難。沈約《法王寺碑》：因斯而運斗樞，自茲而廓天步。

戲贈鄭溧陽

鄭名晏，爲溧陽令，與上篇宋少府陟俱詳見二十九卷《溧陽瀨水貞義女碑銘序》。

陶令日日醉，不如五柳春。素琴本無絃，漉酒用葛巾。清風北窗下，自謂羲皇人。〔一〕
何時到栗（一作「溧」）里，〔二〕一見平生親。〔三〕

〔一〕《宋書》：陶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爲彭澤令，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常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潛性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無絃，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嘗言五六月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二〕《太平寰宇記》：栗里，原在廬山南，當澗有陶公醉石。

〔三〕蘇武詩：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任昉詩：何由乘此竹，直見平生親。

贈僧崖公

昔在朗陵東，〔一〕學禪白眉空。〔二〕大地了鏡徹，〔三〕迴旋寄輪風。〔四〕攬彼造化力，持爲我神通〔五〕。晚謁太山君，〔六〕親見日沒雲。中夜臥山月（一作「夜臥雪上月」），拂衣逃人羣。授余金仙道，〔七〕曠劫未始聞。〔八〕冥機發天光，〔九〕獨朗謝垢氛。〔一〇〕虛舟不繫物，〔一一〕觀化遊江濆。〔一二〕江濆遇同聲，〔一三〕道崖乃僧英。〔一四〕說法動海岳，遊方化公卿。〔一五〕手秉玉麈尾，〔一六〕如登白樓亭。〔一七〕微言注百川，〔一八〕亹亹信可聽。〔一九〕一風鼓羣有，〔二〇〕萬籟各自

鳴。〔二一〕啓閉八（繆本作「開七」）窗牖，託宿掣雷霆。自言（繆本作「云」）歷天台，搏壁躡翠屏。〔二二〕凌兢石橋去，〔二三〕恍惚入青冥。〔二四〕昔往今來歸，絶景無不經。何日更攜手，乘杯向蓬瀛？〔二五〕

〔一〕《元和郡縣志》：朗陵山，在蔡州朗山縣西北三十里。《太平寰宇記》：朗陵故城，漢爲縣，所治在今蔡州朗山縣西南三十五里。晉武帝封何曾爲朗陵公，卽此城也。

〔二〕白眉空疑是當時釋子之名，猶禪宗所稱南泉願、臨濟元、趙州諗之類。楊註引《蜀志》馬良白眉事，非矣。

〔三〕了者，了然分明之意。《楞嚴經》：觀諸世間，大地山河，如鏡鑑明，來無所粘，過無踪跡。

〔四〕《法苑珠林》：依《華嚴經》云：三千大千世界，以無量因緣乃成，且如大地依水輪，水依風輪，風依空輪。空無所依，然衆生業感，世界安住。故《智度論》云：三千大千世界，皆依風輪爲基。又新翻《菩薩藏經》云：諸佛如來，成就不思議智故，而能行知諸風雨相。知世有大風，名烏盧博迦，乃至衆生諸有覺受，皆由此風所搖動故。此風輪量高三拘盧舍。於此風上，虛空之中，復有風起，名風雲輪，此風輪量高五拘盧舍。於此風上，虛空之中，復有風起，名瞻薄迦，此風輪量高十踰繕那。如是次第輪上，六萬八千拘胝風輪之相，如來應正等覺，依止大慧，悉能了知。

〔五〕《維摩詰經》：維摩詰卽入三昧，現神通力，示諸大衆。

〔六〕太山君，主太山之神也。《廣博物志》：東岳太山君，領羣神五千九百人，主治死生，百鬼之主帥也。太山君服青袍，戴蒼璧七稱之冠，佩通陽太平之印，乘青龍。

〔七〕《金光明經》：如來之身，金色微妙。後世稱佛，有金仙之號，以此。

〔八〕《隋書》：天地之外，四維上下，更有天地，亦無終極。然皆有成有敗。一成一敗，謂之一劫。《楞嚴經》：我曠劫來，心得無礙。

〔九〕沈約《千佛頌》：千覺俯應，遞叩冥機。《莊子》：宇泰定者，發乎天光。

〔一〇〕謝靈運詩：兼抱濟物性，而不纓垢氛。李善註：垢，滓也。氛，氣也。

〔一一〕《莊子》：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魏書》：獨浩然而任己，同虛舟之不繫。

〔一二〕鮑照詩：回風起江濆。《說文》：濆，水涯也。

〔一三〕《周易》：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一四〕沈約《爲齊竟陵王解講疏》：肅萃僧英，敬敷慧典。

〔一五〕傅亮《文殊師利菩薩贊》：業化遊方，罔識厥津。

〔一六〕《晉書》：王衍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爲事，每執玉柄麈尾，與手同色。

〔一七〕《世說》：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共商略先往名達。林公既非所關，聽訖云：「二賢故自有才情。」劉孝標註：《會稽記》曰：白樓亭，在山陰，臨流映壑也。《水經注》：浙江又東北逕重山西，山上有白樓亭，亭本在山下，縣令殷朗移置今處，升陟遠望，山湖滿目也。

〔一八〕微言，已見前《訪道安陵》詩註中。

〔一九〕《世說》：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清言良久。去後，苟子問曰：「向客何如尊？」長史曰：「向客亹亹，爲來逼人。」

〔二〇〕王屮《頭陀寺碑文》：行不捨之檀，而施洽羣有。劉良註：羣有，謂萬物。

〔二一〕《韻會》：凡孔竅機括，皆曰籟。《莊子》：人籟則比竹是已，地籟則衆竅是已，天籟則人心之自動者是已。

〔二二〕孫綽《天台山賦》：跨穹隆之懸磴，臨萬丈之絕冥。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李善註：懸磴，石橋也。

〔二三〕顧愷之《啓蒙記》註曰：天台山石橋，路徑不盈尺，長數十步，步至滑，下臨絕冥之澗。翠屏，石橋之上石壁之名也。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上有石橋懸渡，有石屏風橫絕橋上，邊有過徑，裁容數人。《甘泉賦》：馳閶闔而入凌兢。服虔註：凌兢，恐懼貌。

〔二四〕王逸《九思》：增逝兮青冥。註云：青冥，太清也。

〔二五〕《法苑珠林》：宋京師有釋杯度者，不知族姓名氏。常乘木杯度水，因而爲目。初見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能測其由來。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度竊去。家主覺而追之，見度徐行，走馬逐而不及。至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而渡，無假風棹，輕疾如飛，俄而渡岸，達於京師。

遊溧陽北湖亭，望瓦屋山懷古，贈同旅一作《贈孟浩然》

《景定建康志》：瓦屋山，在溧陽縣西北八十里，周迴二十里，高一百六十七丈。山形連亘，兩崖稍陡起，宛如屋狀。李白嘗遊溧陽，望瓦屋山，懷古賦詩，卽此地。

朝登北湖亭，遙望瓦屋山。天清白露下，始覺（一作「知」）秋風還。遊子託主人，〔一〕仰觀眉睫間。目（一作「日」）色送飛鴻，〔二〕邈然不可攀。長吁相勸勉，何事來吳關？聞有貞義

女，振窮溧水灣。〔三〕清光了在眼，白日如披顏。高墳五六墩，崒兀棲猛虎。遺跡翳九泉，〔四〕芳名動千古。子胥昔乞食，此女傾壺漿。運開展宿憤，〔五〕入楚鞭平王。〔六〕凜冽天地間，〔七〕聞名若懷霜。〔八〕壯夫或未達，十步九太行。與君拂衣去，萬里同翱翔。

〔一〕「遊子」數句，言遊客仰觀主人辭色，見其仰視飛鳥，意不在賓客，故長吁相勸，何事來至此地？

〔二〕目色送飛鴻，是暗用衞靈公仰視蜚雁，色不在孔子事，已見四卷註。

〔三〕《越絕書》：子胥至溧陽界中，見一女子擊絮於瀨水之中。子胥曰：「豈可得託食乎？」女子曰：「諾。」卽發簞飯，清其壺漿而食之。子胥食已而去，謂女子曰：「掩爾壺漿，毋令之露。」女子曰：「諾。」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自縱於瀨水之中而死。《一統志》：溧水在應天府溧陽縣西北四十里，一名瀨水。蕭士贇曰：棲猛虎，謂墳如猛虎之狀，猶馬鬣封之謂也。琦謂墳勢崒兀，有若猛虎，是寫遙望中擬似之景耳。以馬鬣封爲比，恐未是。據此詩，貞義女之墳唐時尙存，當在瓦屋山下。今則不可考矣。

〔四〕木華《海賦》：吹烱九泉。李善註：地有九重，故曰九泉。

〔五〕謝靈運詩：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

〔六〕《吳越春秋》：吳王入郢，伍胥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寃哉！」

〔七〕傅咸《神泉賦》：六合蕭條，嚴霜凜冽。

〔八〕陸機《文賦》：心懍懍以懷霜。

醉後贈從甥高鎮

馬上相逢揖馬鞭，客中相見客中憐。欲邀擊筑悲歌飲，〔一〕正値傾家無酒錢。〔二〕江東風光不借人，枉殺落花空自春。黄金逐手快意盡，昨日破產今朝貧。丈夫何事空嘯傲？不如燒却頭上巾。君爲進士不得進，〔三〕我被秋霜生旅鬢。時淸不及英豪人，三尺童兒唾（蕭本作「重」）廉、藺。〔四〕匣中盤劍裝䱜（音鵲）魚，〔五〕閑在腰間未用渠。且將換酒與君醉，醉歸託宿吳專（繆本作「鱄」，與專同）諸。〔六〕

〔一〕《史記》：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

〔二〕《漢書·陳萬年傳》：傾家自盡。

〔三〕《文獻通考》：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

〔四〕廉頗者，趙之良將，以勇氣聞於諸侯，將兵數有功，封安平君。藺相如亦趙人，趙王使奉和氏璧入秦，卒完璧歸趙，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爲上大夫。又從趙王與秦王會澠池，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

〔五〕《太平御覽》：《南越志》曰：䱜魚，南越謂之環雷魚，長二丈，其鱗皮有珠文可以飾刀劍。琦按：䱜魚，古謂之鮫魚，今謂之沙魚。以其皮爲刀劍鞘者是也。

〔六〕《吳越春秋》：專諸，堂邑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塗，因相其貌，碓顙而深目，虎

鷹而熊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爲用。

贈秋浦柳少府

唐時，秋浦縣隸江南西道之池州。

秋浦舊蕭索，公庭人吏稀。因君樹桃李，〔一〕此地忽芳菲。搖筆望白雲，開簾當翠微。〔二〕時來引山月，縱酒酣淸輝。〔三〕而我愛夫子，淹留未忍歸。

〔一〕樹桃李，用潘岳事，詳見後三首註中。

〔二〕《爾雅》：山未及上翠微。郭璞註：近上旁坡。邢昺疏：謂未及頂上，在旁陂陀之處，名翠微。一說山氣靑縹色，故曰翠微也。《潛確居類書》：凡山遠望之則翠，近之則翠漸微，故山色曰翠微，亦曰山腰。

〔三〕《漢書》：乃罷歷下守備，縱酒。顏師古註：縱，放也。放意而飲酒。《說文》：酣，酒樂也。阮籍詩：明月耀淸輝。

贈崔秋浦三首

吾愛崔秋浦，宛然陶令風。〔一〕門前（一作「栽」）五楊柳，井上（一作「夾」）二梧桐。〔二〕山鳥下

聽（音汀）事，〔三〕簷花落酒中。〔四〕懷君未忍去，惆悵意無窮。

〔一〕陶令五柳事，已見本卷註。

〔二〕元行恭詩：惟餘一廢井，尚夾兩株桐。

〔三〕《鹽鐵論》：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北堂書鈔》：《益部耆舊傳》：景放爲益州太守，威恩洽暢，有鳩巢於聽事。胡三省《通鑑註》：聽，他經翻，聽受也。中庭曰聽事，言受事察訟於是也。漢、晉皆作聽事，六朝以後始加广作廳。

〔四〕何遜詩：燕子戲還飛，簷花落枕前。

其二

崔令學陶令（一作「君似陶彭澤」），北窗常晝眠。抱琴時弄（一作「待秋」）月，取意任無絃。〔一〕見客但傾酒，爲官不愛錢。東皐多種黍，〔二〕勸爾早耕田（一作「東皐春事起，種黍早歸田」）。

〔一〕北窗臥、無絃琴，俱陶潛事，已見本卷註。

〔二〕阮籍《奏記》：方將耕於東皐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之路。張銑註：東皐，籍所居之東也。澤畔曰皐。

其三

河陽花作縣，〔一〕秋浦玉爲人。〔二〕地逐名賢好，風隨惠化春。水從天漢落，〔三〕山逼畫屏

新。應念金門客，投沙弔楚臣。〔四〕

〔一〕《白帖》：潘岳爲河陽令，種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庾信《春賦》：河陽一縣併是花。

〔二〕《晉書》：裴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義理，時人謂之玉人。

〔三〕又《晉書》：王蘊爲竟陵太守，有惠化，百姓歌之。楊齊賢曰「水從天漢落」，指九華山之瀑布也。

〔四〕《漢書》：賈誼爲長沙王太傅，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謝靈運詩：投沙理既迫，如邛顧亦愆。投，棄也。謂棄之於長沙，正用誼事。

望九華山蕭本缺「山」字贈青陽韋繆本作「韋青陽」仲堪

《太平寰宇記》：九華山在池州青陽縣南二十里，舊名九子山。李白以九峰有如蓮花削成，改爲九華山。因有詩曰：「天河挂綠水，秀出九芙蓉。」今山中有李白書堂基址存焉。又按顧野王《輿地志》云：其山上有九峰，千仞壁立，周圍二百里，高一千丈，出碧雞之類。劉禹錫曰：九華山，在池州青陽縣西南，九峰競秀，神采奇異。昔予仰太華，以爲此外無奇；愛女几、荆山，以爲此外無秀。今見九華，始悼前言之容易也。《元和郡縣志》：青陽縣，西南至池州七十里，本漢涇縣地。天寶元年，洪州都督徐輝奏於吴所立臨城縣南置，屬宣州。在青山之陽，故名。永泰二年，隷池州。

昔在九江上，〔一〕遙望（一作「觀」）九華峰。天河挂綠水，秀出（一作「山」）九芙蓉。我欲一揮手，誰人可相從？君爲東道主，〔二〕於此臥雲松。

〔一〕郭璞《山海經註》：九江在潯陽南。江自潯陽而分爲九，皆東會於大江。《書》曰「九江孔殷」是也。《通典》：九江在潯陽郡之西北。此詩所謂九江，則指池州之江也。以其承九江之下流，故亦冒九江之稱。

〔二〕《左傳》：若舍鄭以爲東道主。

李太白全集卷之十一

錢塘王琦琢崖輯註
王爔葆光王復曾宗武較

古近體詩共三十二首

贈王判官，時余歸隱居廬山屏風疊

《一統志》：屏風疊在廬山，自五老峰而下，九疊如屏。《游宦紀聞》：九疊屏風之下，舊有太白書堂。有詩曰：「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

昔別黃鶴樓，〔一〕蹉跎淮海秋。〔二〕俱飄零落葉，各散洞庭流。中年不相見，蹭（音寸）蹬（音鄧）遊吳越。〔三〕何處我思君？天台綠蘿月。〔四〕會稽風月好，〔五〕却遶剡（音閃）溪回。〔六〕雲山海上出，人物鏡中來。〔七〕一度浙江北，〔八〕十年醉楚臺。〔九〕荆門倒屈、宋，梁苑傾鄒、枚。〔一〇〕苦笑我誇誕，知音安在哉？大盜割鴻溝，〔一一〕如風掃秋葉。〔一二〕吾非濟代人，且

隱屏風疊。中夜天中望，憶君思見君。明朝拂衣去，永與海鷗羣。〔一三〕

〔一〕黄鶴樓，見八卷註。

〔二〕《隋書》：揚州於《禹貢》爲淮海之地。

〔三〕《説文》：蹭蹬，失道也。

〔四〕《方輿勝覽》：天台山，在台州天台縣西一百十里。《藝文類聚》：《名山略記》曰：天台山在剡縣，卽是衆聖所降葛仙公山也。

〔五〕《世説註》：《會稽郡記》曰：會稽郡多名山水，峰崿隆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柏，擢幹竦條，潭壑鏡徹，清流瀉注。王子敬見之曰：「山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六〕《太平寰宇記》：剡溪，在越州剡縣南一百五十步，一源出台州天台縣，一源出婺州武義縣，卽王子猷雪夜訪戴逵之所也，一名戴溪。

〔七〕《初學記》：《輿地志》曰：山陰南湖，縈帶郊郭，白水翠巖，互相映發，若鏡若圖。故王逸少曰：「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

〔八〕《夢粱錄》：浙江，在杭州東南，謂之錢塘江，內有浙山，正居江中，潮水投山下，曲折而行。

〔九〕楚臺，楚地之臺，若章華、陽雲之類。

〔一〇〕荆門，謂荆州之地，唐時爲江陵郡，今湖廣之荆州府是也。其地有荆門山，故文士取以爲稱。梁苑，古睢陽之地，唐時爲宋州睢陽郡之宋城縣。今河南歸德州是也。其地，漢梁孝王之苑囿在焉，故文士以梁苑稱之。屈原、宋玉皆生於荆州，鄒陽、枚乘皆客梁孝王，引此以喻當時兩州之文士。

〔一一〕大盜，指安祿山。《史記》：項羽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應劭曰：在滎陽東南二十里。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卽今官渡水也。

〔一二〕《十六國春秋》：盪平殘胡，如風掃葉。

〔一三〕海鷗，用《列子》事，見二卷註。

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 永王軍中

《漢書》：莫府省文書。晉灼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爲治，故言莫府也。或曰衛青征匈奴，絕大莫，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府中，故曰莫府，莫府之名始於此也。顏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幕府者，以軍幕爲義，古字通單用耳。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廉頗、李牧市租皆入幕府，此則非因衛青始有其號。

月化五白(一作「百」，非)龍，〔一〕翻飛凌九天。胡沙驚北海，電掃洛陽川。〔二〕虜箭雨宮闕，皇輿成播遷。〔三〕英王受廟略，〔四〕秉鉞清南邊。〔五〕雲旗卷海雪，〔六〕金戟羅江烟。聚散百萬人，弛張在一賢。〔七〕霜臺降羣彥，〔八〕水國奉戎旃。〔九〕繡服開宴語，〔一〇〕天人借樓船。〔一一〕如登黃金臺，〔一二〕遙謁紫霞仙。卷身編蓬下，〔一三〕冥機四十年。寧知草間人，腰下有龍泉。〔一四〕浮雲在一決，〔一五〕誓欲清幽燕。願與四座公，靜談金匱篇。〔一六〕齊心戴朝恩，〔一七〕

不惜微軀捐。〔一八〕所冀旄頭滅，〔一九〕功成追魯連。〔二〇〕

〔一〕《十六國春秋》：慕容熙建始元年，太史丞梁延年夢月化爲五白龍。夢中占之曰：月，臣也。龍，君也。月化爲龍，當有臣爲君者。

〔二〕《後漢書》：電掃羣孽，風行巴、梁。

〔三〕《楚辭》：恐皇輿之敗績。王逸註：皇，君也。輿，君之所乘。《十六國春秋》：華夏大亂，皇輿播遷。

〔四〕《梁書》：大齊聖主之恩規，上黨英王之然諾。《隋書》：親承廟略，遠振國威。趙次公《杜詩註》：兵謀謂之廟略，蓋謀於七廟之中也。

〔五〕《詩·商頌》：有虔秉鉞。

〔六〕《東京賦》：雲旗拂霓。薛綜註：熊虎爲旗，其高至雲，故曰雲旗也。

〔七〕《禮記》：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漢書》：百萬之衆，不如一賢。

〔八〕霜臺，御史臺也。御史爲風霜之任，故曰霜臺。

〔九〕顔延年詩：水國周地險。謝朓《辭隨王牋》：契闊戎旃，從容讌語。李周翰註：戎，兵也。旃，旌也。陳子昂詩：昔君事胡馬，予得奉戎旃。

〔一〇〕《國語》：飲酒宴語，相親也。

〔一一〕天人，邯鄲淳美曹植語，見五卷註。樓船，見四卷註。

〔一二〕《太平御覽》：燕昭王爲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爲賢士臺，亦謂之招賢臺，又謂之黃金臺。

〔一三〕東方朔《非有先生論》：積土爲室，編蓬爲戶。

〔一四〕《越絶書》：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爲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布。龍泉卽龍淵也，唐人避高祖諱，改稱龍淵曰龍泉。

〔一五〕《莊子·說劍篇》：上決浮雲，下絶地紀。

〔一六〕《史記》：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索隱》曰：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處。《隋書·經籍志》有《太公金匱》二卷。

〔一七〕《後漢書》：蒙被朝恩，負荷重任。

〔一八〕陸機詩：不惜微軀退。

〔一九〕《漢書》：昴曰髦頭，胡星也。

〔二〇〕追魯連，言將如魯連功成身退，不受爵賜而去也。詳見二卷註。

贈武十七諤 幷序

門人武諤，深於義（一作「詩」）者也。質木沉悍，慕要離之風，潛釣川海，不數數於世間事。聞中原作難，西來訪余。余愛子伯禽在魯，許將冒胡兵以致之。酒酣感激，援筆而贈。

馬如一匹練，明日過吳門。〔一〕乃是要離客，〔二〕西來欲報恩。笑開燕匕首，〔三〕拂拭竟無言。狄犬吠清洛，〔四〕天津成塞垣。〔五〕愛子隔東魯，空悲斷腸猿。〔六〕林回棄白璧，〔七〕千

里阻同奔。君爲我致之，輕齎涉淮源。〔八〕精誠合天道，不媿遠遊（一作「鄧攸」）魂。〔九〕

〔一〕《藝文類聚》：《韓詩外傳》曰：顏回望吳門焉，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一匹長耳，故後人呼馬爲一匹。

〔二〕要離事，見五卷註。

〔三〕《史記》：燕太子丹預求天下之利匕首。

〔四〕《說文》：赤狄，本犬種。《元和郡縣志》：洛水，在河南府洛陽縣西南三里，西自苑內上陽之南，彌漫東流，宇文愷作斜堤束令東北流。潘岳《籍田賦》：清洛濁渠，引流激水。

〔五〕天津，洛水浮橋名。已見二卷註。《後漢書》：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鮑照詩：追虜窮塞垣。張銑註：塞垣，長城也。庾信《五張寺經藏碑》：昔爲畿服，今成塞垣。

〔六〕《世說》：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卽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七〕《莊子》：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歟？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歟？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陸德明《音義》：林回，司馬云：殷之逃民之姓名。

〔八〕《廣韻》：齎，裝也。《玉篇》：齎，行道所用也。《通志·地理略》：淮水，源在唐州桐柏縣。《河南志》：淮瀆在南陽府桐柏縣西二十五里，源出胎簪山，流經息陽、確山、眞陽、息縣、固始，會沂、泗，東入於海。

〔九〕《晉書》：鄧攸沒於石勒，石勒過泗水，攸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其後妻不復孕，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贈閭丘宿松

唐時舒州有宿松縣，屬淮南道。

阮籍爲太守，乘驢上東平。〔一〕剖竹十日間，〔二〕一朝風化清。偶來拂衣去，誰測主人情？夫子理宿松，浮雲知古城。掃地物莽然，秋來百草生。飛鳥還舊巢，遷人返躬耕。何慚宓（當作「虙」，音服。讀作「密」音者，非）子賤，〔三〕不減陶淵明。〔四〕吾知千載後，却掩二賢名。

〔一〕《世說註》：《文士傳》曰：阮籍放誕，有傲世情，不樂仕宦。晉文帝親愛籍，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常從容言曰：「平生常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帝悅，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皆壞府舍諸壁鄣，使內外相望，教令清寧。十餘日，便復騎驢去。

〔二〕謝靈運詩：剖竹守滄海。李善註：《漢書》曰：初與郡守爲竹使符。《說文》曰：符，信，剖置以竹，分而復合。呂延濟註：凡爲太守，皆剖竹使符也。

〔三〕《家語》：宓不齊，字子賤，仕爲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美之。

〔四〕《南史》：陶潛，字淵明，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

獄中上崔相渙

《舊唐書・崔渙傳》：天寶十五載七月，玄宗幸蜀。渙迎謁於路，抗詞忠懇，皆究理體，玄宗嘉之，以爲得渙晚，即日拜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扈從成都。肅宗靈武即位，八月，與左相韋見素、同平章事房琯、崔圓，同賚册赴行在，時未復京師，舉選路絶，詔渙充江淮宣諭選補使，以收遺逸。惑於聽受，爲下吏所鬻，濫進者非一，以不稱職聞，乃罷知政事，除左散騎常侍兼餘杭太守、江東採訪防御使。

胡馬渡洛水，血流征戰場。千門閉秋景，萬姓危朝霜。賢相燮元氣，〔一〕再欣海縣康。〔二〕台庭有夔、龍，列宿粲成行。〔三〕羽翼三元聖，〔四〕發輝兩太陽。〔五〕應念覆盆下，〔六〕雪泣拜天光。〔七〕

〔一〕《説文》：燮，和也。《書・周官》：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二〕《十六國春秋》：海縣分裂，天光分耀。
〔三〕傅玄詩：繁星依青天，列宿自成行。李周翰註：列宿，二十八宿也。

〔四〕《六韜》：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神威。元聖，大聖也。《書·湯誥》：聿求元聖。三元聖，謂玄宗、肅宗、廣平王也。

〔五〕兩太陽，亦謂玄宗、肅宗也。

〔六〕《抱朴子》：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內也。

〔七〕《呂氏春秋》：吳起雪泣而應之。高誘註：雪，拭也。《漢書》：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東京賦》：登天光於扶桑。呂向註：天光，日也。

中丞宋公以吳兵三千赴河南，軍次尋陽，脱余之囚，參謀幕府，因贈之

《舊唐書》：天寶十五載六月，以監察御史宋若思爲御史中丞，卽其人也。脱太白囚執事，詳見二十六卷及三十一卷中。唐時潯陽郡，又謂之江州，隸江南西道。

獨坐清天下，〔一〕專征出海隅。〔二〕九江皆渡虎，〔三〕三郡盡還珠。〔四〕組練明秋浦，〔五〕樓船入郢(音潁)都。〔六〕風高初選將，〔七〕月滿欲平胡。〔八〕殺氣橫千里，軍聲動九區。白猿慚劍術，〔九〕黃石借兵符。〔一〇〕戎虜行當翦，鯨鯢立可誅。自憐非劇孟，何以佐良圖？

〔一〕獨坐，謂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得專席而坐也。詳見十卷註。《後漢書》：范滂爲清詔使，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二〕《春秋元命苞》：賜弓矢，得專征；賜斧鉞，得誅。《白虎通》：好惡無私，執意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

〔三〕《後漢書》：宋均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托。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奸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

〔四〕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産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爲神明。

〔五〕《左傳》：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杜預註：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賈逵曰：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

〔六〕《史記》：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漢書·地理志》：南郡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

〔七〕《北史》：選將練兵，贏糧聚甲。

〔八〕《隋書》：突厥候月將滿，輒爲寇鈔。

〔九〕劉淵林《三都賦註》：《吳越春秋》：越有處女，出於南林之中，越王使使聘問以劍戟之事。處女將北見於越王，道逢老翁，自稱袁公，問處女：「吾聞子善爲劍術，願一觀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卽跳於林，竹槁折墮地，處女卽接末，袁公操本以刺處女，女應節入，三入，因舉枝擊之，袁公卽飛上樹，化爲白猿，遂引去。

〔一〇〕李嶠詩：絳營韜將略，黃石講兵符。《史記》：如姬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孔穎達《左傳正義》：

節爲兵符。秋浦、樓船、九區、黄石、鯨鯢、劇孟，俱已見前註。

流夜郎贈辛判官

昔在長安醉花柳，五侯七貴同杯酒。〔一〕氣岸遙凌豪士前，〔二〕風流肯落他（一作「誰」，一作「諸」）人後。夫子紅顏我少年，章臺走馬著金鞭。〔三〕文章獻納麒麟殿，〔四〕歌舞淹留玳瑁筵。〔五〕與君自謂長如此，寧知草動風塵起。〔六〕函谷忽驚胡馬來，〔七〕秦宫桃李向明（繆本作「胡」）開。〔八〕我愁遠謫夜郎去，〔九〕何日金雞放赦回。〔一〇〕

〔一〕《羣輔錄》：平阿侯王譚、成都侯王商、紅陽侯王音、曲陽侯王根、高平侯王逢時，並以元后弟同日受封，京師號曰五侯。並奢豪富侈，招賢下士，谷永、樓護皆爲貴客。潘岳《西征賦》：窺七貴於漢庭。李善註：七貴謂呂、霍、上官、趙、丁、傅、王也。

〔二〕《梁書》：氣岸疏凝，情途猖隔。

〔三〕《漢書》：張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孟康註：在長安中。臣瓚曰：章臺，下街也。

〔四〕《初學記》：《三輔黄圖》曰：未央宫東有麒麟殿，藏秘書，卽揚雄校書之處也。

〔五〕宋之問詩：歌舞淹留景欲斜，石關猶駐五雲車。劉楨《瓜賦》：布象牙之席，薫玳瑁之筵。

〔六〕《後漢書》：設後北虜稍强，能爲風塵。章懷太子註：相侵擾則風塵起。張駿《薤露行》：三

方風塵起，獫狁竊上京。

〔七〕函谷，見二卷、五卷註。

〔八〕蕭士贇曰：子見以「桃李向明開」爲公卿歸祿山，非也。是指同時儕類，因兵興之際，不次被用，爲人桃李，我獨遭謫也。向明者，向陽花木之義。

〔九〕《輿地廣記》：唐貞觀十六年，開山洞，置夜郎縣爲珍州治。李白流夜郎，卽此。《唐書·地理志》：貞觀十六年，開山洞置珍州，幷置夜郎、麗皐、樂源三縣，後爲夜郎郡，隸黔中道。元和二年，州廢，地改屬溱州。

〔一〇〕《舊唐書》：凡國有赦宥之事，先集囚徒於闕下，命衞尉樹金雞，待宣制訖，乃釋之。

贈劉都使

都使，未詳何官。詩中有「飲冰事戎幕」之句，蓋幕職也，當是兼銜，若都水監使者之類耳。

東平劉公幹，〔一〕南國秀餘芳。一鳴卽朱紱（音拂），〔二〕五十佩銀章。〔三〕飲冰事戎幕，〔四〕衣錦華水鄉。〔五〕銅官幾萬人，〔六〕諍訟淸玉堂。吐言貴珠玉，〔七〕落筆迴風霜。〔八〕而我謝明主，銜哀投夜郎。〔九〕歸家酒債多，門客粲成行。〔一〇〕高談滿四座，一日傾千觴。〔一一〕所求竟無緒，裘馬欲摧藏。〔一二〕主人若不顧，明發釣滄浪。〔一三〕

〔一〕《三國志》：東平劉楨，字公幹，太祖辟爲丞相掾屬，著文賦數十篇。

〔二〕《史記》：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易乾鑿度》：天子、三公、九卿朱紱，諸侯赤紱。《廣雅》：紱，綬也。《漢書·韋賢傳》：黼衣朱紱，四牡龍旂。顔師古註：朱紱，爲朱裳畫爲亞文也。亞，古弗字也，故因謂之紱。

〔三〕《漢書·百官公卿表》：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顔師古註：《漢舊儀》云：銀印，背龜鈕，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也。《宋書》：銀章青綬。

〔四〕《莊子》：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

〔五〕陸機詩：予固水鄉士。李善註：水鄉，謂吳也。

〔六〕《唐書·地理志》：宣州南陵縣，武德四年隸池州，州廢來屬。後析置義安縣，又廢義安爲銅官治。

〔七〕《孔叢子》：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世說註》：神猶淵鏡，言必珠玉。

〔八〕《西京雜記》：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自云字中皆挾風霜。

〔九〕《左傳》：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杜預註：投，棄也。

〔一〇〕孔融詩：歸家酒債多，門客粲成行。

〔一一〕《晉書》：肆一醉於崇朝，飛千觴於長夜。

〔一二〕成公綏《嘯賦》：悲傷摧藏。李善註：摧藏，自抑挫之貌。

〔一三〕明發，猶明晨也。詳見二卷註。

贈常侍御

安石在東山，〔一〕無心濟天下。一起振橫流，〔二〕功成復瀟灑。大賢有卷舒（繆本作「舒卷」），〔三〕季葉輕風雅。〔四〕匡復屬何人？〔五〕君爲知音者。傳聞武安將，氣振長平瓦。〔六〕燕、趙期洗清，〔七〕周、秦保宗社。〔八〕登朝若有言，爲訪南遷賈。〔九〕

〔一〕安石東山事，詳見七卷註。

〔二〕傅亮《修張良廟教》：夷項定漢，大拯橫流。呂向註：橫流，謂亂也。

〔三〕《淮南子》：盈縮卷施，與時變化。

〔四〕蕭士贇曰：葉，世也。季葉，猶季世也。

〔五〕孔融《論盛孝章書》：惟公匡復漢室。

〔六〕《史記·趙奢傳》：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後奢子括長平之戰，無振瓦事。而庾信《哀江南賦》云：碎於長平之瓦。《周書》云：瓦震長平則趙分爲二，兵出函谷則韓裂爲三。未詳本何書。太白此句蓋承二書之說而云耳，不本《史記》也。又武安將似指白起，以起封武安君故也。取以喻時之將帥。

〔七〕燕、趙皆爲祿山所據，故期其洗清。

〔八〕周地謂洛陽，在唐爲東京。秦地謂長安，在唐爲西京，宗廟社稷在焉，故欲其保護。

〔九〕賈誼南遷事，詳見十卷註。

贈易秀才

少年解長劍，投贈即分離。何不斷犀象，〔一〕精光暗往時。蹉跎君自惜，竄逐我因誰？地遠虞翻老，〔二〕秋深宋玉悲。〔三〕空摧芳桂色，不屈古松姿。感激平生意，勞歌寄此辭。

〔一〕步光之劍，陸斷犀象，見四卷註。

〔二〕《吳志》：虞翻性疏直，數有酒失，孫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

〔三〕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爲氣也。

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

唐時，江夏郡乃鄂州也，屬江南西道。按：《方輿勝覽》以贈此詩之韋太守爲韋景駿，未知何據。

天上白玉京，〔一〕十二樓五城。〔二〕仙人撫我頂，結髮受長生。誤逐世間樂，頗窮理亂情。九十六聖君，〔三〕浮雲挂空名。天地賭一擲，未能忘戰爭。試涉霸王略，〔四〕將期軒冕榮。時命乃大謬，〔五〕棄之海上行。學劍翻自哂，爲文竟何成。劍非萬人敵，〔六〕文竊四海聲。

兒戲不足道，五噫出西京。〔七〕臨當欲去時，慷慨淚沾纓。歎君倜儻才，標舉冠羣英。〔八〕開筵引祖帳，〔九〕慰此遠徂征。〔一〇〕鞍馬若浮雲，送余驃騎亭。〔一一〕歌鐘不盡意，〔一二〕白日落昆明。〔一三〕

〔一〕《五星經》：天上白玉京，黄金闕。

〔二〕《抱朴子》：崑崙山上有五城十二樓。應劭《漢書註》：昆侖玄圃，五城十二樓，仙人之所常居。

〔三〕楊齊賢曰：自秦始皇至唐玄宗，中國傳緒之君，凡九十有六。

〔四〕《華陽國志》：陳登曰：「雄姿傑出，有霸王之略，吾敬劉玄德。」

〔五〕《莊子》：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

〔六〕《史記》：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

〔七〕《後漢書》：梁鴻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

〔八〕《晉書》：彬彬藻思，綽冠羣英。

〔九〕祖帳，祖席時所設之帳幕。杜審言詩：祖帳連河闕，軍麾動洛城。

〔一〇〕陸機詩：牽世纓時網，駕言遠徂征。

〔一一〕驃騎亭，玩詩意當在長安。楊註以驃騎亭爲謝安建者，恐誤。

〔一二〕《國語》：女樂二八，歌鐘二肆。

〔一三〕《三輔黃圖》：漢昆明池，武帝元狩四年穿，在長安西南，周圍四十里。《西南夷傳》曰：天子遣使求身毒國，而爲昆明所閉，天子欲伐之。越巂、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故作昆明池以象之，以習水戰，因名曰昆明池。《三輔舊事》曰：昆明池，地三百三十二頃。圖曰上林苑有昆明池，周圍四十里。《陝西通志》：昆明池，在西安府城西南三十里。

十月到幽州，戈鋋若羅星。〔一〕君王棄北海，掃地借長鯨。〔二〕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傾。心知不得語（一作「意」），却欲棲蓬、瀛。彎弧懼天狼，〔三〕挾矢不敢張。攬涕黃金臺，〔四〕呼天哭昭王。〔五〕無人貴駿骨，綠耳空騰驤。〔六〕樂毅儻再生，于今亦奔亡。蹉跎（一作「蒼茫」）不得意，驅馬過（蕭本作「還」）貴鄉。〔七〕逢君聽絃歌，肅穆坐華堂。〔八〕百里獨太古，〔九〕陶然臥羲皇。徵樂昌樂館，〔一〇〕開筵列壺觴。賢豪間青娥，對燭儼成行。〔一一〕醉舞紛綺席，〔一二〕清歌繞飛梁。〔一三〕歡娛未終朝，〔一四〕秩滿（一作「解印」）歸咸陽。〔一五〕祖道擁萬人，供帳遙相望。〔一六〕一別隔千里，榮枯異炎涼。〔一七〕

〔一〕《東都賦》：元戎竟野，戈鋋彗雲。《說文》：鋋，小矛也。揚雄《羽獵賦》：煥若天星之羅。張銑註：言如天星之羅列也。陳琳《瑪瑙勒賦》：駢居列峙，煥若羅星。

〔二〕按《唐書·安祿山傳》：天寶元年，以祿山爲平盧節度使，押兩番、渤海、黑水四府經略使。

三載，代裴寬爲范陽節度，仍領平盧軍，則經略威武、淸夷、靜塞、恒陽、北平、高陽、唐興、橫海、平盧、盧龍十一軍，及楡關守捉、安東都護府，兵十三萬有奇，皆其所統，幽、薊、嬀、檀、易、恒、定、漠、滄、營、平十一州之地，皆其所治矣。幽州以北，盡與祿山。所謂「君王棄北海，掃地借長鯨」也。

〔三〕《宋書》：彎弧躍馬，務是畋遊。《楚辭》：挾長矢兮射天狼。王逸註：天狼，星名，以喻貪殘。

〔四〕又《楚辭》：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

〔五〕《戰國策》：郭隗對燕昭王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君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之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騶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

〔六〕《水經注》：桃林中多野馬，造父於此得驊騮、綠耳、盜驪之乘，以獻周穆王，使之馭，以見西王母。《荀子》：驊騮、騹驥、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說文》：驤，馬之低昂也。《西京賦》：乃奮翅而騰驤。

〔七〕《元和郡縣志》：魏州有貴鄉縣。

〔八〕《太平御覽》：《陸績別傳》曰：太守王朗，命爲功曹，風化肅穆，郡內大治。嵇康《琴賦》：華堂曲宴。

〔九〕鄭玄《禮記註》：唐、虞以上曰太古。

〔一〇〕《元和郡縣志》：魏州有昌樂縣。《通典》：三十里置一驛，其非通途大路，則曰館。

〔一一〕薛道衡詩：佳麗儼成行。

〔一三〕江淹詩：綺席生浮埃。顏師古《漢書註》：綺，文繒也，卽今之所謂細綾也。

〔一三〕《列子》：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旣去，餘音繞梁欐，三日不絕。

〔一四〕高誘《淮南子註》：日旦至食時爲終朝。

〔一五〕秩滿，俸滿也。

〔一六〕《漢書》：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顏師古註：祖道，餞行也。

〔一七〕駱賓王詩：一朝殊語默，千里異炎涼。

炎涼幾度改，九土中橫潰。〔一〕漢甲連胡兵，沙塵暗雲海。草木搖殺氣，星辰無光彩。白骨成丘山，〔二〕蒼生竟何罪？函（蕭本作「幽」）關壯帝居，〔三〕國命懸哥舒。〔四〕長戟三十萬，開門納凶渠。公卿奴（蕭本作「如」）犬羊，〔五〕忠讜醢與葅。〔六〕二聖出遊豫，兩京遂丘墟。〔七〕

〔一〕《國語》：能平九土。韋昭註：九土，九州之土也。謝靈運詩：天地中橫潰。李善註：橫潰，以水喻亂也。

〔二〕《抱朴子》：白骨成山，虛祭布野。

〔三〕《史記索隱》：顏師古曰：今桃林縣南有洪溜澗水，卽古之函關。按山形如函，故稱函關。餘詳二卷、五卷註。陳後主詩：山河壯帝居。

〔四〕《唐書·哥舒翰傳》：天寶十四載，祿山反，封常淸以王師敗，帝乃召見翰，拜太子先鋒兵馬元帥，以田良丘爲軍司馬，蕭昕爲判官，王思禮、鉗耳大福、李承光、高元蕩、蘇法鼎、管崇嗣爲屬將，

火拔歸仁、李武定、渾蕚、契苾寧以本部隸麾下。凡河隴、朔方、奴剌等十二部兵二十萬守潼關。師始東，先驅牙旗觸門墮注，旄竿折，衆惡之。天子御勤政樓，臨送，詔翰以軍行過門無下，百官郊餞，旌旗亘二百里。明年，祿山遣子慶緒攻關，翰擊走之。賊將崔乾祐守陝郡，仆旗鼓，羸師以誘戰，覘者曰：「賊無備，可圖也。」帝信之，使者趣戰，項背相望，翰窘不知所出。六月，引而東，慟哭出關，次靈寶西原，與乾祐戰，大敗。翰引數百騎，絕河還營，羸兵纔八千，至潼津，收散卒，復守關。乾祐進攻，於是火拔歸仁等紿翰出關，執以降賊，械送洛陽，京師震動。由是天子西幸。

〔五〕魏樂府：賊衆如犬羊。

〔六〕《北史》：讒諂甘心，忠讜息義。

〔七〕《三國志註》：遂集矢石於其宮殿，而二京爲之丘墟。

帝子許專征，〔一〕秉旄控強楚。〔二〕節制非桓、文，〔三〕軍師擁熊虎。〔四〕人心失去就，賊勢騰風雨。〔五〕惟君固房陵，〔六〕誠節冠終古。〔七〕僕臥香罏頂，〔八〕湌霞漱瑤泉。〔九〕門開九江轉，枕下五湖連。半夜水軍來，尋陽滿旌旃。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烟。〔一〇〕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夜郎萬里道，西上令人老。〔一一〕掃蕩六合清，〔一二〕仍爲負霜草。日月無偏照，〔一三〕何由訴蒼昊。良牧稱神明，〔一四〕深仁恤交道。

〔一〕王勃《龍懷寺碑》：蜀王秀，以文昭建國，帝子專征。《梁書》：授以上將，任以專征。

〔二〕《書·牧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庾信詩：置酒仍開幕，麾軍卽秉旄。《說文》：控，引也。

〔三〕《荀子》：秦之銳士，不可以敵桓、文之節制。《漢書》：至於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
〔四〕《尚書》：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五〕《後漢書·岑彭傳》：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
〔六〕唐時，房陵郡屬山南東道，即房州也。
〔七〕劉孝標《世說註》：終古，往古也。
〔八〕遠法師《廬山記》：東南有香爐山，孤峰秀起，游氣籠其上，則氤氳若香烟，白雲映其外，則炳然與衆峰殊別。又記云：衆嶺中第三嶺極高峻，太史公東遊，登其峰而遐觀，南眺五湖，北望九江，東西肆目，若陟天庭焉。
〔九〕嵇康詩：豈若翔區外，飡瓊漱朝霞。
〔一〇〕陶潛詩：於我若浮烟。
〔一一〕《元和郡縣志》：夜郎西北至上都，五千五百五十里。曰萬里者，甚言其遠也。徐幹詩：峨峨高山首，悠悠萬里道。君去日已遠，鬱結令人老。
〔一二〕《十六國春秋》：掃蕩萬里，今其時也。
〔一三〕《禮記》：日月無私照。
〔一四〕《北史》：崔士謙授江陵總管、荆州刺史，外禦強敵，內撫軍人，風化大行，號稱良牧。《漢書》：班伯爲定襄太守，郡中震慄，咸稱神明。

一忝青雲客，三登黄鶴樓。〔一〕顧慚禰（乃里切，音你，或作禰音讀者，誤）處士，〔二〕虚對鸚鵡洲。〔三〕樊（一作「焚」，誤）山霸氣盡，〔四〕寥落天地秋（一作「彤襜冠白筆，爽氣凌清秋」）。江帶峨眉雪，〔五〕川横（一作「横穿」）三峽流。〔六〕萬舸（音歌，又音哿）此中來，連帆過揚州。〔七〕送此萬里目，曠然散我（一作「煩」）愁。紗窗倚天開，水樹綠（一作「綠樹」）如髮。窺日（一作「光」）畏銜山，促酒喜得（一作「見」）月。吴娃（音蛙）與越豔，〔八〕窈窕誇鉛紅。〔九〕呼來上雲梯，含笑出簾櫳。〔一〇〕對客小垂手，羅衣舞春風。〔一一〕賓跪請休息，〔一二〕主人情未極。覽君荆山作，江、鮑堪動色。〔一三〕清水出芙蓉，〔一四〕天然去雕飾。〔一五〕逸興横素襟，〔一六〕無時不招尋。朱門（一作「旆」）擁虎士，〔一七〕列戟何森森。〔一八〕剪鑿竹石開，縈流漲清深。登樓（一作「臺」）坐（一作「入」）水閣，吐論多英（一作「奇」）音。片辭貴白璧，一諾輕黄金。〔一九〕謂我不媿君，青鳥（一作「鸞」）明（蕭本作「問」）丹心。〔二〇〕

〔一〕黄鶴樓，見八卷註。

〔二〕《昭明文選》：禰衡《鸚鵡賦序》：黄祖太子射，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禰處士，今日無用娱賓，竊以此鳥自遠而至，明慧聰善，羽族之可貴，願先生爲之賦，使四座咸共榮觀，不亦可乎？」衡因爲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

〔三〕《太平寰宇記》：鸚鵡洲在大江東江夏縣西南二里，西過此洲，從北頭七十步，大江中流，與漢陽縣分界。《後漢書》云：黄祖爲江夏太守，時祖長子射大會賓客，有獻鸚鵡於此洲，故得名。

〔四〕《元和郡縣志》：樊山，在鄂州武昌縣西三里。謝玄暉詩曰：釣臺臨講閣，樊山開廣宴。謂此也。《太平御覽》：《江夏圖經》云：樊山西，陸路去州一百七十三里，出紫石英。山東數十步有岡，岡上甚平敞，青松綠竹，常自蔚然。其下有寒溪，夏時凜然常有寒氣，故謂之寒溪，有蟠龍石。王勃《江寧餞宴序》：霸氣盡而江山空，皇風清而市朝改。

〔五〕《三峽記》：峨嵋積雪，經時不散。峨嵋山，乃岷山之一支也。峰巒高峻，上極寒冷，冬春積雪，雖經風日不能消釋，入夏始得融泮，流入岷江，經三峽而下，清流爲之變色。

〔六〕胡三省《通鑑註》：江水自巴東至夷陵，其間有廣溪峽、巫峽、西陵峽，謂之三峽。一曰三峽：西峽、歸峽、巫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隱天蔽日，自非日中夜分，不見日月。

〔七〕《廣韻》：楚以大船曰舸。陸放翁《入蜀記》：至鄂州，泊稅務亭，賈船客舫，不可勝計，銜尾不絕者數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李太白《贈江夏韋太守》詩曰：「萬舸此中來，連帆過揚州。」蓋此地自唐爲衝要之地。

〔八〕王勃《採蓮賦》：吳娃越豔，鄭婉秦妍。《說文》：吳、楚之間謂好曰娃。

〔九〕《後漢書》：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章懷太子註：窈窕，妖冶之貌也。《方言》：美心爲窈，美狀爲窕。鉛，粉也。紅，朱也。

〔一〇〕謝惠連詩：升月照簾櫳。李周翰註：櫳，窗也。《說文》：櫳，房室之疏也。

〔一一〕《樂府雜錄》：舞者，樂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如驚鴻，或如飛燕。《樂府詩集》：大垂手，小垂手，皆言舞而垂其手也。吳均曲云：垂手忽迢迢，飛燕掌中嬌。羅衫恣風引，輕帶任情搖。又云：舞女出西秦，躡影舞陽春。且復小垂手，廣袖拂紅塵。

〔一二〕《禮記》：客跪撫席而辭。

〔一三〕江、鮑，江淹、鮑照也。

〔一四〕鍾嶸《詩品》：謝詩如芙蓉出水。

〔一五〕江淹詩：敢不自雕飾。

〔一六〕王僧達詩：清氣溢素襟。

〔一七〕虎士，出《周禮》，已見八卷註。

〔一八〕《中華古今注》：戟以木爲之，後世刻爲無復典型。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亦謂之棨戟，王公以下，通用以爲前驅。唐五品以上，皆施棨戟於門。《唐書·百官志》：凡戟，一品之門十六，二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尹、大都督、大都護之門十四，三品及上都督、中都督、上都護、上州之門十二，下都督、下都護、中州、下州之門各十。衣幡壞者五歲一易之，薨卒者既葬追還。

〔一九〕《漢紀》：季布立然諾之信，時人爲之語曰：「得黃金百鎰，不如季布一諾。」

〔二〇〕阮籍詩：誰言不可見，青鳥明我心。《宋書》：重披丹心，冒昧以請。

五色雲間鵲，飛鳴天上來。傳聞赦書至，却放夜郎迴。暖氣變寒谷，〔一〕炎烟生死灰。〔二〕君登鳳池去，〔三〕勿（蕭本作「忽」）棄賈生才。桀犬尚吠堯，〔四〕匈奴笑千秋。〔五〕中夜四五嘆，常爲大國憂。〔六〕旌旆夾兩山，〔七〕黃河當中流。連雞不得進，〔八〕飲馬空夷猶。〔九〕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頭。〔一〇〕

〔一〕《歲華紀麗》：劉向《別錄》曰：燕地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呂以暖之，溫風至，五穀生，因名黍谷。

〔二〕《史記》：韓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闕，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

〔三〕《通典》：魏、晉以來，中書監令掌贊詔命，記會時事，典作文書。以其地在樞近，多承寵任，是以人固其位，謂之鳳凰池焉。

〔四〕《史記》：桀之犬可使吠堯。桀犬，喻賊將若史思明輩。

〔五〕《漢書》：車千秋無他材能學術，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悟主，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千秋，喻宰相若苗晉卿、王璵輩。

〔六〕《左傳》：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

〔七〕王逸註：兩山，太華山、首陽山，夾黃河之二山也。

〔八〕《戰國策》：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注：連，謂繩繫之。連雞，喻當時諸節度使輩。

〔九〕《左傳》：將飲馬於河而歸。《楚辭》：君不行兮夷猶。王逸註：夷猶，猶豫也。

〔一〇〕《漢書》：昴曰旄頭，胡星也。

江夏使君叔席上贈史郎中

鳳凰丹禁裏，〔一〕銜出紫泥書。〔二〕昔放三湘去，〔三〕今還萬死餘。仙郎久爲別，客舍問何

如？涸轍思流水，〔四〕浮雲失舊居。多慚華省貴，〔五〕不以逐臣疏。復如竹林下，〔六〕而（蕭本作「叨」）陪芳宴初。希君生羽翼，一化北溟魚。〔七〕

〔一〕鳳皇銜詔事，已見五卷註。《潛確居類書》：天子所居曰禁，以丹塗壁，故曰丹禁，亦曰紫禁。

〔二〕《元和郡縣志》：武都有紫水，泥亦紫，漢朝封璽書用紫泥，卽此水之泥也。

〔三〕三湘，詳見《悲清秋賦》註。

〔四〕《莊子》：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

〔五〕潘岳《秋興賦》：獨展轉乎華省。

〔六〕《晉書》：阮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遊。

〔七〕北溟有魚，其名爲鯤，詳見《大鵬賦》註。

博平蕭本作「晉」鄭太守自廬山千里相尋，入江夏北市門見訪，却之武陵，立馬贈別

唐時，博平郡卽博州也，隸河北道。武陵郡卽朗州也，隸山南東道。《元和郡縣志》：廬山在江州潯陽縣東三十二里，本名鄣山。昔有匡俗，字子孝，隱淪潛景，廬於此山，漢武帝拜爲大明公，俗號廬君，故山取號。周環五百餘里。

大梁貴公子，氣蓋蒼梧雲。〔一〕若無三千客，誰道信陵君。救趙復存魏，英威天下聞。邯鄲能屈節，訪博從毛、薛。夷門得隱淪，而與侯生親。仍要鼓刀者，乃是袖鎚人。〔二〕好士不盡心，何能保其身。多君重然諾，〔三〕意氣遙相託。五馬入市門，〔四〕金鞍照城郭。〔五〕都忘虎竹貴，〔六〕且與荷衣樂。〔七〕去去桃花源，〔八〕何時見歸軒。相思無終極，〔九〕腸斷朗江（一作「陵」）猿。〔一〇〕

〔一〕《歸藏》曰：有白雲出自蒼梧，入於大梁。

〔二〕《史記・信陵君傳》：公子留趙，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歡。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毛公、薛公往見公子曰：「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其用夷門隱士侯生策，使朱亥袖鐵椎，椎殺晉鄙，奪其軍，進擊秦兵，以救邯鄲存趙事，詳見三卷註。

〔三〕江淹詩：延陵輕寶劍，季布重然諾。

〔四〕五馬，見六卷註。

〔五〕梁簡文帝詩：金鞍照龍馬。

〔六〕虎竹，見五卷註。

〔七〕《楚辭》：荷衣兮蕙帶。
〔八〕桃花源在武陵，詳見二卷註。
〔九〕梁昭明太子詩：相思無終極，長夜起嘆息。
〔一〇〕《方輿勝覽》：朗水，在常德府武陵縣，其水西南自辰、錦州入郡界，經郡城入大江，謂之朗江。

江上贈竇長史

長史，已見七卷註。

漢求季布魯朱家，〔一〕楚逐伍胥去章華。〔二〕萬里南遷夜郎國，〔三〕三年歸及長風沙。〔四〕聞道青雲貴公子，錦帆遊戲（繆本作「奕」）西江水。〔五〕人疑天上坐樓船，〔六〕水淨霞明兩重綺。相約相期何太深，棹歌搖艇月中尋。〔七〕不同珠履三千客，〔八〕別欲論交一片心。

〔一〕《史記》：季布爲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卽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乃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幷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乃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乃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季布。

〔二〕又《史記》：楚平王囚伍奢，而召其二子，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何罪以召其子爲？」將射，使者還走，遂出奔吳。章華臺，詳見一卷註。臺在楚地。伍胥自楚出奔，故曰去章華也。

〔三〕《華陽國志》：夜郎郡，夜郎國也，屬縣二千戶。

〔四〕楊齊賢曰：池州雁汊下八十里有長風沙。《江南通志》：長風沙，在安慶府東六十里。李白泊此，作《長干行》。

〔五〕陰鏗詩：平湖錦帆張。《南史》：樊猛領青龍八十艘爲水軍，於白下游奕，以禦隋六合兵。《湖廣通志》：西江水，在安陸府景陵縣境，乃襄江之一派。

〔六〕沈佺期詩：人疑天上坐，魚似鏡中懸。

〔七〕《西京賦》：齊栧女，縱棹歌。李善註：棹歌，引棹而歌也。《說文》：艇，小舟也。

〔八〕《史記》：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

贈王漢陽

唐沔州漢陽郡有漢陽縣，屬江南西道。

天落白（一作「上墮」）玉棺，王喬辭葉（蕭本作「鄴」，誤）縣。〔一〕一去未千年，漢陽復相見。猶乘飛鳧舄，尚識仙人面。鬢髮何青青，童顏皎如練。吾曾弄海水，淸淺嗟三變。果愜（音

怯）麻姑言，〔二〕時光速流電。〔三〕與君數杯酒，可以窮歡宴。白雲歸去來，何事坐交戰。〔四〕

〔一〕《後漢書》：王喬者，河東人，顯宗世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雙舄焉。乃詔上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動搖。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爲立廟，號葉君祠。

〔二〕《神仙傳》：麻姑云：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日。

〔三〕陶潛詩：一生復能幾，倏如飛電驚。

〔四〕又：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顔。

贈漢陽輔録事二首

唐時，刺史屬官司馬之下，有錄事參軍事，上州者從七品，中州者正八品，下州者從八品。有錄事，皆從九品。每縣亦有錄事，在丞尉之下，則流外官也。

聞君罷官意，我抱漢川湄。借問久疏索，何如聽訟時？天清江月白，心靜海鷗知。應念投沙客，〔一〕空餘弔屈悲。〔二〕

〔一〕投沙，詳見十卷《贈崔秋浦》第三首註。

〔二〕《風俗通》：賈誼爲長沙太傅，既之官，內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闒茸尊顯，佞諛得志。」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愬也。

其二

鸚鵡洲橫漢陽渡，〔一〕水引寒烟沒江樹。南浦登樓不見君，君今罷官在何處？漢口雙魚白錦鱗，令傳尺素報情人。〔二〕其中字數無（蕭本作「何」）多少，祇是相思秋復春。

〔一〕《潛確居類書》：鸚鵡洲，在湖廣漢陽渡之上。禰衡嘗作《鸚鵡賦》，後埋玉於此，故名洲。雖跨漢江，而尾連黃鶴磯，故圖經屬武昌郡云。秋水漲盛時，隱沒不見，至水落乃出。《一統志》：漢陽渡，在漢陽府城東南，浦在武昌府城南三里。

〔二〕漢口在大別山北，卽漢水與湏水合流入江處。胡三省《通鑑註》：漢口，漢水入江之口，其地在鄂州漢陽縣東大別山下。楊升庵曰：古樂府：「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據此詩，古人尺素結爲鯉魚形，卽緘也。《文選》：「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卽此事也。下云：「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亦譬況之言，非眞烹也。五臣及劉履謂古人多於魚腹寄書，引陳涉罩魚倡禍事證之，何異痴人說夢。

江夏贈韋南陵冰

唐宣城郡有南陵縣，隸江南西道。

胡驕馬驚沙塵起，〔一〕胡雛（繆本作「騶」）飲馬天津水。〔二〕君爲張掖近酒泉，〔三〕我竄三巴九千里。〔四〕天地再新法令寬，夜郎遷客帶霜寒。〔五〕西憶故人不可見，東風吹夢到長安。寧期此地忽相遇，驚喜茫如墮烟霧。玉簫金管喧四筵，苦心不得申長（一作「一七」）句。昨日繡衣傾綠樽，〔六〕病如桃李竟何言！〔七〕昔騎天子大宛馬，〔八〕今乘款段諸侯門。〔九〕賴遇南平豁方寸，〔一〇〕復兼夫子持清論。有似山開萬里雲，四望青天解人悶。〔一一〕人悶還心悶，苦辛長苦辛。愁來飲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陽春。〔一二〕山公醉後能騎馬，〔一三〕別是風流賢主人。頭陀雲月多僧氣，〔一四〕山水何曾稱人意。不然（一作「能」）鳴笳按鼓戲滄流，〔一五〕呼取江南女兒歌棹謳。〔一六〕我且爲君搥碎黃鶴樓，〔一七〕君亦爲吾倒却鸚鵡洲。〔一八〕赤壁爭雄如夢裏，〔一九〕且須歌舞寬離憂。

〔一〕《漢書》：孝惠、高后時，冒頓寖驕。驕，矜傲之意。

〔二〕《晉書》：石勒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爲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漢書》：狂夫鳴譟於東崖，匈奴

飲馬於渭水。

〔三〕唐時，張掖郡，甘州也；酒泉郡，肅州也。俱屬隴右道。《通典》：張掖郡西到酒泉郡四百二十里。

〔四〕三巴，詳見四卷註。太白雖流夜郎，然甫至三巴而遇赦，故曰「我竄三巴九千里」。

〔五〕江淹《恨賦》：遷客海上。

〔六〕《漢書·百官公卿表》：侍御史有繡衣直指，出討奸猾，治大獄。顏師古註：衣以繡者，尊寵之也。沈約詩：憂來命綠樽。

〔七〕《漢書》：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八〕《史記》：大宛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

〔九〕《後漢書》：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章懷太子註：款，猶緩也。言形段遲緩也。

〔一〇〕南平，謂南平太守李之遙也。

〔一一〕開雲望青天，用衞瓘美樂廣語，已見八卷註。

〔一二〕寒灰重暖，用韓安國語，已見本卷註。

〔一三〕山公醉後騎馬事，見五卷註。

〔一四〕楊齊賢曰：頭陀寺在鄂州，宋大明五年建。天竺言頭陀，此言抖擻。抖擻，煩惱也。《元和郡縣志》：頭陀寺，在鄂州江夏縣東南二里。陸放翁《入蜀記》：頭陀寺，在鄂州城之東隅石城山。《方輿勝覽》：頭陀寺在黃鶴山上，自南齊王屮作碑，遂爲古今名刹。

〔一五〕謝靈運詩：鳴笳發春渚。李周翰註：笳，簫也。《楚辭》：𩐍鐘按鼓，造新歌些。劉良註：按，猶擊也。

〔一六〕《蜀都賦》：吹洞簫，發棹謳。劉淵林註：棹謳，鼓棹而歌也。
〔一七〕黄鶴樓，見八卷註。
〔一八〕鸚鵡洲，見前首註。
〔一九〕《華陽國志》：孫權遣周瑜、程普水軍三萬，助先主拒曹公，大破公軍於赤壁，焚其舟船，曹公引歸。楊齊賢曰：赤壁磯，與百人山對峙，在今鄂州上流八十里。

贈盧司户

秋色無遠近，出門盡寒山。白雲遥相識，待我蒼梧間。借問盧耽鶴，〔一〕西飛幾歲還。

〔一〕《水經注》：鄧德明《南康記》曰：昔有盧耽，仕州爲治中。少棲仙術，善解雲飛，每夕輒凌虚歸家，曉則還州。嘗於元會至朝，不及朝列，化爲白鶴，至閣前回翔欲下。威儀以石擲之，得一隻履，耽驚還就列，内外左右莫不駭異。

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

唐時，南平郡即渝州也。先名巴郡，天寶元年更名，隸劍南道。

少年不得（繆本作「作」）意，落魄（繆本作「拓」）無安居。〔一〕願隨任公子，欲釣吞舟魚。〔二〕常

時飲酒逐風景，壯心遂與功名疏。蘭生谷底人不鋤，〔三〕雲在高山空卷舒。漢家天子馳駟馬，赤車蜀道迎相如。〔四〕天門九重謁聖人，〔五〕龍顏一解四海春。〔六〕彤庭左右呼萬歲，〔七〕拜賀明主收沉淪。翰林秉筆迴英盼，〔八〕麟閣崢嶸誰可見？〔九〕承恩初入銀臺門（一作「侍從甘泉宮」），著書獨在金鑾殿。〔一〇〕龍駒雕鐙（丁鄧切，登上聲）白玉鞍，〔一一〕象牀綺席（一作「食」）黃金盤。〔一二〕當時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爲交歡。〔一三〕一朝謝病遊江海，疇昔相知幾人在？〔一三〕前門長揖後門關，今日結交明日改。愛君山嶽心不移，〔一四〕隨君雲霧迷所爲。夢得池塘生春草，使我長價登樓詩。〔一五〕別後遙傳臨海作，〔一六〕可見羊、何共和之。〔一七〕

〔一〕《史記》：酈生家貧落魄，無以爲衣食業。

〔二〕《莊子》：任公子投竿東海，釣得大魚。見《大鵬賦》註。

〔三〕《三國志》：芳蘭生門，不得不鋤。

〔四〕司馬相如赤車駟馬事，見四卷註。

〔五〕鄭玄《禮記註》：天子九門：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皋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

〔六〕《列子》：夫子始一解顏而笑。

〔七〕彤庭，天子之庭，以朱漆飾之也，詳見《明堂賦》註。

〔八〕《夢溪筆談》：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應供奉之人，自學士以下，工伎、羣官、司隸籍其間，皆稱翰林。如今之翰林醫官、翰林待詔之類是也。《石林

燕語》：唐翰林院在銀臺門之北。謝朓詩：俯仰流英盼。

〔九〕《初學記》：漢西京未央宮中有麟閣，亦藏秘書，即揚雄校書之處也。

〔一〇〕《玉海》：《兩京記》：大明宮、紫宸殿北曰蓬萊殿，其西曰還周殿，還周西北曰金鑾殿，殿旁坡名金鑾坡。又云：金鑾殿在蓬萊正西微南。

〔一一〕徐陵詩：白馬號龍駒。吳均詩：白玉鏤衢鞍。

〔一二〕綺席，見十一卷註。

〔一三〕疇昔，前日也。見九卷註。

〔一四〕《三國志》：由、夷逸操，山嶽不移。

〔一五〕《南史》：謝惠連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爲工。嘗曰：「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按「池塘生春草」句，乃靈運《登池上樓詩》，故曰「長價登樓詩」。

〔一六〕靈運又有《登臨海嶠初發強中作與從弟惠連可見羊何共和之》詩一首。臨海，晉時郡名，即今台州也。

〔一七〕羊、何，謂泰山羊璿之、東海何長瑜，與靈運、惠連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遊。

其二

東平與南平，今古兩步兵。〔一〕素心愛美酒，〔二〕不是顧專城。〔三〕謫官桃源去，〔四〕尋花幾

處行。秦人如舊識，出戶笑相迎。

〔一〕太白自註：南平時因飲酒過度，貶武陵。李善《文選註》：臧榮緒《晉書》曰：阮籍拜東平相，不以政事爲務，沉醉日多。《晉書》：阮籍聞步兵厨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

〔二〕江淹詩：素心正如此。李善註：素，本也。

〔三〕專城，謂縣令，得專主一城政事者也。古《陌上桑》詞：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

〔四〕桃源，在武陵，詳見二卷註。

贈潘侍御論錢少陽

繡衣柱史何昂藏，〔一〕鐵冠白筆橫秋霜。〔二〕三軍論事多引納，堦前虎士羅干將。〔三〕雖無二十五老者，〔四〕且有一翁錢少陽。眉如松雪齊四皓，〔五〕調笑可以安儲皇。〔六〕君能禮此最下士，九州拭目瞻淸光。〔七〕

〔一〕《漢書》：王賀爲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通典》：漢武帝時侍御史，又有繡衣直指者，出討奸猾，理大獄，而不常置。《初學記》：《漢官儀》曰：侍御史，周官也，爲柱下史，冠法冠，一名柱後，以鐵爲柱，言其審固不撓，常淸峻也。陸機《孝侯周處碑》：汪洋延闕之旁，昂藏寮寀之上。

〔二〕《魏略》曰：帝嘗大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階而坐，上問左右：「此爲何官何主？」左右不對，

辛毗曰：「此爲御史，舊時簪筆，以奏不法。今者直備官，但耗筆耳。」

〔三〕虎士，出《周禮》，見八卷註。《吳越春秋》：吳闔閭請干將作名劍二枚，干將妻斷髮剪爪，投於爐，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又《子虛賦》：建干將之雄戟。張揖註：干將，韓王劍師。雄戟，胡矛有鉅者，干將所造，則戟亦可稱干將矣。

〔四〕《說苑》：公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荊。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幷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五〕《史記》四皓保護太子事，見四卷註。

〔六〕謝瞻詩：定都護儲皇。

〔七〕《三國志》：四海延頸，八方拭目。

贈柳圓

竹實滿秋浦（蕭本作「圃」），鳳來何苦飢？〔一〕還同月下鵲，三繞未安枝。〔二〕夫子即瓊樹，〔三〕傾柯拂羽儀。〔四〕懷君戀明德，歸去日相思。

〔一〕陸璣《詩疏》：鳳凰，一名鷗，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

〔二〕魏武帝《短歌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三〕瓊樹，即瓊枝也。以璆琳琅玕爲實，鳳凰食之，詳見二卷註中。

〔四〕謝靈運詩：傾柯引弱枝，攀條摘蕙草。

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兼欣剋復之美，書懷示息秀才

黃口爲人羅，〔一〕白龍乃魚服。〔二〕得罪豈怨天，以愚陷網目。〔三〕鯨鯢未翦滅，〔四〕豺狼屢翻覆。〔五〕悲作楚地囚，何由（蕭本作「日」）秦庭哭！〔六〕遭逢二明主，〔七〕前後兩遷逐。〔八〕去國愁夜郎，投身竄荒谷。〔九〕半道雪屯蒙，〔一〇〕曠如鳥出籠。〔一一〕遙欣剋復美，光武安可同。天子巡劍閣，〔一二〕儲皇守扶風。〔一三〕揚袂正北辰，〔一四〕開襟攬羣雄。〔一五〕胡兵出月窟，雷破關之東。左掃因右拂，旋收洛陽宮。迴輿入咸京，席卷六合通。〔一六〕叱咤開帝業（一作「宇」），〔一七〕手成天地功。〔一八〕大駕還長安，〔一九〕兩日忽再中。〔二〇〕一朝讓寶位，劍璽傳無窮。〔二一〕媿無秋毫力，誰念矍鑠翁？〔二二〕弋者何所慕，高飛仰冥鴻。〔二三〕棄劍學丹砂，臨爐雙玉童。寄言息夫子，歲晚陟方、蓬。〔二四〕

〔一〕《家語》：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問之曰：「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雀之初生，其吻尙帶黃色者也。

〔二〕《東京賦》：白龍魚服，見困豫且。事詳六卷註。

〔三〕王融《策秀才文》：爲網羅之目尙簡。李周翰註：目，網孔也。

〔四〕《梁書》：宗社綴旒，鯨鯢未翦。曹冏《六代論》：掃除兇逆，翦滅鯨鯢。李周翰註：鯨鯢，大魚，呑食小魚者，以喻不義人也。

〔五〕鮑照詩：邊塵屢翻覆。

〔六〕《吳越春秋》：申包胥乃之於秦，求救楚，晝馳夜趨，足踵蹠劈，裂裳裹膝，鶴倚哭於秦庭，七日七夜，口不絕聲。

〔七〕二明主，謂玄宗、肅宗。

〔八〕太白前事明皇，被讒遭逐，後値肅宗，坐累遠流，所謂兩遷逐也。

〔九〕庾信《哀江南賦序》：予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

〔一〇〕楊素詩：在昔天地閉，品物屬屯蒙。屯蒙者，艱難蒙晦之義。

〔一一〕《楞嚴經》：遠離三有，如鳥出籠。

〔一二〕劍閣，入蜀之險道，已見前註。時明皇幸蜀，故曰「天子巡劍閣」。

〔一三〕至德元載七月，改扶風爲鳳翔郡。二載二月，肅宗幸鳳翔。至十月，兩京克復，始自鳳翔還長安。駐兵扶風者凡十月，故曰「儲皇守扶風」。

〔一四〕《初學記》：《荆州星占》曰：北辰，一名天關，一名北極。北極者，紫宮太一座也，此以喻天子之位。

〔一五〕《晉書》：張賓謙虛敬愼，開襟下士，士無賢不肖，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後漢書·鄧禹傳》：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

〔一六〕《舊唐書·郭子儀傳》：二年九月，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之師十五萬，進收長安。迴紇遣葉護太子領四千騎，助國討賊。子儀與葉護宴狎修好，誓平國難，相得甚歡。子儀與賊將安守忠、李歸

仁戰於京西香積寺之北。王師結陣，橫亘三十里，賊衆十萬陣於北，迴紇以奇兵出賊陣之後，夾攻之，賊軍大潰，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將張通儒守長安，聞歸仁等敗，夜奔陝郡。翌日，廣平王入京師，老幼百萬，夾道歡叫，涕泣而言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廣平王休士三日，率師東趣。十月，安慶緒遣嚴莊悉其衆十萬來赴，與張通儒同抗官軍，屯於陝西，負山爲陣。子儀以大軍擊其前，迴紇登山乘其背，遇賊潛師於山中，與鬬過期，大軍稍却。賊分兵三千人，絶我歸路，子儀麾迴紇令進，盡殺之。師馳至其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迴紇來。」即時大敗，僵尸遍山澤。嚴莊、張通儒走歸洛陽，遂與安慶緒渡河保相州。子儀奉廣平王入東都，陳兵於天津橋，士庶歡呼於路。《史記》：席卷天下，包舉宇內。

〔一七〕《字林》：叱咤，發怒也。《漢書》：五載而成帝業。

〔一八〕《國語》：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

〔一九〕蔡邕《獨斷》：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在長安，出祀天於甘泉，備之。《西京賦》云：大駕幸乎平樂之館。呂延濟註：大駕，天子駕也。蓋後人泛指天子之駕爲大駕。

〔二〇〕《易解終備》：日再中，烏連嬉。仁聖出，握知時。《封禪書》：新垣平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却復中。

〔二一〕《周易》：聖人之大寶曰位。《西京雜記》：漢帝相傳以秦王子嬰所奉白玉璽，高帝斬白蛇劍。《肅宗紀》：至德二載十月癸亥，上自鳳翔還京，遣太子太師韋見素入蜀迎上皇。丙寅至望賢宮，得東京捷書，上大喜。丁卯入長安，士庶涕泣拜忭曰：「不圖復見吾君。」十二月丙午，上皇至自蜀，上至望賢宮奉迎。上皇御宮南樓，上望樓辟易，下馬趨進，再拜蹈舞稱慶。上皇下樓，上匍匐奉上皇

足，涕泗嗚咽，不能自勝。遂扶侍上皇御殿，親自進食。自御馬以進，上皇上馬，又躬攬轡而行，止之後退。上皇曰：「吾享國長久，吾不知貴。見吾兒爲天子，吾知貴矣。」上乘馬前導，自開遠門至丹鳳門，旗幟燭天，綵棚夾道，士庶抃舞路側，皆曰：「不圖今日再見二聖。」百僚班於含元殿庭，上皇御殿，左相苗晉卿率百辟稱賀。上皇詣長樂殿，謁九廟神主，即日幸興慶宮。上請歸東宮，上皇遣高力士再三慰譬而止。十二月甲子，上皇御宣政殿，授上傳國璽，上於殿下涕泣而受之。

〔三二〕《後漢書》：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馬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章懷太子註：矍鑠，勇貌。

〔三三〕又《逸民傳》：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章懷太子註：「篡」字，諸本或作「慕」，《法言》作「纂」。宋衷曰：纂，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何所施巧而取焉。喻賢者隱處，不羅暴亂之害也。

〔三四〕方、蓬，方丈、蓬萊，海中二神山也。

贈張相鎬二首

時逃難，病在宿松山作。蕭本缺「病」字。《舊唐書》：張鎬，博州人，風儀魁岸，廓落有大志，涉獵經史，好談王霸大略。天寶末，自褐衣拜左拾遺。玄宗幸蜀，鎬自山谷徒步扈從。肅宗即位，玄宗遣鎬赴行在所。鎬至鳳翔，奏議多有弘益，拜諫議大夫，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方興軍戎，帝注意將帥，以鎬有文武才業，命兼河南節度使，持

節都統淮南等道諸軍事。及收復兩京，加鎬銀青光祿大夫，封南陽郡公，以本軍駐汴州，招討殘孽。

神器難竊弄，〔一〕天狼窺紫宸。〔二〕六龍遷（一作「九落」）白日，〔三〕四海（一作「駕」）暗胡塵。〔四〕昊穹降元宰，〔五〕君子方經綸。〔六〕澹然養浩氣，欻（音忽）起持大（繆本作「天」）鈞。〔七〕秀骨象山岳，英謀合鬼神。〔八〕佐漢解鴻門，〔九〕生唐爲後身（一作「興唐思退身」，一作「功成思退身」）。〔一〇〕擁旄秉金鉞，伐鼓乘朱輪。〔一一〕虎將如雷霆（一作「電」），〔一二〕總戎向東巡。〔一三〕諸侯拜馬首，猛士騎鯨鱗。〔一四〕澤被魚鳥悅，令行草木春。聖智（一作「逢聖」）不失時，〔一五〕建功及良辰。醜虜安足紀？〔一六〕可貽幗與巾。〔一七〕倒瀉溟海珠，盡爲入幕珍。〔一八〕馮異獻赤伏，〔一九〕鄧生欻（蕭本作「倏」）來臻。〔二〇〕庶同昆陽舉，再覩漢儀新。〔二一〕

〔一〕《東京賦》：巨猾間釁，竊弄神器。薛綜註：神器，帝位也。
〔二〕天狼，謂狼星也，見十一卷註。曹植《卞太后誄》：龍飛紫宸，奄有九土。《蠡海集》：天子之居曰紫宸。
〔三〕六龍，駕日車者也，詳見三卷註。
〔四〕《晉書》：昔者幽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
〔五〕司馬相如《封禪書》：肇自昊穹生民。顏師古曰：昊、穹，皆謂天也。顥言氣顥汗也，穹言形穹隆也。王融《曲水詩序》：元宰比肩於尚父，中鉉繼踵於周南。李善註：元宰，冢宰也。

〔六〕《周易》：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七〕《北史》：陛下不以劉裕欻起，納其使貢。

〔八〕《周書》：英謀電發，神旆風馳。

〔九〕《漢書》：項羽至戲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勸羽擊沛公，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以待大王。閉關以備他盜，不敢背德。羽意已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樊噲得免。

〔一〇〕《唐書・肅宗本紀》：至德二載五月丁巳，諫議大夫張鎬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八月甲申，張鎬兼河南節度使，都統淮南諸軍事。十一月，張鎬率四鎮伊西北庭行營兵馬使李嗣業、陝西節度使來瑱、河南都知兵馬使嗣吳王祗，克河南郡縣。《唐書》：張鎬興布衣，不數年位將相。獨孤及《唐故洪州刺史張公鎬遺愛碑》：隱居南山，蓋三十期。天寶十四年，始褐衣召見。由是一命左拾遺，再命右補闕，修國史，三命侍御史，四命諫議大夫，五命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起布衣二年，綰相印，佐王業，明勳之盛，耀動古今，於時至德二載也。

〔一一〕班固《涿邪山祝文》：杖節擁旄，征人伐鼓。任昉《宣德皇后令》：擁旄司部。李周翰注：擁，持也。旄，旌旗之屬，以麾衆者也。《古今注》：大將軍出征，特加黃鉞者，以銅爲之，黃金塗刃及柄，不得純金，得賜黃鉞，則斬持節將。陸雲《吳故丞相陸公誄》：金鉞鏡日，雲旗絳天。《册府元龜》：天寶元年正月一日，改元，詔曰：「文宣垂訓，事必正名。」黃鉞，古者以金爲飾，金者應五行之數，布肅殺之威，去金稱黃，理或未當。其黃鉞宜改爲金鉞，符威武之意焉。《詩・小雅》：伐鼓淵淵。

〔一二〕又《大雅》：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一三〕《魏書》：奉律總戎，廓寧淮右。

〔一四〕《羽獵賦》：乘巨鱗，騎鯨魚。

〔一五〕《史記》：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

〔一六〕《詩·大雅》：仍執醜虜。

〔一七〕《通鑑》：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幗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胡三省註：劉昭註《補輿服志》：公卿、列侯夫人紺繒幗，蓋婦人首飾之稱。

〔一八〕獨孤及《張公鎬遺愛碑》：慎選乃僚，必國之良。有若博陵崔貢、昌黎韓洄、趙郡李惟岳、北海王士華、河間邢宙、河東裴孝智、隴西李道，皆卿材也。以嘉言碩畫，參公軍事。《晉書》：謝安與王坦之嘗詣桓溫論事，溫令郗超帳中臥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一九〕《後漢紀》：蕭王至中山，羣臣上尊號，王不聽，諸將固請。王召馮異，問以羣臣之議，異曰：「三王背叛，更始敗亡，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上以安社稷，下以濟百姓。」王曰：「我昨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悸動，此何祥也？」異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悸動，大王重慎之至也。」會諸生彊華自長安奉赤伏符詣鄗，羣臣復請曰：「受命之符，人應為大，今萬里合信，周之白魚，焉足比乎！符瑞昭晰，宜答天神，以光上帝。」六月己未，即皇帝位於鄗。

〔二〇〕《後漢書·鄧禹傳》：禹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

〔二一〕《漢書·王莽傳》：莽遣大司空王邑馳傳之洛陽，與司徒王尋發衆郡兵百萬，平定山東。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餘在道不絕，車甲士馬之盛，自古出師未嘗有也。六月，邑與尋發洛陽，欲至宛，道出潁川，過昆陽。昆陽時已降漢，漢兵守之。二公縱兵圍昆陽。

世祖悉發郾、定陵兵數千人來救昆陽，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陣，勅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漢兵乘勝殺尋。昆陽中兵出並戰，邑走，軍亂。大風蜚瓦，雨如注水，大衆崩壞號譟，虎豹股慄，士卒奔走，各還歸其郡。《後漢書·光武帝紀》：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衣婦人衣諸于繡镼，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

昔爲管將鮑，〔一〕中奔吳隔秦。一生欲報主，百代期榮親。〔二〕其事竟不就，哀哉難重陳。臥病宿松山（繆本作「古松滋」），〔三〕蒼茫（繆本作「山」）空四鄰。風雲激壯志，枯槁驚常倫。聞君自天來，目張氣益振。〔四〕亞夫得劇孟，〔五〕敵（一作「七」）國空（一作「定」）無人。捫虱對桓公，〔六〕願得論悲辛。大塊方噫氣，〔七〕何辭鼓青蘋。〔八〕斯言儻不合，歸老漢江濱。

〔一〕《韻會》：將，與也。管、鮑事，見三卷註。

〔二〕曹植《求自試表》：事父尚於榮親。呂向註：榮親，謂爵祿名譽。

〔三〕《太平寰宇記》：舒州宿松縣，本漢皖縣地。元始中爲松滋縣，屬廬江。晉武平吳，以荊州有松滋縣，遂改爲宿松縣。

〔四〕左思詩：荊軻飲燕市，酒酣氣益振。

〔五〕《史記》：條侯時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洛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

〔六〕《晉書》：桓溫入關，王猛披褐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虱而言，旁若無人。

〔七〕《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爲風。

〔八〕宋玉《風賦》：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

其二 一作《書懷重寄張相公》

本家（一作「家本」）隴西人，先爲漢邊將。〔一〕功略蓋天地，〔二〕名飛青雲上。〔三〕苦戰竟不侯，〔四〕當（蕭本作「富」）年頗惆悵。世傳崆峒勇，〔五〕氣激金風壯。〔六〕英烈遺厥孫，〔七〕百代神猶王。〔八〕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九〕龍顏惠殊寵，〔一〇〕麟閣憑天居（一作「侍從承明廬」）。〔一一〕晚途未云已，蹭蹬遭讒毀。想像晉末時，崩騰胡塵起。〔一二〕衣冠陷鋒鏑，〔一三〕戎虜盈（一作「荊棘生」）朝市。石勒窺神州，劉聰（一作「曜」）劫（一作「役」）天子。〔一四〕撫劍夜吟嘯，〔一五〕雄心日千里。〔一六〕誓欲斬鯨鯢，〔一七〕澄清洛陽水。〔一八〕六合（一作「三台」）灑霖雨，萬物（一作「六合」）無凋枯。〔一九〕我揮一杯水，自笑何區區（繆本作「驅驅」）。〔二〇〕因人恥成事，〔二一〕貴欲決良圖。〔二二〕滅虜不言功，飄然陟（一作「向」）方壺。〔二三〕惟有安期舄，〔二四〕留之滄海隅。

〔一〕《唐書・宗室世系表》：李氏出自嬴姓。其後有仲翔，爲河東太守、征西將軍，討叛羌於素昌，戰沒，葬隴西狄道東川，因家焉。仲翔生伯考，隴西、河東二郡太守。伯考生尙，成紀令。尙生廣，前將軍。廣二子：長曰當戶；次曰敢，郎中令，關內侯。敢生禹。禹生丞公，河南太守。丞公生

先，蜀郡、北平太守。先生長宗，漁陽丞。長宗生君況，博士議郎、太中大夫。況生本，郎中、侍御史。本生次公，巴郡太守、西夷校尉。次公生軌，魏臨淮太守、司農卿。軌生隆，長安令、積弩將軍。隆生艾，晉驍騎將軍、魏郡太守。艾生雍，濟北、東莞二郡太守。雍生二子：長曰倫；次曰柔，北地太守。柔生弇，前涼天水太守、武衛將軍、安西亭侯。弇生昶，涼太子侍講。昶生暠，西涼武昭王興聖皇帝云云。太白爲興聖皇帝九世孫，故以廣爲祖。

〔二〕李陵《報蘇武書》：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劉良註：先將軍，廣也。功績謀略甚大，可蓋於天地。

〔三〕《道德指歸論》：名在青雲之上。

〔四〕《史記》：李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材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且固命也？」

〔五〕《爾雅》：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郭璞註：地氣使之然也。《史記正義》：《括地志》云：崆峒山在肅州福祿縣東南六十里。又云：笄頭山，一名崆峒山，在原州高平縣西百里。按《通典》：原州平高縣有崆峒山，岷州溢樂縣有崆峒山，肅州福祿縣有崆峒山，是有三崆峒山也，惟岷州漢時屬隴西郡。

〔六〕張景陽詩：金風扇素節。李善註：西方爲秋，秋主金，故秋風曰金風也。

〔七〕《詩·大雅》：貽厥孫謀。

〔八〕《世說》：見子嵩在其中，常自神王。

〔九〕《漢書》：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

〔一〇〕楊齊賢曰："「龍顏惠殊寵」，言召見之時，御手調羹，步輦降迎事也。劉琨表："猥蒙天恩，光授殊寵。"

〔一一〕鮑照詩："層閣肅天居。"劉良註："高閣肅然，天子之居。"

〔一二〕謝靈運詩："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元始。"呂延濟註："崩騰，破壞貌。"

〔一三〕《梁書》："衣冠斃鋒鏑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

〔一四〕《晉書·孝懷帝紀》："永嘉五年六月癸未，劉曜、王彌、石勒同寇洛川，王師頻爲所敗，死者甚衆。丁酉，劉曜、王彌入京師，帝開華林園門，出河陰藕池，欲幸長安，爲曜等所追及。曜等遂焚燒宮廟，逼辱妃后，百官、士庶，死者三萬餘人。帝蒙塵於平陽，劉聰以帝爲會稽公。"

〔一五〕《左傳》："右撫劍，左援帶。"

〔一六〕《後漢書》："斯誠雄心尚武之幾，先志翫兵之日。"

〔一七〕徐陵《册陳王九錫文》："屠猰㺄於中原，斬鯨鯢於濛汜。"

〔一八〕《後漢書》："時冀州飢荒，盜賊羣起。乃以范滂爲清詔使，按察之。滂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

〔一九〕左思詩："俯仰生容華，咄嗟復凋枯。"

〔二〇〕《廣雅》："區區，小也。"

〔二一〕《史記》："毛遂曰：「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二二〕《十六國春秋》："勉思良圖，自求多福。"

〔二三〕方壺：方丈，篷壺。蓬壺，蓬萊也，見《明堂賦》註。

〔二四〕安期舄，已見二卷註。又《南方草木狀》："番禺東有澗，澗中生菖蒲，皆一寸九節，安期生採

服仙去，但留玉舃焉。

聞謝楊兒吟猛虎詞因有此贈

《猛虎詞》，見卷六《猛虎行》。

同州隔秋浦，〔一〕聞吟《猛虎詞》。晨朝來借問，知是謝楊兒。

〔一〕同州隔秋浦，謂同在池州，而所隔者祇一秋浦之水也。秋浦水，在池州府城西南八十里，見八卷註。

宿清溪主人

清溪在池州，詳見二卷註。

夜到清溪宿，主人碧巖裏。簷楹挂星斗，枕席響風水。月落西山時，啾啾夜猿起。〔一〕

〔一〕《楚辭》：猿啾啾兮狖夜鳴。呂延濟註：啾啾，猿聲。

繫尋陽上崔相渙三首

邯鄲四十萬，同日陷長平。〔一〕能迴造化筆，或冀一人生。〔二〕

〔一〕《史記》：白起越韓、魏而攻强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論衡》：秦將白起，坑趙降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皆死。

〔二〕沈炯《自長安還至方山愴然自傷》詩：秦軍坑趙卒，遂有一人生。

其二

毛遂不墮井，〔一〕曾參寧（一作「不」）殺人。〔二〕虛言誤公子，投杼（音紵）惑慈親。〔三〕白璧雙明月，方知一玉眞。

〔一〕《西京雜記》：趙有兩毛遂，野人毛遂墮井而死，客以告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天喪予矣。」既而知野人毛遂，非平原君客也。

〔二〕《戰國策》：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織尙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

〔三〕《說文》：杼，機之持緯者也。

蕭士贇註：太白引此自況其遭誣耳。

其三

虛傳一片雨，枉作陽臺神。〔一〕縱爲夢裏相隨去，不是襄王傾國人。

〔一〕庾信詩：何勞一片雨，喚作陽臺神。

舊註：此一首，恐非上崔相，亦恐非太白之作。

巴陵贈賈舍人

唐時，巴陵郡卽岳州也，隷江南西道。《唐書》：賈至，字幼隣，擢明經第，解褐單父尉，從玄宗幸蜀，拜起居舍人，知制誥，歷中書舍人。至德中，坐小法，貶岳州司馬。寶應初，召復故官。

賈生西望憶京華，湘浦南遷莫怨嗟。〔一〕聖主恩深漢文帝，憐君不遣到長沙。〔二〕

〔一〕《史記》：賈生年少，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濕，自以壽不得長，又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

〔二〕長沙在洞庭湖之南，去巴陵又遠五百五十里。

李太白全集卷之十二

錢塘王琦琢崖輯註
趙樹元石堂較

古近體詩共二十五首

贈别舍人弟臺卿之江南

按《舊唐書·永王璘傳》云：璘以薛繆、李臺卿、蔡坰爲謀主，其卽此臺卿歟？太白之見辟於永王璘，想斯人爲之累也。

去國客行遠，還山秋夢長。梧桐落金井，一葉飛銀牀。〔一〕覺罷攬明（繆本作「把朝」）鏡，鬢毛颯已霜。良圖委蔓草，古貌成枯桑。欲道心下事，時人疑夜光。〔二〕因爲洞庭葉，〔三〕飄落之（一作「流浪至」）瀟湘。令弟經濟士（一作「才」），〔四〕謫居我何傷（一作「出門見我傷」）。潛虯隱尺（一作「斗」）水，〔五〕著論談興亡。客（一作「玄」）遇王子喬，〔六〕口傳不死方。〔七〕入

洞過天地，登眞朝玉皇。吾將撫爾背，揮手遂翺翔（一作「攜手凌蒼蒼」）。

〔一〕《淮南王篇》：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庾肩吾詩：銀牀落井桐。《韻會》：井幹，井上木欄也，其形四角或八角。又謂之銀牀，皆井欄也。

〔二〕《史記》：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

〔三〕《楚辭》：洞庭波兮木葉下。

〔四〕謝靈運詩：末路値令弟。

〔五〕又詩：潛虬媚幽姿。《說文》：虬，龍子有角者。

〔六〕《水經注》：《仙人王子喬碑》曰：王子喬者，蓋上世之眞人，聞其仙，不知興何代也。博聞道家，或言潁川，或言產蒙。

〔七〕《抱朴子》：李少君有不死之方。

醉後贈王歷陽

淮南道有歷陽縣，隸和州歷陽郡。

書禿千兎毫，〔一〕詩裁兩牛腰。〔二〕筆蹤（蕭本作「縱」）起龍虎，〔三〕舞袖拂雲霄。雙歌（一作「寄」）二胡姬，更奏（一作「唱」）遠淸朝。〔四〕舉酒挑朔雪，從君不相饒。〔五〕

〔一〕《晉書》：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
〔二〕蘇頌曰：詩裁兩牛腰，言其卷大如牛腰也。
〔三〕梁武帝《書評》：王右軍書，字勢雄強，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故歷代寶之，永以爲訓。
〔四〕《甯戚歌》：清朝飯牛至夜半。清朝，猶清晨也。
〔五〕鮑照詩：日月流邁不相饒。

贈歷陽褚司馬，時此公爲稚子舞，故作是詩也 繆本缺此五字

北堂千萬壽，侍奉有光輝。先同稚子舞，更著老萊衣。因爲小兒啼，〔一〕醉倒月下歸。人間無此樂，此樂世中稀。

〔一〕《藝文類聚》：《列士傳》曰：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嬰兒自娛，著五色采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臥地爲小兒啼，或弄烏鳥於親側。

對雪醉後贈王歷陽

有身莫犯飛龍鱗，有手莫辮猛虎鬚。〔一〕君看昔日汝南市，白頭仙人隱玉壺。〔二〕子猷聞風動窗竹，〔三〕相邀共醉杯中綠。〔四〕歷陽何異山陰時，白雪飛花亂人目。君家有酒我何

愁，客多樂酣秉燭遊。〔五〕謝尙自能鸜鵒（音育）舞，〔六〕相如免脫鷫鸘裘。〔七〕淸晨鼓棹（一作「興罷」）過江去，〔八〕千里相思明月樓（一作「他日西看却月樓」）。〔九〕

〔一〕《莊子》：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

〔二〕《神仙傳》：壺公者，不知其姓名。汝南費長房爲市掾，忽見公從遠方來，入市賣藥，常懸一空壺於屋上。日入之後，公跳入壺中，人莫能見，惟長房樓上見之，知非常人。乃日日自掃公座前地，及供饌物，公受而不辭。積久，長房猶不懈，亦不敢有所求。公知長房篤信，謂長房曰：「至暮無人時更來。」長房如其言，卽往。公語房曰：「見我跳入壺中時，卿便可效我跳，自當得入。」長房依言，果不覺已入。入後不復是壺，惟見仙宮世界，樓觀、重門、閣道，公左右侍者數十人。公語房曰：「我，仙人也。昔處天曹，以公事不勤見責，因謫人間耳。卿可教，故得見我。」

〔三〕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詳見九卷註。

〔四〕王僧孺詩：半飲杯中綠。

〔五〕《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六〕《晉書》：王導辟謝尙爲掾，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鸜鵒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否？」尙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尙俯仰在中，旁若無人。

〔七〕《西京雜記》：司馬相如以所著鷫鸘裘，就市人楊昌貰酒。

〔八〕陶潛詩：鼓棹路崎曲。

〔九〕吳均詩：相思自有處，春風明月樓。《太平寰宇記》：江陵縣湘東苑有明月樓，顏之推詩云：「屢陪明月宴。」將軍扈羲所造。又鮑照《吳歌》：夏口樊城岸，曹公却月樓。

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

唐時，宣州亦謂之宣城郡，隸江南西道，今之寧國府也。

白若白鷺鮮，〔一〕清如清唳（音例）蟬。受氣有本性，不爲外物遷。飲水箕山上，〔二〕食雪首陽巔。〔三〕迴車避朝歌，〔四〕掩口去盜泉。〔五〕岧嶤廣成子，〔六〕倜儻魯仲連。〔七〕卓絕二公外，〔七〕丹心無間然。

〔一〕《隋書·食貨志》：是歲，翟雉尾一值十縑，白鷺鮮半之。

〔二〕《登封縣志》：箕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高大四絕，其形如箕。山北爲黃城，許由隱處也，又名許由山。潁水自山陰東流而去，世稱箕潁。虛巖幽邃，茂草平林，卽當盛暑，亦無炎蒸之氣。旁爲棄瓢巖，昔許由隱箕潁間，以手掬水飲之，人遺一瓢，得以操飲，飲訖挂木上，風吹歷歷有聲，由以爲煩，棄之巖下，故名棄瓢巖。洗耳泉在其西。

〔三〕《元和郡縣志》：首陽山，在河南府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太平寰宇記》：首陽山，在偃師縣西北三十五里。阮籍詩云：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採薇士，上有嘉樹林。山上有夷、齊祠。《詩·國風》：采苓采苓，首陽之巔。食雪事，無考。

〔四〕《漢書》：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晉灼曰：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顏師古曰：朝歌，殷之邑名也。《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入朝歌。

〔五〕《水經注》：盜泉，出卞城東北卞山之陰。《尸子》曰：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於盜泉，

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故《論語撰考讖》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漱，卽斯泉矣。《淮南子》：曾子立廉，不飲盜泉。

〔六〕廣成子、魯仲連，俱見二卷註。岧嶤，喻其品之高邁。倜儻，美其才之不羈。

〔七〕《三國志》：管寧德行卓絕，海內無偶。

昔攀六龍飛，〔一〕今作百鍊鉛。〔二〕懷恩欲報主，投佩向北燕。〔三〕彎弓綠弦開，〔四〕滿月不憚堅。閑騎駿馬獵，一射兩虎穿。回旋若流光，〔五〕轉背落雙鳶。〔六〕胡虜三嘆息，兼知五兵權。〔七〕鎗鎗突雲將，却掩我之妍。多逢勦絕兒，先著祖生鞭。〔八〕據鞍空矍鑠，〔九〕壯志竟誰宣。蹉跎復來歸，憂恨坐相煎。無風難破浪，〔一〇〕失計長江邊。危苦惜頹光，〔一一〕金波忽三圓。〔一二〕時遊敬亭上，〔一三〕閑聽松風眠。〔一四〕或弄宛溪月，〔一五〕虛舟信洄沿。〔一六〕顏公二（繆本作「三」）十萬，盡付酒家錢。〔一七〕興發每取之，聊向醉中仙。過此無一事，靜談《秋水篇》。〔一八〕

〔一〕六龍，已詳八卷註。

〔二〕百鍊鉛，言其柔。鉛性不能剛，經百鍊則益柔矣。

〔三〕袁淑詩：投佩出甘泉。呂延濟註：投佩，謂去官也。

〔四〕虞世南詩：綠沉明月弦。

〔五〕張華詩：鷹超如激電，回旋如流光。

〔六〕《白帖》：後魏托跋翰從太宗遊白登東北，有雙鳶飛鳴於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鳶旋飛稍高，翰因而自射之，一箭下雙鳶，太宗嘉之，賜御弓矢以旌之，號曰射鳶都尉。

〔七〕鄭康成《周禮註》：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又云：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

〔八〕《晉書》：劉琨與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舊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相期如此。

〔九〕《後漢書》：馬援披甲上馬，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

〔一〇〕《宋書》：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一一〕李嶠詩：窮紀送頹光。

〔一二〕《漢書》：月穆穆以金波。顏師古註：言月光穆穆，若金之波流也。

〔一三〕李善《文選註》：《宣城郡圖經》曰：敬亭山在宣城縣北十里。

〔一四〕《南史》：陶弘景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

〔一五〕《一統志》：宛溪在寧國府城東，源出嶧陽山，其流清激。

〔一六〕陶潛詩：虛舟縱逸棹。謝靈運詩：水涉盡洄沿。洄，逆水而上也。沿，順水而下也。

〔一七〕《宋書》：顏延之在尋陽，與陶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至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

〔一八〕《莊子》有《秋水篇》。

君從九卿來，〔一〕水國有豐年。〔二〕魚鹽滿市井，布帛如雲烟。〔三〕下馬不作威，冰壺照清

川。〔四〕霜眉邑中叟，皆美太守賢。時時慰風俗，往往出東田。〔五〕竹馬數小兒，〔六〕拜迎白鹿前。〔七〕含笑問使君，日（一作「早」）晚可迴旋？遂（一作「還」）歸池上酌，掩抑清風絃。〔八〕曾標横浮雲（一作「遊云端」），〔九〕下撫謝朓肩。樓高碧海出，樹古青蘿懸。

〔一〕唐以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爲九卿，見《通典》。

〔二〕顔延年詩：水國周地險。

〔三〕雲烟，多貌。曹植詩：文錢百億萬，采帛若烟雲。

〔四〕鮑照詩：清如玉壺冰。陸機詩：清川含藻影。

〔五〕謝朓爲宣城太守，有遊東田詩。

〔六〕《後漢書》：郭伋爲幷州牧，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别駕從事，計日當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須期乃入。

〔七〕《藝文類聚》：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爲臨淮太守，行春，有兩白鹿隨車，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黄國，鹿爲吉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轓畫作鹿，明府當爲宰相。」後弘果爲太尉。

〔八〕謝朓詩：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李周翰註：池上酌，謂酌酒池上也。

〔九〕蕭士贇曰：曾標，言其標致之高也。

光祿紫霞杯，伊昔忝相傳。良圖掃沙漠，别夢繞旌旃。富貴日成疏，願言杳無緣。登龍

有直道，〔一〕倚玉阻芳筵。〔二〕敢獻繞朝策，〔三〕思同郭泰船。〔四〕何言一水淺，似隔九重天。〔五〕崔生何傲岸，〔六〕縱酒復談玄。〔七〕身爲名公子，英才苦迍邅。〔八〕鳴鳳托高梧，〔九〕凌風何翩翩。安知慕羣客，〔一〇〕彈劍拂秋（一作「青」）蓮。

〔一〕《後漢書》：李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章懷太子註：以魚爲喻也。龍門，河水所下之口，在今絳州龍門縣。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爲龍也。

〔二〕《世說》：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

〔三〕《左傳》：士會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杜預註：策，馬撾。臨別授之馬撾，並示己所策以展情。

〔四〕《後漢書》：郭泰，字林宗，遊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

〔五〕《楚辭》：圜則九重，孰營度之。王逸註：言天圜而九重，孰營度而知之乎？

〔六〕《十六國春秋》：子陵頡頏於光武，君平傲岸於蜀肆。

〔七〕縱酒，縱適而飲酒也。《史記》：田廣與酈生日縱酒。《晉書》：苻融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

〔八〕左思詩：英雄有迍邅，由來自古昔。《韻會》：迍邅，難行不進之貌。

〔九〕馬融《廣成頌》：棲鳳凰於高梧。

〔一〇〕鮑照詩：豈念慕羣客，咨嗟戀景沉。

贈宣城趙太守悅

趙得寶符盛，〔一〕山河功業存。三千堂上客，出入擁平原。〔二〕六國揚清風，英聲何喧喧！大賢茂遠業，虎竹光南藩。〔三〕錯落千丈松，〔四〕虬龍盤古根。枝下無俗草，所植唯蘭蓀。〔五〕

〔一〕《史記·趙世家》：簡子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卹賢，以爲太子。簡子卒，毋卹代立，是爲襄子，遂興兵平代地。

〔二〕《平原君傳》：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

〔三〕虎竹，謂銅虎符、竹使符，漢時郡守分其半與之，詳見五卷《塞下曲》註。東方朔《七諫》：聞南藩樂而欲往。王逸註：南國諸侯，爲天子藩蔽，故稱藩也。此用其字，以稱宣城，宣城在南方，故曰南藩。

〔四〕《世說》：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

〔五〕沈約詩：今守馥蘭蓀。劉良註：蘭蓀，香草也。詩意以千丈松喻平原君，蘭蓀喻趙太守。謂英豪之後，其子孫自多俊異也。

憶在南陽時，〔一〕始承國士恩。〔二〕公爲柱下史，〔三〕脫繡歸田園。伊昔簪白筆，〔四〕幽都逐

遊魂。〔五〕持斧佐（蕭本作「冠」）三軍，〔六〕霜清天北門。差池宰兩邑，〔七〕鶚立重飛翻。〔八〕焚香入蘭臺，〔九〕起草多芳言。夔、龍一顧重，〔一〇〕矯翼凌翔鵷。赤縣揚雷聲，〔一一〕强項聞至尊。〔一二〕驚飈摧（蕭本作「頹」）秀木，〔一三〕跡屈道彌敦。〔一四〕出牧歷三郡，所居猛獸奔。〔一五〕

〔一〕唐時之南陽郡，即鄧州也，屬山南東道。

〔二〕《戰國策》：豫讓曰：「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以國士報之。」

〔三〕《史記》：張蒼，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索隱》曰：周、秦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聃爲周柱下史。《漢書》：蒼自秦時爲柱下御史。《通典》：侍御史，於周爲柱下史，老聃嘗爲之。秦時，張蒼爲御史，主柱下方書，亦其任也。

〔四〕章懷太子《後漢書註》：武帝置繡衣御史。《通典》：魏置御史八人，當大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陛而坐。帝問左右：「此何官？何主？」辛毗曰：「此爲御史，舊時簪筆以奏不法，當如今者，直備位，但耗筆耳。」

〔五〕《淮南子》：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漢書》：天兵四臨，幽都先加。顏師古註：幽都，北方，謂匈奴。《太平寰宇記》：《晉地道記》曰：幽州，因幽都以爲名。《山海經》有幽都之山，今列於北荒矣。鄭樵《爾雅註》：幽都，即幽州，在今燕。《北史》：勍寇遊魂於北，狡賊負險於南。

〔六〕《漢書》：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羣起，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誅二千石以下。

〔七〕潘岳詩：驅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

〔八〕《埤雅》：鶚性好跱，故每立更不移處，所謂鶚立，義取諸此。

〔九〕《漢書》：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通典》：御史所居之署，後漢以來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

〔一〇〕謝朓詩：平生一顧重。

〔一一〕《通典》：大唐縣有赤、畿、望、緊、上、中、下七等之差，京都所治爲赤縣，京之旁邑爲畿縣，其餘則以戶口多少、資地美惡爲差。胡三省《通鑑註》：唐制，凡置都，其郭下縣爲赤縣，餘縣爲畿縣。《通鑑辯誤》：唐之西京，以長安、萬年爲赤縣，東都以河南、洛陽爲赤縣。

〔一二〕《後漢書》：董宣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卽還宮訴帝，帝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强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帝因敕强項令出。《荀子》：天子者，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

〔一三〕陸機詩：驚飆襄反信。李康《運命論》：木秀於林，風必摧之。

〔一四〕陳子昂詩：清淨道彌敦。

〔一五〕《後漢書》：劉昆遷弘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庾信詩：昆陽猛獸奔。

遷人同衞鶴，謬上懿公軒。〔一〕自笑東郭履，〔二〕側慚狐白溫。〔三〕閑吟步竹石，精義忘朝昏。顦顇成醜士，〔四〕風雲何足論。獼猴騎土牛，〔五〕羸馬夾雙轅。願借羲和（蕭本作「皇」）景，〔六〕爲人照覆盆。〔七〕溟海不震（蕭本作「振」）蕩，何由縱鵬鯤。〔八〕所期要津日（蕭本作「玄津白」），〔九〕倜儻假騰騫。〔一〇〕

〔一〕《左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杜預註：軒，大夫車也。孔穎達《正義》：服虔曰：車有藩曰軒。

〔二〕《史記》：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

〔三〕王微詩：詎憶無衣苦，但知狐白溫。呂向註：狐白，謂狐腋之白毛以爲裘也。

〔四〕陸機詩：玄冕無醜士。

〔五〕《三國志註》：《世語》曰：司馬宣王辟州泰，泰頻喪考、妣、祖，九年居喪。宣王留缺待之，至三十六日，擢爲新城太守。宣王爲泰會，使尚書鍾繇調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擢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又何遲也。」

〔六〕《廣雅》：日御謂之羲和。

〔七〕《抱朴子》：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內也。

〔八〕《列子》：終髮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識之。

〔九〕《古詩》：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呂向註：要路津，謂仕宦居要職者，亦如進高足，居於要津，則人出入由之。

〔一〇〕《廣韻》：騫，飛舉貌。

贈從弟宣州長史昭

按宣州，在唐爲上州，上州之長史，爲從五品官。

淮南（一作「北」）望江南，〔一〕千里碧山對。我行倦（一作「盡」）過之，半落青天外。宗英佐雄郡，〔二〕水陸相控帶。長川豁中流，千里瀉吳會（古外切，音膾）。〔三〕君心亦如此，包納無小大。搖筆起風霜，推誠結仁愛。訟庭垂桃李，賓館羅軒蓋。何意蒼梧雲，飄然忽相會（本音）。〔四〕才將聖不偶，命與時俱背。獨立山海間，空老聖明代。知音不易得，撫劍增感慨（繆本作「概」）。當結九萬期，〔五〕中途莫先退。

〔一〕唐時之淮南道、江南道，皆古揚州之境。中隔一江，江之北爲淮南，江之南爲江南。

〔二〕《漢書》：河間賢明，禮樂是修，爲漢宗英。

〔三〕《三國志·孫賁傳》：時策已平吳、會二郡。又《朱桓傳》：使部伍吳、會二郡。知吳、會者，是吳郡與會稽也。然此詩所稱吳會，專指吳地而言。蓋在春秋、戰國時爲吳國，在秦、漢爲會稽郡，後又分爲吳郡，合而言之曰吳會也。

〔四〕《歸藏啓筮》曰：有白雲出自蒼梧，入於大梁。

〔五〕《莊子》：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

於五松山贈南陵常贊府

南陵縣，唐時隸江南西道之宣州。《一統志》：五松山，在池州銅陵縣南五里。銅陵，在唐爲南陵縣之銅官治，南唐時始分置銅陵縣，隸昇州，宋改隸池州。《容齋隨筆》：唐人呼縣丞爲贊府。

爲草當作蘭，爲木當作松。蘭幽（繆本作「秋」）香風遠，松寒不改容。松蘭相因依，〔一〕蕭艾徒丰茸（音戎）。〔二〕雞與雞並食，鸞與鸞同枝。揀珠去沙礫（音力），〔三〕但有珠相隨。遠客投名賢，眞堪寫懷抱。〔四〕若惜方寸心，待誰可傾倒？虞卿棄趙相，便與魏齊行。〔五〕海上五百人，同日死田橫。〔六〕當時不好賢，豈傳千古名！願君同心人，於我少留情。寂寂還寂寂，出門迷所適。長鋏歸來乎（繆本作「長劍歸乎來」，一作「長劍歌歸來」），〔七〕秋風思歸客。

〔一〕謝靈運詩：蒲稗相因依。
〔二〕《長門賦》：羅丰茸之遊樹。李善註：丰茸，衆飾貌。
〔三〕《說文》：礫，小石也。
〔四〕謝靈運詩：歡娛寫懷抱。
〔五〕《史記·范雎傳》：秦昭王遺趙王書曰：「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

不然吾舉兵而伐趙。」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

〔六〕又《田儋傳》：漢滅項籍，立爲皇帝。田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爲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恐後爲亂，乃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爲之流涕，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能得士也。

〔七〕《戰國策》：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

自梁園至敬亭山見會公，談陵陽山水兼期同遊，因有此贈

《一統志》：梁園，在開封府城東南，一名梁苑，漢梁孝王遊賞之地。敬亭山，在寧國府城北十里。《江南通志》：陵陽山，自石埭縣西北迤邐而來，三峰連亘，東接宣州，西二峰下有黃鶴池，昔竇子明跨鶴飛昇於此。有丹池，卽子明鍊丹處。

我隨秋風來，瑤草恐衰歇。〔一〕中途寡名山，安得弄雲月？渡江如昨日，〔二〕黃葉向人飛。敬亭愜素尚，弭棹流清輝。〔三〕冰谷明且秀，陵巒抱江城。粲粲吳與史，衣冠耀天京。水國饒英奇，〔四〕潛光臥幽草。〔五〕會公眞名僧，所在卽爲寶。〔六〕開堂振白拂，〔七〕高論橫青雲。雪山掃粉壁，墨客多新文。〔八〕爲余話幽棲，〔九〕且述陵陽美。天開白龍潭，〔一〇〕月映清秋水。黃山望石柱，〔一一〕突兀誰開張（一作「白柱插星漢，西崖誰開張」）？黃鶴久不來，子安在蒼茫。〔一二〕東南焉可窮，山鳥飛絕處（繆本作「山鳥絕飛處」，一作「猿狖絕行處」）。稠疊千萬峰，相連入雲去。聞此期振策，〔一三〕歸來空閉關。相思如明月，可望不可攀。何當移白足，〔一四〕早晚凌蒼山。且寄一書札，〔一五〕令予解愁顏。

〔一〕江淹詩：瑤草正翕赩。

〔二〕張載詩：下車如昨日。

〔三〕江淹詩：弭棹阻風雪。李善註：弭，止也。

〔四〕范雲詩：岱山饒靈異，水國富英奇。

〔五〕《後漢書》：商山四皓有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

〔六〕《十六國春秋》：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眞務學，誦經數百萬言。石虎傾心事澄，乃下書曰：「和尚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顧，何以旌德？」

〔七〕《法華經》：手執白拂，侍立左右。

〔八〕雪山掃粉壁，謂畫雪山於粉壁之上。墨客多新文，謂文墨之客，多以新文贊美之。會公蓋工於繪事者也。

〔九〕《宋書》：幽棲窮谷，外緣兩絕。

〔一〇〕楊齊賢曰：白龍潭，在宣州。世傳竇子明棄官學道，釣得白龍，放之於此，因名白龍潭。

〔一一〕《江南通志》：黃山，在徽州歙縣西北一百八十里，寧國府太平縣南三十里。山當二郡之界，高一千三百七十丈，盤亘三百里，舊名黟山。唐天寶間，敕改今名，以圖經稱為「軒轅棲真之所」故也。上多古木靈藥，其泉香美清溫，冬夏不變，沐浴飲之，百疾皆愈。有三十六峰，三十六泉。石柱山，在寧國府旌德縣西六十里，雙石挺立，而一巨石承之，名豹子尖。

〔一二〕《列仙傳》：陵陽子明者，銍鄉人也。好釣魚，於旋溪釣得白龍，子明懼，解鉤拜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沸水而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山去地千餘丈，大呼山下人，令上山半，告言：「溪中子安當來，問子明釣車在否？」後二十餘年，子安死，人取葬石山下，有黃鶴來棲其塚邊樹，鳴呼子安云。

〔一三〕陸機詩：振策涉崇丘，安轡遵平莽。張銑註：振，舉也。策，鞭也。

〔一四〕《法苑珠林》：前魏太武時，沙門曇始甚有神異，常坐不臥五十餘年，足不躡履，跣行泥穢中，奮足便淨，色白如面，俗呼曰「白足阿練」。

〔一五〕《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張銑註：札，筆也。琦按：顏師古《漢書註》：札，木簡之薄小者也。古時未有紙，故書於札。以為筆者，恐未是。

贈友人三首

蘭生不當戶，別是閑庭草。夙被霜露欺，紅榮已先老。〔一〕謬接瑤華枝，〔二〕結根君王池。〔三〕顧無馨香美，叨沐淸風吹。餘芳若可佩，卒歲長相隨。〔四〕

〔一〕陳琳詩：嘉木凋綠葉，芳草殲紅榮。
〔二〕《楚辭》：折疏麻兮瑤華。王逸註：瑤華，玉華也。
〔三〕《古詩》：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
〔四〕《史記》：優哉游哉，維以卒歲！

其二

袖中趙匕首，買自徐夫人。〔一〕玉匣閉霜雪，〔二〕經燕復歷秦。其事竟不捷，淪落歸沙塵。持此願投贈，與君同急難（一作「歲寒」）。荆卿一去後，壯士多摧殘。長號易水上，爲我揚波瀾。鑿井當及泉，張帆當濟川。廉夫惟重義，駿馬不勞鞭。人生貴相知，何必金與錢。

〔一〕《史記》：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乃裝爲遣荆卿。《索隱》曰：徐姓，夫人名，謂男子也。餘詳四卷《結客少年場》註。
〔二〕《西京雜記》：高祖斬白蛇劍，刃上常如霜雪。

其三

慢世薄功業，〔一〕非無胸中畫。謔浪萬古賢，〔二〕以爲兒童劇。立産如廣費，匡君懷長策。但苦山北寒，誰知道南宅。〔三〕歲酒上逐風，〔四〕霜鬢兩邊白。蜀主思孔明，晉家望安石。〔五〕時來（蕭本作「人」）列五鼎，〔六〕談笑期一擲。虎伏避胡塵，漁歌遊海濱。弊裘恥妻嫂，〔七〕長劍託交親。〔八〕夫子秉家義，羣公難與鄰。莫持西江水，空許東溟臣。〔九〕他日青雲去，黃金報主人。

〔一〕嵇康《司馬相如贊》：長卿慢世，越禮自放。

〔二〕《詩·國風》：謔浪笑敖。

〔三〕《三國志》：孫策與周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

〔四〕梁元帝詩：灘聲下濺石，猿鳴上逐風。又云：長條垂拂地，輕花上逐風。

〔五〕諸葛孔明，詳見九卷註。謝安石，詳見七卷註。

〔六〕劉孝標《辨命論》：開東閣，列五鼎。《漢書音義》：張晏曰：五鼎食，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卿大夫三。

〔七〕《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去秦而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

〔八〕長劍託交親，用馮諼事，詳見本卷註。

〔九〕《莊子》：莊周家貧，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陳情贈友人

延陵有寶劍，價重千黃金。觀風歷上國，暗許故人深。歸來挂墳松，萬古知其心。〔一〕懦夫感達節，壯士激青衿（繆本作「壯氣激素衿」）。〔二〕鮑生薦夷吾，一舉致齊相。斯人無良朋，豈有青雲望？臨財不苟取，推分固辭讓。〔三〕後世稱其賢，英風邈難尙。論交但若此，有（當作「友」）道孰云喪。多君騁逸藻，〔四〕掩映當時人。舒文振頹波，〔五〕秉德冠彝倫。卜居乃此地，共井爲比鄰。〔六〕清琴弄雲月，美酒娛冬春。薄德中見捐，忽之如遺塵。英豪未豹變，〔七〕自古多艱辛。他人縱以疏，君意宜獨親。奈何成離居，〔八〕相去復幾許。飄風吹雲霓，〔九〕蔽目不得語。投珠冀有（蕭本作「相」）報，按劍恐相拒。〔一〇〕所思采芳蘭，欲贈隔荊（一作「修」）渚。沉憂心若醉，〔一一〕積恨淚如雨。〔一二〕願假東壁輝，餘光照

貧女。〔一三〕

〔一〕《新序》：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僞心，廉者不爲也。」遂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挂墳墓。」鮑照詩：我方歷上國。

〔二〕《詩·國風》：青青子衿。毛傳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

〔三〕《史記》：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嘗與鮑叔牙遊，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曰：「吾始困時，常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

〔四〕徐勉詩：壯思如泉湧，逸藻似雲翔。

〔五〕顏延年詩：舒文廣國華。張銑註：舒其文章。

〔六〕《周禮·大司徒》職云：五家爲比。《遂人》職云：五家爲鄰。鄭玄註：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爲鄰。玄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釋名》：五家爲伍，以五爲名也。又謂之鄰，鄰，連也，相連接也。又曰：比，相親比也。《漢書》：徙入舍祭竈，請比鄰。

〔七〕《周易》：君子豹變。

〔八〕《古詩》：同心而離居。

〔九〕《離騷》：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王逸註：回風爲飄。飄風，無常之風，以興邪惡之象也。雲霓，惡氣也，以喻佞人。

〔一〇〕《史記》：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

〔一一〕陸機詩：沉憂萃我心。張銑註：沉，深也。《詩·國風》：行邁靡靡，中心如醉。

〔一二〕魏武帝詩：惋嘆淚如雨。

〔一三〕《列女傳》：齊女徐吾者，齊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之屬，會燭相從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吾謂其屬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徐吾曰：「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暗，損一人燭不爲明，何愛東壁之餘光，不使貧女得蒙見愛之恩，長爲妾役之事，使諸君常有惠施於妾，不亦可乎？」李吾莫能應，遂復與夜，終無後言。

贈從弟冽

楚人不識鳳，重（一作「高」）價求山雞。獻主昔云是，〔一〕今來方覺迷。自居漆園北（蕭本作「地」），〔二〕久別（蕭本作「識」）咸陽西。風飄落日去，節變流鶯啼。桃李寒未開，幽關豈來蹊。〔三〕逢君發花萼，〔四〕若與青雲齊。及此桑葉綠，春蠶起中閨。日出布（繆本作「撥」）穀鳴，〔五〕田家擁鋤犁。〔六〕顧余乏尺土，東作誰相攜。〔七〕傅說降霖雨，〔八〕公輸造雲

梯。〔九〕羌、戎事未息，君子悲塗泥。〔一〇〕報國有長策，成功羞執珪。〔一一〕無由謁明主，杖策還蓬藜。〔一二〕他年爾相訪，知我在磻（音盤）溪。〔一三〕

〔一〕《太平廣記》：楚人有擔山雞者，路人問曰：「何鳥也？」擔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鳳凰久矣，今眞見之，汝賣之乎？」曰：「然。」乃酬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方將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其金，惟恨不得以獻王。國人傳之，咸以爲眞鳳而貴，宜欲獻之，遂聞於楚王。王感其欲獻己也，召而厚賜之，過買鳳之價十倍。出《笑林》。

〔二〕《太平寰宇記》：漆園城，在曹州宛句縣北五十里，莊周爲吏之所，城北有莊周釣臺。又濠州定遠縣有漆園，在縣東三十里，其地東西南北約方三百步，唐天寶中尚有漆樹一二十株，野火燔燒。其樹在故縣村西一百步，即楚國莊周爲吏之處，今爲隴畝。《一統志》：漆園在鳳翔府定遠縣東三十里，即莊生爲吏之處。又云：漆園城，在山東曹縣西北五十里。莊生爲漆園吏，即此。又云：漆園城，在大名府東明廢縣東北二十里，今名漆園村，內有莊子廟，蓋莊周爲吏之所。據二書，漆園有三，此所云者，當指曹州漆園也。

〔三〕《史記》：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何遜詩：伊我念幽關，夫君思贊務。

〔四〕謝瞻詩：花萼相光飾。呂延濟註：花萼，喻兄弟也。

〔五〕《禽經》：鳲鳩戴勝，布穀也。張華註：揚雄曰：鳲鳩戴勝，生樹穴中，不巢生。《爾雅》曰：鳲鳩戴鵀，即首上勝也。頭上尾起，故曰戴勝。農事方起，此鳥飛鳴於桑間，云五穀可布種也，故曰布穀。又云：此鳥鳴時，耕事方作，農人以爲候。

〔六〕《廣韻》：鋤，田器也。犂，墾田器也。

〔七〕《尚書》：平秩東作。孔安國傳：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漢書》：方東作時。應劭註：東作，耕也。顏師古註：春位在東，耕者始作，故曰東作。

〔八〕《尚書·說命》：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九〕《淮南子》：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高誘註：雲梯，攻城具，高長上與雲齊，故曰雲梯。

〔一〇〕《左傳》：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

〔一一〕《呂氏春秋》：得伍員者爵執圭。高誘註：《周禮》：侯執信圭，言爵之爲侯也。又高誘《淮南子註》：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比附庸之君也。《漢書》：遷爲執珪。張晏註：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

〔一二〕《後漢書》：遂杖策歸鄉里。

〔一三〕《水經注》：磻溪中有泉，謂之茲泉，泉水潭積，自成淵渚，卽《呂氏春秋》所謂太公釣茲泉也。今人謂之凡谷。石壁深高，幽篁邃密，林障秀阻，人迹罕及。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流次平石釣處，卽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跪餌，兩膝遺跡猶存，是有磻溪之稱也。其水清冷神異，北流十二里，注於渭。《通典》：扶風郡虢縣有磻溪，太公釣魚於此。

贈閭丘處士

賢人有素業，乃在沙塘陂。〔一〕竹影掃秋月，荷衣（霏玉本作「花」）落古池。閒讀《山海

經》，〔三〕散帙（音姪）臥遙帷。〔三〕且躭田家樂，遂曠（一作「廣」）林中期。野酌勸芳酒，園蔬烹露葵。〔四〕如能樹桃李，爲我結茅茨。〔五〕

〔一〕《江南通志》：沙塘陂，在宿松城外。唐閭丘處士築別業於此，李太白有詩贈之云云。

〔二〕《吳越春秋》：禹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脈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名之曰《山海經》。

〔三〕謝靈運詩：散帙問所知。劉良註：散帙，謂開書帙也。《說文》：帙，書衣也。按：古時書卷，必有帙包之，如裹袱之類。或以細竹爲簾，襲以薄繒，藏古書畫家尚存此製。江淹詩：汎瑟臥遙帷。

〔四〕宋玉《諷賦》：炊彫胡之飯，烹露葵之羹。《爾雅翼》：古者，葵稱露葵，今摘葵必待露解，語曰：「觸露不掐葵，日中不剪韭。」各有宜也。按《本草》：葵，一名露葵，今謂之滑菜，古人以爲常饌，四時皆可食。六七月種者爲秋葵，八九月種者爲冬葵，正二月種者爲春葵。有紫莖、白莖二種，大葉小花，花紫黃色，其實大如指頭，皮薄而扁。今人不復食，種者亦鮮。

〔五〕《漢書》：茅茨不翦。顏師古註：屋蓋曰茨。茅茨，以茅覆屋也。《釋名》：屋以草蓋曰茨。茨，次也，次草爲之也。

贈錢徵君少陽　一作《送趙雲卿》

白玉一杯酒，綠楊三月時。春風餘幾日，兩鬢各成絲。秉燭唯須飲，〔一〕投竿也未遲。〔二〕如逢渭水（許本作「川」）獵，猶可帝王師。〔三〕

〔一〕《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二〕投竿，謂投竿於水而釣也。
〔三〕周文王獵於渭水之陽，遇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見四卷註。楊齊賢曰：少陽年八十餘，故方之太公。

贈宣州靈源寺仲繆本作「冲」濬音峻公

敬亭白雲氣，秀色連蒼梧。〔一〕下映雙溪水，〔二〕如天落鏡湖。此中積龍象，〔三〕獨許濬公殊。風韻逸江左，〔四〕文章動海隅。〔五〕觀（一作「了」）心同水月，解領得明珠。〔六〕今日逢支遁，〔七〕高談出有無。〔八〕

〔一〕敬亭山、蒼梧、白雲，已見本卷註。
〔二〕《一統志》：雙溪在寧國府城下，二水合流。
〔三〕釋子中能負荷大法者，謂之龍象。《翻譯名義·大論》云：那伽或名龍，或名象，是五千阿羅漢諸羅漢中最大力，以是故言如龍如象，水行中龍力最大，陸行中象力最大。《中阿含經》：佛告鄔陀夷，若沙門等，從人至天，不以身口意害我，說彼是龍象。
〔四〕胡三省《通鑑註》：江、郢、揚、南徐之地，爲江左。豫、南兗、南豫之地爲江右。《通雅》：金陵居長江下流，前朝有江南者，皆都之。據金陵而言，則江南居左。
〔五〕《尚書》：海隅日出，罔不率俾。

〔六〕水月，謂水中月影，非有非無，了不可執，慧者觀心，亦復如是。解領，解悟也。明珠，喻菩提大道也。

〔七〕《晉書》：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於時，風流勝貴，莫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

〔八〕僧肇《維摩詰經註》：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無者，其唯大乘行乎！欲言其有，無相無名；欲言其無，萬德斯行。萬德斯行，故雖無而有；無相無名，故雖有而無。然則言有不乖無，言無不乖有。或說有行，或說無行，有無雖殊，其致一也。

贈僧朝美

水客凌洪波，長鯨湧溟海。〔一〕百川隨龍舟，〔二〕噓吸（繆本作「噏」）竟安在？中有不死者，探得明月珠。高價傾宇宙，餘輝照江湖。苞卷金縷褐，〔三〕蕭然若空無。誰人識此寶，竊笑有狂夫。了心何言說，〔四〕各勉黃金軀。〔五〕

〔一〕《吳都賦》：長鯨吞航，修鯢吐浪。劉淵林註：《異物志》曰：鯨魚，長者數千里，小者數十丈。雄曰鯨，雌曰鯢。或死於沙上，得之者皆無目，俗言其目化爲明月珠。《水經注》：北眺巨海，杳冥無極，天際兩分，白黑方別，所謂溟海者也。

〔二〕《海賦》：魚則橫海之鯨，突兀孤遊。茹鱗甲，吞龍舟。噏波則洪漣踧蹜，吹澇則百川倒流。《淮南子》：龍舟鷁首，浮吹以娛。高誘註：龍舟，大舟也。刻爲龍文以爲飾也。

〔三〕《隋書》：波斯多金縷織成。

〔四〕《楞嚴經》：汝之心靈，一切明了。若汝現成所明了心，實在身內。

〔五〕謝朓詩：遂鑠黃金軀。陳子昂詩：之子黃金軀，如何此荒域。

詩言水客泛舟大海，舟為長鯨所噓吸，遂遭溺沒。其中乃有不死者，反於海中得明月之珠，卷而藏之，不自眩耀，人亦不識。以喻人在煩惱海中，為一切嗜慾所汨沒，醉生夢死，飄流無極。乃其中有不昧本來者，反於煩惱海中悟得如來法寶，其價則傾乎宇宙，其光則照乎江湖，卷而懷之，不自以為有，而若空無者。然人皆不能識此寶，而唯我能識之。夫心既明了，更無言說可以酬對，唯有勸勉珍重此軀而已。蓋人身難得，六道之中，以人道為最。是此軀之重，等於黃金，未可輕忽，故曰「各勉黃金軀」也。又按《後漢書》：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各勉黃金軀」者，是勉以修道成佛之意。

贈僧行融

梁有（繆本作「日」）湯惠休，常從鮑照遊。〔一〕峨眉史懷一，獨映陳公出。〔二〕卓絕二道人，〔三〕結交鳳與麟。行融亦俊發，吾知有英骨。海若不隱珠，驪（音離）龍吐明月。〔四〕大海乘虛舟，〔五〕隨波任安流。賦詩旃檀閣，縱酒鸚鵡洲。〔六〕待我適東越，相攜上白樓。〔七〕

〔一〕《宋書》：時有沙門釋惠休，善屬文，辭采綺豔。徐湛之與之厚善。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史。鮑照有《秋日示休上人》及《答休上人》諸詩。

〔二〕盧藏用《陳子昂別傳》：友人趙貞固、鳳閣舍人陸餘慶、殿中侍御史畢構、監察御史王無競、

亳州長史房融、右史崔泰之、處士郭虁微、道人史懷一，皆篤歲寒之交。崔顥《贈懷一上人》詩，法師東南秀，世實豪家子，削髮十二年，誦經峨嵋裏。是史懷一爲峨嵋僧也。

〔三〕《三國志》：管寧德行卓絕，海內無偶。

〔四〕《西京賦》：海若遊乎玄渚。薛綜註：海若，海神也。《莊子》：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陸德明註：驪龍，黑龍也。

〔五〕謝靈運詩：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李周翰註：輕舟而進曰虛舟。

〔六〕沈佺期《香山寺》詩：旃檀曉閣金輿度，鸚鵡晴林綵仗分。《元和郡縣志》：鸚鵡洲，在鄂州江夏縣西南二里。

〔七〕東越，即會稽也。施宿《會稽志》：府城臥龍山南，舊傳有白樓亭，今遺址無所考。詩用支道林事，詳見十卷《贈僧崖公》註。

贈黃山胡公求白鷴并序

張華《禽經註》：白鷴，似山雞而色白，行止閑暇。《黃山志》：白鷴性耿介難畜，雄采而文，素角玄英，二角壯時，隆起出英上，有時靡縮，蓋因氣鼓而後壯也。觜爪皆赤，其羽末黑文如洒，戢若緣綅，又如界地錦，惟尾妥二莖無緇文，班如也。志中亦載李白向黃山胡公求白鷴事，以胡公名暉，未詳何據，存之以廣異聞。

聞黃山胡公有雙白鷴，蓋是家雞所伏，自小馴狎，了無驚猜，以其名呼之，皆就掌取食。

然此鳥耿介，尤難畜之，予平生酷好，竟莫能致。而胡公輟贈於我，唯求一詩，聞之欣然，適會宿意，因援筆三叫，文不加點以贈之。〔一〕

〔一〕郭璞《爾雅註》：以筆滅字爲點。《南史》：劉儒嘗在御座爲《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

請以雙白璧，買君雙白鷴。白鷴白如錦，〔一〕白雪恥容顏。照影玉潭裏，〔二〕刷毛琪樹間。〔三〕夜棲寒月靜，朝步落花閑。我願得此鳥，翫之坐碧山。胡公能輟贈，籠寄野人還。

〔一〕孔穎達《禮記正義》：素錦，白錦也。白鷴毛羽白質黑邊，有似錦文，故曰白如錦。
〔二〕虞騫詩：泠泠玉潭水。
〔三〕《山海經》：崑崙之墟，北有琪樹。

登敬亭山南望懷古，贈竇主簿

《元和郡縣志》：敬亭山，在宣州宣城縣北十二里，卽謝朓賦詩之所。

敬亭一迴首，目盡天南端。仙者五六人，常聞此遊盤。〔一〕谿流琴高水，〔二〕石聳麻姑壇。〔三〕白龍降陵陽，黃鶴呼子安。〔四〕羽化騎日月，〔五〕雲行翼鴛鸞。下視宇宙間，四溟皆波瀾。〔六〕汰（繆本作「決」）絕目下事，從之復何難。百歲落半途，前期浩漫漫。强食不成味，淸晨起長歎。〔七〕願隨子明去，鍊火燒金丹。〔八〕

〔一〕阮籍詩：仙者四五人，逍遙宴蘭房。

〔二〕《江南通志》：琴高山，在寧國府涇縣北二十里。昔琴高於此山修煉得道，故名。有隱雨巖，是其控鯉上昇之所。巖下有煉丹洞，洞旁有釣臺，臺下流水，卽琴溪也。每歲上巳前後數日，溪中出小魚，謂之琴魚，傳爲仙人藥渣所化。

〔三〕《九域志》：宣州宣城郡有花姑山，亦謂之麻姑山，昔麻姑修道於此上昇，有仙壇在焉。《江南通志》：麻姑山，在寧國府城東三十五里，峰巒奇秀，作鎭郡東。昔麻姑修道，於此飉舉。有仙壇、丹竈、劍池、石棋枰、釣魚臺、天遊亭諸跡。

〔四〕《水經注》：水出陵陽山，下徑陵陽縣，西爲旋溪水。昔縣人陽子明釣得白龍處。後三年，龍迎子明上陵陽山，山去地千餘丈。後百餘年，呼山下人，令上山半與語，谿中子安問子明釣車所在。後二十年，子安死山下，有黃鶴栖其塚樹，常鳴呼子安。

〔五〕《莊子》：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

〔六〕張協詩：雨足洒四溟。李善註：四溟，四海也。

〔七〕曹植詩：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嘆。

〔八〕《抱朴子》：夫金丹之爲物，燒之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鍊不消，埋之畢天不朽。服此二藥，鍊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一統志》：丹臺，在陵陽山中峰之半，平夷可容數人，相傳竇子明嘗煉丹其上。

經亂後將避地剡中，留贈崔宣城

剡中，即剡縣，唐時爲越州會稽郡之屬邑，隸江南東道。宣城縣爲宣州宣城郡之屬邑，隸江南西道。

雙鵝飛洛陽，五馬渡江徼（音教）。〔一〕何意上東門，胡雛更長嘯。〔二〕中原走豺虎，〔三〕烈火焚宗廟。〔四〕太白晝經天，〔五〕頹陽掩餘照。〔六〕王城皆蕩覆，世路成奔峭。四海望長安，嚬眉寡西笑。〔七〕蒼生疑落葉，白骨空相弔。連兵似雪山，〔八〕破敵誰能料。我垂北溟翼，且學南山豹。〔九〕崔子賢主人，〔一〇〕歡娛每相召。胡牀紫玉笛，〔一一〕却坐青雲叫。楊花滿州城，置酒同臨眺。忽思剡溪去，〔一二〕水石遠清妙。雪晝天地明，風開湖山貌。悶爲洛生詠，〔一三〕醉發吳、越調。赤霞動金光，日足森海嶠。〔一四〕獨散萬古意，閑垂一溪釣。猿近天上啼，人移月邊棹。無以墨綬苦，〔一五〕來求丹砂要。華髮長折腰，將貽陶公誚。〔一六〕

〔一〕《晉書·五行志》：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色鵝出，蒼者飛翔沖天，白者止焉。陳留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地也。白者，金色，國之行也。蒼爲胡象，其可盡言乎！」是後劉元海、石勒相繼亂華。太安中童謠曰：「五馬游渡江，一馬化爲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絕，惟琅琊、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矣。《史記索隱》：張揖云：徼，塞也。以木柵水，爲蠻夷界。顔師古《漢書註》：徼，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塞者，以障塞爲名。徼者，取徼遮之義。

〔二〕《晉書》：石勒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

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爲天下之患。」

〔三〕張載詩：季葉喪亂起，盜賊如豺虎。

〔四〕《唐書》：安祿山陷兩京，宗廟皆焚毀。

〔五〕《漢書》：太白經天，天下革政。孟康註：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爲經天。晉灼註：日，陽也。日出則星亡，晝見午上爲經天。《文獻通考》：肅宗至德二載七月己酉，太白晝見經天，至於十一月戊午不見，歷秦、周、楚、鄭、宋、燕之分。

〔六〕謝瞻詩：頹陽照通津，夕陰曖平陸。頹陽，落日也。

〔七〕《藝文類聚》：桓譚《新論》曰：關東鄙語曰：人聞長安樂，出門向西笑。《後漢書》：舉首嚬眉之感。

〔八〕《漢書》：欲令久連兵無決。

〔九〕《列女傳》：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

〔一〇〕王粲詩：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

〔一一〕胡三省《通鑑註》：胡牀，今謂之交牀，其制本自虜來，隋惡胡字，改曰交牀，唐猶謂之胡牀，今之交椅是也。《十六國春秋》：涼州人胡據，盜發張駿墓，得赤玉簫紫玉笛。

〔一二〕薛方山《浙江通志》：剡溪，在紹興府嵊縣南，一名戴溪。溪有二源：一出天台，一出武義。西南流至東陽入剡，南北流入上虞界，以達於江。晉王徽之雪夜由此溪訪戴逵。

〔一三〕《世說》：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聲？」劉孝標註：洛下書生，咏音重濁，故云老婢聲。

〔一四〕《釋名》：山銳而長曰嶠。

〔一五〕賈公彥《周禮疏》：漢法：丞相、中二千石，金印紫綬；御史大夫、二千石，銀印黃綬；縣令、六百石，銅印墨綬。

〔一六〕《南史》：陶潛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卽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以遂其志。

獻從叔當塗宰陽冰

唐江南西道宣州有當塗縣。《宣和書譜》：李陽冰，字少溫，趙郡人，官至將作少監。善詞章，留心小篆迨三十年，初見李斯《嶧山碑》與仲尼、延陵季子字，遂得其法，乃能變化開合，自名一家。推原字學，作《筆法論》以別其點畫。又嘗立說，謂於天地山川，得其方員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其經緯昭回之度；近取諸身，遠取萬類，幽至鬼神情狀，細至於喜怒之舒慘，莫不畢載。後人不足以明此，於是誤謬滋多，義理掃地。雖李斯之博雅，以朿爲朿；蔡邕之知書，以豊作豐。故孔壁之餘文，汲冢之舊簡，所存無幾，幸天未喪斯文，宗旨在己。其自許愼至是，作《刊定說文》三十卷，以紀其學，人指以爲蒼頡後身。方時顏眞卿以書名世，眞卿書碑，必得陽冰題其額，欲以擅連璧之美，蓋其篆法妙天下如此。議者以蟲蝕鳥跡語其形，風行雨集語其勢，太阿、龍泉語其利，嵩高、華岳語其峻，實不爲過論。有唐三百年，以篆稱者，唯陽冰獨步。

金鏡霾（音埋）六國，〔一〕亡新亂天經。〔二〕焉知高、光起，自有羽翼生。蕭、曹安峴屼，耿、賈摧欃（初銜切，插平聲，音同攙）槍（音撐）。〔三〕吾家有季父，傑出聖代英。雖無三台位，〔四〕不借（蕭本作「惜」）四豪名。〔五〕激昂風雲氣，終協龍虎精。〔六〕弱冠燕、趙來，〔七〕賢彥多逢迎。魯連善（繆本作「擅」）談笑，〔八〕季布折公卿。〔九〕

〔一〕《北堂書鈔》：《尚書考靈曜》云：秦失金鏡，魚目入珠。註曰：金鏡，喻明道也。

〔二〕《漢書》：王莽以戊辰直定卽眞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後漢書》：亡新侈僭，漸以卽眞。《莊子》：亂天之經，逆物之情。

〔三〕蕭何、曹參，佐漢高以平天下。耿弇、賈復，輔光武以定亂離。峴屼，不安也，詳三卷註中。《爾雅》：彗星爲欃槍。郭璞註：亦謂之孛，言其形孛孛如帚彗。

〔四〕《春秋含漢孳》：三公，在天法三台，九卿法北斗。

〔五〕《漢書》：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爲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搤掔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

〔六〕《周易》：雲從龍，風從虎。孔穎達《正義》：龍是水畜，雲是水氣，故龍吟則景雲出，是雲從龍也。虎是威猛之獸，風是震動之氣，亦是同類相感，故虎嘯則谷風生，是風從虎也。

〔七〕《禮記》：二十曰弱冠。孔穎達《正義》：二十成人，初加冠禮，體猶未壯，故曰弱也。

〔八〕左太沖詩：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詳見二卷註。

〔九〕《史記》：單于嘗爲書嫚呂后，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

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今瘡痍未瘳，噲又面諛，欲動搖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

遥知禮數絶，〔一〕常恐不合并。〔二〕惕想結宵夢，素心久已冥。顧慙青雲器，〔三〕謬奉玉樽傾。〔四〕山陽五百年，〔五〕綠竹忽再榮。高歌振林木，〔六〕大笑喧雷霆。落筆灑篆文，崩雲使人驚。〔七〕吐辭又炳煥，五色羅華星。〔八〕秀句滿江國，高才掞（舒贍切，閃去聲）天庭。〔九〕

〔一〕任昉詩：平生禮數絶，式瞻在國楨。李周翰註：禮數絶，謂交道相得，雖品命有異，不爲禮數。

〔二〕王粲詩：何懼不合并。

〔三〕顏延年詩：仲容青雲器。

〔四〕江淹詩：共惜玉樽暮。

〔五〕《三國志註》：《魏氏春秋》曰：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陽縣，與陳留阮籍、河内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爲七賢。按阮籍叔姪與嵇康爲竹林之遊，不知是何年，而康之死，在魏景元二年以後，順數而下，至唐肅宗上元二年，共得五百年。竹林之遊，相去亦不過在此時。

〔六〕《博物志》：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旨，遂辭歸。秦青乃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

〔七〕鮑照《飛白書勢銘》：輕如游霧，重似崩雲。昭明太子《錦帶書》：筆陣引崩雲之勢。
〔八〕魏文帝詩：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鮮。
〔九〕《蜀都賦》：摛藻掞天庭。呂向註：掞，猶蓋也。

宰邑艱難時，浮雲空古城。居人若薙（音雉，又音替）草，〔一〕掃地無纖莖。〔二〕惠澤及飛走，〔三〕農夫盡歸耕。廣漢水萬里，長流玉琴聲。〔四〕《雅》、《頌》播吳、越，還如太階平。〔五〕

〔一〕《說文》：薙，除草也。
〔二〕《陳書》：兩藩甿庶，掃地無遺。
〔三〕《宋書》：政事修理，惠澤沾被。《後漢書》：恩信寬澤，仁及飛走。
〔四〕《詩·國風》：漢之廣矣，不可泳思。稱漢水曰廣漢，本此，而非隴西之廣漢郡也。當塗之江，與漢水殊遠，然漢水之下流，亦由當塗而過。詩意取子賤彈琴而單父治之意，謂玉琴之聲，與長流萬里漢水之聲相應，蓋亦倒裝句法也。
〔五〕太階平，詳見一卷《明堂賦》註。

小子別金陵，來時白下亭。〔一〕羣鳳憐客鳥，差池相哀（霏玉本作「愛」）鳴。〔二〕各拔五色毛，意重太山輕。贈微所費廣，斗水澆長鯨。彈劍歌《苦寒》，〔三〕嚴風起前楹。月銜天門曉，霜落牛渚清。〔四〕長嘆即歸路，臨川空屏（府盈切，音幷）營。〔五〕

〔一〕圖經：白下亭，在上元縣北。《景定建康志》：舊志：白下亭，驛亭也。舊在城東門外。李白

《獻從叔當塗宰陽冰》詩曰「小子別金陵，來時白下亭」，《留別金陵諸公》詩曰「五月金陵西，祖予白下亭」，又云「驛亭三楊樹，正當白下門」。按此亭在府西，蓋新舊各在一處。舊志所指，是其新者耳。

〔二〕《詩·國風》：燕燕於飛，差池其羽。鄭箋曰：差池其羽，謂張舒其尾翼也。

〔三〕《苦寒行》，古清商曲也，因行役遇寒而作。

〔四〕《元和郡縣志》：博望山，在宣州當塗縣西三十五里，與和州對岸。江西岸山曰梁山，兩山相望如門，俗謂之天門山。山上皆有却月城，宋車騎將軍王玄謨所築。牛渚山，在宣州當塗縣北三十五里，山突出江中，謂之牛渚圻，古津渡處也。《舊唐書》：牛渚山，一名采石，在當塗縣北四十五里大江中。

〔五〕《後漢書》：夙夜屏營。章懷太子註：屏營，彷徨也。

書懷贈南陵常贊府

南陵贊府，已見本卷註。

歲星入漢年，方朔見明主。〔一〕調笑當時人，中天謝雲雨。一去麒麟閣，遂將朝市乖。故交不過門，秋草日上階。當時何特達，獨與我心諧。置酒凌歊(音囂)臺，歡娛未曾歇，歌動白紵山，舞迴天門月。〔二〕問我心中事，爲君前致辭。君看我才能，何似魯仲尼？大聖猶不遇，小儒安足悲。〔三〕雲南五月中，頻喪渡瀘師。毒草殺漢馬，張兵奪秦(蕭本作「雲」)

旗。至今西二(當作「洱」)河，流血擁僵屍。〔四〕將無七擒略，〔五〕魯女惜園葵。〔六〕咸陽天下(繆本作「地」)樞，〔七〕累歲人不足。雖有數斗玉，不如一盤粟。賴得契宰衡，〔八〕持釣慰風俗。自顧無所用，辭家方未(蕭本作「來」)歸。霜驚壯士髮，淚滿逐臣衣。以此不安席，蹉跎身(蕭本作「因」)世違。終當滅衞謗，不受魯人譏。

〔一〕《太平廣記》：東方朔未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惟太王公耳。」朔卒後，武帝得此語，召太王公問之曰：「爾知東方朔乎？」公對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曆。」帝問：「諸星皆具在否？」曰：「諸星具在，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嘆曰：「東方朔生在朕旁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哉！」

〔二〕圖經：凌歊臺，在當塗縣城北黃山上。宋武帝南遊，嘗登此臺，因建離宮焉。《太平寰宇記》：黃山，在太平州當塗縣西北五里，上有宋凌歊臺，周圍五里一百步，高四十丈，石碑見存。白紵山，在當塗縣東五里，本名楚山，桓溫領妓遊此山，奏樂，好爲《白紵歌》，因改爲白紵山。天門山，已見上首註。

〔三〕江淹詩：小儒安足爲？

〔四〕關中之地，古秦地也，故謂關中兵旗曰秦旗。《唐書》：天寶十載四月壬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及雲南蠻戰于西洱河，敗績。大將王天運死之。十三載六月，劍南節度留後李宓及雲南蠻戰於西洱河，死之。按：西洱河，即葉榆河也。出雲南大理府之點蒼山，匯爲巨湖，周三百里，亦曰西洱海。傳云以形如人耳，故名。

〔五〕《三國志註》：《漢晉春秋》曰：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陣，若祇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六〕《列女傳》：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其鄰人婦從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耶？吾爲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吾豈爲不嫁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女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逸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奸僞日起。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子乃曰『婦人無與者』，何哉？」鄰婦謝曰：「子之所慮，非妾所及。」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鬭，婦人轉輸，不得休息。

〔七〕袁淑詩：秦地天下樞。李善註：樞，要也。

〔八〕《漢書》：加安漢公號曰宰衡。應劭註：周公爲太宰，伊尹爲阿衡，采伊、周之尊以加莽也。後人稱宰相爲宰衡，本此。《舊唐書》：天寶十二載八月，京城霖雨，米貴，令出太倉米十萬石，減價糶與貧人。十三載秋，霖雨積六十餘日，京城垣屋頹壞殆盡，物價暴貴，人多乏食，令出太倉米一百萬石，開場賤糶，以濟貧民。

贈汪倫

楊齊賢曰：白遊涇縣桃花潭，村人汪倫常醞美酒以待白。倫之裔孫至今寶其詩。

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一〕桃花潭水深千尺，〔二〕不及汪倫送我情。

〔一〕按《通鑑·唐紀》：閻知微爲虜踏歌。胡三省註：踏歌者，連手而歌，踏地以爲節也。

〔二〕《一統志》：桃花潭，在寧國府涇縣西南一百里，深不可測。

唐汝詢曰：倫，一村人耳，何親於白？既醞酒以候之，復臨行以祖之，情固超俗矣。太白於景切情眞處，信手拈出，所以調絕千古。後人效之，如「欲問江深淺，應如遠別情」，語非不佳，終是杞柳杯棬。

李太白全集卷之十三

錢塘王琦琢崖輯註
王縉端臣王思謙蘊山較

古近體詩共二十五首

安陸白兆山桃花巖寄劉侍御綰烏板切，彎上聲。一作《春歸桃花巖貽許侍御》。

《太平寰宇記》：白兆山，在安州安陸縣西三十里。《一統志》：白兆山，在德安府城西三十里，下有桃花巖及李太白讀書堂。

雲臥三十年，〔一〕好閑復愛仙。蓬壺雖冥絕，〔二〕鸞鳳心悠然。歸來桃花巖，得憩雲窗眠（一作「幼采紫房談，早愛滄溟仙。心跡頗相誤，世事空徂遷。歸來丹巖曲，得憩青霞眠」）。對嶺人共語，飲潭猿相連。〔三〕時昇翠微上，〔四〕邈若羅浮巔。〔五〕兩岑抱東壑，〔六〕一嶂橫西天。〔七〕樹雜日易隱，崖傾月難圓。芳草換野色，飛蘿搖春烟。入遠構石室，選幽開山田。

獨此林下意，杳無區中緣。〔八〕永辭霜臺（一作「繡衣」）客，〔九〕千載方來旋。

〔一〕鮑照詩：雲臥恣天行。

〔二〕《拾遺記》：蓬壺，蓬萊也。

〔三〕《埤雅》：猿不踐土，好上茂木，渴則接臂而飲。《爾雅翼》：猿好攀援，其飲水輒自高崖或大木上纍纍相接下飲，飲畢復相收而上。

〔四〕翠微者，山未及頂上，而在旁坡陀之處。詳見十卷註。

〔五〕《太平寰宇記》：廣州增城縣東有羅浮山，浮水出焉，是爲浮山。與羅山並體，故曰羅浮。非羽化莫有登其極者。巘尖之峰，四百四十有二，同歸於羅山。上則三峰爭竦，各五六千仞。其穴冥然，莫測其極。北通句曲之山。

〔六〕《茅君內傳》云：第七洞，名朱明耀眞之天，璿房瑤室，七十有二。岏崿穹窿，自然雲竦。《爾雅》：山小而高，岑。邢昺疏：山形雖小而高嶔崟者，名岑也。

〔七〕《韻會》：嶂，山峰如屏障者。

〔八〕謝靈運詩：緬邈區中緣。張鳳翼註：區中，世間也。緣，塵緣也。

〔九〕霜臺，御史臺也。詳十一卷註。

淮南臥病書懷，寄蜀中趙徵君蕤

《唐書·地理志》：淮南道壽州壽春郡，本淮南郡，天寶元年更名。《唐書·藝文志》：趙

蕤，字太賓，梓州人。開元中召之不赴，有《長短要術》十卷。《北夢瑣言》：趙蕤者，梓州鹽亭人。博學鈐韜，長於經世。夫妻俱有節操，不受交辟。撰《長短經》十卷，王霸之道，見行於世。《四川志》：趙蕤，鹽亭人，隱於梓州郪縣長平山安昌巖。博考六經諸家同異，著《長短經》十卷，明王霸大略，其文亦《申鑒》、《論衡》之流，凡六十三篇。又註《關朗易傳》。明皇屢徵之，不就。李白嘗造其廬訪焉。

吳會一浮雲，[一]飄如遠行客（一作「萬里無主人，一身獨爲客」）。[二]功業莫從就，歲光屢奔迫。良圖俄棄捐，衰疾乃綿劇。古琴藏虛匣，長劍挂空壁。楚懷奏鍾儀，[三]越吟比莊舄（二句一作「臥來恨已久，興發思逾積」。又蕭本上句作「楚冠懷鍾儀」）。[四]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五]夜夢子雲宅。[六]旅情初結緝（一作「如結骨」），秋氣方寂歷。[七]風入松下清，露出草間白。故人不可見，幽夢誰與適（一作「故人不在此，而我誰與適」）。寄書西飛鴻，贈爾慰離析。[八]

[一] 魏文帝詩：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

[二] 潘岳詩：人居天地間，飄若遠行客。

[三] 《左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杜預註：南音，楚聲。

[四] 王粲《登樓賦》：莊舄顯而越吟。詳見九卷《贈崔侍御》詩註。

〔五〕《初學記》：王褒《益州記》曰：司馬相如宅在州西笮橋北百步許。李膺云：市橋西二百步得相如舊宅。今海安寺南有琴臺故墟。《太平寰宇記》：《益部耆舊傳》云：相如宅，在少城中笮橋下北百餘步，是也。有琴臺在焉，今爲金花寺。《成都志》：相如琴臺，在城外浣花溪之海安寺南，今爲金花寺。元魏伐蜀，下營於此，掘塹得大甕二十餘口，蓋所以響琴也。

〔六〕《太平御覽》：《成都記》曰：成都縣南百步有揚雄宅，今草玄亭遺跡尚存。《太平寰宇記》：子雲宅，在益州少城西南角，一名草玄堂。《一統志》：揚雄宅，在成都府城內西南，內有草玄堂及墨池。今成都縣治卽其地也。

〔七〕江淹詩：寂歷百草晦。李善註：寂歷，凋疏貌。

〔八〕謝靈運詩：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何晏《論語註》：不可聚會曰離析。

寄弄月溪吴山人

嘗聞龐德公，〔一〕家住洞（蕭本作「洞」）湖水。〔二〕終身棲鹿門，不入襄陽市。夫君弄明月，滅影清淮裏。〔三〕高蹤邈難追，〔四〕可與古人比。清揚杳莫覿，〔五〕白雲空望美。待號辭人間，攜手訪松子。〔六〕

〔一〕《後漢書》：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後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反。章懷太子註：《襄陽記》曰：司馬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俗人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

中，襄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神道口，俗因謂之鹿門廟，遂以廟名山也。

〔二〕洄湖事無所考證。孟浩然詩亦有「聞就龐公隱，移居近洄湖」之句。按酈道元《水經注》：蔡洲大岸西有洄湖，停水數十畝，長數里，廣減百步，水色常綠。楊儀居上洄，楊顒居下洄，與蔡洲相對，在峴山南廣昌里，云云。與《後漢書》「峴山之南」相合，豈洄湖卽洄湖之訛與？然道元不言洄湖爲德公所居，而以魚梁洲爲德公所居，則又未敢據也。

〔三〕謝靈運《山居賦》：廣滅影於崆峒，許遁音於箕山。

〔四〕傅咸詩：豈不企高蹤，麟趾邈難追。

〔五〕《詩·國風》：有美一人，清揚婉兮。毛萇傳：清揚，眉目之間。

〔六〕松子，赤松子也，詳見六卷註。又《抱朴子》：赤松子以玄蟲血漬玉爲水而服之，能乘烟上下。《眞誥》：我之所師，南岳松子。松子爲太虛眞人左仙公。

秋山寄衛尉張卿及王徵君

衛尉卿，見九卷註。

何以折相贈，白花青桂枝。月華若夜雪，〔一〕見此令人思。雖然剡溪興，〔二〕才異山陰時。明發懷二子，〔三〕空吟《招隱》詩。

〔一〕沈約詩：月華臨靜夜，夜靜滅氛埃。

〔二〕《晉書》：王徽之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浩然。獨酌酒，咏左思《招隱》詩。忽

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耶？」

〔三〕明發，猶明早也。詳見二卷註。

望終南山寄紫閣隱者

《史記正義》：《括地志》云：終南山，一名中南山，一名太乙山，一名南山，一名橘山，一名楚山，一名秦山，一名周南山，一名地肺山。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圖書編》：終南乃關中南山，西起隴、鳳，東踰商、洛，綿亙千里有餘。其南北亦然。隨地異名，總言之則曰南山耳。《西安志》：紫閣峰乃終南山之一峰也。詳見五卷註。

出門見南山，引領意無限。秀色難爲名，蒼翠日在眼。有時白雲起，天際自舒卷。心中與之然，託興每不淺。何當造幽人，滅跡棲絕巘（語蹇切，年上聲）。〔一〕

〔一〕《後漢書》：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跡，巢棲茹薇。張協《七命》：登絕巘，遡長風。張銑註：絕巘，高峰也。

夕霽，杜陵登樓寄韋繇

《元和郡縣志》：杜陵，在京兆府萬年縣東南二十里。胡三省《通鑑註》：自漢宣帝起杜陵

邑，至後漢爲縣，屬京兆。隋遷京城，幷杜陵入大興縣，唐改大興曰萬年。

浮陽滅霽景，〔一〕萬物生秋容。登樓送遠目，伏檻觀羣峯。〔二〕原野曠超緬，關河紛錯（蕭本作「雜」）重。〔三〕清暉映竹日（一作「水竹」），翠色明雲松。蹈海寄遐想，還山迷舊蹤。徒然迫晚暮，未果諧心胸。結桂空佇立，〔四〕折麻恨莫從（一作「採菊竟誰舉，遊蘭恨莫從」）。〔五〕思君達永夜，〔六〕長樂聞疏鐘。〔七〕

〔一〕張協詩：浮陽映翠林。呂向註：浮陽，日光也。謝靈運詩：浮陽滅清暉。

〔二〕《楚辭》：坐堂伏檻，臨曲池些。王逸註：檻，楯也。

〔三〕鮑照詩：綺肴紛錯重。

〔四〕《楚辭》：結桂枝兮延佇。王逸註：延，長也。佇，立也。結木爲誓，長立而望也。

〔五〕《楚辭》：折疏麻兮瑤花，將以遺兮離居。

〔六〕謝靈運詩：行觴奏悲歌，永夜繼白日。

〔七〕徐陵《玉臺新咏序》：厭長樂之疏鐘。《三輔黃圖》：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高皇帝始居櫟陽，七年，長樂宮成，徙居長安城。《三輔舊事》、《宮殿疏》皆云，興樂宮，秦始皇造，漢修飾之，周迴二十里。

秋夜宿龍門香山寺，奉寄王方城十七丈，奉國瑩蕭本作「營」上人，從弟幼成、令問

《河南通志》：龍門山，在河南府城西南三十里。兩山對峙，東曰香山，西曰龍門，石壁峭立。伊水出其間，故又名伊闕。《左氏傳》：晉趙鞅納王，使女寬守闕塞。服虔謂南山伊闕是也。杜預註：洛陽西南伊闕口也，而今謂龍門矣。壁間石佛大小數百，皆後魏及唐時所鑿。香山寺在龍門山上，後魏時建。白居易《修香山寺記》：洛陽四郊山水之勝，龍門首焉。龍門十寺，遊觀之勝，香山首焉。唐山南東道之唐州，有方城縣。

朝發汝海東，暮棲龍門中。〔一〕水寒夕波急，〔二〕木落秋山空。望極九霄迥，〔三〕賞幽萬壑通。目皓沙上月，心清松下（一作「裏」）風。玉斗横（一作「生」）網戶，〔四〕銀河耿花宮。〔五〕興在趣方逸，歡餘情未終（一作「咫尺世喧隔，微冥眞理融」）。鳳駕憶王子，虎溪懷遠公。桂枝坐蕭瑟（一作「銷歇」），棣華不復同。〔六〕流恨（一作「浪」）寄伊水，〔七〕盈盈焉可窮。〔八〕

〔一〕劉琨詩：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枚乘《七發》：南望荆山，北望汝海。李善註：汝稱海，大言之也。郭璞《山海經註》：汝水出南陽魯陽縣大孟山東北，至河南梁縣東南，經襄城、潁川、汝南，至汝陰褒信縣入淮。

〔二〕梁簡文帝詩：夕波照孤月。

〔三〕九霄，卽九天也，詳見《明堂賦》註。
〔四〕玉斗卽北斗，色明朗如玉，故曰玉斗。網戶，門扉上刻爲方目，如羅網狀，若今之隔亮也。《楚辭》：網戶朱綴，刻方連些。詳見《明堂賦》註。
〔五〕《初學記》：天河亦曰銀河。謝朓詩：秋河曙耿耿。呂延濟註：耿耿，明淨也。花宮，佛寺也。佛說法處，天雨衆花，故詩人以佛寺爲花宮。
〔六〕何遜詩：鳳駕啓千羣。王子，謂仙人王子喬。《一統志》：虎溪，在九江府城南，晉僧惠遠送客過此，虎輒鳴號，因名。道書以虎溪山爲七十二福地之一。鮑照詩：容華坐消歇。棣華，詳見七卷註。王子以喻王方城，遠公以比國瑩上人。棣華，謂幼成、令問二弟。
〔七〕《水經注》：伊水出南陽縣西蔓渠山，東北過伊闕中，又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於洛。《元和郡縣志》：伊闕山，在河南府伊闕縣北四十五里，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流其間，故名。
〔八〕《古詩》：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春日獨坐寄鄭明府

燕麥青青遊子悲，〔一〕河堤弱柳鬱金枝。〔二〕長條一拂春風去，盡日飄揚無定時。我在河南別離久，那堪對此當（蕭本作「坐此對」）窗牖。情人道來竟不來，何人共醉新豐酒。〔三〕

〔一〕邢昺《爾雅疏》：蘥，一名雀麥，一名燕麥。《本草》云：生故墟野林下，苗似小麥而弱，實似穬麥而細，在處有之。《本草綱目》：燕麥，野麥也，燕雀所食，故名。宗奭曰：苗與麥同，但穗細長而

疏，唐劉夢得所謂「菟葵燕麥，搖蕩春風」者也。

〔二〕河堤弱柳鬱金枝，言弱柳之枝似鬱金之黃也。《本草》：鬱金生蜀地及西戎，苗似薑黃，花白質紅。末秋出莖心而無實，其根黃赤。

〔三〕梁元帝詩：試酌新豐酒，遙勸陽臺人。

寄淮南友人

紅顏悲舊國，青歲歇芳洲。〔一〕不待金門詔，〔二〕空持寶劍遊。海雲迷驛道，江月隱鄉樓。復作淮南客，因逢桂樹留。〔三〕

〔一〕陳子昂《春臺引》：遲美人兮不見，恐青歲之還遒。楊齊賢曰：青歲，猶青春也。

〔二〕《漢書·東方朔傳》：待詔金門，稍得親近。《三輔黃圖》：東方朔、主父偃、嚴安、徐樂，皆待詔金馬門。

〔三〕淮南王《招隱士詞》：桂樹叢生兮山之幽，攀援桂枝兮聊淹留。

沙丘城下寄杜甫

楊齊賢曰：趙有沙丘宮，在鉅鹿。此沙丘當在魯。琦按：在鉅鹿者乃沙丘臺，趙於其地作宮，故有沙丘宮，非沙丘城也。《太平寰宇記》：萊州掖縣有沙丘城，殷紂所築，始皇崩處。

夫紂所築，始皇崩處，古今皆指在鉅鹿者是，不云在萊州。築史所證亦誤。據此詩而約其地，當與汶水相近。《唐書》：杜甫，字子美，襄陽人。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至德二年，拜右拾遺，出爲華州司戶參軍。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

我來竟何事，高臥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一〕齊歌空復情。〔二〕思君若汶水，〔三〕浩蕩寄南征。

〔一〕《莊子》：魯酒薄而邯鄲圍。

〔二〕謝朓詩：嬋娟空復情。

〔三〕《一統志》：汶水，其源有三，一發泰山之旁仙臺嶺，一發萊蕪縣原山之陽，一發萊蕪縣寨子村，至泰安州靜封鎮合焉，名曰塹汶。西南流，與徂徠山之陽小汶河合，又西南流注洸河入濟。按《水經》有五汶，北汶、嬴汶、柴汶、浯汶、牟汶，名雖有五，而其流則同。

聞丹丘子於城北山蕭本缺「山」字營石門幽居，中有高鳳遺跡，僕離羣遠懷，亦有棲遁之志，因敍舊以寄之

春華（一作「弄」）滄江月，秋色碧海雲。離居盈寒暑，〔一〕對此長思君。思君楚水南，望君

淮山北。夢魂雖飛來，會面不可得。疇昔在嵩陽，〔二〕同衾臥羲皇。〔三〕綠蘿笑簪紱，丹壑賤巖廊。〔四〕晚塗各分析，乘興任所適。僕在雁門關，〔五〕君爲峨嵋客。〔六〕心懸萬里外，影滯兩鄉隔。長劍復歸來，相逢洛陽陌。陌上何喧喧，〔七〕都令心意煩。迷津覺路失，託勢隨風翻。以茲謝朝列，〔八〕長嘯歸故園。〔九〕

〔一〕《古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二〕《禮記》：予疇昔之夜。鄭玄註：疇，發聲也。昔，猶前也。嵩陽，嵩山之陽。

〔三〕羲皇，猶云自謂是羲皇上人。

〔四〕鮑照詩：妍容逐丹壑。《漢書》：遊於巖廊之上。文穎曰：巖廊，殿下小屋也。晉灼曰：廊，堂邊廡。巖廊，謂巖峻之廊也。《韻會》：巖廊，殿旁高廡也。

〔五〕《太平寰宇記》：雁門關，在憲州東南六十里，屬天池縣雁門鄉。其關，東臨汾水，西倚高山，接嵐、朔州。《一統志》：雁門關，在山西馬邑縣東南七十里，東西山巖峭拔，中有路，盤旋崎嶇。絕頂置關，南通代州。

〔六〕《元和郡縣志》：峨眉山，在嘉州峨眉縣西七里。《蜀都賦》云：抗峨眉於重阻，兩山相對，望之如蛾眉，故名。此山亦有洞天石室，高七十六里。

〔七〕吳均詩：陌上何喧喧，匈奴圍塞垣。

〔八〕謝靈運詩：脫冠謝朝列。

〔九〕潘岳詩：長嘯歸東山。

故園恣閑逸，求古散縹帙。〔一〕久欲入（一作「尋」）名山，婚娶殊未畢。〔二〕人生信多故，世事豈惟一。念此憂如焚，悵然若有失。〔三〕聞君臥石門，宿昔契彌敦。方從桂樹隱，〔四〕不羨桃花源。〔五〕高風（繆本作「鳳」）起遐曠，幽人跡復存。松風淸瑤瑟，溪月湛（咻減切，巉上聲，澄也。又直禁切，沈去聲，投物水中也。又子禁切，音浸，浸也）芳樽。〔六〕安居偶佳賞，丹心期此論。

〔一〕徐陵《玉臺新詠序》：開茲縹帙，散此緗編。

〔二〕《後漢書》：向長，字子平，隱居不仕。建武中，男女娶嫁旣畢，敕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岳名山，不知所終。沈約詩：早欲尋名山，期待婚嫁畢。

〔三〕謝靈運詩：中飮顧宿心，悵焉若有失。

〔四〕淮南王《招隱士》：桂樹叢生兮山之幽。

〔五〕桃花源，見二卷註。

〔六〕劉孝綽詩：華茵藉初卉，芳樽散緒寒。

淮陰書懷寄王宋城（一作「宗城」，繆本作「宗成」）

《唐書·地理志》，淮南道楚州淮陰郡有淮陰縣，河南道宋州睢陽郡有宋城縣。

沙墩至梁苑，〔一〕二十五長亭。〔二〕大舶（音白）夾雙艣，〔三〕中流鵝鸛鳴。〔四〕雲天掃空碧，川岳涵餘清。飛鳧從西來，適與佳興幷。眷言王喬舄，〔五〕婉變（音戀）故人情。〔六〕復此親懿會，〔七〕而增交道榮。沿洄且不定，〔八〕飄忽悵徂征。〔九〕暝投淮陰宿，欣得漂母迎。〔一〇〕斗酒烹黃雞，一餐感素誠。予爲楚壯士，〔一一〕不是魯諸生。〔一二〕有德必報之，千金恥爲輕。緬書羈孤意，〔一三〕遠寄棹歌聲。〔一四〕

〔一〕按《通典》，宋城縣卽漢睢陽縣，其地有漢梁孝王兔園、平臺、雁鶩池。

〔二〕長亭，卽斥堠也。古制十里一長亭，二十五長亭則二百五十里矣。

〔三〕《唐書釋音》：舶，大舟。艣與櫓同。

〔四〕鵝鸛鳴，謂舟人喧聒有似鵝鸛之聲耳。

〔五〕王喬舄，詳見十一卷註。

〔六〕《後漢書》：婉變龍姿。章懷太子註：婉變，猶親愛也。

〔七〕謝莊《月賦》：親懿莫從。李善註：親懿，懿親也。《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杜預曰：懿，美也。

〔八〕沿，逆流而上也。洄，順流而下也。

〔九〕陸機詩：撫言遠徂征。

〔一〇〕漂母事已見六卷註。

〔一一〕琦按：太白因在淮陰，故用淮陰古事爲喻，所謂楚壯士者，正指韓信而言。楊氏以《淮陰侯

傳》中辱信少年當之，未是。
〔一二〕《史記》：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
〔一三〕謝莊《月賦》：羈孤遞進。李善註：羈孤，羈客孤子也。
〔一四〕《西京賦》：縱棹歌。李善註：棹歌，引棹而歌也。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遥有此寄

《唐書》：王昌齡，字少伯，江寧人。第進士，補校書郎。又中宏辭，遷汜水尉。不護細行，貶龍標尉，以世亂還鄉里，爲刺史閭丘曉所殺。昌齡工詩，緒密而思淸，時謂王江寧云。《漢書·周昌傳》：吾極知其左遷。顔師古註：是時尊右而卑左，故謂貶秩位爲左遷。《唐書·地理志》，黔中道敍州潭陽郡有龍標縣。

楊花落盡（一作「揚州花落」）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一〕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繆本作「君」）直到夜郎西。

〔一〕《通典》：五溪，一辰溪，二酉溪，三巫溪，四武溪，五沅溪。今黔中道謂之五溪。又云：五溪中地歸漢以後，列代開拓，今播州、涪川、夜郎、義泉、龍溪、溱溪等郡地。

寄王屋山人孟大融

《河南通志》：王屋山，在懷慶府濟源縣西北九十里，接山西平陽府垣曲縣及澤州陽城縣界。山有三重，其狀如屋，或曰以其山形如王者車蓋，故名。或曰，山空其中，列仙居之，其內廣闊，如王者之宮也。其絕頂曰天壇，山峰突兀，卽濟水發源處。常有雲氣覆之，輪囷紛郁，雷雨在其下，相傳古仙靈朝會之所。其東峰曰日精，其西峰曰月華，道書謂之清虛小有洞天。唐司馬承禎修道於此。

我昔東海上，勞山飡紫霞。〔一〕親見安期公，食棗大如瓜。〔二〕中年謁漢主，不愜還歸家。朱顏謝春暉，白髮見生涯。所期就金液，〔三〕飛步登雲車。〔四〕願隨夫子天壇上，閑與仙人掃落花。

〔一〕《太平寰宇記》：萊州卽墨縣有大勞山、小勞山。按《郡國志》云：吳王夫差登之，得《靈寶度人經》。晏謨《齊記》云：太山雖言高，不如東海勞。昔鄭康成領徒於此。山高二十五里，周迴八十里，在縣東南三十八里。《山東通志》：勞山在萊州府卽墨縣東南六十里海濱。山有二，其一高大，曰大勞山，其一差小，曰小勞山。二山相聯，又名牢盛山。秦始皇登牢盛山望蓬萊，卽此處。顏延年詩：本自餐霞人。李周翰註：餐霞，仙者之流。《眞誥》：九華眞妃曰：日者霞之實，霞者日之精。君惟聞服日之法，未知餐霞之精也。夫餐霞之經甚秘，致霞之道甚易，此謂體生玉光，霞映上清之法也。

〔二〕《史記》：李少君曰：臣常遊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

〔三〕《抱朴子》：金液，太乙所服而仙者也。合之，用古秤黄金一斤，并用玄明龍膏、太乙旬首中石、冰石、紫遊女玄水液、金化石，丹砂封之，百日成水。眞經云，金液入口，則其身皆金色。

〔四〕郭璞詩：翹手攀金梯，飛步登玉闕。《洛神賦》：載雲車之容裔。劉良註：神以雲爲車。

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

唐時所稱譙郡，卽亳州也，隸河南道。

憶昔洛陽董糟丘，爲余天津橋南造酒樓。〔一〕黄金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二〕海內賢豪青雲客，就中與君（一作「與君一見」）心莫逆。〔三〕迴山轉海不作難，傾情倒意無所惜。

〔一〕天津橋，在河南縣北洛水上。詳見二卷註。

〔二〕《蜀都賦》：樂飲今夕，一醉累月。

〔三〕《莊子》：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爲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游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

我向淮南攀桂枝，〔一〕君留洛北愁夢思。不忍別，還相隨。相隨迢迢訪仙城，三十六曲水迴縈。一溪初入千花明，〔二〕萬壑度盡松風聲。銀鞍金絡到（蕭本作「倒」）平地，〔三〕漢東太守來相迎。〔四〕紫陽之眞人，邀我吹玉笙。湌霞樓上動仙樂，〔五〕嘈然宛似鸞鳳鳴。袖

長管催欲輕舉，漢中太守醉起舞(一作「漢東太守酣歌舞」)。〔六〕手持錦袍覆我身，我醉橫眠枕其股。當筵意氣淩九霄，星離雨散不終朝，〔七〕分飛楚關山水遙。余既還山尋故巢，君亦歸家度渭橋。〔八〕

〔一〕淮南王《招隱士》：攀援桂枝兮聊淹留。

〔二〕李善《文選註》：凡草木，花實榮茂謂之明，枝葉凋傷謂之晦。

〔三〕辛延年詩：銀鞍何煜爚。《陌上桑》古辭：驄馬金絡頭。

〔四〕唐時漢東郡，即隨州也，隸山南東道。

〔五〕紫陽先生於隨州苦竹院置飡霞樓，詳見三十卷《紫陽碑銘》。

〔六〕漢中郡，即梁州也，本名漢川，天寶元年始更名漢中，隸山南西道。

〔七〕毛萇《詩傳》：自旦及食時爲終朝。

〔八〕《史記索隱》：渭橋有三所，一在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在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渭橋在故城之北。

君家嚴君勇貔(音近皮)虎，〔一〕作尹幷州遏戎虜。〔二〕五月相呼渡太行，摧輪不道羊腸苦。〔三〕行來北涼(當作「京」)歲月深，〔四〕感君貴義輕黃金。瓊杯綺食青玉案，〔五〕使我醉飽無歸心。時時出向城西曲，晉祠流水如碧玉。〔六〕浮舟弄水簫鼓鳴，〔七〕微波龍鱗莎草綠。〔八〕興來攜妓恣經過，其若楊花似雪何。紅(一作「鮮」)妝欲醉宜斜日(一作「如花落」)，

百尺清潭寫翠娥。翠娥嬋娟初月輝，〔九〕美人更唱舞羅衣。〔一〇〕清風吹歌入空去，歌曲自繞行雲飛。〔一一〕

〔一〕《周易》：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書·牧誓》：勗哉夫子，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於商郊。陸璣《詩疏》：貔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其子爲豰，遼東人謂之白羆。

〔二〕《唐書·百官志》：開元十一年，太原府置尹及少尹，以尹爲留守，少尹爲副留守。《舊唐書》：開元十一年改并州爲太原府。

〔三〕《史記正義》：《括地志》云：太行山在懷州河內縣北二十五里，有羊腸坂。又云：羊腸坂道在太行山上，南口懷州，北口潞州。李善《文選註》：羊腸，其山盤紆如羊腸。魏武帝詩：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

〔四〕北涼，卽張掖郡。按漢武帝始置張掖郡，魏晉時隸涼州。及沮渠蒙遜立國於此，號爲北涼，以涼州五郡，張掖在其北也。唐時爲甘州，又謂之張掖郡。然上文言并州太行，下文言晉祠，中間忽言北涼，不合。當是北京之訛耳。蓋天寶之初，號太原爲北京也。

〔五〕張衡詩：何以報之青玉案。李善註：玉案，君所憑依。劉良註：玉案美器，可以致食。楊升菴曰：古詩青玉案，卽盤也。今以爲桌，非矣。孟光舉案，卽舉盤也。若桌，安事舉乎？琦案：《周禮·玉人》：案有十二寸。《史記》高祖過趙，趙王自持案進食，萬石君對案不食，皆指梡禁之類而言，不謂几案也。

〔六〕《元和郡縣志》：晉祠一名王祠，周唐叔虞祠也。在太原府晉陽縣西南十二里。《山西通志》：唐叔虞祠，在太原府太原縣西南十里懸甕山之麓，乃晉水發源處，今謂之晉祠。叔虞始受封爲

唐侯，後改國號曰晉，祠亦以名。《魏地形志》云：晉陽有晉王祠，卽此。《水經注》：《山海經》曰：懸壅之山，晉水出焉。今在縣之西南。昔智伯之遏晉水以灌晉陽，其川上溯，後人踵其遺跡，蓄以爲沼。沼西際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左右雜樹交蔭，希見曦景，至有淫朋密友，羈遊宦子，莫不尋梁契集，用相娛慰，於晉川之中，最爲勝處。

〔七〕漢武帝《秋風辭》：簫鼓鳴兮發棹歌。

〔八〕潘岳詩：濫泉龍鱗瀾。《埤雅》：夫須，莎草也。可以爲笠，又可以爲蓑。疏而無溫，故字從沙。

〔九〕《廣韻》：嬋娟，好姿態貌。

〔一〇〕《高唐賦》：更唱迭和，赴曲隨流。

〔一一〕《列子》：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

此時行（一作「歡」）樂難再遇，西遊因獻《長楊賦》。〔一二〕北闕青雲不可期，〔一三〕東山白首（一作「髮」）還歸去。渭橋南頭（一作「渭水橋南」，一作「渦水橋南」）一遇君，酇臺之北又離羣。〔一四〕問余別恨今（蕭本作「知」）多少，落花春暮爭紛紛（一作「鶯飛求友滿芳樹，落花送客何紛紛」）。言（一作「情」）亦不可盡，情（一作「言」）亦不可及。呼兒長跪緘此辭，寄君千里遙相憶。

〔一二〕揚雄從成帝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詳見一卷《大獵賦》註。

〔一三〕《漢書》：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顏師古註：未央殿雖南嚮，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焉。是以北闕爲正門。陶潛詩：帝鄉不可期。

〔三〕《太平寰宇記》:酇縣,漢縣,屬沛郡。《古今地名》:卽酇亭是也。《輿地志》云:魏以酇縣屬譙郡。漢封蕭何爲酇侯。《茂陵書》云:何封國在南陽。姚察曰:兩縣同作酇字,南陽酇音贊,沛郡酇音嵯。班固《泗水亭高祖碑》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酇。以韻而言,則非南陽者音贊也。《錦繡萬花谷》:酇有二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嵯,屬南陽者音贊。此所云酇臺者,屬於譙郡,當作嵯音讀。

唐仲言曰:歷敍舊遊之事,凡合而離者四焉。在洛則我就君遊,適淮則君隨我往,幷州戎馬之地,而攜妓相過,西遊落魄之餘,而不忘晤對。敍事四轉,語若貫珠,絕非初唐牽合之比。

月夜江行寄崔員外宗之

崔宗之事,見十卷註。

飄颻(蕭本作「飄飄」)江風起,蕭颯海樹秋。〔一〕登艫美淸夜,〔二〕挂席移輕舟。〔三〕月隨碧山轉,水合青天流。杳如(一作「然」)星河上,但覺雲林幽。歸路方浩浩,徂川去悠悠。徒悲蕙草歇,復聽菱歌愁。岸曲迷後浦,沙明瞰(音勘)前洲。〔四〕懷君不可見,望遠增離憂。〔五〕

〔一〕江總詩:海樹一邊出。

〔二〕鮑照詩:登艫眺淮甸。李善註:李斐曰:艫,船前頭刺櫂處也。

〔三〕謝靈運詩:挂席拾海月。

〔四〕《廣韻》：瞰，視也。

〔五〕《楚辭》：思公子兮徒離憂。

宿白鷺洲寄楊江寧

《太平御覽》：《丹陽記》曰：白鷺洲，在縣西三里，隔江中心。南邊新林浦，西邊白鷺洲。洲上多聚白鷺，因名之。《唐書·地理志》，江南東道有上元縣，本江寧縣，肅宗上元二年更名上元，隸昇州江寧郡。

朝別朱雀門，〔一〕暮棲白鷺洲。波（一作「沙」）光搖海月，星影入城樓。望美金陵宰，如思瓊樹憂。〔二〕徒令魂作（蕭本作「入」）夢，翻覺夜成秋。綠水解人意，爲余西北流。因聲玉琴裏，蕩漾寄君愁。

〔一〕《六朝事跡》：晉咸康二年，作朱雀門，新立朱雀浮航，在縣城東南四里，對朱雀門。南渡淮水，亦名朱雀橋。地志云：朱雀門北對吳都城宣陽門，相去六里。又云：朱雀門，晉都城南門也。按晉作新宮，立三門於南面。正中曰宣陽，與朱雀門相對。

〔二〕吳均詩：思君甚瓊樹，不見方離憂。

新林浦阻風寄友人

一作《金陵阻風雪書懷寄楊江寧》

《景定建康志》：新林浦，在城西南二十里。闊三丈，深一丈，長十二里。源出牛頭山，西七里入大江。秋、夏勝五十石舟，春、冬涸。《一統志》：新林浦，在應天府西南二十里，一名新林港。

潮水定可信，〔一〕天風難與期。淸晨西北轉，薄暮東南吹。〔二〕以此難挂席，〔三〕佳期益相思（一本作「洄沿頗淹遲」，其下又多「使索金陵書，又叨賢宰知。絃歌止過客，惠化聞京師」四句）。〔四〕海月破圓（一作「團」）景，〔五〕菰蔣生綠池。〔六〕昨日北湖梅，〔七〕開花已滿枝（一作「昨日北湖花，初開未滿枝」）。今朝（一作「看」）白（蕭本作「東」）門柳，〔八〕夾道垂青絲。〔九〕歲物忽如此，我來定（一作「復」）幾時。紛紛江上雪，草草客中悲。〔一〇〕明發新林（一作「板橋」）浦，空吟謝脁詩。〔一一〕

〔一〕潮水晝夜再來，其大小早晏，依期而至，不爽時刻，故人謂之潮信。
〔二〕《藝文類聚》：日將暮曰薄暮。
〔三〕謝靈運詩：挂席拾海月。
〔四〕《楚辭》：與佳期兮夕張。
〔五〕謝靈運詩：圓景早已滿。
〔六〕《梁書》：瀆中並饒菰蔣。《爾雅翼》：菰者，蔣草也。生水中，葉如蔗荻，江東人呼爲茭草，刈以飼馬，甚肥。其苗有莖梗者，謂之菰蔣，至秋則爲菰米。

〔七〕徐爰《釋問》：晉大興三年，始創北湖，築長堤，以壅北山之水，東自覆舟山，西至宣武城六里。宋元嘉中，有黑龍見，因改名玄武湖。《江南通志》：玄武湖在江寧府太平門外，一名蔣陵湖。晉元帝始名北湖，宋文帝改名習武湖，元嘉中又名玄武湖。

〔八〕白門柳，詳見四卷《楊叛兒》註。

〔九〕庾信詩：岸柳被青絲。

〔一〇〕《詩·小雅》：勞人草草。毛傳云：草草，勞心也。

〔一一〕謝朓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橋浦》詩。

寄韋南陵冰，余江上乘興訪之，遇尋顏尚書，笑有此贈

唐時，江南西道有南陵縣，隸宣州宣城郡。《唐書》：肅宗即位，顏真卿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

南船正東風，北船來自緩。江上相逢借問君，語笑（一作「聲」）未了風吹斷。聞君攜妓訪情人，應爲尚書不顧身。〔一〕堂上三千珠履客，〔二〕甕中百斛金陵春。〔三〕恨我阻此樂，淹留楚（一作「此」）江濱。月色醉遠客，山花開欲燃。春風狂殺人，一日劇三年。〔四〕乘興嫌太遲，焚却子猷船。夢見五柳枝，已堪挂馬鞭。何日到彭澤，長（一作「狂」）歌陶令前。〔五〕

〔一〕身，猶我也。魏、晉後多自稱曰身。

〔二〕《史記》：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

〔三〕金陵春，酒名也。唐人名酒多以春，杜子美詩云「聞道雲安麴米春」，韓退之詩「且須勤買拋青春」，劉夢得詩「鸚鵡杯中若下春」。白樂天詩註云：杭州釀酒趁梨花時熟，號爲梨花春。《國史補》云：酒則有榮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裴鉶《傳奇》有松醪春之類。

〔四〕《詩·國風》：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五〕王子猷乘船訪戴安道，陶淵明宅邊有五柳樹，及爲彭澤令，俱已見前註。

題情深樹寄象公

腸斷枝上猿，〔一〕淚添山下樽。白雲（蕭本作「虎」，誤）見我去，亦爲我飛翻。

〔一〕《格物論》：猿性急而腸狹，哀鳴則腸俱斷而死。

北山獨酌寄韋六

巢父將許由，〔一〕未聞買山隱。〔二〕道存跡自高，何憚去人近。〔三〕紛吾下茲嶺，地閑諠亦泯。門橫羣岫（音就）開，〔四〕水鑿衆泉引。屏高而在雲，竇深莫能準。川光晝昏凝，林氣夕淒緊。〔五〕於焉摘朱果，〔六〕兼得養玄牝。〔七〕坐月觀寶書，〔八〕拂霜弄瑤軫。〔九〕傾壺事幽

酌，〔一〇〕顧影還獨盡。〔一一〕念君風塵遊，傲爾令自哂（一作「安知世上人，名利空蠢蠢」）。

〔一〕《韻會》：將，與也，偕也。

〔二〕《世說》：支道林就深公買印山，深公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三〕《南史》：劉虬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

〔四〕《說文》：岫，山穴也。

〔五〕殷仲文詩：風物自淒緊。

〔六〕朱果，謂果中之朱色者耳。蕭註以爲火棗異名，未是。

〔七〕《老子》：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河上公註：玄，天也，在人爲鼻。牝，地也，於人爲口。夫五炁從鼻歸五臟，出入於口也。

〔八〕江淹詩：寶書爲君掩。李善註：《道學傳》曰：夏禹撰眞靈之玄要，集天官之寶書。李周翰註：寶書，眞經也。

〔九〕琴下繫絃之柱，謂之軫，或以玉之故曰瑤軫。

〔一〇〕陶潛詩：傾壺絕餘瀝。

〔一一〕又《飮酒詩序》：偶有名酒，無夕不歡。顧影獨盡，忽焉復醉。

寄當塗趙少府炎

當塗，少府，俱見八卷註。

晚登高樓望，木落雙江清。寒山饒積翠，秀色連州城。目送楚雲盡，心悲胡雁聲。相思不可見，迴首故人情。

寄東魯二稚子 在金陵作

吳地桑葉綠，吳蠶已三眠。〔一〕我家寄東魯，誰種龜陰田。〔二〕春事已不及，江行復茫然。南風吹歸心，飛墮酒樓前。〔三〕樓東一株桃，枝葉拂青烟。此樹我所種，別來向三年。桃今與樓齊，我行尚未旋。嬌女字平陽，折花倚桃邊。折花不見我，淚下如流泉。〔四〕小兒名伯禽，與姐亦齊肩。雙行桃樹下，撫背復誰憐。念此失次第，〔五〕肝腸日憂煎。裂素寫遠意，〔六〕因之汶陽川。〔七〕

〔一〕蠶將蛻，輒臥不食，古人謂之俯。荀卿《蠶賦》「三俯三起，事乃大已」是也。後人謂之眠。《本草》「蠶三眠三起，二十七日而老」是也。

〔二〕《水經注》：龜山北即龜陰之田也。《春秋》「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龜陰之田」是也。

〔三〕《太平廣記》：李白自幼好酒，於兗州習業，平居多飲。又於任城縣構酒樓，日與同志荒晏，客至少有醒時。邑人皆以白重名，望其里而加敬焉。

〔四〕劉琨詩：據鞍長嘆息，淚下如流泉。

〔五〕劉楨詩：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

素也。

〔六〕鄭康成《禮記註》：素，生帛也。顏師古《急就篇註》：素，謂絹之精白者，即所用寫書之素也。

〔七〕汶水，已見本卷註。

獨酌清溪江似缺一「祖」字石上寄權昭夷

清溪、江祖石，俱在池州。註見八卷《秋浦歌》下。

我攜一樽酒，〔一〕獨上江祖石。自從天地開，更長幾千尺。舉杯向天笑，天迴日西照。永願（蕭本作「賴」）坐此石，長垂嚴陵釣。〔二〕寄謝山中人，可與爾同調。

〔一〕蘇武詩：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人。

〔二〕嚴陵釣臺，詳見二卷註。

禪房懷友人岑倫太白自註：時南遊羅浮，兼泛桂海，自春徂秋不返。僕旅江外，書情寄之。

《一統志》：羅浮山，在廣東惠州府博羅縣西北三十里，即道書十大洞天之一。昔有山浮海而來，傅於羅山，合而爲一，故曰羅浮，又曰博羅。《南越志》：山高三千六百丈，周迴三

百餘里，嶺十五，峰三十二。其峰之秀者，曰飛雲、玉鵝、麻姑、仙女、會眞、會仙、錦繡、玳瑁。洞之幽者，曰金沙、石臼、朱明、黃龍、朱陵、黃猿、水簾、蝴蝶。大小二石樓，登之可望滄海。樓前一石門，方廣可容几席。二山相接處，有石磴，狀如橋梁，名曰鐵橋。橋端兩石柱，亦曰鐵柱，人跡罕到。又有跳魚石、伏虎石、阿耨池、夜樂池、桌錫泉，皆茲山之奇勝。《唐六典註》：桂水出桂州臨源縣，歷昭、富、梧三州界，入鬱水。江淹詩：文軫薄桂海。李善註：南海有桂，故曰桂海。是以南海爲桂海。太白所云桂海，雖襲其文，而實則指桂州之桂水也，亦猶枚乘《七發》稱汝水爲汝海，其義一也。

嬋娟羅浮月，〔一〕搖豔桂水雲。美人竟獨往，而我安能羣。一朝語笑隔，萬里歡情分。沉吟綵霞沒，夢寐羣（繆本作「瓊」）芳歇。歸鴻度三湘，〔二〕遊子在百越（蕭本作「粵」）。〔三〕邊塵染衣劍，白日凋華髮。春氣（蕭本作「風」）變楚關，秋聲落吳山。草木結悲緒，〔四〕風沙淒苦顏。朅（丘謁切，音近揭）來已永久，〔五〕頹思如循環。〔六〕飄飄（一作「飄颻」）限江裔，〔七〕想像空留滯。〔八〕離憂每醉心，〔九〕別淚徒盈袂。坐愁青天末，〔一〇〕出望黃雲蔽。目極何悠悠，梅花南嶺頭。〔一一〕空長滅征鳥，水闊無還舟。寶劍終難託，金囊非易求。〔一二〕歸來儻有問，桂樹山之幽。〔一三〕

〔一〕《廣韻》：嬋娟，好姿態貌。

〔二〕三湘，見一卷《悲淸秋賦》註。

〔三〕《通典》：自嶺而南，當唐虞三代，爲蠻夷之國，是百越之地，亦謂之南越，古謂之雕題。《漢書·高帝紀》：從百粤之兵。服虔註：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

〔四〕謝靈運詩：覽物起悲緒。

〔五〕何遜《行經孫氏陵》詩：朅來已永久，年代曖微微。《蜀都賦》：殆而朅來相與。劉淵林註：朅，去也。《韻會》：朅，去也。又發語辭。

〔六〕《長門賦》：遂頹思而就牀。李善註：頹，懷也。

〔七〕《淮南子》：注喙江裔。高誘註：裔，邊也。

〔八〕《漢書》：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

〔九〕《楚辭》：思公子兮徒離憂。《詩·國風》：行邁靡靡，中心如醉。

〔一〇〕鮑照詩：安能行嘆復坐愁。

〔一一〕《楚辭》：目極千里兮傷春心。南嶺，卽大庾嶺，在廣東南雄府。其上多梅，亦曰梅嶺。

〔一二〕《史記》：高祖使陸賈賜尉陀印爲南越王，尉陀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宋之問詩：不求漢使金囊贈。蓋用其事也。

〔一三〕淮南王《招隱士》：桂樹叢生兮山之幽。

李太白全集卷之十四

錢塘王琦琢崖輯註
王濟魯川較

古近體詩共二十六首

廬山謡寄盧侍御虚舟

《太平寰宇記》：廬山，在江州南，高二千三百六十丈，周迴二百五十里。其山九疊，川亦九派。《郡國志》云：廬山疊嶂九層，崇巖萬仞。《山海經》所謂三天子鄣，亦曰天子都也。周武王時，匡俗字子孝，兄弟七人，皆有道術，結廬於此。仙去，空廬尚存，故曰廬山。李華《三賢論》：范陽盧虚舟幼眞，質方而淸。賈至有授盧虚舟殿中侍御史制，云：勅大理司直盧虚舟，閑邪存誠，遯世頤養。操持有淸廉之譽，在公推幹蠱之才。可殿中侍御史，云云。殆其人也。

我本楚狂人，鳳歌笑（一作「哭」，非）孔丘。〔一〕手持綠玉杖（一作「枝」），朝別黄鶴樓。〔二〕五

岳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廬山秀出南斗旁，屏風九疊雲錦張，〔三〕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峯長（繆本作「帳」），〔四〕銀河倒挂（一作「瀉」）三石梁，〔五〕香爐瀑（音僕）布遙相望，〔六〕迴崖沓嶂凌（一作「何」，繆本作「崚」）蒼蒼。〔七〕翠影紅霞映朝日（一作「照千里」），鳥飛不到吳天長。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八〕好爲廬山謠，興因廬山發。閑窺石鏡清我心，〔九〕謝公行處蒼苔沒（一作「綠蘿開處懸明月」）。〔一〇〕早服還丹無世情，〔一一〕琴心三疊道初成。〔一二〕遙見仙人綵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一三〕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清。〔一四〕

〔一〕《高士傳》：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爲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孔子適楚，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却曲却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孔子下車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楚王聞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名易姓，遊諸名山。食桂櫨實，服黃精子，隱蜀峨眉山，壽數百年，俗傳以爲仙云。

〔二〕《湖廣通志》：黃鶴樓在武昌府城西南隅黃鶴磯上。

〔三〕周省齋曰：宋陳令舉《廬山記》：舊志云：漢武帝過九江，築羽章館於屏風疊，下臨相思澗。

今五老一峯，疊石如屛嶂，蓋其故地。

〔四〕《水經注》：廬山之北有石門水，水出嶺端，有雙石高竦，其狀若門，因有石門之目焉。水導雙石之中，懸流飛瀑，近三百步許，散漫數十步。上望之連天，若曳飛練於霄中矣。

〔五〕《尋陽記》曰：廬山上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盈尺，杳然無底。查悔餘曰：元李洞言，三石梁在開先寺西，黎崱言在五老峯上，或云在簡寂觀及上霄、紫霄二峯間。桑喬《廬山紀事》則竟以爲無如竹林之幻境。衆說紛然，莫知所指。今三疊泉在九疊屛之左，水勢三折而下，如銀河之挂石梁，與太白詩句正相脗合，非此外別有三石梁也。後人必欲求其地以實之，失之鑿矣。

〔六〕釋慧遠《廬山記》：其山大嶺凡七重，圓基周迴垂五百里。其南嶺臨宮亭湖，下有神廟。七嶺會同，莫有升之者。東南有香爐峯，游氣籠其上，氤氳若香烟。西南有石門山，其形似雙闕，壁立千餘仞，而瀑布流焉。其中鳥獸草木之美，靈藥芳林之奇，所稱名代。楊齊賢曰：《廬山記》：山南、山北瀑布無慮十餘處。香爐峯與雙劍峯在瀑布之旁，水源在山頂，人未有窮者。或曰，西入康王谷爲水簾，東爲開元禪院之瀑布。

〔七〕楊炯詩：重巖窅不極，疊嶂凌蒼蒼。

〔八〕《尙書》：九江孔殷。孔安國註：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尙書音釋》：九江，《尋陽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蜯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箘江，八曰沙堤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太康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太平寰宇記》：《尋陽記》云：九江在潯陽，去州五里，名白馬江，是大禹所疏。會於桑落洲上下三百餘里合流。昔秦皇漢武並登廬山，以望

九江也。琦按：太史公曰：予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淮南子》曰：禹鑿江，而通九路。應劭曰：江自尋陽分爲九。郭璞《江賦》曰：流九派於尋陽。自西漢迄東晉，皆言大江至尋陽分爲九江。《尋陽記》、《緣江圖》又備列其名，而朱子《九江辯》獨闢之，不從其說。林少穎曰：九江之名與地勢，久遠不可強通，然各自別源，而下流入江，則可以意臆也。當由水道通塞離合，古今各異之故。斯言當矣。

〔九〕《藝文類聚》：宮亭湖邊，旁山間，有石數枚，形圓若鏡，明可以鑑人，謂之石鏡。《太平寰宇記》：石鏡在東山懸崖之上，其狀團圓，近之則照見形影。《一統志》：石鏡峯在南康府西二十六里，有一員石懸崖，明淨照人見影，隱見無時。謝靈運詩：攀崖照石鏡。卽此。

〔一〇〕謝靈運有《登廬山絕頂望諸嶠》詩。

〔一一〕《抱朴子》：還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朱鳥鳳凰，翔覆其上，玉女至旁。《廣弘明集》：燒丹成水銀，還水銀成丹，故曰還丹。

〔一二〕《黃庭內景經》：琴心三疊舞胎仙。梁丘子註：琴，和也。疊，積也。存三丹田，使和積如一。

〔一三〕《枕中書》：元始天王在天中心之上，名曰玉京山。山中宮殿，並金玉飾之。

〔一四〕《淮南子》：盧敖遊於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鬢，淚注而鳶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遯逃乎碑下。盧敖就而視之，方倨龜殼而食蛤梨。盧敖與之語，曰：「惟敖爲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遊，至長不渝，周行四極，惟北陰之未闚，今卒覩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爲友乎？」若士者，齤然而笑，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高誘註：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爲博士，使求神仙，亡而不反。汗漫，不可知之也。九垓，九天之外。

下尋陽城，泛彭蠡，寄黃判官

唐時潯陽郡，卽江州也，隸江南西道。《元和郡縣志》：彭蠡湖，在江州都昌縣西六十里。按彭蠡湖，今江西之鄱陽湖是也。在南昌府城東北一百五十里，饒州府城西四十里，南康府城東五里，九江府城東南九十里，四州諸水皆入焉。周圍四百五十里，春水漲時，茫無涯畔，足配洞庭。又北歷星子、都昌、德化、湖口，注於大江。

浪動灌嬰井，尋陽（一作「吾知」）江上風。〔一〕開帆入天鏡，〔二〕直向彭湖東。〔三〕落影轉疏雨，晴雲散遠空。名山發佳興（三句一作「返影照疏雨，輕烟澹遠空，中流得佳興」），淸賞亦何窮。石鏡挂遙月，香爐滅彩虹（一作「瀑布洒靑壁，遙山挂彩虹」）。〔四〕相思俱對此，舉目與君同。

〔一〕《元和郡縣志》：江州城，古之湓口城也。漢高帝六年，灌嬰所築。建安中，孫權經此城，自標井地，令工掘之，正得古井。銘曰：「漢六年，潁陰侯開。卜云三百年當塞，塞後不滿百年，當爲應運者所開。」權以爲己瑞。井極深，大江中風浪，井水輒自動。

〔二〕陸放翁《入蜀記》：泛彭蠡口，四望無際，乃知太白「開帆入天鏡」之句爲妙。

〔三〕彭湖，卽彭蠡湖也。

〔四〕石鏡、香爐，俱見上首註。

書情寄從弟邠州長史昭

《唐書・地理志》：關內道邠州新平郡，義寧二年析北地郡之新平、三水置。邠故作「豳」，開元十三年以字類「幽」，改。長史，詳見七卷註。

自笑客行久，我行定幾時。綠楊已可折，攀取最長枝。翩翩（一作「翻翻」）弄春色，延佇寄相思。〔一〕誰言貴此物，意願（一作「厚」）重瓊蕤。〔二〕昨夢見惠連，朝吟謝公詩。〔三〕東風引碧草，不覺生華池。〔四〕臨玩忽云夕，杜鵑夜鳴悲。〔五〕懷君芳歲歇，〔六〕庭樹落紅滋。

〔一〕《楚辭》：結幽蘭以延佇。延佇，長立也。

〔二〕陸機詩：玉顏侔瓊蕤。張銑註：瓊蕤，玉花也。

〔三〕鍾嶸《詩品》：《謝氏家錄》云：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卽得「池塘生春草」，故常云此詩有神助，非吾語也。

〔四〕《楚辭》：蛙黽遊乎華池。王逸註：華池，芳華之池也。

〔五〕《埤雅》：杜鵑，一名子規，苦啼，啼血不止。一名怨鳥，夜啼達旦，血漬草木。凡鳴皆北向，啼苦則倒懸於樹。《說文》所謂蜀王望帝化爲子巂，今謂之子規，是也。《華陽風俗錄》：杜鵑大如鵲而羽烏，聲哀而吻有血，春至則鳴。《臨海異物志》：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

〔六〕芳歲，猶芳春也。鮑照詩：泉涸甘井竭，節徙芳歲殘。

寄王漢陽

唐時江南西道有漢陽縣，隸沔州漢陽郡。

南湖秋月白，王宰夜相邀。錦帳郎官醉，〔一〕羅衣舞女嬌（繆本作「驕」）。笛聲諠沔、鄂，〔二〕歌曲上雲霄。別後空愁我，相思一水遙。

〔一〕此詩是泛沔州城南郎官湖之後所作。王宰，謂漢陽令王公。郎官，謂尚書郎張謂。詳見二十卷詩序。《後漢書》：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

〔二〕唐之沔州，卽漢陽郡，今爲漢陽府。唐之鄂州，卽江夏郡，今爲武昌府。二郡相對，中間隔江七里。

春日歸山寄孟浩然繆本作「孟六浩然」

胡震亨曰：玩詩意，乃借一顯者遊禪寺和詩，疑題有誤。琦按：孟六浩然恐是孟贊府之訛。

朱紱遺塵境，〔一〕青山謁梵筵。〔二〕金繩開覺路，〔三〕寶筏度迷川。〔四〕嶺樹攢飛栱，嵒花覆谷泉。塔形標海日（蕭本作「月」），樓勢出江烟。香氣三天下，〔五〕鐘聲萬壑連。荷秋珠已

滿，松密蓋初圓。〔六〕鳥聚疑聞法，〔七〕龍參若護禪。媿非流水韻，叨入伯牙絃。〔八〕

〔一〕朱紱，詳見十一卷註。

〔二〕陳子昂詩：山水開精舍，琴歌列梵筵。

〔三〕《法華經》：國名離垢，琉璃爲地，有八交道，黃金爲繩，以界其側。《法苑珠林》：涉迷津於曩識，微塵之數易窮；返覺路於初心，僧祇之期難滿。

〔四〕《翻譯名義》：《功德施論》云：如欲濟川，先應取筏，至彼岸已，舍之而去。《韻會》：筏，《說文》：海中大船。《廣韻》：大曰筏，小曰桴。《方言》：䈶謂之筏，編竹木浮河以運物，南土名䈶，北土名筏。

〔五〕三天，即三界也，謂欲界、色界、無色界。

〔六〕《玉策記》：千歲松，四邊披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

〔七〕《法苑珠林》：舍衛國祇樹精舍，衆集之時，獼猴、飛鳥，羣類數千，悉來聽法，寂寞無聲。事竟卽去，各還所止。犍椎適鳴，已復來集。

〔八〕《呂氏春秋》：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駱賓王詩：「成風郢匠斲，流水伯牙絃。」

《瀛奎律髓》云：太白負不羈之才，樂府大篇，翕忽變化，而律詩工夫縝密如此，與杜審言、宋之問相伯仲。別有《贈浩然詩》曰：「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雖飄逸，不如此詩之端整。

流夜郎，永華寺寄潯陽羣官

朝別凌烟樓，〔一〕瞑投永華寺。賢豪滿行舟，賓散予獨醉（繆本作「朝別凌烟樓，賢豪滿行舟。瞑投永華寺，賓散余獨醉」）。願結九江流，〔二〕添成萬行淚。寫意寄廬岳，〔三〕何當來此地。天命有所懸，〔四〕安得苦愁思。

〔一〕凌烟樓，宋臨川王造。鮑照《凌烟樓銘序》云：伏見所製凌烟樓，棲置崇迥，延瞰平寂，卽秀神皋，因基地勢。東臨吳甸，西眺楚關。奔江永寫，鱗嶺相葺。重樹穹天，通原盡目。

〔二〕九江，已見本卷註。

〔三〕湛方生詩：彭蠡紀三江，廬岳主衆阜。

〔四〕《呂氏春秋》：晏子曰：鹿生於山，命懸於廚。今嬰之命，有所懸矣。

流夜郎，至西塞驛寄裴隱

西塞驛，當在西塞山邊。《元和郡縣志》：西塞山，在鄂州武昌縣東八十五里。《太平御覽》：《江夏風俗記》曰：西塞山，高一百六十丈，周迴三十七里。峻崿橫江，危峯斷岸。長波阻以東注，高浪爲之西翻。袁宏《東征賦》云「沿西塞之峻崿」是也。

揚帆借天風，水驛苦不緩。平明及西塞，已先投沙伴。〔一〕迴巒引羣峰，橫蹙楚山斷。砅（披冰切，音烹）衝萬壑會，〔二〕震沓百川滿。龍怪潛溟波，〔三〕俟（許本作「竢」）時救炎旱。我行望雷雨，安得霑枯散。鳥去天路長，〔四〕人愁（繆本作「悲」）春光短。空將澤畔吟，〔五〕寄

爾江南管。〔六〕

詩註。

〔一〕裴隱，疑亦當時逐臣，故用賈誼投沙事。謝靈運詩：投沙理既迫。詳見十卷贈崔秋浦

〔二〕《廣韻》：砅，水擊山巖聲也。

〔三〕《國語》：水之怪曰龍、罔象。韋昭註：龍，神獸也，非常所見，故曰怪。

〔四〕曹植詩：天路安可窮。

〔五〕《楚辭》：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六〕謝朓詩：要取洛陽人，共命江南管。

自漢陽病酒歸，寄王明府

去歲左遷夜郎道，〔一〕琉璃硯水長枯槁。〔二〕今年敕放巫山陽，〔三〕蛟龍筆翰生輝光。聖主還聽《子虛賦》，相如却欲（蕭本作「與」）論文章。〔四〕願掃鸚鵡洲，〔五〕與君醉百場。嘯起白雲飛七澤，歌吟淥水動三湘。〔六〕莫惜連船沽美酒，千金一擲買春芳。

〔一〕《史記·周昌傳》：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索隱》曰：地道尊右，右貴左賤，故謂貶秩爲左遷。《演繁露》：古人得罪下遷者皆曰左遷。太白無官而用左遷字，蓋借作竄逐字用。《史記》：通夜郎道，爲置吏甚易。

〔二〕徐陵《玉臺新咏序》："琉璃硯匣，終日隨身。"
〔三〕《通典》："夔州巫山縣有巫山及高丘山，卽《楚辭》所謂「巫山之陽，高丘之岨」也。"
〔四〕《史記》："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遊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尙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諷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
〔五〕《太平御覽》：《江夏記》曰："鸚鵡洲，在荆北。黄祖爲江夏太守，賓客大會，有獻鸚鵡於此洲者，故以爲名。《荆州記》曰：江夏郡城，西臨江，有黄鶴磯，有鸚鵡洲。"
〔六〕七澤，見七卷註。三湘，見一卷註。

望漢陽柳色寄王宰

漢陽江上柳，望客引東枝。樹樹花如雪，紛紛亂若絲。〔一〕春風傳我意，草木度前知（一作「別前知」，一作「發前墀」）。寄謝絃歌宰，西來定未遲。

〔一〕沈約詩："楊柳亂如絲，綺羅不自持。"

江夏寄漢陽輔録事

錄事，詳見十一卷註。

誰道此水廣，狹如一匹練。江夏黃鶴樓，青山漢陽縣。〔一〕大語猶可聞，故人難可見。君草陳琳檄，〔二〕我書魯連箭。〔三〕報國有壯心，龍顏不迴眷。西飛精衛鳥，東海何由塡。〔四〕鼓角徒悲鳴，〔五〕樓船習征戰。〔六〕抽劍步霜月，夜行空庭徧。長呼結浮雲，埋沒顧榮扇。〔七〕他日觀軍容，投壺接高宴。〔八〕

〔一〕楊齊賢曰：唐鄂州江夏郡，治江夏縣。黃鶴樓在郡城之東南，與漢陽縣大別山相望，止隔一水。陸放翁《入蜀記》：鄂州西與漢陽相對，止隔一水，人物草木可數。

〔二〕《三國志》：太祖以陳琳、阮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

〔三〕《戰國策》：燕將攻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因罷兵倒韣而去，故解齊國之危，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四〕精衛銜西山木石，以塡東海，詳見一卷《大鵬賦》註。

〔五〕《唐六典》：凡諸道行軍，皆給鼓角。《通典》：軍城及野營行軍在外，日出日沒時，撾鼓千搥。三百三十三搥爲一通。鼓音止，角音動，吹十二聲爲一疊。角音止，鼓音動。如此三角、三鼓而

昏明畢。

〔六〕《史記》：樓船十萬師。應劭曰：作大船，船上施樓，故曰樓船。

〔七〕《晉書》：陳敏率萬餘人將與甘卓戰，未獲濟，顧榮以白羽扇揮之，敏衆潰散。

〔八〕《後漢書》：祭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

早春寄王漢陽

聞道春還未相識，走傍寒梅訪消息。昨夜東風入武昌（一作「陽」），陌頭楊柳黃金色。碧水浩浩雲茫茫，美人不來空斷腸。預拂青山一片石，與君連日醉壺觴。

江上寄巴東故人

唐時巴東郡，卽歸州也，隸山南東道。

漢水波浪遠，巫山雲雨飛。東風吹客夢，西落此中時。覺後思白帝，〔一〕佳人與我違。瞿塘饒賈客，音信莫令希。

〔一〕漢水、巫山、白帝、瞿塘，俱見前註。楊齊賢曰：白帝城，在夔州瞿塘關山上，下瞰灩澦堆。《一統志》：白帝城在四川夔州府治東。公孫述據蜀，自稱白帝，更號魚復曰白帝城。

江上寄元六林宗

霜落江始寒，楓葉綠未脫。客行悲清秋，永路苦不達。〔一〕滄波眇川汜（音祀），〔二〕白日隱天末。〔三〕停棹依林巒，驚猿相叫聒。夜分河漢轉，〔四〕起視溟漲闊。〔五〕涼風何蕭蕭，流水鳴活活（音括）。〔六〕浦沙淨如洗，〔七〕海月明可掇。〔八〕蘭交空懷思，〔九〕瓊樹詎解渴。〔一〇〕勗哉滄洲心，歲晚庶不奪。幽賞頗自得，興遠與誰豁。

〔一〕陸雲詩：永路隔萬里。

〔二〕《爾雅》：水決復入爲汜。邢昺疏：凡水，決之歧流，復還大水者，名汜。《說文》：汜，水別復入水也。一曰，汜，窮瀆也。

〔三〕江淹詩：白日隱寒樹。謝莊《月賦》：氣霽地表，雲斂天末。

〔四〕曹植《上責躬應詔詩表》：夜分而寢。張銑註：夜分，夜半時也。

〔五〕謝靈運詩：溟漲無端倪。

〔六〕《詩·國風》：北流活活。《廣韻》：活活，水流聲。

〔七〕《韻會》：浦，水濱也。《風土記》云：大水，有小口別通，曰浦。

〔八〕魏武帝詩：明明如月，如何可掇。李善註：掇，拾取也。

〔九〕李嶠詩：桂友尋東閣，蘭交聚北堂。

〔一〇〕李陵詩：思得瓊樹枝，以解長渴飢。

寄從弟宣州長史昭

唐官制，每州有長史一人，位在別駕之下，司馬之上，乃太守之佐職也。宣州又謂之宣城郡，隸江南西道。

爾佐宣城（蕭本作「州」）郡，守官淸且閑。常誇雲月好，邀我敬亭山。〔一〕五落洞庭葉，〔二〕三江遊未還。〔三〕相思不可見，嘆息損朱顏。

〔一〕《唐書》：宣州宣城縣有敬亭山。

〔二〕《楚辭》：洞庭波兮木葉下。

〔三〕《水經注》：巴陵，城跨岡嶺，濱阻三江。巴陵西對長洲，其洲南分湘浦，北對大江，故曰三江也。三水所會，亦或謂之三江口矣。《一統志》：三江在岳州府城下，岷江爲西江，澧江爲中江，湘江爲南江，皆會於此，故名。

涇音京溪東亭寄鄭少府諤

《一統志》：賞溪，在寧國府涇縣西，一名涇溪。源出石埭，支流出太平縣，流至涇縣、南陵、宣城，踰蕪湖，入於江。

我遊東亭不見君，沙上行將白鷺羣。白鷺閑（蕭本作「行」）時散飛去，又如雪點青山雲。

欲往涇溪不辭遠，龍門蹙波虎眼轉。〔一〕杜鵑花開春已闌，〔二〕歸向陵陽釣魚晚。〔三〕

〔一〕《江南通志》：龍門山，在寧國府太平縣西北四十里，林麓幽深，巖壁峭拔，中有石竇若門。產茶及諸藥草。虎眼轉，謂水波旋轉，有光相映，若虎眼之光。劉禹錫詩「汴水東流虎眼文」是也。

〔二〕杜鵑花，一名紅躑躅，一名山石榴，一名映山紅，處處山谷有之。高一二三尺，春時蕊葉齊出，一枝數萼，花色紅麗。二三月中，徧滿山谷，爛然若火，入夏方歇。《韻會》：闌，晚也。

〔三〕《太平寰宇記》：陵陽山，在涇縣西南百三十里，石埭縣北三里。按《輿地志》：陵陽令竇子明於溪側釣魚，一日釣得白龍，子明懼而放之。又數年，釣得一白魚，剖其腹，中乃有書，教子明服餌之術。三年後，白龍來迎子明，遂得上昇。溪環遶山足，今有仙壇，祭醮不絕。

宣城　蕭本作「州」　九日，聞崔四侍御與宇文太守遊敬亭，余時登響山，不同此賞，醉後寄崔侍御二首

《潛確居類書》：響山，在宣城縣當鼇峯之前。兩崖對峙，下瞰響潭，潭上有釣臺。

九日茱萸熟，插鬢傷早白。〔一〕登高望山海，滿目悲古昔。遠訪投沙人，〔二〕因爲逃名客。故交竟誰在，獨有崔亭伯。〔三〕重陽不相知，載酒任所適。手持一枝菊，調笑二千石。日暮岸幘歸，〔四〕傳呼隘阡陌。彤襜雙白鹿，〔五〕賓從何輝赫。夫子在其間，遂成雲霄隔。

良辰與美景，〔六〕兩地方虛擲。晚從南峯歸，蘿月下水壁。〔七〕却登郡樓望，松色寒轉碧。咫尺（一作「望美」）不可親，棄我如遺舄。〔八〕

〔一〕《藝文類聚》：《風土記》曰：茱萸，檓也。九月九日熟，色赤，可採時也。《太平御覽》：《風土記》曰：九月九日，律中無射，而數九，俗尚此日以茱萸氣烈成熟，可折其房以插頭，言辟惡氣，而禦初寒。

〔二〕投沙，用賈誼謫長沙事，以諭崔四侍御，見十卷《贈崔秋浦》註。

〔三〕《後漢書》：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遊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

〔四〕《晉書》：劉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胡三省曰：岸幘，幘微脫額也。

〔五〕《毛詩正義》：以幃障車之旁，如裳，爲容飾。故或謂之幃裳，或謂之童容。其上有蓋，四旁垂而下，謂之幨。章懷太子《後漢書註》：襜，帷也。車上施帷，以屏蔽者。《白帖》：刺史，彤幨、皂蓋、朱幡。謝承《後漢書》：鄭弘爲臨淮太守，行春，有兩白鹿隨車夾轂而行。

〔六〕謝靈運詩序：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幷。

〔七〕盧照鄰《五悲文》：蘿月寡色，風泉罷聲。

〔八〕《古詩》：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

其二

九卿天上落，〔一〕五馬道傍來。〔二〕列戟朱門曉，〔三〕褰帷碧帳（繆本作「嶂」）開。〔四〕登高望

遠海，召客得英才。紫綬（繆本作「絲」，誤）歡情洽，〔五〕黃花逸興催。山從圖上見，溪即（一作「向」）鏡中迴。遙羨重陽作，應過戲馬臺。〔六〕

〔一〕周弘正詩：將軍天上落，童子棄繻來。

〔二〕五馬，太守事，詳見六卷註。

〔三〕《舊唐書》：唐制，三品以上，門皆列棨戟。

〔四〕《後漢書》：賈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及命御者褰之。百僚聞風，自然竦震。

〔五〕唐制，二品、三品，得服紫綬，詳見五卷註。

〔六〕《太平寰宇記》：戲馬臺在彭城縣南三里，項羽所築，戲馬於此。宋武北征至彭城，遣長史王虞等立第舍，於項羽戲馬臺起齋，作閣橋度池。重九日，公引賓佐登此臺，令將佐百僚賦詩以觀志。作者百餘人，獨謝靈運詩最工。云：「季秋邊朔苦，旅雁違霜雪。淒淒陽卉腓，皎皎寒潭潔。良辰感聖心，雲旗興暮節。鳴笳戾朱宮，蘭巵獻時哲。餞宴光有孚，和樂隆所缺」云云。太白詩意，蓋謂崔侍御重陽之作，過於謝公戲馬臺之詩也。

寄崔侍御

宛溪霜夜聽猿愁，〔一〕去國長如（繆本作「爲」）不繫舟。〔二〕獨憐一雁飛南海，却羨雙溪解北

流。高人屢解陳蕃榻，〔三〕過客難登謝脁樓（蕭本作「舟」）。〔四〕此處別離同落葉，明朝分散敬亭秋。

城北。俱見前註。
〔一〕宛溪，在寧國府城東。雙溪，以二水合流而名，環遶寧國府城而北去。敬亭山，在寧國府

〔二〕賈誼《鵩賦》：汜兮若不繫之舟。

〔三〕《後漢書·徐穉傳》：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就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四〕《江南通志》：謝公樓在寧國府城内郡治之後，因山爲基，即謝脁爲宣城太守時之高齋地，一名北樓。唐咸通間刺史獨孤霖改建，易名疊嶂樓。

涇溪南藍山下有落星潭，可以卜築，余泊舟石上，寄何判官昌浩

《江南通志》：涇溪，在寧國府涇縣西南一里，一名賞溪。其源有三，一出石埭縣舒姑泉，一出太平黃山，一出績溪。下有賞溪橋、沙堤。其西爲新河。藍山，在涇縣西五十里，高千仞。李白詩「藍岑聳天壁，突兀如鯨額」，卽此。落星潭，在涇縣西五十里藍山下。晉有陳霸兄弟捕魚於此，見一星落潭中，故名。

藍岑聳（繆本作「竦」）天壁，〔一〕突兀如鯨額。〔二〕奔蹙橫澄潭，勢呑落星石。沙帶秋月明，水搖寒山碧。佳境宜緩棹，清輝能留客。〔三〕恨君阻歡遊，使我自驚惕。所期俱卜築，結茅鍊金液。〔四〕

〔一〕宋之問詩：崖口衆山斷，嶔崟聳天壁。
〔二〕木華《海賦》：橫海之鯨，突杌孤游。李善註：突杌，高貌。
〔三〕謝靈運詩：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
〔四〕鮑照詩：結茅野中宿。鍊金液，詳見十三卷《寄王屋山人孟大融》註。

早過漆林渡寄萬巨

西經大藍山，南來漆林渡。水色倒空青，林烟橫積素。漏流昔呑翕，沓浪競奔注。潭落天上星，〔一〕龍開水中霧。嶢（繆本作「巉」）巖注公柵，〔二〕突兀陳焦墓。〔三〕嶺峭紛上干，〔四〕川明屢迴顧。因思萬夫子，解渴同瓊樹。〔五〕何日覩清光，相歡詠佳句。

〔一〕落星潭，見上首註。
〔二〕胡震亨曰：注公，疑是左公。隋末左難當築城柵拒輔公祏於涇，與大藍山近。
〔三〕《江南通志》：晉陳焦墓，在涇縣五城山左。《三國志》：永安四年，安吳民陳焦，埋之六日更

生，穿土中出。按：安吳，縣名，舊屬宣城郡，隋時併入涇縣。

〔四〕《子虛賦》：交錯糾紛，上干青雲。宋之問詩：放溜覿前溆，連山紛上干。

〔五〕李陵詩：思得瓊樹枝，以解長渴飢。

遊敬亭寄崔侍御 一作《登古城望府中奉寄崔侍御》

我家敬亭下，輒繼謝公作（一作「我登謝公樓，輒繼敬亭作」）。〔一〕相去數百年，風期宛如昨。登高素秋月（一作「高城素秋日」），下望青山郭。俯視鴛鷺羣（一作「府中鴻鷺羣」），飲啄自鳴躍。夫子雖蹭蹬，〔二〕瑤臺雪中鶴。獨立窺浮雲，其心在寥廓。〔三〕時來一顧我，笑飯葵與藿（一作「時來顧我笑，一飯與葵藿」）。〔四〕世路如秋風，相逢盡蕭索。〔五〕腰間玉具劍，〔六〕意許無遺諾（一作「願爲經冬柏，不逐天霜落」。又「玉具劍」繆本作「玉巨劍」）。〔七〕壯士不可輕（一作「疏」），相期在（一作「隨集」）雲閣。〔八〕

〔一〕《元和郡縣志》：敬亭山，在宣州宣城縣北十二里，卽謝朓賦詩之所。朓詩云：「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隱淪既已託，靈異居然棲。上干蔽白日，下屬帶回谿。交藤荒且蔓，樛枝聳復低」云云。

〔二〕《韻會》：蹭蹬，困頓也。

〔三〕《漢書》：焦明已翔於寥廓。顏師古註：寥廓，天上寬廣之處。李善《文選註》：寥廓，高遠也。

〔四〕陸機詩：取笑葵與藿。

〔五〕魏文帝詩：秋風蕭瑟天氣涼。

〔六〕《漢書》：賜以玉具劍。孟康註：標首、鐔、衛，盡用玉爲之。顏師古註：鐔，劍口旁橫出者也。衛，劍鼻也。

〔七〕意許無遺諾，用延陵季子事，已見十二卷註。

〔八〕《十六國春秋》：振纓雲閣，耀價連城。梁元帝《與蕭挹書》：握蘭雲閣，解紱龍樓。雲閣，猶雲臺也。

三山望金陵寄殷淑

《太平寰宇記》：三山，在昇州江寧縣西南五十七里，周回四里。其山孤絕，面東西，絕大江。《輿地志》云：其山積石，濱於大江。有三峰，南北接，故曰三山。舊爲吳津所。謝玄暉《晚登三山還望京邑》詩云：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卽此地也。

三山懷謝脁，水澹(一作「綠水」)望長安。蕪沒河陽縣，秋江正北看。盧龍霜氣冷，〔一〕鳷鵲月光寒。〔二〕耿耿憶瓊樹，〔三〕天涯寄一歡。

〔一〕《太平寰宇記》：盧龍山，在昇州上元縣西北二十里，周迴五里，西臨大江。按舊經，晉元帝初渡江，北地盡爲虜寇所有。以其山連石頭，爲固關塞，以盧龍名焉。《六朝事跡》：盧龍山，圖經云，在城西北十六里，周迴五里，高三十六丈。東有水下注平陸，西臨大江。舊經云，晉元帝初渡江，到此，見嶺山連綿，接石頭城，眞江上之關塞，似北地盧龍，因以爲名。《一統志》：獅子山，在應天府西二十里，與馬鞍山接。晉元帝初渡江，見此山綿連，以擬北地盧龍山，故易名盧龍山。

〔二〕鳷鵲，樓名，詳見八卷《永王東巡歌》註。

〔三〕瓊樹，已見前二首註。

自金陵泝流過白壁山翫月，達天門，寄句容王主簿

《江南通志》：白壁山，在太平府城北三十里。有三峯，中峯最峻。赤壁在其北。《一統志》無白壁山，而有白壁水，蓋字誤也。《太平府志》：白壁山，一名石壁，在郡治北二十五里化洽鄉。濱江三峯，中拔起如壁。有石似龜狀，俗名龜山。傳言上有白玉，采之者衆，遂絕。李白與崔宗之乘舟，月夜自金陵泝流過白壁山玩月。白衣宮錦袍，坐舟中，兩岸觀者如堵，白笑傲自若，旁若無人。今按白詩「秋月照白壁，皓如山陰雪」十字，殆不可方，眞興會所到也。《一統志》：天門山，在太平府城西南三十里。二山夾大江，東曰博望，西曰梁山，對峙如門，亦名蛾眉山，又曰東梁山、西梁山。《唐書·地理志》，江南東道昇州江寧郡有句容縣。唐制，每縣設主簿一人，九品官。京縣則二人，八品官。

滄江泝流歸，〔一〕白壁見秋月。秋月照白壁，皓如山陰雪。〔二〕幽人停宵征，〔三〕賈客忘早發。進帆天門山，迴首牛渚沒。〔四〕川長信風來，日出宿霧歇。〔五〕故人在咫尺，新賞成胡、越。〔六〕寄君青蘭花，惠好庶不絕。

〔一〕《廣韻》：泝，逆流而上也。

〔二〕《世說》：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

〔三〕《詩·國風》：肅肅宵征。

〔四〕《一統志》：牛渚山，在太平府城北二十五里，下有磯，曰牛渚磯，去采石磯近一里。舊爲險要備禦之地，亦名燃犀浦。

〔五〕鮑照詩：洲迴風正悲，江寒霧未歇。陶弘景《答謝中書書》：曉霧將歇，猿鳥亂鳴。

〔六〕胡地在北，越地在南，成胡、越，蓋言其隔遠而不能相見之意。《後漢紀》：形神不接，雖兄弟親戚，可同之於吳、越。

寄上吳王三首

按《唐書》：吳王祇，太宗第三子吳王恪之孫，張掖郡王琨之子，襲封嗣吳王，出爲東平太守。安祿山反，河南陳留、滎陽、靈昌相繼陷，祇募兵拒戰，玄宗壯之。累遷陳留太守，持節河南道節度採訪使，歷太僕、宗正卿。其爲廬江太守無考，蓋史失載也。

淮王愛八公，〔一〕攜手綠雲中。小子忝枝葉，〔二〕亦攀丹桂叢。〔三〕謬以詞賦重，而將枚、馬同。何日背淮水，〔四〕東之觀土風。

〔一〕《神仙傳》：淮南王劉安，好方術之士，於是有八公詣門，皆鬚眉皓白。門吏先密以白王，王使閽人自以意難問之，曰：「我王上欲求延年長生不老之道，今先生年已耆矣，似無駐衰之術。」八公笑曰：「聞王尊禮賢士，故遠致其身，何以年老而逆見嫌耶？王必若見年少則謂之有道，皓首則謂之庸叟，薄吾老，今則少矣。」言未竟，八公皆變爲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髻青絲，色如桃花。門吏大驚，走以白王。王聞之，足不履，跣而迎，登思仙之臺，執弟子之禮，北面叩首，八童子乃復爲老人。後雷被、伍被誣告稱安謀反，天子使宗正持節治之，八公曰：「可以去矣。」即白日升天。八公與安所踏山石皆陷成跡。

〔二〕《左傳》：公族，公室之枝葉也。楊齊賢曰：太白，與聖皇帝九世孫，與唐同出，故云忝枝葉。

〔三〕淮南王《招隱士》：攀援桂枝兮聊淹留。沈約詩：岸側青莎被，巖間丹桂叢。《南方草木狀》：桂有三種，葉如柏葉，皮赤者，爲丹桂。葉似柿葉者，爲菌桂。葉似枇杷葉者，爲牡桂。

〔四〕鄒陽《諫吳王書》：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

其二

坐嘯廬江靜，〔一〕閑聞進玉觴。〔二〕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牀。〔三〕

〔一〕《後漢書》：南陽太守成瑨，委公曹岑晊，郡爲謠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唐廬江郡，卽廬州也，隸淮南道。
〔二〕傅毅《舞賦》：溢金罍而列玉觴。李善註：玉觴，玉爵也。
〔三〕《三國志註》：《魏略》曰：裴潛爲兗州時，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留以挂柱。

其三

英明廬江守，聲譽廣平籍。〔一〕灑掃（繆本作「掃灑」）黃金臺，招邀青雲客。〔二〕客曾與天通，出入淸禁中。〔三〕襄王憐宋玉，願入蘭臺宮。〔四〕

〔一〕謝脁詩：廣平聽方籍。李善註：王隱《晉書》曰：郭奕爲中郎、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缺，宣帝謂奕曰：「賢叔大匠渾垂，稱於平陽，魏郡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邕繼踵此郡，欲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在郡先以德化，善爲條教，百姓愛之。
〔二〕《上谷郡圖經》：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
〔三〕《三輔黃圖》：漢宮中謂之禁中，謂宮中門閤有禁，非侍衛通籍之臣不得妄入。
〔四〕宋玉《風賦》：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

李太白全集卷之十五

錢塘王琦琢崖輯註
王熷葆光王復曾宗武較

古近體詩共三十五首

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補闕范侍御

唐時魯郡，卽兗州也，隸河南道。《元和郡縣志》：堯祠，在兗州瑕丘縣南七里，洙水之右。《通典》：武太后垂拱中，置補闕、拾遺二官，以掌供奉諷諫。自開元以來，尤爲淸選。《唐書·百官志》，門下省有左補闕六人，中書省有右補闕六人，從七品。《酉陽雜俎》：衆言李白惟戲杜考功飯顆山頭之句，成式偶見李白祠亭上宴別杜考功詩，今錄首尾，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共晴空宜。烟歸碧海夕，雁度青天時。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琦按：成式此則，謂杜考功卽子美也。然子美未嘗爲考功，且與太白同遊時，尙爲布衣，未登仕籍，而詩題又微有不同。疑成式所見，另是一本。

我覺秋興逸，誰云秋興悲。〔一〕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空宜。魯酒白玉壺，送行駐金羈。〔二〕歇鞍憩古木，解帶挂橫枝。歌鼓川上亭，曲度神飈吹。〔三〕雲歸碧海夕，雁沒青天時。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一本無「歌鼓川上亭」二句，其下增入「南歌憶郢客，東轉見齊姬。清波忽淡蕩，白雪紛逶迤。一隔范、杜遊，此歡各棄遺」三韻）。

〔一〕潘岳《秋興賦》：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憀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

〔二〕曹植詩：白馬飾金羈。

〔三〕《後漢書》：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章懷太子註：曲度，謂曲之節度也。曹植詩：神飈接丹轂。李周翰註：飈，疾風也。

胡震亨曰：太白慣押「宜」字，如「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空宜」，「月色不可盡，空天交相宜」，又「謔浪偏相宜」，「置酒正相宜」，「春風與醉客，今日乃相宜」。凡五用，而前兩韻尤佳。

別魯頌 繆本題上多一「留」字

誰道太山高，下却魯連節。誰云秦軍衆，摧却魯連舌。〔一〕獨立天地間，清風洒蘭雪。夫子還倜儻，攻文繼前烈。〔二〕錯落石上松，無爲秋霜折。贈言鏤寶刀，〔三〕千歲庶不滅。

〔一〕魯連事，詳見二卷註。

〔二〕《書·武成》：公劉克篤前烈。
〔三〕江淹詩：故人贈寶劍，鏤以瑤華文。庾信詩：山精鏤寶刀。

別中都明府兄

唐時河南道有中都縣，本平陸縣。天寶元年更名，隸兗州魯郡。貞元十四年改隸鄆州東平郡。

吾兄詩酒繼陶君，〔一〕試宰中都天下聞。東樓喜奉連枝會，〔二〕南陌愁（繆本作「還」）爲落葉分。〔三〕城隅（一作「江城」）淥水明秋日，海上青山隔暮雲。取醉不辭留夜月，雁行中斷惜離羣。

〔一〕陶潛爲彭澤令，見前註。
〔二〕蘇武詩：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呂向註：兄弟如木，連枝而同本。
〔三〕蕭綜詩：昔朋舊愛各東西，譬如落葉不更齊。

夢遊天姥音母吟留別一作《別東魯諸公》

《太平寰宇記》：天姥山，在越州剡縣南八十里。《名山志》云：山有楓千餘丈，蕭蕭然。

《後吳錄》云：剡縣有天姥山，傳云：登者聞天姥歌謠之響。謝靈運詩云「暝抵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雲霓，還期那可尋」，卽此也。《一統志》：天姥峯，在台州天台縣西北，與天台山相對。其峯孤峭，下臨嵊縣，仰望如在天表。

海客談瀛洲，〔一〕煙濤微茫（一作「瀰漫」）信難求。越人語（一作「道」）天姥，雲霞明滅或（一作「安」）可覩。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一作「枝」）五岳掩赤城。〔二〕天台四（當作「一」）萬八千丈，〔三〕對此欲（一作「絕」）倒東南傾。〔四〕

〔一〕《十洲記》：瀛洲，在東海中，地方四千里。大抵是對會稽，去西岸七十萬里。上生神芝仙草。又有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之爲玉醴。飲之數升輒醉，令人長生。洲上多仙家，風俗似吳人，山川如中國也。

〔二〕《太平廣記》：章安縣西有赤城山，周三十里。一峰特高，可三百餘丈。《海錄碎事》：顧野王《輿地志》云：赤城山有赤石羅列，長里餘，遙望似赤城。

〔三〕《雲笈七籤》：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洞周圍五百里，名上玉清平之天，卽桐柏王眞人所理，葛仙翁鍊丹得道處。上應台宿，故曰天台。在台州天台縣。

〔四〕《楚辭》：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

我欲因之（一作「冥搜」）夢吳越，一夜飛度鏡湖月。〔一〕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二〕謝公宿處今尚在，淥水蕩漾清猿啼。脚著謝公屐，〔三〕身登青雲梯。〔四〕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五〕千巖萬轉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音庖）龍吟殷巖泉，〔六〕慄深林兮驚層

巔。雲(一作「楓」)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七〕列缺霹靂，〔八〕丘巒崩摧。洞天石扇(一作「扉」)，訇(音薨)然中(一作「而」)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九〕霓爲衣兮風(繆本作「鳳」)爲馬，〔一〇〕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回車，〔一一〕仙之人兮列如麻。〔一二〕忽魂悸(音忌)以魄動，〔一三〕怳驚起而長嗟。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烟霞。

〔一〕薛方山《浙江志》：鑑湖，又曰鏡湖，在會稽縣西南三十里，故南湖也。圖經曰：後漢馬臻爲太守，創立鑑湖，在會稽、山陰二縣界。

〔二〕《元和郡縣志》：剡溪，出越州剡縣西南，北流入上虞縣界，爲上虞江。

〔三〕《南史》：謝靈運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嘗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

〔四〕靈運詩：共登青雲梯。青雲梯，謂山嶺高峻，如上入青雲，故名。

〔五〕《述異記》：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則鳴，天下之雞皆隨之鳴。

〔六〕淮南王《招隱士》：虎豹鬬兮熊羆咆。《廣韻》：咆嘷，熊虎聲。

〔七〕《高唐賦》：水澹澹而盤紆。《說文》：澹，水搖也。

〔八〕揚雄《校獵賦》：霹靂列缺，吐火施鞭。應劭曰：霹靂，雷也。列缺，天隙電光也。《通雅》：列缺，電光也。陽氣從雲決裂而出，故曰列缺。

〔九〕郭璞詩：但見金銀臺。

之車。

〔一〇〕傅玄《吳楚歌》：雲爲車兮風爲馬。

〔一一〕《西京賦》：總會仙倡，戲豹舞羆。白虎鼓瑟，蒼龍吹篪。《太平御覽》：太微天帝登白鸞之車。

〔一二〕上元夫人《步元曲》：忽過紫微垣，眞人列如麻。

〔一三〕《說文》：悸，心動也。

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别君去兮（蕭本作「時」）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一〕須行卽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二〕使我不得開心顏。

〔一〕《楚辭》：騎白鹿而容與。江淹詩：猿嘯青崖間。

〔二〕摧眉，低首也。折腰，曲躬也。陶潛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已見前註。

范德機云：夢吳越以下，夢之源也。以次諸節，夢之波瀾也。其間顯而晦，晦而顯，至失向來之煙霞，夢極而與人接矣。非太白之胸次、筆力，亦不能發此。「枕席」、「烟霞」二句最有力，結語平衍，亦文勢當如此。

留别曹南羣官之江南

我昔釣白龍，放龍溪水傍。〔一〕道成本欲去，揮手凌蒼蒼。時來不關人，〔二〕談笑遊軒皇。

《穀梁傳》：宋公、曹人、邾人盟於曹南。范甯註：曹南，曹之南鄙。唐人謂曹州爲曹南。

獻納少成事，〔三〕歸休辭建章。〔四〕十年罷西笑，〔五〕攬鏡如秋霜。閉劍琉璃匣，〔六〕鍊丹紫翠房。〔七〕身佩豁落圖，〔八〕腰垂虎盤囊。〔九〕仙人借（蕭本作「駕」）綵鳳，志在窮遐荒。〔一〇〕戀子四五人，徘徊未翺翔。東流送白日，驟歌蘭蕙芳。仙宮兩無從，人間久摧藏。〔一一〕范蠡脫（蕭本作「說」）句踐，屈平去懷王。〔一二〕飄飖紫霞心，流浪憶江鄉。〔一三〕愁爲萬里別，復此一銜觴。淮水帝王州，〔一四〕金陵繞丹陽。〔一五〕樓臺照海色，衣馬搖川光。及此北望君，相思淚成行。朝雲落夢渚，瑤草空高唐（蕭本作「堂」，非）。〔一六〕帝子隔洞庭，青楓滿瀟湘。〔一七〕懷歸（蕭本作「君」，非）路綿邈，覽古情淒涼。登岳眺百川，杳然萬恨長。却（蕭本作「知」）戀峨眉去，弄景偶騎羊。〔一八〕

〔一〕陵陽子明於旋溪釣得白龍，解而放之，詳見十二卷註。

〔二〕不關人，猶云不由人也。

〔三〕《兩都賦序》：朝夕論思，日月獻納。

〔四〕《韓詩外傳》：田子爲相，三年歸休。《三輔黃圖》：武帝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

〔五〕桓譚《新論》：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而笑。

〔六〕《西京雜記》：雜厠五色琉璃爲劍匣。

〔七〕《十洲記》：又有墉城，金臺玉樓相映，如流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錦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也。

〔八〕道經，凡欲修行《大洞眞經》三十九章，《雌一玉檢五老寶經》、《元母箚》、《十二上願》，佩神虎金虎符、豁落七元流金火鈴。

〔九〕《神仙傳》：王遠冠遠遊冠，朱衣，虎頭鞶囊五色綬，帶劍。《通典》：按：漢代著鞶囊者，側在腰間，或云旁囊，或云綬囊，然則以此囊盛綬也。或盛或散，各有其時。

〔一〇〕《漢書》：撫寧遐荒。

〔一一〕劉琨詩：抱膝獨摧藏。呂向註：摧藏，憂傷也。

〔一二〕范蠡、屈平，俱見二卷註。脫句踐，謂脫身辭句踐而去也。

〔一三〕《魏書》：神與理宜，形隨流浪。

〔一四〕《太平寰宇記》：淮水發源於華山，在丹陽、姑熟之界。西北流經建康、秣陵二縣之間，縈紆京邑之內，至於石頭入江，綿流三百餘里。《景定建康志》：《祥符江寧圖經》曰：淮水去縣一里，其源從宣州東南溧水縣烏刹橋西入，百五十里。《丹陽記》云：建康有淮，源出華山，入江。《輿地志》云：秦始皇巡會稽，鑿山阜。此淮，卽所鑿也，亦名秦淮。

〔一五〕金陵山，卽鍾山也，在唐之昇州上元縣西北一十八里。丹陽謂潤州，其地卽古時丹陽郡，唐天寶初亦改稱丹陽郡。

〔一六〕朝雲、瑤草、高唐，見一卷註。夢渚卽雲夢之渚也。范雲詩：陽臺霧初解，夢渚水裁淥。

〔一七〕《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浦。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楚辭・湘夫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

〔一八〕《搜神記》：葛由，蜀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旦乘木羊入蜀中，蜀中王侯

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多桃，在峨眉山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得還，皆得仙道。

留別于十一兄逖裴十三遊塞垣

蕭穎士《蓮蕊散序》：友生于逖、張南容在大梁。《唐詩紀事》：于逖，獨孤及、李白皆有詩贈之，蓋天寶間詩人也。

太公渭川水，李斯上蔡門。釣周獵秦安黎元，小魚䲮（音逡，又音詮）兔何足言。〔一〕天張雲卷有時節，吾徒莫嘆羝（音低）觸藩。〔二〕于公白首大梁野，使人悵望何可論。即知朱亥爲壯士，且願束心秋毫裏。秦、趙虎爭血中原，〔三〕當去抱關救公子。裴生覽千古，龍鸞炳天（蕭本作「文」）章。〔四〕悲（一作「高」）吟雨雪動林木，放書輟劍思（一作「悲」）高堂。〔五〕勸爾一杯酒，拂爾裘上霜。爾爲我楚舞，吾爲爾楚歌。〔六〕且探虎穴向沙漠，〔七〕鳴鞭走馬凌黃河。耻作易水別，臨歧淚滂沱。〔八〕

〔一〕太公釣於渭水，李斯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俱見一卷註。《封禪書》：以浸黎元。呂延濟註：黎元，百姓也。《說文》：䲮，狡兔也。

〔二〕《周易》：羝羊觸藩，羸其角。孔穎達《正義》：藩，藩籬也。

〔三〕《史記》：各興軍聚衆，虎爭中原。

歌》。

〔四〕吳質《答魏太子牋》：摛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李善註：鸞龍，鱗羽之有五彩，故以喻焉。

〔五〕《藝文類聚》：《琴操》曰：曾子耕太山之下，天雨雪，凍，旬日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歌》。

〔六〕《史記》：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

〔七〕《三國志》：呂蒙年十五六，竊隨鄧當擊賊。當顧見大驚，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

〔八〕《太平御覽》：《春秋後語》曰：荆軻將行，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二十餘人，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歌，爲濮上聲。士皆流涕。《詩·國風》：涕泗滂沱。

留別王司馬嵩

按《唐書·百官志》，王府官屬及都督、都護、刺史之佐職，皆有司馬。有從四品、正五品、從五品、正六品、從六品之不同，不知嵩爲何官。

魯連賣談笑，豈是顧千金。陶朱雖相越，本有五湖心。余亦南陽子，時爲《梁甫吟》。〔一〕蒼山容偃蹇，〔二〕白日惜頹侵。願一佐明主，功成還舊林。西來何所爲，孤劍託知音。鳥愛碧山遠（一作「鳳集碧梧秀」），魚遊滄海深。呼鷹過上蔡，〔三〕賣畚（音本）向嵩岑。〔四〕他日閑相訪，丘中有素琴。〔五〕

〔一〕魯連談笑而却秦軍，平原君以千金爲壽，魯連辭而去。范蠡乘扁舟以浮於五湖，止於陶，爲陶朱公。諸葛亮躬耕南陽，好爲《梁父吟》。俱見前註。

〔二〕《左傳》：彼皆偃蹇。杜預註：偃蹇，驕傲也。郭璞《客傲》：莊周偃蹇於漆園。

〔三〕李斯臂蒼鷹出上蔡東門，詳見三卷《行路難》註。

〔四〕《十六國春秋》：王猛少貧賤，以鬻畚爲業。嘗貨畚於洛陽，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其人止猛且住樹下，當先啓道君來。須臾猛進，見一老公踞胡牀而坐，鬚髮悉白，侍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曰：「大司馬可進。」猛因進拜，老公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春秋經傳集解》：畚以草索爲之，筥屬。陸雲《登遐頌》：北食中岳，鍊形嵩岑。

〔五〕左思詩：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

還山留別金門知己 一本作《出金門後書懷留別翰林諸公》

好古笑流俗，素聞賢達風。方希佐明主，長揖辭成功。白日在青天，迴光矚（音竹。一作「照」）微躬。恭承鳳凰詔，欻起雲（一作「蘿」）蘿中。清切紫霄迥，優游丹禁通。君王賜顏色，聲價凌烟虹。乘輿擁翠蓋，扈從金城東。寶馬驟絕景，錦衣入新豐。倚巖望松雪，對酒鳴絲桐。方學揚子雲，獻賦甘泉宮。天書美片善，清芳播無窮。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公。一朝去金馬，飄落成飛蓬。賓友（一作「從」）日疏散，玉樽亦（一作「尋」）已空。長才

猶可倚，不愬世上雄。閑來《東武吟》，曲盡情未終。書此謝知己，扁舟（一作「滄波」）尋釣翁。〔一〕

〔一〕此篇即五卷之《東武吟》也，句字互有同異，今仍舊本兩存之，註不重出。

夜別張五

吾多張公子，〔一〕別酌酣高堂。聽歌舞銀燭，〔二〕把酒輕羅霜。橫笛弄秋月，琵琶彈《陌桑》。〔三〕龍泉解錦帶，〔四〕爲爾傾千觴。

〔一〕《漢書》：諸公聞之，皆多袁盎。顏師古註：多，猶重也。

〔二〕梁元帝詩：銀燭含朱火，金爐對寶笙。

〔三〕《宋書》：傅玄《琵琶賦》曰：漢遣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裁箏筑爲馬上之樂，欲從方俗語，故曰琵琶，取其易傳於外國也。《風俗通》曰：以手琵琶，因以爲名。杜摯云：長城之役，絃鼗而鼓之。未詳孰是。《樂府雜錄》：琵琶古曲，有《陌上桑》。

〔四〕《水經注》：晉《太康地理志》曰：西平縣有龍泉水，可以砥礪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矣。是以龍泉之劍爲楚寶也。

魏郡別蘇明（繆本作「少」）府，因北遊

唐時魏郡，卽魏州，屬河北道。

魏都接燕、趙，美女誇芙蓉。〔一〕淇水流碧玉，〔二〕舟車日奔衝。青樓夾兩岸，萬室喧歌鐘。天下稱豪貴，遊此每相逢（一作「天下豪貴遊，此中每相逢」）。洛陽蘇季子，劍戟森詞鋒。六印雖未佩（一作「說秦復過趙」），軒車若飛龍。黃金數百鎰，白璧有幾雙。〔三〕散盡空掉臂，〔四〕高歌賦還（一作「臨」）邛（繆本此下多「合從又連横，其意未可封」二句）。〔五〕落魄（繆本作「拓」）乃如此，〔六〕何（一作「誰」）人不相從。遠別隔兩河，雲山杳千重（一作「雲天滿愁容」）。何時更杯酒，再得論心胸。

〔一〕《西京雜記》：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

〔二〕《尙書正義》：河内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

〔三〕《史記》：蘇秦者，東周洛陽人也。說趙肅侯，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趙王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於是六國從合而幷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幷相六國。喟然嘆曰：「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裴駰註：譙周曰：蘇秦，字季子。

〔四〕魯褒《錢神論》：空手掉臂，何所希望。

〔五〕謝朓詩：還邛歌賦似。《史記》：司馬相如家徒四壁立，與文君俱之臨邛。還邛，蓋用此事也。

〔六〕又《史記》：酈食其家貧落魄，無以爲衣食業。

留別西河劉少府

唐時西河郡，卽汾州，屬河東道。

秋（一作「我」）髮已種種，〔一〕所爲竟無成。閑傾魯壺酒，笑對劉公榮。〔二〕謂我是方朔，人間落歲星。〔三〕白衣千萬乘，何事去天庭。君亦不得意，高歌羨鴻冥。〔四〕世人若醯雞，〔五〕安可識梅生。〔六〕雖爲刀筆吏，〔七〕緬懷在赤城。〔八〕余亦如流萍，隨波樂休明。自有兩少妾，雙騎駿馬行。東山春酒綠，歸隱謝浮名。

〔一〕《左傳》：予髮如此種種，予奚能爲？杜預註：種種，短也。

〔二〕《世說》：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惟公榮可不與飲酒。」

〔三〕《初學記》：《漢武帝內傳》曰：西王母使者至，東方朔死，上以問使者。對曰：「朔是木帝精，爲歲星，下遊人中，以觀天下，非陛下之臣。」

〔四〕《法言》：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

〔五〕《莊子》：其猶醯雞與？郭象註：醯雞者，甕中之蠛蠓。

〔六〕梅生，謂梅福。福常爲南昌尉，故以比劉少府。

〔七〕《史記》：堯年少刀筆吏耳。《正義》曰：古用簡札，書有錯謬，以刀削之，故號曰刀筆吏。《漢書》：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顏師古註：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牘，故吏皆以刀筆自隨也。

〔八〕《洞天福地記》：赤城洞，周圍三百里，名上玉清平之天，在台州唐興縣。詳見七卷註。

潁陽別元丹丘之淮陽

《舊唐書》：載初元年，析河南、伊闕、嵩陽三縣，置武臨縣。開元十五年改爲潁陽，隸河南府。淮陽郡，即陳州也，屬河南道。

吾將元夫子，〔一〕異姓爲天倫。〔二〕本無軒裳契，素以烟霞親。嘗恨迫世網，〔三〕銘意俱未伸。〔四〕松柏雖寒苦，羞逐桃李春。悠悠市朝間，玉顏日緇磷。所共（當作「失」）重山岳，所得輕埃塵。精魄漸蕪穢，衰老相憑因。我有錦囊訣，〔五〕可以持君身。當餐黃金藥，〔六〕去爲紫陽賓。〔七〕萬事難並立，百年猶崇晨。〔八〕別爾東南去，悠悠多悲辛。前志庶不易，遠途期所遵。已矣歸去來，白雲飛天津。〔九〕

〔一〕《韻會》：將，與也。

〔二〕《穀梁傳》：兄弟，天倫也。范甯註：兄先弟後，天之倫次。

〔三〕陸機詩：世網嬰我身。
〔四〕《古詩》：含意倶未伸。
〔五〕《漢武帝內傳》：帝見王母巾器中有一卷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書是仙靈方耶？」
〔六〕《抱朴子》：仙藥之上者丹砂，次則黃金。
〔七〕《周氏冥通記》：第一，紫陽左眞人，治葛衍山，周君。第二，紫陽右眞人，治嶓冢山，王君。
〔八〕崇晨，猶詩所謂崇朝，謂從旦至食時也。
〔九〕天津，橋名，在河南。見二卷註。

留別廣陵諸公 一作《留別邯鄲故人》

唐時廣陵郡，卽揚州也，屬淮南道。

憶昔作少年，結交趙與燕。金羈絡駿馬，〔一〕錦帶横龍泉。〔二〕寸心無疑事，所向非徒然。晚節覺此疏，〔三〕獵精草《太玄》。〔四〕空名束壯士，薄俗棄高賢。中迴聖明顧，揮翰凌雲烟。騎虎不敢下，攀龍忽墮天。還家守淸眞，孤潔勵秋蟬。〔五〕煉丹費火石，採藥窮山川。臥海不關人，〔六〕租稅遼東田。〔七〕乘興忽復起，棹歌（繆本作「我」）溪中船。〔八〕臨醉謝葛彊，山公欲倒鞭。〔九〕狂歌自此別，垂釣滄浪前。

〔一〕曹植詩：白馬飾金羈。

〔二〕龍泉，劍名，已見前註。

〔三〕謝靈運詩：晚節值衆賢。李周翰註：晚節，暮年也。

〔四〕《漢書·揚雄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論衡》：揚子雲作《太玄經》，造於助思，極杳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

〔五〕蟬出自土壤，升於高木之上，吟風飲露，不見其食，故郭璞《蟬贊》：蟲之精潔，可貴惟蟬。潛蛻棄穢，飲露恒鮮。

〔六〕《宋書》：或終身隱處，不關人事。

〔七〕謝朓詩：言税遼東田。李善註：《魏志》曰：管寧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至於遼東。皇甫謐《高士傳》曰：人或牛暴寧田者，寧爲牽牛飼之，其人大慚。

〔八〕《西京賦》：齊棹女，引棹歌。

〔九〕《晉書》：山簡出鎮襄陽，優遊卒歲，惟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游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舉鞭問葛彊：何如并州兒？」彊家在并州，簡愛將也。

廣陵贈別

玉瓶沽美酒，數里送君還。繫馬垂楊下，銜盃大道間。天邊看綠水，海上見青山。興罷各分袂，何須醉別（蕭本作「別醉」）顏。

感時留別從兄徐王延年一作「平」從弟延陵

按《舊唐書》，延年乃高祖第十子徐王元禮之後。元禮子茂，茂子璀，璀之子則延年也。開元二十六年封嗣徐王，除員外洗馬。天寶初，拔汗那王入朝，延年將嫁女與之，爲右相李林甫所奏，貶文安郡別駕、彭城長史。坐贓，貶永嘉司士。至德初，爲餘杭郡司馬，卒。

天籟何參差，噫（音衣）然大塊吹。〔一〕玄元包（繆本作「苞」）橐籥，〔二〕紫氣何逶（音威）迤（音夷。一作「融怡」）。〔三〕七葉運皇化，〔四〕千齡光本支（繆本作「枝」）。〔五〕仙風生指樹，〔六〕大雅歌《螽斯》。〔七〕諸王若鸞虬，〔八〕肅穆列藩維。〔九〕哲兄錫茅土，〔一〇〕聖代羅（繆本作「含」）榮滋。九卿領徐方，〔一一〕七步繼陳思。〔一二〕

〔一〕《莊子》：子綦曰：「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

〔二〕《通典》：乾封元年，追號老君爲太上玄元皇帝。《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三〕《史記索隱》：《列異傳》：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其上有紫氣浮關，老子果乘青牛而過。《說文》：逶迤，邪去貌。

〔四〕唐自高祖至肅宗凡七帝。

〔五〕《詩・大雅》：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毛傳曰：本，本宗也。支，支子也。

〔六〕《神仙傳》：老子之母適至李樹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爲我姓。」

〔七〕《詩·國風》：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鄭箋曰：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妒忌，惟螽斯不爾。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詵詵然衆多。后妃之德如是，則宜然也。《埤雅》：螽斯，蟲之不妒忌，一母百子者也。故《詩》以爲子孫衆多之況。一名舂黍，亦或謂之舂箕。《草木疏》云：蝗類，青色，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曰：似蝗而小，股黑有文。五月中，以股相切，作聲聞數步者是也。江東謂之蚱蜢。朱子集傳：螽斯一生九十九子。《詩紀》：蘇氏曰：螽斯一生八十一子。數雖不同，言其多子則均也。

〔八〕《說文》：虬，龍子無角者。

〔九〕《爾雅》：穆穆肅肅，敬也。《詩·大雅》：价人維藩。毛傳曰：藩，屏也。

〔一〇〕《後漢書》：諸王封者，受茅土，歸以立社稷，禮也。《獨斷》：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受天子之社土，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南方受赤，他如其方色。苴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所封方之色。歸國以立社，故謂之受茅土。

〔一一〕《後漢書·陶謙傳》：是時徐方百姓殷盛，穀食甚豐。胡三省《通鑑註》：古語多謂州爲方，故八州八伯謂之方伯。《書》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詩》曰「徐方不庭」，是也。

〔一二〕《世說》：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爲詩曰：「煑豆持作羹，漉豉以爲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東阿王即曹植也。太和三年徙封東阿王。六年，以陳四縣封爲陳王。思者，其謚也。

伊昔全盛日，雄豪動京師。〔一〕冠劍朝鳳闕，〔二〕樓船侍龍池。〔三〕鼓鐘出朱邸，〔四〕金翠照

丹墀。〔五〕君王一顧盼，選色獻蛾眉。列戟十八年，〔六〕未曾輒遷移。大臣小喑嗚，謫竄天南垂。〔七〕長沙不足舞，〔八〕貝錦且成詩。〔九〕佐郡浙江西，〔一〇〕病閑絕趨（蕭本作「驅」）馳。階軒日苔蘚，鳥雀噪簷帷。時乘平（蕭本作「小」）肩輿，〔一一〕出入畏人知。北宅聊偃憩，〔一二〕歡愉恤惸（音窮）嫠（音離）。羞言梁苑地，烜赫耀旌旗。〔一三〕

〔一〕《後漢書·竇融傳》：賞賜恩寵，傾動京師。

〔二〕《史記》：建章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索隱》曰：《三輔黃圖》云：武帝營建章，起鳳闕，高二十五丈。《三輔故事》云：北有圜闕，高二十五丈，上有銅鳳凰，故曰鳳闕也。

〔三〕《唐六典》註：興慶宮，卽今上潛龍舊宅也。初上居此第，其里名協聖諱。所居宅之東，有舊井，忽湧爲小池。周袤纔數尺，常有雲氣，或見黃龍出其中。至景龍中，潛復出水，其沼浸廣，時卽連合爲一。未半歲而里中人悉移居，遂鴻洞爲龍池焉。

〔四〕《演繁露》：後世諸侯王及達官所居之屋，皆飾以朱，故曰朱門，又曰朱邸。

〔五〕《西京賦》：青瑣丹墀。李善註：《漢官典職》曰：以丹漆地，故曰丹墀。呂向註：丹墀，堦也。以丹漆塗之。《太平御覽》：天子赤泥殿，下曰丹墀。

〔六〕唐制，嗣王、郡王，皆列棨戟於門。李涪《刊誤》：凡戟，天子二十四，諸侯十。《通典》：天寶六年四月，敕改儀制令，嗣王、郡王門十六戟。

〔七〕《後漢書》：郡處南垂，不閑典訓。潘岳《西征賦》：歷敝邑之南垂。劉良註：南垂，南界也。《廣韻》：垂，疆也。

〔八〕《漢書》：長沙定王發，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

〔九〕《詩·小雅》：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大臣小喑嗚，謫竄天南垂」，言其爲李林甫所奏而遭貶謫也。彭城在南方，故曰「天南垂」。「長沙不足舞」，謂爲長史不足展其才也。「貝錦且成詩」，謂又以贓而貶永嘉也。

〔一〇〕司馬爲郡守之輔佐，故曰佐郡。餘杭郡，卽杭州也。其地在浙江之西。

〔一一〕《世說》：謝中郎嘗著白綸巾，肩輿徑至揚州。

〔一二〕《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北宅舊有田園之美，乃盛脩理之。

〔一三〕《漢書》：梁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蹕，擬於天子。

兄弟八九人，吳、秦各分離。大賢達機兆，〔一〕豈獨慮安危。小子謝麟閣，〔二〕雁行忝肩隨。〔三〕令弟字延陵，鳳毛出天姿。〔四〕清英神仙骨，芬馥（音伏）茝（音止）蘭蕤。〔五〕夢得春草句，將非惠連誰。〔六〕深心紫河車，〔七〕與我特相宜。金膏猶罔象，〔八〕玉液尙磷緇。〔九〕伏枕寄賓館，宛同淸漳湄。〔一〇〕藥物多見饋，珍羞亦兼之。誰道溟渤深，〔一一〕猶言淺恩慈。

〔一〕歐陽建詩：古人達機兆，策馬遊近關。

〔二〕《三輔黃圖》：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秘書，處賢才。

〔三〕《禮記》：兄之齒雁行。又曰：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四〕《世說》：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北齊書》：北平王貞，武成第五子也。沉審寬恕。帝常曰：「此兒得我鳳毛。」

〔五〕《廣韻》：茝，香草。《字林》云：蘼蕪別名。《說文》：蘤，草木花垂貌。

〔六〕謝靈運夢見其弟惠連，遂得「池塘生春草」之句，大以爲工。詳見十一卷註。

〔七〕紫河車，丹藥也。詳見二卷註。

〔八〕《穆天子傳》：天子之寶，玉果璿珠，燭銀黃金之膏。郭璞註：金膏亦猶玉膏，皆其精汋也。張衡《思玄賦》：沛以罔象。李善註：罔象，卽彷像也。

〔九〕《楚辭》：吮玉液兮止渴。王逸註：玉液，瓊蕊之精氣。

〔一〇〕劉楨詩：予嬰沉痼疾，竄身清漳濱。

〔一一〕溟，渤海也。見七卷註。

鳴蟬遊子意，促織念歸期。〔一〕驕陽何火赫，〔二〕海水爍龍龜。百川盡凋枯，舟檝（音接，與楫同）閣中逵。〔三〕策馬搖（繆本作「採」）涼月，〔四〕通宵出郊圻（音畿。繆本作「岐」）。〔五〕泣別目眷眷，〔六〕傷心步遲遲。〔七〕願言保明德，王室佇清夷。〔八〕摻（所斬切，衫上聲）袂何所道，〔九〕援毫投此辭。

〔一〕《爾雅翼》：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一名蛬，一名蜻蛚，一名促織。以夏生，秋初鳴，其聲如急織，故幽州謂之促織。其時正織之候，故以戒婦功。《春秋說題辭》曰：趣織爲言趣織也。織

興事遽，故趣織鳴，女作兼。又里語曰：趣織鳴，嬾婦驚。詩意言鳴蟬促織之候，已動遊子之意，而念歸期矣。因天旱水涸，舟楫沮閣，故策馬於涼月之下，乘夜而留别也。

〔二〕《春秋考異郵》：旱之爲言悍也。陽驕蹇所致也。《説文》：赫，火赤貌。

〔三〕《詩·國風》：施於中逵。毛萇傳：逵，九逵之道也。

〔四〕謝朓詩：停琴佇涼月，滅燭聽歸鴻。

〔五〕謝靈運詩：旅館眺郊歧。

〔六〕《楚辭·九嘆》：志蛩蛩而懷顧兮，魂眷眷而獨逝。王逸註：眷眷，顧貌。《詩》曰：眷眷懷顧。

〔七〕《詩·國風》：行道遲遲。

〔八〕傅咸詩：王度日清夷。劉良註：夷，平也。

〔九〕《詩·國風》：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毛傳曰：摻，擥也。袪，袂也。鄭箋曰：欲擥持其袂而留之。

别儲邕之剡音閃中

唐時江南東道有剡縣，隸越州會稽郡。

借問剡中道，東南指越鄉。舟從廣陵去，水入會稽長。竹色溪下緑，荷花鏡裏香。辭君向天姥，〔一〕拂石臥秋霜。

〔一〕《太平御覽》：《郡國志》曰：天姥山與括蒼山相連，石壁上有刊字，科斗形，高不可識。春

月，樵者聞簫鼓笳吹之聲聒耳。元嘉中，遣名畫寫狀於團扇，卽此山也。施宿《會稽志》：天姥山在新昌縣東南五十里，東接天台華頂峰，西北聯沃洲山。上有楓千餘丈。《道藏經》云：沃洲天姥，福地也。

留別金陵諸公

海水昔飛動，〔一〕三龍紛戰爭。〔二〕鍾山危波瀾，〔三〕傾側駭奔鯨。〔四〕黃旗一掃蕩，割壤開吳京。六代更霸王，遺跡見都城（一作「遺都見空城」）。〔五〕至今秦淮間，〔六〕禮樂秀羣英。地扇鄒、魯學，〔七〕詩騰顏、謝名。〔八〕五月金陵西，祖余白下亭。〔九〕欲尋廬峯頂，先繞漢水行。香爐紫烟滅，〔一〇〕瀑布落太清。〔一一〕若攀星辰去，揮手緬含情。〔一二〕

〔一〕《劇秦美新》：海水羣飛。李善註：海水喻萬民，羣飛言亂。

〔二〕三龍，蜀、吳、魏也。

〔三〕《太平寰宇記》：蔣山，在昇州上元縣東北十五里，周迴六十里，面南顧東。東連青龍、雁門等山，西臨青溪絕山，南面有鍾浦水流下入秦淮，北連雉亭山。按《輿地志》云：蔣山古曰金陵山，縣之名因此而立。漢輿地圖名鍾山，吳大帝時有蔣子文，發神驗於此，封子文爲蔣侯，改曰蔣山。

〔四〕謝朓詩：奔鯨自此曝。

〔五〕顏延年詩：襟衞徙吳京。吳京，金陵也，以吳人所都，故曰吳京。《景定建康志》：古都城。

按《宮苑記》：吳大帝所築，周迴二十里一十九步，在淮水北五里。晉元帝過江，不改其舊，宋、齊、梁、陳皆都之。《輿地志》曰：晉琅邪王渡江，鎮建業，因吳舊都，修而居之。宋、齊而下，宮室有因有革，而都城不改，東南利便。書曰：孫權雖據石頭，以扼江險，然其都邑，則在建業，歷代所謂都城也。東晉、宋、齊、梁因之，雖時有改築，而其經畫，皆吳之舊。

〔六〕《初學記》：孫盛《晉陽秋》曰：秦始皇東遊，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於是始皇於方山掘流，西入江，亦曰淮，今在潤州江寧縣，土俗號曰秦淮。《太平寰宇記》：《丹陽記》云：始皇鑿金陵方山，其斷處爲瀆，卽今淮水。經城中，入大江，是曰秦淮。

〔七〕《史記》：鄒、魯濱邾、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漢書》：鄒、魯守經學。

〔八〕《宋書》：顏延之與謝靈運俱以詞采齊名，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也，江左稱顏、謝焉。所著並傳於世。

〔九〕鄭玄《儀禮註》：將行而飲酒曰祖。蕭士贇曰：圖經：白下亭，在上元縣西北。

〔一〇〕廬峰，卽廬山也。《江西通志》：廬山，在南康府治北二十里，九江府城南二十五里。脈接衡陽，由武功來，古南障山也。高三千三百六十丈，或云七千三百六十丈。凡有七重，周迴五百里。山無主峰，橫潰四出，嶢嶢嵺嵺，各爲尊高，不相拱揖，異於武當、太岳諸名山。出風降雨，抱異懷靈，道書稱爲第八洞天。香爐峰，在開先文殊寺後，其形圓聳如爐。山南山北皆見峰上常出雲氣，有似香烟，故名。

〔一一〕《太平寰宇記》：廬山瀑布在山東，亦名白水。源出高峰，挂流三百許丈，遠望如匹布，故名瀑布。

〔一二〕劉琨詩：揮手長相謝。

口號

口號，卽口占也。詳九卷註。

食出野田美，酒臨遠水傾。東流若未盡，應見別離情。

金陵酒肆留別

風吹（一作「白門」）柳花滿（一作「酒」）店香，吳姬壓酒喚（許本作「使」，一本作「勸」）客嘗。〔一〕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請君試問（繆本作「問取」）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

〔一〕《漁隱叢話》：《詩眼》云：好句須要好字，如李太白詩「吳姬壓酒喚客嘗」，見新酒初熟，江南風物之美，工在壓字。

金陵白下亭留別

楊齊賢曰：白下亭，在今建康東門外。

驛亭三楊樹，正當白下門。吳烟暝長條，漢水齧古根。向來送行處，迴首阻笑言。別後

若見之，爲余一攀翻。

別東林寺僧

《一統志》：東林寺，在廬山，晉僧慧遠與同門慧永居西林。學徒日衆，別居林之東，謝靈運爲鑿池種蓮。

東林送客處，月出白猿啼。笑別廬山遠，何煩過虎谿。〔一〕

〔一〕楊齊賢曰：廬山在江州南三十里，東林、西林二寺在山之南五里許，小嶺可到，兩寺相鄰，規制廣袤若一大縣。水石深怪，古跡無窮。東林是遠法師所居，三門内有小渠，名虎谿，遠師送客，未嘗過谿。西林是永法師所居，規制稍不及東林。《蓮社高賢傳》：遠法師居東林，其處流泉匝寺，下入於谿，每送客過此，輒有虎號鳴，因名虎谿。後送客未嘗過，獨陶淵明、陸靜修至，語道契合，不覺過溪，因相與大笑，世傳爲三笑圖。

竄夜郎，於烏江留別宗十六璟

唐淮南道有烏江縣，隸和州歷陽郡。按：《潯陽記》載九江之名，一曰烏白江，三曰烏江。張須元《緣江圖》載九江之名，四曰烏土江，六曰白烏江。《太平寰宇記》引《潯陽記》云：九江在潯陽，去州五里，名曰烏江，是大禹所疏。知此詩所謂烏江者，指潯陽江耳，非和

州之烏江縣也。胡震亨曰：舊註以太白娶許相圉師女，謂詩題别宗十六爲誤。今按詩中「斬鰲翼媧皇」、「三入鳳凰池」，是言相武后，又是入相三次者。而圉師爲高宗相，又只入相一次，與此不合，此正是宗楚客耳，安得謂贈别其後人爲誤哉？白凡四娶，始娶許，終娶宗，皆相門女，見魏顥《白集序》中。舊註失考，往往如是。

君家全盛日，台鼎何陸離。〔一〕斬鰲翼媧（音戈）皇，鍊石補天維。〔二〕一迴日月顧，三入鳳凰池。〔三〕失勢青門傍，種瓜復幾時。〔四〕猶會衆（繆本作「舊」）賓客，三千光路歧。皇恩雪憤懣（莫本切，門上聲），松柏含榮滋。我非東牀人，〔五〕令姊忝齊眉。〔六〕浪跡未出世，空名動京師。適遭雲羅解，〔七〕翻謫（一作「遣」）夜郎悲。拙妻莫邪劍，〔八〕及此二龍隨。慙君湍波苦，千里遠從之。白帝曉猿斷，〔九〕黄牛過客遲。〔一〇〕遥瞻明月峽，〔一一〕西去益相思。

〔一〕《晉書》：三台六星，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漢書》：鼎三足，三公象。《初學記》：《環濟要畧》曰：三公者，象鼎三足，共承其上也。《後漢書》：位登台鼎。《楚辭》：長余佩之陸離。許慎云：陸離，美好貌。

〔二〕《淮南子》：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兼載。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鰲足以立四極。高誘註：三皇時天不足西北，故補之。師説如此。鰲，大龜。天廢頓，以鰲足柱之。《楚辭》曰「鰲戴山抃，何以安之」是也。宋玉《大言賦》：壯士憤兮絶天維。

〔三〕《晉書》：荀勗守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惘惘悵悵。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

〔四〕《三輔黃圖》：廣陵人邵平，爲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種瓜青門外。

〔五〕《世說》：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壻。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佳，聞來覓壻，咸自矜持。惟有一郎，在東牀上坦腹臥，如不聞。」郗公曰：「此正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

〔六〕《後漢書》：梁鴻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

〔七〕江淹詩：曠哉宇宙惠，雲羅更四陳。

〔八〕《吳越春秋》：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爲劍。闔閭使作二枚，一曰干將，一曰莫耶。莫耶，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淪流。於是干將不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爲劍聞於王，使子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至今後世卽山作冶，麻絰葌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爍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於爐中。使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龜文，陰作漫理。

〔九〕《一統志》：白帝山，在四川夔州府城東五里峽中，視之孤特甚峭。北緣馬嶺，接赤甲山。公孫述據蜀，殿前井中常有白龍出，因稱白帝，山亦以名。

〔一〇〕《水經》：江水又東徑黃牛山。酈道元注：下有灘，名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石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既人跡所絕，莫得究焉。此巖既高，加以江湍紆迴，雖途徑信宿，猶望見此物，故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水路迂深，迴望如一矣。《太平寰宇記》：

黃牛山在南鄭縣西南五十里，山有石，黃色，遠望如牛，故曰黃牛山。山下有黃牛川。《十道記》云：黃牛川有再熟之稻，土人重之。

〔二〕《太平御覽》：李膺《益州記》曰：明月峽，在巴縣東，峽前南岸，壁高四十丈。其壁有圓孔，形如滿月，因以爲名。楊齊賢曰：白帝城隸夔州，黃牛峽隸峽州，明月峽隸渝州。

琦按《唐書》宗楚客本傳及《宰相表》，楚客，字叔敖，蒲州人，武后從姊子。長六尺八寸，明皙美鬚髯，進士及第，累遷戶部侍郎。坐贓流嶺外，歲餘得還。神功元年六月，由尚方少監，檢校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聖曆元年正月，罷爲文昌左丞，爲武懿宗所劾，貶播州司馬。稍爲豫州長史，遷少府少監，岐、陝二州刺史。長安四年三月，復以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七月坐事貶原州都督。神龍初，爲太僕卿。武三思引爲兵部尚書。景龍元年九月，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后、安樂公主親賴之，尋遷中書令。韋氏敗，與誅。傳又言其冒於權利，外附韋氏，內蓄逆謀，故卒以敗。其行跡若此，乃太白有「斬鰲翼媧皇，鍊石補天維」之褒；誅後亦未聞放罪之辭，贈葬之典，乃太白有「皇恩雪憤懣，松柏含榮滋」之美。在詩人固多溢頌之辭，又爲親者諱，不得不然。若深敍情親，少序家世，更爲得體矣。

留別龔處士

龔子棲閑地，都無人世喧。柳深陶令宅，〔一〕竹暗辟彊園。〔二〕我去黃牛峽，遙愁白帝猿。〔三〕贈君卷施草，心斷竟何言。〔四〕

〔一〕陶淵明宅邊有五柳樹，嘗爲彭澤令，詳見前註。

〔二〕《世說》：王子猷自會稽經吳門，聞顧辟彊有名園。劉孝標註：《顧氏譜》曰：辟彊，吳郡人，歷郡功曹，平北參軍。范成大《吳郡志》：辟彊園，自東晉以來傳之。池館林泉之勝，號吳中第一。辟彊姓顧氏，晉、唐人題咏甚多。陸羽詩云：「辟彊舊林園，怪石紛相向。」陸龜蒙云：「吳之辟彊園，在昔勝概敵。」皮日休云：「更葺園中景，應爲顧辟彊。」本朝張伯玉云：「于公門館辟彊園，放蕩襟懷水石間。」今莫知遺跡所在。考龜蒙之詩，則在唐爲任晦園亭，今任園亦不可考矣。《唐詩紀事》：吳門有辟彊園。按陸龜蒙詩「吳之辟彊園，在昔勝概敵，前聞富修竹，後說紛怪石」，張南史詩「深竹閑園暗辟彊」，蓋其地饒修竹，多怪石，往往見於題咏。

〔三〕黃牛、白帝，已見前首註。

〔四〕《爾雅》：卷施草，拔心不死。邢昺疏：卷施草，一名宿莽，拔其心亦不死也。案《離騷》云：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中洲之宿莽。王逸云：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之曰宿莽。

贈別鄭判官

竄逐勿復哀，慚君問寒灰。浮雲本無（繆本作「無本」）意，吹落章華臺。〔一〕遠別淚空盡，長愁心已摧。二（蕭本作「三」）年吟澤畔，顦顇幾時迴？〔二〕

〔一〕《通典》：春秋時，楚章華臺，在復州監利城內。《方輿勝覽》：江陵府有章華臺，杜預云：在今南郡華容城中。華容即今監利。

〔二〕《楚辭·卜居》云：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漁父》云：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顦顇，形容枯槁。

黄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楊齊賢曰：黄鶴樓以黄鶴山而名，在鄂州。《通典》：廣陵郡，今之揚州。

故人西辭黄鶴樓，烟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一作「映」）碧山（蕭本作「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一〕

〔一〕陸放翁《入蜀記》：太白登黄鶴樓送孟浩然詩云「征帆遠映碧山盡，唯見長江天際流」，蓋帆檣映遠山尤可觀，非江行久不能知也。

將遊衡岳，過漢陽雙松亭，留别族弟浮屠談皓

《通鑑地理通釋》：衡岳，在潭州衡山縣西三十里，衡州衡陽縣北七十里。有五峰，曰紫蓋、天柱、芙蓉、石廪、祝融。《一統志》：雙松亭，在湖廣漢陽府秋興亭東。《册府元龜》：浮屠正號曰佛陀，其聲相近，皆西方言。華言譯之，則謂淨覺。

秦欺趙氏璧，却入邯鄲宫。〔一〕本是楚家玉，還來荆山中。〔二〕符彩照（蕭本作「丹彩瀉」）滄

溟，清（繆本作「精」）輝凌白虹。〔三〕青蠅一相點，〔四〕流落此時同。卓絕道門秀，〔五〕談玄乃支公。〔六〕延蘿結幽居，〔七〕剪竹繞芳叢。〔八〕涼花拂戶牖，天籟（一作「樂」）鳴虛空。〔九〕憶我初來時，蒲萄開景風。〔一〇〕今茲大火落，〔一一〕秋葉黃梧桐。水色夢沅（音元，又音阮）湘，長沙去何窮。〔一二〕寄書訪衡嶠（音轎），但與南飛鴻。〔一三〕

〔一〕《史記》：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遣藺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沖冠。謂秦王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召有司按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秦王遂許齋五日。相如乃使其從者衣褐懷璧，從徑道亡歸趙。秦王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歡。」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

〔二〕楚人卞和得玉璞於荆山，兩獻楚王，兩刖其足。見四卷註。

〔三〕《禮記》：氣如白虹，天也。孔穎達《正義》云：白虹，謂天之白氣，言玉之白氣似天白氣也。

〔四〕陳子昂詩：青蠅一相點，白璧遂成冤。《埤雅》：青蠅糞尤能敗物，雖玉尤不免，所謂蠅糞點玉是也。

〔五〕《三國志》：管寧德行卓絕，海內無偶。

〔六〕《太平廣記》：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內林慮人。年二十五出家，每至講肆，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爲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喜之，曰：「此乃古人之相馬也。略其玄黄，而取其駿逸。」於時殷浩、王羲之等並一代名流，皆著塵外之狎。

〔七〕鮑照詩：延蘿倚峰壁。

〔八〕吳均詩：剪竹製山扉。

〔九〕《莊子》：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天籟乃虛空之際，自然音響。

〔一〇〕《易緯通卦驗》：夏至景風至。

〔一一〕大火：心星也。落：猶下也。心星於夏月昏時，當南方之位，入秋則下而西流矣。

〔一二〕《漢書》：窺九疑，浮沅湘。顏師古註：沅水出牂牁，湘水出零陵，二水皆入江。《一統志》：湘江至沅州與沅水合，曰沅湘。古長沙郡，秦始皇置，在古荆州之域。唐時之長沙、巴陵、衡陽、零陵、江華、桂陽、邵陽、連山八郡，皆其地也。衡山及沅、湘二水俱在境中。

〔一三〕蕭琛詩：相思將安寄，悵望南飛鴻。

留別賈舍人至二首

賈至，見十一卷註。

大梁白雲起，飄颻來南洲。徘徊蒼梧野，〔一〕十見羅浮秋。〔二〕鼇抃（蕭本作「挾」）山海傾，〔三〕四溟揚洪流。〔四〕意欲託孤鳳（世本作「鴈」，誤），從之摩天遊。〔五〕鳳苦道路難，翱翔

還崑丘。〔六〕不肯銜我去，哀鳴慙不留（繆本作「周」）。遠客謝主人，明珠難暗投。〔七〕拂拭倚天劍，〔八〕西登岳陽樓。〔九〕長嘯萬里風，掃清胸中憂。誰念劉越石，化爲繞指柔。〔一〇〕

〔一〕《歸藏·啓筮》：有白雲出自蒼梧，入於大梁。《山海經》：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淵，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郭璞註：山在零陵營道縣南，其山九谿，皆相似，故云九疑。古者總名其地爲蒼梧也。蓋古所稱蒼梧之野，其地甚廣，凡九疑山前後數百里，粵西、湖南之地，兼跨而有之。若漢之所置蒼梧郡，視古之蒼梧野爲狹。唐之所置蒼梧郡，視漢之蒼梧郡則又狹。皆祇在粵西一隅，而長沙、零陵非其所統矣。或者據《史記·本紀》，舜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因崩、葬各紀其地，疑蒼梧、九疑不在一處者，非也。舜葬於蒼梧之野，蓋《檀弓》先已記之矣。

〔二〕《名山志》：羅浮山在廣東增城、博羅二縣之境，本二山也。在西者爲羅山，在東者爲浮山。二山合體，故總稱羅浮。舊記曰：山高三千六百丈，周圍二百七十七里。舊說浮山從會稽來，傅於羅山，故又稱博羅。今羅浮山上獨有東方草木。或云浮山乃蓬萊之一島，堯時洪水浮至，依羅山而止焉。二山斷處，有石磴相聯接，狀如橋梁，號曰鐵橋。奇禽靈卉，不可勝紀。

〔三〕《楚辭》：鼇戴山抃。王逸註：鼇，大龜也。擊手曰抃。《列仙傳》曰：有巨靈之鼇，背負蓬萊之山，而抃滄海之中。《爾雅翼》：《天問》曰：鼇戴山抃，何以安之？抃者，兩手相擊也。言鼇以首戴山，儻用前兩手相擊，則山上之仙聖何以安乎？張衡《思玄賦》：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呂延濟註：言巨鼇負蓬萊山，雖抃擊而不傾側。太白引此，蓋以喻祿山之亂也。

〔四〕張協詩：雨足洒四溟。李善註：四溟，四海也。

〔五〕王粲詩：鸛鵠摩天遊。

〔六〕邢昺《爾雅疏》：《崑崙山記》云：崑崙山，一名崑丘。

〔七〕《史記》：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王褒詩：白璧求善價，明珠難暗投。

〔八〕宋玉《大言賦》：長劍耿耿倚天外。

〔九〕《岳陽風土記》：岳陽樓，城西門樓也。下瞰洞庭，景物寬闊。唐開元四年中書令張說除守此州，每與才士登樓賦詩，自爾名著。

〔一〇〕劉越石詩：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呂延濟註：百鍊之鐵堅剛，而今可繞指，自喻今破敗而至柔弱也。

琦按：賈之謫在岳陽，去羅浮甚遠，而太白行跡亦未嘗至廣、惠間，何云「徘徊蒼梧野，十見羅浮秋」耶？又太白旅寓岳州，約計只一二年。而賈之謫在至德中，召還故官在寶應初，約計首尾亦不至十年之久。所云「十見」，更指何人耶？恐是他人之作，而誤入集中者，否則筆字之訛歟？

其二

秋風吹胡霜，凋此簷下芳。折芳怨歲晚，離別悽以傷。謬攀青瑣賢，〔一〕延我於此堂。君爲長沙客，我獨之夜郎。勸此一杯酒，豈唯道路長。割珠兩分贈，〔二〕寸心貴（蕭本作「久」）不忘。何必兒女仁，〔三〕相看淚成行。

〔一〕劉昭《後漢書註》：《宮閣簿》：青瑣門，在南宮。衛瓘註《吳都賦》曰：青瑣，戶邊青鏤也。一

曰：天子門內有楣格再重，裏青畫曰瑣。章懷太子《後漢書註》：青瑣，謂刻爲瑣文，而以青飾之也。《西京賦》：青瑣丹墀。呂向註：青瑣，窗也，以青飾之。《吳都賦》：靑瑣丹楹。劉淵林註：瑣，戶內邊，以青畫爲瑣文。呂延濟註：青瑣，門窗欒刻爲瑣文，染以青色。

〔二〕割珠事無考。

〔三〕曹植詩：無乃兒女仁。

渡荊門送別

《通典》：荊門山，後漢岑彭破田戎於此。公孫述又遣將任滿拒吳漢作浮橋處。在今峽州宜都縣西北五十里。《水經》云：江水東楚荊門、虎牙之間。荊門山在南，上合下開若門。虎牙山在北，石壁危江，間有白文類牙，故以爲名。荊門、虎牙二山，卽楚之西塞。

渡遠荊門外，〔一〕來從楚國遊。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月下飛天鏡，雲生結海樓。〔二〕仍憐（許本作「連」）故鄉水，萬里送行舟。

〔一〕楊齊賢曰：荊門軍有山名荊門，蜀之諸山至此不復見矣。

〔二〕《史記》：海旁蜃氣象樓臺。《國史補》：海上居人時見飛樓，如締搆之狀，甚壯麗。丁龍友曰：胡元瑞謂「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此太白壯語也。子美詩「星隨平野闊，月湧大江流」二語，骨力過之。予謂李是晝景，杜是夜景。李是行舟暫視，杜是停舟細觀，未可概論。

聞李太尉大舉秦兵百萬出征東南，懦夫請纓，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還，留別金陵崔侍御十九韻

《通鑑》：上元二年五月，以李光弼爲河南副元帥、太尉兼侍中，都統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荆南、江南西、浙江東西八道行營節度，出鎮臨淮。《漢書》：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後漢書》：班超曰：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

秦出天下兵，蹴踏燕、趙傾。黃河飲馬竭，赤羽連天明。〔一〕太尉杖旄鉞，〔二〕雲騎（繆本作「旗」）繞彭城。〔三〕三軍受號令，千里肅雷霆。〔四〕函谷絕飛鳥，〔五〕武關擁連營。〔六〕意在斬巨鼇，何論鱠長鯨（一作「鯢與鯨」）。恨無左車畧，〔七〕多愧魯連生。〔八〕拂劍照嚴霜，彫戈鬘（當作「縵」）胡纓。〔九〕願雪會稽恥，〔一〇〕將期報恩榮。半道謝病還，無因（一作「由」）東南征。亞夫未見顧，劇孟阻先行。〔一一〕天奪壯士心，長吁別吳京。〔一二〕金陵遇太守，倒屣欣（一作「相」）逢迎。〔一三〕羣公咸祖餞，〔一四〕四座羅朝英。初發臨滄觀，〔一五〕醉栖征虜亭。〔一六〕舊國見秋月，長江流寒聲。帝車（一作「居」，誤）信迴轉，〔一七〕河漢復縱（繆本作「縱復」）橫。〔一八〕孤鳳向西海，飛鴻辭北溟。因之出寥廓，〔一九〕揮手謝公卿。

〔一〕《家語》：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
〔二〕《史記》：師尙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
〔三〕謝靈運詩：雲騎亂漢南。呂向註：雲騎，言多如雲也。唐之彭城郡，卽徐州也，隸河南道。
〔四〕《舊唐書》：李光弼拜太尉，充河南、淮南、山南東道、荆南等副元帥，侍中如故，出鎭臨淮。史朝義乘邙山之勝，寇申、光等十三州。自領精騎圍李岑於宋州。將士皆懼，請南保揚州。光弼徑赴徐州以鎭之，遣田神功擊敗之。浙東賊首袁晁攻剽郡縣，浙東大亂，光弼分兵除討，尅定江左，人心乃安。光弼未至河南也，田神功平劉展後，逗遛於揚府。尙衡、殷仲卿相攻於兗、鄆，來瑱旅距於襄陽，朝廷患之。及光弼輕騎至徐州，史朝義退走，神功遽歸河南，尙衡、殷仲卿、來瑱皆懼其威名，相繼赴闕。又云：光弼御軍嚴肅，天下服其威名。每申號令，諸將不敢仰視。
〔五〕《元和郡縣志》：函谷故城在陝州靈寶縣南十里，秦函關城，漢弘農縣也。《西征記》曰：函谷關城，路在谷中，深險如函，故以爲名。其中劣通行路，東西四十里，絕岸壁立，巖上柏林，陰映谷中，殆不見日。關去長安四百里，日入則閉，雞鳴則開，秦法也。東自殽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號曰天險，所謂秦得百二也。
〔六〕《史記集解》：應劭曰：武關，秦南關，通南陽。文穎曰：武關在析西百七十里，弘農界。《太平寰宇記》：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南九十里，春秋時少習也。《左氏傳》曰：將通於少習以聽命。註：少習，商縣武關是也。《三國志》：樹柵連營七百餘里。
〔七〕《史記》：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不至十日，而兩將

之頭可致於戲下。」成安君不聽。韓信引兵出井陘口，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

〔八〕魯連事，見二卷註。

〔九〕《國語》：穆公橫雕戈出見使者。韋昭註：雕，鏤也。戈，戟也。《莊子·說劍篇》：垂冠縵胡之纓。司馬彪曰：縵胡之纓，謂粗纓無文理也。

〔一〇〕會稽恥，見十卷註。

〔一一〕亞夫、劇孟事，見三卷註。

〔一二〕楊齊賢曰：吳京，建康也。

〔一三〕《十六國春秋》：宋繇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停寢政事，引談經籍。

〔一四〕《漢書》：丞相爲祖道。顏師古註：祖者，送行之祭，因宴飲焉。《左傳》：鄭六卿餞宣子於郊。杜預註：餞，送行飲酒也。

〔一五〕《太平寰宇記》：臨滄觀，在勞勞山上，有亭七間，名曰新亭。吳所築，宋改爲臨滄觀。周顗與王導等當春日登之會宴，顗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卽此處也。謂之勞勞亭，古送別之所。胡三省曰：臨滄觀，在江寧縣南十五里。

〔一六〕《世說註》：《丹陽記》曰：征虜亭，太安中，征虜將軍謝石立此亭，因以爲名。胡三省《通鑑註》：征虜亭，在方山南。自玄武湖頭大路北出至征虜亭。

〔一七〕《史記》：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置四方。《晉書》：斗爲帝車，取乎運動之義也。

〔一八〕魏文帝詩：天漢迴西流，三五正縱橫。

〔一九〕《漢書》：焦明已翔於寥廓。顏師古註：寥廓，天上寬廣之處。

別韋少府

西出蒼龍門，〔一〕南登白鹿原。〔二〕欲尋商（一作「南」）山皓，〔三〕猶戀漢皇恩。水國遠行邁，仙經深討論。洗心句溪（蕭本作「向秋」）月，〔四〕清耳敬亭猿。〔五〕築室在人境，閉關無世諠。〔六〕多君枉高駕，〔七〕贈我以微言。〔八〕交乃意氣合，道因風雅存。別離有相思，瑤瑟與金樽。〔九〕

〔一〕《史記集解》：《關中記》曰：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吳均詩：已蔽蒼龍門。

〔二〕《元和郡縣志》：白鹿原，在京兆府萬年縣東二十里，亦謂之霸上。漢文帝葬其上，謂之霸陵。王仲宣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卽此也。《太平寰宇記》：白鹿原，在藍田縣西六里。按《三秦記》云：周平王東遷之後，有白鹿遊此原，是以得名。《長安志》：白鹿原，在萬年縣東南二十里。自藍田縣界，至滻水川，盡東西一十五里。南接終南，北至灞川，盡南北一十里，亦謂之灞上。《雍錄》：白鹿原者，自南山分支而下，行乎藍田縣，以及漢城之東。古志云：原接南山，西北入萬年界，抵滻水。其東西可十五里，南北可二十里也。

〔三〕商山四皓，見四卷註。

〔四〕《江南通志》：句溪在寧國府城東五里，溪流迴曲，形如句字。源出籠叢、天目諸山，東北流二百餘里，合衆流入江。李白詩「洗心句溪月」，蓋謂其淸也。

〔五〕《隋書》：宣城郡宣城縣有敬亭山。
〔六〕陶潛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七〕章懷太子《後漢書註》：多，重也。
〔八〕《漢書》：仲尼沒而微言絕。
〔九〕江淹詩：瑤瑟詎能開。

南陵別兒童入京 一作《古意》

白酒新（一作「初」）熟山中歸，〔一〕黃雞啄黍秋正肥。〔二〕呼童烹雞酌白酒，兒女嬉（繆本作「歌」）笑牽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爭光輝。遊說萬乘苦不早，著鞭跨馬涉遠道。會稽愚婦輕買臣，〔三〕余亦辭家西（一作「方」）入秦。仰天大笑出門去，〔四〕我輩豈是蓬蒿人。

〔一〕陶潛詩：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
〔二〕《詩・小雅》：無啄我黍。
〔三〕《漢書》：朱買臣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擔相隨。數止買臣毋歌謳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卽聽去。

〔四〕《史記》：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

別山僧

何處名僧到水西，乘舟（一作「杯」）弄月宿涇溪。〔一〕平明別我上山去，手攜金策踏雲梯。〔二〕騰身轉覺三天近，舉足迴看萬嶺低。謔浪肯居支遁下，〔三〕風流還與遠公齊。〔四〕此度別離何日見，相思一夜暝猿啼。

〔一〕《江南通志》：水西山，在寧國府涇縣西五里，林壑邃密，下臨涇溪。舊建寶勝、崇慶、白雲三寺，浮屠對峙，樓閣參差，碧水浮烟，咫尺萬狀。晉葛洪、劉遺民，唐李白、杜牧之皆常遊憩於此。寶勝寺卽水西寺，白雲寺卽水西首寺，崇慶寺卽天宮水西寺也。涇溪，在涇縣西南一里，下流至蕪湖入江。

〔二〕孫綽《天台山賦》：振金策之鈴鈴。李善註：金策，錫杖也。雲梯，謂山中磴道，梯之而上，如入雲中，故曰雲梯。

〔三〕《法苑珠林》：沙門支遁，字道林，陳留人也。神宇雋發，爲老、釋風流之宗。

〔四〕《神僧傳》：釋慧遠，本姓賈氏，雁門樓煩人也。少爲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老、莊。性度弘偉，風鑒朗拔，雖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後聞沙門釋道安講《波若經》，豁然而悟，投簪落髮，委命受業。既入乎道，厲然不羣。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爲己任。

《唐詩品彙》云：七言排律，唐人不多見，如太白《別山僧》、高適《宿田家》等作，雖聯對精密，而律調未純，終是古詩體段。

贈別王山人歸布山

王子析道論，微言破秋毫。〔一〕還歸布山隱，興入天雲高。爾去安可遲，瑤草恐衰歇。我心亦懷歸，〔二〕屢夢松上月（許本作「衣」）。傲然遂獨往，長嘯開巖扉。林壑久已蕪，石道生薔薇。願言弄笙鶴，歲晚來相依。

〔一〕《三國志註》：《管輅別傳》曰：何尚書神明精微，言皆巧妙，巧妙之至，殆破秋毫。孫綽《太尉庾亮碑》：微言散於秋毫，玄風暢乎德音。

〔二〕《詩·小雅》：豈不懷歸。

江夏別宋之悌

楚水清若空，〔一〕遙將碧海通。人分千里外，興在一杯中。谷鳥吟晴日，江猿嘯晚風。平生不下淚，於此泣無窮。

〔一〕劉楨詩：烟峰晦如畫，寒水清若空。陸放翁《入蜀記》：自鸚鵡洲以南爲漢水，水色澄澈可鑑。太白云「楚水清若空」，蓋言此也。

李太白全集卷之十六

錢塘王琦琢崖輯註
趙樹元石堂較

古近體詩共二十一首

南陽送客

斗酒勿爲(一作「與」)薄,〔一〕寸心貴不忘。坐惜故人去,〔二〕偏令遊子傷。離顔怨芳草,春思結垂楊。揮手再三別,〔三〕臨歧空斷腸。

〔一〕《古詩》: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
〔二〕謝朓詩:坐惜紅妝變。
〔三〕劉鑠詩:揮手從此辭。張銑註:揮手,舉手。辭,別也。

送張舍人之江東

張翰江東去，正值秋風時。〔一〕天清（一作「晴」）一雁遠，海闊孤帆遲。白日行欲暮，滄波杳難期（一作「白日行已晚，欲暮杳難期」）。吳洲如（一作「好」）見月，千里幸相思。〔二〕

〔一〕《晉書》：「張翰爲大司馬東曹掾，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

〔二〕楊素詩：千里悲無駕，一見杳難期。顏延年詩：振楫發吳洲。謝莊《月賦》：隔千里兮共明月。

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

《唐詩紀事》：魏萬，後名顥。上元初登第，始見李白於廣陵。白曰：「爾後必著大名於天下，無忘老夫與明月奴。」因盡出其文，命顥集之。詳見三十一卷魏顥序中。

王屋山人魏萬，云自嵩、宋沿吳相訪（繆本作「逡」），數千里不遇。乘興遊台、越，經永嘉，觀謝公石門。後於廣陵相見。美其（蕭本作「而」）愛文好古，浪跡方外，因述其行而贈是詩。（一作「見王屋山人魏萬，云自嵩歷兗，遊梁入吳，計程三千里，相訪不遇。因下江東尋諸

名山，往復百越。後於廣陵一面，遂乘興共過金陵。此公愛奇好古，獨往物表，因述其行李，遂有此作」)。

仙人東方生，浩蕩弄雲海。沛然乘天遊，獨往失所在(一作「東方不辭家，獨訪紫泥海。時人少相逢，往往失所在」)。〔一〕魏侯繼大名，〔二〕本家聊、攝城。〔三〕卷舒入元化(一作「雜仙隱」)，跡與古賢幷。十三弄文史，揮筆如振綺。辯折田巴生，心齊魯連子。〔四〕西涉清洛源，〔五〕頗驚人世喧。採秀臥王屋，因窺洞天門。〔六〕(以上美萬之愛文好古，而隱居王屋之事。)

〔一〕《漢武內傳》：東方朔一旦乘龍飛去，同時衆人見從西北上冉冉，仰望良久，大霧覆之，不知所適。

〔二〕《左傳》：晉侯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

〔三〕又《左傳》：聊、攝以東，姑、尤以西。杜預註：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路史》：聊、攝，故博平是。今聊城東北三十里，有故攝城，或以聊、攝爲一城，誤。《一統志》：聊城在東昌府城西北十五里，攝城在博平縣西南二十里。

〔四〕《太平御覽》《魯連子》曰：齊之辯士田巴，辯於徂丘，議於稷下。毁五帝，罪三王，訾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連，謂徐劫曰：「臣願得當田子，使之不敢復談。」徐劫言之田巴曰：「走弟子年十二耳，然千里駒也。願得侍議於前可乎？」田巴曰：「可。」於是魯連往見曰：「臣聞堂上之糞不除，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何者？急者不救，緩者非務。今

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之衆在聊城而不去，國亡在旦暮，先生將奈何？」田巴曰：「無可奈何。」魯連曰：「危不能爲安，亡不能爲存，則無貴學士矣。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却聊城之衆，所貴談說者爲若此也。若不能者，如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聲，而人皆惡之，願先生勿復談也。」田巴曰：「謹受教。」明日，見徐劫曰：「先生之駒，乃飛兎、騕褭也，豈特千里哉。」於是杜口易業，終身不復談。

〔五〕潘岳《藉田賦》：清洛濁渠，引流激水。《史記正義》：《括地志》云：洛水出商州洛南縣西冢嶺山，東北流入河。

〔六〕《楚辭》：采三秀兮山間。王逸註：三秀，謂芝草也。《元和郡縣志》：王屋山，在河南府王屋縣北十五里，周圍一百三十里，高三十里。《尚書·禹貢》「底柱、析城，至於王屋」是也。《太平寰宇記》：王屋山，在澤州陽城縣南五十里。《仙經》云：王屋山有仙宮洞天，廣三千步，號小有清虛洞天。山高八千丈，廣數百里。太行、析山爲佐命，中條、古鍾爲輔翼。三十六洞，小有爲羣洞之尊。四十九山，王屋爲衆山之最。實不死之靈鄉，眞人之洞境也。《名山洞天福地記》：王屋洞，周圍一萬里，名小有清虛之天，在東都。

朅來遊嵩峰，〔一〕羽客何雙雙。朝攜月光子，〔二〕暮宿玉女窗。〔三〕鬼谷上窈窕，〔四〕龍潭下奔潨（音叢）。〔五〕東浮汴河水，〔六〕訪我三千里。逸興滿吳雲，飄颻浙江汜。〔七〕揮手杭、越間，〔八〕樟（蕭本作「章」）亭望潮還。〔九〕濤卷海門石，〔一〇〕雲（繆本作「雪」）橫天際山。白馬走素車，雷奔駭心顏。〔一一〕（以上敍其自嵩、宋沿吳相訪之事。）

〔一〕《大人賦》：回車朅來兮絕道不周。《通雅》：朅來，猶何來也。《元和郡縣志》：嵩高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八里，亦名方外山。東曰太室，西曰少室，嵩高其總名，卽中岳也。山高二十里，周圍一百三十里。

〔二〕《藝文類聚》：《仙經》云：嵩高山東南大巖下石孔，方圓一丈，西方北入五六里，有大室，高三十餘丈，周圍三百步，自然明燭，相見如日月無異。中有十六仙人。云月光童子常在天台，時亦往來此中，人非有道，不得望見。

〔三〕《五色線》：圖經云：嵩山有玉女窗，漢武帝於窗中見玉女。謝絳《游嵩山書》云：進窺玉女窗，搗衣石。石誠異，窗則亡。是玉女窗在宋時已無之矣。

〔四〕《元和郡縣志》：鬼谷，在河南府告成縣北五里，卽六國時鬼谷先生所居也。《一統志》：鬼谷，在河南府登封縣北五里。《史記》：蘇秦，洛陽人，師事於齊，而習於鬼谷。卽此。《史記集解》：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

〔五〕尉遲汾《狀嵩高靈勝》詩自註：九龍潭在寺側，崇崖對聳，壁立千仞，九曲分蓄，緘黑不測。《一統志》：龍潭，在登封縣東二十五里，嵩頂之東。九潭相接，其深莫測。《登封縣志》：九龍潭，在太室東巖，山巔有水流下，激衝成潭，盈坎而出，復作一潭，共有九潭，遞相灌輸，水色洞黑，其深無際。崖嶨險峻，波濤怒激，登臨者至此，輒凜然生畏焉。有石記戒人游龍潭者，勿語笑以黷龍神，神怒則有雷恐。毛萇《詩傳》：潨，水會也。《說文》：小水入大水曰潨。

〔六〕《玉海》：汴河，蓋古莨蕩渠也。首受黃河水，隋開浚以通江、淮漕運，兼引汴水，亦曰通濟渠。《一統志》：汴河源出滎陽縣大周山，合東、溹、須、鄭四水，東南至中牟縣北入於黃河。

〔七〕聶心湯《錢塘縣志》：錢塘江，在縣之東南，本名浙江。虞喜云：潮水投浙江，下折而曲。一

云江有反濤，水勢折歸，故云浙江。盧肇曰：浙者，折也。蓋取其潮出海屈折而倒流也。一名折河。《山海經》云：禹治水至於折河。又名曲江。枚乘《七發》曰：觀濤於廣陵之曲江。今名錢塘江。其源發黟縣，曲折而東，以入於海。潮水晝夜再上，奔騰衝擊，聲撼地軸。陸機詩：願假歸鴻翼，翻飛浙江汜。

〔八〕揮手，以手指畫也。杭謂杭州餘杭郡，古時爲越國西境。越謂越州會稽郡，古時爲越國都城。二郡中隔浙江，江之北爲杭州，江之南爲越州。

〔九〕《咸淳臨安志》：樟亭驛，晏公《輿地志》云在錢唐縣舊治之南五里，今爲浙江亭。

〔一〇〕《西溪叢語》：浙江夾岸有山，南曰龕，北曰赭，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爲濤。

〔一一〕枚乘《七發》：觀濤於廣陵之曲江。其始起也，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溰溰，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凌赤岸，篲扶桑，橫奔似雷行。

遙聞會稽美，一弄（一作「且度」）耶溪水。〔一〕萬壑與千巖，峥嶸鏡湖裏。〔二〕秀色不可名，清輝滿江城。人遊月邊去，舟在空中行。此中久延佇，〔三〕入剡尋王、許。〔四〕笑讀曹娥碑，沉吟黃絹語。〔五〕天台連四明，〔六〕日入向國清。五峯轉月色，百里行松聲。靈溪恣（蕭本作「咨」）沿越，華頂殊超忽。〔七〕石梁橫青天，側足履半月。〔八〕（以上敍其乘興遊台、越之事。）

〔一〕《太平寰宇記》：若耶溪，在越州會稽縣東南二十八里。

〔二〕《世說》：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施宿《會稽志》：鏡湖，在會稽縣東二里，故南湖也。一名長湖，又名大湖。《通典》云：東

漢永和五年，太守馬臻始築塘立湖，周三百一十里，溉田九千餘頃，人獲其利。王逸少有云：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鏡湖之得名以此。《輿地志》云：山陰南湖，縈帶郊郭，白水翠巖，互相映發，若鏡若圖。

〔三〕延佇，遷延企望之意。《楚辭》：延佇乎吾將返。

〔四〕《元和郡縣志》：剡縣，西北去越州一百八十五里。《晉書》：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王羲之同好。

〔五〕《太平寰宇記》：曹娥碑，地志云餘姚有孝女曹娥，父泝濤而死，娥年十四，號痛入水，因抱父屍出而死。縣令度尙，使門生邯鄲子禮爲碑文。後蔡邕過，讀碑，乃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齏臼」。此碑今在上虞縣水濱。《世說》：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八字，魏武謂修曰：「解否？」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齏臼，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修同。

〔六〕《太平寰宇記》：天台山，在台州西一百一十里。《臨海記》云：天台山，超然秀出，山有八重，視之如一，凡高一萬八千丈，周圍八百里。又有飛泉，懸流十仞似布。《登眞隱訣》註云：此山在桐柏山後，四明山東南三百里。《啓蒙記》註云：天台山去天不遠，路經油溪水，深險清泠。前有石橋，路徑不盈尺，長數十丈，下臨絕冥之澗。惟忘其身，然後能躋。躋者梯巖壁，援蘿葛之莖，度得平路，見天台山蔚然綺秀，列雙嶺於青霄上，有瓊樓、玉闕、天堂、碧林、醴泉，仙物畢具也。晉隱士白道猷得過之，獲醴泉、紫芝、靈藥。今石橋名相山。又道書所謂玉堂，天台山，其山八重，視之如一，中有金庭不死之鄉。許邁《與王逸少書》云：自山陰至臨海，多有金庭、玉堂、仙人、芝草也。四明山，在越州

餘姚縣西南一百里。《會稽記》云：縣南有四明山，高峰軼雲，連岫蔽日。孫綽《天台賦》序云：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寧波府志》：四明山發自天台，屹峙於郡治之坤隅。上有二百八十峰，綿亘明、越、台三州之境，爲三十六洞天之一。

〔七〕《九域志》：景德寺，舊名國清寺。隋煬帝在藩日，爲智顗禪師所建。唐會昌五年廢，大中五年再建，柳公權書額。時以齊州靈巖、荆州玉泉、潤州棲霞、台州國清爲四絶。《天台山志》：國清寺在天台縣北十里，舊名天台寺。昔智者大師初入天台，遊歷山水，宿石橋。有一老僧謂之曰：「仁者若欲造寺，山下有皇太子寺基，捨以仰給。」智者曰：「正如今日草舍尚難，當於何時能辦此寺？」老僧曰：「今非其時，三國成一，大勢力人能起此寺。寺若成，國卽清，當呼爲國清寺。」後將滅時，復標杙山下。又畫殿堂爲圖，以作樣式。後晉王命司馬王弘，依圖造寺，高敞秀麗，方之釋宮，呼爲國清寺。五峰在國清寺側，其峰有五：正北曰八桂，東北曰靈禽，東南曰祥雲，西南曰靈芝，西北曰映霞。前有雙澗合流，南注大溪。鑿字巖在縣北三里，巖上有萬松徑三字。相傳昔時由巖至國清寺，大松成列，今無矣。靈溪在縣北十五里福聖觀前。今縣東三十里亦有靈溪，蓋其名適類也。孫綽賦云：「過靈溪而一濯，疏煩想於心胸。」華頂峰在縣東北六十里，乃天台第八重最高處，高一萬八千丈，周圍一百里。少晴多晦，夏有積雪，中有黄金洞，石色光明，登降魔塔東望滄海，瀰漫無際，號望海尖，可觀日之出没，下瞰衆山如龍虎蟠踞，旗鼓布列之狀。草木薰郁，殆非人世。天台九峰，崒嵂猶如蓮花，此爲華心之頂，故名華頂。鮑照詩：明澗子沿越，飛蘿予縈牵。王屮《頭陀寺碑文》：東望平皐，千里超忽。呂向註：超忽，遠貌。

〔八〕「側足」者，言石橋險狹，僅可側足而行。「半月」喻石橋灣環之狀。

眷（一作「忽」）然思永嘉，〔一〕不憚海路賒。挂席歷海嶠，〔二〕迴瞻赤城霞。〔三〕赤城漸微沒，孤嶼（音序）前嶢兀。〔四〕水續萬古流，亭空千霜月。縉雲川谷難，〔五〕石門最可觀。瀑布挂北斗，莫窮此水端。噴壁灑素雪，空濛生晝寒。〔六〕却思（繆本作「尋」）惡溪去，寧懼惡溪惡。咆哮七十灘，水石相噴薄。〔七〕路創李北海，〔八〕巖開謝康樂（一作「嶺路始北海，巖詩題康樂」。楊升庵引此詩作「遠尋惡溪去，不憚惡溪惡。途傳李北海，灘聞謝康樂」。以「巖」字爲誤）。〔九〕松風和猿聲，搜索連洞壑。〔一〇〕徑出（一作「岸接」）梅花橋，雙溪納歸潮。〔一一〕落帆金華岸，赤松若可招。〔一二〕沈約八咏樓，〔一三〕城西孤岧嶤。岧嶤四荒外，曠望羣川會。雲卷天地（繆本作「池」）開，〔一四〕波連浙西大。〔一五〕亂流新安口，北指嚴光瀨。釣臺碧雲中，〔一六〕邈與蒼嶺（繆本作「梧」）對。〔一七〕（以上敍其自台州泛海至永嘉，徧遊縉雲、金華諸名勝之事。）

〔一〕唐之永嘉郡，卽溫州也，隸江南東道。

〔二〕謝靈運詩：挂席拾海月。

〔三〕《太平寰宇記》：赤城山，在天台縣北六里。孔靈符《會稽記》云：赤城山土色皆赤，狀似雲霞。《登眞隱訣》云：此山下有洞，在三十六小洞天數。其山是赤城，丹洞周迴三百里，名上玉清平天也。孫綽《天台賦》云：赤城霞起以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又《述異記》云：赤城山一峰特高，可三百丈，丹壁爍日。

〔四〕《一統志》：孤嶼山，在溫州府城北，有東西二峰，峰上各有塔。薛方山《浙江通志》：永嘉縣

北曰孤嶼山，在永寧江中，東西兩峰相峙。

〔五〕唐之縉雲郡，卽處州也，隸江南東道。《太平寰宇記》：處州縉雲縣有縉雲山。《名山記》云：孤石干雲，高可三百丈，黄帝煉丹於此。《郡國志》云：縉雲有瀑布，日照如晴虹，風吹如細雨，卽此山。

〔六〕《方輿勝覽》：石門洞，在處州青田縣西七十五里，兩峰壁立，高數十丈，相對如門，因名。有瀑布直瀉至天壁，凡三百尺，自天壁飛洒至下潭，凡四百尺，有亭曰噴雪。道書載青田山元鶴洞天卽此。薛方山《浙江通志》：處州青田縣有石門山，在石蓋山之西十里，兩峰對峙如門，中有洞曰石門洞。道書所謂元鶴洞天，乃三十六洞天之第三十也。西南高谷有瀑布，泉自上潭奔流至天壁三十餘丈，自天壁至下潭四十餘丈。舊在榛莽間，至劉宋時，永嘉守謝靈運性好遊覽，始覓此洞。《說文》：濛，微雨也。

〔七〕《元和郡縣志》：處州麗水縣有麗水，本名惡溪，以其湍流岨嶮，九十里間五十九瀨，名爲大惡。開皇中改爲麗水，皇朝因之以爲縣名。《太平寰宇記》：惡溪出處州麗水縣東北大麓山，西南二百一十五里至括州城下。謝靈運《與從弟惠連書》云：出惡溪至大江，水清如鏡。《輿地志》云：惡溪道間九十里，而有五十九瀨。兩岸連雲，高巖壁立。諸書皆云五十九灘，而此云七十灘，所未詳也。

〔八〕太白自註：李公邕昔爲括州，開此嶺路。《唐書·李邕傳》：開元二十三年，起爲括州刺史，後歷淄、滑二州刺史。上計京師，出爲汲郡北海太守，時稱李北海。

〔九〕又太白自註：惡谿有謝康樂題詩處。《方輿勝覽》：謝公巖，在好溪上，亦名康樂巖。《一統志》：謝公巖在縉雲縣南十里，一名康樂巖，謝靈運遊宴之地。

〔一〇〕王褒《洞簫賦》：玄猿悲嘯，搜索乎其間。李善註：搜索，往來貌。

〔一一〕梅花橋今無考，當在梅花溪之上。薛方山《浙江通志》：金華縣東石碕巖，高十餘丈，俯瞰大溪，巖下有洞曰梅花洞，又名梅花溪。雙溪在金華縣南，一曰東港，一曰南港。東港之源出東陽之大盆山，過義烏合衆流西行入縣境，又合杭慈溪、白溪、東溪、西溪、坦溪、玉泉溪、赤松溪之水，經馬鋪嶺、石碕巖下，與南港會。南港之源出縉雲之黄碧山，過永康、武義入縣境，又合松溪、梅溪之水，經屏山西北行，與東港會於城下，故曰雙溪，又名瀔溪。西行受白沙溪、桐溪、盤溪之水，入於蘭溪，會衢水北折於桐江，同新安之水東流於浙江，放於海。

〔一二〕《元和郡縣志》：金華山，在婺州金華縣北二十里，赤松子得道處。《太平寰宇記》：金華縣有赤松澗，赤松子游金華山，以火自燒而化，故山上有赤松之祠。澗自山而出，故曰赤松澗。薛方山《浙江通志》：金華縣北有赤松山。相傳黄初平叱石成羊處，初平號赤松，故山以是名，後人爲之立祠，名赤松宫。

〔一三〕《一統志》：八咏樓，在金華府治西南隅，舊名玄暢樓，南齊太守沈約建，有「登臺望秋月」、「會圃臨春風」、「秋至愍衰草」、「寒來悲落桐」、「夕行聞夜鶴」、「晨征聽曉鴻」、「解珮去朝市」、「被褐守山東」（《八詠》詩）。《金華府志》：南齊隆昌元年，沈約以吏部郎出爲東陽太守，題八詩於玄暢樓，後人更爲八咏樓云。《方輿勝覽》：八咏樓，在婺州子城西，卽沈隱侯玄暢樓。至道間，郡守馮伉更今名。琦按：自太白詩外，崔顥有《題沈隱侯八詠樓》詩及嚴維「明月雙溪水，清風八咏樓」之句。八咏之名，蓋不始於宋矣。

〔一四〕《莊子》：南溟者，天池也。

〔一五〕《唐六典》註：浙江水有三源：一出歙州，一出衢州，一出婺州。歷睦、杭、越三州界，入海。

〔一六〕薛方山《浙江通志》：新安江，一名清溪，出徽州，自歙經淳安縣界至嚴州府城南，合婺港

東入浙江。富春山，在嚴州桐廬縣西三十五里，一名嚴陵山，清麗奇絕，號錦峰繡嶺。前臨大江，乃漢嚴子陵釣處也，人稱爲嚴陵瀨。有東西二釣臺，各高數百丈。《西征記》云：自桐君而西，羣山蜿蜒，如兩蛇對走於平野之上，三江之水並流於其間，驚波間馳，秀壁雙峙，上有嚴子陵釣臺，孤峰特操，聳立千仞。奔走名利、汨沒塵埃者，一過其下，清風襲人，毛髮竪立，使人有遺世獨立之意。又西曰七里灘。《太平寰宇記》：嚴子陵釣臺在桐廬縣南大江側，壇下連七里瀨。按《東觀漢記》云：光武與子陵有舊，及登位忘之。陵隱於孤亭山，垂釣爲業。時主天文者奏，每日出常有客星同流。帝曰：「嚴子陵耳。」訪得之，陵不受封。今郡有臺并壇，亦謂嚴陵瀨。《一統志》：釣臺，在嚴州府城東五十里。東西二臺，各高數百丈，漢嚴子陵垂釣處。《避暑錄話》：嚴陵灘東西二釣臺，各在山巔，與灘不相及，突然石出峰外，略如臺，上平可坐數十人，因以名耳。

〔一七〕薛方山《浙江通志》：蒼嶺，在台州仙居縣西北九十里，高五千丈，周迴八十里，界於縉雲。重岡複徑，隨勢高下，其險峭峻絕，爲東浙之最，行者病焉。又云：處州縉雲縣有括蒼山，一名蒼嶺。圖經載十六洞天，括蒼爲第十，名成德隱眞洞天。周三百里，東跨仙居，南控臨海。《吳錄》云：括蒼山，登之俯視雷雨。高一萬六千丈。棠溪、赤溪、管溪三水分流，環遶其下。

稍稍來吳都，〔一〕徘徊上姑蘇。〔二〕烟綿橫九疑，〔三〕漭蕩（一作「蕩漭」。繆本作「漭蕩」）見五湖。〔四〕目極心更遠，悲歌但長吁。迴橈（音饒）楚江濱，〔五〕揮策揚子津。〔六〕身著日本裘，〔七〕昂藏出風塵。〔八〕五月造我語，〔九〕知非佁（繆本作「儓」）儗（佁儗，音熾義。儓儗，音貸礙）人。〔一〇〕相逢樂無限，水石日在眼。徒干五諸侯，不致百金產。吾友揚子雲，〔一一〕絃歌

播清芬。〔二〕雖爲江寧宰，好與山公羣。〔三〕乘興但一行，且知我愛君。（以上敍其自姑蘇至廣陵相見之事。）

〔一〕劉淵林《三都賦註》：吳都者，蘇州是也。《通典》：蘇州，春秋吳國之都也。自闔閭後，並都於此。

〔二〕《藝文類聚》：《吳地記》曰：吳王闔閭十一年，起臺於姑蘇山，因山爲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春夏遊焉。後夫差復高而飾之。越伐吳，遂見焚。太史公云：余登姑蘇望五湖，五湖去此臺二十餘里。《吳地記》：姑蘇臺，在吳縣西南三十五里，闔閭造，經營九年始成。其臺高三百丈，望見三百里外，作九曲路以登之。宋范至能曰：與客登蘇臺，山頂正平，有坳堂蘚石可列坐，相傳爲吳故宮閑臺、別館。其前湖光接松陵，獨見孤塔之尖，少北點墨一螺爲崑山。其後西山競秀，攢青叢碧，與洞庭、林屋相賓，大約目力踰百里，具登高臨遠之勝。

〔三〕琦按：登姑蘇以望五湖，自是實景。若九疑遠在湖廣南垂，相去數千里，豈目力所能及？或者是設爲想像之辭耳。否則是其所望見之山，其時亦冒九疑之名者，因指而入咏，亦未可定。陸羽《慧山寺記》曰：慧山，古華山也。顧歡《吳地記》云：在吳城西北一百里，其山有九隴，俗謂之九隴山，或云九龍山，或曰鬬龍山。九龍者，言山隴之形若蒼虬縹螭合沓然。鬬龍者，相傳隋大業末，山上有龍鬬六十日，因名此山。當太湖之西北隅，縈竦四十餘里，惟中峰有叢篁灌木，餘盡古石嵌崒而已。凡烟嵐所集，發於蘿薜，今石山橫亘，濃翠可掬。周柱史伯陽謂之神山，豈虛言哉。九疑或是指此耳。

〔四〕《江南通志》：五湖，在吳郡西南三十餘里。《禹貢》謂之震澤，《周禮》謂之具區，左氏謂之

笠澤，《史記》謂之五湖，今之太湖也。其大三萬六千頃，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延袤五百餘里。湖中有七十二山，跨蘇、湖、常三州。北有百瀆，納建康、常、潤數郡之水，南有諸漊，納宣、歙、臨安、苕、霅諸溪之水。東南亘浸，無大於此。

〔五〕《廣韻》：橈，楫也。《韻會》：櫂之短者，吳越人呼爲橈。

〔六〕《江南通志》：揚子津，在揚州府城南十五里，一名揚子渡。唐高宗永淳間揚子縣也。舊時建康有四津，橫江爲建康之西津，揚子爲建康之東津。

〔七〕太白自註：裘則朝卿所贈，日本布爲之。朝卿事詳見後二十五卷註。《史記正義》：倭國，武皇后改曰日本國，在百濟國隔海，依島而居，凡百餘小國。《太平寰宇記》：倭又名日本，自云國在日邊，因以爲稱，蓋惡舊名也。

〔八〕陸機《周孝侯碑》：昂藏僚寀之上。

〔九〕五月雖紀時節，亦是暗用披裘公事耳。

〔一〇〕《廣韻》：佁儗，不前也。儓儗，痴貌。《韻會》：佁儗，固滯貌。田汝成曰：言人進退不果曰佁儗。

〔一一〕揚子雲謂楊利物，太白有《江寧宰楊利物畫贊》，卽是此人。

〔一二〕陸機《文賦》：誦先人之清芬。

〔一三〕《世說》：山季倫爲荆州，時出酣暢，人爲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䍠。舉手問葛彊：何如幷州兒？」

君來幾何時？仙臺應有期。〔一〕東窗綠玉樹，定長三五枝。至（一作「如」）今天壇人，當笑

爾歸遲。我苦惜遠別，茫然使心悲。黃河若不斷，白首長相思(以上敍其還山而相别也)。〔二〕

〔一〕《一統志》：天壇山，在懷慶府濟源縣西一百二十里，王屋山北。山峯突兀，其東曰日精，西曰月華，絕頂有石壇，名清虛小有洞天。且有五色影，夜有仙燈。按：天壇山即王屋山中之一峰也。

〔二〕「黃河若不斷，白首長相思」，此是倒裝句法，謂白首相思，若黃河之水，終無斷絕時耳。

金陵酬翰林謫仙子

王屋山人魏萬

君抱碧海珠，我懷藍田玉。〔一〕各稱希代寶，萬里遙相燭。長卿慕藺久，〔二〕子猷意已深。〔三〕平生風雲人，暗合江海心。去秋忽乘興，命駕來東土。謫仙遊梁園，愛子在鄒、魯。二處一不見，拂衣向江東。五兩挂淮月，〔四〕扁舟隨海風。〔五〕南遊吳、越徧，高揖二千石。雪上天台山，春逢翰林伯。宣父敬項橐(一作「託」)，〔六〕林宗重黃生。〔七〕一長復一少，相看如弟兄。惕然意不盡，更逐西南去。同舟入秦淮，〔八〕建業龍盤處。〔九〕楚歌對吳酒，借問承恩初。宮買《長門賦》，〔一〇〕天迎駟馬車。〔一一〕才高世難容，道廢可推命。安石重攜妓，〔一二〕子房空謝病。〔一三〕金陵百萬戶，六代帝王都。虎石踞西江，〔一四〕鍾山臨北湖。〔一五〕湖山信爲美，王屋人相待。應爲歧路多，不知歲寒在。君遊早晚還，勿久風塵間。此別未遠別，秋期到仙山。

〔一〕《後漢書》：藍田出美玉。《長安志》：藍田山，在長安縣東南三十里，其山產玉，亦名玉山。

〔二〕《漢書》：司馬相如，字長卿，少時名犬子。既學，慕藺相如之爲人也，更名相如。

〔三〕《世說》：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忽憶戴安道，卽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四〕郭璞《江賦》：覘五兩之動靜。李善註：許愼《淮南子註》曰：綄，候風也，楚人謂之五兩。

〔五〕《漢書》：范蠡乃乘扁舟浮江湖。孟康註：扁舟，特舟也。

〔六〕《唐書》：貞觀十一年，詔尊孔子爲宣父。《史記》：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

〔七〕《後漢書》：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閬，不宿而退。後往從黃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氿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八〕《方輿勝覽》：秦淮，在上元縣南三里。始皇時，望氣者言金陵有天子氣。使朱衣鑿山爲瀆，以斷地脈。以秦開，故曰秦淮。或曰淮水發源屈曲，不類人工。

〔九〕《一統志》：秦始皇以金陵有都邑之氣，改曰秣陵。吳自京口徙都於此，改爲建業。晉平吳，改建業爲秣陵。尋分秣陵北爲建業。建興初，改爲建康。

〔一〇〕漢陳皇后退居長門宮，奉黃金百斤爲司馬相如取酒，相如爲作《長門賦》。詳見四卷註。

〔一一〕《漢書》：朱買臣拜會稽太守，長安廄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

〔一二〕《晉書》：謝安雖放情丘壑，然每遊賞，必以妓女從。

〔一三〕《史記》：留侯性多病，卽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

〔一四〕《太平御覽》：《丹陽記》曰：石頭城，吳時悉土塢。義熙初，始加磚甓，因山以爲城，因江以爲池。地形險固，尤有奇勢，故諸葛亮云「鍾山龍蟠，石城虎踞」，良有之矣。《六朝事跡》：吳孫

權於江岸必爭之地築城，名曰石頭，常以腹心大臣鎭守之。今石城故基，乃楊行密稍遷近南，夾淮帶江，以盡地利，其形勢與長干山連接。《輿地志》云：環七里一百步，在縣西五里，去臺城九里，南抵秦淮口，今清涼寺之西是也。諸葛亮論金陵地形云：「鍾阜龍蟠，石城虎踞，眞帝王之宅。」正謂此也。

〔一五〕《太平廣記》：鍾山，今江寧東北蔣山是也。《江南通志》：玄武湖，在江寧府太平門外，一名蔣陵湖。晉元帝改名北湖，宋武帝改名習武湖。元嘉中，因黑龍見，改名玄武湖。此詩楊、蕭本不載，今從繆本補錄。

送當塗趙少府赴長蘆

唐時有二長蘆：一是長蘆縣，隸河北道之滄州；一是長蘆鎭，在淮南道揚州之六合縣南二十五里。陸放翁《入蜀記》曰：發眞州，過瓜步山，望長蘆寺，樓塔重複，江面渺瀰無際，殊可畏。李太白詩云「維舟至長蘆，目送烟雲高」是也。則謂是六合之長蘆也。

我來揚都市，〔二〕送客迴輕舠。〔三〕因誇楚（繆本作「吳」）太子，便覩廣陵濤。〔三〕仙尉趙家玉，〔四〕英風凌四豪。〔五〕維舟至長蘆，目送烟雲高。搖扇對酒樓，持袂把蟹螯。〔六〕前途儻相思，登嶽一長謠。

〔一〕《唐書・地理志》：揚州廣陵郡，隸淮南道。

〔二〕《廣韻》：舠，小船也。

〔三〕枚乘《七發》：楚太子有疾，吳客往問之。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

〔四〕陶弘景《瘞鶴銘》：丹陽仙尉，江陰眞宰。漢梅福爲南昌尉，人傳以爲仙去，稱尉曰仙尉，本此。

〔五〕《漢書》以信陵、平原、孟嘗、春申四君爲四豪。詳見十二卷註。

〔六〕《世說》：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趙景眞《與嵇茂齊書》：昔李叟入秦，及關而嘆；梁生適越，登岳長謠。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李善註：老子之嘆，不爲入秦；梁鴻長謠，不由適越。且復以至邪爲及關，升邙爲登岳，斯蓋取意而略文也。太白引用，取義又異於此，可窺古人用事之法。

送友人尋越中山水

聞道稽山去，〔一〕偏宜謝客才。〔二〕千巖泉灑落，萬壑樹縈迴。〔三〕東海橫秦望，〔四〕西陵遶越臺。〔五〕湖清霜（許本作「雙」，誤）鏡曉，〔六〕濤白雪山來。八月枚乘筆，〔七〕三吳張翰杯。〔八〕此中多逸興，早晚向天台。

〔一〕《晉書·夏統傳》：先公惟寓稽山，朝會萬國。《周書·齊王憲傳》：與稽山之會，總盟津之

師。稱會稽山爲稽山，本此。

〔二〕鍾嶸《詩品》：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謝靈運生于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

〔三〕《世說》：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曰：「千巖競秀，萬壑爭流。」鮑照詩：千巖盛阻積，萬壑勢縈迴。

〔四〕《水經注》：秦望山，在州城正南，爲衆峰之傑，陟境便見。《史記》云秦始皇登之以望南海。自平地以取山頂七里，懸磴孤危，徑路險絕，攀蘿捫葛，然後能升。山上無草木，當由地迥多風所致。施宿《會稽志》：秦望山，在會稽縣東南四十里，舊經云衆嶺最高者。

〔五〕《水經注》：浙江又徑固陵城北。昔范蠡築城於浙江之濱，言可以固守，謂之固陵，今之西陵也。有西陵湖，亦謂之西城湖。湖西有湖城山，東有夏架山，湖水上承妖臯谿而下注浙江。《嘉泰會稽志》：西陵城，在蕭山縣西一十二里。《方輿勝覽》：西興渡在蕭山縣西十二里，本名西陵。吳越武肅王以非吉語，改曰西興。《述異記》：勾踐延四方之士，作臺於外而館之。今會稽山有越王臺。《一統志》：越王臺舊在種山東北，越王勾踐登眺之所。宋汪綱復建在山之西麓。

〔六〕《太平御覽》：王羲之云：每行山陰道上，如鏡中遊。王獻之望鏡湖澄澈，清流瀉注，乃云：「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七〕「八月枚乘筆」，用《七發》中八月觀濤事，已見前首註。

〔八〕《晉書》：張翰，吳郡吳人也。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

送族弟凝之滁求婚崔氏

唐時滁州，隸淮南道。

與爾情不淺，忘筌（音詮）已得魚。〔一〕玉臺挂寶鏡，〔二〕持此意何如？ 坦腹東牀下，〔三〕由來志氣疏。 遙知向前路，擲果定盈車。〔四〕

〔一〕「筌」與「荃」同。《莊子》：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陸德明註：荃，七全反。 崔音孫，香草也，可以餌魚。 或云積柴水中，使魚依而食焉。 一云魚笱也。

〔二〕《世說》：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 公密有自婚意，答曰：「佳壻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曰：「喪亂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却後少日，公報姑曰：「已覓得婚處，門第粗可，壻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 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笑曰：「我固疑是老奴。」玉鏡臺是公爲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

〔三〕《晉書》：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王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 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此正佳壻耳。」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四〕《世說註》：《語林》曰：潘安仁至美。 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

送友人遊梅湖

《初學記》:《北堂書鈔》:《地理志》云:梅湖者,昔有梅筏沉於此湖。有時浮出,至春則開花流滿湖矣。玩詩內「新林浦」、「金陵月」之句,此地當與金陵相近。

送君遊梅湖,應見梅花發。有使寄我來,〔一〕無令紅芳歇。暫行新林浦,〔二〕定醉金陵月。莫惜一雁書,〔三〕音塵坐胡、越。〔四〕

〔一〕《太平御覽》:《荊州記》曰:陸凱與范曄友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曄,幷贈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二〕胡三省《通鑑註》:新林浦去今建康城二十里,西值白鷺洲。

〔三〕詩人用「雁書」,悉本《漢書·蘇武傳》中誑匈奴事,非實有其事也。

〔四〕「胡、越」者,胡在北,越在南,以喻間隔而不相聞之意。

送崔十二遊天竺寺

《咸淳臨安志》:天竺寺者,餘杭之勝刹也。飛來峰者,武林之奇巘也。晉時梵僧慧理,指此山乃靈鷲之一小嶺,不知何年飛來至此。挂錫置院,初日翻經。隋開皇中,法師眞觀

廣之，改爲天竺寺。琦按：杭州天竺寺有三：上天竺寺，創自石晉天福間，道翊禪師得異木，刻以爲大士像，吳越忠懿王即其地創佛廬奉之，號天竺觀音看經院者是也。中天竺寺，創自宋太平興國元年，吳越王即寶掌禪師道場舊址改建，號崇壽院者是也。下天竺寺創自隋開皇中，眞觀法師即慧理之翻經院改建，號南天竺寺者是也。上中二寺皆唐以後所建，其始亦無天竺寺之名，唐之天竺寺，乃今之下天竺也。

還聞天竺寺，夢想懷東越。〔一〕每年海樹霜，桂子落秋月。〔二〕送君遊此地，已屬流芳歇。〔三〕待我來歲行，相隨浮溟、渤。〔四〕

〔一〕杭州，春秋時爲越地，而在東方，故曰「東越」。與《史》、《漢》稱東甌爲東越者不同。

〔二〕《咸淳臨安志》：舊俗所傳月墜桂子，惟天竺素有之。唐天寶中，寺前一子成樹，今月桂峰在焉。刺史白居易詩云：「宿因月桂落，醉爲海榴開。」註云：天竺嘗有月中桂子落。又《東城桂》詩云：「子墮本從天竺寺，根盤今在闔閭城。」註云：舊說杭州天竺寺，每歲秋中，有月桂子墮。又刺史盧公輔詩云：「遠客偏求月桂子，老僧不誌石蓮花。」

〔三〕劉鑠詩：屢見流芳歇。

〔四〕鮑照詩：穿池類溟、渤。溟，溟海。渤，渤海也。

送楊山人歸天台

客有思天台，東行路超忽。〔一〕濤落浙江秋，沙明浦陽月。〔二〕今遊方厭楚，昨夢先歸越。

且盡秉燭歡，〔三〕無辭凌晨發。我家小阮賢，剖竹赤城邊。〔四〕詩人多見重，官燭未曾然。〔五〕興引登山屐，〔六〕情催泛海船。〔七〕石橋如可度，〔八〕攜手弄雲煙。

〔一〕王屮《頭陀寺碑文》：東望平皐，千里超忽。呂向註：超忽，遠貌。

〔二〕《元和郡縣志》：浙江，在杭州錢塘縣南一十二里。《莊子》云浙河，即謂浙江，蓋取其曲折爲名。江濤每日晝夜再上，常以月十日、二十五日最小，月三日、十八日最大。小則水漸漲，不過數尺。大則濤湧，高至數丈。每年八月十八日，數百里士女共觀，舟人、漁子泝濤觸浪，謂之弄濤。浦陽江，在婺州浦陽縣西北四十里。出桑溪山嶺，東入越州諸暨縣。施宿《會稽志》：浦陽江源出婺州浦陽，北流一百二十里入諸暨縣。溪又東北流，由峽山直入臨浦灣以至海。俗名小江，一名錢清江。

〔三〕《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四〕小阮，謂阮籍之姪阮咸也。後人謂姪曰小阮，本此。謝靈運詩：剖竹守滄海。《太平寰宇記》：赤城山，在台州天台縣北六里。《文獻通考》：唐李嘉祐別名從一，趙州人。天寶七載進士，爲秘書正字，袁、台二州刺史。善爲詩，綺靡婉麗，有齊、梁之風，時以比吳均、何遜云。《唐詩紀事》：李嘉祐，上元中嘗爲台州刺史，大曆間刺袁州，與嚴維、劉長卿、冷朝陽友善。嘉祐有《送從叔陽冰》、《寄從弟紓及姪端》詩，蓋三子之族也。

〔五〕《藝文類聚》：謝承《後漢書》曰：巴祗爲揚州刺史，與客坐暗暝之中，不燃官燭。《太平御覽》：《會稽典錄》曰：陳修字奉遷，烏傷人也，爲豫章太守。修性清潔，履約恭儉，十日一炊，不燃官燭。

〔六〕《南史》：謝靈運尋山陟嶺，必造幽峻。登躡嘗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則去其後齒。

〔七〕《晉書》：謝安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爲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耶？」舟人承言卽回，衆咸服其雅量。

〔八〕《法苑珠林》：天台懸崖峻峙，峰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往時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人，且莓苔青滑，自終古以來，無得至者。

送溫處士歸黃山白鵝峰舊居

《方輿勝覽》：黃山舊名黟山，在徽州歙縣西北一百二十八里，高一千一百八十仞。郡志：其山有摩天戛日之高，宣、歙、池、饒、江等州山，並是此山之支脈矣。諸峰有如削成，烟嵐無際，雷雨在下。其霞城、洞室、巖竇、瀑泉，則無峰不有，信靈仙之窟宅。山勢西北中坼，望之類太華山，有峰三十六，其水源亦三十六，溪二十四，洞十有二，巖八。水流而下，合揚之水爲浙江之源。第四峰有泉沸如湯，常湧硃砂。世傳黃帝嘗命駕與容成子、浮丘公同遊，合丹於此。其後又有仙人曹、阮之屬。琦按《黃山圖》：白鵝峰在石門峰、烏泥嶺之間，志云吟嘯橋在白鵝嶺下，名最著。錢百川曰：李白有《送溫處士歸黃山白鵝峰》詩，今白鵝峰不在三十六峰之列，蓋三十六峰皆高七百仞以上，其外諸峰高二三百仞者不與焉，白鵝峰亦諸峰之一也。

黃山四千仞，三十二蓮峰。〔一〕丹崖夾石柱，〔二〕菡（音憾）萏（談上聲）金芙蓉。〔三〕伊昔昇絕頂，下窺天目松。〔四〕仙人煉玉處，〔五〕羽化留餘蹤。〔六〕亦聞溫伯雪（一作「雲」），〔七〕獨往今

相逢。採秀辭五岳，〔八〕攀巖歷萬重。歸休白鵝嶺，〔九〕渴飲丹沙井。〔一〇〕鳳吹我時來，〔一一〕雲車爾當整。〔一二〕去去陵陽東，〔一三〕行行芳桂叢。〔一四〕迴谿十六度，〔一五〕碧嶂盡晴空。他日還相訪，乘橋躡彩虹。〔一六〕

〔一〕《黃山志》：江以南諸山最黃山，其高四千仞。按：黃山諸峰最高者，志稱九百仞止矣，四千仞者大抵自山麓平地而准擬之。諸書皆言黃山之峰三十有六，而白詩只言三十有二，蓋四峰唐以前未有名也。《山志》云：羣峰聳秀，羅列當前。曰青鸞、曰朱砂、曰天都、曰老人、曰鉢盂，盡作蓮花、蓮蕊狀。

〔二〕嵇康《琴賦》：丹崖嶮巇，青壁萬尋。

〔三〕《廣韻》：菡萏，荷花未舒也。邢昺《爾雅疏》：今江東人呼荷花爲芙蓉。《說文》：未發爲菡萏，已發芙蓉。《埤雅》：萼曰爲芙蓉，秀曰菡萏。樂府《子夜歌》：玉藕金芙蓉。按《山志》，蓮花峰在硃砂峰北，高九百仞，石蕊中尊，千葉簇簇如瓣。並峙諸山，皆及肩而止，無敢爭高者。汪晉穀云：峰巍然中立，環視萬峰，面面皆蓮，而此峰爲衆蓮母。石柱峰在棊石峰西北，高七百九十仞。亭亭獨上，刺日撐霄，其形儼如天幹。芙蓉峰在松林峰西，高七百五十仞，巃嵸峭拔，如菡萏一枝，向天而開，青天削出芙蓉，惟此足當之。是蓮花、石柱、芙蓉皆黃山峰名。而詩意則謂黃山三十二峰，皆如蓮花，丹崖夾峙中，植立若柱。然其頂之圓平者，如菡萏之未舒；其頂之開敷者，如芙蓉之已秀。未嘗專指三峰而言也。

〔四〕《太平寰宇記》：杭州於潛縣有天目山，上有兩湖，若左右目，故名天目也。山極高峻，上多美石、泉水、名茶。《咸淳臨安志》：天目山，在臨安縣西五十里，高三千九百丈，周迴八百里，有三十

六洞，爲仙靈所居。《水經注》：於潛縣北天目山，山極高峻，崖嶺竦疊，西臨後澗。山上有霜木，皆是數百年樹，謂之翔鳳林。《山志》引《郡國志》云：浙江天目山，高一萬八千丈，僅及黃山之麓。蓋地勢自高而下，有如建瓴。黃山上峙於高原，天目峭拔乎卑壤，以卑擬高，則天目之頂僅及黃山之趾。太白所謂「昇絕頂」而「下窺天目松」者，良有以也。

〔五〕鮑照詩：至哉煉玉人，處此長自畢。《山志》：煉丹峰高八百七十仞，相傳浮丘公煉丹峰頂，經八甲子丹始成。黃帝服七粒，不藉雲靄，昇空遊戲。石室內丹竈杵臼，儼然尚存。峰前有晒藥臺，臺下深黝不可測。

〔六〕羽化，謂仙人解形而去也。

〔七〕《莊子》：溫伯雪子適齊，反，舍於魯，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太白借其名以喻溫處士，若所謂「河東郭有道」、「吾友揚子雲」、「洛陽蘇季子」、「笑對劉公榮」之類，集中甚多，皆借古人之名以謂今人，而《黃山志》遽以伯雪爲溫處士之名，失其解矣。

〔八〕《楚辭》：採三秀兮山間。王逸註：三秀，芝草也。

〔九〕《莊子》：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

〔一〇〕《苕溪漁隱叢話》：湯泉多作硫黃氣，浴之則襲人肌膚。惟新安之黃山是硃砂泉。圖經云：黃山東峰下，有硃砂湯泉，熱可點茗，春時卽色微紅。《江南通志》：黃山硃砂泉，自硃砂峰來，依巖連二小池上。池瑩澈，廣可七尺，深半之，毫髮可鑒。泉出石底，纍纍如貫珠不絕。氣馝馞若湯，酌之甘芳，蓋非他硫黃泉比也。浴者垢旋流出，纖塵不留，令人心境清廓，氣爽體舒。相傳沉痾者，澡雪立差。

〔一一〕丘遲詩：馳道聞鳳吹。

〔一二〕《水經注》：中山衞叔卿居華山中，嘗乘雲車，駕白鹿，見漢武帝。

〔一三〕《元和郡縣志》：陵陽山，在宣州涇縣西南百三十里，陵陽子明得仙處。

〔一四〕謝惠連詩：行行道轉遠，去去情彌遲。

〔一五〕枚乘《七發》：依絶區兮臨廻溪。李周翰註：回溪，曲澗也。

〔一六〕《山志》：天橋在鍊丹臺，一名仙人橋，一名仙石橋，爲黃山最險。兩峰絶處，各出峭石，彼此相抵，有若笱接。接而不合，似續若斷，登者莫不嘆爲奇絶。若圖經載唐開元中見於鍊丹峰側，長三十餘丈；近代謂見於蓮花峰西南；又謂有採藥人宿橋下，聞橋上笙歌聲，天明覓橋不見，皆虛誕不信。石橋固眞境，非幻境也。方拱乾《遊黃山記》：過獅子峰，登淸涼臺，瞰天橋如長虹亘於巖上，下而親至橋側，三石合成，兩石如橋柱，一石覆之，柱下無所著，可以繩度，上脊不盈五寸，下大闕如都城闉，俯視鳴絃泉恰覆之，不知去此四十里也。「乘橋躡彩虹」，蓋指天橋如彩虹耳。又《武夷山記》：武夷君於八月十五日大會村人於武夷山上，置幔亭，化虹橋通山下。是以彩虹爲橋，可以乘躡者，又一說也。

送方士趙叟之東平

方士，謂方術之人。《史記・封禪書》：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唐書・地理志》，河南道有鄆州東平郡。

長桑晚洞視，五藏無全牛。〔一〕趙叟得祕訣，還從方士遊。西過獲麟臺，爲我弔孔丘。〔二〕
念別復懷古，潸然空涙流。

〔一〕《史記》：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與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索隱》曰：長桑君，隱者，蓋神人也。《正義》曰：五藏謂心、肝、脾、肺、腎也。《莊子》：庖丁曰：「始臣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

〔二〕《左傳》：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史記正義》：《括地志》云：獲麟堆，在鄆州鉅野縣東十二里。《春秋》哀十四年經云：西狩獲麟。《國都城記》云：鉅野故城東十里澤中，有土臺，廣輪四五十步，俗云獲麟堆，去魯城可三百餘里。《一統志》：獲麟臺，在鉅野縣東南五十里，卽西狩獲麟之所，後人於此築臺。

送韓準裴政一作「正」孔巢父還山

《舊唐書》：孔巢父，冀州人，字弱翁。早勤文史，少時與韓準、裴政、李白、張叔明、陶沔隱於徂徠山，時號竹溪六逸。永王璘起兵江、淮，聞其賢，以從事辟之。巢父知其必敗，側

身潛遁，由是知名。德宗幸奉天，遷給事中，河中、陝、華等州招討使，尋兼御史大夫，充魏博宣慰使，遇害。

獵客張兔罝，〔一〕不能掛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一作「臥」）在巖戶。韓生信英（一作「豪」）彥，裴子含清真，孔侯復秀出，俱與雲霞親。峻節凌遠松，同衾臥盤石。〔二〕斧冰漱寒泉，〔三〕三子同（一作「傳」）二屐。時時或乘興，往往（一作「去去」）雲無心。〔四〕出山揖牧伯，〔五〕長嘯輕衣簪。昨宵夢裏還，云弄竹溪月。今晨魯東門，帳飲與君別。〔六〕雪崖滑去馬，蘿徑迷歸人。〔七〕相思若煙草，歷亂無冬春。〔八〕

〔一〕《詩・國風》：肅肅兔罝。毛傳曰：兔罝，兔罟也。

〔二〕成公綏《嘯賦》：坐盤石，漱清泉。李善註：《聲類》云：盤，大石也。

〔三〕魏武帝《苦寒行》：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

〔四〕陶淵明《歸去來辭》：雲無心以出岫。

〔五〕《尚書正義》：《曲禮》曰：九州之長曰牧。《王制》曰：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然則牧、伯一也。伯者，言一州之長；牧者，言牧養下民。鄭玄曰：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後人稱太守曰牧伯，本此。

〔六〕帳飲，謂於曠地張帳而飲也。《別賦》：帳飲東都，送客金谷。

〔七〕王融詩：雪崖似留月，蘿徑若披雲。

〔八〕鮑照詩：憂來無行伍，歷亂如覃葛。

送楊少府赴選

大國置衡鏡，〔一〕準平天地心。羣賢無邪人，朗鑒窮淸（蕭本作「情」）深。〔二〕吾君詠《南風》，〔三〕袞冕彈鳴琴。〔四〕時泰多美士，〔五〕京國會纓簪。山苗落澗底，幽松出高岑。〔六〕夫子有盛才，主司得球琳。〔七〕流水非鄭曲，〔八〕前行遇知音。衣工剪綺繡，一誤傷千金。何惜刀尺餘，不裁寒女衾？我非彈冠者，〔九〕感別但開襟。空谷無白駒，〔一〇〕賢人豈悲吟。大道安棄物，時來或招尋。爾見山吏部，〔一一〕當應無陸沉。〔一二〕

〔一〕庾信《代人乞致仕表》：出擁干旄，入參衡鏡。

〔二〕陸機詩：朗鑒豈遠假。呂延濟註：朗，明也。鑒，鏡也。

〔三〕《淮南子》：舜爲天子，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

〔四〕《儀禮》：天子袞冕負斧依。《左傳》：袞冕黻珽。杜預註：袞，畫衣也。冕，冠也。孔穎達《正義》：畫衣，謂畫龍於衣也。毛萇《詩傳》：袞冕者，君之上服也。

〔五〕任昉詩：時泰玉階平。

〔六〕左思《詠史》詩：「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興起「世冑躡高位，英俊沉下僚」之意。太白反而用之，以喻因才器使，高下各得其宜也。陸機詩：長秀被高岑。

〔七〕《淮南子》：西北方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高誘註：球、琳、琅玕，皆美玉也。

〔八〕《呂氏春秋》：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

水。」《史記》：鄭、衞之曲，動而心淫。

〔九〕《漢書》：王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

〔一〇〕毛萇《詩傳》：白駒，大夫刺宣王也。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人有乘白駒而去者。其末章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傳云：空，大也。

〔一一〕《晉書》：山濤爲吏部尚書，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

〔一二〕《莊子》：是陸沉者也。郭象註：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沉也。

對雪奉餞任城六父秩滿歸京

鄭康成《毛詩箋》：餞，送行飲酒也。《唐書·地理志》，河南道兗州魯郡有任城縣。

龍虎謝鞭策，鵷鸞不司晨。〔一〕君看海上鶴，何似籠中鶉？獨用天地心，浮雲乃吾身。〔二〕雖將簪組狎，〔三〕若與烟霞親。季父有英風，白眉超常倫。〔四〕一官即夢寐，脫屣歸西秦。〔五〕竇公敞華筵，〔六〕墨客盡來臻。燕歌落胡雁，郢曲迴陽春。〔七〕征馬百度嘶，遊車動行塵。〔八〕躊躇未忍去，戀此四座人。餞離駐高駕，惜別空殷勤。何時竹林下，更與步兵鄰。〔九〕

〔一〕《抱朴子》：麟不吠守，鳳不司晨。

〔二〕《維摩詰經》：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

〔三〕《韻會》：將，與也。

〔四〕《蜀志》：馬良，字季常。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

〔五〕《魏志》：崔林爲幽州刺史，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脱屣，寧當相累耶？」胡三省曰：屣不躡跟曰屣，言脱之易耳。

〔六〕《韻會》：敞，開也。

〔七〕古樂府有《燕歌行》，李善《文選註》：《歌錄》曰：燕，地名。猶楚、宛之類。《樂府古題要解》：《燕歌行》，晉樂奏魏文帝「秋風蕭瑟天氣涼」、「別日何易會日難」二篇。言時序遷換，而行役不歸，佳人怨曠無所訴也。客有歌於郢中者，其曲彌高，其和彌寡。詳見二卷註。「落胡雁」，謂其聲之精妙，能令飛鳥感之而下集。「迴陽春」，謂其音之美善，能令陽氣應之而潛動。

〔八〕江淹《別賦》：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

〔九〕《晉書》：阮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

魯郡堯祠送吳五之琅琊

《太平寰宇記》：堯祠，在兗州瑕丘縣東南七里。《通典》：魯郡，今兗州。琅琊郡，今沂州。

堯沒三千歲，青松古廟存。送行奠桂酒，〔一〕拜舞清心魂。〔二〕日色促歸人，連歌倒芳

樽。〔三〕馬嘶俱醉起，分手（繆本作「首」）更何言。〔四〕

〔一〕《楚辭》：奠桂酒兮椒漿。王逸註：桂酒，切桂置酒中也。

〔二〕江淹詩：何用苦心魂。

〔三〕劉孝綽詩：芳樽散緒寒。

〔四〕謝瞻詩：分手東城闉。

魯郡堯祠送竇明府薄華還西京時久病初起作

朝策犂眉騧，〔一〕舉鞭力不堪。强扶愁疾向何處？角巾微服（一作「步」）堯祠南。〔二〕長楊掃地不見日，〔三〕石門噴作金沙潭。笑誇故人（一作「笑謔伯明」）指絕境，山光水色青於藍。〔四〕廟中往往來擊鼓，堯本無心爾何苦？門前長跪雙石人，有女如花日歌舞。銀鞍（繆本作「鞭」）繡轂往復迴，〔五〕簸林蹶石鳴風雷。〔六〕遠烟空翠時明滅，〔七〕白鷗歷亂長飛雪。紅泥亭子赤（一作「朱」）欄干，碧流環轉青錦湍。深沉百丈洞海底，那知不有蛟龍蟠（繆本作「盤」）。

〔一〕《十六國春秋》：姚襄所乘駿馬曰黧眉騧，日行千里。《說文》：騧，黃馬黑喙也。黧，黑也。黧眉騧，則黃馬而黑眉者矣。古犂、黧字通用。

〔二〕胡三省《通鑑註》：幅巾，以横幅爲之。角巾，則巾之有角者。郭林宗遇雨，巾一角墊，則角

巾也。

〔三〕梁簡文帝詩：枝中水上春併歸，長楊掃地桃花飛。

〔四〕《荀子》：青出於藍，而青於藍。

〔五〕王勃詩：銀鞍繡轂盛繁華。

〔六〕《西京賦》：蕩川瀆，簸林薄。李周翰註：蕩、簸，謂搖動。張協《七命》：甄林蹶石，扣拔幽叢。李善註：蹶，動搖之貌。

〔七〕謝靈運詩：空翠難爲名。

君不見綠珠潭水流東海，綠珠紅粉沉光彩（一作「白首同歸翳光彩」）。綠珠樓下花滿園，〔一〕今日曾無一枝在。昨夜秋聲閶闔來，〔二〕洞庭木落騷人哀。〔三〕遂將三五少年輩，登高遠望（繆本作「送遠」）形神開。〔四〕生前一笑輕九鼎，魏武何悲銅雀臺。〔五〕

〔一〕《洛陽伽藍記》：昭儀寺有池，京師學徒謂之翟泉。後隱士趙逸云：「此地是晉侍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綠珠樓，於是學徒始悟。經過者想見綠珠之容也。《太平寰宇記》：洛陽縣石崇宅有綠珠樓，今謂之狄泉是也。

〔二〕孔穎達《春秋正義》：《易緯通卦驗》云：秋分，閶闔風至。陳叔齊《籟紀》：閶闔風一曰盲風，又曰飂風，亦曰泰風。起自成天之閶闔門，從西方來。

〔三〕《楚辭》：洞庭波兮木葉下。

〔四〕《高唐賦》：登高望遠，使人心悴。

〔五〕《魏志》：建安十五年冬作銅雀臺。陸機《弔魏武帝文》：魏武帝遺令曰：「吾婕妤妓人，皆著

銅雀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張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

我歌白雲倚窗牖（一作「大開口」），爾聞其聲但揮手。長風吹月渡海來，遥勸仙人一杯酒。酒中樂酣宵向分，〔一〕舉觴酹堯堯可聞？何不令皋繇（一作「陶」）擁篲（音遂）横八極，〔二〕直上青天掃（一作「揮」）浮雲。高陽小飲眞瑣瑣，山公酩酊何如我？〔三〕竹林七子去道賒，〔四〕蘭亭雄筆安足誇。〔五〕堯祠笑殺五（一作「鏡」）湖水，至今憔悴空荷花。爾向西秦我東越，〔六〕暫向瀛洲訪金闕。〔七〕藍田太白若可期，〔八〕爲余掃灑石上月。

〔一〕《上林賦》：於是酒中樂酣。顏師古註：酒中，飲酒中半也。樂酣，奏樂洽也。沈約詩：月落宵向分，紫烟鬱氛氳。

〔二〕皋繇，卽皋陶，字異音同，本《漢書・古今人表》。《漢書》：太公擁篲。顏師古註：篲者，所以掃也。

〔三〕《水經注》：襄陽侯習郁依范蠡養魚法作大陂，陂長六十步，廣四十步。又作石伏逗引大池水，於宅北作小魚池，池長七十步，廣十二步，西枕大道東，二邊限以高堤。楸竹夾植，蓮芡覆水，是遊宴之名處也。山季倫之鎮襄陽，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恒言此是我高陽池。故時人爲之歌曰：「山公出何去，往至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爾雅》：瑣瑣，小也。《玉篇》：酩酊，醉甚也。

〔四〕《羣輔錄》：魏步兵校尉陳留阮籍，字嗣宗。中散大夫譙嵇康，字叔夜。晉司徒河內山濤，

字巨源。建威參軍沛劉伶，字伯倫。始平太守陳留阮咸，字仲容。散騎常侍河內向秀，字子期。司徒瑯邪王戎，字濬沖。魏嘉平中，並居河南山陽，共爲竹林之遊，世號竹林七賢。

〔五〕何延之《蘭亭始末記》：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所書之序也。右軍聯綿美胄，蕭散名賢，雅好山水，尤善草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宦游山陰，與太原孫統、孫綽，廣漢王彬之，陳郡謝安，高平郗曇，太原王蘊，釋支遁，并其子凝之、徽之、操之等四十有二人，修祓禊之禮於山陰之蘭亭。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搆別體，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許箇，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其時乃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終無及者。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留付子孫。

〔六〕楊齊賢曰：五湖，太湖也。東越，會稽也。

〔七〕瀛洲、金闕事，詳見四卷《登高丘而望遠海》註。

〔八〕《太平寰宇記》：藍田山，在藍田縣西三十里，一名玉山，一名覆車山。郭緣生《述征記》云：山形如覆車之象也。按《後魏風土記》云：山巔方二里，仙聖遊集之所。劉雄鳴學道於此，下有祠甚嚴。灞水之源出於此。《圖書編》：太白山，在郿縣東南。關中諸山，莫高於此。上有鐵鑄山神牌三，有湫池，雖三伏亦凝冰。山巔常有積雪不消，盛夏視之猶爛然，故以太白名。有鬼谷，卽鬼谷子授蘇秦捭闔術處。

金鄉送韋八之西京

按《唐書・地理志》，河南道兖州魯郡有金鄉縣。

客自長安來，還歸長安去。狂（一作「秋」）風吹我心，西挂咸陽樹。此情不可道（一作「論」），此別何時遇？望望不見君，連山起烟霧。〔一〕

〔一〕鮑照詩：連山渺烟霧，長波迥難依。

送薛九被讒去魯

宋人不辨玉，〔一〕魯賤東家丘。〔二〕我笑薛（一作「而我笑」）夫子，胡爲兩地遊？黄金消衆口，〔三〕白璧竟難投。〔四〕梧桐生蒺藜，綠竹乏佳實。鳳凰宿誰家？〔五〕遂與羣雞匹。田（一作「方」）家養老馬，窮士歸其門。〔六〕蛾眉笑躄（音碧）者，賓客去平原。却斬美人首，三千還駿奔。〔七〕毛公一挺劍，楚、趙兩相存。〔八〕孟嘗習（一作「悅」）狡兔，三窟賴馮諼。〔九〕信陵奪兵符，爲用侯生言（一作「朱生擊晉鄙，爲感信陵恩」）。〔一〇〕春申一何愚，刎首爲李園。〔一一〕賢哉四公子，撫掌黄泉裏。〔一二〕借問笑何人？笑人不好士。爾去且勿諠（一作「論」），桃李竟何言。〔一三〕沙丘無漂母，誰肯飯王孫？〔一四〕

〔一〕宋人得燕石，以爲玉而藏之，詳見二卷註。

〔二〕沈約《辯聖論》：當仲尼在世之時，世人不言爲聖人也。伐樹削跡，干七十君而不一值。或以爲東家丘，或以爲喪家犬。五臣《文選註》：魯人不識孔子聖人，乃曰：「彼東家丘者，吾知之矣。」言

輕孔子也。

〔三〕《國語》：衆口鑠金。韋昭註：鑠，消也。衆口所毁，雖金石猶可消之也。《太平御覽》：《風俗通》曰：衆口鑠金，俗說有美金於此，衆人咸共詆訾，言其不純。賣金者欲其售，因取煅燒以見眞，此爲衆口鑠金。

〔四〕《史記》：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

〔五〕鄭康成《毛詩箋》：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

〔六〕《淮南子》：田子方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爲用，出而鬻之。」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爲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

〔七〕《史記》：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盤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躄者至門請曰：「臣不幸有罷癃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曰：「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卽去耳。」於是平原君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門下乃復稍稍來。《詩·周頌》：駿奔走在廟。鄭箋曰：駿，大也。孔穎達曰：大者，多而疾來之意。《後漢書》：駿奔郊畤。章懷太子註：駿，疾也。

〔八〕《史記》：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至楚，與楚

合從，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勿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

〔九〕《戰國策》：馮諼爲孟嘗君收債於薛，矯命以債賜諸民，因燒其券，長驅到齊。孟嘗君見之曰：「債畢收乎？」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不悅。期年，孟嘗君就國於薛，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馮諼曰：「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西遊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諸侯先迎之者國富而兵強。」於是梁王遣使者聘孟嘗君。梁使三反，齊王聞之，遣太傅謝君曰：「寡人不祥，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反國統萬人乎！」馮諼戒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君曰：「三窟已就，君始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芥之禍，馮諼之計也。

〔一〇〕信陵君用侯生計竊兵符，奪晉鄙兵救趙，詳見三卷註。

〔一一〕《史記》：李園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國人頗有知之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望之福，又有無望之禍，今君處無望之世，事無望之主，安可以無無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望之

禍？」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卽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無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望之人？」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無望之人也。」春申君曰：「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

〔一二〕李善《文選註》：服虔《左氏傳註》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論衡》：其死也，葬之黃泉之下。

〔一三〕《史記》：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一四〕沙丘，在魯地，詳見十三卷註。漂母，事見六卷註。

琦按：「田家養老馬」以下十四句，蓋歷言古人好士之美。而雜以「春申一何愚，刎首爲李園」，似非倫類。下文又接以「賢哉四公子」云云，譬之李家娘子纔入墨池，忽登雪嶺矣。太白斗酒百篇，信筆疾書，不無疵纇。然不應數句之間，黑白不分明至此，苟非缺文，則爲訛筆，蓋無疑矣。

單父音善甫**東樓，秋夜送族弟沈**繆本作「況」**之秦**一作「西京」。太白自註：時凝弟在席。

單父，縣名。唐時屬河南道宋州睢陽郡。

爾從咸陽來，問我何勞苦。沐猴而冠不足言，〔一〕身騎土牛滯東魯。〔二〕沈弟欲行凝弟留，孤飛一雁秦雲秋。坐來黃葉落四五，北斗已（一作「稍」）挂西城樓。絲桐感人絃亦（一作「已」）絕，〔三〕滿堂送客（蕭本作「君」）皆惜別。卷簾見月清興來，疑是山陰夜中雪。〔四〕明日斗酒別，惆悵清路塵。〔五〕遙望長安日，不見長安人。長安宮闕九天上，此地曾經爲近臣。一朝復一朝，髮白心不改。屈平憔悴滯江潭，〔六〕亭伯流離放遼海。〔七〕折翮翻飛隨轉蓬（一作「翼短天長去不窮」），〔八〕聞弦虛墜下霜空。〔九〕聖朝久棄青雲士，他日誰憐（一作「誰肯相思」）張長公？〔一〇〕

〔一〕《史記》：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張晏曰：沐猴，獼猴也。《漢書》：蓼太子以爲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言其雖著衣冠，但微似人形，無他才能也。

〔二〕獼猴騎土牛，又何遲也。是州泰答鍾繇語，詳見十二卷《贈宣城趙太守》詩註。

〔三〕王粲詩：絲桐感人情，爲我發悲音。

〔四〕《世說》：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

〔五〕曹植詩：君若清路塵。

〔六〕《楚辭》：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

〔七〕《後漢書》：崔駰，字亭伯，爲竇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切指長短，憲不能容，稍疏之。因察駰高第，出爲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章懷太子註：長岑縣，屬樂浪郡，其地在遼東。

〔八〕曹植詩：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何意迴飈舉，吹我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游客子，捐軀遠從戎。

〔九〕聞絃虛墜，用《戰國策》更嬴引弓虛發而下鳥事，詳見《大獵賦》註。

〔一〇〕《史記·張釋之傳》：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送族弟凝至晏堌單父三十里

雪滿原野白，〔一〕戎裝出盤遊。〔二〕揮鞭布獵騎，四顧登高丘。兔起馬足間，蒼鷹下平疇。喧呼相馳逐，取樂銷人憂。捨此戒禽荒，〔三〕徵（蕭本作「微」）聲列齊謳。〔四〕鳴雞發晏堌，別雁驚淶溝。〔五〕西行有東音，〔六〕寄與長河流。

〔一〕《淮南子》：周視原野。高誘註：廣平曰原，郊外曰野。

〔二〕《書·五子之歌》：盤遊無度。孔安國傳：盤樂遊逸也。

〔三〕又《五子之歌》：外作禽荒。

〔四〕鮑照詩：選色徧齊、岱，徵聲匝邛、越。《說文》：謳，齊歌也。

〔五〕《魏書》：東平郡范縣有淶溝。《山東通志》：單縣東門外有淶河，源出汴水，晉時所開，北抵濟河，南通徐、沛。元以後漸湮，惟下流入沛者，僅存水道。

〔六〕《呂氏春秋》：夏后氏孔甲作《破斧之歌》，實始爲東音。

魯城北郭曲腰桑下送張子還嵩陽

送別枯桑下，凋葉落半空。我行懵（音夢）道遠，爾獨知天風。〔一〕誰念張仲蔚，還依蒿與蓬。〔二〕何時一杯酒，更與李膺同。

〔一〕古樂府：枯桑知天風。李善註：枯桑無枝，尚知天風。《說文》：懵，不明也。

〔二〕《高士傳》：張仲蔚者，平陵人也。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惟劉龔知之。

李太白全集卷之十七

錢塘王琦琢崖輯註
王縉端臣王思謙蘊山較

古近體詩共四十四首

送魯郡劉長史遷弘農長史

魯郡即兗州，弘農郡即虢州，俱屬河南道，爲上州。上州刺史、別駕之下，有長史一人，從五品。

魯國一杯水，難容橫海鱗。〔一〕仲尼且不敬，況乃尋常人。白玉換斗粟，黃金買尺薪。閑（繆本作「閑」）門木葉下，始覺秋非春。聞君向西遷，地即鼎湖鄰。〔二〕寶鏡匣蒼蘚，〔三〕丹經埋素塵。〔四〕軒后上天時，攀龍遺（一作「唯」）小臣。及此留惠愛，庶幾風化淳。魯縞如白烟，五縑不成束。〔五〕臨行贈貧交，一尺重山岳。〔六〕相國齊晏子，贈行不及言。〔七〕託陰

當樹李，〔八〕忘憂當樹萱。〔九〕他日見張祿，綈袍懷舊恩。〔一〇〕

〔一〕《抱朴子》：寸鮒遊牛跡之水，不貴横海之巨鱗。謝世基詩：偉哉横海鱗，壯矣垂天翼。

〔二〕《史記》：黄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騎，羣臣、後宫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通典》：弘農郡湖城縣，故曰胡，漢武帝更爲湖縣。有荆山，黄帝鑄鼎於荆山，其下曰鼎湖，即此也。

〔三〕《太平廣記》：黄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横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路史》：黄帝范十有二鏡，六乳四獸，變異得以占焉。羅苹註：應十有二次，隨有得者，以占日蝕，刻分無差。

〔四〕《抱朴子》：黄帝陟王屋而授丹經。《路史》：黄帝回駕王屋，啓石函，發玉笈，得九鼎飛爐神丹訣。

〔五〕《漢書》：強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顔師古註：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爲輕細。《説文》：縑，幷絲繒也。琦按：二句相承而言，上句既用縞字，則下句不當又用縑字，疑縑乃兼字之譌也。《六書故》：二丈爲端，二端爲匹，爲兩，爲兼，兼、匹、兩之義一也。今人猶以匹爲兼，是五兼者爲五匹歟？鄭玄《周禮註》：十箇爲束。又《儀禮註》：凡物十曰束。胡三省《通鑑註》：唐制，帛以十端爲束。今止五匹，故不成束也。

〔六〕《後漢書》：德重山岳，澤深河海。

〔七〕《晏子春秋》：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乎？以軒乎？」

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嬰聞之，君子居必擇居，遊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避患也。嬰聞汩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八〕《說苑》：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實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

〔九〕《詩·國風》：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毛傳曰：諼草，令人忘憂。徐勉《萱草賦》：惟平章之萱草，欲忘憂而樹之。上言長史以魯縞五匹見贈，下言己無所答，而效晏子以言贈行。「託陰當樹李」二句，卽所贈之言，蓋勉以樹人之義。李以喻人之有德能，可以庇蔭者。萱以喻人之有才華，可以欣賞者也。

〔一〇〕《史記》：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魏聞秦且東伐韓、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至邸，見須賈。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至此哉！」乃取一綈袍以賜之。《索隱》曰：綈，厚繒也，音啼，蓋今之絁也。《正義》曰：綈袍，今之粗袍。

送族弟單父 音善甫 主簿凝攝宋城主簿，至郭南月橋，却回棲霞山，留飲贈之

唐河南道宋州睢陽郡有宋城縣，在郭下。有單父縣，在州之東北一百四十九里。《一統志》：棲霞山，在兗州單縣東四里。單縣，卽舊時單父縣也。

吾家青萍劍，操割有餘閑。〔一〕往來糾二邑，〔二〕此去何時還？鞍馬月橋南，光輝歧路間。

賢豪相追餞，却到棲霞山。羣花散芳園，斗酒開離顏。〔三〕樂酣相顧起，征馬無由攀。〔四〕

〔一〕青萍，劍名。操割，用子產未能操刀而使割語，俱詳九卷註。

〔二〕《韻會》：糾，督也，又察也。《周禮》：大司徒糾萬民。音與九同。

〔三〕陶潛詩：斗酒開芳顏。

〔四〕江淹《別賦》：驅征馬而不顧。

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

《居易錄》：孔博士東塘言：曲阜縣東北有石門山，卽杜子美詩《題張氏隱居》所謂「春山無伴獨相求」，《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所謂「秋水清無底」者是也。李太白有《石門送杜二甫》詩「何時石門路，更有金樽開」，亦其地。山麓今尚有張氏莊，相傳爲唐隱士張叔明舊居。張蓋與太白、孔巢父輩同隱徂徠，稱竹溪六逸者也。山不甚高大，石峽對峙如門，故名。中有石門寺，寺後曰涵峰，峰頂有泉，流入溪澗，往往成瀑布。

醉別復幾日，登臨徧池臺。何時（繆本作「言」）石門路（一作「下」），重有金樽開？秋波落泗水，〔一〕海色明徂徠。〔二〕飛蓬各自遠，〔三〕且盡手（繆本作「林」）中杯。

〔一〕《元和郡縣志》：泗水，源出兗州泗水縣東陪尾山，其源有四，四泉俱導，因以爲名。《一統志》：泗水源發陪尾山，四泉並發，循泗水縣北八里始合爲一，西經曲阜縣，貫兗州府城下，至濟寧分

流南北。南流入徐州境，北流入會通河。

〔二〕《水經注》：《鄒山記》曰：徂徠山，在梁甫、奉高、博三縣界，猶有美松。亦曰尤來之山。《一統志》：徂徠山，在泰安州東南四十里，上有紫原池、玲瓏山、獨秀峰、天平東西二寨。

〔三〕《商子》：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

魯郡堯祠送張十四遊河北

《唐書・地理志》：河北道，蓋古幽、冀二州之境。有孟、懷、魏、博、相、衛、貝、澶、邢、洺、惠、鎮、冀、深、趙、滄、景、德、定、易、幽、涿、瀛、莫、平、嬀、檀、薊、營二十九州。

猛虎伏尺草，雖藏難蔽身。有如張公子，骯髒在風塵。〔一〕豈無橫腰劍？屈彼淮陰人。〔二〕擊筑向北燕，燕歌易水濱。〔三〕歸來太山上，當與爾爲鄰。〔四〕

〔一〕《後漢書註》：骯髒，高亢倖直之貌。

〔二〕淮陰，用韓信爲淮陰少年所辱，詳見三卷註。

〔三〕《水經注》：太子丹遣荊軻刺秦王，賓客知謀者，皆素衣冠送之於易水之上。荊軻起爲壽，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高漸離擊筑，宋如意和之。爲壯聲，士皆髮沖冠；爲哀聲，士皆流涕。

〔四〕陶潛詩：老夫有所愛，思與爾爲鄰。

杭州送裴大澤，時赴廬州長史

唐時杭州餘杭郡，屬江南東道。廬州廬江郡，屬淮南道。

西江天柱遠，〔一〕東越海門深。〔二〕去割辭（許本作「慈」）親戀，行憂報國心。好風吹落日，流水引長吟。五月披裘者，應知不取金。〔三〕

〔一〕《漢書》：廬江郡灊縣，天柱山在南。《三國志》：灊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一統志》：霍山，在廬州府六安州西南九十里，一名衡山，一名天柱。漢武帝南巡至盛唐，以南岳衡山遠阻，乃移岳神於霍而祀焉。又名南岳山。山頂有天池、龍湫、風洞、岳井、試心崖、凌霄樹。

〔二〕《咸淳臨安志》：海門，在仁和縣東北六十五里，有山曰赭山，與龕山對峙，潮生出其間。《輟耕錄》：浙江之口有兩山焉，其南曰龕山，其北曰赭山，峇峙於江海之會，謂之海門。

〔三〕《論衡》：延陵季子出遊，見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采薪者投鐮於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儀貌之壯，語言之野也。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氏。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氏。」遂去不顧。

灞陵行送別

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一〕上有無花之古樹，下有傷心之春草。我向秦人問路歧，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二〕古道連綿走西京，紫闕（繆本作「關」）落日浮雲生。正當今夕斷腸處，驪（音離）歌（蕭本作「黃鸝」）愁絕不忍聽。〔三〕

〔一〕《太平寰宇記》：霸陵，在咸陽縣東北二十五里。《水經注》：灞水歷白鹿原東，卽霸川西，故芷陽矣，是謂之霸上。漢文帝葬其上，謂之霸陵。上有四出道以瀉水。在長安東南三十里。故王仲宣賦詩云：「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

〔二〕王粲，字仲宣，以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作《七哀》詩，卽「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一首。

〔三〕《漢書》：王式曰：「客歌《驪駒》，主人歌《客無容歸》。」服虔曰：《驪駒》，逸詩篇名，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其辭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

送賀監歸四明應制

《册府元龜》：賀知章爲秘書監，授銀青光祿大夫。天寶三載，因老疾，恍惚不醒，若神遊洞天三清上，數日方覺，遂有志入道，乃上疏請度爲道士，歸捨本鄉宅爲觀。玄宗許之，仍拜其子典設郎曾爲會稽郡司馬，使侍養。御製詩以贈行，皇太子以下咸就執別。御製詩幷序云：「天寶三年，太子賓客賀知章，鑒止足之分，抗歸老之疏，解組辭榮，志期入道。朕以其夙有微尙，年在遲暮，用循挂冠之事，俾遂赤松之游。正月五日，將歸會稽，遂餞東

路，乃命六卿、庶尹、大夫，供帳青門，寵行邁也。豈惟崇德尙齒，抑亦勵俗勸人，無令二疏獨光漢册，乃賦詩贈行云：『遺榮期入道，辭老竟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尙心。環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靑門餞，羣英悵別深。』又云：『筵開百壺餞，詔許二疏歸。仙記題金籙，朝章換羽衣。悄然承睿藻，行路滿光輝。』」按：詩紀載知章之歸越也，詔令供帳東門外，百僚祖餞於長樂坡，自李適以下作詩送之。今詩存者三十七首，太白其一也。

久辭榮祿遂初衣，〔一〕曾向長生說息機。眞訣自從茅氏得，〔二〕恩波寧（蕭本作「應」）阻洞庭歸。〔三〕瑤臺含霧星辰滿，〔四〕仙嶠（音轎）浮空島嶼微。〔五〕借問欲（繆本作「候」）棲珠樹鶴，〔六〕何年却向帝城飛？

〔一〕《楚辭》：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王逸註：初服，初始潔清之服也。

〔二〕《太玄眞人傳》：茅盈仙去，與家人及親戚辭，歸句曲。二弟聞之，棄官還家。漢元帝永光元年，渡江求兄於東山，遂與相見。兄曰：「卿已老矣，欲難可補，縱得眞訣，適可成地上主者耳。」

〔三〕《水經注》：太湖中有大雷、小雷三山，亦謂之三山湖，又謂之洞庭湖。《吳地記》：《揚州記》曰：太湖一名震澤，一名洞庭。

〔四〕《拾遺記》：須彌山旁有瑤臺十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爲臺基。梁武帝詩：瑤臺含碧霧，羅幕生紫烟。

〔五〕《列子》：海渤之東，中有五山，其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詳見四卷註。「仙嶠浮

空」蓋用其事。

〔六〕《淮南子》：崑崙中有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論衡》：海外西南有珠樹焉。《神仙傳》：蘇仙公得道，數歲之後，昇雲而去。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或挾彈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漆書，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我是蘇公，彈我何爲？」

送竇司馬貶宜春

按唐時宜春郡即袁州也，隸江南西道，爲上州。上州刺史、長史之下，有司馬一人，從五品。

天馬白銀鞍，〔一〕親承明主歡。鬬雞金宮（一作「閨」）裏，射雁碧雲端。堂上羅中（繆本作「巾」）貴，歌鐘清夜闌。〔二〕何言謫南國，拂劍坐長嘆。趙璧爲誰點？〔三〕隨珠枉被彈。〔四〕聖朝多雨露，莫厭此行難。

〔一〕陳後主詩：照耀白銀鞍。

〔二〕鬬雞、中貴，俱見二卷註。歌鐘，見《擬恨賦》註。

〔三〕《史記》：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陳子昂詩：青蠅一相點，白璧遂成冤。

〔四〕《搜神記》：隨侯出行，見大蛇被傷中斷，疑其靈異，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爲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以報之。珠盈徑寸，純白而夜有光明，如月之照，可以燭室，故謂之隨侯珠，

亦曰靈蛇珠，又曰明月珠。《莊子》：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

送羽林陶將軍

《唐書·百官志》：左右羽林軍、大將軍各一人，正三品。將軍各三人，從三品。掌統北衙禁兵，督攝左右廂飛騎儀仗。

將軍出使擁樓船，〔一〕江上旌旗拂紫烟。〔二〕萬里橫戈探虎穴，三杯拔劍舞龍泉。〔三〕莫道詞人無膽氣，臨行將贈繞朝鞭。〔四〕

〔一〕樓船，水軍所載之船也，詳見四卷註。

〔二〕《東都賦》：羽旄掃霓，旌旗拂天。

〔三〕不探虎穴，安得虎子？用呂蒙語，詳見十五卷註。龍泉，劍名，即龍淵也。見十一卷註。

〔四〕繞朝鞭，見十二卷註。

唐仲言曰：此篇全是律體，疑龍泉下脫一聯。方弘靜曰：此篇當是近體八句，而逸其五六也。今以爲古詩，或以爲六句律。琦按：六句近體，唐人時有之，本於六朝人，或號爲小律。

送程劉二侍御蕭本作「郎」兼獨孤判官赴安西幕府

按《舊唐書·封常清傳》，開元末，安西四鎮節度使夫蒙靈詧，判官有劉眺、獨孤峻，蓋其人也。程則無考。《通鑑·唐紀》：安西節度撫寧西域，統龜茲、焉耆、于闐、疏勒四鎮，治龜茲城，兵二萬四千。《册府元龜》：《周禮》六官、六軍並有吏屬，大則命於朝廷，次則皆自辟除。春秋諸國有軍司馬、尉、候之職，而未有幕府之名。戰國之際，始謂將帥所治爲幕府。唐節度使之屬，有副使一人，行軍司馬一人，判官二人，掌書記一人，參謀無員，隨軍四人。自是正爲幕府之職，皆奏請有出身人及六品以下正員官爲之。

安西幕府多才雄，喧喧唯道三數公。繡衣貂裘明積雪，〔一〕飛書走檄如飄風。〔二〕朝辭明主出紫宮，〔三〕銀鞍送別金城空。〔四〕天外飛霜下葱海，〔五〕火旗雲馬生光彩。〔六〕胡塞塵清計日歸（蕭本作「清塵幾日歸」），〔七〕漢家草綠遥相待。

〔一〕《漢書》：侍御史有繡衣直指。顔師古註：衣以繡者，尊寵之也。

〔二〕《西京雜記》：枚皋文章敏疾。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皋。

〔三〕紫宮，即紫微宮，天子所居也。見二卷註。

〔四〕金城，長安城也。見五卷註。

〔五〕《通典》：安西郡，西至疏勒鎮守使軍三千里，去葱嶺七百里。《涼州異物志》：葱嶺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

〔六〕火旗，謂旗之赤似火。雲馬，謂馬之多似雲。

〔七〕梁簡文帝詩：悲笳動胡塞。

送姪良攜二妓赴會稽，戲有此贈

攜妓東山去，〔一〕春光半道催。遙看若（繆本作「二」）桃李，〔二〕雙入鏡中開。〔三〕

〔一〕《一統志》：東山，在紹興府上虞縣西南四十五里。晉太傅謝安居此，今絕頂有謝公調馬路，白雲、明月二亭遺跡。

〔二〕曹植詩：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

〔三〕王逸少云：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詳見十一卷註。

送賀賓客歸越

《舊唐書》：天寶二年十二月乙酉，太子賓客賀知章，請度爲道士還鄉。三載正月庚子，遣左右相以下，祖別賀知章於長樂坡，賦詩贈之。《法書要錄》：賀知章，字維摩，會稽永興人，太子洗馬德仁之孫。少以文辭知名，工草隸書，進士及第，歷官禮部侍郎、集賢學士、太子右庶子兼皇子侍讀、檢校工部侍郎，遷秘書監、太子賓客、慶王侍讀。知章性放善謔，晚年尤縱，無復規檢。年八十六，自號四明狂客。每興酣命筆，好書大字，或三百言，或五百言，詩筆惟命。問有幾紙，報十紙，紙盡語亦盡。二十紙、三十紙，紙盡語亦盡。忽有好處，與造化相爭，非人工所可到也。天寶二年，以年老上表請入道，歸鄉里，特詔許之。重令入閣，儲皇以下拜辭。上親製詩序，令所司供帳，百僚餞送，賜詩敍別。知章表

謝，手詔答曰：「卿儒才舊業，德著老成，方欲乞言以光東序，而乃高蹈世表，歸心妙門。雖雅意難違，良深耿嘆。眷言離祖，是用贈詩。宜保松喬，愼行李也。兒子輩常所執經，故令親別，尊師之義，何以謝爲？仍拜其子典設郎曾爲朝散大夫、本郡司馬，以伸侍養。」

《通典》：皇太子賓客四人，掌調護、侍從、規諫，凡太子有賓客之事，則爲上齒，蓋取象於四皓焉。資位閑重，其流不雜。

鏡湖流水漾清（一作「春始」）波，〔一〕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二〕

〔一〕《通典》：越州會稽縣有鏡湖。

〔二〕《野客叢書》：《西清詩話》曰：太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按《晉書》，右軍寫《道德經》換道士鵝，非《黃庭》也。僕觀陶穀跋《黃庭經》曰：「山陰道士劉君以鵝羣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穀亦謂《黃庭》，得非承太白之誤乎？黃魯直詩：「爲君寫就《黃庭》了，不博山陰道士鵝。」梅聖俞詩：「道士難換《黃庭經》。」又曰：「《黃庭》換白鵝。」皆承此謬。或謂《晉史》但言道士、鵝羣，不如穀何以知其爲道士劉君也？僕考《晉帖》，獻之有「劉道士鵝羣亦復歸也」，無乃據此乎？米元章《書史》：黃素《黃庭經》一卷，是六朝人書。陶穀跋云：「山陰道士劉君以鵝羣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即是也。」晉史載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因李白詩送賀監云「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世人遂以《黃庭經》爲換鵝經，甚可笑也。黃伯思《東觀餘論》：世傳《黃庭》眞帖爲逸少書，僕嘗考之，非也。按陶隱居《眞誥》、《翼眞撿》論《上清眞經》始末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岳魏夫人所授弟子司徒公府長史楊君，使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許君及子上計掾，掾以付子黃

民，民以傳孔默，後爲王興先竊寫之。始濟浙江，遇風淪漂，惟《黃庭》一篇得存，蓋此經也。僕按：逸少以晉穆帝昇平五年卒，是年歲在辛酉，後二年歲在甲子，卽哀帝興寧二年，始降《黃庭》於世，安得逸少預書之？又按：梁虞龢《論書表》云：山陰曇𥗼村養鵝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兩章，便合羣以奉。」於是，羲之便停半日，爲寫畢，攜鵝去。《晉書》本傳亦著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初未嘗言寫《黃庭》也。以二書考之，則《黃庭》非逸少書無疑。然陶隱居《與梁武帝啓》云：「逸少有名之蹟，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蓋此啓在著《眞誥》前，故未之考證耳。至唐張懷瓘作《書估》云：「《樂毅》、《黃庭》，但得幾篇，卽爲國寶。」遂誤以爲逸少書。李太白承之，作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苟欲隨之耳，初未嘗考之。而韓退之第云「數紙尙可博白鵝」，而不云《黃庭》，豈非覺其謬與？《王氏法書苑》：伯思之論，似若詳悉。以予考之，其說非也。蓋書《黃庭經》換鵝，與書《道德經》換鵝，自是兩事。伯思謂《黃庭》之傳，在右軍死後，此最失於詳審也。道家有《黃庭內景經》、《黃庭外景經》及《黃庭遁甲緣身經》、《黃庭玉軸經》，世俗例稱爲《黃庭經》。《內景經》乃大道玉晨君所作，扶桑大帝君命暘谷神王傳魏夫人，凡三十六章，卽《眞誥》所言者。《外景經》三篇，乃老君所作，卽右軍所書者，與魏夫人所傳，初不同。予家舊藏右軍所書《外景經》石刻一卷，凡六十行，末云永和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山陰縣寫。與小歐陽《集古錄目》校之，與文忠所藏本同，則右軍之寫《黃庭》甚曉然，緣諸公考之未詳，故未免紛紜如此。伯思謂《與梁武啓》在著《眞誥》之前，此又曲爲之辨也。予又嘗於《道藏》中得務成子註《外景經》一卷，有序云：「晉有道士好《黃庭》之術，意專書寫，常求於人。聞王右軍精於草隸，而性復愛白鵝，遂以數頭贈之，得其妙翰。右軍逸興自縱，未免脫漏，但美其書耳。」張君房所進《雲笈七籤》亦載此序，此最爲的據也。蓋《道德經》是偶悅道士之鵝，因爲之寫。

若《黃庭》是道士聞其善書且喜鵝，故以是爲贈，以求其書，此是兩事，頗分明。緣俱以寫經得鵝，遂使後人指爲一事，而妄起異論。唯李太白知其爲二事，故其書右軍一篇云：「右軍本清眞，瀟洒出風塵。山陰過羽客，要此好鵝賓。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此言書《道德經》得鵝也。《送賀賓客歸越》一篇云：「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此言書《黃庭經》得鵝也。太白於兩詩亦各言之，都未嘗誤，乃後人自誤也。又程文簡《演繁露》云：王羲之本傳以書換鵝者，《道德經》也。文士用作《黃庭》，人皆以爲誤。張彥遠《法書要錄》載褚遂良《右軍書目》正書第二卷有《黃庭經》六十行與山陰道士，其時眞蹟故在，既可以見其爲《黃庭》無疑。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親在禁中，見武后曝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函，所記憶者：《扇書》、《樂毅》、《告誓》、《黃庭》。又徐浩《古蹟記》：玄宗時，大王正書三卷，以《黃庭》爲第一，不聞《道德經》，則傳之所云却誤。程云《晉書》傳誤者，蓋未詳太白之詩，故不知爲二事也。琦按：《白氏六帖》：右軍王羲之，嘗見山陰道士有羣鵝，求之，乃邀右軍書《黃庭經》以換，遂書之。《太平御覽》：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山陰有道士養羣鵝，羲之意甚悅。道士云：「爲寫《黃庭經》，當舉羣相贈。」乃爲寫訖，籠鵝而去。《仙傳拾遺》：山陰道士管霄霞籠紅鵝一雙遺羲之，請書《黃庭經》。太白所用似非誤記。卽謂《仙傳拾遺》或出於僞撰，《白氏六帖》所引又不著本自何書，自當以《晉書》所載爲信。然《太平御覽》所引何法盛《晉中興書》，則又晉史之先鞭也，豈亦不足信乎？夫一經也，或以爲《黃庭》，或以爲《道德》；一道士也，或以爲劉，或以爲管；一鵝也，或以爲舉羣，或以爲一雙，蓋所謂傳聞異辭之故。遐考一事兩傳者，載籍固多有也。乃取其一說而以訾其餘，或以爲太白之誤，或以爲《晉書》之誤，或以爲右軍換鵝本有二事，或以爲右軍初未嘗書《黃庭經》，皆失之執矣。又洪容齋《四筆》謂太白眼高四海，衝口成章，必不規規然檢閱晉史，看逸少傳，然後落筆，正使誤以《道德》爲《黃庭》，於理正自無害。夫詩之美劣，原不關乎

用事之誤與否，然白璧微瑕，不能不受後人之指摘。若太白此詩，則固未嘗有瑕者也。故歷引昔人之論而辯晰之，且以見考古者之不易也。

送張遥之壽陽幕府

《唐書·地理志》：淮南道有壽州壽春郡，中都督府。本淮南郡，天寶元年更名。琦按：壽春之名，本自戰國。《史記·楚世家》：考烈王徙都壽春。《正義》曰：壽春在南壽州壽春縣是也。壽陽之名，起自東晉。《通典》：東晉以鄭皇后諱，改壽春曰壽陽，宜春曰宜陽，富春曰富陽。凡名春者，悉改之。唐時名壽春，而太白用壽陽，蓋襲用舊名耳。《史記索隱》：凡將軍謂之幕府者，蓋兵門合施帷帳，故稱幕府。崔浩曰：古者出征爲將帥，軍還則罷，理無常處，以幕帟爲府署，故曰幕府。

壽陽信天險，天險横荆關。苻堅百萬衆，遥阻八公山。〔一〕不假築長城，大賢在其間。戰夫若熊虎，〔二〕破敵有餘閑。張子勇且英，少輕衛、霍孱（士連切，音近殘）。〔三〕投軀紫髯將，〔四〕千里望風顔。勖爾效才略，功成衣錦還。〔五〕

〔一〕《太平寰宇記》：壽陽城臨淝水，北有八公山，山北即淮水，自東晉至今常爲要害之地。《十六國春秋》：苻堅鋭意欲取江東，遣征南大將軍陽平公融，督驃騎將軍張蚝、撫軍大將軍苻方、衛軍將軍梁成等，率步騎二十五萬，號稱三十萬，爲前鋒。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

里，旗鼓相望，衆號百萬。晉遣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與前鋒都督謝玄、西中郎將桓伊、輔國將軍謝琰等，水陸七萬，相繼來拒。堅與融登壽春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將士精銳。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謝玄、謝琰、桓伊等，以精卒八千涉渡淝水擊之，仍進決戰於淮水南。融馳騎略陣，馬倒，爲晉軍所殺，軍遂大敗。《江南通志》：八公山，在壽州城北五里，淝水之北，淮水之南，漢淮南王安與其賓客八公，俱登此山學仙。今山有淮南王廟，圖安及八士像。山以八公名，蓋本於此。苻堅望晉兵，見八公山草木皆旌旗狀，卽此山也。

〔二〕《三國志》：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江表傳》：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蓋本於《牧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之義。

〔三〕《漢書·張耳傳》：吾王，孱王也。孟康註：冀州人謂懦弱爲孱。

〔四〕鮑照詩：投軀報明主。紫髯將軍是孫會稽，詳見四卷註。

〔五〕《南史》：柳慶遠出爲雍州刺史，帝餞於新亭，謂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憂矣。」

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二首

《地理今釋》：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十里，西接洛陽縣，北接鞏縣，東接開封府密縣界，綿亘一百五十里。

何處可爲別？長安青綺門。〔一〕胡姬招素手，延（一作「留」）客醉金樽。臨當上馬時，我獨

（一作「因」）與君言。風吹（一作「驚」）芳蘭折，日沒鳥雀喧。〔三〕舉手指飛鴻，〔三〕此情難具論。〔四〕同歸無早晚，潁水有清源。〔五〕

〔一〕《三輔黄圖》：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青城門。《廟記》曰：霸城門亦曰青綺門。《洞冥記》：有青雀羣飛於霸城門，乃改爲青雀門。乃更修飾，刻木爲綺橑。雀去，因名青綺門。

〔二〕風吹芳蘭折，喻君子被抑不得伸其志也。「日沒鳥雀喧」，喻君暗而讒言競作也。

〔三〕《晉書》：郭瑀隱於臨松薤谷，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車、玄纁，備禮徵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安可籠哉！」遂深逃絶跡。「舉手指飛鴻」，蓋用其事，以明己將去之意。

〔四〕謝靈運詩：風潮難具論。

〔五〕潁水出嵩岳之少室山，詳見七卷註。吳均詩：濟水有清源，桂樹多芳根。劉履註：清源，水初出清淺處也。

其二

君思潁水綠，忽復歸嵩岑。歸時莫洗耳，〔一〕爲我洗其心。洗心得眞情，洗耳徒買名。謝公終一起，相與濟蒼生。〔二〕

〔一〕《高士傳》：許由，堯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濱。

〔二〕《世說》：謝公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

同王昌齡送族弟襄歸桂陽 一作《同王昌齡崔國輔送李舟歸郴州》 二首

唐時桂陽郡，即郴州也，隸江南西道。

秦地見碧草，楚謠對清樽。把酒爾何思？鷓鴣啼南園。予欲羅浮隱，〔一〕猶懷明主恩。躊躇紫宮戀，〔二〕孤負滄洲言。終然無心雲，海上同飛翻。相期乃不淺，幽桂有芳根。〔三〕

〔一〕《名山洞天福地記》：羅浮洞，周圍五百里，名朱明耀眞之天，在惠州博羅縣八十里。《太平寰宇記》：羅浮山本是蓬萊山之一峰，浮在海中，與羅山合，因名之。山有洞通勾曲，又有璇房、瑤室七十二所。裴淵《廣州記》云：羅、浮二山隱天，惟石樓一路可登矣。

〔二〕《增韻》：躊躇，猶豫也。紫宮，天子所居之宮，以比天之紫微垣，故曰紫宮。

〔三〕吳均詩：桂樹多芳根。太白雖用其句，然詩意則用淮南《招隱士》「桂樹叢生山之幽」也。

其二

爾家何在瀟湘川，〔一〕青莎（音梭）白石長江邊。〔二〕昨夢江花照江日（蕭本作「國」），幾枝正發東窗前。覺來欲往心悠然，魂隨越鳥飛南天。秦雲連山海相接，桂水橫烟不可涉。〔三〕

送君此去令人愁，風帆茫茫隔河洲。春潭瓊草緑可折，〔四〕西寄長安明月樓。

〔一〕瀟水出湖廣道州之九疑山，湘水出廣西桂林之海陽山，至永州城西而合流焉。自湖而南，二水所經之地甚廣，至長沙湘陰縣始達青草湖，注洞庭，與岷江之流合。故湖之北，漢、沔是主，不得謂之瀟湘。若湖之南，皆可以瀟湘名之。此詩送人歸桂陽，而言「爾家何在瀟湘川」，止是約略所近之地而言之耳。其實瀟湘之水，在桂陽之下，不能逆流而經桂陽也。

〔二〕《楚辭》：青莎雜樹兮薠草靃靡。按莎草有二：一是雀頭香，其葉似幽蘭而絶細，耐水旱，樂蔓延，雖拔心隕葉，弗之能絶，今之香附子是也。一是夫須，可爲衣以遇雨，今謂之蓑衣。《詩》云：南山有臺。臺卽此草是也。

〔三〕《水經注》：桂水出桂陽縣北界山，山壁高聳，三面特峻，石泉懸注瀑布而下，北逕南平縣而東北流，屈鍾亭右會鍾水，通爲桂水也。故應劭曰：「桂水出桂陽東北入湘。」按桂水出彬州桂東縣之小桂山，下流合於來水，來水至衡州府城北，始與瀟湘合。

〔四〕徐彦伯詩：雲生陰海沒，花落春潭空。自傷瓊草緑，詎惜鉛粉紅。

送外甥鄭灌從軍三首

六博爭雄好彩來，〔一〕金盤一擲萬人開。〔二〕丈夫賭命報天子，當斬胡頭衣錦迴。

〔一〕《演繁露》：博用六子，《楚辭》謂之六博。采本是采色之采，指其文而言也。如黑、白之以色別，雉、犢之以物別，皆采也。投得何色，其中程者勝，因遂名之爲采。今俗語凡事小而幸得者，皆

以采名之，義蓋起此也。

〔二〕《宋書》：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

其二

丈八蛇矛出隴西，〔一〕彎弧拂箭白猿啼。〔二〕破胡必用《龍韜》策，〔三〕積甲應將熊耳齊。〔四〕

〔一〕《十六國春秋》：隴上人作《壯士之歌》曰：「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

〔二〕《說文》：弧，木弓也。《淮南子》：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項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柱號矣。

〔三〕《太公六韜》有《龍韜》。

〔四〕《後漢書》：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

其三

月蝕西方破敵時，及瓜歸日未應遲。〔一〕斬胡血變黃河水，梟首當懸白鵲旗。〔二〕

〔一〕《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

〔二〕《漢書》：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顔師古註：梟，懸首於木上也。《史記》：武王以黃鉞斬紂頭，懸太白之旗。白鵲旗未詳。

送于十八應四子舉落第還嵩山

《通典》：開元二十九年，始於京師置崇玄館，諸州置道學生徒有差，謂之道學。舉送課試，與明經等。京都各百人，諸州無常員，習《老》、《莊》、《文》、《列》，謂之四子。蔭第與國子監同。《唐會要》：開元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於玄元皇帝廟置崇玄學，令習《道德經》、《莊子》、《文子》、《列子》，待習成後，每年隨舉人例送名至省，准明經考試，通者准及第人處分。

吾祖吹橐籥，〔一〕天人信森羅。歸根復太素，羣動熙元和。〔二〕炎炎四眞人，〔三〕摛（音痴）辯若濤波。〔四〕交流無時寂，楊、墨日成科。夫子聞洛誦，〔五〕誇才才故多。爲金好踊躍，〔六〕久客方蹉跎。道可束（繆本作「東」）賣之，五寶溢山河。勸君還嵩丘，開酌盼庭柯。〔七〕三花如未落，〔八〕乘興一來過。

〔一〕楊齊賢曰：吾祖，老子也。《老子》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二〕又云：萬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列子》：太素者，質之始也。《白虎通》：始起先有太初，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連，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潛夫論》：太素之時，元氣窈冥，形兆未成。《淮南子》：偃其聰明，抱其太素。

〔三〕《舊唐書》：天寶元年，莊子號爲南華眞人，文子號爲通元眞人，列子號爲沖虛眞人，庚桑子

號爲洞虛眞人。其四子所著書，改爲眞經。

〔四〕班固《答賓戲》：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顏師古註：大波曰濤。摛，布也。

〔五〕《莊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陸德明《音義》：李云副墨，可以副貳玄墨也。洛誦，誦，通也，苞洛無所不通也。崔云：皆古人姓名，或寓之耳，無其人也。

〔六〕《莊子》：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

〔七〕《歸去來辭》：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呂向註：柯，樹枝也。

〔八〕《初學記》：漢世有道士，從外國將貝多子來，於嵩高西脚下種之，有四樹，與衆木有異，一年三花，白色香異。

送別

尋陽五溪水，沿洄直入巫山裏。〔一〕勝境由來人共傳，君到南中自稱美。送君別有八月秋，颯颯蘆花復益愁。雲帆望遠不相見，日暮長江空自流。〔二〕

〔一〕蕭士贇曰：巫山介乎夔、峽二州之間。峽有青溪、赤溪、綠蘿溪、滄茫溪、姜詩溪，爲峽之五溪。蓋謂別者由尋陽上五溪而入巫山也。乃子見指爲武陵五溪，恐失詩意。武陵五溪，由沅合湘，瀦於洞庭，至岳陽而後入江，與巫峽地勢不相聯屬，所引非武陵五溪明矣。琦按：詩句五溪，當在尋陽，然無所考據。按《一統志》，五溪水在池州青陽縣西二十里，源出九華山。五溪，龍溪、池溪、漂溪、雙溪、瀾溪，合流北入大江。尋陽或是青陽之誤未可知。楊氏以武陵之五溪，蕭氏以巫峽之五溪當之，

恐皆非是。沿，謂順水而下也。洄，謂逆水而上也。

〔二〕王勃詩：檻外長江空自流。

送族弟綰（一作「琯」）從軍安西

《通典》：安西都護府本龜茲國也，大唐明慶中置。東接焉耆，西連疏勒，南鄰吐蕃，北拒突厥。

漢家兵馬乘北風，鼓行而（一作「向」）西破犬戎。〔一〕爾隨漢將（一作「揮長劍」）出門去，剪虜若草收奇功。君王按劍望邊色，旄頭已落胡天空。〔二〕匈奴繫頸數應盡，〔三〕明年應（一作「驅」）入蒲桃宮。〔四〕

〔一〕《漢書·項籍傳》：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顏師古註：鼓行，謂擊鼓而行，無畏懼也。《國語》：穆王將征犬戎。韋昭註：犬戎，西戎也。《文獻通考》：犬戎，西戎之別名，在荒服。

〔二〕《漢書》：昴曰旄頭，胡星也。

〔三〕《賈誼傳》：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吳均詩：匈奴數欲盡，僕在鴈門關。

〔四〕《三輔黃圖》：蒲桃宮，在上林苑西。漢哀帝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以太歲厭勝所在舍之，即此宮也。

送梁公昌從信安王 蕭本缺「王」字 北征

《册府元龜》：開元二十年正月，以朔方節度副大使、禮部尙書信安郡王禕，爲河東、河北兩道行軍副大總管，知節度事，率兵討契丹。率戶部侍郎裴耀卿諸副將，分道統兵出范陽之北，大破兩蕃之衆，擒其酋長，餘黨竄入山谷。

入幕推英選，〔一〕捐書事遠戎。高談百戰術，〔二〕鬱作萬夫雄。起舞蓮花劍，〔三〕行歌明月宮。將飛天地陣，〔四〕兵出塞垣通。〔五〕祖席留丹景，〔六〕征麾拂綵虹。〔七〕旋應獻凱入，〔八〕麟閣佇深功。〔九〕

〔一〕《世說》：郗生可謂入幕賓也。

〔二〕《史記》：外黄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

〔三〕《漢書音義》：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吳均詩：玉鞭蓮花劍。

〔四〕《六韜》：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爲天陣、地陣奈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陣。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利，此謂地陣。」

〔五〕塞垣，邊牆也。《後漢書》：秦築長城，漢起塞垣。

〔六〕楊齊賢曰：丹景，日也。

〔七〕張衡《思玄賦》：前祝融使舉麾兮。自註：《尚書》曰：右秉白旄以麾。案：執旄以指麾也。秦、漢以來，即以所執之旄名曰麾，謂麾幢曲蓋者也。范甯《穀梁傳註》：麾，旌幡也。《古今注》：麾，所以指麾。武王右執白旄以麾是也。乘輿以黄，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沈佺期詩：天人開祖席，朝寀候征麾。

〔八〕劉子玄詩：將軍獻凱入，歌舞溢重城。

〔九〕《通鑑·漢紀》：甘露三年，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容貌，署其官爵、姓氏。霍光、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陳子昂詩：單于不敢射，天子佇深功。

送白利從金吾董將軍西征

《唐書·百官志》：左右金吾衞上將軍各一人，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二人。

西羌延國討，〔一〕白起佐軍威。〔二〕劍決浮雲氣，〔三〕弓彎明月輝。馬行邊草綠，旌卷曙霜飛。抗手凜相顧，〔四〕寒風生鐵衣。〔五〕

〔一〕《後漢書》：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於賜支，至於河首，綿地千里。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鄯善、車師諸國。所居

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以產牧爲業。唐時則概指吐蕃爲西羌。延，遷延也。

〔二〕《史記》：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

〔三〕《莊子》：天子之劍，上決浮雲，下絕地紀。

〔四〕《孔叢子》：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李節者，與子高相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李善《文選註》：抗手，舉手而拜也。

〔五〕古《木蘭辭》：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

送張秀才從軍

《國史補》：進士通稱謂之秀才。

六駮食猛武，〔一〕恥從駑馬羣。〔二〕一朝長鳴去，矯若龍行雲。壯士懷遠略，志存解世紛。〔三〕周粟猶不顧，〔四〕齊珪安肯分。〔五〕抱劍辭高堂，〔六〕將投霍（蕭本作「崔」）冠軍。〔七〕長策掃河、洛，寧親歸汝墳。〔八〕當令千古後，麟閣著奇勳。〔九〕

〔一〕《詩·國風》：隰有六駮。毛萇傳：駮，如馬。鋸牙，食虎豹。孔穎達《正義》：《釋畜》云：駮，如馬。鋸牙，食虎豹。郭璞引《山海經》云：有獸名駮，如白馬，黑尾，鋸牙，音如鼓，食虎豹。然則此獸名駮而已。言六駮者，王肅曰：言六，據所見而言也。《北史》：張華原爲兗州刺史，先是州境數有猛

獸爲暴，自華原臨政，州東北七十里甑山中，忽有六駮食猛獸，咸以爲化感所致。蕭士贇曰：猛武，當作猛虎。唐國諱虎，故以武易之。

〔二〕《楚辭》：將隨駑馬之跡乎？《楚辭章句》：駑，鈍馬也。

〔三〕《後漢書》：情存遠畧，志闢四方。

〔四〕《史記》：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

〔五〕謝靈運詩：弦高犒晉師，仲連却秦軍。臨組乍不緤，對珪寧肯分。李善註：《史記》曰：平原君欲封魯連，連不肯受。左太沖《咏史》詩曰：臨組不肯緤，對珪不肯分。據仲連文，雖不見分珪之事，古者分爵，皆隨其爵之輕重而賜之珪璧，執以爲瑞信，今仲連不受齊、趙之封爵，明其不肯分珪也。

〔六〕吳均詩：僕本幽幷兒，抱劍事邊陲。

〔七〕《史記》：霍去病爲剽姚校尉，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

〔八〕揚子《法言》：孝莫大於寧親。《詩·國風》：遵彼汝墳。鄭康成《周禮註》：水涯曰墳。汝墳，謂汝水之涯也。《後漢書·郡國志》：汝陰本胡國。註曰：詩所謂汝墳也。又《應奉傳贊》：二應克聰，亦表汝墳。蓋凡汝水之濱，皆可謂之汝墳矣。

〔九〕麟閣，已見前註。

此詩當作於祿山寇陷洛陽之後。

送崔度還吳，度故人禮部員外國輔蕭本作「輔國」，誤之子

《唐書・藝文志》：崔國輔，應縣令，舉授許昌令、集賢直學士、禮部員外郎。坐王鉷近親，貶竟陵郡司馬。《唐詩品彙》：崔國輔，吳郡人。

幽燕沙雪地，萬里盡黃雲。朝吹歸秋雁，南飛日幾羣。中有孤鳳雛，哀鳴九天聞。我乃重此鳥，綵章五色分。胡爲雜凡禽，雞鶩輕賤君。舉手捧爾足，疾心若火焚。拂羽淚滿面，送之吳江濆（音焚）。〔一〕去影忽不見，躊躇日將曛。

〔一〕孫萬壽詩：被甲吳江濆。

送祝八之江東，賦得浣紗石

《太平御覽》：孔曄《會稽記》曰：句踐索美女以獻吳王，得諸暨苧羅山賣薪女西施、鄭旦，先教習於土城山，山邊有石，云是西施浣紗石。《太平寰宇記》：諸暨縣有苧羅山，山下有石跡，云是西施浣紗之所，浣紗石猶在。

西施越溪女，明豔光雲海。未（一作「來」）入吳王宮殿時，浣紗古石（一作「石古」）今猶在。桃李新開映古（一作「杏」）查，〔一〕菖蒲猶短出平沙。〔二〕昔時紅粉照流水，今日青苔覆落花。君去西秦適東越，碧山清江幾超忽。〔三〕若到天涯思故人，浣紗石上窺明月。

〔一〕《廣韻》：楂，水中浮木也。江總詩：古查横近澗，危石聳前洲。

〔二〕何遜詩：野岸平沙合，連山遠霧浮。

〔三〕王屮《頭陀寺碑文》：東望平臯，千里超忽。呂向註：超忽，遠貌。

送侯十一

朱亥已擊晉，侯嬴尚隱身。〔一〕時無魏公子，豈貴抱關人。余亦不火食，〔二〕遊梁同在陳。空餘湛盧劍，〔三〕贈爾託交親。

〔一〕朱亥、侯嬴，事詳三卷註。

〔二〕《莊子》：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

〔三〕《吳越春秋》：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不知其故。乃召風胡子而問曰：「寡人臥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胡子曰：「此謂湛盧之劍。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卽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

魯中送二從弟赴舉之西京 一作《送族弟鍠》

魯客向西笑，〔一〕君門若夢中。霜凋逐臣髮，日憶明光宮。〔二〕復羨二龍去，〔三〕才華冠世雄。平衢騁高足，〔四〕逸翰凌長風。舞袖拂秋月，歌筵聞早鴻。送君日千里，〔五〕良會何

由同。〔六〕

〔一〕《桓譚新論》：人聞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

〔二〕《雍錄》：漢有明光宮三：一在北宮，與長樂宮相連者，武帝太初四年起，即王商之所指借欲以避暑者也。別有明光宮在甘泉宮中，亦武帝所起，發燕、趙美女三千人充之。至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於建禮門內，則近明光殿矣。建禮門內得神仙門，神仙門內得明光殿。省中皆胡粉塗壁，以丹漆地，謂之丹墀。尚書郎握蘭含雞舌香奏事。此明光殿約其方向必在未央正宮殿中，不與北宮甘泉設爲奇玩者比，則臣下奏事之地也。琦按：太白所用，正指明光殿，而借用宮字以趁韻耳。

〔三〕《世説》：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

〔四〕謝靈運詩：平衢修且直。《古詩》：何不策高足。李善註：高，上也，亦謂逸足也。《漢書·高祖紀》：乘傳詣洛陽。如淳註：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

〔五〕江淹詩：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

〔六〕陳子昂詩：蜀山余方隱，良會何時同。

奉餞高尊師如貴道士傳道籙畢歸北海

道籙，詳見十卷註。唐時北海郡即青州也，隸河南道。

道隱不可見，〔一〕靈書藏洞天。吾師四萬劫，歷世遞相傳。〔二〕別杖留青竹，〔三〕行歌躡紫

烟。離心無遠近，長在玉京懸。〔四〕

〔一〕《老子》：道隱無名。河上公註：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莊子》：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

〔二〕《太平御覽》：《後聖道君列記》曰：刻以紫玉爲簡，青金爲文。龜母按筆，眞童拂筵，玉童結編，名曰《靈書》、《度人經》。此二章並是諸天上帝及至靈魔王隱秘之音，皆是大梵之言，非世上常辭，言無韻麗，曲無華宛，上天所寶，秘於玄都紫微上宮，依玄科四萬劫一傳。

〔三〕《後漢書》：費長房隨從壺公入深山，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長房乘杖須與來歸。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

〔四〕玉京，詳見五卷註。

金陵送張十一再遊東吳

張翰黃花句，〔一〕風流五百年。誰人今繼作？夫子世稱賢。再動遊吳棹，還浮入海船。春光白門柳，〔二〕霞色赤城天。〔三〕去國難爲別，思歸各未旋。空餘賈生淚，〔四〕相顧共悽然。

〔一〕張翰詩：青條若總翠，黃花如散金。

〔二〕胡三省《通鑑註》：白門，建康城西門也。西方色白，故以爲稱。古《楊叛曲》：暫出白門前，

楊柳可藏鴉。

〔三〕《台州府志》：赤城山，在天台縣北六里，一名燒山。石皆霞色，望之如雉堞，因以爲名。孫綽賦所謂「赤城霞起而建標」是也。支遁《天台山銘序》曰：往天台山，當由赤城爲道。而《神邕山圖》亦以赤城山爲天台南門，石城山爲西門也。

〔四〕《漢書》：賈誼自傷爲傅無狀，常哭泣。

送紀秀才遊越

海水不滿眼，觀濤難稱心。卽知蓬萊石，却是巨鼇簪。〔一〕送爾遊華頂，〔二〕令余發舄吟。〔三〕仙人居射的，〔四〕道士住山陰。〔五〕禹穴尋溪入，〔六〕雲門隔嶺深。〔七〕綠蘿秋月夜，相憶在鳴琴。

〔一〕《初學記》：《玄中記》曰：東海之大者有巨鼇焉，以背負蓬萊山，周圍千里。巨鼇，巨龜也。

〔二〕《一統志》：華頂峯，在天台縣東北六十里，周圍百餘里，高萬丈。絕頂東望滄海，俗名望海尖。草木薰郁，都非人世，夏有積雪。

〔三〕王粲《登樓賦》：莊舄顯而越吟。見九卷註。

〔四〕《藝文類聚》：孔曄《會稽記》曰：縣東南十八里，有射的山。遠望的的有如射候，故謂之射的。射的之西，有石室，可方二丈，謂之射室。傳云羽客之所遊憩，土人常以此占穀食貴賤。射的明，則米賤，暗則貴。諺曰：「射的白，斛一百；射的玄，斛一千。」又云：孔靈符《會稽山記》曰：射的山西南

水中有白鶴，常爲仙人取箭，曾刮壤尋索，遂成此山也。

〔五〕《書斷》：王羲之性愛鵝，山陰曇壤村有一道士，養好者十餘，王清旦乘小船往看之，意大願樂，乃告求市易。道士不與，百方譬說，不能得之。道士言性好道，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各兩章，便合羣以奉。羲之停半日，爲寫畢，籠鵝而歸，大以爲樂。

〔六〕《方輿勝覽》：禹穴，在紹興府龍瑞宮之側，東萊云大石中斷成罅，殊不古。殆非司馬子長所探也。《輟耕錄》：會稽陽明洞天，在秦望山後，禹廟之西南，云卽古禹穴，越之勝境也。諸峯環聳，鬱盤空曲。施宿《會稽志》：會稽山與宛委相接，宛委山卽禹穴，號陽明洞天。按舊經引《吳越春秋》：東南天柱，號宛委，乃禹藏書處，在會稽山南三里。則宛委別一山也。

〔七〕《水經注》：山陰縣南有玉笥、竹林、雲門、天柱精舍，並疏山創基，架林裁宇，割澗延流，盡泉石之好。施宿《會稽志》：雲門山，在會稽縣南三十里。舊經云：晉義熙二年，中書令王子敬居此，有五色雲見，詔建寺，號雲門。山有謝敷宅、何公井、好泉亭、王子敬山亭、永禪師臨書閣。

送長沙陳太守二首

唐長沙郡，卽潭州也，隸江南西道。

長沙陳太守，逸氣凌青松。〔一〕英主賜五（繆本作「玉」）馬，本是天池龍。〔二〕湘水迴九曲，〔三〕衡山望五峯。〔四〕榮君按節去，〔五〕不及（一作「得」）遠相從。

〔一〕《十六國春秋》：張謐幼有逸氣，太守陸雲見而異之。

〔二〕庾信《春賦》：馬是天池之龍種。

〔三〕《水經注》：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湘七百里中，有九向九背。故漁者歌曰：「帆隨湘轉，望衡九面。」《藝文類聚》：《湘中記》曰：遙望衡山如陣雲，沿湘千里，九向九背，乃不復見。

〔四〕《通鑑地理通釋》：衡岳，在潭州衡山縣西三十里，衡州衡陽縣北七十里。有五峰，曰：紫蓋、天柱、芙蓉、石廩、祝融。

〔五〕《子虛賦》：案節未舒。《索隱》曰：郭璞云：言頓轡也。司馬彪云：按轡而行得節，故曰按節。

其二

七郡長沙國，〔一〕南連湘水濱。定王垂舞袖，地窄不迴身。〔二〕莫小二千石，〔三〕當安遠俗人。洞庭鄉路遠，〔四〕遙羡錦衣春。

〔一〕按唐時潭州長沙郡、衡州衡陽郡、永州零陵郡、連州連山郡、道州江華郡、郴州桂陽郡、邵州邵陽郡，此七郡者，在秦、漢時皆長沙故地。

〔二〕定王舞袖事，詳見十五卷註。

〔三〕漢時太守秩二千石。

〔四〕《通典》：岳州巴陵縣有洞庭湖。

送楊燕之東魯

關西楊伯起，漢日舊稱賢。四代三（一作「五」）公族，〔一〕清風播人天。夫子華陰居，開門對玉蓮。〔二〕何事歷衡霍，〔三〕雲帆今始還。〔四〕君坐稍解顏，〔五〕爲我（一作「君」）歌此篇。我固侯門士，謬登聖主筵。一辭金華殿，〔六〕蹭蹬長江邊。二子魯門東，別來已經年。因君此中去，不覺淚如泉。〔七〕

〔一〕《後漢書》：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少好學，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永寧元年代劉愷爲司徒，延光二年代劉愷爲太尉。震子秉，延熹五年代劉矩爲太尉。秉子賜，熹平二年代唐珍爲司空，五年代袁隗爲司徒，光和五年拜太尉。賜子彪，中平六年代董卓爲司空，其冬代黃琬爲司徒，興平元年代朱儁爲太尉。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爲東京名族云。三公，舊本或有作五公者。楊註：以三公爲是。琦按：《後漢書》：諸袁事漢，四世五公。陳子昂《梓州司馬楊君神道碑》：迨震、秉、彪、賜，四代五公，光烈昭於漢室，盛德充於海內。李頎詩：漢家名臣楊德祖，四代五公享茅土。五公，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楊氏四世，但爲三公，未有登太傅、大將軍之位，不知諸書何以言之。然其語則已有所本，未可以爲誤也。

〔二〕《太平寰宇記》：華州華陰縣，以在太華山之陰，故名之。華山有蓮花峰，以形似蓮花，故

名。玉蓮，蓋指此。或謂指玉女、蓮花二峰而言。或謂《華山記》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昌黎詩所謂「太華峰頭玉井蓮，花開十丈藕如船」，玉蓮似指玉井蓮也。

〔三〕《史記正義》：《括地志》云：衡山一名岣嶁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一里。《太平寰宇記》：霍山，一名衡山，一名天柱山，在壽州六安縣南五里。《爾雅》：霍山爲南岳。註云：卽天柱也。漢武帝以衡山遼遠，讖緯皆以霍山爲南岳，故祭其神於此。今其土俗皆呼南岳大山。《黃庭內景玉經》曰：霍山下有洞房二百里，司命君之府也。有西北、東南二門，其中有五香芝、飛華、金瓶之寶、神瞻靈瓜，食之者至玄。《江南通志》：霍山在廬州府霍山縣西北五里。漢武帝南巡，以衡山遠阻，移祭此山，又名南岳山。

〔四〕馬融《廣成頌》：張雲帆，施蜺幬。

〔五〕《列子》：夫子始一解顏而笑。

〔六〕《三輔黃圖》：未央宮有金華殿。

〔七〕劉琨詩：據鞍長嘆息，淚下如流泉。

送蔡山人

我本不棄世，世人自棄我。一乘無倪(音涯)舟，〔一〕八極縱遠柂(徒可切，馱上聲)。〔二〕燕客期躍馬，唐生安敢譏。〔三〕採珠勿驚龍，〔四〕大道可暗歸。故山有松月，遲爾翫淸暉。〔五〕

〔一〕《韻會》：倪，極際也。

〔二〕郭璞《江賦》：凌波縱柂。《釋名》：船，其尾曰柂。柂，拖也，後見拖曳也，且弼正船，使順流不使他戾也。《玉篇》：柁，正船木也。設於船尾，與舵同，一作柂。

〔三〕《戰國策》：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史記》：蔡澤者，燕人也。遊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

〔四〕《莊子》：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詳見九卷註。

〔五〕曹植詩：遲奉聖顏。李善註：遲，猶思也。呂向註：遲，待也。

送蕭三十一之魯中，兼問稚子伯禽

六月南風吹白沙，〔一〕吳牛喘月氣成霞。〔二〕水國鬱（一作「歊」）蒸不可處，〔三〕時炎道遠無行車。〔四〕夫子如何涉江路？雲帆嫋嫋金陵去。高堂倚門望伯魚，〔五〕魯中正是趨庭處。我家寄在沙丘旁，〔六〕三年不歸空斷腸。君行既識伯禽子，應駕小車騎白羊。〔七〕

〔一〕《晉書》：惠帝元康中，京洛童謠曰：「南風起，吹白沙，遙望魯國何嵯峨，千歲髑髏生齒牙。」

〔二〕《埤雅》：《風俗通》曰：「吳牛望月而喘，言使之苦於日，是故見月而喘。蓋傷禽驚於虛弦，疲牛望月而喘，物之憚怯，見似而驚，有如此者。

〔三〕傅玄《苦熱》詩：呼吸氣鬱蒸。

〔四〕程曉詩：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

〔五〕《戰國策》：王孫賈之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家語》：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名鯉，而字伯魚。

〔六〕沙丘，詳見十三卷註。

〔七〕《世說註》：衛玠齠齔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

送楊山人歸嵩山

《元和郡縣志》：嵩高山，在河南府告成縣西北二十三里，登封縣北八里，亦名外方山。東曰太室，西曰少室，嵩高總名，即中岳也。山高二十里，周迴一百三十里。

我有萬古宅，嵩陽玉女峰。〔一〕長留一片月，挂在東溪松。爾去掇仙草，〔二〕菖蒲花紫茸（一作「君行到此峰，餐霞駐衰容」）。〔三〕歲晚或相訪，青天騎白龍。〔四〕

〔一〕《登封縣志》：太室二十四峰，有玉女峰，峰北有石如女子，上有大篆七字，人莫能識。

〔二〕江淹《赤虹賦》：掇仙草於危峰，鐫神丹於崩石。

〔三〕《神仙傳》：嵩山石上菖蒲，一寸九節，服之長生。《抱朴子》：菖蒲須得生石上，一寸九節以上，紫花者尤善。謝靈運詩：新蒲含紫茸。李善註：《倉頡篇》曰：茸，草貌。然此茸謂蒲花也。

〔四〕《廣博物志》：瞿武，後漢人也。七歲絶粒，服黄精紫芝，入峨眉山，天竺眞人授以眞訣，乘白龍而去。

送殷淑三首

顔眞卿《元靜先生廣陵李君碑》，眞卿與先生門人中林子殷淑、遺名子韋渠牟，嘗接采眞之遊，緒聞含一之德云云。是卽此人也。

海水不可解，連江夜爲潮。俄然浦嶼闊，〔一〕岸去酒船遙。惜别耐取醉，鳴榔且長謠。〔二〕天明爾當去，應有便（蕭本作「便有」）風飄。

〔一〕《韻會》：浦，水濱也。嶼，海中洲也。劉淵林《吳都賦註》：嶼，海中洲，上有石山也。

〔二〕潘岳《西征賦》：鳴榔厲響。李善註：《説文》云：榔，高木也，以長木叩船爲聲，所以驚魚，令入網也。一説榔，船板也，船行則響，謂之鳴榔。駱賓王詩「鳴榔下貴洲」，沈佺期詩「鳴榔曉帳前」是也。若太白此篇，送客非觀漁，停舟飲酒，非挂帆長行，所謂鳴榔者，當是擊船以爲歌聲之節，猶叩舷而歌之義。

其二

白鷺洲前月，〔一〕天明送客迴。青龍山後日，〔二〕早出海雲來。流水無情去，征帆逐吹開。

相看不忍別，更進手中杯。

〔一〕《六朝事跡》：白鷺洲，圖經云在城西南八里，周迴十五里，對江寧之新林浦。

〔二〕《景定建康志》：青龍山在城東南三十五里，周迴二十里，高九十丈。又溧陽縣界別有青龍山。

其三

痛飲龍篺下，燈青月復寒。醉歌驚白鷺，半夜起沙灘。

送岑徵君歸鳴皐山

《唐書·地理志》，河南府陸渾縣有鳴皐山。

岑公相門子，〔一〕雅望歸安石。〔二〕奕世皆夔龍，〔三〕中台竟（一作「有」）三拆。〔四〕至人達機兆，〔五〕高揖九州伯。〔六〕奈何天地間，而作隱淪客。〔七〕貴道能（一作「皆」）全眞，〔八〕潛輝臥幽鄰（一作「鱗」）。探元入窅（音杳）默，〔九〕觀化遊無垠。〔一〇〕光武有天下，嚴陵爲故人。雖登洛陽殿，不屈巢、由身。余亦謝明主，今稱偃蹇臣。〔一一〕登高覽萬古，思與廣成鄰。蹈海寧受賞，〔一二〕還山非問津。西來（一作「終期」）一搖扇，共拂元規塵。〔一三〕

〔一〕琦按：岑參《感舊賦序》云：國家六葉，吾門三相矣。江陵公爲中書令，輔太宗；鄧國公爲文昌右相，輔高宗；汝南公爲侍中，輔睿宗。相承寵光，繼出輔弼。逮乎武后臨朝，鄧國公由是得罪。先天中，汝南公又得罪。朱輪翠轂如夢中矣。按《唐書》：岑文本，鄧州棘陽人。祖善方，後梁吏部尚書。父之象，隋邯鄲令。貞觀中，文本歷官中書令，封江陵縣子。從子長倩，永淳中累官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垂拱中拜文昌右相，封鄧國公，爲來俊臣所誣陷，斬於市。文本孫羲，累官至同中書門下三品。景雲間進侍中，封南陽郡公。羲兄獻，爲國子司業；弟仲翔，陝州刺史；仲休，商州刺史。兄弟子姓在清要者數十人。羲嘆曰：「物極則反，可以懼矣。」然不能抑退，坐豫太平公主謀，誅，籍其家。

〔二〕《晉書》：謝安，字安石，自幼有公輔之望。

〔三〕楊齊賢曰：奕世，累世也。

〔四〕《晉書·天文志》：永康元年三月，中台星坼，占曰：「台星失常，三公憂。」趙王倫尋廢殺賈后，斬司空張華。

〔五〕歐陽建詩：古人達機兆。

〔六〕孔安國《尚書傳》：牧，牧民，九州之伯。《晉書》：桓玄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

〔七〕《桓譚新論》：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淪。謝靈運詩：既枉隱淪客。

〔八〕《莊子》：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眞也。

〔九〕又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一〇〕《淮南子》：上遊於霄雿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高誘註：無垠，無形狀之貌。

〔一一〕袁宏《後漢紀》：伏見太原周黨，使者三聘，乃肯就車。陛下親見諸庭，黨伏而不謁，偃蹇自

高，逡巡求退。《後漢書》：偃蹇反俗。章懷太子註：偃蹇，驕傲也。

〔一二〕嚴子陵、廣成子及魯仲連欲蹈東海事，俱見二卷註。

〔一三〕《晉書》：庾亮雖居外鎭，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強兵，趣向者多歸之。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

送范山人歸太山

《地理今釋》：泰山在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北五里。

魯客抱白鶴（一作「雞」），〔一〕別余往太山。初行若片雪（一作「雲」），杳在青崖間。〔二〕高高至天門，日觀（一作「海日」）近可攀。〔三〕雲生（蕭本作「山」）望不及，此去何時還？

〔一〕《抱朴子》：欲求芝草，入名山，帶靈寶符，牽白犬，抱白雞，以白鹽一斗及開山符檄著大石上。《續博物志》：陶隱居云：學道之士，居山宜養白雞、白犬，可以辟邪。

〔二〕《後漢書·祭祀志》：馬第伯《封禪儀記》曰：是朝上泰山，至中觀，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覩。仰望天闕，如從谷底仰視抗峰，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窱，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如行杇兀，或如白石，或如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

〔三〕《初學記》：《太山記》云：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窗矣。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山頂西巖爲仙人石閭，東巖爲介丘，東南巖名日觀。日

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

李太白全集卷之十八

錢塘王琦琢崖輯註
王濟魯川較

古近體詩共三十五首

送韓侍御之廣德繆本「德」字下多一「令」字

《唐書·地理志》：江南西道宣城郡有廣德縣，本綏安縣，至德二載更名廣德。

昔日繡衣何足榮？〔一〕今宵貰（始制切，音世，又神夜切，音射，義同）酒與君傾。〔二〕暫就東山賒月色，酣歌一夜送泉明。〔三〕

〔一〕《漢書》：侍御史有繡衣直指，出討奸猾，治大獄。顏師古註：衣以繡者，尊寵之也。

〔二〕《漢書·高帝紀》：嘗從王媼、武負貰酒。顏師古註：貰，賒也。陶淵明嘗爲彭澤令，故用之以擬韓侍御也。

〔三〕《野客叢書》：《海錄碎事》謂淵明一字泉明，李白詩多用之，不知稱淵明爲泉明者，蓋避唐高祖諱耳。猶楊淵之稱楊泉，非一字泉明也。《齊東野語》：高祖諱淵，淵字盡改爲泉。楊升庵曰：今人改泉明爲泉聲，可笑。

白雲歌送友人

楚山秦山多白雲，白雲處處長隨君。君今還入楚山裏，雲亦隨君渡湘水。水上女蘿衣白雲，早臥早行君早起。

蕭士贇曰：此詩已見七卷，特首尾數語不同，而此則尾語差拙，恐是初本未經改定者，今兩存之。

送通禪師還南陵隱静寺

《太平府志》：隱静寺，在繁昌縣東南二十里。隱静山一名五峰寺山，有碧霄、桂月、鳴磬、紫氣、行道五峰，寺當五峰之會，巑岏拱合，林木幽奇，古澗委折，殷雷轟地。相傳寺爲杯度禪師所建，飛錫定基，江神送木，現諸神異。寺外有十里松徑，傳云禪師手植，或曰距寺二里許有雙松對峙，勢若虬龍者，卽師手澤。又嘗取新羅五葉松種寺西，迄今尚存。舊誌又言，寺有朗公橘，杯度所攜頻伽鳥一雙，皆晉、宋遺跡。又有木、米、鹽、醬等池，言創寺時，諸物皆從此出云。舊額云「江東第一禪林」。按：繁昌縣，南唐時析南陵分置，在

唐時尙屬南陵。

我聞隱静寺，山水多奇蹤。巖種朗公橘，門深杯度松。道人制猛虎，〔一〕振錫還孤峰。〔二〕他日南陵下，相期谷口逢。

〔一〕《釋氏要覽》：《智度論》云：得道者名爲道人，餘出家未得道者，亦名道人。《法苑珠林》：晉沙門于法蘭，高陽人也。嘗夜坐禪，虎入其室，因蹲牀前，蘭以手摩其頭，虎奮耳而伏，數日乃去。

〔二〕沈約《法王寺碑》：振錫經行，祇林宴坐。錫，釋家所執錫杖，一名德杖，一名智杖，有金環繞之，作錫錫聲，行時以節步趨者。

送友人

青山横北郭，白水遶東城。此地一爲別，孤蓬萬里征。〔一〕浮雲遊子意，〔二〕落日故人情。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三〕

〔一〕鮑照《蕪城賦》：孤蓬自振，驚砂坐飛。

〔二〕浮雲一往而無定跡，故以比遊子之意；落日銜山而不遽去，故以比故人之情。

〔三〕《詩·小雅》：蕭蕭馬鳴。《左傳》：有班馬之聲。杜預註：班，別也。主客之馬將分道，而蕭蕭長鳴，亦若有離羣之感，畜猶如此，人何以堪。

送別

斗酒渭城邊，〔一〕壚頭醉不眠。〔二〕梨花千樹雪，楊葉萬條烟。惜別傾壺醑，〔三〕臨分贈馬鞭。看君潁上去，〔四〕新月到應（繆本作「家」）圓。

〔一〕《水經注》：長安，故咸陽也。漢高帝更名新城，武帝元鼎三年別爲渭城，在長安西北渭水之陽。《史記正義》：《括地志》云：咸陽故城亦名渭城，在雍州北五里，今咸陽縣東十五里。《太平寰宇記》：故渭城，在今縣東北二十二里渭水北，卽秦之杜郵。其城周八里，秦自孝公至始皇，皆都於此城。武帝元鼎三年，更名渭城，後漢省，倂地入長安，故此城存。

〔二〕《史記集解》：韋昭曰：鑪，酒肆也。以土爲墮，邊高似鑪。《漢書註》：如淳曰：酒家開肆待客，設酒鑪，故以鑪名肆。臣瓚曰：盧，酒瓮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盧者，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邊高，形如鍛家爐，故取名耳，非卽謂火爐及酒瓮也。

〔三〕《初學記》：醑，旨酒也。《玉篇》：醑，美酒也。《正字通》：俗呼醨爲尾酒，醑爲頭酒。

〔四〕河南道潁川汝陰郡有潁上縣。《太平寰宇記》：潁上縣，以地枕潁水上游爲名。

《滄浪詩話》：太白詩「斗酒渭城邊，壚頭醉不眠」，乃岑參之詩，誤編入。琦按：《文苑英華》亦以此詩爲岑參作，題云《送楊子》，岑集亦載之。

江上送女道士褚三清遊南岳

南岳，衡山也。在今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西北三十里，接衡陽縣及長沙府界。

吳江女道士，頭戴蓮花巾。〔一〕霓衣（繆本作「裳」）不濕雨，特異陽臺雲（繆本作「神」）。〔二〕足下遠遊履，凌波生素塵。〔三〕尋仙（蕭本作「倦尋」）向南岳，應見魏夫人。〔四〕

〔一〕《太平御覽》：《登眞隱訣》曰：太玄上丹靈玉女，戴紫華芙蓉巾。

〔二〕巫山神女，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詳見二卷註。

〔三〕《洛神賦》：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呂向註：遠遊，履名。步於水波之上，如生塵也。

〔四〕《南岳魏夫人傳》：魏夫人者，晉司徒劇陽文康公舒之女，名華存，字賢安。幼而好道，靜默恭謹，志慕神仙，味眞耽玄，欲求沖舉，吐納氣液，攝生夷靜，住世八十三年，以晉成帝咸和九年，歲在甲午，太乙元仙遣飈車來迎，夫人乃託劍化形而去。位爲紫虛元君，領上眞司命南岳夫人，比秩仙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中，主下訓奉道，教授當爲仙者，男曰眞人，女曰元君。

送友人入蜀

見說蠶叢路，〔一〕崎嶇不易行。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芳樹籠秦棧，〔二〕春流遶蜀城。〔三〕升沉應已定，不必問（繆本作「訪」）君平。〔四〕

〔一〕蠶叢，蜀王之先，詳見三卷《蜀道難》註。

〔二〕李善《文選註》、《通俗文》曰：板閣曰棧。《史記》：去輒燒絕棧道。《索隱》曰：棧道，閣道也。音士諫反。包愷音士版反。崔浩云：險絕之處，傍鑿山巖而施板梁爲閣。琦按：入蜀之道，山路懸險，不容坦行。架木而度，名曰棧道。以其自秦入蜀之道，故曰秦棧。

〔三〕《水經注》：成都縣有二江雙流郡下，故揚子雲《蜀都賦》曰「兩江珥其前」者也。

〔四〕《高士傳》：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隱居不仕，嘗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

徐而庵曰：「山從」二句，是承上「崎嶇不易行」五字，勿作好景會。

送趙雲卿

白玉一杯酒，綠楊三月時。春風餘幾日，兩鬢各成絲。秉燭唯須飲，投竿也未遲。如逢渭川獵，猶可帝王師。

此篇與十二卷內《贈錢徵君少陽》詩，無一字差異，蓋編者重入未删。

送李青歸華陽川

胡三省《通鑑註》：華陽川，在號州華陽山南。《雍勝略》：華陽水，在漢中府褒城縣西二十五里，源出牛頭山，南流與漢水合。蕭本作「南華陽川」，誤。

伯陽仙家子，〔一〕容色如青春。日月祕靈洞，雲霞辭世人。化心養精魄，〔二〕隱几窅天眞。〔三〕莫作千年別，歸來城郭新。〔四〕

〔一〕《列仙傳》：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轉爲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史記》云二百餘年。時稱隱君子。

〔二〕江淹詩：隱淪駐精魄。

〔三〕《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坐。陸德明《音義》：隱，憑也。

〔四〕《丁令威歌》：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

送舍弟

吾家白額（一作「馬」）駒，〔一〕遠別臨東道。他日相思一夢君，應得池塘生春草。〔二〕

〔一〕《魏志》：曹休間行北歸見太祖，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吾家白額駒，即吾家千里駒之意，而改用李氏事耳。《晉書》：武昭王諱暠，字玄盛，姓李氏，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嘗與太史令郭黁及其同母弟宗繇同宿，黁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土之分。家有騧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呂光末，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以燉煌太守孟敏爲沙州刺史，署玄盛效穀令。敏尋卒，護軍郭謙等以玄盛溫毅有惠政，推爲燉煌太守，玄盛初難之，宗繇言於玄盛曰：「君忘郭黁之言耶？白額駒今生矣！」玄盛乃從之。

〔二〕謝靈運夢見從弟惠連，得「池塘生春草」句，詳見十一卷註。

送別得書字

水色南天遠，舟行若在虚。遷人發佳興，吾子訪閑居。日落看歸鳥，潭澄羨(一作「憐」)躍魚。聖朝思賈誼，〔一〕應降紫泥書。〔二〕

〔一〕《漢書》：賈誼爲長沙王太傅，後歲餘，帝思誼，徵之。

〔二〕紫泥，用之以封璽書，見七卷註。

送鞠十少府

試發清秋興，因爲吳會吟。碧雲斂海色，流水折江心。我有延陵劍，〔一〕君無陸賈金。〔二〕艱難此爲別，惆悵一何深。

〔一〕《新序》：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詳見十二卷註。

〔二〕《漢書》：陸賈有五男，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

送張秀才謁高中丞并序

余時繫尋陽獄中，正讀《留侯傳》。〔一〕秀才張孟熊，蘊滅胡之策，將之廣陵謁高中

丞。〔三〕余喜子房之風，感激於斯人，因作是詩以送之。

〔一〕《史記》世家第二十五爲《留侯世家》。曰《留侯傳》，蓋變稱也。

〔二〕《舊唐書》：高適者，渤海蓨人也。爲諫議大夫，負氣敢言，上皇以諸王分鎮，適切諫不可。及永王叛，肅宗聞其論諫有素，召而謀之。適因陳江東利害，永王必敗。上奇其對，以適兼御史大夫、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詔與江東節度來瑱，率本部兵，平江、淮之亂。會於安州，師將渡，而永王敗。適喜言王霸大略，務功名，尚節義，逢時多難，以安危爲己任，然言過其實，爲大臣所輕。

秦帝淪玉鏡（一作「六雄滅金虎」），〔一〕留侯降氛氳。感激黄石老，〔二〕經過倉海君。〔三〕壯士揮金槌，〔四〕報讎六國（繆本作「合」）聞。智勇冠終古，〔五〕蕭、陳難與羣。兩龍爭鬭時，〔六〕天地動風雲。酒酣（一作「縱横」）舞長劍，〔七〕倉卒解漢紛。〔八〕宇宙初倒懸，鴻（繆本作「洪」）溝勢將分。英謀信奇絶，夫子揚清芬（一作「夫子稱卓絶，超然繼清芬」）。胡月入紫微，〔九〕三光亂天文。高公鎮淮海，談笑却（繆本作「廓」）妖氛。〔一〇〕採爾幕中畫，〔一一〕戡（音堪）難光殊勳。〔一二〕我無燕霜感，〔一三〕玉石俱燒焚。〔一四〕但灑一行淚，臨歧竟何云。

〔一〕《尚書帝命驗》：桀失玉鏡，用其噬虎。鄭康成註：玉鏡，謂清明之道。

〔二〕《史記·留侯世家》：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

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嘗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

〔三〕《漢書音義》：倉海君，晉灼曰：海神也。如淳曰：秦郡縣無倉海，或曰東夷君長也。顏師古曰：二說並非，蓋當時賢者之號也。

〔四〕琦按：《史記》、《漢書》載博浪沙事，並云鐵椎，惟《水經注》云：張良為韓報仇於秦，以金椎擊秦始皇不中，中其副車。駱賓王詩「金椎許報韓」，蓋出於此。

〔五〕《漢書·張良傳贊》：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盧諶詩：智勇冠當代。

〔六〕《史記·彭越傳》：兩龍方鬭，且待之。

〔七〕《說文》：酣，酒樂也。應劭曰：不醉不醒曰酣。

〔八〕《項羽本紀》：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急擊勿失。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毋從俱死。良曰：「沛公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出要項伯，入見，沛公奉巵酒為壽，約為

婚姻，曰：「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項王因留沛公與飮。范增出召項莊，謂曰：「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莊則入爲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須臾，沛公起如厠，因招樊噲出。於是遂去，令張良留謝。漢四年，項王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飢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

〔九〕《晉書》：月爲胡王。《陳書》：陳寶應起兵沙門，惠標作五言詩以送之曰：「匹馬猶臨水，離騎稍引風。好看今夜月，當入紫微宮。」

〔一〇〕《陳書》：文參禮樂，武定妖氛。

〔一一〕謝瞻詩：婉娩幕中畫。

〔一二〕《廣韻》：戡，勝也，克也。

〔一三〕《太平御覽》：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仰天而哭，夏五月，天爲之降霜。

〔一四〕《書·胤征》：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尋陽送弟昌峒 繆本作「岠」鄱岠司馬作

鄱陽，唐時郡名，卽饒州也。隸江南西道，爲上州，有司馬一人，從五品。

桑落洲渚連，〔一〕滄江無雲烟。尋陽非剡水，忽見子猷船。〔二〕飄然（繆本作「了見」）欲相近，來遲杳若仙。人乘海上月，帆落湖中天。一覩無二諾，〔三〕朝歡更勝昨。爾則吾惠連，〔四〕吾非爾康樂。朱紱白銀章，〔五〕上官佐鄱陽。〔六〕松門拂中道，石鏡迴淸光。〔七〕搖扇及于越，水亭風氣涼。〔八〕與爾期此亭，期在秋月滿。時過或未來，兩鄉心已斷。吳山對楚岸，彭蠡當中州。〔九〕相思定如此，有窮盡年愁。

〔一〕《太平寰宇記》：桑落洲，在舒州宿松縣西南一百九十四里。江水始自鄂陵，分派爲九，於此合流，謂之九江口。此洲與江州尋陽縣，分中流爲界。《一統志》：桑落洲，在九江府城東北過江五十里。昔江水泛漲，流一桑於此，因名。

〔二〕王子猷乘船往剡溪訪戴安道，詳見九卷註。

〔三〕魏徵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

〔四〕《宋書》：謝惠連幼有才悟而輕薄，不爲父方明所知。靈運嘗自始寧至會稽造方明，過視惠連，大相咨賞，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

〔五〕《韻會》：紱，綬也。《增韻》：印組也。章，印章也。朱紱、銀章，詳見十一卷《贈劉都使》

詩註。

〔六〕凡除官到任，謂之上官。司馬，州之佐職。

〔七〕《江西通志》：松門山，在南昌府城西北二百十五里，枕鄱湖之東，兩岸悉生松，遙望如門，故名。上有石鏡，光可照人。謝康樂詩「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是也。

〔八〕《太平寰宇記》：干越渡，在餘干縣西南一百二十步，置津吏主守，四時不絕。干越亭在餘干縣東南三十步，屹然孤立，古今遊者多留題章句焉。《江西通志》：干越亭，在饒州府餘干縣羊角山。《文公談苑》云：前瞰琵琶洲，後枕思禪寺，林麓森鬱，千峰競秀。唐初張彥俊建。

〔九〕《通鑑地理通釋》：彭蠡在江州潯陽縣。《括地志》：在縣東南五十里。《六典註》：一名宮亭湖，在南康軍星子縣南，江州彭澤縣西。《地理志》：在豫章郡彭澤縣西。《郡縣志》：在都昌縣西六十里，與潯陽縣分湖爲界。《禹貢》揚州「彭蠡既瀦」，即江漢所匯之澤，合江西、江東諸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

餞校書叔雲

少年費白日，歌笑矜朱顏。不知忽已老，喜見春風還。惜別且爲歡，徘徊桃李間。看花飲美酒，聽鳥臨晴山。向晚竹林寂，〔一〕無人空閉關。〔二〕

〔一〕《晉書》：阮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遊。

〔二〕閉關，猶閉門也。江淹《恨賦》：閉關却掃，塞門不仕。

送王孝廉覲省

彭蠡將天合，〔一〕姑蘇在日邊。〔二〕寧親候海色，欲動孝廉船。〔三〕窈窕晴江轉，參差遠岫連。相思無晝夜，東注（蕭本作「泣」）似長川。

〔一〕《江西志》：鄱陽湖，在南昌府城東北一百五十里，即《禹貢》之彭蠡也。一名宮亭湖，一名揚瀾湖，跨南昌、饒州、南康三郡，合上流諸水入焉。周圍數百里，闊四十里，長三百里。每春夏之間，江、漢水漲，則彭蠡之水鬱不得流而逆回倒積，遂成巨浸，瀰渺數百餘里，無復畔岸。逮夫二水漸消，則彭蠡之水始出大江，循南岸而行，與二水頡頏趨海。《韻會》：將，與也。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長波天合。

〔二〕楊齊賢曰：姑蘇，蘇州吳郡。以其近東海日出之地，故云日邊。

〔三〕《法言》：孝莫大於寧親。《世說》：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眞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

同吳王送杜秀芝舉入京

按：詩題當是「送杜秀才赴舉入京」，「芝」字疑譌。

秀才何翩翩？王許回也賢。暫別廬江守，〔一〕將遊京兆天。秋山宜落日，秀水出寒烟。欲折一枝桂，〔二〕還來雁沼前。〔三〕

〔一〕廬江，郡名，卽廬州也。隸淮南道。《通典》：雍州，開元三年改爲京兆府。凡周、秦、漢、晉、西魏、後周、隋至於我唐，並爲帝都。

〔二〕《晉書》：郤詵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

〔三〕《西京雜記》：梁孝王築兔園，園中有雁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瑰禽、怪獸畢備，王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

洞庭醉後送絳州呂使君杲 蕭本作「果」流澧州

《湖廣志》：洞庭湖，在岳州西南，綿跨八百里。絳州，又謂之絳郡，隸河東道。澧州，在澧水之陽，又謂之澧陽郡，隸山南東道，在京師東南一千八百九十三里。

昔別若夢中，天涯忽相逢。洞庭破秋月，縱酒開愁容。贈劍刻玉字，延平兩蛟龍。〔一〕送君不盡意，書及雁迴峰。〔二〕

〔一〕《中華古今注》：晉時斗牛間常有紫氣，張華知是劍氣。乃以雷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縣獄深，得劍兩枚，一送與張華，一煥自佩。後華死，子韙佩，過延平津，躍入水，使人尋之，乃見化爲龍也。雷煥卒，子亦佩之，於延平津，亦躍入水，化爲龍矣。

〔二〕《方輿勝覽》：回雁峰，在衡陽之南，雁至此不過，遇春而回，故名。或曰峰勢如雁之回。《湖廣志》：回雁峰，在衡州府城南里許，相傳雁不過衡陽，至此而回。然聞桂林間尚有雁聲，知此說非矣。或謂峰之形勢如雁回轉者，是也。南岳周環八百里，回雁爲首，岳麓爲足云。

與諸公送陳郎將歸衡陽并序

按《唐書・百官志》，左右十四衞及太子左右六率府，皆有郎將，乃五品官也。衡陽，唐時郡名，卽衡州，隸江南西道。

仲尼旅人，文王明夷。〔一〕苟非其時，聖賢低眉。況僕之不肖者，而遷逐枯槁，固非（「非」字疑當作「亦」）其宜。朝心不開，暮髮盡白。而登高送遠，〔二〕使人增愁。陳郎將義風凜然，英思逸發。來下曹城之榻，去邀才子之詩。動淸輿於中流，泛素波而徑去。諸公仰望不及，連章祖之。序慚起予，輒冠名賢之首；作者嗤我，乃爲撫掌之資乎？〔三〕

〔一〕《京氏易傳》：《易》曰：「旅人先笑後號咷。」又曰：「得其資斧。」仲尼爲旅人，國可知矣。《周易》：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周易集解》：鄭玄曰：夷，傷也。日出地上，其明乃光，至其入地，明則傷矣，故謂之明夷。日之明傷，猶聖人、君子有明德，而遭亂世，抑在下位。則宜自艱，無幹政事，以避小人之害也。荀爽曰：明在地下，爲坤所蔽，大難之象。文王君臣相事，故當大難也。王弼《易註》：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

〔二〕《高唐賦》：登高望遠，使人心悴。

〔三〕《晉書》：左思賦《三都》。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絶嘆伏，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王羲之《與謝萬書》：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耶？

衡山蒼蒼入紫冥，〔一〕下看南極老人星。〔二〕迴飈吹散五峰雪，〔三〕往往飛花落洞庭。氣清岳秀有如此，郎將一家拖金紫。〔四〕門前食客亂浮雲，世人皆比孟嘗君。〔五〕江上送行無白璧，〔六〕臨歧惆悵若爲分。

〔一〕《方輿勝覽》：南岳，一名衡山，在衡山縣西三十里，晉因山以名郡。《湘中記》：度應斗衡，位值離宮，故曰衡山。又名霍山。《南岳記》：衡山者，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上承翌軫，鈐總萬物，故名衡山。下踞離宮，統攝火鄉，故號南岳。赤帝館其嶺，祝融宅其陽。逮於軒轅，以潛、霍二山副焉。《長沙記》：衡山軒翔，聳拔九千餘丈，尊卑參差七十二峰，巖洞、溪澗、泉石之勝，交錯其中。又有數十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九池、九潭、六源、八橋、六井、三穿、三漏，此最著者。七十二峰最大者五：祝融、紫蓋、雲密、石廩、天柱，而祝融爲最高。《水經注》：湘水又北徑衡山縣東。山在西南，有三峰：一名紫蓋，一名石廩，一名容峰。容峰最爲竦傑，自遠望之，蒼蒼隱天，故羅含云：望若陳雲，自非清霽素朝，不見其峰。丹水湧其左，醴泉流其右，山經謂之岣嶁山，爲南岳也。《魏書》：發響九皋，翰飛紫冥。

〔二〕《史記·天官書》：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常以秋分時候之於南郊。《晉書》：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於景；春分之夕，而沒於丁。見則治平，主

壽昌。

〔三〕謝靈運詩：迴飈流輕雪。

〔四〕陸機《謝平原內史表》：懷金拖紫，退就散輩。《後漢書》：聖恩橫加，猥賜金紫。章懷太子註：《漢官儀》曰：二千石，金印紫綬也。

〔五〕《史記》：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

〔六〕《呂氏春秋》：郈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衞，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酒酣而送之以璧。

送趙判官赴黔音琴府中丞叔幕

《册府元龜》：趙國珍，天寶中爲黔府都督，本管經略等使。國珍有武略，習知南方地形，在五溪凡十餘年，中原興師，惟黔中封境無虞。《通鑑》：黔中節度使趙國珍，本牂牁夷也。胡三省註：趙國珍，牂牁別部，充州蠻酋趙君道之裔。楊國忠兼劍南節度，以國珍有方略，授黔中都督，護五溪十餘年。天下方亂，其所部獨寧。所謂黔府中丞者，卽其人歟？中丞是其兼銜耳。《唐書·地理志》：黔州黔中郡下都督府，本黔安郡，天寶元年更名。

廓落青雲心，〔一〕結交黃金盡。富貴翻相忘，令人忽自哂。蹭蹬鬢毛斑，〔二〕盛時難再還。

巨源咄石生，〔三〕何事馬蹄間？綠蘿長不厭，却欲還東山。〔四〕君爲魯曾子，〔五〕拜揖高堂

裏。叔繼趙平原，〔六〕偏承明主恩。風霜推（一作「摧」，非）獨坐，〔七〕旌節鎮雄藩。〔八〕虎士秉金鉞，〔九〕蛾眉開玉樽。才高幕下去，義重林中言。〔一〇〕水宿五溪月，〔一一〕霜啼三峽猿。〔一二〕東風春草綠，江上候歸軒。〔一三〕

〔一〕宋玉《九辯》：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呂延濟註：廓落，空寂也。

〔二〕《韻會》：蹭蹬，困頓也。

〔三〕《晉書》：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爲何等時而眠耶？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耶？」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

〔四〕又《晉書》：謝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

〔五〕《史記》：曾參，南武城人，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

〔六〕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至者數千人。

〔七〕漢時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得專席而坐，詳見十卷註。

〔八〕《舊唐書》：天寶中，緣邊禦戎之地，置八節度使。受命之日，賜之旌節，謂之節度使，得以專制軍事，外任之重無比焉。《新唐書·百官志》：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豎六纛。入境，州縣築節樓，迎以鼓角。

〔九〕虎士，有力之士，詳見八卷註。《詩·商頌》：有虔秉鉞。秉，執也。陸雲《吳故丞相陸公誄》：金鉞鏡日，雲旗絳天。

〔一〇〕《晉書》：阮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遊。

〔一〕謝靈運詩：水宿淹晨暮。呂延濟註：水宿，宿舟中也。《通典》：黔中，古蠻夷之國，春秋、戰國皆楚地，秦惠王欲楚黔中地，以武關外易之，卽此是也。通謂之五溪。註云：五溪謂酉、辰、巫、武、沅五溪也。

〔二〕《水經注》：《宜都記》曰：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山水紆曲，兩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絕壁或千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類。林木高茂，略盡冬春，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絕。所謂三峽，此其一也。《白帖》：《荊州記》曰：巴東三峽，猿長鳴至三聲，聞者莫不垂淚。

〔三〕《南齊書》：凡車有幡者，謂之軒。

送陸判官往琵琶峽

《方輿勝覽》：琵琶峽，在巫山對蜀江之南，形如琵琶。此鄉婦女，皆曉音律。

水國秋風夜，殊非遠別時。長安如夢裏，何日是歸期？

楊升庵曰：太白詩「天山三丈雪，豈是遠行時」，又曰「水國秋風夜，殊非遠別時」，「豈是」、「殊非」，變幻二字，愈出愈奇。孟蜀韓琮詩「晚日低霞綺，晴山遠畫眉。青青河畔草，不是望鄉時」，亦祖太白句法。

送梁四歸東平

東平，唐時郡名，卽鄆州也，隸河南道。

玉壺挈美酒，送別强爲歡。大火南星月，〔一〕長郊北路難。殷王期負鼎，〔二〕汶水起垂竿。〔三〕莫學東山臥，參差老謝安。〔四〕

〔一〕《六經天文編》：夏氏曰：仲夏之月，初昏之時，大火見於南方正午之位。

〔二〕《史記》：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越絕書》：伊尹負鼎入殷，遂佐湯取天下。

〔三〕《春秋正義》：《釋例》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經濟北至東平須昌縣入濟。《行水金鑑》：《述征記》云：泰山郡水皆名汶，今縣界有五汶，皆源別而流同。其原山之汶水，西南流經乾封縣治南，去縣三里，又西南流九十里，入鄆州中都縣。按五汶者，曰：北汶、小汶、柴汶、牟汶，其一則經流也。

〔四〕謝安高臥東山，見七卷註。

江夏送友人

江夏，唐時郡名，卽鄂州也，屬江南西道。

雪點翠雲裘，〔一〕送君黃鶴樓。〔二〕黃鶴振玉羽，〔三〕西飛帝王州。鳳無琅玕實，〔四〕何以贈遠遊？徘徊相顧影，淚下漢江流。

〔一〕宋玉《諷賦》：翳承日之華，披翠雲之裘。
〔二〕楊齊賢曰：黄鶴樓，在鄂州。圖經云：費文禕得仙，駕黄鶴憩此。
〔三〕鮑照《舞鶴賦》：振玉羽而臨霞。
〔四〕琅玕實，見二卷註。

送郗昂謫巴中

按：《羊士諤詩集》有詩題云《乾元初嚴黄門自京兆少尹貶巴州刺史》云云，詩下註云：時郗詹事昂自拾遺貶清化尉，黄門年三十餘，且爲府主，與郗意氣友善，賦詩高會，文字猶存。又李華《楊騎曹集序》：刑部侍郎長安孫公逖，以文章之冠，爲考功員外郎，精試羣材。君與南陽張茂之、京兆杜鴻漸、琅琊顔眞卿、蘭陵蕭穎士、河東柳芳、天水趙驊、頓丘李琚、趙郡李崿、李頎、南陽張階、常山閻防、范陽張南容、高平郗昂等，連年登第。

瑶草寒不死，〔一〕移植滄江濱。東風洒雨露，會入天地（一作「池」）春。予若洞庭葉，〔二〕隨波送逐臣。思歸未可得，書此謝情人。

〔一〕江淹詩：瑶草正翕赩。李善註：瑶草，玉芝也。琦按：詩家用瑶草，謂珍異之草耳，未必專指玉芝而言。
〔二〕《楚辭》：洞庭波兮木葉下。

江夏送張丞

欲別心不忍，臨行情更親。酒傾無限月，客醉幾重春。藉草依流水，〔一〕攀花贈遠人。送君從此去，迴首泣迷津。

〔一〕孫綽《天台山賦》：藉萋萋之纖草。李善註：以草薦地而坐曰藉。

賦得白鷺鷥送宋少府入三峽

三峽，詳見八卷註。

白鷺拳一足，月明秋水寒。人驚遠飛去，直向使君灘。〔一〕

〔一〕《水經注》：江水東經羊腸、虎臂灘。楊亮爲益州刺史，至此舟覆。懲其波瀾，蜀人至今猶名之爲使君灘。《太平寰宇記》：使君灘，在萬州東二里大江中。昔楊亮赴任益州，行船至此覆沒，故名。《一統志》：使君灘，在荆州夷陵州西一百十里。

送二季之江東

初發强中作，題詩與惠連。〔一〕多慚一日長，不及二龍賢。〔二〕西塞當中路，南風欲進

船。〔三〕雲峰出遠海，〔四〕帆影挂清川。禹穴藏書地，〔五〕匡山種杏田。〔六〕此行俱有適，遲（音治）爾早歸旋。〔七〕

〔一〕謝靈運有《登臨海嶠初發強中與從弟惠連》詩。劉履曰：強中，地名，今嵊山下有強口，疑即此也。

〔二〕《世說》：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

〔三〕楊齊賢曰：西塞山，在鄂州。陸放翁《入蜀記》：晚過道士磯，石壁數百尺，色正青，了無竅穴。而竹樹迸根交絡其上，蒼翠可愛。自過小孤，臨江峰嶂，無出其右。磯一名西塞山，即玄真子《漁父辭》所謂「西塞山前白鷺飛」者。李太白《送弟之江東》云：「西塞當中路，南風欲進船」，必在荆楚作，故有中路之句。張文潛云：「危磯插江生，石壁劈青玉」，殆爲此山寫眞。又云：「已逢嫵媚散花峽，不怕艱危道士磯」，蓋江行惟馬當及西塞最爲湍險難上。

〔四〕謝靈運詩：滅跡入雲峰。

〔五〕《太平御覽》：《九土文括略》曰：會稽山，有一石穴委曲，黄帝藏書於此，禹得之。施宿《會稽志》：陽明洞天，在會稽縣宛委山龍瑞宮。舊經云三十六洞天之十一洞也。洞外飛來石下，爲禹穴，傳云禹藏書處，一云禹得玉匱金書於此。薛方山《浙江通志》：宛委山上有石匱壁立，中有孔穴，號陽明洞，即舊經所謂三十六洞天之十一洞也。夏禹發之，得赤珪如日，碧珪如月，又於中得金簡玉字之書，悟百川之理。賀知章《纂山記》曰：黄帝號宛委穴爲赤帝陽明之府，於此藏書。大禹始於此穴得書，復於此穴藏之，人因謂之禹穴。

〔六〕匡山，即廬山也。《廬山記》：匡續結廬於山，故號匡廬山。《神仙傳》：董奉還豫章廬山下

居，不種田，日爲人治病，亦不取錢。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餘萬株，鬱鬱成林。乃使山中百禽羣獸遊戲其下，卒不生草，常如芸治。杏子熟，於林中作一草倉，示人曰：「欲買杏者，不須報奉，但將穀一器，置倉中，卽自往取一器杏去。」常有人置穀少而取杏多者，林中羣虎出，吼逐之。大怖，急挈杏走，路旁傾覆，至家量杏，一如穀多少。或有人偷杏者，虎逐之到家，嚙至死，家人知其偷杏，乃送還奉，叩頭謝過，乃却使活。

〔七〕《韻會》：遲，待也。謝靈運有《南樓中望所遲客》詩云「臨江遲來客」是也。《詩·小雅》：言旋言歸，復我邦族。謝靈運詩：三載期歸旋。

江西送友人之羅浮

《藝文類聚》：《羅浮山記》曰：羅浮者，蓋總稱。羅，羅山也。浮，浮山也。二山合體，謂之羅浮。在增城、博羅二縣之境。舊說羅浮高三千丈，有七十二石室，七十二長溪，神明神禽，玉樹朱草。

桂水分五嶺，〔一〕衡山朝九疑。〔二〕鄉關眇安西，〔三〕流浪將何之？〔四〕素色愁明湖，秋渚晦寒姿。疇昔紫芳意，〔五〕已過黄髮期。〔六〕君王縱疏散，雲壑借巢、夷。〔七〕爾去之羅浮，我還憩峨眉。〔八〕中闊道萬里，霞月遙相思。如尋楚狂子，〔九〕瓊樹有芳枝。

〔一〕《通典》：桂州臨桂縣有離水，一名桂江，水源多桂，不生雜樹。《漢書》：南有五嶺之戍。顔

師古註：西自衡山之南，東窮於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州記》曰：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嶺。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嶺一也，桂陽騎田嶺二也，九眞都龐嶺三也，臨賀萌渚嶺四也，始安越成嶺五也。戴凱之《竹譜》：五嶺之説，互有異同。余往交州，行路所見，兼訪舊老，考諸古志，則今南康、始安、臨賀，爲北嶺；臨漳、寧浦爲南嶺。五都界内各有一嶺，以隔南北之水，俱通南越之地。南康、臨賀、始安三郡，通廣州；寧浦、臨漳二郡，在廣州西南，通交州。或趙佗所通，或馬援所併，厥跡在焉，故陸機謂「伐鼓五嶺表」，道九眞也。徐廣《雜記》以剡、松、陽、建安、康樂爲五嶺，其謬遠矣。俞益期與韓康伯，以晉興所統南移、大營、九岡，爲五嶺之數，又其謬也。

〔二〕《初學記》：南岳衡山，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上承冥宿，銓德鈞物，故名衡山。下踞離宮，攝位火鄉，赤帝館其嶺，祝融託其陽，故號南岳。周旋數百里，高四千一十丈。東南臨湘川，自湘川至長沙七百里，九向九背，然後不見。《元和郡縣志》：九疑山，在道州延唐縣東南一百里，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

〔三〕楊齊賢曰：唐安西大都護府初治西州，後徙治高昌故地，又徙治龜茲，而故府復爲西州交河郡。琦按文義，安西字疑訛，指爲隴右道安西大都護府者，恐未是。

〔四〕陶潛《祭從弟文》：流浪無成，懼負素志。

〔五〕疇昔，昔日也。已見前註。江淹詩：終覩紫芳心。李善註：紫芳，紫芝也。

〔六〕《爾雅》：黃髮，壽也。郭璞註：黃髮，髮落更生黃者。邢昺疏：舍人曰黃髮，老人髮白更黃也。曹植詩：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張銑註：黃髮期，謂壽考也。

〔七〕《北山移文》：誘我松桂，欺我雲壑。

〔八〕《通典》：嘉州峨眉縣有峨眉山。

〔九〕《列仙傳》：陸通者，云楚狂接輿也。好養生，食橐盧、木實及蕪菁子，遊諸名山，在蜀峨眉山上，世世見之，歷數百年仙去。

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一作《陪侍御叔華登樓歌》

《江南通志》：疊嶂樓，在寧國府郡治後，即謝朓爲宣城太守時之高齋地。一名北樓，亦稱謝公樓，唐咸通間，刺史獨孤霖改建，易今名。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長風萬里送秋雁，〔一〕對此可以酣高樓。蓬萊文章建安骨，〔二〕中間小謝又清發。〔三〕俱懷逸興壯思飛，〔四〕欲上青天（一作「雲」）覽（一作「攬」）明（蕭本作「日」）月。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一作「復」）愁。人生（一作「男兒」）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一作「舉棹還滄洲」）。〔五〕

〔一〕陸機詩：長風萬里舉，慶雲鬱嵯峨。

〔二〕《後漢書·竇章傳》：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章懷太子註：言東觀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山，爲仙府，幽經秘錄並皆在焉。東漢建安之末，有孔融、王粲、陳琳、徐幹、劉楨、應瑒、阮瑀及曹氏父子所作之詩，世謂之「建安體」。風骨遒上，最饒古氣。

〔三〕鍾嶸《詩品》論謝惠連云：小謝才思富捷，恨其蘭玉夙凋，故長轡未騁。

〔四〕盧思道《盧記室誄》：麗詞泉湧，壯思雲飛。

〔五〕散髮，科頭也。扁舟，特舟也。俱見二卷註。

宣城送劉副使入秦

按《唐書·百官志》，節度使之下，有副使一人，同節度副使十人。又安撫使、觀察使、團練使、防禦使之下，皆有副使一人。

君卽劉越石，雄豪冠當時。淒清《橫吹曲》，慷慨《扶風詞》。〔一〕虎嘯俟騰躍，〔二〕雞鳴遭亂離。〔三〕千金市駿馬，萬里逐王師。結交樓煩將，〔四〕侍從羽林兒。〔五〕統兵捍吳、越，豺虎不敢窺。大勳竟莫敍，已過秋風吹。〔六〕秉鉞有季公，〔七〕凜然負英姿。〔八〕寄深且戎幕，〔九〕望重必台司。〔一〇〕感激一然諾，〔一一〕縱橫兩無疑。伏奏歸北闕，〔一二〕鳴騶忽西馳。〔一三〕列將咸出祖，〔一四〕英寮惜分離。斗酒滿四筵，歌笑宛溪湄。〔一五〕君攜東山妓，〔一六〕我咏《北門》詩。〔一七〕貴賤交不易，恐傷中園葵。〔一八〕昔贈紫騮駒，今傾白玉卮。〔一九〕同歡萬斛酒，未足解相思。此別又（一作「外別」）千里，秦、吳眇天涯。月明關山苦，〔二〇〕水劇隴頭悲。〔二一〕借問幾時還，春風入黃池。〔二二〕無令長相思，折斷綠楊枝。

〔一〕《晉書》：劉琨，字越石。少得儁朗之目，與范陽祖納，俱以雄豪著名。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淒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

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劉越石有《扶風歌》：「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云云，凡九首。其《横吹曲》，今逸不存，或指吹胡笳而言，恐未的。

〔二〕張衡《思玄賦》：超踰騰躍絕世俗。

〔三〕《世說註》：《晉陽秋》曰：祖逖與劉琨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四，與琨同辟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寢。中夜聞雞鳴，俱起曰：「此非惡聲也。」

〔四〕《史記》：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以名射士爲樓煩，取其美稱，未必樓煩人也。張晏曰：樓煩，胡國名。

〔五〕《漢書》：羽林掌送從。武帝太初元年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費昶詩：家本樓煩俗，召募羽林兒。

〔六〕上元中，宋州刺史劉展舉兵反，其黨張景超、孫待封攻陷蘇、湖，進逼杭州，爲溫晁、李藏用所敗，見後二十八卷註。劉副使於時亦在兵間，而功不得錄，故有「統兵捍吳、越，貙虎不敢窺。大勳竟莫敍，已過秋風吹」之句。

〔七〕《詩·商頌》：有虔秉鉞。《南齊書》：秉鉞出關，凝威江甸。季公，謂季廣琛。《舊唐書》：上元二年正月，溫州刺史季廣琛，爲宣州刺史，充浙江西道節度使。

〔八〕《十六國春秋》：英姿邁古，藝業超時。

〔九〕戎幕，節度使之幕府。

〔一〇〕羊祜《讓開府表》：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註：台司，三公也。

〔一一〕《漢書》：貫高，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

〔一二〕北闕，是上書奏事之徒所詣者，見十三卷註。

〔一三〕《北史》：鳴騶清路，盛列羽儀。章懷太子《後漢書註》：騶，騎士也。

〔一四〕《詩·大雅》：韓侯出祖，出宿於屠。

〔一五〕《江南通志》：宛溪，在寧國府城東。

〔一六〕《世說》：謝安在東山畜妓。

〔一七〕毛萇《詩傳》：《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耳。

〔一八〕古詩：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交莫羞貧，羞貧交不成。

〔一九〕《漢書·高帝紀》：上奉玉巵爲太上皇壽。應劭曰：巵，飲酒禮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晉灼曰：音支。顏師古曰：巵，飲酒圓器也。《韓非子》：今有白玉之巵而無當。

〔二〇〕庾信《蕩子賦》：關山惟月明。

〔二一〕郭仲產《秦川記》：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役至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故歌曰：「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望遠，涕零雙墮。」

〔二二〕胡三省《通鑑註》：宣州當塗縣有黃池鎮。《一統志》：黃池河，在太平府城南六十里，東接固城河，西接蕪湖縣河，入大江，南至黃池鎮，北至宣城縣界。《江南通志》：黃池河，在池州當塗縣南七十里，寧國府城北一百二十里。一名玉溪，郡東南之水，皆聚此出大江。河心分界，南屬宣城，北屬當塗。

涇川送族弟錞

太白自註：時盧校書草序，常侍御爲詩。

涇川三百里，〔一〕若耶羞見之。錦石照碧山，兩邊白鷺鷥。佳境千萬曲，客行無歇時。上有琴高水，〔二〕下有陵陽祠。〔三〕仙人不見我，明月空相知。問我何事來，盧敖結幽期。〔四〕蓬山振雄筆，繡服揮清詞。〔五〕江湖發秀色，草木含榮滋。置酒送惠連，吾家稱白眉。〔六〕愧無海嶠作，敢闕河梁詩？〔七〕見爾復幾朝，俄然告將離。〔八〕中流漾綵鷁，〔九〕列岸叢金羈。嘆息蒼梧鳳，〔一〇〕分棲瓊樹枝。清晨各飛去，飄落天南垂。〔一一〕望極落日盡，秋深暝猿悲。寄情與流水，但有長相思。

〔一〕涇川，卽涇溪也，在涇縣西南一里，唐時隸宣城郡。源出石埭，流經南陵宣城，踰蕪湖入大江。《通典》：宣州涇縣有涇水，越州會稽縣有若耶溪。

〔二〕《江南通志》：琴溪，在寧國府涇縣，源出自寧國諸山，與溪頭水合，西過琴高山下，乃名琴溪。傳是仙人琴高控鯉之地。

〔三〕《一統志》：望仙亭，在陵陽山中峰之半，相傳漢竇子明昇仙之地。有唐天寶間所建仙壇宮。陵陽祠，卽仙壇宮也。

〔四〕盧敖，詳見十四卷註。

〔五〕學者稱東觀爲道家蓬萊山，見前二首註。綉衣御史，見十一、十二卷註。「蓬山振雄筆」，謂盧校書草敍也。「繡服揮清詞」，謂常侍御作詩也。

〔六〕「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見十六卷註。

〔七〕李陵《與蘇武詩》：攜手河梁上，遊子暮何之。劉良註：河梁，橋也。《魏書》：中山王熙之鎮鄴也，知友才學之士，袁翻、李琰、李神儁、王誦兄弟、裴敬憲等，咸餞於河梁，賦詩告别。

〔八〕吴均詩：有客告將離，贈言重蘭蕙。

〔九〕謝靈運有《登臨海嶠與從弟惠連詩》：與子别山阿，含酸赴修畛。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子虚賦》：浮文鷁。張揖註：鷁，水鳥也，畫其像於船首。宋之問《太平公主山池賦》：文虹橋兮彩鷁舟。

〔一〇〕陸機《雲賦》：翼靈鳳於蒼梧，起滯龍於潢汙。

〔一一〕瓊樹枝，見二卷註。垂，邊也。

五松山送殷淑

楊齊賢曰：五松山，在宣州南陵。

秀色發江左，〔一〕風流奈若何？仲文了不還，〔二〕獨立揚清波。載酒五松山，頹然《白雲歌》。中天度落月，萬里遙相過。撫酒惜此月，流光畏蹉跎。明日别離去，連峰鬱嵯峨。

〔一〕江左，江南也。詳見十二卷註。

〔二〕《晉書》：殷仲文，南蠻校尉顗之弟也，少有才藻，美容貌。

送崔氏昆季之金陵 一作《秋夜崔八丈水亭送崔二》

放(一作「吳」)歌倚東樓，行子期曉發。秋風渡江來，吹落山上月。主人出美酒，滅燭延清光。〔一〕二崔向金陵，安得不盡觴。水客弄歸棹，雲帆卷輕霜。〔二〕扁舟敬亭下，〔三〕五兩先飄揚。〔四〕峽石入水花，碧流日更長。思君無歲月，西笑阻河梁。

〔一〕劉鑠詩：羅帳延秋月。呂向註：延，引也。

〔二〕馬融《廣成頌》：張雲帆，施蜺幬。

〔三〕孟康《漢書註》：扁舟，特舟也。《唐書・地理志》：宣州宣城縣有敬亭山。

〔四〕郭璞《江賦》：覘五兩之動靜。《韻會》：綄，船上候風羽，楚人謂之五兩。

登黃山凌 繆本作「陵」 歊 音囂 臺送族弟溧陽尉濟充 一作「統」 汎舟赴華陰 一本下有「得齊字」三字

楊齊賢曰：太白自註：「時在當塗。」卽今之太平也。黃山在城北，凌歊臺在其上。《太平府志》：黃山在郡治北五里，高四十丈，山如初月形。舊傳浮丘公牧雞於此，亦名浮丘山。上有宋孝武避暑離宮及凌歊臺遺址。陸放翁《入蜀記》：凌歊臺正如鳳凰臺之類，特因山巔名之。宋高祖所營，面勢虛曠，高出氛埃之表，南望青山、龍山、九井諸峰，如在几席。

稍西江中二小山相對，云東梁、西梁也。北戶臨和州新城，樓櫓歷歷可辨。蓋自絕江至和州，財十餘里。溧陽，宣州縣名，隸江南東道。華陰，郡名，卽華州，隸關內道。

鸞乃鳳之族，〔一〕翱翔紫雲霓。〔二〕文章輝五色（一作「耀五采」），雙在瓊樹棲。〔三〕一朝各飛去，鳳與鸞俱啼。炎赫五月中，朱曦爍河堤。〔四〕爾從汎舟役，〔五〕使我心魂悽。秦地無草木，南雲喧鼓鼙。〔六〕君王減玉膳，早起思鳴雞（當是「民飢」之訛）。漕引救關輔，〔七〕疲人免塗泥。〔八〕宰相作霖雨，〔九〕農夫得耕犁。靜者伏草間，羣才滿金閨。〔一〇〕空手（許本作「乎」）無壯士，窮居使人低。送君登黃山，長嘯倚（一作「上」）天梯。〔一一〕小舟若鳧雁，〔一二〕大舟若鯨鯢。開帆散長風，舒卷與雲齊。日入牛渚晦，〔一三〕蒼然夕烟迷。相思在何許（一作「在何所」，一作「定何許」）？杳在洛陽西。〔一四〕

〔一〕張華《禽經註》：鸞者，鳳凰之亞，始生類鳳，久則五彩變易。

〔二〕高誘《淮南子註》：翱翔，鳥之高飛，翼上下曰翱，直刺不動曰翔。

〔三〕瓊樹，鳳所棲食之樹，見二卷古詩第四十首註中。

〔四〕郭璞詩：朱羲將由白。李善註：朱羲，日也。

〔五〕《左傳》：秦於是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

〔六〕《舊唐書》：天寶六載，自五月不雨，至秋七月乙酉，以旱命宰相、臺寺、府縣錄繫囚，死罪決

杖配流，徒以下特免，庚寅始雨。九載三月，時久旱，制停封西岳。五月庚寅，以旱錄囚徒。蓋天寶時京師之旱，見於史者有二，未詳此詩作於何年。《後漢書》：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反拘朱索社，伐朱鼓。《春秋繁露》：求雨，開神山神淵，積薪，夜擊鼓譟而燔之。《文章正宗》：《神農求雨書》：祈而不雨，則積薪擊鼓而焚神山。

〔七〕章懷太子《後漢書註》：漕，水運也。鮑照詩：家世宅關輔。李善註：關，關中也。《漢書》曰：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爲三輔。

〔八〕潘岳《西征賦》：牧疲人於西夏。

〔九〕《書・說命》：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一〇〕江淹《別賦》：金閨之諸彥。李善註：金閨，金馬門也。

〔一一〕王逸《九思》：緣天梯兮北上，登太乙兮玉臺。

〔一二〕《宜都記》：俯臨大江，如縈帶焉，視舟如鳧雁矣。

〔一三〕《通典》：宣州當塗縣有牛渚圻，亦謂之采石，險固可守處。

〔一四〕楊齊賢曰：華陰，在洛陽之西。

送儲邕之武昌

武昌縣，鄂州之屬縣也，隸江南西道。

黄鶴西樓月，〔一〕長江萬里情。春風三十度，空憶武昌城。送爾難爲別，銜杯惜未傾。湖

連張樂地，〔二〕山逐汎舟行。諸謂楚人重，〔三〕詩傳謝朓清。〔四〕滄浪吾有曲，寄入棹歌聲。〔五〕

〔一〕《潛確居類書》：黄鶴山，在武昌府城西南，俗呼蛇山，一名黄鵠山。昔仙人王子安騎黄鶴憩此。地志云：黄鶴山蛇行而西，吸於江，其首隆然，黄鶴樓枕焉。其下卽黄鶴磯。

〔二〕《莊子》：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謝朓詩：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

〔三〕《史記》：楚人諺曰：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

〔四〕《南齊書》：謝朓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

〔五〕《西京賦》：齊棲女，縱棹歌。

李太白全集卷之十九

錢塘王琦琢崖輯註
王燏葆光王復曾宗武較

古近體詩共三十二首

酬談少府

一尉居倏忽，梅生有仙骨。〔一〕三事或可羞，〔二〕匈奴哂千秋。〔三〕壯心屈黃綬，〔四〕浪跡寄滄洲。昨觀荆、峴作，〔五〕如從雲漢遊。〔六〕老夫當暮矣，蹀（音疊）足懼驊騮。〔七〕

〔一〕《太平御覽》：梅福於是棄南昌尉，去妻子，入洪崖山，得道爲神仙。代代有人見，或於玉笥山中逢之。

〔二〕《漢書》：天子我監，登我三事。顏師古註：三事，三公之位，謂丞相也。

〔三〕田千秋以一言悟主，旬月取宰相封侯，匈奴譏之。見十一卷註。

〔四〕顏師古《漢書註》：丞尉職卑，皆黃綬。

〔五〕《唐六典註》：荆山，在襄州荆山縣。峴山，在襄州襄陽縣。

〔六〕《詩經集傳》：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天。曹粹中曰：漢之在天，似雲而非雲，故曰雲漢。

〔七〕《漢書》：造父善御習馬，得騄騮、騄耳之乘。顔師古註：騄騮，言其色如華之赤也。顔延年《赭白馬賦》：望朔雲而蹀足。張銑註：蹀足，疾行也。

酬宇文少府見贈桃竹書筒

桃竹書筒綺繡文，良工巧妙稱絕羣。靈心圓映三江月，彩質疊成五色雲。中藏寶訣峨眉去，〔一〕千里提携長憶君。

《苕溪漁隱叢話》：桃竹，葉如椶，身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理瘦骨，天成拄杖也。嶺外人多種此。胡三省《通鑑註》：桃竹，桃枝竹也，今江南有之。

〔一〕寶訣，仙書也。《唐書・地理志》：劍南道嘉州羅目縣有峨眉山。

五月東魯行答汶上翁 蕭本作「君」

五月梅始黄（一作「梅子黄」，一作「禾黍緑」），蠶凋桑柘空。魯人重織作，機杼鳴簾櫳。〔一〕顧

余不及仕，學劍來山東。舉鞭訪前塗，獲笑汶上翁。下愚（一作「宵人」）忽壯士，未足論窮通。我以一箭書，能取聊城功。〔二〕終然不受賞，羞與時人同。西歸去直道，落日昏陰虹。〔三〕此（一作「我」）去爾勿言，甘心如轉蓬。〔四〕

〔一〕機杼，見九卷註。簾櫳，見十一卷註。

〔二〕《史記》：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三〕楊齊賢曰：陰虹，指林甫、國忠輩昏蔽其君。

〔四〕轉蓬，蓬草之隨風旋轉者。詳見九卷註。

早秋單父 音善甫 南樓酬竇公衡

《太平廣記》：崔圓，開元二十三年應將帥舉科，又於河南府充鄉貢進士。其日正於福唐觀試，遇敕下，便於試場中喚將拜執戟參謀河西軍事。應制時，與越州剡縣尉竇公衡同場並坐，親見其事。公衡之名位，略見於此。

白露見日滅，紅顏隨霜凋。別君若俯仰，春芳辭秋條。〔一〕太山嵯峨夏雲在，疑是白波

漲東海。散爲飛雨川上來，遙帷却卷淸浮埃。〔二〕知君獨坐靑軒下，〔三〕此時結念同所懷（繆本作「同懷者」）。〔四〕我閉南樓看（繆本作「著」）道書，幽簾淸寂若（蕭本作「在」）仙居。曾無好事來相訪，賴爾高文一起予。〔五〕

〔一〕梁簡文帝《長沙宣武王碑》：秋條下葉，春卉含芳。

〔二〕江淹詩：鍊藥矚虛幌，泛瑟臥遙帷。

〔三〕盧炎詩：靑軒明月時。

〔四〕謝靈運詩：結念屬霄漢，孤影莫與諼。

〔五〕《漢書》：揚雄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江淹詩：高文一何綺。

山中問答 一作《答問》。繆本作《山中答俗人》。

問余何意（一作「事」）棲碧山，笑而不答（一作「語」）心自閑。桃花流水窅（一作「宛」）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答友人贈烏紗帽

《中華古今注》：武德九年，太宗詔曰：自今以後，天子服烏紗帽，百官士庶皆同服之。

領得烏紗帽，全勝白接䍦。〔一〕山人不照鏡，稚子道相宜。〔二〕

〔一〕《廣韻》：接䍦，白帽也。

〔二〕《歸去來辭》：稚子候門。

酬張司馬贈墨

上黨碧松烟，夷陵丹砂末。〔一〕蘭麝凝珍墨，精光乃堪掇。黃頭奴子雙鴉鬟，〔二〕錦囊養之懷袖間。〔三〕今日贈余蘭亭去，興來灑筆會稽山。〔四〕

〔一〕唐時上黨郡，卽潞州也，屬河東道。夷陵郡，卽峽州也，屬山南東道。江淹《扇上彩畫賦》：粉則南陽鉛澤，墨則上黨松心。《晁氏墨經》：古用松烟石墨二種，石墨自晉、魏以後無聞，松烟之製尚矣，漢貴扶風隃麋，終南山之松，晉貴九江廬山之松，唐則易州、潞州之松，上黨松心尤先見貴。曹植詩：墨出青松烟。《齊民要術》：合墨法，墨一斤、好膠五兩、鷄子白去黃五顆、珠砂一兩、麝香一兩，都合調，下鐵臼中。宜剛不宜澤，搗三萬杵，杵多益善。

〔二〕雙鴉鬟，謂頭上雙髻，色黑如鴉也。

〔三〕《晁氏墨經》：凡蓄故墨，亦利頻風日時，以手潤澤之，時置於衣袖中彌善。

〔四〕《水經注》：會稽山陰縣湖口有亭，號曰蘭亭，亦曰蘭上里。太守王羲之、謝安兄弟數往造焉。太守王廙之移亭在水中。晉司空何無忌之臨郡也，起亭於山椒，極高盡眺矣。《太平寰宇記》：蘭亭，在山陰縣西南二十七里。《輿地志》云：山陰縣西有蘭渚，渚有蘭亭，王羲之所謂曲水之勝境，製

序於此。《元和郡縣志》：會稽山，在越州會稽縣東南一十里。

答湖州迦葉司馬問白是何人

湖州，唐時隸江東南道，爲上州。上州之佐職有司馬一人，從五品下。《通志·氏族略》：迦葉氏，西域天竺人。唐貞觀中，有涇原大將試太常卿迦葉濟。司馬殆其裔族歟？

青蓮居士謫仙人，〔一〕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馬何須問，金粟如來是後身。〔二〕

〔一〕楊齊賢曰：青蓮居士，太白自號也。

〔二〕《五色線》：《淨名經義鈔》：梵語維摩詰，此云淨名，般提之子，母名離垢，妻名金機，男名善思，女名月上。過去成佛，號金粟如來。

嚴滄浪曰：因問人爲迦葉，故作此答，不則誕妄矣。

答長安崔少府叔封遊終南翠微寺太宗皇帝金沙泉見寄

《唐書》：長安縣南五十里太和谷有太和宮，武德八年置，貞觀十年廢。二十一年復置，曰翠微宮。籠山爲苑，元和中以爲翠微寺。《元和郡縣志》：太和宮，在長安縣南五十五里終南山太和谷，武德八年造，貞觀十年廢。二十一年以時熱，公卿重請修築，於是使將作大匠閻立德繕理焉，改爲翠微宮，今廢爲寺。《雍錄》：翠微宮，武德八年改名太和，在終

南山上。貞觀二十一年改翠微宮，寢名含風殿。蘇文忠詩曰「植立含風廣殿」，用此也。太宗於此宮上仙。楊大年《談苑》曰：宮在驪山絕頂，太宗嘗避暑於此。後改爲寺，寺亦廢。《法苑珠林》：今上皇帝恭膺寶位，慶祚惟新，思罔極於先皇，霈惠津於羣品。鼎湖之駕，邈矣不追。長陵之魂，悠然滋永。聿興淨業，標樹福田。先帝所幸之宮，翠微、玉華，並捨爲寺，供施殷厚，緣設彫華。據此所稱今上皇帝，是指高宗而言。則《唐書》所云元和中爲翠微寺者，非矣。又諸書皆云在終南山，而《談苑》云在驪山者，又非矣。太白詩題亦其一證。金沙泉，湮沒無可考。

河伯見海若，傲然誇秋水。〔一〕小物昧（繆本作「暗」）遠圖，寧知通方士（一作「寧識通方理」）。〔二〕多君紫霄意，獨往蒼山裏。地古寒雲（一作「雪」）深，巖高長風起。初登翠微嶺，〔三〕復憩金沙泉。踐苔朝霜滑，弄波夕月圓。飲彼石下流（一作「潭」），結蘿宿溪煙。鼎湖夢淥水，龍駕空（一作「何」）茫然。〔四〕早行子午關（一作「間」，一作「峰」），〔五〕却登山路遠（一作「却嘆山路遠」，一作「頗識關路遠」）。拂琴聽霜猿，滅燭乃星飯。人烟無明異，鳥道絕往返。攀崖倒青天（一作「到青山」），下視白日晚。旣過（一作「遇」）石門隱，還唱（一作「聞」）石潭歌。涉雪搴紫芳（一作「採紫莖」），〔六〕濯纓想（一作「掬」）清波。此（一作「斯」）人不可見，此地君自過。爲余謝風泉，其如幽意何。

〔一〕《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河伯欣然自喜，

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嘆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吾非至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陸德明註：若，海神也。

〔二〕《漢書》：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顏師古註：方，道也。

〔三〕《舊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十三年四月己亥，幸翠微宮。五月己巳，上崩於含風殿。

〔四〕鼎湖龍駕，黃帝昇天事，見三卷註。以喻太宗上仙也。

〔五〕《唐書·地理志》，長安縣南有子午關。《漢書》：王莽以帝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顏師古註：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子午嶺，計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是子，南山是午，共爲子午道。《元和郡縣志》：子午關，在長安縣南一百里。王莽通子午道，因置此關也。《一統志》：子午谷，在西安府城南一百五里。子午關，在子午谷中，漢平帝時置關。

〔六〕《廣雅》：搴，取也。《史記註》：臣瓚曰：拔取曰搴。江淹詩：終覲紫芳心。李善註：紫芳，紫芝也。

贈李十二

左司郎中崔宗之〔一〕附

涼秋八九月，白露空園亭。耿耿意不暢，梢梢（音筲。一作「悄悄」，繆本作「捎捎」，俱誤）風葉

聲。思見雄俊士，共話今古情。李侯忽來儀，〔二〕把袂苦不早。清論既抵掌，〔三〕玄談又絕倒。〔四〕分明楚、漢事，歷歷王霸道。擔囊無俗物，〔五〕訪古千里餘。袖有匕首劍，〔六〕懷中茂陵書。〔七〕雙眸光照人，〔八〕詞賦凌《子虛》。〔九〕酌酒絃素琴，霜氣正凝潔。平生心事中，今日爲君說。我家有別業，寄在嵩之陽。明月出高岑，清溪澄素光。雲散窗戶靜，風吹松桂香。子若同斯遊，千載不相忘。

〔一〕《舊唐書》：尚書省有左司郎中一員，從五品上。崔宗之事蹟，見十卷註。

〔二〕崔少府女詩：哲人忽來儀。

〔三〕《戰國策》：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

〔四〕《世說註》：《衛玠別傳》曰：王平子高氣不羣，邁世獨傲，每聞玠之語議，至於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地。前後三聞，爲之三倒。時人遂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

〔五〕《戰國策》：嬴縢履蹻，負書擔囊。

〔六〕《史記索隱》：匕首，匕音比。劉氏云：短劍也。《鹽鐵論》以爲長尺八寸，其頭類匕，故曰匕首。

〔七〕《史記》：司馬相如家居茂陵，口吃而善著書。「茂陵書」蓋用此事。

〔八〕魏顥《太白集序》稱其眸子炯然，哆如餓虎，少任俠，手刃數人。

〔九〕《西京雜記》：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

酬崔五郎中

朔雲橫高天，〔一〕萬里起秋色。壯士心飛揚，〔二〕落日空嘆息。長嘯出原野，〔三〕凜然寒風生。幸遭聖明時，功業猶未成。〔四〕奈何懷良圖，鬱悒獨愁（一作「空」）坐。〔五〕杖策尋英豪，〔六〕立談乃知我。〔七〕崔公生民（繆本作「人」）秀，緬邈青雲姿。〔八〕制作參造化，〔九〕託諷含神祇。海岳尚可傾，吐諾終不移。是時霜飈寒，逸興臨華池。〔一〇〕起舞拂長劍，四坐皆揚眉。因得窮歡情，贈我以新詩。又結汗漫期，九垓遠相待。〔一一〕舉身憩蓬壺，〔一二〕濯足弄滄海。從此凌倒景，〔一三〕一去無時還。朝遊明光宮，〔一四〕暮入閶闔關。〔一五〕但得長把袂，何必嵩丘山。

〔一〕顏延年《赭白馬賦》：望朔雲而蹀足。

〔二〕《楚辭》：心飛揚兮浩蕩。

〔三〕《淮南子》：周視原野。原野，謂平原曠野之地也。

〔四〕劉琨詩：功業猶未建，夕陽忽西流。

〔五〕《楚辭》：曾歔欷予鬱悒兮。王逸註：鬱悒，憂也。

〔六〕《後漢書》：鄧禹即杖策北渡。

〔七〕揚雄《解嘲》：或立談而封侯。

〔八〕顏延年詩：仲容青雲器，實稟生民秀。李善註：青雲，言高遠也。

〔九〕《後漢書》：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

〔一〇〕《楚辭》：蛙黽游乎華池。

〔一一〕《淮南子》：若士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詳見十四卷註。

〔一二〕蓬壺，蓬萊也。詳見《明堂賦》註。

〔一三〕倒景，見二卷古詩第二十首註。

〔一四〕王褒《九懷》：朝發兮葱嶺，夕至兮明光。王逸註：暮宿東極之丹巒也。又《遠遊》註云：丹丘晝夜常明。《九懷》云：夕宿乎明光。明光，則丹丘也。阮籍詩：朝起瀛洲野，日夕宿明光。

〔一五〕《淮南子·俶眞訓》：排閶闔，淪天門。高誘註：閶闔，始昇天之門也。又《地形訓》：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高誘註：閶，大也。闔，閉也。大聚萬物而閉之，故曰閶闔之門。

以詩代書答元丹丘

青鳥（一作「鳥」）海上來，〔一〕今朝發何處。口銜雲錦字（一作「書」），〔二〕與我忽飛去。鳥去凌紫烟，〔三〕書留綺窗前。〔四〕開緘方（一作「時」）一笑，乃是故人傳。故人深相勖，〔五〕憶我勞心曲。〔六〕離居在咸陽，〔七〕三見秦草綠。置書雙袂間，引領不暫閑。長望（一作「嘆」）杳難見，浮雲橫遠山。

〔一〕《玉佩金璫經》：元始天王與大帝乘碧霞流飈輦，上登九玄之崖。有青鳥來翔，口銜紫書，

集於玉軒。

〔二〕《漢武帝內傳》：盛以雲錦之囊。

〔三〕李善《文選註》：古《白鴻頌》曰：茲亦耿介，矯翮紫烟。

〔四〕《古詩》：交疏結綺窗。李善註：《說文》曰：綺，文繒也。此刻鏤象之。《蜀都賦》：列綺窗而瞰江。呂向註：綺窗，雕畫若綺也。陸機詩：邃宇列綺窗，蘭室接羅幕。張銑註：綺窗，窗爲錦綺之文也。

〔五〕《說文》：勗，勉也。

〔六〕《詩·國風》：亂我心曲。《韻會》：懷抱曰心曲。

〔七〕《楚辭》：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

金門答蘇秀才

揚雄《解嘲》：歷金門，上玉堂。應劭註：金門，金馬門也。

君還石門日，朱火始改木。〔一〕春草如有情，山中尙含綠。折芳愧遙憶，〔二〕永路當自勗。〔三〕遠見故人心，平生以此足。巨海納百川，〔四〕麟閣多才賢。〔五〕獻書入金闕，〔六〕酌醴奉瓊筵。〔七〕屢忝白雲唱，〔八〕恭聞《黃竹篇》。〔九〕恩光照（繆本作「煦」）拙薄，〔一〇〕雲漢希騰遷。〔一一〕銘鼎儻云遂，〔一二〕扁舟方渺然。〔一三〕我留在金門，君（繆本作「不」）去臥丹壑。〔一四〕未果

三山期，〔一五〕遙欣一丘樂。〔一六〕玄珠寄罔象，〔一七〕赤水非寥廓。〔一八〕願狎東海鷗，〔一九〕共營西山藥。〔二〇〕栖巖君寂滅（繆本作「蔑」），處世（蕭本作「士」）余龍蠖。〔二一〕良辰不同賞，永日應閑居。鳥吟簷間樹，花落窗下書。緣溪見綠篠，〔二二〕隔岫（音袖）窺紅蕖。〔二三〕採薇行笑歌，〔二四〕眷我情何已。月出石鏡間，松鳴風琴裏。〔二五〕得心自虛妙，外物空頹靡（音米）。〔二六〕身世如兩忘，從君老烟水。

〔一〕張華詩：朱火青無光。張協詩：鑽燧忽改木。呂向註：改木，謂改其鑽火之木也。

〔二〕《楚辭》：折芳馨兮遺所思。

〔三〕陸雲詩：永路隔萬里。

〔四〕謝靈運詩：百川赴巨海。

〔五〕《三輔黃圖》：《漢宮殿疏》云：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秘書、處賢才也。「巨海」二句是正喻對寫句法，言麟閣之廣集才賢，猶巨海之受納百川，甚言其多也。

〔六〕金闕，天子之門闕，猶金門也。

〔七〕謝朓詩：復酌瓊筵醴。張銑註：瓊筵，天子宴羣臣之席。言瓊者，珍美言之。醴，酒也。

〔八〕「白雲唱」，即「白雲在天，山陵自出」一篇。西王母與穆天子相唱和者，詳見《大獵賦》註。

〔九〕《穆天子傳》：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曰：「我徂黃竹，□員閟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勿忘。」「我徂黃竹，□員閟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無窮。」「有皎者鴼，翩翩其飛。嗟我公侯，□勿則遷，居樂甚寡，不如

遷土，禮樂其民。」天子曰：余一人則淫，不皇萬民，□登。乃宿於黃竹。

〔一〇〕江淹詩：宵人重恩光。

〔一一〕雲漢，天河也。「雲漢希騰遷」，猶致身青雲之上意也。

〔一二〕《禮記》：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

〔一三〕楊齊賢曰：扁舟，言功成名遂身退，如范蠡乘扁舟泛五湖也。

〔一四〕鮑照詩：妍容逐丹壑。

〔一五〕《史記》：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神仙居之。

〔一六〕《漢書敍傳》：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

〔一七〕《莊子》：黃帝游乎赤水之北，遺其玄珠，乃使象罔，象罔得之。詳見《大獵賦》註。李嶠《述志賦》：寄玄珠於罔象。

〔一八〕李善《文選註》：廖廓，高遠也。

〔一九〕《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每旦之海上，從鷗鳥游，鷗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

〔二〇〕魏文帝詩：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沈約詩：若蒙西山藥，頹齡倘能度。

〔二一〕《周易》：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二二〕《說文》：篠，小竹也。謝靈運詩：綠篠媚清漣。

〔二三〕《廣韻》：山有穴曰岫。紅蕖，荷華也。

〔二四〕《詩・國風》：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朱傳曰：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韻會》：《說文》：薇，似藿，菜之微者也。徐鉉曰：一云似萍。陸璣曰：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

蔓生，味如小豆藿，可作羹。項氏曰：今之野豌豆苗也，蜀謂之巢菜。

〔二五〕方弘靜曰：「月出石鏡間，松鳴風琴裏」，言月出石若鏡，風入松若琴也。琦謂「石鏡」、「風琴」，蓋是蘇秀才山中之地名耳。若如方氏所解，恐大家未必有此句法。

〔二六〕頽靡，頽壞靡散之義。

酬坊州王司馬與閻正字對雪見贈

唐武德二年，析鄜州之中部、鄜城二縣，置坊州，取馬坊爲名，隸關內道。州有司馬一人，從六品。《唐書·百官志》：司經局正字二人，從九品上，掌校刊經史。按《寶刻叢編》，天寶中太子正字閻寬，撰《襄陽令盧僎德政碑》，未知卽此閻正字否？

遊子東南來，自宛適京國。〔一〕飄然無心雲，倏忽復西北。訪戴昔未偶，〔二〕尋嵇此相得。〔三〕愁顏發新歡，終宴敍前識。閻公漢庭舊，沉鬱富才力。價重銅龍樓，〔四〕聲高重門側。〔五〕寧期此相遇，華館陪遊息。積雪明遠峰，寒城鎖（繆本作「沍」）春色。主人蒼生望，假我青雲翼。風水如見資，投竿佐皇極。〔六〕

〔一〕宛，卽南陽縣地。在周時爲申伯國，戰國時爲韓之宛邑，秦爲宛縣。至後魏時，改上陌縣，後周改上宛縣，隋改南陽縣，唐因之，隸鄧州。

〔二〕王子猷雪夜乘小船，訪戴安道，見九卷註。

〔三〕《世説》：嵇康與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
〔四〕《漢書》：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張晏曰：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飛廉之爲名也。
〔五〕謝朓詩：平明振衣坐，重門猶未開。吕向註：重門，帝宫門也。
〔六〕《書·洪範》：建用皇極。孔安國傳：皇，大也。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

酬中都小吏攜斗酒雙魚于逆旅見贈

唐時，河南道鄆州東平郡之中都縣，本平陸縣，隸兗州。天寶元年更名，貞元十四年改隸鄆州，今爲山東之汶上縣。

魯酒若琥珀（一作「琥珀色」），汶魚紫錦鱗。〔一〕山東豪吏有俊氣，〔二〕手攜（一作「持」）此物贈遠人。意氣相傾兩相顧，〔三〕斗酒雙魚表情素（繆本此下多「酒來我飲之，膾作別離處」二句）。〔四〕雙鰓呀呷（呼甲切，喊入聲）鰭鬣張，〔五〕跋剌銀盤欲飛去。〔六〕呼兒拂机霜刃揮，〔七〕紅肥花落白雪霏。〔八〕爲君下筯一餐飽（一作「罷」），〔九〕醉著金鞍上（一作「走」）馬歸。

〔一〕《元和郡縣志》：汶水，北去中都縣二十四里。《行水金鑑》：《尚書説》云：汶水五源，皆出龔慶奉符縣界，至東北中都縣，貫鉅澤入濟。
〔二〕《史記》：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
〔三〕鮑照詩：意氣相傾死何有。

〔四〕《史記·蔡澤傳》：披腹心，示情素。

〔五〕《廣韻》：鰓，魚頰也。木華《海賦》：猶尚呀呷。李善註：呀呷，波相吞吐之貌。鰭鬣，魚之翅也，在背上曰鰭，在鰓下曰鬣。

〔六〕《野客叢書》：撥刺者，劃烈震激之聲。《善誘文》：撥刺，上音鉢，下音辣。魚掉尾聲。謝靈運賦：魚水深而拔刺。杜子美詩：船尾跳魚撥刺鳴。曰跋刺，曰拔刺，曰撥刺，字雖少異，其義同也。

〔七〕劉勰《新論》：白羽相望，霜刃競接。

〔八〕張協《七命》：命支離，飛霜鍔，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太白意本於此。謂其紅者如花，白者如雪也。《廣韻》：霏，雪貌。

〔九〕《晉書》：任愷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筯處。

酬張卿夜宿南陵見贈

南陵，宣州之屬縣也，隸江南西道。

月出魯城東，明如天上雪。魯女驚莎雞，〔一〕鳴機（蕭本作「雞」）應秋節。〔二〕當君相思夜，火落金風高。〔三〕河漢挂戶牖，欲濟無輕舠。〔四〕我昔辭林丘，雲龍忽相見。客星動太微，〔五〕朝去洛陽殿。爾來得茂彥，〔六〕七葉仕漢餘。〔七〕身爲下邳（音批）客，家有圯（音夷）橋書。〔八〕傅說未夢時，終當起巖野。〔九〕萬古騎辰星，〔一〇〕光輝照天下。與君各未遇，長策

委蒿萊。寶刀隱玉匣，繡（繆本作「鏽」）澀空莓苔。遂令世上愚，輕我土與灰。一朝攀龍去，〔一二〕鼃（音哇）黽（音猛）安在哉！〔一三〕故山定有酒，與爾傾金罍。〔一三〕

〔一〕涉雞，秋夜鳴聲尤急，札札不止。詳見四卷註。驚，猶趣織鳴，懶婦驚之意。

〔二〕江淹《麗色賦》：秋梭鳴機。梁武帝詩：鳴機罷秋日。謝靈運詩：已復謝秋節。

〔三〕火，大火也，卽心星，至秋則落而西流。詳見五卷註。《白帖》：秋風曰金風。

〔四〕《廣韻》：舠，小船也。

〔五〕客星犯帝座，嚴子陵事，見二卷註。《晉書·天文志》：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座也，十二諸侯府也。

〔六〕任昉詩：濬沖得茂彥，夫子值狂生。呂向註：王戎，字濬沖，爲吏部尙書，得李茂彥爲吏部郎，戎以禮待之。

〔七〕左思詩：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漢書·張湯傳》：張氏自宣、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十餘人。

〔八〕張良匿於下邳，步遊沂水圯上，遇黃石公受書。見七卷註。

〔九〕《太平御覽》：《帝王世紀》曰：武丁思建良輔，夢天賜賢人姓傅名說，乃使工寫其像，求諸天下。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役於虞、虢之間，傅巖之野，是爲傅說，登以爲相。

〔一〇〕《淮南子》：此傅說之所以騎辰尾也。高誘註：言殷王武丁夢得賢人，使工寫其像旁求之，得傅說於傅巖，遂以爲相。爲高宗成八十一符，致中興。死託精於辰尾之星，一名策也。

〔一一〕《漢書》：攀龍附鳳，並乘天衢。

〔一二〕《國語》：「黿鼉之與同陼。」韋昭解：「黿鼉，蝦蟆也。」顏師古《急就篇註》：「黿，一名螻蟈，色青，小形而長股。」《爾雅》：「在水者黿。」郭璞註：「耿黿也，似青蛙，大腹。一名土鴨。」

〔一三〕金罍，酒器也。見七卷註。

酬岑勛見尋，就元丹丘對酒相待，以詩見招 古勳字

世傳顏魯公所書《西京千福寺多寶佛塔碑》，乃天寶十一載所建，其文爲南陽岑勛所撰，疑卽此人。

黄鶴東南來，寄書寫心曲。〔一〕倚松開其緘，憶我腸斷續。不以千里遙，命駕來相招。〔二〕中逢元丹丘，登嶺宴碧霄。對酒忽思我，長嘯臨清飈。蹇余未相知，〔三〕茫茫綠雲垂。俄然素書及，解此長渴飢。策馬望山月，途窮造堦墀。喜茲一會面，若覩瓊樹枝。〔四〕憶君我遠來，我歡方速至。開顏酌美酒，樂極忽成醉。我情既不淺，君意方亦深。相知兩相得，一顧輕千金。且向山客笑，與君論素心。

〔一〕《詩·國風》：「亂我心曲。」鄭箋曰：「心曲，心之委曲也。」

〔二〕《世說》：「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

〔三〕《楚辭》：「蹇將憺兮壽宮。」王逸註：「蹇，詞也，蓋發語聲也。」

〔四〕李陵詩：「思得瓊樹枝，以解長渴飢。」江淹詩：「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李周翰註：「瓊樹，

玉樹也，在崑崙山，故難見。言君行之遠，思見之難，不異瓊樹枝也。

答從弟幼成過西園見贈

一身自瀟洒，萬物何囂諠。〔一〕拙薄謝明時，棲閑歸故園。二季過舊壑，四鄰馳華軒。〔二〕衣劍照松宇，賓徒光石門。山童薦珍果，野老開芳樽。〔三〕上陳樵漁事，下敍農圃言。昨來荷花滿，今見蘭苕（音條）繁。〔四〕一笑復一歌，不知夕景昏。醉罷同所樂，此情難具陳（繆本作「論」）。〔五〕

〔一〕謝靈運《王子晉贊》：王子愛清淨，區中實囂諠。
〔二〕陶潛詩：華軒盈道路。
〔三〕劉孝綽詩：芳樽散緒寒。
〔四〕郭璞詩：翡翠戲蘭苕。李善註：蘭苕，蘭秀也。張銑註：苕，枝鮮明也。
〔五〕《古詩》：歡樂難具陳。

酬王補闕惠翼莊廟宋丞泚贈別

詩題疑有舛錯。按：睿宗子申王撝，開元八年薨，謚惠莊太子。宋泚必爲惠莊太子陵廟丞者也，翼則王補闕之名耳。「惠翼」當作「翼惠」爲是。

學道三十（蕭本作「千」）春，自言羲皇（蕭本作「和」）人。〔一〕軒蓋宛若夢，雲松長相親。偶將二公合，復與三山鄰。〔二〕喜結海上契，自爲天外賓。鸞翮我先鎩，龍性君莫馴。〔三〕朴散不尙（一作「向」）古，〔四〕時訛皆失眞。勿踏荒溪波，朅（音傑）來浩然津。〔五〕薜（音佩）帶何辭楚，〔六〕桃源堪避秦。〔七〕世迫且離別，心在期隱淪。酬贈非炯誡，〔八〕永言銘佩紳。〔九〕

〔一〕《宋書》：陶潛嘗言，五六月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二〕《韻會》：將，與也。三山，蓬萊、方丈、瀛洲也。見《大鵬賦》註。

〔三〕顏延年詩：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李善註：許愼曰：鎩，殘羽也。

〔四〕朴散，謂淳朴之風散失也。

〔五〕朅，發語聲，詳見十三卷註。

〔六〕王勳《遊北山賦》：荷衣薜帶，藜杖葛巾。薜帶，用屈原語。屈原既爲楚所放逐，遷於沅、湘之間，作《九歌》，其《山鬼》一章云「被薜荔兮帶女蘿」，蓋指山鬼而言，此用其意，指屈原以薜荔爲帶矣。

〔七〕桃源在武陵，見一卷註。

〔八〕班固《幽通賦》：又申之以炯戒。顏師古曰：炯，明也。

〔九〕《論語》：子張書諸紳。何晏註：紳，大帶也。邢昺疏：子張以孔子之言，書之紳帶，意其佩服毋忽亡也。以帶束腰，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紳。

酬裴侍御對雨感時見贈

雨色秋來寒，風嚴淸江爽。孤高繡衣人，〔一〕蕭灑青霞賞。〔二〕平生多感激，忠義非外獎。〔三〕禍連積怨生，事及徂川往。楚邦有壯士，〔四〕鄢、郢翻掃蕩。〔五〕申包哭秦庭，泣血將安仰。鞭尸辱已及，堂上羅宿莽。〔六〕頗似今之人，蟊賊陷忠讜。〔七〕渺然一水隔，何由税歸鞅。〔八〕日夕聽猿愁（蕭本作「怨」），懷賢盈夢想。

〔一〕繡衣，御史所服。見十一、十二卷註。

〔二〕江淹《恨賦》：鬱青霞之奇意。李善註：青霞奇意，志意高也。

〔三〕謝靈運詩：客心非外獎。李善註：獎，勸也。江淹詩：得失非外獎。張銑註：得失由心，非外物所能獎勸。

〔四〕壯士，謂伍胥。按《史記》：伍子胥者，楚人也。父曰伍奢，爲太子太傅。楚平王信費無極之讒，殺伍奢及其子尙。伍子胥奔吳，闔閭以爲行人，與謀國事。九年悉興師伐楚，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時平王已卒，子昭王出奔，伍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申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

〔五〕《通鑑地理通釋》：鄢，故城在襄州率道縣南九里，今襄陽府宜城縣。郢城，在荆州江陵縣東北六里。林氏曰：江陵，郢也。襄陽，鄢也。

〔六〕《楚辭》：夕攬中洲之宿莽。王逸註：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之曰宿莽。

〔七〕蟊賊，皆害苗之蟲也。食根曰蟊，食節曰賊。又《詩詁》：蟊賊一蟲，以禾將黃而蟲害之，故曰蟊賊。取以喻讒惡之人。

〔八〕謝朓詩：無由稅歸鞅。李周翰註：稅，息也。鞅，駕也。

贈李十二

攝監察御史崔成甫〔一〕附

我是瀟湘放逐臣，君辭明主漢江濱。天外常求太白老，金陵捉得酒仙人。

〔一〕按李華《崔孝公文集序》云：長子成甫，進士擢第，校書郎、陝縣尉，知名當時，不幸早世。其攝侍御史無考。而《唐詩品彙》載崔宗之名成輔，以字行，日用之子。開元中，官至右司郎中、侍御，謫金陵，與李白以詩酒倡和云云。蓋以成甫、宗之爲一人，非也。

酬崔侍御

嚴陵不從萬乘遊，〔一〕歸臥空山釣碧流。自是客星辭帝坐，元非太白醉揚州。

〔一〕嚴子陵事，見二卷註。

玩月金陵城西孫楚酒樓，達曙歌吹，日晚乘醉著紫綺裘烏紗巾，與酒客數人棹歌秦淮，往石頭訪崔四侍御

《景定建康志》：舊傳秦始皇時，望氣者言，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之。乃鑿方山，斷長壟爲瀆，入於江，是曰秦淮。按《實錄註》：本名龍藏浦，其水有二源。一發自華山，經句容西南流，一發自東廬山，經溧水西北流，入江寧界。二源合自方山埭，西注大江，分派屈曲，不類人工，疑非秦皇所開。或曰，方山西瀆直屬土山三十里是秦開，又鑿石硊山西，而疏決此浦，因名秦淮。《江南通志》：秦淮在江寧府上元縣東南，以秦始皇所開，故曰秦淮。有二源，一出句容縣之華山，一出溧水縣之東廬山，合流，由方山埭北流，西入通濟水門，南經武定、鎮淮、飲虹三橋，又西出三山水門，沿石城以達於江。胡三省《通鑑註》：石頭城在今建康城西二里。張舜民曰：石頭城者，天生城壁，有如城然，在清涼寺北覆舟山上。江行自北來者，循石頭城轉入秦淮。《六朝事跡》：吳孫權沿淮立柵，又於江岸必爭之地築城，名曰石頭。嘗以腹心大臣鎮守之。《輿地志》云：環七里一百步，在縣西五里，去臺城九里，南抵秦淮口，今清涼寺之西是也。諸葛亮論金陵地形云：「鍾阜龍盤，石城虎踞，眞帝王之宅。」正謂此也。

昨翫西城月，青天垂玉鉤。〔一〕朝沽金陵酒，歌吹孫楚樓。忽憶繡衣人，〔二〕乘船往石頭。草裹烏紗巾，倒披紫綺裘。〔三〕兩岸拍手笑，疑是王子猷。〔四〕酒客十數公，崩騰醉中流。

謔浪掉（蕭本作「棹」）海客，〔五〕喧呼傲陽侯。〔六〕半道逢吳姬，卷簾出揶揄。〔七〕我憶君到此，不知狂與羞。月下（蕭本作「一月」）一見君，三杯便迴橈（音饒）。〔八〕捨舟共連袂，行上南渡橋。興發歌《綠水》，〔九〕秦客爲之搖（一作「謳」）。雞鳴復相招，淸宴逸雲霄。贈我數百字，百字凌風飇。繫之衣裘上，相憶每長謠。

〔一〕鮑照《翫月城西門廨中》詩：始見西南樓，纖纖如玉鈎。
〔二〕繡衣，御史所服。詳見十一、十二卷註。
〔三〕紫綺，紫色綾也。古詩：紫綺爲上襦。
〔四〕王子猷雪夜乘舟訪戴安道事，見九卷註。
〔五〕《詩·國風》：謔浪笑傲。
〔六〕應劭《漢書註》：陽侯，古之諸侯也，有罪自投江，其神能爲大波。
〔七〕《後漢書》：王霸至市中募人，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章懷太子註：《說文》曰：歋瘉，人相笑也。歋音弋支反，瘉音踰，或音由。此云邪揄，語輕重不同。
〔八〕《廣韻》：橈，楫也。
〔九〕《綠水》，古歌曲。見四卷註。

江上答崔宣城

唐時，宣州有宣城縣，隸江南西道。

太華三芙蓉，明星玉女峰。〔一〕尋仙下西岳，陶令忽相逢。〔二〕問我將何事，湍波歷幾重？貂裘非季子，〔三〕鶴氅(昌兩切，昌上聲)似王恭。〔四〕謬忝燕臺召，而陪郭隗(五委切，危上聲)蹤。〔五〕水流知入海，雲去或從龍。樹繞蘆洲月，〔六〕山鳴鵲鎮鐘。〔七〕還期如可訪，台嶺蔭長松。〔八〕

〔一〕《一統志》：太華山，在陝西華陰縣南一十里，卽西岳也。以西有少華山，故此曰太華。《白虎通》云：西方太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是山削成四方，高五千仞，有芙蓉、明星、玉女三峰，蒼龍嶺、黑龍潭、白蓮池、日月崖及仙掌、石月之勝。

〔二〕陶令謂陶潛，潛嘗爲彭澤令，以喩崔宣城。

〔三〕《戰國策》：李兌送蘇子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子得以爲用，西入於秦。季子，蘇秦字也。

〔四〕《晉書》：王恭嘗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嘆曰：「此眞神仙中人也。」

〔五〕燕臺、郭隗，見二卷註。

〔六〕蘆洲，舊註指爲樊口之蘆洲。琦按：鮑照《還都道中》詩：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蘆洲。是蘆洲當在南陵之下。若樊口之蘆洲，舊傳爲伍子胥所渡處，其地乃在武昌，與南陵、宣城殊遠，恐未是。

〔七〕《元和郡縣志》：鵲頭鎭，在宣州南陵縣西一百一十里，卽春秋時，楚伐吳，敗于鵲岸是也。沿流八十里有鵲尾洲，吳時屯兵處。

〔八〕孫綽《遊天台山賦》：苟台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又曰：藉萋萋之纖草，蔭落落之長松。

答族姪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并序

余聞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諸山，[一]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其（繆本無「其」字）中有（一作「見」）白蝙（音鞭）蝠，大如鴉。按仙經，蝙蝠一名仙鼠，千歲之後體白如雪（一作「銀」）。[二]棲則倒懸，蓋飲乳水而長生也。[三]其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四]枝葉如碧玉。惟玉泉眞公常采（蕭本作「來」）而飲之，[五]年八十餘歲，顏色如桃花。而此茗清香滑熟，異於他者，所以能還童振枯，扶（一作「壯」）人壽也。余遊金陵，見宗僧中孚，示余茶數十片，拳然重疊，其狀如手，號爲仙人掌茶。蓋新出乎玉泉之山，曠古未覿，因持之見遺，兼贈詩，要余答之，遂有此作。後之高僧大隱，知仙人掌茶，發乎中孚禪子及青蓮居士李白也。

〔一〕《方輿勝覽》：玉泉寺，在荆門軍當陽縣西南二十里。玉泉山，陳光大中浮屠知顗，自天台飛錫來居此。山寺雄于一方，殿前有金龜池。《一統志》：玉泉寺，在荆州當陽縣西三十里。隋大業間建。清溪山在南漳縣臨沮城界內，其山高峻，東有泉。《潛確居類書》：玉泉山，在當陽，泉色白而瑩，又曰珠泉。泉南爲天台智者道場，卽關帝遺鬼工所造。

〔二〕《抱朴子》：千歲蝙蝠，色如白雪，集則倒懸，腦重故也。《述異記》：荆州清溪秀壁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中有白蝙蝠，大如鴉。按《仙經》云：蝙蝠一名仙鼠，千載之

後，體白如銀，棲則倒懸，蓋飲乳水而長生也。太白此序所謂「余聞」者，蓋本之此。

〔三〕《本草拾遺》：乳穴水，近乳穴處流出之泉也。人多取水作飲、釀酒，大有益。其水濃者，稱之，重於他水；煎之，上有鹽花，此眞乳液也。

〔四〕《說文》：茗，茶芽也。郭璞《爾雅註》：茶樹小如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採者爲茶，晚取者爲茗。

〔五〕呂溫《南岳彌陀寺承遠和尚碑》：開元二十三年，至荊州玉泉寺謁蘭若眞和尚，即玉泉眞公也。

常聞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如白鴉，倒懸清（一作「深」）溪月。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根柯灑芳津，採服潤肌骨。叢（繆本作「楚」）老卷綠葉，枝枝相接連。曝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一〕舉世未見之，其名定誰傳。宗英乃禪伯，投贈有佳篇。清鏡燭無鹽，〔二〕顧慚西子妍。〔三〕朝坐有餘興，長吟播諸天。〔四〕

〔一〕郭璞詩：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薛綜《西京賦註》：洪崖，三皇時伎人。

〔二〕《新序》：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

〔三〕趙岐《孟子註》：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

〔四〕佛書言，三界共有三十二天，自四天王天至非有想非無想天，總謂之諸天。

酬裴侍御留岫（音就）師彈琴見寄

君同鮑明遠，〔一〕邀彼休上人。〔二〕鼓琴亂《白雪》，〔三〕秋變江上春。瑤草綠未衰，攀翻寄情親。相思兩不見，流淚空盈巾。

〔一〕鮑照，字明遠，與休上人以詩相贈答，見十二卷註。

〔二〕《錦繡萬花谷》：內有德智，外有勝行。在人之上，名上人。

〔三〕《初學記》：《琴歷》曰：琴曲有《幽蘭》、《白雪》。《樂府詩集》：謝希逸《琴論》曰：劉涓子善歌琴，制《陽春白雪》曲。《琴集》曰：《白雪》，師曠所作，商調曲也。《唐書·樂志》曰：《白雪》，周曲也。張華《博物志》曰：《白雪》者，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曲名也。

張相公出鎮荊州，尋除太子詹事，余時流夜郎，行至江夏，與張公相蕭本缺「相」字去千里，公因太府丞王昔使車寄羅衣二事，及五月五日贈余詩，余答以此詩

《舊唐書》：肅宗以張鎬不切事機，遂罷相位，授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尋徵爲太子賓客。《職官志》：東宮官屬，有太子賓客四員，正三品。太子詹事一員，正三品。太府寺有丞四人，從六品上。

張衡殊不樂，應有《四愁詩》。〔一〕慚君錦繡段，贈我慰相思。鴻鵠復矯翼，鳳凰憶故

池。〔二〕榮樂一如此，商山老紫芝。〔三〕

〔一〕張衡《四愁詩序》：張衡不樂久處機密，陽嘉中，出爲河間相。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爲《四愁詩》，四思曰「美人贈我錦繡段」云云。

〔二〕揚雄《解嘲》：矯翼厲翮。矯翼，舉翼也。李善《文選註》：《晉中興書》曰：荀勗從中書監，爲尙書令，人賀之，乃發恚曰：「奪我鳳凰池，卿諸人何賀我耶？」

〔三〕愼蒙《名山記》：商山，在陝西商州東九十里，一名楚山，一名商洛山。漢四皓隱處。《四皓采芝操》：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

醉後答丁十八以詩譏予搥碎黃鶴樓

閻伯理《黃鶴樓記》：州城西南隅有黃鶴樓。圖經云：昔費禕登仙，嘗駕黃鶴還憩於此，遂以名樓。

黃鶴高樓已搥碎，黃鶴仙人無所依。黃鶴上天訴玉帝，却放黃鶴江南歸。神明太守再雕飾，〔一〕新圖粉壁還芳菲。一州笑我爲狂客，少年往往來相譏。君平簾下誰家子，〔二〕云是遼東丁令威。〔三〕作詩調（繆本作「掉」）我驚逸興，白雲繞筆窗前飛。待取明朝酒醒罷，與君爛熳尋春暉。

〔一〕《漢書》：黃霸爲潁川太守，吏民咸稱神明。
〔二〕《漢書》：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三〕《搜神後記》：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靈墟山。

楊升庵曰：李白過武昌，見崔顥《黃鶴樓》詩，嘆服之，不復作，去而賦《金陵鳳凰臺》。其後，禪僧用此事，作一偈曰：「一拳搥碎黃鶴樓，一脚踢翻鸚鵡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旁一遊僧亦舉前二句而綴之曰：「有意氣時消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又一僧云：「酒逢知己，藝壓當行。」原是借此一事設辭，非太白詩也。流傳之久，信以爲眞。宋初，有人僞作太白《醉後答丁十八》詩「黃鶴高樓已搥碎」一首。樂史編太白遺詩，遂收入之。近世解學士作《弔太白》詩云：「也曾搥碎黃鶴樓，也曾踢翻鸚鵡洲。」殆類優伶之語。太白一何不幸耶？琦按：太白《江夏贈韋南陵》詩，原有「我且爲君搥碎黃鶴樓，君亦爲吾倒却鸚鵡洲」之句，要是設言之辭，而玩此詩，則眞有搥碎一事矣。要之，禪僧偈語，本用《贈韋》詩中語，非《醉答丁十八》一詩本禪僧之偈而僞撰也。升庵因彼而疑此，殆亦目睫之見也夫。

答裴侍御先行至石頭驛，以書見招，期月滿泛洞庭

《方輿勝覽》：汪彥章《石頭驛記》云：自豫章絕江而西，有山屹然，並江而出者，石頭渚也。阻江負城十里而近。胡三省《通鑑註》：石頭驛，在豫章江之西岸。

君至石頭驛，寄書黃鶴樓。開緘識遠意，速此南行舟。風水無定準，湍波或（一作「成」）滯

留。憶昨新（一作「初」）月生，西簷若瓊鈎。今來何所似，破鏡懸清秋。〔一〕恨不三五明，〔二〕平湖泛澄流。此歡竟莫遂，狂殺王子猷。〔三〕巴陵定近遠，〔四〕持贈解（繆本作「何」）人憂。

〔一〕古樂府：破鏡飛上天。

〔二〕《古詩》：三五明月滿。張銑註：三五，謂十五日也。

〔三〕王子猷，用乘舟訪戴事，見九卷註。

〔四〕巴陵，縣名，屬岳州，古巴丘也。洞庭湖在其地。

答高山人兼呈權顧二侯

虹蜺掩天光，哲后起康濟。〔一〕應運生夔、龍，開元掃氛翳。〔二〕太微廓金鏡，〔三〕端拱清遐裔。〔四〕輕塵集嵩岳，〔五〕虛點盛明意。謬揮紫泥詔，〔六〕獻納青雲際。〔七〕讒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計。彷徨庭闕下，歎息光陰逝。未作仲宣詩，〔八〕先流賈生涕。〔九〕挂帆秋江上，不爲雲羅制。〔一〇〕山海向東傾，百川無盡勢。我於鴟夷子，〔一一〕相去千餘歲。運闊英達稀，同風遙執袂。登艫望遠水，〔一二〕忽見滄浪枻（音裔）。〔一三〕高士何處來，虛舟渺安繫。〔一四〕衣貌本淳古，文章多佳麗。延引故鄉人，風義未淪替。顧侯達語默，權子識通蔽。〔一五〕曾是無心雲，俱爲此留滯。〔一六〕雙萍易飄轉，〔一七〕獨鶴思凌厲。〔一八〕明晨去瀟湘，〔一九〕共謁蒼

梧帝。〔二〇〕

〔一〕楊齊賢曰：虹霓，指太平公主輩。哲后，指玄宗。《晉書》：虹蜺，日旁氣也，斗之亂精。《漢書》：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潘尼《釋奠頌》：於穆伊何，思文哲后。《書·蔡仲之命》：康濟小民。

〔二〕開元，玄宗卽位所改年號。

〔三〕《晉書·天文志》：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座也。《尚書考靈曜》：秦失金鏡。註曰：金鏡，喻明道也。

〔四〕端拱，謂端居拱手，猶垂拱無爲之義。《晉書·阮孚傳》：正應端拱嘯咏以樂當年耳。遐裔，遠方也。張華《鷦鷯賦》：鵾鷄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

〔五〕《隋書》：涓流赴海，誠心屢竭；輕塵集岳，功力蓋微。裴駰《史記集解序》：譬嘒星之繼朝陽，輕塵之集華岳。

〔六〕紫泥，古人用之以封詔書，詳七卷註。

〔七〕班固《兩都賦序》：朝夕論思，日月獻納。

〔八〕仲宣，王粲字也，作《七哀》詩：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

〔九〕《漢書》：賈誼上疏陳政事曰：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

〔一〇〕江淹詩：曠哉宇宙間，雲羅更四陳。

〔一一〕《史記》：范蠡事越王句踐，句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乃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

〔一二〕鮑照詩：登艫眺淮甸。李善註：李斐曰：艫，船前頭刺櫂處也。

〔一三〕謝朓詩：早玩華池陰，復鼓滄浪枻。《廣韻》：枻，楫也。滄浪枻，用《楚辭》漁父事，詳六卷註。

〔一四〕謝靈運詩：虛舟有超越。李周翰註：輕舟而進曰虛舟。

〔一五〕楊齊賢曰：通蔽，通塞也。

〔一六〕《漢書》：太史公留滯周南。

〔一七〕雙萍，喻權、顧二侯。

〔一八〕獨鶴，喻高山人。班固《覽海賦》：遵霓霧之掩蕩，登雲塗以凌厲。《博雅》：凌，馳也。《廣韻》：凌，歷也。《漢書・息夫躬傳》：鷹隼橫厲。顏師古註：厲，疾飛也。凌厲，猶橫厲也。

〔一九〕《方輿勝覽》：湘水自陽海發源，至零陵與瀟水會，一水合流謂之瀟湘。

〔二〇〕吳均詩：欲謁蒼梧帝，過問沅湘姬。蒼梧帝，謂虞舜。

答杜秀才五松山蕭本缺「山」字見贈

舊註：五松山，南陵銅坑西五六里。

昔獻《長楊賦》，〔一〕天開雲雨歡。當時待詔承明裏，〔二〕皆道揚雄才可觀。敕賜飛龍二天馬，〔三〕黃金絡頭白玉鞍。〔四〕浮雲蔽日去不返，總爲秋風摧紫蘭。〔五〕角巾東出商山道，採秀行歌咏芝草。〔六〕路逢園、綺笑向人，〔七〕兩（繆本作「而」）君解來一何好。聞道金陵龍虎

盤，〔八〕還同謝朓望長安。〔九〕千峰夾水向秋浦，〔一〇〕五松名山當夏寒。銅井炎爐歊（音囂）九天，〔一一〕赫如鑄鼎荊山前。〔一二〕陶公矍鑠（繆本作「攫爍」）呵赤電，〔一三〕回祿睢（音輝）盱（音吁）揚紫烟。〔一四〕此中豈是久留處，便欲燒丹從列仙。愛聽松風且高臥，颼飀（音搜，繆本作「颼飀」）吹盡炎氛過。〔一五〕登崖獨立望九州，《陽春》欲奏誰相和？〔一六〕聞君往年遊錦城，〔一七〕章仇尚書倒屣迎。〔一八〕飛牋絡繹奏明主，〔一九〕天書降問迴恩榮。骯（杭上聲）髒（音葬）不能就珪組，〔二〇〕至今空揚高蹈（繆本作「道」）名。夫子工文絕世奇，五松新作天下推。吾非謝尚邀彥伯，〔二一〕異代風流各一時。〔二二〕一時相逢樂在今，袖拂白雲開素琴，彈爲《三峽流泉》音。〔二三〕從茲一別武陵去，去後桃花春水深。〔二四〕

〔一〕《漢書·揚雄傳》：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諷。

〔二〕顔師古註：承明殿，在未央宫。長楊，宫名也。在盩厔縣中，有射熊館。李善曰：諸以才術見知，直於承明，待詔卽見，故曰待詔焉。

〔三〕唐制，學士初入院，例賜飛龍廐馬一匹。天馬，御廐之馬也。俱詳九卷註。

〔四〕古樂府：青絲繫馬尾，黄金絡馬頭。吳均詩：白玉鏤衢鞍，黄金馬腦勒。

〔五〕《文子》：日月欲明，浮雲蔽之。叢蘭欲秀，秋風敗之。

〔六〕商山采芝，見本卷註。《楚辭》：采三秀兮山間。王逸註：三秀，謂芝草也。

〔七〕《漢書》：漢興，有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
〔八〕金陵之地，鍾山龍蟠，石城虎踞。詳見七卷註。
〔九〕謝朓有《晚登三山還望京邑》詩：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
〔一〇〕秋浦，水名，在池州，秋浦縣依此水立名。詳八卷註。
〔一一〕《唐書·地理志》：南陵有銅官冶。《元和郡縣志》：銅井山，在南陵縣西南八十五里，出銅。《一統志》：銅官山，在銅陵縣南十里，又名利國山。山有泉源，冬夏不竭，可以浸鐵煮銅，舊嘗于此置銅官場。《韻會》：歊，炎氣也。
〔一二〕《元和郡縣志》：荆山在虢州湖城南，卽黃帝鑄鼎之處。
〔一三〕《列仙傳》：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數行火，火一旦散，上行紫色沖天，公伏冶下求哀。須臾，赤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赤龍至，大雨，而安公騎之東南上，一城邑數萬人衆共送視之，皆與辭訣云。矍鑠，勇健貌，漢光武稱馬援語。見十一卷註。
〔一四〕《左傳》：禳火於玄冥回祿。杜預註：回祿，火神。《莊子》：而睢睢，而盱盱。郭象註：睢睢、盱盱，跋扈之貌。
〔一五〕《初學記》：小風曰颸。《水經注》：風颸颸而颾颾。虞騫詩：清風送涼氣，薄暮蕩炎氛。
〔一六〕《新序》：客有歌於郢中者，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
〔一七〕錦城，卽蜀郡成都府城。詳三卷、八卷註。
〔一八〕《通鑑》：天寶五載，以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爲戶部尙書。《寶刻叢編》：章仇兼瓊，魯郡任城人，官至戶部尙書、殿中監，謚曰忠。《三國志》：蔡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塡巷，賓客盈坐。

聞王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

〔一九〕《韻會》：絡繹，連屬不絕也。

〔二〇〕趙壹詩：骯髒倚門邊。章懷太子註：骯髒，高亢倖直之貌。

〔二一〕《晉書》：袁宏，字彥伯，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爲《咏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曰：「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咏史》之作也。」尚傾率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之談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尚爲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引宏參其軍事。

〔二二〕邢邵《遺辛術書》：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

〔二三〕《樂府詩集》：《琴集》曰：《三峽流泉》，晉阮咸所作也。

〔二四〕武陵桃花，見二卷註。

至陵陽山登天柱石，酬韓侍御見招隱黃山

楊齊賢曰：陵陽山，在涇縣西南百里，乃竇子明釣得白龍放之之處。按地志，陵陽山在池州府石埭縣之北、寧國府宣城縣之西，三峰連接，迤邐屈盤。天柱石，是其山之一峰也。洪焱祖《新安續志》：《新安廣錄》云：郡西北黃山有三十六峰，與宣池接境，巖岫秀麗可愛，仙翁釋子多隱其中。山有湯泉，色紅，可以澡瀹。《一統志》：黃山，在寧國府太平縣南三十里，昔黃帝與浮丘仙人煉丹於此。山當宣、徽二郡界，有三十二峰、三十六源、二

十四溪、十八洞、八大巖。

韓衆騎白鹿，西往華山中。〔一〕玉女千餘人，相隨在雲空。見我傳祕訣，精誠與天通。何意到陵陽，遊目送飛鴻。〔二〕天子昔避狄，與君亦乘驄。〔三〕擁兵五陵下，〔四〕長策馭（繆本作「遏」）胡戎。〔五〕時泰解繡衣，〔六〕脫身若飛蓬。鸞鳳翻羽（繆本作「翕」）翼，〔七〕啄粟坐樊籠。〔八〕海鶴一笑之，思歸向遼東。黃山過石柱，巘（語蹇切，年上聲）崿（音諤）上攢叢。〔九〕因巢翠玉樹，〔一〇〕忽見浮丘公。又引王子喬，吹笙舞松風。〔一一〕朗咏《紫霞篇》，請開蕊珠宮。〔一二〕步綱繞碧落，〔一三〕倚樹招青童。〔一四〕何日可攜手，遺形入無窮。〔一五〕

〔一〕《神仙傳》：劉根，字君安，如華陰山中，見一人乘白鹿車，從者十餘人，左右玉女四人執采旄之節，皆年十五、六餘。再拜稽首，求乞一言，神人乃告曰：「爾聞有韓衆否？」答曰：「實聞有之。」神人曰：「我是也。」

〔二〕嵇康詩：目送歸鴻，手揮五絃。

〔三〕《後漢書》：桓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京師畏憚。

〔四〕五陵，謂獻陵、昭陵、乾陵、定陵、橋陵也，詳見八卷註。

〔五〕《過秦論》：振長策而御宇內。

〔六〕任昉詩：時泰玉階平。綉衣，御史之服，詳見十一、十二卷註。

〔七〕枚乘《七發》：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呂延濟註：翕，斂也。

〔八〕陶潛詩：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九〕謝靈運詩：連嶂疊巘崿。李善註：巘崿，崖之別名。

〔一〇〕《甘泉賦》：翠玉樹之青葱。

〔一一〕《列仙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間，遇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一二〕蕭士贇曰：《紫霞篇》即《黄庭内景經》也，經曰：上清紫霞虛皇前，太上大道玉晨君，閑居蕊珠作七言，散化五形變萬神，是爲《黄庭》曰内篇。梁丘子註：蕊珠，上清境宮闕名也。

〔一三〕《眞誥》：使經師授以方諸洞房步綱之道。《眞靈位業圖》：柏成子高，湯時退耕，修步綱之道。《度人經》：道言：昔於始青天中碧落空歌。註云：始青天，乃東方第一天，有碧霞遍滿，是云碧落。

〔一四〕《眞靈位業圖》：龔仲陽、幼陽兄弟二人，受道於青童君。

〔一五〕《莊子》：廣成子曰：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

琦按：太白《武昌宰韓君碑》云：雲卿文章冠世，拜監察御史，朝廷呼爲子房。李翺《韓夫人韋氏墓誌銘》：禮部郎中雲卿，好立節義，有大功於昭陵。其事跡史傳不載。觀此詩所謂「天子昔避狄，與君亦乘驄。擁兵五陵下，長策馭胡戎」之句相合，韓侍御之爲雲卿，殆無疑矣。但太白未嘗作侍御，何以云「與君亦乘驄」耶？豈他人之作誤採入集，抑字句少有訛謬歟？

酬崔十五見招

爾有鳥跡書，〔一〕相招琴溪飲。〔二〕手跡尺素中，〔三〕如天落雲錦。〔四〕讀罷向空笑，疑君在

我前。長吟字不滅，懷袖且三年。〔五〕

〔一〕《水經注》：倉頡本鳥跡爲字，取其孳乳相生，故文字有六義焉。

〔二〕《一統志》：琴溪，在寧國府涇縣東北二里，溪側有石臺，相傳琴高控鯉之所。

〔三〕《古詩》：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四〕木華《海賦》：雲錦散文于沙汭之際。張銑註：雲錦，朝霞也。

〔五〕《古詩》：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

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

昨夜吳中雪，子猷佳興發。〔一〕萬里浮雲卷碧山，青天中道流孤月。〔二〕孤月滄（繆本作「蒼」）浪（一作「波」）河漢清，〔三〕北斗錯落長庚明。〔四〕懷余對酒夜霜白，玉牀金井冰崢嶸。〔五〕人生飄忽百年內，〔六〕且須酣暢萬古情。

〔一〕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忽憶戴安道，詳九卷註。

〔二〕謝莊《月賦》：素月流天。

〔三〕滄浪，猶滄涼，寒冷之意。

〔四〕《廣雅》：太白謂之長庚。曹憲《音釋》：金星也。晨見東方爲啓明，昏見西方爲長庚。

〔五〕牀，井欄也。玉牀金井者，言其美麗之飾，如玉如金也。

〔六〕陸機《嘆逝賦》：時飄忽其不再。

君不能狸膏金距學鬬雞，〔一〕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學哥舒，橫行青海夜帶刀，〔二〕西屠石堡取紫袍。〔三〕吟詩作賦北窗裏，萬言不直一杯水。世人聞此（一作「之」）皆掉頭，〔四〕有如東風射馬耳。

〔一〕《藝文類聚》：莊子謂惠子曰：羊溝之雞，三歲爲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而數以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爾雅翼》：鬬雞，私取狸膏塗其頭，輒鬬無敵。此非有厭勝，特是狸能捕雞，異雞聞狸之氣，則畏而走。《左傳》：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高誘曰：金距，施金芒於距也。梁簡文帝《雞鳴篇》：陳思助鬬協狸膏，郈昭妒敵安金距。玄宗好鬬雞，時以鬬雞供奉者，若王準、賈昌之流，皆赫奕可畏，詳見二卷註。

〔二〕《舊唐書》：哥舒翰，天寶七載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攻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吐蕃保石堡城，路遙而險，久不拔。八載，以朔方、河東監牧十萬衆委翰總統攻石堡城，翰使麾下將高秀巖、張守瑜進攻，不旬日而拔之。上錄其功，拜特進鴻臚員外卿，與一子五品官，賜物千匹，莊宅各一所，加攝御史大夫。《太平廣記》：哥舒翰爲安西節度，控地數千里，甚著威令，故西鄙人歌之曰：「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吐蕃總殺盡，更築兩重濠。」

〔三〕胡三省《通鑑音註》：石堡城，本吐蕃鐵仞城也。宋白曰：石堡城，在龍支縣西，四面懸崖數十仞，石路盤屈長三四里，西至赤嶺三十里。

〔四〕《莊子》：鴻蒙拊髀，雀躍掉頭。

魚目亦笑我，請（一作「謂」）與明月同。〔一〕驊騮拳跼不能食，〔二〕蹇驢得志鳴春風。〔三〕《折楊》、《皇華》合流俗，〔四〕晉君聽琴枉清角。〔五〕巴（一作「幾」）人誰肯和《陽春》，〔六〕楚地猶來賤奇璞。〔七〕黃金散盡交不成，白首爲儒身被輕。一談一笑失顏色，蒼蠅貝錦喧謗聲。〔八〕曾參豈是殺人者，讒言三及慈母驚。〔九〕

〔一〕張協詩：瓴甋誇璵璠，魚目笑明月。明月，謂明月珠也。

〔二〕《穆天子傳》：天子之駿：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華騮、綠耳。郭璞註：華騮，色如華而赤。今名馬標赤者爲棗騮。棗騮，赤也。《離騷》：僕夫悲予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王逸註：蜷局，詰屈不行貌。《廣韻》：蹳跼，不伸也。拳跼與蜷局、蹳跼義同。

〔三〕《漢書》：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顏師古註：蹇，跛也。

〔四〕《莊子》：大聲不入里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陸德明註：《折楊》、《皇華》皆古歌曲也。

〔五〕《韓非子》：晉平公曰：「音莫悲于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日黃帝合鬼神于太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乃作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幃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

〔六〕巴人、《陽春》事，見二卷註。

〔七〕奇璞，用卞和獻玉事，見四卷註。司馬彪詩：「卞和潛幽冥，誰能證奇璞。」

〔八〕蒼蠅，卽青蠅也。《詩·小雅》：「營營青蠅，止於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又：「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九〕《新序》：昔者曾參之處鄭，人有與曾參同名姓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來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懼焉。

與君論心握君手，榮辱於余亦何有？孔聖猶聞傷鳳麟，〔一〕董龍更是何雞狗？〔二〕一生傲岸苦不諧，〔三〕恩疏媒勞志多乖。〔四〕嚴陵高揖漢天子，〔五〕何必長劍拄頤事玉階。〔六〕達亦不足貴，窮亦不足悲。韓信羞將絳、灌比，〔七〕禰衡恥逐屠沽兒。〔八〕君不見李北海，〔九〕英風豪氣今何在！君不見裴尚書，土墳三尺蒿棘（一作「下」）居。〔一〇〕少年早欲五湖去，見此彌將鐘鼎疏。

〔一〕《史記》：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又孔子嘗嘆鳳鳥之

不至，悲西狩之獲麟，或指此二事而言，亦可也。

〔二〕《十六國春秋》：王墮爲宰相，著匪躬之節，性剛峻疾惡，雅好直言。右僕射董榮以佞幸進，疾之如仇，每於朝見之際，略不與言，或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無比，公宜降意接之。」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榮聞而慚恨。會有天變，榮言於苻生曰：「天譴甚重，宜以貴臣應之。」乃殺墮。龍，榮之小字也。

〔三〕鮑照詩：傲岸平生中，不爲物所裁。

〔四〕宋玉《神女賦》：交希恩疏，不可盡暢。《楚辭》：心不同兮媒勞。

〔五〕嚴子陵事，註見二卷。

〔六〕《說苑》：大冠若箕，長劍拄頤。

〔七〕《史記》：韓信爲淮陰侯，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

〔八〕《後漢書》：禰衡來遊許下。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

〔九〕《唐書》：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開元二十三年，起爲括州刺史，後歷淄、滑二州刺史，上計京師。邕早有名，重義愛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既入朝，人間傳其眉目瓌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門巷塡隘。中人臨問，索所爲文章，具進上。以讒媢不得留，出爲汲郡北海太守。天寶中，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勣馬。宰相李林甫，素忌邕，因傅以罪，就郡杖殺之。邕雖詘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盧藏用嘗謂：「邕如干將鏌耶，難與爭鋒，但虞其傷缺耳。」後卒如言。邕資豪放，不能治細行，所在賄謝，田遊自肆，終以敗云。

〔一〇〕江鄰幾《雜志》：李白詩：「君不見裴尚書，古墳三尺蒿棘居。」問修《唐書》呂縉叔，云「是

灌」，又云「是冕」。宋次道云：「是檢校官，與李北海作對，非齷齪人也。」琦按：玄宗朝，裴耀卿爲尚書左僕射，裴光庭爲吏部尚書，裴漼爲吏部尚書，裴伷先爲工部尚書，裴寬爲戶、禮二部尚書，裴敦復爲刑部尚書，凡六裴尚書，太白所指稱，未知何人。考裴敦復以平海賊功爲李林甫所忌，貶淄川太守，與李邕皆坐柳勣事，同時杖死。今與李北海並稱，或者正指其人而言，似爲近之。若裴冕之爲尚書左僕射，則又在肅宗時矣。

李太白全集卷之二十

錢塘王琦琢崖輯註
趙樹元石堂較

古近體詩共六十首

遊南陽白水登石激作

南陽，唐時郡名，卽鄧州也，隸山南東道。《方輿勝覽》：棗陽有白水，卽白河。《一統志》：淸水，在南陽府城東三里，俗名白河。石激，在南陽府城東三里，淸水環流，爲一城之勝，可以禦水患而障城郭，其堅完甃石猶在。

朝涉白水源，暫與人俗疏。島嶼佳境色，江天涵淸虛。目送去海雲，心閑游川魚。長歌盡落日，乘月歸田廬。

遊南陽清冷泉

《一統志》：豐山，在南陽府東北三十里，下有泉，曰清冷泉。

惜彼落日暮，愛此寒泉清。西輝（繆本作「耀」）逐流水，〔一〕蕩漾遊子情。空歌望雲月，曲盡長松聲。

〔一〕蕭子範詩：暝景促西暉。

尋魯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蒼耳中，見范置酒摘蒼耳作

《居易錄》：魯城北有范氏莊，卽太白訪范居士，失道落蒼耳中者。琦按：杜甫有《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詩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予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更想幽期處，還尋北郭生。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清。落景聞寒杵，屯雲對古城。何來吟《橘頌》？誰欲討蓴羹？不願論簪笏，悠悠滄海情。」疑卽此人也。《埤雅》：《荆楚記》曰：卷耳，一名璫草，亦云蒼耳，叢生如盤。今人以葉覆麥作黄衣者，所在有之。《爾雅翼》：卷耳，菜名也。幽、冀謂之襢菜，雒下謂之胡枲，江東呼爲常枲。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花細莖，可煮爲茹，滑而少味。又謂之常思菜，傖人皆食之，又以其葉覆麴作黄衣，其實如鼠耳而蒼色，上多刺，好著人衣，今人通謂之蒼耳。

雁度秋色遠，日靜無雲時。客心不自得，浩漫將何之？忽憶范野人，閑園養幽姿。茫然起逸興，但恐行來遲。城壕失往路，〔一〕馬首迷荒陂。〔二〕不惜翠雲裘，〔三〕遂爲蒼耳欺。入門且一笑，把臂君爲誰。酒客愛秋蔬，山盤薦霜梨。〔四〕他筵不下筯，此席忘朝飢。酸棗垂北郭，〔五〕寒瓜蔓東籬。〔六〕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七〕遠爲千載期。風流自簸蕩，〔八〕謔浪偏相宜。〔九〕酣來上馬去，却笑高陽池。〔一〇〕

〔一〕江淹詩：飲馬出城濠。呂延濟註：濠，城池也。壕、濠，古字通用。

〔二〕《說文》：陂，阪也。

〔三〕宋玉《諷賦》：翳承日之華，披翠雲之裘。

〔四〕《齊民要術》：藏梨法，初霜後卽收。

〔五〕《本草》：陶弘景曰：酸棗，今出山東間，云卽山棗樹，子似武昌棗而味極酸，東人啖之以醒睡。蘇頌曰：酸棗，今近汴、洛及西北州郡皆有之，野生，多在坡坂及城壘間。似棗木而皮細，其木心赤色，莖葉俱青，花似棗花，八月結實，紫紅色，似棗而圓小，味酸。

〔六〕《梁書》：滕曇恭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本草》：陶弘景言：永嘉有寒瓜甚大，可藏至春。

〔七〕《史記》：秦昭王詳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十日之飲。」

〔八〕鮑照詩：從風簸蕩落西家。

〔九〕《詩·國風》：謔浪笑傲。

〔一〇〕高陽池，用山簡事，見五卷註。

東魯繆本作「魯東」門泛舟二首

《一統志》：東魯門，在兖州府城東。

日落沙明天倒開，波搖石動水縈迴。輕舟泛月尋溪轉，疑是山陰雪後來。〔一〕

〔一〕王徽之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詳見十三卷註。

其二

水作青龍盤石隄，桃花夾岸魯門西。若教月下乘舟去，何啻風流到剡（音閃）溪。

秋獵孟諸夜歸，置酒單父音善甫東樓觀妓

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孟諸，宋大藪也，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元和郡縣志》：孟諸澤，在宋州虞城縣西北十里，周迴五十里，俗號盟諸澤。

傾暉速短炬，〔一〕走海無停川。冀餐圓丘草，〔二〕欲以還頽年。〔三〕此事不可得，微生若浮烟。駿（繆本作「俊」）發跨名駒，〔四〕雕弓控鳴弦。〔五〕鷹豪魯草白，狐兔多肥鮮。邀遮相馳

逐，〔六〕逐出城東田。一掃四野空，喧呼鞍馬前。歸來獻所獲，炮炙宜霜天。〔七〕出舞兩美人，飄颻若雲仙。留歡不知疲，〔八〕清曉方來旋。

〔一〕鮑照詩：傾暉忽西下。

〔二〕郭璞詩：圓丘有奇草。李善註：《外國圖》曰：圓丘有不死樹，食之乃壽。呂向註：圓丘，山名。奇草，芝草也。

〔三〕陸機《愍思賦》：樂來日之有繼，傷頹年之莫纂。

〔四〕《詩·周頌》：駿發爾私。鄭箋云：駿，疾也。

〔五〕《東京賦》：雕弓斯彀。薛綜註：雕弓，謂有刻畫也。《漢書》：逢蒙列眥，羿氏控絃。顏師古註：控，引也。

〔六〕《羽獵賦》：淫淫與與，前後要遮。

〔七〕《說文》：炰，毛炙肉也。《韻會》：錢氏曰：凡肉置火中曰炮，近火曰炙。

〔八〕應瑒詩：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

遊泰山六首 一作《天寶元年四月從故御道上泰山》

《史記正義》：泰山，一曰岱宗，東岳也，在兗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山東通志》：泰山，在濟南府泰安州北五里，一曰兗鎮。周圍一百六十里，自山下至絕頂四十餘里。上有石表巍然，傳是秦時無字碑。

四月上泰山，石平（蕭本作「屏」）御道開。〔一〕六龍過萬壑，澗谷隨縈迴。〔二〕馬跡遶碧峯，於今滿青苔。飛流灑絕巘（語蹇切，年上聲），〔三〕水急（一作「色」）松聲哀。北眺崿（音諤）嶂（音帳）奇，〔四〕傾崖向東摧。洞門閉石扇，地底（許本作「低霏」，玉本作「阺」）興雲雷。登高望蓬、瀛，想象金銀（繆本作「篠」）臺。〔五〕天門一長嘯，〔六〕萬里清風來。玉女四五人，飄颻下九垓（音該）。〔七〕含笑引素手，遺我流霞杯。〔八〕稽首再拜之，自愧非仙才。〔九〕曠然小宇宙，棄世何悠哉。

〔一〕《舊唐書》：開元十三年十月辛酉，東封泰山，發自東都。十一月丙戌，至兗州岱宗頓。己丑日南至，備法駕登山，仗衛羅列山下百餘里。詔行從留於谷口，上與宰臣禮官升山。庚寅，祀昊天上帝於上壇，有司祀五帝百神於下壇。禮畢，藏玉册於封祀壇之石䃮。然後燔柴燎發，羣臣稱萬歲，傳呼自山頂至岳下，震動山谷。

〔二〕《宋書》：天子所御駕六，其餘副車皆駕四。按《書》稱：朽索御六馬。《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袁盎諫漢文馳六飛。魏時天子亦駕六。六龍之義本此，餘見八卷註。鮑照詩：千巖盛阻積，萬壑勢迴縈。

〔三〕孫綽《天台山賦》：瀑布飛流以界道。張協《七命》：登絕巘，遡長風。絕巘，高峰也。

〔四〕鮑照詩：合沓崿嶂雲。

〔五〕郭璞詩：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

〔六〕《山東通志》：上泰山，屈曲盤道百餘，經南天門，東西三天門，至絕頂，高四十餘里。左思

詩：長嘯激清風。

〔七〕郭璞詩：升降隨長烟，飄颻戲九垓。張銑註：九垓，九天也。

〔八〕《抱朴子》：項曼都入山學仙，十年而歸家，曰：「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飢渴。」

〔九〕《漢武內傳》：王母曰：「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

其二

清曉騎白鹿，直上天門山。山際逢羽人，〔一〕方瞳好容顏。〔二〕捫蘿欲就語，却掩青雲關。遺我鳥跡書，〔三〕飄然落巖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四〕感此三嘆息，從師方未還。

〔一〕《楚辭》：仍羽人於丹丘。王逸註：人得道，身生羽毛也。朱子註：羽人，飛仙也。

〔二〕《抱朴子》：仙人目瞳正方。《神仙傳》：李根瞳子皆方。按《仙經》云：八百歲人瞳子方也。

〔三〕徐幹《中論》：蒼頡視鳥跡而作書。

〔四〕《爾雅》：閑，習也。《荀子》：多見曰閑。

其三

平明登日觀，〔一〕舉手開雲關。〔二〕精神四飛揚，如出天地間。黃河從西來，〔三〕窈窕入遠山。憑崖覽（蕭本作「攬」）八極，目盡長空閑。偶然值青童，綠髮雙雲鬟。笑我晚學仙，蹉

跎凋朱顏。躊躇忽不見，浩蕩難追攀。

〔一〕《水經注》：應劭《漢官儀》云：泰山東南山頂，名曰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許，故以名焉。

〔二〕《北山移文》：扃岫幌，掩雲關。雲關者，雲氣擁蔽如門關也。

〔三〕《初學記》：《泰山記》云：黃河去泰山二百餘里，於祠所瞻黃河如帶，若在山趾。

其四

清齋三千日，〔一〕裂素寫道經。〔二〕吟誦有所得，衆神衞我形。雲行信長風，颯若羽翼生。攀崖上日觀，伏檻窺東溟。〔三〕海色動遠山，〔四〕天雞已先鳴。〔五〕銀臺出倒景，〔六〕白浪翻長鯨。安得不死藥，高飛向蓬瀛。〔七〕

〔一〕《南岳魏夫人傳》：夫人入洛陽山中，清齋五百日，讀《大洞眞經》。

〔二〕顏師古《急就篇註》：素，謂絹之精白者，即所用寫書之素也。

〔三〕《楚辭》：坐堂伏檻，臨曲池些。東溟，東海也。

〔四〕海色，曉色也。俱見二卷註。

〔五〕天雞，見一卷《大鵬賦》註。

〔六〕謝靈運詩：張組眺倒景，列筵矚歸潮。李善註：《遊天台山賦》曰「或倒景於重溟」，王彪之《遊仙詩》曰「遠遊絕塵霧，輕舉觀滄溟。蓬萊蔭倒景，崑崙罩層城」，並以山臨水而景倒，謂之倒景。

此篇倒景正作此解，與二卷中所用倒景故自不同。

〔七〕蓬萊、瀛洲，在渤海中，有不死藥，金銀爲宮闕。詳見四卷註。

其五

日觀東北傾，兩崖夾雙石。海水落眼前，天光遙空碧。千峰爭攢聚，萬壑絕凌歷。緬彼鶴上仙，〔一〕去無雲中跡。長松入霄（蕭本作「雲」）漢，遠望不盈尺。山花異人間，五月雪中白。〔二〕終當遇安期，〔三〕於此鍊玉液。〔四〕

〔一〕緬，思貌。

〔二〕《歲華紀麗》：泰山冬夏有雪。

〔三〕安期生，古之仙人，見二卷註。

〔四〕江淹詩：道人讀丹經，方士鍊玉液。張銑註：玉液，玉膏也。

其六

朝飲王母池，〔一〕暝投天門關（繆本作「闕」）。獨抱綠綺琴，〔二〕夜行青山間（繆本作「月」）。山明月露白，夜靜松風歇。仙人遊碧峰，處處笙歌發。寂靜（繆本作「聽」）娛清輝，玉眞連

翠微。〔三〕想象鸞鳳舞，飄颻龍虎衣。捫天摘匏瓜，〔四〕怳惚不憶歸。舉手弄清淺，〔五〕誤攀織女機。〔六〕明晨坐相失，但見五雲飛。〔七〕

〔一〕《山東通志》：王母池，在泰山下之東南麓，一名瑤池。水極甘冽，漢沸滌瀞，不竭不盈。鄉人取水禜雨，頗驗。

〔二〕張載詩：美人遺我綠綺琴。李周翰註：綠綺，琴名。傅玄《琴賦序》曰：司馬相如有綠綺，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

〔三〕《爾雅疏》：山未及頂上，在旁陂陀之處，名翠微。

〔四〕《楚辭》：遂儵忽而捫天。《隋書》：匏瓜五星，在離珠北。《史記索隱》：《荊州占》云：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匏瓜明，則歲大熟。

〔五〕《古詩》：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

〔六〕《史記正義》：織女三星，在河北天紀東，天女也。

〔七〕五雲，五色雲也。見七卷註。

秋夜與劉碭音蕩山泛宴喜亭池

碭山，縣名，唐時隸河南道宋州睢陽郡。劉蓋爲碭山令者也。《江南通志》：宴喜臺在徐州碭城縣東五十步，臺上有石刻三大字，相傳唐李白筆。

明宰試舟楫，張燈宴華池。文招梁苑客，〔一〕歌動郢中兒。〔二〕月色望不盡，空天交相宜。

令人欲泛海，只待長風吹。

〔一〕梁苑客，見七卷註。
〔二〕華池、郢中歌，見二卷註。

攜妓登梁王棲霞山孟氏桃園中

《一統志》：棲霞山，在兗州單縣東四里，世傳梁孝王嘗遊此。

碧草已滿地，柳與(繆本作「與柳」)梅爭春。〔一〕謝公自有東山妓，〔二〕金屏笑坐如花人。今日非昨日，明日還復來。白髮對綠酒，强歌心已摧。君不見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樽酒中。梁王已去明月在，黃鸝愁醉啼春風。〔三〕分明感激眼前事，莫惜醉臥桃園東。

〔一〕陳後主詩：三春桃照李，二月柳爭梅。
〔二〕謝安在東山畜妓，見十卷註。
〔三〕黃鸝，今謂之黃鶯兒，見六卷註。

與從姪杭州刺史良遊天竺寺

唐時，杭州隸江南東道。州有天竺寺，乃今之下天竺寺，詳見十六卷註。《咸淳臨安志》：

下竺靈山寺，在錢塘縣西十七里。隋開皇十三年，僧眞觀法師與道安禪師建，號南天竺寺。唐永泰中賜今額。《淳祐志》云：大凡靈竺之勝，周迴數十里，而巖壑尤美，實聚於下天竺靈山寺。自飛來峰轉至寺後，巖洞皆嵌空玲瓏，瑩滑清潤，如虬龍瑞鳳，如層華吐蕚，如皺縠疊浪，穿幽透深，不可名貌。林木皆自巖骨拔起，不土而生。傳言茲巖產玉，故腴潤能育焉。其間，唐宋遊人題名不可殫紀。《一統志》：下天竺寺，在杭州府城西十五里。晉咸和中建，寺前後有飛來、蓮花諸峰，合澗、跳珠諸泉，夢謝、流盃、月桂諸亭，遊人多至其間。

挂席凌蓬丘，〔一〕觀濤憩樟樓。〔二〕三山動逸興，〔三〕五馬同遨遊。〔四〕天竺森在眼，松風（繆本作「門」）颯驚秋。〔五〕覽雲測變化，弄水窮清幽。疊嶂隔遙海（霏玉本作「響」），當軒寫歸流。詩（蕭本作「轉」）成傲雲月，佳趣滿吳洲。〔六〕

〔一〕《十洲記》：蓬丘，蓬萊山也。

〔二〕《夢粱錄》：樟亭驛，卽浙江亭也，在跨浦橋南江岸。《浙江通志》：樟亭，在錢塘縣舊治南五里，後改爲浙江亭，今浙江驛其故址也。

〔三〕三山，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見四卷註。

〔四〕五馬，古太守事，見六卷註。

〔五〕楊齊賢曰：自西湖入天竺寺路，夾道皆古松，其地名曰九里松。靈隱、天竺同在一處，皆由松門而進。

〔六〕顏延年詩：振楫發吳洲。

同友人舟行 繆本於「行」字下多「遊台越作」四字

楚臣傷江楓，〔一〕謝客拾海月。〔二〕《懷沙》去瀟湘，〔三〕挂席泛溟渤。〔四〕蹇予訪前跡，〔五〕獨往造窮髮。〔六〕古人不可攀，去若浮雲沒。願言弄倒景，〔七〕從此鍊眞骨。華頂窺絕冥，〔八〕蓬壺望超忽。〔九〕不知青春度，但怪綠芳歇。空持釣鰲心，〔一〇〕從此謝魏闕。〔一一〕

〔一〕《楚辭》：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王逸註：言湛湛江水，浸潤楓木，使之茂盛，傷己不蒙君惠而身放棄，曾不若樹木得其所也。

〔二〕《宋書》：謝靈運，小字客兒，故詩人多稱爲謝客。其《遊赤石進帆海》詩有云：揚帆採石華，挂席拾海月。李善註：《臨海水土物志》云：海月，大如鏡，色白正圓，常生海邊，其尖柱如搔頭大。《本草》：陳藏器曰：海月，蛤類也，似半月，故名。水沫所化。

〔三〕《史記》：屈原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四〕溟渤，海也，註見七卷。

〔五〕《楚辭》：蹇誰留兮中洲。王逸註：蹇，辭也。

〔六〕《莊子》：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

〔七〕倒景，見本卷《遊泰山》第四首註。

〔八〕《方輿勝覽》：華頂峰，在天台縣東北六十里。蓋天台第八重最高處，高一萬丈。絕頂東望滄海，俗名望海尖。草木薰郁，殆非人世。孫綽所謂「陟降信宿，迄乎仙都」是也。絕冥，遠海也。

〔九〕《十洲記》：蓬壺，蓬萊也。王屮《頭陀寺碑文》：東望平皋，千里超忽。呂向註：超忽，遠貌。
〔一〇〕釣鰲，事見四卷註。
〔一一〕《淮南子》：身處江湖之上，而神遊魏闕之下。高誘註：魏闕，王者門外闕也，所以用懸教民之書於象魏也。巍巍高大，故曰魏闕。

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

《元和郡縣志》：終南山，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太平寰宇記》：終南山，在鄠縣南三十里。《雍錄》：終南山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鄠、鄠、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而連綿峙據其南者，皆此一山也。《通志·氏族略》：代北複姓有斛斯氏，其先居廣牧，世襲莫勿大人，號斛斯部，因氏焉。

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却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一〕相攜及田家，童稚（一作「稚子」）開荊扉。〔二〕綠竹入幽徑（繆本作「椶」），青蘿拂行衣。歡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揮。長歌吟松風，曲盡河星稀。我醉君復樂，陶然共忘機。

〔一〕翠微，山嶺之色，詳十卷註。
〔二〕沈約詩：荊扉新且故。李周翰註：荊扉，以荊爲門扉也。

朝下過盧郎中敍舊遊

君登金華省，〔一〕我入銀臺門。〔二〕幸遇聖明主，俱承雲雨恩。復此休浣時，〔三〕閑爲疇昔言。〔四〕却話山海事，宛然林壑存。明湖思曉月，疊嶂憶淸猿。〔五〕何由返初服，〔六〕田野醉芳樽。〔七〕

〔一〕劉孝綽詩：步出金華省，遙望承明廬。蔡夢弼《杜詩註》：按《漢宮闕記》：金華殿，在未央宮，白虎觀右，秘府圖書皆在焉。故王思遠《遜侍中表》云「奏事金華之上，進議玉臺之下」。後世以門下省名金華省，蓋出此也。

〔二〕《雍錄》：翰林院在大明宮右，銀臺門內，稍退，北有門，榜曰翰林之門。

〔三〕鮑照詩：休浣自公日。休浣，猶休沐也。《漢律》：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楊升庵曰：唐制：十日一休沐，故韋應物詩云「九日驅馳一日閑」，白樂天詩云「公假日三旬」，是也。

〔四〕杜預《左傳註》：疇昔，猶前日也。

〔五〕任昉詩：疊嶂易成響，重以夜猿悲。

〔六〕《楚辭》：退將復修吾初服。

〔七〕劉孝綽詩：芳樽散緒寒。

侍從遊宿温泉宫作

溫泉宮，註見九卷。

羽林十二將，〔一〕羅列應星文。霜仗懸秋月，霓旌卷夜雲。〔二〕嚴更千戶肅，〔三〕清樂九天聞。〔四〕日出瞻佳氣，葱葱（繆本作「叢叢」）繞聖君。〔五〕

〔一〕《漢書》：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顏師古註：羽林，宿衛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也。一說，羽所以爲王者羽翼也。按唐制：左右羽林軍，各置大將軍一人、將軍三人，凡八將，無所謂十二將也。而開元、天寶之時，天子禁兵有十六衛，其左右衛、左右金吾衛，總謂之四衛。若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十二衛謂之雜衛。疑所謂十二將者，指十二雜衛之主將而言，以其專掌禁衛，當爪牙禦侮之任，與漢之羽林騎相似，故曰：羽林十二將也。《晉書》：羽林四十五星，在營室南，一曰天軍，主軍騎，又主翼王也。楊升庵曰：唐武德中置十二軍，皆取天星爲名。以萬年道爲參旗軍，長安道爲鼓旗軍，富平道爲玄戈軍，醴泉道爲井鉞軍，同州道爲羽林軍，華州道爲騎官軍，寧州道爲折威軍，岐州道爲平道軍，幽州道爲招搖軍，麟州道爲苑遊軍，涇州道爲天紀軍，宜州道爲天節軍。太白蓋用其事。琦按：《通典》、《會要》諸書，分關中之衆爲十二衛。取象天官爲名號，乃武德二年事，五年即廢久矣。楊說雖創，揆之作者之心，恐未必用此典故。

〔二〕《上林賦》：拖霓旌。張揖註：析羽毛染以五采，綴以縷爲旌，有似虹蜺之氣也。

〔三〕《西京賦》：重以虎威章溝嚴更之署。薛綜註：嚴更，督行夜鼓也。

〔四〕《唐會要》：清樂，九代之遺聲，其始卽清商三調是也。並漢魏以來舊曲，樂器制度幷諸歌章古調，與魏三祖所作者，皆備於史籍。自晉氏播遷，其音分散，不存於內地。苻堅滅涼始得之，傳於前後二秦。及宋武定關中，收之入於江南，隋平陳獲之。隋文聽之，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因更損益，去其哀怨，考而補之，乃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至煬帝乃立清樂、西涼等九部。隋室喪亂，日益淪缺，天后朝，猶有六十三曲。《新唐書·禮樂志》：清商伎者，隋清樂也。有編鐘、編磬、獨絃琴、擊琴、瑟、秦琵琶、臥箜篌、筑、箏、節鼓，皆一；笙、笛、簫、篪、方響、跋膝，皆二。歌二人，吹葉一人，舞者四人。《夢溪筆談》：先王之樂爲雅樂，前世新聲爲清樂。

〔五〕《後漢書》：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舂陵郭，唶曰：「氣佳哉！鬱鬱葱葱。」

邯鄲南亭觀妓

邯鄲，縣名，唐時隸河北道之磁州。

歌鼓（一作「妓」）燕、趙兒，〔一〕魏姝（音樞）弄鳴絲。〔二〕粉色豔日（繆本作「月」）彩，舞袖（一作「衫」）拂花枝。把酒顧（一作「顧」）美人，請歌邯鄲詞。清箏何繚繞，〔三〕度曲綠雲垂。〔四〕平原君安在？科斗生古池。〔五〕座客三千人，〔六〕於今知有誰？我輩不作樂，但爲後代悲。〔七〕

〔一〕潘岳《笙賦》：縈纏歌鼓，網羅鐘律。

〔二〕《韻會》：姝，美色也。

〔三〕顏師古《急就篇註》：箏，亦瑟類也。本十二絃，今則十三。

〔四〕《苕溪漁隱叢話》：《藝苑雌黃》云：世人言度曲者，多作徒故切，謂歌曲也。張平子《西京賦》云：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子美《陪李梓州泛江》詩：翠眉縈度曲，雲鬢儼成行。皆作徒故切讀。考之前漢《元帝紀贊》云：帝多才藝，善史書、鼓琴、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應劭註：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爲歌聲也。顏註：度，音大各切。則與張平子、杜詩所言度曲異矣。而臣瓚註則云度曲謂歌終更授其次，則又誤以度曲爲歌曲。夫度曲雖有兩音，若讀《元帝紀》，止可作大各切。《唐書》段安節善樂律，能自度曲。其意正與《元帝紀》相合。琦按：太白詩意，自應作徒故切讀，而楊註引自度曲解之，非是。綠雲垂，卽響遏行雲之意。

〔五〕《古今注》：蝦蟆子曰蝌蚪，一曰玄針，一曰玄魚，形圓而尾尖，尾脫卽脚出。顏師古《急就篇註》：科斗，一名活東，一名活師，卽蝦蟆所生子也。未成蝦蟆之時，身及頭並圓，而尾長，漸乃變耳。

〔六〕《史記》：平原君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又曰：平原君得敢死之士三千人。

〔七〕《古詩》：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

春日　繆本缺「日」字　遊羅敷潭

王阮亭曰：羅敷谷水在華州。

行歌入谷口，路盡無人躋。〔一〕攀崖度絕壑，弄水尋迴溪。雲從石上起，客到花間迷。淹留未盡興，日落羣峰西。

〔一〕《說文》：躋，登也。

春陪商州裴使君遊繆本作「歸」石娥溪原註：「時欲東遊，遂有此贈。」

商州，古商國也。在晉爲上洛郡，在西魏爲洛州，在後周爲商州，在唐亦謂之商州，或爲上洛郡。地有商山、洛水，依此立名，屬關內道。使君，太守之稱。石娥溪，當在仙娥峰下。按：《雍勝略》、《商略》、《陝西通志》：仙娥峰，在商州西十里，峰之麓有西巖，洞壑幽邃，下臨丹水，古稱棲眞之地。李白嘗遊此。有詩曰：「暫出城東邊，遂遊西巖前。橫天聳翠壁，噴壑鳴紅泉」云云。是石娥溪，卽仙娥峰下之溪也。所謂紅泉者，其卽丹水歟？

裴公有仙標，拔俗數千丈。〔一〕澹蕩滄洲雲，飄颻紫霞想。剖竹商、洛間，〔二〕政成心已閑。蕭條出世表，冥寂閉玄關。〔三〕我來屬芳節，〔四〕解榻時相悅。〔五〕褰帷對雲峰，〔六〕揚袂指松雪。〔七〕暫出東城邊，遂遊西巖前。橫天聳翠壁，噴壑鳴紅泉。〔八〕尋幽殊未歇，愛此春光發。溪傍饒名花，石上有好月。命駕歸去來，〔九〕露華生翠（繆本作「綠」）苔。〔一〇〕淹留惜（繆本作「昔」）將晚，復聽清猿哀。清猿斷人腸，遊子思故鄉。〔一一〕明發首東路，〔一二〕此歡

焉可忘。

〔一〕《世說註》：《向秀別傳》曰：秀，字子期，河內人，少爲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善，並有拔俗之韻。

〔二〕謝靈運詩：剖竹守滄海。商、洛，詳見題註。

〔三〕郭璞《客傲》：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王屮《頭陀寺碑》：玄關幽鍵，感而遂通。張銑註：玄、幽，謂道之深邃也。關鍵，皆所以閉距於門者。

〔四〕宋南平王鑠詩：徘徊去芳節。梁元帝《纂要》：春節曰芳節。

〔五〕《後漢書》：陳蕃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

〔六〕搴帷，後漢賈琮事，見十四卷註。

〔七〕顏延年詩：山明望松雪。

〔八〕謝靈運詩：銅陵映碧澗，石磴瀉紅泉。

〔九〕《孔子歌》：巾車命駕，將適唐都。

〔一〇〕江淹詩：風光多樹色，露華翻蕙陰。

〔一一〕蘇武詩：征夫懷遠路，遊子戀故鄉。

〔一二〕《漢書·韓信傳》：北首燕路。顏師古曰：首，謂趣向也。音式究反。鮑照詩：首路或參差，投駕均遠託。

陪從祖濟南太守泛鵲山湖三首

唐時，齊州隸河南道，本謂之齊郡，天寶元年更名臨淄郡，五載十月，又更名濟南郡。《一統志》：濼水自大明湖東北流，注華不注山下，匯爲鵲山湖，又東北入于濟。僞齊劉豫，自城北導之東行，爲小淸河，而水不及鵲山湖矣。《山東志》：鵲山湖，在濟南府城北二十里。

初謂鵲山近，〔一〕寧知湖水遙。此行殊訪戴，〔二〕自可緩歸橈（音饒）。〔三〕

〔一〕《隋書》：齊郡歷城有鵲山。《一統志》：鵲山，在濟南府城北二十里。俗云：每歲七、八月間，烏鵲翔集於此。又云：扁鵲嘗於此煉丹。

〔二〕王子猷乘船訪戴安道，見九卷註。

〔三〕《方言》：楫，謂之橈，或謂之櫂。

其二

湖闊數十（蕭本作「千」，誤）里，湖光搖碧山。湖西正有月，獨送李膺還。〔一〕

〔一〕郭林宗與李膺同舟而濟，見十二卷註。

其三

水入北湖去，舟從南浦回。〔一〕遥看鵲山轉，却似送人來。

〔一〕楊齊賢曰：南浦，在鵲山湖之南。

春日陪楊江寧及諸官，宴北湖感古作

楊，名利物，爲潤州江寧令。李善《文選註》：樂遊苑，晉時藥圃，元嘉中築堤壅水，名爲北湖。《六朝事跡》：晉元帝大興三年，始創爲北湖，築長堤以遏北山之水。東至覆舟山，西至宣武城。《太平寰宇記》：玄武湖在昇州上元縣西北七里，周迴四十里，東西兩派，下水入秦淮。春夏深七尺，秋冬四尺，灌田百頃。徐爰《釋問》曰：湖本桑泊，晉元帝大興中，創爲北湖。宋築堤，南抵西塘，以肄舟師也。又《京都記》云：從北湖望鍾山，似官亭湖望廬岳也。按：安帝元嘉二十三年，築堤以堰水爲此。

昔聞顔光祿，〔一〕攀龍宴京（一作「重」，一作「明」）湖。〔二〕樓船入天鏡，帳殿開雲衢。〔三〕君王歌《大風》，如樂豐、沛都。〔四〕延年獻佳作，〔五〕邈與詩人俱。我來不及此，獨立鍾山孤。〔六〕楊宰穆清風（一作「颸」），〔七〕芳聲騰海隅。英僚滿四座，粲若瓊林敷。鷁首弄倒

景，〔八〕蛾眉綴（繆本作「掇」）明珠。〔九〕新絃採（一作「來」。繆本作「綵」，非）梨園，〔一〇〕古舞嬌吳歈。〔一一〕曲度繞雲（一作「清」）漢，〔一二〕聽者皆歡娛。雞棲何嘈嘈，〔一三〕沿（一作「江」）月沸笙竽。〔一四〕古之帝宮苑，今乃人樵蘇。〔一五〕感此勸一觴，願君覆瓢壺。〔一六〕榮盛（一作「盛時」）當作樂，〔一七〕無令後賢吁。

〔一〕《南史》：顏延之，字延年。孝武登祚，以爲金紫光祿大夫。

〔二〕《漢書》：攀龍附鳳，並乘天衢。

〔三〕帳殿，天子行幸野次，連帳以爲殿也。沈約詩：帳殿臨春籞，帷宮繞芳薈。左思《白髮賦》：開論雲衢。

〔四〕《史記》：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爲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漢書》：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應劭曰：沛，縣也。豐，其鄉也。孟康曰：後沛爲郡而豐爲縣。

〔五〕按：顏延年有《應詔觀北湖田收》詩，所謂獻佳作者，未知是此詩否？抑另有其詩而今逸之歟？

〔六〕《唐六典註》：蔣山，一名鍾山，在潤州江寧縣。

〔七〕《詩·大雅》：吉甫作頌，穆如清風。

〔八〕《淮南子》：龍舟鷁首。高誘註：鷁，大鳥也。畫其像著船頭，故曰鷁首也。

〔九〕曹植《洛神賦》：綴明珠以耀軀。

〔一〇〕《唐會要》：開元二年，上以天下無事，聽政之暇，於梨園自教法曲，必盡其妙，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唐書・禮樂志》：玄宗既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梨園弟子。宮女數百，亦爲梨園弟子，居宜春院北梨園。

〔一一〕《楚辭》：吳歈蔡謳，奏大呂些。梁元帝《纂要》：吳歌曰歈。

〔一二〕王粲詩：管絃發徽音，曲度清且悲。

〔一三〕吳質《答東阿王書》：耳嘈嘈而無聞。劉良註：嘈嘈，喧甚也。

〔一四〕《博雅》：笙以匏爲之，十三管，宮管在左方。竽，象笙，三十六管，宮管在中央。《宋書》：笙，隨所造，不知何代人。列管匏內，施簧管端。宮管在中央，三十六簧曰竽。宮管在左旁，十九簧至十三簧曰笙。其他皆相似也。

〔一五〕《漢書》：樵蘇後爨。顏師古註：樵，取薪也。蘇，取草也。

〔一六〕覆瓢壺，猶傾尊倒甕之意。

〔一七〕陶潛詩：取歡當作樂。

宴鄭參卿山池

杜甫詩：參卿休坐幄，蕩子不還家。耿湋《送郭參軍》詩：人傳府公政，記室有參卿。皆謂參軍也。疑唐時有此稱謂。

爾恐碧草晚，我畏朱顏移。愁看楊花飛，置酒正相宜。歌聲送落日，舞影迴淸池。今夕不盡杯，留歡更邀誰（蕭本作「詩」）？

遊謝氏山亭

淪老臥江海，再歡天地淸。病閑久寂寞，歲物徒芬榮。借君西池遊，聊以散我情。掃雪松下去，捫蘿石道行。謝公池塘上，〔一〕春草（一作「風」）颯已生。花枝拂人來，山鳥向我鳴。田家有美酒，落日與之傾。醉罷弄歸月，遙欣稚子迎。

〔一〕因謝氏山亭，故用靈運「池塘生春草」之句作映帶。

把酒問月 原註：故人賈淳令予問之。

靑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與人相隨。皎如飛鏡臨丹闕，綠烟滅盡淸輝發。〔一〕但見宵從海上來，寧知曉向雲間沒。白兔擣藥秋復春，〔二〕嫦（繆本作「姮」）娥孤棲與誰鄰？〔三〕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願當歌對酒時，〔四〕月光長照金樽裏。

〔一〕木華《海賦》：朱燉綠烟。
〔二〕傅玄《擬天問》：月中何有？白兎擣藥。
〔三〕《獨異志》：羿燒仙藥，藥成，其妻姮娥竊而食之，遂奔入月中。
〔四〕曹操《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同族姪一作「弟」評事黯遊昌禪師山池二首

《唐書・百官志》：大理寺，有評事八人，從八品下。

遠公愛康樂，〔一〕爲我開禪關。〔二〕蕭然松石下，何異淸涼山。〔三〕花將色不染，水與心俱閑。一坐度小劫，〔四〕觀空天地間。〔五〕

〔一〕《蓮社高賢傳》：謝靈運爲康樂公主孫，襲封康樂公。至廬山，一見遠公，肅然心服，乃卽寺築臺，翻《涅槃經》，鑿池種白蓮。時遠公諸賢同修淨土之業，因號白蓮社。
〔二〕《歷代三寶記》：卽立禪關於閑曠地。
〔三〕《法苑珠林》：代州東南五臺山，古稱神仙之宅也。山方三百里，巉巖崇峻，有五高臺。上不生草，唯松柏茂林，森於谷底，地極嚴寒多雪，號曰淸涼山。經中明文殊將五百仙人往淸涼山說法，卽斯地也。所以古來求道之士，多遊此山，遺窟靈跡，卽目極多。胡三省《通鑑註》：五臺，在代州五臺縣，山形五峙，相傳以爲文殊示現之地。《華嚴經疏》云：淸涼山者，卽代州雁門五臺山也。歲

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峰聳出，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故曰五臺。

〔四〕《釋迦方誌》：案：索訶世界，一大劫中，千佛出世。尋夫劫波之號，不可以時數推之。假以方石芥城，准爲一期之候。中含四大中劫，謂成、住、壞、空也。如從十歲增至八萬，復從八萬至於十歲，經二十反爲一小劫，二十小劫爲一成劫，以年算之，則經八千萬萬億百千八百萬歲也，止爲一小劫耳。《隋書》：每佛滅度，遺法相傳，有正、象、末三等淳漓之異，年歲遠近，亦各不同。末法已後，衆生愚鈍，無復佛教，而業行轉惡，年壽漸短，經數千百載間，乃至朝生夕死。然後有大水、大火、大風之災，一切除去之，而更立生人，又歸淳朴，謂之小劫。每一小劫，則一佛出世。《法華經》：大通智勝佛破魔軍已，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諸佛法不現在前，如是一小劫，乃至十小劫，結跏趺坐，身心不動。偈曰：世尊甚希有，一坐十小劫，身體及手足，靜然安不動。

〔五〕《涅槃經》：觀一切法，本性皆空。僧肇《維摩詰經註》：二乘觀空，惟在無我，大乘觀空，無法不在。

其二

客來花雨際，〔一〕秋水落金池。〔二〕片石寒青錦，疏楊挂綠絲。高僧拂玉柄，〔三〕童子獻雙（繆本作「霜」）梨。惜去愛佳景，烟蘿欲暝時。

〔一〕《法華經》：是時天雨曼陀羅花、摩訶曼陀羅花、曼殊沙花、摩訶曼殊沙花，而散佛上，及諸大衆。

〔二〕《彌陀經》：七寶池底，純以金沙布地。梁元帝詩：飄花拂葉度金池。

〔三〕玉柄，謂麈尾。

金陵鳳凰臺置酒

《法苑珠林》：白塔寺在秣陵三井里。晉升平中有鳳凰集此地，因名其處爲鳳凰臺。《六朝事跡》：鳳臺山，宋元嘉中鳳凰集於是山，乃築臺於山椒，以旌嘉瑞。在府城西南二里，今保寧寺是也。《方輿勝覽》：鳳臺山，在建康府城南二里餘，保寧寺是也。鳳凰臺，故基在寺後。

置酒延落景，〔一〕金陵鳳凰臺。長波寫萬古，心與雲俱開。借問往昔時，鳳凰爲誰來。鳳凰去已久，正當今日迴。明君越羲、軒，〔二〕天老坐三台。〔三〕豪士無所用，彈絃醉金罍。〔四〕東風吹山（蕭本作「出」）花，安可不盡杯？六帝沒幽草，〔五〕深宮冥綠苔。置酒勿復道，〔六〕歌鐘但相催。〔七〕

〔一〕江淹詩：徘徊踐落景。

〔二〕羲、軒，伏羲、軒轅也。

〔三〕《韓詩外傳》：黃帝卽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其象，夙寐晨興，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

身，燕頷而雞喙。戴德負仁，抱忠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卽文始，來卽嘉成。惟鳳爲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於宮。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於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章懷太子《後漢書註》：《帝王世紀》曰：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明君越羲軒」二句，乃一章上下關鍵處。上以承鳳凰今日當來之故，下以起豪士無所用而置酒取樂之由。

〔四〕金罍，酒器，詳七卷註。

〔五〕六帝，六代帝王也。

〔六〕《古詩》：棄捐勿復道。

〔七〕《國語》：歌鐘二肆。韋昭註：歌鐘，歌時所奏。

秋浦清溪雪夜對酒，客有唱鷓鴣者

秋浦，縣名，唐時隸池州。清溪在其北，詳八卷註。《樂府詩集》：《山鷓鴣》，羽調曲也。

披君(一作「我」)貂襜(音近占)褕(音臾)，〔一〕對君白玉壺。雪花酒上滅，頓覺夜寒無。客有桂陽至，〔二〕能吟《山鷓鴣》。清風動窗竹，越鳥起相呼。〔三〕持此足爲樂，何煩笙與竽？

〔一〕張衡詩：美人贈我貂襜褕。顔師古《急就篇註》：襜褕，直裾襜衣也。謂之襜褕者，取其襜襜而寬裕也。
〔二〕桂陽，唐時郡名，卽郴州也。隸江南西道。
〔三〕越鳥，卽鷓鴣也。以越地最多，故謂之越鳥。

與周剛清繆本作「青」溪玉鏡潭宴別 原註：「潭在秋浦桃胡陂下，予新名此潭。」

桃胡陂，繆本作桃樹陂。

周必大《泛舟遊山錄》：清溪水正碧色，下淺灘數里至玉鏡潭。水自南來，觸岸西折，彎環可喜，潭深裁二、三丈。李白詩云「溪水正南奔，迴作玉鏡潭」，實錄也。《江南通志》：玉鏡潭，在池州府城西南七十里，過白面渡匯爲秋浦。李白詩「迴作玉鏡潭，澄明洗心魂」，卽此。宋陳應直刻玉鏡潭三大字於石上。《潛確居類書》：玉鏡潭上有桃胡陂，一名桃花陂。

康樂上官去，永嘉遊石門。〔一〕江亭有孤嶼，〔二〕千載跡猶存。我來遊（繆本作「憩」）秋浦，三入桃陂源。千峰照（一作「點」）積雪，萬壑盡啼猿。興與謝公合，文因周子論。掃崖去落葉，席月開淸樽。〔三〕溪當大樓南，〔四〕溪水正南奔。迴作玉鏡潭，澄明洗心魂。此中得佳境，可以絕囂喧。淸夜方歸來，酣（一作「蓮」）歌出平原。別後經此地，爲予謝蘭蓀。〔五〕

〔一〕《南史》：謝靈運襲封康樂公，出爲永嘉太守。《一統志》：石門山，在溫州府城北。薛方山《浙江通志》：溫州府北山，說者謂爲郡主山，又曰石門山。有石崖懸瀑，高百餘丈，潴爲二潭，名曰水際。

〔二〕《太平寰宇記》：孤嶼，在溫州城北四里永嘉江中，渚長三百丈，闊七十步，嶼有二峰。謝康樂有《登石門最高頂》詩，又有《登江中孤嶼》詩。

〔三〕陶隱居《解官表》：席月澗門，橫梁雲際。

〔四〕《江南通志》：大樓山，在池州府城南六十里。

〔五〕《韻會》：蓀，香草。陶隱居云：蓀，生溪側，有名溪蓀者，極似石菖蒲，而葉無脊。

遊秋浦白笴音笴，又音杲，又音稈陂二首

《江南通志》：白笴堰，在池州府城西南二十五里。李白詩「何處夜行好？月明白笴陂」，卽其地也。

何處夜行好？月明白笴陂。山光搖積雪，猿影挂寒枝。但恐佳景晚，小令歸棹移。人來有淸興，及此有相思。〔一〕

〔一〕蕭士贇曰：末句「有」字，依《孟子》音又，去聲。一本竟改作「又」字，非也。

其二

白笴夜長嘯，爽然溪谷寒。魚龍動陂水，處處生波瀾。天借一明月，飛來碧雲端。故鄉不可見，腸斷正西看。

宴陶家亭子

曲巷幽人宅，高門大士家。池開照膽鏡，〔一〕林吐破顏花。〔二〕綠水藏春日，青軒祕晚霞。若聞絃管妙，金谷不能誇。〔三〕

〔一〕照膽鏡，用《西京雜記》咸陽方鏡事，詳四卷註。借言池水之清，照人若鏡也。

〔二〕《五燈會元》：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

〔三〕石崇《金谷詩敍》：予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爲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敍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太平寰宇記》：郭緣生《述征記》曰：金谷，谷也。地有

金水，自太白原南流經此谷。晉衛尉石崇，因卽川阜而造制園館。

在水軍宴韋司馬樓船觀妓繆本下有「永王軍中」四小字

搖曳帆在空，〔一〕清流（一作「川」）順歸風。詩因鼓吹發，〔二〕酒爲劍歌雄。對舞青樓妓，雙鬟白玉童。行雲且莫去，留醉楚王宮。

〔一〕鮑照詩：搖曳高帆擧。

〔二〕《藝文類聚》：俗語曰：桓玄作詩，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思得，云：「鳴鵠響長阜。」嘆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流夜郎至江夏，陪長史叔及薛明府，宴興德寺南閣

紺殿橫江上，〔一〕青山落鏡中。岸迴沙不盡，日映水成空。天樂流（一作「聞」）香閣，〔二〕蓮舟颺（音恙）晚風。〔三〕恭陪竹林宴，留醉與陶公。〔四〕

〔一〕徐陵《孝義寺碑》：紺殿安坐，蓮花養神。《說文》：紺，深青揚赤色也。

〔二〕《華嚴經》：百萬天樂，各奏百萬種法，相續不斷。宋之問詩：香閣臨清漢，丹梯隱翠微。

〔三〕沈君攸詩：平川映曉霞，蓮舟泛浪華。蓮舟，採蓮舟也。颺者，隨風搖蕩之義。

〔四〕《晉書》：阮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遊。陶公，謂陶潛，以喻薛明府。

泛沔州城南郎官湖并序

唐時，沔州隸江南西道，又謂之漢陽郡，有漢陽、汊川二縣。《湖廣通志》：郎官湖，在漢陽府城內。

乾元歲秋八月，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一〕沔州牧杜公、漢陽宰王公，觴於江城之南湖，樂天下之再平也。方夜水月如練，〔二〕清光可掇，〔三〕張公殊有勝概，四望超然，乃顧白曰：「此湖，古來賢豪遊者非一，而枉踐佳景，寂寥無聞。夫子可爲我標之嘉名，以傳不朽。」白因舉酒酹（音類）水，〔四〕號之曰郎官湖，亦由鄭圃之有僕射陂也。〔五〕席上文士輔翼、岑靜以爲知言，乃命賦詩紀事，刻石湖側，將與大別山共相磨滅焉。〔六〕

〔一〕《唐詩紀事》：張謂登天寶二年進士第，奉使長沙，作《長沙風土記》，大曆間爲禮部侍郎。《唐詩品彙》：張謂，字正言，河南人。《舊唐書》：鄂州江夏縣，本漢沙羨縣地，屬江夏郡。江、漢二水會於州西。春秋謂之夏汭，晉、宋謂之夏口，宋置江夏郡治於此，隋不改。武德四年，改爲鄂州。《一統志》：唐史皆稱鄂州爲夏口。

〔二〕梁元帝詩：昆明夜月光如練，上林朝花色如霰。

〔三〕毛萇《詩傳》：掇，拾也。

〔四〕《廣韻》：酹，以酒沃地也。

〔五〕《元和郡縣志》：李氏陂，在鄭州管城縣東四里。後魏孝文帝以此陂賜僕射李沖，故俗呼爲僕射陂，周迴十八里。

〔六〕又云：魯山，一名大別山，在沔州漢陽縣東北一百步，其山前枕蜀江，北帶漢水。《湖廣通志》：大別山，在漢陽府城東北半里，漢江西岸。《禹貢》：「內方至於大別。」卽此。一名翼際山，又名魯山，山之陰有鎖穴，卽孫晧以鐵索截江處。

張公多逸興，共泛沔城隅。當時秋月好，不減武昌都。〔一〕四坐醉淸光，爲歡古來無。郎官愛此水，因號郎官湖。風流若未滅，名與此山俱。〔二〕

〔一〕武昌，孫權嘗建都於此，故曰武昌都。秋月，似用庾亮南樓談詠竟坐事，詳見二十二卷《武昌夜飲懷古》詩註。

〔二〕《晉書·羊祜傳》：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末句借用其語。

陪侍郎叔遊洞庭，醉後三首

《元和郡縣志》：洞庭湖，在岳州巴陵縣西南一里五十步，周迴三百六十里。

今日竹林宴，〔一〕我家賢侍郎。三杯容小阮，醉後發清狂。〔二〕

〔一〕袁宏《竹林名士傳》：阮咸，字仲容，籍之兄子也，與籍俱爲竹林之遊。

〔二〕《漢書·昌邑王傳》：清狂不惠。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脉盡濁，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癡也。琦按：詩人所稱，多以縱情詩酒之類爲清狂，與《漢書》所解殊異。

其二

船上齊橈（音饒）樂，〔一〕湖心泛月歸。白鷗閑不去，爭拂酒筵飛。

〔一〕《廣韻》：橈，楫也。

其三

刬（音產）却君山好，〔一〕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

〔一〕《廣雅》：刬，削也。《北夢瑣言》：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漲勢高，遏住湘波，讓而退溢爲洞庭湖，凡闊數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歸壑，此山復居於陸。《岳陽風土記》：君山在洞庭湖中，昔人有詩云「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正謂此也。夏秋水漲，皆巨浸，不可以陸行往。甫齊賢曰：君山，在洞庭東，距巴陵四十里，登岳陽樓望之，橫陳其前。君山之後乃大湖，渺茫無際直

抵沅、澧、鼎三州。《通典》：岳州巴陵縣，漢下雋縣地，古巴丘也，有君山、洞庭湖。

夜泛洞庭尋裴侍御清酌

日晚湘水綠，〔一〕孤舟無端倪。〔二〕明湖漲秋月，獨泛巴陵西。遇憩裴逸人，巖居陵丹梯。〔三〕抱琴出深竹，爲我彈《鵾雞》。〔四〕曲盡酒亦傾，北窗醉如泥。〔五〕人生且行樂，〔六〕何必組與珪？

〔一〕《文獻通考》：巴陵縣有湘水，有洞庭湖。《潛確居類書》：湘江，在長沙府城西，水至清澈。

〔二〕謝靈運詩：溟漲無端倪。李周翰註：端倪，猶崖際也。

〔三〕謝朓詩：即此陵丹梯。李善註：丹梯，謂山也。呂延濟註：丹梯，謂山高峰入雲霞處。

〔四〕嵇康《琴賦》：鵾雞遊絃。李善註：古相和歌有《鵾雞曲》。李周翰曰：琴有《鵾雞》、《鴻雁》之曲。

〔五〕後漢時人語：一日不齋醉如泥。

〔六〕《漢書》：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陪族叔刑部侍郎曄及中書賈舍人至遊洞庭五首

《舊唐書》：乾元二年，鳳翔七馬坊押官爲盜，劫掠平人。天興令謝夷甫擒殺之，其妻進狀

訴冤，詔監察御史孫鎣推之。鎣直其事，其妻又訴，詔令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爲三司訊之，與鎣同。妻論訴不已，侍御史毛若虛言：「伯陽等有情，不能質定刑獄。」伯陽貶端州高要尉，權獻貶彬州桂陽尉，曄貶嶺下一尉。賈至，見十一卷註。

洞庭西望楚江分，〔一〕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二〕

〔一〕楊齊賢曰：岷江自西來，至岳陽樓前，與洞庭之水合而東行。潭州長沙郡，在洞庭上流三百餘里。

〔二〕《史記》：秦始皇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女，舜之妻。」《列女傳》：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

其二

南湖秋水夜無煙，耐可乘流直上天。〔一〕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酒白雲邊。

〔一〕耐可，猶言若可也，詳八卷註。

其三

洛陽才子謫湘川，〔一〕元禮同舟月下仙。〔二〕記得長安還欲笑，不知何處是西天。

〔一〕潘岳《西征賦》：賈生，洛陽之才子。謂賈誼也。賈至亦河南洛陽人，故以誼比之。

〔二〕後漢李膺，字元禮，與郭林宗同舟而濟，見十二卷註。用此以擬李曄。二人俱謫官，故用《桓譚新論》中「人聞長安樂，出門向西笑」之語，以致其思望之情。

其四

洞庭湖西秋月輝，瀟湘江北早鴻飛。〔一〕醉客滿船歌《白苧》，〔二〕不知霜露入秋衣。

〔一〕盧照鄰詩：霜氛落早鴻。

〔二〕《白苧》，清商調曲也。苧，是吳地所產，故舊說以爲吳人之歌，始則田野之作，後乃大樂用焉。一云卽《子夜歌》也，在吳歌爲《白苧》，在雅歌爲《子夜》。餘見四卷註。

其五

帝子瀟湘去不還，〔一〕空餘秋草洞庭間。淡掃明湖開玉鏡，丹青畫出是君山。〔二〕

〔一〕《楚辭》：帝子降兮北渚。王逸註：帝子，謂堯女也。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反，墮於湘水之渚，因爲湘夫人。

〔二〕《元和郡縣志》：君山，在岳州巴陵縣西三十里青草湖中。昔秦始皇欲入湖觀衡山，遇風浪，至此山止泊，因號焉。或云湘君所遊止，故名之也。《方輿勝覽》：君山，在洞庭湖中，方六十里，亦名洞庭之山。昔帝之二女居之，曰湘夫人，又曰湘君所遊，故名君山。《一統志》：君山，在岳州府城西南一十五里洞庭湖中，狀如十二螺髻。

楚江黄龍磯南宴楊執戟治樓

五月分（霏玉本作「入」）五洲，〔一〕碧山對青樓。故人楊執戟，春賞楚江流。一見醉（霏玉本作「波」）漂月，三杯歌棹謳。〔二〕桂枝攀不盡，〔三〕他日更相求。

〔一〕《水經注》：江中有五洲相接，故以五洲爲名。宋孝武帝舉兵江中，建牙洲上，有紫雲蔭之，卽是洲也。胡三省《通鑑註》：五洲，當在今黄州、江州之間。

〔二〕《蜀都賦》：吹洞簫，發棹謳。劉淵林註：棹謳，鼓棹而歌也。

〔三〕淮南王《招隱士》：攀援桂枝兮聊淹留。

銅官山醉後絶句

陸游《入蜀記》：隔荻港，卽銅陵界，遠山嶄然臨大江者，卽銅官山。《海錄碎事》：銅官山在宣州。

我愛銅官樂，千年未擬還。要須迴舞袖，拂盡五松山。〔一〕

〔一〕《海錄碎事》：五松山，在宣城南陵。

與南陵常贊府遊五松山 原註：山在南陵銅井西五里，有古精舍。

南陵縣，隸宣州。《容齋隨筆》：唐人呼縣丞爲贊府。《潛確居類書》：《輿地紀勝》：五松山，在銅陵縣南，銅官西南。山舊有松，一本五枝，蒼鱗老幹，翠色參天。

安石泛溟渤，〔一〕獨嘯長風還。逸韻動海上，〔二〕高情出人間。靈異可並跡，澹然與世閑。我來五松下，置酒窮躋攀。徵古絕遺老，因名五松山。〔三〕五松何清幽，勝境美沃(音屋)洲。〔四〕蕭颯鳴洞壑，終年風雨秋。響入百泉去，〔五〕聽如三峽流。〔六〕剪竹掃天花，〔七〕且從傲吏遊。〔八〕龍堂若可憩，〔九〕吾欲歸精修。

〔一〕溟渤，海也，見七卷註。

〔二〕《世說》：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泛海戲，風起浪湧，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悅，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喧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舟人卽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三〕胡震亨曰：觀此詩，是五松非山本名，乃太白所名，亦如名九華也。

〔四〕《太平寰宇記》：沃洲山，在越州剡縣東七十二里。施宿《會稽志》：沃洲山，在新昌縣東三十二里。晉白道猷、法深、支遁，皆居之。戴、許、王、謝十八人與之遊，號爲勝會，亦白蓮社之比也。唐白樂天《山院記》云：東南山水，剡爲面，沃洲、天姥爲眉目。山有靈湫、杖錫泉、養馬坡、放鶴峰，皆因支道林得名。吳虎臣《漫錄》云：沃州、天姥，號山水奇絕處。自異僧白道猷來自西天竺，賦詩云：「連峰數十里，修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晉、宋之世，隱逸爲多。

〔五〕《詩·大雅》：逝彼百泉。

〔六〕《通鑑地理通釋》：三峽，廣溪峽、巫峽、西陵峽也。廣溪爲三峽之首，昔禹鑿以通江，所謂巴東之峽，東至西陵七百里。蕭颯、風雨、百泉、三峽，皆狀五松濤聲之美。

〔七〕《法華經》：時諸梵天王雨衆天花，香風時來，吹去萎者，更雨新者。

〔八〕郭璞詩：漆園有傲吏。

〔九〕《江南通志》：龍堂精舍，在南陵縣五松山。李白與南陵常贊府遊此，有詩。

宣城清蕭本作「青」溪一作《入清溪山》

琦按：清溪，在池州秋浦縣北五里。而此云宣城清溪者，蓋代宗永泰元年，始析宣州之秋浦、青陽及饒州之至德爲池州，其前固隸宣城郡耳。

清（蕭本作「青」）溪勝桐廬，〔一〕水木有佳色。〔二〕山貌日高古，石容天傾側。綵鳥昔未名，白猿初相識。不見同懷人，對之空嘆息。

〔一〕《太平寰宇記》：睦州桐廬縣，漢爲富春縣地，吳黃武四年，分富春置此縣。耆老相傳云：桐溪側有大桐樹，垂條偃蓋蔭數畝，遠望似廬，遂謂爲桐廬縣也。

〔二〕吳均《與朱元思書》：自富陽至桐廬一百里許，奇山異水，天下獨絶。

與謝良輔遊涇川陵巖寺

《唐詩紀事》：謝良輔登天寶十一年進士第。德宗時，刺商州，爲團練所殺。《江南通志》：涇溪在寧國府涇縣西南一里。陵巖教寺，在涇縣西七十五里，隋時建。涇川，即涇溪也。

乘君素舸(音哿)泛涇(音京)西，〔一〕宛似雲門對若溪。〔二〕且從康樂尋山水，〔三〕何必東遊入會稽。

〔一〕謝靈運詩：可憐誰家郎，緣流乘素舸。

〔二〕《方輿勝覽》：雲門寺，在會稽縣南三十一里，今名雍熙，爲州之偉觀。昔王子敬居此，有五色祥雲，詔建寺號雲門。楊齊賢曰：若耶溪、雲門寺，在越州會稽縣南。

〔三〕《宋書》：謝靈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志遊遨，遍歷諸縣，動踰旬朔，民間辭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咏，以寄其意。

遊水西簡鄭明府

天宮水西寺，〔一〕雲錦照東郭。淸湍鳴迴溪，綠竹（蕭本作「水」）繞飛閣。〔二〕涼風日瀟灑，幽客時憩泊。五月思貂裘，謂言秋霜落。石蘿引古蔓，岸笋開新籜。〔三〕吟翫空復情，相思爾佳作。鄭公詩人秀，逸韻宏寥廓。〔四〕何當一來遊，愜我雪山諾。〔五〕

〔一〕按：《江南通志》有水西寺、水西首寺、天宮水西寺，皆在涇縣西五里之水西山中。天宮水西寺者，本名凌巖寺，南齊永平元年，淳于棼捨宅建。上元初改天宮水西寺，大中時重建。宋太平興國間，賜名崇慶寺。凡十四院，其最勝者曰華嚴院。横跨兩山，廊廡皆閣道，泉流其下。

〔二〕《東京賦》：飛閣神行。薛綜註：閣道相通，不在于地，故曰飛。

〔三〕《韻會》：籜，筍皮也。

〔四〕顏師古《漢書註》：寥廓，天上寬廣之處。

〔五〕《廣弘明集》：案《文殊師利般涅槃經》云：佛滅度後四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爲五百仙人宣說十二部經訖，還歸本土，入于涅槃。案《地理志》、《西域傳》云：雪山者，卽葱嶺也。其下三十六國，先來屬漢，以葱嶺多雪，故號雪山焉。文殊往化仙人，卽其處也。

九日登山

玩詩義，當是偕一宗室爲宣城別駕者，於九日登其所新築之臺而作，詩題應有缺文。

淵明《歸去來》，不與世相逐。〔一〕爲無杯中物，〔二〕遂偶本州牧。因招白衣人，笑酌黃花菊。〔三〕我來不得意，虛過重陽時。〔四〕題輿何俊發，〔五〕遂結城南期。築土接（蕭本作「按」）響山，〔六〕俯臨宛（蕭本作「遠」）水湄。胡人叫玉笛，越女彈霜絲。〔七〕自作（當是「非」字之訛）英王胄，〔八〕斯樂不可窺。赤鯉湧琴高，〔九〕白龜道冰（許本作「馮」）夷。〔一〇〕靈仙如彷彿，奠酹遙相知。〔一一〕古來登高人，今復幾人在？滄洲違宿諾，明日猶可待。連山似驚波，〔一二〕合杳出溟海。〔一三〕揚袂揮四座，酩酊安所知？〔一四〕齊歌送清觴（蕭本作「揚」），起舞亂參差。賓隨落葉散，〔一五〕帽逐秋風吹。〔一六〕別後登此臺，願言長相思。

〔一〕《晉書》：陶潛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卽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曰：「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耶！」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聞，遂歡宴窮日。弘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絶，亦時相贍。

〔二〕陶淵明詩：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三〕《藝文類聚》：《續晉陽秋》曰：陶潛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摘菊盈把，坐其側。久之，望見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也。卽便就酌，醉而後歸。

〔四〕《夢粱錄》：九爲陽數，其日與月並應，故號曰重陽。

〔五〕《北堂書鈔》：謝承《後漢書》曰：周景爲豫州刺史，辟陳蕃爲別駕，不就，景題別駕輿曰「陳仲擧座也」，不復更辟，蕃惶懼，起視職。

〔六〕《方輿勝覽》：響山在宣城縣南五里。《一統志》：響山，在寧國府城南五里，下俯宛溪。權德輿記：響山，兩崖聳峙，蒼翠對起，其南得響潭焉，清泚可鑒，縈洄澄淡。

〔七〕霜絲，樂器上絃也。

〔八〕《韻會》：胄，裔也，系也，嗣也。

〔九〕《列仙傳》：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遊冀州、涿郡之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日，皆潔齋待於水旁設祠，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旦有萬人觀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

〔一〇〕《山海經》：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郭璞註：冰夷，馮夷也。《淮南》云「馮夷得道，以潛大川」，卽河伯也。《穆天子傳》所謂河伯無夷者，《竹書》作馮夷，字或作冰也。《河圖括地象》：馮夷恒乘雲車，駕兩龍。白龜，事未詳。《楚辭·河伯》云：乘白黿兮逐文魚，與汝遊兮河之渚。白龜殆白黿之訛歟？

〔一一〕《廣韻》：酹，以酒沃地也。

〔一二〕木華《海賦》：波如連山。太白本其語而倒用之，謂「連山似驚波」，遂成奇語。

〔一三〕謝朓詩：合沓與雲齊。呂向註：合沓，高貌。

〔一四〕《說文》：酩酊，醉也。

〔一五〕盧照鄰詩：客散同秋葉，人亡似夜川。

〔一六〕《晉書》：孟嘉爲征西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僚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厠，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卽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嘆。

九日

今日雲景好，水綠秋山明。攜壺酌流霞，〔一〕搴菊泛寒榮。〔二〕地遠松石古，風揚絃管清。窺觴照歡顔，獨笑還自傾。〔三〕落帽醉山月，空歌懷友生。

〔一〕流霞，酒名。按《抱朴子》：項曼都言：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飢渴。故擬之以爲名耳。

〔二〕《楚辭章句》：搴，手取也。寒榮，猶寒花也。

〔三〕陶淵明詩：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

九日龍山飲

《九域志》：太平州有龍山。晉大司馬桓溫，嘗於九月九日登此山。孟嘉爲風飄帽落，卽此山也。《太平府志》：龍山，在當塗縣南十里，蜿蜒如龍，蟠溪而臥，故名。舊志載桓溫以重九日與僚佐登山，孟嘉落帽事。或云孟嘉落帽之龍山，當在江陵，而《元和志》、《寰

宇記》皆云是此山，疑必溫移鎮姑孰時事也。

九日龍山飲，黃花笑逐臣。〔一〕醉看風落帽，舞愛月留人。

〔一〕《淮南子》：季秋之月，菊有黃花。高誘註：菊色不一，而專言黃者，秋令在金，以黃爲正也。史正志《菊譜》：菊，草屬也，以黃爲正，所以概稱黃花。

九月十日即事

昨日登高罷，今朝更舉觴。菊花何太苦，遭此兩重陽。〔一〕

〔一〕《歲時雜記》：都城重九後一日宴賞，號小重陽。菊以兩遇宴飲，兩遭採掇，故有太苦之言。

陪族叔當塗宰遊化城寺升公清風亭

《太平府志》：古化城寺，在府城內向化橋西禮賢坊，吳大帝時建，基址最廣。宋孝武南巡，駐蹕於此，增置二十八院。唐天寶間，寺僧清升能詩文，造舍利塔、大戒壇，建清風亭於寺旁西湖上，鑄銅鐘一，李白銘之，今盡廢。宋知州郭緯，以東城雄武之地，改遷化城寺，撤其西北之地爲城守，而存其餘爲西庵。凡西庵至西北兩城隅，皆古化城寺基也。

化城若化出，〔一〕金牓天宮開。〔二〕疑是海上雲，飛空結樓臺。〔三〕升公湖上（一作「山」，一作

「中」）秀，粲然有辯才。〔四〕濟人不利己，立俗無嫌猜。了（蕭本作「子」，誤）見水中月，〔五〕青蓮出塵埃。閒居清風亭，左右清風來。當暑陰廣殿，太陽爲徘徊。茗酌待幽客，珍盤薦雕梅。飛文何灑落，〔六〕萬象爲之摧。季父擁鳴琴，〔七〕德聲布雲雷。雖遊道林室，〔八〕亦（一作「不」）舉陶潛杯。〔九〕清樂動諸天，〔一〇〕長松自吟哀。〔一一〕留歡若可盡，劫石乃成灰。〔一二〕

〔一〕《法華經》：導師以方便力，於險道中過三百由旬，化作一城。是時，疲極之衆，心大歡喜，我等今者免斯惡道，前入化城，生安穩想。寺之立名，蓋取此義。

〔二〕《神異經》：中央有宮，以金爲牆，有金榜，以銀鏤題。

〔三〕《三齊略記》：海上蜃氣，時結樓臺，名海市。

〔四〕《維摩詰經》：維摩詰深達實相，善說法要，辯才無滯，智慧無礙。

〔五〕又云：菩薩觀衆生，如智者見水中月。

〔六〕《昭明文選序》：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

〔七〕《說苑》：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

〔八〕《法苑珠林》：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而神理，聰明秀徹。王羲之覩遁才藻驚絕罕儔，遂披衿解帶，留連不能已，乃請住靈嘉寺，意存相近。又投跡剡山，於沃洲小嶺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嘗隨稟學。

〔九〕《晉書》：陶潛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嘗醉於酒，足矣。」

〔一〇〕清樂，前代新聲也，見本卷註。諸天，釋氏所稱三十二天也，見十九卷註。

〔一一〕王勣《答馮子華書》：「松柏羣吟。

〔一二〕《搜神記》：「漢武帝鑿昆明池，極深，悉是灰墨，無復土。舉朝不解，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可試問西域人。』帝以朔不知，難以移問。至後漢明帝時，西域道人來洛陽，時有憶方朔言者，乃試以武帝時灰墨問之。道人云：『經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此劫燒之餘也。』」

李太白全集卷之二十一

錢塘王琦琢崖輯註
王縉端臣王思謙蘊山較

古近體詩共三十六首

登錦城散花樓

《太平寰宇記》：錦城，《華陽國志》云：成都夷里橋南岸道西有城，故錦官也，命曰錦里。楊齊賢曰：《成都記》：府城亦呼爲錦官城，以江山明麗，錯雜如錦也。散花樓，在摩訶池上，蜀王秀所建。《春明退朝錄》：唐成都府有散花樓。

日照錦城頭，朝光散花樓。金窗夾繡戶，珠箔懸銀（繆本作「瓊」）鉤。〔一〕飛梯綠雲中，極目散我憂（一作「愁」）。暮雨向三峽，〔二〕春江繞雙流。〔三〕今來一登望，如上九天遊。

〔一〕梁簡文帝詩：網戶珠綴曲瓊鉤。

〔二〕《太平寰宇記》：三峽謂西峽、巫峽、歸峽。俗云：「巴東三峽巫峽長，清猿三聲淚沾裳。」卽禹所疏以導江也。絕峻萬仞，暫見陽光，不分雲雨。

〔三〕左思《蜀都賦》：帶二江之雙流。劉淵林註：蜀守李冰，鑿離堆，穿兩江，爲人開田，百姓享其利。《水經注》：成都縣有二江，雙流郡下，故揚子雲《蜀都賦》曰「兩江珥其前」者是也。《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元和郡縣志》：成都府雙流縣，北至府四十里，本漢廣都縣也。隋仁壽元年，避煬帝諱改爲雙流，因縣在二江之間，仍取《蜀都賦》云「帶二江之雙流」爲名也，皇朝因之。

登峨眉山

《四川通志》：峨眉山，去嘉州峨眉縣百里，自白水寺登山，初二十里有石磴可陟，又二十里多無路，以木爲梯，行三二里方踏實地。又二十里有雷洞，始到光相寺，則峨眉絕頂也。其上樹木禽鳥，多與平地異，天氣尤不同。九月初已下雪，居者皆綿衣絮衾，山上水煮飯不熟，飯食皆從白水寺造上。

蜀國多仙山，峨眉邈難匹。周流試登覽，絕怪安可悉（蕭本作「息」）。青冥倚天開，〔一〕彩錯疑畫出。泠然紫霞賞，〔二〕果得錦囊術。〔三〕雲間吟瓊簫，石上弄寶瑟。〔四〕平生有微尚，歡笑自此畢。〔五〕烟容如在顏，塵累忽相失。〔六〕儻逢騎羊子，〔七〕攜手凌白日。〔八〕

〔一〕青冥，青而暗昧之狀。《楚辭》：據青冥而攄虹兮。蓋謂天爲青冥也。太白借用其字，別指山峰而言，與《楚辭》殊異。

〔二〕江淹詩：泠然空中賞。李周翰註：泠然，輕舉貌。

〔三〕《武帝內傳》：帝以王母所授《五眞圖》、《靈光經》及上元夫人所授《六甲靈飛十二事》，自撰集爲一卷，及諸經、圖，皆奉以黃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以珊瑚爲軸，紫錦爲囊，安著柏梁臺上。

〔四〕沈約詩：象筵鳴寶瑟。《周禮樂器圖》：雅瑟飾以寶玉者，曰寶瑟。

〔五〕顏延年詩：嘉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

〔六〕《南史》：阮孝緒曰：「庶保促生以免塵累。」

〔七〕《列仙傳》：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旦騎羊入西蜀，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山在峨眉山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

〔八〕陳子昂詩：攜手登白日，遠遊戲赤城。

大庭庫

《太平寰宇記》：大庭氏庫，高二丈，在曲阜縣城內縣東一百五十步。《路史》：大庭氏之膺籙也，都于曲阜，故魯有大庭氏之庫。昔者黃帝齋于大庭之館，茲其所矣。羅苹註：庫在魯城中曲阜之高處。今在仙源縣內東隅，高二丈。

朝登大庭庫，〔一〕雲物何蒼然！〔二〕莫辨陳、鄭火，空霾鄒、魯烟。我來尋梓慎，觀化入寥

天。〔三〕古木翔氣多，松風如五絃。帝圖終冥沒，〔四〕嘆息滿山川。

〔一〕《左傳》：昭公十八年，宋、衞、陳、鄭皆火。梓愼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衞、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杜預註：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于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

〔二〕《左傳》：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杜預註：雲物，氣色災變也。

〔三〕《莊子》：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郭象註：入于寂寞，而與天爲一也。宋之問詩：笙歌入玄地，詩酒坐寥天。

〔四〕《宋書》：帝圖凝遠，瑞美昭宣。

登單父音善甫陶少府半月臺

《山東通志》：半月臺，在舊單縣城東北隅，相傳陶沔所築。單縣，卽唐時之單父縣也，隷宋州。

陶公有逸興，不與常人俱。築臺像半月，迴向（一作「出」）高城隅。置酒望白雲，商（一作「高」）飈起寒梧。〔一〕秋山入遠海，桑柘羅平蕪。〔二〕水色淥且明（一作「清」），令人思鏡湖。〔三〕終當過江去，愛此暫踟躕。

〔一〕陸機詩：歲暮商飈飛。呂延濟註：商飈，秋風也。

〔二〕江淹《去故鄉賦》：窮陰匝海，平蕪帶天。平蕪，庶草豐茂，遙望平坦若剪者也。

〔三〕鏡湖，在會稽、山陰兩縣界，其水淸澈，澄明若鏡，故名，詳見六卷註。

天台曉望

《台州府志》：天台山，在天台縣北三里。自神跡石起，至華頂峯皆是，爲一邑諸山之總稱。按陶弘景《眞誥》曰：高一萬八千丈，周圍八百里，山有八重，四面如一。《十道志》謂其頂對三辰，或曰當牛女之分，上應台宿，故曰天台。《登眞隱訣》曰：處五縣中央，爲餘姚、句章、臨海、天台、剡縣也。顧野王《輿地志》云：天台山，一名桐柏山，衆岳之最秀者也。徐靈府記云：天台山，與桐柏接而少異。《神邕山圖》又採浮屠氏說，以爲閻浮震旦國極東處，或又號靈越。孫綽賦所謂「托靈越以正基」是也。

天台隣四明，〔一〕華頂高百越。〔二〕門標赤城霞，〔三〕樓棲滄島月。憑高遠登覽，直下見溟渤。〔四〕雲垂大鵬翻，波動巨鰲沒。〔五〕風潮爭洶湧，神怪何翕忽？觀奇跡無倪，好道心不歇。攀條摘朱實，〔六〕服藥鍊金骨。安得生羽毛？〔七〕千春臥蓬闕。〔八〕

〔一〕《寧波府志》：四明山，在府西南一百五十里，爲郡之鎭山，由天台發脉向東北行一百三十里，湧爲二百八十峰，周圍八百餘里，綿亘于寧之奉化、慈溪、鄞縣，紹之餘姚、上虞、嵊縣，台之寧海諸境。上有方石，四面有穴如窗，通日月星辰之光，故曰四明山。

〔二〕華頂峰，在天台縣東北六十里，乃天台山第八重最高處，可觀日月之出沒，東望大海，瀰漫

無際。

〔三〕《太平寰宇記》：赤城山，在天台縣北六里。孫綽《天台山賦》：赤城霞起以建標。李善註：支遁《天台山銘序》曰：往天台山，當由赤城爲道逕。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石色皆赤，狀似雲霞。《天台山圖》曰：赤城山，天台之南門也。建標，立物以爲表識也。

〔四〕溟，渤海也，見七卷註。

〔五〕大鵬、巨鼇，俱見一卷註。

〔六〕劉琨詩：朱實隕勁氣。

〔七〕王逸《楚辭註》：人得道，身生羽毛也。

〔八〕梁簡文帝詩：千春誰與樂。王勃詩：芝廛光分野，蓬闕感規模。

早望海霞邊

四明三千里，朝起赤城霞。日出紅光散，〔一〕分輝照雪崖。一餐咽瓊液，〔二〕五內發金沙。〔三〕舉手何所待，青龍白虎車。〔四〕

〔一〕《楚辭章句》：《淩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者，日始出赤黃氣。《真誥》：日者霞之實，霞者日之精。君惟聞服日實之法，未知餐霞之精也。夫餐霞之經甚秘，致霞之道甚易，此謂體生玉光、霞映上清之法也。

〔二〕《南岳魏夫人傳》：有冉酣瓊液而叩棺。

〔三〕《參同契》："金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

〔四〕《太平廣記》："沈羲，吳郡人，學道于蜀中，能消災除病，救濟百姓，功德感天，天神識之。羲與妻賈共載，詣子婦卓孔寧家，道逢白鹿車一乘，青龍車一乘，白虎車一乘，從者皆數十人騎，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滿道。問羲曰：'君是沈羲否？'羲愕然，不知何等，答曰'是也。何爲問之？'騎人曰：'羲有功于民，心不忘道，自少小以來，履行無過。受命不長，年壽將過，黃老今遣仙官來下迎之。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青龍車是也；送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須臾，有三仙人羽衣持節，以白玉簡、青玉册、丹玉字授羲，遂載羲升天。"

焦山繆本下多一「杳」字望松寥山

《一統志》："焦山，在鎮江府城東北九里江中，後漢焦先隱此，因名。旁有海門二山，王西樵曰：海門山，一名松寥。夷山，卽孟浩然詩所云'夷山對海濱'者也。鮑天鍾《丹徒縣志》：焦山之餘支東出，分峙于鯨波瀰淼中，曰海門山，唐詩稱松寥，稱夷山，卽此。"

石壁望松寥，宛然在碧霄。安得五綵虹，架天作長橋。仙人如愛我，擧手來相招。

杜陵絶句

胡三省《通鑑註》："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

南登杜陵上，北望五陵間。〔一〕秋水明落日，流光滅遠山。

〔一〕《西都賦》：南望杜、霸，北眺五陵。章懷太子註：杜、霸，謂杜陵、霸陵，在城南，故「南望」也。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在渭北，故「北眺」也。

登太白峯

《一統志》：太白山，在陝西武功縣南九十里，山極高，上恒積雪，望之皓然。諺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山下軍行，不得鳴鼓角，鳴則疾風暴雨立至。上有洞，即道書第十一洞天。又有太白神祠，山半有橫雲如瀑布，則澍雨，人常以爲候驗。語曰：「南山瀑布，非朝即暮。」

西上太白峯，夕陽窮登攀。〔一〕太白與我語，爲我開天關。願乘泠（音零）風去，〔二〕直出浮雲間。舉手可近月，前行若無山。一別武功去，何時復更（蕭本作「見」）還？

〔一〕《爾雅》：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邢昺疏：日，即陽也，夕始得陽，故名夕陽。《詩・大雅・公劉》云「度其夕陽，豳居允荒」是也。

〔二〕《莊子》：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郭象註：泠然，輕妙之貌。

登邯（音寒）鄲洪波臺置酒觀發兵 原註：時將遊薊門。

《元和郡縣志》：洪波臺，在磁州邯鄲縣西北五里。

我把兩赤羽，〔一〕來遊燕、趙間。天狼正可射，〔二〕感激無時閑。觀兵洪波臺，倚劍望玉關。〔三〕請纓不繫越，〔四〕且向燕然山。〔五〕風引龍虎旗，歌鐘昔（一作「憶」）追攀。〔六〕擊筑落高月，〔七〕投壺破愁顏。〔八〕遙知百戰勝，定掃鬼方還。〔九〕

〔一〕赤羽，謂箭之羽染以赤者。《國語》所謂「朱羽之矰」是也。又《六韜註》：飛鳧、赤莖、白羽，以鐵爲首；電景、青莖、赤羽，以銅爲首。皆矢名。

〔二〕《楚辭》：舉長矢兮射天狼。王逸註：天狼，星名。

〔三〕江淹詩：倚劍臨八荒。《括地志》：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北一百十八里。

〔四〕終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詳十五卷註。

〔五〕《後漢紀》：永元二年，竇憲、耿秉自朔方出塞三千里，斬首大獲，銘燕然山而還。

〔六〕《國語》：歌鐘二肆。韋昭註：歌鐘，歌時所奏。

〔七〕顏師古《急就篇註》：筑，形如小瑟而細頸，以竹擊之。《通典》：筑，不知誰所造，史籍惟云高漸離善擊筑。漢高帝過沛所擊。《釋名》曰：筑，以竹鼓之也，似箏細項。按今制：身長四尺三寸，項長三寸，圍四寸五分，頭七寸五分，上闊七寸五分，下闊六寸五分。

〔八〕《後漢書》：祭遵爲將軍，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

〔九〕《周易》：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漢書》：外伐鬼方，以安諸夏。顏師古註：鬼方，絕遠之地。一曰國名。《晉書》：夏曰葷粥，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

登新平樓

新平，郡名，卽邠州也，隸關內道。

去國登茲樓，〔一〕懷歸傷暮秋。天長落日遠，水淨寒波流。秦雲起嶺樹，胡雁飛沙洲。蒼蒼幾萬里，目極令人愁。〔二〕

〔一〕王粲《登樓賦》：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

〔二〕《楚辭》：目極千里兮傷春心。

謁老君廟

先君懷聖德，靈廟肅神心。〔一〕草合人蹤斷，塵濃鳥跡深。流沙丹竈滅，〔二〕關路紫烟沉。〔三〕獨傷千載後，空餘松柏林。

〔一〕《宋書》：靈廟荒殘，遺象陳昧。

〔二〕《列仙傳》：關令尹喜與老子俱遊流沙，化胡，服巨勝實，莫知其所終。

〔三〕《太平御覽》：《關令內傳》曰：眞人尹喜，周大夫也，爲關令。少好學，善天文秘緯。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氣西邁，喜曰：「應有異人過此。」乃齋戒掃道以俟之。及老子度關，喜先戒關吏曰：

「若有翁乘青牛薄板車者，勿聽過，止以白之。」果至，吏曰：「願少止。」喜帶印綬，設師事之道，老子重辭之。喜曰：「願爲我著書，說大道之意，得奉而行焉。」於是著《道德經》上下二卷。

《文苑英華》以此詩爲玄宗過老子廟詩，而以「先君」爲「仙居」，「丹竈滅」爲「丹竈沒」，三字不同。琦玩「草合」一聯，似非太平時天子巡幸景象，此詩定是太白作耳。

秋日登揚州西靈塔

《太平廣記》：揚州西靈塔，中國之尤峻特者。唐武宗末拆寺之前一年，天火焚塔俱盡。白雨如瀉，旁有草堂，一無所損。

寶塔凌蒼蒼，登攀覽四荒。〔一〕頂高元氣合，〔二〕標出海雲長。萬象分空界，三天接畫梁。〔三〕水搖金刹影，〔四〕日動火珠光。〔五〕鳥拂瓊簷（蕭本作「簾」）度，霞連繡栱張。〔六〕目隨征路斷，心逐去帆揚。露浩梧楸白，〔七〕霜（繆本作「風」）催橘柚（音右）黃。〔八〕玉毫如可見，〔九〕于此照迷方。〔一〇〕

〔一〕《楚辭》：將往觀乎四荒。王逸註：荒，遠也。

〔二〕《十洲記》：鍾山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合，天帝居治處也。

〔三〕《孝經鉤命決》：地以舒形，萬象咸載。三天，謂欲界天、色界天、無色界天也。

〔四〕《法華經》：起七寶塔，長表金刹。《伽藍記》：寶塔五重，金刹高聳。胡三省《通鑑註》：刹，

柱也。浮圖上柱，今謂之相輪。

〔五〕《舊唐書》：火珠，大如雞卵，圓白皎潔，光照數尺，狀如水精，正午向日，以艾蒸之卽火燃。

〔六〕張協《七命》：翠觀岑青，雕閣霞連。沈約《明堂登歌》：雕梁繡栱，丹楹玉墀。

〔七〕《楚辭》：白露既下百草兮，掩離披此梧楸。《韻會》：梧桐，色白，葉似青桐，有子肥美可食。楸，《說文》：梓也。《通志》曰：梓與楸相似，《爾雅》以爲一物，誤矣。陸璣謂「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齊民要術》謂「白色有角爲梓，無子爲楸」，皆不辨楸、梓。梓，與楸自異，生子不生角。

〔八〕《說文》：柚，條也。似橙而酢。《史記正義》：小曰橘，大曰柚，樹有刺，冬不凋，葉青，花白，子黃，亦二樹相似，非橙也。

〔九〕鮑照《佛影頌》：玉毫遺覿。

〔一〇〕《法華經》：爾時，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靡不周遍，下至阿鼻地獄，上至阿迦吒天。

登金陵冶城西北謝安墩

太白自註：此墩卽晉太傅謝安與右軍王羲之同登，超然有高世之志，余將營園其上，故作是詩。

《太平寰宇記》：冶城，在今上元縣西五里，本吳鑄冶之地，因以爲名。元帝太興初，以王導久疾，方士戴洋云：「君本命在申，申地有冶，金火相鑠，不利。」遂使范遜移冶于石城東嶠髏山處，以其地爲園，多植林館。徐廣《晉記》：「成帝適司徒府遊觀冶城之園」，卽此也。《六朝事跡》：謝安墩，在半山報寧寺之後，基址尙存。謝安與王羲之嘗登此，超然有

高世之志。《世說》：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効，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

晉室昔橫潰，永嘉遂（蕭本作「逐」）南奔。〔一〕沙塵何茫茫，龍虎鬬朝昏。胡馬風漢草，〔二〕天驕蹙中原。〔三〕哲匠感頹運，〔四〕雲鵬忽飛翻。組練照楚國，〔五〕旌旗連海門。西秦百萬衆，戈甲如雲屯。〔六〕投鞭可塡江，〔七〕一掃不足論（一作「投策可塡江，一朝爲我吞」）。皇運有返正，〔八〕醜虜無遺魂。〔九〕談笑遏橫流，〔一〇〕蒼生望斯存。〔一一〕冶城訪古跡（一作「至今古城隅」，一作「至今冶城隅」），猶有謝安墩。憑覽周地險，〔一二〕高標絕人喧。想像東山姿，緬懷右軍言。〔一三〕梧桐識嘉（繆本作「佳」）樹，〔一四〕蕙草留芳根。白鷺映春洲，〔一五〕青龍見朝暾（音吞）。〔一六〕地古雲物在，臺傾禾黍繁。我來酌清波，於此樹名園。功成拂衣去，歸入（一作「長嘯」）武陵源。〔一七〕

〔一〕按《晉書》：懷帝永嘉五年，劉曜、王彌入洛陽，帝開華林園門，出河陰藕池，欲幸長安，爲曜等所追及。曜等遂焚燒宮廟，逼辱后妃，百官士庶，死者三萬餘人。衣冠之族，相率南奔，避亂江左。

〔二〕《書·費誓》：馬牛其風。孔穎達《正義》：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然則馬牛風佚，因牝牡相逐，而遂至放佚遠去也。

〔三〕《漢書》：胡者天之驕子也。《左傳》：南國蹙。《韻會》：蹙，迫也。《南史》：中原橫潰，衣冠道盡。

〔四〕殷仲文詩：哲匠感蕭辰。

〔五〕組練，戰服也，見十一卷註。

〔六〕陸機詩：胡馬如雲屯。

〔七〕《晉書・苻堅載記》堅銳意荆、揚，將謀入寇，引羣臣會議。堅曰：「以吾之衆旅，投鞭于江，足斷其流。」

〔八〕《謝安傳》：時苻堅强盛，疆埸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尅捷。堅後率衆號百萬，次于淮、淝，京師震恐。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別墅。安常棋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遂遊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卽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以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其屐齒之折。其矯情鎭物如此。

〔九〕《詩・大雅》：仍執醜虜。

〔一〇〕《晉書・索琳傳》：永嘉蕩覆，海內橫流。

〔一一〕《世說》：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

〔一二〕顏延年詩：水國周地險，河山信重複。

〔一三〕謝靈運詩：想像崑山姿，緬邈區中緣。

〔一四〕《左傳》：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

〔一五〕《太平寰宇記》：白鷺洲，在江寧縣西三里大江中，多聚白鷺，因名之。楊齊賢曰：白鷺洲，在金陵城下秦淮之外。

〔一六〕《一統志》：青龍山，在應天府東南三十五里。《江南通志》：青龍山，在江寧府上元縣東三十里，山產石甚良，土人取爲碑礎。《通雅》：曉日爲朝暾。謝靈運詩：曉見朝日暾。李周翰註：暾，日初出貌。

〔一七〕武陵源，陶淵明所記者，見二卷註。又《述異記》：武陵源，在吳中，山無他木，盡生桃李，俗呼爲桃李源。源上有石洞，洞中有乳水。世傳秦末喪亂，吳中人于此避難，食桃李實者皆得仙。則又一武陵源也。

登瓦官閣

楊齊賢曰：《瓦官寺碑》云：江左之寺，莫先於瓦官，晉武時，建以陶官故地，故名瓦官，訛而爲「棺」。或云昔有僧，誦經於此，旣死，葬以虞氏之棺，墓上生蓮花，故曰瓦棺。中有瓦棺閣，高二十五丈。唐爲昇元閣。《景定建康志》：古瓦官寺，又爲昇元寺，在城西南隅。晉哀帝興寧二年，詔移陶官於淮水北，遂以南岸窰地施僧慧力，造瓦官寺。舊志曰「瓦棺」者，非也。據俗說云，瓦棺寺之名，起自西晉。時長沙城隅，陸地生青蓮兩朵，民以聞官，掘得一瓦棺，見一僧，形貌儼然，其花從舌根生。父老云：「昔有一僧，不說姓名，平生誦《法華經》百餘部，臨死遺言，以瓦棺葬之。」遂以寺名爲瓦棺，本此。其說頗涉誤誕，縱有此事，亦在長沙，與此無與也。不知「陶官」爲「瓦官」，而易「官」爲「棺」，殆附會而爲之說耳。《方輿勝覽》：昇元寺，卽瓦棺寺也。在建康府城西隅，前瞰江面，後據重岡，最爲古跡。李主時，昇元閣猶在，乃梁朝故物，高二百四十尺。李白詩所謂「日月隱簷楹」是

也。今西南隅戒壇，乃是故基。

晨登瓦官閣，極眺金陵城。鍾山對北戶，〔一〕淮水入南榮。〔二〕漫漫雨花落，〔三〕嘈嘈天樂鳴。〔四〕兩廊振法鼓，〔五〕四角吟（一作「吹」）風箏。〔六〕杳出霄漢上，仰攀日月行。山空霸氣滅，地古寒陰生。寥廓雲海晚，〔七〕蒼茫宮觀平。門餘閶闔字，〔八〕樓識鳳凰名。〔九〕雷作百山動，神扶萬栱傾。〔一〇〕靈光何足貴，〔一一〕長此鎮吳京。〔一二〕

〔一〕《一統志》：鍾山，在應天府東北，山周迴六十里。漢秣陵尉蔣子文，逐盜死于此。吳大帝爲立廟，因改蔣山。《輿地志》：蔣山，古曰金陵山，一名北山。其山磅礴奇秀，比諸山特高。

〔二〕楊齊賢曰：淮水卽秦淮，源于句容、溧水兩山間，自方山合流至建鄴，貫城中而西以達于江。《太平寰宇記》：昇州江寧縣有淮水，北去縣一里，源從宣州東南溧水縣烏刹橋西流八百五十里。《輿地志》云：秦始皇巡會稽，鑿斷山阜，此淮卽所鑿也，故名秦淮水。孫盛《晉春秋》亦云是秦所鑿，王導令郭璞筮，卽此淮也。又稱：未至方山，有直瀆，行三十里許。以地形論之，淮水發源詰屈，不類人工。則始皇所掘，宜此瀆也。《丹陽記》云：建康有淮，源出華山，流入江。徐爰《釋問》云：淮水西北貫都。《輿地志》云：淮水發源于華山，在丹陽、姑熟之界，西北流徑建康、秣陵二縣之間，縈紆京邑之內，至于石頭入江，綿亘三百許里。《上林賦》：曝于南榮。郭璞曰：榮，南簷也。應劭曰：榮，屋檐兩頭如翼也。沈括《筆談》：榮，屋翼也。今謂之「兩徘徊」，又謂之「兩厦」。

〔三〕《阿彌陀經》：彼佛國土，常作天樂，晝夜六時，雨天曼陀羅花。天樂者，天人所作音樂，清暢嘹喨，微妙和雅，一切音聲所不能及。雨花者，諸天於空中散花供養。若雨之從天而下，故曰

雨花。

〔四〕《埤蒼》：嘈嘈，聲衆也。

〔五〕《法華經》：今佛世尊欲說大法，雨大法雨，吹大法螺，擊大法鼓。孫綽《天台山賦》：法鼓琅以振響。李周翰註：法鼓，鐘也。

〔六〕眞西山曰：古人殿閣簷稜間有風琴、風箏，皆因風動成音，自諧宮、商。元微之詩「烏啄風箏碎珠玉」，高駢有《夜聽風箏詩》，僧齊己有《風琴引》，王半山有《風琴詩》，此乃簷下鐵馬也。今人名紙鳶曰風箏，非也。

〔七〕寥廓，寬廣貌。

〔八〕《景定建康志》：按《宮苑記》：晉成帝修新宮，南面開四門，最西曰西掖門，正中曰大司馬門，次東曰南掖門，最東曰東掖門。南掖門，宋改閶闔門，陳改端門。

〔九〕《江南通志》：按《宮苑記》：鳳凰樓，在鳳臺山上。宋元嘉中建。

〔一〇〕《甘泉賦》：炕浮柱之飛榱兮，神莫莫而扶傾。顏師古註：言舉立浮柱而駕飛榱，其形危竦，有神於冥寞之中扶持，故不傾也。

〔一一〕《魯靈光殿賦》：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後漢紀》：魯共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魯靈光殿賦序》：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

〔一二〕吳京，謂金陵之地，見五卷註。

登梅崗望金陵，贈族姪高座寺僧中孚

《太平寰宇記》：梅嶺崗，在昇州江寧縣南九里，周迴六里。《輿地志》云：在國門之東，晉豫章太守梅賾家于岡下，故民名之。《景定建康志》：梅嶺崗，在城南九里，長六里，高二丈，上有亭，爲士庶遊春之所。《江南志》：聚寶山，在江寧府城南聚寶門外，其東嶺爲雨花臺，山麓爲梅岡。晉豫章內史梅賾家於此。舊多亭榭，自六朝迄今，爲士人遊覽勝地。高座寺，在江寧府雨花臺梅崗，晉永嘉中建，名甘露寺，西竺僧尸黎密據高座說法，世謂高座道人，葬此，故名。或云晉法師竺道生所居。

鍾山抱金陵，[一]霸氣昔騰發。天（一作「神」）開帝王居，[二]海色照宮闕。羣峰如逐鹿，奔走相馳突。江水九道來，[三]雲端遙明沒。時遷大運去，[四]龍虎勢休歇。[五]我來屬天清，登覽窮楚、越。[六]吾宗挺禪伯，特秀鸞鳳骨（一作「吾宗道門秀，特異鸞鳳骨」）。衆星羅青天，明（繆本作「朗」）者獨有月。冥居順生理，草木不翦伐。烟窗引薔薇，石壁老野蕨。吳風謝安屐，[七]白足傲履韈。[八]幾宿一下山（一作「下山來」），蕭然忘干謁。[九]談經演金偈，[一〇]降鶴舞海雪。時聞天香來，[一一]了與世事絕。佳遊不可得，春去（蕭本作「風」）惜遠別。賦詩留巖屏，千載庶不滅。

[一]《江南通志》：鍾山，在江寧府東北，一曰金陵山，一曰蔣山，一名北山，一名元武山，俗名紫

金山，週圍六十里，高一百五十丈。諸葛亮對吳大帝云「鍾山龍蟠」，指此。

〔二〕曹植詩：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

〔三〕《書·禹貢》：荆州，九江孔殷。孔安國註：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琦按：今之九江，僅有其名，九派之跡，邈不可見。蓋川瀆之形，不能無變遷故也。詳見十四卷註。但金陵去九江甚遠，即使唐時水脉未改，然登梅崗而望九江，亦豈目力之所能及，詩人誇大之辭，多過其實，往往若此矣。

〔四〕何晏《景福殿賦》：乃大運之攸戾。李周翰註：大運，天運也。

〔五〕龍虎勢，謂龍蟠虎踞之勢。

〔六〕金陵之地，古爲吳地，其西爲楚，其南爲越。

〔七〕吳風，謂吳人風俗。《晉書·謝安傳》：玄等既破苻堅，有驛書至，安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其屐齒之折。謝安屐，是借用其事。

〔八〕《神僧傳》：釋曇始，關中人，出家以後，多有異跡。足白於面，雖洗涉泥水，未嘗霑濕，天下咸稱「白足和尚」。長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忽見形，將胡遍遊地獄，示諸果報，謂曰：「已知因果，應當奉事白足阿練。」胡遍訪衆僧，惟見始足白於面，因而事之。

〔九〕《北史》：酈道約好以榮利干謁。

〔一〇〕偈，釋氏韻詞也。佛所說之偈，謂之金偈。

〔一一〕《華嚴經》：雨衆天花、天香、天末香。

登金陵鳳凰臺

《江南通志》：鳳凰臺，在江寧府城內之西南隅，猶有陂陀，尚可登覽。宋元嘉十六年，有三鳥翔集山間，文彩五色，狀如孔雀，音聲諧和，衆鳥羣附，時人謂之鳳凰。起臺于山，謂之鳳凰臺，山曰鳳臺山，里曰鳳凰里。《珊瑚鈎詩話》：金陵鳳凰臺，在城之東南，四顧江山，下窺井邑，古今題詠，惟謫仙爲絕唱。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一作「時」）花草埋幽徑，〔一〕晉代（一作「國」）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一（一作「二」）水中分白鷺洲。〔三〕總爲（一作「盡道」）浮雲能蔽日，〔四〕長安不見使人愁。

〔一〕吳宮，謂孫權建都時所造宮室。《景定建康志》：三山，在城西南五十七里，周迴四里，高二十九丈。

〔二〕《輿地志》云：其山積石森鬱，濱於大江，三峰排列，南北相連，故號「三山」。陸放翁《入蜀記》：三山，自石頭及鳳凰臺望之，杳杳有無中耳，及過其下，則距金陵才五十餘里。

〔三〕史正志《二水亭記》：秦淮源出句容、溧水兩山，自方山合流，至建業貫城中而西，以達于江。有洲橫截其間，李太白所謂「二水中分白鷺洲」是也。《一統志》：白鷺洲，在應天府西南江中。

〔四〕《陸子新語》：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

劉後村曰：古人服善，李白登黃鶴樓，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之語，至金陵乃作

《鳳凰臺》詩以擬之。今觀二詩，眞敵手棋也。《瀛奎律髓》：太白此詩與崔顥《黃鶴樓》相似，格律氣勢，未易甲乙。此詩以「鳳凰臺」爲名，不過起兩句，已盡之矣。下六句乃登臺而觀望之景也。三、四懷古人之不見，五、六、七、八咏今日之景而慨帝都之不可見，登臺而望，所感深矣。田子藝曰：人知李白《鳳凰臺》、《鸚鵡洲》出於《黃鶴樓》，不知崔顥又出於《龍池篇》。沈詩五龍、二池、四天，崔詩三黃鶴、二去、二空、二人、二悠悠、歷歷、萋萋，李詩三鳳、二凰、二臺、又三鸚鵡、二江、三洲、二青，四篇機杼一軸，天錦燦然，各用疊字成章，尤奇絶也。趙宧光曰：《詩原》引沈佺期《龍池篇》云：「龍池躍龍龍已飛，龍德先天天不違。池開天漢分黃道，龍向天門入紫微。邸第樓臺多氣色，君王鳧雁有光輝。爲報寰中百川水，來朝此地莫東歸。」崔顥篤好之，先擬其格，作《雁門胡人歌》云：「高山代郡東接燕，雁門胡人家近邊。解放胡鷹逐塞鳥，能將代馬獵秋田。山頭野火寒多燒，雨裏孤烽濕作烟。聞道遼西無鬭戰，時時醉向酒家眠。」自分無以尙之，別作《黃鶴樓》詩云：「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然後直出雲卿之上，視《龍池》直俚談耳！李白壓到不敢措詞，別題《鸚鵡洲》云：「鸚鵡來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鸚鵡名。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烟開蘭葉香風煖，岸夾桃花錦浪生。遷客此時徒極目，長洲孤月向誰明？」而自分調不若也，於心終不降，又作《鳳凰臺》云：「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然後可以雁行無愧矣。按：前後五篇，並古風也。而後人以《龍池》題作「篇」，《雁門》題作「歌」，遂入之古體，《黃鶴》、《鸚鵡》、《鳳凰》入之近體，非也。弇州、元瑞亦舉崔顥《雁門胡人歌》及沈佺期《龍池篇》，謂當與《黃鶴》同調，不當一置之律，一置之古也。按：《黃鶴》詩，調取之《龍池》，格取之《雁門》。李之擬崔，《鸚鵡》取其格，《鳳凰》取其調。徐柏山謂

李白《鸚鵡洲》詩全效崔顥《黃鶴》，《鳳凰》非其正擬也。予則以爲，論字句《鸚鵡》逼眞，論格調則《鸚鵡》卑弱，略非《鳳凰》、《黃鶴》敵手。當是太白旣賦《鸚鵡》，不慊而更轉高調。調故可以相頡頏，而語稍粗矣。二詩皆本之崔，然《鸚鵡》不敢出也。又曰：《黃鶴》、《鳳凰》相敵在何處？《黃鶴》第四句方成調，《鳳凰》第二句卽成調。不有後句，二詩首唱皆淺稺語耳。調當讓崔，格則遜李。顥雖高出，不免四句已盡，後半首别是一律，前半則古絶也。《邵氏聞見後錄》：歐陽公每哦太白「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之句，曰杜子美不道也。予謂約以子美律詩，「青天外」正可以「白鷺洲」作偶。

望廬山瀑布二首

《太平御覽》：周景式《廬山記》曰：白水，在黃龍南數里，卽瀑布水也，土人謂之白水湖。其水出山腹，挂流三四百丈，飛湍於林峰之表，望之若懸素。注水處，石悉成井，其深不測也。

西登香爐峰，〔一〕南見（一作「望」）瀑布水。挂流三百丈（一作「千匹」），噴壑數十里。欻如飛電（一作「練」）來，隱若白虹起。〔二〕初驚河漢（一作「銀河」）落，半灑雲天（一作「半瀉金潭」）裏。仰觀勢轉雄，壯哉造化功。海風吹不斷，江（一作「山」）月照還空。空中亂潨射，〔三〕左右洗青壁。飛珠散輕霞，流沫沸穹石。〔四〕而我樂（繆本作「遊」）名山，對之心益閑。無論漱瓊液，且得洗塵顏。且諧宿所好，永願辭人間（一作「集諧宿所好，永不歸人間」）。

〔一〕白居易《廬山草堂記》：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峰曰香爐峰。《太平寰宇記》：香爐峰，在廬山西北，其峰尖圓，烟雲聚散，如博山香爐之狀。
〔二〕沈約詩：掣曳瀉流電，奔飛似白虹。
〔三〕《詩經集傳》：潨，水會也。
〔四〕《上林賦》：觸穹石。張揖註：穹石，大石也。

其二

日照香爐生紫烟，遙看瀑布挂前（繆本作「長」）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一作「半」）天（一本題云《望廬山香爐峰瀑布》，曰：「廬山上與星斗連，日照香爐生紫烟。」下兩句同）。

《韻語陽秋》：徐凝《瀑布》詩云：千古猶疑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或謂樂天有「賽不得」之語，獨未見李白詩耳。李白《望廬山瀑布》詩曰：「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故東坡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爲徐凝洗惡詩。」以余觀之，「銀河一派」猶涉比擬，不若白前篇云「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鑿空道出爲可喜也。《苕溪漁隱叢話》：太白《望廬山瀑布》絶句，東坡美之，有詩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然余謂太白前篇古詩云「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磊落清壯，語簡而意盡，優于絶句多矣。

望廬山五老峰

《太平御覽》：《潯陽記》云：廬山北有五老峰，於廬山最爲峻極，橫隱蒼穹，積石巉巖，迴壓彭蠡，其形勢如河中虞鄉縣前五老之形，故名。《太平寰宇記》：五老峰在廬山東，懸崖突出，如五人相逐羅列之狀。《方輿勝覽》：五老峰在廬山，五峰相連，故名。浮屠、老子之宮，皆在其下。《潛確居類書》：五老峰在廬山頂東南，自府治北望，森然如施帟幕者，是也。《商丘漫語》曰：自下望之，狀如傴立，其上相距甚遠，不相聯屬，巉峭壁立數千仞，軒軒然如人箕踞而窺重湖，又如五雲翩翩欲飛。舊有李太白書堂。《江西通志》：五老峰在南康府城北三十里，爲廬山盡處，石山骨立，突兀淩霄，如五人駢肩，然懸巖峭壁，難於登陟，雲霧卷舒，倏忽變化，乃郡之發脉山也。李白嘗築居於此。

廬山東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一〕九江秀色可攬結，〔二〕吾將此地巢雲松。〔三〕

〔一〕芙蓉，蓮花也。山峰秀麗，可以比之，其色黃，故曰金芙蓉也。樂府《子夜歌》：玉藕金芙蓉。

〔二〕《晉書》：安帝隆安中，百姓忽作《懊儂之歌》，其曲曰：「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擷。」

〔三〕《方輿勝覽》：圖經：李白性喜名山，飄然有物外志，以廬阜水石佳處，遂往遊焉。卜築五老峰下，有書堂舊址。後北歸，猶不忍去，指廬山曰：「與君再會，不敢寒盟，丹崖綠壑，神其鑒之。」杜甫詩：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或以爲綿之匡山。

江上望皖公山 音近綏

《唐書·地理志》，舒州懷寧縣有皖山。《太平御覽》：《漢書·地理志》曰：皖山在灊山，與天柱峰相連，其山三峰鼎峙，疊嶂重巒，拒雲概日，登陟無由。《山經》曰：皖山東面有激水，冬夏懸流，狀如瀑布，下有九泉井，有一石牀，可容百人。其井莫知深淺，若天時亢旱，殺一犬投其中，卽降雷雨，犬亦流出。《方輿勝覽》：皖山在安慶府淮寧縣西十里，皖伯始封之地。《江南通志》：皖山，一名皖公山，在安慶府灊山縣，與灊山天柱山相連，三峰鼎峙，爲長、淮之扞蔽。空青積翠，萬仞如翔，仰摩層霄，俯瞰廣野，瑰奇秀麗，不可名狀。上有天池峰，峰上有試心橋、天印石。甕巖狀如甕，人不可到。有石樓峰，勢若樓觀。

奇峰出奇雲，秀木含秀氣。淸宴皖公山，〔一〕巉絕稱人意。〔二〕獨遊滄江上，終日淡無味。〔三〕但愛茲嶺高，何由討靈異。默然遙相許，欲往心莫遂。待吾還丹成，〔四〕投跡歸此地。

〔一〕揚雄《校獵賦》：於是天淸日晏。顏師古註：晏，無雲也。陸游《入蜀記》：北望，正見皖山。

〔二〕太白《江上望皖公山》詩：「巉絕稱人意。」「巉絕」二字，不刊之妙也。

〔三〕《老子》：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四〕甄鸞《笑道論》：《神仙金液經》云：金液還丹，太上所服而神。今燒水銀，還復爲丹，服之得仙，白日升天，求仙不得此道，徒自苦耳。

望黃鶴山蕭本作「樓」，誤。

《太平御覽》：《江夏圖經》云：黃鶴山，在鄂州江夏縣東九里，其山斷絕無連接。舊傳云：昔有仙人，控黃鶴於此山，故以爲名。梁湘東王《晉安寺碑》云「黃鶴從天而夜響」是也。《苕溪漁隱叢話》：鄂州城之東十里許，其最高聳而秀者，是爲黃鶴山。《一統志》：黃鵠山，在武昌府城西南，一名黃鶴山。世傳仙人騎黃鶴過此，因名。

東望黃鶴山，雄雄半空出。四面生白雲，中峰倚紅日。巖巒行穹跨，峰嶂亦冥密。〔一〕頗聞列仙人，于此學飛術。一朝向蓬海，千載空石室。金竈生烟埃，〔二〕玉潭秘清謐（音密）。〔三〕地古遺草木，庭寒老芝朮。〔四〕蹇余羨攀躋，〔五〕因欲保閑逸。觀奇遍諸岳，茲嶺不可四。結心寄青松，永悟客情畢。

〔一〕鮑照詩：青冥搖烟樹，穹跨負天石。陳子昂詩：石林何冥密，幽洞無留行。
〔二〕江淹詩：金竈煉神丹。
〔三〕清謐，猶清靜也。
〔四〕謝靈運《曇隆法師誄》：茹芝木而共餌，披法言而同卷。
〔五〕《楚辭》：蹇誰留兮中洲。王逸註：蹇，辭也。謂發語聲。《說文》：躋，登也。

鸚鵡洲

胡三省《通鑑註》：鸚鵡洲，在江夏江中，禰衡作《鸚鵡賦》於此洲，因以爲名。洲之下卽黃鵠磯。陸游《入蜀記》：鸚鵡洲上有茂林、神祠，遠望如小山，洲蓋禰正平被殺處。按：鸚鵡洲，在漢陽府城西南二里大江中，尾直黃鵠磯，明季爲水沖沒，遂不可見。

鸚鵡來過吳江水，〔一〕江上洲傳鸚鵡名。鸚鵡西飛隴山去，〔二〕芳洲之樹何青青。〔三〕烟開蘭葉香風暖，〔四〕岸夾桃花錦浪生。〔五〕遷客此時徒極目，長洲孤月向誰明。

〔一〕盧照鄰《五悲》：鳳凰樓上隴山雲，鸚鵡洲前吳江水。

〔二〕《藝文類聚》：《秦川記》曰：隴西郡有隴山，山東人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哀傷。《通典》：天水郡有大阪，名曰隴坻，亦曰隴山。

〔三〕《楚辭》：採芳洲兮杜若。王逸註：芳洲，香草叢生水中之處。

〔四〕《洛陽伽藍記》：春風動樹，則蘭開紫葉。

〔五〕梁簡文帝詩：春衫湔錦浪。

《瀛奎律髓》：太白此詩，乃是效崔顥體，皆於五六加工，尾句寓感嘆。是時，律詩猶未甚拘偶也。

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軍 舊註：時賊逼華容縣。

《書經集傳》：東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也。《地理今釋》：東陵，卽巴丘山，一名天岳山，今湖廣岳州府城，是其遺址。《一統志》：巴丘山，在岳州府城南，一名巴蛇塚。羿屠巴

蛇於洞庭，積骨爲丘，故名。是巴陵即巴丘山也。洞庭湖，在岳州府城西南。《元和郡縣志》：岳州有華容縣，去州一百六十里。

九日天氣清，登高無秋雲。造化闢川岳，了然楚、漢分。〔一〕長風鼓橫波，〔二〕合沓蹙龍文。憶昔傳遊豫，樓船壯橫汾。〔三〕今茲討鯨鯢，〔四〕旌旆何繽紛。白羽落酒樽，〔五〕洞庭羅三軍。黃花不掇手，戰鼓遙相聞。劍舞轉頹陽，當時日停曛。〔六〕酣歌激壯士，可以摧妖氛。〔七〕握齪（音近促。繆本作「齷齪」）東籬下，〔八〕淵（繆本作「泉」）明不足羣。

〔一〕楚、漢，謂楚地之山及漢水也。

〔二〕《高唐賦》：長風至而波起。

〔三〕《昭明文選》：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李善註：作大船，上施樓，故號曰樓船。

〔四〕鯨鯢，大魚之惡者，以喻盜賊，詳八卷註。

〔五〕《家語》：白羽若月，赤羽若日，旌旗繽紛，下盤于地。

〔六〕「劍舞」、「停曛」，用虞公揮戈回日事，已見三卷註。謝宣遠詩：頹陽照通津。

〔七〕《南史》：清妖氛於瀨石，滅沴氣於雩都。

〔八〕《史記·酈生傳》：皆握齪好苛禮。應劭曰：握齪，急促之貌。韋昭曰：握齪，小節也。陶淵明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蕭士贇曰：用武之時，儒士必輕。太白此言，其以淵明自況乎？

秋登巴陵望洞庭

《地理今釋》：洞庭湖，在今湖廣岳州府巴陵縣西南，北接華容、安鄉二縣，西南接常德府龍陽縣，東南接長沙府湘陰縣界，爲湖南衆水之匯。

清晨登巴陵，周覽無不極。明湖映天光，徹底見秋色。秋色何蒼然，際海俱澄鮮。〔一〕山青滅遠樹，水綠無寒烟。來帆出江中，去鳥向日邊。風清長沙浦，〔二〕霜（蕭本作「山」）空雲夢田。〔三〕瞻光惜頹髮，〔四〕閱水悲徂年。〔五〕北渚既蕩漾，〔六〕東流自潺湲。〔七〕郢人唱白雪，〔八〕越女歌採蓮。聽此更腸斷，憑崖淚如泉。〔九〕

〔一〕謝靈運詩：空水共澄鮮。

〔二〕長沙浦，謂自長沙而入洞庭之水。

〔三〕古雲夢澤，跨江之南北，自岳州外，凡江夏、漢陽、沔陽、安陸、德安、荊州，皆其兼亘所及。《藝文類聚》：宋玉《小言賦》曰：楚襄王登陽雲之臺，命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並造《大言賦》。賦畢，而宋玉受賞。曰：有能爲《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

〔四〕瞻光，瞻日月之光。

〔五〕閱水，閱逝去之水。《後漢書·馬援傳》：徂年已流，壯情方勇。

〔六〕《楚辭》：帝子降兮北渚。江淹詩：北渚有帝子，蕩漾不可期。

〔七〕《漢書》：河蕩蕩兮激潺湲。顏師古註：潺湲，激流也。
〔八〕郢人、《白雪》，見二卷註。
〔九〕劉琨詩：淚下如泉流。

與夏十二登岳陽樓

《方輿勝覽》：岳陽樓，在岳州郡治西南，西面洞庭，左顧君山，不知創始爲誰。唐開元四年，中書令張說出守是邦，與才士登臨賦咏，自此名著。

樓觀岳陽盡，川迥洞庭開。〔一〕雁引愁心（一作「雁別秋江」）去，山銜好月來。雲間連（繆本作「逢」）下榻，〔二〕天上接行杯。〔三〕醉後涼風起，吹人舞袖迴。

〔一〕岳陽，謂天岳山之陽，樓依此立名。洞庭一湖，正當樓前，浩浩蕩蕩，茫無涯畔，所謂巴陵勝狀，盡在是矣。
〔二〕下榻，用陳蕃禮徐穉、周璆事，見十四、二十卷註。沈約詩：賓至下塵榻。王勃文：徐孺下陳蕃之榻。「下」字本此。
〔三〕傳杯而飲曰行杯。

登巴陵開元寺西閣，贈衡岳僧方外

《唐會要》：天授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大雲寺一所，開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並改爲開元寺。胡三省《通鑑註》：開元寺，今諸州間亦有之，蓋唐開元中所置也。

衡岳有開（蕭本作「闓」）士，〔一〕五峰秀眞骨。〔二〕見君萬里心，海水照秋月。大臣南溟去，問道皆請謁。洒以甘露言，清涼潤肌髮。〔三〕明湖落天鏡，香閣凌銀闕。〔四〕登眺餐惠風，〔五〕新花期啓發。

〔一〕《通典》：衡山，在今衡陽郡湘潭縣。《釋氏要覽》：開士，《經音疏》云：開，達也，明也，解也；士則士夫也。經中多呼菩薩爲開士。前秦苻堅賜沙門有德解者，號開士。李雁湖曰：《妙法蓮花經》「跋陀羅等與其同伴十六開士」云云，開士者，能自開覺，又開他心，菩薩之異名也。

〔二〕《傳燈錄》：惠可大師返香山，終日宴坐，經八載，于寂默中，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耶？」翌日，覺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空中有聲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師視其頂骨，即如五峰秀出矣。

〔三〕《法華經》：如以甘露洒，除熱得清涼。

〔四〕《維摩詰經》：上方界分，過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國名「衆香」，佛號「香積」，其界一切皆以香作樓閣。

〔五〕《初學記》：梁元帝《纂要》曰：春風曰惠風。

與賈至繆本缺「至」字舍人於龍興寺剪落梧桐枝望㴩湖

《岳陽風土記》：龍興觀故基，在太平寺東，舊有西閣，爲登覽之勝。㴩湖，在州南，春冬水涸，昔人謂之「乾湖」，《水經》謂之「滃湖」。秋夏水漲，卽渺瀰勝千石舟，通閣子鎭。《元和郡縣志》：㴩湖，一名滃湖，在岳州巴陵縣南一十里。《一統志》：㴩湖，在岳州府城東南五里。趙東曦《㴩湖詩序》：巴丘南㴩湖者，蓋沅、湘、澧、汨之餘波焉。茲水也，淪漄洞庭，澹千里，夏潦奔注，則洪爲此湖。冬霜卽零，則涸爲平野。按《爾雅》云「水反入爲㴩」，斯名之作，有由焉耳。

翦落青梧枝，㴩湖坐可窺。雨洗秋山淨，林光澹碧滋。水閑明鏡轉，雲繞畫屏移。千古風流事，名賢共此時。

挂席江上待月有懷

待月月未出，望江江自流。倏忽城西郭，青天懸玉鉤。〔一〕素華雖（繆本作「難」）可攬，〔二〕清景不同遊。耿耿金波裏，〔三〕空瞻鳷鵲樓。〔四〕

〔一〕鮑照《翫月城西》詩：始見西南樓，纖纖如玉鉤。

〔二〕陸機詩：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輝，攬之不盈手。
〔三〕謝朓詩：金波麗鳷鵲。
〔四〕劉良註：金波，月也。鳷鵲，館名。

金陵望漢江

漢江迴萬里，派作九龍盤。〔一〕橫潰豁中國，〔二〕崔嵬飛迅湍。〔三〕六帝淪亡後，〔四〕三吳不足觀。〔五〕我君混區宇，〔六〕垂拱衆流安。〔七〕今日任公子，滄浪罷釣竿。〔八〕

〔一〕郭璞《江賦》：流九派乎潯陽。應劭《漢書註》：江自廬江、潯陽分爲九，詳見十四卷註。
〔二〕謝靈運詩：天地中橫潰。
〔三〕《江賦》：長波浹渫，峻湍崔嵬。張銑註：崔嵬，湍高貌。
〔四〕六帝：吳、晉、宋、齊、梁、陳六代之帝。
〔五〕《水經注》：吳後分爲三，世號「三吳」，吳興、吳郡、會稽也。
〔六〕《東京賦》：區宇乂寧。
〔七〕《書・武成》：垂拱而天下治。孔穎達《正義》：《說文》云：拱，斂手也。垂拱而天下治，謂所任得人，人皆稱職，手無所營，下垂其拱，故美其垂拱而天下治也。《戰國策》：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鮑彪註：垂衣拱手，言無所事也。
〔八〕任公子投竿東海，釣得大魚，詳見《大鵬賦》注。因衆派安流，水無巨魚，故任公子之釣竿

可罷，喻言江漢寧靜，地無巨寇，則王者之征伐可除也。

秋登宣城謝朓北樓

《一統志》：北樓在寧國府治北，南齊守謝朓建。《江南通志》：陵陽山，在寧國府城南，岡巒盤屈，三峰秀拔，爲一郡之鎭。上有樓，卽謝朓北樓，李白所稱江城如畫者。

江城如畫裏，山晚望晴空。兩水夾明鏡，雙橋落彩虹。〔一〕人烟寒（一作「空」）橘柚，秋色老梧桐。誰念北樓上，臨風懷謝公。

〔一〕《宣州圖經》：宛溪、句溪兩水，繞郡城合流。有鳳凰、濟川二橋，開皇時建。《江南通志》：宛溪在寧國府城東，跨溪上下有兩橋，上橋曰鳳凰，直城東南泰和門外；下橋曰濟川，直城東陽德門外。並隋開皇中建。

望天門山

圖經：天門山，在太平州當塗縣西南二十里，又名蛾眉山。二山夾大江對峙，東曰博望，西曰梁山。

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北（繆本作「直北」，一作「至此」）迴。〔一〕兩岸靑山相對出，孤帆

一片日邊來。

〔一〕毛西河曰：因梁山、博望夾峙，江水至此一迴旋也。時刻誤「此」作「北」，即東又北，既北又迴，已乖句調，兼失義理。

望木瓜山

《一統志》：木瓜山，在常德府城東七里。李白謫夜郎過此，有詩云云。又《江南通志》：木瓜山，在池州府青陽木瓜舖杜牧求雨處，今尚有廟。二處皆太白常遊之地，未知孰是？

早起見日出，暮見（繆本作「看」）棲鳥還。客心自酸楚，況對木瓜山。〔一〕

〔一〕《千金翼方》：木瓜實味酸。

登敬亭北二小山，余時按「客」字上似缺一「送」字客逢崔侍御，並登此地

《一統志》：敬亭山，在寧國府城北十里。

送客謝亭北，〔一〕逢君縱酒還。〔二〕屈盤戲白馬，大笑上青山。迴鞭指長安，西日落秦關。

帝鄉三千里，杳在碧雲間。

〔一〕《一統志》：謝公亭，在寧國府治北，即謝脁送范雲之零陵處。

〔二〕《漢書》：田廣與食其日縱酒。顔師古註：縱意而飲酒。

過崔八丈水亭

高閣横秀氣，淸幽併在君。簷飛宛溪水，窗落敬亭雲。〔一〕猿嘯風中斷，漁歌月裏聞。閑隨白鷗去，沙上自爲羣。

〔一〕宛溪水、敬亭山，俱見前註。

登廣武古戰場懷古

《水經注》：《郡國志》：滎陽縣有廣武城，城在山上，漢所城也。高祖與項羽臨絕澗對語，責羽十罪，羽射漢祖中胸處也。《後漢書註》：《西征記》曰：有三皇山，或謂三室山，山上有二城，東者曰東廣武，西者曰西廣武，各在一山頭，相去二百餘步，其間隔深澗，漢祖與項籍語處。《元和郡縣志》：東廣武、西廣武二城，各在一山頭，相去二百餘步，在鄭州滎澤縣西二十里。漢高與項羽俱臨廣武而軍，今東城有高壇，即是項羽坐太公於上以示漢軍處。《一統志》：古戰場，在開封府廣武山下，即楚漢戰處。

秦鹿奔野草，〔一〕逐之若飛蓬。項王氣蓋世，〔二〕紫電明雙瞳。〔三〕呼吸八千人，橫行起江東。〔四〕赤精斬白帝，〔五〕叱(嗔入聲)咤(嗏去聲)入關中。〔六〕兩龍不並躍，五緯與天同。〔七〕楚滅無英圖，〔八〕漢興有成(繆本作「來」)功。按劍清八極，〔九〕歸酣歌《大風》。〔一〇〕伊昔臨廣武，連兵決雌雄。〔一一〕分我一杯羹，太皇乃汝翁。戰爭有古跡，壁壘頹層穹。猛虎嘯(繆本作「吟」)洞壑，飢鷹鳴秋空。翔雲列曉陣，殺氣赫長虹。撥亂屬豪聖，〔一二〕俗儒安可通。沉湎(音勉)呼豎子，〔一三〕狂言非至公。撫掌黃河曲，嗤嗤(音癡)阮嗣宗。〔一四〕

〔一〕《史記》：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捷足者先得焉。」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

〔二〕項羽《垓下歌》：力拔山兮氣蓋世。

〔三〕《史記·項羽本紀》：聞項羽亦重瞳子。

〔四〕又《羽本紀》：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

〔五〕《漢書》：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應劭註：高祖感赤龍而生，自謂赤帝之精。陳子昂詩：復聞赤精子，提劍入咸京。斬白帝事，詳一卷《擬恨賦》註。

〔六〕《史記索隱》：叱咤，發怒聲。《通典》：平王東遷洛邑，以岐、酆之地賜秦襄公，乃爲秦地。至孝公，作爲咸陽，築冀闕，徙都之，故謂之秦川，亦曰關中地。《關中記》曰：東自函關今弘農郡靈寶縣界，西至隴關今汧陽郡汧源縣界，二關之間，謂之關中，東西千餘里。《史記》：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

〔七〕《西京賦》：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汁，以旅於東井。李善註：五緯，五星也。

〔八〕《宋書》：英圖武略，事駕前古。

〔九〕高誘《淮南子註》：八極，八方之極也。

〔一〇〕漢高帝《沛宮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詳見二十卷註。

〔一一〕《項羽本紀》：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項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鬭智，不能鬭力。」於是項王乃卽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

〔一二〕《史記·秦楚之際月表》：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

〔一三〕《淮南子》：康樂沉湎。高誘註：沉湎，淫酒也。《韓詩薛君章句》：夫飲之禮：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閉門不出謂之湎。

〔一四〕《廣韻》：嗤，笑也。《三國志註》：阮籍，字嗣宗。《魏氏春秋》曰：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乃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東坡志林》：昔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予：「阮籍登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豈謂沛公豎子乎？」予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晉、魏間人耳！」今日讀李白《登廣武古戰場》詩「沉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乃知太白亦誤認嗣宗語。嗣宗雖放蕩，本有志於世，以魏、晉間多故，故

一放於酒，何至以沛公爲豎子乎！洪容齋曰：阮籍登廣武，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蓋嘆是時無英雄如昔人者，俗士不達，以爲籍譏漢祖，雖李白亦有是言，失之矣。蕭士贇曰：予嘗讀《阮籍傳》，未嘗不羨其能以佯狂任達，全身遠害於晉、魏之交，非見遠識微，孰能與於此。品量人物之際，豈不識漢高之爲人，至發「廣武」之嘆哉！因味其言，至於「時」之一字，而知籍之所謂「時無英雄」者，非指漢高也。蓋謂所遭之時，炎劉之末，桓、靈之君，無英雄之材，卒使神鼎暗移於臣下也。「豎子」者，指曹氏父子，籍之興嘆者，此耳！或曰：「然則太白之詩，失言矣！」曰：此非太白之詩也。詩中語意錯亂，用事失倫。《大風》之歌，能事畢矣，詩乃重申廣武之事。此詩本意稱述高祖之美，如仗義入關，縞素伐楚，軍臨廣武數羽十罪，可稱者不少，曾無一語及此。分羹之語，出於一時處變之權，奚足爲高祖道者！而詳言之，可謂無識者矣。太白有識者也，肯作此語乎？吾故曰：非太白之詩也。琦按：阮籍蓋習見夫三國之時，覆軍殺將，互勝互敗，而終未能一統，以視項羽之一敗而遂不復振，相去天淵矣。使三國之君，而生於其世，恐漢高亦不能以五載而成帝業，如此其易也。廣武一嘆，初無深義，自東坡別創一說，而後之人皆因之。蕭氏更謂桓、靈無英雄之才，而以豎子指曹氏父子，則其說益左。夫漢高固英雄，然觀其鴻門之困，睢水之敗，滎陽之圍，廣武之弩，瀕於危者數矣！而卒不死，終以有天下者，天命也。豈眞算無遺策，而天下莫能當者哉！且觀其生平，惟以詐術制御羣材，好罵侮士，謾言負約，以阮籍之白眼觀之，呼爲「豎子」，亦何足異。太白「非至公」之言，亦尊題之法，自當如此。或兩人所見，實有不同，安得訾其誤哉？若云詩中語意錯亂，則「歸酣歌《大風》」以上，是泛言楚、漢之興廢。「伊昔臨廣武」以下，乃始著題，與《登金陵冶城西北謝安墩》一詩，同一機軸，條理井然。若云用事失倫，在「分我杯羹」一語，追想當時情事，良、平之儔，何、賈之伍，言語妙天下，豈不知此語之繆？第恐卑辭屈節，適足以長楚人之燄，而墮其計中，矯手措足，悉爲所制，不得已而爲是悖

逆之辭，以見「爲天下者不顧家」之意。非此一語，不足以折楚人之心；捨此一語，亦無以復楚人之命。其實太公生死，全不在此一言，正不必爲漢高諱也。仗義入關，縞素伐楚，俱非軍廣武時事，此處何可攙入，蕭氏之云云，無乃皆贅乎！

李太白全集卷之二十二

錢塘王琦琢崖輯註
王濟魯川較

古近體詩共五十八首

安州應城玉女湯作

舊註：《荊州記》云：常有玉女，乘車投此泉。

《元和郡縣志》：淮南道安州有應城縣，東北至州八十里。《藝文類聚》：盛弘之《荊州記》曰：新陽縣惠澤中有溫泉，冬月，未至數里，遙望白氣浮蒸如烟，上下采映，狀若綺疏。又有車輪雙轅形，世傳：昔有玉女，乘車自投此泉。今人時見女子，姿儀光麗，往來倏忽。《一統志》：玉女泉，在湖廣德安府應城縣西五十五里，其泉熱沸，野老相傳：玉女煉丹之地。

神女歿幽境，湯池流大川。陰陽結炎炭，造化開靈泉。〔一〕地底爍（音鑠）朱火，沙旁歊（音囂）素烟。〔二〕沸珠躍明（繆本作「晴」）月，皎鏡涵空天。〔三〕氣浮蘭芳滿，色漲桃花然。精覽萬殊入，〔四〕潛行七澤連。〔五〕愈疾功莫尙，〔六〕變盈道乃全。〔七〕濯纓掬（蕭本作「濯濯

氣〔七〕清泚，〔八〕晞髮弄潺湲。〔九〕散下楚王國，分澆宋玉田。〔一〇〕可以奉巡幸，奈何隔窮偏。獨隨朝宗水，〔一一〕赴海輸微涓。〔一二〕

〔一〕賈誼《鵩賦》：天地爲鑪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

〔二〕古詩：朱火然其中，青烟颺其間。《說文》：歊，氣出貌。

〔三〕沈約詩：洞徹隨清淺，皎鏡無冬春。呂向註：皎鏡，清明如鏡也。

〔四〕《淮南子》：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

〔五〕《子虛賦》：楚有七澤。

〔六〕《水經注》：溫泉能瘥百病。

〔七〕《周易》：地道變盈而流謙。

〔八〕《楚辭》：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謝朓詩：寒流自清泚。《說文》：泚，清也。

〔九〕《楚辭》：與汝沐兮咸池，晞汝髮兮陽之阿。王逸註：晞，乾也。謝靈運詩：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

〔一〇〕宋玉《小言賦》：楚襄王登陽雲之臺，令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曰：「有能爲《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宋玉曰「無內之中，微物潛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云云。王曰：「善。」賜以雲夢之田。

〔一一〕《禹貢》：江漢朝宗於海。孔安國傳：二水入海，有似於朝。百川以海爲宗。宗，尊也。孔穎達《正義》：《周禮·大宗伯》：諸侯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鄭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宗，尊也，欲其尊王也。朝宗是人事之名，水無性識，非有此義。以海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歸於天子，假人事而言之也。

〔一三〕張正見詩：康衢飛馹羽，大海滴微涓。

蕭士贇曰：寄興謂士不幸居於僻遠之鄉，雖抱王佐之才，而無由自達。身在江湖，心存魏闕而已，悲夫！

之廣陵宿常二南郭幽居

蕭本作「南顧北居」，誤。

廣陵，郡名，卽揚州也，唐時隸淮南道。

綠水接柴門，有如桃花源。〔一〕忘憂或假草，〔二〕滿院羅叢萱。暝色湖上來，微雨飛南軒。故人宿茅宇，夕鳥棲（繆本作「歸」）楊園。〔三〕還惜詩酒別，深爲江海言。明朝廣陵道，獨憶此傾樽。

〔一〕桃花源，見二卷註。

〔二〕《述異記》：萱草，一名紫萱，又呼爲忘憂草。吳中書生呼爲療愁草，嵇中散《養生論》云：萱草忘憂。

〔三〕《詩・小雅》：楊園之道。毛傳曰：楊園，園名。

夜下征虜亭

《景定建康志》：征虜亭，在石頭塢，東晉太元中創。

船下廣陵去，月明征虜亭。山花如綉頰，江（蕭本作「紅」）火似流螢。

下途歸石門舊居 題下似缺「別人」字

按《太平府志》：横望山，在當塗縣東六十里。春秋楚子重伐吴，至於横山，卽此山也。實爲金陵朝對之山。《眞誥》稱其石形瓌奇，洞穴盤紆，陶隱居嘗棲遲此地煉丹，故有陶公讀書堂、石門、古祠、灰井、丹爐諸遺跡。書堂今爲澄心寺。石門山水尤奇，盤道屈曲，沿磴而入，峭壁二里，夾石參天，左擁右抱，羅列拱揖，高者抗層霄，下者入衍奥。中有玉泉嵌空，淵淵而來，春夏霖潦奔馳，秋冬澄流一碧，縈繞如練。觀詩中所稱隱居山寺、「陶公鍊液」、「石門流水」諸句，知石門舊居，蓋在其處矣。

吴山高，越水清，握手無言傷別情。將欲辭君挂帆去，離魂不散烟郊樹。〔一〕此心鬱悵誰能論，有愧叨承國士恩。雲物共傾三月酒，歲時同餞五侯門。〔二〕羡君素書常滿案，含丹照白霞色爛。〔三〕余嘗學道窮冥筌（音詮），〔四〕夢中往往遊仙山。何當脱屣謝時去，〔五〕壺中別有日月天。〔六〕俛仰人間易凋朽，鍾（繆本作「鑪」）峯五雲在軒牖。〔七〕惜別愁窺玉女窗，歸來笑把洪崖手。〔八〕

〔一〕虞炎詩：聚學從烟郊，棲遁事環華。

〔二〕五侯，見十一卷註。

〔三〕《神仙傳》：王烈入河東抱犢山中，見一石室，中有素書兩卷。琦按：古人以絹素寫書，故謂書曰「素書」。含丹者，書中之字，以朱寫之，白者絹色，丹白相映，爛然如霞矣。

〔四〕江淹詩：一時排冥筌。閔赤如註：冥，理也。筌，跡也。言理、迹雙遣也。一說：冥，幽也。筌，跡也。冥筌，道中幽冥之跡也。

〔五〕《漢書·郊祀志》：天子曰：「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顏師古註：屣，小履。脫屣者，言其便易無所顧也。《列仙傳》：王子喬乘白鶴駐山頭，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六〕《靈臺治中錄》：施存，魯人，學大丹之道三百年，十鍊不成，唯得變化之術。後遇張中爲雲臺治官。常懸一壺，如五升器大，變化爲天地，中有日月如世間，夜宿其內，自號壺天，人謂曰壺公。

〔七〕《名山洞天福地記》：鍾山，周迴一百里，名朱湖太生之天，在潤州上元縣。五雲，五色雲也。見七卷註。

〔八〕玉女窗，在嵩山。見十六卷註。洪崖，三皇時伎人得仙者。《廣博物志》：青城山洞，周迴二千里，昔洪崖先生服琅玕之華而隱，代爲青城眞人。

隱居寺，隱居山，陶公鍊液棲其間。〔一〕靈神閉氣昔登攀，恬然但覺心緒閒。數人不知幾甲子，〔二〕昨來（蕭本作「夜」，誤）猶帶冰霜顏。我離雖則歲物改，如今了然識（許本作「失」，誤）所在。別君莫道不盡歡，懸知樂客遙相待。

〔一〕《因話錄》：宣州當塗隱居山巖，卽陶貞白煉丹所也。爐跡猶在，後爲佛舍。

〔二〕《左傳》：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石門流水徧桃花，我亦曾到秦人家。不知何處得雞豕，就中仍見繁桑麻。〔一〕翛然遠與世事間，〔二〕裝鸞駕鶴又復（繆本作「服」）遠。〔三〕何必長從七貴遊，勞生徒聚萬金產。〔四〕挹君去，〔五〕長相思，雲遊雨散從此辭。欲知悵別心易苦，向暮春風楊柳絲。

〔一〕桃花流水、雞豕桑麻，比之秦人之桃源也。詳見二卷註。

〔二〕《莊子》：翛然而往，翛然而來。陸德明《音義》：翛，音蕭。徐音叔。李音悠。向云：翛然，自然無心而自爾之義。郭、崔云：往來不難之貌。

〔三〕江淹《別賦》：駕鶴上漢，驂鸞騰天。

〔四〕七貴，見十一卷註。庾信詩：惜無萬金產，東求滄海君。

〔五〕挹，卽揖也。古字通用。

客中作（蕭本作《客中行》）

蘭陵美酒鬱金香，〔一〕玉椀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一〕唐時沂州之承縣，春秋時鄫國也。後魏於此置蘭陵郡，隋廢郡爲蘭陵縣，唐武德四年改曰承縣，在沂州西一百八十里。《元和郡縣志》：蘭陵縣城，在沂州承縣東六十里。《史記》：荀卿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正義》云：蘭陵縣，屬東海郡，今沂州承縣有蘭陵山。《梁書》：鬱金出罽賓國，花色正黃而細，與芙蓉花、裏被蓮者相似。國人先取以上佛寺，積日香槁，乃糞去之。賈人從寺中徵顧，以轉賣與他國也。《香譜》：鬱金香，《魏畧》云：生大秦國，二三月花，如紅藍，四五月採之。其香十二葉，爲百草之英。

太原早秋

太原郡，卽幷州也，唐時隸河東道。

歲落衆芳歇，時當大火流。〔一〕霜威出塞（音賽）早，雲色渡河秋。夢遶邊城月，心飛故國樓。思歸若汾水，〔二〕無日不悠悠。

〔一〕張衡《定情歌》：大火流兮草蟲鳴。《圖書編》：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

〔二〕《唐六典註》：汾水出忻州，歷太原、汾、晉、絳、蒲五州，入河。《太平寰宇記》：汾水，出靜樂縣北管涔山，東流入太原郡界。

奔亡道中五首

蘇武天山上，〔一〕田横海島邊。〔二〕萬重關塞斷，何日是歸年？

〔一〕《唐書·地理志》：伊州伊吾縣，在大磧外，南去玉門關八百里，東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里，有折羅漫山，亦曰天山。劉删《蘇武詩》：食雪天山近，思歸海路長。蓋以天山爲匈奴地耳，其實蘇武嚙雪及牧羊之處，不在天山也。

〔二〕《史記》：漢滅項籍，漢王立爲皇帝，田横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韋昭曰：海中山曰島。《正義》曰：按海州東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

其二

亭伯去安在？〔一〕李陵降未歸。〔二〕愁容變海色，短服改胡衣。

〔一〕《後漢書》：崔駰，字亭伯，爲竇憲主簿，出爲長岑長，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

〔二〕《漢書》：李陵敗降匈奴，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夢溪筆談》：窄袖短衣，長靿靴，皆胡服也。窄袖利於馳射，短衣、長靴，便於涉草。

其三

談笑三軍却，〔一〕交遊七貴疏。〔二〕仍留一隻箭，未射魯連書。〔三〕

〔一〕左太沖詩：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詳見二卷註。

〔二〕七貴，見十一卷註。

〔三〕魯連射書聊城，見十四卷註。

其四

函谷如玉關，幾時可生還？〔一〕洛陽（繆本作「川」）爲易水，〔二〕嵩岳是燕山。〔三〕俗變羌、胡語，人多沙塞顏。中包惟慟哭，七日鬢毛斑。〔四〕

〔一〕函谷，詳見五卷註。《後漢書》：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帝乃徵超還。章懷太子註：玉門關，屬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關在敦煌縣西北。

〔二〕《通志·地理畧》：洛水，出商州上洛縣，經虢州、河南入河。《史記正義》：易水出易州易縣，東流過幽州歸義縣，東與滹沱河合。

〔三〕《通志·地理畧》：中岳嵩山，在河南告成縣。《隋書》：漁陽郡無終縣有燕山。《太平御覽》：《隋圖經》云：燕山，在易縣東南七十里。

〔四〕《左傳》：吳入郢，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秦伯使辭焉，曰：「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

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卽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太白意謂函谷之地，已爲祿山所據，未知何日平定，得能生入此關。洛川、嵩岳之間，不但有同邊界，而風俗人民，亦且漸異華風。己之所以從永王者，欲效申包慟哭乞師，以救國家之難耳，自明不敢有他志也，其心亦可哀矣。

其五

淼（音藐）淼望湖水，〔一〕青青蘆葉齊。歸心落何處，日沒大江西。歇馬傍春草，欲行遠道迷。誰忍子規鳥，〔二〕連聲向我啼。

〔一〕《廣韻》：淼，大水也。

〔二〕子規，卽杜鵑鳥，鳴聲哀苦，若云「不如歸去」，遠客聞之，心爲悽惻。

郢門秋懷

郢門，卽荊門也。唐時爲峽州夷陵郡，其地臨江，有山曰荊門，上合下開，有若門象。故當時文士概稱其地曰荊門，或又謂之郢門。西通巫、巴，東接雲夢，歷代常爲重鎮。

郢門一爲客，巴月三成弦。〔一〕朔風正搖落，〔二〕行子愁歸旋。杳杳山外日，〔三〕茫茫江上

天。人迷洞庭水，鴈度瀟湘烟。淸曠諧宿好，〔四〕緇磷及此年。百齡何蕩漾，〔五〕萬化相推遷。〔六〕空謁蒼梧帝，〔七〕徒尋溟海仙。〔八〕已聞蓬海（繆本作「岳」）淺，〔九〕豈見三桃圓（胡本作「桃三圓」）。〔10〕倚劍增浩嘆，〔二〕捫襟還自憐。〔三〕終當遊五湖，濯足滄浪泉。〔三〕

〔一〕吳均詩：別離未幾日，高月三成弦。

〔二〕《楚辭·九辯》：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三〕劉向《九嘆》：日杳杳以西頹。

〔四〕《後漢書》：仲長統欲卜居淸曠，以樂其志。

〔五〕梁昭明太子《陶靖節集序》：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

〔六〕《莊子》：若人之形，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七〕吳均詩：欲謁蒼梧帝，過問沅湘姬。

〔八〕《十洲記》：蓬萊山，對東海之東北岸，周回五千里，外別有圓海繞山。圓海水正黑，而謂之冥海也。無風而洪波百丈，不可得往來。上有九老丈人九天眞王宮，蓋太上眞人所居，惟飛仙能到其處耳。

〔九〕《神仙傳》：麻姑云：「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日。」

〔10〕《漢武故事》：東郡送一短人，長五寸，衣冠具足。上疑其精，召東方朔至，朔呼短人曰：「巨靈，阿母還來否？」短人不對。因指謂上：「王母種桃，三千年一結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偸之。失王母意，故被讁來此。」上大驚，始知朔非世中人也。

〔二〕江淹詩：倚劍臨八荒。

〔一二〕宋之問詩：捫心空自憐。
〔一三〕洞庭、瀟湘、五湖、滄浪，俱見前註。

至鴨欄驛上白馬磯贈裴侍御

《一統志》：鴨欄磯，在岳州臨湘縣東十五里。吳建昌侯孫慮作鬭鴨欄於此。白馬磯，在岳州巴陵縣境。《湖廣通志》：白馬磯，在岳州臨湘縣北十五里。

側疊萬古石，橫爲白馬磯。亂流若電轉，舉棹揚珠輝。臨驛卷緹（音題）幕，〔一〕升堂接繡衣。〔二〕情親不避馬，〔三〕爲我解霜威。〔四〕

〔一〕劉公幹詩：明月照緹幕。李善註：緹，丹色也。
〔二〕繡衣，用《漢書》繡衣直指事，見十一卷註。
〔三〕避馬，用《後漢書》桓典事，見九卷註。
〔四〕御史爲風霜之任，故曰霜威。

荆門浮舟望蜀江

胡三省《通鑑註》：荆門，在峽州宜都縣，其地有荆門山，故後人因以廣稱其境皆曰荆門耳。

春水月峽來，〔一〕浮舟望安極。正是（繆本作「見」）桃花流，〔二〕依然錦江色。〔三〕江色綠（繆本作「淥」）且明，茫茫與天平。逶迤巴山盡，〔四〕搖曳楚雲行。〔五〕雪照聚沙雁，花飛出谷鶯。〔六〕芳洲却已轉，碧樹森森迎。〔七〕流目浦烟夕，〔八〕揚帆海月生。〔九〕江陵識遙火，應到渚宮城。〔一〇〕

〔一〕《通典》：渝州巴縣有明月峽，其山上石壁有圓孔，形如滿月，故以爲名。《方輿勝覽》：明月峽，在重慶府巴縣，石壁高四十丈，有孔若明月。庾信《枯樹賦》：臨風亭而唳鶴，對月峽而吟猿。

〔二〕《漢書·溝洫志》：來春桃花水盛，必羨溢。顏師古註：《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花。蓋桃方花時，既有雨水，川谷冰泮，衆流猥集，波瀾盛長，故謂之桃花水耳。《韓詩傳》云：三月桃花水。

〔三〕《通典》：蜀郡成都縣有錦江。按：錦江，卽蜀江也。成都人織錦既成，取此水濯之，則色更鮮麗，故又謂之錦江。

〔四〕《說文》：逶迤，邪去貌。《通典》：峽州夷陵郡巴山縣北有山，曲折似巴字，因以爲名。

〔五〕鮑照詩：搖曳高帆舉。

〔六〕昭明太子《錦帶書》：啼鶯出谷，爭傳求友之聲。

〔七〕《說文》：森，木多貌。

〔八〕《後漢書·馮衍傳》：遊精宇宙，流目八紘。

〔九〕謝靈運詩：揚帆採石華。

〔一〇〕《通典》：荆州江陵縣，故楚之郢地，秦分郢置江陵縣，今縣界有渚宮城。《方輿勝覽》：江陵府有渚宮。《郡縣志》：楚別宮也。《左傳》：楚子西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見之。今之城，楚船官地也。梁元帝名以渚宮。《一統志》：渚宮，在江陵故城東南，楚建。梁元帝卽位渚宮，卽此。

陸放翁曰：杜子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李太白「蜀江綠且明」，用「濕」字、「明」字，可謂奪化工之巧，世未有拈出者。又放翁《入蜀記》曰：與兒輩登堤觀蜀江，乃知李太白《荆門望蜀江》詩「江色綠且明」，眞善狀物也。

上三峽

巫山夾青天，巴水流若茲。〔一〕巴水忽可盡，青天無到時。三朝上黄牛，〔二〕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

〔一〕《唐書·地理志》：夔州巫山縣有巫山。《一統志》：巫峽，在夔州府巫山縣東三十里，卽巫山也。與西陵峽、歸峽並稱三峽。連山七百里，略無斷處，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巴水，謂三巴之水，經三峽中者而言。《太平御覽》：《三巴記》曰：閬、白二水合流，自漢中至始寧城下入涪陵，曲折三回，如「巴」字，故曰巴江。經峻峽中，謂之巴峽，卽此水也。

〔二〕《太平寰宇記》：峽州夷陵縣有黄牛山。盛弘之《荆州記》云：南岸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石狀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黄，成就分明。此巖既高，加以江湍紆迴，雖途經信宿，猶望見之。行者歌曰：「朝發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

自巴東舟行經瞿唐峽，登巫山最高峰，晚還題壁

巴東，卽歸州也，唐時隸山南東道。《方輿勝覽》：瞿塘峽在夔州東一里，舊名西陵峽，乃三峽之門。兩崖對峙，中貫一江，望之如門。陸放翁《入蜀記》：瞿塘峽，兩壁對聳，上入霄漢，其平如削成，視天如匹練。《方輿勝覽》：巫峽，在巫山縣之西。《水經注》云：杜宇所鑿，以通江水。圖經云：此山當抗峰岷、峨，偕嶺衡岳，凝結翼附，並出青霄，謂之巫山。有十二峰，上有神女廟、陽雲臺，高百二十丈。

江行幾千里，海月十五圓。始經瞿唐峽，遂步（胡本作「陟」）巫山巔。巫山高不窮，巴國盡所歷。〔一〕日邊攀垂蘿，霞外倚穹石。〔二〕飛步凌絕頂，〔三〕極目無纖烟。卻顧失丹壑，仰觀臨青天。青天若可捫，〔四〕銀漢去安在？望雲知蒼梧，記水辨瀛海。〔五〕周遊孤光晚，〔六〕歷覽幽意多。積雪照空谷，悲風鳴森柯。歸途行欲曛，佳趣尙未歇。江寒早啼猿，松暝已吐月。〔七〕月色何悠悠，淸猿響啾啾。〔八〕辭山不忍聽，揮策還孤舟。

〔一〕《山海經》：西南有巴國。郭璞註：今「三巴」是。杜元凱《左傳註》：巴國，在巴郡江州縣。《通典》：巴國，今淸化、始寧、咸安、符陽、巴川、南賓、南浦，是其地也。《文獻通考》：重慶府，古巴國，謂之「三巴」。

〔二〕《上林賦》：觸穹石。張揖註：穹石，大石也。

摸也。

〔三〕郭璞詩：翹手攀金梯，飛步登玉闕。

〔四〕《後漢書》：和熹鄧皇后，嘗夢捫天，蕩蕩正青，若有鍾乳狀，乃仰嗽飲之。章懷太子註：捫，摸也。

〔五〕《歸藏·啓筮》：有白雲出自蒼梧，入於大梁。《史記》：騶衍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

〔六〕鮑照詩：孤光獨徘徊。

〔七〕吳均詩：疏峰時吐月。

〔八〕任昉《竟陵文宣王行狀》：清猿與壺人爭旦。張銑註：清猿，謂猿鳴聲清也。《楚辭》：猿啾啾兮狖夜鳴。

早發白帝城一作《白帝下江陵》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盡，〔一〕輕舟已過（一作「須臾過却」）萬重山。

〔一〕楊齊賢曰：白帝城，公孫述所築。初，公孫述至魚復，有白龍出井中，自以承漢土運，故稱白帝，改魚復爲白帝城。琦按：白帝城，在夔州奉節縣，與巫山相近。所謂彩雲，正指巫山之雲也。

《水經注》：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至於夏水襄陵，沿泝阻絕。或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宿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囀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秋下荊門

荊門，已見前註。

霜落荊門江樹空，布帆無恙挂秋風。〔一〕此行不爲鱸魚鱠，〔二〕自愛名山入剡中。〔三〕

〔一〕《晉書》：顧愷之爲殷仲堪參軍。仲堪在荊州，愷之嘗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船敗。愷之與仲堪箋曰：「地名破冢，直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

〔二〕《藝文類聚》：《世說》曰：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蓴菜羹、鱸魚鱠，曰：「人生貴適志耳，何能從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之見機而作。

〔三〕《廣博物志》：剡中多名山，可以避災，故漢、晉以來，多隱逸之士。沃州天姥，是其處。

江行寄遠

刳木出吳、楚，危槎（鋤加切，音近茶）百餘尺。〔一〕疾風吹片帆，日暮千里隔。別時酒猶

在，〔三〕已爲異鄉客。思君不可得，愁見江水碧。

〔一〕《周易》：刳木爲舟。孔穎達《正義》：舟，必用大木刳鑿爲之，故云「刳木」也。蕭士贇曰：張騫乘槎，乃刳全木爲之，今沅、湘中有此，名爲艑艚船。

〔三〕吳均詩：悲銜别時酒。

宿五松山下荀媪家

五松山，在池州銅陵縣南五里，詳見二十卷註。《漢書註》：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爲媪。孟康曰：媪，母别名，音烏老反。顔師古曰：媪，女老稱也。

我宿五松下，寂寥無所歡。田家秋作苦，〔一〕鄰女夜舂寒。跪進彫胡（繆本作「凋葫」）飯，〔二〕月光明素盤。令人慚漂母，〔三〕三謝不能飡。

〔一〕楊惲《報孫會宗書》：田家作苦。

〔二〕宋玉《諷賦》：爲臣炊雕胡之飯，烹露葵之羹。《本草》：陶弘景曰：菰米，一名彫胡，可作餅食。蘇頌曰：菰生水中，葉如蒲葦，其苗有莖梗者謂之菰蔣草，至秋結實，乃彫胡米也。古人以爲美饌。今饑歲，人猶採以當糧。葛洪《西京雜記》云：菰之有米者，長安人謂爲彫胡。菰之有首者，謂之綠節。李時珍曰：彫胡，九月抽莖，開花如葦芀，結實長寸許，霜後采之，大如茅針，皮黑褐色，其米甚白而滑膩，作飯香脆。杜甫詩「波漂菰米沉雲黑」，卽此。《周禮》供御，乃六穀、九穀之數。《管子》書

謂之「雁膳」。

〔三〕漂母，見六卷註。

下涇縣陵陽溪至澀灘

澀灘鳴嘈嘈，兩山足猿猱。白波若卷雪，側石（蕭本作「足」）不容舠。〔一〕漁子（繆本作「人」）與舟人，撑折萬張篙。

〔一〕《一統志》：澀灘在寧國府涇縣西九十五里，怪石峻立，如虎伏龍蟠。

〔二〕《詩·國風》：誰謂河廣，曾不容刀。鄭箋：不容刀，喻狹。小船曰刀。孔穎達《正義》：劉熙《釋名》云：二百斛以下曰艇。三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

李君實謂末二句，斷非太白語。

下陵陽沿高溪三門六刺灘

三門橫峻灘，六刺走波瀾。石驚虎伏起，水狀龍縈盤。何慙七里瀨，〔一〕使我欲垂竿。

〔一〕李善《文選註》：《甘州記》曰：桐廬縣有七里瀨，瀨下數里至嚴陵瀨。《太平寰宇記》：七里瀨卽富春渚也。《避暑錄話》：嚴陵七里瀨，在洞下二十餘里，兩山聳起壁立，連亘七里，土人謂之瀧，訛

爲籠，言若籠中。因謂初至爲「入瀧」，旣盡爲「出瀧」。「瀧」本音閭江反，奔湍貌。以爲若籠，謬也。七里之間皆灘瀨，今因沈約詩，誤爲一名，非是。嚴陵灘最大，居其中。《方輿勝覽》：七里灘，距睦州四十餘里，與嚴陵瀨相接。諺云：「有風七里，無風七十里。」

夜泊黃山聞殷十四吳吟

《江南通志》：黃山，在太平府城西北五里，相傳浮丘翁牧雞於此，又名浮丘山。此詩所謂及下首「雞鳴發黃山」，正是其處，在太平州當塗縣，與徽州、寧國二郡界內之黃山，名同而地異矣。

昨夜誰爲吳會（音膾）吟，〔一〕風生萬壑振空林。龍驚不敢水中臥，猿嘯時聞巖下音。我宿黃山碧溪月，聽之却罷松間琴。朝來果是滄洲逸，酤酒提（蕭本作「醍」）盤飯霜栗。〔二〕半酣更發江海聲，客愁頓向杯中失。

〔一〕吳會，吳地也，詳十二卷註。

〔二〕《說文》：酤，買酒也。

宿鰕湖

黄山在池州府城南九十里，大樓山在池州府城南七十里，清溪在池州府城北五里，鰕湖當與之相去不遠。

雞鳴發黄山，暝投鰕湖宿。白雨映寒山，森森似銀竹。〔一〕提攜採鉛客，結荷水邊沐。〔二〕半夜四天（蕭本作「邊」）開，星河爛人目。明晨大樓去，〔三〕崗隴多屈伏。當與持斧翁，前溪伐雲木。

〔一〕張景陽詩：森森散雨足。劉良註：森森，雨散貌。
〔二〕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棧石星飯，結荷水宿。
〔三〕太白古詩有「採鉛清溪濱，時登大樓山」之句，疑與此詩是一時之作。

西施

西施越溪女，出自苧蘿山。〔一〕秀色掩今古，荷花羞玉顔。浣紗弄碧水，自與清波閑。皓齒信難開，〔二〕沉吟碧雲間。句踐徵絶豔，揚蛾入吳關。〔三〕提攜館娃宫，〔四〕杳渺詎可攀。一破夫差國，千秋竟不還。

〔一〕《吳越春秋》：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惑亂沉湎，不領政事，因此而謀可乎？」乃使相者於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臨於都巷，

三年學服，而獻於吳。吳王大悅。施宿《會稽志》：苧蘿山在諸暨縣南五里。《輿地志》云：諸暨縣苧蘿山，西施、鄭旦所居，其方石乃晒紗處。《十道志》云：句踐索美女以獻吳王，得之諸暨紵蘿山賣薪女西施，山下有浣紗石。《一統志》：浣浦，在諸暨縣治東南，一名浣渚，俗傳西子浣紗於此。

〔二〕曹植詩：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

〔三〕沈約詩：揚蛾一含睇，嫙娟好且修。

〔四〕《吳地記》：胥葬亭東二里有館娃宮，吳人呼西施作娃，夫差置。今靈巖山是也。范石湖《吳郡志》：硯石山，在吳縣西三十里，上有館娃宮。《方言》曰：吳有館娃宮，今靈巖寺卽其地也。山有琴臺、西施洞、硯池、翫花池，山前有採香徑，皆宮之故跡。

王右軍

《晉書》：王羲之起家祕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參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眞，有鑒裁。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性愛鵝，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因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爲樂。

右軍本清眞，瀟灑在（許本作「出」）風塵。〔一〕山陰遇（蕭本作「過」）羽客，要（蕭本作「愛」）此好鵝賓。掃素寫道經，〔二〕筆精妙入神。〔三〕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

〔一〕孔稚圭《北山移文》：瀟灑出塵之想。

〔二〕鄭玄《禮記註》：素，生帛也。

〔三〕江淹《別賦》：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蔡邕《篆書勢》：體有六篆，妙巧入神。《古詩》：新聲妙入神。

上元夫人

《太平御覽》：《茅君傳》曰：王母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聞，茅固問王母：「不審上元夫人何眞也？」曰：「三天眞皇之母，上元之高眞，統領十萬玉女之名錄者也。」及上元夫人來，聞雲中簫鼓聲，龍馬嘶鳴。旣至，從者甚衆，皆女子，齊年十六七，容色明逸，多服青綾之衣，光彩奪目。上元夫人年未笄，天姿絕豔，服赤霜之袍，披青毛錦裘，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之至於腰。戴九晨夜月之冠，鳴六山火藻之佩，曳鳳文琳華之綬，執流黃揮精之劍。入室向王母拜，王母坐止之，呼與同坐。

上元誰夫人？偏得王母嬌。嵯峨三角髻，餘髮散垂腰。裘披青毛錦，身著赤霜袍。手提嬴女兒，〔一〕閑與鳳吹簫。眉語兩自笑，〔二〕忽然隨風飄。〔三〕

〔一〕嬴女兒，謂秦穆公女弄玉，見六卷註。

〔二〕劉孝威詩：窗疏眉語度，紗輕眼笑來。

〔三〕阮籍詩：魂氣隨風飄。

蘇臺覽古

范成大《吳郡志》：姑蘇臺，舊圖經云在吳縣西三十里，續圖經云三十五里，一名姑胥，一名姑餘。《史記正義》云：在吳縣西南三十里横山西北麓姑蘇山上。《山水記》云：闔閭作，春秋遊焉。又云：夫差作臺，三年不成，積材五年乃成，造九曲路，高見三百里。《越絶書》云：闔廬造九曲路，以遊姑胥之臺。《吳越春秋》言：闔廬晝遊蘇臺。蓋此臺始基於闔廬，而成於夫差，庶可以合傳記之説。

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清（繆本作「春」，誤）唱不勝春。只今惟有西江（霏玉本、繆本作「江西」）月，曾照吳王宫裏人。

越中覽古

越王句踐破吳歸，〔一〕義士還家（許本作「鄉」）盡錦衣。〔二〕宫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蕭本作「啼」）。

〔一〕《史記》：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吳王自剄死。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爲不忠而歸。

〔二〕義士，吳舒鳧以爲「戰士」傳寫之訛，謂越人安得稱「義士」云云，未知是否。

商山四皓

《雍勝畧》：商山，去商州東南九十里，一名楚山，一名商洛山，形如商字，湯以爲國號，郡以爲名，漢四皓隱處。盛弘之《荊州記》曰：商州上洛縣有商山，其地險阻，林壑深邃，四皓隱焉。

白髮四老人，昂藏南山側。〔一〕偃蹇（繆本作「臥」）松雲（繆本作「雪」）間，〔二〕冥翳不可識。雲窗拂青靄，〔三〕石壁橫翠色。龍虎方戰爭，〔四〕於焉自休息。秦人失金鏡，〔五〕漢祖昇紫極。〔六〕陰虹濁太陽，〔七〕前星遂淪匿。〔八〕一行佐明兩（蕭本作「聖」），〔九〕欻（蕭本作「倏」）起生羽翼。〔一〇〕功成身不居，舒卷在胸臆。窅冥合元（許本作「玄」）化，茫昧信難測。飛聲塞天衢，〔一一〕萬古仰遺跡。

〔一〕《高士傳》：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曰甪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修道潔己，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暴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而肆志。」乃共入商、洛，隱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敗，漢高聞而徵之，不至。深自匿終南山，不能屈己。陸機《周孝侯碑》：昂藏寮寀之士。

〔二〕《後漢紀》：太原周黨，偃蹇自高。詳十七卷註。

〔三〕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左右青靄，表裏紫霄。《廣韻》：靄，雲狀。

〔四〕班固《答賓戲》：分裂諸夏，龍戰虎爭。

〔五〕《尚書考靈曜》：秦失金鏡。註曰：金鏡，喻明道也。

〔六〕紫極，王者所居之宮。曹植表：情注於皇居，心存乎紫極。

〔七〕《春秋潛潭巴》：虹出日旁，后妃陰脅主。楊齊賢註：陰虹，以喻戚夫人。

〔八〕《晉書》：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

〔九〕《周易》：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虞翻註：兩，謂日月也。作，成也。日月在天，動成萬物，故稱作矣。或以日與火爲「明兩作」也。

〔一〇〕《漢紀》：上欲廢太子，呂后聞之，使留侯爲太子計。留侯曰：「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夏黃公、甪里先生、綺里季，皆逃在山中，然上高之。今令太子卑辭安車，迎此四人來，以爲客，時隨入朝，則一助也。」呂后從其計。四人果來，年皆八十，鬚眉皓白，故謂之「四皓」。及讌，置酒，太子侍，四人從。上怪而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驚曰：「吾召公等不奉詔，今侍太子者何？」四人對曰：「陛下喜罵輕士，臣等義不受辱，故亡。今聞太子仁孝，愛人敬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臣等故來。」上曰：「煩公等幸卒調護太子。」四人退，上召戚夫人指示曰：「吾欲易太子，彼四人者爲之輔，羽翼已成，難搖動也。」太子遂定。

〔一一〕盧諶詩：日磾效忠，飛聲有漢。《漢書》：攀龍附鳳，並乘天衢。

過四皓墓

《太平寰宇記》：四皓墓，在商州上洛縣西四里。《雍勝畧》：四皓墓，在商州西四里金雞原。

我行至商、洛，〔一〕幽獨訪神仙。園、綺復安在？雲蘿尚宛然。荒涼千古跡，蕪沒四墳連。伊昔鍊金鼎，〔二〕何年（繆本作「言」）閉玉泉？隴寒唯有月，松古漸無烟。木魅風號去，山精雨嘯旋。〔三〕紫芝高詠罷，〔四〕青史舊名傳。〔五〕今日併如此，哀哉信可憐。

〔一〕商、洛，謂商山、洛水之間，詳二十卷註。

〔二〕江淹《別賦》：鍊金鼎而方堅。李善註：鍊金爲丹之鼎也。

〔三〕賈公彥《周禮疏》：魅，人面獸身而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說文》：魅，老精物也。《抱朴子》：山精之形，如小兒而獨足，走向後，喜來犯人。人入山，若夜聞人音聲，大語其名曰「跂知」而呼之，卽不敢犯人也。一名「熱內」，亦可兼呼之。又有山精，如鼓，赤色，亦一足，其名曰「暉」。《異苑》、《玄中記》：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藏。鮑照《蕪城賦》：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雨嘯，昏見晨趨。

〔四〕紫芝，已見前首註。

〔五〕江淹《上建平王書》：俱啓丹册，並圖青史。李善註：《漢書》有《青史子》，《音義》曰：古史官記事。

峴山懷古

訪古登峴首，〔一〕憑高眺襄中。〔二〕天清遠峰出，水落寒沙空。弄珠見遊女，〔三〕醉酒（一作「月」）懷山公。〔四〕感嘆發秋興，長松鳴夜風。

《湖廣通志》：峴山，在襄陽府城南十里。歐陽公記曰：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荆州。《襄沔記》曰：峴山南五百步，東臨漢水，上有羊祜碑、漢武壇。

〔一〕峴首，謂峴山之巔。鮑照詩：晨登峴山首。後人因之，遂謂峴山曰峴首。孟浩然「峴首晨風送」，馬戴「白雲登峴首」，皆本此。

〔二〕襄中，襄陽也。

〔三〕張衡《南都賦》：遊女弄珠於漢皋之曲。李善註：《韓詩外傳》曰：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皋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雞之卵。

〔四〕山公醉酒，見十五卷註。

蘇武

《漢書》：天漢元年，武帝遣蘇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既至匈奴，單于欲降之。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嚙雪，與旃毛幷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

置他所。武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毛盡落。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昭帝卽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夜見漢使，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謂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泣下數行，因與武訣。匈奴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蘇武在匈奴，十年持漢節。〔一〕白雁上林飛，空傳一書札。牧羊邊地苦，落日歸心絕。渴飮月窟水，〔二〕飢飡天上雪。東還沙塞遠，北愴河梁別。〔三〕泣把李陵衣，相看淚成血。〔四〕

〔一〕顏師古《漢書·高祖本紀註》：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爲名，將命者，持之以爲信。

〔二〕《長楊賦》：西厭月窟，東震日域。

〔三〕李陵《與蘇武詩》：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

〔四〕李陵《與蘇武書》：此陵所以仰天搥心而泣血者也。

經下邳音批圯音夷橋懷張子房

按《唐書·地理志》，河南道有下邳縣，初隸泗州臨淮郡，元和中改隸徐州彭城郡。《水經

注》：沂水於下邳縣北西流，分爲二水。一水經城東屈從縣南注泗，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徐、泗間以爲「圯」。昔張子房遇黄石公於圯上，卽此處也。《漢書註》：服虔曰：圯音頤，楚人謂「橋」曰「圯」。《說文》：東楚謂橋爲「圯」。或嗤詩題「圯橋」二字，爲複用者。按庾信《吳明徹墓誌銘》：圯橋取履，早見兵書。則「圯橋」之稱，唐之前，早已有此誤矣。《一統志》：圯橋，在邳州城東南隅，年久湮沒。《元和郡縣志》：下邳縣有沂水，號爲長利池，池上有橋，卽黄石公授張良素書之所。

子房未虎嘯，破産不爲家。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一〕報韓雖不成，天地皆振動。〔二〕潛匿遊下邳，豈曰非智勇？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唯見碧流水，曾無黄石公。歎息此人去，蕭條徐、泗空。

〔一〕《漢書》：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急甚，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乃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

「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黄石卽我已。」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趙景眞《與嵇茂齊書》：龍睇大野，虎嘯六合。

〔三〕吳舒鳧曰：《張良傳》云：「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强秦，天下振動。」太白正用其語，刻本改爲「天地皆震動」，天地何震動之有耶？

金陵三首

晉家南渡日，此地舊（一作「卽」）長安。〔一〕地卽帝王宅，山爲龍虎盤（一作「碧宇樓臺滿，青山龍虎盤」）。〔二〕金陵空壯觀，天塹（一作「江塞」）淨波瀾。〔三〕醉客迴橈（音饒）去，〔四〕吳歌且自歡（一作「誰云行路難」）。

〔一〕晉元帝南渡江，於金陵卽位，遂都之。

〔二〕鍾山龍蟠，石頭虎踞，諸葛武侯稱爲帝王之宅，詳七卷《金陵歌》註。

〔三〕《隋書》：陳禎明三年，隋師臨江，後主從容言曰：「齊兵三來，周兵再來，無勿摧敗，彼何爲者？」都官尚書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限隔南北，今日北軍豈能飛度耶？」

〔四〕顏師古《漢書註》：楫謂櫂之短者也。今吳越之人呼爲橈。

其二

地擁金陵勢，〔一〕城迴江（一作「漢」）水流。當時百萬戶，夾道起朱樓。〔二〕亡國生春草，王（繆本作「離」）宮沒古丘。空餘後湖月，〔三〕波上對瀛洲（一作江洲）。

〔一〕《藝文類聚》：徐爰《釋問略》曰：建康北十餘里有鍾山，舊名金陵山，漢末金陵尉蔣子文討賊，戰亡，靈發於山，因名蔣侯祠，故世號曰蔣山。

〔二〕謝朓詩：逶迤帶綠水，迢遞起朱樓。

〔三〕《初學記》：建業有後湖，一名玄武湖。《景定建康志》：玄武湖亦名蔣陵湖，亦名秣陵湖，亦名後湖，在城北二里，周迴四十里，東西有溝流入秦淮，深七尺，灌田一百頃。《一統志》：玄武湖，在應天府太平門外，周迴四十里，晉名北湖。劉宋元嘉末有黑龍見，故改名，今稱後湖。

其三

六代興亡國，〔一〕三杯爲爾歌。苑方秦地少（一作「小」），山似洛陽多。〔二〕古殿吳花草，深宮晉綺羅。併隨人事滅，東逝與（一作「只」）滄波。

〔一〕《小學紺珠》：六朝：吳、東晉、宋、齊、梁、陳，皆都建業。

〔二〕《景定建康志》：洛陽四山圍，伊、洛、瀍、澗在中。建康亦四山圍，秦淮、直瀆在中。故云：

「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李白云「山似洛陽多」，許渾云「只有青山似洛中」，謂此也。《太平寰宇記》：《丹陽記》云：出建陽門望鍾山，似出上東門望首陽山也。

秋夜板橋浦汎月獨酌懷謝朓

《水經注》：江水經三山，又湘浦出焉，水上南北結浮橋渡水，故曰板橋浦。《太平寰宇記》：板橋浦，在昇州江寧縣南四十里，五尺源出觀山三十七里，注大江。謝玄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橋詩》云：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騖。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

天上何所有？迢迢白玉繩。〔一〕斜低建章闕，〔二〕耿耿對金陵。漢水舊如練，霜江夜清澄。長川瀉落月，洲渚曉寒凝。獨酌板橋浦，古人誰可徵？玄暉難再得，〔三〕灑酒氣塡膺。〔四〕

〔一〕謝朓詩：玉繩低建章。李善註：《春秋元命苞》曰：玉衡北兩星，爲玉繩星。

〔二〕《宋書》：永光元年以石頭城爲長樂宮，以北邸爲建章宮。

〔三〕《南齊書》：謝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淸麗。

〔四〕江淹《恨賦》：置酒欲飲，悲來塡膺。李善註：塡，滿也。

過彭蠡湖

《史記正義》：《括地志》云：彭蠡湖，在江州潯陽縣東南五十二里。

謝公入彭蠡，〔一〕因此遊松門。〔二〕余方窺石鏡，〔三〕兼得窮江源。前賞迹可見，後來道空存。而欲繼風雅，豈惟（蕭本作「云」）清心魂。雲海方助興，波濤何足論？青嶂憶遥月，綠蘿愁鳴（繆本作「鳴愁」）猿。水碧或可採，〔四〕金膏秘莫言。〔五〕余將振衣去，〔六〕羽化出囂煩。〔七〕

〔一〕謝靈運《入彭蠡湖口》詩：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靈物吝珍怪，異人秘精魂。金膏滅明光，水碧綴流溫。李善註：張僧鑒《潯陽記》曰：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見人形。顧野王《輿地志》曰：自入湖三百三十里，窮於松門，東西四十里，青松遍於兩岸。呂向註：金膏，仙藥也。水碧，水玉也。此江中有之。

〔二〕《豫章古今記》：松門，在豫章北二百里，江水遶山，上有松柏。《太平寰宇記》：松門山，在洪州南昌縣北，水路二百一十五里，其山多松，遂以爲名。北臨大江，乃彭蠡湖口，山有石鏡，光明照人。

〔三〕《太平廣記》：《幽明錄》曰：宮亭湖邊，傍山間有石數枚，其圓若鏡，明可鑑人，謂之石鏡。後有行人過，以火燎一枚，今不復明。

〔四〕《山海經》：耿山多水碧。郭璞註：亦水玉類。《西溪叢語》：予嘗見噩子道書大藥中有「水脂碧」。洪炎雜家引舊書云：「宮亭湖中有孤石介立，周圍一里，竦直百丈，上有玉膏可採。」豈非水碧耶？

〔五〕金膏，見十五卷註。

〔六〕左思詩：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

〔七〕道家謂昇仙曰羽化。

入彭蠡，經松門，觀石鏡，緬懷謝康樂，題詩書遊覽之志

舊註：二篇或同或異，故幷錄之。

謝公之彭蠡，因此遊松門。余方窺石鏡，兼得窮江源。將欲繼風雅，豈徒淸心魂。前賞逾所見，後來道空存。況屬臨汎美，而無洲渚喧。漾水向東去，〔一〕漳流直南奔。〔二〕空濛三川夕，〔三〕迴合千里昏。〔四〕青桂隱遙月，綠楓鳴愁猿。水碧或可采，金精秘莫論。〔五〕吾將學仙去，冀與琴高言。〔六〕

〔一〕《書·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東滙澤爲彭蠡。孔安國《書傳》：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流爲漢水。《通志畧》：漢水名雖多而實一水，說者紛然，其原出興元府西縣嶓冢山爲漾水，東流爲沔水，又東至南鄭爲漢水。有褒

水，從武功來入焉。又東左與文水會，又東過西城，旬水入焉。又東過鄖鄉縣南，又屈而東南，過武當縣。又東過順陽縣，有淸水，自虢州盧氏縣北來入焉。又東過中廬，別有淮水，自房陵淮山東流入焉。又東過南漳荆山，而爲滄浪之水，或云在襄陽卽爲滄浪之水。又東南過宜城，有鄢水入焉。又東過都，敖水入焉。又東南臼水入焉。又東過雲、杜，而爲夏水，有鄖水入焉。又東至漢陽，觸大別山，南入於江。班云行一千七百六十里。

〔二〕孔穎達《左傳正義》：《釋例》云：漳水出新城沶鄉縣南，至荆山東南，經襄陽、南郡當陽縣入沮。《通志畧》：漳水出臨沮縣東荆山，東南至當陽縣，右入於沮。臨沮，今襄陽南漳縣。當陽，今隸荆門軍。《一統志》：漳江，源出臨沮縣南，至荆州當陽北，與沮水合流，入大江。

〔三〕謝朓詩：空濛如薄霧。三川，三江也。按三江，孔安國、班固、鄭玄、韋昭、桑欽、郭璞諸説不一，惟鄭云：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今考江水發源蜀地，最居上流，下至湖廣，漢江之水自北來會之，又下至江西，則彭蠡之水自南來會之，三水合流而東，以入於海，所謂三江既入也。《禹貢》既以岷江爲中江，漢水爲北江，則彭蠡之水爲南江可知矣。蘇東坡謂岷山之江爲中江，嶓冢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蓋本鄭説也。

〔四〕謝靈運詩：州島驟回合。王僧達詩：黄沙千里昏。

〔五〕郭璞《江賦》：金精玉英瑱其裏。李善註：《穆天子傳》：河伯曰：示汝黄金之膏。郭璞曰：金膏，其精汋也。

〔六〕琴高事，見二十八卷註。

廬江主人婦

孔雀東飛何處棲，〔一〕廬江小吏仲卿妻。〔二〕爲客裁縫君（繆本作「石」）自見，城烏獨宿夜空啼。〔三〕

〔一〕古詞：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

〔二〕古樂府：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爲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爲詩云爾。

〔三〕張華《禽經註》：烏之失雌雄，則夜啼。

陪宋中丞武昌夜飲懷古

《元和郡縣志》：鄂州江夏郡有武昌縣，西至州一百七十里。

清景南樓夜，風流在武昌。庾公愛秋月，乘興坐胡牀。〔一〕龍笛吟寒水，天河落曉霜。我心還不淺，懷古（一作「留客」）醉餘觴。

〔一〕《世說》：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佐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遒。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謔，竟坐。琦按：《世說》、《晉書》載庾亮南樓事，皆不言秋月，而太白數用之，豈古本「秋夜」乃「秋月」之訛，抑有他傳是據歟！

望鸚鵡洲懷 繆本作「悲」禰衡

《一統志》：鸚鵡洲，在武昌府城南，跨城西大江中，尾直黃鵠磯，乃黃祖殺禰衡處。衡嘗作《鸚鵡賦》，故遇害地得名。《海錄碎事》：黃祖殺禰衡，埋於沙洲之上，後人因號其洲爲鸚鵡洲，以衡嘗爲《鸚鵡賦》故也。二說不同，今並錄之。

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禰衡。黃祖斗筲人，殺之受惡名。吳江賦《鸚鵡》，〔一〕落筆超羣英。鏘鏘振金玉，句句欲飛鳴。鷙鶚啄孤鳳，千春傷我情。〔二〕五岳起方寸，隱然詎可平。才高竟何施，寡識冒天刑。〔三〕至今芳洲上，〔四〕蘭蕙不忍生。

〔一〕《後漢書》：禰衡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建安初，來遊許下，孔融深愛其才，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爲鼓吏。孔融退而數之，因宣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敕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著布單衣、疏巾，手持三尺梲杖，坐大營門，以杖籤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孔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鼠雀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如何？」於是遣人騎送之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祖長子射爲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巵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在蒙衝船上，大會賓客，而

衡言不遜順。祖慚，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百將出，欲加箠，衡方大罵，祖恚，遂令殺之。射徒跣來救，不及。乃厚加棺斂。衡時年二十六。

〔二〕梁簡文帝詩：千春誰與樂。

〔三〕《三國志》：糾虔天刑，章厥有罪。

〔四〕《楚辭》：採芳洲兮杜若。

嚴滄浪曰：才高識寡，斷盡禰衡。李榕村曰：首二句向皆錯解，玩通章詩意，所痛惜于衡者深矣。雖有才高識寡之言，然至目爲孤鳳，則操與祖皆鷙鶚之羣耳。起句蓋言魏武經營天下，而視之直作螻蟻觀者，唯一禰衡也。如此「營」字方有照應，「一」字方有著落。且下句鄙薄黃祖，何故起處張大曹操乎？

宿巫山下

昨夜巫山下，猿聲夢裏長。桃花飛淥水，三月下瞿塘。〔一〕雨色風吹去，南行拂楚王。高丘懷宋玉，〔二〕訪古一霑裳。

〔一〕巫山、桃花水、瞿塘，已見前註。

〔二〕宋玉《高唐賦》：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楚辭》：哀高丘之無女。王逸註：楚有高丘之山。或云：高丘，閬風山上也。舊說：高丘，楚地名也。《太平寰宇記》：巫山縣有高都山。《江源記》云：《楚辭》所謂巫山之陽，高丘之阻。高丘，蓋高都也。

金陵白楊十字巷

《六朝事跡》：白楊路，圖經云：縣南十二里石山岡之橫道是也。

白楊十字巷，北夾湖（當作「潮」）溝道。〔一〕不見吳時人，空生唐年草。天地有反覆，〔二〕宮城盡傾倒。六帝餘古丘，〔三〕樵蘇泣遺老。〔四〕

〔一〕《一統志》：潮溝，在應天府上元縣西四里，吳赤烏中所鑿，以引江潮，接青溪，抵秦淮，西通運瀆，北連後湖。《六朝事跡》：《輿地志》：潮溝，吳大帝所開，以引江潮。《建康實錄》云：其北又開一瀆，北至後湖，以引湖水，今俗呼爲運瀆。其實自古城西南行者是運瀆，自歸蔣山寺門前東出至青溪者名潮溝，其溝向東，已湮塞，西則見通運瀆。按《實錄》所載，皆唐事，距今數百年，其溝日益淹塞，未詳所在。今府城東門外，西抵城濠，有溝東出，曲折當報寧寺之前，里俗亦名潮溝，此近世所開，非古潮溝也。

〔二〕《三國志註》：《九州春秋》曰：馬騰、韓遂之敗，樊稠追至陳倉，遂語稠曰：「天地反覆，未可知也。」

〔三〕六帝，謂六代開國之帝也。

〔四〕《漢書》：樵蘇後爨。顏師古註：樵，取薪也，蘇，取草也。

謝公亭

原註：蓋謝朓、范雲之所遊。

《海錄碎事》：謝公亭，在宣州。太守謝玄暉置范雲爲零陵內史，謝送別於此，故有新亭送別詩。《方輿勝覽》：謝公亭，在宣城縣北二里。《名勝志》：謝公亭，在江南寧國府宣城縣北郭外，齊太守謝朓送別處。舊圖經謂是朓送范雲之零陵內史處。

謝亭（蕭本作「公」）離別處，風景每生愁。客散青天月，山空碧水流。池花春映日，窗竹夜鳴秋。今古一相接，長歌懷舊遊。

紀南陵題五松山

一作《南陵五松山感時贈別》，山在銅坑村五里。

五松山，在南陵，已見二十卷註。胡震亨曰：此是詠古或感興詩也。舊本題作《紀南陵題五松山》，誤。

聖達有去就，潛光愚其德。〔一〕魚與龍同池，龍去魚不測。當時板築輩，豈知傅說情。〔二〕一朝和（一作「雨」）殷人（一作「羹」），〔三〕光氣爲列星。〔四〕伊尹生空桑，〔五〕捐（蕭本作「指」）庖佐皇極。桐宮放太甲，攝政無愧色。三年帝道明，委質終輔翼。〔六〕曠哉至人心，萬古可爲則。時命或大謬，〔七〕仲尼將（一作「其」）奈何？〔八〕鸞鳳忽覆巢，麒麟不來過。龜山蔽魯國，有斧且無柯。〔九〕歸來歸去來（一作「歸去來歸去」。繆本作「歸去來、歸去來」），宵濟越洪波。

〔一〕《晉書·郭瑀傳》：潛光九臯，懷真獨遠。《史記》：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二〕《韓詩外傳》：傅說負土而板築，以爲大夫，其遇武丁也。李善《文選註》：郭璞《三蒼解詁》曰：板，牆上下板。築，杵頭鐵沓也。

〔三〕《書·說命》：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四〕《莊子》：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陸德明《音義》：崔云：傅說死，其精神乘東維，託龍角，乃爲列宿，今尾上有傅說星。

〔五〕《水經注》：昔有莘氏女採桑於伊川，得嬰兒於空桑中，言其母孕於伊水之濱，夢神告之曰：「臼水出而東走。」母明視，而見臼水出焉，告其鄰居而走，顧望其邑，咸爲水矣。其母化爲空桑，子在其中，有莘氏女取而獻之，命養於庖，長有賢德，殷以爲尹，曰伊尹也。

〔六〕《史記》：伊尹爲有莘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湯任以國政。湯崩，伊尹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既立，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伊尹攝行政。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太甲，而授之政。「委質」有二解。《左傳》：策名委質。孔穎達曰：質，形體也。拜則屈膝而委身體於地，以明敬奉之也。章懷太子《後漢書註》：委質，猶屈膝也。《國語》：委質爲臣，無有二心。韋昭解：質，贄也。士贄以雉，委質而退。《史記索隱》：服虔註：左氏云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爲臣。示必死節於其君也。依前二說，作「哲」音讀。依後二說，作「至」音讀。

〔七〕《莊子》：時命大謬也。詳十一卷註。

〔八〕《家語》：孔子自衞入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犨鳴犢、舜華，乃臨河而嘆曰：「丘聞之，刳胎殺夭，麒麟不至其郊；覆巢破卵，鳳皇不翔其邑。何則？君子違傷其類也。」遂還，息於陬。

〔九〕孔子《龜山操》：予欲望魯，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樂府詩集》：《琴操》曰：《龜山操》，孔子所作也。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此曲，以喻季氏若龜山之蔽魯也。《元和郡縣志》：龜山，在兗州泗水縣東北七十里。陸賈《新語》：有斧無柯，何以治之？

夜泊牛渚懷古

原註：此地卽謝尙聞袁宏詠史處。

《太平寰宇記》：牛渚山，在太平州當塗縣北三十五里，突出江中，謂爲牛渚磯，古津渡處也。《輿地志》云：牛渚山，昔有人潛行，云此處通洞庭，旁達無底，見有金牛，狀異，乃驚怪而出。牛渚山北謂之采石，按今對采石渡口上有謝將軍祠。《淮南記》云：吳初以周瑜屯牛渚。晉鎭西將軍謝尙亦鎭此城，袁宏時寄運船泊牛渚，尙乘月泛江，聞運船中諷詠，遣問之，卽宏誦其自作《詠史詩》，於是大相嘆賞。詳見七卷《勞勞亭》註。

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席（一作「洞庭去」），〔一〕楓葉落（一作「正」）紛紛。

〔一〕木華《海賦》：維長綃，挂帆席。李善註：劉熙《釋名》曰：隨風張幔曰帆，或以席爲之，故曰帆席也。

《滄浪詩話》：律詩有徹首尾不對者，盛唐諸公有此體。如孟浩然詩：「挂席東南望，青山水國遙。舳艫爭利涉，來往接風潮。問我今何適？天台訪石橋。坐看霞色晚，疑是赤城標。」又「水國無邊際」

之篇，又太白「牛渚西江夜」之篇，皆文從字順，音韻鏗鏘，八句皆無對偶。趙宧光曰：律不取對，如李白「牛渚西江夜」云云，孟浩然「挂席東南望」云云，二詩無一句屬對，而調則無一字不律，故調律則律，屬對非律也。近有詩家竊取古調作近體，自以爲高者，終是古詩，非律也。中晚之律，每取一貫而下，已自失款，況今日之以古作律乎？楊用修云：「五言律，八句不對，太白、浩然有之，乃是平仄穩貼古詩也。」楊謬以對爲律，亦淺之乎觀律矣。古詩在格與意義，律詩在調與聲韻，如必取對，則六朝全對者，正自多也，何不卽呼律詩乎？律詩之名起於唐，律詩之法嚴於唐，未起未嚴，偶然作對，作者觀者愼勿以此持心，方能得一代作用之旨。王阮亭曰：此詩色相俱空，政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畫家所謂逸品者也。

姑熟十詠

姑熟溪

《太平寰宇記》：姑熟溪，在太平州當塗縣南二里。姑熟，卽古縣名。此水經縣市中過，故溪卽因地以名之也。《江南通志》：姑熟溪，在太平府當塗縣南二里，一名姑浦，合丹陽東南之餘水，及諸港來會，過寶積山入大江。周必大《泛舟遊山錄》：姑熟溪，水色紺碧，與河流不相雜。陸放翁《入蜀記》：姑熟溪，土人但謂之姑溪，水色正綠，而澄澈如鏡，纖鱗往來可數。溪南皆漁家，景物幽奇。

愛此溪水閑，乘流興無極。漾（《文苑英華》作「擊」）楫怕鷗驚，垂竿待魚食。波翻曉霞影，

岸疊春山色。何處浣沙人？紅顏未相識。

丹陽湖

《元和郡縣志》：丹陽湖，在宣州當塗縣東南七十九里，周圍三百餘里，與溧水縣分湖爲界。《六朝事跡》：丹陽湖，圖經云：在溧水縣西八十里，與太平州當塗縣分界。唐李白嘗遊此湖，酷愛其景，乃張帆載酒，縱意往來而作詩曰「湖與元氣連，風波浩難止」云云。《太平府志》：丹陽湖在府城東南，跨多福、黄池、積善、湖陽等鄉，徽池、寧國、廣德諸州之水滙之，與江寧之高淳、溧水，皆以湖心爲界。東西七十五里，南北九十里，太平之巨浸也。

湖與元氣連，風波浩難止。天外賈客歸，雲間片帆起。龜遊蓮葉上，鳥宿蘆花裏。少女棹輕（蕭本作「歸」）舟，歌聲逐流水。

謝公宅

《太平寰宇記》：青山，在太平州當塗縣東三十五里。齊宣城太守謝朓築室及池於山南，其宅階址尚存，路南磚井二口。天寶十二年改爲謝公山。《江南通志》：謝朓宅，在太平府東南青山之椒，南齊謝朓守宣城時建別宅於此，今爲保和庵。路旁有井，名謝公井。陸放翁《入蜀記》：青山南小市有謝玄暉故宅基，今爲湯氏所居，南望平野極目，而環宅皆

流泉、奇石、青林、文篠，眞佳處也。由宅後登山，路極險巇。凡三四里許，至一庵，庵前有小池曰謝公池，水味甘冷，雖盛夏不竭。

青山日將暝，寂寞謝公宅。竹裏無人聲，池中虛月白（《文苑英華》作「有虛白」）。荒庭衰草徧，廢井蒼苔積。唯有清風閑，時時起泉石。

陵歊音囂臺

《方輿勝覽》：淩歊臺，在太平州城北黃山上。宋武帝南遊，嘗登此臺，乃建離宮焉。《江南通志》：淩歊臺，在太平府當塗縣黃山，有石如案，高可五尺，頂平而圓，宋武帝建宮避暑處。周必大《泛舟遊山錄》：出北門五里餘，登淩歊臺，臺在黃山上，本不高，而望甚遠。西南卽青山，却顧采石、天門及溧陽、和州諸山，皆在目中。

曠望登古臺，臺高極人目。疊嶂列遠（《文苑英華》作「遙」）空，〔一〕雜花間平陸。〔二〕閒雲入窗牖，野翠生松竹。欲覽碑上文，苔侵豈堪讀？

〔一〕王筠詩：開窗延疊嶂。

〔二〕丘希範《與陳伯之書》：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謝瞻詩：夕陰曖平陸。《爾雅》：大野曰平，高平曰陸。

桓公井

《一統志》：桓公井，在太平府城東五里白紵山，晉桓溫所鑿。

桓公名已古，廢井曾未竭。石甃冷蒼苔，寒泉湛孤月。〔一〕秋來桐暫落，春至桃還發。路遠人罕窺，誰能見清澈（霏玉本作「潔」）？

〔一〕按《廣韻》：湛，與沉同，音皆直深切。兼引《漢書》「從俗浮湛」句于「湛」字下，蓋「沉」、「湛」古通用也。

慈姥（音母）竹

《藝文類聚》：《丹陽記》曰：江寧縣南四十里有慈母山，積石臨江，生簫管竹。王褒《洞簫賦》所稱，即此竹也。其竹圓緻，異於衆處。自伶倫採竹嶰谷，其後惟此幹見珍。故歷代常給樂府，俗呼爲鼓吹山。李善《文選註》：《江圖》曰：慈母山，此山竹作簫笛，有妙聲。《太平府志》：慈姥山，在當塗縣北四十里，積石俯江，岸壁峻絕，風濤洶湧，估舟嘗依此以避。其山產竹，圓體而疏節，堪爲簫管，聲中音律。

野竹攢（《文苑英華》作「鑽」）石生，含烟映江島。翠色落波深，虛聲帶寒早。龍吟曾未

聽，〔一〕鳳曲吹應好。〔二〕不學蒲柳凋，〔三〕貞心常自保。

〔一〕龍吟，用馬融《笛賦》中語，見五卷註。

〔二〕鳳曲，用蕭史事，見六卷註。

〔三〕《晉書》：顧悅之曰：蒲柳常質，望秋先零。蒲柳，今之水楊也。其葉易凋落。

望夫山

《太平寰宇記》：望夫山，在太平州當塗縣北四十七里。昔有人往楚，累歲不還，其妻登此山望夫，乃化爲石。其山臨江，周圍五十里，高一百丈。

顒（繆本作「寫」）望臨碧空，〔一〕怨情感離别。江草不知愁，巖花但爭發。雲山萬重隔，音信千里絕。春去秋復來，相思幾時歇？

〔一〕《廣韻》：顒，仰也。

牛渚磯

《江南通志》：牛渚山，在太平府城西北三十五里。山下有磯，曰牛渚磯，與采石磯相屬，亦名燃犀浦。晉溫嶠燃犀照水族於此。《太平府志》：牛渚磯，在當塗縣采石山下，江濱

有石柱高丈許，突兀峭壁間，相傳古有金牛見此，故名。《後漢志》丹陽疆域獨稱「南有牛渚」，孫吳、東晉每宿重兵其地。

絕壁臨巨川，連峰勢相向。亂石流洑間，〔一〕迴波自成浪。但驚羣木秀，莫測精靈狀。〔二〕更聽猿夜啼，憂心醉江上。〔三〕

〔一〕《韻會》：洑，水洄也。

〔二〕《異苑》：晉溫嶠至牛渚磯，聞水底有音樂之聲，水深不可測，傳言其下多怪物，乃燃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車馬，著赤衣幘。其夜，夢人謂曰：「與君幽明道隔，何意相照耶？」

〔三〕《詩·國風》：憂心如醉。

靈墟山

《方輿勝覽》：靈墟山，在當塗縣南十里。《一統志》：靈墟山，在太平府城東北三十五里，世傳丁令威學道飛昇於此山椒，壇址猶在。山有洞，後有井，大旱不竭。

丁令辭世人，拂衣向仙路。〔一〕伏鍊九丹成，〔二〕方隨五雲去。〔三〕松蘿蔽幽洞，桃杏深隱處。不知曾化鶴，遼海歸幾度？

〔一〕《搜神後記》：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靈墟山，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遂高上沖天。今遼東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江南通志》：丁令威，遼東人，爲涇縣令，遊姑熟，樂靈墟山泉石幽秀，煉丹於此。丹成，翔虛去。

〔二〕《抱朴子》：第一之丹名曰丹華，第二之丹名曰神符，第三之丹名曰神丹，第四之丹名曰還丹，第五之丹名曰餌丹，第六之丹名曰鍊丹，第七之丹名曰柔丹，第八之丹名曰伏丹，第九之丹名曰寒丹。凡服九丹，欲昇天則去，欲且止人間亦任意，皆能出入無間，不可得而害之矣。

〔三〕五雲，見七卷註。

天門山

《太平寰宇記》：天門山，在太平州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二山夾大江，東曰博望，西曰天門。按《郡國志》云：天門山，亦名蛾眉山，楚獲吳艅艎於此。兩山相對，時人呼爲東梁山、西梁山。《輿地志》云：博望、梁山，東西隔江，相對如門，相去數里，謂之天門。宋孝武詔曰：梁山層岫雲峙，流同海岳，天表象魏，以旌國形，仍以二山立闕，故曰「天門」焉。《太平府志》：天門山，在郡西南三十里，亦稱東梁山，與和州西梁山夾大江對峙，自江中遠望，色如橫黛，修嫵靜好，宛宛不異蛾眉，故又名蛾眉山。

迥出江上山（蕭本作「山上」），雙峰自相對。岸映松色寒，石分浪花碎。〔一〕參差遠天際，縹

緲晴霞外。落日舟去遙，迴首沉青靄。〔二〕

〔一〕柳顧言詩：浹疊浪花生。

〔二〕江淹詩：虛空起青靄，崦嵫生暮霞。

蘇東坡曰：過姑熟亭下，讀李白《十詠》，疑其淺近。孫邈云：聞之王安國，此乃李赤詩。秘閣下有赤集，此詩在焉，白集中無此。赤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其後爲厠鬼所惑而死。今觀其詩只如此，而以比李白，則其人心恙已久，非厠鬼之罪也。陸放翁《入蜀記》：《李太白集》有《姑熟十詠》，予族伯父彥遠嘗言：東坡自黄州還，過當塗讀之，撫手大笑曰：「贋物敗矣，豈有李太白作此語者！」郭功父爭以爲不然，東坡笑曰：「恐是太白後身所作耳。」蓋功父少時，詩句俊逸，前輩或許之以爲太白後身，功父亦遂以自負，故東坡因是戲之。或曰《十詠》及「歸來乎」、「笑矣乎」、《僧伽歌》、《懷素草書歌》，太白舊集本無之，宋次道再編時貪多務得之過也。

李太白全集卷之二十三

錢塘王琦琢崖輯註
王熥葆光王復曾宗武較

古近體詩共四十七首

與元丹丘方（一作「仙」）城寺談玄作

茫茫大夢中，惟我獨先覺。〔一〕騰轉風火來，假合作容貌。〔二〕滅除昏疑盡，領略入精要。澄慮觀此身，因得通寂照。〔三〕朗悟前後際，始知金仙妙。〔四〕幸逢禪居人，酌玉坐相召。彼我俱若喪，雲山豈殊調。淸風生虛空，明月見談笑。怡然靑蓮宮，永願恣遊眺。

〔一〕《莊子》：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

〔二〕釋家以此身爲地、水、火、風四大假合而成，堅者是地，潤者是水，暖者是火，動者是風。

〔三〕《楞嚴經》：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却求觀世間，猶如夢中事。湛然常定之謂寂，瑩然不昧之謂照。寂，其體也。照，其用也。體用不離，寂照雙運，卽是定慧交修，止觀互用之妙諦。

〔四〕《維摩詰所說經》：法無有人前後際斷故。《華嚴經》：雖知諸法無有前際，而廣說過去。雖知諸法無有後際，而廣說未來。雖知諸法無有中際，而廣說現在。金仙，謂佛。釋成時曰：李白詩云：「朗悟前後際，始知金仙妙。」束文人如稻、麻、竹、葦，吐不出此十字。

尋高鳳石門山中元丹丘

尋幽無前期，乘興不覺遠。蒼崖渺難涉，白日忽欲晚。未窮三四山，已歷千萬轉。寂寂聞猿愁，行行見雲收。高松來（繆本作「上」）好月，空谷宜清秋。谿深古雪在，石斷寒泉流。峯巒秀中天，〔一〕登眺不可盡。丹丘遙相呼，顧我忽而哂。遂造窮谷間，〔二〕始知靜者閑。留歡達永夜，〔三〕清曉方言還。

〔一〕中天，半天也。

〔二〕窮谷，深谷也。

〔三〕永夜，長夜也。

安州般若寺水閣納涼，喜遇薛員外乂

安州，唐時隸淮南道，又謂之安陸郡。般若，讀若百惹，釋言般若，華言智慧也，寺依此立名。

倏然金園賞，〔一〕遠近含晴光。樓臺成海氣，〔二〕草木皆天香。〔三〕忽逢青雲士，共解丹霞裳。〔四〕水退池上熱，風生松下涼。吞討破萬象，搴窺臨衆芳。而我遺有漏，〔五〕與君用無方。〔六〕心垢都已滅，〔七〕永言題禪房。

〔一〕倏然，猶悠然也。《莊子》：倏然而往，倏然而來。詳見二十二卷註。金園，寺中園囿也。須達長者欲買祇陀太子園爲佛住處。太子戲言：「得金布滿地中，即當賣與。」須達遂出金餅布地，周滿園中，厚及五寸，廣惟十里，買此園地，奉施如來，起立精舍。後人用「金園」事，本此。

〔二〕王褒詩：帶樓疑海氣，含蓋似浮雲。

〔三〕庾信詩：天香下桂殿，仙梵入伊笙。

〔四〕謝朓《七夕賦》：厭白玉而爲飾，霏丹霞而爲裳。

〔五〕《大般若經》：云何有漏法？佛告：善，現世間五蘊、十二處、十八界、四靜慮、四無量、四無色，定所有一切墮三界法，是名有漏法。

〔六〕《莊子》：行乎無方。郭象註：隨物轉化也。

〔七〕《四十二章經》：心垢滅盡，淨無瑕穢。《維摩詰所說經》：心垢，故衆生垢。心淨，故衆生淨。妄想是垢，無妄想是淨。顛倒是垢，無顛倒是淨。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

魯中都東樓醉起作

按《唐書》河南道有中都縣，本平陸縣，天寶元年更名。

昨日東樓醉（一作「城飲」），還應（一作「歸來」）倒接䍦。〔一〕阿誰扶上馬？〔二〕不省下樓時。

〔一〕接䍦，帽也，用山公醉歸事，見五卷註。

〔二〕《三國志·龐統傳》：向者之論，阿誰爲失？

對酒醉題屈突明府廳

按《通志·氏族略》：屈突氏，乃代北複姓也。本居玄朔，後徙昌黎，孝文改爲屈氏，至西魏復爲屈突。

陶令八十日，長歌《歸去來》。〔一〕故人建昌宰，〔二〕借問幾時迴？風落吳江雪，紛紛入酒杯。山翁今已醉，舞袖爲君開。

〔一〕陶潛《歸去來辭序》：予家貧，耕殖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瓶無儲粟，親故多勸予爲長吏。家叔以予貧苦，遂見用于小邑。於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辭》。

〔二〕唐時江南西道有建昌縣，隸洪州豫章郡。

月下獨酌四首

花間（一作「下」，《文苑》作「前」）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文苑》作「碧巖畔」）。

其二

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一〕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文苑》作「醴」）泉。〔二〕天地既愛酒，愛酒不愧天。已聞清比聖，復道濁如賢。〔三〕賢聖既已飲，何必求神仙？三盃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繆本作「醉」）中趣，〔四〕勿爲醒者傳。

〔一〕孔融《與曹操論酒禁書》：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晉書》：軒轅右角南三星曰酒旗，酒官之旗也，主宴享酒食。

〔二〕《漢書》：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開。應劭註：其水若酒，故曰酒泉也。顏師古註：相傳俗云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

〔三〕《藝文類聚》：《魏略》曰：太祖禁酒，而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濁酒爲賢者，淸酒爲聖人。

〔四〕《晉書》：孟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桓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

胡震亨曰：此首乃馬子才詩也。胡元瑞云：近舉李墨跡爲證，詩可僞，筆不可僞耶！琦按：馬子

才，乃宋元祐中人，而《文苑英華》已載太白此詩，胡說恐誤。

其三

三月咸陽城（一作「時」），千花晝如錦（一作「好鳥吟清風，落花散如錦」。一作「園鳥語成歌，庭花笑如錦」）。〔一〕誰能春獨愁？對此徑須飲。窮通與修短，造化夙所稟。一樽齊死生，〔二〕萬事固難審。醉後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樂最爲甚。

〔一〕梁元帝詩：黄龍戍北花如錦。《洛陽伽藍記》：春風扇柳，花樹如錦。
〔二〕《淮南子》：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

其四

窮愁千萬（一作「有千」）端，美酒三百（一作「惟數」）杯。愁多酒雖少，酒傾愁不來。所以知酒聖（一作「聖賢」），酒酣心自開。辭粟臥首陽（一作「餓伯夷」），屢空飢（一作「悲」）顔回。當代不樂飲，虛名安用哉？蟹螯卽金液，糟丘是蓬萊。〔一〕且須飲美酒，乘月醉高臺。

〔一〕《晉書》：畢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金液，見五卷註。糟丘，見七卷註。

春歸終南山松龍舊隱

《地理今釋》：終南山，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南五十里，東至藍田縣，西至鳳翔府郿縣，綿亘八百餘里。

我來南山陽，事事不異昔。却尋溪中水，還望巖下石。薔薇緣東窗，女蘿遶北壁。別來能幾日，草木長數尺。且復命酒樽，獨酌陶永夕。〔一〕

〔一〕《韓詩》：陶，暢也。

冬夜醉宿龍門，覺起言志

《通典》：河南府河南縣有闕塞山，俗曰龍門。《太平寰宇記》：闕塞山，《左氏傳》：晉趙鞅納王，使女寬守闕塞。服虔謂「南山伊闕」是也。杜預註，洛陽西南伊闕口也，俗名龍門。

醉來脫寶劍，旅憩高堂眠。中夜忽驚覺，起立明燈前。開軒聊直望，曉雪河冰壯。哀哀歌苦寒，〔一〕鬱鬱獨惆悵。傳說板築臣，李斯鷹犬人。〔二〕欻（繆本作「颷」）起匡社稷，〔三〕寧復長艱辛。而我胡爲者？嘆息龍門下。富貴未可期，殷憂向誰寫？〔四〕去去淚滿襟，舉聲《梁甫吟》。〔五〕青雲當自致，〔六〕何必求知音？

〔一〕古樂府有《苦寒行》，因行役遇寒而作。

〔二〕傳說板築，見廿二卷註。李斯鷹犬，見三卷註。

〔三〕《韻會》：欻，暴起也。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文》：舉師揚威，並匡社稷。

〔四〕阮籍詩：感物懷殷憂。李善註：《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詩·國風》：以寫我憂。毛傳曰：寫，除也。

〔五〕《梁甫吟》，見三卷註。

〔六〕《史記·范雎傳》：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

尋山僧不遇作

石徑入丹壑，松門閉青苔。閑階有鳥跡，禪室無人開。窺窗見白拂，挂壁生塵埃。使我空嘆息，欲去仍徘徊。香雲徧（繆本作「隔」）山起，〔一〕花雨從天來。〔二〕已有空樂好，況聞青（當作「清」）猿哀。了然絕世事，此地方悠哉！

〔一〕《華嚴經》：樂音和悅，香雲照耀。

〔二〕《楞嚴經》：即時天雨百寶蓮花，青黃赤白，間錯粉糅。

過汪氏別業二首

遊山誰可遊？子明與浮丘。〔一〕疊嶺礙河漢，連峰橫斗牛。〔二〕汪生面北阜，〔三〕池館淸且幽。我來感意氣，搥炰列珍羞。掃石待歸月，開池漲寒流。酒酣益爽氣，爲樂不知秋。

〔一〕《列仙傳》：陵陽子明上黃山採五石脂，沸水而服之。《黃山圖經》：黃帝與容成子、浮丘公合丹於此山，故有浮丘、容成諸峰。

〔二〕斗牛，謂南斗、牽牛二星。《史記正義》：吳地，斗牛之分野。

〔三〕謝靈運詩：卜室倚北阜。劉良註：阜，陵也。

其二

疇昔未識君，〔一〕知君好賢才。隨山起館宇，鑿石營池臺。星（一作「大」）火五月中，〔二〕景風從南來。〔三〕數枝石榴發，一丈荷花開。恨不當此時，相過醉金罍。〔四〕我行值木落，月苦淸猿哀。永夜達五更，〔五〕吳歈（音于）送瓊杯。〔六〕酒酣欲起舞，四座歌相催。日出遠海明，軒車且徘徊。更遊龍潭去，枕石拂莓（音梅）苔。

〔一〕杜預《左傳註》：疇昔，猶前日也。

〔二〕《書・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蔡沈《集傳》：星火，東方蒼龍七宿。火，謂大火，夏至昬之中星也。

〔三〕《淮南子》：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史記・律書》：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

故曰景風。陳叔齊《籟紀》：景風，一曰凱風，又曰薰風，亦曰巨風，起自赤天之暑門，從南方來。

〔四〕金罍，酒器也，詳七卷註。

〔五〕謝靈運詩：行觴奏悲歌，永夜繼白日。

〔六〕《楚辭》：吳歈蔡謳，奏大呂些。王逸註：歈、謳，皆歌也。

待酒不至

玉壺繫青絲，沽酒來何遲？山花向我笑，正好銜杯時。晚酌東窗下，流鶯復在茲。春風與醉客，今日乃相宜。

獨酌

春草如有意，羅生玉堂陰。〔一〕東風吹愁來，白髮坐相侵。獨酌勸孤影，〔二〕閑歌面芳林。長松爾何知（一作「本無情」），蕭瑟爲誰吟？〔三〕手舞石上月，膝橫花間琴。過此一壺外，悠悠非我心。（一本云：「春草遍野綠，新鶯有佳音。落日不盡歡，恐爲愁所侵。獨酌勸孤影，閒歌面芳林。清風尋空來，巖松與共吟。手舞石上月，膝橫花下琴。過此一壺外，悠悠非我心。」繆本第一句作「春草變綠野」，第七句作「碧松爾何知」，四字不同。）

〔一〕《楚辭》：秋蘭兮蘼蕪，羅生兮堂下。王逸註：環其堂下，羅列而生。

〔二〕陶淵明詩：揮杯勸孤影。

〔三〕《素問》：松吟高山，虎嘯巖岫。張正見詩：松吟欲舞風。

友人會宿

滌蕩千古愁，留連百壺飲。良宵宜清談，皓月（一作「然」）未能寢。醉來臥空山，天地即衾枕。

春日獨酌二首

東風扇淑氣，〔一〕水木榮春暉。白日照綠草，落花散且飛。孤雲還空山，衆鳥各已歸。彼物皆有託，吾生獨無依。〔二〕對此石上月，〔三〕長醉歌（繆本作「歌醉」）芳菲。

〔一〕《南史·衡陽王義季傳》：陽和扇氣，播厥之始。陸機詩：蕙草饒淑氣。張銑註：淑，善也。

〔二〕陶潛詩：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

〔三〕謝靈運詩：暝還雲際宿，弄此石上月。

其二

我有紫霞想，緬(音勉)懷滄洲間。〔一〕且(蕭本作「思」)對一壺酒，澹然萬事閑。橫琴倚高松，把酒望遠山。長空去鳥沒，落日孤雲還。但恐(繆本作「悲」)光景晚，宿昔成秋顏。

〔一〕《廣韻》：緬，遠也。

金陵江上遇蓬池隱者 太白自註：時於落星石上，以紫綺裘換酒爲歡。

《地理廣記》：開封縣有蓬池，亦曰蓬澤，故衞國之匡地。《竹書紀年》云「梁惠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卽此。《太平寰宇記》：蓬池，在開封府尉氏縣北五里。按《述征記》云：大梁西南九十里尉氏縣，有蓬池。阮籍詩云：「徘徊蓬池上，回顧望大梁。」卽此也。隱者蓋居於其間，故因以爲號。《江南通志》：落星岡，在應天府西北九里，一名落星墩，又曰落星石。《景定建康志》：落星岡，一名落星墩，在城西北九里，周迴二十六里，高一十二丈。又江寧縣西五十里臨江，亦有落星岡。李白嘗於落星石以紫綺裘換酒爲歡，此地也。

心愛名山遊，身隨名山遠。羅浮麻姑臺，〔一〕此去或未返。遇君蓬池隱，就我石上飯。空言不成歡，強笑惜日晚。綠水向雁門(繆本作「關」)，〔二〕黃雲蔽龍山。〔三〕嘆息兩客鳥，徘

徊吳、越間。共(繆本作「一」)語一執手，留連夜將久。解我紫綺裘，且換金陵酒。酒來笑復歌，興酣樂事多。水影弄月色，清光奈愁何？明晨挂帆席，〔四〕離恨滿滄波。

〔一〕《廣東通志》：麻姑峰，在羅浮山之南，其前有麻姑臺，下有白蓮池，池水注朱明洞。《羅浮山志》：沖虛觀西南有石峯峭拔，名曰麻姑峯，旁有巖曰麻姑臺。樹石淸幽，其上常有彩雲白鶴，仙女集焉。晉、唐以來，人多有見之者。

〔二〕《景定建康志》：雁門山，在城東南六十里，周迴二十里，高一百二十五丈。西連彭城山，南連大城山，北連陵山。山勢連綿，類北地雁門，故以爲名。《輿地志》云：山東北有溫泉，可以浴，飲之能治冷疾。《江南通志》：雁門山，在江寧府上元縣東南六十里。

〔三〕《太平寰宇記》：巖山，在昇州江寧縣南四十五里，其山巖險，故曰巖山。宋孝武改曰龍山。《六朝事蹟》：雞籠山，《寰宇記》云在城西北九里，西接落星澗，北臨栖玄塘。《輿地志》云：雞籠山在覆舟山之西二百餘步，其狀如雞籠，因以爲名。宋文帝元嘉中，改爲龍山。以黑龍嘗見眞武湖，此山正臨湖上，因以爲名，今去縣六里。又《景定建康志》：龍山在城西南九十五里，周迴二十四里，高一百二十丈，入太平州當塗縣，北有水。以其山似龍形，因以爲名。

〔四〕木華《海賦》：維長綃，挂帆席。

月夜聽盧子順彈琴

閑夜坐(蕭本作「坐夜」)明月，幽人彈素琴。忽聞《悲風》調，宛若《寒松吟》。《白雪》亂纖

手，《綠水》清虛心。〔一〕鍾期久已沒，世上無知音。〔二〕

〔一〕釋居月《琴曲譜錄》有《悲風操》、《寒松操》、《白雪操》。《白帖》：《陽春》、《白雪》、《綠水》、《悲風》、《幽蘭》、《別鶴》，並琴曲名。

〔二〕《風俗通》：伯子牙方鼓琴，鍾子期聽之，而意在高山，子期曰：「善哉乎！巍巍若泰山。」頃之間，而意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湯湯若江河。」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以世無足爲知音者也。

青溪半夜聞笛

「青溪」，當作「清溪」，在江南池州府城西北五里，其地在唐時爲秋浦縣。

羌笛《梅花引》，〔一〕吳溪隴水情（一作「清」）。〔二〕寒山秋浦月（一作「空山滿明月」），腸斷玉關聲（一作「情」）。〔三〕

〔一〕羌笛，見四卷註。楊齊賢曰：《梅花引》，曲名。《樂府詩集》：《梅花落》，本笛中曲也。

〔二〕古歌：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詳見《愁陽春賦》註。

〔三〕玉關，見四卷註。

日夕山中忽然有懷

久臥青(一作「名」)山雲，遂爲青(一作「名」)山客。山深(一作「春」)雲更好，賞弄終日夕。月銜樓間峯，泉潄階下石。[一] 素心自此得，眞趣非外借(音積。蕭本作「惜」)。䀹嘀桂方秋，[二]風滅籟歸寂。[三]緬(音勉)思洪崖術，[四]欲往滄海(一作「島」)隔。雲車來何遲，[五]撫己空嘆息。

[一]《周禮》：善溝者水潄之。
[二]䀹，飛生鳥也，見七卷註。
[三]《初學記》：風吹萬物，有聲曰籟。
[四]《廣韻》：緬，遠也。《神仙傳》：衞叔卿與數人博戲，其子度世曰：「是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
[五]魏武帝詩：乘駕雲車，驂駕白鹿。古詩：軒車來何遲。

夏日山中

懶搖白羽扇，[一]裸袒(繆本作「體」)青林中。[二]脫巾挂石壁，露頂灑松風。

[一]《北堂書鈔》：《語林》云：武侯乘素輿，執白羽扇。
[二]《羽獵賦》：布乎青林之下。

山中與幽人對酌

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一〕明朝有意抱琴來。

〔一〕《宋書》：陶潛性嗜酒，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眞率如此。

春日醉起言志

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頹然臥前楹。〔一〕覺來盼（繆本作「眄」）庭前，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時？〔二〕春風語流鶯。感之欲嘆息，對酒還自傾。浩歌待明月，〔三〕曲盡已忘情。

〔一〕《宋書》：顏延之得酒，必頹然自得。

〔二〕張景陽詩：借問此何時，胡蝶飛南園。

〔三〕浩歌，大歌也。《楚辭》：臨風怳兮浩歌。

《麓堂詩話》：太白天才絕出，眞所謂「秋水出芙蓉，天然去彫飾」。今所傳石刻「處世若大夢」一詩，序稱「大醉中作，賀生爲我讀之」。此等詩皆信手縱筆而就，他可知已。琦嘗見石刻於星鳳樓帖中，「覺來盼庭前」作「攬衣覽庭際」，「一鳥」作「有鳥」，「對酒還自傾」作「未嘆酒已傾」，數字不同。賀

生不知爲誰，若指知章，恐無此理。疑其出於後人僞託也。

廬山東林寺夜懷

《江西通志》：東林寺，在廬山之麓，晉太元九年慧遠建。此山儀形九疊，峻竦天絕，而寺之所居，尤盡林壑之美。背負爐峰，旁帶瀑布，清流環階，白雲生棟，別營禪室，最居深靜。凡在瞻禮，神氣爲之清爽。愼蒙《名山記》：廬山有東林寺，寺始於晉慧遠法師。謝靈運爲鑿池種蓮。師與隱者十八人同修淨土社，緇素咸在，謂之蓮社。師送客至虎溪而止。常與陶淵明、陸修靜談，不覺過溪，共笑而反。今三門內，屋於橋上，水淹塞，云卽虎溪。傍稻田中，有蓮數本，卽蓮池也。出寺有大溪，度石橋，或云此爲虎溪。

我尋青蓮宇，〔一〕獨往謝城闕。〔二〕霜淸東林鐘，水白虎溪月。天香生虛空，天樂鳴不歇。〔三〕宴坐寂不動，〔四〕大千入毫髮。〔五〕湛然冥眞心，〔六〕曠劫斷出沒。〔七〕

〔一〕陳子昂詩：聞道白雲居，窈窕青蓮宇。楊齊賢曰：青蓮宇，梵宮也。

〔二〕《楚辭章句》：謝，去也。

〔三〕《阿彌陀經》：彼佛國土，常作天樂。

〔四〕《維摩詰經》：舍利弗言：憶念我昔曾於林中，宴坐樹下。《釋氏要覽》：宴坐，又作燕坐。燕，安也，安息貌也。

〔五〕李善《文選註》：大千者，謂一三千界，下至阿毗地獄，上非想天，爲一世界。千世界爲小千世界，千小世界爲中千世界，千中世界爲大千世界。《法苑珠林》：須菩提答阿難曰：「我念一時入於三昧，此大千世界弘廣若斯，置一毛端，往來旋轉如陶家輪。」

〔六〕《南史》：帝問大僧正慧念曰：「見不可思議事不？」慧念答曰：「法身常住，湛然不動。」《楞嚴經》：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眞心。

〔七〕《韻會》：梵書以一世爲一劫。謝靈運《山居賦》：析曠劫之微言，說象法之遺旨。

尋雍尊師隱居

羣峭碧摩天，逍遙不記年。撥（蕭本作「拔」）雲尋古道，倚樹聽流泉。花暖青牛臥，松高白鶴眠。〔一〕〔二〕語來江色暮，獨自下寒烟。

〔一〕《列仙傳》：老子乘青牛車去，入大秦。《玉策記》：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於木。其未千歲者，終不集於樹上也。色純白，而腦盡成丹。楊齊賢曰：青牛，花葉上青蟲也。有兩角，如蝸牛，故云。琦按：「青牛」、「白鶴」，不過用道家事耳，不必別作創解。

與史郎中欽 繆本作「飲」 聽黃鶴樓上吹笛

《湖廣通志》：黃鶴樓，在武昌府城西南隅，世傳仙人乘黃鶴過此，因名。雄據江山，爲楚

曾大觀。

一爲遷客去長沙，〔一〕西望長安不見家。黄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二〕

〔一〕江淹《恨賦》：遷客海上。

〔二〕《樂府詩集》：《梅花落》，本笛中曲也。

對酒

勸君莫拒杯，春風笑人來。桃李如舊識，傾花向我開。流鶯啼碧樹，明月窺金罍。昨日（繆本作「來」）朱顔子，今日白髮催。棘生石虎殿，〔一〕鹿走姑蘇臺。〔二〕自古帝王宅，城闕閉黄埃。〔三〕君若不飲酒，昔人安在哉！〔四〕

〔一〕《十六國春秋》：石虎饗羣臣於太武前殿，佛圖澄殿上褰衣而行，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石下而視之，有棘子生焉。

〔二〕《漢書·伍被傳》：子胥諫吴王，吴王不用，廼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

〔三〕鮑照《蕪城賦》：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黄埃。李善註：埃，塵也。

〔四〕又鮑照詩：壯士皆死盡，餘人安在哉！

醉題王漢陽廳

我似鷓鴣鳥，南遷懶北飛。時尋漢陽令，取醉月中歸。

張華《禽經註》：《廣志》云：鷓鴣似雌雉，飛但徂南不北也。《異物記》云：鷓鴣白黑成文，其鳴自呼，象小雉，其志懷南不北徂也。

嘲王歷陽不肯飲酒

地白風色寒，雪花大如手。笑殺陶淵（繆本作「泉」）明，不飲盃中酒。浪撫一張琴，虛栽五株柳。〔一〕空負頭上巾，〔二〕吾於爾何有？

〔一〕陶淵明畜素琴一張，宅邊有五柳樹，見十卷《戲贈鄭溧陽》詩註。

〔二〕陶淵明詩：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

獨坐敬亭山

《江南通志》：敬亭山在寧國府城北十里，古名昭亭山，東臨宛溪，南俯城闉，烟市風帆，極目如畫。

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閑。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自遣

對酒不覺暝，〔一〕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鳥還人亦稀。

〔一〕《韻會》：暝，夕也。

訪戴天山道士不遇

《西溪叢語》：《綿州圖經》云：戴天山，在縣北五十里，有大明寺，開元中，李白讀書於此寺。又名大康山，即杜甫所謂「康山讀書處」也。《一統志》：大匡山，在綿州彰明縣北三十里，一名康山，亦名戴天山。

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露（蕭本作「雨」）濃。樹深時見鹿，溪午不聞鐘。野竹分青靄，〔一〕飛泉挂碧峯。〔二〕無人知所去，愁倚兩三松。

〔一〕王筠詩：日坂散朱霁，天隅斂青靄。

〔二〕陸機詩：飛泉漱鳴玉。

唐仲言曰：今人作詩，多忌重疊，右丞《早朝》妙絕古今，猶未免五用衣冠之議，如此詩「水聲」「飛

泉」、「樹」「松」「桃」「竹」，語皆犯重。吁！古人於言外求佳，今人於句中求隙，失之遠矣。

秋日與張少府楚城韋公藏書高齋作

日下空亭暮，城荒古跡餘。地形連海盡，天影落江虛。舊賞人雖隔，〔一〕新知樂未疏。〔二〕綵雲思作賦〔三〕，丹壁問藏書。査擁隨流葉，〔四〕萍開出水魚。夕來秋興滿，回首意何如？

〔一〕謝朓詩：山川隔舊賞，朋僚多雨散。

〔二〕《楚辭》：樂莫樂兮新相知。

〔三〕綵雲作賦，用宋玉賦朝雲事，是贊其才思之美。

〔四〕《韻會》：楂，水中浮木也。

秋夜獨坐懷故山

小隱慕安石，〔一〕遠遊學子（蕭本作「屈」）平。〔二〕天書訪江海，雲臥起咸京。〔三〕入侍瑤池宴，〔四〕出陪玉輦行。〔五〕誇胡新賦作，〔六〕諫獵短書成。〔七〕但奉紫霄顧，〔八〕非邀青史名。〔九〕莊周空說劍，〔一〇〕墨翟恥論兵。〔一一〕拙薄遂疏絕，歸閑事耦耕。〔一二〕顧無蒼生望，〔一三〕空愛紫芝榮。〔一四〕寥落暝霞色，微茫舊壑情。秋山綠蘿月，今夕為誰明？

〔一〕王康琚詩：小隱隱林藪，大隱隱朝市。謝安石高臥東山，見七卷註。

〔二〕向子平肆意遊五岳名山，見十三卷註。《楚辭》：《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其辭曰：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

〔三〕鮑照詩：雲臥恣天行。

〔四〕《穆天子傳》：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

〔五〕潘岳《籍田賦》：天子乃御玉輦。

〔六〕誇胡，用揚雄賦長楊事，見一卷《大獵賦》註。

〔七〕《史記》：司馬相如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

〔八〕梁簡文帝賦：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

〔九〕青史，見二十二卷註。

〔一〇〕《莊子·說劍篇》：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太子乃與見王，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有三劍，唯王所用。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謂大王薄之。」

〔一一〕《呂氏春秋》：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高誘註：公輸般在楚，楚王使設雲梯爲攻宋之具。墨子聞而往說之，楚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寡人使攻宋之城，何爲不得？」墨子曰：「使公輸般攻宋之城，臣請爲宋守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又令公輸般守備，墨子九下之。不肯以善用兵見知於天下也。墨子名翟，魯人也。

〔一二〕《周禮》：二耜爲耦。賈公彥疏：二耜爲耦者，兩人各執一耜，若長沮、桀溺耦而耕也。《禮記》：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陳澔註：耦謂二人相偶也。

〔一三〕《通鑑》：謝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爲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

〔一四〕《四皓歌》：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宋之問詩：鏡愁玄髮改，心愛紫芝榮。

憶崔郎中宗之遊南陽，遺吾孔子琴，撫之潸然感舊

崔宗之，見十卷註。《唐書·地理志》山南道鄧州南陽郡有南陽縣。《文獻通考》：琴有一十八樣，究之雅度，不過伏羲、大舜、夫子、靈開、雲和五等而已。夫子樣長三尺六寸四分。《說略》：古琴惟夫子、列子二樣，皆肩垂而闊，非若今聳而狹也。惟此二樣乃合古制，或以夫子樣周遍皆作竹節樣，非古制。

昔在南陽城，唯飡獨山蕨。〔一〕憶與崔宗之，白水弄素月。〔二〕時過菊潭上，〔三〕縱酒無休歇。〔四〕泛此黃金花，〔五〕頹然清歌發。一朝摧玉樹，生死殊飄忽。留我孔子琴，琴存人已沒。誰傳《廣陵散》，〔六〕但哭邙山骨。〔七〕泉戶何時明，〔八〕長歸（蕭本作「掃」）狐兔窟。〔九〕

〔一〕《太平寰宇記》：獨山在南陽縣西三十里。《一統志》：豫山在南陽府城東北十五里，孤峯峭

立，俗名獨山，下有三十六陂。

〔二〕白水，卽淯水也，見二十卷《遊南陽白水》詩註。

〔三〕《通典》：南陽郡菊潭縣有菊水，旁水居人飲此水，多壽也。《太平寰宇記》：菊水出南陽縣東石澗山，一名菊溪水，或云水出石馬峯，峯如馬焉。其水重於諸水。盛弘之《荆州記》云：源旁悉生芳菊，被崖浸潭，澗流滋液。其水極甘香，谷中有三十餘家不復穿井，仰飲此水，上壽百二十歲，中壽百餘，其七十、八十者猶以爲夭。菊能輕身益氣，令人久壽，於此爲徵矣。《一統志》：菊潭在南陽府內鄉縣西北，源出析谷東石澗山，或曰出石馬峯。水旁生甘菊，水極甘馨，有數十家，惟飲此水，壽多至百歲之上。其菊莖短花大，其味甘美異於他菊，人多收其種，傳於四方。

〔四〕縱酒，出《史》、《漢》《田儋傳》。顏師古曰：縱，放也，放意而飲酒也。

〔五〕陶潛詩：泛此忘憂物。

〔六〕《世說》：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

〔七〕《太平寰宇記》：芒山，一作邙山，在河南縣北十里，一名平逢山，亦郟山之別名也，都城所枕。楊佺期《洛城記》云：北山，連嶺修亘四百餘里，實古今東洛九原之地也。又戴延之《西征記》云：西岸東垣，亘阜相屬，伊尹、蘇秦、張儀、扁鵲、田橫、劉寬、楊修、孔融、吳後主、蜀後主、張華、嵇康、石崇、何晏、陸陲、阮籍、羊祜，皆有冢在此山。《一統志》：北邙山，在河南府城北十里，山連偃師、鞏、孟津三縣，綿亘四百餘里，東漢諸陵及唐宋名臣墳多在此。琦按：邙山，卽崔莽處。

〔八〕隋煬帝《秦孝王誄》：仲秋卜宅，將歸泉戶。

〔九〕張孟陽詩：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復掃。

憶東山二首

施宿《會稽志》：東山，在上虞縣西南四十五里，晉太傅謝安所居也。一名謝安山，巍然特出於衆峰間，拱揖虧蔽，如鸞鶴飛舞，其巔有謝公調馬路，白雲、明月二堂遺址，千嶂林立，下視滄海，天水相接，蓋絕景也。下山出微徑，爲國慶寺，乃太傅故宅。旁有薔薇洞，俗傳太傅攜妓女遊宴之所。

不向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還（繆本作「他」）自散，明月落誰家？

其二

我今攜謝妓，長嘯絕人羣。欲報東山客，開關掃白雲。

望月有懷

清泉映疏松，不知幾千古？寒月搖清（繆本作「輕」）波，流光入窗戶。對此空長吟，思君意何深！無因見安道，〔一〕興盡愁人心。

〔一〕王子猷雪夜訪戴安道，詳九卷註。

對酒憶賀監二首并序

太子賓客賀公，於長安紫極宮一見余，呼余爲「謫仙人」，因解金龜，換酒爲樂（繆本下多「沒後對酒」四字）。〔一〕悵然有懷，而作是詩。

〔一〕《本事詩》：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復請所爲文，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嘆者數四，號爲「謫仙」。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間日，由是聲譽光赫。「金龜」蓋是所佩雜玩之類，非武后朝內外官所佩之金龜也。楊升庵因杜詩有「金魚換酒」之句偶爾相似，遂謂「白弱冠遇賀知章在中宗朝，未改武后之制」云云。考武后天授元年九月，改內外官所佩魚爲龜。中宗神龍元年二月，詔文武官五品以上，依舊式佩魚袋。當是時，太白年未滿十齡，何能與知章相遇於長安？又知章自開元以前，官不過太常博士，品居從七，於例亦未得佩魚。楊氏之説，殆未之考耶？

四明有狂客，〔一〕風流（一作「霞衣」）賀季真。〔二〕長安一相見，呼我「謫仙人」。昔好盃中物，〔三〕今（一作「翻」）爲松下塵。〔四〕金龜換酒處，卻憶淚沾巾。

〔一〕《名山洞天福地記》：四明山，周圍一百八十里，名丹山赤水之天，在明州。

〔二〕《唐書》：賀知章，字季真，越州永興人。性曠夷，善談説，陸象先嘗謂人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證聖初，擢進士超拔羣類科，累遷太常博士。開元十三年，遷禮部侍

郎，兼集賢院學士。一日併謝。遷太子右庶子，充侍讀，徙工部。肅宗爲太子，知章遷賓客，授秘書監。晚節尤誕放，遨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及秘書外監，每醉輒屬詞，筆不停書，咸有可觀，未始刊飭。善草隸，好事者具筆研從之，意有所愜，不復拒，然紙纔十數字，世傳以爲寶。

〔三〕陶潛詩：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四〕釋曇遷詩：我住刊江側，終爲松下塵。

其二

狂客歸四明，山陰道士迎。敕賜鏡湖水，爲君臺沼榮。〔一〕人亡餘故宅，〔二〕空有荷花生。念此杳如夢，淒然傷我情。

〔一〕《唐書》：賀知章，天寶初病，夢遊帝居，數日寤，乃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爲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宮湖數頃爲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擢其子曾子爲會稽郡司馬，賜緋魚，使侍養。幼子亦聽爲道士。卒年八十六。

〔二〕施宿《會稽志》：唐賀秘監宅，在會稽縣東北三里八十步，今天長觀是。

琦按：竇蒙《述書賦註》：賀知章，天寶二年以年老上表，請入道，歸鄉里，特詔許之。知章以羸老乘輿而往，到會稽，無幾老終。九年冬十二月，詔曰：「故越州千秋觀道士賀知章，神清志逸，學富才雄，挺會稽之美箭，蘊崑岡之良玉，故飛名仙省，侍講龍樓。願追二老之奇蹤，克遂四明之狂客。允協初志，脫落朝衣，駕青牛而不還，狎白鷗而長往。舟壑靡息，人琴兩亡，推舊之懷，有深追悼，宜加

縟禮，式展哀榮，可贈兵部尚書。」據此書及《唐書》本傳，知章歸後無幾，卽還化矣。乃許鼎撰《通和祖先生墓志》云：賀監得攝生之妙，近數百年不死，荷笈賣藥如韓康伯。近在天台山升遐，徧於人聽。元和己亥，先生遇之，謂曰：「子寬中柔外，可以語至道也。後十歲遇爾於小有。」乃授斷穀丹經。徐鉉序云：賀監以天寶二年始得還鄉，旣而天下多事，遂與世絕，止於吳、越，故老亦不能知其所終。是皆以知章仙去耶？讀此詩所云「今爲松下塵」，又云「人亡餘故宅」，無稽之口可以杜矣。

重憶一首

欲向江東去，定將誰舉杯？〔一〕稽山無賀老，〔二〕却棹酒船回。

〔一〕將，與也。

〔二〕稽山，謂會稽山。

春滯沅 音原，又音阮 湘，有懷山中

《史記》：浩浩沅、湘兮。《正義》曰：《說文》云：沅水出牂牁東北，流入江。湘水出零陵縣海山北，入江。按二水皆經岳州而入大江也。後人以沅、湘爲岳州之異稱。

沅、湘春色還，風暖烟草綠。古之傷心人，於此腸斷續。予非《懷沙》客，〔一〕但美《採菱曲》。〔二〕所願歸東山，寸心於此足。〔三〕

〔一〕《史記》：屈原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二〕《爾雅翼》：楚之風俗，當菱熟時，士女相與采之，故有《采菱》之歌以相和，爲繁華流蕩之極。《招魂》云：涉江采菱發《陽阿》。《陽阿》者，采菱之曲也。

〔三〕沈約詩：所願從之遊，寸心於此足。

落日憶山中

雨後烟景綠，晴天散餘霞。〔一〕東風隨春歸，發我枝上花。花落時欲暮，見此令人嗟。願遊名山去，學道飛丹砂。

〔一〕謝朓詩：餘霞散成綺。

憶秋浦桃花舊遊，時竄夜郎

桃花春水生，白石今出沒。搖蕩女蘿枝，半挂（蕭本作「搖」）青天月。不知舊行徑，初拳幾枝蕨。〔一〕三載夜郎還，於茲鍊金骨。

〔一〕《埤雅》：蕨初生無葉，可食，狀如大雀拳足，又如其足之蹷也，故謂之蕨。《爾雅翼》：蕨初生如小兒拳，紫色而肥。楊升庵曰：黃山谷詩「蕨芽初長小兒拳」，以爲奇句，然太白已有「不知行徑下，初拳幾枝蕨」之句，山谷落第二義矣。

李太白全集卷之二十四

錢塘王琦琢崖輯註
趙樹元石堂較

古近體詩共六十五首

越中秋懷

越中，唐時之越州，又謂之會稽郡，隸江南東道。

越水遶碧山，周迴數千里。乃是天鏡中，分明畫（蕭本作「盡」）相似。（一本首四句云：「蹈海思仲連，遊山慕康樂。攀雲窮千峰，弄水涉萬壑。」）愛此從冥搜，〔一〕永懷臨湍遊（一作「林湍幽」）。一爲滄波客，十見紅蕖秋。〔二〕觀濤壯天險，〔三〕望海令人愁。路遐迫西照，歲晚悲東流。何必探禹穴，〔四〕逝（繆本作「誓」）將歸蓬丘。〔五〕不然五湖上，亦可乘扁舟。〔六〕

〔一〕孫綽《天台山賦序》：遠寄冥搜。李善註：搜訪幽冥也。

〔二〕梁簡文帝詩：紅蕖間青瑣，紫露濕丹楹。

〔三〕越地，左繞浙江，江有濤水，晝夜再上。枚乘《七發》曰：「觀濤於廣陵之曲江。」正謂此江也。

〔四〕《漢書·司馬遷傳》：上會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水經注》：會稽山東有湮井，去廟七里，深不見底，謂之禹井云。東遊者多探其穴也。

〔五〕《詩·國風》：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朱傳云：逝，往也。《十洲記》：蓬丘，蓬萊山也。

〔六〕《國語》：范蠡乘輕舟以泛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史記》：范蠡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陶朱公。

效古二首

朝入天苑中，〔一〕謁帝蓬萊宮。〔二〕青山映輦道，〔三〕碧樹搖烟空。謬題金閨籍，〔四〕得與銀臺通。〔五〕待詔奉明主，〔六〕抽毫頌清風。〔七〕歸時落日(胡本作「花」)晚，蹀躞(音疊燮)浮雲驄。〔八〕人馬本無意，飛馳自豪雄。入門紫鴛鴦，金井雙梧桐。〔九〕清歌紘古曲，美酒沽新豐。〔一〇〕快意且爲樂，列筵坐羣公。〔一一〕光景不可留，生世如轉蓬。〔一二〕早達勝晚遇，〔一三〕羞比垂釣翁。〔一四〕

〔一〕天苑，禁苑也。

〔二〕《唐書》：大明宮在禁苑東南，西接宮城之東北隅，長千八百步，廣千八十步，曰東內。本永安宮，貞觀八年置，九年曰大明宮，以備太上皇清暑，百官獻貲以助役。高宗以風痹厭西內湫濕，龍朔三年始大興葺，曰蓬萊宮，咸亨元年曰含元宮，長安元年復曰大明宮。

〔三〕《上林賦》：輦道纚屬。顏師古註：輦道，謂閣道可以乘輦而行者也。

〔四〕謝朓詩：既通金閨籍。李善註：金閨，卽金門也。應劭《漢書註》曰：籍者，爲尺二竹牒，紀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

〔五〕唐大明宮有銀臺門，詳六卷註。

〔六〕《通鑑》：玄宗卽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胡三省註：唐天子在大明宮，翰林院在右銀臺門內；在興慶宮，院在金明門內；若在西內，院在顯福門內；若在東都及華清宮，皆有待詔之所。其待詔者，有詞學、經術、合鍊、僧道、卜祝、術藝、書弈，各別院以廩之，日晚而退。其所重者詞學。

〔七〕謝莊《月賦》：抽毫進牘，以命仲宣。李善註：毫，筆毫也。《詩·大雅》：吉甫作誦，穆如淸風。

〔八〕《韻會》：蹀躞，行貌。浮雲驄，見四卷註。

〔九〕紫鴛鴦，見二卷註。金井，見三卷註。

〔一〇〕梁元帝詩：試酌新豐酒。

〔一一〕謝靈運詩：列筵皆靜寂。呂延濟註：列筵，謂四座也。

〔一二〕轉蓬，見九卷註。

〔一三〕《南史》：張纘年二十二，累遷尚書吏部郎，俄而長兼侍中。時人以爲早達。

〔四〕垂釣翁，謂呂尙，年八十釣於渭濱，始遇文王。

其二

自古有秀色，西施與東鄰。蛾眉不可妬，況乃効其矉。〔一〕所以尹婕（音接）妤（音于），羞見邢夫人，低頭不出氣，塞默少精神。〔二〕寄語無鹽子，〔三〕如君何足珍。

〔一〕西施效矉，見二卷註。東鄰，見四卷註。

〔二〕《史記》：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與邢夫人同時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卽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爲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眞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史記·日者傳》：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顏氏家訓》：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

〔三〕無鹽，醜婦，見四卷註。

擬古十二首

青天何歷歷，〔一〕明星如白石（繆本作「白如石」）。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銀河無鵲橋，非時將安適。〔二〕閨人理紈素，遊子悲行役。〔三〕瓶冰知冬寒，〔四〕霜露欺遠客。客似秋葉

飛，飄颻不言歸。別後羅帶長，愁寬去時衣。乘月託宵夢，因之寄金徽（當作「微」）。〔五〕

〔一〕《古詩》：衆星何歷歷。歷歷，行列貌。

〔二〕《太平御覽》：《爾雅》云：河鼓謂之牽牛。又古歌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者，卽河鼓也。爲吳音訛而然。《錦綉萬花谷》：牽牛謂之河鼓，聲轉而爲黃姑也。《初學記》：天河，亦曰銀河。《白帖》：《淮南子》：烏鵲塡河以成橋，而渡織女。《中華古今注》：鵲，一名神女，俗云七日塡河成橋。

〔三〕顏師古《漢書註》：紈素，今之絹也。柳惲詩：念君方遠遊，賤妾理紈素。

〔四〕《呂氏春秋》：見甁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

〔五〕《舊唐書》：貞觀二十二年，契苾迴紇等十餘部落相繼歸國，太宗各因其地土，擇其部落，置爲州府。以迴紇部爲瀚海都督府，僕骨爲金微都督府云云。《新唐書》：金微都督府，以僕固部置，隸安北都護府。

蕭士贇曰：此篇傷窮兵黷武，行役無期，男女怨曠，不得遂其室家之情，感時而悲者焉。哀而不傷，怨而不誹，眞有國風之體。此晦庵之所謂「聖於詩」者與？

其二

高樓入青天，下有白玉堂。〔一〕明月看欲墮，〔二〕當窗懸清光。遙夜一美人，〔三〕羅衣霑秋霜，含情弄柔瑟，彈作《陌上桑》。〔四〕絃聲何激烈，風卷繞飛梁。〔五〕行人皆躑躅（音擲

逐），〔六〕棲鳥去迴翔。但寫妾意苦，莫辭此曲傷，願逢同心者，飛作紫鴛鴦。

〔一〕古詩：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江總詩：併勝餘人白玉堂。
〔二〕《長門賦》：懸明月以自照兮。
〔三〕遙夜，長夜也。《楚辭》：靚杪秋之遙夜。
〔四〕《陌上桑》，古相和歌曲，詳六卷註。
〔五〕歌聲繞梁，見十一卷註。《魯靈光殿賦》：飛梁偃蹇以虹指。
〔六〕《韻會》：躑躅，住足也。

其三

長繩難繫日，〔一〕自古共悲辛。黃金高北斗，〔二〕不惜買陽春。石火無留光，還如世中人。〔三〕即事已如夢，後來我誰身？提壺莫辭貧，取酒會四鄰。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眞。

〔一〕傅玄詩：歲暮景邁羣光絕，安得長繩繫白日。
〔二〕《唐書·尉遲敬德傳》：王曰：「公之心如山岳然，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又唐人詩：身後堆金柱北斗。疑當時俚語有此。
〔三〕劉勰《新論》：人之短生，猶如石火，炯然以過。《法苑珠林》：石火無恒燄，電光非久停。

其四

清都綠玉樹，〔一〕灼爍瑤臺春。〔二〕攀花弄秀色，遠贈天仙人。〔三〕香風送紫蕊，直到扶桑津。〔四〕恥（蕭本作「取」）掇世上豔，所貴心之珍。相思傳一笑，聊欲示情親。

〔一〕《楚辭》：造旬始而觀清都。朱子註：清都，列子以爲帝之所居也。

〔二〕左思《蜀都賦》：暉麗灼爍。劉淵林註：灼爍，豔色也。劉良註：灼爍，光彩貌。鮑照詩：朝日灼爍發園華。《拾遺記》：崑崙山傍有瑤臺十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爲臺基。

〔三〕《抱朴子》：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

〔四〕木華《海賦》：翔陽逸駭於扶桑之津。呂延濟註：扶桑之津，日出之處。

其五

今日風日好，明日恐不如。春風笑於人，何乃愁自居。吹簫舞彩鳳，〔一〕酌醴鱠神魚，〔二〕千金買一醉，取樂不求餘。達士遺天地，東門有二疏。〔三〕愚夫同瓦石，有才知卷施。無事坐悲苦，塊然涸轍鮒（鮒，古本作「魚」，蕭氏以「魚」字重上一韻，當作「鮒」，音蒲無疑，今從之）。〔四〕

〔一〕吹簫致鳳，用蕭史事，見六卷註。

〔二〕嵇康詩：鸞觴酌醴，神鼎烹魚。《說文》：醴，酒一宿熟者。曹植詩：玉尊盈桂酒，河伯獻神魚。

〔三〕《漢書》：疏廣爲太傅，兄子受爲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爲

師傅，朝廷以爲榮。在位五歲，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卽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廣既歸鄉里，日令家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

〔四〕涸轍鮒，用莊子事，見二十卷註。

其六

運速天地閉，〔一〕胡風結飛霜。百草死冬月，六龍頹西荒。〔二〕太白出東方，〔三〕彗星揚精光。〔四〕鴛鴦非越鳥，何爲眷南翔？〔五〕惟昔鷹將犬，〔六〕今爲侯與王。得水成蛟龍，〔七〕爭池奪鳳凰。〔八〕北斗不酌酒，南箕空簸揚。〔九〕

〔一〕《周易》：天地閉，賢人隱。《月令》：孟冬之月，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

〔二〕六龍，謂天子大駕，詳八卷註。

〔三〕《漢書》：太白出西方，失其行，夷狄敗。出東方，失其行，中國敗。《宋書》：太白出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

〔四〕《晉書》：彗星，所謂掃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或竟天。見則兵起、大水。主掃

除，除舊布新。有五色，各依五行，本精所主。史臣按：彗本無光，傅日而爲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在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頓挫其芒，或長或短，光芒所及則爲災。《唐書》：乾元三年四月丁巳，有彗星見於東方，在婁、胃間，色白，長四尺，東方疾行，歷昴、畢、觜觿、參、東井、輿鬼、柳、軒轅，至右執法西，凡五旬餘不見。閏四月辛酉朔，有彗星出於西方，長數丈，至五月乃滅。婁爲魯，胃、昴、畢爲趙，觜觿、參爲唐，東井、輿鬼爲京師分，柳其半爲周分。二彗仍見者，薦禍也。

〔五〕曹植詩：願隨越鳥，翻飛南翔。

〔六〕陳琳《檄文》：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韻會》：將，與也。

〔七〕《魏書·楊大眼傳》：時將南伐，李沖典選征官，用爲軍主。大眼顧謂同僚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終不復與諸君齊列矣。」

〔八〕《晉中興書》：荀勖從中書監爲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曰：「奪我鳳凰池，卿諸人何賀我耶？」

〔九〕《詩·小雅》：惟南有箕，不可以簸揚。惟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孔穎達《正義》云：言惟此天上，其南則有箕星，不可以簸揚米粟。其北則有斗星，不可以挹斟其酒漿。

「運速天地閉」，喻國家否運之至，如四運將終之時，天地之氣亦爲之閉塞不通。「胡風結飛霜」，喻祿山起兵爲害。「百草死冬月」，喻人民遭亂而死。「六龍頹西荒」，喻明皇西幸蜀中。「太白出東方，彗星揚精光」，謂仰觀天象，昭昭可察，災害不知何日可除。「鴛鴦非越鳥，何爲眷南翔」，謂己非南人，而向南奔走。疑太白於此時偕婦同行，故用鴛鴦爲喻。此詩其作於流夜郎之前耶？「惟昔鷹將犬，今爲侯與王」，謂出身微劣，不過效鷹犬之用，而能得尺寸之功以致身高位者多也。「得水成蛟龍」，謂將帥郭子儀、李光弼一流。「爭池奪鳳凰」，謂宰相房琯、張鎬一流。「北斗不酌酒，南箕空簸

揚」，傷己無人薦達，如彼天星之中北斗，雖有斗名，而不可用之以酌酒。南箕雖有箕名，而不可用之以簸揚米穀。徒有高才，不爲人用，其自悲之意深矣。蕭氏以爲太白從永王時作詩諷其勤王而王不從，故作是詩者，非也。

其七

世路今太行，〔一〕迴車竟何託。萬族皆凋枯，〔二〕遂無少可樂。曠野多白骨，〔三〕幽魂共銷鑠。榮貴當及時，春華宜照灼。〔四〕人非崑山玉，〔五〕安得長璀(取緯切，催上聲)錯。〔六〕身沒期不朽，榮名在麟閣。〔七〕

〔一〕劉孝標《廣絕交論》：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絕。太行山路最爲險峻，見五卷註。

〔二〕陶潛詩：萬族各有託。

〔三〕《魏許昌碑表》：白骨既交輝於曠野。

〔四〕蘇武詩：努力愛春華。李善註：春華，喻少時也。古《讀曲歌》：千葉紅芙蓉，照灼綠水邊。

〔五〕《韓詩外傳》：玉出於崑山。

〔六〕《說文》：璀，玉光也。《魯靈光殿賦》：下岪蔚以璀錯。

〔七〕漢宣帝圖畫功臣於麒麟閣，詳四卷註。

其八

月色不可掃，客愁不可道。玉露生秋衣，〔一〕流螢飛百草。日月終銷毁，〔二〕天地同枯槁。蟪蛄啼青松，〔三〕安見此樹老。金丹寧誤俗，昧者難精討。爾非千歲翁，多恨去世早。飲酒入玉壺，〔四〕藏身以爲寶。

〔一〕《歲華紀麗》：秋露白，故曰玉露。

〔二〕《楚辭》：白日晼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滅毁。

〔三〕蟪蛄，寒蟬也，詳五卷註。

〔四〕費長房見老翁賣藥，市罷，輒跳入壺中。詳九卷註。

其九

生者爲過客，死者爲歸人。〔一〕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二〕月兔空擣藥，〔三〕扶桑已成（一作「以爲」）薪。〔四〕白骨寂無言，青松豈知春。前後更嘆息，浮榮何足珍。

〔一〕《列子》：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

〔二〕《左傳》：保於逆旅。杜預註：逆旅，客舍也。孔穎達《正義》：逆，迎也，旅，客也，迎止賓客

之處也。《莊子》：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

〔三〕傅玄《擬天問》：月中何有？白兔擣藥。

〔四〕《楚辭章句》：東方有扶桑之木，其高萬仞，日下浴於湯谷，上拂其扶桑，爰始而登，照曜四方。

其十

仙人騎彩鳳，昨下閬風岑。〔一〕海水三淸淺，〔二〕桃源一見尋。〔三〕遺我綠玉盃，兼之紫瓊琴。盃以傾美酒，琴以閑素心。〔四〕二物非世有，何論珠與金。琴彈松裏風，盃勸天上月。風月長相知，世人何倏忽。

〔一〕《十洲記》：崑崙山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之輝，名曰閬風巔。

〔二〕《神仙傳》：麻姑云：「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日。」

〔三〕桃源，見二卷註。

〔四〕江淹詩：素心正如此。李善註：《方言》曰：素，本也。

其十一

涉江弄秋水，愛此荷花鮮。〔一〕攀荷弄其珠，蕩漾不成圓。佳期綵雲重，〔二〕欲贈隔遠天。

相思無由見，悵望涼風前。

〔一〕吳均詩：願君早旋反，及此荷花鮮。

〔二〕《楚辭》：與佳期兮夕張。

其十二

去去復去去，辭君還憶君。〔一〕漢水既殊流，楚山亦此分。人生難稱意，〔二〕豈得長爲羣。越燕喜海日，燕鴻思朔雲。〔三〕別久容華晚，琅玕不能飯。〔四〕日落知天昏，夢長覺道遠。望夫登高山，化石竟不返。〔五〕

〔一〕《古詩》：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

〔二〕鮑照詩：人生不得常稱意。

〔三〕《吳越春秋》：胡馬望北風而立，越燕向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酉陽雜俎》：紫胸輕小者，是越燕。《爾雅翼》：越燕，小而多聲，頷下紫，巢於門楣上，謂之紫燕，亦謂之漢燕。顏延之《赭白馬賦》：眷西極而驤首，望朔雲而蹀足。

〔四〕張衡《南都賦》：珍羞琅玕，充溢圓方。李周翰註：琅玕，玉名，飲食比之所以爲美。

〔五〕《初學記》：劉義慶《幽明錄》曰：武昌北山上有望夫石，狀若人立。古傳云：昔有貞婦，其夫從役遠赴國難，攜弱子餞送此山，立望其夫，而化爲石，因以爲名焉。

感興八首

瑤姬天帝女，精彩化朝雲。〔一〕宛轉入夢宵，無心向楚君。錦衾抱秋月，〔二〕綺席空蘭芬。〔三〕茫昧竟誰測，虛傳宋玉文。〔四〕

〔一〕瑤姬，見一卷《惜餘春賦》註。
〔二〕《詩·國風》：錦衾爛兮。
〔三〕江淹詩：綺席生浮埃。
〔四〕宋玉《高唐賦》，見二卷古詩第五十八首註。

其二

洛浦有宓（宓當作虙，卽古伏字。後人有作宓者，誤也。或作密音讀，更非）妃，〔一〕飄颻雪爭飛。輕雲拂素月，了可見清輝。解珮欲西去（繆本作「走」），含情詎相違。香塵動羅襪，淥水不沾衣。陳王徒作賦，神女豈同歸。〔二〕好色傷大雅，多爲世所譏。

〔一〕《楚辭·九歎》：迎宓妃於伊雒。王逸註：宓妃，神女，蓋伊洛水之精也。《史記索隱》：如淳曰：宓妃，伏羲女，溺死洛水，遂爲洛水之神。曹植《洛神賦序》：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

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

〔二〕「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飆兮若流風之回雪。」「願誠信之先達，解玉佩以要之。」「淩波微步，羅襪生塵。」皆賦中語也。陳王，即曹植，植以太和六年封陳王。

蕭士贇曰《高唐》、《神女》二賦，乃宋玉寓言以成文章。《洛神賦》，則子建擬之而作。後世之人如癡子聽人說夢，以爲誠有其事。太白知其託詞，而譏其傷大雅，可謂識見高遠矣。

其三

裂素持作書，〔一〕將寄萬里懷。眷眷待遠信，〔二〕竟歲無人來。征鴻務隨（繆本作「從」）陽，〔三〕又不爲我棲。委之在深篋，蠹（繆本作「塵」）魚壞其題。〔四〕何如投水（繆本作「火」）中，流落他人開。不惜他人開，但恐生是非。

〔一〕《後漢書·范式傳》：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李善《文選註》：纂文曰書，縑曰素。

〔二〕《東觀餘論》：古者謂使爲信，故逸少帖云：信遂不取答。《眞誥》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荆州信去倚待。《陶隱居帖》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反。凡言信者，皆謂使人也。近世猶有此語，故《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口具。而今之流俗遂以遺書餽物爲信，故謂之書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不復知魏、晉以還所謂信者乃使之別名耳。

〔三〕江淹詩：遠心何所慕，雲邊有征鴻。鄭康成《毛詩箋》：雁者，隨陽而處。孔安國《尚書傳》：隨陽之鳥，鴻雁之屬。孔穎達《正義》：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雁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

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

〔四〕古人謂書籤爲題，傳所云「隋唐藏書，皆金題玉躞」是矣。此所云題者乃書札面上手筆封題之處。

其四

芙蓉嬌綠波，桃李誇白日。偶蒙春風榮，生此豔陽質。豈無佳人色，但恐花不實。宛轉龍火飛，零落互相失。詎知凌寒松，千載長守一。〔一〕

〔一〕守一，不變其常也。

蕭士贇曰：按此篇已見二卷古詩四十七首。必是當時傳寫之殊，編詩者不能別，姑存於此卷。觀者試以首句比並而論，美惡顯然，識者自見之矣。註已見前，不復重出。

其五

十五遊神仙，仙遊未曾歇。吹笙吟松風，汎瑟窺海月。〔一〕西山玉童子，使我鍊金骨。〔二〕欲逐黃鶴飛，相呼向蓬闕。

〔一〕江淹詩：汎瑟卧遙帷。張銑註：汎瑟，撫瑟也。

〔二〕魏文帝詩：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靈寶經》：鍊骨成金。

其六

西國（胡本作「北」）有美女，結樓青雲端。蛾眉豔曉月，一笑傾城歡。高節不可奪（繆本作「奪明主」），〔一〕炯心如凝丹。〔二〕常恐彩色晚，〔三〕不爲人所觀。安得配君子，共乘（繆本作「成」）雙飛鸞。

〔一〕古詩：君亮執高節。

〔二〕《晉書》：張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

〔三〕江淹詩：彩色世所重。

琦按：此篇與二卷中古詩之二十七首互有同異，想亦是其初稿，編詩者不審，遂重列於此耳。註已見前者，不復重出。

其七

朅來荆山客，〔一〕誰爲珉玉分。〔二〕良寶絕見棄，虛持三獻君。直木忌先伐，芬蘭哀自焚。

盈滿天所損，沉冥道所羣。東海有碧水，西山多白雲。魯連及夷、齊，可以躡清芬。

〔一〕竭來，詳見十三卷《懷友人岑倫》詩註。

〔二〕《說文》：珉，石之美者。鮑照詩：涇渭不可雜，珉玉當早分。

蕭士贇曰：此篇已見二卷古風之三十六首，但有數語之異，是亦當時初本傳寫之殊，編詩者不忍棄，兩存之耳。註已見前者，不復重出。

其八

嘉穀隱豐草，〔一〕草深苗且稀。〔二〕農夫既不異（胡本作「易」），孤穗（音遂）將安歸？常恐委疇隴，〔三〕忽與秋蓬飛。烏得薦宗廟，爲君生光輝。

〔一〕《書·呂刑》：農殖嘉穀。《說文》：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詩·大雅》：茀厥豐草。

〔二〕陶潛詩：草盛豆苗稀。

〔三〕曹植詩：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獲。

蕭士贇曰：此篇比興之詩，刺時賢不能引類拔萃以爲國用者與？「嘉穀隱豐草，草深苗且稀」，喻賢人在野，混於常人之中。「農夫既不異，孤穗將安歸」，農夫見穀之在草，而不別異之，猶賢者見賢之在野，而不薦引之也。「常恐委疇隴，忽與秋蓬飛」，喻在野之賢唯恐老之將至與草木俱腐也。「烏得薦宗廟，爲君生光輝」，在野之賢冀在位之賢引而進之，以羽儀朝廷也。嗟乎！士懷才而不遇，千

載讀之，猶有感激。

寓言三首

周公負斧扆（隱綺切，衣上聲，同倚），〔一〕成王何夔夔？〔二〕武王昔不豫，剪爪投河湄。賢聖遇讒慝，不免人君疑。天風拔大木，禾黍咸傷萎。管、蔡扇蒼蠅，公賦《鴟鴞》詩。金縢若不啓，忠信誰明之。〔三〕

〔一〕《逸周書》：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負斧扆，南面立。《禮記·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鄭康成註：負之言背也。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周公於前立焉。孔穎達《禮記正義》：天子當依而立者。依狀如屏風，以絳爲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爲斧文也。亦曰斧依。故《覲禮》曰：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袞冕負斧依。鄭註云：依，如今綈素屏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爾雅》云：牖戶之間謂之扆。郭註云：窗東戶西也。依此諸解，是設依於廟堂戶牖之間，天子見諸侯則依而立，負之而南面以對諸侯也。扆、依，古字通用。

〔二〕《書·舜典》：夔夔齋慄。孔安國傳：夔夔，悚懼貌。

〔三〕《尚書》：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公歸，納

册於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曰：「昔公勤勞王家，惟余沖人勿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唯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歲則大熟。《史記·蒙恬列傳》：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周公旦自揃其爪以沉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沉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魯世家》亦載此事。太白此詩蓋合二事而互言之。

蕭士贇曰：此懼讒詩也，隱括金縢之事以申其意。

其二

遙裔（音曳）雙綵鳳，〔一〕婉孌三青禽。〔二〕往還瑤臺裏，鳴舞玉山岑。〔三〕以歡秦娥意，〔四〕復得王母心。區區（繆本作「驅驅」）精衞鳥，銜木空哀吟。〔五〕

〔一〕盧思道詩：丰茸雞樹密，遙裔鶴烟稠。

〔二〕毛萇《詩傳》：婉孌，少好貌。《山海經》：三青鳥，皆西王母使也。詳六卷註。

〔三〕瑤臺、玉山，皆西王母之居。見五卷註。江淹詩：願乘青鳥翼，徑出玉山岑。
〔四〕秦娥，謂秦穆公女弄玉也。見六卷註。
〔五〕精衛銜木塡海，見一卷《大鵬賦》註。
蕭士贇曰：此刺當時出入宮掖，取媚后妃、公主，以求爵位者。綵鳳、青禽，以比佞幸。瑤臺、玉山，以比宮掖。秦娥，以比公主。王母，以比后妃。精衛銜木，以比小臣懷區區報國之心，盡忠竭誠而不見知，其意微而顯矣。

其三

長安春色歸，先入青門道。〔一〕綠楊不自持，從風欲傾倒。海燕還秦宮，雙飛入簾櫳。〔二〕相思不相（繆本作「可」）見，託夢遼城東。〔三〕

〔一〕《雍錄》：青門，在漢都城，爲東面南來第一門，即邵平種瓜之地也。
〔二〕謝惠連詩：升月照簾櫳。《說文》：櫳，房室之疏也。
〔三〕秦置遼西、遼東二郡，因在遼水之西、東而名。在唐時，遼西爲柳城郡及北平郡之東境，遼東爲安東都護府之地，外與奚、契丹、室韋、靺鞨諸夷相接，皆邊城也，有兵戍之。
蕭士贇曰：此閨思詩也。良人從軍，滔滔不歸，感時觸物而動懷人之思者歟？綠楊、海燕，以起興也，婉然《國風》之體，所謂「聖於詩」者，此哉！

秋夕旅懷

涼風度秋海，吹我鄉思飛。連山去無際，流水何時歸。目極（繆本作「日夕」）浮雲色，心斷明月暉。芳草歇柔豔，白露催寒衣。夢長銀漢落，覺罷天星稀。含悲（繆本作「嘆」）想舊國，泣下誰能揮。

感遇四首

吾愛王子晉，得道伊、洛濱。金骨既不毀，玉顏長自春。可憐浮丘公，〔一〕猗靡與情親。〔二〕舉手白日間，分明謝時人。二仙去已遠，夢想空殷勤。

〔一〕王子晉、浮丘公事，詳見五卷《鳳笙篇》註。

〔二〕《子虛賦》：扶輿猗靡。張銑註：猗靡，相隨貌。阮籍詩：猗靡情歡愛。

蕭士贇曰：此詩蓋有所懷，託二仙而言也。

其二

可嘆東籬菊，莖疏葉且微（胡本作「肥」）。雖言異蘭蕙，亦自有芳菲。未泛盈樽酒，徒沾清

露輝。當榮君不採，〔一〕飄落欲何依。

〔一〕陶潛詩：採菊東籬下。

其三

昔余聞姮（繆本作「常」）娥，竊藥駐雲髮。不自嬌玉顏，方希鍊金骨。飛去身莫返，含笑坐明月。〔一〕紫宮誇蛾眉，〔二〕隨手會凋歇。

〔一〕《淮南子》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恒娥竊以奔月。高誘註：恒娥，羿妻。羿請不死藥於西王母，未及服之，恒娥盜食之，得仙，奔入月中，爲月精也。

〔二〕左思詩：列宅紫宮裏。李周翰註：紫宮，天子所居處。

其四

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潔。巫山賦綵雲，郢路歌白雪。舉國莫能和，巴人皆卷舌。〔一〕一惑（蕭本作「感」）登徒言，〔二〕恩情遂中絕。〔三〕

〔一〕宋玉《高唐賦》言巫山綵雲，及《對楚王問》言，客有歌於郢中，爲《陽春白雪》，其曲彌高，其和彌寡。俱詳二卷註。

〔二〕《登徒子好色賦》：大夫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曰：「玉爲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宋玉。玉曰：「體貌閑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詞，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有說則止，無說則退。」

〔三〕班婕妤詩：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蕭士贇曰：太白此篇，借宋玉事以申己意也。

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繆本多「院內」二字諸學士

《唐書·百官志》：開元十三年，改麗正修書院爲集賢殿書院。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宰相一人爲學士知院事，常侍一人爲副知院事。又置判院一人，押院中使一人。玄宗常選耆儒，日一人侍讀，以質史籍疑義，至是，置集賢院侍讀學士、侍講直學士。其後，又增置修撰官、校理官、待制官、留院官、知校討官、文學直之員。又云：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被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卜、醫、伎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備宴見。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爲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勅。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爲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爲內相。又

以爲天子私人，凡充其職者無定員，自諸曹尙書，下至校書郎，皆得預選。

晨趨紫禁中，〔一〕夕待金門詔。〔二〕觀書散遺帙，〔三〕探古窮至妙。片言苟會心，掩卷忽而笑。青蠅易相點，〔四〕《白雪》難同調。〔五〕本是疏散人，屢貽褊促誚。雲天屬清朗，林壑憶遊眺。或時清風來，閒倚欄（一作「簷」）下嘯。嚴光桐廬溪，〔六〕謝客臨海嶠。〔七〕功成謝人間（一作「君」），從此一投釣。

〔一〕謝莊《宋孝武宣貴妃誄》：收華紫禁。李善註：王者之宮，以象紫微，故謂宮中爲紫禁。李延濟註：紫禁，卽紫宮，天子所居也。

〔二〕《漢書·東方朔傳》：待詔金門，稍得親近。

〔三〕《說文》：帙，書衣也。謝靈運詩：散帙問所知。散帙者，解散其書外所裹之帙而翻閱之也。

〔四〕陳子昂詩：青蠅一相點，白璧遂成寃。蓋青蠅遺糞白玉之上，致成點汚，以比讒譖之言能使修潔之士致招罪尤也。

〔五〕《白雪》，曲名，其曲彌高，其和彌寡。見二卷註。

〔六〕章懷太子《後漢書註》：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今山邊有石，上下可坐十人，臨水，名曰嚴陵釣壇也。

〔七〕謝客，卽謝靈運，客是其小名。詳十六卷註。靈運有《登臨海嶠》詩，張銑註：臨海，郡名。嶠，山頂也。

尋陽紫極宮感秋作

《舊唐書》：開元二十九年正月制：兩京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天寶二年三月，改西京玄元廟爲太淸宮，東京爲太微宮，天下諸郡爲紫極宮。《方輿勝覽》：江州紫極宮，去州二里，卽今天慶觀。蘇東坡曰：李太白有《潯陽紫極宮感秋》，時紫極宮，今天慶觀也。道士胡洞微以石本示予，蓋其師卓玘之所爲。

何處聞秋聲，翛（音宵）翛北窗竹。〔一〕迴薄萬古心，〔二〕攬之不盈掬。〔三〕靜坐觀衆妙，〔四〕浩然媚幽獨。〔五〕白雲南山來，就我簷下宿。〔六〕嬾從唐生決，〔七〕羞訪季主卜。〔八〕四十九年非，〔九〕一往不可復。野情轉蕭散，世道有翻覆。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一〇〕

〔一〕謝朓詩：颯颯滿池荷，翛翛蔭窗竹。古《塘上行》：邊地多悲風，樹木何翛翛。
〔二〕《皇娥歌》：萬象迴薄化無方。
〔三〕陸機詩：攬之不盈手。
〔四〕《老子》：衆妙之門。
〔五〕謝靈運詩：幽獨賴鳴琴。
〔六〕陶潛詩：白雲宿簷端。
〔七〕張衡《思玄賦》：慼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用唐擧相蔡澤事，見十七卷註。
〔八〕《史記》：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

〔九〕《淮南子》：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
〔一〇〕陶潛《問來使》詩：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

江上秋懷

餐霞臥舊壑，〔一〕散髮謝遠遊。〔二〕山蟬號枯桑，始復知天秋。朔雁別海裔，〔三〕越燕辭江樓。〔四〕颯颯風卷沙，茫茫霧縈洲。黃雲結暮色，白水揚寒流。惻愴心自悲，潺湲淚難收。〔五〕蘅蘭方蕭瑟，〔六〕長嘆令人愁。

〔一〕餐霞，吞食霞氣，仙家修鍊之法，詳十三卷註。
〔二〕散髮，不冠而髮披亂也。張華詩：散髮重陰下。
〔三〕謝靈運《撰征賦》：眷轉蓬之辭根，悼朔雁之赴越。《淮南子》：遊於江潯海裔。高誘註：裔，邊也。
〔四〕越燕，今之紫燕，已見本卷註。
〔五〕《楚辭》：横流涕兮潺湲。王逸註：潺湲，流貌。
〔六〕郭璞《爾雅註》：杜衡，似葵而香。邢昺疏：《本草唐本註》云：杜衡，葉似葵，形如馬蹄，故俗云馬蹄香。生山之陰水澤下濕地。根似細辛、白前等。《山海經》云「天帝山有草，其狀如葵，其臭如蘼蕪，名曰杜衡。可以走馬，食之已癭」，是也。

秋夕書懷一作《秋日南遊書懷》

北風吹海雁，南渡落寒聲。感此瀟湘客，悽其流浪情。海懷結滄洲（一作「遠心飛蒼梧」），霞（一作「遐」）想遊（繆本作「遙」）赤城。〔一〕始探蓬壺事（一作「始採蓬壺術」），〔二〕旋覺天地輕。澹然吟（一作「思」）高秋，閑臥瞻太清。蘿月掩（一作「隱」）空幕，松霜結（繆本作「霜皓」，一作「雲散」）前楹。滅見息羣動，〔三〕獵微窮至精。〔四〕桃花有源水，〔五〕可以保吾生。

〔一〕《初學記》：《名山略記》云：赤城山，一名燒山，東卿司命君所居。洞周圍三百里，上有上玉清平天。詳見七卷註。

〔二〕《拾遺記》：蓬壺，蓬萊也。

〔三〕陶潛詩：日入羣動息。

〔四〕《莊子》：至精無形。

〔五〕桃花源，見二卷註。

避地司空原言懷

《一統志》：司空山，在安慶府太湖縣西北一百六十里，山極高峻。山半有洗馬池，卽古司空原，李白嘗避地於此。《太平寰宇記》：司空山，在舒州太湖縣東北一百三十里。

南風昔不競，〔一〕豪聖思經綸。劉琨與祖逖（音剔），起舞雞鳴晨。雖有匡濟心，終爲樂禍人。〔二〕我則異於是，潛光皖（音近緩）水濱。〔三〕卜築司空原，〔四〕北將天柱鄰。〔五〕雪霽萬里月，雲開九江春。〔六〕俟乎太階平，〔七〕然後託微身。傾家事金鼎，〔八〕年貌可（繆本作「何」）長新。所願得此道，終然保清眞。弄景奔日馭，〔九〕攀星戲河津。〔一〇〕一隨王喬去，〔一一〕長年玉天賓。〔一二〕

〔一〕《左傳》：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杜預註：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太白借用作晉朝南渡兵力不競解。

〔二〕《晉書》：祖逖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論曰：祖逖散穀周貧，聞雞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爲貪亂者矣。太白樂禍之論蓋本於此。《梁書》：高祖覩海內方亂，有匡濟之心。

〔三〕曹植詩：潛光養羽翼，進趣且徐徐。《太平寰宇記》：皖水，在舒州懷寧縣西北，自壽州霍山縣南流入，經縣北二里，又東南流二百四十里入大江，謂之皖口。《一統志》：皖水在潛山縣北，下流會潛水，經府城，西達大江。

〔四〕《江南通志》：太白書堂，在太湖縣司空山，李白避地於此，有「卜築司空原」之句。

〔五〕《韻會》：將，與也。《唐六典註》：霍山，一名天柱，在舒州懷寧縣，自漢以來爲南岳。《通典》：舒州懷寧縣有灊山，一名天柱山。《方輿勝覽》：天柱峯，在皖山，高三千七百丈，周三百五十里。山東有瀑布。漢武帝嘗登此山，卽司元洞府，九天司命眞君所主也。《江南通志》：天柱山，在安慶府

灊山縣，與灊山連，其峯最高，突出衆山之上，峭拔如柱，屹然爲尊，道書謂之司元洞天。漢武帝嘗登封於此，以代南岳。山有魏左慈煉丹故跡。

〔六〕九江，在潯陽，見十四卷註。

〔七〕《長楊賦》：玉衡正而泰階平。詳一卷《明堂賦》註。

〔八〕江淹《別賦》：鍊金鼎而方堅。李善註：鍊金爲丹之鼎也。

〔九〕《廣雅》：日御謂之羲和。陳子昂詩：還丹奔日馭，却老餌雲霞。

〔一〇〕河津，謂天河之津。

〔一一〕王喬有三：一是上古之仙人，或稱王子喬，或稱王喬，《楚辭》中累引之，見十二卷註。一是周靈王之太子晉，亦稱王子喬，見五卷註。一是後漢時河東人，爲葉縣令者，見十一卷註。

〔一二〕玉天，道家所謂玉清境之天，天寶君所治，即清微天也。又王績詩：三山銀作地，八洞玉爲天。

上崔相百憂章原註：時在尋陽獄。

崔相，即崔渙。詳十一卷註。按太白《爲宋中丞自薦表》云：「避地廬山，遇永王東巡脅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澤，具已陳首。前後經宣慰大使崔渙及臣推覆清雪，尋經奏聞。」此詩及《萬憤詞》皆作於是時。

共工赫怒，天維中摧。〔一〕鯤鯨（音琴）噴蕩，〔二〕揚濤起雷。魚龍陷人，成此禍胎。〔三〕火焚

崑(繆本作「昆」)山，玉石相磓(音堆)。〔四〕仰希霖雨，灑寶炎煨(音近威)。〔五〕箭發石開，〔六〕戈揮日迴。〔七〕鄒衍慟哭，燕霜颯來。〔八〕微誠不感，猶縶(音執。一作「贄」)夏臺。〔九〕蒼鷹搏攫，〔一〇〕丹棘崔嵬。〔一一〕豪聖凋枯，王風傷哀。〔一二〕斯文未喪，東岳豈頹。〔一三〕穆逃楚難，〔一四〕鄒脫吳災。〔一五〕見機苦遲，二公所咍(呼來切，海平聲)。〔一六〕驥不驟進，〔一七〕麟何來哉！〔一八〕星離一門，〔一九〕草擲二孩。萬憤結緝(蕭本作「習」，一作「縎」)，〔二〇〕憂從中催。金瑟玉壺，〔二一〕盡爲愁媒。舉酒太息，泣血盈杯。台星再朗，天網重恢(音魁)。〔二二〕屈法申恩，〔二三〕棄瑕(音遐)取材。〔二四〕冶長非罪，尼父無猜。〔二五〕覆盆儻舉，〔二六〕應照寒灰。〔二七〕

〔一〕《列子》：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成公綏《天地賦》：共工赫怒，天柱摧折。宋玉《大言賦》：壯士憤兮絕天維。

〔二〕鯤，北溟大魚也。鯨，亦海中大魚。俱見《大鵬賦》註。

〔三〕《漢書·枚乘傳》：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四〕《書·胤征》：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廣韻》：磓，落也。

〔五〕《韻會》：煨，燼也。

〔六〕《西京雜記》：李廣獵於冥山之陽，見臥虎，射之，沒矢飲羽，進而視之，乃石也，其形類虎。退而更射，鏃破幹折而石不傷。予嘗以問揚子雲，子雲曰：「至誠，則金石爲開。」班固《幽通賦》：李虎發而石開。

〔七〕《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搆，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爲之反三舍。

〔八〕李善《文選註》:《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譖而繫之,鄒衍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爲之降霜。

〔九〕《史記》:桀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索隱》曰:夏臺,獄名。《廣雅》:獄,犴也。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

〔一〇〕《漢書》:郅都遷爲中尉,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顏師古曰:言其鷙擊之甚。

〔一一〕《周易》:寘於叢棘。虞翻註:獄外種九棘,故稱叢棘。孔穎達《正義》:謂囚執之處以叢棘而禁之也。《初學記》:《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聽訟於其下。棘,赤心有刺,言治人者原其心不失赤,實事所以刺人,其情令各歸實。槐之言歸也,情見歸實。《爾雅翼》:棘有赤、白二種。丹棘,卽赤棘也。

〔一二〕陳子昂詩:終古代興沒,豪聖莫能爭。又云:丘陵徒自出,賢聖幾凋枯。楊齊賢註:豪聖,周公也。遭流言之變,王道凋枯,故豳以下諸詩傷哀之。

〔一三〕《禮記》: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蓋寢疾七日而沒。《初學記》:泰山,五岳之東岳也。

〔一四〕《漢書》:楚元王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

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以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乃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於市。

〔一五〕又鄒陽，齊人也。仕吳，以文辯著名。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吳王不納其言，於是鄒陽知吳不可說，去之梁，從孝王遊。

〔一六〕《廣韻》：咍，笑也。

〔一七〕宋玉《九辯》：驥不驟進而求服兮。

〔一八〕《家語》：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採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麕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一九〕鮑照《舞鶴賦》：忽星離而雲罷。李善註：星離，分散也。

〔二〇〕《楚辭·九思》：心結縎兮折摧。《博雅》：結縎，不解也。

〔二一〕江淹詩：白露滋金瑟，清風蕩玉琴。

〔二二〕《晉書》：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老子》：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說文》：恢，大也。台星再朗，謂崔相之明察，能照見幽微。天網重恢，冀其赦己之罪。

〔二三〕丘遲《與陳伯之書》：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

〔二四〕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文》：收羅英雄，棄瑕取用。

〔二五〕《史記》：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

妻之。

〔二六〕《抱朴子》：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內也。

〔二七〕《三國志》：起烟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

萬憤詞投魏郎中

海水渤（當作「浡」）潏（音聿），〔一〕人羅鯨鯢。〔二〕蓊胡沙而四塞，〔三〕始滔天於燕、齊。〔四〕何六龍之浩蕩，遷白日於秦西。〔五〕九土星分，〔六〕嗷嗷悽悽（蕭本作「栖栖」，下韻重出，恐誤）。南冠君子，〔七〕呼天而啼。　戀高堂而掩泣，〔八〕淚血地而成泥。　獄戶（霏玉本作「時當」）春而不草，〔九〕獨幽怨而沉迷。〔一〇〕兄九江兮弟三峽，〔一一〕悲羽化之難齊。〔一二〕穆陵關北愁愛子，〔一三〕豫章天南隔老妻。〔一四〕一門骨肉散百草，遇難不復相提攜。　樹榛拔桂，囚鸞寵雞。〔一五〕舜昔授禹，伯成耕犂。〔一六〕德自此衰，吾將安棲。　好我者恤我，不好我者何忍臨危而相擠。　子胥鴟夷，〔一七〕彭越醢醯，〔一八〕自古豪烈，胡爲此繄（音近衣）？〔一九〕蒼蒼之天，高乎視低，〔二〇〕如其聽卑，脫我牢狴（邊迷切，音篦，又音批）。〔二一〕儻辨美玉，君收白珪（與圭同）。〔二二〕

〔一〕木華《海賦》：天綱浡潏。　李善註：浡潏，沸湧貌。《桓子新論》曰：夏禹之時，洪水浡潏。

〔二〕鯨鯢，以喻不靖之人，詳八卷註，此以指祿山作亂也。

〔三〕李善《文選註》：「蕩，聚也。」

〔四〕《書·堯典》：浩浩滔天。祿山自范陽起逆，遂據燕地，燕與齊接壤，故兼言之曰「始滔天於燕、齊」也。

〔五〕《淮南子註》：言日乘車駕以六龍。詳三卷註，以喻明皇幸蜀也。蜀在秦之西，故曰秦西。

〔六〕《國語》：能平九土。韋昭曰：九土，九州之土也。《淮南子》：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左思《蜀都賦》：九土星分，萬國錯峙。

〔七〕《左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

〔八〕蕭士贇曰：高堂，喻朝廷也。琦按：世之稱父母多曰高堂，太白詩中絕無思親之句，疑其遷化久矣。考《漢書·賈誼傳》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蕭氏以高堂爲喻朝廷，其說近是。

〔九〕《梁書》：抱痛圜門，含憤獄戶。

〔一〇〕劉公幹詩：沉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

〔一一〕《文獻通考》：九江，在江州之西北，詳十四卷註。《四川通志》：巫峽，在巫山縣東三十里，與西陵峽、歸峽並稱三峽。上自夔州，下至歸州、夷陵州，凡七百里中皆三峽之地。

〔一二〕羽化，如仙人之化生羽翼，蓋謂弟兄天各一方，欲如飛仙之輕舉遠逝而相聚會，不能得也。

〔一三〕《唐書·地理志》：沂州沂水縣北有穆陵關。《山東通志》：穆陵關，在沂水縣北一百二十

里，「古齊關也。」《一統志》：穆陵關，在青州大峴山上。《左傳》：齊桓公曰：「賜我先君履，南至於穆陵。」卽此。又《元和郡縣志》：穆陵關，在黃州麻城縣西八十八里，在穆陵山上。是穆陵關有二處，而太白所稱者，則齊地之穆陵關也。蓋是時伯禽尚在東魯未歸耳。

〔一四〕豫章，郡名，唐時屬江南西道，又謂之洪州，在潯陽郡之南。疑太白臥廬山時，家室寓此，《流夜郎寄內》詩曰「南來不得豫章書」，可見。

〔一五〕《後漢書》：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鴞而囚鸞鳳」。

〔一六〕《莊子》：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耶？無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顧。

〔一七〕《說苑》：吳王賜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乃自刺殺。吳王取子胥尸，盛以鴟夷，浮之江中。《漢書》：比干剖心，子胥鴟夷。應劭曰：吳王取馬革爲鴟夷，盛子胥而沉之江。鴟夷，榼形。顏師古曰：鴟夷，卽今之盛酒鴟夷幐。高誘《呂覽註》：革囊之大者爲鴟夷。《史記索隱》：韋昭云：以皮作鴟鳥形，名曰鴟夷。鴟夷，皮榼也。服虔云：用馬革作囊以裹尸，投之於江。

〔一八〕《史記》：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

〔一九〕《廣韻》：繄，辭也。《韻會》：繄，語助也。

〔二〇〕《莊子》：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呂氏春秋》：天之處高而聽卑。

〔二一〕《初學記》：狴牢者，亦獄別名。《家語》：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王肅註：狴，獄牢也。

〔三〕《詩·小雅》：白圭之玷，尚可磨也。

琦按：《太白集》中，稱其兄者五人：新平長史粲也，襄陽少府皓也，虞城宰錫也，中都明府某也，徐王延年也。稱其弟者十七人：金城尉叔卿也，臨洛令皓也，舍人臺卿也，南平太守之遙也，宣州長史昭也，單父主簿凝也，鄱陽司馬昌峘也，溧陽尉濟也，京兆參軍令問也，不言職位者延陵也，列也，幼成也，况也，襄也，縉也，錞也，浮屠談皓也。大抵皆從兄弟也。此詩有云「兄九江兮弟三峽」，與下文「愛子」「老妻」並言，似指其親兄弟而言。上有兄，下有弟，則太白乃其仲歟？然兄弟之名則無可據，姑表出之，以俟淹博者之詳考。

荆州賊亂蕭本作「平」臨洞庭言懷作

《通鑑》：乾元二年八月，襄州將康楚元、張嘉延據州作亂，刺史王政奔荆州。楚元自稱南楚霸王。九月，張嘉延襲破荆州，荆南節度使杜鴻漸棄城走，澧、朗、郢、峽、歸等州，官吏聞之，爭潛竄山谷。十一月，康楚元等衆至萬餘人。商州刺史充荆、襄等道租庸使韋倫發兵討之，駐於鄧之境，招諭降者，厚撫之，伺其稍怠，進軍擊之，生擒楚元，其衆遂潰，得其所掠租庸二百萬緡，荆、襄皆平。

修蛇横洞庭，吞象臨江島。積骨成巴陵，遺言聞楚老。〔一〕水窮三苗國，〔二〕地窄三湘道。〔三〕歲晏天崢嶸，〔四〕時危人枯槁。思歸阻喪亂，去國傷懷抱。郢路方丘墟，〔五〕章華亦傾倒。〔六〕風悲猿嘯苦，水落鴻飛早。日隱西赤沙，月明東城草。〔七〕關河望已絶，氛霧

行當掃。〔八〕長叫天可聞，吾將問蒼昊。〔九〕

〔一〕《淮南子》：堯乃使羿斷修蛇於洞庭。高誘註：修蛇，大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之類。《元和郡縣志》：昔羿屠巴蛇於洞庭，其骨若陵，故曰巴陵。

〔二〕孔安國《尚書傳》：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例，去京師二千五百里。《通典》：岳州古蒼梧之野，亦三苗國之地。青草、洞庭湖在焉，二湖相連，青草在南，洞庭在北。註云：凡今長沙、衡陽諸郡，皆古三苗之地。

〔三〕三湘，詳一卷《悲清秋賦》註。

〔四〕《楚辭》：歲既晏兮孰華予。王逸註：晏，晚也。鮑照《舞鶴賦》：歲崢嶸而愁暮。李善註：《廣雅》曰：崢嶸，高貌。歲之將盡，猶物之高也。

〔五〕《通典》：江陵郡，今之荆州。春秋以來，楚國之都謂之郢都，西通巫、巴，東接雲、夢，亦一都會也。《楚辭》：惟郢路之遼遠。左思《魏都賦》：臨淄牢落，鄢郢丘墟。呂延濟註：丘墟，謂居人少也。

〔六〕《方輿勝覽》：江陵府有章華臺。晉杜預云：「在今南郡華容城中。」華容，即今監利。

〔七〕《水經注》：洞庭湖水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方輿勝覽》：洞庭湖在巴陵縣西，西吞赤沙，南連青草，橫亘七八百里。《岳陽風土記》：赤沙湖，在華容縣南，夏秋水泛，與洞庭洪通。杜甫《道林岳麓詩》所謂「殿角插入赤沙湖」也。《一統志》：赤沙湖，在洞庭湖西，夏秋水泛，與洞庭爲一，涸時惟見赤沙。舊記云：洞庭南連青草，西亘赤沙，七八百里，又謂之三湖。《初學記》：盛弘之《荆州記》云：巴陵南有青草湖，周迴數百里，湖南有青草山，因以爲名。《一統志》：青草湖，一名巴丘湖，

北連洞庭，南接瀟湘，東納汨羅之水，每夏秋水泛，與洞庭爲一，水涸則此湖先乾，青草生焉。琦按：「城草」，恐是「青草」之訛，然青草在南，而詩云「東青草」，則又未敢定也。

〔八〕江淹詩：皇晉遘陽九，天下横氛霧。張銑註：氛霧，喻亂賊也。

〔九〕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承蒼昊之純殷。張載註：蒼、昊，皆天之稱也，春爲蒼天，夏爲昊天。

覽鏡書懷

得道無古今，失道還衰老。自笑鏡中人，白髮如霜草。捫心空嘆息，問影何枯槁？桃李竟何言，〔一〕終成南山皓。〔二〕

〔一〕《史記》：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二〕南山四皓，見二十二卷註。

田園言懷

賈誼三年謫，〔一〕班超萬里侯。〔二〕何如牽白犢，〔三〕飲水對清流。〔四〕

〔一〕《漢書》：賈誼爲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誼既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乃爲賦以自廣。

〔五〕《後漢書》：班超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後使西域，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封超爲定遠侯。

〔三〕《淮南子》：宋人好善者家，無故黑牛生白犢。

〔四〕《高士傳》：許由，堯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濱。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遊，欲聞求其名譽，汚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詩意謂仕宦而不得志如賈誼一流，得志如班超一流，皆羈旅異方，不如巢、許隱居獨樂，安步田園之爲善也，其旨深矣。

江南春懷

青春幾何時，黃鳥鳴不歇。〔一〕天涯失鄉（一作「歸」）路，江外老華髮。〔二〕心飛秦塞雲，影滯楚關月。身世殊爛熳，田園久蕪沒。歲晏何所從？〔三〕長歌謝金闕。〔四〕

〔一〕《埤雅》：黃鳥，亦名黎黃，其色黎黑而黃也。鳴則蠶生。韓子曰「以鳥鳴春」，若黃鳥之類，其善鳴者也。陰陽運作推移，時至氣動，不得不爾，故先王以候節令。

〔二〕華髮，見九卷註。

〔三〕歲晏，見本卷註。

〔四〕《楚辭章句》：謝，去也。金闕，猶金門。「長歌謝金闕」，見不復有仕進之意。

聽蜀僧濬彈琴

蜀僧抱綠綺，〔一〕西下峨眉峯。〔二〕爲我一揮手，〔三〕如聽萬壑松。客心洗流水，〔四〕遺響入霜鐘。〔五〕不覺碧山暮，秋雲暗幾重。

〔一〕綠綺，司馬相如之琴也，見二十卷註。
〔二〕《唐書·地理志》，嘉州羅目縣有峨眉山。
〔三〕嵇康《琴賦》：伯牙揮手。李善註：揮，動也。
〔四〕流水，見十六卷註。
〔五〕《山海經》：豐山有九鐘焉，是知霜鳴。郭璞註：霜降則鐘鳴，故言知也。

魯東門觀刈蒲

《埤雅》：蒲，水草也，似莞而褊，有脊，生於水涯，柔滑而溫，可以爲席。

魯國寒事早，〔一〕初霜刈渚蒲。〔二〕揮鐮（音廉）若轉月，〔三〕拂水生連珠。此草最可珍，何必貴龍鬚，〔四〕織作玉牀席，欣承清夜娛。羅衣能再拂，不畏素塵蕪。〔五〕

〔一〕陸倕詩：江關寒事早，夜露傷秋草。

〔二〕梁簡文帝詩：渚蒲變新節。

〔三〕《方言》：刈鉤，自關而西或謂之鉤，或謂之鐮。顔師古《急就篇註》：鉤，即鐮也，形曲如鉤，因以名云。

〔四〕《蜀本草》：龍芻，叢生，莖如綖，所在有之，俗名龍鬚草，可爲席。

〔五〕謝朓《咏席》詩：但願羅衣拂，無使素塵彌。

詠鄰女東窗海石榴

《太平廣記》：新羅多海紅幷海石榴。唐贊皇李德裕言：花名中帶「海」者，悉從海東來。

魯女東窗下，海榴世所稀。珊瑚映綠水，〔一〕未足比光輝。清香隨風發，〔二〕落日好鳥歸。願爲東南枝，低舉拂羅衣。無由一（蕭本作「共」）攀折，引領望金扉。〔三〕

〔一〕潘岳《安石榴賦》：似長離之棲鄧林，若珊瑚之映綠水。

〔二〕《古詩》：清商隨風發。

〔三〕潘岳詩：引領望京室。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排金扉而北入。張銑註：扉，門扉也。

南軒松

南軒有孤松，柯葉自綿冪（音密）。〔一〕清風無閑時，蕭灑終日夕。陰生古苔綠，色染秋烟碧。何當凌雲霄，直上數千尺。

〔一〕綿冪，枝葉稠密而相覆之意。

詠山樽二首 前一首一作《詠柳少府山癭木樽》

蟠木不彫飾，〔一〕且將斤斧（繆本作「斧斤」）疏。樽成山岳勢，材是棟梁餘。外與金罍並，〔二〕中涵玉醴虛。〔三〕慚君垂拂拭，遂忝玳筵居。〔四〕

〔一〕《漢書》：蟠木根柢，輪囷離奇。顏師古註：蟠木，屈曲之木也。

〔二〕金罍，酒器，見七卷註。

〔三〕張衡《思玄賦》：噏青岑之玉醴兮。呂向註：玉醴，玉泉也。嵇康《琴賦》：玉醴湧其前。呂延濟註：玉醴，玉漿也，味如酒。此詩之意，則以玉醴爲酒也。

〔四〕江總詩：玳筵歡趣密。

其二

擁腫寒山木，〔一〕嵌（立銜切，音近龕）空成酒樽。〔二〕愧無江海量，偃蹇在君門。

〔一〕《莊子》：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

〔二〕《甘泉賦》：嶔巖巖其龍鱗。顏師古註：嶔，開張貌。

初出金門尋王侍御不遇，咏壁上鸚鵡

一作《勅放歸山，留別陸侍御不遇，詠鸚鵡》

落羽辭金殿，孤鳴託（蕭本作「吒」）繡衣。〔一〕能言終見棄，〔二〕還向隴西（繆本作「山」）飛。

〔一〕御史繡衣，見十一卷註。

〔二〕張華《禽經註》：鸚鵡，出隴西，能言鳥也。

紫藤樹

紫藤挂雲木，花蔓宜陽春。密葉隱歌鳥，香風留（蕭本作「流」）美人。

《筆談》：黃環，即今之朱藤也。葉如槐，其花穗懸，紫色，如葛花，可作菜食，火不熟，亦有小毒。京師人家園圃中作大架種之，謂之「紫藤花」者是也，實如皂莢。《蜀都賦》所謂「青珠黃環」者，「黃環」即此藤之根，古今皆種以為庭檻之飾。

觀放白鷹二首

八月邊風高，胡鷹白錦毛。孤飛一片雪，百里見秋毫。

其二

寒冬十二月，〔一〕蒼鷹八九毛。〔二〕寄言燕雀莫相啅（音捉），〔三〕自有雲霄萬里高。

〔一〕蘇武詩：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

〔二〕鷹一歲色黃，二歲色變次赤，三歲而色始蒼矣，故謂之蒼鷹。八九毛者，是始獲之鷹，剪其勁翮，令不能遠舉颺去。

〔三〕啅，衆口貌，太白借用作嘲誚意。

此詩《河嶽英靈集》以爲高適之作，題云《見薛大臂鷹作》。適集亦載此詩。

觀博平王志安少府山水粉圖

唐河北道博州博平郡有博平縣。

粉壁爲空天，丹青狀江海。遊雲不知歸，日見白鷗在。博平眞人王志安，沉吟至此願挂

冠。〔一〕松溪石磴（音鐙，或作「嶝」，音義同。繆本作「嶝」）帶秋色，〔二〕愁客思歸坐（繆本作「生」）曉寒。

〔一〕《南史》：蕭晒素爲諸暨令，到縣十餘日，挂衣冠於縣門而去。《釋常談》：休官謂之挂冠。西漢馮萌見王莽篡逆，乃曰：「不去，禍將及身。」遂解冠挂於城東門而去。

〔二〕《韻會》：磴，登涉之道也。

題雍丘崔明府丹竈

唐河南道汴州陳留郡有雍丘縣。

美人爲政本忘機，服藥求仙事不違。葉縣已泥丹竈畢，瀛洲當伴赤松歸。〔一〕先師有訣神將助，〔二〕大聖無心火自飛。九轉但能生羽翼，〔三〕雙鳧忽去定何依。〔四〕

〔一〕瀛洲，海中仙山，見十五卷註。赤松子，古仙人，見二卷註。

〔二〕《抱朴子》：古之道士合作神藥，必入名山，山神必助之爲福，藥必成。

〔三〕又云：一轉之丹服之，三年得仙。二轉之丹服之，二年得仙。三轉之丹服之，一年得仙。四轉之丹服之，半年得仙。五轉之丹服之，百日得仙。六轉之丹服之，四十日得仙。七轉之丹服之，二十日得仙。八轉之丹服之，十日得仙。九轉之丹服之，三日得仙。魏文帝詩：服藥四五日，身輕生羽翼。

〔四〕《風俗通》：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嘗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鳧從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雙舄耳。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觀元丹丘坐巫山屏風

昔遊三峽見巫山，〔一〕見畫巫山宛相似。疑是天邊十二峯，飛入君家綵屏裏。寒松蕭颯如有聲，陽臺微茫如有情。〔二〕錦衾瑤席何寂寂，〔三〕楚王神女徒盈盈。〔四〕高咫尺，如千里，〔五〕翠屏丹崖粲如綺。蒼蒼遠樹圍荆門，歷歷行舟泛巴水。〔六〕水石潺湲萬壑分，〔七〕烟光草色俱氳氛。〔八〕溪花笑日何年發，江客聽猿幾歲聞。使人對此心緬邈，〔九〕疑入高（蕭本作「嵩」，誤）丘夢綵雲。

〔一〕《太平寰宇記》：巫山縣有巫山。盛弘之《荆州記》云：沿峽二十里有新崩灘至巫峽，因山而名也，首尾一百六十里。舊云：自三峽取蜀，數千里恒是一山，此蓋好大之言也。惟三峽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缺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所謂高山尋雲，怒湍流水，絕非人境。神女廟，在峽之岸。

〔二〕《四川省志》：巫山在夔州巫山縣東三十里，形如「巫」字，有峯十二，曰：望霞、翠屏、朝雲、松巒、集仙、聚鶴、淨壇、上昇、起雲、棲鳳、登龍、望聖也。此十二峯者，不聚一面，乃江繞此山，周遭

有十二峯，繪者不得不彙爲一圖耳。陽臺山，在巫山縣治西北，高丘山亦在其間。

〔三〕《楚辭》：瑤席兮玉瑱。王逸註：瑤玉爲席。湯惠休詩：錦衾瑤席爲誰芳。

〔四〕《高唐賦》載巫山神女與楚王夢遇，自言「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是也。後人立神女廟於山下，今謂妙用眞人祠。

〔五〕《南史》：蕭賁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遥。

〔六〕荆門，在巫山之下流。巴水，在巫山之上流。《一統志》：荆門山，在湖廣荆州宜都縣西北五十里大江南，與虎牙相對。《水經注》：巴水出晉昌郡宣漢縣巴嶺山，西南流，歷巴中，經巴城故城南，李嚴所築大城北，西南入江。《四川通志》：巴江，在重慶府巴縣東北，閬水與白水合流，曲折三回如巴字，因名巴江。琦謂：詩中所云巴水，似指巴地所經之水而言，不專謂曲折三回之巴江也。

〔七〕《廣韻》：潺湲，水流貌。

〔八〕氛氳，祥氣也。

〔九〕謝靈運詩：緬邈區中緣。張銑註：緬邈，髣髴也。

求崔山人百丈崖瀑布圖

《天台山志》：百丈巖，在天台縣西北二十五里崇道觀西北，與瓊臺相望，峭險束隘，四山牆立。下爲龍湫，翠蔓蒙絡，水流聲潨然，盤澗繞麓，入爲靈溪。由高視下，淒神寒骨。

百丈素崖裂，四山丹壁開。龍潭中噴射，晝夜生風雷。但見瀑（音僕）泉落，〔一〕如潨（音叢）

雲漢來。〔二〕聞君寫眞圖，島嶼備縈迴。石黛刷幽草，〔三〕曾青澤古苔。〔四〕幽緘儻相傳，〔五〕何必向天台。

〔一〕《韻會》：瀑，飛泉懸水也。

〔二〕淥，水會也。

〔三〕徐陵《玉臺新詠序》：南都石黛，最發雙蛾。《韻會》：黛，《說文》：畫眉墨也。本作黱，今作黛。

〔四〕《荀子·王制篇》：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楊倞註：曾青，銅之精，可繪畫及化黃金者。出蜀山越崖。又《正論篇》：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楊倞註：曾青，銅之精，形如珠者，其色極青，故謂之曾青。

〔五〕謝惠連詩：盈篋自予手，幽緘候君開。李延濟註：幽密緘封也。

見野草中有名蕭本作「曰」白頭翁者

《名醫別錄》：白頭翁，處處有之。近根處有白茸，狀似白頭老翁，故以爲名。《唐本草》：白頭翁，其葉似芍藥而大。抽一莖，莖頭一花，紫色，似木槿花。實大者如雞子，白毛寸餘，皆披下如纛。頭正似白頭老翁，故名焉。陶言「近根有白茸」，似不識也。

醉入田家去，行歌荒野中。如何青草裏，亦有白頭翁？折取對明鏡，宛將衰鬢同。微芳

似相誚，留（繆本作「流」）恨向東風。

流夜郎題葵葉

慚君能衛足，〔一〕嘆我遠移根。白日如分照，還歸守故園。

〔一〕《左傳》：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杜預註：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

瑩禪師房觀山海圖

眞僧閉精宇，滅跡含達觀。〔一〕列障（繆本作「嶂」）圖雲山，〔二〕攢峯入霄漢。丹崖森在目，清晝疑卷幔。〔三〕蓬壺來軒窗，瀛海入几案。〔四〕烟濤爭噴薄，島嶼（音序）相凌亂。〔五〕征帆飄空中，瀑水灑天半。崢嶸若可涉，想像徒盈嘆。杳與眞心冥，遂諧靜者翫。如登赤城裏，〔六〕揭涉（繆本作「步」）滄洲畔。〔七〕卽事能娛人，從茲得蕭（蕭本作「消」）散。

〔一〕謝靈運詩：滅跡入雲峯。

〔二〕《韻會》：障，步障也。

〔三〕《廣韻》：幔，帷幔也。

〔四〕《拾遺記》：蓬壺，蓬萊也。瀛海，大海也。見廿二卷註。

〔五〕《初學記》：海中山曰島，海中洲曰嶼。
〔六〕《登眞隱訣》云：赤城山下有丹洞，在三十六洞天數，其山足丹。
〔七〕《韻會》：褰裳渡水，由膝以下曰揭。

白鷺鷥

白鷺下秋水，孤飛如墜霜。心閑且未去，獨立沙洲傍。

詠槿二首

槿，繆本作「桂」。琦察詩辭，前首是詠槿，次首乃咏桂也。二本各有誤處，識者定之。

《本草衍義》：木槿，花如小葵，淡紅色，五葉成一花，朝開暮斂。湖南北人家多種植之，以爲籬障。《韻會》：槿，木名。《爾雅》：櫬也。其花朝生暮落，一名「日及」，一名「蕣華」，蓋取一瞬之義。

園花笑芳年，池草豔春色。猶不如槿花，嬋（音禪。繆本作「㛹」，音近駢）娟玉堦側。〔一〕芬榮何天促，零落在瞬息。豈若瓊樹枝，終歲長翕赩（音釋，又音赫）。〔二〕

〔一〕《廣韻》：嬋娟，好姿態貌。㛹娟，美貌。又云：[illegible]貌。

〔三〕江淹詩：終歲如瓊草，紅華長翕艴。又云：瑤草正翕艴。呂向註：翕艴，茂鬱貌。

其二

世人種桃李，多（蕭本作「皆」）在金、張門。〔一〕攀折爭捷徑，〔二〕及此春風暄。一朝天霜下，榮耀難久存。安知南山桂，綠葉垂芳根。清陰亦可託，何惜樹君園。

〔一〕《漢書·蓋寬饒傳》：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顔師古註：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氏、張氏自託在於近狎也。

〔二〕《離騷》：夫唯捷徑以窘步。王逸註：捷，疾也。徑，邪道也。

白胡桃

紅羅袖裏分明見，白玉盤中看却無。疑是老僧休念誦，腕前推下水精珠。〔一〕

〔一〕《初學記》：沈懷遠《南越志》云：海中有火珠、明月珠、水精珠。

巫山枕障

巫山枕障畫高丘，白帝城邊樹色秋。朝雲夜入無行處，巴水橫天更不流。〔一〕

〔一一〕巫山，在巫山縣。白帝城，在奉節縣。俱在夔州之東。高丘，在巫山之陽。巴水，即巫山下所經之水。俱見前註。

南奔書懷 一作《自丹陽南奔道中作》

遙夜何漫漫（一作「時旦」），〔一〕空歌白石爛。甯戚未匡齊，〔二〕陳平終佐漢。〔三〕攙搶（攙，初銜切，插平聲。搶，音撐。與欃槍同）掃河、洛，〔四〕直割鴻溝半。〔五〕曆數方未遷，〔六〕雲雷屢（一作「起」）多難。〔七〕天人秉旄鉞，〔八〕虎竹光藩翰。〔九〕侍筆黃金臺，傳觴青玉案。〔一〇〕不因秋風起，自有思歸嘆。〔一一〕主將動讒疑，王師忽離叛。自來白沙上（一作「兵羅滄海上」），〔一二〕鼓噪丹陽岸。〔一三〕賓御如浮雲，〔一四〕從風各消散。舟中指可掬，〔一五〕城上骸爭爨。〔一六〕草草出近關，行行昧前算。〔一七〕南奔劇星火，北寇無涯畔。顧乏七寶鞭，留連道傍（繆本作「邊」）翫。〔一八〕太白夜食昴，長虹日中貫。〔一九〕秦、趙興天兵，茫茫九州亂。感遇（一作「結」）明主恩，頗高祖遜言。過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二〇〕拔劍擊前柱，〔二一〕悲歌難重論。

〔一〕《楚辭》：靚杪秋之遙夜。遙夜，長夜也。

〔二〕《孟子疏》：《三齊記》云：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粲，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乃召與語，悅之，遂以為

大夫。

〔三〕《史記》：陳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卽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

〔四〕《爾雅》：彗星爲欃槍。曹植《武帝誄》：欃搶北掃，舉不浹辰。

〔五〕《史記》：項羽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

〔六〕《書·大禹謨》：天之曆數在汝躬。孔安國傳：曆數，謂天道也。《正義》云：曆數，謂天曆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曆數爲天道。

〔七〕雲雷，用《周易·屯卦》義，其卦以震遇坎，故取象雲雷。其義以乾坤始交而遇險難，故名屯。屯，難也。

〔八〕《魏略》：邯鄲淳詣臨淄侯植，歸，對其所知嘆植之才，以爲天人。《周書》：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

〔九〕虎竹，銅虎符、竹使符也。見五卷《塞下曲》註。《詩·大雅》：价人維藩，大宗維翰。

〔一〇〕黃金臺，見二卷註。青玉案，見十三卷註。

〔一一〕張翰爲齊王冏東曹掾，因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遂命駕而歸。見三卷註。

〔一二〕《文獻通考》：眞州，本唐揚州揚子縣之白沙鎭。胡三省《通鑑註》：今眞州治所，唐之白沙鎭也，時屬廣陵郡。《揚州府志》：白沙洲，在儀眞縣城外，濱江，地多白沙，故名。按《南史》，南齊於白沙置一軍，卽此。

〔一三〕《左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按《唐書·地理志》，江南東道潤州，又謂之丹陽郡，領丹徒、丹陽、金壇、延陵四縣。

〔一四〕鮑照詩：賓御紛颯沓。

〔一五〕《左傳》：楚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一六〕又《左傳》：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杜預註：爨，炊也。

〔一七〕《魏書·陸眞傳》：東平王道符反於長安，殺雍州刺史魚元明，關中草草。《洛陽伽藍記》：洛中草草，猶不自安。《左傳》：蘧伯玉遂行，從近關出。謝惠連詩：倚伏昧前算。

〔一八〕《晉書·明帝紀》：王敦將舉兵內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駿馬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有軍士疑帝非常人。又敦方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黄鬚鮮卑奴來也。」於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嫗，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玩，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爲信遠，而止不追。

〔一九〕《漢書》：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衞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爲之貫日也。蘇林曰：白起爲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衞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爲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爲之食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食者，干歷之也。

〔二〇〕《晉書》：祖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淸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詞色壯烈，衆皆慨嘆。

〔二一〕江淹《恨賦》：拔劍擊柱，弔影慚魂。

琦按：此篇首引甯戚、陳平，蓋以自況思得見用於世之意。「攙搶掃河、洛，直割鴻溝半」，謂祿山反逆，覆陷兩京，河北河南半爲割據。天人，謂永王璘。至德元載七月，上皇制以永王璘充山南東路、嶺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節度使，江陵大都督，出鎮江陵，所謂「天人秉旄鉞，虎竹光藩翰」也。「侍筆黃金臺，傳觴靑玉案。不因秋風起，自有思歸歎」，謂在永王軍中雖蒙禮遇，而早動思歸之志，當是察其已有逆謀，不可安處矣。太白之於永王璘，與張翰之於齊王冏事略相類，故引以爲喻。惜乎其不能如翰之勇決，潔身早去，致遭汚累也。璘以季廣琛、渾惟明、馮季康爲將。及淮南採訪使李成式與河北招討判官李銑合兵討璘，季廣琛召諸將謂曰：「吾屬從王至此，天命未集，人謀已墮，不如及兵鋒未交，早圖去就。死於鋒鏑，永爲逆臣矣。」諸將皆然之，於是季廣琛以麾下奔廣陵，渾惟明奔江寧，馮季康奔白沙。所謂「主將動讒疑，王師忽離畔」也。「自來白沙上，鼓譟丹陽岸。賓御如浮雲，從風各消散」，言軍中擾亂、賓幕奔逃之狀，璘與成式將趙侃戰新豐而敗，非水戰也。璘至鄱陽郡，司馬陶備閉城拒之，璘怒，命焚其城，非久攻也。其曰「舟中指可掬，城上骸爭爨」，甚言其撓敗之形有若此耳。「草草出近關，行行昧前算。南奔劇星火，北寇無涯畔。顧乏七寶鞭，留連道傍翫」，自言奔走匆遽之狀。「太白夜食昴，長虹日中貫」，喻己爲國之精誠可以上干天象。「秦、趙興天兵，茫茫九州亂。感遇明主恩，頗高祖逖言，過江誓流水，志在淸中原」，明己之所以從璘者，實因天下亂離，四方雲擾，欲得一試其用，以擴淸中原，如祖逖耳，非敢有逆志也。「拔劍擊前柱，悲歌難重論」，自傷其志之不能遂，而反有從王爲亂之名，身敗名裂，更向何人一爲申論。拔劍擊柱，慷慨悲歌，出處之難，太白蓋自嗟其不幸矣。蕭士贇曰：「此篇用事偏枯，句意倒雜，決非太白之作。」果眞灼見其爲非太白之詩耶？抑爲太白諱而故爲此言耳？

李太白全集卷之二十五

錢塘王琦琢崖輯註
王縉端臣王思謙蘊山較

古近體詩共九十首

題隨州紫陽先生壁

唐時隨州，又謂之漢東郡，屬山南東道。紫陽先生，見二十九卷《漢東紫陽先生碑銘》。

神農好長生，〔一〕風俗久已成。復聞紫陽客，早署丹臺名。〔二〕喘息飡妙氣，〔三〕《步虛》吟眞聲。〔四〕道與古仙合，心將元化幷。〔五〕樓疑出蓬海，鶴似飛玉京。〔六〕松雪窗外曉，〔七〕池水皆下明。忽耽笙歌樂，頗失軒冕情。終願惠金液，〔八〕提攜凌太淸。〔九〕

〔一〕《史記正義》：《括地志》云：厲山，在隨州隨縣北百里，山東有石穴。昔神農生於厲鄉，所謂列山氏也。春秋時爲厲國。

〔二〕《藝文類聚》：《眞人周君傳》曰：紫陽眞人周義山，字委通，汝陰人也。入蒙山，遇羨門子乘白鹿，執羽蓋，仗青毛之節，侍從十餘玉女，乃再拜叩頭，乞長生要訣。羨門子曰：「子名在丹臺玉室，何憂不仙？」

〔三〕《抱朴子》：閉藏喘息。又曰：粗氣，是喘息之氣也。《楚辭》：飡六氣而飲沆瀣兮。

〔四〕《異苑》：陳思王遊山，忽聞空裏誦經聲，清遠遒亮，解音者則而寫之，爲神仙聲。道士效之，作步虛聲。《樂府古題要解》：《步虛詞》，道觀所唱，備言衆仙縹緲輕舉之美。

〔五〕陳子昂詩：古之得仙道，信與元化幷。

〔六〕玉京，詳五卷註。又《一統志》：玉京洞，在赤城山，道書十大洞天之第六。晉許邁嘗居此，《與王羲之書》云「自山陰至臨海，多有金庭玉堂仙人芝草」，謂此。庾信詩：玉京傳相鶴，太乙授飛龜。

〔七〕顏延年詩：山明望松雪。

〔八〕金液，仙家上藥，詳十三卷註。

〔九〕《楚辭》：若王僑之乘雲兮，載赤霄而遊太清。

題元丹丘山居

故人棲東山，自愛丘壑美。青春臥空林，白日猶不起。松風清襟袖，石潭洗心耳。羨君無紛喧，高枕碧霞裏。

題元丹丘潁陽山居并序

唐河南府有潁陽縣，本武林縣，載初元年析河南伊闕嵩陽置，開元十五年更名潁陽。

丹丘家於潁陽，新卜別業，其地北倚馬嶺，〔一〕連峰嵩丘，南瞻鹿臺，〔二〕極目汝海，〔三〕雲巖映鬱，有佳致焉。白從之遊，故有此作。

〔一〕《元和郡縣志》：馬嶺山，在河南府密縣南十五里，洧水所出。

〔二〕《一統志》：鹿臺山，在南陽府汝州北二十里，有臺狀若蹲鹿。

〔三〕枚乘《七發》：南望荆山，北望汝海。李善註：汝稱海，大言之也。《一統志》：汝水源出嵩縣分水嶺，經流郟縣，合扈澗、長橋等水，戴液、團造等溪，東流入淮。

仙遊渡潁水，訪隱同元君。忽遺蒼生望，〔一〕獨與洪崖羣。〔二〕卜地初晦跡，興言且成文。却顧北山斷，前瞻南嶺分。遥通汝海月，不隔嵩丘雲。之子合逸趣，而我欽清芬。〔三〕舉跡倚松石，談笑迷朝曛。益（繆本作「終」）願狎青鳥，〔四〕拂衣棲江濆。

〔一〕《通鑑》：謝安雖爲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

〔二〕薛綜《西京賦註》：洪崖，三皇時伎人。

〔三〕陸機《文賦》：誦先人之清芬。

〔四〕江淹詩：青鳥海上遊。李善註：《呂氏春秋》曰：海上有人好青者，朝至海上而從青遊，青至

者前後數百。其父曰：「聞汝從青遊，盍取來？我欲觀之。」其子明旦至海上，羣青翔而不下。劉良註：青鳥，海鳥也。琦按：此詩所謂「青鳥」，當是用此事。然考今《呂氏春秋》本「青」作「蜻」，而註以爲蜻蜓小蟲，與李氏所引不同。疑今本之訛也。

詩意謂潁陽別業，固盡丘壑之美，而己之所好更在江湖，是以欲與青鳥相狎而棲息江濆。范傳正稱：「太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逸情所寄，不即此可見歟？

題瓜洲新河餞族叔舍人賁

胡三省《通鑑註》：揚州江都縣南三十里有瓜洲鎮，正對京口北固山。所謂新河，即今之瓜洲運河是也。

齊公鑿新河，萬古流不絕。豐功利生人，〔一〕天地同朽滅。兩橋對雙閣，芳樹有行列，愛此如甘棠，〔二〕誰云敢攀折。吳（蕭本作「美」）關倚此固，天險自茲設。〔三〕海水落斗門，〔四〕潮（蕭本作「湖」）平見沙汭（而拙切，音爇。繆本作「泬」，音血）。〔五〕我行送季父，弭（音米）棹徒流悅。〔六〕楊花滿江來，疑是龍山雪。〔七〕惜此林下興，愴爲山陽別。〔八〕瞻望清路塵，〔九〕歸來空寂蔑（蕭本作「滅」，複第二韻，恐誤）。〔一〇〕

〔一〕《舊唐書·玄宗紀》：開元二十六年，潤州刺史齊澣開伊婁河於揚州南瓜洲浦。又《齊澣傳》：開元二十五年，遷潤州刺史。潤州北界隔大江，至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船繞瓜步，多爲風濤

所漂損。瀚乃移其漕路於京口埭下，直渡江二十里。又開伊婁河二十五里，卽達揚子縣。自是免漂損之患，歲減脚錢數十萬，迄今利濟焉。

〔二〕《風俗通》：召公當農桑之時，重爲所煩勞，不舍鄉亭，止於棠樹之下，聽訟決獄，百姓各得其所。壽九十餘乃卒。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詩·甘棠》之所作也。

〔三〕宋文帝詩：極望周天險，留察浹神京。

〔四〕《新唐書》：江南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

〔五〕木華《海賦》：雲錦散文於沙汭之際。李善註：毛萇《詩傳》曰：芮，崖也。「芮」與「汭」通。《左傳集解》：水之隈曲曰汭。《說文》：汭，水相入也。汭，水從孔穴疾出也。或疑《廣韻》、《韻會》諸書屑薛韻中無「汭」字，當以「汭」爲是者。琦按：江淹《擬古詩》：赤玉隱瑤溪，雲錦被沙汭。昨發赤亭渚，今宿浦陽汭。皆作爇音讀，與設、絕、滅、雪、別字相叶，何疑於此詩耶？

〔六〕江淹詩：弭棹阻風雪。李善註：弭，止也。

〔七〕鮑照詩：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

〔八〕阮籍、阮咸叔姪與嵇康等寓居河內山陽，共爲竹林之遊，見十二卷註。

〔九〕曹植詩：君若淸路塵。

〔一〇〕謝靈運詩：各勉日新志，音塵慰寂蔑。寂蔑，猶寂寞也。

洗脚亭

詩乃送行之作，題內似有缺文。

白道向姑熟，〔一〕洪亭臨道旁。前有吳（蕭本作「昔」）時井，下有五丈牀。〔二〕樵女洗素足，行人歇金裝。〔三〕西望白鷺（繆本作「鳥」）洲，〔四〕蘆花似朝霜。送君此時去，回首淚成行（一作「雙」）。

〔一〕白道，大路也。人行跡多，草不能生，遙望白色，故曰白道。唐詩多用之，鄭谷「白道曉霜迷」，韋莊「白道向村斜」，是也。《通典》：宣州當塗縣城卽晉姑熟城也。胡三省《通鑑註》：姑熟，前漢丹陽春穀縣地。今太平州當塗縣卽姑熟之地，縣南二里有姑熟溪，西入大江。陸游曰：「姑熟城在當塗北。」

〔二〕牀，井欄也。

〔三〕傅玄《秋胡行》：遂下黃金裝。梁簡文《登山馬詩》：問樹識金裝。

〔四〕《景定建康志》：白鷺洲，在城之西，與城相望，周迴十五里。《江南志》：白鷺洲在江寧縣西南大江中。

勞勞亭

《景定建康志》：勞勞亭，在城南十五里，古送別之所。吳置亭在勞勞山上，今顧家寨大路東卽其所。《江南通志》：勞勞亭，在江寧府治西南。

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亭。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

題金陵王處士水亭

原註：此亭蓋齊朝南苑，又是陸機故宅。《江南通志》：南苑，在江寧府城外瓦棺寺東北。《方輿勝覽》：陸機宅，圖經云在上元縣南五里，秦淮之側，有二陸讀書堂在焉。

王子耽玄言，賢豪多在門。好鵝尋道士，〔一〕愛竹嘯名園。〔二〕樹色老（一作「秀」）荒苑，池光蕩華軒。〔三〕北（諸本皆作「此」，今校從《文苑英華》本）堂見明月，〔四〕更憶陸平原。〔五〕掃拭（諸本皆作「地」，今校從《文苑英華》本）青玉簟，爲余置金尊。醉罷（一作「後」）欲歸去，花枝宿鳥喧。何時復來此，再（一作「更」）得洗囂煩。

〔一〕《法書要錄》：王羲之性好鵝。山陰曇瓖村有一道士養好鵝十餘，王清旦乘小船故往，意大願樂，乃告求市易，道士不與，百方譬說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各兩章，便合羣以奉。」羲之便住半日，爲寫畢，籠鵝而歸。

〔二〕《世說》：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洒掃施設，在廳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

〔三〕王微詩：長想憑華軒。呂延濟註：軒，樓上鈎欄也。華者，有華飾文彩也。

〔四〕陸機詩：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輝，攬之不盈手。

〔五〕《晉書·陸機傳》：成都王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表爲平原內史。

題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并序

白久在廬、霍，元公近遊嵩山，〔一〕故交深情，出處無間，嵒（古巖字）信頻及，許爲主人，欣然適會本意。當冀長往不返，欲便舉家就之，兼書共遊，因有此贈。

〔一〕廬山，在今江西九江、南康二府界內。霍山，在今江南廬州界內。嵩山，在今河南登封、洛陽、鞏、密四縣界內。詳見前註。

家本紫雲山，〔二〕道風未淪落。〔三〕沉（繆本作「況」）懷丹丘志，〔三〕沖賞歸寂寞。朅來遊閩荒，〔四〕捫涉窮禹鑿。〔五〕夤緣泝潮海，〔六〕偃蹇陟廬、霍。憑雷躡天窗，弄景憩霞閣。且欣登眺美，頗愜隱淪諾。三山曠幽期，〔七〕四岳聊所託。〔八〕故人契嵩、潁，〔九〕高義炳丹雘（屋角切，汪入聲）。〔一〇〕滅跡遺紛囂，終言本峰壑。自矜林端好，不羨市朝樂。偶與眞意幷，頓覺世情薄。爾能折芳桂，吾亦採蘭若。〔一一〕拙妻好乘鸞，嬌女愛飛鶴。提攜訪神仙，從此鍊金藥。〔一二〕

〔一〕紫雲山，在綿州彰明縣西南四十里，峰巒環秀，古木樛翠，地里書謂常有紫雲結其上，故名。圖經：自北爲天倉，爲龍洞；其東爲風洞，爲仙人青龍洞，爲露香臺；其西爲蓋頭，爲白雲洞；其南爲天

台，爲帝舜洞，爲桃溪源，爲天生橋。有道宮建其中，名崇仙觀，觀中有黃籙寶宮，世傳爲唐開元二十四年神人由他山徙置于此，宮之三十六柱皆檀木，鐵繩隱跡在焉。此山地誌不載，宋魏鶴山作記，載集中。太白生于綿州，所謂家本紫雲山者，蓋謂是山歟？

〔二〕《梁書》：道風素論，坐鎮雅俗。

〔三〕《楚辭》：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

〔四〕竭來，詳見十三卷註。閩，今福建地，在唐時爲建州、福州、泉州、漳州、汀州五郡之地。東甌與閩地相連接，在唐時爲溫州、台州、處州三郡之地。秦時立閩中郡，合東甌在內。至漢始分東甌，以立東海王。太白生平未嘗入閩，而溫、台、處三州則遊歷多見於詩歌，疑此詩所謂「閩荒」者，指東甌之地而言也。

〔五〕《說苑》：禹鑿龍門，闢伊闕，平治水土。

〔六〕左思《吳都賦》：夤緣山岳之岊。

〔七〕三山，謂海中三神山。

〔八〕《左傳》：四岳三塗。杜預註：四岳，東岳岱，西岳華，南岳衡，北岳恒。蓋古稱四岳，不兼中岳在內，後世兼中岳而言，故稱五岳也。

〔九〕嵩山、潁水，詳九卷註。《史記·扁鵲傳》：竊聞高義之日久矣。

〔一〇〕《書·梓材》：惟其塗丹雘。孔穎達《正義》：雘，是釆色之名，有青色者，有朱色者，「炳丹雘」卽炳若丹青之義。

〔一一〕顏延年詩：芬馥歇蘭若。李周翰註：蘭若，香草，幽蘭、杜若也。

〔一二〕金藥，金丹，上藥也。

題江夏修靜寺原註：此寺是李北海舊宅。

李邕爲北海太守，以文字名天下，時人稱爲李北海，詳十九卷註。

我家北海宅，作寺南江濱。空庭無玉樹，高殿坐幽人。書帶留青草，〔一〕琴堂（一作「臺」）冪（音覓）素塵。〔二〕平生種桃李，寂滅不成春。

〔一〕《三齊記》：鄭玄教授于不期山，山下生草，形如薤，長尺餘，堅韌異常，土人名曰「康成書帶」。

〔二〕《韻會》：冪，覆也。

改九子山爲九華山聯句幷序

《太平御覽》：《九華山錄》曰：此山奇秀，高出雲表，峰巒異狀，其數有九，故號九子山焉。李白因遊江漢，覩其山秀異，遂更號曰九華。山之上有池塘數畝，水田千石。其池有魚，長者半尋，頳首頳尾，朱鬐丹腹。人欲觀之，叩木魚即躍，以可食之物散於池中，食訖而藏焉。其水流洩爲龍池，溢爲暴泉，入龍潭溪。

青陽縣南有九子山，〔一〕山高數千丈，上有九峰如蓮華。按圖徵名，無所依據。太史公

南遊，畧而不書。〔二〕事絕（許本作「出」）古老之口，復闕名賢之紀，雖靈仙往復，而賦詠罕聞。予乃削其舊號，加以九華之目。時訪道江、漢，憩於夏侯迴之堂，開簷岸幘，〔三〕坐眺松雪，因與二三子聯句，傳之將來。

〔一〕《太平寰宇記》：青陽縣，天寶元年割秋浦、南陵、涇三縣置，在青山之陽，故號曰青陽。屬宣州，永泰元年隸池州。

〔二〕《史記·太史公自序》：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

〔三〕《說文》：髮有巾曰幘。岸幘，謂脫其巾而露額也。《世說》：謝奕在桓溫座席，岸幘嘯詠，無異常日。

妙有分二氣，〔一〕靈山開九華。（李白）層標遏遲日，〔二〕半壁明朝霞。（高霽）積雪曜陰壑，飛流歕（音噴。蕭本作「歕」）陽崖。〔三〕（韋權輿。「權」一作「瓘」）青熒（音螢）玉樹色，〔四〕縹緲羽人家。〔五〕（李白）

〔一〕孫綽《天台山賦》：太虛遼廓而無閡，運自然之妙有，融而爲川瀆，結而爲山阜。李善註：妙有，謂一也。言大道運彼自然之妙，一而生萬物也。《老子》曰：道生一。王弼曰：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謂之爲「妙有」者，欲言有，不見其形，則非有，故謂之妙；欲言其無，物由之以生，則非無，故謂之有。斯乃無中之有，謂之妙有也。

〔二〕層標，謂山峰之層疊者。「標」當作「嫖」，一作「嘌」。《廣韻》：嘌，山峰是也。遲日，春日也，見五卷註。

〔三〕謝靈運詩：朝旦發陽崖。

〔四〕《羽獵賦》：玉石嶜崟，眩耀青熒。顏師古註：青熒，言其色青而有光熒也。李善註：青熒，光明貌。

〔五〕羽人，仙人也，見二十卷註。

題宛溪館

吾憐宛溪好，百尺照心明（一作「久照心益明」）。何（蕭本作「可」）謝新安水，千尋見底清。〔一〕白沙留月色，綠竹助秋聲。却笑嚴湍上，〔二〕於今獨擅名。

〔一〕《江南通志》：宛溪，在寧國府東，水至清澈。新安江，在徽州府，其源有四，一出歙之黟山，一出休寧之率山，一出績溪之大鄣山，一出婺源之浙嶺。四水皆達歙浦，會流至嚴州，合金華水，入浙江。爲灘凡三百六十。水至清，深淺皆見底。

〔二〕《一統志》：七里灘，在嚴州桐廬縣西，一名嚴陵瀨，卽漢嚴光垂釣處。

題東溪公幽居

杜陵賢人清且廉，〔一〕東溪卜築歲將淹。〔二〕宅近青山同謝脁，〔三〕門垂碧柳似陶潛。〔四〕好鳥迎春歌後院，飛花送酒舞前簷。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祗有水精鹽。〔五〕

〔一〕《雍錄》：杜陵，在長安東南二十里。

〔二〕《韻會》：淹，久留也，滯也，久也。

〔三〕《方輿勝覽》：青山，在當塗縣東南三十里。齊宣城太守謝朓築室於山南，遺址猶存。絕頂有謝公池。唐天寶間改爲謝公山。山下有青草市，一名謝家市。

〔四〕《南史》：陶潛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嘗著《五柳先生傳》，蓋以自況。

〔五〕《梁書》：中天竺國有眞鹽，色正白，如水精。《魏書》：太宗賜崔浩御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金樓子》：胡中白鹽，產于山崖，映日光明如水精，胡人以供國廚，名君王鹽，亦名玉華鹽。

嘲魯儒

魯叟談《五經》，白髮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烟霧。足著遠遊履，〔一〕首戴方山（繆本作「頭」）巾。〔二〕緩步從直道，未行先起塵。秦家丞相府，不重褒（音包）衣人。〔三〕君非叔孫通，〔四〕與我本殊倫。時事且未達，歸耕汶水濱。〔五〕

〔一〕曹植《洛神賦》：踐遠遊之文履。

〔二〕《莊子》：宋鈃、尹文作華山之冠以自表。註云：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表己心均平也。後人所謂「方山冠」蓋出於此。

〔三〕秦家丞相，謂李斯。《史記·李斯傳》：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

以愚百姓。《漢書》：雋不疑，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顏師古註：褒，大裾也，言著褒大之衣，廣博之帶。而說者乃以爲朝服垂褒之衣，非也。

〔四〕《史記》：叔孫通說上曰：「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眞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

〔五〕《說文》：汶水出琅邪朱虛東泰山，東入濰。桑欽說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泲。

懼讒

二桃殺三士，〔一〕詎假劍如霜。〔二〕衆女妬蛾眉，〔三〕雙花競（蕭本作「竟」）春芳。魏姝信鄭袖（蕭本作「褎」，古字同），掩袂對懷王。一惑巧言子，朱顏成死（一作「損」）傷。〔四〕行將泣團扇，〔五〕戚戚愁人腸。

〔一〕晏子以二桃殺三士，見三卷《梁甫吟》註。

〔二〕魏文帝詩：歐氏寶劍，何爲低昂？白如積雪，利若秋霜。

〔三〕《離騷》：衆女嫉予之蛾眉兮，謠諑謂予以善淫。

〔四〕《戰國策》：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悅之。夫人鄭袖知王之悅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鄭袖知寡人之悅新人也，其愛之

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袖知王以己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則必掩鼻。」新人見王，因掩其鼻。王謂鄭袖曰：「新人見寡人則掩其鼻，何也？」鄭袖曰：「妾不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袖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五〕班婕妤《怨歌行》：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觀獵

太守耀清威，乘閒弄晚輝。江沙橫獵騎，山火繞行圍。〔一〕箭逐雲鴻落，〔二〕鷹隨月兔飛。
不知白日暮，歡賞夜方歸。

〔一〕庾信詩：山火即時燃。山火，獵者燒草以驅逼禽獸之火也。

〔二〕《抱朴子》：飛繳墮雲鴻，沉綸引魴鯉。

觀胡人吹笛

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聲。〔一〕十月吳山曉，《梅花》落敬亭。〔二〕愁聞《出塞》（音賽）曲，〔三〕

淚滿逐臣纓。却望長安道，空懷戀主情。

〔一〕《漢書·楊惲傳》：家本秦也，能爲秦聲。

〔二〕楊齊賢曰：古者，羌笛有《落梅花》曲。《輿地廣記》：宣州宣城縣有敬亭山。

〔三〕《古今注》：横吹，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世用者《黄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黄覃子》、《赤之陽》、《望行人》十曲。

軍行

騮馬新跨（一作「誇」）白玉鞍，〔一〕戰罷沙場月色寒。〔二〕城頭鐵鼓聲猶震，匣裏金刀血未乾。

〔一〕《史記集解》：徐廣曰：赤馬黑髦曰騮。吳均詩：白玉鏤衢鞍，黄金馬腦勒。

〔二〕胡三省《通鑑註》：唐人謂沙漠之地爲沙場。

從軍行

百戰沙場碎鐵衣，城南已合數重圍。突營射殺呼延將，〔一〕獨領殘兵千騎歸。

〔一〕《晉書·匈奴傳》：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貴。

平虜將軍妻

平虜將軍婦，入門二十年。君心自不悅，妾寵豈能專。出解牀前帳，行吟道上篇。古人不吐井，〔一〕莫忘昔纏綿。〔二〕

〔一〕古樂府：王宋者，平虜將軍劉勳妻也，入門二十餘年。後勳悅山陽司馬氏女，以宋無子，出。還於道中作詩二首，曰：「翩翩牀前帳，張以蔽光輝。昔將爾同去，今將爾同歸。緘藏篋笥裏，當復何時披？」又曰：「誰言去婦薄，去婦情更重。千里不吐井，況乃昔所奉。遠望未爲遙，踟躕不得並。」程大昌曰：「千里不吐井，況乃昔所奉」，謂嘗飲此井，雖舍而去之千里，知不復飲矣，然猶以嘗飲乎此而不忍吐也，況昔所嘗奉以爲君子者乎！

〔二〕陸機詩：疇昔之遊，好合纏綿。

春夜洛城聞笛

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一〕何人不起故園情。

〔一〕《折楊柳》，古曲名，見前四首註。

嵩山採菖蒲者

神人（蕭本作「仙」）多古貌，雙耳下垂肩。嵩岳逢漢武，疑是九疑仙。我來採菖蒲，服食可延年。言終忽不見，〔一〕滅影入雲烟。〔二〕喻帝竟莫悟，終歸茂陵田。〔三〕

〔一〕《神仙傳》：漢武上嵩山，登大愚石室，起道宮，使董仲舒、東方朔等齋潔思神。至夜，忽見有仙人，長二丈，耳出頭巔，垂下至肩。武帝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疑之人也。聞中岳石上菖蒲一寸九節，可以服之長生，故來採耳。」忽然失人所在。帝顧侍臣曰：「彼非復學道服食者，必中岳之神以喻朕耳。」爲之採菖蒲服之，經二年，帝覺悶不快，遂止。時從官多服，然莫能持久，唯王興聞仙人教武帝服菖蒲，乃採服之不息，遂得長生。鄰里老少皆云世世見之，竟不知所之。

〔二〕謝靈運《山居賦》：廣滅影於崆峒，許遁音於箕山。

〔三〕《漢書・武帝紀》：後元二年二月丁卯，帝崩於五柞宮，三月甲申，葬茂陵。臣瓚曰：茂陵，在長安西北八十里。田，卽後人所謂墓田也。盧照鄰詩：花月茂陵田。

金陵聽韓侍御吹笛

韓公吹玉笛，倜（音惕）儻流英音。〔一〕風吹繞鍾山，〔二〕萬壑皆龍吟。〔三〕王子停鳳管，〔四〕師襄掩瑤琴。〔五〕餘韻（蕭本作「響」）渡江去，天涯安可尋。

〔一〕《廣韻》：倜儻，不羈也。江淹《横吹賦》：出天下之英音。
〔二〕《景定建康志》：鍾山，一名蔣山，在城東北一十五里。
〔三〕馬融《笛賦》：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己，截竹吹之聲相似。
〔四〕《列仙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沈約詩：沃若動龍驂，參差凝鳳管。
〔五〕《家語》：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於琴。」江淹詩：金簫哀夜長，瑶琴怨暮多。

流夜郎聞酺不預

《漢書·文帝紀》：賜酺五日。服虔曰：酺，音蒲。文穎註：酺，音步。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横賜得令聚會飲食五日也。顔師古註：酺之爲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爲酺。服音是也。唐時無三人羣飲之禁，所謂賜酺者，蓋聚作伎樂，年高者得賜酒食耳。《唐書》：至德二載十二月，賜民酺五日。此詩當是至德二載所作。

北闕聖人歌太康，〔一〕南冠君子竄遐荒。〔二〕漢酺聞奏鈞天樂，〔三〕願得風吹到夜郎。

〔一〕北闕，見五卷註。《詩·國風》：無已太康。毛傳曰：康，樂也。魏明帝《野田黄雀行》：百姓謳吟詠太康。
〔二〕南冠君子，用《左傳》鍾儀事，見二十四卷註。《漢書·韋賢傳》：撫寧遐荒。遐荒，謂遠方

荒僻之地。

〔三〕鈞天樂，用趙簡子事，見一卷註。

放後遇恩不霑

天作雲與雷，霈然德澤開。〔一〕東風日本至，白雉越裳來。〔二〕獨棄長沙國，三年未許回。何時入宣室，更問洛陽才。〔三〕

〔一〕首二句暗用《周易》「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意。

〔二〕《史記正義》：倭國，西南大海中島居，凡百餘小國，在京師南萬三千五百里，武后改倭國爲日本國。《韓詩外傳》：成王之時，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東風」、「白雉」二句，言遠人皆蒙恩澤之意。

〔三〕《史記》：賈生，名誼，洛陽人也。爲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鵩飛入賈生舍，止於座隅。楚人命鵩曰「服」。賈生既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三輔黃圖》：宣室，未央前殿正室也。庾信詩：欣茲河朔飲，對此洛陽才。

宣城見杜鵑花

蜀國曾聞子規鳥，〔一〕宣城還見杜鵑花。〔二〕一叫一回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三〕

〔一〕子規，一名杜鵑，蜀中最多，春暮則鳴，聞者悽惻。

〔二〕杜鵑花，處處有之，卽今之映山紅也。以二三月中杜鵑鳴時盛開，故名。

〔三〕三巴，巴郡、巴西、巴東也，詳見四卷註。太白本蜀地綿州人，綿州在唐時亦謂之巴西郡，因在異鄉，見杜鵑花開，想蜀地此時杜鵑應已鳴矣，不覺有感而動故國之思。楊升庵引此詩以爲太白是蜀人非山東人之一證。或以此詩爲杜牧所作《子規詩》，非也。

白田馬上聞鶯

白田，地名，今江南寶應縣有白田渡，當是其處。

黃鸝啄紫椹（音甚），五月鳴桑枝。〔一〕我行不記日，誤作陽春時。蠶老客未歸，〔二〕白田已繰絲（一作「吳人欲蚕絲」）。驅馬又前去，捫心空自悲（一作「嗟」）。〔三〕

〔一〕陸璣《詩疏》："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鶯，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摶黍，關西謂之黃鳥，一云鸝黃。當椹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椹熟不？"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椹本作葚，桑實也。生青，熟則紫色。

〔二〕《埤雅》："蠶足於葉，三俯三起，二十七日而老。

〔三〕宋之問詩："越俗鄙章甫，捫心空自憐。

三五七言

楊齊賢曰：古無此體，自太白始。

秋風清，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繆本作「烏」）棲復驚。〔一〕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爲情。

〔一〕《本草綱目》：慈烏，北人謂之寒鴉，以冬月尤盛也。

《滄浪詩話》以此詩爲隋鄭世翼之詩，《臞仙詩譜》以此篇爲無名氏作，俱誤。

雜詩

白日與明月，晝夜尙（一作「常」）不閑。況爾悠悠人，安得久世間。傳聞海水上，乃有蓬萊山。玉樹生綠葉，靈仙每登攀。一食駐玄髮，再食留紅顏。〔一〕吾欲從此去，去之無時還。

〔一〕《列子》：蓬萊山，在渤海之東，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其上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孫綽《天台山賦》：玄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江淹詩：玄髮已改素。

寄遠十二首

三鳥別王母，〔一〕銜書來見過。腸斷若剪絃，〔二〕其如愁思何！遙知玉窗裏，〔三〕纖手弄雲和。〔四〕奏曲有深意，青松交女蘿。寫水山（繆本作「落」）井中，同泉豈殊波。秦心與楚恨，皎皎爲誰多？

〔一〕三鳥，三青鳥，西王母使也。見六卷《相逢行》註。

〔二〕鮑照《傷逝賦》：離若剪絃。

〔三〕梁簡文帝詩：何時玉窗裏，夜夜更縫衣。

〔四〕《舊唐書》：如箏稍小曰雲和。《文獻通考》：雲和琵琶，如箏，用十三絃，施柱，彈之足黃鐘一均而倍六聲，其首爲雲象，因以名之。非周官雲和琴瑟之制也。又：唐清樂部有雲和箏，蓋其首象雲，與雲和琴瑟之制同矣。

其二

青樓何所在？乃在碧雲中。寶鏡挂秋水（一作「月」），羅衣輕春風。新妝坐落日，悵望金（一作「錦」）屏空。念此（一作「剪綵」）送短書，願因（一作「同」）雙飛鴻。〔一〕

〔一〕江淹詩：袖中有短書，願寄雙飛燕。李周翰註：短書，小書也。

其三

本作一行書，〔一〕殷勤道相憶。一行復一行，滿紙情何極。瑤臺有黃鶴，爲報青樓人：〔二〕朱顏凋落盡，白髮一何新。自知未應還（一作「老」），離居（一作「君」）經三春。〔三〕桃李今若爲，當窗發光彩。莫使香風飄，留與（一作「取」）紅芳待。〔四〕

〔一〕何遜詩：欲寄一行書。

〔二〕江淹《去故鄉賦》：願使黃鶴兮報佳人。

〔三〕《楚辭》：將以遺兮離居。

〔四〕江淹詩：瑤色行應罷，紅芳幾爲樂。

其四

玉筯落春（一作「清」）鏡，〔一〕坐愁湖陽水。〔二〕聞（一作「且」）與陰麗華，〔三〕風烟接鄰里。〔四〕青春已復過，白日忽相催。但恐荷（一作「飛」）花晚，令人意已摧。相思不惜夢，日夜向陽臺。〔五〕

〔一〕《白帖》：甄后面白，淚雙垂如玉筯。劉孝威詩：誰憐雙玉筯，流面復流襟。

〔二〕《古西門行》：何能坐愁拂鬱。湖陽縣，本漢舊縣，唐時隸唐州淮安郡。

〔三〕陰麗華，漢光武帝之后，南陽新野人。見七卷《南都行》註。
〔四〕自新野至湖陽，道里遠近不及百里，所謂「風烟接鄰里」也。
〔五〕陽臺，見二卷註。

其五

遠憶巫山陽，花明淥江暖。躊躇未得往，淚向南雲滿。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斷。不見眼中人，天長音信短。

此詩與樂府《大堤曲》相同，惟首三句異耳，編者重入。註已見前者，不復再出。

其六

陽臺隔楚水，春草生黃河（一作「陰雲隔楚水，轉蓬落渭河」）。相思無日夜，浩蕩若流波。流波向海去，欲見終無因（一作「定繞珠江濱」）。遙將一點淚，遠寄如花人。

其七

妾（一作「昔」）在春陵東，〔一〕君居漢江島。百里望花光，往來成白道。〔二〕（一作「日日采蘼

蕪，〔三〕上山成白道」。又「百里」，蕭本作「一日」。）一爲雲雨別，此地生秋草。秋草秋蛾飛，〔四〕相思愁落暉。何由一相見，滅燭解羅衣。〔五〕（末二句一作「昔時攜手去，今時流淚歸。遥知不得意，玉筯點羅衣」四句。）

〔一〕《通典》：漢舂陵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

〔二〕白道，註見本卷《洗脚亭》註。

〔三〕《本草別錄》云：芎藭葉名蘼蕪。蘇頌曰：四五月生葉，似水芹、胡荽、蛇牀輩，作叢而莖細，其葉倍香，江東蜀人採以作飲，七八月開碎白花。《古詩》：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

〔四〕江淹《扇上綵畫賦》：促織兮始鳴，秋蛾兮載飛。

〔五〕《子夜四時歌》：開窗秋月光，滅燭解羅裳。

其八

憶昨東園桃李紅碧枝，〔一〕與君此時初別離。金瓶落井無消息，〔二〕令人行嘆復坐思。坐思行歎成楚、越，〔三〕春風玉顔畏銷歇。〔四〕碧窗紛紛下落花，青樓寂寂空明月。兩不見，但相思，空留錦字表心素，至今緘愁不忍窺。〔五〕

〔一〕阮籍詩：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

〔二〕《淮南王篇》：金瓶素綆汲寒漿。釋寶月詩：莫作瓶落井，一去無消息。

〔三〕鮑照詩：安能行嘆復坐愁。
〔四〕又鮑照詩：容華坐銷歇。
〔五〕江總詩：橫波翻瀉淚，束素反緘愁。

其九

長短春草綠，緣階（繆本作「門」）如有情。卷葹心獨苦，抽却死還生。〔一〕覩物知妾意，希君種後庭。閑時當採掇，念此莫相輕。

〔一〕《藝文類聚》：《南越志》曰：寧鄉縣草多卷葹，拔心不死。江、淮間謂之「宿莽」。

其十

魯縞（音稿）如玉霜，〔一〕筆（一作「剪」）題月支（蕭本作「氏」）書。〔二〕寄書白鸚鵡，〔三〕西海慰（繆本作「畏」）離居。行數雖不多，字字有委曲。天末如見之，〔四〕開緘淚相續。淚盡恨轉深，千里同此心（繆本作「千里若在眼，萬里若在心」）。相思千萬里，一書直千金。

〔一〕顏師古《漢書註》：縞，繒之精白者也。魯縞，魯地所作之繒。詳十七卷註。
〔二〕月支，漢時西域國名。《史記》、《漢書》皆作月氏。《史記正義》：氏音支。涼、甘、肅、瓜、沙

等州，本月氏國之地。《漢書》云本居敦煌、祁連間是也。後人皆作月支。

〔三〕《初學記》：《南方異物志》曰：鸚鵡有三種：青者大如烏臼；一種白，大如鴟鴞；一種五色，大於青者。交州、巴南皆有之。《桂海虞衡志》：白鸚鵡，大如小鵝，亦能言。羽毛玉雪，以手撫之，有粉粘著指掌，如蛺蝶翅。用白鸚鵡寄書，事奇而未詳所本。

〔四〕謝莊《月賦》：氣霽地表，雲斂天末。

其十一　此首一作《贈遠》

美人在時花滿堂，美人去後餘空牀。牀中繡被卷不寢（一作「更不卷」），至今三載聞餘（一作「猶聞」）香。香亦竟不滅，人亦竟不來。相思黄葉落（一作「盡」），白露濕（一作「點」）青苔。

其十二

愛君芙蓉嬋娟之豔色，〔一〕若（蕭本作「色」）可湌兮難再得。〔二〕憐君冰玉清迥之明心，〔三〕情不極兮意已深。朝共琅玕之綺食，〔四〕夜同鴛鴦之錦衾。〔五〕恩情婉孌忽爲别，〔六〕使人莫錯亂愁心。亂愁心，涕如雪，寒燈厭夢魂欲絶，覺來相思生白髮。盈盈漢水若可越，〔七〕可惜凌波步羅韤。〔八〕美人美人兮歸去來，莫作朝雲暮雨兮（繆本缺「暮雨兮」三字）

飛陽臺。〔九〕

〔一〕《西京雜記》：卓文君姣好，臉際常若芙蓉。《廣韻》：嬋娟，好貌。
〔二〕陸機詩：鮮膚一何盛，秀色若可飡。
〔三〕鮑照《舞鶴賦》：抱淸迥之明心。
〔四〕阮籍詩：朝餐琅玕實。
〔五〕《西京雜記》：趙飛燕女弟在昭陽殿，遺飛燕鴛鴦被。陳子昂詩：聞有鴛鴦綺，復有鴛鴦衾。
〔六〕《韻會》：婉孌，美好也。
〔七〕《古詩》：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八〕曹植《洛神賦》：凌波微步，羅韈生塵。
〔九〕雲雨、陽臺，見二卷註。

長信宮

《漢書》：趙飛燕姊弟從自微賤興，踰越禮制，寖盛於前。班倢伃失寵，稀復進見。趙氏姊弟驕妬，倢伃恐久見危，求供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三輔黃圖》：長信宮，漢太后常居之。按《通靈記》：太后，成帝母也。后宮在西，秋之象也，秋主信，故宮殿以「長信」爲名。

月皎昭陽殿，〔一〕霜淸長信宮。天行乘玉輦，〔二〕飛燕與君同。〔三〕更有歡娛（一作「別有留情」）處，承恩樂未窮。誰憐團扇妾，獨坐怨秋風。〔四〕

〔一〕《西京雜記》：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

〔二〕李德林詩：天行肅輦路。沈炯詩：玉輦迎飛燕，金山賞鄧通。

〔三〕按《漢書》：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乎？」上善其言而止。太白翻其事而用之，言飛燕與君同輦而行，化實爲虛，畦徑都別。

〔四〕班倢伃詩：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飇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長門怨二首

《樂府古題要解》：《長門怨》，爲漢武帝陳皇后作也。后，長公主嫖女，字阿嬌。及衞子夫得幸，后退居長門宮，愁悶悲思。聞司馬相如工文章，奉黃金百斤，令爲解愁之詞。相如作《長門賦》，帝見而傷之，復得親幸者數年。後人因其賦爲《長門怨》焉。

天回北斗挂西樓，〔一〕金屋無人螢火流。〔二〕月光欲到長門殿，別作深宮一段愁。

〔一〕宋之問詩：地隱東巖室，天回北斗車。

〔二〕金屋，見四卷註。

其二

桂殿長愁不記春，〔一〕黄金四屋起秋塵。〔二〕夜懸明鏡青天上，獨照長門宮裏人。〔三〕

〔一〕沈約詩：恩暢蘭席，歡同桂殿。
〔二〕鮑照詩：高墉宿寒霧，平野起秋塵。
〔三〕《長門賦》：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 呂向註：月在空如懸也。

春怨

白馬金羈遼海東，〔一〕羅帷繡被臥春風。 落月低軒窺燭盡，飛花入戶笑牀空。〔二〕

〔一〕盧思道詩：白馬金羈俠少年。 遼海，即古遼東郡地，方千有餘里，南臨大海，故文人多稱遼海。
〔二〕梁簡文帝《序愁賦》：玩飛花之入戶，看斜暉之度寮。 蕭子範詩：落花徒入戶，何解妾牀空。

代贈遠 一作《寄遠》

妾本洛陽人，狂夫幽燕客。渴飲易水波，〔一〕由來多感激。胡馬西北馳，〔二〕香騣搖綠絲。〔三〕鳴鞭從此去，〔四〕逐虜蕩邊陲。〔五〕昔去有好言，不言久離別。燕支多美女，〔六〕走馬輕風雪。見此不記人，恩情雲雨絕。啼流玉筯盡，〔七〕坐恨金閨切。織錦作短書，腸隨回文結。〔八〕相思欲有寄，恐君不見察。焚之揚其灰，〔九〕手跡自此滅。

〔一〕《元和郡縣志》：河北道易州易縣有易水，一名故安河，出縣西寬中谷。《周官》曰：幷州，其浸淶、易。燕太子丹送荆軻易水之上，卽此水也。陶潛詩：渴飲易水流。

〔二〕曹植詩：白馬飾金羈，聯翩西北馳。

〔三〕《廣韻》：騣，馬鬣也。

〔四〕謝靈運詩：鳴鞭適大河。

〔五〕《左傳》：虔劉我邊陲。《廣韻》：陲，邊也。

〔六〕燕支山，見四卷註。

〔七〕玉筯，見本卷註。

〔八〕武后《璇璣圖序》：苻堅時，秦州刺史扶風竇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知識精明，儀容秀麗，然性近於急，頗傷嫉妬。滔拜安南將軍，留鎭襄陽，不與偕行。蘇悔恨自傷，因織錦爲回文，五采相宣，瑩心輝目，縱廣八寸，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爲文章，才情之妙，超今邁古，名

曰《璇璣圖》。讀者不能悉通，蘇氏笑曰：「徘徊宛轉，自爲語言，非我家人，莫之能解。」遂發蒼頭齎至襄陽。滔覽之，感其妙絕，迎蘇氏於漢南，恩好愈重。

〔九〕古《有所思》曲：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

陌上贈美人 一云《小放歌行》。一首在第三，此是第二篇。

駿馬驕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雲車。〔一〕美人一笑褰珠箔，遙指紅（一作「靑」）樓是妾家。

〔一〕《眞誥》：赤水山中學道者朱孺子，八月五日，西王母遣迎，即日乘五色雲車登天。庾信《步虛詞》：東明九芝盛，北燭五雲車。五雲車，仙人所乘者，此蓋誇美言之。

閨情

流水去絕國，浮雲辭故關。水或戀前浦，雲猶歸舊山。〔一〕恨君流（一作「龍」）沙去，〔二〕棄妾漁陽間。〔三〕玉筯夜垂（一作「日夜」）流，〔四〕雙雙落朱顏。黃鳥坐相悲，綠楊誰更攀。織錦心草草，挑燈淚斑斑。窺鏡不自識，況乃狂夫還。

〔一〕張協詩：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

〔二〕《元和郡縣志》：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一百六十里，即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者，其

沙風吹流行，故曰「流沙」。《通典》：沙州，古流沙地，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太平御覽》：流沙，在玉門關外。《唐書·西域傳》：吐谷渾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地理今釋》：流沙，在今陝西嘉峪關外索科鄂模以北，東至賀蘭山，西至廢沙州界，幾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其沙隨風流行，隨處有之。

〔三〕漁陽，古北戎無終子國也。戰國時屬燕，秦於其地置漁陽郡，二漢及隋因之。唐爲幽州地，開元十八年析幽州置薊州，後謂薊州爲漁陽郡。

〔四〕玉筯，見前註。

代別情人

清水本不動，桃花發岸旁。桃花弄水色，波蕩搖春光。我悅子容豔，子傾我文章。風吹綠琴去，曲度《紫鴛鴦》。〔一〕昔作一水魚，今成兩枝鳥。哀哀長雞鳴，夜夜達五曉。〔二〕起折相思樹，〔三〕歸贈知寸心。覆水不可收，〔四〕行雲難重尋。天涯有度鳥，莫絕瑤華音。〔五〕

〔一〕綠綺琴，司馬相如之琴也。曲度，猶度曲，謂隱度作新曲。俱見二十卷註。《紫鴛鴦》，疑卽所度之曲名。

〔二〕《焦仲卿妻詩》：中有雙飛鳥，自名爲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

〔三〕左思《吳都賦》：相思之樹。劉淵林註：相思，大樹也，材理堅邪，斫之則文，可作器，其實如珊瑚，歷年不變，東冶有之。

〔四〕《三國志註》：覆水不可收也。

〔五〕《楚辭》：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王逸註：瑤華，玉華也。謝朓詩：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花音。

代秋情

幾日相別離，門前生穭（音呂）葵。〔一〕寒蟬聒梧桐，〔二〕日夕長鳴悲。白露濕螢火，清霜零兔絲。〔三〕空掩紫（一作「閨掩」）羅袂，長啼無盡時。

〔一〕《廣韻》：穭，自生稻也。《廣雅》：葵，菜也，嘗傾葉向日，不令照其根。

〔二〕蔡邕《月令章句》：寒蟬應陰而鳴，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也。

〔三〕兔絲，蔓草也，多生荒野古道中，蔓延草木之上，有莖而無葉，細者如線，粗者如繩，黃色，子入地而生。初生有根，及纏物而上，其根自斷，蓋假氣而生，亦一異也。

對酒

蒲萄酒，〔一〕金叵（音頗）羅，〔二〕吳姬十五細馬馱。〔三〕青黛畫眉紅錦靴，〔四〕道字不正嬌唱歌。玳瑁筵中懷裏醉，〔五〕芙蓉帳裏（一作「底」）奈君何。〔六〕

〔一〕《史記》：大宛左右以蒲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十數歲不敗。《太平寰宇記》：蒲萄酒，西域有之，前代或有貢獻。及貞觀中破高昌，收馬乳蒲萄實，於苑中種之，幷得其酒法，太宗自損益之，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既頒賜羣臣，京師始識其味。

〔二〕《北齊書》：神武宴僚屬，於坐失金叵羅。竇泰令飲酒者皆脱帽，於祖珽髻上得之。《邵氏聞見後錄》：近世以洗爲叵羅，若洗豈可置之髻上？未知叵羅是何物。

〔三〕《唐六典註》：隴右諸牧監使，每年簡細馬五十匹進。其翔麟鳳苑廐，别簡粗壯敦馬一百匹，與細馬同進。按此知所謂細馬乃駿馬之小者耳。

〔四〕《中華古今注》：梁天監中，武帝詔宮人作白妝青黛眉。《韻會》：青黛似空青而色深。《本草》：青黛，從波斯國來，今以太原幷廬陵、南康等處染澱甕上沫紫碧色者用之。

〔五〕昭明太子《七契》：身託玳瑁之筵。

〔六〕鮑照詩：七綵芙蓉之羽帳，九華蒲萄之錦衾。

怨情

新人如花雖可寵，故人似玉猶來重。花性飄揚不自持，玉心皎潔終不移。故人昔新今尙故，還見新人有故時。〔一〕請看陳后黄金屋，〔二〕寂寂珠簾生網絲。

〔一〕江總詩：故人雖故昔經新，新人雖新復應故。

〔二〕金屋，見四卷註。

湖邊採蓮婦

小姑織白紵，未解將人語。〔一〕大嫂採芙蓉，〔二〕溪湖千萬重。長兄行不在，莫使外人逢。願學秋胡婦，〔三〕貞心比古松。〔四〕

〔一〕《韻會》：將，與也。

〔二〕《古今注》：芙蓉，一名荷華，生池澤中，實曰蓮，花之最秀異者。

〔三〕《列女傳》：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既納之五日，去而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旁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若曝採桑，吾行道遠，願託桑蔭下飡，下賫休焉。」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力作，紡績織紝，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吾不願金，所願卿無有外意，妾亦無淫佚之志。收子之賫與笥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使人喚婦至，乃向採桑者也。秋胡子慚。婦曰：「子束髮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今也，乃悅路旁婦人，下子之糧以金與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佚，是汚行也。汚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並忘，必不遂矣。妾不忍見。」遂去而東走，投河而死。

〔四〕范雲《寒松》詩：凌風知勁節，負雪見貞心。

怨情

美人卷珠簾，深坐嚬蛾眉。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

代寄情繆本多「人」字楚辭體

君不來兮，徒蓄怨積思而孤吟。〔一〕雲陽（當作「陽雲」）一去，〔二〕以（蕭本作「已」）遠隔巫山綠水之沉沉。留餘香兮染繡被，夜欲寢兮愁人心。〔三〕朝馳余馬於青樓，〔四〕怳若空而夷猶。〔五〕浮雲深兮不得語，却惆悵而懷憂。使青鳥兮銜書，〔六〕恨獨宿兮傷離居。〔七〕何無情而雨（繆本作「兩」）。絕，〔八〕夢雖往而交疏。橫流涕而長嗟，〔九〕折芳洲之瑤花。〔一〇〕送飛鳥以極目，怨夕陽之西斜。〔一一〕願爲連根同死之秋草，不作飛空之落花。

〔一〕《楚辭·九辯》：蓄怨兮積思，心煩憺兮忘食事。

〔二〕《子虛賦》：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孟康註：雲夢中高唐之臺，宋玉所賦者，言其高出雲之陽也。琦按：詩意正暗用《高唐賦》中神女事，知「雲陽」乃「陽雲」之誤爲無疑也。

〔三〕曹攄詩：薄暮愁人心。

〔四〕《楚辭·九歌》：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

〔五〕又云：君不行兮夷猶。王逸註：夷猶，猶豫也。

〔六〕沈約詩：銜書必靑鳥，嘉客信龍鑣。
〔七〕又《九歌》：將以遺兮離居。
〔八〕傅玄詩：昔君與我兮形影潛結，今君與我兮雲飛雨絕。
〔九〕又《九歌》：橫流涕兮潺湲。
〔一〇〕又云：採芳洲兮杜若。王逸註：芳洲，香草叢生水中之處。又《九歌》：折疏麻兮瑤花。王逸註：瑤花，玉花也。謝靈運詩：瑤花未堪折。李周翰註：瑤花，麻花也，其色白，故比於瑤。此花香，服食可致長壽，故以爲美。
〔一一〕劉琨詩：夕陽忽西流。

學古思邊

銜悲上隴首，腸斷不見君。流水若有情，幽哀從此分。蒼茫愁邊色，惆悵落日曛。山外接遠天，天際復有雲。白雁從中來，飛鳴苦難聞。足繫一書札，寄言歎(蕭本作「難」)離羣。離羣心斷絕，十見花成雪。胡地無春暉，征人行不歸。相思杳如夢，珠淚濕羅衣。

思邊 一作《春怨》

去年何時君別妾，南園綠草飛蝴蝶。〔一〕今歲何時妾憶君，西山白雪暗秦雲。〔二〕玉關去此

三千里，〔三〕欲寄音書那可聞！

〔一〕張景陽詩：蝴蝶飛南園。

〔二〕西山卽雪山，又名雪嶺。上有積雪，經夏不消。在成都之西，正控吐蕃，唐時有兵戍之。杜子美詩「西山白雪高」、「西山白雪三城戍」，正指此地。

〔三〕玉關，詳見三卷註。

口號吳王美繆本作「舞」人半醉

口號，卽口占也，詳九卷註。

風動荷花水殿香，〔一〕姑蘇臺上見（繆本作「宴」）吳王。西施醉舞嬌無力，笑倚東窗白玉牀。〔二〕

〔一〕徐陵詩：荷開水殿香。

〔二〕《十六國春秋》：石虎正會，殿上施白玉牀、流蘇帳。

琦按：吳王，卽爲廬江太守之吳王也。以其所宴之地比之姑蘇，以其美人比之西施，乃席上口占，以寓笑謔之意耳。若作詠古，味同嚼蠟。

折荷有贈

涉江翫秋水，愛此紅蕖鮮。〔一〕攀荷弄其珠，蕩漾不成圓。佳人綵雲裏，欲贈隔遠天。相思無因見，悵望涼風前。

〔一〕紅蕖，紅荷也。

此篇卽前卷《擬古》之第十一首，只五字不同。

代美人愁鏡二首

明明金鵲鏡，〔一〕了了玉臺前。〔二〕拂拭皎（蕭本作「交」）冰月，光輝何清圓。紅顏老昨日，白髮多去年。鈆（音沿，與鉛同）粉坐相誤，〔三〕照來空凄然。

〔一〕《太平御覽》：《神異經》曰：昔有夫妻將別，破鏡，人各執半以爲信。其妻與人通，鏡化爲鵲，飛至夫前，夫乃知之。後人因鑄鏡爲鵲，安背上。自此始也。

〔二〕《女紅餘志》：淑文所寶，有對鳳垂龍玉鏡臺。淑文名婉，姓李氏，賈充妻。

〔三〕《韻會》：鉛粉，胡粉也，以鉛燒煉而成，故曰鉛粉。

其二

美人贈此盤龍之寶鏡，〔一〕燭我金縷之羅衣。〔二〕時將紅袖拂明月，爲惜普照之餘輝。〔三〕

影中金鵲飛不滅，臺下青鸞思獨絕。〔四〕藁砧一別若箭弦，〔五〕去有日，來無年。狂風吹却妾心斷，玉筯幷墮菱花前。〔六〕

〔一〕蕭子顯詩：明鏡盤龍刻，簪羽鳳凰雕。

〔二〕劉孝威詩：瓊筵玉笥金縷衣。

〔三〕《抱朴子》：三光以普照著明。

〔四〕《藝文類聚》：宋范泰《鸞鳥詩序》曰：昔罽賓王結罝峻卯之山，獲一鸞鳥，甚愛之，欲其鳴而不能致也。乃飾以金籠，享以珍羞，對之愈戚，三年不鳴。其夫人曰：「嘗聞鳥見其類而後鳴，何不懸鏡以映之。」王從其意。鸞覩影悲鳴，哀響沖霄，一奮而絕。劉昭《後漢書註補》：鸞，鳳類，而色青。

〔五〕《樂府古題要解》：古詞「藁砧今何在」。藁砧，砆也，蓋婦人謂其夫之隱語也。

〔六〕玉筯，淚也。江總詩：紅樓千愁色，玉筯兩行垂。《飛燕外傳》：七出菱花鏡一奩。《埤雅》：舊說鏡謂之菱花，以其面平光影所成如此。庾信《鏡賦》云「照壁而菱花自生」是也。《爾雅翼》：昔人取菱花六觚之象以爲鏡。

贈段七娘

羅襪凌波生網塵，〔一〕那能得計訪情親。千杯綠酒何辭醉，一面紅妝惱殺人。

〔一〕曹植《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

別內赴徵三首

王命三徵去未還，明朝離別出吳關。白玉高樓看不見，相思須上望夫山。〔一〕

〔一〕望夫山，見二十二卷註。

其二

出門妻子強牽衣，問我西行幾日歸。歸（繆本作「來」）時儻佩黃金印，〔一〕莫見（蕭本作「學」）蘇秦不下機。〔二〕

〔一〕《初學記》：衞宏《漢舊儀》曰：列侯，黃金印，龜鈕，文曰印。丞相、將軍，黃金印，龜鈕，文曰章。《新書》：天子之相，號爲丞相，黃金之印。

〔二〕《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去秦而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

其三

翡翠爲（一作「高」）樓金作梯，〔一〕誰人獨宿倚門啼（一作「卷簾愁坐待鳴雞」）？夜坐（繆本

作「泣」)寒燈連曉月，行行淚盡楚關西。

〔一〕郭璞詩：翹手攀金梯。

秋浦寄内

我今尋陽去，〔一〕辭家千里餘。結荷見(蕭本作「捲」)水宿，却寄大雷書。〔二〕雖不同辛苦，愴離各自居。我自入秋浦，〔三〕三年北信疏。紅顔愁落盡(蕭本作「日」)，白髮不能除。有客自梁苑，〔四〕手攜五色魚，〔五〕開魚得錦字，歸問我何如。江山雖道阻，意合不爲殊。

〔一〕尋陽郡，唐時之江州也，隸江南西道。

〔二〕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泝無邊，險徑遊歷，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辛貧，波路壯闊。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發千里，日踰十晨，嚴霜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太平寰宇記》：舒州望江縣有大雷池，水西自宿松縣界流入雷池，又東流經縣南，去縣百里，又東入於海。江行百里爲大雷口，又有小雷口。宋鮑明遠有《登大雷岸與妹書》，乃此地。

〔三〕秋浦縣，唐時隸江南西道之池州。

〔四〕梁苑，在唐爲河南道宋州之宋城縣。

〔五〕魚書，詳十一卷註。

自代內贈

寶刀裁（繆本作「截」）流水，無有斷絕時。 妾意逐君行，纏綿亦如之。 別來門前草，秋巷春轉碧（「巷」當是「黃」字之訛。 繆本作「春盡秋轉碧」）。 掃盡更還（繆本作「還更」）生，萋萋滿行跡。 鳴鳳始相（蕭本作「何」）得， 雄驚雌各飛。 遊雲落何山？ 一往不見歸。 估客發大樓（一作「東海」），〔一〕知君在秋浦。 梁苑空錦衾， 陽臺夢行雨。〔二〕妾家三作相，失勢去西秦。猶有舊歌管，淒清聞四鄰。曲度入紫雲，〔三〕啼無眼中人（繆本多「女弟爭笑弄，悲羞淚盈巾」二句）。〔四〕妾似井底桃，〔五〕開花向誰笑？ 君如天上月，不肯一回照。 窺鏡不自識，別多憔悴深。 安得秦吉了，〔六〕為人道寸心。

〔一〕估客，商人也。 古樂府有《估客樂》。 大樓山，在池州府城南，唐時為秋浦縣地。

〔二〕陽臺行雨，蓋言惟夢中得相見耳。 事見二卷註。

〔三〕宗楚客三為宰相。 曲度，曲之節奏。 俱詳十五卷註。

〔四〕陸機詩：髣髴眼中人。

〔五〕井底桃，卽四卷「桃李出深井」之意。 今庭中天井是也。 蕭子顯詩：桐生井底葉交加。

〔六〕《太平廣記》：秦吉了，容管廉、白州產此鳥，大約似鸚鵡，嘴脚皆紅，兩眼後夾腦有黃肉冠。善效人言，語音雄大、分明於鸚鵡。 以熟雞子和飯如棗飼之。 《桂海虞衡志》：秦吉了，如鸚鵡，紺黑

色，丹咮黃距，目下連項有深黃文，項毛有縫，如人分髮。能人言，比於鸚鵡尤慧，大抵鸚鵡聲如兒女，吉了聲則如丈夫，出邕州溪洞中。

秋浦感主人歸燕寄内

霜凋（繆本作「朽」）楚關木，始知殺氣嚴。〔一〕寥寥金天廓，〔二〕婉婉綠紅潛。胡燕別主人，〔三〕雙雙語前簷。三飛四迴顧，欲去復相瞻。豈不戀華屋，〔四〕終然謝珠簾。我不及此鳥，遠行歲已淹。寄書道中嘆，淚下不能緘。

〔一〕《月令》：仲秋之月，殺氣浸盛。江淹詩：殺氣起嚴霜。劉良註：殺氣，寒氣也。

〔二〕陳子昂詩：金天方肅殺，白露始專征。

〔三〕《爾雅翼》：胡燕比越燕而大，臆前白質黑章，其聲亦大。巢懸於大屋兩榱間，其長有容匹素者，謂之蛇燕。

〔四〕謝靈運詩：華屋非蓬居。呂向註：華，畫飾也。

送内尋廬山女道士李騰空二首

《方輿勝覽》：延眞觀，在南康軍城北四十里，舊名昭德。唐女眞李騰空所居。騰空，宰相李林甫之女。《廬山志》：蔡尋眞，侍郎蔡某女也。李騰空，宰相李林甫女也。幼並超異，

生富貴而不染，遂爲女冠，同入廬山。蔡居屏風疊之南，李居屏風疊之北，學三洞法，以丹藥、符籙救人疾苦。至三元八節，會於詠眞洞，以相師講。貞元中，九江守許渾以狀聞，昭德皇后賜以金帛、土田。已而蛻去，門人收簪簡瘞之。鄉俗歲時祭祀不絕。昭德崩，許渾入朝，因乞賜觀額，以昭追奉，詔以詠眞洞尋眞觀，騰空所居，爲昭德觀。

君尋騰空子，應到碧山家。水舂雲母碓（音對），〔二〕風掃石楠花。〔三〕若戀幽居好，相邀弄紫霞。

〔二〕白居易詩有「何處水邊碓，夜舂雲母聲」及「雲碓無人水自舂」之句。自註云：廬山中雲母多，故以水碓擣鍊，俗呼爲雲碓。

〔三〕《本草衍義》：石楠，葉似枇杷葉之小者而背無毛。正二月間開花，冬有二葉爲花苞，苞既開，中有十餘花，大小如椿花，甚細碎。每一苞約彈許大，成一毬，一花六葉，一朵有七八毬，淡白綠色。花罷，去年葉盡脫，漸生新葉。

《詩人玉屑》：詩體有借對，孟浩然「厨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太白「水舂雲母碓，風掃石楠花」，少陵「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是也。

其二

多君相門女，〔一〕學道愛神仙。素手掬青靄（哀上聲），羅衣曳紫烟。〔二〕一往屏風疊，〔三〕乘

鸞著玉鞭（一作「不著鞭」）。

〔一〕多，猶重也。

〔二〕鮑照《與妹書》：左右青靄，表裏紫霄。《韻會》：靄，雲集貌。

〔三〕屏風疊，在廬山，見十一卷註。

贈內

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雖爲李白婦，何異太常妻。〔一〕

〔一〕《後漢書》：周澤爲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常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在尋陽非所寄內

《後漢書·陳蕃傳》：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晉書·曹攄傳》：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後人以囹圄爲「非所」，本此。劉長卿有《非所留繫聞長州軍笛聲》，亦用其字。

聞離知慟哭，行啼入府中。多君同蔡琰（以冉切，音近兗），流淚請曹公。〔一〕知登吳章嶺，〔二〕昔與死無分。崎嶇行石道，〔三〕外折入青雲。相見若悲歎，哀聲那可聞！

〔一〕《後漢書》：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女也，名琰，字文姬。祀爲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爲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哀，衆皆改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廐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

〔二〕《江西通志》：吳章山，在九江、南康二府之界，西去九江府城三十里，南去南康府城四十五里，與廬山相接，嶺路峻隘。宋孔武仲《吳章嶺詩》云：廬山北轉是吳章，巖草紛紛靜有香。或云：昔有吳章者居此，故名。或謂吳障山，以其爲吳之障也。周必大《泛舟遊山錄》：上吳章嶺，亂石聱牙，頗亦險峻。嶺脊分江東、西兩路界，過界便見五老峰，是爲山南。

〔三〕《韻會》：崎嶇，山險也。

南流夜郎寄内

夜郎天外怨離居，〔一〕明月樓中音信疏。北雁春歸看欲盡，南來不得豫章書。〔二〕

〔一〕《古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二〕《一統志》：章山，在湖廣德安府城東四十里，古文以爲內方山。《左傳》：吳自豫章與楚夾

漢。舊圖經云：豫章，卽今之章山。唐李白娶安陸許氏，逮流夜郎，妻在父母家，有《寄內》詩云「南來不得豫章書」，亦言安陸之豫章也。琦按：魏顥序：「太白始娶於許，終娶於宗。」則此時之婦乃宗也，因寓居豫章，故云。《一統志》猶以流夜郎時之婦爲許相之女，以豫章爲德安府之豫章山，俱誤。

越女詞五首

長干吳兒女，〔一〕眉目豔星月。〔二〕屐上足如霜，〔三〕不着鴉頭襪。

〔一〕《江南通志》：長千里，在江寧府城南五里。

〔二〕梁武帝詩：容色玉耀眉如月。

〔三〕《晉書·五行志》：初作屐者，婦人頭圓，男子頭方。圓者順之義，所以別男女也。至太康初，婦人屐乃頭方，與男無別。則知古婦人亦著屐也。

其二

吳兒多白皙，好爲蕩舟劇。〔一〕賣眼擲春心，〔二〕折花調行客。〔三〕

〔一〕《史記》：齊桓公與蔡女戲船中，夫人蕩舟，桓公止之不止。

〔二〕賣眼，卽楚《騷》「目成」之意。梁武帝《子夜歌》：賣眼拂長袖，含笑留上客。

〔三〕調，嘲笑也。《世說》：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

其三

耶溪採蓮女，〔一〕見客棹歌回。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繆本作「肯」）來。

〔一〕《雲笈七籤》：若耶溪，在越州會稽縣南。

其四

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舸（音歌）郎。〔一〕相看月未墮，白地斷肝腸。〔二〕

〔一〕《唐書·地理志》：婺州東陽郡有東陽縣，越州會稽郡有會稽縣，俱隸江南東道。

〔二〕白地，猶俚語所謂「平白地」也。

按謝靈運有《東陽溪中贈答》二詩，其一曰：「可憐誰家婦，緣流洗素足。明月在雲間，迢迢不可得。」其二曰：「可憐誰家郎，緣流乘素舸。但問情若何，月就雲中墮。」此詩自二作點化而出。

其五

鏡湖水如月，耶溪女如雪。〔一〕新妝蕩新波，光景兩奇絕。

〔一〕鏡湖，在會稽、山陰兩縣界。若耶溪，在會稽縣東南，北流入于鏡湖。詳見六卷註。

浣紗石上女

《一統志》：浣紗石，在若耶溪側，是西施浣紗之所。或云在苧蘿山下。

玉面耶溪女，青蛾紅粉妝。〔一〕一雙金齒屐，〔二〕兩足白如霜。

〔一〕《古詩》：娥娥紅粉妝。

〔二〕《南越志》：軍安縣女子趙嫗著金箱齒屐。

示金陵子　一作《金陵子詞》

《妝樓記》：金陵子能作醉來妝。

金陵城東誰家（一作「金陵」）子，竊聽琴聲碧（一作「夜」）窗裏。落花一片天上來，隨人直渡西江水。楚歌吳語嬌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謝公正要東山妓，攜手林泉處處行。〔一〕

〔一〕《通鑑》：謝安每遊東山，常以妓女自隨。

出妓金陵子呈盧六四首

安石東山三十春，傲然攜妓出風塵。樓中見我金陵子，何似陽臺雲雨人？

其二

南國新豐酒，東山小妓歌。〔一〕對君君不樂，花月（蕭本作「有」）奈愁何。

〔一〕梁元帝詩：試酌新豐酒，遙勸陽臺人。陸放翁《入蜀記》：早發雲陽，過新豐小憩。李太白詩云「南國新豐酒，東山小妓歌」，又唐人詩云「再入新豐市，猶聞舊酒香」，皆謂此地，非長安之新豐也。然長安新豐亦出名酒，見王摩詰詩。至今居民市肆頗盛。

其三

東道烟霞主，〔一〕西江詩酒筵。相逢不覺醉，日墮歷陽川。〔二〕

〔一〕《左傳》：若舍鄭以爲東道主。
〔二〕《唐書・地理志》：淮南道和州歷陽郡有歷陽縣。

其四

小妓金陵歌楚聲，家僮丹砂學鳳鳴。〔一〕我亦爲君飲清酒，君心不肯向人傾。

〔一〕丹砂，太白奴名，見魏顥《李翰林集序》中。學鳳鳴，謂吹笙也。梁武帝《鳳笙曲》：朱唇玉指學鳳鳴。

巴女詞

巴水急如箭，〔一〕巴船去若飛。十月三千里，郎行幾歲歸？

〔一〕唐之渝州、涪州、忠州、萬州等處，皆古時巴郡地。其水流經三峽下至夷陵。當盛漲時，箭飛之速，不是過矣。

哭晁卿衡 蕭本作「行」

《舊唐書》：日本國，開元初遣使來朝，因請儒士授經，詔四門助教趙元默就鴻臚寺教之。所得錫賚盡市文籍，泛海而還。其偏使朝臣仲滿慕中國之風，因留不去，改姓名爲朝衡，仕歷左補闕、儀王友。衡留京師五十年，好書籍，放歸鄉，逗遛不去。上元中擢衡爲左散騎常侍、鎮南都護。《新唐書》：朝衡歷左補闕、儀王友，多所該識，久乃還；天寶十二載，朝衡復入朝，云云。王維有《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詩序》，趙驊有《送晁補闕歸日本詩》，儲光羲有《洛中貽朝校書衡詩》。蓋「晁」字卽古「朝」字，朝衡、晁衡，實一人也。新、舊《唐書》俱不言衡終于何年，據太白是詩，則衡返棹日本而死矣；豈上元以後事耶？抑得之傳

聞之謁耶？

日本晁卿辭帝都，〔一〕征帆一片遶蓬壺。〔二〕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三〕

〔一〕《唐書》：日本，古倭奴也，去京師萬四千里，直新羅東南，在海中島而居。國無城郭，聯木爲柵落，以草茨屋。左右小島五十餘，皆自名國，而臣附之。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爲名。或曰：日本乃小國，爲倭所幷，故冒其號，使者不以情，故疑焉。

〔二〕《拾遺記》：蓬壺，蓬萊也。

〔三〕《水經注》：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郁洲，《山海經》所謂「郁山在海中」者也。言是山自蒼梧徙此，云山上猶有南方草木。崔季珪之叙《述初賦》，言：郁州者，故蒼梧之山也。心悅而怪之，聞其上有仙人石室也，乃往觀。見一道人獨處，休休然不談不對，顧非己及也。卽其賦所云「吾夕濟於郁洲」者也。《一統志》：淮安府海州朐山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鬱洲，又名郁洲，一名郁州山，一名蒼梧山，或云昔從蒼梧飛來。

自溧水道哭王炎三首

《說文》：溧水，出丹陽溧水縣。《元和郡縣志》：溧水，在宣州溧水縣南六里。《江南通志》：溧水，一名瀨水，在溧陽縣西北，上承丹陽湖，東流爲宜興之荊溪，入太湖，舊名永陽江，又名中江。《一統志》：王炎，宣城人，與李白爲友，嘗遊蜀。及死，白詩輓之。

白楊雙行行，白馬悲路傍。晨與見曉月，更似發雲陽。〔一〕溧水通吳關，逝川去未央。故人萬化盡，〔二〕閉骨茅山岡。〔三〕天上墜玉棺，〔四〕泉中掩龍章。〔五〕名飛日月上，義與風雲翔。逸氣竟莫展，〔六〕英圖俄夭傷。楚國一老人，來嗟龔勝亡。〔七〕有言不可道，雪泣憶（繆本作「惜」）蘭芳。〔八〕

〔一〕謝靈運《廬陵王墓下》詩：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李善註：《越絶書》：曲阿爲雲陽縣。

〔二〕任昉《哭范僕射》詩：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

〔三〕江淹《恨賦》：烟斷火絶，閉骨泉裏。《太平寰宇記》：茅山，在句容縣南五十里，本名句曲山，其山形如「句」字三曲。昔茅山君得道於此，後人遂名焉。其山接句容、金壇、延陵三縣界。

〔四〕玉棺，漢王喬事，見十一卷註。

〔五〕趙景真《與嵇茂齊書》：表龍章於裸壤。李善註：龍，衮龍之服也；章，章甫之冠也。

〔六〕陸雲《南征賦》：雄聲泉涌，逸氣風亮。

〔七〕《漢書·王莽傳》：遣謁者持安車印綬，即拜楚國龔勝爲太子師友祭酒，勝不應徵，不食而死。龔勝本傳：勝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八〕謝靈運詩：楚老惜蘭芳。《呂氏春秋》：吳起雪泣而應之。高誘註：雪，拭也。

其二

王公希代寶，棄世一何早。弔死不及哀，殯宮已秋草。〔一〕悲來欲脫劍，挂向何枝好？〔二〕哭向茅山雖未摧，一生淚盡丹陽道。〔三〕

〔一〕言弔死而不及其新哀之時，殯宮之上已生秋草，蓋言久也。與《左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句同意異。陸機詩：哀鳴興殯宮。

〔二〕《論衡》：延陵季子過徐，徐君好其劍，季子以當使於上國，未之許與。季子使還，徐君已死，季子解劍，帶其冢樹。御者曰：「徐君已死，尚誰爲乎？」季子曰：《前已心許之矣，可以徐君死故負吾心乎？」遂帶劍於冢樹而去。

〔三〕溧水，在兩漢時乃丹陽郡之地，故曰丹陽道。

其三

王家碧瑤樹，〔一〕一樹忽先摧。海內故人泣，天涯弔鶴來。〔二〕未成霖雨用，先天（許本作「失」）濟川材。〔三〕一罷《廣陵散》，〔四〕鳴琴更不開。

〔一〕《淮南子》：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世說》：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

〔二〕《陶侃別傳》：侃丁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視之，但見雙鶴沖天而去。

〔三〕《書·説命》：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四〕《晉書》：嵇康將刑東市，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絶矣。」初，康嘗遊乎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絶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

哭宣城善釀紀叟

紀叟黄泉裏，還應釀老春。〔一〕夜臺無曉日，〔二〕沽酒與何人？（一作《題戴老酒店》，云：「戴老黄泉下，還應釀大春。夜臺無李白，沽酒與何人？」）

〔一〕老春，是紀叟所釀酒名，唐人名酒多帶「春」字。

〔二〕陸機詩：送子長夜臺。李周翰註：墳墓一閉，無復見明，故云長夜臺，後人稱夜臺，本此。沈約《傷美人賦》：忽淪軀於夜臺。盧照鄰詩：夜臺無曉箭，朝奠有虚尊。

宣城哭蔣徵君華

敬亭埋玉樹，知是蔣徵君。〔一〕安（繆本作「果」）得相如草，空（繆本作「仍」）餘封禪文。〔二〕池臺空有月，詞賦舊凌雲。〔三〕獨挂延陵劍，〔四〕千秋在古墳。

〔一〕《一統志》：蔣華墓，在敬亭山。華，唐人，嘗與李白遊，白詩曰：「敬亭山下墓，知是蔣徵君。」《世說》：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

〔二〕《史記》：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卽空居。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言封禪事。所忠奏其書，天子異之。

〔三〕《漢書》：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諷，帝反縹縹有凌雲之志。

〔四〕延陵劍，見前三首註。

李太白全集卷之二十六

錢塘王琦琢崖輯註
王濟魯川較

表書共九首

爲吳王謝責赴行在遲滯表

《通鑑》：天寶十四載十二月，安祿山以張通晤爲睢陽太守，與陳留長史楊朝宗將胡騎千餘東略地，郡縣官多望風降走，惟東平太守嗣吳王祗、濟南太守李隨起兵拒之。郡縣之不從賊者，皆依吳王爲名。十五載二月，上以吳王祗爲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三月戊辰，吳王祗擊謝元同，走之，拜陳留太守、河南節度使。五月，太常卿張垍薦夷陵太守虢王巨有勇略，上徵吳王祗爲太僕卿，以巨爲陳留譙郡太守、河南節度使。至德二載十一月，張鎬率魯炅、來瑱、吳王祗、李嗣業、李奐五節度，徇河南、河東郡縣，皆下之。其赴行在，疑在徵爲太僕卿時事。《漢書》：徵詣行在所。顏師古曰：天子或在京師，或出巡狩，不可豫定，故言行在所耳。《三輔黃圖》：行在所，天子以四海爲家，不以京師宮室居

處爲常，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車輿所至，奏事皆曰行在。《獨斷》：天子所在曰行在所。《十六國春秋》：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

臣某言：伏蒙聖恩，追赴行在，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繆本少二字）。〔一〕臣聞胡馬矯首，〔二〕嘶北風以踢顧；〔三〕越禽歸飛，戀南枝而刷羽。〔四〕所以流波思其舊浦，〔五〕落葉墜於本根。〔六〕在物尚然，矧於臣子。

〔一〕《齊東野語》：今臣僚上表所稱「誠惶誠恐」及「誠歡誠喜，頓首稽首」者，謂之「中謝」、「中賀」，自唐以來，其體如此。蓋臣某以下，略敍數語，便入此句，然後敷陳其詳。

〔二〕《古詩》：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水經注》：胡馬感北風之思，遂頓羈絕絆，驤首而馳。晨發京城，食時至燉煌北塞外，長鳴而去。揚雄《甘泉賦》：仰矯首以高視兮。劉良註：矯，舉也。

〔三〕潘岳《寡婦賦》：馬悲鳴而踢顧。劉良註：踢顧，踡踢顧盼不前也。

〔四〕潘岳詩：徒懷越鳥志，眷戀想南枝。梁簡文帝詩：銜苦入淺水，刷羽向沙洲。

〔五〕張協詩：流波戀舊浦。

〔六〕張駿《東門行》：休否有終極，落葉思本莖。

臣位叨盤石，〔一〕辜負明時；〔二〕才闕總戎，〔三〕謬當强寇。駑拙有素，〔四〕天實知之。伏惟陛下重紐乾綱，〔五〕再清國步，〔六〕憖（當作「愍」）臣不逮，〔七〕賜臣生全。歸見白日，死無遺恨。

〔一〕《韻會》：叨，濫也。《漢書》：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

〔二〕《韻會》：孤，負也。毛氏曰：孤負之孤，當作「孤」，俗作「辜」，非。

〔三〕《隋書》：總戎塞表，胡虜清塵。

〔四〕盧思道《孤鴻賦序》：才本駑拙，性實疏懶。

〔五〕范甯《穀梁傳序》：周道衰陵，乾綱絶紐。疏曰：乾綱者，乾爲陽，喻天子；坤爲陰，喻諸侯。天子總統萬物，若綱紀衆紐，故曰乾綱。絶紐者，紐是連繫之詞，諸侯背叛，四海分崩，若紐之絶，故曰絶紐。

〔六〕《詩·大雅》：國步斯頻。朱子註：步，猶運也。

〔七〕《廣韻》：慜，憐也。憋，聰也。二字異義，世多以「慜」作「憋」，非是。

然臣年過耳順，風瘵（音債）日加。〔一〕鋒鏑（音的）殘骸，劣有餘喘。〔二〕雖決力上道，〔三〕而心與願違。貴貪尺寸之程，轉增犬馬之戀。〔四〕非有他故，以疾淹留。

〔一〕郭璞《爾雅註》：今江東呼病曰瘵。

〔二〕《廣韻》：劣，弱也，少也。

〔三〕《陳書·高祖紀》：決力取之。

〔四〕曹植《上責躬應詔詩表》：不勝犬馬戀主之情。

今大舉天兵，掃除戎羯（音揭）。〔一〕所在郵驛，〔二〕徵發交馳。臣逐便水行，難於陸進，瞻望丹闕，心魂若飛。慚墜履之還收，〔三〕喜遺簪之再御。〔四〕不勝涕戀屏（音并）營之至。〔五〕謹

奉表以聞（繆本少「謹奉表以聞」五字）。

〔一〕《韻會》：羯本地名，上黨武鄉羯室也。晉匈奴別部居之，後因號胡戎爲羯。

〔二〕《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也。驛，置騎也。一云步傳爲郵，馬傳爲驛。

〔三〕《新書》：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而履決背而行，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履。及至于隨，左右問曰：「王何惜一踦履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踦履哉！惡與偕出，勿與俱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相棄者。

〔四〕《韓詩外傳》：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曰：「夫子何哭之哀？」婦人曰：「向者刈蓍薪，亡吾蓍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也，蓋不忘故也。」

〔五〕《廣雅》：屏營，征伀也。《國語》：屏營傍徨於山林之中。《後漢書》：夙夜屏營，未知所立。蓋言惶懼之意。後人表箋言激切屏營，正是此義。

爲宋中丞請都金陵表

宋名若思，爲御史中丞。

臣某言：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社稷無常奉，〔一〕明者守之；君臣無定位，暗者失之。所以父作子述，重光疊輝。〔二〕天未絕晉，〔三〕人惟戴唐。以功德有厚薄，〔四〕運數有

修短。功高而福祚長永，德薄而政教陵遲。〔五〕三后之姓，〔六〕於今爲庶，非一朝也。

〔一〕《左傳》：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定位，自古已然。杜預註：奉之無常人，言惟德也。

〔二〕《書·顧命》：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

〔三〕《左傳》：介之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内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

〔四〕《漢書·谷永傳》：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修短。

〔五〕《王嘉傳》：縱心恣欲，法度陵遲。顔師古註：陵遲，卽陵夷也，言漸頹替也。《魏書》：政教陵遲，至於凋薄。

〔六〕《左傳》：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杜預註：三后，虞、夏、商也。

伏惟陛下欽六聖之光訓，擁千載之鴻休。〔一〕有國之本，〔二〕羣生屬望。粵自明兩，〔三〕光岐之陽。〔四〕昔有周太王之興，發跡於此，天啟有類，豈人事與？

〔一〕六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也。《書·顧命》：用答揚文武之光訓。孔安國傳：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隋書》：鴻休永播，久而彌新。

〔二〕《北齊書》：太子國之根本。

〔三〕《周易》：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

〔四〕唐時岐州領天興、岐山、扶風、麟遊、普潤、寶雞、盩厔、虢、郿九縣，屬關内道，去京師三百十七里。周太王遷國於岐山之下，卽其地也。《魯頌》云：后稷之孫，實惟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

商。天寶元年，改稱扶風郡。肅宗即位於靈武，改稱扶風爲鳳翔郡。二載，遂駐蹕於鳳翔。其年十月，克復兩京，始還長安。

皇朝百五十年，金革不作。逆胡竊號，剝亂中原。雖平嵩丘、塡伊洛，〔一〕不足以掩宮城之骸骨；〔二〕決洪河、灑秦雍，〔三〕不足以蕩犬羊之羶臊。〔四〕毒浸區宇，〔五〕憤盈穹旻。此乃猛士奮劍之秋，謀臣運籌之日。〔六〕夫不拯橫流，〔七〕何以彰聖德；不斬巨猾，〔八〕無以興神功。十亂佐周而克昌，〔九〕四凶及虞而乃去。〔一〇〕去元凶者，〔一一〕非陛下而誰。

〔一〕嵩丘，嵩山也，爲河南巨鎮。伊、洛二水，爲河南巨川。見一卷《明堂賦》註。

〔二〕《唐書·地理志》：西京宮城，長千四百四十步，廣九百六十步，周四千八百六十步，其崇三丈有半。東都宮城，長千六百二十步，廣八百有五步，周四千九百二十一步，其崇四丈八尺。以象北辰藩衞，曰紫微城。《雍錄》：唐都城三重，外一重名京城，內一重名皇城，又內一重名宮城，亦名子城。

〔三〕洪河，黃河也。《西京賦》：帶以洪河、涇、渭之川。唐之西京，古秦地，在《禹貢》爲雍州之域，故曰秦雍。

〔四〕《周禮》：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正義》云：依庖人職。註：臊，謂犬也；羶，謂羊也；泠毛，謂毛長也；毳，謂毛別聚結者，此羊肉必羶也。赤股者，股裏無毛，謂之赤股，非謂肉赤，而走又躁疾，犬有如此者，其肉必臊。鄭康成《周禮註》：杜子春云：臊，犬膏；羶，羊脂也。

〔五〕張衡《東京賦》：區宇乂寧。穹旻，天也。《爾雅疏》：李巡云：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

蒼，故曰穹蒼。旻，閔也，言其以仁慈之恩，覆閔在下，則稱旻天。今曰穹旻，蓋變文稱之。

〔六〕《漢書》：運籌幃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

〔七〕傅亮《修張良廟教》：夷項定漢，大拯橫流。

〔八〕《東京賦》：巨猾間亹，竊弄神器。

〔九〕《書·泰誓》：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正義》云：亂，治也，謂我治理之臣，有十人也。《論語》引此，而孔子論之，有一婦人焉，則十人之中，其一是婦人，故先儒鄭玄等皆以十人爲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也。

〔一〇〕《左傳》：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一一〕《宋書》：志梟元凶，少雪仇耻。

且道有興廢，代有中季。〔一〕漢當三七，莽亦爲災；〔二〕赤伏再起，〔三〕丕業終光。〔四〕非陛下至神至聖，安能勃然中興乎。

〔一〕《漢書·谷永傳》：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顏師古註：中，讀爲仲。

〔二〕《宋書》：漢元、成世，道士言讖者云，赤厄三七，三七，二百一十年，有外戚之篡；祚極三六，當有龍飛之秀，興復祖宗。及莽篡漢，漢二百一十年矣。莽十八年而敗，光武興焉。

〔三〕赤伏，見九卷註。

〔四〕司馬相如《封禪文》：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

以臣料人事得失，敢獻疑於陛下。〔一〕臣猶望愚夫千慮，或冀一得。〔二〕

〔一〕《列子》：北山愚公，其妻獻疑。

〔二〕《漢書》：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

何（當作「向」）者？賊臣楊國忠蔽塞天聰，〔一〕屠割黎庶；女弟席寵，〔二〕傾國弄權。〔三〕九土泉貨，盡歸其室。怨氣上激，水旱荐臻；〔四〕重羅暴亂，百姓力屈。卽欲平殄蟊（音茅）賊，〔五〕恐難應期。且圖萬全之計，以成一舉之策。

〔一〕《魏書》：樹列朋黨，蔽塞天聰。

〔二〕《舊唐書・楊國忠傳》：太眞妃卽國忠從祖妹也。《書・畢命》：茲殷庶士，席寵惟舊。孔安國傳：居寵日久。《正義》云：席者，人之所處，故爲居之義。

〔三〕《太眞外傳》：楊氏權傾天下，每有囑請，臺、省、府、縣，若奉詔敕。四方奇貨，童僕、駝馬，日輸其門。《瀟湘錄》：楊國忠權勢漸高，四方奉貢珍寶，莫不先獻之。豪富奢華，朝庭間無敵。

〔四〕《通鑑》：天寶十三載，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飢。《詩・大雅》：饑饉薦臻。

〔五〕《左傳》：率我蟊賊，以來搖蕩我邊疆。杜預註：蟊賊，食禾稼蟲名。

今自河以北，爲胡所凌；〔一〕自河之南，孤城四壘。〔二〕大盜蠶食，〔三〕割爲洪溝；〔四〕宇宙峴屼（繆本作「杌」），〔五〕昭然可覩。

〔一〕凌，凌轢，謂踐蹈也。

〔二〕《禮記》：四郊多壘。鄭康成註：壘，軍壁也。

〔三〕《漢書》：稍蠶食六國。顔師古註：蠶食，謂漸吞滅之，如蠶食葉也。孔穎達《毛詩正義》：蠶食者，蠶之食桑，漸漸以食，使桑盡也。

〔四〕洪溝，卽鴻溝，見十一卷註。

〔五〕峴屼，不安也，見三卷註。

臣伏見金陵舊都，地稱天險。龍盤虎踞，〔一〕開扃自然。六代皇居，五福斯在。〔二〕雄圖霸跡，〔三〕隱軫由存。〔四〕咽喉控帶，縈錯如繡。〔五〕天下衣冠士庶，避地東吳，永嘉南遷，〔六〕未盛於此。

〔一〕龍盤虎踞，見七卷註。

〔二〕《石林燕語》：太一有五福、大游、小游、四神、天一、地一、直符、君綦、臣綦、民綦，凡十神，皆天之貴神。而五福所臨，無兵疫。《玉海》：說者謂太一貴神有十，而尊曰五福。遷徙有常，率四十五歲而一易靈遊所直之方，祥慶駢集，雨暘時敘，農扈屢豐，民物阜康，無或疵癘。

〔三〕《晉書》：武略雄圖，比蹤前烈。

〔四〕謝靈運詩：隱軫邑里密，緬邈江海遼。

〔五〕《史記》：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

〔六〕《宋書》：晉永嘉大亂，幽、冀、青、幷、兗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在晉陵郡界者。

臣又聞湯及盤庚，五遷其邑，〔一〕典謨訓誥，不以爲非；衛文徙居楚丘，〔二〕風人流詠。

〔一〕《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孔安國傳：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史記》：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乃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正義》曰：湯自南亳遷西亳，仲丁遷敖，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盤庚渡河南居西亳，是五遷也。

〔二〕《毛詩傳》：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悅之，國家殷富焉。

伏惟陛下因萬人之蕩析，〔一〕乘六合之譸（音舟）張，〔二〕去扶風萬有一危之近邦，就金陵太山必安之成策。苟利於物，斷在宸衷。

〔一〕《書·盤庚》：今我民用蕩析離居。

〔二〕《書·無逸》：無或胥譸張爲幻。孔安國傳：譸張，誑也。劉琨《答盧諶書》：自頃輈張，困於逆亂。李善註：侜張，驚懼之貌。舊說「侜」「譸」通用，是太白所用譸張字，當作驚懼解。

況齒革羽毛之所生，楩（音駢）楠豫章之所出，〔一〕元龜大貝，〔二〕充牣其中；〔三〕銀坑鐵冶，〔四〕連綿相屬。剗（音產）銅陵爲金穴，〔五〕煮海水爲鹽山。〔六〕以征則兵强，以守則國富。橫制八極，克復兩京，俗畜來蘇之歡，人多徯后之望。〔七〕

〔一〕《禹貢》：揚州厥貢齒、革、羽、毛、惟木。孔安國傳：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

尾；木，楩、梓、豫章。《正義》曰：楩、梓、豫章，此三者，是揚州美木，故傳舉以言之。所貢之木，不止於此。

〔二〕《大禹謨》：昆命於元龜。《正義》曰：元龜，謂大龜也。《白虎通》：江出大貝，海出明珠。《尚書正義》：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

〔三〕《子虛賦》：充仞其中者，不可勝紀。

〔四〕《唐書·地理志》：揚州廣陵郡有丹陽監、廣陵監錢官二，江都縣有銅，六合縣有銅、有鐵，海陵縣有鹽官，天長縣有銅，昇州江寧郡上元縣有銅、有鐵，句容縣有銅，溧水縣有銅，溧陽縣有銅、有鐵。

〔五〕剗，削也。銅陵，出銅之山。金穴，藏金之窟。

〔六〕《漢書》：採山銅以爲錢，煮海水以爲鹽。

〔七〕《書·仲虺之誥》：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

陛下西以峨嵋爲壁壘，〔一〕東以滄海爲溝池，守海陵之倉，獵長洲之苑。〔二〕雖上林、五柞（音昨），〔三〕復何加焉。

〔一〕峨嵋山，見三卷註。

〔二〕《漢書·枚乘傳》：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晉灼曰：海陵，海中山爲倉也。臣瓚曰：海陵，縣名也，有吳太倉。服虔曰：長洲，吳苑。孟康曰：以江水洲爲苑也。韋昭曰：長洲在吳東。《太平寰宇記》：海陵倉，

卽漢吳王濞之倉也。枚乘上書曰：轉粟西向，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謂海潴之陵，因以爲倉，今已堙滅。長洲苑在蘇州長洲縣西南七十里。《藝文類聚》：《吳地記》曰：長洲，在姑蘇南，太湖北岸，闔閭所遊獵處也。吳先主使徐詳至魏，魏太祖謂詳曰：「孤願越橫江之津，與孫將軍遊姑蘇之上，獵長洲之苑，吾志足矣。」

〔三〕上林苑、五柞宮，俱見一卷《大獵賦》註。

上皇居天帝運昌之都，〔一〕儲（音除）精眞一之境。〔二〕有虞則北閉劍閣，〔三〕南扃（涓熒切，音駉）瞿塘，〔四〕蚩尤、共工，五兵莫向，〔五〕二聖高枕，人何憂哉！飛章問安，往復巴峽，朝發白帝，暮宿江陵，〔六〕首尾相應，率然之舉。〔七〕

〔一〕左思《蜀都賦》：遠則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天帝運期而會昌。劉淵林註：《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上爲天井。昌，慶也。言天帝於此會慶建福也。

〔二〕《甘泉賦》：儲精垂恩。李善註：儲精，儲畜精誠也。羅苹《路史註》：《三皇經》云：皇人者，泰帝之所使，在峨眉山。黃帝往受眞一五牙之法。楊谷《授道記》云：黃帝見天皇眞一之經而不決，遂周流四方，謁皇人於峨眉，而問眞一之道。其言大率論水火絳宮大淵之事云。

〔三〕劍閣，見三卷《蜀道難》註。

〔四〕瞿塘，見四卷《長干行》註。《說文》：扃，外閉之關也。

〔五〕《述異記》：軒轅之初立也，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銅頭鐵額，食鐵石。軒轅誅之於涿鹿之野，蚩尤能作雲霧。涿鹿，今在冀州，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四目六手。今冀州人掘地得髑髏，如銅鐵者，卽蚩尤之骨也。秦、漢間說蚩尤氏耳鬢如劍戟，頭有角，與軒轅鬬，以角觸人，人不能向。羅

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黄帝誅之涿鹿之野。《淮南子》：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爲帝，遂潛於淵，宗族殘滅，繼嗣絶祀。《文獻通考》：女媧末年，共工氏任智刑以強，霸而不王。與祝融戰，不勝，怒觸不周山以死。

〔六〕朝發白帝，暮宿江陵，詳見二十卷《早發白帝城》詩註。

〔七〕《禮記正義》：《兵書》云：善用兵者，似率然。率然者，常山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不勝屏營瞻雲望日之至，〔一〕謹先奉表陳情以聞（「謹先」以下八字繆本缺）。

〔一〕《晉書·張軌傳》：瞻雲望日，孤憤義傷。

爲宋中丞自薦表

臣某聞，天地閉而賢人隱，〔一〕雲雷屯而君子用。〔二〕

〔一〕《周易》：天地閉，賢人隱。孔穎達《正義》：謂二氣不相交通，天地否閉，賢人潛隱。

〔二〕又《周易》：雲雷屯，君子以經綸。王弼註：君子經綸之時也。

臣伏見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天寶初，五府交辟，〔一〕不求聞達，〔二〕亦由子眞谷口，名動京師。〔三〕上皇聞而悅之，召入禁掖。〔四〕既潤色於鴻業，〔五〕或間草（郭本作「進」）於王言，雍容揄揚，特見褒賞。爲賤臣詐詭，遂放歸山，閑居製作，言盈數萬。屬

逆胡暴亂，避地廬山，遇永王東巡脅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澤。具已陳首。前後經宣慰大使崔渙及臣推覆清雪，〔六〕尋經奏聞。

〔一〕《後漢書·張楷傳》：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章懷太子註：五府，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

〔二〕《三國志》：諸葛亮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荆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

〔三〕《華陽國志》：鄭子眞，褒中人也。玄靜守道，履至德之行，乃其人也。教曰，忠孝愛敬，天下之至行也；神中五徵，帝王之要道也。成帝元舅大將軍王鳳備禮聘之，不應。家谷口，世號谷口子眞。《漢書》：谷口鄭子眞，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

〔四〕顏師古《漢書註》：掖門，非正門，而在兩旁，若人之臂掖也。《雍錄》：《御覽》曰：出禁省爲殿門，外出大道爲掖門。禁掖者，謂禁中之掖門也。

〔五〕班固《兩都賦序》：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李善註：言能發起遺文，以光讚大業也。

〔六〕《唐書·宰相表》：至德元載七月庚午，蜀郡太守崔渙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一月戊午，渙爲江南宣慰使。

臣聞古之諸侯進賢受上賞，蔽賢受明（郭本作「顯」）戮。若三適（郭本作「道」）稱美，必九錫光（繆本作「先」）榮，〔一〕垂之典謨（繆本作「謀」），永以爲訓。臣所管李白，實審無辜，懷經濟之才，抗巢、由之節。文可以變風俗，學可以究天人，〔二〕一命不霑，〔三〕四海稱屈。

〔一〕《漢書》：元朔元年詔曰：進言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

議，不舉賢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服虔曰：適，適得其人也。應劭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此皆天子制度，尊之，故事事錫予，但數少耳。張晏曰：九錫，經本無文。《周禮》以爲九命，《春秋說》有之。臣瓚曰：九錫備物，伯者之盛禮。齊桓、晉文猶不能備。今三進賢便受之，似不然也。當受進賢之一錫。《尚書大傳》云：三適謂之有功，賜以車服，弓矢是也。

〔二〕《梁書·鍾嶸傳》：文麗日月，學究天人。

〔三〕《周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孔穎達《禮記正義》：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後世以受初品官爲一命，本此。

伏惟陛下大明廣運，至道無偏，收其希世之英，以爲清朝之寶。昔四皓遭高皇而不起，〔一〕翼惠帝而方來，君臣離合，亦各有數，豈使此人名揚宇宙，而枯槁當年。傳曰：舉逸人而天下歸心。伏惟陛下，迴太陽之高輝，流覆盆之下照，〔二〕特請拜一京官，獻可替否，〔三〕以光朝列，〔四〕則四海豪俊，引領知歸。不勝慺慺（音樓，又音臚）之至，〔五〕敢陳薦以聞。

〔一〕四皓，見四卷註。

〔二〕《抱朴子》：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內也。

〔三〕《後漢書》：君以兼覽博照爲德，臣以獻可替否爲忠。《爾雅》：替，止也。《廣韻》：替，廢也，滅也。

〔四〕潘岳《秋興賦序》：攝官承乏，猥厠朝列。

〔五〕《後漢書·楊賜傳》：豈敢爱惜垂没之年，而不盡其慺慺之心哉。章懷太子註：慺慺，猶勤勤也。

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

《方輿勝覽》：壽山，在常德府安樂縣西北六十里，昔山民有壽百歲者。前人《德安府記》：西揖白兆，峰巒秀出，其下李太白之廬，想見拏丹砂、撫青海，而凌八極。北壽山，即太白所謂攢吸霞雨，隱居靈仙者也。人境之勝如此。《一統志》：壽山，在湖廣德安府城西北六十里，與應山接境。山下居民有壽至百餘歲者，故名。

淮南小壽山謹使東峰金衣雙鶴，〔一〕銜飛雲錦書，於維揚孟公足下，〔二〕曰：僕包大塊之氣，〔三〕生洪荒之間。連翼、軫之分野，〔四〕控荆、衡之遠勢。〔五〕盤薄萬古，邈然星河。憑天霓以結峰，〔六〕倚斗極而横嶂。頗能攢吸霞雨，隱居靈仙。産隋侯之明珠，〔七〕蓄卞氏之光寶，〔八〕罄宇宙之美，殫造化之奇。方與崑崙抗行，閬風接境，〔九〕何人間巫、廬、台、霍之足陳耶！〔一〇〕

〔一〕按《唐書·地理志》，安州安陸郡隸淮南道。鶴色白，而曰金衣雙鶴，謂黄鶴也。

〔二〕維揚，揚州也，摘《禹貢》「淮海惟揚州」之句，以成文也。

〔三〕高誘《淮南子註》：大塊，天地之間也。

〔四〕《漢書》：楚地，翼、軫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宋書》：翼、軫，荆州之分也。

〔五〕《韻會》：控，引也。荆、衡，謂荆州、衡州之地，或曰荆山、衡山也。荆山在湖廣襄陽府南漳縣西北八十里。衡山在衡州府衡山縣西三十里。

〔六〕薛綜《東京賦註》：霓，天邊氣也。

〔七〕《世説註》：舊説云：隋侯出行，有蛇斬而中斷者，侯連而續之，蛇遂得生而去。後銜明月珠以報其德，光明照夜同晝，因曰隋珠。

〔八〕卞和寶玉，見四卷註。

〔九〕《水經注》：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增城，一名天庭，是謂太帝之居。又曰：崑崙山有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星之輝，名曰閬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臺；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

〔一〇〕巫山，在四川夔州府巫山縣。廬山，在湖廣九江府德化縣。天台山，在浙江台州府天台縣。霍山，在江南六安州霍山縣。

昨於山人李白處見吾子移文（繆本作「一昨於山人李白處奉見吾子移文」），責僕以多奇，鄙（繆本作「叱」）僕以特秀，而盛談三山五岳之美，謂僕小山無名、無德而稱焉。觀乎斯言，何

太謬之甚也！吾子豈不聞乎：無名爲天地之始，有名爲萬物之母。〔一〕假令登封禋祀，〔二〕曷足以大道譏耶？然能損人費物，庖殺致祭，暴殄草木，鐫刻金石，〔三〕使載圖典，亦未足爲貴乎？且達人莊生，常有餘論，以爲尺鷃不羨於鵬鳥，〔四〕秋毫可並於泰山，〔五〕由斯而談，何小大之殊也。

〔一〕《老子》：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河上公註。無名者，謂道無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之本吐炁布化，出於虛無，爲天地本也。有名，謂天地有形位，陰陽有剛柔，是其有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氣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

〔二〕《漢書·武帝紀》：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孟康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於天。封，崇也，助天之高也。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之封焉。應劭曰：封者，壇廣十二丈，高二丈，階三等，封於其上，示增高也。刻石，紀績也。立石三丈一尺，其辭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親以孝，育民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尙玄酒而俎生魚。下禪梁父，祀地主，示增廣，此古制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孔安國《尙書傳》：精義以享，謂之禋。杜預《左傳註》：潔齊以享謂之禋。

〔三〕《說文》：鐫，琢石也。

〔四〕尺鷃、鵬鳥，見一卷《大鵬賦》註。

〔五〕《莊子》：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郭象註：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毫也。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爲有餘，形小不爲不足。苟各安於其性，則秋毫不獨小其小，而太

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爲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毫也。若性足者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太山爲小，則天下無大矣；秋毫爲大，則天下無小矣。又怪於諸山藏國寶、隱國賢，使吾君牓道燒山〔一〕披訪不獲，非通談也。〔二〕夫皇王登極，瑞物昭至，蒲萄翡翠以納貢，〔三〕河圖洛書以應符。〔四〕設天網而掩賢，〔五〕窮月竁（音毳，又音串，義同）以率職。〔六〕天不祕寶，地不藏珍，風威百蠻，〔七〕春養萬物。王道無外，〔八〕何英賢珍玉而能伏匿於巖穴耶？所謂牓道燒山，此則王者之德未廣矣。昔太公大賢，傅說明德，棲渭川之水，藏虞、虢之巖，〔九〕卒能形諸兆朕（直引切，陳上聲），〔一〇〕感乎夢想。此則天道暗合，豈勞乎搜訪哉。果投竿詣麾，〔一一〕捨築作相，佐周文，讚武丁，總而論之，山亦何罪。乃知巖穴爲養賢之域，林泉非祕寶之區，則僕之諸山，亦何負於國家矣。

〔一〕《晉書》：孫惠詭稱南岳逸士秦祕之，以書干東海王越。越省書，榜道以求之，惠乃出見越。越卽以爲記室參軍，專掌文疏，預參謀議。《三國志註》：《文士傳》曰：太祖雅聞阮瑀名，辟之，不應。連見迫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梁邵陵王《貞白先生陶君碑》：牓道求賢，焚林招士。

〔二〕鍾嶸《詩品》：屬詞比事，乃爲通談。

〔三〕《酉陽雜俎》：尉瑾曰：蒲萄出自大宛，張騫所致，有黃、白、黑三種。成熟之時，子實逼側，星編珠聚。西域多釀以爲酒，每來歲貢。《周書·王會解》：成周之會，倉吾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

琦按：蒲萄，西域所産；翡翠，南越所産。略舉二物，以見遠方納貢之意。

〔四〕《淮南子》：洛出丹書，河出綠圖。《白虎通》：王者德至淵泉，則河出龍圖，洛出龜書。《宋書》：黄帝軒轅氏遊於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於海，得圖書焉。龍圖出河，龜書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軒轅。《禮緯含文嘉》：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則而象之，乃作八卦。

〔五〕曹植《與楊修書》：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

〔六〕顔延年《宋郊祀歌》：月竁來賓。呂延濟註：竁，窟也。月窟，西極。顔延年《赭白馬賦》：五方率職，四隩入貢。

〔七〕《家語》：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王肅註：百蠻，夷狄百種也。《漢書》：威震百蠻，武暢西海。《後漢書·杜篤傳》：屠裂百蠻。章懷太子註：百蠻，夷狄之總稱也。

〔八〕《公羊傳》：桓八年，王者無外。

〔九〕《楚辭章句》：周文王夢立令狐之津，太公在後。帝曰：昌，賜汝名師。文王再拜。太公夢亦如此。文王出田，見識所夢，載與俱歸，以爲太師。傅說抱懷道德，而遭遇於刑罰，操築作於傅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象求之，因得傅說。登以爲公，道用大興。孔安國《尚書傳》：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正義》曰：《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州，傳言虞、虢之界，孔必有所案據而言之也。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之而來。曰：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歡悦也，天下當有傅我而說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像，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於虞、虢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

傳說。

〔一〇〕《淮南子》：欲與物接，而未成兆朕。高誘註：兆朕，形怪也。《廣韻》：吉凶形兆，謂之兆朕。

〔一一〕《韻會》：麾，旗屬。《周禮》：建大麾以田。

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來，爾其天爲容，道爲貌，〔一〕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來，一人而已。乃虯蟠龜息，〔二〕遁乎此山。僕嘗弄之以綠綺，〔三〕臥之以碧雲，嗽之以瓊液，餌之以金砂。〔四〕既而童顏益春，眞氣愈茂，將欲倚劍天外，挂弓扶桑。〔五〕浮四海，橫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雲天之渺茫。俄而李公仰天長吁，謂其友人曰：吾未可去也。吾與爾，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一身。安能飡君紫霞，蔭君青松，乘君鸞鶴，駕君虯（音求）龍，一朝飛騰，爲方丈、蓬萊之人耳，〔六〕此則未可也。乃相與卷其丹書，匣其瑤瑟，〔七〕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爲輔弼，〔八〕使寰區大定，〔九〕海縣清一。〔一〇〕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後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洲，不足爲難矣。即僕林下之所隱容，豈不大哉。必能資其聰明，輔以正氣，借之以物色，發之以文章，雖烟花中貧，〔一一〕沒齒無恨。〔一二〕其有山精木魅，〔一三〕雄虺猛獸，〔一四〕以驅之四荒，磔（音窄）裂原野，〔一五〕使影跡絕滅，不干戶庭。亦遣清風掃門，明月侍坐。此乃養賢之心，實亦勤矣。

〔一〕《莊子》：道與之貌，天與之形。

〔二〕左思《吳都賦》：輪囷虯蟠。《說文》：虯，龍子無角者。《抱朴子》：《史記·龜策傳》云：江、淮間居人，爲兒時以龜支牀。至後死，家人移牀，而龜故生，此亦不減五六十歲也。不飲不食，如此之久而不死，其與凡物不同亦遠矣。仙家象龜之息，豈不有以乎？

〔三〕《廣博物志》：司馬相如作《玉如意賦》，梁王悅之，賜以綠綺之琴。琴銘曰：桐梓合精。見《古琴疏》。

〔四〕瓊液，玉液也。金砂，仙藥也。俱見二十一卷註。

〔五〕阮籍詩：彎弓挂扶桑，長劍倚天外。

〔六〕方丈、蓬萊，見四卷註。

〔七〕陸機詩：佳人理瑤瑟。

〔八〕《孔叢子》：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

〔九〕《後漢書》：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

〔一〇〕《隋書》：皇明御曆，仁深海縣。《後漢書》：憲度既張，遠邇淸一。

〔一一〕《吳都賦》：川瀆爲之中貧。

〔一二〕《後漢書》：以爲沒齒之恨。章懷太子註：沒，終也。齒，年也。

〔一三〕木魅山精，見二十二卷註。

〔一四〕雄虺，見一卷註。猛獸，猛虎也。唐人諱虎，或易稱武，或易稱獸。

〔一五〕《韻會》：磔，裂也。

孟子孟子，無見深責耶！明年青春，求我於此巖也。

上安州李長史書

今湖廣之德安府，在唐時爲安州，地屬淮南道。州設長史一人，正五品上。

白，嶔崎歷落可笑人也。〔一〕雖然，頗嘗覽千載，觀百家，〔二〕至於聖賢，相似厥衆，則有若似於仲尼，〔三〕紀信似於高祖，〔四〕牢之似於無忌，〔五〕宋玉似於屈原。〔六〕而遙觀君侯，〔七〕竊疑魏洽，便欲趨就，臨然舉鞭，遲疑之間，未及迴避。且理有疑誤而成過（一本無「過」字），事有形似而類眞，惟大雅含弘，〔八〕方能恕之也。

〔一〕《晉書》：桓彝，字茂倫，雅爲周顗所重。顗嘗嘆曰：「茂倫嶔崎歷落，固可笑人也。」

〔二〕《漢書》：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顏師古註：百家，謂諸子雜說。

〔三〕《史記》：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

〔四〕《史記》、《漢書》載紀信誑楚事，不言其貌似高祖。惟《白帖》云紀信貌似漢王，乘黃屋車，左纛，詐稱漢王出降項羽。不詳出於何書，要必有所本。

〔五〕《晉書》：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

〔六〕《襄陽耆舊傳》：宋玉識音而善文，襄王好樂而愛賦，既美其才，而憎其似屈原也，曰：「子盍從俗，使楚人貴子之德乎？」

〔七〕《漢書註》：如淳曰：《漢儀註》：列侯爲丞相，稱君侯。師古曰：《楊惲傳》丘常謂惲爲君侯，

是則通呼列侯之尊稱耳，非必在於丞相也。

〔八〕盧諶《贈劉琨詩序》：大雅含弘，量苞山藪。

白少頗周慎，〔一〕忝聞義方，〔二〕入暗室而無欺，〔三〕屬昏行而不變。〔四〕今小人履疑誤形似之迹，君侯流愷悌矜恤（繆本作「捨」）之恩。〔五〕戢秋霜之威，〔六〕布冬日之愛。〔七〕晬（音粹）容有穆，〔八〕怒顏不彰。雖將軍息恨於長孺（一作「孫」）之前，〔九〕此無慚德；司空受揖於元淑之際，〔一〇〕彼未爲賢。一言見寃（當作「免」），九死非謝。〔一一〕

〔一〕《後漢書》：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嵇康詩：萬石周慎，安親保榮。周慎，謂周詳審慎也。

〔二〕《左傳》：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邢昺曰：方，猶道也。

〔三〕《南史·梁簡文帝紀》：弗欺暗室，豈況三光。又阮長之爲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著屐出閤，依事自列。門下以暗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曰：「一生不侮暗室。」

〔四〕《列女傳》：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變節，不爲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劉勰《新論》：蘧瑗不以昏行變節。

〔五〕《詩·小雅》：既見君子，孔燕豈弟。毛傳曰：豈，樂；弟，易也。

〔六〕荀悅《申鑒》：喜如春陽，怒如秋霜。《十六國春秋》：去秋霜之威，垂三春之澤。

〔七〕《左傳》：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杜預註：冬日可愛，夏日可畏也。

〔八〕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睟容有穆，賓儀式序。張銑註：睟，潤澤之貌也。穆，和也。

〔九〕《漢書》：汲黯，字長孺，爲人性倨少禮。大將軍青旣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以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

〔一〇〕《後漢書》：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命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卽斂衽下堂，延置上坐。因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爲諸君分坐。」坐者皆屬觀。或用其事。司空受揖，事未詳。司空當是司徒，元淑當是元叔之誤，未可知也。

〔一一〕《楚辭》：雖九死其猶未悔。

白孤劍誰託，〔一〕悲歌自憐，迫於恓惶，〔二〕席不暇暖。〔三〕寄絕國而何仰，〔四〕若浮雲而無依，南徙莫從，北遊失路。遠（繆本作「言」）客汝海，〔五〕近還郧（音云。蕭本作「邙」）城。〔六〕昨遇故人，飲以狂藥。〔七〕一酌一笑，陶然樂酣，困河朔之淸觴，〔八〕飫（於據切，於去聲）中山之醇酎（音宙）。〔九〕屬早日初眩，晨霾（音埋）未收，〔一〇〕乏離朱之明，〔一一〕昧王戎之視。〔一二〕靑白其眼，〔一三〕瞢（音夢）而前行，〔一四〕亦何異抗莊公之輪，怒螳螂之臂，御者趨召，明其是非，〔一五〕入門鞠躬，精魄飛散。昔徐邈緣醉而賞，魏王却以爲賢；〔一六〕無鹽因醜而獲，齊君

待之逾厚。〔一七〕白妄人也，安能比之。上挂《國風》相鼠之譏，〔一八〕下懷《周易》履虎之懼。〔一九〕慜（當作「愍」）以固陋，禮而遣之。幸容甯越之辜，〔二〇〕深荷王公之德。銘刻心骨，退思狂愆，〔二一〕五情冰炭，〔二二〕罔知所措。晝愧於影，夜慚於魄，啟處不遑，〔二三〕戰跼無地。

〔一〕陳子昂詩：孤劍將何託，長謠塞上風。

〔二〕班固《答賓戲》：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李善註：棲遑，不安居之意也。

〔三〕韋昭曰：暖，溫也，言坐不暖席也。《淮南子》：墨子無暖席。高誘曰：坐席不至於溫，歷行諸國，汲汲於行道也。《宋書》：竈不得黔，席未暇暖。

〔四〕絕國，謂遠地，見六卷註。

〔五〕汝海，見十三卷註。

〔六〕《史記正義》、《括地志》云：安州安陸縣城，本春秋時鄖國城。杜預《春秋經傳集解》：鄖國，在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鄖城。邧城，即鄖城也，古字通用。

〔七〕《晉書》：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石崇酣燕，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裴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初學記》：魏文帝《典論》曰：大駕都許，使光祿大夫劉松北鎮袁紹軍，與紹子弟日共宴飲。常以三伏之際，晝夜酣飲，極醉至於無知，云以避一時之暑，故河朔有避暑飲。

〔八〕江總《瑪瑙盌賦》：獲阿宗之美寶，命河朔之名觴。

〔九〕左思《魏都賦》：醇酎中山，流湎千日。劉淵林註：中山出好酎酒，其俗傳云：昔有人曰玄石

者，從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之千日之酒，語其節度，比歸百里，可至於醉。如其言飲之，至家而醉，其家不如其醉，以爲死也，斂棺而葬之。中山酒家計向千日，憶曰：「玄石前來沽酒，其醉向解也。」遂往問。其鄰人曰：「玄石死來三年，服已闋矣。」於是與其家至玄石冢上，掘而開其棺，玄石於是醉始解，起於棺中。其俗語曰：「玄石飲酒，一醉千日。」《說文》：酎，三重醇酒也。

〔一〇〕晨霾，早時昏霧之氣。

〔一一〕趙岐《孟子註》：離婁，古之明目者，蓋以爲黃帝時人也。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卽離婁也。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

〔一二〕《晉書》：王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

〔一三〕又《晉書》：阮籍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

〔一四〕《韻會》：瞢，目不明也。

〔一五〕《韓詩外傳》：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螳螂也。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而勇士歸焉。《莊子》：汝不見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

〔一六〕《魏志》：徐邈爲尚書郎，時科酒禁，而邈私飲，至於沉醉。校士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修愼，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文帝踐祚，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否？」邈對曰：「昔子反斃於陽穀，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

〔一七〕無鹽醜女，見四卷註。

〔一八〕《詩·國風》：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一九〕《周易》：履虎尾，咥人，凶。

〔二〇〕《世說》：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令歸家。

〔二一〕《廣韻》：愆，過也，俗作諐。

〔二二〕五情，見二卷註。郭象《莊子註》：喜懼戰於胸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藏矣。

〔二三〕《詩·小雅》：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毛傳云：遑，暇。啓，跪。處，居也。

伏惟君侯，明奪秋月，和均韶風，〔一〕掃塵詞場，振發文雅。陸機作太康之傑士，〔二〕未可比肩；〔三〕曹植爲建安（繆本作「武」，誤）之雄才，〔四〕惟堪捧駕。天下豪俊，翕然趨風，白之不敏，竊慕餘論。

〔一〕《南齊書》：挺清譽於弱齡，發韶風於早日。韶風，和風也。

〔二〕鍾嶸《詩品》：陳思爲建安之傑，陸機爲太康之英。太康，西晉年號，時則有左思、潘岳、二張、二陸之詩。

〔三〕《說苑》：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

〔四〕建安，漢末年號，時則有曹氏父子及鄴中七子之詩。

何圖叔夜潦倒，不切於事情，〔一〕正平猖狂，自貽於恥辱。〔二〕一忤容色，終身厚顏，〔三〕敢

昧（繆本作「沐芳」）負荆，請罪門下。〔四〕儻免以訓責，恤其愚蒙，如能伏劍結纓，〔五〕謝君侯之德。

〔一〕嵇叔夜《與山巨源絶交書》：足下舊知吾潦倒粗疏，不切事情。

〔二〕《後漢書》：禰衡，字正平。孔融深愛其才，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爲鼓史。因大會賓客，試閲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脱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次至衡，衡方爲漁陽摻撾，蹀躞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呵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而輕敢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袒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復參撾而去，顔色不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

〔三〕孔稚珪《北山移文》：芳杜厚顔，薜荔蒙耻。

〔四〕《史記》：廉頗肉袒負荆，至藺相如門謝罪。《索隱》曰：負荆者，荆，楚也，可以爲鞭者也。

〔五〕《左傳》：魏絳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孔穎達《正義》：將伏劍，謂仰劍刃，身伏其上而取死也。《左傳》：太子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江淹《上建平王書》：結纓伏劍，少謝萬一。猶云殺身以報德也。

敢以近所爲（繆本作「敢一夜力撰」）《春遊救苦寺》詩〔一〕一首十韻、《石巖寺》詩一首八韻、《上楊都尉》詩一首三十韻，辭旨狂野，貴露下情，輕干視聽，幸乞詳覽。

〔一〕《方輿勝覽》：救苦寺，在常德府西四里，今名勝業院。李白有《春遊救苦寺》詩。今考集中，

三詩皆不傳。

與賈少公書

唐人通呼縣尉曰少府。少公，卽少府也。書內有「中原橫潰」及「王命崇重，大總元戎，辟書三至」，「嚴期迫切」等語，疑是永王璘脅行時所作。

（上似有缺文）宿昔惟淸勝。白綿疾疲薾，〔一〕去期恬退，〔二〕才微識淺，無足濟時。雖中原橫潰，〔三〕將何以救之。王命崇重，大總元戎，〔四〕辟書三至，〔五〕人輕禮重。嚴期迫切，難以固辭，扶力一行，〔六〕前觀進退。

〔一〕謝靈運詩：疲薾慚貞堅。呂向註：疲薾，困極之貌。

〔二〕《宋書·孝武帝紀》：恬退自守，不交當世。

〔三〕《南史·儒林傳》：中原橫潰，衣冠道盡。

〔四〕《漢書》：統辟元戎。顏師古註：元戎，大衆也。庾信《哀江南賦》：實總元戎，身先士卒。

〔五〕阮籍《奏記》：辟書始下，下走爲首。李善註：辟，猶召也。

〔六〕徐陵《與宗室書》：扶力爲書，多不詮次。扶力，猶勉力也。

且殷深（繆本缺「深」字）源廬岳十載，時人觀其起與不起，以卜江左興亡。〔一〕謝安高臥東山，〔二〕蒼生屬望。白不樹矯抗之跡，〔三〕恥振玄邈之風，〔四〕混遊漁商，隱不絕俗。〔五〕豈

徒販賣雲壑，〔六〕要射虛名，方之二子，實有慚德。〔七〕徒塵忝幕府，終無能爲。

〔一〕《世說》：殷深淵在墓所幾十年，於時朝野以擬管、葛，起不起以卜江左興亡。
〔二〕謝安高臥東山，見七卷註。
〔三〕劉琨《勸進表》：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矯抗之節。
〔四〕桓溫《薦譙元彥表》：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
〔五〕《後漢書·郭林宗傳》：隱不違親，貞不絕俗。
〔六〕孔稚圭《北山移文》：誘我松桂，欺我雲壑。
〔七〕《書·仲虺之誥》：惟有慚德。孔傳曰：慚德，慚德不及古也。

唯當報國薦賢，持以自免，斯言若謬，天實殛之。以足下深知，具申中款。〔一〕惠子知我，〔二〕夫何間然。勾當小事，〔三〕但增悚惕（一作「佩」）。

〔一〕陸雲詩：何用結中款，仰指北辰星。
〔二〕曹子建《與楊德祖書》：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李周翰註：我有此言而不慚者，恃子恩惠之知我也。一云：惠子，惠施也。
〔三〕勾當，幹辦也。唐宋時俚語，今北人猶有此言，俱作去聲呼。

爲趙宣城與楊右相書

趙宣城，宣城太守趙悅也。《唐書》：天寶十一載十一月庚中，楊國忠爲右相。

其啟。辭違積年，伏戀軒屏，首冬初寒，伏惟相公尊體起居萬福。某蒙恩才朽齒邁，〔一〕徒延聖日。少忝末吏，本乏遠圖；中年廢缺，分歸園壑。昔相公秉國憲之日，〔二〕一拔九霄，拂刷前恥，昇騰晚宦。恩貸稠疊，實戴丘山。落羽再振，枯鱗旋躍，運以大風之舉，假以磨（當作「摩」）天之翮。〔三〕衣繡霜臺，含香華省。〔四〕宰劇慚强項之名，酌貪礪清心之節。〔五〕三典列郡，〔六〕寂無成功，但宣布王澤，〔七〕式酬天獎。〔八〕

〔一〕陸雲《與陸典書》：年長而志新，齒邁而曾勤。

〔二〕《唐書·楊國忠傳》：天寶七載，擢給事中、兼御史中丞。蔡邕《文烈侯楊公碑》：遂作御史，允執國憲。

〔三〕阮籍詩：高鳥摩天飛，凌雲共遊戲。

〔四〕繡衣，御史之服。霜臺，御史之府。俱見十一卷註。《初學記》：應劭《漢官儀》曰：尚書郎含鷄舌香，伏奏事。黃門侍郎對揖跪受。故稱尚書郎懷香握蘭，趨走丹墀。《宋書》：尚書郎口含鷄舌香，以其奏事對答，欲使氣息芬芳也。潘岳《秋興賦》：獨展轉於華省。

〔五〕漢光武呼洛陽令董宣爲強項令，見十二卷註。《晉書》：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寄，可資數世。然多瘴疫，人情憚焉。惟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後刺史，皆多黷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吳隱之爲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賦

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清操逾厲。

〔六〕典，守也。

〔七〕班固《兩都賦序》：王澤竭而詩不作。

〔八〕任昉《奏答勑示七夕詩啓》：牽率庸陋，式酬天獎。劉良註：式，用也。酬，答也。獎，猶恩也。

伏惟相公，開張徽猷，〔一〕寅亮天地。〔二〕入夔龍之室，持造化之權。安石高枕，蒼生是仰。〔三〕

〔一〕《詩·小雅》：君子有徽猷。毛傳曰：徽，美也。鄭箋曰：猷，道也。君子有美道以得聲譽也。

〔二〕《書·周官》：貳公弘化，寅亮天地。

〔三〕孔傳曰：敬信天地之教。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見七卷註。

某鳴躍無已，剪拂因人。〔一〕銀章朱紱，〔二〕坐榮宦達，身荷宸眷（繆本作「睠」），〔三〕目識龍顏。既齊飛於鵷（郭本作「鴛」）鷺，〔四〕復寄跡於門館，皆相公大造之力也。而鐘鳴漏盡，夜行不息，〔五〕止足之分，〔六〕實愧古人。犬馬戀主，〔七〕迫於西汜，〔八〕所冀枯松晚歲，無改節於風霜；老驥餘年，期盡力於蹄足。上答明主，下報相公，縷縷之誠，〔九〕屏息於此。〔一〇〕

〔一〕剪拂，見三卷註。
〔二〕銀章、朱紱，見十一卷註。
〔三〕《北史·劉炫傳》：以此庸虛，屢動宸眷。
〔四〕《隋書·音樂志》：懷黃綰白，鵷鷺成行。
〔五〕《三國志》：田豫屢乞遜位，司馬宣王以爲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答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
〔六〕潘岳《閑居賦序》：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晉書》：陶侃季年，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
〔七〕犬馬戀主，見本卷註。
〔八〕《楚辭》：出自湯谷，入於蒙汜。王逸註：汜，水涯也。言日出東方湯谷之中，入西極蒙水之涯也。謝瞻詩：扶光迫西汜。呂延濟註：扶光，日也。迫，薄也。西汜，日入處也。
〔九〕縷縷，見本卷註。
〔一〇〕盧思道《勞生論》云：違時薄宦，屏息窮居。

伏惟相公，收遺簪於少昊（當作「原」），〔一〕念亡弓於楚澤。衰當益壯，〔二〕結草知歸。〔三〕瞻望恩光，〔四〕無忘景刻。〔五〕

〔一〕《獨異志》：孔子行過少陵原，聞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焉：「何哭之悲也？」婦人曰：「向者刈薪而遺簪。」孔子復問曰：「刈薪遺簪，乃常也，而哭悲者何也？」答曰：「非惜一簪，所以悲不忘故也。」《家語》：楚王出遊，亡烏皥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已之，楚王失弓，楚人得弓，又何求之。」
〔二〕《後漢書》：馬援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三〕《左傳》：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予，爾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予是以報。」

〔四〕江淹《上建平王書》：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

〔五〕謝靈運詩：愛客不告疲，飲讌遺景刻。李善註：刻，漏刻也。

與韓荆州書

《唐書》：韓朝宗初歷左拾遺，累遷荆州長史。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坐所任吏擅賦役，貶洪州刺史。天寶初，召爲京兆尹，出爲高平太守，貶吳興別駕，卒。喜識拔後進，嘗薦崔宗之、嚴武於朝，當時士咸歸重之。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一至於此耶！豈不以有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二〕使海內豪俊，〔三〕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四〕則聲譽十倍。所以龍盤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願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賓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五〕卽其人焉。

〔一〕梁簡文帝啓：矧彼前賢，寧忘景慕。

〔二〕《韓詩外傳》：周公曰：「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

〔三〕《淮南子》：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

〔四〕《世說》：李玄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爲己任。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爲登龍門。

〔五〕《史記》：平原君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平原君曰：「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

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一〕十五好劍術，遍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王公大人（舊本作「臣」，今從《唐文粹》本），許與氣義。此疇曩（乃黨切，囊上聲）心跡，〔二〕安敢不盡於君侯哉（繆本作「爲」）！

〔一〕太白本蜀人，稱隴西者，本先世族望而言也。

〔二〕《爾雅》：曩，嚮也。疇曩，猶疇昔。

君侯制作侔神明，〔一〕德行動天地，〔二〕筆參造化，學究天人（舊本作「筆參於造化，學究於天人」，今從《唐文粹》本）。〔三〕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四〕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五〕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

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

〔一〕何承天《達性論》：妙思窮幽賾，制作侔造化。

〔二〕《後漢書》：言行動天地，舉厝移陰陽。

〔三〕《梁書·鍾嶸傳》：文麗日月，學究天人。

〔四〕《北史》：崔㥄常與蕭祗、明少遐等高宴終日，獨無言。

〔五〕《世說》：桓宣武北征，袁虎時從。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

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卽辟荀慈明；旣下車，又辟孔文舉。〔一〕山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二〕或爲侍中、尙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薦一嚴協律，〔三〕入爲秘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音欣）、許瑩（音榮）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淸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四〕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儻急難有用，敢効微軀（繆本作「驅」）。

〔一〕《後漢書》：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中平元年，特選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爲從事。《晉書·江統傳》：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

〔二〕《晉書》：山濤出爲冀州刺史，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屈，搜訪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尙，風俗頗革。

〔三〕《唐書·百官志》：太常寺有協律郎二人，正八品上，掌和律呂。

〔四〕《後漢書》：光武自乘輕騎，案行部陣，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

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舊本作「盡」，今從《唐文粹》本）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一〕則欲塵穢視聽，〔二〕恐雕蟲小技，〔三〕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四〕請給紙墨，兼之書人（舊本作「兼人書之」，今從《唐文粹》本）。然後退掃（舊本作「歸」，今從《唐文粹》本）閑軒，〔五〕繕寫呈上。〔六〕庶青萍、結綠，〔七〕長價於薛、卞之門，〔八〕幸惟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

〔一〕任昉《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所造箴銘，積成卷軸。

〔二〕《三國志·陸凱傳》：穢塵天聽。

〔三〕《隋書·李德林傳》：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雕蟲小技，殆子雲、相如之輩。雕蟲，見二卷註。

〔四〕《詩·大雅》：先民有言，詢於芻蕘。

〔五〕《南齊書》：高嘯閑軒。

〔六〕《韻會》：編錄文字，謂之繕寫。

〔七〕青萍，劍名。結綠，玉名。俱見九卷註。

〔八〕《越絕書》：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詳見二卷註。《新序》荊人卞和得玉璞，詳見四卷註。

上安州裴長史書

《通典》：安州，今理安陸縣，春秋邔子之國，雲夢之澤在焉。後楚滅邔，封鬬辛爲鄖公，即其地也。註：邔，或作「鄖」。

白聞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語而百物生。〔一〕白人焉，非天地（繆本多一「也」字），安得不言而知乎？敢剖心析肝（蕭本作「刻心柎肝」。「柎」即「析」字），〔二〕論舉身之事，便當談笑，以明其心。而粗陳其大綱，一快憤懣（音悶，又音滿），〔三〕惟君侯察焉。

〔一〕《北史》：長孫紹遠曰：「夫天不言，四時行焉；地不言，萬物生焉。」

〔二〕《史記·鄒陽傳》：兩臣二主，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詞哉！

〔三〕《漢書·司馬遷傳》：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顏師古註：懣，煩悶也。

白本家金陵，世爲右姓，〔一〕遭沮（音菹）渠蒙遜難，奔流咸秦，〔二〕因官寓家。少長江漢，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三〕軒轅以來，頗得聞矣。常橫經籍書，〔四〕制作不倦，迄於今三十春矣。

〔一〕《唐書·柳沖傳》：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則爲右姓。太和以郡四姓爲右姓。齊浮屠曇剛《類例》，凡甲門爲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爲右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則爲右姓。

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爲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門爲右姓。李沖《姓族係錄》，凡四海望族則爲右姓。

〔二〕按《晉書》，涼武昭王諱暠，字玄盛，隴西成紀人，姓李氏，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曾孫仲翔，後漢初爲將軍，討叛羌於素昌，素昌乃狄道也。衆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考奔喪，因葬於狄道之東川，遂家焉，世爲西州右姓。玄盛當呂氏之末，爲羣雄所奉，遂啓霸圖，兵不血刃，坐定千里，進號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據河右，遷都酒泉，薨。子歆嗣位，爲沮渠蒙遜所滅。諸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預、領羽林監密、左將軍眺、右將軍亮等，西奔燉煌，翻及弟燉煌太守恂與諸子等，棄燉煌，奔於北山。郡人宋承、張弘以恂在郡有惠政，推爲冠軍將軍、涼州刺史。蒙遜屠其城，歆子重耳脫身奔於江左，仕於宋。後歸魏，爲弘農太守。蒙遜徙翻子寶等於姑藏，歲餘，北奔伊吾，後歸於魏。胡應麟《續筆叢》：涼武昭王之世，南北瓜分已久，卽云先世金陵，後遷隴蜀，亦萬萬不通。蓋後人因白僑寓白門，而僞爲此書云云。琦按：自「本家金陵」至「少長江漢」二十餘字，必有缺文訛字，否則「金陵」或是「金城」之謬，亦未可知，斷爲僞作者，非是。

〔三〕《禮記》：九年教之數日。鄭康成註：朔望與六甲也。《漢書》：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南史》：顧歡年六七歲，知推六甲。六甲，今之六十甲子。《史記》：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

〔四〕《北齊書·儒林傳》：横經受業之侶，遍於鄉邑。《漢書敍傳》：徒樂枕經籍書，紆體横門。

以爲士生則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一〕乃仗（繆本作「杖」）劍去國，〔二〕辭親遠遊。南窮蒼梧，〔三〕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四〕云楚有七

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五〕妻以孫女，便憩跡（繆本無「跡」字）於此，至移三霜焉。

〔一〕《禮記》：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

〔二〕杖，持也。古「杖」、「仗」通用。《漢書·韓信傳》：項梁渡淮，信乃杖劍從之。《陳平傳》：平身閒行，杖劍亡渡河。顏師古曰：言直帶一劍，更無餘資。

〔三〕蒼梧，見五卷註。

〔四〕雲夢七澤，見一卷註。

〔五〕許相公，謂許圉師。按《舊唐書》，許紹，字嗣宗，本高陽人，梁末徙於周，因家於安陸。累官硤州刺史，封安陸郡公。少子圉師，有器幹，博涉藝文，舉進士。顯慶二年，累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龍朔中，爲左相。爲李義府所擠，左遷虔州刺史，尋轉相州刺史。上元中，再遷戶部尚書。儀鳳四年卒。

曩昔東遊維揚，〔一〕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音薄）公子，〔二〕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

〔一〕向秀《思舊賦序》：追思曩昔遊宴之好。《禹貢》：淮海惟揚州。

〔二〕落魄，見三卷註。

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於楚，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禫（徒感切，覃上聲）服慟哭，〔一〕

若喪天倫。〔二〕炎月伏屍，泣盡而（郭氏本無「而」字）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肉（集本作「骨」，今從《唐文粹》本）尚在。白雪泣持刃，〔三〕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於鄂城之東。〔四〕故鄉路遙，魂魄無主，禮以遷窆（音貶），〔五〕式昭朋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

〔一〕《禮記》：中月而禫，禫而纖。鄭康成註：黑經白緯曰纖。舊說，纖，冠者采纓也。孔穎達《正義》：禫而纖者，禫祭之時，玄冠朝服，禫祭既訖，而首著纖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禫服，卽素服之義。

〔二〕天倫，兄弟也，見十五卷註。

〔三〕雪泣，拭淚也，見二十五卷註。

〔四〕鄂城，謂江夏郡城，本名鄂州，故曰鄂城。

〔五〕《小爾雅》：下棺謂之窆。

又昔與逸人東嚴子隱於岷山之陽，〔一〕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覩，因舉二人以有道，〔二〕並不起。此則白養高忘機，不屈之跡也。

〔一〕《尚書蔡傳》：晁氏曰：蜀以山近江源者通爲岷山。連峰接岫，重疊險阻，不詳遠近。青城、

天彭之所環繞，皆古之岷山，青城乃其第一峰也。《地理今釋》：岷山跨古雍、梁二州，自陝西鞏昌府岷州衞以西，大山重谷，谽谺起伏，西南走蠻箐中，直抵四川成都府之西境。凡茂州之雪嶺，灌縣之青城，皆其支脈。而導江之處，則在今松潘衞北西番界之浪架嶺。《漢書·地理志》所云岷山在湔道縣西徼外，是也。

〔二〕太白巴西郡人，唐之巴西郡，卽漢之廣漢郡，地取舊名，以代時稱，唐人多有此習。其實唐時無廣漢太守之名也。有道，唐取士科名，《唐書·高適傳》舉有道科中第，是也。

又前禮部尙書蘇公出爲益州長史，〔一〕白於路中投刺，〔二〕待以布衣之禮。因謂羣寮曰：〔三〕「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四〕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五〕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識，具知此談。

〔一〕《唐書》：蘇頲，字廷碩，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黄門平章事。八年，罷爲禮部尙書，俄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按察節度劍南諸州。

〔二〕《釋名》：書姓字於奏白曰刺。《北齊書·楊愔傳》：神武至信都，遂投刺轅門，便蒙引見。

〔三〕揚雄《甘泉賦》：命羣僚，歷吉日。

〔四〕班固《與弟超書》：傅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

〔五〕《國語》：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

前此郡督馬公，〔一〕朝野豪彥，一見盡（繆本少「盡」字）禮，許爲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烟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

徹（繆本作「澈」），句句動人。」此則故交元丹，親接斯議。

［一］按《唐書》，安州安陸郡，設中都督府，置都督一人，正三品，蓋即刺史之任。長史一人，正五品上。

若蘇、馬二公愚人也，復何足（繆本多一「盡」字）陳；儻賢賢也，白有可尙。夫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是知才難不可多得。白，野人也，頗工於文，惟君侯顧之，無按劍也。伏惟君侯，貴而且賢，鷹揚虎視，［一］齒若編貝，［二］膚如凝脂，［三］昭昭乎，若玉山上行，朗然映人也。［四］而高義重諾，名飛天京，四方諸侯，聞風暗許。倚劍慷慨，氣干虹蜺。［五］月費千金，日宴羣客，出躍駿馬，入羅紅顏，所在之處，賓朋成市。故時人（繆本作「節」）歌曰：「賓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門。願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埒（音劣。繆本作「將」）華軒。」［六］白不知君侯何以得此聲於天壤之間，豈不由重諾好賢，謙以得也。而晚節改操，［七］棲情翰林，［八］天材超然，度越作者。屈佐鄖（繆本作「邳」）國，［九］時惟清哉。稜（音楞）威雄雄，［一〇］下慴（音疊。繆本作「熠」）羣物。［一一］

［一］應休璉《與侍郎曹長思書》：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視，有萬里之望。

［二］《漢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

［三］《詩·國風》：膚如凝脂。

［四］《世說》：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五〕江淹詩：依劍臨八荒。曹植《七啓》：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

〔六〕《說文》：埒，卑垣也。《韻會》：檐宇之末曰軒。《魏都賦註》：長廊之有窗也。華軒，謂華美之軒，見二十五卷註。

〔七〕晚節，暮年也，見十五卷註。

〔八〕《漢書》：籍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李善註：韋昭曰：翰，筆也。翰林，文翰之多若林也。《詩・大雅》「有壬有林」是也。此云林，即「文翰林」，猶「儒林」之意也。

〔九〕《元和郡縣志》：安州，春秋時鄖國。《太平寰宇記》：《左氏傳》曰：鄖人軍於蒲騷。杜預註云：鄖國在江夏郡雲杜縣，楚滅之。按鄖國，今安州城是也。

〔一〇〕威稜，見一卷《大獵賦》註。

〔一一〕《廣韻》：慴，懾也。

白竊慕高義，已經十年。雲山間之，造謁無路。今也運會，得趨末塵，承顏接辭，八九度矣。〔一〕常欲一雪心跡，崎嶇未便。何圖謗言（繆本作「詈」）忽生，衆口攢毁，將恐（繆本作「欲」）投杼（音紵）下客，〔二〕震於嚴威。然自明無辜，何憂悔吝。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過此三者，鬼神不害。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三〕自屏於烹鮮之地，〔四〕惟君侯死生。不然，投山竄海，〔五〕轉死溝壑。豈能明目張膽，〔六〕託書自陳耶！

〔一〕《史記》：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度，猶次也。

〔二〕投杼，用曾母事，見十一卷註。
〔三〕《楚辭》：浴蘭湯兮沐芳。
〔四〕《老子》：治大國若烹小鮮。河上公註：鮮，魚也。烹鮮之地，猶云鼎鑊也。
〔五〕《南史·王藻傳》：便當刊膚剪髮，投山竄海。
〔六〕《史記·陳餘傳》：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

昔王東海問犯夜者曰：「何所從來？」答曰：「從師受學，不覺日晚。」王曰：「吾豈可鞭撻甯越，以立威名。」〔一〕想君侯通人，〔二〕必不爾也。

〔一〕《晉書》：王承遷東海太守，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戚，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
〔二〕《論衡》：博覽古今者爲通人。又曰：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言，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爲人師者，通人也。

願君侯惠以大遇，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盼。白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一〕直度易水，不以爲寒。〔二〕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許門下，逐之長途，白即膝行於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觀國風，永辭君侯，黃鵠舉矣。〔三〕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劍乎？〔四〕

〔一〕謝朓詩：俯仰流英，盼虹貫日。

〔二〕易水寒，見一卷註。

〔三〕《漢書》：項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秦海，秦地也。古以秦地爲陸海，故謂之秦海。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黄鵠擧矣。」詳見二卷註。

〔四〕彈劍，見三卷註。

《容齋四筆》：李太白《上安州裴長史書》，裴君不知何如人，至譽其貴而且賢，名飛天京，天才超然，度越作者，稜威雄雄，下慴羣物。予謂白以白衣入翰林，其蓋世英姿，能使高力士脫靴於殿上，豈拘拘然怖一州佐者耶？蓋時有屈伸，正自不得不爾。大賢不偶，神龍困於螻蟻，可勝嘆哉！白此書自序其生平，云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禫服慟哭。炎月伏尸，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數年來觀，筋肉尚在，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遂丐貸營葬於鄂城。其存交重義如此。又與逸人東嚴子隱於岷山，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其養高忘機如此。而史傳不爲書之，亦爲未盡。

李太白全集卷之二十七

錢塘王琦琢崖輯註
王爔葆光王復曾宗武較

序二十首

暮春江夏送張祖監丞之東都序

吁咄哉，僕書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萊，極目四海，手弄白日，頂摩青穹，〔一〕揮斥幽憤，〔二〕不可得也。而金骨未變，玉顏已緇，〔三〕何常不捫松傷心，撫鶴嘆息。誤學書劍，薄遊人間。〔四〕紫微九重，〔五〕碧山萬里。有才無命，甘於後時。劉表不用於禰衡，〔六〕暫來江夏；賀循喜逢於張翰，且樂船中。〔七〕

〔一〕《宋書·樂志》：旋駕聳汎青穹。

〔二〕《莊子》：揮斥八極，神氣不變。郭象註：揮斥，猶縱放也。

〔三〕《説文》：緇，黑色也。

〔四〕謝朓詩：薄遊第從告。

〔五〕紫微，天子所居之宮，以擬天之紫微垣而名也。

〔六〕《後漢書·禰衡傳》：劉表及荆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後侮慢於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黄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

〔七〕《晉書》：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吴閶門，於船中彈琴。張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談，便大相欽悦。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卽去，而不告家人。

達人張侯，大雅君子。統泛舟之役，〔一〕在清川之湄。談玄賦詩，連興數月，醉盡花柳，賞窮江山。王命（繆本作「國祖」）有程，告以行邁，〔二〕烟景晚色，慘爲愁容。繫飛帆於半天，泛淥水於遥海。欲去不忍，更開芳樽，〔三〕樂雖寰中，〔四〕趣逸天半。平生酣暢，未若此筵。至於清談浩歌，〔五〕雄筆麗藻，〔六〕笑飲醁酒，醉揮素琴，〔七〕余實不愧於古人也。

〔一〕《左傳》：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

〔二〕《詩·國風》：行邁靡靡。毛傳曰：邁，行也。鄭箋曰：行，道也。道行，猶行道也。

〔三〕劉孝綽詩：芳樽散緒寒。

〔四〕梁簡文帝《大愛敬寺剎下銘序》：功超域外，道邁寰中。

〔五〕《楚辭》：臨風怳兮浩歌。

〔六〕郭璞《爾雅序》：英儒贍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疏曰：洪，大也。麗，美也。藻，水藻也，有

文，以喻人之文章。言大有詞筆，美於文章之客也。

〔七〕素琴，見二卷註。

揚袂遠別，何時歸來？想洛陽之秋風，將膾魚以相待。〔一〕詩可贈遠，無乃闕乎？

〔一〕張翰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蓴菜羹、鱸魚膾，遂命駕而歸。見廿二卷註。

奉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花源序

《名山洞天福地記》：桃源山，周圍七十里，名「白馬玄光之天」，在朗州武陵縣。《一統志》：桃源山，在湖廣常德府桃源縣南二十里。其西南有桃源洞，一名秦人洞，洞北有桃花溪。故老傳云：晉太元中，武陵漁人，沿溪行，忽逢桃樹夾岸。復前行，得一山，山有小口，便捨船入。行數十步，豁然平曠，屋舍儼然，桑竹交通，雞犬相聞，男女耕種，怡然自樂。見漁人，驚問所從來，爲設酒殺。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亂，率妻子來此，不復出。停數日，送出，漁人誌之。太守卽遣人隨所誌，迷不復得路。琦按：桃花源自陶淵明作記之後，無人復至其地，後人多云是仙境，或云乃託言耳，非實境也。好奇之士，慕想不可得，而指近地之山以當之，遂有桃源山，其實非昔之桃花源矣。

昔祖龍滅古，〔一〕道嚴威刑，煎熬生人，〔二〕若墜大火。三墳、五典，〔三〕散爲寒灰。〔四〕築長城，〔五〕建阿房，〔六〕并諸侯，殺豪俊。〔七〕自謂功高羲皇，國可萬世。〔八〕思欲凌雲氣，求仙

人，登封太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九〕草木有知，而萬象乖度，禮刑將弛，則綺皓不得不遁於南山，〔一〇〕魯連不得不蹈於東海。〔一一〕則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升先覺。夫指鹿之儔，〔一二〕連頸而同死，非吾黨之謂乎？

〔一〕祖龍見二卷註，謂秦始皇。

〔二〕《楚辭·九思》：我心兮煎熬。

〔三〕孔安國《尚書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四〕《史記》：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

〔五〕賈生《過秦論》：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

〔六〕《三輔黃圖》：阿房宮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宮未成而亡。始皇廣其宮，規恢三百餘里，離宮別館，彌山跨谷。輦道相屬，閣道通驪山八十餘里。表南山之巔以爲闕，絡樊川以爲池。作阿房前殿，東西五十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建五丈旗。以木蘭爲梁，以磁石爲門，周馳爲複道，度渭屬之咸陽，以象太極，閣道抵營室也。

〔七〕《過秦論》：墮名城，殺豪俊。

〔八〕《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制曰：「朕聞太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如此，

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勿取焉。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九〕二十八年，始皇上太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野客叢書》：按應劭云：秦皇逢暴雨得五松，因封為五大夫。《獨異志》：始皇二十八年，登封太山，至半道，忽大風雨雷電。路旁有五松樹，蔭翳數畝，乃封為五大夫。忽聞松上有人言曰：「無道德，無仁禮，而王天下，妄名帝，何以封！」左右咸聞，始皇不樂。歸，崩於沙丘。

〔一〇〕綺皓遁南山，見二十二卷註。

〔一一〕魯連蹈東海，見四卷註。

〔一二〕《史記》：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李善《文選註》：《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為馬，束蒲為脯，二世不覺。

二翁耽老氏之言，〔一〕繼少卿之作，〔二〕文以述大雅，道以通至精。卷舒天地之心，脫落神仙之境。武陵遺跡，可得而窺焉。問津利往，水引漁者；花藏仙溪，春風不知。從來落英，何許流出。〔三〕石洞來入，晨光盡開。〔四〕有良田名池，竹果森列，三十六洞，別為一天耶？〔五〕今扁舟而行，笑謝人世，阡陌未改，〔六〕古人依然。白雲何時而歸來，青山一去而誰往？諸公賦桃源以美之。

〔一〕《史記》：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

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二〕《文選》有李少卿與蘇武詩三首。老氏之言，少卿之作，俱切李氏事用。

〔三〕何許，猶何處也。

〔四〕何晏《景福殿賦》：晨光內照，流景外烻。李善註：晨光，日光也。

〔五〕《述異記》：人間三十六洞天，知名者十耳，餘二十六天，出《九微志》。

〔六〕扁舟，特舟也。阡陌，田間道也。俱詳二卷註。

夏日繆本於「日」字下多一「奉」字陪司馬武公與羣賢宴姑熟亭序

武公，名幼成，爲宣州司馬，見後《趙公西候亭頌》。《江南通志》：太平府當塗縣有采虹橋，即下浮橋，唐李陽冰建亭在其上，李白序之，名姑熟亭，蓋走蕪湖道也。

通驛公館南有水亭焉，四甍（音萌）翬（音揮）飛，〔一〕巉絕浦嶼。蓋有前攝令河東薛公棟而宇之，今宰隴西李公明化，開物成務，〔二〕又橫其梁而閣之。晝鳴閑琴，夕酌淸月，蓋爲接輶（音由）軒、〔三〕祖遠客之佳境也。

〔一〕《說文》：甍，屋棟也。徐鍇曰：所以承瓦，故從瓦。《詩·小雅》：如鳥斯革，如翬斯飛。鄭箋曰：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翬者，鳥之奇異者也。孔穎達《正義》：斯革、斯飛，言

簷阿之勢似鳥飛也。

〔二〕《周易》：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

〔三〕左思《吳都賦》：輶軒蓼擾。李周翰註：輶軒，輕車也。昔人多以輶軒爲使車之通稱，見九卷註。

製置既久，莫知何名。司馬武公，長材博古，獨映方外。〔一〕因據胡牀，岸幘嘯詠，而謂前長史李公及諸公曰：「此亭跨姑熟之水，可稱爲『姑熟亭』焉」〔二〕嘉名勝概，自我作也。

〔一〕《世說》：桓宣武引謝奕爲司馬，奕既上，猶推布衣交。在溫座席岸幘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

〔二〕《方輿勝覽》：姑熟溪，在太平州當塗縣南二里，西入大江。

且夫曹官紱冕者，大賢處之，若遊青山、臥白雲，逍遙偃傲，何適不可。小才居之，窘而自拘，悄若桎梏，則淸風朗月，河英嶽秀，皆爲棄物，安得稱焉。所以司馬南鄰，〔一〕當文章之旗鼓；翰林客卿，〔二〕揮辭鋒以戰勝。〔三〕名教樂地，〔四〕無非得俊之場也。千載一時，言詩紀志。

〔一〕司馬，指武公。

〔二〕翰林，白自謂。於時爲客，故曰客卿。

〔三〕《晉書》：思緒雲騫，辭鋒景煥。

〔四〕《世說》：王平子、胡母彦國諸人，皆以任放爲達，或有裸體者。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爲乃爾也。」

江夏送林公上人遊衡岳序

江南之仙山，黄鶴之爽氣，〔一〕偶得英粹，〔二〕後生俊人。〔三〕林公世爲豪家，此土之秀。落髮歸道，專精律儀。〔四〕白月在天，〔五〕朗然獨出。既灑落於彩翰，亦諷誦（繆本作「詩」）於人（繆本作「金」）口。〔六〕

〔一〕《方輿勝覽》：黄鶴山，一名黄鵠山，在江夏縣東九里。去縣西北二里有黄鶴磯。

〔二〕顔延之《宋武帝謚議》：英粹之照，正性自天。

〔三〕《南史·王規傳》：王威明，風韻遒上，神峰標映，千里絶跡，百尺無枝，實俊人也。

〔四〕《梁書》：慈心深廣，律儀清淨。

〔五〕《法苑珠林》：西方一月分爲黑白，初月一日至十五日名爲白月，十六日已去至於月盡名爲黑月。此文所云白月，則指滿月而言也。

〔六〕《華嚴經》：何況如來金口所說。

閑雲無心，與化偕往。欲將振五樓之金策，〔一〕浮三湘之碧波。〔二〕乘杯泝流，〔三〕考室名岳。〔四〕瞰憩冥壑，〔五〕凌臨諸天。〔六〕登祝融之峰巒，〔七〕望長沙之烟火。〔八〕遙謝舊國，誓

遺歸蹤。百千開士，〔九〕稀有此者。

〔一〕金策，錫杖也。見十五卷註。

〔二〕三湘，見一卷註。

〔三〕神僧杯度，常乘木杯渡河，見十卷註。

〔四〕《初學記》：衡山一峰名石囷，下有石室，中常聞諷誦聲。

〔五〕冥壑，幽谷也。

〔六〕諸天，見十九卷註。

〔七〕《一統志》：祝融峰在衡山縣西北三十里，位值離宮，以配火德，乃祝融君遊息之所。上有青玉壇，道書以爲「第二十四福地」。《湖廣通志》：衡山有七十二峰，其最高者，爲祝融峰。舊傳：高九千七百三十丈，或云祝融峰去地二萬丈。唐盧載詩「五千里地望皆見，七十二峰中最尊」是也。峰頂有風穴，每將雨，則風自穴發。又有雷池，禱雨皆驗。

〔八〕按《唐書·地理志》，潭州長沙郡，隸江南西道，領長沙、湘潭、湘鄉、益陽、醴陵、瀏陽六縣。

〔九〕開士，見廿一卷《贈衡岳僧方外》詩註。

予所以歎其峻節，〔一〕揚其清波。龍象先輩，〔二〕迴眸拭視。比夫汩（音骨）泥沙者，相去如牛之一毛。〔三〕昔智者安禪於台山，〔四〕遠公托志於廬嶽，〔五〕高標勝概，斯亦嚮慕哉！

〔一〕顏延年詩：峻節貫秋霜。

〔二〕僧中能負荷大法者，謂之龍象。見十二卷註。

〔三〕張九齡詩：相去九牛毛，慚歎知何已。

〔四〕《傳燈錄》：智顗禪師，荆州華容人。十五禮佛像，誓志出家，怳焉如夢見大山臨海際，峰頂有僧招手，接入一伽藍，云：「汝當居此。」年十八，依僧法緒出家。陳太建七年，隱天台山佛隴峰。有定光禪師先居此峰，謂弟子曰：「不久當有善知識領徒至此。」俄而師至，光曰：「憶疇昔舉手招引否？」師卽悟禮像之徵，悲喜交懷，乃執手共至庵所。其夜聞空中鐘磬之聲，師曰：「是何祥也？」曰：「是揵椎集僧，得住之相。此處金地，吾已居之。北峰銀地，汝宜居焉。」開山後，宣帝建修禪寺，割始豐縣調以充衆費。及隋煬帝請師受菩薩戒，號師爲智者。師自始受禪教，終乎滅度，常披一壞衲，冬夏不釋。來往居天台山二十二年，建造大道場一十二所，國清最居其後。

〔五〕《神僧傳》：釋慧遠欲往羅浮，及居潯陽，見廬峰清淨，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此處去水本遠，遠乃以杖扣地，曰：「若此中可得栖立，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引出，浚以成溪。於是率衆行道，昏曉不絕。釋迦餘化，於斯復興。自遠卜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每送客遊履，常以虎溪爲界。

紫霞搖心，青楓夾岸，目斷川上，送君此行，羣公臨流，賦詩以贈。

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

斯、高柄秦，嬴世不二，三傑伏草，與漢並出。〔一〕莽夷朱暉，耿、鄧乃起。〔二〕自古英達，〔三〕未必盡用於當年。去就之理，在大運爾。

〔一〕李斯、趙高，執秦國之柄，毒痛天下，致嬴氏甫二世而亡。於是三傑輔漢高，以出定天下。《史記》：高祖曰：「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二〕夷，滅也。朱暉，火之光暉也。漢以火德王，故云。王莽篡漢，耿弇、鄧禹之徒乃起而佐光武，以致中興。

〔三〕《三國志註》：《江表傳》曰：有周瑜者，與孫策同年，亦英達夙成。

我君六葉繼聖，熙乎玄風，〔一〕三清垂拱，〔二〕穆然紫極。〔三〕天人其一哉！所以青雲豪士，散在商釣，〔四〕四坐明哲，皆清朝旅人。〔五〕

〔一〕《韻會》：熙，興也，又廣也。玄風，清靜之風也。

〔二〕《玉海》：唐大明宮內有三清殿。楊巨源詩：金臺殿角直三清。《雍錄》：閣本《大明宮圖》，有三清殿。又《韓詩外傳》：寒暑均則三光清，三光清則風雨時。垂拱，無爲之意，詳見二十一卷註。

〔三〕《漢書·東方朔傳》：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思。顔師古註：穆然，靜思貌。紫極，王者之居也，見八卷註。

〔四〕商釣，或隱於市，或漁於水也。

〔五〕四坐明哲，謂坐中諸賢。旅人，謂未登仕籍，奔走四方，猶仲尼旅人之意。

吾希風廣成，〔一〕蕩漾浮世，素受寶訣，〔二〕爲三十六帝之外臣。〔三〕即四明逸老賀知

章，〔四〕呼余爲謫仙人，蓋實錄耳。而嘗採姹（丑下切，㖔去聲）女於江華，收河車於清溪，〔五〕與天水權昭夷，〔六〕服勤爐火之業久矣。

〔一〕《後漢書》：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章懷太子註：希，望也。廣成子，古之仙人，見二卷註。

〔二〕寶訣，道家修鍊之訣。

〔三〕三十六帝，見三卷註。《陳書》：出者稱爲元首，處者謂之外臣。

〔四〕賀知章事，見二十四卷註。

〔五〕姹女，汞也。河車，鉛也。皆煉丹藥物。《參同契》：河上姹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陰眞君《金液還丹歌》云：北方正氣，名河車。《唐書・地理志》，道州江華郡，屬江南西道。清溪，在池州秋浦縣。

〔六〕《唐書・宰相世系表》：權氏出自子姓，商武丁之裔，封於權。其地，南郡當陽縣權城是也。楚武王滅權，遷於那處，其孫因以爲氏。秦滅楚，遷大姓於隴西，因居天水。

之子也，沖恬淵靜，翰才峻發（《唐文粹》作「才翰駿發」）。白每一篇一札，皆昭夷之所操。吁，捨我而南，若折羽翼。時歲律寒苦（《唐文粹》作「色」），天風枯聲。雲帆涉漢，〔一〕冏若絕電（繆本作「雷」）。〔二〕舉目四顧，霜天崢嶸。〔三〕銜杯敍離，〔四〕羣子賦詩以出餞，酒仙翁李白辭。

〔一〕馬融《廣成頌》：張雲帆。

〔二〕鮑照詩：人生倏忽如絕電。
〔三〕崢嶸，言天氣之高也。
〔四〕劉伶《酒德頌》：銜杯漱醪。

春於姑熟送趙四流炎方序

在晉時爲姑熟，在唐時爲宣州當塗縣，詳見廿五卷註。趙蓋爲當塗縣尉者也。

白以鄒、魯多鴻儒，〔一〕燕、趙饒壯士，蓋風土之然乎？趙少翁（《文苑英華》作「公」爲是）才貌瓌（音規）雅，志氣豪烈。以黃綬作尉，〔二〕泥蟠當塗，〔三〕亦雞棲（音細，或亦從西音讀）鶴籠，〔四〕不足以窘束鸞鳳（一作「凰」）耳。

〔一〕《晉書·儒林傳》：鴻儒碩學，無乏於時。
〔二〕顏師古《漢書註》：丞尉職卑，皆黃綬。
〔三〕《後漢書》：中遭傾覆，龍德泥蟠。《三國志·秦宓傳》：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
〔四〕《韻會》：棲，雞所止也。

以疾惡抵法，遷於炎方。辭高堂而墜心，指絕國以搖恨。〔一〕天與水遠，雲連山長。借光景於頃刻，開壺觴於洲渚。黃鶴曉別，愁聞命子之聲；青楓暝色，盡是傷心之樹。〔二〕

〔一〕絕國，謂絕遠之地，見五卷註。

〔二〕《楚辭》：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

然自吳瞻秦，〔一〕日見喜氣。〔二〕上當攫玉弩，〔三〕摧狼狐，〔四〕洗清天地，〔五〕雷雨必作。〔六〕冀白日迴照，丹心可明。巴陵半道，〔七〕坐見還吳之棹。令雪解而松柏振色，氣和而蘭蕙開芳。僕西登天門，〔八〕望子於西江之上。

〔一〕秦者，長安帝都之地。

〔二〕日見喜氣，謂其有振興之象。

〔三〕上者，指玄宗。攫玉弩，謂親秉征伐之柄。《尙書帝命驗》：玉弩發，驚天下。

〔四〕摧狼狐，謂勦滅安祿山之徒。

〔五〕洗清天地，謂宇宙清泰。

〔六〕雷雨必作，謂大赦天下。《易·解卦》：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七〕巴陵，岳州也。

〔八〕天門山在當塗縣西南，詳二十二卷註。

吾賢可流水其道，浮雲其身，通方大適，何往不可，何戚戚於路歧哉！

秋於敬亭送從姪耑音端遊廬山序

敬亭山，在今江南寧國府宣城縣北。廬山，在今江西九江府德化縣南山北，隸南康星子

縣。詳見前註。

余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一〕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二〕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蹉跎十年。初，嘉興季父謫長沙西還時，予拜見，預飲林下。〔三〕耑乃稚子，嬉遊在傍。今來有成，鬱負秀氣。吾衰久矣，見爾慰心，申悲導（當作「道」）舊，破涕爲笑。〔四〕

〔一〕《子虛賦》，見一卷註。

〔二〕《方輿勝覽》：雲夢澤，在安陸縣南五十里。

〔三〕預飲林下，用阮籍叔姪爲竹林之遊事，見十二卷註。

〔四〕劉琨《答盧諶書》：舉觴對膝，破涕爲笑。

方告我遠涉，西登香爐。〔一〕長山橫蹙，九江却轉。瀑布天落，半與銀河爭流，騰虹奔電，潨（音叢）射萬壑，〔二〕此宇宙之奇詭也。其上有方湖石井，〔三〕不可得而窺焉。

〔一〕廬山有香爐峰，有瀑布水，詳二十一卷註。

〔二〕《韻會》：潨，水會也。

〔三〕遠法師《遊廬山記》：自託此山，二十三載。再踐石門，四遊南嶺。東望香爐峰，北眺九江。傳聞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鱗涌出。野人不能敍，直歎其奇而已。

羨君此行，撫鶴長嘯。恨丹液未就，〔一〕白龍來遲，〔二〕使秦人著鞭，先往桃花之水。〔三〕孤

負夙願，慚歸名山（《文苑英華》作「慚未歸於名山」）；終期後來，攜手五嶽。情以送遠，詩寧闕乎？

〔一〕丹液，仙藥，見二卷註。

〔二〕白龍，用陵陽子明事，見十二卷註。

〔三〕桃花水，卽桃花源，見二卷註。

送黃鐘之鄱音婆陽謁張使君序

鄱陽郡卽饒州，隸江南西道。

東南之美者，有江夏黃公焉。白竊飲風流，嘗（郭本作「始」）接談笑。亦有抗節玉立，光輝炯（繆本作「冏」）然，氣高時英，辯析天口。〔一〕道可濟物，志棲無垠。

〔一〕任昉《宣德皇后令》：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李善註：《七略》曰：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爲語曰「天口駢」。天口者，言田駢子不可窮其口若事天。呂向註：辨析，謂分別事理也。

鄱陽張公，朝野榮望，愛客接士，卽原、嘗、春、陵之亞焉。〔一〕每欽其辭華，懸榻見往（當作「待」）。〔二〕而黃公因訪古跡，便從貴遊，乃僑裝撰行，〔三〕去國遐陟。〔四〕

〔一〕原、嘗、春、陵，見七卷註。

〔二〕陳蕃懸榻，見十四卷註。
〔三〕鮑照詩：僑裝多闕絕。《廣韻》：僑，客也。撰，定也。僑裝，謂客行之裝。撰行，謂定行日。
〔四〕遐陟，遠行也。

諸子銜酒惜別，沾（繆本作「脫」）巾分贈，沉醉烟夕，惆悵涼月。天南迴以變夏，火西飛而獻秋。〔一〕汀（音廳）葭（音加）颯然，〔二〕海草微落。〔三〕夫子行邁，〔四〕我心若何。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五〕湖水演（音衍。繆本作「悠」）沔（音免），〔六〕勗哉是行。共賦武昌釣臺篇，〔七〕以慰別情耳。

〔一〕火，心星也。下而西流，則爲秋候。詳五卷註。
〔二〕謝朓詩：汀葭稍靡靡。《廣韻》：汀，水際平沙也。葭，蘆也。
〔三〕周朗《報羊希書》：池上海草，歲榮日蔓。
〔四〕行邁，見本卷註。
〔五〕《詩·小雅》：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正義》曰：言汝雖不來，當傳書信，毋得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而有疏遠我之心。恐遂疏己，故以恩責之，冀音信不絕。
〔六〕《廣韻》：演，水長流貌。《韻會》：沔，流滿貌。
〔七〕《太平寰宇記》：釣臺，在武昌城下，有石圻臨江懸峙，四眺極目。《武昌記》云：釣臺，在城南。《方輿勝覽》：釣臺，在武昌北門外大江中。郡志：孫權嘗整陣於釣臺。

早春於江夏送蔡十還家雲夢序

吾觀蔡侯，奇人也。爾其才高氣遠，有四方之志，不然，何周流宇宙太多耶？白遐窮冥搜，〔一〕亦以早矣。海草三綠，不歸國門。又更逢春，再結鄉思。一見夫子，冥心道存。窮朝晚以作宴，驅烟霞以輔賞。朗笑明月，時眠落花。斯遊無何，尋告睽索。〔二〕來暫觀我，去還愁人。

〔一〕孫綽《天台山賦序》：遠寄冥搜。李善註：冥搜，搜訪幽冥也。

〔二〕何遜詩：五載共衣裘，一朝異睽索。

乃浮漢陽，入雲夢，鄉枻（音曳）云叩，〔一〕歸魂亦飛。且青山綠楓，累道相接，遇勝因賞，利君前行。既非遠離，曷足多歎。

〔一〕《廣韻》：枻，楫也。陶潛詩：叩枻新秋月，臨流別友生。

秋七月，結遊鏡湖，無愆我期，〔一〕先子而往。敬慎好去，終當早來。無使耶川白雲，〔二〕不得復弄爾。鄉中廖公及諸才子爲詩略謝之。

〔一〕《詩·國風》：匪我愆期。毛傳曰：愆，過也。「僁」與「愆」同。

〔二〕耶川卽若耶溪，與鏡湖俱在會稽。詳見六卷註。

秋日於太原南栅餞陽曲王贊公賈少公石艾尹少公應舉赴上都序

按《唐書·地理志》，太原府有陽曲縣，有石艾縣。天寶元年，更石艾爲廣陽縣。《容齋隨筆》：唐人呼縣令爲明府，丞爲贊府，尉爲少府。李太白集有《餞陽曲王贊公賈少公石艾尹少公序》，蓋陽曲丞、尉，石艾尉也。贊公、少公之語益奇。班固《西都賦》：實用西遷，作我上都。張銑註：上都，西京也。

天王三京，〔一〕北都居一。〔二〕其風俗遠，蓋陶唐氏之人歟？〔三〕襟四塞之要衝，〔四〕控五原之都邑。〔五〕雄藩劇鎮，非賢莫居。〔六〕

〔一〕三京，謂西京、東京、北京也。唐以雍州爲西京，河南爲東京，太原爲北京。《通典》：開元十一年，以幷州高祖起義之地，置太原府，號曰北京。

〔二〕《太平寰宇記》：幷州大都督府，天授元年置北都，兼都督府。開元十一年，玄宗行幸至此，以此州王業所興，又建北都，仍改幷州爲太原府，立《起義堂碑》以紀其事。

〔三〕《通典》：今之幷州，爲太原府，古唐國也。昔帝堯爲唐侯，所封之國。《太平寰宇記》：幷州太原郡，其人有唐堯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

〔四〕盧諶《理劉司空表》：咸以幷州之地，四塞爲固，東阻井陘，西限藍谷，前有太行之嶺，後有

句注之闕。

〔五〕《廣韻》：控，引也。五原，漢武帝所置郡，唐時鹽州、豐州、勝州皆其故地。去太原四百餘里。詳見五卷註。

〔六〕張載《劍閣銘》：形勝之地，匪親勿居。

則陽曲丞王公，神仙之冑也。〔一〕爾其學鏡千古，知周萬殊。又若少府賈公，以述作之雄也。鰲弄筆海，〔二〕虎攫辭場。〔三〕又若石艾尹少公，廊廟之器，〔四〕口折黄馬，手揮青萍。〔五〕咸道貫於人倫，〔六〕名飛於日下。〔七〕實難沉屈，永懷青霄。〔八〕劍有隱而氣衝七星，〔九〕珠雖潛而光照萬壑。

〔一〕王氏一支，相傳出自周靈王太子晉，即與浮丘公仙去者，故曰神仙之冑。

〔二〕駱賓王《餞尹大官序》：請振詞鋒，同開筆海。

〔三〕王勃《夫子廟碑》：虚舟獨泛，乘學海之波瀾；直轡高驅，踐辭場之閫閾。

〔四〕《蜀志》：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爲稱，又以人物爲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蔣濟以爲大較廊廟器也。

〔五〕《莊子》：黄馬、驪牛三。司馬彪曰：牛、馬以二爲三，曰牛、曰馬、曰牛馬，形之三也。曰黄、曰驪、曰黄驪，色之三也。曰黄馬、曰驪牛、曰黄馬驪牛，形與色爲三也。故曰：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也。劉孝標《廣絶交論》：騁黄馬之劇談。呂延濟註：《莊子》曰：惠施云：黄馬、驪牛三，謂黄、驪、色爲三也。言辯者，以此爲劇談也。青萍，劍名，見九卷註。

〔六〕《後漢書》：郭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晉書》：桓彝有人倫識鑒，拔才取士，或出於無聞，或得之孩抱，時人方之許、郭。人倫者，品目人物之高下，各爲倫類也。

〔七〕日下，謂帝都，見八卷註。

〔八〕左思《蜀都賦》：干青霄而秀出。張銑註：霄，天也。

〔九〕七星，謂北斗之星，暗用豐城劍氣沖牛斗間事，見三卷註。

今年春，皇帝有事千畝，〔一〕湛恩八埏，大搜羣才，〔二〕以緝邦政。而王公以令宰見舉，賈公以王霸昇聞。海激佇乎三千，天飛期於六月。〔三〕必有以也，〔四〕豈徒然哉！

〔一〕《禮記》：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

〔二〕《玉海》：開元二十三年正月己亥，耕籍田，大赦，賜勳爵，所謂「湛恩八埏，大搜羣才」，正指斯事。《漢書》：威武紛云，湛恩汪濊。顏師古註：湛，讀曰沉。沉，深也。八埏，八方也。詳九卷註。

〔三〕《法苑珠林》：莊周說云：有大鵬，其形極大。大鵬之背，不知幾千里。將欲飛時，擊水三千里，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而上，去地九萬里，方乃得逝。要從北溟，至於南溟，一飛六月，終不中息。

〔四〕《詩·國風》：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有從兄太原主簿舒，〔一〕才華動時，規謀匠物。〔二〕乃黕（都感切，耽上聲）翠幕，〔三〕筵虹梁，〔四〕瓊羞霞開，羽觴電舉。〔五〕然後抗目遠覽，憑軒高吟。（繆本於此下多「汾河鏡開，漲藍

都之氣色；晉山屏列，橫朔野之郊原」四句。）屏俗事於煩襟，結浮歡於落景。〔六〕俄而皓月生海，〔七〕來窺醉容；黃雲出關，半起秋色。數君乃輟酌慷慨，搖心促裝。〔八〕望丹闕而非遠，揮玉鞭而且去。

〔一〕太原縣，隸河東道之太原府，設主簿一人，正九品上。

〔二〕《後漢書·百官志註》：蕃維盤固，規謀弘遠。

〔三〕潘岳《藉田賦》：翠幕黕以雲布。李善註：黕，黑貌也。

〔四〕班固《西都賦》：抗應龍之虹梁。李善註：梁形似龍，而曲如虹也。

〔五〕《楚辭》：瑤漿蜜勺，實羽觴些。王逸註：羽，翠羽也。觴，觚也。《漢書》：酌羽觴兮銷憂。劉德註：羽觴，酒疾行如羽也。孟康曰：羽，觴爵也。作生爵形，有頭、尾、羽翼。如淳曰：以瑇瑁，覆翠羽於下，徹上見。師古曰：孟說是也。張衡《西京賦》：羽觴行而無數。劉良註：羽觴，杯上綴羽以速飲也。

〔六〕謝靈運詩：浮歡昧眼前，沉照貫終始。

〔七〕顏延年詩：流雲藹青闕，皓月鑒丹宮。

〔八〕謝靈運詩：恭承古人意，促裝返柴荆。

白也不敏，先鳴翰林。〔一〕幸叨玳瑁之筵，〔二〕敢竭麒麟之筆。〔三〕請各探韻，賦詩寵行。

〔一〕《左傳》：平陰之役，先二子鳴。

〔二〕劉楨《瓜賦》：布象牙之席，薰玳瑁之筵。

〔三〕王勃《春日孫學宅宴序》：俠客時有，且傾鸚鵡之杯；文人代輕，聊舉麒麟之筆。盧照鄰《釋疾文》：東郊絕此麒麟筆，西山秘此鳳凰柯。

按《唐書》，改京城爲西京，東都爲東京，北都爲北京，乃天寶元年事。而太白供奉翰林，正在天寶初年，此文有「天王三京」及「先鳴翰林」二句，疑是其去國以後之作。然天寶改元以後，不見有耕藉事，或是史臣失書，亦未可定。而改石艾縣爲廣陽，則正在天寶元年，此文猶稱石艾，不稱廣陽，知爲天寶以前作也。三京之稱，或在先時已有此名；而翰林謂文翰之林，蓋先作詩，以爲文林之倡耳。

送戴十五歸衡岳序

白上探玄古，中觀人世，下察交道。海內豪俊，相識如浮雲。自謂德參夷、顏，才亞孔、墨，莫不名由口進，實從事退，〔一〕而風義可合者，厥惟戴侯。

〔一〕《人物志》：夫名非實，用之不效。故曰名由口進，而實從事退。中情之人，名不副實，用之有效，故名由衆退，而實從事章。

戴侯寓居長沙（繆本缺「戴侯」字。郭本缺「寓」字），稟湖岳之氣，〔一〕少長咸、洛，窺覇王之圖。〔二〕精微可以入神，懿重可以崇德，讜猷可以尊主，文藻可以成化。兼以五材，〔三〕統以四美，〔四〕何往而不濟也。

〔一〕長沙之地，在唐爲潭州長沙郡，隸江南西道，有洞庭湖，有衡岳。

〔二〕咸陽、洛陽，有古昔帝王霸主爭據之跡。

〔三〕《姜子》：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

〔四〕四美，承上四句而言。

其二三諸昆，皆以才秀擢用，辭翰炳發，昇聞天朝。而此君獨潛光後世（一作「時」），以期大用。鯤海未躍，鵬霄悠然。不遠千里，訪予以道。邛（郭本作「却」，誤）國之秀，〔一〕有廖侯焉。人倫精鑒，〔二〕天下獨立。〔三〕每延以宴謔，許爲通人。〔四〕獨孤有隣及薛諸公，咸亦以爲信然矣。

〔一〕《韻會》：鄖，《說文》：漢南之國。《地理沿革表》：德安府，古鄖子國，一云在江夏。《集韻》：鄖，或作「邔」。

〔二〕人倫，已見前二篇註。言其有知人之明。

〔三〕獨立猶：獨步之意。

〔四〕《後漢書》：袁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鄭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

厲明主未夢，且歸衡陽。憩祝融之雲峰，〔一〕弄茱萸之湍水。〔二〕軒騎糾合，〔三〕祖於魏公之林亭。笙歌鳴秋，劍舞增氣。況江葉墜綠，沙鴻冥飛，登高送遠，使人心醉。〔四〕見周、張二子，爲論平生。鷄黍之期，〔五〕當速赴也。

〔一〕祝融峯，見本卷《送林公上人序》註。

〔二〕《水經注》：邵陵水，東北出益陽縣，其間逕流山峽，名之爲茱萸江。《海錄碎事》：瀟江，一名茱萸江，在衡山縣。《一統志》：茱萸灘，在湖廣寶慶府城北四十里，瀟江水勢險惡，昔人置銅柱於岸側，以固牽挽，俗謂五十三灘、四十八灘，此其首也。

〔三〕糾，亦合也。《左傳》：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

〔四〕《高唐賦》：登高遠望，使人心瘁。

〔五〕李善《文選註》：謝承《後漢書》：山陽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元伯爲友。春別京師，以秋爲期。至九月十五日，殺雞作黍。二親笑曰：「山陽去此幾千里，何必至。」元伯曰：「巨卿信士，不失期者。」言未絕而巨卿至。

早夏於繆本「於」字下多一「江」字將軍叔宅與諸昆季送傅八之江南序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窮此道者，其惟傅侯耶？侯篇章驚（當作「警」）新，海內稱善，五言之作，妙絕當時。〔一〕陶公愧田園之能，謝客慚山水之美。〔二〕佳句籍籍，人爲美談。

〔一〕《北齊書》：雕蟲之美，獨步當時。

〔二〕陶淵明詩，多言田園之適。謝靈運詩，多言山水之趣。靈運小字客兒，詳十六卷註。

前許州司馬宋公，〔一〕蘊冰清之姿，〔二〕重傳侯玉潤之德，妻以其子。鳳凰于飛，〔三〕潘、楊之好，斯爲睦矣。〔四〕

〔一〕唐時許州潁川郡，隸河南道。州設司馬一人，從五品下。

〔二〕劉孝標《世說註》：《衛玠別傳》：玠娶樂廣女，裴叔道曰：「妻父有冰清之姿，壻有璧潤之望，所謂秦晉之匹也。」

〔三〕《左傳》：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杜預註：雄曰鳳，雌曰凰，雄雌俱飛，相和而鳴，鏘鏘然，猶敬仲夫妻相隨適齊，有聲譽。

〔四〕潘岳《楊仲武誄》：潘、楊之睦，有自來矣。蓋岳乃楊之壻也，故云潘、楊之睦。

僕不佞也，忝於芳塵，宴同一筵，心契千古。淸酌連曉，玄談入微。歡擕無何（郭本作「間」），旋告睽拆（一本作「析」。繆本作「坼」）。將軍叔，雄（舊本皆作「英」，今依劉本）略蓋古，英明洞神。天王貴宗，誕育賢子。八龍增秀以列次，〔一〕五色相輝而有文。會言高樂，曉餞金門。洗德紘觴怡顏（上下似有缺文）。

〔一〕《後漢書》：荀淑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初荀氏舊里名西豪，潁陰令苑康以爲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

朱明草木已盛。且江嶂若畫，賞盈前途，自然屛間坐遊，〔一〕鏡裏行到，〔二〕霞月千里，足供文章之用哉！征帆空懸，落日相逼。二季揮翰，詩其贈焉。

〔一〕屏間，謂列嶂如屏。

〔二〕鏡裏，謂江明若鏡。

冬日於龍門送從弟京兆參軍令問之淮南覲省序

龍門山，在河南府城西南，詳十三卷註。京兆，卽雍州也。詳十八卷註。參軍，京兆尹之屬官。

紫雲仙季，〔一〕有英風焉。吾家見之，若衆星之有月。〔二〕貴則天王之令弟，寶則海岳之奇精。遊者所謂風生玉林，淸明蕭灑，眞不虛也。

〔一〕紫雲仙，似其從弟之號。季，謂季弟也。

〔二〕《出曜經》：獨尊隻步，無有疇匹。猶如明月，在衆星中。

常醉目吾曰：「兄心肝五藏，皆錦繡耶！不然，何開口成文，揮翰霧散。」吾因撫掌大笑，揚眉當之。使王澄再聞，亦復絕倒。〔一〕觀夫筆走羣象，思通神明，龍章炳然，〔二〕可得而見。

〔一〕《晉書》：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衞玠言，輒嘆息絕倒。故時人爲之語曰：「衞玠談道，平子絕倒。」

〔二〕龍章，言其文采炳煥，若龍章之服也。《禮記》：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王勃文：研精麝墨，運思龍章。

歲十二月，拜省於淮南。思白華之長吟，〔一〕眺黃雲之晚色。目斷心盡，情懸高堂。傾蘭醑（私呂切，胥上聲）而送行，〔二〕赫金鞍而照地。〔三〕錯轂蹲野，〔四〕朝英滿筵。〔五〕非才名動時，何以及此。

〔一〕束皙《補亡詩》：白華朱萼，被於幽薄。呂延濟註：喻孝子事父母之潔白，如朱萼承白華於幽薄之中，而鮮潔也。

〔二〕唐高宗詩：華冠列綺筵，蘭醑申芳宴。《玉篇》：醑，美酒也。

〔三〕鮑照詩：鞍馬光照地。

〔四〕《楚辭》：車錯轂兮短兵接。王逸註：錯，交也，輪轂交錯也。

〔五〕牛弘樂府：揖讓皆時傑，升降盡朝英。

日落酒罷，前山陰烟。殷勤惠言，吾道東坐。想洛橋春色，先到淮城，見千條之綠楊，折一枝以相贈，則華萼情在，〔一〕吾無恨焉。羣公賦詩，以光榮餞。

〔一〕謝瞻詩：花萼相光飾。呂延濟註：花萼，喻兄弟也。琦按：萼，花蒂也。花萼相倚附，不能相離，故古人取之以爲兄弟之喻。

江夏送倩公歸漢東序

漢東，隨州也，本春秋時隨子之國，其地在漢水之東。《左傳》「漢東之國隨爲大」是也。後世以其地置州，謂之隨州。隋時改稱漢東郡，蓋依此立名。唐自天寶以前名隨州，天寶初改漢東郡，乾元初復爲隨州。

謝安四十（繆本作「昔謝安四十」），臥白雲於東山；桓公累徵，爲蒼生而一起。〔一〕常與支公遊賞，貴而不移。大人君子，神冥契合，正可乃爾。僕與倩公一（郭本缺「一」字）面，不忝古人。言歸漢東，使我心痗（音昧）。〔二〕夫漢東之國，聖人所出。〔三〕神農之後，季（郭本作「李」，誤）良爲大賢。〔四〕爾來寂寂，無一物可紀。有唐中興，始生紫陽先生。〔五〕先生六十而隱化，若繼跡而起者，惟倩公焉。蓄壯志而未就，期老成於他日。且能傾產重諾，好賢攻文。卽惠休上人與江、鮑往復，〔六〕各一時也。僕平生述作，罄其草而授之。〔七〕思親遂行，流涕惜別。今聖朝已捨季布，〔八〕當徵賈生。〔九〕開顏洗目，一見白日，冀相視而笑於新松之山耶？作小詩絕句，以寫別意。

〔一〕《世說註》：《續晉陽秋》曰：謝安悠遊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桓溫在西藩，欽其盛名，諷朝廷請爲司馬。以世道未夷，志存匡濟。年四十，起家應務。《晉書》：謝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東山、蒼生，已見七卷註。

〔二〕《詩·國風》：「願言思伯，使我心痗。」毛傳曰：痗，病也。

〔三〕《元和郡縣志》：厲山，亦名烈山，在隨州隨縣北百里。《禮記》曰：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

山，故曰厲山氏。《太平寰宇記》：《荆州記》云：隨地有厲鄉，村有厲山，下有一穴，是神農所生穴也。穴口方一步，容數人立。今穴口石上有神農廟在。《方輿勝覽》：《荆州記》：隨州厲山有石穴，云是神農所生，遂即此地爲神農社，常年祀之。

〔四〕季良，隨之賢大夫，諫隨君無追楚師，事載《左傳》桓公六年。

〔五〕紫陽先生胡公，見三十卷《紫陽先生碑銘》。

〔六〕惠休上人，見十二卷註。

〔七〕《廣韻》：罄，盡也。

〔八〕季布事，見十一卷註。

〔九〕徵賈生，見二十五卷註。

辭曰（繆本少「辭曰」二字）：

彼美漢東國，川藏明月輝。〔一〕寧知喪亂後，更有一珠歸。

〔一〕《新序》：珠產江漢，玉產昆山。《荆州記》：荆蘊玉以潤其區，漢含珠而清其域。

按繆本詩中重錄此文，而「寂寂」作「寂寞」，「辭曰」作「李白辭」，「彼美」作「路入」，凡六字不同，蓋未及刪正也。

餞李副使藏用移軍廣陵序

《通鑑》：上元元年，宋州刺史劉展領淮西節度副使，剛強自用，爲其上者多惡之。時有謠

言曰：「手執金刀起東方。」節度使王仲昇使監軍使、內左常侍邢延恩入奏展倔僵不受命，姓名應謠讖，請除之。延恩因說上曰：「展方握強兵，宜以計去之。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峘。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此一夫之力耳。」上從之，以展爲都統淮南東、江南西、浙西三道節度使，密敕舊都統李峘及淮南東道節度使鄧景山圖之。延恩以制書受展，展疑之，曰：「展自陳留參軍，數年至刺史，可謂暴貴矣。江、淮租賦所出，今之重任。展無勳勞，又非親賢，一旦恩命，寵擢如此，得非有讒人間之乎？」因泣下。延恩懼曰：「公素有才望，主上以江、淮爲憂，故不次用公，公反以爲疑，何哉？」展曰：「事苟不欺，印節可先得乎？」延恩曰：「可。」乃馳詣廣陵，與峘謀，解印節以授展。展得印節，乃上表謝恩，悉舉宋州兵七千趨廣陵。延恩知展已得其情，還奔廣陵，與李峘、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峘反。州縣莫知所從。峘引兵渡江，屯京口。景山將萬人，屯徐城。展素有威名，御軍嚴整，江、淮人望風畏之。展倍道先期至，使人問景山曰：「吾奉詔書赴鎮，此何兵也？」景山不應，展使其將孫待封、張法雷擊之，景山衆潰，與延恩奔壽州。展引兵入廣陵，遣其將屈突孝標將兵三千徇濠、楚，王暅將兵四千略淮西。展軍於白沙，設疑兵於瓜州，若將趨北固者。峘悉銳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峘軍聞之自潰，峘奔宣城。甲午，展陷潤州。丙申，陷昇州。李峘之去潤州也，副使李藏用謂峘曰：「處人尊位，食人重祿，臨難而逃之，非忠也。以數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險固，不發一矢而棄之，非勇也。失忠與勇，何以事君？藏用請收餘兵，竭力以拒之。」峘乃悉以後事授藏用。藏用收散卒，得七百人，東至蘇州，募壯士，得二千人，立柵以拒展。與展將張景超、孫待封戰於郁墅，兵敗，奔杭州。景超遂據蘇州，待封進陷湖州。景超進逼杭

州，藏用使其將溫晁屯餘杭。展將下江州，徇江西，於是屈突孝標陷濠、楚等州，王暅陷舒、和、滁、廬等州，所向無不摧靡。聚兵萬人，騎三千，橫行江、淮間。上命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將所部精兵三千討展。展聞之，始有懼色，自廣陵將兵八千拒之，選精兵二千渡淮擊神功於都梁山。展敗走，至天長，以五百騎據橋拒戰，又敗。展獨與一騎亡渡江。上元二年正月，張景超引兵攻杭州，敗李藏用將李彊於石夷門，孫待封自武康南出，將會景超攻杭州。溫晁據險擊敗之。辛亥夜，神功遣特進范知新等將四千人自白沙濟，西趨下蜀，展擊之，不勝。弟殷勸展引兵逃入海，可延歲月。展曰：「若事不濟，何用多殺人父子乎？死，早晚等耳。」遂更率衆力戰。將軍賈隱林射展，中目而仆，遂斬之。孫待封詣藏用降。張景超聚兵至七千餘人，聞展死，悉以兵授張法雷，使攻杭州，景超逃入海。法雷至杭州，李藏用擊破之，餘黨皆平。

夫功未足以蓋世，威不可以震主。〔一〕必挾此者，持之安歸。所以彭越醢於前，韓信誅於後。〔二〕況權位不及於此者，虛生危疑，而潛包（繆本作「苞」）禍心，小拒王命。是以謀臣將啖以節鉞，誘而烹之，亦由借鴻濤於奔鯨，〔三〕鱠生人於哮虎。〔四〕呼吸江海，橫流百川。左縈右拂，〔五〕十有餘郡。國計（《文苑英華》作「討」）未及，誰當其鋒。

〔一〕《抱朴子》：功蓋世者不賞。威震主者身危。

〔二〕《漢書·高帝紀》：十一年春正月，淮陰侯韓信謀反長安，夷三族。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此云越醢於前，信誅於後，恐誤。《漢書·黥布傳》：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遍賜諸侯。

〔三〕何承天《鼓吹鐃歌》：西川無潛鱗，北渚有奔鯨。

〔四〕《詩·大雅》：闞如虓虎。

〔五〕《史記》：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

我副使李公，勇冠三軍，〔一〕衆無一旅。〔二〕橫倚天之劍，〔三〕揮駐日之戈。〔四〕吟嘯四顧，熊羆雨集。〔五〕蒙輪扛鼎之士，〔六〕杖干將而星羅。〔七〕上可以決天雲，下可以絶地維。〔八〕翕振虎旅，〔九〕赫張王師。退如山立，進若電逝。〔一〇〕轉戰百勝，殭屍盈川。水膏於滄溟，陸血於原野。一掃瓦解，洗清全吳。〔一一〕可謂萬里長城，橫斷楚塞。不然，五嶺之北，〔一二〕盡餌於修蛇，勢盤地蹙，不可圖也。

〔一〕《梁書》：馬仙琕每戰，勇冠三軍。當其衝者，莫不摧破。

〔二〕《左傳》：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杜預註：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

〔三〕宋玉《大言賦》：長劍耿耿倚天外。

〔四〕《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搆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爲之返三舍。

〔五〕陸機《辨亡論》：哮闞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王褒《四子講德論》：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

〔六〕《左傳》：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杜預註：蒙，覆也。《史記》：項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裴駰註：韋昭曰：扛，舉也。《索隱》曰：《說文》云：扛，橫關對舉也，音江。盧思道《爲隋檄陳文》：扛鼎蒙輪之卒，事均驅兕。

〔七〕干將，劍名，又戟名，見十一卷註。班固《西都賦》：列卒周匝，星羅雲布。呂延濟註：星羅雲布，言衆也。

〔八〕《莊子·說劍篇》：上決浮雲，下絕地紀。《列子》：折天柱，絕地維。

〔九〕張衡《西京賦》：陳虎旅於飛廉。李善註：《周禮》：虎賁，下大夫。旅賁氏，中士也。《鬻子》：紂虎旅百萬，陳於商郊。琦按：太白所謂虎旅，指有力如虎之衆耳，與李氏所解有異。

〔一〇〕《禮記》：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曹植《七啓》：飛軒電逝，獸隨輪轉。嵇康詩：風馳電逝，躡景追飛。此借用其字，以喻士卒進退用命之狀。山立，言其如山之峙，卒難動搖。電逝，言其如電之流，倏忽驟至。

〔一一〕《淮南子》：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士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

〔一二〕杜氏《通典》：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塞上嶺一也，今南康郡大庾嶺是；騎田嶺二也，今桂陽郡臘嶺是；都龐嶺三也，今江華郡永明嶺是；甿渚嶺四也，今江華界白芒嶺是；越城嶺五也，今始安郡北零陵郡南臨源嶺是。西自衡山之南，東窮於海，一山之限也。文謂五嶺之北，蓋指江南、江西二道而言。

而功大用小，天高路遐。社稷雖定於劉章，〔一〕封侯未施於李廣。〔二〕使慷慨之士，長吁青雲。且移軍廣陵，恭揖後命。〔三〕組練照雪，〔四〕樓船乘風。〔五〕簫鼓沸而三山動，〔六〕旌旗揚而九天轉。

〔一〕《漢書·文帝紀》：高后崩，諸呂謀爲亂，欲危劉氏。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

誅之。

〔二〕《李廣傳》：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征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以下，材能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三〕恭揖後命，敬謹遜讓，而俟天子之後命也。

〔四〕組練，見十一卷註。

〔五〕樓船，見四卷註。

〔六〕《元和郡縣志》：三山，在潤州上元縣西南五十里，晉王濬伐吳，宿於牛渚，部分明日前至三山，即此也。《江南通志》：三山，在江寧府江寧縣西南五十七里，下臨大江，三峰排列，故名。晉王濬伐吳，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即此地。

良牧出祖，〔一〕烈將登筵。歌酣易水之風，〔二〕氣振武安之瓦。〔三〕海日夜色，雲帆（繆本作「河」）中流。〔四〕席闌賦詩，以壯三軍之事。白也筆已老矣，序何能爲。

〔一〕良牧，見十一卷註。

〔二〕易水風，見一卷註。

〔三〕武安瓦，見六卷註。

〔四〕雲帆，見三卷註。

按《通鑑》：上元二年秋七月，以試少府監李藏用爲浙西節度副使。冬十月，江淮都統崔圓署李

藏用爲楚州刺史。《考異》曰：《劉展亂紀》云：劉展既平，諸將爭功，疇賞未及李藏用。崔圓乃署藏用爲楚州刺史，領二城而居盱眙。按實錄，七月，藏用已除節度副使，蓋恩命未到耳。又獨孤及有《爲杭州李使君論李藏用守杭州功表》云：「今都統使停，本職已罷，孤軍無主，莫知適從。將士嗷嗷，未有所隸。天高聽邈，無人爲言。遂使殊勳見委，忠節未錄，口不言賞，賞亦不及，恐非聖朝旌有德、表有功之義。」此文所謂「社稷雖定於劉章，封侯未施於李廣」，蓋亦有深慨矣。未幾而藏用之牙將高幹挾故怨使人詣廣陵告藏用反，先以兵襲之，藏用走，幹追殺之。崔圓不能明其寃，遂簿責藏用將吏以驗之。將吏畏，皆附成其狀。獨孫待封堅言不反，且曰：「吾始從劉大夫奉詔書來赴鎮，人謂吾反。李公起兵滅劉大夫。今又以李公爲反。如此，誰則非反者？吾寧就死，不能誣人以非罪。」圓亦斬之。蓋大亂之後，刑賞之謬若此。

澤畔吟序 郭本作《澤畔吟詩序》

《澤畔吟》者，逐臣崔公之所作也。公代業文宗，早茂才秀。起家校書蓬山，〔一〕再尉關輔，〔二〕中佐於憲車，因貶湘陰。〔三〕從宦二十有八載，而官未登於郎署，〔四〕何遇時而不偶耶？所謂大名難居，碩果不食。〔五〕流離乎沅、湘，〔六〕摧頹（繆本作「頽」）於草莽。

〔一〕《後漢書》：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太僕鄧康遂薦竇章入東觀爲校書郎。

〔二〕關輔，關中三輔之地，詳十八卷註。

〔三〕湘陰，縣名，隸岳州巴陵郡。

〔四〕《後漢書・馬融傳》：安帝親政，召還郎署。

〔五〕《史記》：大名之下，難以久居。《周易》：剝之上九，碩果不食。孔穎達《正義》云：處卦之終，獨得完全不被剝落，猶如碩大之果，不爲人食也。

〔六〕沅、湘，謂沅水、湘水，二水俱經長沙入洞庭。詳二十三卷註。

同時得罪者數十人，或才長命夭，覆巢蕩室。崔公忠憤義烈，形於淸辭。慟哭澤畔，哀形翰墨。猶《風》、《雅》之什，聞之者無罪，覩之者作鏡。書所感遇，總二十章，名之曰《澤畔吟》。懼奸臣之猜，常韜之於竹筒；酷吏將至，則藏之於名山。〔一〕前後數四，蠹傷卷軸。觀其逸氣頓挫，英風激揚，橫波遺流，騰薄萬古。至於微而彰，婉而麗，悲不自我，興成他人，豈不云怨者之流乎？余覽之愴然，掩卷揮涕，爲之序云。

〔一〕《漢書・司馬遷傳》：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

汝州，唐時隸河南道。

夫槿榮芳園，蟬嘯珍木，蓋紀乎南火之月也。可以處臺榭，居高明。〔一〕

〔一〕《月令》：仲夏之月，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是月也，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鄭康成註：順陽在上也。高明，謂樓觀也。闍者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珍木，見二卷註。南火，謂大火星，於仲夏昏時，正當南方。詳九卷註。

吾之友于，順此意也，遂卜精勝，得乎龍興。留寶馬於門外，步金梯於閣上。〔一〕漸出軒戶，霞瞻雲天。晴山翠遠而四合，暮江碧流而一色。屈指鄉路，還疑夢中；開襟危欄，宛若空外。

〔一〕寶馬，見五卷註。金梯，見二十五卷註。

嗚呼！屈、宋長逝，無堪與言。起予者誰，得我二季。當揮爾鳳藻，〔一〕挹予霞觴（郭本、繆本作「搜乎需觴」，《文苑英華》作「飛乎鸞觴」。今從劉本）。與白雲老兄，俱莫負古人也。

〔一〕盧照鄰《釋疾文》：謁龍主於武帳，揮鳳藻於文昌。

秋夜於安府送孟贊府兄還都序

安府，安州也。唐於州設中都督府，故曰安府。贊府，縣丞。已見本卷註。

夫士有飾危冠，佩長劍，〔一〕揚眉吐諾，激昂青雲者，咸誇炫意氣，託交王侯。若告之急難，乃十失八九。我義兄孟子，則不然耶？

〔一〕《莊子》：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陸德明《音釋》：李云：危，高也。子路好勇，冠似雄雞形。

道合而襟期暗親，志乖而肝膽楚、越。〔一〕鴻騫鳳立，〔二〕不循常流。孔明披書，每觀於大略；〔三〕少君讀《易》，時作於小文。〔四〕四方賢豪，眩然景慕。雖長不過七尺，而心雄萬夫。至於酒情中酣，天機俊發，則談笑滿席，風雲動天。非嵩丘騰精，〔五〕何以及此。

〔一〕《莊子》：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二〕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鴻騫舊吳，作守東楚。呂向註：騫，飛也。江淹詩：一言鳳獨立，再說鸞無羣。

〔三〕《三國志註》：《魏略》曰：諸葛亮在荆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遊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

〔四〕《漢武帝外傳》：薊遼，字子訓，齊國臨淄人。李少君之邑人也。見少君有不死之道，遂以弟子之禮事少君，而師事焉。性好清淨，嘗閑居讀《易》，時作小小文疏，皆有意義。此文以爲少君事，疑誤。

〔五〕嵩丘騰精，謂嵩山精靈之氣降生孟贊府。

白以弱植，早飲香名。〔一〕況親承光輝，恩甚華萼。〔二〕他鄉此別，誰無恨耶？

〔一〕顏延年詩：弱植慕端操。盧思道《盧記室誄》：善價斯待，香名允集。

〔二〕華萼，已見本卷註。太白與孟雖異姓，而情不啻昆弟，故曰恩甚花萼，而稱之曰義兄也。

時林風吹霜，散下秋草；海雁斷月，孤飛朔雲。驚魂動骨，戞瑟落涕。〔一〕抗手緬邁，〔二〕傷如之何。且各賦詩，以寵行（繆本作「岐」）路。

〔一〕江淹《四時賦》：軫琴情動，戞瑟涕落。戞瑟，猶鼓瑟也。

〔二〕抗手，舉手拜別也。見十七卷註。緬邁，遠行也。張九齡詩：云胡當此時，緬邁復爲客。

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一〕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而浮生若夢，爲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二〕況陽春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三〕會桃花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四〕羣季俊秀，皆爲惠連；〔五〕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淸。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六〕不有佳詠，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繆本「數」字上多一「斗」字）。〔七〕

〔一〕逆旅，客舍也，詳二十四卷註。

〔二〕魏文帝《與吳質書》：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

〔三〕江淹詩：烟景抱空意，蘅杜綴幽心。大塊，天地也，見三卷註。

〔四〕天倫，兄弟也，見十五卷註。

〔五〕《宋書》：謝惠連幼而聰敏，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深相知愛。

〔六〕謝朓詩：瓊筵妙舞絕，桂席羽觴陳。羽觴，已見前註。左思《吳都賦》：飛觴舉白。劉良註：飛觴，行觴疾如飛也。成公綏《洛禊賦》：列樽壘，飛羽觴。

〔七〕石崇《金谷詩序》：遂各賦詩，以敍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

冬夜於隨州紫陽先生飡霞樓送烟子元演隱仙城山序

吾與霞子元丹，烟子元演，〔一〕氣激道合，結神仙交，殊身同心，誓老雲海，不可奪也。歷行天下，周求名山，入神農之故鄉，得胡公之精術（《文苑英華》作「字」）。〔二〕

〔一〕元丹，疑卽元丹丘也，蓋名與字之稍殊耳。《上安州裴長史書》曰：「故交元丹，親接斯議。」是其結納固已久矣。元演約是其弟。

〔二〕《初學記》：盛弘之《荊州記》曰：隨郡北界，有厲鄉村，村南有厲山，山下有一穴。父老相傳，云神農所生。林西有塹兩重，塹內周圍一頃二十畝，地中有九井。神農既育，九井自穿，汲一井則衆井水動，卽以此爲神農社，年常祀之。庖犧生乎陳，神農育乎楚，考籍應圖，於是乎在。胡公卽紫陽先生，詳見三十卷《紫陽先生碑銘》。

胡公身揭日月，〔一〕心飛蓬萊。起飡霞之孤樓，鍊吸景之精氣。延我數子，高談混元。〔二〕金書玉訣，〔三〕盡在此矣。

〔一〕《莊子》：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

〔二〕《後漢書》：外運混元，內侵毫芒。章懷太子註：混元，天地之總名也。

〔三〕《武帝內傳》：尊母欲得金書秘字，六甲靈飛，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授劉徹。梁丘子《黃庭內景玉經序》：《黃庭內景經》，一名《大帝金書》，扶桑大帝君宮中盡誦此經，以金簡刻書之，故曰金書。《太平廣記》：張楷有玉訣金匱之學，坐在立亡之道。

白乃語及形勝，紫陽因大誇仙城。元侯聞之，乘興將往。別酒寒酌，醉青田而少留；〔一〕夢魂曉飛，度淥水以先去。

〔一〕《古今注》：烏孫國有青田核，莫測其樹實之形，至中國者，但得其核耳。得清水則有酒味出，如醇美好酒。核大如六升瓠，空之以盛水，俄而成酒。劉章得兩核，集賓客設之，常供二十人之飲。一核盡，一核所盛以復飲。飲盡隨更注水，隨盡隨盛，不可久置，久置則苦不可飲，名曰青田酒。

吾不凝滯於物，與時推移。〔一〕出則以平交王侯，遁則以俯視巢、許。朱紱狎我，〔二〕綠蘿未歸。恨不得同棲烟林，對坐松月。有所款然，〔三〕銘契潭石。乘春當來，且抱琴臥花，高枕相待。詩以寵別，賦而贈之。

〔一〕《楚辭》：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

〔二〕朱紱，見十一卷註。

〔三〕陸雲《與戴季甫書》：欽愛之情，款然至實。

李太白全集卷之二十八

錢塘王琦琢崖輯註
趙樹元石堂較

記頌讚共二十首

任音壬城縣廳壁記

《元和郡縣志》：任城縣，本漢縣也，屬東平國。古任國，太昊之後，風姓也。僖二十一年《左傳》曰：任、宿、須句，皆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註曰：任，今任城縣也。《魏志》曰：文帝封鄢陵侯彰爲任城王。齊天保七年，移高平郡於此，任城縣屬焉。隋開皇三年，罷高平郡，縣屬兖州。

風姓之後，國爲任城，蓋古之秦縣也（《文苑英華》作「蓋秦之古縣也」）。在《禹貢》則南徐之分，當周成（《文苑英華》作「成周」）洎東魯之邦，自伯禽到於順（當作「頃」）公，三十二（「二」當作「三」）代。〔一〕遭楚蕩滅，因（《文苑英華》作「國」）屬楚焉。炎漢之後，更爲郡縣。隋開

皇三年，廢高平郡，移任城於舊居。邑乃（《文苑英華》作「雖」）屢遷，井則不改。〔二〕

〔一〕《元和郡縣志》：兗州，魯郡。《禹貢》兗州之域，兼得徐州之地，春秋時，爲魯國。按《史記》：封周公旦於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其後有考公、煬公、幽公、魏公、厲公、獻公、眞公、武公、懿公、孝公、惠公、隱公、桓公、莊公、閔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悼公、元公、穆公、共公、康公、景公、平公、文公、頃公。頃公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魯起周公至頃公，凡三十四世，謂三十四君也。自伯禽起至頃公，當云三十三世，此云順公，又云三十二代，皆誤。

〔二〕《周易》：改邑不改井。

魯境七百里，郡有十一縣，任城其衝要，〔一〕東盤琅邪，〔二〕西控鉅野，〔三〕北走厥國，〔四〕南馳互鄉。〔五〕青帝太昊之遺墟，〔六〕白衣尚書之舊里。〔七〕土俗古遠，風流清高，賢良間生，掩映天下。

〔一〕按《元和郡縣志》，魯郡州境，東西三百三十一里，南北三百五十三里，管縣十一：瑕丘、金鄉、魚臺、鄒縣、龔丘、乾封、萊蕪、曲阜、泗水、任城、中都。今新、舊《唐書》所載，只十縣，以貞元中割中都入鄆州故也。

〔二〕《漢書》：齊地，東有甾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趙岐《孟子註》：琅邪，齊東境上邑也。唐時以河南道所屬之沂州爲琅邪郡，其地正在魯郡之東，相去三百八十里。

〔三〕《水經注》：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舊縣故城，正在澤中，故欲置

戍於此城。城之所在，則鉅野澤也，衍東北爲大野矣，昔西狩獲麟於是處也。《元和郡縣志》：大野澤，一名鉅野，在鄆州鉅野縣東五里，南北三百里，東西百餘里。《爾雅》：十藪，魯有大野，西狩獲麟於此澤。琦按：魯郡之東，與鄆州接境，乃鉅野澤之故區。但屢遭河患，沖決填淤，高下易形，涸爲平陸，迄今畔岸不可復識矣。

〔四〕章懷太子《後漢書註》：東平陸，縣名，古厥國也，屬東平國，今兗州平陸縣地。《太平寰宇記》：鄆州中都縣，古中都之地，漢爲東平陸縣，屬東平國，亦古之厥國地，今邑界有厥亭存。

〔五〕《太平寰宇記》：徐州沛縣合鄉故城，古互鄉之地。按劉芳《徐州記》云：古之互鄉，蓋孔子云「難與言」者。又曰：互鄉，在陳州項城縣北一里，古老傳云互鄉之地。《一統志》：互鄉，在河南開封府商水縣。《論語》云「互鄉難與言」，卽此。古今言互鄉者，凡三處。今考魯郡之南與徐州接壤，則此文所指，與沛縣之互鄉爲合。

〔六〕《獨斷註》：青帝太昊，木行。《三皇本紀》：太皞庖犧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都於陳。其後裔，當春秋時，有任、宿、須句、顓臾，皆風姓之胤也。

〔七〕《後漢書》：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敕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爲白衣尚書。

地博厚，川疏明。漢則名王分茅，〔一〕魏則天人列土。〔二〕所以代變豪侈，家傳文章，君子以才雄自高，小人則鄙朴難治。況其城池爽塏（音愷），〔三〕邑屋豐潤。香閣倚日，〔四〕淩丹霄而欲飛；〔五〕石橋橫波，驚彩虹而不去。其雄麗坱（音央）圠（音扎），〔六〕有如此焉。

〔一〕《後漢書》：任城孝王尙，元和六年封，食任城、亢父、樊三縣。

〔二〕《魏志》：任城威王彰，黃初三年立爲任城王。

〔三〕《左傳》：請更諸爽塏者。杜預註：爽，明。塏，燥也。《正義》曰：塏，高地，故爲燥也。

〔四〕香閣，見二十一卷註。

〔五〕梁武帝詩：青城接丹霄，金樓帶紫烟。

〔六〕賈誼《鵩賦》：大鈞播物，坱圠無垠。劉良註：坱圠，無涯際也。揚雄《甘泉賦》：據軨軒而周流兮，忽坱圠而無垠。李善註：坱圠，廣大貌。《漢書》作軮軋。顏師古註：軮軋，遠相映也。

故萬商往來，四海綿歷，實泉貨之橐籥，爲英髦之咽喉。故資大賢以主東道，製我美錦，〔一〕不易其人。今鄉二十六，戶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一。帝擇明德，以賀公宰之。公溫恭克修，儼碩有立，〔二〕季野備四時之氣，〔三〕士元非百里之才。〔四〕撥煩彌閑，〔五〕剖劇無滯。鏑（音的）百發克破於楊葉，〔六〕刀一鼓必合於《桑林》。〔七〕寬猛相濟，〔八〕弦韋適中。〔九〕一之歲肅而敎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樂之。然後青衿向訓，〔一〇〕黃髮履禮。〔一一〕耒耜就役，〔一二〕農無遊手之夫；杼軸和鳴，機罕嚬哦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權豪鋤縱暴之心，黠（音轄）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讓於道路，〔一三〕任者併於輕重，〔一四〕扶老攜幼，〔一五〕尊尊親親，〔一六〕千載百年，再復魯道。非神明博遠，孰能契于此乎？

〔一〕東道，見十卷註。製錦，見九卷註。

〔二〕《詩·國風》：有美一人，碩大且儼。毛傳曰：儼，矜莊貌。

〔三〕《世説》：謝太傅絶重褚公，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

〔四〕《三國志》：龐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

〔五〕《南史》：丘仲孚，爲山陰令，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人敬服，號稱神明。

〔六〕《廣韻》：鏑，箭鏃也。《漢書》：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

〔七〕鼓刀，以刀擊物也，合於《桑林》之舞，庖丁事，見十卷註。上句喻其舉措無不中理，下句喻其謀猷無不合宜。

〔八〕《左傳》：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九〕《韓非子》：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於之性緩，故佩弦以自急。《華陽國志》：西門豹佩韋以自寬，宓子賤帶弦以自急。

〔一〇〕毛萇《詩傳》：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

〔一一〕《論衡》：人少則髮黑，老則髮白，白久則黄。顏師古《漢書註》：黄髮，老稱，謂白髮盡落，更生黄者。

〔一二〕《韻會》：柄曲木曰耒。耒端曰耜。《易》：斲木爲耒，剡木爲耜。

〔一三〕《家語》：虞、芮二國，争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之。」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

〔一四〕《禮·王制》：輕任幷，重任分。《正義》曰：任，謂有擔負者俱應擔負。老少並輕，則併與少者擔之。老少並重，不可併與少者一人，則分爲輕重，重與少者，輕與老者。

〔一五〕《漢書》：魯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

〔一六〕《淮南子》：太公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

白採奇東蒙，〔一〕竊聽輿論，〔二〕輒記於壁，垂之將來。俾後賢之操刀，〔三〕知賀公之絶跡者也。

〔一〕《太平寰宇記》：東蒙山，在沂州費縣西北七十五里，以其在蒙山之東，故曰東蒙。

〔二〕《晉書·王沉傳》：自古賢聖，樂聞誹謗之言，聽輿人之論。

〔三〕操刀而割，見九卷註。

趙公西候新亭頌

惟十有四載，皇帝以歲之驕陽，秋五不稔（音袵），〔一〕乃愼擇明牧，〔二〕恤南方凋枯。〔三〕伊四月孟夏，自淮陰遷我天水趙公作藩於宛陵，〔四〕祗明命也。

〔一〕《廣韻》：稔，歲熟也。《廣雅》：秋，穀熟也。

〔二〕謝朓詩：阽危賴宗袞，微管寄明牧。

〔三〕左思詩：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凋枯。

〔四〕《晉書·陶侃傳》：作藩於外，八州肅清。唐時楚州淮陰郡，治山陽縣，屬淮南道。宣州宣城郡，治宣城縣，屬江南西道。按：宣城郡，本漢之丹陽郡，宣城縣，本漢之宛陵縣，今爲寧國府地。太白稱宛陵，蓋本漢縣名也。

惟公代秉天憲，〔一〕作程（繆本作「保」）南臺，〔二〕洪柯大本，〔三〕聿生懿德。〔四〕宜乎哉，橫風霜之秀氣，鬱王霸之奇略。初以鐵冠白筆，〔五〕佐我燕京，〔六〕威雄振肅，虜不敢視。而後鳴琴二邦，〔七〕天下取則；起草三省，〔八〕朝端有聲。〔九〕天子識面，宰衡動聽。〔一〇〕殷南山之雷，〔一一〕剖赤縣之劇。強項不屈，〔一二〕三州所居大化，咸列碑頌。〔一三〕

〔一〕《後漢書》：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李周翰註：天憲，謂帝王法令也。

〔二〕《通典》：御史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亦謂之憲臺。後漢以來，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梁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後魏之制，有公事，百官朝會，名簿自尚書令僕以下，悉送南臺。胡三省《通鑑註》：御史臺，謂之南臺。杜佑曰：御史臺，在宮闕西南，故名南臺。

〔三〕陶潛詩：洪柯百萬尋，森散覆暘谷。

〔四〕《詩·周頌》：我求懿德。鄭箋曰：懿，美也。

〔五〕鐵冠白筆，見十一卷註。

〔六〕陶潛詩：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

〔七〕《說苑》：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

〔八〕唐以尚書省、中書省、門下省爲三省。

〔九〕《晉中興書》：謝安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

〔一〇〕宰衡，相臣也，見十二卷註。

〔一一〕《詩·召南》：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毛傳曰：殷，雷聲也。鄭箋曰：雷以喻號令，於南山之陽，又喻其在外也。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於四方，猶雷隱然發聲於山之陽。

〔一二〕赤縣、強項令，俱見十二卷註。

〔一三〕《金石錄》：《淮陰太守趙悅遺愛碑》，張楚金撰，行書，天寶十四載立。其二州碑頌無考。

至於是邦也，酌古以訓俗，宣風以布和。平心理人，兵鎮唯靜，畫一千里，〔一〕時無莠言。〔二〕

〔一〕《漢書》：蕭何爲法，講若畫一。顏師古曰：畫一，言整齊也。

〔二〕《詩·小雅》：莠言自口。毛傳曰：莠，醜也。

退公之暇，〔一〕清眺原隰。〔二〕以此郡東塹巨海，西襟長江，咽三吳，扼五嶺，〔三〕輶軒錯出，〔四〕無旬時而息焉。出自西郭，蒼然古道，道寡列樹，行無清陰。至有疾雷破山，狂飇震壑，〔五〕炎景爍野，〔六〕秋霖灌途。〔七〕馬逼側於谷口，〔八〕人周章於山頂。〔九〕亭候靡設，〔一〇〕逢迎缺如。

〔一〕《詩·國風》：自公退食。

〔二〕《小雅》：皇皇者華，於彼原隰。毛傳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

〔三〕三吳，見八卷註。五嶺，見十八卷註。
〔四〕輶軒，使車也，見九卷註。
〔五〕《莊子》：疾雷破山，風震海而不能驚。
〔六〕曹植詩：寒冰辟炎景，涼風吹我身。
〔七〕《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
〔八〕《子虛賦》：偪側泌瀄。顏師古曰：逼側，相逼也。
〔九〕《楚辭》：聊翱翔兮周章。王逸註：周章，猶周流也。呂向註：周章，往來迅疾貌。
〔一〇〕《後漢書·光武紀》：築亭候，修烽燧。章懷太子註：亭候，伺候望敵之所。

自唐有天下，作牧百數，因循齷齪，〔一〕罔恢永圖。及公來思，〔二〕大革前弊，實相此土，陟降觀之，〔三〕壯其迴崗龍盤，沓嶺波起，勝勢交至，可以有作。方農之隙，廓如是營。遂鏟崖（繆本「崖」字下多一「坦」字）堙卑，驅石剪棘，削汚壞，堦高隅，以門以墉，〔四〕乃棟乃宇。儉則不陋，麗而不奢，森沉閈（音岸）閎，〔五〕燥濕有庇。〔六〕若鼇（郭本作「匙」）之湧，如鵬斯騫。縈流鏡轉，涵映池底，納遠海之餘淸，瀉連（郭本作「蓮」）峰之積翠。信一方雄勝之郊，五馬踟蹰之地也。〔七〕

〔一〕《韻會》：齷齪，急促局陿貌。
〔二〕《詩·小雅》：賁然來思。
〔三〕《大雅》：陟則在巘，復降在原。鄭箋曰：陟，升也。降，下也。

〔四〕《廣韻》：墉，垣也。

〔五〕鮑照詩：銅溪晝森沉。《左傳》：高其閈閎。孔穎達《正義》：《說文》云：閈，門也。汝南平輿里門曰閈。《釋宮》云：衖門謂之閎。李巡云：衖，頭門也。然則，閈、閎，皆門名，言高爲其門耳。

〔六〕《左傳》：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

〔七〕古《羅敷行》：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蹰。

長史齊公光乂，〔一〕人倫之師表；〔二〕司馬武公幼成，衣冠之髦彥。〔三〕錄事參軍吳鎮，宣城令崔欽，令德之後，〔四〕良材間生。縱風教之樂地，出人倫之高格，卓絶映古，清明在躬。〔五〕僉謀僝（音棧）功，〔六〕不日而就。揔（與「總」同。郭本作「然」）是役也，伊二公之力歟！

〔一〕按《唐書·百官志》，每州自刺史而下，有長史一人，司馬一人，錄事參軍事一人。

〔二〕《南史》：蔡興宗爲郢州，引沈約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興宗嘗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事之。」

〔三〕《陳書·後主紀》：思所以登顯髦彥，式備周行。

〔四〕《詩·小雅》：顯允君子，莫不令德。毛傳曰：令，善也。《左傳》：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

〔五〕《禮記》：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正義》云：言聖人清靜光明之德，在於躬身。

〔六〕《書經集傳》：僉，衆共之辭。《書·堯典》：共工方鳩僝功。孔傳曰：僝，見也。《音釋》：僝，馬云：具也。

過客沉吟以稱嘆，邦人聚舞以相賀，僉曰：「我趙公之亭也」羣寮獻！議，請因謠頌以名之，

則必與謝公北亭同不朽矣！〔一〕白以爲謝公德不及後世，亭不留要衝，無勿拜之言，〔二〕鮮登高之賦。〔三〕方之今日，我則過矣。

〔一〕《太平寰宇記》：北亭在溫州北五里，枕永嘉江。謝靈運《罷郡於北亭與吏民別》詩云：前期眇已往，後會邈無因。

〔二〕《詩·國風》：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鄭箋曰：拜之言拔也。施士匄曰：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嚴粲曰：挽其枝以至地也。

〔三〕《韓詩外傳》：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丘將啓汝。」

敢詢耆老，而作頌曰：

耽耽高亭，〔一〕趙公所營。如鼇背突兀於太清，如鵬翼開張而欲行。趙公之宇，千載有覩，必恭必敬，爰遊爰處。瞻而思之，罔敢大語。趙公來翔，有禮有章。煌煌鏘鏘，如文翁之堂。〔二〕清風洋洋，永世不忘。

〔一〕張衡《西京賦》：大厦耽耽。薛綜註：耽耽，深邃貌。

〔二〕《水經注》：文翁爲蜀守，立講堂，作石室於南城。《太平寰宇記》：文翁學堂，一名周公禮殿。《華陽國志》云：文翁立學，講堂精舍作石室，一作玉堂，在城南。安帝永初後，學堂遇火，太守陳留高眹更修立，又增造一石室。任豫云：其欒櫨節制，猶古建，堂基高六尺。夏屋三間，通皆圖畫古人之像，及禮器瑞物，堂西有二石。李膺記云：後漢中平，火延學觀，廂廊一時蕩盡，惟此堂熛焰不

及。構制雖古，巧異特奇。

崇明寺佛頂尊勝陀羅尼幢音牀頌并序

梵語陀羅尼者，華言總持，謂總統攝持，無有遺失，卽呪之別名也。《法苑珠林》：陀羅尼者，西天梵音，東華人譯則云持也。持善不失，持惡不生。幢者，釋家旛蓋之類，此則以石爲幢形而刻呪字於其上，卽謂之幢也。

共工不觸山，媧（音戈）皇不補天，〔一〕其鴻（繆本作「洪」）波汩（音骨）汩流，伯禹不治水，萬人其魚乎！〔二〕禮樂大壞，仲尼不作，王道其昏乎！而有功包陰陽，力掩造化，首出衆聖，卓稱大雄。〔三〕彼三者之不足徵矣！

〔一〕《論衡》：儒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銷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東南，故百川注焉。

〔二〕《左傳》：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

〔三〕《法華經》：大雄猛世尊，諸釋之法王。

粤有我西方金仙之垂範，〔一〕覺曠劫之大夢，〔二〕碎羣愚之重昏，〔三〕寂然不動，〔四〕湛而常存。〔五〕使苦海靜滔天之波，〔六〕疑山滅炎崑之火，〔七〕囊括天地，〔八〕置之清涼。日月或

鑒，神通自在，不其偉與！〔九〕

〔一〕《宋書·謝靈運傳》：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二〕《涅槃經》：我曠劫來，已入大寂。

〔三〕王屮《頭陀寺碑文》：曜慧日於康衢，則重昏易曉。李善註：《頭陀經》：心王菩薩曰：我見覆蔽，飲雜毒酒，重昏常寢，云何得悟，慈心示語，使得開解。

〔四〕《易·繫辭》：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五〕《南齊書·顧歡傳》：仙化以變形爲上，泥洹以陶神爲先。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然常存。

〔六〕梁簡文帝《唱導文》：苦海易沉，慈波空蕩。《書·堯典》：浩浩滔天，下民其咨。

〔七〕《胤征》：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八〕賈誼《過秦論》：囊括四海之意。

〔九〕《說文》：偉，奇也。

魯郡崇明寺南門佛頂尊勝陁羅尼石幢者，蓋此都之壯觀。昔善住天子及千大天遊於園觀，又與天女遊戲，受諸快樂，卽於夜分中聞有聲曰：「善住天子七日滅後當生，七反畜生之身。」於是如來授之吉祥眞經，遂脱諸苦，蓋之天徵（一作「從」）爲大法印，〔一〕不可得而聞也。我唐高宗時，有罽（音記）賓桑門持入中土，〔二〕猶日藏大寶淸園，虛空檀金淨彩，〔三〕人皆悅見。所以山東開（郭本作「聞」）士，〔四〕舉國而崇之。時有萬商投珍，士女雲

會，衆布蓄沓如陵。〔五〕琢文石於他山，〔六〕聳高標於列肆。〔七〕鑱珉錯綵，爲鯨爲螭，〔八〕天人海怪，若叱若語。貝葉金言刊其上，〔九〕荷花水物形其隅。良工草萊，獻技而去。

〔一〕《大般若經》：是如來眞實法印，亦是一切聲聞緣覺眞實法印。

〔二〕《翻譯名義》：佛陀波利，罽賓國人，忘身徇道，遍觀靈跡。聞文殊師利在清涼山，遠涉流沙，躬來禮謁。高宗儀鳳元年，杖錫五臺，虔禮聖容。忽見一翁從山出來，作婆羅門語，謂波利曰：「師何所求？」波利曰：「聞文殊隱此，欲求瞻禮。」翁曰：「師將《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來不？此土衆生，多造諸罪，佛頂呪乃除罪秘方，若不將經，徒來無益，縱見文殊，未必能識，可還西國取經，傳此弟子，當示文殊所在。」波利作禮，舉頭不見老人。遂反本國，取得經來，狀奏高宗。遂令杜行顗及日照三藏於內共譯，經留在內。波利泣奏「志在利人」，請布流行。帝愍專志，遂留所譯之經，還其梵本。波利將向西明與僧順貞共譯《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所願已畢，持經梵本，入於五臺不出。《唐書·西域傳》：罽賓，隋漕國也。居葱嶺南，距京師萬二千里而贏，南距舍衛三千里。王居修鮮城，常役屬大月氏。地暑濕，人乘象，俗治浮屠法。《魏書·釋老志》：諸服其道者，則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總謂之僧，皆胡言也。僧譯爲和命衆，桑門爲息心，比丘爲行乞。

〔三〕《華嚴經》：譬如天上閻浮檀金，惟除心王大摩尼寶，餘寶無及者。

〔四〕開士，有德行之僧。詳見二十一卷註。

〔五〕《詩·小雅》：如岡如陵。

〔六〕《山海經》：瞻諸之山，其陽多金，其陰多文石。《詩·小雅》：他山之石。

〔七〕班固《西都賦》：遊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呂向註：肆，市也。

〔八〕《說文》：螭，若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螻。從虫，离聲，或云：無角曰螭，丑知切。

〔九〕《酉陽雜俎》：貝多，出摩伽陀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凋。此樹有三種：一者多羅婆力叉貝多，二者多梨婆力叉貝多，三者部闍婆力叉貝多。多羅、多梨，並書其葉。部闍一色，取其皮書之。貝多是梵語，漢翻爲葉。婆力叉貝多者，漢言樹葉也。西域經書，用此三種皮葉，若能保護，亦得五六百年。

聖君垂拱南面，穆清而居，〔一〕大明廣運，無幽不燭。以天下所立茲幢，多臨諸旗亭，〔二〕喧囂湫隘，〔三〕本非經行網繞之所。〔四〕乃頒下明詔，令移於寶坊。〔五〕吁！百尺中標，矗若雲斷，委翳苔蘚，〔六〕周流星霜，俾龍象興嗟，〔七〕仰瞻無地，良可嘆也。

〔一〕垂拱，見二十一卷註。穆清，見一卷《大獵賦》註。

〔二〕《史記集解》：《西京賦》曰：旗亭五重。薛綜曰：旗亭，市樓也。立旗於上，故取名焉。

〔三〕《左傳》：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杜預註：湫，下；隘，小；囂，聲；塵，土也。

〔四〕經行，謂僧衆遶幢循行，所以致其敬禮之心。網繞，謂以網圍繞其幢，所以使鳥雀不得棲止、污穢。

〔五〕梁簡文帝《答湘東王書》：鳴銀鼓於寶坊，轉金輪於香地。西方供佛宮殿，以七寶增飾，故謂僧坊曰寶坊。

〔六〕《韻會》：翳，隱也，奄也，障也。

〔七〕龍象，高僧也，見十二卷註。

我太官廣武伯隴西李公，〔一〕先名琬，奉詔書改爲輔。其從政也，肅而寬，〔二〕仁而惠，〔三〕五鎮方牧，聲聞於天。帝乃加剖竹於魯，〔四〕魯道粲然可觀。方將和陰陽於太階，〔五〕致吾（舊本少「吾」字，今從劉本）君於堯、舜。豈徒閉閤（音鴿）坐嘯，〔六〕鴻盤二千哉！〔七〕乃再崇厥功，發揮象教。〔八〕

〔一〕廣武，縣名，隸隴右道之蘭州。乾元二年，更名金城。

〔二〕《左傳》：晉公子，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杜預註：肅，敬也。

〔三〕《後漢書》：劉寵，徐東平陵令，以仁惠爲吏民所愛。

〔四〕所謂「五鎮方牧」者，輔歷官郢、海、淄、唐、陳五州刺史也。所謂「剖竹於魯」，又爲魯郡都督也，見後《虞城令李公去思碑》。但碑文之名作浦，頌文之名作輔，未知孰是孰訛。剖竹，見十一卷註。

〔五〕太階，見一卷《明堂賦》註。

〔六〕《爾雅》：小閨謂之閤。《說文》：閤門，旁戶也。《後漢書》：吳祐遷膠東相，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閤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此用其字，却另作閉門不理事解。坐嘯，見十四卷註。

〔七〕《周易・漸卦》：六二，鴻漸於磐，飲食衎衎，吉。王弼註：磐，山石之安者也。進而得位，居中而應，本無祿養，進而得之，其爲歡樂，願莫大焉。鴻磐二千，謂以二千石之職，爲宴安之地也。

〔八〕王屮《頭陀寺碑文》：正法既沒，象教陵夷。李周翰註：象教，謂爲形象以教人也。

於是與長史盧公、司馬李公等，〔一〕咸明明在公，〔二〕綽綽有裕。〔三〕韜大國之寶，鍾元精之和，〔四〕燮兼半刺，〔五〕道光列岳。〔六〕才或大而用小，識無微而不通。政其有經，談豈更僕！〔七〕

〔一〕唐制：魯郡爲上都督府，設長史一人，從三品；司馬二人，從四品下。

〔二〕《詩·魯頌》：夙夜在公，在公明明。鄭箋曰：言時臣憂念君事，早起夜寐，在於公之所。在於公之所，但明義明德也。

〔三〕《詩·小雅》：此令兄弟，綽綽有裕。毛傳曰：綽綽，寬也。裕，饒也。

〔四〕《後漢書》：元精所生，王之佐臣。章懷太子註：元爲天元。精謂天之精氣。《論衡》：天稟元氣，人受元精。蔡邕《陳太丘碑文》：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呂向註：元精，大道也。

〔五〕《北堂書鈔》：庾亮《答郭豫書》曰：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同宣王化於萬里者，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任非其人？《唐書·百官志》：高宗即位，改別駕皆爲長史。

〔六〕徐陵《爲陳武帝與嶺南酋豪書》：身居列岳，自御強兵。

〔七〕《禮記》：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孔穎達《正義》：更，代也。言若委細悉說之，則大久，僕侍疲倦，宜更代之。若不代僕，則事未可盡也。

有律師道宗，心總羣妙，量包（繆本作「苞」）大千。〔一〕日何瑩而常明，天不言而自運。識岸浪注，玄機清發，每口演金偈，〔二〕舌搖電光，〔三〕開關延敵，〔四〕罕有當者。由萬竅同號於一風，〔五〕衆流俱納於溟海。若乃嚴飾佛事，規矩梵（扶泛切，音近范）天，〔六〕法堂鬱以霧

開，香樓岌乎島峙，〔七〕皆我公之締構也。〔八〕以天寶八載五月一日示滅大寺。百城號天，四衆泣血，〔九〕焚香散花，扶櫬（音近寸）臥轍，〔一〇〕仙鶴數十，飛鳴中絶。非至德動天，深仁感物者，其孰能與於此乎？三綱等皆論窮彌天，〔一一〕惠湛（音沉）清月。傳千燈於智種，〔一二〕了萬法於眞空。〔一三〕不謀同心，克樹聖跡。

〔一〕大千世界，見二十三卷註。

〔二〕金偈，佛所說之偈也。

〔三〕揚雄《解嘲》：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李周翰註：電光，謂辭辯速如電光之閃也。

〔四〕《過秦論》：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

〔五〕《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呺。

〔六〕《法苑珠林》：色界有十八天，初禪三天，一名梵衆天，二名梵輔天，三者大梵天。此大梵天無別住處，但於梵輔有層臺，高顯嚴博，大梵天王獨於上位，以別羣下。於此三天之中，梵衆是庶民，梵輔是臣，大梵是君。惟此初禪，有君、臣、民庶之則，自此以上，悉皆無也。

〔七〕梁武帝詩：長塗橫翠微，香樓閉紫烟。

〔八〕締構，結構也。見一卷註。

〔九〕《翻譯名義》：自古皆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爲四衆。《禮記》：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正義》云：凡人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也。今子皋悲無聲，其涕出，

如血之出，故云泣血。

〔一〇〕《說文》：櫬，棺也。

〔一一〕《翻譯名義》：寺立三綱，上座、維那、典座也。《晉書》：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荆州，與習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人以爲佳對。

〔一二〕《維摩詰經》：譬如一燈，燃千百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菩薩開導衆生，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於其道意亦不滅盡，隨所説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是名無盡燈也。

〔一三〕《法華經》：成一切種智。一切種智，卽佛智也。又謂之般若。釋典以一切萬有終歸於無，謂之爲空。人法皆空，則謂之眞空，卽般若智也。

太官李公，乃命門於南垣廟通衢，會盤舊規，累構餘石，壯士加勇，力倖拔山。〔一〕纔擊鼓以雷作，〔二〕拖鴻縻（音糜）而電掣。〔三〕千人壯，萬夫勢，轉鹿盧於橫梁，〔四〕泯環合而無際。常六合之振動，崛九霄之崢嶸，非鬼神功，曷以臻此。

〔一〕項羽歌：力拔山兮氣蓋世。

〔二〕雷作，謂如雷之發聲。

〔三〕鴻縻，大索。電掣，謂疾如電之掣也。

〔四〕《韻會》：轆轤，井上汲水木，一作槐櫨。《廣韻》：圜轉木也，通作鹿盧。

況其清景燭物，香風動塵，羣形所霑，積苦都雪。粲星辰而增輝，挂文字而不滅，雖漢家金莖，〔一〕伏波銅柱，〔二〕擬茲陋矣！

〔一〕班固《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章懷太子註：前書曰：武帝時，作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三輔故事》云：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金莖，即銅柱也。

〔二〕《後漢書》：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反，璽書拜馬援伏波將軍，南擊交趾。《水經注》：兪益期牋曰：馬文淵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北，山水移易，銅柱今復在海中。《林邑記》曰：建武十九年，馬援樹兩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疆也。

或日月圓滿，方檀散華，清心諷持，諸佛稱贊。夫如是，亦可以從一天至一天，〔一〕開天宮之門，見羣聖之顔，巍巍功德不可量也。

〔一〕按釋典，欲界有六天：一，四天王天；二，忉利天；三，夜摩天；四，兜率天；五，化樂天；六，他化自在天。色界有十八天：一，梵衆天；二，梵輔天；三，大梵天；四，少光天；五，無量光天；六，光音天；七，少淨天；八，無量淨天；九，徧淨天；十，無雲天；十一，福生天；十二，廣果天；十三，無想天；十四，無煩天；十五，無熱天；十六，善見天；十七，善現天；十八，色究竟天。無色界有四天：一，空處天；二，識處天；三，無所處天；四，非有想、非無想天。凡三界共二十八天。天者，言其清淨光潔，最勝最尊，故名爲天，乃神境世界之位，與蒼蒼在上之天不同一解，能修至勝之因，方能生其處。功有優劣，故所生之處有不同。

其錄事參軍、六曹英寮及十一縣官屬，〔一〕有宏才碩德，〔二〕含香繡衣者，〔三〕皆列名碑陰，此不具載。

〔一〕按《唐書》，兗州，魯郡，爲上都督府。上都督府之屬官，有錄事參軍事一人，正七品上；有功曹、倉曹、戶曹、田曹、兵曹、法曹、士曹參軍事，各一人，正七品下。其曰六曹者，田曹後置，故仍其舊稱，不稱七而稱六也。所管瑕丘、曲阜、乾封、泗水、鄒縣、任城、龔丘、平陸、金鄉、魚臺、萊蕪，凡十一縣。

〔二〕《晉書·郭璞傳》：景純通秀，夙振宏才。《索襲傳》：索先生碩德名儒。

〔三〕含香，尚書郎事，見二十六卷註。繡衣，御史事，見十一卷註。

郡人都水使者宣道先生孫太沖，得眞人紫芝玉笈之書，能令太一神自成還丹以獻於帝。〔一〕帝服享萬壽，與天同休。功成身退，謝病而去，不謂古之玄通微妙之士歟？乃謂白曰：「昔王文考觀藝於魯，騁雄辭於靈光；〔二〕陸佐公知名在吳，銘雙闕於盤石。〔三〕吾子盍可美盛德，揚中和。」恭承話言，敢不惟命。

〔一〕《册府元龜》：孫太沖隱於嵩山。玄宗天寶三載，河南尹裴敦復上言：「太沖於嵩山合鍊金丹，自成於竈中，精華特異，變化非常，請宣付史官，頒示天下以彰靈瑞仙聖之應。」從之。又：孫遂有《爲宰相賀中岳合鍊藥自成表》：臣等伏見道士孫太沖奏事奉進止，令中使薛履信監臣，於中岳嵩陽觀合煉，其竈中著水，置炭於竈側，封固却回，已經數月，泥拭既密，緘封并全。卽與縣官等對開門，其炭並盡，灰又別聚，不動人力，其藥已成。初乃五色發端，終則太陽輝於爐際。又河南尹裴敦復所奏，幷奉敕令右補闕李成式往驗並同者。《唐書·百官志》：都水監使者二人，正五品上，掌川澤、津梁、渠堰、坡池之政。此云都水使者，乃寵異方士而以虛銜加之耳。

〔二〕《後漢書》：王延壽，字文考，有儁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爲，甚奇之，遂輟翰而已。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予客自南鄙，觀藝於魯，覩斯而眙曰：「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作，故奚斯頌僖，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物以賦顯，事以頌宣，非賦非頌，將何述焉。」遂作賦。張載註：藝，六經也。李周翰註：言魯有周、孔遺風，思禮樂之美，故云觀藝。

〔三〕《梁書》：陸倕，字佐公，吳郡吳人也。高祖雅愛倕才，詔爲《石闕銘記》奏之，敕曰：「太子中舍人陸倕所製《石闕銘》，辭義典雅，足爲佳作。昔虞丘辨物，邯鄲獻賦，賞以金帛，前史美談，可賜絹三十匹。」《六朝事跡》：縣北五里有四石闕，在臺城之門南，高五丈，廣三丈六尺。梁武帝所造，及成，朝士銘之。陸倕，字佐公，其文甚佳，士流推伏。

遂作頌曰：

揭（音傑）高幢兮表天宮，〔一〕嶷獨出兮凌星虹。〔二〕神縱縱（繆本作「摐摐」，當是「總總」）兮來空，〔三〕仡（魚乞切，銀入聲）扶傾兮蒼穹。〔四〕西方大聖稱大雄，橫絕苦海舟羣蒙。〔五〕陀羅尼藏萬法宗，善住天子獲厥功。明明李君牧東魯，再新頹規扶衆苦。如大雲王法法雨（郭本作「再」），〔六〕邦人清涼喜聚舞。揚鴻名兮振海浦，〔七〕銘豐碑兮昭萬古。〔八〕

〔一〕揭，豎立也。

〔二〕嶷，如山之嶷然獨出也。凌星虹，謂其高若與星辰、虹蜺相凌歷也。

〔三〕《楚辭》：紛總總其離合兮。王逸註：總總，聚貌。
〔四〕《說文》：仡，勇壯也。揚雄《甘泉賦》：神莫莫而扶傾。詳見二十一卷註。
〔五〕《法苑珠林》：濟生靈於苦海，救愚迷於火宅。
〔六〕《法華經》：悲體成雷震，慈意妙大雲。澍甘露法雨，滅除煩惱燄。《華嚴經》：如大龍王，能雨一切妙法雨故。
〔七〕鴻名，大名也，見三卷註。張衡《西京賦》：光炎燭天庭，囂聲振海浦。《說文》：浦，濱也。
〔八〕徐陵《孝義寺碑》：謹勒豐碑，陳其舞詠。

當塗李宰君畫讚

薛方山《浙江通志》：李陽冰，字少溫，趙郡人，以辭翰名。乾元間，爲縉雲令，修孔子廟，自爲文記之。歲旱，禱雨於城隍神，與之約，五日不雨，焚其祠。及期，雨霑足。秩滿，退居吏隱山，後遷當塗令。陽冰篆書尤著，舒元輿謂其不下李斯云。

天垂元精，〔一〕岳降粹靈，〔二〕應期命世，〔三〕大賢乃生。吐奇獻策，敷聞王庭，〔四〕帝用休之，揚光泰清。〔五〕濫觴百里，〔六〕涵量八溟，縉雲飛聲，當塗政成。〔七〕雅頌一變，江山再榮，舉邑抃舞，式圖丹青。眉秀華蓋，目朗明星。〔八〕鶴矯閶風，麟騰玉京。〔九〕若揭日月，昭然運行，〔一〇〕窮神闡化，永世作程。〔一一〕

〔一〕元精，已見前註。

〔二〕《詩・大雅》：嵩高惟岳，駿極於天。惟岳降神，生甫及申。

〔三〕《三國志》：趙儼謂繁欽曰：「曹鎮東應期命世，必能匡濟華夏。」阮孝緒《七錄序》：大聖挺生，應期命世。

〔四〕《書・多士》：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

〔五〕郗正《釋譏》：雖尺枉而直尋，終揚光以發輝。

〔六〕《家語》：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王肅註：觴，可以盛酒，言其微也。此借言始仕之意。

〔七〕縉雲縣，唐時隸江南東道之處州縉雲郡，西南至州八十五里。當塗縣，唐時隸江南西道之宣州宣城郡，東南至州一百九十里。盧諶詩：日磾效忠，飛聲有漢。

〔八〕《黃庭內景經》：眉號華蓋覆明珠。

〔九〕《太平廣記》：西王母所居宮闕，在龜山、春山西那之都，崑崙之圃，閬風之苑。玉京，見五卷註。

〔一〇〕《莊子》：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

〔一一〕《周書》：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金陵名僧頵音均公粉圖慈親讚

神妙不死，惜（當作「借」）生此身。託體明淑，〔一〕而稱厥親。粉爲造化，筆寫天眞。貌古

松雪，心空世塵。文伯之母，〔二〕可以爲鄰。

〔一〕謝朓《新安公主墓銘》：誕茲明淑，玉振蘭芳。

〔二〕《家語》：公父文伯之母，紡績不懈，文伯諫焉。其母曰：「古者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秋而戒事，烝而獻功，男女紡績，愆則有辟，聖王之制也。今我寡也，爾又在位，朝夕恪勤，猶恐亡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孔子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可謂不過矣。」

李居士讚

至人之心，如鏡中影。揮斥萬變，〔一〕動不離靜。彼質我斤，揮風是騁。了物無二，皆爲匠郢。〔二〕吾族賢老，名喧寫眞。貌圖粉繪，生爲垢塵。從白得衰，〔三〕與天爲鄰。默然不滅（《唐文粹》作「儼然不語」），長存此身。

〔一〕揮斥，猶縱横，見二十七卷註。

〔二〕《莊子》：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詳見二卷註。

〔三〕嵇康《養生論》：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

安吉崔少府翰畫讚

唐時，安吉縣隸江南東道湖州吳興郡。按《唐書·宰相世系表》有崔翰，字叔淸，汴宋觀察使巡官，試大理評事，未知卽其人否。

齊表巨海，吳嗟大風。〔一〕崔爲令族，〔二〕出自太公。〔三〕克生奇才，骨秀神聰。炳若秋月，騫然雲鴻。爰圖伊人，奪妙眞宰，卓立欲語，謂行而在。淸晨一覿，爽氣十倍，張之座隅，仰止光彩。

〔一〕《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杜預註：太公封齊，爲東海之表式。

〔二〕陶潛詩：於穆令族，允構斯堂。

〔三〕《唐書》：崔氏出自姜姓，齊丁公伋嫡子季子讓國，叔乙食采於崔，遂爲崔氏。

宣城吳錄事畫讚

吳，名鎭，爲宣城郡之錄事參軍，見《趙公西候新亭頌》。

大名之家，昭彰日月，生此髦士，〔一〕風霜秀骨。圖眞像賢，傳容寫髮，束帶岳立，〔二〕如翺天闕。〔三〕巖巖兮謂四方之削成，〔四〕澹澹兮申（劉本作「曰」）五湖之澄明。〔五〕武庫肅

穆，〔六〕辭峯崢嶸。〔七〕大辯若訥，〔八〕大音希聲。〔九〕默然不語，終爲國楨。〔一〇〕

〔一〕《詩・小雅》：烝我髦士。毛傳曰：髦，俊也。

〔二〕岳立，見十卷註。

〔三〕梁簡文帝詩：重門遠照耀，天闕復穹窿。

〔四〕《山海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

〔五〕《史記正義》：韋昭曰：五湖，湖名耳，實一湖，今太湖是也。在吳西南。《史記索隱》：五湖者，郭璞《江賦》云：具區、兆滆、彭蠡、青草、洞庭。或云：太湖周五百里，故曰五湖。

〔六〕《晉書》：裴頠，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見而嘆曰：「頠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陸績別傳》：風化肅穆，郡內大治。

〔七〕王勃《山亭興序》：辭峰直上，振筆札而前驅；翰苑橫開，列文章於後殿。

〔八〕《老子・洪德章》：大辯若訥。河上公註：大辯者，智無疑。若訥者，口無詞。

〔九〕又《同異章》：大音希聲。河上公註：大音，猶雷霆，待時而動，喻常愛氣希言也。

〔一〇〕任昉詩：式瞻在國楨。《後漢書》：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

壁畫蒼鷹讚 譏主人

突兀枯樹，傍無寸枝。上有蒼鷹獨立，若愁胡之攢眉。〔一〕凝金天之殺氣，〔二〕凛粉壁之雄

姿。〔三〕觜銛(音纖)劍戟，〔四〕爪握刀錐。羣賓失席以愕(音諤)眙(音近幟，亦音怡)，〔五〕未悟丹青之所爲。吾嘗恐出戶牖以飛去，何意終年而在斯！

〔一〕孫楚《鷹賦》：疏尾潤臆，高鬐頹顱，深目蛾眉，狀似愁胡。

〔二〕魏彥深《鷹賦》：資金方之猛氣，擅火德之炎精。

〔三〕傅玄《鷹賦》：雄姿邈世，逸氣橫生。

〔四〕《廣韻》：銛，利也。

〔五〕班固《西都賦》：猶愕眙而不能階。章懷太子註：《字書》曰：愕，驚也，音五谷反。《字林》曰：眙，驚貌也，音丑吏反。

方城張少公廳畫師猛讚　郭本少上七字

方城，縣名，唐時隸山南東道唐州春陵郡。少公，猶少府，見二十七卷註。

張公之堂，華壁照雪。師猛在圖，雄姿奮發。森竦(一作「竦」)眉目，颯灑毛骨。鋸牙銜霜，鉤爪抱(一作「把」)月。掣蹲(音存)胡以震怒，〔一〕謂大(繆本作「有」)廈之嵲(音孽)屼(繆本作「嶢杌」)。〔二〕永觀厥容，神駭不歇(一本少末二句)。〔三〕

〔一〕《廣韻》：掣，挽也。《說文》：蹲，踞也。蹲胡，謂調獅之胡。蹲踞而牽挽者，獅方震怒，曳獅之胡，方若爲獅所曳也。

〔二〕《淮南子》：大厦成而燕雀相賀。《說文》：厦，屋也。峴屼，不安也，見三卷註。

〔三〕曹植《洛神賦》：精移神駭。

羽林范將軍畫讚

羽林將軍，見十七卷註。

羽林列衞，壁壘南垣。四十五星（郭本作「里」），光輝至尊。〔一〕范公拜將，遙承主恩。位寵虎臣，〔二〕封傳雁門。〔三〕瞻天蹈舞，踴躍精魂。逐逐鶚視，〔四〕昂昂鴻騫。心豪祖逖，氣爽劉琨。〔五〕名震大國，威揚列藩。〔六〕麟閣之階，粉圖華軒。〔七〕胡兵百萬，橫行縱舌。〔八〕爪牙帝室，〔九〕功業長存。

〔一〕《甘氏星經》：羽林軍四十五星，壘壁十二星，並在室南。主翊衞天子之軍。入安飛將。星欲威明，天下安；星暗，兵盡失。西入室五度，去北辰一百二十三度。《史記正義》：羽林四十五星，三三而聚，散在壘壁南，天軍也。亦天宿衞之兵革。壘壁陳十二星，橫列在營室南，天軍之垣壘。

〔二〕《詩·魯頌》：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孔穎達《正義》：矯矯然有威武如虎之臣。

〔三〕雁門郡，即代州，唐隸河東道。

〔四〕《梁書》：鶚視爭先，龍驤並驅。

〔五〕《晉書》：祖逖、劉琨，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

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

〔六〕《晉書》：列藩九服，式敍王官。

〔七〕麟閣，見四卷註。華軒，見二十五卷註。

〔八〕橫行，見五卷註。

〔九〕《詩·小雅》：祈父，予王之爪牙。孔穎達《正義》：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己身，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爲喻也。

金銀泥畫西方淨土變相讚 幷序

西方淨土，卽西方極樂國土也。《法苑珠林》：世界皎潔，目之爲淨卽淨，所居名之爲土。故《攝論》云：所居之土，無於五濁，如玻瓈珂等，名清淨土。《法華論》云：無煩惱衆生住處，名爲淨土。

我聞金天（《唐文粹》作「方」）之西，日沒之所，去中華十萬億剎，有極樂世界焉。〔一〕彼國之佛，身長六十萬億恒（繆本作「常」）沙由旬，眉間白毫，向右宛轉如五須彌山，目光清白若四海水（《唐文粹》作「若四大海水」）。〔二〕端坐說法，湛然常存。〔三〕沼明金沙，岸列珍樹，欄楯彌覆，羅網周張。車渠瑠璃，爲樓殿之飾；頗黎碼碯，耀階砌之榮。皆諸佛所證，無虛言者。

〔一〕《佛說阿彌陀經》：佛告長老舍利弗，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說法。彼土何故名爲極樂？其國衆生無有衆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極樂國土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皆是四寶周匝圍繞。有七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池底純以金沙布地，四邊階道，金銀、琉璃、玻瓈合成。上有樓閣，亦以金銀、琉璃、玻瓈、硨磲、赤珠、瑪瑙而嚴飾之。池中蓮花，大如車輪，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潔。彼佛國土常作天樂。黃金爲地，晝夜六時雨天曼陀羅花，其土衆生，常以清旦各以衣裓盛衆妙花，供養他方十萬億佛。卽以食時還到本國，飯食經行。彼國常有種種奇妙雜色之鳥，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是諸衆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其音演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其土衆生聞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舍利弗，汝勿謂此鳥實是罪報所生，彼佛國土無三惡道，尚無惡道之名，何況有實。是諸衆鳥，皆是阿彌陀佛欲令法音宣流，變化所作。彼佛國土微風吹動諸寶行樹及寶羅網，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種樂，同時俱作。聞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彼佛何故號阿彌陀？彼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國，無所障礙。彼佛壽命及其人民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故名阿彌陀。阿彌陀佛成佛以來，於今十劫。彼佛有無量無邊聲聞弟子，皆阿羅漢，非是算數之所能知。諸菩薩衆亦復如是。彼佛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又，極樂國土衆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其中多有一生補處，其數甚多，非是算數所能知之，但可以無量無邊阿僧祇說。衆生聞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所以者何？得與如是諸上善人俱會一處，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衆，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卽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我見是利，故說此言。若有衆生聞是說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如我今者，稱讚阿彌陀佛，

不可思議功德之利。東方亦有：阿閦鞞佛、須彌相佛、大須彌佛、須彌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南方世界有：日月燈佛、名聞光佛、大燄肩佛、須彌燈佛、無量精進佛，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西方世界有：無量壽佛、無量相佛、無量幢佛、大光佛、大明佛、寶相佛、淨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北方世界有：燄肩佛、最勝音佛、難沮佛、日生佛、網明佛，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下方世界有：師子佛、名聞佛、名光佛、達磨佛、法幢佛、持法佛，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上方世界有：梵音佛、宿王佛、香上佛、香光佛、大燄肩佛、雜色寶華嚴身佛、娑羅樹王佛、寶華德佛、見一切義佛、如須彌山佛，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衆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何故名爲一切諸佛所護念經？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經受持者，及聞諸佛名者，皆爲一切諸佛之所護念，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汝等皆當信受我語，及諸佛所說。若有人已發願，今發願，當發願，欲生阿彌陀佛國者，是諸人等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彼國土，若已生，若今生，若當生。是故舍利弗，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信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云云。剎，謂諸佛所住國土。

〔二〕《觀無量壽經》：無量壽佛，身高六十萬億那由陀恒河沙由旬，眉間白毫，右旋宛轉，如五須彌山。佛眼如四大海水，青白分明。《法苑珠林》：《毗曇論》云：四肘爲一弓，五百弓爲一拘盧舍，八拘盧舍爲一由旬。以中國道里較之，一由旬，合得十六里。

〔三〕《南齊書·顧歡傳》：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然常存。湛然常存，言其永無遷壞也。

金銀泥畫西方淨土變相，蓋馮（音憑）翊（音翼）郡秦（《唐文粹》作「太」）夫人奉爲亡夫湖州刺史韋公之所建也。〔一〕夫人蘊冰玉之清，敷聖善之訓，〔二〕以伉儷大義（《唐文粹》無「以」字，

「大義」作「義大」),〔三〕希拯拔於(郭本缺「於」字)幽塗;父子恩深,〔四〕用重(《唐文粹》作「薰」)修於景福。〔五〕誓捨珍物,搆求名工,圖金創端,〔六〕繪銀設像。〔七〕

〔一〕按《唐書·地理志》,同州馮翊郡,隸關內道。湖州吳興郡,隸江南東道。

〔二〕《詩·國風》:母氏聖善。鄭箋曰:母有睿智之善德。

〔三〕《韻會》:伉儷,敵也,配偶也,詳五卷註。

〔四〕《後漢書》: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

〔五〕《釋氏要覽》:薰義者,《顯識論》云:譬如燒香薰衣,香體滅而香氣在衣。此香不可言有,香體滅故;不可言無,香氣在衣故。《詩·大雅》:介爾景福。毛傳曰:景,大也。

〔六〕圖金創端者,泥金爲質地,而以爲創始。

〔七〕繪銀設像者,以銀代彩色而繪成形像。

八法功德(《唐文粹》作「八功德水」),〔一〕波動青蓮之池;七寶香花,〔二〕光映黃金之地。清風所拂,如生五音,百千妙樂,咸疑動作。若已發願,未及(《唐文粹》作「及未」)發願;若已當生,未及(《唐文粹》作「及未」)當生。精念七日,〔三〕必生其國,功德罔極,〔四〕酌而難明。

〔一〕《觀無量壽經》:極樂國土,有八池水,一一池水,七寶所成。其寶香軟,從如意珠王生,分爲十四支,一一支作七寶色。黃金爲渠,渠下皆以雜色金剛以爲底砂。一一水中有六十億七寶蓮花。一一蓮花團圓,正等十二由旬。其摩尼水流注花間,尋樹上下,其聲微妙,是爲八功德水。《法苑珠林》:八功德水,依《順正理論》云:一甘,二冷,三軟,四輕,五清淨,六不臭,七飲時不損喉,八飲

已不傷腹。

〔二〕《觀無量壽經》：其諸寶樹，七寶華葉，無不具足。一一花葉作異寶色，琉璃色中出金色光，玻瓈色中出紅色光，碼碯色中出硨磲光，硨磲色中出綠眞珠光。珊瑚、琥珀，一切衆寶以爲映飾。《大阿彌陀經》：七寶，所謂黃金、白銀、水晶、琉璃、珊瑚、琥珀、硨磲。

〔三〕精念，卽所謂一心不亂也。今人念念遷流，不能終日，若能注心淨土，無二無雜，至於七日，終不散亂，則心中佛境，自然全現矣。或有不信是事，良由業障深重故耳。

〔四〕罔極，不可限量也。

讚曰：

向西日沒處，遙瞻大悲顏。目淨四（《唐文粹》作「碧」）海水，身光紫金山。〔一〕勤念必往生，是故稱極樂。珠網珍寶樹，天花散香閣。圖畫了在眼，願託彼道場。以此功德海，〔二〕冥祐爲舟梁。〔三〕八十一（當作「億」）劫罪，〔四〕如風掃輕霜。庶（《唐文粹》作「諦」）觀無量壽，長願（《唐文粹》作「放」）玉毫光。〔五〕

〔一〕《佛報恩經》：我見佛身相，喻如紫金山。《法苑珠林》：《獅子月佛本生經》云：遙見世尊，身放光明，如紫金山，普令大衆同於金色。

〔二〕《法苑珠林》：衆生功德海，無能測量者。

〔三〕《北齊書·慕容儼傳》：相率祈請，冀獲冥祐。

〔四〕《觀無量壽佛經》：若觀是地者，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捨身，他世必生淨國。

〔五〕《大阿彌陀經》：阿彌陀佛，號無量壽佛。《觀無量壽佛經》：觀無量壽佛者，從一相好入。但觀眉間白毫，極令明了。見眉間白毫者，八萬四千相好，自然當現。

《漁隱叢話》：司空圖云：嘗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

江寧楊利物畫讚

唐之江南東道有江寧縣，隸潤州丹陽郡，至德二載，改隸昇州江寧郡。

太華高嶽，三峯倚天；〔一〕洪波經海，百代生賢。爲夔爲龍，廓土濟川，〔二〕趙城開國，〔三〕玉樹淩烟。〔四〕筆鼓元化，形分自然，明珠獨轉，秋月孤懸。作宰作程，摧剛挫堅，德合窈冥，〔五〕聲播蘭荃（音詮）。〔六〕鴻漸麟閣，〔七〕英圖可傳。

〔一〕《初學記》：太華山，其上有三峯直上，晴霽可觀。

〔二〕《後漢書·朱浮傳》：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將兵數百萬。《書·說命》：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

〔三〕《唐書·地理志》，河東道晉州平陽郡有趙城縣。《百官志》：封爵之制：開國郡公食邑二千戶，正二品；開國縣公食邑千五百戶，從二品；開國縣侯食邑千戶，從三品；開國縣伯食邑七百戶，正四品上；開國縣子食邑五百戶，正五品上；開國縣男食邑三百戶，從五品上。

讚言楊氏出自關西，關西之地，山有華岳，川有黃河，山川精靈之氣，蓄積百世，挺生偉人，而爲

當代之夔、龍。出將則有廓土之功，入相則有濟川之蹟。以爵酬功，得封趙城，蓋推言其祖父之賢而且貴如此。玉樹以下，始讚利物。

〔四〕《世說》：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車騎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凌烟，猶凌雲也。

〔五〕《老子》：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河上公註：道惟窈冥無形，其中有精實，神明相薄，陰陽交會也。

〔六〕《韻會》：荃，香草也。

〔七〕《周易·漸卦》：初六，鴻漸於干。孔穎達《正義》：鴻，水鳥也。漸進之道，自下升上，故進，譬鴻飛自下而上也。《後漢書·蔡邕傳》：鴻漸盈階，振鷺充庭。章懷太子註：《易》曰：鴻漸於陸。鴻，水鳥也。漸出於陸，喻君子仕進於朝。麟閣，見四卷註。

金鄉薛少府廳畫鶴讚

唐河南道有金鄉縣，隸兗州魯郡。

高堂閑軒兮，雖聽訟而不擾。圖蓬山之奇禽，想瀛海（《唐文粹》作「洲」）之縹緲（繆本作「瞟眇」）。紫頂烟赩（音釋，又音赫），丹眸星皎。〔一〕昂昂佇眙（音夷。一作「欲飛」），〔二〕霍若驚矯。〔三〕形留座隅，勢出天表。〔四〕謂長鳴（一作「唳」）於風霄，終寂立於露曉。〔五〕凝翫益古，俯察愈妍，舞疑傾市，〔六〕聽似聞絃。〔七〕儻感至精以神變，可弄影而浮烟。〔八〕

〔一〕鮑照《舞鶴賦》：晴含丹而星曜，頂凝紫而烟華。《說文》：赩，大赤也。
〔二〕左思《吳都賦》：士女佇眙。劉淵林註：佇眙，立視也。
〔三〕霍若，猶忽若。驚矯，驚飛也。
〔四〕班固《西都賦》：若遊目於天表。劉良註：表，外也。
〔五〕《藝文類聚》：《易通卦驗》曰：立夏，清風至而鶴鳴。《春秋感精符》：八月白露降，鶴卽高鳴相警。《風土記》：白鶴性警，至八月露降，流於草葉上滴滴有聲，則鳴。張華《禽經註》：露下則鶴鳴，鶴之馴養於家庭者，飲露則飛去。
〔六〕《吳越春秋》：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忍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閶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爲槨，題湊其中。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鮑照《舞鶴賦》：出吳都而傾市。
〔七〕《韓非子》：師曠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廊門之垝。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於天。
〔八〕《舞鶴賦》：叠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

誌公畫讚

《傳燈錄》：寶誌禪師，金城人，姓朱氏。少出家，止道林寺，修習禪定。宋太始初，忽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徒跣執錫杖，杖頭擐剪刀、尺、銅鑑，或挂一兩尺帛。數

日不食，無飢容。時或歌吟，詞如讖記，士庶皆共事之。齊建元中，武帝謂師惑衆，收付建康獄。明旦人見其入市，及檢獄如故。建康令以事聞，帝延之於宮中之後堂。師在華林園，忽一日，重著三布帽，亦不知於何所得之。俄而武帝崩，豫章王、文惠太子相繼薨，由是禁師出入。梁高祖卽位，下詔曰：「誌公跡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遯仙高者。乃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於此！自今勿得復禁。」天監十二年冬，忽告衆僧，令移金剛神像出置寺外，密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舉體香煖。臨亡，然一燭，以付後閤舍人吳慶。慶以事聞，帝嘆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囑我也。」因厚禮葬於鍾山獨龍阜，仍立開善精舍，敕陸倕製銘於冢內，王筠勒碑於寺門，處處傳其遺像焉。《南史》：沙門釋寶誌，雖剃鬚髮，而常冠下裙帽、衲袍，故俗呼爲誌公。

水中之月，了不可取。[一]虛空其心（一作「身」），寥廓無主。[二]錦幪鳥爪，獨行（一作「遊」）絕侶。刀齊尺梁（繆本作「量」），扇迷陳語。[三]丹青聖容，何往（一作「何住」，一作「去往」）何所。

[一]水中之月，只一影耳，初非眞實，幻軀亦爾，雖賢聖降生，化身靈變，顯跡甚奇，要亦無殊於此，故曰「了不可取」。

[二]《楚辭》：「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寥廓，卽空虛之處。

[三]《說文》：「幪，蓋衣也。」《南史》：寶誌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齊、宋之交，稍顯靈跡，被髮徒跣，語默不倫，或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神僧傳》：寶誌，面方而瑩徹如鏡，手足皆鳥

爪。每行遊市中，其錫杖上嘗懸剪刀一事、尺一枝、麈尾扇一柄。剪刀者，齊也。尺者，量也。麈尾扇者，塵也。蓋隱語歷齊、梁、陳三朝耳。

楊士奇曰：今靈谷寺有石刻《誌公像贊》，吳道子畫，李白贊，顏眞卿書，世稱三絕。舊刻已壞，此重刻者，不復見書法之妙矣。

琴讚

嶧（音亦）陽孤桐，石聳天骨，〔一〕根老冰泉，葉苦霜月。斲爲綠綺，〔二〕徽聲粲發，〔三〕秋風入松，〔四〕萬古奇絕。

〔一〕《尙書》：嶧陽孤桐。孔氏傳：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蔡氏《集傳》：《地志》云：東海郡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古文以爲嶧山。陽者，山南也。孤桐，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詩》曰：梧桐生矣，於彼朝陽。蓋草木之生，以向日爲貴也。《封氏聞見記》：兗州鄒嶧山，南面平復，東西長數十步，廣數步，其處生桐、柏，傳以爲《禹貢》「嶧陽孤桐」者也。土人云：此桐所以異於常桐者，諸山皆發地兼土，惟此山大石攢倚，石間周圍皆通人行，山中空虛，故桐木絕響，是以珍而入貢也。

〔二〕綠綺琴，見二十卷註。

〔三〕徽，琴節也。見四卷註。

〔四〕秋風入松，喻琴聲之淸韻。

朱虚侯讚

《史記》：孝惠帝崩，呂太后稱制。齊哀王弟章，入宿衞於漢，呂太后封爲朱虚侯。朱虚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虚侯劉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章曰：「深耕溉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朱虚侯，雖大臣皆依朱虚侯。其明年，高后崩。呂祿爲上將軍，呂產爲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爲亂。朱虚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虚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誅諸呂。

嬴氏穢德，〔一〕金精摧傷。〔二〕秦鹿克獲，〔三〕漢風飛揚。〔四〕赤龍登天，白日昇光。陰虹賊虐，諸呂擾攘。〔五〕朱虚來歸，會酌高堂。雄劍奮擊，太后震惶。爰鋤產、祿，大運乃昌。〔六〕功冠帝室，於今不忘。

〔一〕《史記》：秦之先柏翳，舜賜姓嬴氏。《書·泰誓》：穢德彰聞。

〔二〕陸機《漢高祖功臣頌》：金精仍頹，朱光以渥。秦在西方，西爲金行，故曰金精。

〔三〕《漢書》：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

〔四〕漢高祖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五〕赤龍登天，謂高祖升遐。白日昇光，謂惠帝卽世。陰虹賊虐，謂呂后比殺三趙王。

〔六〕《後漢書·明帝紀》：朕承大運，繼體守文。

觀佽音次飛斬蛟龍圖讚

《淮南子》：荊有佽非，得寶劍於干隊，還反渡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夾繞其船。佽非謂枻船者曰：「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佽非瞋目，勃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刧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予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荊爵爲執珪。佽飛，卽佽非，古字通用。

佽飛斬長蛟，遺圖畫中見。登舟旣虎嘯，〔一〕激水方龍戰。〔二〕驚波動連山，〔三〕拔劍曳雷電。鱗摧白刃下，血染滄江變。感此壯古人，千秋（一作「載」）若對面。

〔一〕趙景眞《與嵇茂齊書》：龍睇大野，虎嘯六合。

〔二〕《周易》：龍戰於野。

〔三〕木華《海賦》：波如連山。

地藏菩薩讚并序

《地藏菩薩本願經》：地藏菩薩於過去久遠不可說劫，爲大長者子。時世有佛，號曰師子奮迅具足萬行如來。時長者子見佛相好，千福莊嚴，因問：「彼佛作何行願而得此相？」佛告長者子：「欲證此身，當須久遠脱度一切受苦衆生。」時長者子因發願言：「我今盡未來際不可計劫，爲是罪苦六道衆生，廣設方便，盡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以是於彼佛前，立斯大願。於今百千萬億那由他劫尚爲菩薩。

大雄掩照，〔一〕日月崩落，惟佛知慧大而光生死雪。賴假普慈力，能救無邊苦。獨出曠劫，導開橫流，〔二〕則地藏菩薩爲當仁矣。〔三〕

〔一〕大雄掩照，謂釋迦入般涅槃也。

〔二〕《楞嚴經》：我曠劫來，心得無礙。曠劫，謂久遠之劫也。橫流，謂苦海也。

〔三〕《地藏菩薩本願經》：爾時世尊，舒金色臂，摩百千萬億無量阿僧祇世界諸分身地藏菩薩頂而作是言：「汝觀吾累劫勤苦，度脱如是等難化剛強罪苦衆生。其有未調伏者，隨業報應。若墮惡趣受大苦時，汝當憶念吾在忉利天宫，殷勤付囑，令娑婆世界至彌勒出世已來衆生，悉使解脱，永離諸苦，遇佛授記。」爾時，諸世界分身地藏菩薩各復一形，涕淚哀戀白佛言：「我從久遠劫來，蒙佛接引，使獲不可思議神力，具大智慧，我所分身，遍滿百千萬億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萬億身，每一身度百千萬億人，令歸敬三寶，永離生死，至涅槃樂。但於佛法中所爲善事，一毛、一渧、一沙、一塵

或毫髮，許我漸度脫，使獲大利，惟願世尊不以後世惡業衆生爲慮。」

弟子扶風竇滔，〔一〕少以英氣爽邁，結交王侯，淸風豪俠，極樂生疾，乃得惠（當作「慧」）劍於眞宰，湛本心於虛空。〔二〕願圖聖容，以祈景福，〔三〕庶冥力憑助，而厥苦有瘳。〔四〕

〔一〕唐時扶風郡卽岐州也，屬關內道。

〔二〕《維摩詰經》：以智慧劍，破煩惱網。《莊子》：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眹。《韻會》：湛，澄也。

〔三〕《地藏菩薩本願經》：臨命終時，男女眷屬，將是命終人舍宅、財物、寶貝、衣服，塑畫地藏形像，或使病人眼耳聞見，知其眷屬將舍宅、寶貝等，爲其自身塑畫地藏形像。若是業報合受重病，承斯功德，尋卽除愈，壽命增益。景福，已見本卷註。

〔四〕《說文》：瘳，疾愈也。

爰命小才，式讚其事。讚曰：

本心若虛空，淸淨無一物。焚蕩淫怒癡，圓寂了見佛。〔一〕五綵圖聖像，悟眞非妄傳。掃雪萬病盡，爽然淸涼天。讚此功德海，永爲曠代宣。〔二〕

〔一〕人心虛淨，本無一物，耽著於色，則起而爲淫；觸於忿戾，則發而爲怒；蔽於邪見，昧於大道，則流而爲癡。三者謂之三毒，皆心之累也。苟能一切捐棄，若火之焚，若水之蕩而盡去之，不使一毫少累其心，則心之本體見矣。心，卽佛也。見心不卽見眞佛哉！《翻譯名義》：涅槃，奘三藏翻爲圓寂。賢首云：德無不備稱圓，障無不盡稱寂。

〔二〕功德海，已見本卷註。謝靈運《傷己賦》：丁曠代之渥惠。

魯郡葉和尚讚

《通典》：魯郡，今之兗州，古少皞之墟也。東岳太山在焉。

海英岳靈，〔一〕誕（音但）彼開士。〔二〕了身皆空，觀月在水。〔三〕如薪傳火，朗徹生死；〔四〕如雲開天，廓然萬里。寂滅爲樂，〔五〕江海而閑。逆旅形內，虛舟世間。〔六〕邈彼崑閬（音浪），〔七〕誰云可攀！

〔一〕東岳，在魯郡境內，東海雖不在其境內，以其相去不遠，故廣言及之。

〔二〕誕，育也。開士，謂僧之有德行者，見二十一卷註。

〔三〕四大幻身，本來空無，故智者觀之，如水中月影，初非眞實。

〔四〕慧遠《形盡神不滅論》：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以謂神情俱喪，猶覩火窮於一木，謂終期都盡耳。

〔五〕《涅槃經》：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

〔六〕逆旅，見二十四卷《擬古》註。虛舟，見十卷《贈僧崖公》註。

〔七〕《楚辭章句》：閬風，山名，在崑崙之上。

李太白全集卷之二十九

錢塘王琦琢崖輯註
王縉端臣王思謙藴山校

銘碑祭文共九首

化城寺大鐘銘并序

化城寺，詳見二十卷註。

噫！天以震雷鼓羣動，佛以鴻鐘驚（《唐文粹》作「警」）大夢。〔一〕而能發揮沉潛，開覺茫蠢，則鐘之取象，其義博哉！夫揚音大千，〔二〕所以清眞心，警俗慮；協響廣樂，〔三〕所以達元氣，彰天聲；銘勳皇宮，〔四〕所以旌豐功，昭茂德。莫不配美金鼎，增輝寶坊，〔五〕仍事作制，豈徒然也。

〔一〕揚雄《羽獵賦》：撞鴻鐘。

〔二〕大千世界，見二十三卷註。

〔三〕廣樂，見一卷註。

〔四〕張衡《東京賦》：銘勳彝器，歷世彌光。薛綜註：銘，勒也。勳，功也。勒銘於宗廟之器，鐘鼎萬世，彌益光明。

〔五〕寶坊，見二十八卷註。

粵有唐宣城郡當塗縣化城寺大鐘者，量函千盈（《唐文粹》作「量函千鈞，聲盈萬壑」八字），蓋邑宰李公之所創也。公名有則，系玄元之英蕤，〔一〕茂列聖之天枝，〔二〕生於公族，貴而秀出，少蘊才略，壯而有成（《唐文粹》作「聞」）。西逾流沙，〔三〕立功絕域。〔四〕帝疇乎厥庸，〔五〕始學古從政。〔六〕歷宰潔白，聲聞於天。天書褒榮，輝之簡牘，稽首三復，子孫其傳。天寶之初，鳴琴此邦，〔七〕不言而治（《唐文粹》作「理」）。日計之無近功，歲計之有大利。〔八〕物不知化，潛臻小康；〔九〕神明其道，越不可尙。

〔一〕唐追號老子爲玄元皇帝。嵇康《琴賦》：飛英蕤於昊蒼。李善註：蕤，草木花貌。呂延濟註：英蕤，花也。

〔二〕王僧孺《禮佛唱導發願文》：天枝峻密，帝葉英芬。

〔三〕《漢書·地理志》：張掖郡居延縣，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顏師古曰：流沙，在敦煌西。《韻會》：流沙，地名，在居延海南甘州張掖縣。

〔四〕《漢書·陳湯傳》：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

〔五〕《宣帝紀》：復其後世，疇其爵邑。張晏曰：疇者，等也。《廣韻》：庸，功也。
〔六〕《書·周官》：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七〕鳴琴，邑令事，見二十卷註。
〔八〕《莊子》：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
〔九〕《詩·小雅》：汔可小康。鄭箋曰：康，安也。

方入於禪關，覩天宮峥嶸，〔一〕聞鐘聲瑣屑，〔二〕乃謂諸龍象曰：〔三〕「盍不建大法鼓，〔四〕樹之層臺，使聾聵六時有所歸仰，〔五〕不亦美乎？」於是發一言以先覺，舉百里而咸（繆本作「感」）應。秋毫不挫，〔六〕人多子來。〔七〕銅崇朝而山積，〔八〕工不日而雲會。

〔一〕峥嶸，高峻貌。
〔二〕瑣屑，細小貌。
〔三〕龍象，謂高僧。見十二卷註。
〔四〕大法鼓，謂鐘，見二十一卷註。
〔五〕西域記時，極短者謂刹那也。百二十刹那爲一呾刹那，六十呾刹那爲一臘縛，三十臘縛爲一牟呼栗多，五牟呼栗多爲一時，六時合成一日一夜。是中國以一晝夜分作十二時者，西國只分爲六時也。
〔六〕《莊子》：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鐘，爲壇乎國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懸。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

乎其㤿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途者乎？」

〔七〕《詩·大雅》：庶民子來。趙岐曰：衆民自來趣之，若子來爲父使之也。

〔八〕《詩·國風》：崇朝其雨。毛傳曰：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南史》：鄧元起之在蜀也，崇於聚斂，財貨山積。

乃採鳧氏撰鳴（《唐文粹》作「鴻」）鐘，〔一〕火天地之爐，扇陰陽之炭。〔二〕回祿奮怒，〔三〕飛廉震驚。〔四〕金精轉涾（音達）以融熠（音逸），〔五〕銅液星熒（繆本作「縈」）而爠燦。光噴日道，〔六〕氣歊（音囂。郭本作「敵」。《唐文粹》作「蔽」）天維。〔七〕紅雲點於太淸，紫烟矗（音觸）於遙海。〔八〕烜赫宇宙，功侔鬼神。〔九〕瑩而察之，吁駭人也。〔一〇〕

〔一〕《周禮》：鳧氏爲鐘。《韻會》：撰，造也。

〔二〕賈誼《鵩賦》：天地爲爐，造化爲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

〔三〕《國語》：回祿信於聆隧。韋昭解：回祿，火神。

〔四〕《博雅》：風師謂之飛廉。

〔五〕《說文》：涾，涫溢也。今河朔方言，謂沸溢爲涾。《韻會》：熠，《說文》：盛光也。又，閃鑠貌。

〔六〕《隋書》：日循黃道東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六經天文編》：日所行之路謂之黃道，與赤道相交，半出赤道外，半入赤道內。

〔七〕《說文》：歆，氣出貌。宋玉《大言賦》：壯士憤兮絕天維。

〔八〕《韻會》：矗，長直貌。《增韻》：聳上貌。

〔九〕《莊子》：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

〔一〇〕《魯靈光殿賦》：吁！可畏乎，其駭人也。

爾其龍質炳發，虎形躨跜。縻金索以上絙（居恒切，音近耕），懸寶樓而迭擊。〔一〕傍振萬壑，高聞九天。聲動山以隱隱（《唐文粹》作「殷殷」），響奔雷而闐闐。〔二〕赦湯鑊（音穫）於幽途，息劍輪於苦海。〔三〕景福肸（義乙切，欣入聲）蠁（音響），〔四〕被於人天。非李公好謀而成，弘濟羣有（《唐文粹》作「物」），孰能興（郭本作「與」）於此乎！

〔一〕梁簡文帝《玄圃園講頌》：預入寶樓，竊窺妙簡。

〔二〕宋玉《九辯》：屬雷師之闐闐兮。《廣雅》：闐闐，聲也。

〔三〕《法苑珠林》：阿鼻地獄有十八劍輪地獄，十八湯鑊地獄。《翻譯名義集》：若打鐘時，一切惡道諸苦並得停止。《法苑珠林》：濟生靈於苦海，救愚迷於火宅。

〔四〕左思《蜀都賦》：景福肸蠁而興作。呂向註：肸蠁，濕生蟲，蚊類是也。其羣望之，如氣之布寫也。言大福之興，有如此蟲羣飛而多也。

丞尉等並衣冠之龜龍，〔一〕人數之標準。大雅君子，同僚盡心，〔二〕聞善賈勇，〔三〕贊成厥美。

〔一〕蔡邕《郭有道碑文》：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李善註：曾子曰：介蟲之精曰龜，

鱗蟲之精曰龍。

〔二〕《左傳》：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

〔三〕《左傳》：欲勇者賈予餘勇。

寺主昇朝，〔一〕閑心古容，英骨秀氣，灑落毫素，〔二〕謙柔笑言。海受水而皆納，鏡無形而不燭。直道妙用，乃如是言（繆本作「然」）。常虛懷忘情，潔己利物，是人行空寂，不動見如來。〔三〕

〔一〕《翻譯名義集》：《僧史略》云：詳寺主起乎東漢白馬寺也，寺既爰處，人必主之，於時雖無寺主之名，而有知事之者。東晉以來，此職方盛，故梁武造光宅寺，名法雲爲寺主，創立僧制。

〔二〕鮑照詩：陵令無人事，毫墨時灑落。

〔三〕《南史》：姚察將終，曾無痛惱，但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

有若上座靈隱，都維那則舒，〔一〕名僧日暉、蘊虛，常因調護。賢哉六開士，〔二〕普聞八萬法。〔三〕深入禪惠，〔四〕精修律儀（郭本作「義」）。

〔一〕《唐六典》：每寺上座一人，寺主一人，都維那一人，共綱紀衆事。《翻譯名義集》：《五分律》：佛言，上更無人名上座。道宣敕爲西明寺上座，列寺主、維那之上。《毗尼母》云：從無夏至九夏是下座，自十夏至十九夏是中座，自二十夏至四十夏是上座。《毗婆娑論》云：有三上座：一，生年上座，卽尊長者，具舊戒名眞生故。二，世俗上座，卽知法、富貴、大財、大位、大族、大力、大眷屬，雖年二十，皆應和合，推爲上座。三，法性上座，卽阿羅漢。維那，南山云：《聲論》翻爲次第，謂知僧事之次第。

《寄歸傳》云：華梵兼舉也。「維」是綱維，華言也，「那」是梵語，删去「羯磨陀」三字也。《僧史略》云：梵語「羯磨陀那」譯爲事知，亦云悅衆，謂知其事，悅其衆也。

〔二〕開士，高僧也。見二十一卷註。

〔三〕《報恩經》：八萬法者，如樹根、莖、枝、葉，名爲一樹。佛爲衆生始終説法，名爲一藏，如是八萬。又云：佛一坐説法，名爲一藏，如是八萬。又云：十六字爲半偈，三十二字爲一偈，如是八萬。又云：長短偈，四十二字爲一偈，如是八萬。又云：如半月説戒爲一藏，如是八萬。又云：佛自説六萬六千偈爲一藏，如是八萬。又云：佛説塵勞有八萬，法藏亦八萬，名八萬法藏。

〔四〕禪惠，卽禪慧。王屮《頭陀寺碑文》：惟此名區，禪慧攸託。李善註：禪慧，禪定智慧，卽六度之二行也。

將博我以文章，求我以述作。功德大海，〔一〕酌而難名。遂與六曹豪吏，〔二〕姑熟賢老，乃緇乃黃，〔三〕鳧趨梵庭，〔四〕請揚宰君之鴻美。白昔忝侍從，備於辭臣，恭承德音，敢闕清風之頌。〔五〕

〔一〕《法苑珠林》：衆生功德海，無能測量者。

〔二〕《通典》：州府佐吏，有司功、司倉、司戶、司兵、司法、司士等六參軍。在府爲曹，在州爲司，府曰倉曹、功曹，州曰司功、司倉。

〔三〕緇，謂僧人緇服者。黃，謂道士黃冠者。

〔四〕《埤雅》：鶡，鶚醜，善立。鳧，鶩醜，善趨。又云：鵠善步，鳧善趨，鷹善立。鳧趨，謂羣趨如

梟，鷙也。江淹詩：誓尋青蓮果，永入梵庭期。

〔五〕《詩·大雅》：吉甫作誦，穆如清風。

其辭曰：

雄雄鴻鐘砰（音烹）隱天，〔一〕雷鼓霆擊警大千。含（郭本作「合」）號烜赫聲無邊，摧慴（音疊）魑魅招靈仙。〔二〕傍極六道極（《唐文粹》作「下」）九泉，〔三〕劍輪輟苦期息肩，〔四〕湯鑊猛火停熾燃。愷悌賢宰人父母，〔五〕興功利物信可久，德方（《唐文粹》作「芳」）金鐘永不朽。

〔一〕《漢書·禮樂志》：休嘉砰隱溢五方。顏師古註：砰隱，盛意。又《列子》：砰然聞之如雷。

〔二〕《廣韻》：慴，懾也。杜預《左傳註》：魑魅，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者。又云：魑，山神，獸形。魅，怪物。

〔三〕釋家以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六種衆生，謂之六道。九泉，見九卷註。

〔四〕息肩，見一卷註。

〔五〕《詩·大雅》：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苕溪漁隱叢話》：司空圖云：嘗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

天門山銘

《江南通志》：博望山，在太平府西南三十里。梁山，在和州南六十里。兩山石狀巉巖，東西相向，橫夾大江，對峙如門。俗呼梁山曰西梁山，呼博望山曰東梁山，總謂之天門山。春秋時楚獲吳艅艎於此，實大江要害之地，自六代建都金陵，皆於此屯兵扞禦，兩岸山頂各有一城，宋將王元謨所築。

梁山博望，關扃楚濱，夾據洪流，實爲吳津。兩坐錯落，如鯨張鱗。惟海有若，〔一〕唯川有神。牛渚怪物，目圍車輪。〔二〕光射島嶼，氣凌星辰。卷沙揚濤，溺馬殺人。國泰呈瑞，時訛返珍。開則九江納錫，〔三〕閉則五岳飛塵。〔四〕天險之地，無德（繆本作「安」）匪親。

〔一〕《初學記》：海神曰海若。

〔二〕牛渚磯，在太平州當塗縣西北三十里大江之濱，與天門山相去不及百里。《晉書》：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溫嶠燬犀角而照之，須臾，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車馬著赤衣者。其夜夢神謂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

〔三〕《禹貢》：九江納錫大龜。孔穎達《正義》：龜不常用，故錫命乃納之。蔡氏《集傳》：大龜尺有二寸，所謂國之守龜，非可常得，故不爲常貢。若偶得之，則使之納錫於上。謂之納錫者，下與上之詞，重其事也。

〔四〕陸機《漢高帝功臣頌》：波振四海，塵飛五岳。波振、塵飛，以喻亂也。

溧陽瀨水貞義女碑銘 并序

《六朝事跡》：《大唐貞義女碑》，李白文，在溧陽縣潁陽江北。周必大《泛舟遊山錄》：去溧陽縣四十里有貞義女廟，女姓史，黄山人。李太白作記，題云：《瀨水上古貞義女碑銘并序》，前翰林院内供奉學士隴西李白述。《景定建康志》：溧水，一名瀨水，在溧陽縣西北四十里，東流爲潁陽江，江上有渚，曰瀨渚，伍子胥乞食投金處，故又曰投金瀨。《吳越春秋》：子胥奔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筥中有飯，子胥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筥，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嘆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嗚乎！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

皇唐葉有六聖，再造八極，〔一〕鏡照萬方，〔二〕幽明咸熙，〔三〕天秩有禮。〔四〕白太（《唐文粹》無「太」字）古及今，君君臣臣，烈士貞女，采其（《唐文粹》下多「史傳」二字）名節尤彰，可激清頹俗者，皆掃地而祠之。〔五〕蘭蒸椒漿，〔六〕歲祀罔缺。而茲邑貞義女，光靈翳然，埋冥（《唐文粹》作「名」）古遠，琬（音宛）琰（以冉切，鹽上聲）不刻，〔七〕豈前修博達者爲邦之意乎？〔八〕

〔一〕六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也。再造八極，謂玄宗平韋氏之難而天下復定也。

〔二〕《楚辭·九思》：三光朗兮鏡萬方。

〔三〕《書·堯典》：庶績咸熙。孔安國傳：咸，皆也，熙，廣也。

〔四〕《皋陶謨》：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正義》云：天次序爵命，使有禮法，謂使賤事貴、卑承尊，是天道使之然也。人君當順天意，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故人君爲政，當奉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接之，使五者皆有常哉。

〔五〕《唐會要》：天寶七載五月十五日詔：上古之君，存諸氏號，雖事先書契，而道著皇王，緬懷厥功，寧王咸秩。其三皇以前帝王，宜於京城內共置一廟，仍與三皇五帝廟相近，以時致祭。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其祭料及樂，請准三皇五帝廟，以春秋二時享祭。歷代帝王肇跡之處，未有祠宇者，所由郡置一廟享祭，仍取當時將相德業可稱者二人配享。令郡縣長官春秋二時擇日，粢盛、蔬饌、時果、酒脯，潔誠置祭。其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史籍所載德行彌高者，所在宜置祠宇，量事致祭。殷相傅說等忠臣十六人，吳太伯等義士八人，周太王妃太姜等孝婦七人，周宣王齊姜等烈女十四人，並令郡縣長官春秋二時擇日准前致祭。《禮記》：至敬不壇，埽地而祭。

〔六〕《楚辭》：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王逸註：蕙肴，以蕙草蒸肉也。椒漿，以椒置漿中也。

〔七〕司馬相如《上林賦》：鼂采琬琰。顏師古曰：琬琰，美玉也。琬琰不刻，謂未刊立碑石。

〔八〕《楚辭》：謇吾法夫前修兮。呂向註：前修，謂前代修習道德之人。《後漢書·劉愷傳》：景化前修，有伯夷之節。章懷太子註：前修，前賢也。《漢書》：陳湯少好書，博達善屬文。

貞義女者，溧陽黃山里史氏之女也，以家溧陽，史闕書之。歲三十，弗移天於人（《唐文粹》作「不移其志」），〔一〕淸英潔白，事母純孝。手柔荑（音題）而不龜（音麕），〔二〕身擊漂以自業。

〔一〕移天，謂嫁也。見六卷《去婦詞》註。

〔二〕《詩·國風》：手如柔荑。毛傳曰：如荑之新生也。《莊子》：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以洴澼絖爲事。陸德明《音釋》：龜手，司馬云：文拆如龜文也。又云：如龜攣縮也。李云：洴澼絖者，擊漂於水上。

當楚平王時，平（《文粹》缺「平」字）王虐忠助讒，苛虐厥政。芟於尙，斬於奢，〔一〕血流於朝，赤族伍氏。〔二〕怨毒於人，何其深哉！

〔一〕《史記》：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兄曰伍尙。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爲亂。」平王乃召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因曰：「王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無忌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王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尙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爲也。」伍尙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爲天下笑耳。」謂員：「可去，汝能報殺父之仇，我將歸死。」尙既就執，使者

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員遂亡。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

〔二〕揚雄《解嘲》：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顏師古註：見誅殺者必流血，故云赤族。李善註：赤，謂誅滅也。《海錄碎事》：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稱其家赤貧是也。赤族，言盡殺無類也。《漢書註》以爲流血丹其族，大謬。

子胥始東奔勾吳，〔一〕月涉星遁。或七日不火，〔二〕傷弓於飛。逼迫於昭關，〔三〕匍匐於瀨渚。捨車而徒，〔四〕告窮此女。目色以臆，授之壺漿，全人自沉，形與口滅。卓絕千古，聲凌浮雲。激節必報之讎，雪誠無疑之地。難乎哉！

〔一〕《漢書》：太伯初奔荆蠻，荆蠻歸之，號曰勾吳。顏師古註：勾，音鉤，夷俗語之發聲也。亦猶越爲「於越」也。

〔二〕《莊子》：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

〔三〕《史記》：伍胥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獨身步走，幾不得脫。《索隱》云：昭關，其關在西江，乃吳、楚之境。《江南通志》：昭關，在和州含山縣小峴西，伍子胥自楚奔吳過此。

〔四〕《周易·賁卦》：賁其趾，舍車而徒。

借如曹娥潛波，理貫於孝道；〔一〕聶姊殞肆，概動於天倫。〔二〕魯姑棄子，以却三軍之衆；〔三〕漂母進飯，沒受千金之恩。〔四〕方之於此，彼或易耳。

〔一〕《會稽典錄》：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迎伍君神，泝

濤而上，爲水所掩，不得其尸。娥年十四，號慕思盱，乃投瓜於江，祝其父尸曰：「父在，此瓜當沉。」旬有七日，瓜偶沉，遂自投於江而死。縣令度尙悲憐其意，爲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鄲子禮爲之作碑。

〔二〕《史記》：聶政刺殺俠累，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懸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姐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懸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懸購其姓名千金，夫人不聞歟？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以妾尙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沒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衞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

〔三〕《列女傳》：魯義姑姐者，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乃追之，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於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己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向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全，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脅肩無所容，而累足無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於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持節行義，不以私害公，而況於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姐。

〔四〕漂母事，見六卷註。

卒使伍君開張闔閭，〔一〕傾蕩鄢、郢。〔二〕吳師鞭屍於楚國，申胥泣血於秦庭。〔三〕我亡爾存，亦各壯志。 張英風於古今，〔四〕雪大憤於天地。 微此女之力，〔五〕雖云爲之士，焉能咆哮烜爀（《唐文粹》作「雖云爲忠孝之士，亦焉能咆哮烜爀」），施於後世也（《文苑華英》作「耶」）。

〔一〕開張闔閭，謂開大吳君之霸業。

〔二〕鄢，楚之別都，唐時爲襄州之宜城縣。 郢，楚之正都，唐時爲荆州之江陵縣。 二地相去約二百五十餘里。

〔三〕《史記》：伍員與申包胥爲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 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 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

〔四〕《北山移文》：張英風於海甸。

〔五〕《韻會》：微，非也。

望其溺所，愴然低迴而不能去。 每風號吳天，月苦荆水，〔一〕響像如在，精魂可悲。 惜其投金有泉，〔二〕而刻石無主，哀哉！

〔一〕荆水，荆溪也。《溧陽縣志》：溧水在縣西北，一名瀨水，上承丹陽湖，東流爲宜興縣之荆溪，下注於太湖，舊名永陽江，又曰中江。

〔二〕《吳越春秋》：子胥既破楚，過溧陽瀨水之上，乃長嘆息曰：「吾嘗饑於此，乞食於一女子，女

子飼我，遂投水而亡。將欲報以百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而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嫗曰：「吾有女子，守志三十不嫁，往年擊綿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恐事泄，自投於瀨水。今聞伍君來，不得其償，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老嫗遂取金而歸。《一統志》：投金瀨，在溧陽縣西北四十里。

邑宰滎（音螢）陽鄭公名晏，〔一〕家康成之學，〔二〕世子產之才。〔三〕琴清心閑，百里大化。有若主簿扶風竇嘉賓、縣尉廣平宋陟、丹陽李濟、南郡（諸集本皆作「朝」，今從《文苑英華》、《唐文粹》本作「郡」）陳然、清河張昭，〔四〕皆有卿才霸略，〔五〕同事相協，〔六〕緬（音免）紀英淑，勒銘道周，〔七〕雖陵頽海竭，文或不死。

〔一〕按：唐時滎陽郡，卽鄭州，屬河南道。扶風郡，卽岐州，屬關內道。廣平郡，卽洺州，屬河北道。丹陽郡，卽潤州，屬江南東道。南郡，卽荆州，屬山南東道。清河郡，卽貝州，屬河北道。皆諸人之族望，故冠於姓名之上，而實非產於其地者也。猶之太白生於蜀而自稱隴西李白，退之生於南陽而自稱昌黎韓愈耳。

〔二〕《後漢書》：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

〔三〕《史記》：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爲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爲泣，曰：「古之遺愛也。」

〔四〕唐時，上縣置尉二人，而此之列名者四人，豈一時之制稍有增益與？

〔五〕《左傳》：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才也。《華陽國志》：陳登曰：「雄姿傑出，有霸王之略，吾敬劉玄德。」駱賓王詩：霸略今何在，王宮尚巋然。

〔六〕《書·洪範》：相協厥居。孔穎達《正義》：相，助也。協，和也。

〔七〕《廣韻》：緬，遠也。勒，刻也。《詩·國風》：有杕之杜，生於道周。毛傳曰：周，曲也。

其辭曰：

粲粲貞女，〔一〕孤生寒門。上無所天，〔二〕下報母恩。春風三十，花落無言。乃如之人，激漂清源。碧流素手，縈彼潺湲。〔三〕求思不可，〔四〕秉節而存。伍胥東奔，乞食於此。女分壺漿，滅口而死。〔五〕聲動列國，義形壯士。入郢鞭屍，還吳雪恥。投金瀨沚，報德稱美。明明千秋，如月在水。

〔一〕粲粲，美潔貌。

〔二〕上無所天，言無父無夫也。詳六卷註。

〔三〕《廣韻》：潺湲，水流貌。

〔四〕《詩·國風》：漢有遊女，不可求思。

〔五〕《史記》：李園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

天長節使「使」字疑誤鄂州刺史韋公德政碑并序

《唐書・地理志》，鄂州江夏郡隸江南西道。胡三省《通鑑註》：鄂州，春秋夏汭之地。《江夏記》云：一名夏口，一名魯口。吳始築郡城。晉末始立郢州。隋平陳，改爲鄂州，因鄂渚爲名。

太虛既張，〔一〕惟天之長。所以白帝眞人，當高秋八月五日，降西方之金精，採天長爲名，將傳之無窮，紀聖誕之節也。〔二〕

〔一〕孫綽《遊天台山賦》：太虛遼廓而無閡。李善註：太虛，天也。

〔二〕《玉海》：《實錄》：玄宗以垂拱元年八月五日生於東都。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宴百僚於花萼樓下，左相乾曜、右相說上表曰：「少昊著流虹之感，商湯本玄鳥之命。陛下二氣合神，九龍浴聖，月惟仲秋，日在端五，長星不見之夜，祥光照室之朝，請以爲千秋節。著之甲令，布之天下，咸令宴樂。」羣臣以是日獻甘露醇酎，上萬歲壽酒。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以結絲承露囊相遺問，村社作壽酒宴樂，名爲賽白帝，報田神。天寶七載八月己亥，改爲天長節。

我高祖創業，太宗成之，三后繼統，〔一〕王猷如一。〔二〕大盜間起，〔三〕開元中興，力倍造化，功包天地。不然，何能遏釁、農之頹波，返淳朴於太古。雖軒后至道，由聞蚩尤之師；〔四〕今網漏吞舟，〔五〕而胡夷起於轂下。〔六〕

〔一〕三后，謂高宗、中宗、睿宗。
〔二〕張協《七命》：王猷四塞，函夏謐靜。李善註：毛詩曰：王猶允塞。猶，與猷同。張銑註：猷，道也。
〔三〕大盜，指韋、武諸賊臣，以其謀危宗社，故曰大盜。
〔四〕《史記・五帝紀》：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
〔五〕《酷吏傳》：漏網於吞舟之魚。
〔六〕司馬相如《諫獵書》：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李善《文選註》：胡廣《漢官解故註》曰：轂下，喻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

光天文武孝感皇帝，〔一〕越在明兩，總戎扶風。〔二〕正帝車於北斗，〔三〕拯橫流於鯨口，〔四〕迴日轡於西山，〔五〕拂蒙塵於帝顏。〔六〕呼吸而收兩京，烜爀而安六合。歷列辟而罕匹，〔七〕顧將來而無儔。太陽重輪，合耀並出。宇宙翕變，草木增榮。一麾而靜妖氛，〔八〕成功不處；五讓而傳劍璽，〔九〕德冠樂推。

〔一〕《舊唐書》：至德三載正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册皇帝尊號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上以徽號中有「大聖」二字，上表固讓，不允。乾元二年春正月己巳朔，上御含元殿，受尊號曰「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
〔二〕越與粵通，發語聲。明兩，見二十二卷註。總戎扶風，見十一卷註。

〔三〕《甘氏星經》：北斗星謂之七政，天之諸侯，亦謂帝車。第一名天樞，第二名璇，第三名璣，第四名權，第五名衡，第六名闓陽，第七名瑤光。

〔四〕横流，見十一卷註。沈佺期詩：魂魄遊鬼門，骸骨遺鯨口。

〔五〕庾信歌：迴日轡，動天關。

〔六〕《左傳》：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

〔七〕班固《典引》：德臣列辟，功君百王。章懷太子註：列辟，謂古之帝王也。

〔八〕任昉《宣德皇后令》：白羽一麾，黄鳥底定。李善註：《鬻子》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陳於商郊，起自黄鳥，至於赤斧，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紂軍反走。

〔九〕《漢書》：袁盎曰：「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夫許由一讓，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傳劍璽，見十一卷註。肅宗克定兩京，迎上皇還京，請歸東宮，及涕泣受傳國璽，詳見十一卷註。

於戲！昔堯及舜、禹，皆無聖子，〔一〕審曆數去己，〔二〕終大寶假人，〔三〕飾讓以成千載之美，未若以文明鴻業，〔四〕授之元良，〔五〕與天同休，相統億祀。則我唐至公而無私，越三聖而殊軌。〔六〕騰萬人之喜氣，爛八極之祥雲。〔七〕上皇思汾陽而高蹈，〔八〕解負重於吾君。〔九〕能事斯畢，與人更始。〔一〇〕

〔一〕堯、舜無聖子，文乃兼禹言之，誤也。

〔二〕《書·大禹謨》：天之曆數在汝躬。蔡氏《集傳》：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

〔三〕《周易》：聖人之大寶曰「位」。

〔四〕鴻業，大業也。《後漢書》：皇帝幼沖，承統鴻業。

〔五〕《禮記》：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六〕《漢書·曹褒傳》：三五步驟，優劣殊軌。

〔七〕《尚書大傳》：卿雲爛兮，糺漫漫兮。

〔八〕《莊子》：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九〕《淮南子》：堯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爲也。

〔一〇〕《漢書》：夫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後漢書》：蕩滌宿惡，與人更始。

乃展祀郊廟，〔一〕望秩山川。〔二〕方掩骼（音格）於河、洛，〔三〕弔人於幽、燕。但誅元凶，〔四〕不問小罪。噫大塊之氣，〔五〕歌炎漢之風。〔六〕雲滂洋，雨汪濊（音穢）。〔七〕澡渥澤，〔八〕除瑕類（音類）。削平國步，〔九〕改號乾元。至矣哉！其雄圖景命，〔一〇〕有如此者。

〔一〕《韻會》：展，誠也。

〔二〕《書·舜典》：望秩於山川。孔氏傳：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蔡氏《集傳》：望而祭之，故曰望。秩者，其牲幣祝號之次第。

〔三〕《呂氏春秋》：掩骼霾髊。高誘註：白骨曰骼。

〔四〕《宋書》：志梟元凶，少雪仇恥。
〔五〕《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爲風。
〔六〕漢高祖《大風歌》，見二十卷註。
〔七〕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威武紛紜，湛恩汪濊。顏師古註：汪濊，深廣也。
〔八〕王僧孺《謝除吏部郎啓》：自遇休明，多逢渥澤。
〔九〕《詩・大雅》：國步斯頻。《集傳》曰：步，猶運也。
〔一〇〕江淹《恨賦》：雄圖既溢，武力未畢。《詩・大雅》：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我邦伯韋公，大彭之洪胤，〔一〕扶陽（郭本作「楊」）之貴族。雄略邁古，〔二〕高文變風。運當一賢，〔三〕才堪三事。〔四〕歷職剖劇，能聲旁流。振（繆本作「衣」）繡而白筆横冠，〔五〕分符而彤襜入境。〔六〕曩者永王以天人授鉞，東巡無名。〔七〕利劍承喉以脅從，壯心堅守而不動。房陵之俗，〔八〕安於太山；〔九〕休奕列郡，去若始至。帝召岐下，〔一〇〕深嘉直誠。

〔一〕邦伯，謂刺史。見六卷註。《唐書》：韋氏出自風姓，顓頊孫大彭爲夏諸侯，少康之世封其別孫元哲於豕韋，其地滑州韋城是也。豕韋、大彭迭爲商伯，周赧王時始失國，徙居彭城，以國爲氏。韋伯遐二十四世孫孟爲漢楚王傅，去位徙居魯國鄒縣。孟四世孫賢，漢丞相，扶陽節侯，又徙京兆杜陵。《晉書・樂志》：載德奕世，垂慶洪胤。
〔二〕《後漢書》：荀彧聞曹操有雄畧。
〔三〕甄鸞《笑道論》：《文始傳》云：五百年一賢，千年一聖。

〔四〕三事，三公也。見十九卷註。

〔五〕繡衣、白筆，御史事，見十一卷註。

〔六〕分符、彤襜，刺史事。分符，謂郡守得分虎符、竹使符，詳五卷註。彤襜，見十四卷註。

〔七〕天人，見五卷註。薛道衡《高祖文皇帝頌》：授鉞天人，豁然清蕩。永王東巡事，詳後三十卷註。《藝文類聚》：摯虞《新禮儀》曰：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鉞於朝堂。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授節鉞，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唐六典》：凡大將出征，皆告廟授斧鉞。

〔八〕《唐書·地理志》，山南東道有房州房陵郡。

〔九〕《漢書》：易於反掌，安於泰山。

〔一〇〕岐下，岐山之下，唐時爲岐州扶風郡，肅宗時改稱鳳翔郡，未復京師以前，駐蹕其地者凡八月。

移鎮夏口，〔一〕救時艱也。愼厥職，康乃人。減兵歸農，除害息暴。大水滅郭，洪霖注川。〔二〕人見憂於魚鼈，〔三〕岸不辨於牛馬。〔四〕公乃抗辭正色，言於城隍曰：〔五〕「若三（繆本作「一」）日雨不歇，吾當伐喬木，〔六〕焚淸祠。」精心感動，其應如響。無何，中（郭本作「巾」）使銜命，徧（繆本作「常」）祈名山，〔七〕廣徵牲牢，驟欲致祭。公又盱（音吁）衡而稱曰：〔八〕「今主上明聖，懷於百靈，〔九〕此淫昏之鬼，〔一〇〕不載祀典，若煩國禮，是荒巫風。」〔一一〕其秉心達識，皆此類也。物不知化，如登春臺。〔一二〕

〔一〕杜氏《通典》：鄂州，吳時常爲重鎮，歷代亦爲兵衝。其地亦曰夏口，亦曰魯口。

〔二〕曹毗《霖雨詩》：洪霖彌旬日，翳翳四區昏。

〔三〕劉勰《新論》：禹爲匹夫，未有功名，堯深知之，使治水焉。使百川東注於海，西被於流沙，生人免爲魚鼈之患。

〔四〕《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

〔五〕按：城隍之祀，莫詳所自。蕪湖城隍，相傳建於吳赤烏二年，則其來久矣。《南史》：梁邵陵王綸祭城隍神。《北史》：慕容儼鎮郢城，城中先有神祠一所，號城隍神。唐李陽冰《縉雲縣城隍神記》：城隍神，祀典無之，惟吳越有爾。風俗，水旱疾疫必禱焉。《太平廣記》：吳俗畏鬼，每州縣必有城隍神。陸游云：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今世尤謹，守令謁見，儀在他神祠上，社稷雖尊，特以令式從事，至祈禳報賽，獨城隍而已。

〔六〕《詩·國風》：南有喬木。毛傳曰：喬，上竦也。

〔七〕《唐書》：肅宗嘗不豫，太卜建言，祟在山川。王嶼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護領。此文所云「中使銜命，徧祈名山」，卽其事也。

〔八〕《漢書》：盱衡厲色。孟康註：眉上曰衡。盱衡，舉目揚眉也。左思《魏都賦》：有睟其容，乃盱衡而誥。劉淵林註：盱衡，舉眉大視也。

〔九〕班固《東都賦》：禮神祇，懷百靈。

〔一〇〕《左傳》：又用諸淫昏之鬼。

〔一一〕《書·伊訓》：敢有恒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

〔一二〕《老子》：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河上公註：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意志淫淫然也。

有若江夏縣令薛公，〔一〕揖四豪之風，〔二〕當百里之寄。幹蠱有立，〔三〕含章可貞。〔四〕遵之典禮，恤疲於和樂，政其成也，臻於小康。〔五〕

〔一〕江夏縣，鄂州附郭之縣。

〔二〕四豪，見十二卷註。

〔三〕《易·蠱卦》：初六，幹父之蠱。

〔四〕《坤卦》：六三，含章可貞。孔穎達《正義》云：六三，處下卦之極，既居陰極，能自降退，不爲事始。惟內含章美之道，待命乃行，可以得正。故曰「含章可貞」。

〔五〕《詩·大雅》：迄可小康。

中京重覩於漢儀，〔一〕列郡還聞於舜樂。選鄂之勝，〔二〕帳於東門。乃登豳歌，擊土鼓，〔三〕祀蓐收，〔四〕迎田祖。〔五〕招搖回而大火乃落，〔六〕閶闔啟而涼風始歸。〔七〕笙竽和籥之音，象星辰而迭奏；〔八〕吳、楚、巴、渝（音于）之曲，各土風而備陳。〔九〕禮容有穆，簪笏列序。〔一〇〕羅衣蛾眉，立乎玳筵之上；〔一一〕班劍虎士，〔一二〕森乎翠幕之前。〔一三〕千變百戲，分曹賈（音古）勇。〔一四〕藺（當作「蘭」）子跳劍，〔一五〕迭躍流星之輝；都盧尋橦（音牀），〔一六〕倒挂浮雲之影。百川繞郡，落天鏡於江城；四山入牖，照霜空之海色。獻觴醉於晚景，舞袖紛於廣庭。

〔一〕《唐書·地理志》，上都初曰京城，天寶元年曰西京，至德二載曰中京，上元二年復曰西京。

〔二〕選鄂之勝，選擇鄂城名勝之區也。

〔三〕《周禮・籥章》：掌土鼓豳籥，凡國祈年於田祖，歈《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鄭康成註：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豳雅》，《七月》也。《七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以亦歌其類。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

〔四〕蓐收，司秋令之神。見二卷註。

〔五〕《詩・小雅》：琴瑟擊鼓，以御田祖。毛傳曰：田祖，先嗇也。《正義》曰：《郊特牲》註云：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註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是也。以祖者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

〔六〕鄭康成《禮記註》：招摇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正義》曰：招摇，北斗七星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斗末從十二月建而指之，則四方宿不差。大火，心星也。見五卷註。

〔七〕閶闔，西極之門。見十九卷註。《禮・月令》：孟秋之月，涼風至。

〔八〕《荀子》：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竽簫筦籥似星辰日月，鞉柷拊鞷椌楬似萬物。《隋書》：匏之屬，一曰笙，一曰竽，並女媧之所作也。笙列管十九于匏內，施簧而吹之。竽大三十六管。《風俗通》：大笙謂之巢，小笙謂之和。郭璞《爾雅註》：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

〔九〕《漢書・樂志》：巴、俞鼓員三十六人。顏師古註：巴，巴人也。俞，俞人也。當高祖初爲漢王，得巴、俞人，並趫捷善鬪，與之定三秦，滅楚，因存其武樂。巴、俞之樂，因此始也。巴卽今之巴州，俞卽今之渝州，各其本地。《晉書》：漢高祖自蜀漢將定三秦，閬中范因率賨人以從帝爲前鋒，及定秦中，封因爲閬中侯，復賨人七姓。其俗喜舞，高祖樂其猛鋭，數觀其舞，後使樂人習之。閬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弩渝本歌曲》、《安臺本歌曲》、《行辭本歌

曲》，總四篇。

〔一〇〕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睟容有穆，賓儀式序。

〔一一〕劉楨《瓜賦》：布象牙之席，薰玳瑁之筵。

〔一二〕班劍，按《文選註》李善曰：《晉公卿禮秩》曰：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給虎賁二十人，持班劍焉。《漢官儀》曰：班劍者，以虎皮飾之。李周翰曰：班劍，木劍無刃，假作劍形，畫之以文，故曰「班」也。《文獻通考》：班劍，本漢朝服帶劍，晉易以木，謂之象劍，取裝飾斑爛之義，此一說也。又《文選註》：劉良曰：班劍，謂執劍而從行者也。呂向曰：班，列也。言使勇士行列持劍以爲儀仗也。胡三省《通鑑註》：班劍，持劍爲班，立在車前也。又曰：班，列也。持劍成列，夾道而行也。以班爲行列之義，又一說也。未知孰是。虎士，見八卷註。

〔一三〕潘岳《籍田賦》：翠幕黕以雲布。

〔一四〕分曹，分爲二曹以較優劣。賈勇，爭先炫燿其技，與《左傳》賈勇之義微異。

〔一五〕《列子》：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伎。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音釋》所謂蘭子以技妄遊者也。《舊唐書》：梁有長蹻伎、擲倒伎、跳劍伎、吞劍伎，今並存。

〔一六〕張衡《西京賦》：都盧尋橦。《漢書》：武帝享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詳見一卷《大獵賦》註。《初學記》：尋橦，今之緣竿。《文獻通考》：緣橦之技衆矣，漢武帝時謂之都盧。都盧，國名，其人體輕而善緣也。

鶴髮之叟，〔一〕雁序而進曰：〔二〕「恭聞天子無戲言，〔三〕恐轉公以大用。老父不畏死，願留

公以上聞。悅坐棠而湌風，〔四〕庶刻石以賓（繆本作「寘」）美。

〔一〕庾信《竹杖賦》：鶴髮雞皮，蓬頭歷齒。

〔二〕雁序，猶雁行。雁之飛也，若有行列，先後之序，不相紊亂。

〔三〕《史記》：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

〔四〕《風俗通》：召公當農桑之時，重爲所煩勞，不舍鄉亭，止於棠樹之下，聽訟決獄，百姓各得其所，壽百九十餘乃卒。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詩·甘棠》之所作也。《隋書·王貞傳》：坐棠聽訟事，絕詠歌。

白觀樂入楚，〔一〕聞韶在齊，〔二〕採諸行謠，遂作頌曰：

〔一〕《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

〔二〕《說苑》：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鄂州，本楚國之地，故曰「入楚」。因入楚而觀樂，親見其美，猶之在齊而「聞韶」。二句乃流水對法，或疑「入楚」爲誤者，非也。

爽朗太白，〔一〕雄光下射。峥嵘金天，華岳旁連。〔二〕降精騰氣，赫矣昭然。誕聖五日，垂休萬年。孽胡挻（音羶）災，〔三〕大人有作。雷霆發揚，欃（初銜切，插平聲）槍（音撐）乃落。〔四〕九服交泰，〔五〕五雲縈薄。〔六〕掃雪屯蒙，洗淸寥廓。〔七〕軒后訪道，來登峨嵋（郭本作「娥眉」）。〔八〕上皇西去，異代同時。六龍轉駕，〔九〕兩曜迴規。重遭唐主，更覩漢儀。〔一〇〕

肅肅韋公，大邦之翰。〔一一〕秀骨岳立，〔一二〕英謀電斷。〔一三〕宣風樹聲，〔一四〕遠威逆亂。不長不極，〔一五〕樂奏爭觀。丸劍揮霍，〔一六〕魚龍屈盤。〔一七〕東迴舞袖，西笑長安。〔一八〕頌聲載路，〔一九〕豐碑是刊。〔二〇〕

〔一〕《史記正義》：《天官占》云：太白者，西方金之精，白帝之子，上公、大將軍之象也。徑一百里。太白，卽金星也，附日而行，或行在日之先，或行在日之後，雖無定所，而總之日行一度。其光芒所射，五星之中，惟太白最爲明朗。

〔二〕金天，見三卷註。華岳，見七卷註。

〔三〕《韻會》、《說文》、《方言》：楚部謂取物而逆曰挻，一曰揉也。《增韻》引也。

〔四〕《爾雅》：彗星爲欃槍。

〔五〕《周禮》：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衞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鎭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周易》：天地交泰。

〔六〕五雲，見七卷註。

〔七〕屯蒙，見十一卷註。寥廓，見一卷註。

〔八〕《抱朴子》：昔黃帝到峨嵋山，見天眞皇人於玉堂，請問眞一之道，皇人曰：「子既君四海，復欲求長生，不亦貪乎？」

〔九〕六龍，見八卷註。

〔一〇〕復見漢官威儀，見十一卷註。

〔一一〕《詩・大雅》：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又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毛傳曰：翰，幹也。鄭箋曰：爲周楨幹之臣。

〔一二〕陸機詩：吳實龍飛，劉亦岳立。

〔一三〕《周書》：英謀電發，神旆風馳。孫楚《白起贊》：神機電斷，氣濟師然。

〔一四〕《宋書》：樹聲列藩，宣風鉉德。

〔一五〕《禮記》：敖不可長，樂不可極。

〔一六〕張衡《西京賦》：跳丸劍之揮霍。薛綜註：揮霍，謂丸劍之形也。張銑註：跳，弄也。丸，鈴也。揮霍，鈴劍上下貌。

〔一七〕《漢書》：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曼衍魚龍、角抵之戲。顏師古註：魚龍者，爲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潄水，作霧障日。畢，化爲黃龍八丈，出水敖戲於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卽爲此色也。

〔一八〕西笑長安，見十二卷註。

〔一九〕《詩・大雅》：厥聲載路。《集傳》曰：載，滿也。

〔二〇〕徐陵《孝義寺碑》：謹勒豐碑，陳其舞詠。

比干碑

《唐文粹》載李翰所作《殷太師比干碑》，卽此篇也。雖文句之間畧有不同，然異者只八十餘字而已。按《唐書・李翰傳》：翰擢進士第，調衛尉。天寶末，房琯、韋陟俱薦爲史官，

宰相不肯擬。與此文所云「天寶十祀，余尉於衞」，極爲脗合。疑是太白代翰起草，而翰竄改數字以上石者歟？或謂翰亦以文鳴，似無倩人代筆之理，不知一行作吏，簿書鞅掌之不遑，代言視草，勢所不免。如李衞公《一品集序》，鄭亞所作，亦命李義山起草，而自加更定者也。又何疑於翰焉？第其文質實疏達，與集中諸作，另成一格，恐實出自翰手。後之編輯者，或誤以李翰爲李翰林，遂爾採入集中耶？巨眼者必能辨之。

太宗文皇帝既一海內，明君臣之義。貞觀十九年征島夷（《唐文粹》作「東征島夷」），〔一〕**師次殷墟，**〔二〕**乃詔贈少師**（《文粹》作「乃下詔追贈殷少師」）**比干爲太師，謚曰忠烈公。**〔三〕**遣大臣持節弔祭**（《文粹》作「贈」），**申命郡縣封墓、葺祠、置守冢**（《文粹》多「五家」二字），**以少牢時享，**〔四〕**著於甲令，**〔五〕**刻於金石。故比干之忠益彰，臣子得述其志**（《文粹》作「得以述其志也」）。

〔一〕島夷，其地在東海之濱，故曰島夷。

〔二〕《左傳》：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杜預註：殷虛，朝歌也。

〔三〕《册府元龜》：貞觀十九年二月庚戌，輿駕發洛陽，丁巳詔曰：「昔望諸列國之相，漢主尙求其後；夷吾霸者之臣，魏君猶禮其墓。況正直之道，邁青松而孤絕；忠勇之操，掩白玉而振彩者哉。殷故少師比干，貞一表德，鄰幾成性，以明允之量，屬無妄之辰。玉馬遽馳，愍其邦之殄瘁；寶衣將燎，惜其君之覆亡。其義不回，懷忠蹈節。讜言纔發，輕百齡之命；淫刑既逞，碎七尺之軀。雖復周王封墓，莫救焚如之禍；孔聖稱仁，寧追剖心之痛。朕自趙、魏，問罪遼碣，途經麥秀之墟，緬懷桑梓

之地。駐蹕而瞻荒隴，顧以爲臣；撫躬而想幽泉，思聞其諫。豈可使慎終之義，久闕於往册；易名之典，無聞於後代。宜錫寵命，以展宿心。可追贈太師，謚曰忠烈。所司崇其墓而葺其祠，州縣春秋二時祀以少牢，給隨近五戶，以供灑掃。」帝自爲文以祭之。

〔四〕鄭康成《儀禮註》：禮將祭祀，必先擇牲，繫於牢而芻之，羊豕曰少牢。

〔五〕《漢書·吳芮傳》：著於甲令而稱忠也。顏師古註：甲者，令篇之次也。又《敍傳》：至於甲令，民用寧康。

昔商王受毒痡（音鋪）於四海（《文粹》下多一「德」字），〔一〕悖於三正，〔二〕肆厥淫虐，下罔敢諍（《文粹》作「諫」）。於是微子去之，箕子囚之，而公獨死之。〔三〕

〔一〕《書·泰誓》：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又云：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孔安國傳：痡，病也。

〔二〕《史記》：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於天，毀壞其三正。裴駰註：馬融曰：動逆天地人也。

〔三〕《史記》：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

非夫捐生之難，處死之難（《文粹》作「非捐生之難，處死之難；非處死之難，得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文粹》下多一「之」字），是輕其生，非孝也。可死（《文粹》作「得其死」）而不死，是重

其死，非忠也。王曰（《文粹》作「之」）叔父，〔一〕親其（《文粹》作「莫」）至焉；國之元臣，位莫崇焉。親（《文粹》作「崇高」二字）不可以觀其危，昵（《文粹》作「親昵」二字）不可以忘其祖。則我臣（《文粹》作「成湯」二字）之業，將墜於泉；商王之命，將絕於天。〔二〕整扶其顛，遂諫而死。剖心非痛，亡殷爲痛（《文粹》作「殷亡是痛」）。公之忠烈（《文粹》下多一「也」字），其若是焉（《文粹》作「乎」）。

〔一〕《楚辭章句》：比干，紂之諸父也。

〔二〕《書・泰誓》：自絕於天，結怨於民。

故能獨立危邦，橫抗興運。周武以三分之業，〔一〕有諸侯之師。實（《文粹》作「資」）其十亂之謀，〔二〕總其一心之衆（《文粹》少二「其」字）。〔三〕當公之存也，乃（《文粹》作「則」）戢彼西土；〔四〕及公之喪也，乃觀乎（《文粹》作「於」）孟津。〔五〕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喪。興亡兩（郭本作「而」，《文粹》作「所」）繫，豈不重與！

〔一〕《史記》：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

〔二〕十亂，見二十六卷註。

〔三〕《書・泰誓》：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孔安國傳：三千一心，言同欲也。

〔四〕又《泰誓》：西土有衆，咸聽朕言。孔安國傳：武王在西，故稱西土。

〔五〕《史記》：武王渡河，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孔安國《尙書傳》：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

且聖人立教，懲惡勸善而已矣。人倫大統，父子君臣而已矣。少師存則垂（《文粹》作「正」）其統，歿則垂其教。奮乎千古之上，行乎百王之末。俾夫淫者懼，佞者慚，義（《文粹》作「睿」）者思，忠者勸。其爲戒（《文粹》作「式」）也，不亦大哉！而（《文粹》缺「而」字）夫子稱殷有三仁，是（《文粹》缺「是」字）豈無微旨。嘗敢頤（《文粹》作「論」）之曰：存其身，存其宗，亦仁矣；存其名（一作「身」），存其祀，亦仁矣；亡其身，圖其國，亦仁矣（《文粹》作「存其身，存其祀，亦仁也；亡其身，存其國，亦仁也」）。缺中間九字）。若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奔走之（《文粹》作「焉」）；褒生者，貶死者，宴安之人將寘（與置同）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殊塗而一揆，異行而齊致。俾後（《文粹》多「之」字）人優柔而自得焉，〔一〕蓋《春秋》微婉之義。〔二〕

〔一〕杜預《春秋左傳序》：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得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

〔二〕《左傳》：《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杜預註：文微而義著，辭婉而旨別。

必將建皇極，〔一〕立彝倫，〔二〕闢在三之門（《文粹》作「彌在三之規」），〔三〕垂不二之訓，〔四〕以明知於世（《文粹》作「以昭於世」）。則夫人臣者，既移孝於親，而致之於君。焉有聞親失而不諍（《文粹》下多一「覩」字），親危而不救，從容安地而自得，甚哉不然矣（《文粹》作「從容安地而稱得理，是不然矣」）！

〔一〕《書·洪範》：建用皇極。孔安國傳：皇，大也。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正義》云：施政教，治下民，當使大得其中，無有邪僻也。

〔二〕又曰：彝倫攸敍。《集傳》曰：彝，常；倫，理也。所謂「秉彝人倫」也。

〔三〕《國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韋昭曰：三，君、父、師也。如一，服勤至死也。《抱朴子》：民生在三，奉之如一。

〔四〕《史記》：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

失孝於其親，人之親皆欲其子；忠於其主，人之主皆欲其臣（《文粹》作「孝於其親者，人之親皆願其爲子；忠於其君者，人之君皆欲其爲臣」）。故歷代帝王，皆欲精顯（《文粹》作「莫不欲旌顯」）。周武下車而封其墓，〔一〕魏武（《文粹》作「氏」。琦按：當作「文」）南遷而創其祠。〔二〕我太宗有天下，禋百神（《文粹》多一「而」字），〔三〕盛其禮。追贈太師，謚曰忠烈。申命郡縣，封墳（《文粹》作「墓」）葺祠，置守冢五家，以少牢時享。著於甲令，刻於金石。於戲！哀傷列

辟，〔四〕主君封德（《文粹》作「主食舊封」）。正與神明，秩視郡王（《文粹》作「德爲神明，秩視摯望」）。身滅而榮（《文粹》作「名」）益大，世絶而祀愈長。然後知忠烈之道，激天感人（《文粹》作「感激天人」）深矣。

〔一〕《禮記》：武王克殷反商，下車封王子比干之墓。鄭康成註：積土爲封，封比干墓，崇賢也。《史記》：命閎夭封比干之墓。《正義》曰：封，謂益其土及畫疆界。《括地志》云：比干墓在衛州汲縣北十里二百五十步。《水經注》：牧野有殷大夫比干冢，前有石銘題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所記惟此，今已中折，不知誰所誌也。太和中，高祖孝文皇帝南巡，親幸其墳而加弔焉，刊石樹碑，列於墓隧。《墨莊漫錄》：比干墓，在衛州西山，去城數十里，有漢、唐以來碑刻甚多，墓周圍數里，生異木，樛結不可入。

〔二〕《河南通志》：殷太師廟，在衛輝府城北十五里，祀殷太師比干，魏文帝建。唐貞觀中修葺。《北史》：魏孝文遷洛，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懷，爲文以弔之。據二書所云，乃魏文帝也。文言「魏武」，恐誤。

〔三〕韋氏《國語解》：潔祀曰禋。

〔四〕列辟，見前篇註。

天寶十祀，余尉於衛，拜首（《文粹》作「手」）祠堂，魄感精動。而廟在鄴邑，〔一〕宦非式閭。〔二〕斵（《文粹》作「刊」）石銘表，以誌丕烈。

〔一〕翰官於衛縣，而比干廟在汲縣，故曰鄴邑。

〔二〕《周書》：式商容閭。孔穎達《正義》：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爲敬名。《說文》云：閭，族居里門也。武王過其閭而式之。言此內有賢人，式之禮賢也。

銘（《文粹》作「詞」）曰：

糜軀非仁，〔一〕蹈難非智。死於其死，然後爲義。忠無二軀（《文粹》作「體」），烈有餘氣。正直聰明，至今猛（《文粹》作「猶」）視。咨爾來代，爲臣不易。

〔一〕盧諶《贈劉琨詩序》：意氣之間，糜軀不悔。李善註：《說文》曰：靡，爛也。「靡」與「糜」古字通。東方朔《七諫》：子胥諫而靡軀兮。

武昌宰韓君去思頌碑 幷序

《新唐書·韓愈傳》：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則韓君乃昌黎公之父也。

仲尼，大聖也，宰中都而四方取則；〔一〕子賤，大賢也，宰單父（音善甫），人到於今而思之。〔二〕乃知德之休明，不在位之高下，其或繼之者，得非韓君乎！

〔一〕《史記》：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

〔二〕《家語》：孔子弟子有宓子賤者，仕於魯，爲單父宰，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

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

君名仲卿，南陽人也。〔一〕昔延陵知晉國之政，必分於韓。〔二〕獻子雖不能遏屠岸之誅，存孤嗣趙（郭本作「起」），〔三〕太史公稱天下陰德也。其賢才羅生，列侯十世，〔四〕不亦宜哉！

〔一〕南陽郡，卽鄧州也，唐時屬山南東道。

〔二〕《新唐書》：韓氏出自姬姓，晉穆侯濆少子曲沃桓叔成師生武子萬，食采韓原，生定伯，定伯生子輿，子輿生獻子厥，從封，遂爲韓氏。《史記·晉世家》：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

〔三〕又《韓世家》：晉景公之三年，司寇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趙盾。盾已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厥止賈，賈不聽。厥告趙朔，令亡。朔曰：「子必能不絕趙祀，死不恨矣。」韓厥許之。及賈誅趙氏，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趙武也，厥知之。景公十一年，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爲獻子。景公十七年，疾，卜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韓厥稱趙成季之功，今後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續趙氏祀。

〔四〕又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覩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爲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琦按：全趙孤者韓獻子厥也，延陵季子所稱者韓宣子起也，今太白似作一人用，疑誤。

七代祖茂，後魏尚書令、安定王。五代祖鈞，金部尚書。〔一〕曾祖晙（音俊），銀青光祿大夫、雅州刺史。祖泰，曹州司馬。考睿素，朝散大夫、桂州都督府長史。〔二〕分茅納言，剖符佐

郡，〔三〕奕葉（郭本作「業」）明德，休有烈光。〔四〕君乃長史之元子也。〔五〕

〔一〕《北史》：韓茂，字元興，安定安武人，爲武賁郎將。錄前後功，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安定公。文成踐祚，拜尚書令，加侍中征南大將軍，卒贈安定王。長子備，襲爵安定公。備弟均，字天德，初爲中散，賜爵范陽子，遷金部尚書。兄備卒，均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歷定、青、冀三州刺史，除大將軍、廣阿鎮大將，加都督三州諸軍事，復授定州刺史。《通典》：魏尚書有金部郎，其後歷代多有之。北齊金部主才量尺度、內外諸庫藏文帳。按此，則「鈞」字是「均」字之誤。但均乃茂之子，非茂之孫，與七代、五代之文不合。而《唐書・宰相世系表》亦以爲茂生二子備、均。

〔二〕李翱《韓文公行狀》：曾祖泰，皇任曹州司馬。祖濬素，皇任桂州長史。父仲卿，皇任秘書郎。皇甫湜《韓文公神道碑》：曾祖叡素，爲唐桂州長史，善化行於江嶺之間。又《唐書》均生晙，晙生仁泰，仁泰生叡素。則疑文之誤也。《唐書》之誤又因此文之誤而誤歟？《唐書・百官志》：文散階從三品曰銀青光祿大夫，從五品下曰朝散大夫。雅州盧山郡屬劍南道。曹州濟陰郡屬河南道。桂州始安郡屬嶺南道。

〔三〕分茅，見十五卷註。《漢書》：龍作納言，出入帝命。應劭註：納言，如今尚書官，王之喉舌也。《北堂書鈔》：尚書，唐、虞官也。唐、虞曰納言，周官爲內史。《大唐新語》：尚書，古之納言。潘岳《馬汧督誄》：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李善註：《東觀漢紀》：韋彪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張銑註：剖符，謂剖竹分符，猶今之印也。分茅，謂加王爵。納言，謂爲尚書。剖符，謂爲刺史、長史。佐郡，謂爲司馬。

〔四〕《詩・周頌》：鞗革有鶬，休有烈光。

〔五〕《魯頌》：建爾元子，俾侯於魯。毛傳曰：元，首也。

妣有吳（郭本作「吾」）錢氏，及長史即世，夫人早孀，弘聖善之規，〔一〕成名四子，文伯、孟軻二母之儔歟？〔二〕

〔一〕《詩・國風》：母氏聖善。

〔二〕《列女傳》：魯季敬姜者，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也。博達知禮。穆伯先死，敬姜守養，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盼之。見其友上堂，從後階降而却行，奉劍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爲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遊者，皆爲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文伯乃謝罪。於是乃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遊處者皆黃髦倪齒也。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君子謂敬姜備於教化。又曰：鄒孟軻之母也，號孟母。孟子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機，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厮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於修德，不爲竊盜，則爲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爲人母之道矣。

少卿當塗縣丞，感概重諾，死節於義。雲卿文章冠世，〔一〕拜監察御史，〔二〕朝廷呼爲子房。紳卿尉高郵，〔三〕才名振耀，幼負美譽。

〔一〕皇甫湜《韓文公神道碑》：叔父雲卿，當肅宗、代宗朝，獨爲文章冠。李翺《韓君夫人韋氏墓

誌銘》禮部郎中雲卿，好立義節，有大功於昭陵，其文章出於時，而官不甚高。韓愈《科斗書後記》：愈叔父當大曆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功行，取信於來世者，咸歸韓氏。

〔二〕《昌黎集註》：韓雲卿，上元辛丑特進試鴻臚卿，兼御史中丞，仕終禮部侍郎。《唐書·百官志》：御史臺有監察御史十五人，正八品下。

〔三〕韓愈《虢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安定桓王五世孫叡素爲桂州長史，化行南方。有子四人，最季曰紳卿，文而能言。嘗爲揚州錄事參軍，事故宰相崔圓。圓狎愛州民丁某，至顧省其家。後大衙會日，司錄君趨以前，大言曰：「公與小民狎，至至其家，害於政。」圓驚謝曰：「錄事言是，圓實過。」乃自署罰五十萬錢。由是遷涇陽令，破豪家水碾，利名田頃凡百萬。琦按：此文本頌韓公德政，而兼及其諸弟，蓋因上文「成名四子」，而敘其事以實之也。又此文序其兄弟，少長名諱皆與《昌黎集》合，乃《唐書·宰相世系表》以叡素生七子，無少卿而有晉卿、季卿、子卿、升卿，與此大異。夫以歐陽公所修之史表，而與其家傳不能無誤繆，信史蓋難言矣。唐時淮南道有高郵縣，隸揚州廣陵郡。

君自潞州銅鞮(音低)尉調補武昌令，〔一〕未下車，人懼之；既下車，人悅之。惠如春風，三月大化，姦吏束手，〔二〕豪宗側目。〔三〕有爨玉者，三江之巨横〔四〕(此下似有缺文)。白額且去，清琴高張。〔五〕兼操刀永興，〔六〕二邑同化。

〔一〕唐時河東道有銅鞮縣，隸潞州上黨郡。江南西道有武昌縣、有永興縣，俱隸鄂州江夏郡。

〔二〕《吳錄》：陸稠爲廣陵太守，奸吏斂手。廣陵諺曰：「解結理煩，我國陸君。」

〔三〕《後漢書·廉范傳》：漢興，以廉氏豪宗，自苦徑徙焉。《史記》：郅都行法，不避貴戚。列侯

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四〕 爨玉，蓋當時盜賊之名，爲橫於江上者。

〔五〕 白額，虎也。見一卷註。清琴高張，用子賤事，見二十卷註。

〔六〕 操刀，用子產事，見九卷註。

時鑿齒磨牙而（當作「於」）兩京，〔一〕宋城易子而炊骨。〔二〕吳、楚轉輸，〔三〕蒼生熬然。而此邦晏如，〔四〕襁負雲集。〔五〕居未二載，戶口三倍。其初銅鐵曾青，〔六〕未擇地而出，太（當作「大」）冶鼓鑄，〔七〕如天降神。既烹且爍，數盈萬億，公私其賴之。宜絕請託之求，吏無絲毫之犯。

〔一〕 揚雄《長楊賦》：昔有彊秦，封豕其士，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應劭曰：《淮南子》云：堯之時，窫窳、封豨、鑿齒皆爲民害。鑿齒，齒長五尺，食人。李奇曰：以喻秦貪婪，殘食其民也。此以喻祿山陷兩京而肆暴也。

〔二〕 《史記》：楚莊王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按：春秋時宋國，在唐時爲宋州睢陽郡。當至德二載三月，賊將尹子奇圍睢陽，至五月始退去。七月復圍睢陽，張巡、許遠據城死守，至十月，救兵不至，城遂陷。先是，城中食盡，士卒食茶紙；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鼠雀又盡，括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謂「宋城易子炊骨」正指其事。

〔三〕 《漢書》：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

〔四〕 曹植《求自試表》：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

〔五〕《三國志註》：《博物記》曰：襁，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上，負之而行。習鑿齒文：故能德音悅暢，襁負雲集。

〔六〕《唐書·地理志》：永興縣有銅有鐵，武昌縣有銀有銅有鐵。《太平御覽》：《本草經》曰：曾青出蜀郡名山，其山有銅者，曾青出其陽。曾青者，銅之精，能化金銀。

〔七〕《莊子》：今大冶鑄金。大冶，謂鼓鑄之所。

本道採訪大使皇甫公侁（音莘），〔一〕聞而賢之，擢佐輶軒，〔二〕多所弘益。尚書右丞崔公禹，〔三〕稱之於朝。相國崔公渙，特奏授鄱陽令，〔四〕兼攝數縣。所謂投刃而皆虛，〔五〕爲其政而則理成，〔六〕去若始至，人多懷恩。

〔一〕本道，謂江南西道。《册府元龜》：開元中，始置節度使，其後又置諸道採訪使，皆以刺史爲之。節度使以司戎事，採訪使以聽民政。

〔二〕輶軒，使車也。見九卷註。

〔三〕《唐書·百官志》：尚書省有右丞一人，正四品下。

〔四〕唐時江南西道有鄱陽縣，隸饒州鄱陽郡。

〔五〕孫綽《天台山賦》：投刃皆虛，目無全牛。李周翰註：庖丁解牛，三年之後，所見皆非全牛，已見其骨節，但以神爲，不以目視，而投刃皆虛。

〔六〕「爲其政」句，似有缺文。

新宰王公名庭璘，巖（郭本作「嚴」）然太華，浼（音美）然洪河。〔一〕含章可貞，幹蠱有立。〔二〕

接武比德，〔三〕絃歌連聲。服美前政，聞諸耆老。與邑中賢者胡思泰一十五人，及諸寮吏，式歌且舞，〔四〕願揚韓公之遺美。

〔一〕巖然太華，喻其高峻如華岳。浼然洪河，喻其廣大如黃河。《韻會》：浼浼，水流平貌。《詩》：河水浼浼。

〔二〕含章、幹蠱，已見本卷註。

〔三〕《禮記》：堂上接武。鄭康成註：武，跡也。《孔叢子》：昔者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

〔四〕《詩·小雅》：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白採謠刻石，而作頌曰：

峨峨楚山，浩浩漢水。〔一〕黃金之車，大吳天子。〔二〕武昌鼎據，實爲帝里。時囏（與艱同）世訛，薄俗如燬。〔三〕韓君作宰，撫茲遺人。滂汪（繆本作「注」）王澤，猶鴻得春。和風潛暢，惠化如神。〔四〕刻石萬古，永思清塵。

〔一〕《通典》：鄂州自春秋以來，皆屬楚有。江、漢二水，在州西合。秦屬南郡，漢高祖置江夏郡，吳分江夏，更置武昌郡。孫權嘗都之，孫晧又徙都之，常爲重鎮。

〔二〕《三國志·孫權傳》：黃龍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夏四月丙申卽皇帝位，大赦改年。初，興平中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開閶門，出天子。」

〔三〕薄俗如燬，謂如火之焚壞而貧薄也。《詩·國風》：王室如燬。

〔四〕惠化，見九卷註。

虞城縣令李公去思頌碑并序

虞城縣，唐時隸河南道之宋州睢陽郡。《金石錄》：唐《虞城令李公去思頌》，李白撰，王遹書，碑側題云：「元和四年二月重篆。」蓋遹不與白同時，此碑後來始建。歐陽《集古錄》云遹在陽冰前者，誤也。按此，則此碑宋末南渡以前猶存。

王者立國君人，聚散六合，咸士以百里，雷其威聲。〔一〕革（繆本作「華」）其俗而風之，漁其人而涵之。其猶衆鮮洋洋，樂化在水。波而動之則憂，頳（音稱）尾之刺作焉；〔二〕徐而淸之則安，頒（音焚）首之頌興焉。〔三〕苟非大賢，孰可育物，而能光昭絃歌，卓立振古，〔四〕則有虞城宰公焉。

〔一〕趙岐《孟子註》：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藝文類聚》：《論語讖》曰：雷震百里，聲相附近。宋均註曰：雷動百里，故因以制國也。雷聲，謂諸侯之政教，所至相附近也。

〔二〕《詩・國風》：魴魚頳尾。毛傳曰：頳，赤也。魚勞則尾赤。《正義》曰：言魴魚勞則尾赤，以興君子苦則容悴。

〔三〕《詩・小雅》：魚在在藻，有頒其首。毛傳曰：頒，大首貌。鄭箋曰：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也。魚處於藻，既得其性則肥充，其首頒然。

〔四〕《詩·周頌》：振古如茲。毛傳曰：振，自也。

公名錫，字元勳，隴西成紀人也。〔一〕高祖揩，隋上大將軍，〔二〕綿、益、原三州刺史，封汝陽公。〔三〕曾祖騰雲，皇朝廣、茂二州都督，〔四〕廣武伯。〔五〕祖立節，起家韓王府記室參軍，〔六〕襲廣武伯。父浦，鄆、海、淄、唐、陳五州刺史，〔七〕魯郡都督，廣平太守，〔八〕襲廣武伯。皆納忠王庭，名鏤鐘鼎，侯伯繼跡，故可略而言焉。

〔一〕唐時，成紀縣屬秦州天水郡，不屬渭州隴西郡，此云隴西成紀，蓋敍族望，本古郡縣而言也。

〔二〕按《隋書·百官志》，上大將軍，高祖所置，其位在柱國之下，大將軍之上，蓋散爵也，所以酬功臣者。

〔三〕隋時綿州、益州皆在蜀地，原州在秦地。汝陽，縣名，蔡州汝南郡所統。

〔四〕唐時廣州南海郡隸嶺南道，設中都督府，有都督一人，正三品。茂州通化郡隸劍南道，設下都督府，有都督一人，從三品。

〔五〕廣武，縣名，隴右道蘭州所屬，乾元二年更名金城。

〔六〕《唐書·百官志》：王府官有記室參軍事二人，掌表啓書疏。

〔七〕鄆州富水郡隸山南東道。海州東海郡、淄州淄川郡，皆隸河南道。唐州淮安郡隸山南東道。陳州淮陽郡隸河南道。

〔八〕魯郡即兗州，隸河南道。設上都督府，有都督一人，從二品。廣平郡即洺州，隸河北道。

公卽廣武伯之元子也。年十九，拜北海壽光尉。〔一〕心不挂細務，口不言人非。羣吏罕測，望風敬憚。秩滿，轉右武衞倉曹參軍，〔二〕次任趙郡昭慶縣令。〔三〕奉詔修建初、啓運二陵，〔四〕總徒五郡，支用三萬貫。舉築雷野，〔五〕不鞭一人。功成，餘八千貫，其幹能之聲大振乎齊、趙矣。時名卿巡按，陵有黃赤氣上衝太微，〔六〕散爲慶雲數千處，〔七〕蓋精勤動天地也如此。因粉圖奏名，編入國史。

〔一〕壽光縣，唐時隸河南道之青州北海郡。

〔二〕《唐書·百官志》，左右武衞，有倉曹參軍事各二人，正八品下。

〔三〕《元和郡縣志》：河北道趙州有昭慶縣，東北至州九十里，隋爲大陸縣，武德四年改爲象城縣，天寶元年改爲昭慶縣。

〔四〕又皇十三代祖宣皇帝建初陵，高四丈，周迴八十步。皇十二代祖光皇帝啓運陵，高四丈，周迴六十步。二陵共塋，周迴一百五十六步，在縣西南二十里。《唐會要》：獻祖宣皇帝葬趙州昭慶縣界，儀鳳二年五月一日追封爲建昌陵，開元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詔改爲建初陵。懿祖光皇帝葬趙州昭慶縣，儀鳳二年五月一日追封爲延光陵，開元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詔改爲啓運陵。

〔五〕《後漢書·光武紀》：長轂雷野，高鋒彗雲。章懷太子註：雷野，言其聲盛也。

〔六〕太微垣十星，見一卷註。

〔七〕《漢書》：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爲慶雲。慶雲見，喜氣也。

天寶四載，拜虞城令，而天章寵榮，俾金玉王度，〔一〕炯（繆本作「囧」）若七曜，〔二〕昭回堂

隅。於戲！敬之哉！宸威（郭本作「滅」）臨顧，作訓以理，其俗魯而木，舒而徐，急則狠（繆本作「狠」）戾，緩則鳥散。〔三〕公酌以鈞（繆本作「鈞」）道，和之琴心，〔四〕於是安四人，〔五〕敷五教。〔六〕處必糲（音賴，又音厲）食，〔七〕行惟單車。〔八〕觀其約而吏儉，仰其敬而俗讓。激直士之素節，揚廉夫之清波。三月政成，鄰境（郭本作「墳」）取則。

〔一〕《左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二〕《穀梁傳疏》：七曜者，日月五星，皆照天下，故謂之七曜。

〔三〕《史記》：夫趙王之狠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漢書》：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博影。此言其風俗之敝，事急則狠戾無相親之意，事緩則鳥散無相顧之意。

〔四〕《說苑》：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請以送子。」王儉《褚淵碑文》：參以酒德，間以琴心。此文借用其字，垂釣、鼓琴皆能令人心靜，承上文緩急之事而言，其當靜以治之也。

〔五〕四人，卽四民，士、農、工、商也。

〔六〕《尚書》：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孔安國傳：布五常之教也。

〔七〕《廣韻》：糲，粗也，米不精也。

〔八〕《北史》：裴遂之任正平也，以廉約自守，每行春省俗，單車而已。

因行春見枯骸於路隅，〔一〕惻然疚懷，出俸而葬。由是百里掩骼（音格。繆本作「骸」），〔二〕四封歸仁。〔三〕有居喪行號城市者，習以成俗。公勗之親鄰，厄以凶事。而鰥寡惸獨，衆所

賴焉。可謂變其頹風，〔四〕永錫爾類。〔五〕

〔一〕《後漢書·鄭弘傳》：太守第五倫行春，見而深奇之。章懷太子註：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農桑，振救乏絕。見《續漢志》。

〔二〕《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鄭康成註：骨枯曰骼。

〔三〕《左傳》：我有四封，而詰其盜。

〔四〕《三國志註》：《晉陽秋》曰：足以鎮靜頹風，軌訓囂俗。

〔五〕《詩·大雅》：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鄭箋曰：永，長也。孝子之行，非有竭極之時。長以與汝之族類，謂廣之以教導天下也。

先時，邑中有聚黨橫猾者，實惟二耿之族，幾百家焉。公訓爲純人，易其里曰大忠（當作「中」）正之里。北境黎丘之古鬼焉，或醉父以刃其子，〔一〕自公到職，蔑聞爲災。

〔一〕《太平寰宇記》：黎丘，在虞城縣北二十里，高二丈。《呂氏春秋》：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善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吾爲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嘻！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眞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逝迎之。丈人望見其眞子，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其似子者而殺其眞子。按此事在戰國時，引此以頌德政，近乎戲言，豈唐時此鬼復作歟？

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車嘗之，莞（音綏）爾而笑曰：「既苦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用不改，變爲甘泉。〔一〕蠡（音離，又音里。繆本作「蠡」，即「蠡」字省文）丘館東有三柳焉，公往來憩之，飲水則去。行路勿剪，比於甘棠。〔二〕鄉人因樹而書頌四十有六篇。

〔一〕《河南通志》：李令泉，在虞城縣治內。縣令李錫有清操，李白撰錫去思頌載其事，後因以名。《韻會》：莞，小笑貌。

〔二〕《史記》：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惟公志氣塞乎天地，德音發乎聲容。縞（音稿）乎若寒崖之霜湛（讒上聲），乎若清川之月。彈惡雪善，速若箭飛。尤能筆工新文，口吐雅論。天下美士，多從之遊。非汝陽三公三（郭本作「二」）伯之積德，則何以生此。邑之賢老劉楚瓌（音規）等乃相謂曰：「我李公以神明之化，大賴於虞人。〔一〕虞人陶然歌詠其德，官則敬，去則思。山川鬼神猶懷之，況於人乎！」乃咨羣寮，〔二〕興去思之頌。縣丞王彥暹，員外丞魏陟，主簿李詵（音辛），縣尉李向、趙濟、盧榮等，同德比義，〔三〕好謀而成，相與採其瓌蹤茂行，俾刻石篆美，庶清風令名，奮乎百世之上。

〔一〕《廣韻》：賴，利也，善也。

〔二〕揚雄《甘泉賦》：乃命羣寮，歷吉日。

〔三〕《後漢書》：李膺請孔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

其詞曰：

激揚之水兮，白石有鑿。〔一〕李公之來兮，雪虞人之惡。〔二〕厥德孔昭，〔三〕折獄既清。五教大行，殷雲雷之聲。既父其父，又子其子。春之以風，化成草靡。〔四〕乃影我崗，〔五〕乃雨我田。陽無驕僭（繆本作「偲」），四載有年。人戴公之賢，猶百里之天。棄余往矣，茫如墜川。哀喪惠博，掩骼仁深。苦井變甘，兇人易心。三柳勿剪，永思淸音。

〔一〕《詩·國風》：揚之水，白石鑿鑿。毛傳曰：鑿鑿，鮮明貌。鄭箋曰：激揚之水，波流湍疾，洗去垢濁，白石鑿鑿然。興者，喻桓叔盛強，除民所惡，民得以有禮義也。

〔二〕《韻會》：雪，除也，洗也。

〔三〕《詩·小雅》：我有嘉賓，德音孔昭。鄭箋曰：孔，甚也。昭，明也。

〔四〕《說苑》：吾不能以春風風人。陸賈《新語》：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潘岳《閑居賦》：訓若風行，應如草靡。

〔五〕《詩·大雅》：既景迺岡。鄭箋曰：以日景定其經界於山之脊。

爲竇氏小師祭璿音旋和尚文

《釋氏要覽》：受戒十夏以前，西天皆稱小師。《毘奈耶》云：難陀比丘呼十七衆比丘爲小師，此蓋輕呼之也，亦通沙門之謙稱也。梵言烏波遮迦，于闐國翻爲和尙，華言力生，即親教師也。謂出家者因師之力，生長法身，出功德財，養知慧命。

年月日，某謹以齋蔬之奠，敢昭告於和尙之靈。伏惟和尙，降靈自天，依化遊世，角立獨出，〔一〕嶷（音逆）然生知。〔二〕鳳凰開九苞（繆本作「包」，二字通用）之翼，〔三〕豫章横萬頃之陂。〔四〕始傳燈而納照，〔五〕因落髮以從師。邁龍象以蹴踏，〔六〕爲天人之羽儀。紹釋風於西域，〔七〕迴佛日於東維。〔八〕若大塊之噫氣，鼓和風而一吹。〔九〕熱惱清灑，〔一〇〕道芽榮滋。〔一一〕走吳、楚以宗仰，將掃地而歸之。

〔一〕《後漢書·徐穉傳》：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章懷太子註：角立，如角之特立也。

〔二〕《詩·大雅》：克岐克嶷。毛傳曰：岐，知意也。嶷，識也。《正義》曰：岐爲有智之意，嶷爲有識之貌。

〔三〕九包，見三卷註。

〔四〕《神異經》：東方荒外，有豫章焉。此樹主九州，其高千丈，圍百尺，本上三百丈始有枝條，敷張如帳，上有玄狐黑猿。枝主一州，南北並列，面向西南。有九力士操斧伐之，以占九州吉凶。斫

之復生，其州有福；創者，州伯有病；積歲不復者，其州滅亡。

〔五〕釋家師弟子以佛法遞相傳受，繼續不絕，如以燈遞相燃點，光明常在，終不熄滅，故謂之「傳燈」。

〔六〕邁者，勇往力行之意。《維摩詰經》：十方無量菩薩，或有人從乞手足、耳鼻、頭目、腦髓、血肉、皮骨，聚落城邑，妻子奴婢，象馬車乘，金銀、瑠璃、硨磲、瑪瑙、珊瑚、琥珀、眞珠、珂貝，衣服飲食。如此乞者，多是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方便力而往試之，令其堅固。所以者何？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有威德力，故行逼迫，示諸衆生如是難事。凡夫下劣，無有力勢，不能如是逼迫菩薩，譬如龍象蹴蹋，非驢所堪，是名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智慧方便之門。

〔七〕釋者，梵語具云釋迦，此云能仁，佛之姓也。凡出家者皆以釋爲姓。《阿含經》云「四河入海，同一鹽味。四姓出家，皆名爲釋」是也。

〔八〕梁簡文帝《大法頌》：佛日出世，同遣惑霜。《隋書·李士謙傳》：客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韻會》：維，方隅也。

〔九〕《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爲風。

〔一〇〕《法苑珠林》：願我出大風，微密滿虛空。諸有熱惱處，扇之以清涼。

〔一一〕嵇康《琴賦》：樂百卉之榮滋。《韻會》：滋，益也，蕃也。榮滋，猶榮茂也。

嗚呼！來無所從，去復何適？〔一〕水還火歸，〔二〕蕭散本宅。〔三〕寶舟輟棹，〔四〕禪月掩魄。〔五〕痛一往而無蹤，愴雙林之變白。〔六〕

〔一〕謝靈運《逸民賦》：來無所從，去無所至。

〔二〕《圓覺經》：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毛、髮、齒、皮、肉、筋、骨、腦、垢、色，皆歸於地，吐涕、濃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

〔三〕陶淵明《自祭文》：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

〔四〕《涅槃經》：如來應正偏知，乘大涅槃大乘寶船，周旋往返，濟度衆生。王僧孺《禮佛文》：鶩法輪於長路，棹寶舟於遙壑。

〔五〕《尚書正義》：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律曆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

〔六〕《涅槃經》：佛在拘尸那城，力士生地阿利羅跋提河邊娑羅雙樹間，二月十五日臨涅槃時。爾時拘尸那城娑羅樹林，其林變白，猶如白鶴，後分曰娑羅樹林四雙八隻：西方一雙，在如來前；東方一雙，在如來後；北方一雙，在佛之首；南方一雙，在佛之足。爾時世尊娑羅林下寢臥寶牀，於其中夜入第四禪，寂然無聲，於是時頃，便槃涅槃。其娑羅林東西二雙合爲一樹，南北二雙合爲一樹，垂覆寶牀，蓋於如來，其樹卽時慘然變白，猶如白鶴，枝葉華果皮幹，悉皆爆裂墮落，漸漸枯悴，摧折無餘。

某早承訓誨，偏荷恩慈。忝餐風於法侶，旋落蔭（郭本作「陰」）於禪枝。〔一〕號無輟響，泣有餘悲。手撰茗藥，〔二〕精誠嚴思。冀神道之昭格，庶明靈而饗之。

〔一〕謝靈運《廬山慧遠法師誄》：同法餐風，棲遲道門。《洛陽伽藍記》：名僧德種，負錫爲羣，信徒法侶，持花成藪。庾信碑：禪枝四靜，慧窟三明。

〔二〕《廣韻》：撰，持也。

爲宋中丞祭九江文

《漢書・地理志》：《禹貢》：九江在尋陽南，皆東合爲大江。應劭曰：江自廬江尋陽分爲九。《水經注》：劉歆云：湖漢等九水入彭蠡，故言九江矣。

謹以三牲之奠，敬祭於長源公之靈。〔一〕惟神包括乾坤，平準天地。劃三峽以中斷，流九道以爭奔。〔二〕綱紀南維，朝宗東海。〔三〕牲玉有禮，〔四〕祀典無虧。

〔一〕按《舊唐書》，天寶六載，封河瀆爲靈源公，濟瀆爲清源公，江瀆爲廣源公，淮瀆爲長源公。今祭江神而曰「長源公」，蓋字之誤也。

〔二〕三峽，見八卷註。九道，見十四卷註。

〔三〕綱紀南維，爲南方衆流之綱紀也。朝宗東海，見二十二卷註。

〔四〕玉，告神時薦於座之玉器，與牲幣俱陳者。

今萬乘蒙塵，〔一〕五陵慘黷（當作「墋楚錦切，參上聲。黷」，郭本作「慘黷」，尤非）。〔二〕蒼生悉爲白骨，赤血流於紫宮。宇宙倒懸，攙搶（攙，初銜切，插平聲，搶音撐。與欃槍同）未滅。〔三〕含識結憤，〔四〕思剪元凶。

〔一〕《左傳》：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

〔二〕五陵，謂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陵寢。詳見八卷註。陸機《漢高祖功臣頌》：茫茫宇宙，上墋下黷。李善註：天以清爲常，地以靜爲本。今上墋下黷，言亂常也。墋，不清澄之貌也。黷，媟也。李周翰註：墋，垢也。黷，濁也。庾信《哀江南賦》：潰潰沸騰，茫茫墋黷。

〔三〕《爾雅》：彗星爲欃槍。

〔四〕梁武帝《孝思賦》：彼含識而異見，同有色而殊形。高允《貞婦咏》：結憤鍾心，甘就幽冥。

若思（郭本作「而況」）參列雄藩，各當重寄。〔一〕遵奉王（繆本作「天」）命，大舉天兵。〔二〕照海色於旌旗，肅軍威於原野。而洪濤渤潏，狂飈振驚。〔三〕惟神使陽侯卷波，羲和奉命。〔四〕樓船先濟，〔五〕士馬無虞。掃妖孽於幽燕，斬鯨鯢於河洛。〔六〕惟神佑我，降休於民。敬陳精誠，庶垂歆饗。〔七〕

〔一〕《北史》：宿當重寄，早預心膂。

〔二〕天兵，見三卷註。

〔三〕渤潏，水沸湧貌，見二十二卷註。狂飈，狂暴之風。

〔四〕高誘《淮南子註》：陽侯，陵陽國侯也，溺死於水，其神能爲大波，有所傷害，因謂之「陽侯之波」也。羲和，日御也，與江水無涉，恐誤。

〔五〕樓船，見四卷註。

〔六〕鯨鯢，見八卷註。

〔七〕《說文》：歆，神食氣也。

李太白全集卷之三十

錢塘王琦琢崖輯註
王濟魯川較

詩文拾遺共五十七首

雜言用投丹陽知己兼奉宣慰判官

唐時丹陽郡卽潤州也，屬江南東道。肅宗至德元載十一月，以崔渙爲江南宣慰使，所謂「宣慰判官」乃渙之僚屬也。太白有《上崔相渙詩》數首，此詩乃與其僚屬者歟？

客從崑崙來，遺我雙玉璞。〔一〕云是古之得道者西王母食之餘，食之可以凌太虛。愛之頗謂絕今昔，求識江淮人猶乎比石。如今雖在卞和手，□□正憔悴，了了知之亦何益。恭聞士有調相如，始從鎬京還，復欲鎬京去。能上秦王殿，何時迴光一相盼？欲投君，保君年，幸君持取無棄捐。無棄捐，服之與君俱神仙。

〔一〕《抱朴子》：玉亦仙藥。經曰：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也。又曰：服元眞者其命不極。元眞者，玉之別名也。令人身輕飛舉，不但地仙而已。不可用已成之器，傷人無益，當得璞玉乃可用也。

此詩多有缺文訛字，與下八首蕭氏本皆不錄，唯姑蘇繆氏依宋本所刊者有之。

南陵五松山別荀七

南陵、五松山，俱見十二卷註。

六郎穎水荀，〔一〕何慚許郡賓。相逢太史奏，應是聚賢人。〔二〕玉隱且在石，〔三〕蘭枯還見春。俄成萬里別，立德貴清眞。〔四〕

〔一〕六郎，《唐詩類苑》作「軒昂」。琦按：「六」字恐是草書「君」字之訛。

〔二〕《後漢書》：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異苑》：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季和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三〕《論衡》：美玉隱在石中。

〔四〕《左傳》：太上有立德。

觀魚潭

觀魚碧潭上，木落潭水清。日暮紫鱗躍，〔一〕圓波處處生。〔二〕涼烟浮竹盡，秋月照沙明。何必滄浪去，茲焉可濯纓。

〔一〕左思《蜀都賦》：鮮以紫鱗。

〔二〕潘岳詩：游魚動圓波。劉良註：圓波，謂魚動波起而圓也。

自廣平乘醉走馬六十里，至邯鄲音寒單，登城樓，覽古書懷

廣平，唐時郡名，即洺州也，隸河北道。邯鄲，縣名，初隸洺州，代宗永泰中改隸磁州。

醉騎白花駱（音洛。一作「馬」），〔一〕西走邯鄲城。揚鞭動柳色，寫鞚（苦貢切，空去聲）春風生。〔二〕入郭登高樓，山川與雲平。深宮翳綠草（一作「雄都半古塚」），萬事傷人情。相如章華（當作「臺」）巔，〔三〕猛氣折秦嬴。〔四〕兩虎不可鬬，廉公終負荊。〔五〕提攜袴中兒，杵臼及程嬰。〔六〕空孤獻（一作「立孤就」）白刃，必死耀丹誠。平原三千客，談笑盡豪英。毛君能穎脫，〔七〕二國且同盟。皆爲黃泉土，使我涕縱橫。磊磊（音偏）石子崗，〔八〕蕭蕭白楊聲。〔九〕

諸賢（一作「賢豪」）沒此地，〔一〇〕碑版有殘銘。〔一一〕太古共今時，由來互衰榮。傷哉何足道，感激仰空（一作「虛」）名。趙俗愛長劍，文儒少逢迎。閑從博徒（一作「陵」）遊，〔一二〕帳飲雪朝醒（一作「中醒」）。歌酣易水動，鼓震叢臺傾。〔一三〕日落把燭歸，凌晨向燕京。〔一四〕方陳五餌策，〔一五〕一使胡塵清。

〔一〕毛萇《詩傳》：白馬黑鬣曰駱。

〔二〕吳均詩：聊爲路旁人，寫鞚長楸北。《韻會》：鞚，馬勒也。

〔三〕藺相如于章臺見秦王事，見十五卷註。

〔四〕《秦本紀》：孝王曰：「昔伯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

〔五〕《史記·藺相如傳》：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相如出，望見廉頗，引車避匿。舍人相與諫，相如曰：「公視廉將軍，孰與秦王？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獨畏廉將軍哉？顧彊秦之不敢加兵于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至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爲刎頸之交。《索隱》曰：負荆者，荆，楚也，可以爲鞭。

〔六〕《趙世家》：屠岸賈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

朔客曰公孫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于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曰：「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許之，發師隨程嬰攻殺杵臼與孤兒。然趙氏眞孤乃反在。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具以實告。景公與韓厥謀立趙孤，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遂攻屠岸賈，滅其族。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遂自殺。

〔七〕毛遂脱穎，見十六卷及二十六卷註。

〔八〕《說文》：磊，衆石也。《太平寰宇記》：邯鄲縣有石子岡。《隋圖經》云：歷陵城西十里有石子岡，實山也，而高大，有冢如硯子，世謂之硯子冢，是趙簡子冢。

〔九〕《古詩》：驅車上東門，遥望北郭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

〔一〇〕諸賢，另指當時賢豪死葬于石子岡者，故下文以「太古」「今時」雙承言之。

〔一一〕謝靈運詩：碑版誰聞傳。

〔一二〕《史記·信陵君傳》：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徒步從此兩人遊，甚歡。

〔一三〕易水，在燕地，去邯鄲甚遠，用之此處，恐誤。《元和郡縣志》：叢臺，在磁州邯鄲縣城內東北隅。

〔一四〕陶潛詩：提劍出燕京。

〔一五〕《漢書·賈誼傳》：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顏師古註：賈誼書謂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于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月夜金陵懷古

蒼蒼金陵月，空懸帝王州。〔一〕天文列宿在，霸（一作「鼎」）業大江流。淥水絕馳道，〔二〕青松摧古丘。〔三〕臺傾鳷鵲觀，〔四〕宮沒鳳皇樓。〔五〕別殿悲清暑，〔六〕芳園罷樂遊。〔七〕一聞歌玉樹，蕭瑟後庭秋（一作「千古不勝愁」）。〔八〕

〔一〕謝朓詩：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

〔二〕《三輔黃圖》：馳道，天子所行道也。今之中道。《宋書》：大明五年初，立馳道，自閶闔門至于朱雀門。又自承明門至于玄武湖。《六朝事跡》：宋孝武帝作馳道，自閶闔北出承明，抵玄武湖，十餘里，爲調馬之所也。

〔三〕古丘，謂六代時陵墓。

〔四〕鳷鵲觀，六朝所建宮室，今不可考。

〔五〕《景定建康志》：案《宮苑記》：鳳凰樓，在鳳臺山上。宋元嘉中建，有鳳凰集此，爲名。

〔六〕《晉書》：太元二十一年春正月，造清暑殿。《景定建康志》：清暑殿，在臺城內，晉孝武帝

建。殿前重樓複道，通華林園，爽塏奇麗，天下無比。雖暑月常有清風，故以爲名。

〔七〕《太平寰宇記》：樂遊苑，在覆舟山南，北連山築臺觀，苑內起正陽、林光等殿。《六朝事跡》：樂遊苑，《輿地志》云，在晉爲藥園，宋元嘉中以其地爲北苑，更造樓觀，後改爲樂遊苑。宋孝武大明中造正陽、林光殿于內。侯景之亂，焚毀略盡。陳天嘉六年更加修葺，陳亡遂廢。其地在覆舟山南，去縣六里。

〔八〕《隋書》：陳禎明初，後主作新歌詞甚哀怨，令後宮美人習而歌之，其辭曰：「玉樹後庭花，花開不復久。」時人以歌讖，此其不久兆也。

金陵新亭

《方輿勝覽》：新亭，在建康府城南十五里。《江南通志》：新亭，在江寧府城西南十五里，俯近江渚，一名中興亭。

金陵風景好，豪士集新亭。舉目山河異，偏傷周顗（音以）情。〔一〕四坐楚囚悲，不憂社稷傾。王公何慷慨，千載仰雄名。

〔一〕《晉書》：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邀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座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衆收淚而謝之。

庭前晚開花

西王母桃種我家，三千陽春始一花。〔一〕結實苦遲爲人笑，攀折唧唧長咨嗟。

〔一〕《漢武內傳》：七月七日王母至，侍女以玉盤盛仙桃七顆，大如鴨卵，形圓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顆與帝，三顆自食，桃味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輒收其核，王母問帝，帝曰：「欲種之。」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開花，三千年一結實，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帝乃止。

宣城長史弟昭贈余琴溪中雙舞鶴，詩以見志

琴溪，在寧國府涇縣，見十九卷註。

令弟佐宣城，贈余琴溪鶴。謂言天涯雪，忽向窗前落。白玉爲毛衣，黃金不肯博。〔一〕當風振六翮，對舞臨山閣。顧我如有情，長鳴似相託。何當駕此物，與爾騰寥廓。

〔一〕《韻會》：博，貿易也。

暖酒

熱暖將來賓鐵文，〔一〕暫時不動聚白雲。撥却白雲見青天，掇頭裏許便乘仙。

〔一〕《寶藏論》：賓鐵出波斯，堅利可切金玉。

琦按：《庭前晚開花》及此首，語尤凡俗，不類太白。

右九首見繆氏本。

戲贈杜甫

飯顆山頭（《摭言》作「飯顆山前」，一作「長樂坡前」）逢杜甫，〔一〕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摭言》作「因何」，一作「新來」）太瘦生，〔二〕總爲從前（《摭言》作「祇爲從來」）作詩苦。

〔一〕《元和郡縣志》：長樂坡，在京兆府萬年縣東北十三里，卽滻川之西岸，舊名滻阪。隋文帝惡其阪名，改曰長樂坡。《雍錄》：通化門東七里有長樂坡，下臨滻水，本名滻阪。隋文帝惡其名，音與反同，故改阪爲坡。自其北可望長樂宮，故名長樂坡也。

〔二〕歐陽永叔曰：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爲語助，如「作麽生」「何似生」之類是也。

右一首見唐《本事詩》。唐《本事詩》：李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梁、陳已來，豔薄斯極，沈休文又尙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故陳、李二集，律詩殊少，嘗言寄興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使束于聲調俳優哉！故戲杜曰「飯顆山頭逢杜甫」云云，蓋譏其拘束也。此詩又見《摭言》。《唐詩紀事》云：此詩載唐舊史。

寒女吟

昔君布衣時，與妾同辛苦。一拜五官郎，〔一〕便索邯鄲女。〔二〕妾欲辭君去，君心便相許。妾讀蘼蕪書，〔三〕悲歌淚如雨。憶昔嫁君時，曾無一夜樂。不是妾無堪，君家婦難作。起來強歌舞，縱好君嫌惡。下堂辭君去，去後悔遮莫。〔四〕

〔一〕按《通典》，漢時中郎將分掌三署，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無員，多至千人。三署者，五官左右也。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年五十以上者屬五官，五官中郎將比二千石，五官中郎比六百石，五官侍郎比四百石，五官郎中比三百石。

〔二〕鮑照詩：洛陽少年邯鄲女。

〔三〕《古詩》：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閤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四〕遮莫，俚語，儘教也。見六卷註。

會別離

結髮生別離，相思復相保。如何日已遠，五變庭中草。渺渺天海途，悠悠漢江島。但恐

不出門，出門無遠道。道遠行既難，家貧衣復單，嚴風吹雨雪，〔一〕晨起鼻何酸。人生各有志，豈不懷所安。分明天上日，生死誓同歡。

〔一〕梁元帝《纂要》：冬風曰嚴風。

《文苑英華》、郭茂倩《樂府》俱作孟雲卿詩。詩題，《文苑》作《離別曲》，《樂府》作《生別離》。

右二首見《才調集》。

初月

玉蟾離海上，白露濕花時。雲畔風生爪，沙頭水浸眉。樂哉絃管客，愁殺戰征兒。因絕西園賞，臨風一咏詩。〔一〕

〔一〕曹子建詩：淸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

雨後望月

四郊陰靄散，開戶半蟾生。萬里舒霜合，一條江練橫。出時山眼白，高後海心明。爲惜如團扇，〔一〕長吟到五更。

〔一〕班婕妤《怨歌行》：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對雨

卷簾聊舉目，露濕草綿綿。古岫（音袖）披雲毳（音脆），〔一〕空庭織碎烟。水紅（《文苑英華》註云：疑作「紋」）愁不起，風線重難牽。盡日扶犂叟，〔二〕往來江樹前。

〔一〕《廣韻》：山有穴曰岫。獸毛之縟，細者爲毳，又曰：毳，細布也。

〔二〕犂，墾田器也。

曉晴

野涼疏雨歇，春色偏萋萋。魚躍青池滿，鶯吟綠樹低。野花妝面溼，山草紐斜齊。零落殘雲片，風吹挂竹溪。

望夫石

見二十四卷註。

髣髴古容儀，含愁帶曙輝。露如今日淚，苔似昔年衣。有恨同湘女，〔一〕無言類楚妃。〔二〕寂然芳靄內，猶若待（一作「帶」）夫歸。

〔一〕《楚辭章句》，堯以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不反，道死于沅湘之中，因爲湘夫人。

〔二〕《左傳》：楚子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勿能死，其又奚言。」

冬日歸舊山

未洗染塵纓，歸來芳草平。一條藤徑綠，萬點雪峰晴。地冷葉先盡，谷寒雲不行。嫩篁侵舍密，古樹倒江橫。白犬離村吠，蒼苔上壁生。穿廚孤雉過，臨屋舊猿鳴。木落禽巢在，籬疏獸路成。拂牀蒼（一作「山」）鼠走，倒篋素魚驚。〔一〕洗硯修良策，敲松擬素貞。此時重一去，去合到三清。

〔一〕素魚，白魚也，即書篋中蠹魚。

鄒衍谷

《太平御覽》：劉向《別錄》曰：《方士傳》言，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

居之，吹律而溫氣至，谷中生黍，至今名「黍谷」焉。《一統志》：黍谷山，在順天府懷柔縣東四十里，跨密雲縣界，亦名燕谷山。劉向云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黍稷，鄒衍吹律以溫其氣，故名山曰「黍谷」。衍廟基猶存。

燕谷無暖氣，窮巖閉嚴陰。鄒子一吹律，能迴天地心。

入清溪行山中

輕舟去何疾，已到雲林境。起坐魚鳥間，動搖山水影。巖中響自合（《文苑英華》註云：疑作「答」），溪裏言彌靜。無事令人幽，停橈向餘景。

《文苑英華》一百六十六卷載李白《入清溪行山中》凡二首，其一卽本集七卷中「清溪清我心」一首，其一乃此首也。按：崔顥集亦載此首，題云《入若耶溪》，當是顥作也。

日出東南隅行

《日出東南隅行》，卽樂府之《陌上桑》也，一曰《豔歌羅敷行》。古辭曰「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云云。後人擬之，或卽以首句名篇。

秦樓出佳麗，正值朝日光。陌頭能駐馬，花處復添香。

郭茂倩《樂府》載此首，以爲殷謀詩。

代佳人寄翁參樞先輩

《演繁露》：唐世舉人呼已第者爲先輩。《國史補》：互相推敬，謂之先輩。

等閑經夏復經寒，夢裏驚嗟豈暫安。南國風光當世少，西陵演浪過江難。〔一〕周旋小字挑燈讀，重疊遙山隔霧看。直是爲君飡不得，書來莫說更加飡。

〔一〕《說文》：演，長流也。

舊註云：此詩總目及李集皆不載，惟《英華》諸本有之。

送客歸吳

江村秋雨歇，酒盡一帆飛。路歷波濤去，家唯坐臥歸。島花（一作「山桃」）開灼灼，〔一〕汀柳細依依。〔二〕別後無餘事，還應掃釣磯。

〔一〕《詩・國風》：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毛傳曰：灼灼，花之盛也。

〔二〕《廣韻》：汀，水際平沙也。李善《文選註》：《韓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薛君曰：依依，盛貌。

送友生遊峽中

風靜楊柳垂，看花又別離。幾年同在此，今日各驅馳。峽裏聞猿叫，山頭見月時。殷勤一杯酒，珍重歲寒姿。

此詩亦載張籍集中。

送袁明府任長江

《唐書・地理志》：劍南道遂州遂寧郡有長江縣。

別離楊柳青，樽酒表丹誠。〔一〕古道攜琴去，深山見峽迎。暖風花繞樹，秋雨草沿城。自此長江內，無因夜犬驚。〔二〕

〔一〕《晉書》：披露丹誠，不敢不盡。

〔二〕《後漢紀》：劉寵爲會稽太守，正身率下，郡中大治，徵入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數老父，年各八十餘，居若耶山下，去郡十里，相率共往送寵，曰：「他時吏發不去，民間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吏稀至民間，狗不夜吠，今聞當見棄，故自力來送。」

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詩題上一本多「賦得鶴」三字

崢嶸丞相府，清切鳳凰池。〔一〕羡爾瑤臺鶴，高棲瓊樹枝。〔二〕歸飛晴日暖，吟弄惠風吹。〔三〕正有乘軒樂，〔四〕初當學舞時。珍禽在羅網，微命若游絲。願託周周羽，〔五〕相銜漢水湄。

〔一〕《魏書》：對九重之清切，望八襲之崢嶸。鳳凰池，見十一卷註。

〔二〕瓊樹，見二卷註。

〔三〕王筠詩：優遊清露點，微穆惠風吹。

〔四〕《左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埤雅》：鶴生二年落子毛，三年產伏，七年飛薄雲漢，後七年學舞，後七年應節。

〔五〕周周銜羽，見二卷註。既以鶴比司馬，以珍禽自喻，復以「周周銜羽」事作結，似乎淩雜，恐有錯誤。

《滄浪詩話》：《文苑英華》有《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一首云云，此或太白之逸詩也；不然，亦是盛唐人之作。琦按：末二聯或是太白在尋陽獄中之作，所謂崔相公者卽是崔渙，似亦近之。而岑參集中亦載此詩，一云無名氏詩。

戰城南

樂府漢鼓吹鐃歌，詳三卷註。

戰地何昏昏，戰士如羣蟻。氣重日輪紅，血染蓬蒿紫。烏鳥銜人肉，食悶飛不起。昨日城上人，今日城下鬼。旗色如羅星，鼙鼙殊未已。妾家夫與兒，俱在鼙聲裏。

《文苑英華》一百九十六卷太白「去年戰，桑乾源」之後載此一首，不錄作者姓名。後人採太白遺詩，兼入此作。

胡無人行

樂府瑟調曲，見三卷註。

十萬羽林兒，〔一〕臨洮(音叨)破郅(音質)支。〔二〕殺添胡地骨，降足漢營旗。塞闊牛羊散，兵休帳幕移。空餘隴頭水，嗚咽向人悲。〔三〕

〔一〕羽林兒，見十八卷註。

〔二〕唐時隴右道有臨洮郡，卽洮州也。其地東北二面並枕洮水，故名。《漢書》：使護西域騎都

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矯發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單于，斬其首，傳詣京師。

〔三〕《隴頭歌》：隴頭流水，鳴聲幽咽。

《文苑英華》一百九十六卷太白「嚴風吹霜海草凋」之後載此一首，不錄作者姓名，後人採入太白遺詩。然考陳陶集中亦載此作，當是陶詩。

鞠歌行

樂府平調曲，見四卷註。

麗莫似漢宮妃，〔一〕謙莫似黃家女。〔二〕黃女持謙齒髮高，漢妃恃麗天庭去。人生容德不自保，聖人安用推天道。君不見，蔡澤嵌（音同龕）枯詭怪之形狀，〔三〕大言直取秦丞相。又不見，田千秋才智不出人，〔四〕一朝富貴如有神。二侯行事在方册，泣麟老人終困厄。〔五〕夜光抱恨良嘆（一作「撲」）悲，日月逝矣吾何之？

〔一〕《世說》：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遂毀爲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于漢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于是遂行。

〔二〕《尹文子》：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爲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衞有鰥夫，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姝美。」

于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

〔三〕《史記》：蔡澤，燕人也。曷鼻、巨肩、魋顔、蹙齃、膝攣。西入秦，秦昭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范睢免相，昭王新説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

〔四〕《漢書》：車千秋，本姓田氏。衞太子爲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武帝見而悦之，立拜千秋爲大鴻臚。數月，遂代劉屈氂爲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

〔五〕《孔叢子》：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于野而獲獸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麕身而肉角，豈天下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爲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泣曰：「予之于人，猶麟之于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文苑英華》二百三卷太白「玉不自言如桃李」之後載此一首，失錄作者姓名，後人遂編入太白遺詩。

右十七首見《文苑英華》。前十四首皆註太白姓名于下。後三首錄于太白詩之後，空白其下，不書姓名。後人以爲皆太白之作也，編太白遺詩者遂并及焉。今因之，附錄于此。《滄浪詩話》：《文苑英華》有太白《代寄翁參樞先輩》七言律一首，及晚唐之下者。又有五言律三首，其一《送客歸吳》，其二《送友生遊峽中》，其三《送袁明府任長江》，集本皆無之，其家數正在大曆、貞元間，亦

非太白之作。又有五言《雨後望月》一首，《對雨》一首，《望夫石》一首，《冬日歸舊山》一首，皆晚唐之語。又有「秦樓出佳麗」四句，亦不類太白，是皆後人假名也。

題許宣平庵壁

我吟傳舍詩，來訪眞人居。〔一〕烟嶺迷高跡，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柱空躊躇。應化遼天鶴，〔二〕歸當千歲餘。

〔一〕《太平廣記》：許宣平，新安歙人也。唐睿宗景雲中，隱于城陽山南塢，結庵以居，不知其服餌，但見不食，顏色若四十許人。行如奔馬。時或負薪以賣，擔常挂一花瓠及曲竹杖，每醉騰騰拄之以歸，獨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路人莫問歸何處，穿入白雲行翠微。」邇來三十餘年，或拯人懸危，或救人疾苦，城市人多訪之不見，但覽庵壁題詩曰：「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玩明月，閑朝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巖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者多詠其詩。有時行長安，于驛路洛陽、同、華間傳舍，是處題之。天寶中，李白自翰林出，東遊，經傳舍，覽之，吟咏嗟嘆，曰：「此仙詩也。」乃詰之于人，得宣平之實。白于是遊及新安，涉溪登山，屢訪之，不得，乃題其庵壁曰云云。是冬野火燎其庵，莫知宣平踪跡。百餘年後，咸通七年，郡人許明奴家有嫗，嘗逐伴入山採樵，獨于南山中見一人坐石上，方食桃甚大，問嫗曰：「汝許明奴家人也，我明奴之祖宣平。」嫗言：「嘗聞已得仙矣。」曰：「汝歸，爲我語明奴，言我在此山中。與汝一桃食之，不可將出。山虎狼甚多，山神惜此桃。」嫗乃食桃，甚美。宣平遣嫗隨樵人歸家，言之，明奴之族甚異之，傳聞于郡人。出《續仙

傳》。《太平寰宇記》：城陽山，在歙縣南，環迴孔高，爲城郭之衿帶，居郡之南，故號爲城陽山焉，即許宣平得道之所，亦爲李白所尋不遇，今山上有遺跡存。《漢書》：沛公至高陽傳舍。顏師古註：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一音張戀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兩通。《後漢書》：光武乃稱邯鄲使者，入傳舍。章懷太子註：傳舍，客館也。

〔三〕遼天鶴，見二十一卷註。

右一首見《太平廣記》。

題峰頂寺

夜宿峰頂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

《侯鯖錄》：曾阜爲蘄州黃梅令，縣有峰頂寺，去城百餘里，在亂山羣峰間，人跡所不到。阜按田偶至其上，梁間小牓，流塵昏晦，乃李白所題詩也，其字亦豪放可愛。詩云「夜宿峰頂寺」云云。或曰王元之少《登樓詩》云：「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漁隱叢話》：《西清詩話》云：蘄州黃梅縣峰頂寺，在水中央，環伏萬山，人跡所罕到。曾阜爲令時，因事登其上，見梁間一粉板，塵暗粉落，拂滌視之，乃謫仙詩，云「夜宿峰頂寺」云云。世傳楊大年幼時詩，非也。《邵氏聞見後錄》：舒州峰頂寺有李太白題詩「夜宿峰頂寺」云云，曾子山始見之，不出于集中，恐少作耳。《太倉稊米集》云：聞道長庚曾入夢，已應能作上樓詩。註云：唐人載李白在襁褓中，其家攜之上樓，問頗能作詩否，即應聲作絕句一首，所謂「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神」者是也。又《竹坡詩話》：世傳楊文公方

離襁褓，猶未能言，一日，家人攜以登樓，忽自語如成人，因戲問之：「今日上樓，汝能作詩乎？」即應聲曰：「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怕驚天上人。」舊見《古今詩話》載此一事，後又見一石刻，乃李太白夜宿山寺所題，字畫淸勁而大，且云「布衣李白」作，豈好事者竊太白之詩以神文公之事歟？仰亦太白之碑爲僞耶？

右一首見《侯鯖錄》等書。

瀑布

斷巖如削瓜，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案赤文字，落落不可讀。攝衣凌青霄，松風吹我足。

《二老堂詩話》：司空山，在舒州太湖縣界，初經重報寺，過馬玉河，至金輪院，有僧本淨肉身塔及不受葉蓮花池，連理山茶。自塔院乃上山，至本淨坐禪巖，精巧天成，中途斷崖絕壑，旁臨萬仞，號「牛背石」。宗室善修者言石如劍脊中起，側足覆身而過，危險之甚。度此步步皆佳。上有一寺及李太白讀書堂，一峰玉立，有太白《瀑布詩》，云：「斷巖如削瓜，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案赤文字，落落不可讀。攝衣凌淸霄，松風吹我足。」予兄子中守舒日，得此于宗室公霞，今胡仔《漁隱叢話》載蔡絛《西淸詩話》不言此山，但云太白仙去，後人有見其詩，略云：「斷崖如削瓜，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案赦文字，世眼不可讀。攝身凌青霄，松風吹我足。」又云：「舉

袖露條脫，招我飯胡麻。」眞烟雲中語也。既誤以「斷巖」爲「斷崖」與第二句相重，「赤文」作「敕文」，「落落」作「世眼」，「攝衣」作「攝身」，皆淺近，與前句大相遠。當塗《太白集》本原無此詩，因子中錄寄郡守，遂刻于後。然皆從蔡條誤本，子中爭之不從，僅能改「敕」爲「赤」而已。《唐詩紀事》：近世傳白詩云：「斷崖如削瓜，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案赤文字，落落不可讀。攝衣淩淸雲，松風拂我足。」又不同者數字。

斷句

舉袖露條脫，〔一〕招我飯胡麻。〔二〕

〔一〕《太平廣記》：條跳，似指環而大。《唐詩紀事》：文宗問宰臣：「古詩云『輕衫襯跳脫』，『跳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卽今之腕釧也。」《眞誥》言：安妃有斵粟金跳脫，是臂飾。跳脫，卽條脫也。《唐詩紀事》亦載此句，「舉袖」作「舉手」。

〔二〕《太平廣記》：劉晨、阮肇入天台採藥，有二女子邀還家，其饌有胡麻飯、山羊脯。按：胡麻，卽今之芝麻也。相傳張騫自大宛得其種以歸，以其出自胡中，故曰胡麻。

野禽啼杜宇，〔一〕山蝶舞莊周。〔二〕

〔一〕杜宇，杜鵑也。見三卷註。

〔二〕《漁隱叢話》：《法藏碎金》云：予記太白有詩云：「野禽啼杜宇，山蝶舞莊周。」後又見潘佑有《感懷詩》：「幽禽喚杜宇，宿蝶夢莊周。席地一樽酒，思與元化浮。但莫孤明月，何必秉燭遊。」予謂

才思暗合，古今無殊，不可怪也。

右三首見《漁隱叢話》諸書。

陽春曲

沈約作《江南弄》四曲，其三曰《陽春曲》。

芣(音浮)苡(音以，一作苢)生前徑，〔一〕含桃落小園。〔二〕春心自搖蕩，百舌更多言。〔三〕

〔一〕陸璣《草木疏》芣苡，一名馬舄，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馬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今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鬻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

〔二〕《埤雅》：櫻桃，爲木多陰，其果先熟，一名含桃。許愼曰：鶯之所含食，故曰含桃也。謂之鶯桃，則亦以鶯之所含食，故謂之鶯桃也。《爾雅翼》：櫻桃，朱實，甘美。飛鳥所含，故又名含桃。《爾雅》謂之荆桃，其花在梅後，至果熟則最先。

〔三〕《本草綱目》：百舌，處處有之，居樹孔窟穴中，狀如鸜鵒而小，身略長，灰黑色，微有斑點，喙亦尖黑，行則頭俯，好食蚯蚓，立春後鳴轉不已，夏至後則無聲，十月後則藏蟄。《月令》「仲夏反舌無聲」即此。

舍利佛

舍利，見七卷註。

金繩界寶地，〔一〕珍木蔭瑤池。雲間妙音奏，天際法蠡吹。〔二〕

〔一〕《法華經》：時娑婆世界卽變清淨，琉璃爲地，寶樹莊嚴，黃金爲繩，以界八道。

〔二〕又云：雨大法雨，吹大法螺。《文獻通考》：貝之爲物，其大可容數升，蠡之大者也。南蠻之國取而吹之，所以節樂也。今之梵樂用之，以和銅鈸。釋氏所謂法螺，赤土國吹螺以迎隋使是也。法蠡，卽法螺也。古「螺」字一作「蠡」，通用。

摩多樓子

從戎向邊北，遠行辭密親。〔一〕借問陰山候，〔二〕還知塞上人？

〔一〕陸機詩：總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

〔二〕陰山，在北邊外，見五卷註。陸機詩：往問陰山候，勁虜在燕然。劉良註：候，伺望者。

右三首見《萬首唐人絕句》。郭茂倩《樂府詩集》三首俱作無名氏。

春感

茫茫南與北，道直事難諧。榆莢（音劫）錢生樹，〔一〕楊花玉糝（桑感切，毂上聲）街。塵縈遊子面，蝶弄美人釵。却憶青山上，雲門掩竹齋。

〔一〕《春秋元命包》："三月榆莢落。"

《彰明逸事》：太白遊成都，賦《春感》詩云云。益州刺史蘇頲見而奇之。

右一首見《彰明逸事》。

殷十一贈栗岡硯

殷侯三玄士，贈我栗岡硯。灑染中山毫，〔一〕光映吳門練。〔二〕天寒水不凍，日用心不倦。攜此臨墨池，〔三〕還如對君面。

〔一〕王羲之《筆經》："諸郡毫，惟中山兔肥而毫長，可用練熟絹也。"

〔二〕《韓詩外傳》："顏回望吳門焉，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此用其字，而意則指吳中所出之絹素，與原事無涉。

〔三〕《九域志》："越州會稽縣有王右軍墨池。"

右一首見高似孫《硯箋》。

普照寺

天台國清寺，〔一〕天下爲四絕。〔二〕今到普照遊，到來復何別？柟（音楠）木白雲飛，〔三〕高

僧頂殘雪。門外一條溪，幾回流歲月！

〔一〕《一統志》：國清寺，在浙江台州府天台縣北十里，隋煬帝爲智顗禪師建。

〔二〕晏殊《類要》云：齊州靈巖、荆州玉泉、潤州棲霞、台州國清，世稱四絕。《咸淳臨安志》：淨明寺，在富陽縣北五里，舊名普照。天福五年重建，治平二年改今額。寺枕高山，名曰舒壁，山坳有龍潭，澗水橫流，上有橋亭。李翰林白詩「天台國清寺，天下爲四絕」云云。

〔三〕《本草拾遺》：柟木高大，葉如桑，出南方山中。

右一篇見《咸淳臨安志》。蘇東坡曰：「予舊在富陽見國淸院太白詩，絕凡近。」卽此篇也。《漁隱叢話》：新安水西寺，寺依山背，下瞰長溪，太白題詩斷句云：「檻外一條溪，幾回流碎月。」今集中無之。琦按：漁隱所引卽此篇末二句也，蓋未覩全篇，故訛以爲題水西寺斷句耶？

釣臺

磨盡石嶺墨，〔一〕尋陽釣赤魚。靄峰尖似筆，〔二〕堪畫不堪書。

〔一〕《方輿勝覽》：釣臺在徽州黟縣南十八里，亦名尋陽臺。相傳李白嘗釣于此，有詩云「磨盡石嶺墨」云云。《太平寰宇記》：墨嶺山，在黟縣南十八里，嶺上石如墨色，嶺有穴，中有墨石軟膩，土人取爲墨，色碧甚鮮明，可以記文字。

〔二〕《方輿勝覽》：靄峰，在黟縣南十五里，孤峭如削。

《九域志》、《錦繡萬花谷》、《一統志》皆引「靄峰尖似筆」之句，以爲太白詩。羅願《新安郡志》曰：太白常稱金華五百灘之勝，而思爲新安之遊，又嘗自回溪十六渡至黃山湯泉之下，則吾士山川勝概，頗已寄于逸想。其贈許宣平詩，沈汾述以爲傳，當不虛也。又有《答山中人》，所謂《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相傳以爲入黟所作，而俗又有《石墨嶺》與《水西興唐寺》詩，語不類太白。東坡嘗疑《富陽》、《國淸》、《彭澤》、《興唐》詩及《姑熟十咏》非太白所作，而王平甫疑《十咏》出于李赤。按：南唐自有一翰林學士李白，曾子固以爲《十咏》是此人所爲，然則此間《墨嶺》、《興唐》詩，豈亦此類耶？

小桃源

黟（音衣）縣小桃源，〔一〕煙霞百里間。地多靈草木，人尙古衣冠。

〔一〕《方輿勝覽》：樵貴谷，在徽州黟縣北。昔土人入山，行七日，至一穴，豁然周三十里，中有十餘家，云是秦人避入此地。按：邑圖有潛村，至今有數十家，同爲一村，或謂之小桃源，李白詩「黟縣小桃源」云云。

《錦繡萬花谷》亦載此詩，以爲太白作。琦按：此詩乃南唐許堅詩，其後尙有二韻，非太白作也。

題竇圌（音纏）山

樵夫與耕者，出入畫屏中。

《方輿勝覽》：竇圌山，在綿州彰明縣，李白《題竇圌山》詩：「樵夫與耕者，出入畫屏中。」又《送竇主簿》詩：「願隨子明去，煉火燒金丹。」竇子明，名圌，隱此山，故名。琦按：後二句已見集中之十二卷，所謂子明者，是陵陽子明。以爲竇圌之字，殊不可信。

右三則見《方輿勝覽》。

贈江油尉

唐時江油縣，隸劍南道之龍州應靈郡。

嵐光深院裏，傍砌水泠泠。野燕巢官舍，溪雲入□廳。日斜孤吏過，簾捲亂峰青。五色神仙尉，焚香讀道經。

右一首見楊升庵《全蜀藝文志》。

清平樂令 翰林應制

禁庭春晝，鶯羽披新繡。百草巧求花下鬭，只賭珠璣滿斗。〔一〕日晚却理殘妝，御前閑舞《霓裳》。〔二〕誰道腰肢窈窕，折旋消得君王。〔三〕

〔一〕《說文》：璣，珠不圓也。

〔二〕《夢溪筆談》：《霓裳羽衣曲》，劉禹錫詩云：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王建詩云：聽風聽水作《霓裳》。白樂天詩註云：開元中，西涼府節度使楊敬述造。鄭嵎《津陽門詩》註云：葉法善嘗引上入月宮，聞仙樂。及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用敬述所進爲其腔，名《霓裳羽衣曲》。諸說不同。

〔三〕《禮記》：周還中規，折還中矩。折旋，卽折還也。旋、還二字，經史通用。

其二

禁幃秋夜，月探金窗罅（升庵《詞品》作「明月探窗罅」）。玉帳鴛鴦噴沉（《詞品》作「蘭」）麝，〔一〕時落銀燈香灺（才野切，斜上聲）。〔二〕女伴莫話孤眠，六宮羅綺三千。一笑皆生百媚，宸遊（《詞品》作「衷」）教在誰邊？

〔一〕鴛鴦，爇香器也。

〔二〕《說文》：灺，燭燼也。

右二首見《絕妙詞選》。歐陽炯《花間集序》曰：在明皇朝，則有李太白應制《清平樂》詞四首。《絕妙詞選》曰：唐呂鵬《遏雲集》，載太白應制詞四首，以後二首無淸逸氣韻，疑非太白所作，故只存其二。胡應麟《筆叢》曰：太白《清平樂》蓋五代人僞作，因李有《清平調》，故贋作此詞傳之。

清平樂三首

烟深水闊，音信無由達。惟有碧天雲外月，偏照懸懸離別。盡日感事傷懷，愁眉似鎖難開。夜夜長留半被，待君魂夢歸來。

其二

鸞衾鳳褥，夜夜常孤宿。更被銀臺紅蠟燭，學妾淚珠相續。花貌些子時光，抛人遠泛瀟湘。欹枕悔聽寒漏，聲聲滴斷愁腸。

其三

畫堂晨起，來報雪花墜。高捲簾櫳看佳瑞，〔一〕皓色遠迷庭砌。盛氣光引爐烟，素草寒生玉佩。應是天仙狂醉，亂把白雲揉碎。

〔一〕簾櫳，見十一卷註。

桂殿秋

仙女下，董雙成，〔一〕漢殿夜涼吹玉笙。曲終却從仙官去，萬戶千門惟月明。河漢女，玉鍊顏，〔二〕雲軿（音瓶）往往在人間。〔三〕九霄有路去無跡，嫋嫋香風生佩環。

〔一〕《漢武內傳》：王母來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

〔二〕《黃庭經》：却滅百邪玉鍊顏。

〔三〕雲軿，見三卷註。

吳虎臣曰：此太白詞也，有得于石刻而無其腔，劉無言倚其聲歌之，音極清雅。《邵氏聞見後錄》以此詞爲李文饒迎神、送神二曲。予遊秦，尙有能宛轉度之者。或幷爲一曲，謂李太白作。《許彥周詩話》亦作李衞公《步虛詞》。

連理枝

雪蓋宮樓閉，羅幕昏金翠。鬬壓闌干，香心澹薄，梅梢輕倚。噴寶猊（音倪）香燼麝烟濃，馥紅綃（音宵）翠被。

其二

淺畫雲垂帔（音轡），點滴昭陽淚。咫尺宸居，君恩斷絕，似遙千里。望水晶簾外竹枝寒，

守羊車未至。〔一〕

〔一〕《晉書》：武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孫晧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洒地而引帝車。

右六首見御定《全唐詩》。

漢東紫陽先生碑銘

嗚呼！紫陽竟天其志以默化，不昭然白日而升九天乎？或將潛賓皇王，非世所測。□□□□□□□□□□□挺列仙明拔之英姿，明堂平白，〔一〕長耳，廣顙，揮手振骨，百關有聲，殊毛秀采，居然逸異。□□□□□□□□□而直達。何龜鶴早世，蟪蛄延秋？〔二〕元命乎？遭命乎？〔三〕予長息三日，〔四〕懵于變化之理。

〔一〕《黄庭經》：明堂四達法海源。梁丘子註：眉頭一寸爲明堂。

〔二〕蟪蛄，見五卷註。

〔三〕《論衡》：傳曰：説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遭逢于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禮記正義》：按《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云。陳子昂《弟孜墓誌銘》：豈其夭絕，喪茲良圖。嗚呼！其元命歟？遭命歟？

〔四〕東方朔《答客難》：東方先生喟然長息。

先生姓胡氏，□□□□□□族也。代業黃老，〔一〕門清儒素，〔二〕皆龍脫世網，鴻冥高雲。〔三〕但貴天爵，何徵閥閱。〔四〕

〔一〕《史記》：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張晏曰：黃帝、老子之書也。

〔二〕《晉書》王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

〔三〕《法言》：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

〔四〕《韻會》：閥閱，《史記》：明其等曰閥，積其功曰閱。又：有功曰閥，有勞曰閱。《漢書・車千秋傳》：無伐閱功勞。師古曰：伐，積功也。閱，經歷也。今人以世家門戶爲閥閱，誤矣。琦按：人臣有功于國，方得世祿。閥閱之家，猶言「世祿之家」耳。又《通鑑》：裴子野論曰：「降及季年，專限閥閱。」胡三省註：門在左曰閥，在右曰閱。則以世家門戶爲閥閱，更有由也。

始八歲經仙城山，□□□□□□□□□□有清都紫微之遐想。〔一〕九歲出家，十二休糧。二十遊衡山，雲尋洞府，水涉冥壑。神王□□□□□□□□召爲威儀，〔二〕及天下採經使。因遇諸眞人，受赤丹陽精石景水母。故常吸飛根，吞日魂，〔三〕密而修之。□□□□□□所居苦竹院，置飡霞之樓，手植雙桂，棲遲其下。〔四〕

〔一〕《列子》：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

〔二〕威儀，道家職名。如釋家「維那」之類。白玉蟾《玉隆萬壽宮道院記》：唐有左右街威儀，五

代末周太祖因避諱改爲道籙。是威儀卽今之道籙司也。

〔三〕《眞誥》：日中五帝字曰：「日魂珠景，昭韜綠映，迴霞赤童，元炎飈象。」凡十六字。此是金闕聖君採服飛根之道，昔受之于太微天帝君。一名《赤丹金精石景水母玉胞之經》。梁丘子《黃庭內景經註》：《上清紫文靈書》有採飛根之法，常以日初出東向叩齒九通，畢，陰呪日魂，名日中五帝字曰：「日魂珠景，昭韜綠映，迴霞赤童，元炎飈象。」呪呼此十六字畢，瞑目握固，存想日中五色流霞來繞一身，于是日光流霞俱入口中，名曰日華飛根，玉胞水母也。

〔四〕《詩·國風》：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毛傳曰：棲遲，遊息也。

聞金陵之墟道始盛於三茅，〔一〕波乎四許。〔二〕華陽□□□□□□陶隱居傳昇元子，〔三〕昇元子傳體元，體元傳貞一先生，〔四〕貞一先生傳天師李含光，李含光合契乎紫陽。〔五〕

〔一〕《眞誥》：句曲山，漢有三茅君來治其上，時父老又轉名茅君之山。三君往曾各乘一白鵠，各集山之三處，時人互有見者，是以發於歌謠。乃復因鵠集之處，分句曲山爲大茅君、中茅君、小茅君三山焉。總而言之，盡是句曲之一山耳。山生黃金，漢靈帝時詔敕郡縣採句曲之金以充武庫。逮孫權時，又遣宿衞人採金，常輸官，兵帥百家遂屯居伏龍之地，因改爲金陵之墟名也。三茅者，漢景帝中元間人，長兄名盈、次弟名固、又次弟名衷，俱得仙道。老君拜盈爲司命眞君，固爲定籙眞君，衷爲保生眞君，故號爲三茅君。

〔二〕四許者，許穆，汝南平輿人，官至護軍長史，晉太和中入茅山修道，功成仙去，爲上淸眞人。第三子玉斧，先於太和五年在茅山尸解，爲上淸仙官。長子揆、次子虎牙，並亦得道。

〔三〕《南史》：陶弘景，丹陽秣陵人，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上表辭祿，止於句容之句曲山。恒

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宫，名金壇華陽之天，周迴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疏，卽以「隱居」代名。

〔四〕《舊唐書》：王遠知，琅琊人，少聰敏，博綜羣書，入茅山師事陶弘景，傳其道法。太宗登極，將加重位，固請歸山。貞觀九年，謂弟子潘師正曰：「吾見仙格，以吾少時誤損一童子吻，不得白日昇天，見署少室伯。將行在卽。」翌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寢，卒，年一百二十六歲。調露二年，追贈太中大夫，謚曰昇眞先生。天授二年，改謚曰昇元先生。潘師正，趙州贊皇人，師事王遠知，盡以道門隱訣及符籙授之。高宗幸東都，因召見焉。永淳元年卒，時年九十八。高宗追思不已，贈太中大夫，賜謚曰體元先生。司馬承禎，字子微，河內溫人。少好學，薄於爲吏，遂爲道士，事潘師正，傳其符籙及辟穀導引服餌之術。師正特賞異之。卒時年八十九。其弟子表稱，死之日，有雙鶴繞壇，及白雲從壇中湧出，上連於天，而師容色如生。玄宗深嘆異之，贈銀青光祿大夫，號貞一先生。

〔五〕顏眞卿《元靜先生李君碑》：先生姓李，諱含光，廣陵江都人，本姓弘，以孝敬皇帝廟諱改焉。提孩則有殊異，晬日，獨取《孝經》，如捧讀焉。開元十七年，從司馬鍊師于王屋山，傳授大法《靈文金記》，一覽無遺，綜覈古今，該明奧旨。玄宗知先生遍得子微之道，乃詔先生居王屋山陽臺觀以繼之。歲餘，請歸茅山，纂修經法。頻徵，皆謝病不出。天寶四載冬，乃命中官賫璽書徵之，旣至，延入禁中，每欲諮稟，必先齋沐。他日請傳道法，先生辭以足疾不任科儀者數焉。玄宗知不可強而止。先生常以茅山靈蹟蕪焉將墜，眞經秘籙亦多散落，請歸修葺，特詔於楊許舊居紫陽觀以宅之，仍賜絹二百匹、法衣兩副、香爐一具、御製詩及序以餞之。初，隱居先生以《三洞眞經》傳昇元先生，昇元付體元先生，體元付正一先生，正一付先生。自先生距於隱居，凡五葉矣，皆總襲妙門大正眞法。

□□□□□於神農之里，〔一〕南抵朱陵，〔二〕北越白水，〔三〕稟訓門下者三千餘人。鄰境牧守，移風問道，忽遇先生之宴坐，〔四〕□□□□□隱机雁行而前，〔五〕爲時見重，多此類也。

〔一〕《路史》：世言神農生而九井自出。按：九井，在賴山。《荆州記》云：江夏隨縣北界，厲鄉村南重山也。井在山北，重塹周之，廣一頃一十畝，內有地云神農宅，神農生此。神農既育，九井自穿，舊說汲一井則八井皆動。《寰宇記》：在縣北百里，人不敢觸。按：今惟存一穴，大木旁蔭，人卽其處爲神農社，年常祀之。亦引《荆州記》所言，厲鄉村厲山下之穴，神農所生，穴口方一步，容數人，上有神農廟，卽《荆州圖》永陽縣西北二百三十里厲鄉山東石穴也。高三十丈，長二百尺，謂之神農穴。

〔二〕《名山洞天福地記》：南岳衡山，周迴七百里，名朱陵之天，在衡州衡山縣。

〔三〕白水，卽白河也，一名淯水，在南陽府，詳七卷註。

〔四〕宴坐，靜坐也。見二十三卷註。

〔五〕《埤雅》：雁行，斜步側身。故《莊子》謂士成綺「雁行避影，而問老子」。

天寶初，威儀元丹丘，道門龍鳳，厚禮致屈，傳籙於嵩山。東京大唐□□宮三請固辭。偃臥未幾，而詔書下責，不得已而行。入宮一革軌儀，大變都邑。然海鳥愁臧文之享，〔一〕猿狙（子余切，音雎）裂周公之衣，〔二〕志往跡留，稱疾辭帝。尅期離闕，臨別自祭，其文曰：「神將厭予，予非厭世。」乃顧命姪道士胡齊物具平肩輿，〔三〕歸骨舊土。王公卿士送及龍門，〔四〕入葉縣，次王喬之祠。目若有睹，泊然而化，天香引道，尸輕空衣。〔五〕及本郡太守

裴公以幡花郊迎，舉郭雷動。□□□□開顏如生。觀者日萬，羣議駭俗。至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葬於郭東之新松山，春秋六十有二。

〔一〕海鳥，見《大鵬賦》註。

〔二〕《莊子》：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猿狙之異乎周公也。

〔三〕《晉書》：王獻之嘗經吳郡，聞顧辟彊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

〔四〕《文章正宗》：龍門在河南縣。地志曰：闕塞山，一名伊闕，而俗名龍門。王喬祠，在南陽府葉縣治東北，相傳卽喬飛舄之所，故後人立祠於此以祀之，今謂之雙舄觀。

〔五〕《晉書》：葛洪卒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

先生含弘光大，〔一〕不修小節。〔二〕書不盡妙，鬱有崩雲之勢；〔三〕文非夙工，時動雕龍之作。〔四〕存也，宇宙而無光；歿也，浪化而蟬蛻。〔五〕豈□□□□□□□乎？

〔一〕《周易》：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正義》云：包含以厚，光著甚大也。

〔二〕《後漢書》：劉陶爲人居簡，不修小節。

〔三〕梁昭明太子《錦帶書》：叢談發流水之源，筆陣引崩雲之勢。

〔四〕《史記》：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裴駰註：劉向《別錄》曰：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修衍之術，文飾之，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

〔五〕左思《吳都賦》：赤須蟬蛻而附麗。劉淵林註：言此人昇仙，如蟬之脱殼也。

有鄉僧貞倩，雅仗才氣，請予爲銘。予與紫陽神交，飽飡素論，十得其九。弟子元丹丘等，咸思鸞鳳之羽儀，想珠玉之雲氣。灑掃松月，載揚仙風，篆石頌德，與茲山不朽。其詞曰：

賢哉仙士！六十而化，光光紫陽，善與時而爲龍蛇。〔一〕固亦以生死爲晝夜，〔二〕有力者挈之而趨。劫運頹落，終歸於無。惟元神不滅，湛然淸都。延陵旣沒，仲尼嗚呼。〔三〕青青松柏，離離山隅。篆石頌德，名揚八區。〔四〕

〔一〕《莊子》：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

〔二〕《淮南子》：以利害爲塵垢，以死生爲晝夜。

〔三〕《方輿勝覽》：延陵季子墓，在常州晉陵縣北七十里申浦之西。孔子嘗題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舊石湮滅，唐玄宗命殷仲容摹以傳。

〔四〕揚雄《長楊賦》：洋溢八區。李善註：八區，八方之區也。

按：宋敏求《後序》謂呂縉叔出《漢東紫陽先生碑》，而殘缺間莫能辨，不復收入本集。《太平寰宇記》：《紫陽先生塔銘》：李白譔，在廢光化縣，今不知存否。此本從《道藏》劉大彬《茅山志》中錄出，雖有缺文，然與集中所稱紫陽先生、元丹丘、僧倩公、仙城山、飡霞樓等句多所取證，且其文係太白眞作，銘詞玄奧可喜。宋氏棄之不收，固矣。

右一篇見劉大彬《茅山志》。

雜題

乘輿踏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兩忘，身在世外。

其二

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滿人衿袖，疑如濯魄於冰壺也。

《方輿勝覽》：象耳山，在眉州彭山縣，有太白書臺，有石刻太白留題「夜來月下臥醒」云云。

其三

樓虛月白，秋宇物化，於斯憑闌，身勢飛動。非把酒自忘，此興何極。

其四

吾頭懵懵，試書此不能自辨，賀生爲我讀之。

右四則見《龍江夢餘錄》。　唐錦《龍江夢餘錄》：胡文穆記李白三帖，其一云「乘興踏月」，其二云「月下臥醒」，其三云「樓虛月白」。余亦見其一帖云：「吾頭懵懵。」雖其字跡眞贋有不可必者，然詞語豪爽，趣韻自別，信非太白不能道也。

類書中多摘引太白詩句，然不能無錯繆。《海錄碎事》、《錦繡萬花谷》二編，學士家以其出自宋人，尤珍尙之。其所引太白斷句甚多，亦有誤者。如「雨吟春破碎，貧飲客凋零」，「山含紅樹隨時老，天帶黃昏一例愁」。「茶褐園林新柳色，鹿胎田地落梅香」，「江邊石上誰知處，綠戰紅酣別是春」。「只有人間閑婦女，一枚煎餅補天穿」，皆是李覯詩（因覯字太伯，遂譌作太白）。「上有萬仞山，下有千丈水。　蒼蒼兩崖間，闊狹各一葦」，是白樂天詩。「晚花紅艷靜，高樹綠陰初。亭午清無比，溪山畫不如」，是杜牧詩。「虬鬚顑頷羽林郎，曾入甘泉侍武皇。　鵾沒夜雲知御苑，馬隨仙仗識天香」，　是李郢詩。　而皆以爲太白詩矣。又若「霜結梅梢玉，陰凝竹幹銀」，「竹粉千腰白，桃皮半頰紅」。「心爲殺人劍，淚是報恩珠」，「綺樓何氛氳，朝日正杲杲」，「玉顏上哀囀，絕耳非世有」，「佳人微醉玉顏酡，笑倚妝樓澹小蛾」，「借問單樓與同穴，可能銀漢勝重泉」，「露晤烟濃草色新，一番流水滿溪春。可憐漁父重來訪，只見桃花不見人」，「昔日狂秦事可嗟，直驅雞犬入桃花。至今不出烟巒口，萬古潺湲一水斜」，「庭中繁樹乍含芳，紅錦重重翦作囊。還合炎蒸留爍景，

題來消得好篇章」諸句，未詳爲誰氏之作，其句法皆與太白不相似，亦皆以爲太白詩矣。羅鄂州《新安郡志》謂南唐時另有一翰林學士李白，《姑熟十咏》是其所作。然則後人所傳李白諸逸詩及斷句之爲諸書所誤引而其名莫可考者，烏知非斯人之作耶？昔人論杜詩眞僞，謂「人才之不同如其面焉，耳目口鼻相去亦無幾，諦視之，未有不差殊者。詩至少陵，固不可得而亂也」。斯言良是。夫學力如少陵，其詩不可得而亂；天才若青蓮，其詩固可得而亂耶！然知其不可亂，而猶彙之編之，而附之於本集之後，豈曰務博，良欲存此以爲後人辨其眞贋，而知所取法焉耳。

宋魏菊莊《詩人玉屑》十四卷載歷論諸家一條，其下有旁註「李太白集」四字，厥後《漢魏詩乘》因而采之，而昧者互相引用，遂以爲眞太白之文矣。今按：其前曰：「詩之興也，兆基邃古。唐歌虞詠，始載典謨；商頌周雅，方陳金石。其後研志緣情，二京彌甚；含毫瀝思，魏晉彌繁。李都尉『鴛鴦』之辭，纏綿巧妙；班婕妤『霜雪』之句，發越清迥。平子『桂林』，理在文外；伯喈『翠鳥』，意盡行間。河朔人物，王、劉爲稱首；洛陽才子，潘、左爲覺先。乃若子建之牢籠羣彥，士龍之籍甚當時，並文苑之羽儀，詩人之龜鑑。」凡一百二十五字，是駱賓王《和閨情詩啓》之前數行。其後云：「駱賓王，爲詩格高旨遠，若在天上物外，神仙會集，雲行物駕，想見飄然之狀。」凡二十九字，其二十六字是裴敬所

作《太白墓碑》中數語。蓋「駱賓王」之下,「爲詩格高旨遠」之上,皆有缺文,原屬兩條,抄録者不察其舛誤,而相聯屬爲一則。在菊莊原本,要未嘗繆誤至此。《漢魏詩乘》因菊莊俗本之誤而承其誤,蓋有由矣。卽是推之,今所編輯《拾遺》,安知不類于是? 而宋次道所哀益《全集》之詩文,又安知不亦類于是耶? 後之讀者,尚有鑒于斯哉!

鄭樵《通志·藝文略》别集内載云:「李白《草堂集》二十卷,李陽冰録。又《度北門集》一卷。」於制誥類中複載云「李白度北門集一卷」。劉少彝曰:「《度北門集》,當是供奉翰林時代言之草,豈《通考》所謂《翰林集》者,故已彙入。然今本無一字存者,其爲湮佚無疑矣。」余考《舊唐書》之《經籍志》、《新唐書》之《藝文志》及《太白列傳》,皆不載此書,而他籍亦鮮有言之者。豈亦南唐之翰林學士李白所作耶? 抑「李白度」者其人名,「北門集」者其書名,而後人誤讀之耶? 聊志于末,以俟博學者辯之。

補遺

上清寶鼎詩

人生燭上花，光滅巧妍盡。春風遶樹頭，日與花工進。惟知雨露貪，不念零落近。昔我飛骨時，慘見當塗墳。青松靄明霞，縹緲上下村。既死明月魄，無彼玻璃魂。念此一脫灑，長嘯登崑崙。醉着鸞鳳衣，星斗俛可捫。

其二

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尋絲得雙鯉，中有三元章。篆字若丹蛇，逸勢如飛翔。歸來問天姥，妙義不可量。金刀割青素，靈文爛煌煌。嚥服十二鐶，想見仙人房。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涼。龍子喜變化，化作梅花妝。遺我纍纍珠，靡靡明月光。勸我穿絳縷，繫作裙間璫。揖余以辭去，談笑聞餘香。

胡仔曰：「太白此詩云『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涼』，亦奇語也。

蘇軾曰：「予都下見人攜一紙文書，字則顏魯公也。墨迹如未乾，紙亦新健，其詩曰：『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詩非太白不能道也。

以上兩首録自《御選唐宋詩醇》卷之八

其三見《東觀餘論》

我居清空表，君處紅埃中。仙人持玉尺，廢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

轉録自《全唐詩》卷一八五

白微時，募縣小吏，入令卧内，嘗驅牛經堂下，令妻怒，將加詰責，白亟以詩謝云

素面倚欄鉤，嬌聲出外頭。若非是織女，何必問牽牛。

録自《唐詩紀事》卷十八

斷句

焰隨紅日去，煙逐暮雲飛。令一日賦山火詩，思軋不屬，太白從旁綴其下句。令詩云：「野火燒山去，人歸火不歸。」太白繼云。綠鬢隨波散，紅顔逐浪無。因何逢伍相，應是想秋胡。白從令觀漲，有女子溺死江上，令復苦吟，太白輒應聲繼之。令詩云：「二八誰家女，漂來倚岸蘆。鳥窺眉上翠，魚弄口旁珠。」

録自《唐詩紀事》卷十八

斷句見《千載佳句》

玉階一夜留明月，金殿三春滿落花。瑞雪

轉録自《全唐詩逸》上

北斗延生經註解序

原夫太素未分，無光無象，混黄成化，有始有終，則昇清而滯穢，輔善而貶凶。置百二十曹局，列於冥府；造三十六部經，秘於瓊宫。度天人之有道，啟含識之不矇。余歎曰：莫非三界十方，天地人倫，斯所以爲道之紀也。今竊見聖世，幸逢豐年，得遇皇恩。將道德而安家邦，效勳華而育黎庶，而况天下晏然，太元彰耀。今卽啟有道之心者，扶風氏等志奉日新，慕真歲久。禱天祐而制凶魔，求師訓而傳道要。遂得遇崆峒山元真人，明龍漢之元文，演赤文之妙奥。教符十洞三乘，化列萬機一義，註解《北斗延生經》一卷。上則有飛神金闕，中則有保國寧家，次則有延齡益壽。普度有情之品，同登無礙之門，於是謹作斯文，用題經首。李白謹序。

録自《全唐文》卷三四九

李太白全集卷之三十一

錢塘王琦琢崖編輯

王慶霄周春較

附録一

序誌碑傳十二首

草堂集序

宣州當塗縣令李陽冰撰

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一〕涼武昭王暠（音稿）九世孫。〔二〕蟬聯珪組，〔三〕世爲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四〕易姓與（繆本作「爲」）名。然自窮蟬至舜，〔五〕五世爲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嘆焉。神龍之始，逃歸於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六〕驚姜之夕，〔七〕長庚入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稱太白之精，得之矣。

〔一〕唐時隴西郡，渭州也，無成紀縣，而秦州天水郡乃有成紀。此云隴西成紀人，蓋推其先世

郡邑而云耳。

〔二〕《漢書·李廣傳》言廣爲隴西成紀人。在漢初，成紀本屬隴西，至武帝元鼎三年，分隴西置天水郡，于是成紀屬天水，而不屬隴西矣。唐李氏族望，推爲廣所出者，皆曰隴西成紀，蓋本此也。涼武昭王諱暠，系出李廣之後。當晉安帝之末，爲羣雄所奉，推爲燉煌太守，遂啓霸圖，兵不血刃，坐據河西五郡，國號曰涼，自稱爲公，在位十八年薨，國人上謚曰涼武昭王。暠子曰歆，歆子曰重耳，重耳子曰熙，熙子曰天賜，天賜子曰虎，虎子曰昞。昞子曰淵，于是代隋而有天下，是爲唐高祖。玄宗天寶二年，追尊涼武昭王曰興聖皇帝。

〔三〕《南史·王筠傳》：爵位蟬聯，文才相繼。

〔四〕《詩·商頌》：昔在中葉。毛傳曰：葉，世也。按范傳正《墓碑》云「隋末多難，一房被竄于碎葉」，與此文所謂「中葉非罪，謫居條支」，地名不同。《新唐書》略之，但言隋末以罪徙西域。考《漢書·西域傳》，烏弋山離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條支國又在其西，行百餘日，方至其國，與中國絕遠，疑非謫戍者所居。《唐書·地理志》，西域羈縻州有條支都督府，以訶達羅支國伏寶瑟顛城置，領州九，隸安西都護府，乃唐龍朔元年所置，隋時無之。恐碎葉爲是，條支乃借言作西域極遠之地說耳。

〔五〕《史記》：虞舜者名重華。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從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

〔六〕《藝文類聚》：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賴鄉人也。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雖受氣于天，然生于李家，猶以李爲姓。又云：母到李樹下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爲我姓。」

〔七〕《左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

不讀非聖之書，〔一〕恥爲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辭。凡所著述，言多諷興，自三代已來，《風》、《騷》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故王公趨風，列岳結軌，〔二〕羣賢翕習，〔三〕如鳥歸鳳。盧黄門云：〔四〕陳拾遺横制頽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五〕至今朝詩體，尚有梁、陳宮掖之風，〔六〕至公大變，掃地併盡。今古文集遏而不行，唯公文章，横被六合，〔七〕可謂力敵造化歟！

〔一〕《後漢書》：周燮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

〔二〕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結軌還轅，東向將報。顔師古曰：結，屈也。軌，車跡也。

〔三〕張華《鷦鷯賦》：飛不飄揚，翔不翕習。李善註：翕習，盛貌。

〔四〕《新唐書》：盧藏用，字子潛，幽州范陽人。神龍中，累擢中書舍人，歷吏部、黄門侍郎。

〔五〕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文明初，舉進士，擢麟臺正字，遷右拾遺。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初爲《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爲海内文宗。」子昂所論著，當世以爲法。盧藏用《陳氏集序》：君名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頽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非夫岷、峨之精，巫、廬之靈，則何以生此。

〔六〕《大唐新語》：梁簡文之爲太子，好作艷詩，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謂之宫體。《陳書》：後主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採其尤艷麗者，以爲曲辭。

〔七〕班固《西都賦》：横被六合。

天寶中，皇祖下詔，〔一〕徵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

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爲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置于金鑾殿，〔二〕出入翰林中，〔三〕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醜正同列，害能成謗，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乃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詠歌之際，屢稱東山。又與賀知章、崔宗之等自爲八仙之遊，謂公謫仙人，朝列賦謫仙之歌凡數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遂就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彦允，〔四〕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于齊州紫極宮，將東歸蓬萊，仍羽人，駕丹丘耳。〔五〕

〔一〕皇祖，玄宗也。玄宗于代宗爲祖，是文作于代宗即位之後，故曰皇祖。

〔二〕《雍錄》：金鑾殿在學士院之左。《長安志》：大明宮有金鑾殿，在環周殿西北。

〔三〕《唐會要》：翰林院，開元初置，在銀臺門內，麟德殿西廂重廊之後，蓋天下以藝能技術見召者之所處也。

〔四〕《唐書·地理志》，河南採訪使，治汴州。陳留郡即汴州，北海郡即青州，濟南郡即齊州，俱屬河南道。

〔五〕《楚辭》：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王逸註：《山海經》言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身生羽毛也。朱子註：仍，因就也。羽人，飛仙也。丹丘，晝夜常明之處也。

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心非所好，公遐不棄我，乘扁舟而相顧（繆本缺「乘」字，「相顧」作「相歡」）。臨當挂冠，公又疾亟，草稿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予爲序。論《關雎》之

義，〔一〕始愧卜商；〔二〕明《春秋》之辭，終慚杜預。〔三〕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時寶應元年十一月乙酉也。

〔一〕《韓詩外傳》：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大，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圖書，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至，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

〔二〕《家語》：卜商，衞人，字子夏。習于《詩》，能通其義，以文學著名。

〔三〕《晉書》：杜預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沉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惟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

李翰林集序

前進士魏顥

《摭言》：進士通稱謂之秀才，得第謂之前進士。

自盤古劃天地，天地之氣，艮於西南。〔一〕劍門上斷，橫江下絕，岷、峨之曲，別爲錦川。〔二〕蜀之人無聞則已，聞則傑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揚雄，降有陳子昂、李白，〔三〕皆五百年矣。

〔一〕艮，限也。

〔二〕蜀于方位居中州之西南，劍門、岷山、峨眉山、錦江，皆在其地。

〔三〕司馬相如、揚雄，皆蜀郡成都人。嚴君平、王褒，亦稱蜀人，未詳生何縣。陳子昂，梓州射洪人。俱見前註。

白本隴西，乃放形，因家于綿。〔一〕身既生蜀，則江山英秀。伏羲造書契後，〔二〕文章濫觴者《六經》。〔三〕《六經》糟粕《離騷》，〔四〕《離騷》糠粃(音彼)建安七子。〔五〕七子至白，中有蘭芳，情理宛約，詞句妍麗，白與古人爭長，三字九言，鬼出神入，瞠若乎後耳。〔六〕

〔一〕唐時綿州隸劍南道，又謂之巴西郡，古廣漢郡地，在成都東北三百五十里。

〔二〕孔安國《尚書序》：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音釋》云：書者文字，契者刻木而書其側，故曰書契也。一云，以書契約其事也。鄭玄云：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之書契也。

〔三〕濫觴，謂原本也。詳見二十八卷註。

〔四〕《莊子》：桓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斲輪于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

夫。」陸德明註：糟，李云酒滓也，司馬云爛食曰魄，一云糟爛爲魄。本又作粕，音同。許愼云：粕，已漉粗糟也。

〔五〕《典論》：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于學無所遺，于詞無所假，咸自以騁騏驥于千里，仰齊足而並馳。建安者，漢獻帝年號。七人聚于其時，故世謂之建安七子。

〔六〕《莊子》：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陸德明註：瞠，敕庚反，又丑郎反。《字林》云：直視貌。一云斜視。

白久居峨眉，與丹丘因持盈法師達，〔一〕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動京師。《大鵬賦》時家藏一本。故賓客賀公奇白風骨，呼爲謫仙子，由是朝廷作歌數百篇。上皇豫遊，召白，白時爲貴門邀飲。比至，半醉，令製出師詔，不草而成。許中書舍人，以張垍(音忌)讒逐，遊海岱間。〔二〕年五十餘，尚無祿位。〔三〕祿位拘常人，橫海鯤，負天鵬，豈池籠榮之！

〔一〕持盈法師，玉眞公主號。公主出家爲道士，故曰法師。《金石錄》：《玉眞公主墓誌》，王縉撰。誌云公主法號無上眞，字元元，天寶中更賜號曰持盈。而唐史但言字持盈耳。琦按：《舊唐書·玄宗本紀》，玉眞公主先爲女道士，天寶三載讓號及實封，賜名持盈。以爲字持盈，乃《新唐書》之誤。

〔二〕《唐書·百官志》：中書省有舍人六人，正五品上，掌侍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敕，璽書册命，皆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行。張垍，丞相說之子，尚玄宗女寧親公主，以中書舍人供奉翰林。海岱間，古青、徐二州地也。

〔三〕《文獻通考》：翰林學士，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置。初以中書務繁，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學士分掌制誥書命，至是號供奉爲學士，别建學士院，專掌內命，以張垍、劉光謙首居之，而集賢所掌，于是罷息。自後給事中張淑、中書舍人張漸、竇華等，相繼而入焉。其後有韓雄、閻伯璵、孟匡朝、陳兼、蔣鎮、李白等皆在翰林中，但假其名，而無所職。《雍錄》：開元前，北門本無學士，亦無職守，如李白輩供奉翰林，乃以其能文特許入翰林，不曰以某官供奉也。俗傳白衣入翰林者此也。又曰上數欲命白以官，爲宮中所捍而止，是白在天寶竟無官也。

顒（音浩）始名萬，次名炎。萬之日，不遠命駕江東訪白。遊天台，還廣陵，見之。眸子炯然，哆（昌者切，車上聲，音與撦同）如餓虎，〔一〕或時束帶，風流醖籍。〔二〕曾受道籙於齊，有青綺冠帔一副。少任俠，〔三〕手刃數人。與友自荆徂揚，路亡權窆，迴棹方暑，亡友糜潰，白收其骨，江路而舟。〔四〕又長揖韓荆州，荆州延飲，白誤拜，韓讓之，白曰：「酒以成禮。」荆州大悦。〔五〕

〔一〕《韻會》：哆，大貌。

〔二〕《漢書》：薛廣德，爲人溫雅有醖籍。服虔曰：寬博有餘也。顏師古曰：醖，言如醖釀也；籍，有所薦籍也。史炤曰：醖籍，有雅度之稱。《北史》：王昕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皆風流醖籍。

〔三〕《史記》：季布爲氣任俠，有名于楚。如淳曰：相與信爲任，同是非爲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卿者也。應劭曰：任謂有堅完可任託以事也。顏師古曰：任謂任使其氣力。俠之言俠也，以權

力俠輔人也。任音人禁反。俠音下頰反。

〔四〕事詳《上安州裴長史書》內。

〔五〕《世說》：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飲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答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太白蓋借毓語以解嘲也。

白始娶于許，〔一〕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于劉，劉訣。次合于魯一婦人，生子曰頗黎。終娶於宋。〔二〕

〔一〕太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云：「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是其始娶乃許圉師之孫女也。

〔二〕太白《竄夜郎留別宗十六璟》詩有「君家全盛日，台鼎何陸離。斬鰲翼媧皇，三入鳳凰池」，「令姊忝齊眉」等語，是其終娶者乃宗楚客之家也。而此云宋，蓋是宗字之訛耳。若劉、若魯婦，則無所考。太白後只一子伯禽，則未知其明月奴與，其頗黎與？

間攜昭陽、金陵之妓，〔一〕迹類謝康樂，世號爲李東山。駿馬美妾，所適二千石郊迎，飲數斗，醉則奴丹砂撫青海波。〔二〕滿堂不樂，白宰酒則樂。

〔一〕太白有「小妓金陵歌楚聲，家童丹砂學鳳鳴」之句，又有《示金陵子》詩。昭陽妓，無考。

〔二〕共《東山吟》云「酣來自作青海舞」，據此撫字乃舞字之訛。

顛平生自負，人或爲狂，白相見泯合，有贈之作，謂余：「爾後必著大名于天下，無忘老夫

與明月奴。」因盡出其文，命顥爲集。顥今登第，豈符言耶？解攜明年，〔一〕四海大盜，宗室有潭者，白陷焉，謫居夜郎。罪不至此，屢經昭洗，朝廷忍白久爲長沙、汨羅之儔，路遠不存，否極則泰，白宜自寬。

〔一〕陸機詩：「撫膺解攜手，永嘆結遺音。」蓋言解散其攜手之歡也。宋之問詩：「骨肉初分愛，親朋忽解攜。」張九齡詩：「義沾投分末，情及解攜初。」皆用其義。

吾觀白之交義，有濟代命，然千鈞之弩，〔一〕魏王大瓠，〔二〕用之有時。議者奈何以白有叔夜之短，〔三〕黨黃祖過禰，〔四〕晉帝罪阮，〔五〕古無其賢，所謂仲尼不假蓋于子夏。〔六〕

〔一〕《史記·穰侯傳》：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

〔二〕《莊子》：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三〕叔夜之短，謂其飲酒恃才如嵇叔夜也。

〔四〕禰衡事見二十二卷註。

〔五〕《晉書》：山濤舉阮咸典選，曰：「阮咸貞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必絕于時。」武帝以咸耽酒浮虛，遂不用。

〔六〕《家語》：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吝于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嵇康《與山濤絕交書》：「仲尼不假蓋于子夏，護其短也。」

經亂離，白章句蕩盡。上元末，顥于絳偶然得之，〔一〕沉吟累年，〔二〕一字不下。〔三〕今日懷舊，援筆成序，首以贈顥作、顥酬白詩，不忘故人也；次以《大鵬賦》、古樂府諸篇，積薪而錄；文有差互者，兩舉之。〔四〕白未絕筆，吾其再刊。〔五〕付男平津子掌。其他事跡，存於後序。〔六〕

〔一〕唐時河東道絳州有絳縣。
〔二〕沉吟累年，謂諷咏不倦。
〔三〕一字不下，謂不敢妄加評騭。
〔四〕積薪而錄，謂隨所得而編次，不論先後，如積薪然。兩舉之，謂兩存之。
〔五〕再刊，謂後有所得，再加續補。
〔六〕其他事跡，存于後序，謂事跡之未盡者，俟有訪聞，作後序以紀之也。
琦按：是篇鉤章棘句，期期不易讀，度其闕文譌字必多。若筆體如是，太白「必著大名于天下」之語，毋乃爲不虞之褒乎！

李翰林別集序 「朝散大夫行尚書職方員外郎直史館上柱國樂史述

李翰林歌詩，李陽冰纂爲《草堂集》十卷。〔一〕史又別收歌詩十卷，與《草堂集》互有得失，因校勘排爲二十卷，號曰《李翰林集》。今于三館中得李白賦序表讚書頌等，〔二〕亦排爲

十卷，號曰《李翰林別集》。

〔一〕《新唐書·藝文志》：李白《草堂集》二十卷，李陽冰錄。此云十卷，蓋《唐書》誤也。

〔二〕三館，昭文館、集賢院、史館也，皆寓崇文院中，名雖有三，實止一地，爲宋時藏書之府。《玉海》：按《六典》，武德四年，始置修文館。貞觀二年，建史館于禁中，專掌國史。開元五年，乾元殿東廊寫四部書。十三年，改集仙殿爲集賢殿，以修書院爲集賢殿書院，三館之名肇于此矣。其昭文館隸門下省，史館寓集賢，尚未合爲一。自梁徙汴都，舊制未備。正明中，始于今右長慶門東北小屋數十楹爲三館，湫隘庳陋，僅庇風雨。太平興國中，詔有司度左升龍門東北車府地爲三館，棟宇之制，皆上親授。三年二月畢功，盡遷西館之書分于兩廡貯焉。東廊爲昭文書庫，南廊爲集賢書庫，西廊爲史館書庫，凡六庫，分經史子集四部，正副本凡八萬卷。初，乾德中平蜀，得書萬三千卷；開寶中平吳，得書二萬餘卷；參以舊書，爲八萬卷。凡六庫書籍，皆以類相從，用雕木爲架，青綾帕幕之。簡册之府，翕然一變矣。

翰林在唐天寶中，賀秘監聞於明皇帝，〔一〕召見金鑾殿，降步輦迎，如見綺皓。草和蕃書，〔二〕思若懸河。〔三〕帝嘉之，七寶方丈，賜食于前，御手調羹。于是置之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其諸事跡，《草堂集序》、范傳正撰《新墓碑》亦略而詳矣。史又撰《李白傳》一卷，〔四〕事又稍周。然有三事，近方得之。

〔一〕《舊唐書》：上皇謚曰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廟號玄宗。

〔二〕和蕃書，集中不載，蓋已亡軼。

〔三〕《晉書》：郭象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四〕史所撰《李白傳》，卽《宋史·藝文志》所載樂史《李白外傳》一卷是也，今亦不傳。嘗見《合璧事類》中引《李白傳》云：「每宴飲，無不先及；每慶具，無不先沾。中廐之馬代其勞，內廚之膳給其食。」疑卽樂史所撰者與？

開元中，〔一〕禁中初重木芍藥，卽今牡丹也。〔二〕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于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車，〔三〕太眞妃以步輦從，〔四〕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一十六色。〔五〕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辭焉！」遽命龜年持金花箋宣賜翰林供奉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章。白欣然承詔旨，由若宿酲未解，因援筆賦之。其一曰：「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其二曰：「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其三曰：「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龜年以歌辭進，上命梨園弟子略約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之。太眞妃持頗梨七寶杯，〔六〕酌西涼州蒲萄酒，〔七〕笑領歌辭，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八〕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眞妃飲罷，斂繡巾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于諸學士。會高力士終以脫靴爲深恥，異日太眞妃重吟前辭，力士

曰：「始以（繆本作「爲」）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耶？」太眞妃因驚曰：「何翰林學士能（繆本下多一「欲」字）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之甚矣。」太眞妃頗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

〔一〕太白入翰林在天寶初年，此云開元中，是敍得木芍藥之由，不指賦《清平調》之時也。

〔二〕原註：《開元天寶花木記》云：禁中呼木芍藥爲牡丹。《通志略》：牡丹，其花可愛如芍藥，宿枝如木，故得木芍藥之名。芍藥著于三代之際，風雅之所流詠也。牡丹初無名，故依芍藥以爲名，亦如木芙蓉之依芙蓉以爲名也。牡丹晚出，唐始有名。

〔三〕《太眞外傳》載沉香亭賞牡丹事，「照夜車」作「照夜白」。按《明皇雜錄》，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開元記》：照夜白，封太山回，令陳閎圖之。《畫鑑》：曹霸《人馬圖》，紅衣美髯奚官牽玉面騂，綠衣閹官牽照夜白。則車字殆白字之訛歟？

〔四〕《通鑑》：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冠，號太眞，更爲壽王娶左衞郎將韋昭訓女。潛納太眞宮中。太眞肌態豐豔，曉音律，性警穎，善承迎上意。不期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禮皆如皇后，天寶四載八月，册爲貴妃。

〔五〕《舊唐書》：玄宗于聽政之暇，教太常樂工子弟三百人爲絲竹之戲，音響齊發，有一聲誤，玄宗必覺而正之，號爲皇帝弟子。又云梨園弟子，以置院近于禁苑之梨園。《玉海》：梨園在光化門北。

〔六〕《韻會》：玻瓈，西國玉，此云水玉，千年冰化，亦書作頗梨。

〔七〕唐時諸州有涼州，無西涼州。考晉末涼州之地，爲羣雄割據，分裂爲三。李暠都酒泉，謂

之西涼；禿髮烏孤都樂都，謂之南涼；沮渠蒙遜都張掖，謂之北涼。西涼之地，在唐時則肅州酒泉郡也。又西魏于古之張掖郡置西涼州，尋改爲甘州，在唐亦爲甘州，又謂之張掖郡，則甘、肅二郡皆有西涼之名。及考白樂天詩註，有西涼節度楊敬述。以《唐書·玄宗本紀》校之，楊敬述乃涼州都督也。《集異記》：葉法善言，西涼府今夜之燈。元稹《樂府》：吾聞昔日西涼州，人烟撲地桑麻稠。疑唐時概謂涼州爲西涼耳。

〔八〕倚曲，以聲合曲也，今謂之倚聲。

此一事蓋得之唐人所著《松窗錄》。

白嘗有知鑒，客并州，識汾陽王郭子儀于行伍間，〔一〕爲脫其刑責而奬重之。及翰林坐永王之事，汾陽功成，請以官爵贖翰林，上許之，因而免誅。〔二〕翰林之知人如此，汾陽之報德如彼。

〔一〕按《唐書》，子儀以上元三年封汾陽郡王，去太白貶夜郎時已四歲矣，史蓋追書其爵如此。

〔二〕《學圃藼蘇》引樂史《李白序》曰：郭子儀初在行伍，李白客并州，于哥舒翰坐中見之，曰：「此壯士目光如火照人，不十年當擁節旄。」屢脫其刑責。翰因署爲牙門將。後子儀戡定安史之亂，歷諸道節度。及永王璘反，事干李白，子儀請以官爵贖翰林，上許之，因而免誅。與此文不同。考《唐書》，子儀未嘗爲哥舒部下將，而太白流夜郎時，安慶緒尚在，史思明方強，何云戡定。此蓋出自諸家稗說，而此書誤以爲樂史序耳。

此一事得之裴敬所作《翰林學士李公墓碑》。

白之從弟令問，嘗目白曰：「兄心肝五臟皆錦繡耶？不然，何開口成文，揮翰霞散爾爾（蕭本只一「爾」字）！」

此一事得之太白所作《送從弟京兆參軍令問之淮南覲省序》。

傳中漏此三事，今書于序中。白有歌云：「吟詩作賦北窗裏，萬言不及一杯水。」蓋嘆乎有其時而無其位。嗚呼！以翰林之才名，遇玄宗之知見，而乃飄零如是！宋中丞薦于聖眞云：〔一〕「一命不霑，四海稱屈。」得非命與？白居易贈劉禹錫詩云：「詩稱國手徒爲爾，命壓人頭不柰何。」斯言不虛矣。凡百有位，無自輕焉。撰集之次，聊存梗概而已。時在繞霤州中，〔二〕咸平元年三月三日序。〔三〕

〔一〕聖眞謂肅宗。按《唐書》，肅宗謚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聖眞疑是聖宣之訛。

〔二〕繞霤州，商州也。《漢書·王莽傳》：繞霤之固，南當荆楚。顏師古註：謂之繞霤者，言四面塞阨，其道屈曲，溪谷之水，回繞而霤也。其處卽今之商州界七盤十二紆是也。

〔三〕咸平，宋眞宗卽位改元之年號。時樂史由著作郎值史館遷職，方出知商州，見《宋史》。

故翰林學士李君墓誌并序

李華

嗚呼！姑熟東南，〔一〕青山北址，〔二〕有唐高士李白之墓。嗚呼哀哉！夫仁以安物，公其

懋焉；義以濟難，公其志焉；識以辯理，公其博焉；文以宣志，公其懿焉。宜其上爲王師，下爲伯友。年六十有二，不偶，賦《臨終歌》而卒。悲夫！聖以立德，賢以立言，道以恒世，言以經俗，雖曰死矣，吾不謂其亡矣也。〔三〕有子曰伯禽、天然，長能持，幼能辯，數梯公之德，必將大其名也已矣。

〔一〕姑熟，卽當塗縣之舊名，詳見二十五卷註。

〔二〕青山，在太平府城東南三十里。太白初葬龍山，後乃遷葬青山。此云青山北址，謂龍山在青山之北耳。

〔三〕《左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銘曰：

立德謂聖，立言謂賢。嗟君之道，奇（同畸，音雞）于人而侔于天，〔一〕哀哉！

〔一〕《莊子》：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陸德明註：司馬云：畸，不偶也；侔，等也，亦從也。

按《唐書·李華傳》，言天下士大夫家傳墓板及州縣碑頌，時時賚金帛往請。今華之文多見于《文苑英華》、《唐文粹》中，乃作太白墓誌，不特于生平行事一切不言，卽郡邑、世系、表字、配偶亦略而不書，寥寥數言，何其惜墨如金乃爾。卽其揄揚之辭，亦與太白泛而不切，較之元微之所作杜子美墓誌，相去天淵矣。

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

尙書膳部員外郎　劉全白撰
朝議郎行當塗縣令顧遊秦建

碣卽碑也。《韻會》：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

君名白，廣漢人。〔一〕性倜儻，好縱橫術。善賦詩，才調逸邁，往往興會屬詞，恐古人（繆本缺「人」字）之善詩者亦不逮，尤工古歌。少任俠，不事產業，名聞京師。

〔一〕太白，綿州人，而此云廣漢，蓋綿州在唐爲巴西郡，在漢屬廣漢郡，本舊時地名而言，謂之廣漢，唐時實無廣漢郡名也。

天寶初，玄宗辟翰林待詔，因爲和蕃書，幷上《宣唐鴻猷》一篇。〔二〕上重之，欲以綸誥之任委之，〔三〕同列者所謗，詔令歸山。遂浪跡天下，以詩酒自適。又志尙道術，謂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當世之務自負，流離轗（音坎）軻（音可），〔三〕竟無所成名。有子名伯禽。偶遊至此，遂以疾終，因葬于此。文集亦無定卷，家家（蕭本少一「家」字）有之。代宗登極，廣拔淹瘁，時君亦拜拾遺，〔四〕聞命之後，君亦逝矣。嗚呼！與其才不與其命，悲夫！

〔一〕《困學紀聞》：李白上《宣唐鴻猷》一篇，卽本傳所謂召見金鑾殿奏頌一篇者也。今集中闕。

〔二〕沈約《齊安陸昭王碑文》：始以文學遊梁，俄而入掌綸誥。李周翰註：綸誥，謂天子制敕之言。

〔三〕《韻會》：轗軻，車行不利，故人不得志謂之轗軻。亦作轁軻。《楚辭》：轁軻留滯。王逸曰：不遇也。

〔四〕《唐書・百官志》：門下省有左拾遺六人，中書省有右拾遺六人，皆從八品上，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議，小則上封事。

全（俗本作「李」，誤）白幼則以詩爲君所知，及此投弔，荒墳將毀，追想音容，悲不能止。邑有賢宰顧公遊秦，志好爲詩，亦常慕效李君氣調，因嗟盛才冥寞，〔一〕遂表墓式墳，〔二〕乃題貞石，〔三〕冀傳于往來也。

〔一〕顏延年詩：衣冠終冥漠，陵邑轉葱菁。劉良註：冥漠，虛無也。

〔二〕《後漢書・明帝紀》：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帝謁園陵，過式其墓。章懷太子註：式，敬也。《禮記》曰：行過墓必式。

〔三〕王屮《頭陀寺碑文》：勝幡西振，貞石南刊。劉良註：貞，堅也。

貞元六年四月七日記，〔一〕沙門履文書。墳去墓記一百二十步。

〔一〕貞元，德宗年號。貞元六年，去寶應元年太白沒時二十九年。

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 并序

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范傳正

騏驥筋力成，意在萬里外，歷塊一蹶，〔一〕斃於空谷，〔二〕惟餘駿骨，〔三〕價重千金。大鵬羽

翼張，勢欲摩穹昊，天風不來，海波不起，塌翅別島，〔四〕空留大名。人亦有之，故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之謂矣。

〔一〕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過都越國，蹶如歷塊。顏師古註：如經歷一塊，言其疾速之甚也。

〔二〕《詩·小雅》：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毛傳：空，大也。

〔三〕駿骨，見十一卷註。

〔四〕《楚辭》：爲鳳凰作鶉籠兮，雖翕翅其不容。塌翅，猶翕翅之謂。又陳琳《檄文》：垂頭搨翼，莫所馮恃。或用其字，誤搨作塌，亦未可定。

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紀人。絕嗣之家，難求譜牒。公之孫女搜于箱篋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數行，紙壞字缺，不能詳備，約而計之，涼武昭王九代孫也。隋末多難，一房被竄于碎葉，〔一〕流離散落，隱易姓名，故自國朝已來，漏于屬籍。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爲郡人。〔二〕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爲名，高臥雲林，不求祿仕。

〔一〕《唐書·地理志》，焉耆都督府，貞觀十八年滅焉耆置。有碎葉城，調露元年都護王方翼所築，四面十二門，爲屈曲隱出伏沒之狀。隸安西都護府。其敍自安西入西域道里，安西西出約千餘里至碎葉川口，八十里至裴羅將軍城，又西四十里至碎葉城，城北有碎葉水。

〔二〕《韻會》：僑，寓也。《增韻》：旅寓而居也。

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一〕先夫人夢長庚而告祥，〔二〕名之與字，咸所取象。〔三〕

受五行之剛氣，〔四〕叔夜心高，〔五〕挺三蜀之雄才，〔六〕相如文逸。瓌（音規）奇宏廓，拔俗無類。〔七〕少以俠自任，而門多長者車。常欲一鳴驚人，一飛沖天，〔八〕彼漸陸遷喬，〔九〕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器度弘大，聲聞于天。

〔一〕天枝，謂帝室之支派。王僧孺《發願文》：天枝峻密，帝葉英芬。

〔二〕長庚亦謂之太白，卽五星之金星也。

〔三〕五星各聚五行之精氣而成象。

〔四〕五行之中，金得其剛，故曰得五行之剛氣。

〔五〕《三國志註》：嵇康，字叔夜，少有儁才，曠邁不羣，高亮任性，不修名譽，寬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學多聞，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常採御上藥。善屬文論，彈琴咏詩，自足于懷抱之中。

〔六〕三蜀，蜀郡、廣漢郡、犍爲郡也，見四卷註。

〔七〕《世說註》：《晉陽秋》曰：呂安志量開曠，有拔俗風氣。

〔八〕《史記》：陳平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齊威王之時，喜隱，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九〕《周易·漸卦》：九三，鴻漸于陸。《詩·小雅》：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天寶初，召見于金鑾殿，玄宗明皇帝降輦步迎，如見園、綺。論當世務，草答蕃書，辯如懸

河，筆不停綴。〔一〕玄宗嘉之，以寶牀方丈賜食于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無比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多陪侍從之遊。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二〕既而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三〕不能不言溫室樹，〔四〕恐掇後患，惜而遂之。

〔一〕禰衡《鸚鵡賦序》：筆不停綴，文不加點。

〔二〕《舊唐書·宦官傳》：天寶初，加高力士冠軍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進封渤海郡公。七載，加驃騎大將軍。范不稱力士名，而稱高將軍，非尊力士也，以見玄宗優寵太白之至耳。

〔三〕《漢書》：長公主共養省中。伏儼曰：蔡邕云本爲禁中，門閤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改曰省中。顏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皆當察視，不可妄也。

〔四〕《漢書》：或問孔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

公以爲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橦折牙，〔一〕而永息機用，安能傚碌碌者蘇而復上哉！〔二〕脫屣軒冕，〔三〕釋羈韁鎖，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自富；作詩非事于文律，取其吟以自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壯心、遺餘年也。

〔一〕《太平御覽》：王琚《教射經》曰：張弩，左手承橦，右手迎上。《釋名》：弩，鉤絃者曰牙，似齒牙也。是橦者弩之匣，牙者弩之機鉤也。

〔二〕《史記·平原君傳》：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索隱》曰：《說文》云：錄錄，隨從貌。《酷吏傳》：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碌碌，猶錄錄也。《左傳》：主人懸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隧，則又懸之，蘇而復上者三。《正義》曰：蘇者，死而更生之名也。堇父隧而悶絕，似若死然，得蘇悟而復緣布上。

〔三〕脫屣，見二十二卷註。

在長安時，秘書監賀知章號公爲謫仙人，吟公《烏栖曲》云：「此詩可以哭鬼神矣！」時人又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爲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歌百餘首。俄屬戎馬生郊，〔一〕遠身海上，往來于斗牛之分，〔二〕優遊沒身。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繆本移下多一「時」字）。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也。晚歲，渡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三〕有終焉之志。盤桓利居，〔四〕竟卒于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往也，當塗之旅人。代宗之初，搜羅俊逸，拜公左拾遺，制下于彤庭，〔五〕禮降于玄壤，生不及祿，沒而稱官，嗚呼命與！

〔一〕《老子》：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河上公註：戰伐不止，戎馬生于郊境之上，久不還也。

〔二〕《史記正義》：吳地，斗牛之分野，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也。

〔三〕牛渚磯、姑熟、青山，俱見前註。青山有謝朓舊宅，故曰謝家青山。

〔四〕《周易·屯卦》：初九，磐桓利居貞。孔穎達《正義》：磐桓，不進之貌。處屯之初，動則難生，故磐桓也。不可進，惟宜利居處貞正。

〔五〕彤庭，見一卷註。

傳正共（繆本缺「共」字）生唐代，〔一〕甲子相懸，常于先大夫文字中見與公有潯陽夜宴詩，則知與公有通家之舊。

〔一〕《新唐書》：范傳正，字西老，鄧州順陽人。父倫，爲戶部員外郎，與趙郡李華善，有當世名。傳正舉進士、宏辭，皆高第，授集賢殿校書郎，歷歙、湖、蘇三州刺史，有殊政，進拜宣歙觀察使，代還，改光祿卿。

早于人間得公遺篇逸句，吟咏在口。無何，叨蒙恩獎，廉問宣、池。〔一〕按圖得公之墳墓在當塗屬（繆本缺「屬」字）邑，因令禁樵採，備灑掃。訪公之子孫，欲（繆本作「故」）申慰薦。凡三四年，乃獲孫女二人，一爲陳雲之室，一爲（繆本作「乃」）劉勸之妻，皆編戶甿也。〔二〕因召至郡庭，相見與語。衣服村落，形容朴野，而進退閑雅，應對詳諦，〔三〕且祖德如在，儒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而卒。〔四〕有兄一人，出遊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父歿爲民，有兄不相保，爲天下之窮人。無桑以自蠶，非不知機杼（音紵）；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況婦人不任，布裙糲（音賴）食，〔五〕何所仰給，儷于

農夫，〔六〕救死而已。久不敢聞于縣官，懼辱祖考，鄉閭逼迫，忍恥來告。」言訖淚下，余亦對之泫然。因云：「先祖志在青山，遺言宅兆，〔七〕頃屬多故，殯于龍山東麓，地近而非本意。墳高三尺，日益摧圮，力且不及，知如之何。」聞之憫然，將遂其請，因當塗令諸葛縱會（音檜）計在州，得諭其事。縱亦好事者，學爲歌詩，樂聞其語，便道還縣，躬相地形，卜新宅于青山之陽。以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八〕遷神于此，遂公之志也。西去舊墳六里，南抵驛路三百步，北倚謝公山，卽青山也，天寶十二載敕改名焉。因告二女，將改適于士族，皆曰：「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失身于下俚，仗威力乃求援于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于地下？〔九〕欲敗其類，所不忍聞。」余亦嘉之，不奪其志，復井稅，免徭役而已。

〔一〕宣池二州，唐時屬江南西道。
〔二〕《史記》：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說文》：甿，田民也，武庚切。
〔三〕諦，審也，都計切。
〔四〕《禮記》：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孔穎達《正義》：不祿者，士祿以代耕，而今遂死，是不終其祿也。
〔五〕《韻會》：糲，米不精也。
〔六〕儷，偶也。

〔七〕《孝經》：卜其宅兆而安措之。唐明皇註：宅，墓穴也；兆，塋域也。

〔八〕《周禮·司會》：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元和十二年，去寶應元年公卒時，得五十六年。

〔九〕《史記·留侯世家》：大父開地，相韓昭侯。應劭曰：大父，祖父也。

今士大夫之葬，必誌于墓，有勳庸道德之家，兼樹碑于道。余才術貧虛，不能兩致，今作新墓銘，兼刊二石，〔一〕一寘于泉扃，一表于道（一作「通」）路，亦峴首、漢川之義也，庶芳聲之不泯焉。

〔一〕《晉書》：杜預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

文集二十卷，或得之于時之文士，或得之于宗族，編輯斷簡，以行于代。銘曰：

嵩嶽降神，〔一〕是生輔臣；蓬萊謫眞，斯爲逸人。晉有七賢，〔二〕唐稱八仙，應彼星象，〔三〕唯公一焉。晦以麴糵，〔四〕暢于文篇，萬象奔走乎筆端，萬慮泯滅乎罇前。臥必酒甕，行惟酒船，吟風咏月，席地幕天，〔五〕但貴乎適其所適，不知夫所以然而然。至今尙疑其醉在千日，〔六〕寧審乎壽終百年。謝家山兮李公墓，異代詩流同此路。舊墳卑庳（音陛）風雨侵，〔七〕新宅爽塏（音凱）松柏林。〔八〕故鄉萬里且無嗣，二女從民永于此。猗歟琢石爲二碑，〔九〕一藏幽隧一臨歧。〔一〇〕岸深谷高變化時，一存一毀名不虧。

〔一〕《詩・大雅》：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二〕晉七賢，見十二卷註。

〔三〕應星象，謂夢長庚而生也。

〔四〕《尚書・說命》：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說文》：麴，酒母也。糵，牙米也。

〔五〕劉伶《酒德頌》：幕天席地，縱意所如。

〔六〕《博物志》：昔劉玄石于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千日酒，忘言其節度。歸至家，當醉，而家人不知，以爲死也，權葬之。酒家計千日滿，乃憶玄石前來酤酒，醉向醒耳，往視之。云：「玄石亡來三年，已葬。」於是開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

〔七〕《左傳》：宮室卑庳。《廣韻》：庳，下也。

〔八〕爽塏，高地，詳二十八卷註。

〔九〕《詩・商頌》：猗與那與。毛傳曰：猗，嘆辭。《正義》曰：謂美而嘆之也。

〔一〇〕宋孝武帝詩：深松朝已霧，幽隧晏未明。《韻會》：隧，墓道也，謂掘地通道以葬。

翰林學士李公墓碑

前守秘書省校書郎裴敬

李翰林名白，字太白，以詩著名。召入翰林，世稱才名，占得翰林，他人不復爭先。其後以脅從得罪，〔一〕既免，遂放浪江南，死宣城，葬當塗青山下。李陽冰序詩集，粗具行止。敬嘗遊江表，〔二〕過其墓下，愛其才，壯其氣，味其嗜酒，知其取適，作碑於墓。

〔一〕《夏書》：脅從罔治。

〔二〕江表，謂江南之地。

且曰：先生得天地秀氣耶？不然，何異於常之人耶？或曰，太白之精下降，故字太白，故賀監號爲謫仙，不其然乎？故爲詩格高旨遠，若在天上物外，神仙會集，雲行鶴駕，想見飄然之狀，視塵中屑屑米粒，蟲睫（音接，又音札）紛擾，菌（音窘）蠢羈絆蹂躪（音吝）之比。〔一〕

〔一〕張衡《南都賦》：芝房菌蠢生其隈。《三國志註》：曹植上書：固當羈絆于世繩，維繫于祿位。班固《東都賦》：蹂躪其十二三。李善註：《字林》曰：蹂，踐也，汝九切。《說文》：蹸，轢也，與躪同，力振切。

又嘗有知鑒，客并州，識郭汾陽於行伍間，爲免脫其刑責而獎重之。後汾陽以功成官爵，請贖翰林，上許之，因免誅，其報也。又常心許劍舞。裴將軍，予曾叔祖也，嘗投書曰：「如白願出將軍門下。」其文高，其氣雄，世稀其本，懼失其傳，故序傳之。太和初，文宗皇帝命翰林學士爲三絕贊，公之詩歌，與將軍劍舞，〔一〕洎張旭長史草書，〔二〕爲三絕。夫天付上才，必同靈氣，賢傑相投，龍虎兩合，可爲知者言，非常人所知也。

〔一〕《太平廣記》：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詣吳道子，請於東都天宮寺畫神鬼數壁，以資冥助。道子曰：「廢畫已久，若將軍有意，爲吾纏結舞劍一曲，庶因猛勵，獲通幽冥。」旻於是脫去縗服，

若常時裝飾，走馬如飛，左旋右抽，擲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數千百人，無不驚慄。道子於是援毫圖壁，颯然風起，爲天下之壯觀。

〔二〕張長史草書，見六卷註。

夫古以名德稱占其官諡者甚希，前以詩稱者，若謝吏部、何水部、陶彭澤、鮑參軍之類；〔一〕唐朝以詩稱，若王江寧、宋考功、韋蘇州、王右丞、杜員外之類；〔二〕以文稱者，若陳拾遺、蘇司業、元容州、蕭功曹、韓吏部之類；〔三〕以德行稱者，元魯山、陽道州；以直稱者，魏文貞、狄梁公；〔四〕以忠烈稱者，顏魯公、段太尉；〔五〕以武稱者，李衞公、英公；〔六〕以學行、文翰俱稱者，虞秘監。〔七〕唐之得人，于斯爲盛。翰林其以詩稱之一也。

〔一〕謝吏部，謂謝朓，南齊時爲尙書吏部郎。何水部，謂何遜，梁天監中起家奉朝請，爲安西安成王參軍事兼尙書水部郎。陶彭澤，謂陶潛，晉末爲彭澤令。鮑參軍，謂鮑照，宋臨海王子頊爲荆州，以照爲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

〔二〕王昌齡，字少伯，江寧人，第進士，中宏詞科，爲汜水尉，後貶龍標尉。史稱昌齡工詩，世稱王江寧，蓋以其地名稱之。宋考功，名之問，字延淸，虢州弘農人，景龍中爲考功員外郎。韋應物，長安京兆人，貞元初爲蘇州刺史，世號韋蘇州。王維，字摩詰，太原祁人，官至尙書右丞。杜甫，字子美，河南鞏人，嚴武出鎭成都，奏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

〔三〕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則天朝舉進士，官右拾遺。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天寶間舉進士第，累遷國子司業，擢考功郎中、知制誥，終秘書少監。元結，字次山，河南人，天寶十二年舉進

士，累官容管經略使。蕭穎士，字茂挺，蘭陵人，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後爲揚州功曹參軍。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歷官吏部侍郎。

〔四〕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開元二十一年登進士第，爲魯山令，士大夫高其行，謂之元魯山而不名。陽城，字亢宗，北平人，隱中條山，遠近慕其德行，多從之學。李泌薦爲著作郎，遷諫議大夫，改國子司業，出爲道州刺史。魏徵，字玄成，鉅鹿曲城人。當太宗朝，知無不言，每犯顏進諫，雖逢帝甚怒，神色不移。官至侍中、特進，謚曰文貞。狄仁傑，字懷英，幷州太原人，則天朝前後匡正奏對，凡數萬言，睿宗時追封梁國公。

〔五〕顏眞卿，字淸臣，琅邪臨沂人，官刑部尙書，封魯郡公，出使李希烈，不屈而死。眞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段秀實，字成公，隴州汧陽人，累官司農卿。朱泚盜據宮闕，將欲僭位，秀實奪象笏擊之，中其額，泚流血而走，凶黨羣至，遂遇害。詔贈太尉，謚曰忠烈。

〔六〕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南平蕭銑，擒輔公祏，北破突厥頡利，西定吐谷渾，累封衛國公。李勣，字懋功，曹州狐離人，從太宗平竇建德，降王世充，破劉黑闥，斬徐圓朗，與趙郡王孝恭平輔公祏，與李靖破頡利，又破薛延陀，磧北悉定，累封英國公。唐初名將，推英、衛二公。

〔七〕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累官秘書監。太宗嘗稱世南有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辭，五曰書翰。

予嘗過當塗，訪翰林舊宅。〔一〕又於浮屠寺化城之僧，〔二〕得翰林自寫《訪賀監不遇》詩云：「東山無賀老，却棹酒船回。」味之不足，重之爲寶，用獻知者。又於歷陽郡得翰林《與劉

尊師書》一紙，〔三〕思高筆逸。又嘗遊上元蔣山寺，〔四〕見翰林贊誌公云：「水中之月，了不可取，刀齊尺量，扇迷陳語。」文簡事備，誠爲作者，附於此云。

〔一〕《江南通志》：李白宅在太平府當塗縣青山之麓。白至姑熟，依當塗令族人李陽冰，見山水幽邃，營宅以居。

〔二〕古化城寺在太平府城內向化橋西，禮賢坊巷內。

〔三〕《與劉尊師書》，今不存。

〔四〕道林寺在江寧府之獨龍阜，梁改開善寺，宋改太平興國寺，後改蔣山。按此文稱蔣山寺，謂蔣山中所建之寺也。

會昌三年二月中，〔一〕敬自淠（音譬，又音備）水草堂南遊江左，〔二〕過公墓下。四過青山，兩發塗口，徘徊不忍去。與前濮州鄄（音眷）城縣尉李劭（音邵），〔三〕同以公服拜其墓，問其墓左人畢元宥，實備灑掃，留綿帛，具酒饌祭公。知公無孫，有孫女二人，一娶劉勸，一娶陳雲，皆農夫也，且曰二孫女不拜墓已五六年矣。因告邑宰李君都傑，請免畢元宥力役，俾專灑掃事。

〔一〕會昌，武宗年號。會昌三年，去寶應元年太白沒時，蓋八十二年矣。

〔二〕《江南通志》：淠水亦曰沘水，一名白沙河，源出六安州霍山之北，下流經壽州，入於淮。江左，大江以南之地，詳十二卷註。

〔三〕《唐書·地理志》：河南道濮州有鄄城縣。

嘻！享名甚高，後事何薄。謝公舊井，〔一〕新墓角落。青山白雲，共爲蕭索。巨竹拱木，〔二〕如公卓犖。天長地久，其名不朽。此爲祭文，寫授元宥。

〔一〕《一統志》：謝公井在青山路側，齊宣城太守謝朓所鑿。

〔二〕《左傳》：爾墓之木拱矣。杜預註：合手曰拱。

又爲碑曰：「貴盡皆然，名存則難，故予重名不重官。」作李翰林碑，十五字而已。

舊唐書文苑列傳

劉昫

李白，字太白，山東人。〔一〕少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父爲任城尉，因家焉。

〔一〕李陽冰、魏顥、劉全白、范傳正諸人之作，皆以太白爲蜀人。卽以太白之詩考之，亦以巴蜀爲故鄉，東魯乃寄寓，昭然分別。而劉氏獨以爲山東人。按杜子美詩：「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元微之《杜工部墓係銘》：「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疑太白寓家山東日久，故以山東稱之，舊史遂承其誤歟？若言父爲任城尉，因家焉，則更與范傳正《新墓碑》所云「父客高臥雲林，不求祿仕」者全不同，未知又何所本。

少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等隱於徂徠山，酣歌縱酒，時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客遊會稽，與道士吳筠隱於剡中。筠徵赴闕，薦之於朝，與筠俱待詔翰林。

白既嗜酒，日與飲徒醉於酒肆。玄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臥於酒肆矣。召入，以水灑面，卽令秉筆，頃之成十餘章，帝頗嘉之。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乃浪跡江湖，終日沉飲。時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初，賀知章見白，賞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祿山之亂，玄宗幸蜀，在塗以永王璘爲江淮兵馬都督、揚州節度大使，白在宣州謁見，〔一〕遂辟從事。永王謀亂，兵敗，白坐長流夜郎。

〔一〕太白避地廬山，爲永王所迫致，是於《憶舊》、《書懷》詩及《爲宋中丞自薦表》甚明，舊史謂白在宣州謁見者誤也。

後遇赦得還，竟以飲酒過度，死於宣城。有文集二十卷，行於時。

新唐書文藝列傳

宋　祁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一〕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二〕

〔一〕興聖皇帝，謂李暠，唐高祖之七世祖，詳見前註。

〔二〕巴西，蜀中郡名，卽綿州也。

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州擧有道，不應。蘇頲爲

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材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横術，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沉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沉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頮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飲。白常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數貴，恥之，摘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驁放不自修，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中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遊四方，嘗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爲府僚佐（句）。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遊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爲救免。〔一〕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

〔一〕此則本裴敬《墓碑》及樂史《集序》。本文謂「免其刑責而奬重之」，刑責不過謂犯笞杖小罪，非謂其犯誅戮大刑。新史敍筆稍晦，後人乃謂子儀犯法將刑，以太白言於主帥，得免誅戮，殆後子儀力戰而啓中興，皆屬太白之力。不特小説傳奇喧騰異説，而文人才士間亦入之詩筆，誤矣。

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道尋陽，釋囚，〔一〕辟爲參謀，未幾辭職。

〔一〕琦按：太白有《中丞宋公以吳兵三千赴河南，軍次尋陽，脱予之囚，參謀幕府，因贈之》詩，不言其囚繫所坐何事。又其《爲宋中丞自薦表》云：「永王東巡脅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澤。具已陳首。前後經宣慰大使崔涣及臣推覆清雪，尋經奏聞。」則知尋陽之囚正坐永王事。新史以爲赦還之後，在尋陽坐事下獄，而宋若思釋之者，以一事分爲二事，非也。曾南豐《後序》中已辨其誤。

李陽冰爲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黄老，度牛渚磯，至姑熟，悦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塚，禁樵採，訪後裔，惟二孫女嫁爲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爲改葬，立二碑焉。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嘉嘆，復其夫徭役。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張旭草書爲三絶。

李太白文集後序

唐李陽冰序李白《草堂集》十卷，云「當時著述，十喪其九」。咸平中，樂史別得白歌詩十卷，合爲《李翰林集》二十卷，凡七百七十六篇。史又纂雜著爲《別集》十卷。治平元年，

得王文獻公溥家藏白詩集上中二帙，凡廣一百四篇，惜遺其下帙。熙寧元年，得唐魏萬所纂白詩集二卷，凡廣四十四篇。因哀唐類詩諸編，洎刻石所傳，別集所載者，又得七十七篇，無慮千篇，沿舊目而釐正其彙次，使各相從，以別集附於後，凡賦、表、書、序、碑、頌、記、銘、讚文六十五篇，合爲三十卷。同舍呂縉叔出《漢東紫陽先生碑》，而殘缺間莫能辨，不復收云。夏五月晦，常山宋敏求題。

論太白詩集之繁富，必歸功於宋，然其紊雜亦實出於宋。蓋李陽冰所序《草堂集》十卷，出自太白手授，乃其眞確而無疑者也。次則魏萬所纂太白詩集二卷，當亦不甚謬誤。樂史所得之十卷，眞贋便不可辨。若其他以訛傳訛，尤難考訂。使宋當日先後集次之時，以陽冰所序者爲正，樂史所得者爲續，雜採於諸家之二百五十五篇附於後，而明題其右，自某篇以下四十四首得自魏萬所纂，自某篇以下一百四首得之王文獻家所藏，自某篇以下若干首得之唐類詩，自某篇以下得之某地石刻，自某篇以下若干首得之別集，使後之覽者信其所可信，而疑其所可疑，不致有魚目混珠、碔砆亂玉之恨，豈不甚善。乃見不及此，而分析諸詩，以類相從，遂爾眞僞雜陳，涇渭不辨，功雖勤也，過亦在焉，不重可惜乎！

《李白集》三十卷，舊歌詩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雜著六十五篇者，知制誥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廣也。次道既以類廣白詩，自爲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得其書，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蓋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遊江、淮，至楚，觀雲夢。

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圉師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徠山竹溪。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以爲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歷商於，至洛陽，遊梁最久。復之齊、魯，南遊淮、泗，再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尋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臥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亡至宿松，坐繫尋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白，以爲罪薄宜貰，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囚，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才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有七矣。乾元元年，終以汙璘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尋陽，過金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爲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敍可考者也。范傳正爲白墓誌，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則見於白之自序者，蓋亦其略也。舊史稱白山東人，爲翰林待詔，又稱永王璘節度揚州，白在宣城謁見，遂辟爲從事；而新書又稱白流夜郎，還尋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者，皆不合於白之自敍，蓋史誤也。白之詩連類引義，雖中於法度者寡，然其辭閎肆儁偉，殆騷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舊史稱白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余以爲實錄，而新書不著其語，故錄之，使覽者得詳焉。南豐曾鞏序。

南豐據太白之詩書所自敍者，以駁正新舊二史之誤，是矣。其謂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尚未是。按《上裴長史書》「憩跡於此，至移三霜」，蓋謂上書之時，羈留雲夢，已及三年，非謂三年之後遂去雲夢而他適也。太白有《送姪耑遊廬山序》，曰「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蹉跎十年」云云，南豐偶失之考證耳。然南豐云雜著六十五篇，今本有六十六篇，豈此一篇係後人增益，而南豐所見尚無之耶？又謂太白之卒年六十有四，按李華《墓誌》，乃六十二也。以《代宋中丞自薦表》校之，尋陽清雪之日年五十有七，合其卽世之歲，當以六十有二爲是。

臨川晏公知止字處善，守蘇之明年，政成暇日，出李翰林詩以授於漸曰：「白之詩歷世浸久，所傳之集率多訛缺。予得此本，最爲完善，將欲鏤板，以廣其傳。」漸切謂李詩爲人所尙，以宋公編類之勤，而曾公考次之詳，世雖甚好，不可得而悉見。今晏公又能鏤板以傳，使李詩復顯於世，實三公相與成始而成終也。元豐三年夏四月，信安毛漸校正謹題。

刻本有删去此篇者，以其無關於太白之事蹟耳。然宋公編類之藁，鏤木傳世，實始於是，今所傳諸刻，無不濫觴焉。不敢泯其所自，故仍舊本存之。

李太白全集卷之三十二

附録二

錢塘王琦琢崖編輯
趙樹元石堂較

詩文二十一首

贈李白

杜甫

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爲誰雄？

贈李白

杜甫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羶腥，蔬食常不飽。豈無青精飯，使我顔色好；苦乏買藥資，山林跡如掃。李侯金閨彥，脱身事幽討。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杜　甫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更想幽期處，還尋北郭生。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清。落景聞寒杵，屯雲對古城。向來吟《橘頌》，誰欲討蓴羹。不願論簪笏，悠悠滄海情。

《文獻通考》：杜子美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今考之，未見鏗之所以似太白者，太白固未易似也。子美云爾，殆必有說。《漁隱叢話》：《學林新編》曰：或云杜甫、李白同時，以詩名相軋，不能不無毁譽。甫贈白詩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此句乃所以鄙白也。某按：子美《夔州詠懷寄鄭監李賓客》詩曰：「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尙清省，沈、宋欻連翩。」蓋謂陰鏗、何遜、沈佺期、宋之問也。四人皆能詩文，爲時所稱者，而子美又以陰鏗居四人之首，則知贈太白之詩非鄙之也，乃深美之也。《陳書·阮卓傳》曰：「武威陰鏗，字子堅。五歲能誦詩，日賦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爲當時所重。有集三卷，行于世。」以此觀之，則子美贈太白詩「往往似陰鏗」者，乃美太白善爲五言詩似陰鏗也。《西溪叢話》：杜甫《憶李白》詩云：「俊逸鮑參軍。」亦有譏焉。鮑照《白紵辭》一篇，白用之。杜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如「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乃陰鏗詩也。《揮麈餘話》：「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陰鏗詩也，李太白取用之。杜子美贈太白詩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後人以爲以此譏之。然子美詩有「蛟龍得雲雨，鵰鶚在秋天」一聯，已見《晉書》記載矣。顧修遠《杜詩註解》：畢致中曰：王荆公言子美贈太白詩云「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但比之

庾、鮑而已；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則又在庾、鮑下矣。荆公此説，不惟不知太白、庾、鮑、陰鏗，亦不知少陵甚矣。少陵《解悶》絕句曰：「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熟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少陵嘗苦學陰鏗而不至，太白則往往似之，此少陵所以見太白而心醉也。太白能兼昔人獨專之妙，故其詩無敵于天下，少陵欲與細論文，正以此。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杜　甫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烟霧。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蓬萊織女迴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蔡侯靜者意有餘，淸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信今何如（一作「若逢李白騎鯨魚，道甫問信今何如」）。

飲中八仙歌

杜　甫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賢。宗之瀟灑美少年，舉觴白眼

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脱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冬日有懷李白

杜　甫

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更尋嘉樹傳，不忘《角弓》詩。短褐風霜入，還丹日月遲。未因乘興去，空有鹿門期。

春日憶李白

杜　甫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

《柳亭詩話》：少陵懷供奉詩：「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徐子能《詩説》曰：「李白天材，甫雖稱其敏捷，而于法律上有所未安，其覗白，如老先生見少年門生，恐其不肯進，故贊他極有分寸」云云。按太白生于武后聖曆二年己亥，子美生于睿宗先天元年壬子，相望已十四年，則太白實前輩也。杜詩于人或稱官閥，或稱爵里，或曰丈人，或曰先生，而于太白輒呼其名者，意是忘年之交，不妨爾汝

也。若謂少年門生視白，則大不然。《漁隱叢話》：《雪浪齋日記》云：或云太白詩其源流出于鮑明遠，如樂府多用《白苧》，故子美云「俊逸鮑參軍」，蓋有譏也。琦按：杜用古人詩句，亦時有之，如「白雲巖際宿」一聯，藍本何遜，乃欲以此譏李，恐無此自是非人之少陵。朱鶴齡《杜詩註》曰：公與太白之詩，皆學六朝前詩，以李侯佳句比之陰鏗，此又比之庾、鮑，蓋舉生平所最慕者以相方也。王荆公謂少陵于太白僅比于庾、鮑、陰鏗，則又下矣，或遂以細論文譏其才疏，此眞瞽說。公詩云「頗學陰、何苦用心」，又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又云「流傳江、鮑體，相顧兎無兒」。公之推服諸家甚至，則其推服太白爲何如哉！荆公所云，必是俗子僞託耳。《容齋隨筆》：《維摩詰經》言文殊從佛所將詣維摩丈室問疾，菩薩隨之者以萬億計，曰「二士共談，必說妙法」。予觀杜少陵寄李太白詩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使二公眞踐此言，時得灑掃撰杖屨于其側，所謂不二法門，不傳之妙，啓聰發蒙，出膚寸之澤以潤千里者，可勝道哉！

夢李白二首

杜　甫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常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

《西清詩話》：李太白歷見司馬子微、謝自然、賀知章，或以爲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或以爲謫仙人，其風神超邁，英爽可知，後世詞人狀者多矣。亦間于丹青見之，俱不若少陵之「落月滿屋梁，猶疑照

顏色」。熟味之，百世之下，想見風采，此與李太白傳神詩也。

其二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吳山民曰：「子美《天末懷李白》詩，其尾聯云：『應共寃魂語，投詩弔汨羅。』今上篇云：『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此又云：『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疑是時必有妄傳太白死者，故子美云云。後世遂有沉江騎鯨之說，蓋因公詩附會耳。太白卒于當塗李陽冰家，葬于謝家青山，二史可考，安有沉江事乎？

天末懷李白

杜　甫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寃魂語，投詩弔汨羅。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杜　甫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聲名從此大，汩沒一朝伸。文采承殊渥，流傳必絕倫。龍舟移棹晚，獸錦奪袍新。白日來深殿，青雲滿後塵。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眞。醉舞梁園夜，行歌泗水春。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鄰。處士禰衡俊，諸生原憲貧。稻粱求未足，薏苡謗何頻。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幾年遭鵩鳥，獨泣向麒麟。蘇武先還漢，黃公豈事秦。楚筵辭醴日，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

《本事詩》：李白出入宮中，恩禮殊厚，竟以疏縱乞歸。上亦以非廊廟器，優詔罷遣之。後以不羈，流落江外；又以永王招禮累，謫于夜郎，及放還，卒于宣城。杜所贈二十韻，備敍其事，讀其文盡得其故跡。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爲詩史。《金壘子》：杜少陵平生何獨于太白數數然耶？至讀《寄白二十韻》，有云：「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鄰。處士禰衡俊，諸生原憲貧。稻粱求未足，薏苡謗何頻。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幾年遭鵩鳥，獨泣向麒麟。蘇武先還漢，黃公豈事秦。楚筵辭醴日，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意陳。」予三復而深悲之。數語爲太白洒謗，事具而情皦，太白無濡跡于永王璘事省然矣。白亦嘗有《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詩云：「僕臥香爐頂，飡霞飲瑤泉。門開九江轉，枕下五湖連。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旃。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烟。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夜郎萬里道，西上令人老。掃蕩六合清，仍爲負霜草。日月無遍照，何由訴蒼昊。」甚詳，然不若杜詩之可據。蓋親父不得

爲其子媒，其父譽之，不若他人譽之之爲信也。王嗣奭曰：此詩分明爲李白作傳，其生平履歷備矣。白才高而狂，人或疑其乏保身之哲，公故爲之剖白。如「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及「楚筵辭醴，梁獄上書」數句，皆刻意辯明，與贈王維詩「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相同，總不欲使才人含冤千載耳。盧世㴶謂是天壤間維持公道、保護元氣文字。仇蒼柱曰：按太白本傳：「白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杜公向贈詩云：「飛揚跋扈爲誰雄。」蓋恐其負材任氣，至于僨事也。後來永王璘起兵，迫致不能自脫。觀其作《東巡歌》云：「永王正月東出師，天子遙分龍虎旗。」又云：「二帝巡遊俱未迴，五陵松柏使人哀。」又云：「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是以勤王望永王，意中實未嘗忘朝廷也。及璘敗，而白遂繫獄，殆所遭時勢之不幸耳。少陵惓惓係念，亦曲諒其苦心而深爲之悲耳。

不見 近無李白消息

杜　甫

不見李生久，佯狂眞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

《滄浪詩話》：少陵與太白獨厚，于諸公詩中凡言太白可十四處，至謂「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其情好可想。《遯齋閑覽》謂二人名既相逼，不能無忌，是以庸俗之見而度賢哲之心也，予故不得不辨。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以下三篇皆斷章

杜　甫

坐中薛華能醉歌，歌辭自作風格老。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何、劉、沈、謝

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

計東曰：長句謂七言歌行，太白所擅場者。太白長句其源出于鮑照，故言何、劉、沈、謝但能五言，于七言則力有未工，必若鮑照七言樂府如《行路難》之類，方爲妙絕耳。公嘗以「俊逸鮑參軍」稱太白詩，正稱其長也。

昔遊

杜甫

昔者與高、李（適、白），晚登單父臺。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來。桑柘葉如雨，飛藿去徘徊。清霜大澤凍，禽獸有餘哀。

遣懷

杜甫

憶與高、李輩（適、白），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芒碭雲一去，雁騖空相呼。

《容齋四筆》：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時同遊梁、宋，爲詩酒會心之友。以杜集考之，其稱太白及贈懷之篇甚多，如「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李白一斗詩百篇，自稱臣是酒中仙」，「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昔年有狂客，號爾謫

仙人」、「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秋來相顧尙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涼風起天末，君子意何如」、「不見李生久，佯狂眞可哀」，凡十四五篇。至于太白與子美詩，略不見一句。或謂《堯祠亭別杜補闕》者是也，乃殊不然。杜但爲右拾遺，不曾任補闕。兼自諫省出爲華州司功，迤邐避難入蜀，未嘗復至東州，所謂「飯顆山頭」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漁隱叢話》：《藝苑雌黃》云：《洪駒父詩話》言子美集中贈太白詩最多，而李白初無一篇與杜者。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集有《堯祠贈杜補闕》者，卽老杜也。其詩云：「我覺秋興逸，誰云秋氣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空宜。雲歸碧海少，雁度青天遲。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又不獨「飯顆山」之句也。予嘗考之，太白集中《有沙丘城下寄杜甫》云：「我來竟何事？高臥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又有《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云：「醉別復幾日，登臨遍池臺。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洪駒父略不見此何也。

初至巴陵與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三首　賈至

江上相逢皆舊遊，湘山永望不堪愁。明月秋風洞庭水，孤鴻落葉一扁舟。

其二

楓岸紛紛落葉多，洞庭秋水晚來波。乘興輕舟無近遠，白雲明月弔湘娥。

其三

江畔楓葉初帶霜，渚邊菊花亦已黄。輕舟落日興不盡，三湘五湖意何長。

洞庭送李十二赴零陵

賈至

今日相逢落葉前，洞庭秋水遠連天。共説金華舊遊處，迴看北斗欲潸然。

雜言寄李白

任華

古來文章有奔逸氣，聳高格，清人心神，驚人魂魄，我聞當今有李白。《大鵬賦》、《鴻猷》文，嗤長卿，笑子雲。班、張所作瑣細不入耳，未知卿、雲得在嗤笑限否？登廬山，觀瀑布，「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余愛此兩句。登天台，望渤海，「雲垂大鵬飛，山壓巨鰲背」，斯言亦好在。至于他作，多不拘常律，振擺超騰，既俊且逸。或醉中操紙，或興來走筆。手下忽然片雲飛，眼前劃見孤峰出。而我有時白日忽欲睡，睡覺忽然起攘臂。任生知有君，君還知有任生未？中間聞道在長安，及余戾止，君已江東訪元丹，邂逅不得見君面。每常把酒，向東望良久。見説往年在翰林，胸中矛戟何森森。新詩傳在宮人口，佳句不離明主心。身騎天馬多意氣，目送飛鴻對豪貴。承恩召入凡幾回，待詔歸來仍半

醉。權臣妒盛名，羣犬多吠聲。有敕放君却歸隱淪處，高歌大笑出闕去。且向東山爲外臣，諸侯交迓馳朱輪。白璧一雙買交者，黄金百鎰相知人。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測。數十年爲客，未嘗一日低顔色。八詠樓中坦腹眠，五侯門下無心憶。繁花越臺上，細柳吳宮側。緑水青山知有君，白雲明月偏相識。養高兼養閑，可望不可攀。莊周萬物外，范蠡五湖間。又聞訪道滄海上，丁令、王喬時往還。蓬萊經是曾到來，方丈豈惟方一丈。伊余每欲乘興遠相尋，江湖擁隔勞寸心。今朝忽遇東飛翼，寄此一章表胸臆。倘能報我一片言，但訪任華有人識。

送李白之曹南序

獨孤及

曩子之入秦也，上方覽《子虚》之賦，喜相如同時，由是朝詣公車，夕揮宸翰。一旦幞被金馬，蓬累而行，出入燕、宋，與白雲爲伍。然則適來，時行也，適去，時止也。彼碌碌者徒見三河之遊倦，百鎰之金盡，乃議子于得失虧成之間，曾不知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退于道德乎何有？是日也，出車桐門，將駕于曹，仙藥滿囊，道書盈篋，異乎莊舄之辭越，仲尼之去魯矣。送子何所？平臺之隅。短歌薄酒，擊筑相和。大丈夫各乘風波，未始有極，哀樂且不足累上士之心，況小別乎！請偕賦詩，以見交態。

李太白全集卷之三十三

附録三

錢塘王琦琢崖編輯
王縉端臣王思謙藴山較

詩文五十九首

調張籍

韓愈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頸遥相望。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剪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仙宮敕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騰身跨汗漫，不著織女襄。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乞君

飛霞佩，與我高頡頏。

《漁隱叢話》：《隱居詩話》云：「元稹作李杜優劣論，先杜而後李，韓愈不以爲然，作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相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爲微之發也。

讀李杜詩集因題卷後

白居易

翰林江左日，員外劍南時。不得高官職，仍逢苦亂離。暮年逋客恨，浮世謫仙悲。吟詠留千古，聲名動四夷。文場供秀句，樂府待新詞。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

江行無題

錢　起

高浪如銀屋，江風一發時。筆端降太白，才大語終奇。

漫成

李商隱

李杜操持事略齊，三才萬象共端倪。集仙殿與金鑾殿，可是蒼蠅惑曙雞？

讀李白集

鄭　谷

何事文星與酒星，一時鍾在李先生。高吟大醉三千首，留著人間伴月明。

弔李翰林

曹松

李白雖然成異物，逸名猶與萬方傳。昔朝曾侍玄宗側，大夜應歸賀老邊。山木易高迷故壠，國風長在見遺編。投金渚畔春楊柳，自此何人繫酒船。

李翰林《七愛詩》七首之一

皮日休

負逸氣者必有眞放，以李翰林爲眞放焉。

吾愛李太白，身是酒星魄。口吐天上文，跡作人間客。磥砢千丈林，澄徹萬尋碧。醉中草樂府，十幅筆一息。召見承明廬，天子親賜食。醉曾吐御牀，傲幾觸天澤。權臣妒逸才，心如斗筲窄。失恩出內署，海岳甘自適。刺謁戴接䍦，赴宴著穀屐。諸侯百步迎，明君九天憶。竟遭腐脇疾，醉魄歸八極。大鵬不可籠，大椿不可植；蓬壺不可見，姑射不可識。五岳爲辭鋒，四海作胸臆。惜哉千萬年，此俊不可得。

古意

釋貫休

常思李太白，仙筆驅造化。玄宗致之七寶牀，虎殿龍樓無不可。一朝力士脫靴後，玉上青蠅生一箇。紫皇案前五色麟，忽然掣斷黃金鏁。五湖大浪如銀山，滿船載酒搥鼓過。賀老成異物，顛狂誰敢和？寧知江邊墳，不是猶醉卧！

讀李白集

釋齊己

竭雲濤，刳巨鼇，搜括造化空牢牢。冥心入海海神怖，驪龍不敢爲珠主。人間物象不供取，飽飲遊神向玄圃。鏘金鏗玉千餘篇，膾吞炙嚼人口傳。須知一一丈夫氣，不是綺羅兒女言。

李翰林

徐夤

謫下三清列八仙，獲調羹鼎侍龍顏。吟開鎖闥窺天近，醉卧金鑾待詔閑。舊隱不歸劉備國，旅魂常寄謝公山。遺編往簡應飛去，散入祥雲瑞日間。

經李翰林廬山屏風疊所居

許　彬

放逐非多罪，江湖偶不迴。深居應有爲，濟代豈無才！疊巘晴舒障，寒川暗動雷。誰能續高興，醉死一千杯。

太白戲聖俞 一作《讀李集效其體》

歐陽修

開元無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閑。太白之精下人間，李白高歌《蜀道難》。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李白落筆生雲烟。千奇萬險不可攀，却視蜀道猶平川。宮娃扶來白已醉，醉裏詩成醒不記。忽然乘興登名山，龍咆虎嘯松風寒。山頭婆娑弄明月，九域塵土悲人寰。吹笙飲酒紫陽家，紫陽眞人駕雲車。空山流水空落花，飄然已去流靑霞。下視區區郊與島，螢飛露濕吟秋草。

李太白雜言

徐　積

噫嘻欷奇哉！自開闢以來不知幾千萬餘年，至于開元間，忽生李詩仙。是時五星中，一星不在天。不知何物爲形容，何物爲心胸，何物爲五臟，何物爲喉嚨？開口動舌生雲風，

當時大醉騎遊龍。開口向天吐玉虹，玉虹不死蟠胸中，然後吐出光焰萬丈凌虛空。蓋自有詩人以來，我未嘗見大澤深山、雪霜冰霰、晨霞夕霏、千變萬化，雷轟電掣、花葩玉潔、青天白雲、秋江曉月，有如此之人，如此之詩！屈生何悴，宋玉何悲，賈生何戚，相如何疲！人生何用自縲絏，當須犖犖不可羈。乃知公是眞英物，萬疊秋山淸聳骨。當時杜甫亦能詩，恰如老驥追霜鶻。戴烏紗，著宮錦，不是高歌即酣飮。飮時獨對月明中，醉來還抱淸風寢。嗟君逸氣何飄飄，枉教謫下靑雲霄。大抵人生有用有不用，豈可戚戚反效兒女曹！採蟠桃於海上，尋紫芝於山腰；吞漢武之金莖沆瀣，吹弄玉之秦樓鳳簫。

讀李白集戲用奴字韻

李　綱

謫仙英豪蓋一世，醉使力士如使奴。當時左右悉佞諛，驚怪恇怯應逃逋。我生端在千載後，祭公只用一束芻。遺編凜凜有生氣，玩味無斁誰如吾？

讀四家詩選四首之一

李　綱

謫仙乃天人，薄遊人間世。詞章號俊逸，邁往有英氣。明皇重其名，召見如綺季。萬乘尙僚友，公卿何芥蔕。脫靴使將軍，故耳非爲醉。乞身歸舊隱，來去同一戲。沉吟《紫芝

歌》，緬邈青霞志。笑著宮錦袍，江山聊傲睨。肯從永王璘？此事不須洗。垂天賦大鵬，端爲眞隱子。神遊八極表，捉月初不死。

題漢陽郎官湖

夏　倪

太白當年夜郎謫，一樽聊與故人留。南湖乞得郎官號，自此名傳五百秋。

讀李杜詩

陸　游

濯錦滄浪客，青蓮澹蕩人。才名塞天地，身世老風塵。士固難推挽，人誰不賤貧。明窗數編在，長與物華新。

讀李翰林詩

陳　藻

杜陵尊酒罕相逢，舉世誰堪入此公？莫怪篇篇吟婦女，別無人物與形容。

經采石渡留一絶句

吳　璞

抗議金鑾反見仇，一抔蟬蛻楚江頭。當時醉弄波間月，今作寒光萬里流。

白下亭

任斯庵

金鑾殿上脱靴去，白下亭東索酒嘗。一自青山冥漠後，何人來道柳花香？

見《景定建康志》。

雜書

方回

人言太白豪，其詩麗以富。樂府信皆爾，一掃梁、陳腐。餘篇細讀之，要自有樸處。最于贈答篇，肺腑露情愫。何至昌谷生，一一雕麗句；亦焉用玉溪，纂組失天趣。沈、宋非不工，子昂獨高步。畫肉不畫骨，乃以帝閑故。

過池陽有懷唐李翰林

薩天錫

我思李太白，有如雲中龍。垂光紫皇案，御筆生青紅。羣臣不敢視，射目目盡盲。脱靴手污蠛，蹴踏將軍雄。沉香走白兔，玉環失顔容。春風不成雨，殿閣懸妖虹。長嘯拂紫髯，手撚青芙蓉。挂席千萬里，遨遊江之東。濯足五湖水，挂巾九華峰。放舟玉鏡潭，弄月秋浦中。羈懷正浩蕩，行樂未及終。白石爛齒齒，貂裘淚濛濛。神光走霹靂，水底鞭

雷公。采石波浪惡，青山雲霧重。我有一斗酒，和淚洒天風。

采石懷太白

薩天錫

夢斷金雞萬里天，醉揮禿筆掃鸞箋。錦袍日進酒一斗，采石江空月滿船。金馬重門深似海，青山荒塚夜如年。祇應風骨蛾眉妒，不作天仙作水仙。

李謫仙

舒遜

召對金鑾殿，榮膺白玉堂。氣吞高力士，眼識郭汾陽。醉骨生疑蛻，詩名死更香。何由見顏色，月落照空梁。

夜聞謝太史讀李杜詩

高啟

前歌《蜀道難》，後歌《偪仄行》。商聲激烈出破屋，林烏夜起鄰人驚。我愁寂寞正欲眠，聽此起坐心茫然。高歌隔舍與相和，雙淚迸落青燈前。李供奉，杜拾遺，當時流落俱堪悲。嚴公欲殺力士怒，白骨江海常憂飢。二公高才且如此，君今謂我將何如？

弔李白

方孝孺

君不見唐朝李白特達士，其人雖亡神不死。聲名流落天地間，千載高風有誰似？我今誦詩篇，亂髮飄蕭寒。若非胸中湖海闊，定有九曲蛟龍蟠。却憶金鑾殿上見天子，玉山已頹扶不起，脫靴力士祇羞顏，捧硯楊妃勞玉指。當時豪俠應一人，豈愛富貴留其身。歸來長安弄明月，從此不復朝金闕。酒家有酒頻典衣，日日醉倒身忘歸。詩成不管鬼神泣，筆下自有烟雲飛。丈夫襟懷眞磊落，將口談天日月薄。泰山高兮高可夷，滄海深兮深可涸，惟有李白天才奪造化，世人孰得窺其作！我言李白古無雙，至今采石生輝光。嗟哉石崇空豪富，終當埋沒聲不揚。黃金白璧不足貴，但願男兒有筆如長杠！

過采石弔李謫仙

丘濬

蛾眉亭下弔詩魂，千古才名世共聞。江上洪濤生德色，磯頭草木帶餘醺。光爭日月常如在，思入風雲迥不羣。岸芷汀蘭無限意，臨風三復楚《騷》文。

丁卯歲過采石弔李白

丘濬

采石江頭，黄土一抔，其東有蛾眉之亭，其西有謫仙之樓。謫仙仙去不復返，惟有江水日夜流。人生一世幾何久，不如眼前一杯酒。飢來文字不堪餐，死後虛名竟何有？請君看此李謫仙，掀揭宇宙聲轟然。長安市上眠不足，長來采石江頭眠。百世光陰一大夢，衾天枕地無人共。寧知浩浩長江流，不是糟丘春酒甕。此翁自是太白精，星月自合相隨行。當時落水非失脚，直駕長鯨歸紫清。至人雖死神不滅，終古長庚伴月明。

李太白

李東陽

醉別蓬萊定幾年，被人呼是謫神仙。人間未有飛騰地，老去騎鯨却上天。

過采石懷李白

宗臣

閶闔天門夜不關，酒星何事謫人間？爲君五斗金莖露，醉殺江南千萬山。

其二

憶君乘月下金陵，何處吳山不夜登。一曲瀟湘秋萬里，至今疑在白雲層。

其三

楚水秋風薜荔高，千帆明月大江濤。蛾眉亭下芙蓉色，猶似當年宮錦袍。

其四

夜夜銀河倒不流，長虹西挂綵雲愁。醉來江底抱明月，〔一〕驚落天心萬片秋。

〔一〕「抱」字本音之外，又有庖、浮、裒三平聲，皆作引取義釋。

其五

到處孤槎秋萬重，滄江終夜臥魚龍。天風驅盡瀟湘色，祇爲仙人破醉容。

其六

秋山萬仞落秋潭，無限青楓好駐驂。君跨長鯨去不返，獨留明月照江南。

其七

采石磯頭望白雲，青楓滿地落紛紛。夜深吹笛江亭上，明月窺人恐是君。

其八

楚江南折是天門，江上蛟龍日夜喧。爲爾片帆開暮雨，至今秋色鎖雲根。

其九

短笻踏破楚山青，日日蒼梧醉洞庭。何事淹留姑熟水，千秋風雨怨湘靈。

其十

西望匡廬接九華，當年醉色傲烟霞。可憐一片寒江月，猶爲千峰護落花。

采石磯弔李太白

王叔承

插江采石三千尺，何處蒼苔酣李白。乘風夜上金陵船，宮錦袍明浪花赤。天子將袍覆酒仙，沉香亭下百花前。幸臣脫靴紫貂恥，貴妃捧硯青娥憐。詞成投筆六宮羨，教坊回首新聲傳。一斗百篇猶未半，零落《風》、《騷》走江漢。夜郎逐客潯陽囚，一片青山魂爛熳。

山頭問月呼蒼旻，笑傲萬古空無人。古人旣往君亦去，杯中舊月年年新。古今一明月，大化同精靈。人間傳羽蛻，天上懸才名。椒漿酹君還自傾，釣磯𥎞𥎞如飛鯨。安知太白不在此，江東忽見長庚星。

采石磯弔李太白

梁辰魚

停橈磯下奠椒觴，草木猶聞翰墨香。飛燕已辭青瑣闥，長鯨自上白雲鄉。他年有夢遊天姥，此夕無魂到夜郎。西望長安漫惆悵，金鑾春殿久荒涼。

過南陵太白酒坊

許夢熊

謫仙過日酒初熟，此日猶傳新酒坊。風度不隨茅屋改，山川時作錦衣香。千秋客到千留珮，一歲花開一舉觴。莫向斜陽嗟往事，人生不朽是文章。

五君詠五首之一

尤侗

酒星不在天，謫向人間住。玉環斂繡巾，笑領春風句。采石漾蘭舟，足踏鼍龍去。却入廣寒宮，醉倒珊瑚樹。

七思七首之一

尤侗

我思李供奉，醉草金花箋。玉笛媚新聲，天香照嬋娟。一朝夜郎去，錦繡埋蠻烟。惟餘一杯酒，搔首問青天。

讀李青蓮集

鄭日奎

青蓮詩負一代豪，橫掃六宇無前茅。英雄心魄神仙骨，溟渤爲闊天爲高。興酣染翰恣狂逸，獨任天機摧格律。筆鋒縹緲生雲烟，墨騎縱橫飛霹靂。有如懷素作草書，崩騰歷亂龍蛇攄。更如公孫舞劍器，渾脫瀏漓雷電避。冥心一往搜微茫，乾端坤倪失伏藏。佛子嵌空鬼母泣，千秋詞客孰雁行？我讀君詩起我意，飄然如有淩雲思。便欲麾手謝塵緣，相從飲酒學仙去。

讀李太白詩

魏裔介

三謝與鮑、庾，江左稱獨步。太白更絕塵，汗血如飛兔。擲筆振金石，有文懸瀑布。萬象羅胸中，百代生指顧。是氣曰浩然，不祗爲章句。沉香亭畔詞，諷諫有微趣。奴視高將

軍，才人豈能慕。羽翮落九天，挂席逐烟霧。留滯東魯雲，蹭蹬采石路。我思汾陽王，再衍晉陽祚。云誰識此人，青蓮慧眼故。無知功未酬，夜郎竟遠戍。璘也實惷愚，偶而被籠欸。龍章與鳳姿，豈若爭食鶩。古今稱謫仙，斯言良不誤。黃金如可成，須並子美鑄。

論詩絶句

王士禛

青蓮才筆九州横，六代淫哇總廢聲。白紵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謝宣城。

李太白碑陰記

蘇　軾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于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于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于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吾于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而

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眉山蘇軾撰。

代人祭李白文

曾鞏

子之文章，傑立人上。地闢天開，雲蒸雨降。播產萬物，瑋麗瑰奇。大巧自然，人力何施。又如長河，浩浩奔放，萬里一瀉，末勢猶壯。大騁厥辭，至于如此。意氣飄然，發揚儁偉。飛黃駃騠，軼羣絕類。擺棄羈馽，脫遺轍軌。捷出橫步，志狹四裔。側睨駑駘，與無物比。始來玉堂，旋去江湖。麒麟鳳凰，世豈能拘。古今儲儒，鉤章摘字，下里之學，辭卑義鄙。士有一曲，拘牽泥滯，亦或狡巧，爭馳勢利。子之可異，豈獨茲文。輕世肆志，有激斯人。姑孰之野，予來長民，舉觴墓下，感嘆餘芬。

李太白贊

馬光祖

天地英靈之氣，曠千載而幾人。恍天仙之下墮，驂雲霧而絕風塵。以匹夫而動九重，乃供奉乎翰林。將國論其與聞之，奚兒女子之云云。蓋其抱負霸王之略，或庶幾乎少伸。手攜郭令公，足蹋賀季眞。至于奉珪印以贖之，有以信志業之等倫。豈爲其道骨之可

蛻，詩思之不羣耶？鬱鬱此山，悠悠大川，公不來遊，今五百年。

李太白贊

方孝孺

唐治既極，氣鬱弗舒，乃生人豪，泄天之奇。矯矯李公，雄蓋一世。麟遊龍驤，不可控制。粃糠萬物，甕盎乾坤。狂呼怒叱，日月爲奔。或入金門，或登玉堂，東遊滄海，西歷夜郎。心觸化機，噴珠湧璣。翰墨所在，百靈護持。此氣之充，無上無下。安能瞑目，閟于黃土。手摶長鯨，鞭之如羊。至于扶桑，飛騰帝鄉。惟昔戰國，其豪莊周；公生雖後，其文可侔。彼何小儒，氣餒如鬼，仰瞻英風，猶虎與鼠。斯文之雄，實以氣充。後有作者，尙視于公。

李白贊

楊　榮

匡廬之山，神秀所鍾。瀑布千尺，宛然飛虹。偉哉謫仙，銀河在目。咳吐天風，燦然珠玉。

補註李太白集序例

蕭士贇

唐詩大家，數李、杜爲稱首。古今註杜詩者號千家，註李詩者曾不一二見，非詩家一欠事與？僕自弱冠，知誦太白詩。時習舉子業，雖好之，未暇究也。厥後乃得專意于此，間趨庭以求聞所未聞，或從師以蘄解所未解。冥思遐想，章究其意之所寓；旁搜遠引，句考其字之所原。若夫義之顯者，概不贅演。或疑其贋作，則移置卷末，以俟巨眼者自擇焉。此其例也。一日，得巴陵李粹甫家藏左綿所刊春陵楊君齊賢子見註本，讀之，惜其博而不能約，至取唐廣德以後事及宋儒記録詩詞爲祖，甚而併杜註内僞作蘇東坡箋事已經益守郭知達刪去者，亦引用焉。因取其本類此者爲之節文，擇其善者存之，註所未盡者以予所知附其後，混爲一註。全集有賦八篇，子見本無註，此則併註之。標其目，曰《分類補註李太白集》。吁！晦庵朱子曰：「太白詩從容于法度之中，蓋聖于詩者。」則其意之所寓，字之所源，又豈予寡陋之見所能知，乃欲以意逆志于數百載之上，多見其不知量矣。註成，不忍棄置，又從而刻之棗者，所望于四方之賢師友是正之，發明之，增而益之，俾箋註者由是而十百千焉，與杜註等，顧不美歟！其毋笑以註蟲魚，幸甚。至元辛卯中秋日，章貢金精山北冰厓後人粹齋蕭士贇粹可。

李詩選題辭

楊慎

南豐曾子固曰：「李白，字太白，蜀郡人。遊江、淮，娶雲夢許氏。去之齊、魯，入吳。至長安，明皇召爲翰林供奉，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歷商於，至洛陽，遊梁最久。復之齊、魯，南遊淮、泗，再入吳，轉金陵，上秋浦、潯陽，臥廬山。永王璘以僞命逼致之，璘敗，白奔宿松，坐繫潯陽獄。宣撫崔涣與御史宋若思驗治，謂其罪薄，薦其才，不報。先是，白嘗識郭子儀于未遇時，子儀請解官贖白罪，乃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復如潯陽。族人陽冰爲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四。」《成都古今記》云李白生于彰明之青蓮鄉，而劉全白《李翰林墓碣記》以爲廣漢人，蓋唐代彰明屬廣漢，故獨舉郡稱云。載考公之自序，《上裴長史書》曰：「白少長江漢，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又與逸人東巖子隱于岷山之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廣漢太守聞而異之，因舉二人有道，並不起。」今按東巖子，梓州鹽亭人趙蕤，字雲卿。岷山之陽，則指匡山，杜子美贈詩所謂「匡山讀書處」。其說見晏公《類要》，鄭谷詩所謂「雪下文君沽酒店，雲藏李白讀書山」者也。廣漢太守，則蘇頲也。〔一〕頲薦疏曰：「趙蕤術數，李白文章。」卽其事也。公後在淮南寄趙徵君詩曰：「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

憶相如臺，夜夢子雲宅。」可證矣。五代劉昫修《唐書》以白爲山東人，自元稹序杜詩而誤。詩云：「汝與山東李白好。」樂史云：「李白慕謝安風流，自號東山李白。」杜子美所云，乃是東山，〔三〕後人倒讀爲山東，元稹之序亦由于倒讀杜詩也。不然，則太白之詩云「學劍來山東」，又云「我家寄東魯」，豈自誣乎？宋有晁公武者，孟浪人也，信《舊唐書》及元稹之誤，乃曰太白自序及詩皆不足信。噫！世安有己之族姓己自迷之，而傍取他證乎？《新唐書》知其誤，乃更之爲唐宗室，蓋以隴西郡望爲標也。善乎劉子玄之言曰：「作史者爲人立傳，皆取舊號施之于今，爲王氏傳必曰琅琊臨沂人，爲李氏傳必曰隴西成紀人，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所，因地而生。生于荆者言皆成楚，生于晉者齒便成黄，豈有世歷百年，人更七葉，而猶以本國爲是，此鄉爲非？則是孔子里于昌平，陰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爲齊、宋之人，非曰鄒、魯之士乎？」宋景文修《唐書》，其弊正坐此。夫族姓郡國，關係亦大矣，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予故詳著而明辨之，以訂史氏之誤，姓譜之缺焉。若夫公之詩歌，泣鬼神而冠古今矣，豈容喙哉！吾友禺山張子愈光，自童習至白紛，與走共爲詩者，嘗謂予曰：「李、杜齊名，杜公全集外節抄選本凡數十家，而李何獨無之？」乃取公集中膾炙人口者一百六十餘首，刻之明詩亭中，屬愼題辭其端云。

載姓名，尋文索義，自是兩人。升庵以廣陵太守卽是蘇頲，非是。

〔一一〕按：太白《上裴長史書》所謂「禮部尙書蘇公出爲益州長史」者，乃蘇頲也。其廣漢太守不

〔二〕《升庵外集》一則亦引樂史《李太白詩序》云：「太白遊山水，每以聲妓自隨，慕謝安之風，自號東山李白。」杜詩云「汝與東山李白好」是也。今之淺妄改倒其字，云云。琦按：今本樂史序中無此數語，而魏顥序有「間攜昭陽、金陵之妓，迹類謝康樂，世號李東山」之辭。升庵蓋誤憶耳。

合刻李杜詩集序

王穉登

李、杜詩無合刻，刻之自許子元祐始。既成，問序于王子。王子曰：「是烏可序乎？非獨不可，蓋有所不能，且不敢也。夫此光燄萬丈者，誰何傖父，偃然任爲嚆矢哉？」曰：「奈何刻者一李而九杜耶？學之者亦若是，請問祖將誰左？」王子曰：余曷敢言詩，聞諸言詩者，有云供奉之詩仙，拾遺之詩聖，聖可學，仙不可學，亦猶禪人所謂頓漸，李頓而杜乃漸也。杜之懷李曰「詩無敵」，李之寄杜曰「作詩苦」，二先生酬贈亦各語其極耳。今試語杜之極，如「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中丞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非夫所謂驚人泣鬼者哉？斯蓋匠心獨苦，而非不似從人間來也。至若語李之極，則如「羅幃舒卷，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或有夢來時」，「東風爾來

爲阿誰，蝴蝶忽然滿芳草」，「江上相逢借問君，語笑未了風吹斷」，若其言猶含霞吸月，火食腹腸疇能貯此，仙與聖、頓與漸之分，何俟更僕數耶？然乃分路揚鑣，或同一軌，二先生詩不同，而語其極則一耳。今之學杜者，不驚人泣鬼，而木偃膚立，學李者，不含霞吸月，而空疏無當，是安得爲李、杜？爲李、杜罪人矣！許子工于詩，能去彼取此，曷患不李、杜哉！是刻旣出，二先生之集將同運並行，且俾學者各法其極，不空疏無當與木偃膚立乎？剞劂之功，實弘多矣。余之序，姑述昔人之論，明刻者之旨，以復許子之問。若曰評隲二先生詩，是蛙坐井而談蒼旻廣狹，鼠飲河而測洪流淺深也，則吾豈敢。

李翰林分體全集序

王穉登

古今論詩者，自三百、十九而後必遵李、杜。李才情俊，杜才情鬱；李情曠達，杜情孤憤；李若飛將軍用兵，不按古法，士卒逐水草自便；杜則肅部伍，嚴刁斗，西宮衞尉之師也。供奉讀書匡山，鳥雀就掌取食，散金十萬如飛塵，沉湎至尊之前，嘯傲御座之側，目中不知有開元天子，何況太眞妃、高力士哉！當其稍能自屈，可立躋華要，乃掉臂不顧，飄然去之，坎壈以終其身。迨長流夜郎，與魑魅爲伍，而其詩無一羈旅牢愁之語，讀之如餐霞吸露，欲蛻骨沖舉，非天際眞人胸臆，疇能及此？其放浪于麯生柔曼，醉月迷花，特託而

逃焉耳。予友劉少彝取李、杜集合刻之。前此非無合刻者，然蒼素溷淆，玄黃雜遝，箋註訓詁，人自爲政，蒙茸猥瑣，猶疥厲、蟣虱，使二先生之作不免珠殘玉碎，未嘗不扼腕□體，掩卷太息。少彝皆削去之，正其舛訛，定其眞贋，芟薙其重複龐雜，品列昭分，諸體各以類從，名曰分體。以李序見屬，展讀之際，使耳目滌清，神情開朗，誠哉千古大快也。予生平敬慕青蓮，願爲執鞭而不可得。竊謂李能兼杜，杜不能兼李，李蓋天授，杜由人力，軌轍合迹，軼轡異趨，如禪宗有頓有漸，難與耳食之士言也。少彝工于詩，淸俊似太白，沉鬱似子美，故于二集恒津津焉。此刻成而紙價當十倍矣。予怪夫宗李者畫虎難成，妄加訾議，指永王璘之事爲從逆。嗟乎！祿山簒亂，翠華西幸，靈武之位未正，社稷危于累棋。璘以同姓諸王，建義旗，倡忠烈，恢復神器，不使未央井中璽落羣凶手。白亦王孫帝胄，慨然從之；識郭令公于行間，卒復唐祚。甫雖間關行在，流離秦、隴，非不謂忠，然視白之功，眇矣。夫璘非逆，而從璘者乃爲逆乎？王維亦嘗陷賊，以「凝碧管絃」詩獲免。青蓮故不幸而羅銷骨之口，豈不寃哉！予序其集，而幷論其人若此，少彝以爲然與否耶？

合刻李杜分體全集序

劉世教

自三百篇後，學士大夫稱詩之盛，前無踰漢，而後宜莫唐。若開元、天寶間隴西、襄陽二先生出，遂窮詩律之能事，觀于是止矣。是二先生者，其雄材命世同，其橫絕來祀同，坎壈弗得志又無弗同。顧千載而下，使人披其編，想見其爲人，若隴西不勝樂，而襄陽不勝憂者，何也？隴西趨《風》，《風》故蕩軼出于情之極，而以辭羣者也；襄陽趨《雅》，《雅》故沉鬱入于情之極，而以辭怨者也。趨若異而軌無勿同，故無有能軒輊之者。蓋自唐以後，諸尙論之士，人持其指而莫之一，迨近世瑯琊長公而二先生之論始定。顧隴西好稱古調，其于近體若雅意所不屑；而襄陽沾沾此技，篇什最稱繁富，意又若不屑古調者。然隴西之于古，離之不啻遠；而襄陽象貌色澤，猶若未盡澌滅也者，是又二先生同異之微指，可解而不可解者也。於戲！當漢盛時，《子虛》之賦奏至，使人主冀幸同時而慮不可得；而是二先生者，俛遇而俛失之，終其身抑塞而弗獲少信，彼中郎、太中、文園、都尉諸人，卽遇合雖殊，要之無一廢棄者，胡二先生之湮沒甚也。蓋觀漢諸君子之無失職，而知其時人無弗盡之材，觀二先生之失志，而知其時材多未盡之用，此固當世得失之林，而二代治亂之朕也，其故蓋難言之矣。不佞少習其言，薄有當陽之癖，而不無憎其編次之淆雜。時從藏書家詢求善本，弗可得。每讀昔人所箋詁，往往未終簡而輒棄去。竊不自量，間嘗區分其體裁，擬盡蒐諸家訓故之籍，筆削爲一家言。方屈首俗業，困京兆者十

年，已困公車者又十年，鉛槧屢更，殺青未竟。客歲南邁，從子鑒進而請曰：「先生必將箋而後行乎？夫解者之不必箋，而箋者之不必解也。」于是相與謀之梓人，而二豎肆眚，乃與友人姚君孟承往復參訂，始克卒業。諸所釐正，頗極苦心，語具凡例中。再逾年，始獲竣事，輒論著其事，質諸同好。夫自二先生分轡而馳，而士各以其質之所近尸且祝焉，有能袷享一堂之上者，吾未見其人也。今而後庶幾有並擷其精，而上探盛漢，以直遡《風》、《雅》之緒者，必自茲籍始矣。萬曆元默困敦夏六月朔，平原劉世教序。

又

劉　鑒

予伯父少彝先生刻《李杜分體全集》，役將竣，客有以私問者曰：「青蓮、少陵兩公並爲詩壇不祧之主，固也。然而飯顆之逢，陰鏗之擬，爾時兩公相輕已甚。自唐迄今，賢豪揚扢，左右互袒，幾成聚訟。意者都官南面，各全其尊，而埒享一堂，吾未見靈之妥也。夫詩之合離，主興象不主體裁；篇之瑜纇，徵識力亦徵齒候。昔人編年，不爲無據，矧二公集中一題而古今其體，詎容擘裂。今妄顧原本，惟體之從，分則分矣，奈剝膚何？」予曰：唯唯、否否，客曙其一，未曙其二。夫壎篪異竅而叶奏，圭璧殊制而儷珍，物固有之，人亦宜然。李、杜齊名，光燄千古，後之君子，誰能軒輊？即或偏嗜者畸贊，齟詒者謬詘，抑何

闕兩公之殿最耶？至如杜之推李，傾倒鄭重，屢見篇什；李之心服，寧自口出。偶摭一語，謂其相輕，二公有知，政堪頤解。夫詩有古近律絶，體莫備于唐代，而妙莫兼于兩公。第世行本少有善者，編年雜陳，作者之心目交眯；分類紕龐，作者之形神不湊。衷而裁之，無如分體。雖然，更有説焉。太史公曰：「《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予伯父固云：「李源《風》，杜源《雅》。」相提而論，乃知兩公之詩，體從《風》、《雅》出，而情從憤入矣。李何憤憤？宫鄰之階厲。杜何憤憤？皇輿之洊傾。然青蓮《梁父》、《行路》諸吟，《巧言》、《巷伯》之倫也；少陵《驪山》、《洞房》等咏，《匪風》、《下泉》之思也。其存君興國，發于性情心術之隱者。夫既合，不翅合，而或《風》或《雅》，互爲經緯，非古近殊體，幾于分無可分。伯父殫二十餘年丹鉛之功于二集，而以纂次當窮愁之著書，史遷所稱發憤，述之于作，將無同乎哉？而子猶規規然猜其後，吾亦謂子望洋向若，不免見笑于大方之家。客啞然謝去。書成，爰誌其語于末簡。

又

李維楨

鹽官劉氏，世紹雕龍之慶，而孝廉少彝，著名文苑最早。其于供奉、工部二家，討論窮精，蓋垂二十年，二家分體全集始成。其集以古近諸體分，而先後仍本編年，古賦及雜文如

之。其體則古近律絶，各以類從，而删長短句之目。其以他人集誤入者，黜之；其確爲二家所作而偶遺者，收之。其本古體而誤入律，及二家自註誤入目中，若字句之訛、音釋之謬者，更之；其諸家註與評不盡佳，可箪則箪之，可削則削之。校讐譩譕，幾無纖微憾，而要領莫重于分體矣。蓋論二家者，楊誠齋以李爲神，如列子御風無待者也；以杜爲聖，如靈均乘桂舟、駕玉車，有待而未嘗有待者也。允矣，而體未分也。王弇州以李五七言絶爲神，七言歌行爲聖，五言次之；杜五言律、七言歌行爲神，七言律爲聖；而總論二家五言古選，各有所宗、所主、所貴。體分矣，而體所從來，未晰也。少彝以李好稱古，于近體若不屑，而于古離之不啻遠；杜若不屑古，而氣象色澤若未盡離。李趨《風》，故詄蕩；杜趨《雅》，故沉鬱。卽弇州亦言讀李使人飄揚欲仙，讀杜使人情事欲絶，第就歌行一端論，而少彝則以全集舉矣。夫詩至唐而體備，體至李、杜而衆長備，而李、杜所以得之成體者，則本三百篇。《學記》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原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後人知有李、杜，不知有三百篇，是以學李學杜，往往失之。少彝爲之分體，直指其本于《風》、《雅》，學人得所從來，可以爲李，可以爲杜，可以兼爲李、杜；可以爲《風》，可以爲《雅》，可以兼爲《風》、《雅》；可以自爲聖，可以自爲神，不至爲李、杜作使。寧惟有功二家，其于詩道，豈曰小補之哉！是説也，少彝亦本之李、杜。李之言曰：興寄深遠，五言不

如四言。若七言靡矣，況束于聲調俳優哉！杜《戲爲六絶句》，其末章意以遞相祖述，未及前賢，惟裁僞體、親《風》、《雅》，則轉益多師，而得汝師。夫李、杜學詩，必本三百篇，人安能舍三百篇學李、杜？少彝見及此，宜其詩駸駸李、杜齊名也。同參訂者，姚君孟承，從子伯臨，皆名下士。

李太白全集卷之三十四

附録四

錢塘王琦琢崖編輯
王燧葆光王復曾宗武較

叢説二百二十則

國朝能爲歌詩者不少，獨李太白爲稱首。蓋氣骨高舉，不失《頌》詠、《風》刺之道。吳融《禪月集序》。

歌詩之風，蕩來久矣。大抵喪於南朝，壞於陳叔寶。然今之業是者，苟不能求古於建安，卽江左矣；苟不能求麗於江左，卽南朝矣。或過爲豔傷麗病者，卽南朝之罪人也。吾唐來有業是者，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讀之則神馳八極，測之則心懷四溟，磊磊落落，眞非世間語者，有李太白。皮日休《劉棗強碑文》。

張碧，貞元中人，自序其詩云：碧嘗讀《李長吉集》，謂春拆紅翠，闢開蟄戶，其奇峭者不可攻也。及覽李太白辭，天與俱高，靑且無際，鵾觸巨海，瀾濤怒翻，則觀長吉之篇，若陟嵩

之巔視諸阜者耶！《唐詩紀事》。

宋景文諸公在館，嘗評唐人詩，云：「太白仙才，長吉鬼才。」《文獻通考》。

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鬼仙之詞耳。《滄浪詩話》。

世傳杜甫詩，天才也；李白詩，仙才也；長吉詩，鬼才也。《迂齋詩話》。

唐人以李白爲天才絕，白樂天人才絕，李賀鬼才絕。《海錄碎事》。

詩，總不離乎才也。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吾於天才得李太白，於地才得杜子美，於人才得王摩詰。太白以氣韻勝，子美以格律勝，摩詰以理趣勝。太白千秋逸調，子美一代規模，摩詰精大雄氏之學，句句皆合聖教。徐而菴《說唐詩》。

嘗戲論唐人詩：王維佛語，孟浩然菩薩語，李白飛仙語，杜甫聖語，李賀才鬼語。《居易錄》。

荆公云：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鯢碧海中」，此老杜所得也。「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此韓愈所得也。《漁隱叢話》。

李文叔云：予嘗與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項羽用兵，直行曲施，逆見錯出，皆當大敗，而舉世莫能當者，何其橫也！左丘明之於辭令，亦甚橫。自漢後千年，唯韓退之之於文，

李太白之於詩，亦皆横者。」《墨莊漫錄》。

李唐羣英，唯韓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詩，務去陳言，多出新意。至於盧仝、貫休輩效其顰，張籍、皇甫湜輩學其步，則怪且醜、僵且仆矣。《珊瑚鉤詩話》。

《雪浪齋日記》：爲詩欲氣格豪逸，當看退之、太白。《詩人玉屑》。

莊周、李白，神于文者也，非工于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爲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楊升庵外集》。

文至莊，詩至太白，草書至懷素，皆兵法所謂奇也。正有法可循，奇則非神解不能及。顧璘《息園存稿》。

觀太白詩者，要識眞太白處。太白天才豪逸，語多卒然而成者，學者於每篇中，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太白發句，謂之開門見山。《滄浪詩話》。

《臞翁詩評》：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詩人玉屑》。

李太白詩語帶烟霞，肺腑纏錦繡。釋德洪《跋蘇養直詩》。

李太白周覽四海名山大川，一泉之旁，一山之阻，神林鬼冢，魑魅之穴，猿狖所家，魚龍所宫，往往遊焉。故其爲詩，疏宕有奇氣。孫覿《送删定姪歸南安序》。

太白歌詩，度越六代，與漢、魏樂府爭衡。《黄山谷文集》。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爲尤。皮日休《郢州孟亭記》。

《詩眼》云：建安詩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調高雅，格力遒壯，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指事情而綺麗，得《風》、《雅》、《騷》人之氣骨，最爲近古者也。唐諸詩人，高者學陶、謝，下者學徐、庾，惟老杜、李太白、韓退之早年皆學建安，晚乃各自變成一家耳。如老杜「崆峒小麥熟」，「人生不相見」，皆全體作建安語，今所存集，第一、第二卷中頗多。韓退之「孤臣昔放逐」，「暮行河堤上」，亦皆此體，但頗自加新奇。李太白亦多建安句法而罕全篇，多雜以鮑明遠體。《漁隱叢話》。

李太白始終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倣《選》詩，後漸放手，夔州諸詩則不然也。《朱子語類》。

李、杜、韓、柳，初亦皆學《選》詩者。然杜、韓變多，而李、柳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朱考亭《跋病翁先生詩》。

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朱子語類》。

《雪浪齋日記》云：或云太白詩，其源流出于鮑明遠，如樂府多用《白紵》。故子美云「俊逸鮑參軍」，蓋有譏也。《漁隱叢話》。

李、杜二子，往往推重鮑、謝，用其全句甚多。李夢陽《章園餞會詩引》。

郭璞構思險怪，而造語精圓。李、杜精奇處皆取此。謝靈運以險爲主，以自然爲宗。李、杜深處多取此。六朝文氣衰緩，惟劉越石、鮑明遠有西漢氣骨，李、杜筋骨取此。陳繹曾《詩譜》。

李太白詩，逸態凌雲，映照千載。然時作齊、梁間人體段，略不近渾厚。《西清詩話》。

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于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古風兩卷，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去子昂不遠，其尊慕之如此。然多爲人所亂，有一篇分爲三篇者，有二篇合爲一篇者。《朱子語類》。

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各以其所能鳴。韓退之《送孟東野序》。

陳子昂懸文宗之正鵠，李太白曜《風》、《雅》之絕麟。楊升庵《四川總志序》。

陳子昂爲海內文宗，李太白爲古今詩聖。楊升庵《周受庵詩選序》。

王荆公嘗謂「太白才高而識卑」，山谷又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之病。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薾」。愚謂二公所言太白病處，正在裏許。《古賦辨體》。

太白詩飄逸絕塵，而傷於易，學之者又不至，玉川子是也，猶有可觀者。有狂人李赤，乃敢自比謫仙，比律不應從重。又有崔顥者，曾未豁達，李老作《黃鶴樓詩》頗似上士遊山

水，而世俗云「李白蓋與徐凝一場決殺」，醉中聯爲一笑。《蘇東坡集》。

周伯弼云：言詩而本於唐，非因於唐也。自河梁而後，詩之變至於唐而止也。謫仙號爲雄俊，而法度最爲森嚴，況餘者乎！趙宧光《彈雅》。

潘禎應昌嘗言：其父受于鄉先輩曰：「詩有五聲，全備者少，惟得宮聲者爲最優，蓋可以兼衆聲也。李太白、杜子美之詩爲宮，韓退之之詩爲角，以此例之，雖百家可知也。」《懷麓堂詩話》。

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名授一拾遺，而迍剝至死；李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白樂天《與元微之書》。

人徒知李、杜爲詩人而已矣，而不知其行之高、識之卓也。杜甫能知君，故陷賊能自拔，而從明、肅於搶攘之中也。李白能知人，故陷賊而有救，以能知郭汾陽於卒伍之中也。《草木子》。

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陸象山語錄》。

《新唐書·杜甫傳贊》曰：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予讀韓詩，其稱李、杜者數端。《石鼓歌》曰：「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酬盧雲夫》曰：「高揖羣公謝名譽，遠追甫、白感至誠。」《薦士》曰：「國朝盛

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困凌暴。」《醉留東野》曰：「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感春》曰：「近憐李、杜無檢束，爛熳長醉多文辭。」幷《唐書》所引，蓋六用之。《容齋四筆》。

予嘗論書，以爲鍾、王之跡，蕭散簡遠，妙在筆墨之外。至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于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絶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絶塵亦少衰矣。蘇東坡《書黃子思詩集後》。

作詩先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朱子語類》。

詩之極至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也。《滄浪詩話》。

李、杜數公，如金翅劈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直蟲吟草間耳。《滄浪詩話》。

李太白、杜子美詩，皆掣鯨手也。余觀太白《古風》、子美《偶題》二篇，然後知二子之源流遠矣。李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則知李之所得在《雅》。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則知杜之所得在《騷》。《韻語陽秋》。

作詩者，陶冶萬物，體會光景，必貴乎自得。蓋格有高下，才有分限，不可强力至也。譬之秦武陽，氣蓋全燕，見秦王則戰掉失色。淮南王安雖爲神仙，謁帝猶輕其舉止，此豈由素習哉？予以爲少陵、太白當險阻艱難，流離困躓，意欲卑而語未嘗不高。至于羅隱、貫休得意於偏霸，誇彫逞奇，語欲高而意未嘗不卑。乃知天稟自然，有不能易也。《詩人玉屑》。

唐自李、杜之出，焜燿一世，後之言詩者，皆莫能及。呂居仁《江西宗派圖序》。

詩之所以爲詩，所以歌詠性情者，祇見三百篇耳。秦、漢之際，《騷》賦始盛，大抵怨讟煩寃從諛侈靡之文，性情之作衰矣。至蘇、李贈答，下逮建安，後世之詩始立根柢，簡靜高古，不事夫辭，猶有三代之遺風。至潘、陸、顔、謝，則始事夫辭，以及齊、梁，辭遂盛矣。至李、杜兼魏、晉以追《風》、《雅》，尙辭以詠性情，則後世詩之至也，然而高古不逮夫蘇、李之初矣。郝經《與撖彦舉論詩書》。

唐人諸體之作，與代終始，而李、杜爲正宗。虞伯生《傅于礪詩序》。

詩之尊李、杜，文之尙韓、歐，此猶山之有泰、華，水之有江、河，無不仰止而取益焉。吴偉業《與宋尙木論詩書》。

天寶末，詩人杜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而有飯顆山之嘲誚。元和

中，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曰：「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總萃焉。始堯、舜之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揀，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餘無所聞。《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以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妖謡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辭，亦隨時間作。至漢武賦《柏梁》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辭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横槊賦詩，故其遒壯抑揚、寃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概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謾歙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留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豔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之後，文體之變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濃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顔、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

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摸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尙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爲是。《舊唐書·杜甫傳》。

元微之作李杜優劣論，謂：「太白不能窺杜甫之藩籬，況堂奧乎？」唐人未嘗有此論，而稹始爲之，至退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則不復爲優劣矣。洪慶善作《韓文辯證》，著魏道輔之言，謂退之此詩爲微之作也。微之雖不當自作優劣，然指稹爲愚兒，豈退之之意乎？《竹坡詩話》。

予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槧人所可議擬。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正不當如此。」予以爲知言。《黃山谷文集》。

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爲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爲子美之沉鬱。太白《夢遊天姥吟》、《遠別離》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車行》、《垂老別》等，太白不能作。論詩以李、杜爲準，挾天子以令諸侯也。少陵詩法如孫、吳，太白詩法如李廣。《滄浪詩話》。

杜甫、太白以詩齊名，韓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似未易以優劣也。然杜詩

思苦而語奇，李詩思疾而語豪。《杜集》中言李白詩處甚多，如「李白一斗詩百篇」，「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之句，似譏其太俊快。李白論杜甫，則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爲問因何太瘦生，只爲從來作詩苦。」似譏其太愁肝腎也。杜牧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天外鳳凰誰得髓，何人解合續鸞膠。」則杜甫詩，唐朝已來一人而已，豈白所能望耶？《韻語陽秋》。

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筆立成。杜子美改罷長吟，一字不苟。二公蓋亦互相譏嘲，太白贈子美云：「借問因何太瘦生，只爲從前作詩苦。」「苦」之一辭，譏其困雕鐫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細」之一字，譏其欠縝密也。《鶴林玉露》。

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今，覼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白樂天《與元微之書》。

李、杜號詩人之雄，而白之詩多在於風月草木之間、神仙虛無之說，亦何補於敎化哉！惟杜陵野老，負王佐之才，有意當世，而骯髒不偶，胸中所蘊，一切寫之於詩。趙次公《杜工部草堂記》。

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横潰之日，作爲歌詩，不過豪俠使氣、狂醉於花月之間耳。社稷蒼生，曾不繫其心膂。其視杜少陵之憂國憂民，豈可同年語哉！唐人每以李、杜並稱，韓退之識見高邁，亦惟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無所優劣也。至宋朝諸公，始知推尊少陵。東坡云：「古今詩人多矣，而惟稱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饑寒流落，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又曰：「《北征》詩識君臣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朱文公曰：「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臾之，詩人沒頭腦至於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琯亦正。」《鶴林玉露》。

李謫仙，詩中龍也，矯矯焉不受約束。杜則麟遊靈囿，鳳鳴朝陽，自是人間瑞物，施諸工用，則力牛服箱，德驥駕輅，李亦不能爲也。《藝圃折中》。

李、杜詩雖齊名，而器識迥不同。子美之言曰：「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用爲羲和天道平，用爲水土地爲厚。」其志意可知。若太白所謂「爲君談笑靖胡沙」，又如「調笑可以安儲皇」，此皆何等語也！《水東日記》。

清新、俊逸，子美嘗稱太白，自謂不如也耶？太白得古詩之奇放，專效之者，久則索然。老杜以平實敍悲苦而備衆體，是以平實無奇，而得自在者也。方以智《通雅》。

太白天才放逸，故其詩自爲一體。子美學優才贍，故其詩兼備衆體，而植綱常繫風化爲多，「三百篇以後之詩，子美其集大成也。傅若金《清江集》。

李白詩類其爲人，駿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而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爲難，語遊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此豈其誠能也哉？白始以詩酒奉事明皇，遇讒而去，所至不改其舊。永王將竊據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杜稱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漢高祖歸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祖豈以文字高世者哉！帝王之度，固然發於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達理如此。老杜贈白詩，有「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哉！《蘇欒城集》。

唐以詩取士，三百年中能詩者，不啻千餘家，專其美者，獨李、杜二人而已。李頗不及，止又一杜。《草木子》。

李、杜光燄千古，人人知之，《滄浪》並極推尊，而不能致辨。元微之獨重子美，宋人以爲談柄，近時楊用修爲李左袒，輕俊之士，往往耳傳，要其所得，俱影響之間。五言《選》體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爲主，以自然爲宗，以俊逸高暢爲貴；子美以意爲主，以獨造爲宗，以奇拔沉雄爲貴。其歌行之妙，詠之使人飄飄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欷欲絕

者,子美也。《選》體,太白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稚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傖父面目,乃欲使之奪曹氏父子位耶!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聖矣;五七言絶,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絶,皆變體,間爲之可耳,不足多法也。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揚之則高華,抑之則沉實,有色有聲,有氣有骨,有味有態,濃淡、深淺、奇正、開闔,各極其則,吾不能不服膺少陵也。青蓮擬古樂府,而以己意己才發之,尚沿六朝舊習,不如少陵以時事創新題也。少陵自是卓識,惜不盡得本來面目耳。太白不成語者少,老杜不成語者多,如「無食無兒一婦人」,「舉家聞若欬」及「麻鞋見天子,垢膩脚不襪」之類。凡看二公詩,不必病其累句,亦不必曲爲之護,正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太白五言,沿洄漢、魏、晉,樂府出入齊、梁,近體周旋開、寶,獨絶句超然自得,冠絶古今。子美五言《北征》、《述懷》、《新婚》、《垂老》等作,雖格本前人,而調由己創,五七言律,廣大悉備,上自垂拱,下逮元和,宋人之蒼,元人之綺,靡不兼總。故古體則脫棄陳規,近體則兼該衆善,此杜所獨長也。太白筆力變化,極於歌行;少陵筆力變化,極於近體。李變化在調與辭,杜變化在意與格。然歌行無常矱,易於錯綜;近體有定規,難於伸縮。辭調超逸,驟如駭耳,索之易窮;意格精深,始若無奇,繹之難盡。此其微不同者也。以古詩爲律詩,其調自高,太白、浩然所長,

儲侍御亦多此體。以律詩爲古詩，其格易卑，雖子美不免。《藝苑巵言》。

才超一代者，李也；體兼一代者，杜也。李如星懸日揭，照耀太虛；杜若地負海涵，包羅萬彙。李唯超出一代，故高華莫並，色相難求；杜唯兼綜一代，故利鈍雜陳，巨細咸蓄。李才高氣逸而調雄，杜體大思精而格渾。超出唐人而不離唐人者，李也；不盡唐調而兼得唐調者，杜也。備諸體於建安者，陳王也；集大成於開元者，工部也。青蓮才之逸並駕陳王，氣之雄齊驅工部，可謂撮勝二家。第古風旣乏溫醇，律體微乖整栗，故令評者不無軒輊。少陵不效四言，不倣《離騷》，不用樂府舊題，自是此老胸中壁立處；然《風》、《騷》、樂府遺意，往往得之。太白以《百憂》等篇擬《風》、《雅》，《鳴臯》等作擬《離騷》，俱相去懸遠，樂府奇偉，高出六朝，古拙不如兩漢，較輸杜一籌也。胡應麟《詩藪》。

四明沈明臣嘉則嘗言：「今人多稱李、杜，率無定品。」余謂：「李如春草秋波，無不可愛，然注目易盡耳。至如老杜如堪輿中然，太山喬岳，長河巨海，纖草穠花，怪松古柏，惠風微波，嚴霜烈日，何所不有。吾當李則雁行，當杜則北面。」聞者驚愕。

王安石所選杜、韓、歐、李詩，其置李於末，而歐反在其上，或亦謂有抑揚云。《文獻通考》。

舒王以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歐陽永叔編爲四家詩，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世莫曉其意。舒王嘗曰：「太白詞語迅快，無疏脫處，然其識汚下，詩詞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

《冷齋夜話》。

荆公論李、杜、韓、歐四家詩，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曰：「李白詩詞迅快，無疏脱處，然其識汚下，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予謂詩者妙思逸想，所寓而已，太白之神氣當遊戲萬物之表，其於詩寓意焉耳，豈以婦人與酒敗其志乎？不然，則淵明篇篇有酒，謝安石每遊山必攜妓，亦可謂之其識不高耶？歐陽公文字寓興高遠，多喜爲風月閑適之語，蓋效太白爲之。故東坡作《歐公集序》亦云「詩賦似李白」，此未可以優劣論也。《捫虱新話》。

世言荆公四家詩後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説酒及婦人，恐非荆公之言。白詩樂府外，及婦人者亦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淵明輩，亦未爲過。此乃讀白詩未熟者妄立此論耳。四家詩，未必有次序，使誠不喜白，當自有故。蓋白識度甚淺，觀其詩中如「中宵出飲三百杯，明朝歸揖二千石」，「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瑣賢」，「王公大人借顔色，金章紫綬來相趨」，「一别蹉跎朝市間，青雲之交不可攀」，「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荆州」之類，淺陋有索客之風，集中此等語至多，世但以其辭豪俊動人，故不深考耳。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當時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爲交歡」，宜其終身坎壈也。《老學菴筆記》。

《鍾山語錄》云：荆公次第四家詩，以李白最下，俗人多疑之。公曰：「白詩近俗，人易悦故

也。白識見汚下，十首九説婦人與酒，然其材豪俊，亦可取也。」王定國《聞見録》云：黃魯直嘗問王荆公：「世謂四選詩，丞相以韓、歐高於李太白耶？」荆公曰：「不然，陳和叔嘗問四家之詩，乘閒簽示和叔，時書史適先持杜詩來，而和叔遂以其所送先後編集，初無高下也。李、杜自昔齊名者也，何可下之！」魯直歸，問和叔，和叔與荆公之説同，今乃以太白下韓、歐而不可破也。《遯齋閑覽》云：或問王荆公云：「編四家詩，以杜甫爲第一，太白爲第四，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甫耶？」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甫則悲歡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横，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綺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閑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蘊籍若貴介公子者，蓋其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閫奥，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近者所能窺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元稹以爲兼人所獨專，斯言信矣。」或者又曰：「評詩謂甫期白太過，反爲白所誚。」公曰：「不然，子美贈白詩，則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但比之庾信、鮑照而已，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鏗之詩又在庾、鮑下矣。『飯顆』之嘲，雖一時戲劇之談，然二人名既相逼，亦不能無相忌也。」《漁隱叢話》。

介甫選四家之詩，第其質文以爲先後之序。余謂子美詩，閎深典麗，集諸家之大成；永叔

詩溫潤藻豔，有廊廟富貴之器；退之詩雄厚雅健，毅然不可屈；太白詩豪邁淸逸，飄然有凌雲之志：皆詩傑也。其先後固自有次第，誦其詩者，可以想見其爲人，乃知心聲之發，言志詠情，得於自然，不可以勉强到也。李綱《讀四家詩選序》。

子美之詩，非無文也，而質勝文；永叔之詩，非無質也，而文勝質。退之之詩，質而無文；太白之詩，文而無質。介甫選四家詩而次第之，其序如此。李綱《書四家詩選後》。

王荆公以杜詩後來莫繼，信矣！若子美第一，太白第四，無乃太遠。子美「憐君如弟兄」之句，正可爲二家詩評耳。或謂杜稱李太過，反爲所誚，不然也。「斗酒百篇」，遺逸多矣。韓退之詩，已有泰山毫芒之慨，當時相贈答者，可盡見耶？太白雖天仙之才，豈無心人！黄鶴樓推崔顥，不啻己出，乃輕子美耶！或又以杜比李於庾、鮑爲輕之，又不然，庾、鮑豈可易者耶！文人齊名如李、杜之相得者，足爲古今美談，後人乃以浮薄意妄測前賢耳。方弘靜《千一錄》。

五言長篇，自古樂府《焦仲卿》而下，繼者絶少，唐初亦不多見，逮李、杜二公始盛。至其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意曲折，隊仗森嚴，人皆雕飾乎語言，我則直露其肺腑，人皆專犯乎忌諱，我則回護其褒貶，此少陵所長也，太白次之。《唐詩品彙》。

李靑蓮是快活人，當其得意，斗酒百篇，無一語一字不是高華氣象。及流竄夜郎後，作詩

甚少，當由興趣消索。杜少陵是固窮之士，平生無大得意事，中間兵戈亂離，飢寒老病，皆其實歷，而所閱苦楚，都于詩中寫出，故讀少陵詩，卽當得少陵年譜看。江盈科《雪濤詩評》。

李、杜齊名，古今不敢軒輊。予謂：太白才由天縱，故能以其高敵子美之大。至論其胎骨，則「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杜之目李，確不可易，豈與攀屈、宋而駕曹、劉者可同日論哉？黄生白山《杜詩說》。

李白詩祖《風》、《騷》，宗漢、魏，下至鮑照、徐、庾，亦時用之。善掉弄，造出奇怪，驚動心目，忽然撇出，妙入無聲，其詩家之仙者乎！格高於杜，變化不及。陳繹曾《詩譜》。

杜子美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眞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宋濂《答章秀才論詩書》。

或謂杜萬景皆實，李萬景皆虛，乃右實而左虛，遂謂李、杜優劣在虛實之間。顧詩有虛，有實，有虛虛，有實實，有虛而實，有實而虛，並行錯出，何可端倪。且杜若《秋興》諸篇，託意深遠，《畫馬行》諸作，神淸横逸，直將播弄三才，鼓鑄羣品，安在其萬景皆實？李如《古風》數十首，感時託物，慷慨沉着，安在其萬景皆虛？《屠緯眞文集》。

太白詩宗《風》、《騷》，薄聲律，開口成文，揮翰霧散，似天仙之詞；而樂府詩，連類引義，尤多諷興，爲近古所未有。迄今稱詩者，推白與少陵爲兩大家，曰李、杜，莫能軒輊云。《李詩通》。

《鍾山語錄》云：杜甫固奇，就其分擇之，好句亦自有數。李白雖無深意，大體俊逸，無疏謬處。《漁隱叢話》。

歐公不甚喜杜詩，謂韓吏部絶倫。吏部於唐世文章，未嘗屈下，獨稱道李、杜不已。歐貴韓而不悦子美，所不可曉。然於李白甚賞愛，將由李白超趠飛揚爲感動也。《中山詩話》。

唐世詩稱李、杜，文章稱韓、柳。今杜詩語及太白處，無論數十篇；而太白未嘗有與杜子美詩，只有「飯顆」一篇，意頗輕甚。論者謂以此可知子美傾倒太白至難。晏元獻公嘗言：「韓退之扶導聖教，剗除異端，是其所長。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氏，横行闊視於綴述之場，子厚一人而已。然學者至今但雷同稱述，其實李、杜、韓、柳，豈無優劣？達者觀之，自可默喻。」《捫虱新話》。

論詩文雅正，則少陵、昌黎。若倚馬千言，放辭追古，則杜、韓恐不及太白、子厚也。《楊升庵外集》。

楊誠齋云：「李太白之詩，列子之御風也；杜少陵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

者，神於詩者與？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與？宋則東坡似太白，山谷似少陵。」徐仲車云：「太白之詩神鷹瞥漢，少陵之詩駿馬絕塵。」二公之評，意同而語亦相近。予謂太白詩仙翁、劍客之語，少陵詩雅士、騷人之詞。比之文，太白則《史記》，少陵則《漢書》也。《楊升庵外集》。

工部老而或失於俚，趙宋藉爲帡幪；翰林逸而或流於滑，朔元拾爲香草。歌行，李飄逸而失之輕率，杜沉雄而失之粗硬，選家辨其兩短，斯爲失之。《詩辨坻》。

以天分勝者近李，以學力勝者近杜，學者各自審焉可也。陶開虞《說杜》。

李白樂府三卷，於三綱五常之道，數致意焉！慮君臣之義不篤也，則有《君道曲》之篇，所謂「軒后爪牙常先、太山稽，如心之使臂，小白鴻翼於夷吾，劉、葛魚水本無二」。慮父子之義不篤也，則有《東海勇婦》之篇，所謂「淳于免詔獄，漢主爲緹縈。津妾一棹歌，脫父於嚴刑。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慮兄弟之義不篤也，則有《上留田》之篇，所謂「田氏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荊。交柯之木本同形，東枝顦顇西枝榮。無心之物尙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慮朋友之義不篤也，則有《箜篌謠》之篇，所謂「貴賤結交心不移，惟有嚴陵及光武。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峰。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踪」。慮夫婦之情不篤也，則有《雙燕離》之篇，所謂「雙燕復雙燕，雙飛令人羨。玉樓珠閣不獨棲，金窗繡戶長相

見」。《韻語陽秋》。

近讀古樂府，始知後作者皆有所本。至李謫仙絕出衆作，眞詩豪也，然古詞務協律，而猶未工。陳仲孚嘗問詩工所從始，予謂謝玄暉。杜子美云「謝朓每篇堪諷詠」，蓋嘗得法於此耳。李云「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却憶謝玄暉」，與子美同意。陳傅良《記陳仲孚問語》。

予嘗評諸家之作，李太白最高而微短於韻。周紫芝《古今諸家樂府序》。

古樂府：「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沉水香，儂作博山爐。」李白用其意，衍爲《楊叛兒》歌曰：「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情，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爐中沉香火，雙烟一氣凌紫霞。」古樂府：「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李白則云：「三朝見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古樂府云：「郎今欲渡畏風波。」李白則云：「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古樂府云：「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李反其意云：「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散。」古人謂李詩出自樂府、古《選》，信矣。其《楊叛兒》一篇，卽「暫出白門前」之鄭箋也。因其拈用，而古樂府之意益顯，其妙益見。如李光弼將子儀軍，旗幟益精明；又如神僧拈佛祖語，信口無非妙道。豈生吞義山、拆洗杜詩者比乎？故其贈杜甫詩，有「飯顆山前」之句，蓋譏其拘束也。

《楊升庵外集》。

太白古樂府，杳冥惝怳，縱橫變幻，極才人之致，然自是太白樂府。《藝苑巵言》。

樂府則太白擅奇古今，少陵嗣跡《風》、《雅》。《蜀道難》、《遠別離》等篇，出鬼入神，惝怳莫測。《兵車行》、《新婚別》等作，述情陳事，懇惻如見。張、王欲以拙勝，所謂差之毫釐；溫、李欲以巧勝，所謂謬以千里。《詩藪》。

樂府體不尙論宗而敍事，故每以緩失之，故杜少陵無樂府也。太白篇什雖繁，而自放者多矣。然有出乎唐人之上者，似晉雜曲而淸雋過之。天實生才，豈易言哉！吾定古唐諸樂府，考其正變，則其人與世可知矣。而獨於太白，尤低徊三復云。《李詩緯》。

太白慍於羣小，乃放還山而縱酒以浪遊，豈得已哉？故於樂府多淸怨，蓋不敢忘君也。夫怨生於情，而情每於兒女間爲切切焉。讀者勿以辭害意可矣。《李詩緯》。

詩至開元、天寶間，神秀聲律，粲然大備。李翰林天才縱逸，軼蕩人羣，上薄曹、劉，下該沈、鮑。其樂府古調能使儲光羲、王昌齡失步，高適、岑參絕倒，況其下乎！《唐詩品彙》。

唐五言古詩凡數變，約而舉之：奪魏、晉之風骨，變梁、陳之俳優，陳伯玉之力最大，曲江公繼之，太白又繼之。《感寓》、《古風》諸篇，可追嗣宗《詠懷》、景陽《雜詩》。王阮亭《五言詩選凡例》。

唐五言詩，杜甫沉鬱，多出變調。李白、韋應物超然復古，然李詩有古調，有唐調，要須分

別觀之。《居易錄》。

新城阮亭王先生《五言詩選》，於漢取全，於魏、晉以下，遞嚴而遞有所錄，而猶不廢夫齊、梁、陳、隋之作者，於唐僅得五人，曰陳子昂、張九齡、李白、韋應物、柳宗元。蓋以齊、梁、陳、隋之詩，雖遠於古，尚不失爲古詩之餘派。唐賢風氣，自爲畛域，成其爲唐人之詩而已。而五人者，其力足以存古詩於唐詩之中，則以其類合之，明其變而不失於古云爾。姜宸英《阮亭選五言古詩序》。

七言古詩，要鋪敍，要開合，要風度，要迢遞險怪，雄峻鏗鏘，忌庸俗軟腐，須是波瀾開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又如兵家之陣，方以爲正，又復爲奇，方以爲奇，忽復是正，奇正出入變化，不可紀極。備此法者，惟李、杜也。范德機《詩評》。

盛唐工七言古調者，多張皇氣勢，陟頓始終。綜覈乎古今，博大其文辭，則李、杜尚矣。《唐詩品彙》。

太白天仙之詞，語多率然而成者，故樂府歌詞咸善。或謂其始以《蜀道難》一篇見賞於知音，爲明主所愛重，此豈淺材者徼幸際其時而馳騁哉！不然也。白之所蘊，非止是。今觀其《遠別離》、《長相思》、《烏棲曲》、《鳴皋歌》、《梁園吟》、《天姥吟》、《廬山謠》等作，長篇短韻，驅駕氣勢，殆與南山秋氣並高可也。雖少陵猶有讓焉，餘子瑣瑣矣。《唐詩品彙》。

七言古詩，惟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强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李攀龍《選唐詩序》。

七言古，初唐以才藻勝，盛唐以風神勝，李、杜以氣概勝，而才藻、風神稱之，加以變化靈異，遂爲大家。七言歌行，垂拱四子，詞極藻豔，然未脱梁、陳也。張、李、沈、宋，稍汰浮華，漸趨平實，唐體肇矣，然而未暢也。高、岑、王、李，音節鮮明，情致委折，濃纖修短，得衷合度，暢矣，然而未大也。太白、少陵，大而化矣，能事畢矣。歌行至唐大暢，王、楊四子，宛轉流麗；李、杜二家，逸宕縱橫。闔闢縱橫，變幻超忽，疾雷震電，凄風急雨，歌也；位置森嚴，筋脈聯絡，走月流雲，輕車熟路，行也。太白多近歌，少陵多近行。李、杜歌行，擴漢、魏而大之，而古質不及；盧、駱歌行，衍齊、梁而暢之，而富麗有餘。古詩窘於格調，近體束於聲律。唯歌行大小短長，錯綜闔闢，素無定體，故極能發人才思。李、杜之才，不盡於古詩，而盡於歌行。李、杜歌行，雖沉鬱、逸宕不同，然皆才大氣雄，非子建、淵明判不相入者比。《詩藪》。

七言歌行，唐代盧、駱粗壯，沈、宋軒華，高、岑豪激而近質，李、杜迂佚而好變，元、白迤邐而詳盡，溫、李朦朧而綺密。陳其格律，校其高下，各有耑詣，不容班雜。太白天縱逸才，落筆警挺，其歌行跌宕自喜，不閑整栗，唐初規制，掃地欲盡矣。《詩辨坻》。

開元、大曆諸作者，七言爲盛，王、李、高、岑四家，篇什尤多。李太白馳騁筆力，自成一家。大抵嘉州之奇峭，供奉之豪放，更爲創獲。王阮亭《七言詩歌行鈔》。

七言古詩，惟杜甫橫絶古今，同時大匠，無敢抗行。李白、岑參二家，别出機杼，語羞雷同，亦稱奇特。《居易録》。

盛唐五言律句之妙，李翰林氣象雄逸。《唐詩品彙》。

太白恥爲鄭、衛之作，律詩故少，編者多以律類入古中，不知其近體猶存雅調耳，集中五言仄律亦多。《千一録》。

青蓮五言律，自流水法外，頗近正始，不似子美、達夫諸公，創體迥異昔觀。《詩辨坻》。

吾讀五言律一體，知唐人反正之功爲多云。靡麗如南五季，文敝甚矣。文質彬彬，唐人有之。向使唐人無所取裁，其不流爲宋、元末尚也幾希。然或失之矜持，蓋從齊、梁而變也。若太白五律，猶爲古詩之遺，情深而詞顯，又出乎自然，要其旨趣所歸，開鬱宣滯，特於《風》、《騷》爲近焉。《李詩緯》。

畢忠吉曰：予觀唐三百年，以二律並稱，擅長者獨子美一人，供奉長於五而短於七。《辟疆園杜詩註解序》。

李白《古風》六十首，富於子昂之《感遇》，儉於嗣宗之《咏懷》。其詩宗《風》、《騷》，薄聲

律，故終身作七言近體，僅八首而已。陸生《口譜》。

按陽冰《詩序》謂太白著述，十喪其九。當時翰林應制之作，集賢倡和之章，所作七言近體，今皆不見，大抵亡失者多耳。陸氏謂其終身所作，僅只集中所存之八首，誤矣。

李、杜爲有唐宗匠，而子美不長於文，太白不長於七律，故集中厥體遂少。柴虎臣《家誡》。

五言排律，開元後作者爲盛。聲律之備，獨王右丞、李翰林爲多，而孟襄陽、高渤海輩，實相與並鳴。《唐詩品彙》。

讀盛唐排律，太白輕爽雄麗，如明堂黼黻，冠蓋輝煌，武庫甲兵，旌旗飛動。少陵變幻閎深，如涉崑崙，泛溟渤，千峰羅列，萬彙汪洋。《詩藪》。

排律，宋、沈二氏藻贍精工，太白、右丞明秀高爽。《詩藪》。

唐人樂府，多唱詩人絕句，王少伯、李太白爲多。《楊升庵外集》。

絕句之源，出於樂府，貴有風人之致。其聲可歌，其趣在有意無意之間，使人莫可捉著。

盛唐惟青蓮、龍標二家。李維楨。

五七言絕句，李青蓮、王龍標最稱擅場，爲有唐絕唱。少陵雖工力悉敵，風韻殊不逮也。《藝苑巵言》。

天生太白、少伯，以主絕句之席，勿論有唐三百年，兩人爲政，亘古今來，無復有驂乘者

矣。子美恰與兩公同時，又與太白同遊，乃忞其崛强之性，頹然自放，獨成一家，可謂巧於用拙，長於用短，精於用粗，婉於用戇者也。盧世㴶《紫房餘論》。

予嘗品唐人之詩，樂府本效古體而意反近，絶句本自近體而意實遠。欲求《風》、《雅》之彷佛者，莫如絶句，唐人之所偏長獨至，而後人力追莫嗣者也。擅長則王江寧，驂乘則李彰明，偏美則劉中山，遺響則杜樊川。少陵雖號大家，不能兼善，一則拘於對偶，二則汩於典故。拘則未成之律詩而非絶體，汩則儒生之書袋而乏性情。故觀其全集，自「錦城絲管」之外，咸無譏焉。近世有愛而忘其醜者，專取而效之，惑矣。楊升庵《唐絶增奇序》。

盛唐長五言絶而不長七言絶者，孟浩然也。長七言絶而不長五言絶者，高達夫也。五七言各極其工者，太白。五七言俱無所解者，少陵也。少陵、太白，七言律絶獨出詞場，然少陵律多險拗，太白絶間率露，大家故宜有此。杜之律、李之絶，皆天授神詣。然杜以律爲絶，如「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等句，本七律壯語，而以爲絶句，則斷錦裂繒類也。李以絶爲律，如「十月吳山曉，梅花落敬亭」等句，本五言絶句，而以爲律詩，則駢拇枝指類也。古人作詩，各成己調，未嘗互相師襲。以太白之才，就聲律卽不能爲杜，何至遽減嘉州？以少陵之才，攻絶句卽不能爲李，詎謂不若摩詰？彼自有不可磨滅者，無事更屑屑也。《詩藪》。

詩以神行，使人得其意於言之外，若遠若近，若無若有，若雲之於天，月之於水，心得而會之，口不得而言之，斯詩之神者也。而五七言絕，尤貴以此道行之。昔之擅其妙者，在唐有太白一人，蓋非摩詰、龍標之所及。吾嘗以太白爲五七言絕之聖，所謂鼓之舞之以盡神，繇神入化，爲盛德之至者也。屈紹隆《粤遊雜咏序》。

小樂府之遺，唐人裁爲絕句，體之流變，蓋微有辨焉。惟李白所製，猶得其遺，篇什雖簡，而如入思婦、勞人之心，何婉曲可諷耶？濟南李氏曰：「李白五七言絕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卽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顧失焉。」至哉言乎！自唐以來，能爲詩者多矣，其詞與理未始不璀璨焉，然而觀止矣。予讀李白詩，想見其心，如入天際，渺乎莫從其所之。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予於李詩亦云。《李詩緯》。

丁龍友曰：李白樂府，本晉三調雜曲；其絕句從六朝清商小樂府來。至其氣概揮斥，迴飇掣電，且令人縹緲天際，此殆天授，非人力也。《李詩緯》。

五言絕句，開元後，李白、王維尤勝諸人。《唐詩品彙》。

五言絕句起自古樂府，至唐而盛，李白、崔國輔號爲擅場。宋牧仲《漫堂說詩》。

五言絕句，惟太白擅場。杜子美詩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陰工此體，子美之稱

太白者在是。徐而菴《說唐詩》。

五言絶句，李太白氣體高妙。王阮亭《唐人萬首絶句選凡例》。

七言絶句，太白高於諸人，王少伯次之。《唐詩品彙》。

七言絶句，王少伯與太白爭勝毫釐，俱是神品。《藝苑巵言》。

七言絶，太白、江寧各有至處。大概李寫景入神，王言情造極。王宮辭樂府，李不能爲；李覽勝紀行，王不能作。《詩藪》。

龍標、隴西，眞七絶當家，足稱聯璧。焦弱侯《詩評》。

三唐七絶，並堪不朽，太白、龍標絶倫逸羣。《漫堂說詩》。

七言絶，起忌矜勢，太白多直抒旨趣，兩言後只用溢思作波掉，唱嘆有餘響。拙手往往安排起法，欲留佳思在後作好，首既嚼蠟，後十四字中，地窄而舞拙，意滿而詞滯。《詩辨坻》。

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的，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朱子語類》。

《古風》第四十四首，不言棄絶，但言「恩畢」，斯得怨而不怒之意。欲言難言，而又不能無言，「將何爲」三字，無限深情。嚴滄浪評。

朱文公《題廣成子像》云：陳光澤見示此像，偶記李太白詩云：「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源。

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羣動爭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因寫以示之。今人拾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板耶？《鶴林玉露》。

李太白《遠別離》、《蜀道難》，與子美《寓居同谷七歌》，《風》、《騷》之極致，不在屈原之下。李廌《師友記聞》。

《遠別離》篇最有楚人風，所貴乎楚言者，斷如復斷，亂如復亂，而詞義反復屈折，行乎其間，實未嘗斷而亂也，使人一唱三嘆而有遺音。至於收淚謳吟，又足以興夫三綱五典之重者，豈虛也哉！茲太白所以爲不可及也。范德機評。

文章如精金美玉，經百錬、歷萬選而後見。今觀昔人所選，雖互有得失，至其盡善盡美，則所謂鳳凰、芝草，人人皆以爲瑞。閱數千百年、經千萬人而莫有異議焉，如李太白《遠別離》、《蜀道難》，杜子美《秋興》、《諸將》、《咏懷古跡》、《新婚別》、《兵車行》，終日誦之不厭也。《懷麓堂詩話》。

古律詩各有音節，然皆限於字數，求之不難。惟樂府長短句，初無定數，最難調疊，然亦有自然之聲。古所謂聲依永者，謂有長短之節，非徒永也。故隨其長短，皆可以播之律呂，而其太長太短之無節者，則不足以爲樂。若往復諷咏，久而自有所得，得之於心而發

之平聲，則雖千變萬化，如珠之走盤，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如李太白《遠别離》、杜子美《桃竹杖》，皆極其操縱，曷嘗按古人聲調，而和順委曲乃如此。固初學所未到，然學而未至於是，亦未可與言詩也。《懷麓堂詩話》。

太白《公無渡河》，乃從堯、禹治水說起，迂癡有致，然筆墨率肆，無足取焉。《蜀道難》等篇亦然，開後人惡道。《詩辨坻》。

李白性嗜酒，志不拘檢，常林棲十數載。故其爲文章，率皆縱逸，至如《蜀道難》等篇，可謂奇之又奇，自《騷》人以還，鮮有此體調也。《河岳英靈集》。

李太白作《蜀道難》，乃爲房、杜危之也，其略曰：「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非人，化爲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李翰林作此歌，朝右聞之，疑嚴武有劉焉之志。《雲溪友議》。

李白嘗爲《蜀道難》歌曰：「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以刺嚴武也。《太平廣記》。

《蜀道難》，或曰作於天寶初，或曰作於天寶末，二說皆出於後世。以意逆之，曰「此爲房、杜危之也」。陸暢去白未遠，作《蜀道易》以美韋皋，傳之當時。而《蜀道難》之詞曰：「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其意必有所屬，房、杜之說蓋近之矣。《南部新書》。

《嚴武傳》：武爲劍南節度使，房琯以故相爲部內刺史，武慢倨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爲《蜀道難》者，乃爲房、杜危之也。《韋皐傳》：天寶時，李白爲《蜀道難》以斥嚴武，陸暢更爲《蜀道易》以美韋皐。《摭言》云：太白自蜀至京，以所業贄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揚眉謂之曰：「公非人世人，豈非太白星精耶？」然則《蜀道難》之作久矣，非爲房、杜也。《唐詩紀事》。

《嚴武傳》：李白作《蜀道難》者，乃爲房、杜危之也。此宋人穿鑿之論，其說又見《韋皐傳》。蓋因陸暢之《蜀道易》而造爲之耳。李白《蜀道難》之作，當在開元、天寶間，時人共言錦城之樂，而不知畏塗之險，異地之虞。卽事成篇，別無寓意。及玄宗西幸，升爲南京，則又爲詩曰：「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山迴玉壘作長安。」一人之作，前後不同如此，亦時爲之矣。《日知錄》。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篇中凡三見，與《莊子·逍遙篇》同。吾嘗謂作古詩長篇，須讀《莊子》、《史記》。子美歌行，純學《史記》；太白歌行，純學《莊子》。徐而庵《說唐詩》。

李太白《古風》兩卷，近七十篇，身欲爲神仙者殆十三四，或欲把芙蓉而躡太淸，或欲挾兩龍而凌倒影，或欲留玉舃而上蓬山，或欲折若木而遊八極，或欲結交王子晉，或欲高揖衞叔卿，或欲借白鹿於赤松，或欲湌金光於安期，豈非因賀季眞有謫仙之目，而因爲是以信

其說耶？抑身不用，鬱鬱不得志，而思高舉遠引耶？嘗觀其所作《梁父吟》，首言釣叟遇文王，又言酒徒遇高祖，卒自嘆己之不遇，有云「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閶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閽者怒」。人間門戶，尚不可入，則太清倒景，豈易凌躡乎！太白忤楊妃而去國，所謂「玉女起風雨」者，乃怨懟妃子之詞也。《韻語陽秋》。

「黃雲城邊烏欲棲」，「邊」一作「南」，聲調便惡，此用字陰陽之殊。趙宧光《彈雅》。

漢、魏詩多不可點，所以爲好者，其氣象自不同耳。李詩好處亦難點，點之則全篇有所不可擇焉。若《烏棲曲》與《烏夜啼》，可謂精金粹玉矣。范德機評。

國初人有作九言者，謂「昨夜西風擺落千林梢，渡頭小艇捲入寒塘坳」，以爲可備一體。不知九言起於高貴鄉公，鮑明遠、沈休文亦有此體。唐人則李太白《蜀道難》「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上有六龍迴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杜集》中「烱如一段清冰出萬壑，置在迎風露寒之玉壺」，又「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此九言之最妙者。詩有十字成句者，太白「黃帝鑄鼎於荊山鍊丹砂，丹砂成騎龍飛上太清家」。又有十一字成句者，杜詩「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李詩「紫皇乃賜白兔所擣之藥方」，韋應物詩「一百二十鳳凰羅列含明珠」；若坡公「山中故人

應有招我歸來篇」，似可讀作兩句矣。《懷麓堂詩話》。

揚子雲《長楊賦》：西壓月𥨨（古「窟」字），東震日域。服虔註以爲日月所生，恐非。李太白詩「天馬來出月支窟」，月窟，卽指月支之國。日域，指日逐單于也。蓋借日月字以形容威伏四夷之遠耳，太白妙得其解矣。《楊升庵外集》。

王彥輔曰：古之善賦詩者工於用人語，渾然若出於己意，予於李、杜見之。顏延年《赭白馬賦》曰：「旦刷幽、燕，晝秣荆、楚。」子美《驄馬行》云「晝洗須騰涇、渭深，夕移可刷幽、幷夜」，太白《天馬歌》云「雞鳴刷燕晡秣越」，蓋皆用顏賦也。韓退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信哉！《楊升庵外集》。

客言：「李、杜詩中，說馬如《相馬經》，有能過之者乎？」僕曰：「《毛詩》過之。」曰：「六經固不可擬，然亦未嘗仔細說馬態相行步也。」僕曰：「願熟讀之。『兩驂如舞』，此駔語所謂花踏羊蹄行也。『兩驂如手』，此駔語所謂熟使喚也。思之，便覺『走過掣電傾城知』與『神行電邁躡恍惚』，爲難騎耳。」《許彥周詩話》。

東坡寫李白《行路難》，闕其中間八句，道子胥、屈原、陸機、李斯事，此老不應有所遺忘，意其删去，必當有說。《朱子語類》。

《蔡寬夫詩話》云：唐末五代，俗流以詩自名者，多好妄立格法，取前人詩句爲例，議論鋒

出，甚有獅子跳躑、毒龍顧尾等勢，覽之每使人拊掌不已。大抵皆宗賈島輩，謂之「賈島格」。而於李、杜詩，不少假借。李白「女媧戲黃土，摶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若埃塵」。目曰「調笑格」，以爲調笑之資。子美「冉冉谷中寺，娟娟林外峰。闌干更上處，結締坐來重」。目爲「病格」，以爲言語突兀，聲勢蹇澀。此豈韓退之所謂「蚍蜉撼大木，可笑不自量」者耶？《漁隱叢話》。

李太白《北風行》云「燕山雪花大如席」，《秋浦歌》云「白髮三千丈」，其句可謂豪矣，奈無此理何！《漁隱叢話》。

李太白《俠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元微之《俠客行》云：「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或云二詩同詠俠客，而意不同如此。予謂不然。太白詠俠不肯受報，如朱家終身不見季布是也。微之咏俠欲有聞於後世，如聶政姊之死，恐終滅吾賢弟之名是也。《邵氏聞見後錄》。

《呂氏童蒙訓》云：「曉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及「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舶夾雙櫓，中流鵝鸛鳴」之類，皆氣蓋一世，學者能熟味之，自然不褊淺矣。《漁隱叢話》。

李太白詩過人，其生平所享，如浮花浪蕊。其詩云：「羅帷舒卷，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

心可猜。」不可及也。《蘇欒城集》。

詩言窮則盡，意褻則醜，韻軟則庳。杜少陵《麗人行》，李太白《楊叛兒》，一以雅道行之，故君子言有則也。陸時雍評。

李太白《荆州歌》有漢謠之風。唐人詩可入漢、魏樂府者惟太白此首，及張文昌《白鼉謠》、李長吉《鄴城謠》三首而止，杜子美却無一篇可入此格。《楊升庵外集》。

太白《白頭吟》二首，頗有優劣，其一蓋初本也。天仙之才，不廢討潤，何必不加點？今人落筆便刊布，縱云揮珠，無怪多纇耳。《千一錄》。

「閨裏佳人年十餘」，頗有四傑風格，差逸宕耳。要之此等是太白佳作。《詩辨坻》。

《太白集》中，《少年行》只有數句類太白，其他皆淺近浮俗，決非太白所作，必誤入也。《滄浪詩話》。

六一居士曰：「『落日欲沒峴山西，倒著接䍦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大家爭唱《白銅鞮》。』此常語也。至於『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太白之橫發，所以驚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乎？《漁隱叢話》。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知章騎馬似乘船」，又「天子呼來不上船」，用兩「船」字韻。「汝陽三斗始朝天」，又「舉觴白眼望青天」，用二「天」字韻。「蘇晉長齋繡佛前」，又「皎如玉樹

臨風前」，又「脫帽露頂王公前」，用三「前」字韻。「眼花落井水底眠」，又「長安市上酒家眠」，用兩「眠」字韻。《牽牛織女詩》「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又「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用兩「中」字韻。李太白《襄陽歌》「鸕鷀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用兩「杯」字韻。《廬山謠》「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峰長」，又「翠影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吳江長」，用兩「長」字韻。韓退之《李花詩》「冰盤夏薦碧實脆，斥去不御慚其花」，又「誰堆平地萬堆雪，剪刻作此連天花」，用兩「花」字韻。《雙鳥詩》「兩鳥各閉口，萬象銜口頭」，又「百舌舊饒聲，從此嘗低頭」，用兩「頭」字韻。《示爽詩》「冬夜豈不長，達旦燈燭然」，又「此來南北近，閭里故依然」，用兩「然」字韻。《猛虎行》「猛虎死不辭，但慚前所爲」，又「親故且不保，人誰信汝爲」，用兩「爲」字韻。子美、太白、退之於詩無遺恨矣，當自有體耶？《邵氏聞見後錄》。

絕句字少意多，四句而反覆議論，如李白《橫江詞》，氣格合歌行之盛，使人嘆咏；其《贈汪倫》，非必其詩之佳，要見古人風致如此。范德機評。

太白《橫江辭》六首，章雖分局，意如貫珠。俗本以第一首編入長短句，後五首編入七言絕句，首尾衡決，殊失作者之意。如杜詩《秋興》八首，亦分作二處。予特正之，凡古人詩歌，不可分類以此。《楊升庵外集》。

東坡《送人守嘉州》古詩，其中云：「『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上兩句全是李謫仙詩，故繼之以「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之句。此格本出於李謫仙，其詩云：「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還憶謝玄暉。」蓋「澄江淨如練」，即玄暉全句也。後人襲用此格，愈變愈工。《漁隱叢話》。

《金沙集》有「公取古詩」一條，謂始於太白，未必也。任華贈白詩，已用「海風吹不斷」及「雲垂大鵬飛」等句，則知彼時作此格者蓋多矣。《彈雅》。

玄宗棄國出奔，太白乃盛稱蜀中之美。西巡果盛事乎？《猗嗟》譏莊而贊其藝，「副笄」刺宣而美其容，太白雖爲亡國諱，而亡國之恥，正在言表。唐汝詢《唐詩解》。

沈雲卿詩「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原於王逸少語，所謂「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之句，然李太白《入清溪山》詩云「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雖有所襲而語益工。胡元任評。

竹未嘗香也，而杜子美詩云：「雨洗娟娟靜，風吹細細香。」雪未嘗香也，而李太白詩云「瑤臺雪花數千點，片片吹落春風香」。《韻語陽秋》。

詩用「淚」字，若沾衣、沾裳之類，不爲剽竊，然亦有出奇者。潘岳「涕淚應情隕」，杜子美「近淚無乾土」，李太白「淚盡日南珠」，劉禹錫「巴人淚應猿聲落」，賈島「淚落故山遠」，孟雲卿「至哀反無淚」。謝榛《四溟山人集》。

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既而不得官，唐史言高力士以脱鞾爲恥，摘其詩以激楊貴妃，爲妃所沮止。今集中有《雪讒》詩一章，大率言婦人淫亂敗國，其略云：「彼婦人之猖狂，不如鵲之彊彊。彼婦人之淫昏，不如鶉之奔奔。坦蕩君子，無容簧言。」又云：「妲己滅紂，褒女惑周。漢祖吕氏，食其在旁。秦皇太后，毒亦淫荒。螮蝀作昏，遂掩太陽。萬乘尚爾，匹夫何傷？詞殫意窮，心切理直。如或妄談，昊天是殛。」予味此詩，豈貴妃與祿山淫亂，而太白曾發其奸乎？不然則「飛燕在朝陽」之句，何足深怨也。《容齋隨筆》。

宋之問「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李白「只愁歌舞散，化作彩雲飛」，語意皆殊，調亦不類，高下則差足雁行。宋又有「夜絃響松月，朝楫弄苔泉」，李有「蘿月挂朝鏡，松風鳴夜絃」，詞意皆同，李直出數丈。《彈雅》。

李白跌宕不羈，鍾情於花酒風月則有矣，而肯自縛於枯禪，則知淡泊之味，賢於膾炙遠矣。白始學於白眉空，得「大地了徹鏡，迴旋寄輪風」之旨。中謁太山君，得「冥機發天光，獨照謝世氛」之旨。晚見道崖，則此心豁然，更無凝滯矣。所謂「啓開八窗牖，託宿掣雷霆」，又有談玄之作云「茫茫大夢中，惟我獨先覺。騰轉風火來，假合作容貌。問語前後際，始知金仙妙」，則所得於佛氏者益邃。《韻語陽秋》。

李、杜長篇，全集中不多見，《北征》一首，沉著森嚴，龍門敍事之筆也。《憶舊書懷》一首，

飄揚恣肆，《南華》寓言之遺也。光燄萬丈，於此乎見之。《柳亭詩話》。

李白詩「清水出芙蕖，天然去彫飾」，論詩者謂只一「出」字，便是去彫飾也。《餘冬序錄》。

子美詩，以後二句續前二句處甚多。如《寄張山人詩》云：「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喜杜觀到詩》云：「待爾嗔烏鵲，抛書示鶺鴒。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晴詩》云：「啼烏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臥病詩》云：「滑憶彫胡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暖腹，誰欲致杯罌。」如此之類多矣。此格起於謝靈運，《廬陵王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李太白亦時有此格，「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惑慈親」是也。《韻語陽秋》。

梁虞騫詩「落暉散長足，細雨織斜文」，太白亦用其字曰「日足森海嶠」，然其驚人泣鬼，所謂自鑄偉辭，前無古人者乎！《楊升庵外集》。

太白「楊花落盡」與樂天「殘燈無燄」，體同題類，而風趣高卑，自覺天壤。《詩辨坻》。

曹植《怨詩》「願作東北風，吹我入君懷」，《懷徐幹詩》「將心寄明月，流影入君懷」。太白詩「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兼裁其意，撰成奇語。梅禹金。

《詩眼》云：山谷言：學者若不見古人用意處，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愈遠。若「風吹柳花

滿店香」，若人能復爲此句，亦未是太白。至於「吳姬壓酒勸客嘗」，「壓」字他人亦難及。「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益不同。「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此乃眞太白妙處，當潛心焉。故學者先以識爲主，禪家所謂正法眼，直須具此眼目，方可入道。《漁隱叢話》。

《金陵酒肆留別》，山谷云：「此乃眞太白妙處。」而須溪云：「終是太白語別。」予許須溪知言云。《詩辨坻》。

李太白詩「風吹柳花滿店香」，溫庭筠《咏柳詩》「香隨靜婉歌塵起，影伴嬌嬈舞袖垂」，傳奇詩「莫唱踏陽春，令人離腸結。郎行久不歸，柳自飄香雪」。其實柳花亦有微香，詩人之言非誣也。柳花之香，非太白不能道。竹之香，非子美不能道。《楊升庵外集》。

太白詩「吳姬壓酒喚客嘗」，說者以爲工在「壓」字，不知吳人方言，至酒家有「旋壓酒子相待」之語。《雲麓漫鈔》。

李白「人分千里外，興在一杯中」，高適「功名萬里外，心事一杯中」，如武夫之對韻士。而胡元瑞云：「二詩甚類。」予謂字面則同，句意懸絕。《彈雅》。

杜之《北征》、《述懷》，皆長篇敍事，然高者尙有漢人遺意，平者遂爲元、白濫觴。李《送魏萬》等篇，自是齊、梁，但才力加雄、辭藻加富耳。《詩藪》。

太白詩「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對景懷人，意味深永。少陵詩「寒空巫峽曙，落日渭陽情」，亦是寫景贈別，而語意淺短。杜詩佳處固多，此等句法却不如李。仇蒼柱《杜詩詳註》。

太白讀書匡山，十年不下山，潯陽獄中猶讀《留侯傳》，以彼仙才，苦心如此。今忽忽白日，而嘐嘐古人，是自絆而希千里也。《千一錄》。

詩貴意，意貴遠不貴近，貴淡不貴濃，濃而近者易識，淡而遠者難知。如杜子美「鈎簾宿鷺起，丸藥流鶯轉」，李太白「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王摩詰「反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皆淡而愈濃，近而愈遠，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懷麓堂詩話》。

曹子建詩「譬海出明珠」，與太白「如天落雲錦」，句法同。太白五言，如「菖蒲花紫茸」及「登華不注峰」，與此句皆奇崛異常。《楊升庵外集》。

世多言李太白以醉入水捉月溺死，此談者好奇之過。太白對月，能作「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之句，意氣本自超出宇宙，「對影三人」，雖醉豈復狂惑至此。《玉澗雜書》。

李太白云「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杜子美云「斫却月中桂，淸光應更多」，二公所以爲詩人冠冕者，胸衿闊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鶴林玉露》。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此詩之妙不待贊，前句云「不見」，後句云「不知」，讀之不覺其複，此二不字決不可易。大抵盛唐大家正宗，作詩取其流暢，不似後人之拘拘耳。楊升庵《絶句衍義》。

宋之問所得駱氏靈隱警句「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李太白《天台曉望》詩「門標赤城霞，樓棲滄島月」，最相似。文翔鳳《雲夢藥溪談》。

吟咏瀑水衆矣，大抵比況耳，未有得於所見，鑿空下語爲興詩者。太白獨曰：「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氣象雄傑，古今絶唱。王阮《義豐集》。

李白《鸚鵡洲》詩，調既迅急，而多複字，兼離唐韻，當是五言古詩耳。《詩辨坻》。

七言絶句，初唐風調未諧。開元、天寶諸名家，無美不備。李白、王昌齡尤爲擅場。昔李滄溟推「秦時明月漢時關」一首壓卷，余以爲未允，必求壓卷，則王維之「渭城朝雨」，李白之「朝辭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渙之「黄河遠上」，其庶幾乎？而終唐之世，絶句亦無出四章之右者矣。王阮亭《唐人萬首絶句選·凡例》。

盛弘之《荆州記》狀巫峽江水之迅云：「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杜子美詩「朝發白帝暮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徵」，李太白詩「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盡，扁舟已過萬重山」。雖同用盛弘之語，而優劣自別。

今人謂李、杜不可以優劣論，此語亦太憒憒。《楊升庵外集》。

盛弘之《荆州記》云：「白帝至江陵一千二百里，春水盛時，行舟朝發夕至，雲飛鳥逝，不是過也。」太白述之爲韻語，驚風雨而泣鬼神矣。楊升庵《絕句衍義》。

《越中覽古》詩，前三句賦昔日豪華之盛，末一句詠今日凉凄之景。大抵唐人弔古之作，多以今昔盛衰構意，而從横變化，存乎體裁。此與韓退之《遊曲江寄白舍人》詩，漠漠輕陰晚自開，青天白日映樓臺。曲江水滿千花樹，有底忙時不肯來。元微之《劉阮天台》詩，芙蓉脂肉綠雲鬟，圖畫樓臺金碧山。千樹桃花萬年藥，不知何事憶人間？皆以落句轉合，有抑揚，有開合，此格唐詩中亦不多得。敖子發。

太白詩：「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席，楓樹落紛紛。」襄陽詩：「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尋陽郭，始見香爐峰。嘗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東林不可見，日暮空聞鐘。」詩至此，色相俱空，如羚羊挂角，無跡可求，畫家所謂逸品是也。王阮亭《分甘餘話》。

《寧國府志》載胡安定先生《石壁》詩一首，其序曰：「余嘗覽李翰林題《涇川汪倫別業》二章，其詞俊逸，欲屬和之。今十月，自新安歷旌德，而仙尉曾公望同遊石壁，蓋勝境也。奇峰對聳，清溪中流，路出半峰，佳秀可愛。傳聞新建汪公，所居不遠，掩映溪岫，率類於

此。且欲尋訪，迫暮不獲。因思旌川卽涇川接境也，而幽勝過之；汪公亦倫之别派也，而儒雅勝之。豈可使諷詠不及於古乎？輒成一首，題於汪公屋壁，雖不及藻飾佳境，比肩英流，庶俾謫仙之詩，不獨專美。」其詩曰「李白好溪山，浩蕩涇川遊。題詩汪氏壁，聲動桃花洲。英辭逸無繼，爾來三百秋」云云。按太白本集，詩題祇云《過汪氏别業》，而此序乃云《題涇川汪倫别業》，先生非妄言者，又去唐時未遠，當必有據。

詩五平五仄句，或謂自宋始有之，非也。顔延年詩「獨静闕偶語，陰蟲先秋聞」，李太白詩「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孟東野詩「夜鏡不照物，朝光何時升」。《餘冬序錄》。

《法藏碎金》云：太白《夜懷》有句云「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潘佑《獨坐》有句云「凝神入混茫，萬象成虚宇」。予愛二子吐辭精敏之力，入道深密之狀，合而書之，聊爲己用。《漁隱叢話》。

今人作詩，多忌重疊，右丞《早朝》，妙絕古今，猶未免五用衣冠之論。太白《訪戴天山道士不遇》詩，水聲、飛泉、樹、松、桃、竹，語皆犯重。吁！古人言外求佳，今人於句中求隙，去之遠矣。《唐詩解》。

太白詩「斗酒渭城邊，壚頭耐醉眠」，乃岑參之詩，誤入。《塞上曲》「騮馬新跨白玉鞍」，乃王昌齡之詩，亦誤入。昌齡本有二篇，前篇乃「秦時明月漢時關」也。《滄浪詩話》。

「蜀國曾聞子規鳥，宣城還見杜鵑花。一叫一迴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此太白寓宣州懷西蜀故鄉之作也。太白爲蜀人，見於劉全白誌銘，曾南豐《集序》、楊遂《故宅記》及自敍書，不一而足，此詩又一證也。近日吾鄉一士夫，爲山東人，作詩序云「太白非蜀人，乃山東人也」。予以前所引證詰之，答曰：「且諂山東人，祈綽楔貲，何暇核實。」《楊升庵外集》。

《哭宣城善釀紀叟》，予家古本作「夜臺無李白」，此句絕妙，不但齊一生死，又且雄視幽明矣。昧者改爲「夜臺無曉日」，夜臺自無曉日，又與下句「何人」字不相干。甚矣，士俗不可醫也。《楊升庵外集》。

小曲有「咸陽沽酒寶釵空」之句，云是李白所製，然《李白集》中有《清平樂》詞四首，獨欠是詩，而《花間集》所載「咸陽沽酒寶釵空」，乃云是張泌所爲，莫知孰是？《夢溪筆談》。

李太白全集卷之三十五

附録五

年譜

錢塘王琦琢崖編輯

王𪱔葆光王復曾宗武較

李太白年譜

據太白詩文自述，系出隴西漢將軍李廣後，見《贈張相鎬》詩。於涼武昭王爲九世孫。當隋之末，其先世以事徙西域，隱易姓名，故唐興以來，漏於屬籍。至武后時，子孫始還內地，于蜀之綿州家焉。因逋其邑，遂以客爲名，卽太白父也。李陽冰《草堂集序》曰：李白，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九世孫。蟬聯珪組，世爲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與名，累世不大曜。神龍之初，逃歸于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范傳正《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曰：其先隴西成紀人。公之孫女於箱篋中，得公之子伯禽手疏十數行，紙壞字缺，不能詳備，約而計之，涼武昭王九代孫也。

隋末多難，一房被竄於碎葉，流離散落，隱易姓名，故自國朝以來，漏於屬籍。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爲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爲名，高臥雲林，不求祿仕。按：陽冰《序》，乃太白在時所作，所述家世，必出於太白自言。傳正《碑》，據太白之子所手疏，二文序述，無有異詞，此其可信而無疑者也。《新唐書·李白本傳》曰：李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蓋本二文以爲依據也。太白之爲蜀人，固彰彰矣。魏顥《李翰林集序》亦曰：白本隴西，乃放形，因家于綿。劉全白《翰林學士李君碣記》云：君廣漢人。其說皆同。是知世謂太白爲隴西成紀人者，本其先世族望而言也。或謂蜀人，或謂綿州，或曰巴西，或曰廣漢，皆指其生長之地，或據當時之名，或援前古之名，而互言之也。至若杜子美、元微之稱爲山東李白，則又因其流寓之地而言之也。《舊唐書》竟以白爲山東人，且云父爲任城尉，因家焉。與諸說獨異。《南部新書》云：李白，山東人，父爲任城尉，因家焉。少與魯人隱徂徠山，號竹溪六逸，俗稱蜀人，非也。今任城令廳，有白之詞尚存。蓋仍舊史之誤而云耳，不可信也。

〔傳疑〕《輿地廣記》曰：綿州彰明縣有唐李白碑，白之先世嘗流巂州，其後內移，白生于此縣。《杜詩補遺》曰：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康山，白讀書于大康山，有讀書堂尚存。其宅在清廉鄉。洪邁《容齋續筆》曰：杜子美贈李太白詩：「康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說者以爲卽廬山也。吳

曾《能改齋漫錄》內《辨誤》一卷，正辨是事。引杜田《杜詩補遺》云：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康山，白讀書于大康山，有讀書堂尚存。其宅在清廉鄉。後廢爲僧房，稱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吳君以是證杜句，知康山在蜀，非廬山也。予按：當塗所刊《太白集》，其首載《新墓碑》，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范傳正撰，凡千五百餘字，初無補遺所紀七十餘言。豈非好事者僞爲此書，如《開元遺事》之類，以附會杜老之詩耶？歐陽忞《輿地廣記》云：彰明有李白碑，白生於此縣。蓋亦傳說之誤，當以范碑爲證。《方輿勝覽》：李陽冰《草堂集序》：李白，與聖皇帝之九世孫。其先以罪謫居條支，神龍之始，逃歸于蜀之昌明。今本李陽冰《草堂集序》無「昌明」字。按：彰明縣自先天以前，止曰隆昌，後避玄宗諱，始曰昌明。五代時改曰彰明。《楊升庵文集》引《成都古今記》云：李白生於彰明之青蓮鄉。

唐長安元年，辛丑。即武后之大足元年也，十月始改長安。一歲

太白生。《舊譜》起於聖曆二年己亥，云白生于是年。按曾鞏《序》，享年六十四。李陽冰《序》載白卒於寶應元年十一月，自寶應元年逆數六十四年，乃聖曆二年也。薛氏據之，故曰白生於是年。然李華作《太白墓誌》曰年六十二，則應生於長安元年。以《代宋中丞自薦表》核之，表作於至德二載丁酉，時年五十有七，合之長安元年爲是。若生聖曆二年，則當云五十有九矣。自當以表爲正，

故訂以長安元年爲太白始生之歲。又按李陽冰《序》云：神龍之始，逃歸於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范傳正《墓碑》云：神龍初，潛還廣漢。今以李《誌》、曾《序》參互考之，神龍改元，太白已數歲，豈神龍之年號乃神功之訛，抑太白之生，在未家廣漢之前歟？驚姜之夕，長庚入夢，故名白，以太白字之。若青蓮居士、酒仙翁，又其所自號者。青蓮居士，見《答湖州迦葉司馬》詩及《答僧中孚贈仙人掌茶詩序》。青蓮花出西竺，梵語謂之優鉢羅花，清淨香潔，不染纖塵。太白自號，疑取此義。《眉公秘笈》謂其生於彰明之青蓮鄉，故號青蓮。按：青蓮鄉在綿州舊彰明縣內，《彰明逸事》原作清廉鄉，疑後人因太白生於此，故易其字作靑蓮耳。謂太白因此而取號，恐未是。酒仙翁，見《送權十一序》。

長安二年，壬寅。二歲

長安三年，癸卯。三歲

長安四年，甲辰。四歲

神龍元年，乙巳。是年中宗復位。

太白年五歲，能誦六甲。

神龍二年，丙午。六歲

景龍元年，丁未。即神龍三年。九月，改元景龍。七歲

景龍二年，戊申。　八歲

景龍三年，己酉。　九歲

景雲元年，庚戌。　卽景龍四年。六月，改元唐隆。睿宗卽位，七月，改元景雲。

太白年十歲，通《詩》、《書》，觀百家。

景雲二年，辛亥。　十一歲

先天元年，壬子。　是年正月，改元太極。五月，改元延和。八月，玄宗卽位，始改先天。　十二歲

開元元年，癸丑。　卽先天二年。十二月，始改開元。　十三歲

〔附考〕《舊譜》：開元元年十月甲辰，帝獵渭川，有《大獵賦》。按：《賦序》但云以孟冬十月大獵於秦，而不書年分。考《通鑑》，先天元年十月癸卯，上幸新豐，獵於驪山之下。開元元年十月甲辰，獵於渭川。八年十月壬午，畋於下邽。十月而獵於秦地，凡三見。《舊譜》竟屬之癸丑歲者，大約以太白生於聖曆二年，至是合十有五歲，因「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一詩，而附會其說。若以太白生自長安元年數之，至是始十有三歲耳，恐未是。

開元二年，甲寅。　十四歲

開元三年，乙卯。

太白年十五。《上韓荆州書》云：十五好劍術，遍干諸侯。《贈張相鎬》詩云：十五觀奇

書，作賦凌相如。按太白《明堂賦序》，歷遡天皇、天后、中宗，而不及睿宗，則是賦之作，不特在未改乾元殿之先，幷在睿宗未崩之先矣。考睿宗之崩在開元四年六月，制改明堂爲乾元殿在開元五年七月，賦之作應在三四年間，豈所謂「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者，卽是《明堂》一賦歟？

開元四年，丙辰。　十六歲

開元五年，丁巳。　十七歲

開元六年，戊午。　十八歲

開元七年，己未。　十九歲

開元八年，庚申。

太白年二十。性倜儻，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嘗手刃數人。輕財重施，不事產業。是年，禮部尙書蘇頲出爲益州長史。《舊唐書·蘇頲傳》：開元八年，頲除禮部尙書，罷政事，俄知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事。太白於路中投刺，頲待以布衣之禮，因謂羣寮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逸人東嚴子者，隱於岷山之陽，東嚴子，姓名不可考。楊升庵以爲卽徵君趙蕤，梓州鹽亭人，字雲卿者是。又曰：岷山之陽，卽指匡山。杜子美贈詩所謂「匡山讀書處」。其說見《晏公類要》。鄭谷詩所謂「雪下文君沽酒店，雲藏李白讀書山」者也。俱恐未是。太白從之遊，巢居數年，不跡城市。

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郡守聞而異之，詣廬親覩，因舉二人以有道科，並不起。上二事，見太白所上《上安州裴長史書》中，自敍歷歷，然無歲月可考，而蘇頲之爲益州長史，實惟開元八年，故連其少年諸事幷敍於此。又書中先言隱居岷山，後言投刺蘇公，玩其文義，作兩段敍述，非接次而言者。州舉有道，應是見蘇公以後事。《新唐書》本傳曰：「白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爲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蓋依書辭順序之耳，恐未是。又楊升庵以廣漢太守爲蘇頲，且引頲薦疏所謂「趙蕤術數，李白文章」爲證。今按：蘇頲爲益州長史，未嘗爲廣漢太守，據書中所說，明是兩人，楊說殊謬。

〔傳疑〕《唐詩紀事》引東蜀楊天惠《彰明逸事》云：「元符二年春正月，天惠補令於此，從學士大夫求問逸事。聞唐李白，本邑人。微時，募縣小吏，入令臥內，嘗驅牛經堂下，令妻怒，將加詰責，太白亟以詩謝云：「素面倚欄鉤，嬌聲出外頭，若非是織女，何必問牽牛？」令驚異不問。稍親，招引侍硯席。令一日賦山火詩云：「野火燒山後，人歸火不歸。」思軋不屬，太白從旁綴其下句云：「燄隨紅日遠，烟逐暮雲飛。」令慚止。頃之，從令觀漲，有女子溺死江上，令復苦吟云：「二八誰家女，飄來倚岸蘆。鳥窺眉上翠，魚弄口旁朱。」太白輒應聲繼之云：「綠髮隨波散，紅顏逐浪無。何因逢伍相，應是怨秋胡。」令滋不悅。太白恐，棄去。隱居戴天大匡山，往來旁郡，依潼江趙徵君蕤。蕤亦節士，

任俠有氣，善爲縱横學，著書號《長短經》。太白從學歲餘，去，遊成都，賦《春感》詩云：「茫茫南與北，道直事難諧。榆莢錢生樹，楊花玉糝街。塵縈遊子面，蝶弄美人釵。却憶青山上，雲門掩竹齋。」益州刺史蘇頲，見而奇之。時太白齒方少，英氣溢發，諸爲詩文甚多，微類宮中行樂詞體。今邑人所藏百篇，大抵皆格律也。雖頗體弱，然短羽褵褷，已有鳳雛態。淳化中，縣令楊遂爲之引，謂爲少作是也。遂，江南人，自名能詩，累謫爲令云。琦按：此編今已不傳。晁公武《讀書志》曰：蜀本《太白集》附入左綿邑人所裒白隱處少年所作詩六十篇，尤爲淺俗。今蜀本李集亦不可見，疑《文苑英華》所載五律數首或即是與？始太白與杜甫相遇梁、宋間，結交歡甚，久乃去，客居魯徂徠山。甫從嚴武成都，太白益流落不能歸，故甫詩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然學者多疑太白爲山東人，又以匡山爲匡廬，皆非也。今大匡山猶有讀書臺，而清廉鄉故居遺地尚在，廢爲寺，名隴西院，有唐梓州刺史碑，失其名。《太平寰宇記》：綿州彰明縣有李白碑，在寧梵寺門下，梓州刺史于邵文。《元豐九域志》：綿州有李太白碑，唐梓州刺史于邵文。及綿州刺史高祝記。太白有子曰伯禽，女曰平陽，皆生太白去蜀後。有妹月圓，前嫁邑子，留不去，以故葬邑下。墓今在隴西院旁百步外，或傳院乃其所捨云。

開元九年，辛酉。二十一歲

開元十年，壬戌。　二十二歲

開元十一年，癸亥。　二十三歲

開元十二年，甲子。　二十四歲

有《蟾蜍薄太淸》詩　《新唐書》：開元十二年七月，廢皇后王氏爲庶人。舊註謂《蟾蜍薄太淸》一篇，爲廢后而作，玩詩意，當是。

開元十三年，乙丑。　二十五歲

太白出遊襄、漢，南泛洞庭，東至金陵、揚州，更客汝、海，還憇雲夢。故相許圉師家以孫女妻之，遂留安陸者十年。以上遊歷之處，略見上安州李長史、裴長史二書中，其歲月皆無可考。而娶于許氏，約計當在是年之後，故幷敍于此。

《訪戴天山道士不遇》詩、《登峨嵋山》詩、《登錦城散花樓》詩，在蜀所作者，皆是年以前詩。

開元十四年，丙寅。　二十六歲

開元十五年，丁卯。　二十七歲

開元十六年，戊辰。　二十八歲

開元十七年，己巳。　二十九歲

開元十八年，庚午。

太白年三十。《上韓荆州書》云：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上安州裴長史書》云：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常横經枕籍，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以爲士生則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杖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憩跡于此，至移三霜焉。按太白《送從姪耑遊廬山序》云：余少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蹉跎十年。是太白寓居安陸蓋十年也。合之此書觀之，約其旅遊安陸，娶于許氏，當在開元十三年之後，太白於時，年二十六、七矣。踰三年，年始三十，有《上裴長史書》有「憩跡於此，至移三霜」之語，則開元十八年也。又踰四年，年三十五，則開元二十三年，計此十年間，正是其酒隱安陸之十年。自是而出遊太原，轉之齊、魯矣。其蒼梧、洞庭、溟海、維揚、金陵、鄂城之遊，皆在二十六、七以前，此皆參互可考者。曾子固《序》曰：白出居襄、漢之間，南遊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者，高宗宰相圉師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三年字，尙欠精審。曩昔東遊維揚，不踰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於楚，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伏屍慟哭，若喪天倫。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便之金陵。數年

來觀，筋肉尙在，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寢興攜持，丐貸營葬於鄂城之東。又曰：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爲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烟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徹，句句動人。」故交元丹，親接斯議。

有《安陸白兆山桃花巖寄劉侍御綰》詩，詩有「雲臥三十年，好閑復愛仙」之句，雖未必即是三十歲所作，亦其上下數年間詩也。《舊譜》列是詩於戊午年下，蓋旣以聖曆二年爲太白始生之歲，又誤以三十爲二十耳，考其時，太白尙未出蜀。又《舊譜》以《門有車馬客行》及《答湖州迦葉司馬》詩皆列於三十歲之下。按：《門有車馬客》詩曰：「嘆我萬里遊，飄颻三十春。」此嘆其客遊之久，非紀其始壯之年，觀下文「北風揚胡沙，埋翳周與秦」之句，應是祿山殘破兩京之後所作。《答湖州迦葉司馬》詩云：「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恐是長安遇賀監以後之作，故有「謫仙人」之稱。其曰「三十春」者，是言放浪酒中約三十年，非謂是時年甫及三十也。茲皆不采。《安州應城玉女湯》詩、《安州般若寺水閣納涼喜遇薛員外乂》詩、《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秋夜於安府送孟贊府還都序》、《上安州李長史書》、《上安州裴長史書》，皆在安陸十年中之作。

開元十九年，辛未。　三十一歲

開元二十年，壬申。　三十二歲

有《送梁公昌從信安王北征》詩。　是年正月。以禮部尚書信安郡王禕爲河東河北道行軍副元帥，將兵擊奚、契丹。　三月，信安郡王禕與幽州長史趙含章大破奚、契丹于幽州之北。

開元二十一年，癸酉。　三十三歲

開元二十二年，甲戌。　三十四歲

按太白《與韓荆州書》有「三十成文章」語，此書當是庚午以後甲戌以前四年中之作。《唐書・韓朝宗傳》：朝宗累遷荆州長史。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其爲荆州長史在是年以前。其《憶襄陽舊遊贈濟陰馬少府》詩曰：「昔爲大堤客，曾上山公樓。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荆州。」魏顥作公集序云：「長揖韓荆州，荆州延飲，白誤拜，韓讓之，白曰：『酒以成禮。』荆州大悦。」皆是時事。

開元二十三年，乙亥。　三十五歲

太白遊太原，有《秋日於太原南栅餞陽曲王贊公賈少公石艾尹少公應舉赴上都序》。是年太白遊太原，因南栅餞飲一序知之。《舊唐書》：開元二十三年春正月乙亥，親耕籍田，加至九推而止，卿以下終其畝。大赦天下。在京文武官及朝集採訪使，三品以上加一爵，四品以下加一階，外官賜勳一轉。其才有霸王之略，學究天人之際及堪將、帥、牧、宰者，令五品以上清官及刺史

各舉一人。致仕官量與改職，依前致仕。賜酺三日。此文所云：「今春皇帝有事千畝，湛恩八埏，大搜羣材，以緝邦政。王公以令宰見舉，賈公以王霸昇聞。」正其事也。又開元十九年春正月丙子，帝親耕于興慶宮龍池，此乃帝欲知稼穡之事，故習爲之。雖曰親耕，與籍田大禮不同，無恩典逮下，與此文所言不合，故訂其的爲是年之作。識郭子儀於行伍中，言於主帥，脫其刑責。與譙郡元參軍攜妓遊晉祠，浮舟弄水。見《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詩。皆是時事。已而去之齊、魯，寓家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會徂徠山，酣飲縱酒，號「竹溪六逸」。遊齊、魯歲月不可詳考，幷附於此。

有《五月東魯行答汶上翁》詩曰：「顧余不及仕，學劍來山東。舉鞭訪前途，獲笑汶上翁。」是初遊魯地之作。又有《送韓準裴政孔巢父還山》詩，是酣飲竹溪時之作。

〔附考〕是年，司馬子微化形於天台。劉大彬《茅山志》：司馬子微于開元乙亥歲六月十八日，蛻形於天台。按太白《大鵬賦序》云：「余昔於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因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此賦未詳作於何年。《舊譜》列於開元十年之下，未知何據。

開元二十四年，丙子。三十六歲

開元二十五年，丁丑。三十七歲

開元二十六年，戊寅。　三十八歲

〔附考〕是年潤州刺史齊澣開伊婁河於揚州南瓜洲浦。太白有《題瓜州新河餞族叔舍人賁》詩曰：「齊公鑿新河，萬古流不絕。豐功利生人，天地同朽滅。」正指其事，乃是年以後之作。

開元二十七年，己卯。　三十九歲

開元二十八年，庚辰。

太白年四十。

〔附考〕是年孟浩然卒。王士源《孟浩然集序》曰：「開元二十八年，王昌齡遊襄陽，時浩然疾疹發背且愈，相得甚歡，浪情宴謔，食鮮疾動，終於冶城南園，年五十有二。」太白有《贈孟浩然》詩、《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詩、《春日歸山寄孟浩然》詩，皆是年以前之作。

開元二十九年，辛巳。　四十一歲

天寶元年，壬午。　四十二歲

時太白遊會稽，與道士吳筠共居剡中。會筠以召赴闕，薦之於朝，玄宗乃下詔徵之。太白至京師，與太子賓客賀知章遇於紫極宮，一見賞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因解金龜換酒爲樂。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務，草答蕃書，辯若懸河，筆不停綴。

又上《宣唐鴻猷》一篇，帝嘉之，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爲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得此！」命供奉翰林，專掌密命。《本事詩》曰：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按太白出蜀之後，歷遊吳、楚、齊、魯，多涉年所，而後入京，謂自蜀至京師，誤也。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復請所爲文，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嘆者數四，號爲謫仙。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間日，由是稱譽光赫。賀又見其《烏棲曲》，或言是《烏夜啼》。嘆賞苦吟，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矣！」《摭言》曰：李太白謁賀知章，知章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魏顥《序》曰：白久居峨眉，與丹丘因持盈法師達，白亦因之入翰林。按李陽冰及樂史《序》，皆言天寶中召入翰林。劉全白《碣記》、范傳正《新墓碑》云天寶初。太白代宋中丞作自薦表，亦曰：「天寶初，五府交辟，不求聞達，亦由子眞谷口，名動京師。上皇聞而悅之，召入禁掖。既潤色於鴻業，亦間草於王言，雍容揄揚，特見褒賞。」考其時，當在天寶元、二年間。蓋太白爲知章所薦，而知章之辭職在天寶二年之十二月，其祖餞出京，在三年之正月，則太白之因其薦而入朝及爲飮中八仙之遊，在二年十二月以前，不居然可知乎？又按太白之召見，《舊唐書》以爲吳筠薦之，《新唐書》以爲賀知章言之，《新書》蓋本之樂史《別集序》。考太白有《別內赴徵》三首，則其西入京師，乃應詔而至，非浪遊也。疑當時吳筠薦之於先，賀知章復言之於後。在玄宗於筠之薦，視太白不過與預薦諸人一例等視而已，

及得知章之稱譽，而後以奇才相待，異禮有加。世但知有賀之薦，而不知有吳之薦，殆未稽之于舊史耳。至魏顥《序》謂「丹丘因持盈法師達，白亦因之入翰林」，持盈法師謂玉眞公主也。太白有《玉眞公主別館苦雨》詩，想其才名炫燿竦動一時，公主亦欲識其人，而揚聲于人主之前，亦理之所有者乎！

有《遊泰山》詩、古本題下有註云：「天寶元年四月，從故御道上泰山。」則其時在魯而不在會稽，幷未嘗入京可知也。但未知遊泰山之後方入會稽，抑入會稽在遊泰山之先，皆不可考。第一首云：「四月上泰山，石平御道開。」第五首云：「山花異人間，五月雪中白。」正其時，在四月、五月之交矣。《別內赴徵》詩。

〔附考〕按開元二十九年正月，始立崇玄學，置生徒，令習《老子》、《莊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經例考試。天寶元年二月，號莊子爲南華眞人，文子爲通玄眞人，列子爲冲虛眞人，庚桑子爲洞虛眞人。太白有《送于十八應四子舉落第還嵩山》詩，中有「炎炎四眞人」句，應爲是時以後之作。

〔附考〕是年改鄆州平陸縣爲中都縣，析涇縣、南陵、秋浦三縣，置青陽縣。白有《別中都明府兄》詩、《酬中都小吏攜斗酒雙魚於逆旅見贈》詩、《改九子山爲九華山與高霽韋權輿聯句》詩，又有《望九華山贈青陽韋仲堪》詩，皆是時以後所作。

〔附考〕是年胡紫陽卒。據紫陽碑文，紫陽之卒在天寶元年，其葬以十月望後。白有《題紫陽先生壁》詩、《冬夜於隨州紫陽先生飡霞樓送烟子元演隱仙城山序》，皆是年以前之作。其《漢東紫陽先生碑銘》，是年以後所作。

天寶二年，癸未。四十三歲

公在長安與賀知章、汝陽王璡、崔宗之、裴周南爲酒中八仙之遊。李陽冰《集序》云：害能成謗，帝用疏之。公乃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與賀知章、崔宗之等，自爲八仙之遊，謂公謫仙人，朝列賦謫仙之歌凡數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據此，則八仙之遊乃被讒以後事。賀監以天寶三載正月歸越，時公作詩送之，則其酣飲同遊，正在元、二年間，豈供奉無多日，即遭讒毁，賀監未去之前已不能安其身歟？八仙之名，李《序》舉其二，曰賀知章、崔宗之，與太白而三。范《碑》舉其四，曰賀知章、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與太白而五。《新唐書》本傳云：白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中八仙人。蓋據杜子美《飲中八仙歌》而記之耳。錢牧齋譏其既云天寶初供奉，又云與蘇晉同遊爲自相矛盾。蓋蘇晉以開元二十二年先卒，見《舊唐書》，而謂於天寶初與李白同遊，恐其誤也。然子美與太白同時，遍舉其人，自必不妄，或者天寶初蘇晉尚存，《舊書》二十二年之下卒字之上尚有缺文，遂致茲誤，亦未可知。其裴周南一人，不入杜詩所詠之數，意者如今時文酒之會，行之日久，一人或亡，則以一人補之，以致姓名流傳，參差不一，其以此歟？

天寶三載，甲申。五月改「年」爲「載」。四十四歲

太白在翰林，代草王言。然性嗜酒，多沉飲，有時召令撰述，方在醉中，不可待，左右以水沃面，稍解，卽令秉筆，頃之而成。帝甚才之，數侍宴飲。因沉醉引足令高力士脱靴，力士恥之，因摘其詩句以激太眞妃。帝三欲官白，妃輒沮之。又爲張垍讒譖，公自知不爲親近所容，懇求還山，帝乃賜金放歸。《本事詩》云：李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玄宗聞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絶人，器識兼茂，便以上位處之，故未命以官。嘗因宮人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辰美景，豈可獨以聲伎爲娱，儻時得逸才詞人咏出之，可以誇耀於後。」遂命召白。時寧王邀白飲酒，已醉，旣至，拜舞頽然，上知其薄聲律，謂非所長，命爲《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頓首曰：「寧王賜臣酒，今已醉，儻陛下賜臣無畏，始可盡臣薄技。」上曰：「可。」卽遣二内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筆以授之，又令二人張朱絲欄于其前。白取筆抒思，略不停綴，十篇立就，更無加點。筆跡遒利，鳳跌龍拏，律度對屬，無不精絶。出入宮中，恩禮殊厚，竟以疏縱乞歸，上亦以非廊廟器，優詔罷遣之。《松窗錄》云：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卽今牡丹也。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太眞妃以步輦從。詔特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部。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

樂前，將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遂命龜年持金花箋宣賜翰林供奉李白立進《清平調》辭三章。白欣然承旨，猶苦宿酲未解，因援筆賦之，其辭曰：「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杆。」龜年遽以辭進，上命梨園弟子約略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太眞妃持玻瓈七寶盞，酌西涼州蒲桃酒，笑領歌，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眞妃飲罷，斂繡巾重拜上。龜年常語於五王，獨憶以歌得自勝者無出於此，抑亦一時之極致耳。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會高力士終以脫靴爲深恥，異日，太眞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比以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反拳拳如是？」太眞妃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是賤之甚矣！」太眞妃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松窗錄》，唐韋叡撰，今亡。此則自《太平廣記》中錄出。樂史《別集序》中所載，蓋本之此書。《摭言》云：開元當是天寶之誤。中，李翰林白應詔草《白蓮花開序》及宮辭十首，時方大醉，中貴人以冷水沃之，稍醒，白於御前索筆一揮，文不加點。今本《摭言》缺此一則，《太平廣記》中引之。按所謂草《白蓮花開序》，疑卽范《墓碑》所云《泛白蓮池序》也。所謂宮詞

十首，疑卽《本事詩》所云《宮中行樂詞》五言律十首也。蓋皆得之傳聞，故其說不無少異。今《宮詞》僅存八首，《白蓮序》已亡。　鍾泰華《文苑四史》云：《唐書》曰：玄宗召李白草《白蓮辭》，使太眞捧硯，力士脫靴。今《唐書》無此文，恐出自稗官小說，鍾蓋誤引耳。　魏顥《集序》云：上皇豫遊，召白，白時爲貴門邀飲，比至，半醉，令製《出師詔》，不草而成，許中書舍人。　諸書皆言太白以醉中應詔而作詩文，《宮中行樂詞》多言中春之景，沉香亭賦《清平調》値牡丹繁開，則春暮矣，《泛白蓮池》又夏中事，《出師詔》不詳何時，大抵各舉其所聞之一事而言，致有不同，非傳聞之錯互也。　杜子美詩云：「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想其扶醉而見天子，固不止偶然一次矣。　《唐國史補》云：「李白在翰林多沉飮，玄宗令撰樂詞，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動，索筆一揮十數章，文不加點。後對御令高力士脫靴，上令小閹排出之。」《舊唐書》：白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　《酉陽雜俎》云：李白名播海內，玄宗於便殿召見，神氣高朗，軒軒若霞舉。上不覺忘萬乘之尊，因命納履，白遂展足與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勢，遽爲脫之。及出，上指白謂力士曰：「此人固窮相。」　李陽冰《集序》云：醜正同列，害能成謗，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乃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詠歌之際，屢稱東山。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　按：李陽冰、魏顥皆嘗與太白遊處，二序所紀出處，較之他文定爲眞確可信。陽冰所謂「醜正同列，害能成謗」，

顥《序》所謂「以張垍讒逐」，劉全白《翰林學士李君碣記》亦曰「爲同列者所謗，詔令歸山」。三書大約相同，而新舊史皆不載，知其疏略矣。《野客叢書》曰：李白事，所説不一。魏顥作《文集序》曰：上皇豫遊，召白，白時爲貴朋邀飲，比至，半醉，令製《出師詔》，不草而就，許中書舍人。以張垍讒逐，遊海岱間，年五十餘，尚無禄位。樂史作《別集序》則又云：上與太眞在沉香亭賞木芍藥，令李龜年持金花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調》，白宿酲未解，援筆賦之。會高力士挾脱靴之恨，譖白于妃，由是上三欲官白，輒爲妃沮。劉全白作《碣記》曰：天寶初，玄宗辟翰林待詔，因爲《和蕃書》幷上《宣唐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綸誥之任委之，爲同列者所謗，詔令歸山，遂浪跡天下。范傳正《新墓碑》曰：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論當世務，草《答蕃書》，玄宗嘉之，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被酒于翰苑中，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既而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掇後患，惜而遂之。其説紛紜，不同如此。惟樂史所説，頗與傳文合。傳曰：白供奉翰林，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沉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頮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飲，白常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數貴，恥之，摘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之。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懇求歸山，帝賜金放還。所載如此。僕謂李白不容於朝，固由高力士之譖，然其爲人疏曠不密，觀傳正所謂「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

樹」，又觀李陽冰《草堂集序》謂「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醜正同列，害能成謗」，疑其醉中曾泄漏禁中事機，或者云云，明皇因是疏之。

計太白在長安不過三年，所賦諸詩，其《玉眞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詩、《灞陵行送別》詩、《送程劉二侍御獨孤判官赴安西幕府》詩、《望終南山寄紫閣隱者》詩、《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詩、《春歸終南山松龍舊隱》詩、《登太白峰》詩、《杜陵絕句》、《夕霽杜陵登樓寄韋繇》詩、《怨歌行》，註云：「長安見內人出嫁，友人令予代爲之。」皆在長安中之作，先後不可考。其《侍從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百囀歌》、《宮中行樂》詞、《清平調》詞、《送賀監歸四明應制》詩、《送賀賓客歸越》詩，《舊唐書》：天寶二年十二月乙酉，太子賓客賀知章請度爲道士還鄉。三載正月庚子，遣左右相以下祖別賀知章於長樂坡上，賦詩贈之。太白二詩，一乃應制，一私自送行而作者也。其《對酒憶賀監》二首，又《重憶》一首，皆知章沒後之作。《朝下過盧郎中敍舊遊》詩、《金門答蘇秀才》詩、《侍從遊宿溫泉宮》詩、《駕去溫泉宮後贈楊山人》詩、《溫泉侍從歸逢故人》詩、《同王昌齡送族弟襄歸桂陽》詩，詩曰：「秦地見碧草，楚謠對金樽。把酒爾何思，鷓鴣啼南園。予欲羅浮隱，猶懷明主恩。躊躕紫宮戀，孤負滄洲言。」知此詩在翰林時之作。其《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詩，則在是時以後至德以前。皆供奉翰林時所作。

《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院內諸學士》詩、《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詩，詩曰：「何處可爲別，長安青綺門。臨當上馬時，我獨與君言。風吹芳蘭折，日沒鳥雀喧。舉手指飛鴻，此情難具論。同歸無早晚，潁水有清源。」應是被讒而去志已決之語。乃遭讒之後所作。《還山留別金門知己》詩、《初出金門尋王侍御不遇咏壁上鸚鵡》詩，將去長安時所作。

《玉壺吟》、鳳凰初下紫泥詔，謁帝稱觴登御筵。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瑣賢。朝天數換飛龍馬，敕賜珊瑚白玉鞭。《走筆贈獨孤駙馬》詩、是時僕在金門裏，待詔公車謁天子。長揖蒙垂國士恩，壯心剖出酬知己。一別蹉跎朝市間，青雲之交不可攀。《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詩、天門九重謁聖人，龍顏一解四海春。彤庭左右呼萬歲，拜賀明主收沉淪。翰林秉筆迴英盼，麟閣崢嶸誰可見。承恩初入銀臺門，著書獨在金鑾殿。龍駒雕鐙白玉鞍，象牀綺食黃金盤。當時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爲交歡。一朝謝病遊江海，疇昔相知幾人在。前門長揖後門關，今日結交明日改。《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詩、此時行樂難再遇，西遊因獻《長楊賦》。北闕青雲不可期，東山白首還歸去。《寄王屋山人孟大融》詩、我昔東海上，勞山餐紫霞。中年謁漢主，不愜還歸家。《留別廣陵諸公》詩、中迴日月顧，揮翰凌雲烟。騎虎不敢下，攀龍忽墜天。《感時留別從兄徐王延年從弟延陵》詩、小子謝麟閣，雁行忝肩隨。《別韋少府》

詩、西出蒼龍門，南登白鹿原。欲尋商山皓，猶戀漢皇恩。《魯中送二從弟赴舉之西京》詩、魯客向西笑，君門若夢中。霜凋逐臣髮，日憶明光宮。《送楊燕之東魯》詩、我固侯門士，謬登聖主筵。一辭金華殿，蹭蹬長江邊。《送岑徵君歸鳴皋山》詩、余亦謝明主，今稱偃蹇臣。《酬張卿夜宿南陵見贈》詩、我昔辭林丘，雲龍忽相見。客星動太微，朝去洛陽殿。《答高山人兼呈權顧二侯》詩、輕塵集嵩岳，虛點盛明意。謬揮紫泥詔，獻納青雲際。讒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計。彷徨庭闕下，嘆息光陰逝。未作仲宣詩，先流賈生涕。挂帆秋江上，不爲雲羅制。《答杜秀才五松山見贈》詩、昔獻《長楊賦》，天開雲雨歡。當時待詔承明裏，皆道揚雄才可觀。敕賜飛龍二天馬，黃金絡頭白玉鞍。浮雲蔽日不復返，總爲秋風摧紫蘭。角巾東出商山道，採秀行歌咏芝草。《秋夜獨坐懷故山》詩，天書訪江海，雲臥起咸京。入侍瑤池宴，出陪玉輦行。誇胡新賦作，諫獵短書成。拙薄遂疏絕，歸閑事耦耕。皆去朝以後之作。

於是就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於齊州紫極宮。自是浮遊四方，北抵趙、魏、燕、晉，西涉邠、岐，歷商於，至洛陽，南遊淮、泗，再入會稽，而家寓魯中，故時往來齊、魯間，前後十年中，惟遊梁、宋最久。此自天寶三載以後至十三載以前十年中，遊歷久暫，約略可考者也，幷錄於此。太白《贈蔡舍人》詩曰：「一朝去京國，十載客梁園。」以此知其遊梁最久。其《梁園吟》曰：「我浮黃河去京闕，挂席欲進波連山。天長水闊厭遠涉，訪古始及平

臺間。」是去長安之後，卽爲梁、宋之遊也。魏顥《酬白》詩曰：「去秋忽乘興，命駕來東土。謫仙遊梁園，愛子在鄒魯。兩處不一見，拂衣向江東。」考是詩爲天寶十四年所作，而言去秋，則十三載之秋也。自天寶三載至十三載中間十年，客遊梁、宋之間，而家在東魯，往來其地，有時北抵趙、魏、燕、晉，西涉邠、岐，歷商於，到洛陽，皆未嘗久羈。而一過再過，盤桓稅駕，多歷歲時，則惟梁地爲然。故其自言寓遊之地，不舉其他，而數稱梁園，良有以也。

有《奉餞高尊師如貴道士傳道籙畢歸北海》詩、《留別西河劉少府》詩、太白在開元時，嘗遊晉矣，於《太原南栅餞飲》一序見之。天寶改元以後，復遊晉地，於《留別西河劉少府》一詩見之，所謂「秋髮已種種，所爲竟無成」。知非壯年時語。又有「謂我是方朔，人間落歲星。白衣千萬乘，何事去天庭」。是不得於朝而去後之作也。《單父東樓秋夜送族弟沉之秦》詩、有「長安宮闕九天上，此地曾經爲近臣。」又曰「屈平顦顇滯江潭，亭伯流離竄遼海」。知是去朝後復歸東魯之作。《送族弟單父主簿凝攝宋城主簿至郭南月橋却回棲霞山留飲贈》詩、《送族弟凝至晏堌》詩、《送族弟凝之滁求婚崔氏》詩，數詩之作，大抵皆在此十年中。

〔附考〕《新唐書·杜甫傳》曰：甫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子美《遺懷》詩云：「昔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又《昔遊》詩云：「昔者與高、

李，晚登單父臺。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來。」白有《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詩、《沙丘城下寄杜甫》詩，皆在是時。按杜子美《寄太白二十韻》詩云：「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是其結交歡好之日，在太白賜金放歸之後，子美未獻《三大禮賦》以前，乃天寶三載至十載間事。其與高達夫詩酒倡和，爲單父吹臺之遊，正其時也。

〔附考〕是年三月，改天下諸郡玄元廟爲紫極宮。白有《尋陽紫極宮感秋》詩，是時以後之作。

是年改邠州爲新平郡，白有《豳歌行上新平長史粲》詩、《登新平樓》詩、《贈新平少年》詩，皆是時以後之作。

天寶四載，乙酉。四十五歲

天寶五載，丙戌。四十六歲

〔附考〕是年五月以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爲戶部尚書，十月改臨淄郡爲濟南郡，白有《答杜秀才五松山見贈》詩、聞君往年遊錦城，章仇尚書倒屣迎。飛箋絡繹奏明主，天書降問迴恩榮。《陪從祖濟南太守泛鵲山湖》詩，皆是時以後所作。

天寶六載，丁亥。四十七歲

〔附考〕是年正月，杖殺北海太守李邕、淄川太守裴敦復，白有《上李邕》詩，係少年時

作。有《題江夏修靜寺》詩，蓋傷邕也。係是時以後之作。

天寶七載，戊子。四十八歲

天寶八載，己丑。四十九歲

有《虞城令李公去思碑頌》、《舊譜》列是作於天寶四載下。按其文曰：「天寶四載，拜虞城令。」此紀其受職之年，非紀其去官之日。其下又云：「陽無驕僭，四載有年。」則李公在虞四年而後去，《去思碑頌》應作于是年矣。其《對雪獻從兄虞城宰》詩，亦是此四年中所作。《崇明寺佛頂尊勝陀羅尼幢頌》。文中言「律師道宗，以天寶八載五月一日示滅」云云，詳其上下文義，頌之作也，亦當在是年間。

〔附考〕是年六月，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拔之。白有《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詩云：「君不能學哥舒，橫行青海夜帶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又云：「君不見李北海，英風豪氣今何在？君不見裴尙書，土墳三尺蒿棘居。」知爲是時以後之作。

天寶九載，庚寅。

太白年五十。

天寶十載，辛卯。五十一歲

有《羽檄如流星》詩、是年四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伐雲南，戰於西洱河，敗績，士卒死者六

萬人，楊國忠大募兩京及河南兵以伐雲南。詩曰「借問此何爲，答言楚徵兵。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云云，知此詩爲是時之作。《比干碑》。文曰「天寶十載，余尉于衞，拜首祠堂」云云，是代衞縣尉李翰作者，然此文似非白筆。

天寶十一載，壬辰。　五十二歲

〔附考〕是年四月，御史大夫王鉷賜死。禮部員外郎崔國輔以鉷近親，貶竟陵郡司馬。白有《送崔度還吳度故人禮部員外國輔之子》云云，乃是年以後之作。

天寶十二載，癸巳。　五十三歲

有《書情贈蔡舍人》詩、詩曰：「遭逢聖明主，敢進興亡言。白璧竟何辜，青蠅遂成冤。一朝去京國，十載客梁園。」是作詩時，太白已去朝十年矣，故定爲是時之作。下二首同。《贈崔司戶文昆季》詩、詩云：「惟昔不自媒，擔簦西入秦。攀龍九天上，忝列歲星臣。布衣侍彤墀，密勿草絲綸。才微惠渥重，讒巧生緇磷。一去已十年，今來復盈旬。」《留別曹南羣官之江南》詩、詩曰：「時來不關人，談笑遊軒皇。獻納少成事，歸休辭建章。十年罷西笑，攬鏡如秋霜。《自梁園至敬亭山見會公談陵陽山水兼期同遊》詩。按獨孤及《送李白之曹南序》曰：「出車桐門，將駕於曹。送子何所？平臺之隅。」合上一詩觀之，則公之行踪，由梁園而曹南，由曹南旋反，遂往宣城，然後遊歷江南各處。爾後往來宣城不止一次，而其始遊，則自兹時始矣。

天寶十三載，甲午。　五十四歲

太白遊廣陵，與魏萬相遇，遂同舟入秦淮，上金陵，與萬相别，復往來宣城諸處。　按魏顥《集序》曰：「解攜明年，四海大盜。」據此推之，則相遇之時乃天寶十三載也。　又序曰：「命駕江東訪白，遊天台還廣陵見之。」太白《送萬詩序》曰：「於廣陵相見。」萬《酬太白》詩曰：「雪上天台山，春逢翰林伯。　惕然意不盡，更逐西南去。　同舟入秦淮，建業龍蟠處。」故知其相遇於廣陵，又同舟自秦淮而上金陵也。　太白詩曰：「五月造我語，知非佁儗人。」是其相處之久，自春徂夏凡數月，皆可考而知也。　魏顥《序》云：顥始名萬，命駕江東訪白，遊天台，還廣陵，見之。　眸子炯然，哆如餓虎，或時束帶，風流醖籍。　顥平生自負，人或爲狂，白相見泯合，有贈之作，謂余：「爾必著大名於天下，無忘老夫與明月奴。」因盡出其文，命顥爲集。

有《送王屋山人魏萬》詩、《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詩、《宣城九日聞崔四侍御與宇文太守遊敬亭余時登響山不同此賞醉後寄崔侍御》詩、玩詩意，宇文乃天寶中爲宣城太守，而非至德以後始官其地者也。　據《趙公西候新亭頌》，天寶十四載，趙悅來爲宣城守，則宇文之守宣城在其前，可意度也。　崔四侍御未詳其名。　太白又有《酬崔侍御》詩云：「自是客星辭帝座，元非太白醉揚州。」此是攝監察御史崔成甫，未知與此崔四侍御即一人否？《舊唐書》曰：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　嘗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

瞻笑傲，旁若無人。按崔宗之乃崔日用之子，《唐書》但言其襲封齊國公，而不紀其官爵。崔祐甫作《日用集序》云：嗣子宗之，開元中爲起居郎，再爲尙書禮部員外郎，遷本司郎中，終於右司郎中。其爲侍御史及謫官金陵，莫之載也。《新唐書》削去「侍御史及謫官」等字，而但云「白浮遊四方，嘗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似亦知舊史之誤故耳。考《太白集》中有《與崔宗之》詩三首，皆云「郎中」，又敍其同遊南陽之白水，過菊潭上遺孔子琴等事，而遊金陵采石事不一及焉。恐《舊唐書》所載者，是侍御史崔成甫，而誤以爲宗之耳。

《春日陪楊江寧及諸公宴北湖感古》詩、《宿白鷺洲寄楊江寧》詩、《金陵阻風雪書懷寄楊江寧》詩、《江寧楊利物畫贊》、太白贈魏萬詩曰：「吾友楊子雲，絃歌播清芬。雖爲江寧宰，好與山公羣。乘興但一行，且知我愛君。」蓋謂江寧宰楊利物也。集中與楊江寧諸詩，皆在是時前後之作。《書懷贈南陵常贊府》詩、《與南陵常贊府遊五松山》詩、《於五松山贈南陵常贊府》詩，按：是年六月，劍南留後李宓率兵伐雲南蠻，至西洱河，舉軍陷沒。又關中自去秋水旱相繼，人多乏食，詔出太倉米一百萬石，賤糶以濟貧民。太白詩所謂「雲南五月中，頻喪渡瀘師。毒草殺漢馬，張兵奪秦旗。至今西洱河，流血擁僵屍」。「咸陽天下樞，累歲人不足。雖有數盤玉，不如一斗粟」。正言是年事。下二詩亦其時先後之作。《金陵送權十一序》。《序》言：「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余爲謫仙人。」又言：「我君六葉繼聖，熙乎玄風，三淸垂拱，穆然紫極。」

是固天寶中，既見賀監之後而幽、燕未亂以前之作也。考其送別之地在金陵，當爲是年先後間之作無疑。

天寶十四載，乙未。　五十五歲

太白在宣城。

有《贈宣城趙太守悦》詩、《爲趙宣城與楊右相書》、《趙公西候新亭頌》，文曰：「惟十有四年，皇帝以歲之驕陽，秋五不稔，乃愼擇明牧，恤南方凋枯。四月孟夏，自淮陰遷我天水趙公作藩於宛陵。」又具載一時僚佐，長史齊光乂、司馬武幼成、錄事參軍吳鎭、宣城令崔欽之名於下，知太白與諸公遊處，皆在是時。《夏日陪司馬武公與羣賢宴姑熟亭序》、《宣城吳錄事畫贊》。

肅宗至德元載，丙申。　即天寶十五載也。七月，肅宗卽位於靈武，始改元至德。　五十六歲

太白自宣城之溧陽，又之剡中，遂入廬山。永王璘爲江陵府都督，充山南東路及嶺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節度使，重其才名，辟爲府僚佐。及璘擅引舟師東下，脅以偕行。《舊唐書》：「玄宗幸蜀在途，以永王璘爲江淮兵馬都督、揚州節度使，白在宣州謁見，遂辟從事。」與太白詩文所自序者不同。且永王官爵，與其本傳所載亦異。

有《春於姑熟送趙四流炎方序》、據文中所謂「自吳瞻秦，日見喜氣，上當攫玉弩，摧狼狐，洗

清天地，雷雨必作」。則祿山既反之後，玄宗未幸蜀以前所作也。又有「少府以黃綬作尉，泥蟠當塗」之語，集中有《當塗趙少府炎粉圖山水歌》、《送當塗趙少府赴長蘆》詩、《寄當塗趙少府炎》詩，皆是時以前之作。《贈武十七諤》詩、序曰：「門人武諤，深於義者也。聞中原作難，西來訪予，愛子伯禽在魯，許將冒胡兵以致之。酒酣，感激援筆而贈詩曰：「狄犬吠東洛，天津成塞垣。愛子隔東魯，空悲斷腸猿。」是此詩爲東京陷後所作。《猛虎行》、詩曰：「旌旗繽紛兩河道，戰鼓驚山欲傾倒。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馬翻銜洛陽草。一輸一失關下兵，朝降夕判幽、薊城。巨鰲未斬海水動，魚龍奔走安得寧！」皆指是時事，詳見本詩註中。又有「昨日方爲宣城客，掣鈴交通二千石」，及「溧陽酒樓三月春，楊花茫茫愁殺人」句，是知太白遊宣城之溧陽，而是詩之作在三月時。《經亂後將避地剡中留贈崔宣城》詩、太白又有《江上答崔宣城》詩曰：「太華三芙蓉，明星玉女峰。尋仙下西岳，陶令忽相逢。」當是前此之作，疑另是一崔宣城。《爲吳王謝責赴行在遲滯表》、《通鑑》：天寶十五載二月，以吳王祇爲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三月，拜陳留太守、河南節度使。表所謂「才缺總戎，謬當強寇」是也。五月，徵吳王祇爲太僕卿，表所謂「愍臣不逮，賜臣生全」是也。其曰「伏蒙聖恩，追赴行在」，又曰「重整乾綱，再清國步」，則作表之時，當在玄宗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之後矣。疑吳王是時迂道入吳，將由水路上泝荆、襄，轉趨商、洛，以至靈武。表中所謂「大舉天兵，掃除戎羯。所在郵驛，徵發交馳。臣逐便水

行，難於陸進」是也。太白於時相遇，爲之代作此表歟？集中又有《上吳王》詩三首，《同吳王送杜秀才入京》詩，皆是時以前之作。《贈王判官時余歸隱居廬山屏風疊》詩，詩曰：「大盜割鴻溝，如風掃秋葉。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此正兩京陷沒之後，將避地廬山時之作。《與賈少公書》，書有「中原橫潰」及「王命崇重，大總元戎。辟書三至，嚴期逼迫」等語，擬其作應在是時。且疑是應永王辟命時之作。《門有車馬客行》。詩有「北風揚胡沙，埋翳周與秦。大運且如此，蒼穹寧匪仁」。亦是兩京陷後之作。

至德二載，丁酉。 五十七歲

二月，永王璘兵敗，太白亡走彭澤，坐繫尋陽獄。 按《通鑑》及新、舊《唐書》，永王璘，玄宗第十六子也。天寶十五載六月，玄宗幸蜀，至漢中郡，下詔以璘爲山南東路、嶺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節度採訪等使，江陵郡大都督。七月，璘至襄陽。九月，至江陵，召募士將，得數萬人，以薛鏐、李臺卿、韋子春、劉巨鱗、蔡駉爲謀主，補署郎官御史。時江淮租賦鉅億萬，所在山積，恣情破用。肅宗聞之，詔璘還覲上皇於蜀，璘不從命。璘生長宮中，未更人事，自視富強。其子襄成王偒，勇而有力，握兵權，爲左右眩惑，遂謀狂悖，勸璘取金陵。以季廣琛、渾惟明、高仙奇、馮季康爲將，甲士五千人，十二月擅引舟師東下。遣渾惟明向吳郡，襲採訪使李希言。季廣琛趨廣陵，攻採訪使李成式。璘進至當塗，希言遣其將元景曜及丹徒太守閻敬之將兵拒之，成式亦遣其將李承慶來

拒。璘擊斬敬之以徇，景曜、承慶並降於璘，江淮震動。時河南招討判官李銑在廣陵，有騎百八十人，進屯揚子。成式遣判官裴戎以廣陵步卒三千拒於伊婁埭，廣張旗幟，大閱士卒于江津。璘與偒登埤望之，有懼色。季廣琛知事不集，與渾惟明、馮季康謀各率衆亡走。是夜，銑陣江北，夜然束葦，人執二炬以疑之，影亂水中，覘者以倍告。璘軍亦舉火應之。璘疑王師已濟，攜兒女及麾下遁去。遲明覺其紿，復入城具舟楫，使偒驅衆趨晉陵。江北之兵齊進至新豐，璘使偒與仙奇逆擊之，銑張左右翼搏戰，射傷中肩，軍遂敗。璘奔鄱陽，將南走嶺外。江西采訪使皇甫侁遣兵追及之，戰大庾嶺。璘中矢被執，潛殺之於傳舍。偒爲亂兵所害，薛鏐等皆伏誅。永王璘弄兵之始末如此。太白入其幕中，世頗非之，然考天寶末年，宗室諸王若吳王祗、虢王巨，皆受命將兵，文人才士豈無入其幕者。太白之受辟于永王璘，何以異是。後之擅領舟師東下，命將交兵，其始豈遽料其至此乎！《新唐書》載季廣琛謂諸將之言曰：「吾與公等從王，豈欲反耶？上皇播遷，道路不通，而諸子無賢於王者。如總江淮銳兵，長驅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名挂叛逆，如後世何！」太白初見，要亦類此。太白本傳謂：「永王璘辟白爲府僚佐，及璘起兵，白逃還彭澤。」是廣琛奔走廣陵之日，卽太白逃亡彭澤之日也。乃廣琛以擁衆歸降，位至節度；太白以隻身逃遁，不免竄流，固遇之幸不幸也。夫觀其《爲宋中丞自薦表》曰：「屬逆胡暴亂，避地廬山，遇永王東巡脅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澤。」其《憶舊遊書懷》詩云：「僕臥香爐頂，飡霞嗽瑤泉。半夜水軍來，尋陽滿旌

旃。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烟。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其自序固甚明也。蘇東坡謂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以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太白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蔡寬夫謂太白豈從人爲亂者。蓋其學本出縱横，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之時，欲藉之以立功名耳。大抵才高意廣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難。議者或責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蕭穎士察于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矣。宣慰大使崔渙及御史中丞宋若思爲之推覆清雪，若思率兵赴河南，釋其囚，使參謀軍事，并上書薦白才可用，不報。《新唐書》本傳：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道尋陽，釋囚，辟爲參謀。曾南豐《集序》云：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臥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亡至宿松，坐繫尋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明白，以爲罪薄宜貰，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囚，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才可用，不報。乾元元年，終以汚璘事長流夜郎。《新書》稱白流夜郎，還尋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者，不合於白之自序，蓋史誤也。琦按：太白所作《爲宋中丞自薦表》云：「前後經宣慰大使崔渙及臣推覆清雪，尋經奏聞。」是尋陽下獄而宋若思釋之，正坐永王璘事也。《新唐書》以一事分爲二事，殊謬。

有《永王東巡歌》、按《舊唐書》：至德元載十二月甲辰，江陵大都督府永王璘擅領舟師下廣陵。

《新唐書・玄宗本紀》亦以璘反爲十二月甲辰事。《肅宗本紀》又以璘反爲十月事，陷鄱陽郡爲二載正月事，與此詩所謂「永王正月東出師」者殊異，恐「正」字有誤。《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詩、《在水軍宴韋司馬樓船觀妓》詩、《奔亡道中》詩、《南奔書懷》詩、《送張秀才謁高中丞》詩，序曰：余時繫尋陽獄中。《尋陽非所寄內》詩、《萬憤詞投魏郎中》、《上崔相百憂章》、《獄中上崔相渙》詩、《雜言用投丹陽知己兼奉宣慰判官》詩，按：渙以至德元載十一月爲江南宣慰大使，次年八月罷爲左散騎常侍、餘杭太守，數詩皆其未罷使以前之作。《中丞宋公以吳兵三千赴河南軍次尋陽脫余之囚參謀幕府因贈之》詩、《陪宋中丞武昌夜飲懷古》詩、《爲宋中丞祭九江文》、《爲宋中丞請都金陵表》、《爲宋中丞自薦表》、《武昌懷古》有「天河落曉霜」句，乃暮秋時作。是年九月癸卯，廣平王復西京，十月壬子，廣平王復東京，《請都金陵表》當是未聞西京尅復捷音以前之作。《贈張相鎬》詩、《通鑑》：至德二載八月，以張鎬爲河南節度、採訪等使，都督淮南諸軍事。二詩之作，在是月之後，詩曰：「臥病古松滋，蒼山空四鄰」，則其時以病暫寓宿松，又不在宋中丞幕矣。集中又有《贈閭丘宿松》、《贈閭丘處士》二詩，疑皆是時所作。《上皇西巡南京歌》。上皇以十二月丙午歸長安，戊午改蜀郡爲南京。詩有「上皇歸馬若雲屯」，及「南京還有散花樓」之句，蓋是上皇既歸之後所作。

〔附考〕是年正月乙卯，安祿山爲其子慶緒所殺。《酉陽雜俎》云：祿山反，太白製《胡無人》，言「太白入月敵可摧」，及祿山死，太白入月。按新、舊《唐書》俱無太白入月事，其説恐誤。《舊唐書》：至德二年九月，改宣州綏安縣爲廣德縣，以縣界廣德故城爲名。白有送《韓侍御之廣德》詩，爲是年以後之作。太白有《至陵陽山登天柱石酬韓侍御見招隱黄山》詩云：「天子昔避狄，與君亦乘驄。擁兵五陵下，長策遏胡戎。時泰解繡衣，脱身若飛蓬。」亦是此時所作。是年以潤州之江寧縣置昇州，至上元二年乃廢。白有《贈昇州王使君忠臣》詩，是四年中之作。是年十二月，改西京爲中京，白有《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詩，乃自後五年中之作。《舊譜》列於開元六年，誤。

乾元元年，戊戌。 即至德三年也。二月改乾元，復以載爲年。 五十八歲

終以永王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三峽至巫山。

樂史《別集序》云：白有知鑒，客并州，識汾陽王郭子儀於行伍中，爲脱其刑責而奬重之。及翰林坐永王之事，汾陽功成，請以官爵贖翰林，上許之，因而免誅。《新唐書》本傳：璘敗，當誅，初白遊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

有《流夜郎於烏江留別宗十六璟》詩、《流夜郎贈辛判官》詩、《贈劉都使》詩，有「而我

謝明主，銜哀投夜郎」句。《贈易秀才》詩，有「竄逐勿復哀，慚君問寒灰」句。《憶秋浦桃花舊遊時竄夜郎》詩、《流夜郎永華寺寄尋陽羣官》詩、《流夜郎至西塞驛寄裴隱》詩、《流夜郎至江夏陪長史叔及薛明府宴興德寺南閣》詩、《張相公出鎮荆州尋除太子詹事予時流夜郎行至江夏與張公相去千里公因太府丞王昔使車寄羅衣二事及五月五日贈予詩予答以此》詩，按：張鎬爲太子賓客，新、舊《唐書》皆不載年月，獨孤及所作《洪州刺史張公鎬遺愛碑》曰：「拜公荆州大都督府長史。明年元良肇建，上曰：『疇若余樂正父師之職，汝作賓客，卒調護太子，嘉言惟允。』於是授太子賓客。」則似在乾元二年中也。考《舊唐書》云：乾元元年五月戊子，以河南節度使、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鎬爲荆州大都督府長史、本州防禦使。庚寅，立成王俶爲皇太子。則二事相去不過二日，獨孤及所云「明年元良肇建」者，誤也。若云張公之爲太子賓客在明年則可，然與此題所云「尋除」者又不合。其云「詹事」，或傳聞之誤，或先除詹事，後除賓客，亦未可知。《鸚鵡洲》詩，詩有「遷客此時徒極目」句，是流夜郎至江夏時之作。《泛沔州城南郎官湖》詩，序云：乾元歲秋八月，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宰王公觴於江城之南湖，樂天下之再平也。《寄王漢陽》詩，詩云：「南湖秋月白，王宰夜相邀。錦帳郎官醉，羅衣舞女嬌。」蓋泛郎官湖以後之作。《醉題王漢陽廳》詩，詩有「我似鷓鴣鳥，南遷懶北飛」句，謂遷夜郎也。三

詩實一時之作。《放後遇恩不霑》詩、《流夜郎聞酺不與》詩、《題葵葉》詩、《上三峽》詩。

〔附考〕是年六月，京兆尹嚴武貶巴州刺史，時郗昂亦自拾遺貶清化尉，二人意氣友善，時賦詩高會。見《羊士諤詩集》。公有《送郗昂謫巴州》詩，亦是此時所作。

乾元二年，己亥。 五十九歲

未至夜郎，遇赦得釋。按《唐書·本紀》，乾元元年二月丁未，以改元大赦。四月乙卯，以有事南郊大赦。十月甲辰，以册立太子大赦。二年三月丁亥，以旱降死罪，流以下原之。公之遇赦當在此數月中。還憩江夏、岳陽，復如尋陽。

有《南流夜郎寄內》詩、詩有「北雁春歸看欲盡，南來不得豫章書」句，蓋是三月中作。《留別賈舍人至》、詩有「君爲長沙客，我獨之夜郎」句，是未遇赦以前之作。《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兼欣剋復之美書懷示息秀才》詩、《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詩、詩有「傳聞赦書至，却放夜郎回」句。《天長節鄂州刺史韋公德政碑》、鄂州刺史韋公，卽江夏韋太守良宰也。詩與文俱一時之作。《江夏使君叔席上贈史郎中》詩、詩有「昔放三湘去，今還萬死餘」句。《與史郎中飲聽黃鶴樓上吹笛》詩、《江夏贈韋南陵冰》詩、《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詩、《贈韋南陵》詩有「天地再新法令寬，夜郎遷客帶霜寒」句，是

遇赦以後之作。又曰「賴遇南平豁方寸，況兼夫子持清論」，則知與《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詩皆一時所作。《寄韋南陵冰余江上乘興訪之遇尋顏尚書笑有此贈》詩，考肅宗時，尚書而顏姓者，惟魯公一人，則所尋之顏尚書，必魯公也。按《唐書》，乾元元年，顏眞卿由工部尚書出爲饒州刺史，二年六月由饒州刺史爲昇州刺史，充浙江西道節度使，此詩應在是時前後之作。《自漢陽病酒歸寄王明府》詩，有「去歲左遷夜郎道，今年敕放巫山陽」句。《早春寄王漢陽》詩、《望漢陽柳色寄王宰》詩、《陪族叔侍郎曄及中書賈舍人至遊洞庭》詩，李曄之貶在乾元二年四月，則公與曄遊飲應在是年之秋。而與賈至作詩贈答，亦在此時矣。《陪侍郎叔遊洞庭醉後》詩、《巴陵贈賈舍人》詩、《與賈舍人於龍興寺剪落梧桐枝望灉湖》詩、《江夏送倩公歸漢東》詩，詩序有「聖朝已舍季布，當徵賈生」語，是遇赦以後之作。《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軍》，註云：「時賊逼華容縣。」《通鑑》：乾元二年八月，康楚元、張嘉延據襄州作亂，楚元自稱南楚霸王。九月，張嘉延襲破荆州，有衆萬餘人，商州刺史韋倫起兵討之，十一月進軍擊之，生擒楚元。其衆潰散，荆、襄皆平。此詩與下二首皆是年之作。《司馬將軍歌》、有「狂風吹古月，竊弄章華臺」句，當是荆州陷後之作。《荆州賊平臨洞庭言懷作》。

《唐詩紀事》曰：韋渠牟，韋述之從子也，少警悟，工爲詩，李白異之，授以古樂府。權載之敍其文曰：「初，君年十一，嘗賦《銅雀臺》絕句，右拾遺李白見而大駭，因授以古樂府

之學。」按《舊唐書·韋渠牟傳》，渠牟以貞元十七年卒，時年五十三，逆數其十一歲見太白時，在乾元二年中。

上元元年，庚子。即乾元三年也。閏四月改元上元。

太白年六十。

有《江上贈竇長史》詩，有「萬里南遷夜郎國，三年歸及長風沙」句，應在是時作。《運速天地閉》一首。詩有「胡風結飛霜，六龍頽西荒」句，謂祿山背畔、玄宗西狩也。有「鴛鷟非越鳥，何爲眷南翔」句，謂南遷夜郎也。有「太白出東方，彗星揚精光」句，按《唐書》，乾元三年四月丁巳，有彗星見於東方，凡五旬餘，閏四月辛酉朔，有彗星出於西方，至五月乃滅，正是時事。此詩爲是年之作。

上元二年，辛丑。是年九月制，去上元年號，但稱元年，以建子月爲歲首。六十一歲

太白遊金陵，又往來宣城、歷陽二郡間。

有《餞李副使藏用移軍廣陵序》、《通鑑》：上元二年七月，以試少府監李藏用爲浙西節度副使。十月，江淮都統崔圓署李藏用爲楚州刺史，領二城而居盱眙。文有「社稷雖定於劉章，封侯未施於李廣」，「移軍廣陵，恭揖後命」等語，知是十月以前之作。《聞李太尉大舉秦兵百萬出征東南懦夫請纓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還留別金陵崔侍御》詩、《通鑑》：「上元二年五

月，以李光弼爲河南副元帥太尉兼侍中，都統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荆南、江南西、浙江東西八道行營節度，出鎭臨淮。」是其事也。詩中有「舊國見秋月，長江流寒聲」之句，乃是是年秋中之作。《宣城送劉副使入秦》詩。《舊唐書》：上元二年正月辛卯，溫州刺史季廣琛爲宣州刺史充浙江西道節度使。詩中所謂「秉鉞有季公，凜然負英姿」，正指季廣琛也。所謂「統兵捍吳越，豺虎不敢窺」，指劉展餘黨張景超、孫待封占據蘇湖，將犯杭州之事。所謂「大勳竟莫叙，已過秋風吹」，是送餞之時，約在冬時矣。

寶應元年，壬寅。是年四月甲子改元寶應，復以正月爲歲首。己巳，代宗卽位。六十二歲時李陽冰爲當塗令，太白往依之，十一月以疾卒，年六十二。曾南豐《序》作「六十四」。以其序之本文考之，旣以乾元之前一年參謀宋若思軍事時謂白年五十有七，合之寶應元年病卒之歲，正是六十二耳。其曰「四」者，恐是書寫之訛。

范傳正《新墓碑》曰：晚歲渡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盤桓利居，竟卒於此。

李華墓誌云：年六十二不偶，賦《臨終歌》而卒。集中作《臨路歌》。劉全白《碣記》云：偶遊至此，遂以疾終。代宗卽位，廣拔淹滯，時君亦拜拾遺。聞命之後，君亦逝矣。

〔傳疑〕《摭言》曰：李白着宮錦袍，遊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無人，因醉入水中捉月

而死。《容齋隨筆》曰：世俗多言李太白在當塗采石，因醉泛舟於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予按李陽冰作《太白草堂集序》云：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公疾亟，草藁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予爲序。又李華作《太白墓志》亦云：賦《臨終歌》而卒。乃知俗傳良不足信，蓋與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也。《二老堂雜誌》曰：世傳太白因醉溺江，故有捉月臺。梅聖俞詩云：「采石月下逢謫仙，夜披錦袍坐釣船。醉中愛月江底懸，以手弄月身翻然。不應暴落飢蛟涎，便當騎鯨上青天。」蓋信此而爲之說也。《舊唐書》本傳云：白以飲酒過度，死於宣城。《新唐書》云：李陽冰爲當塗令，白依之而卒。陽冰之序《白集》亦謂白「疾亟，枕上授簡，俾予爲集序」，初無捉月之說。豈古不弔溺，故史氏爲白諱耶？抑小說多妄，而詩人好奇，姑假以發新意耶？《方輿勝覽》曰：李白初葬采石，後遷青山，去舊墳九里。按李陽冰《草堂集序》、劉全白作《墓碣》，皆謂以疾終。《侯鯖錄》載「太白過采石，酒狂捉月」，恐好事者爲之。《千一錄》：杜子美之沒，旅殯岳陽，四十餘年，乃克襄事於首陽，元微之之誌詳矣。李太白卒於當塗，以集託族叔邑令陽冰，陽冰之序明矣。而稗家之說，乃云皆以溺死，二公生同聲，而沒亦同毀，豈相嫉者流言而志奇者不察耶？

有《獻從叔當塗宰陽冰》詩，詩云：「小子別金陵，來自白下亭。」知太白自金陵往當塗也。

又云：「彈劍歌苦寒，嚴風起前楹。月銜天門曉，霜落牛渚清。」則其時爲秋冬之交也。是非辛丑卽壬寅二年中之作。《當塗李宰君畫贊》。贊有「縉雲飛聲，當塗政成」之句，則所贊者爲陽冰無疑。集中又有《陪族叔當塗宰遊化城寺升公清風亭》詩，又有《化城寺大鐘銘》。詩稱「升公湖山秀，粲然有辯才。濟人不利己，立俗無嫌猜」云云，銘序稱「寺主朝昇，英骨秀氣，虛懷忘情，潔己利物」云云，是朝昇、升公本一人，而詩與銘之作，大約相去不遠也。銘序稱「當塗邑宰李公，以西逾流沙，立功絕域。帝疇乎厥庸，始學古從政。歷宰潔白，聲聞於天。天寶之初，鳴琴此邦」。其時代履歷，與陽冰不類，則所謂族叔當塗宰者，乃另是一人，在天寶中來爲邑令者，非上元後作當塗宰之李陽冰也。

《翰林李太白年譜》一帙，宋薛仲邕所編集也。薛，關中人，宋紹興間爲右奉議郎。薛以呂大防爲《杜詩年譜》，韓、柳二公亦有年譜，而太白之集無之，因采唐史及李陽冰、曾鞏諸序，參校詩文而爲此。惜其疏略，又不無牴牾，余嘗參伍諸詩而補訂其先後。太白生於蜀中，出蜀之後，不復旋返，凡蜀地諸作皆少作也。中年遊京師，出京之後不復再入，凡秦地諸作，皆天寶初年中作也。未至京師之前，寓家東魯，而往來於燕、晉、梁、宋、吳、越諸州郡，泊去京師之後，至天寶之末，猶寓家東魯，復往來燕、晉、梁、宋、吳、越諸州郡，故凡燕、晉、梁、宋、吳、越之詩，有作自開元中者，有作自天寶中者。至德以後，不復再至中

原，所經歷者，岳陽、江夏、金陵、宣城諸處而已，雖開元中亦嘗遊歷其地，然其詩要作於至德後爲多。以此應證舊譜，分別疑似，或删或補，雖不能廣引旁羅，年經月緯，悉以詩筆分隸其間，然依此考之，若者作於開元時，若者作於天寶中，若者作於至德以後，洎寶應初年，亦約略可定矣。太白事跡，多無實在年月可考，因朝廷一二巨事及同時諸人列傳、詩文中相關合者參互考訂，稍可分屬。故雖以詩文分繫某年之下，多云其時者，謂在是年先後之間，其尤難分屬者，則云是時以前，是時以後。惟是居今考古，與太白相去千有餘歲，典籍之散亡，金石之磨滅，遺文舊跡，日就湮銷而不可復見，較之薛氏之世，益又倍焉。薛不能廣輯於前，而思欲拾遺補闕於後，自知其拙矣。況集中亥魯豕魚之字，錯謬實多；或雜以他人之作，未能別其眞贋；證之史書，年月尙多參錯不一。其雜家記錄，聞見異辭，寧遂足爲文獻之徵乎！今採其一說而依以爲據，雖云增益較昔爲多，安知其舛謬較昔不又多耶？至於傳聞之異辭者，謂太白生於昌明之清廉鄉，讀書於大匡山，而其死也由捉月於采石之數事，昔人多以爲不足信。然在唐時已傳說如此，而圖經、地誌且引爲故實，名公才士亦往往見於詩文，故附錄之而幷載昔人之辯論於其下。若其出自唐以後之書，本之委巷流傳，而依附撰擬，尤不可憑，概不採輯。非不知多文以爲富也，闕其疑正以見所存者之可信焉耳。

李太白全集卷之三十六

附録六

錢塘王琦琢崖編輯
趙樹元石堂較

外記一百九十四則

李太白少時，夢所用之筆頭上生花。後天才贍逸，名聞天下。《天寶遺事》。

李白有天才俊逸之譽，每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葩麗藻，粲於齒牙之下。時人號曰李白粲花之論。《天寶遺事》。

李白嗜酒，不拘小節。然沉酣中所撰文章，未嘗錯誤；而與不醉之人相對議事，皆不出太白所見。時人號爲「醉聖」。《天寶遺事》。

李白於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凍莫能書字。帝勅宮嬪數十人侍白左右，各執牙筆呵之，遂取而書其詔。其受聖眷如此。《天寶遺事》。

明皇召諸學士宴於便殿，因酒酣，顧謂李白曰：「我朝與天后之朝何如？」白曰：「天后朝政出多門，國由奸幸，任人之道，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惟揀肥大者。我朝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皆得其精粹。」明皇笑曰：「學士過有所飾。」《天寶遺事》。

寧王宮有樂妓寵姊，美姿色，善謳唱，每宴外客，其諸妓女盡在目前，惟寵姊客莫能見。飲故半酣，詞客李太白恃醉戲曰：「白久聞王有寵姊善歌，今酒殽醉飽，羣公宴倦，王何怯此女示於衆？」王笑謂左右曰：「設七寶花障，召寵姊於障後歌之。」白起謝曰：「雖不許見面，聞其聲亦幸矣！」《天寶遺事》。

李白登華山落雁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天帝座矣！恨不攜謝脁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搔首集》。《雲仙雜記》。

李白遊慈恩寺，寺僧用水松牌，刷以吳膠粉，捧乞新詩。白爲題訖。僧獻元沙鉢、綠英梅、檀香筆、蘭縑袴、紫瓊霜。《海墨徽言》。《雲仙雜記》。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云「海上釣鰲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物爲鉤線？」白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虹蜺爲絲，明月爲鉤。」相曰：「何物爲餌？」曰：「以天下無義丈夫爲餌。」時相悚然。《侯鯖錄》。

唐劍具稍短，常施於脇下者，名腰品。隴西人韋景珍，有四方志，呼盧酣酒，衣玉篆袍，佩

玉鞯兒腰品，修飾若神人。李太白常識之，見《感寓》詩云：「玉劍誰家子，西秦豪俠兒。」謂景珍也。《清異錄》。

舊聞李太白好飲玉浮梁，不知其果何物。余得吳婢，使釀酒，因促其功，答曰：「尚未熟，但浮梁耳。」試取一盞至，則浮蛆酒脂也。乃悟太白所飲蓋此耳。《清異錄》。

薛稷，天后朝位至少保，文章學術名冠當時。學書師褚河南，畫蹤閻令。秘書省有畫鶴，時號一絕。曾旅遊新安郡，遇李白，因留連，書永安寺額，兼畫西方像一壁，筆力瀟洒，風姿逸發，曹、張之亞也。二跡之美，李翰林題贊見在。《太平廣記》。

按薛稷本傳，稷坐竇懷貞事賜死，開元元年七月中事也。是時太白年甫十五，未出蜀中，安得與稷相遇於新安郡，蓋傳聞之謬也。

李太白有薛稷之畫贊。《宣和畫譜》。

按：薛稷畫贊，本集不載，蓋已佚之矣。

許雲封，樂工知笛者。貞元初，韋應物自蘭臺郎出爲和州牧，輕舟東下，夜泊靈壁驛。時雲天初瑩，秋露凝冷，舟中吟瓢，將以屬詞，忽聞雲封笛聲，嗟嘆良久。韋公洞曉音律，謂其笛聲酷似天寶中梨園法曲李暮所吹者。遂召雲封問之，乃是李外孫也。雲封曰：「某任城舊士，多年不歸，天寶改元初，生一月時，東封迴駕，次至任城。〔一〕外祖聞某初生，相

見甚喜，乃抱詣李白學士，乞撰令名。李公方坐旗亭高聲命酒。當壚賀蘭氏，年且九十餘，邀李置飲於樓上。外祖送酒，李公握管醉書某胸前曰：『樹下彼何人，不語眞吾好，語若及日中，烟霏謝成寶。』外祖辭曰：『本於學士乞名，今不解所書之語。』李公曰：『此卽名在其間也。「樹下人」是木子。木子，李字也。「不語」是莫言。莫言，蓍也。「好」是女子。女子，外孫也。「語及日中」是言午。言午，許也。「烟霏謝成寶」是雲出封中，乃是雲封也。卽李蓍外孫許雲封也。』後遂名之。」楊巨源《李蓍吹笛記》及《甘澤謠》。

〔一〕按：玄宗東封泰山乃開元十三年事，去天寶改元時凡十八年，小說家言，固多舛誤。

李白前後三擬《文選》，不如意，悉焚之，惟留《恨》、《別賦》。《酉陽雜俎》。

李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梁、陳以來，豔薄斯極，沈休文又尙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與！」故陳、李二集，律詩殊少。嘗言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使束於聲調俳優哉！故戲杜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蓋譏其拘束也。《本事詩》。

李白有馬，名黃芝。《採蘭雜志》。《瑯嬛記》。

每宴飲，無不先及；每慶具，無不先霑。中廄之馬，代其勞；內廚之膳，給其食。《李白傳》。《合璧事類》。

《李白外傳》云：白作樂章，賜錦袍。蔡夢弼《杜詩註》。

李白遊華陰，縣令開門方決事，白乘醉跨驢過門。宰怒，引至庭下：「汝何人？輒敢無禮！」白乞供狀，曰：「無姓名。曾用龍巾拭吐，御手調羹，力士脫靴，貴妃捧硯，天子殿前尙容走馬，華陰縣裏不得騎驢！」《合璧事類》。

毛文岐《李太白騎驢處》詩：華陰道上華山側，想見當年李太白。縣令不許騎驢過，自稱天子殿中客。一斗百篇逸興豪，到處山水皆故宅。胸懷放曠天地小，應是玉皇香案謫。予亦廿載喜遨遊，勞勞萬里愧行役。

吳筠東遊會稽，嘗於天台、剡中往來，與詩人李白、孔巢父詩篇酬和，逍遙泉石，人多從之《舊唐書》吳筠所善孔巢父、李白，歌詩略相甲乙云。《新唐書》。

唐司馬承禎與陳子昂、盧藏用、宋之問、王適、畢構、李白、孟浩然、王維、賀知章，爲仙宗十友。《海錄碎事》。

李太白《僧伽歌》曰：「此僧本住南天竺，爲法頭陀來此國。」又云：「嗟予落泊江、淮久，罕遇眞僧說空有。」時僧伽已顯於淮、泗之上矣。豪傑中識郭子儀，隱逸中識司馬子微，浮屠中識僧伽，則太白亦異人也哉！《邵氏聞見後錄》。

杜甫與李白、高適、衛賓相友善，時賓年最少，號小友。《唐史拾遺》。

許宣平，新安歙人也。睿宗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結庵以居。不知其服餌，但見不食，顏若四十許人。輕健，行疾奔馬。時或負薪以賣，薪擔常挂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行騰騰以歸，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借問家何處？穿雲入翠微。」邇來三十餘年，或濟人危急，或救人疾苦。城市之人多訪之不見，但覽庵壁題詩曰：「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翫明月，閑朝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巖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者多誦其詩，有抵長安者，於驛路洛陽、同、華間傳舍，是處題之。天寶中李白自翰林出，東遊經傳舍，覽詩吟之，嘆曰：「此仙人詩也。」詰之于人，得宣平之實。白於是遊新安，涉溪登山，累訪之不得，乃題詩於庵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烟嶺迷高跡，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躕。應化遼天鶴，歸當千歲餘。」宣平歸庵，見壁詩，又吟曰：「一池荷葉衣無盡，兩畝黃精食有餘。又被人來尋討著，移庵不免更深居。」其庵後爲野火燒之，莫知宣平蹤跡。《續仙傳》。

李白來訪許宣平，於紫陽山下過渡，得破船，有老翁在，問宣平家，老翁指船篙賦詩曰：「面前一竿竹，便是許公家。」卽宣平也，二仙相遇甚奇。《方虛谷詩集》。

州南數里，有岸特高，號浣紗阜。隔溪對龍井山，望城陽不遠，相傳李太白訪許宣平，徘徊岸上甚久。羅願《新安郡志》。

浣沙阜，在徽州府南二里，相傳李白來訪許宣平，阜上待渡。《江南通志》。

《南康軍圖經》云：李白性喜名山，飄然有物外志，以廬阜水石佳處，遂往遊焉。至五老峰，愛其險峭奇勝，曰：「天下之壯觀也！卜築於此，吾將老焉！」今峰下有書堂舊基，白後北歸，猶不忍去，乃指廬山曰：「與君再會，不敢寒盟，丹崖綠壑，神其鑒之。」黃鶴《杜詩註》。

唐人言李白不能屈身，以腰間有傲骨。《鼠璞》。

李太白作《玉關定》、《望遠》、《黃鶴樓》、《玉堂清》、《對月吟》。楊正表《琴譜》。

琦按：譜中《對月吟》凡十二段，并有詞，詞不類太白。其第八段隱括「漢下白登道」一詩在內，第十一段有「彷彿浮槎，遨遊赤壁」之句，乃後人所擬也，故不錄。

唐文宗嘗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爲四絕，問丁居晦。《册府元龜》。

李白嘗作《長相思》樂府一章，末曰：「不信妾腸斷，歸來看取明鏡前。」其婦從旁觀之曰：「君不聞武后詩乎？『不信比來常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太白爽然自失，此卽所謂相門女也。具此才情，故當與尋眞、騰空爲侶，第不知嬌女平陽，能繼林下風否？《柳亭詩話》。

右記逸事三十三則

龍安府平武縣有蠻婆渡，在江油青蓮壩。相傳李白母浣紗於此，有魚躍入籃內，烹食之，

覺有孕，是生白。《廣輿記》：白生蜀之青蓮鄉。舊志以爲彰明人，蓋平武實割江、彰、劍、梓之地以爲邑，今蠻婆渡、青蓮鄉俱隸平武，則白生之地在今平武無疑矣。《四川總志》。

李白故宅，在綿州彰明縣南二十里，古碑刻猶有存者。《四川總志》。

淸廉垻，一名青蓮鄉，太白故宅在焉，去江油縣三十里，垻有太白墨池。朱榁《白舫集》。

楊遂《李太白故宅記》：先生諱白字太白，事蹟已具范傳正《姑孰碑》及李陽冰《文集序》矣。夫蛟龍能神於雲雨，不能爲人用；鳳凰能瑞於王者，不能爲人畜。先生以天成之材，能神於爲文；異人之表，能瑞於當世。始投袂而來，竟解組而去，所謂不能爲人用與人畜也。爍哉庚星！儲精參絡。屬開元天子御宇日久，天下無事，聿修文敎，卷四溟而袂寰宇，頓八紘而羅英傑。先生拖屐劍閣，西入長安，天子聞其名，忻若有得。召見之日，前席禮之，延於金鑾，待如僚友。自是疇咨若采，潛俾草奏，造膝說詞，人莫知者。恩隆寵洽，王公向風，不浹日而聲烜於華夏，亦先生之遇代之盛也。夫有高世之德，則訕謗者伺其隙；有超人之行，則嫉妒者窺其釁。故士無賢與不肖，女無美與醜，睹先生以興嘆也。值非常之時，遭非常之主，宜必立非常之事，建非常之功。以開元之盛，非謂無時矣。以玄宗之明，非謂無主矣。然而青蠅之營營，棘藩斯止；貝錦之萋菲，豺虎可投。賈誼既疏，崔駰亦棄。豈非得時不難得君難，得君不難立事難，立事不

難建功難，故功難成而易敗，事難就而易毁者歟！先生所以卷舒無悔吝，趨舍有進退。遂乃北遊燕、趙，東訪梁、宋，南憩郢、楚，周流數十載，思與喬、松遊，而餌金丹爲事耳。由是縱情肆志，劉伯倫之遨世也；賦詩寓懷，阮嗣宗之窮途也；學仙養生，嵇叔夜之邁俗也。觀其才思駿發，浩蕩無涯，組繡史籍，粉繪經典，若鼓號鐘而鬼神雜沓，闢武庫而劍戟森羅。而又縹緲悠揚，迥出風塵之外，不作人間之語，故當時號爲謫仙人焉。如《蜀道難》可以戒爲政之人矣，《梁甫吟》可以勵有志之臣矣，《猛虎行》可以昜立節之士矣，《上雲曲》可以化愚夫之懵矣，《懷古》可以革澆風之俗矣。其餘所作，雖以感物、因事而發，終以輔世、匡君爲意。自西竄夜郎，南流江左，坎壈頓躓，飄泊羈屑，悲夫！僕嘗論蜀中自古多出名人才士，其尤者，漢則司馬長卿、王子淵、揚子雲，唐則陳子昂曁先生耳。長卿遇武皇之重，終臥病而閑；子淵獲宣帝之好，亦無用於世；子雲會王莽之亂，復貧困而卒；子昂憤文章之壞，一變有道，又以貶爲退；先生振風雅之綱，再革今弊，竟以放而去。噫！天厚其才，而薄其命乎！不然，以褒貶聖賢，毁譽今古，主陰者罰之乎！又不然，以才學富多，器識儁茂，司命者黜之乎？是烏可知也。然此數子，千百年後莫不聳慕，宗爲楷則，亦可謂拔乎其萃者矣！先生舊宅在清廉鄉，後往戴天山讀書，今舊宅已爲浮屠者居之。僕少覽先生之文，每爲太息。辛卯謫涖斯邑，因暇披莽，

挈侶來尋。嗟乎！城郭皆是，丘陵如故，其人已往，其迹空在。遼海玄鶴，倘千年而却歸，蒼梧白雲，竟一去而不返。爲銘勒石，寘之金田，其辭曰：岷山之精，上爲金星。毋乃協夢，先生以生。厥名與字，則而象之。出風塵表，標天人資。詞源學派，若洩尾閭。自古王佐，欲致唐、虞。謂予弗起，蒼生其如。遂來京師，荃芬蘭藹。天子詔我，金鑾賜對。禮爲前席，千載一會。王公卿士，莫不傾蓋。英聲雷飛，輷於區外。有始有卒，其惟聖人。孰謂誰來，我思奉身。稽顙丹陛，願乞骸骨。天子從之，出蒼龍闕。鶴返青漢，雲歸碧天。緬追安期，邈尋偓佺。夕餌瓊蕊，晨漱玉泉。放情肆志，養吾浩然。詩吟千首，酒飲百船。西浮南泛，夫何繫焉。龍飲山前，涪江之涘。先生一去，宅留故里。數變喬木，幾千人世。草蔓荒蹊，棘羅廢址。鄉人故老，猶話厥美。吁哉先生，不爲不遇。命也如何，拂衣自去。蓬萊金闕，崑崙珠樹。定往遊否，孰知其故。悠悠我思，傷心日暮。

遵義府有太白宅，在夜郎里。有題碑記。《四川總志》。

磨針溪，在眉州象耳山下。世傳李太白讀書山中，未成棄去。過小溪，逢老媼，方磨鐵杵，問之，曰：「欲作針。」太白感其意，還卒業。媼自言姓武，今溪旁有武氏巖。《方輿勝覽》。

讀書臺，在四川眉州象耳山，唐李白嘗讀書於此。上有石刻白詞。宋杜光庭詩：「山中猶

有讀書臺，風掃晴嵐畫幛開。華月冰壺依舊在，青蓮居士幾時來？」《一統志》。

太白臺，在龍州江油縣。太白與江油尉往來，故有臺在尉廳，蒲翰爲之記。《方輿勝覽》。

太白讀書臺，在龍安府平武縣牛心山，宋州守史祁手書石刻，並太白《贈江油尉》詩。一在大匡山。《四川總志》。

太白臺，在四川龍州牛心山上。太白嘗讀書於此，遺址尚存。《一統志》。

龍安府江油縣大明寺，在治西南，有李白讀書臺。《四川總志》。

龍安府平武縣有明月沉潭，在明月渡，舊傳每夜有月影。李白有詩，歲久漫滅，今石壁上存宋字文通詩刻。《四川通志》。

龍安府平武縣有匡山，碑鐫李白《出山》詩，或云在江油縣。《四川通志》。

龍安府江油縣有大匡山，在縣治西三十里，山勢高聳，狀如匡字，唐李白讀書處。《全蜀總志》。

大匡山，在保寧府江油縣西三十里，唐李白嘗讀書於此。《一統志》。

大匡山，在成都府彰明縣北三十里，一名康山。唐杜甫寄李白詩：「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亦名戴天山。《一統志》。

彰明縣北五十里有李白讀書臺。《四川通志》。

點燈山，在龍安府江油縣南二十里，一名小匡山，夜有光如燈，故名。上有李白讀書臺及白祠。《四川通志》。

杜詩云：「匡山讀書處，頭白早歸來。」李太白，青州人，多遊匡廬，故謂之匡山。《綿州圖經》云：戴天山在縣北五十里，有大明寺。開元中，李白讀書於此寺。又名大康山，卽杜甫所謂「康山讀書處」也。恐《圖經》之妄。《西溪叢語》。

載籍之間，所言地理訛舛甚多，不可勝述。李白讀書於匡山，正綿州大匡山、小匡山之處，而《寰海記》舊註乃指江州匡廬山爲白讀書之所。《野客叢書》。

琦按：太白臥廬山爲永王璘迫致幕府，坐是得罪。杜少陵「匡山讀書處，頭白早歸來」之句，當以匡廬之解爲正。至於太白讀書之處，不但地志所云，歷歷可據，卽鄭谷《蜀中》詩，亦有「雪下文君沽酒店，雲藏李白讀書山」之句，在唐時已相傳若此矣。因杜註之援引未確，乃幷太白讀書之地而亦疑其出於附會，抑又偏矣。

濯筆溪，在潼川州西一里。古傳李白訪趙蕤，習書於此。《四川通志》。

李白，彰明人，周遊四方，巡宕渠過南陽，有詩。《四川通志》。

白雲寺，在夔州奉節縣治北。李白寓夔州，有《白雲寺》詩，刻懸崖間。《四川總志》。

太白巖，在夔州府萬縣西山，上有「絕塵龕」三字在石壁，有唐人詩刻，相傳太白讀書於

此。《潛確居類書》。

曹學佺《萬縣西太白祠堂記》：縣西有太白巖，在西山，卽絕塵龕也。王象之《輿地碑目》云：「『絕塵龕』三字，在西山上石壁，字畫瘦勁，類晉、宋間物，唐人題咏甚多。相傳李太白讀書於此，有『大醉西巖一局棋』之語。太白，蜀人也。其詩之見於蜀者，若成都散花樓、漢嘉峨眉山、《白帝城》、《蜀道難》等篇，在集中可考。而《紀事》稱其爲彰明小吏時，令屬辭不偶，輒爲接之，令遜其佳，以此見妒，則東蜀楊天惠所載也。予得諸碑刻，有題江油主簿廳，爲米芾書，及象耳山留題云：『夜來醉臥月下，花影零亂，滿人衣袖，恍如濯魄於冰壺也。』此眞天仙語，本集皆不載。而涪陵有渡曰李渡，以太白曾渡此，卽婦人稚子能知之矣。獨萬縣西山者不甚著聞，至爲天仙橋以別之，而過者未嘗問也。予詩落句云：『一自金陵問消息，無人指向萬州看。』蓋甚致慨然。黃魯直《勒風院記》謂『西山之勝，東望巫峽，西盡郁鄢，不敢與之爭抗』。魯直在蜀久，斯言不誣。予謂太白讀書此巖中，宜有太白祠，而萬令方君，好古樂善，予門人典客陸昇彤等，唯唯叶力，遂書原委於道士常明，且係以詞曰：『太白先生，金行之精。隴西帝裔，產於昌明。起家小吏，不習逢迎。牽牛堂下，諧謔隨聲。逢彼之怒，離鄉遂輕。扁舟下峽，出白帝城。顧瞻西山，岣嶁崢嶸。挺然拔出，巧類削成。青開練石，翠點秋屏。絕塵龕

上，夫非世情。栖泊厥跡，讀書著名。何時非醉，而忍獨醒。何事非局，遑問變更。事在有無，語類不經。人心愛之，夸詡爲眞。樹若曾倚，其色敷榮。泉若曾酌，其聲清泠。何以祠之，厂巖上平。裁虹爲棟，架壑作楹。峽江蒼蒼，白雲自橫。飛鳥時過，嚶彼其鳴。薄言訪之，而懷友生。悵然不見，涕淚沾巾。聿觀茲役，堂構以新。懷賢述古，二美則幷。江山勝豁，文明道亨。千秋之後，令名不湮！」

錦江山，在四川嘉定州北四十里。太白亭，在錦江山之巔，唐李白嘗於此賦詩，宋黃庭堅因以名亭。《一統志》。

太白亭，在嘉定州北十里錦岡山上，下卽平羌峽。相傳太白曾遊此，黃庭堅建亭於山之絕頂，遂以太白名之。亭今廢，尚有石斗、石鯨在荒址中。《四川志》。

竹溪六逸堂，在徂徠山西北巉石峰下。唐天寶間，孔巢父、李白、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隱居於此。有金翰林承旨黨懷英撰碑石刻。《一統志》。

方豪《竹溪記》：李白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沉飲，號竹溪六逸，而竹溪之名滿天下。自予有知，卽慕其地，意必清流之上，修竹萬竿，蕭森潔爽，若神仙之居，使人卽之而忘去，去之思復卽也。近予以審錄之行，登太山，望徂徠。詢所謂竹溪者，不過荒烟野草之區，溪既非舊，竹亦何嘗一幹之存哉！然而言竹溪者不絕

焉，無乃六逸之力耶？夫六逸者，固一時之英也，而唯太白爲最顯。其他若孔巢父，人亦稍知其姓名而已，餘則併姓名而昧之。嗚呼！白於竹溪，可謂有獨力者矣！

李白自幼好酒，於兗州習業，平居多飲。又於任城縣搆酒樓，日與同志荒宴，客至少有醒時。邑人皆以白重名，望其里而加敬焉。《太平廣記》。

李白酒樓，在濟寧州南城上。唐李白客任城時，縣令賀知章觴之於此，今樓與當時碑刻俱存。元著作郎陳儼《重修李白酒樓記》，其末有歌曰：「公昔去兮乘龍，眘雲氣兮蓬萊宮。衿青霞兮佩明月，横四海兮焉窮。濟水兮無波，泰山繚兮鬱嵯峨。思故國兮神遊，悦臨風兮浩歌。醉而生兮醉而死，曩孰非兮今孰是。千鍾百榼兮彼且奚適，操一瓢兮吉其止。攬香風兮折瓊芳，援北斗兮斞桂漿。浩溟溟兮徙倚以望，歸來歸來兮舉我觴！」《一統志》。

按：太白《任城縣廳壁記》所云邑宰賀公，其名不可考，後人遽以賀知章當之，誤也。據新、舊二書，知章初未嘗爲任城令。噫！因一人之誤，致後人詩文遂因之而皆誤，職蒐討者，可不慎歟！

濟寧州太白樓，下俯漕河，憑高眺遠，據一州之勝。碑板林立，惟唐人李光記大篆最古，碑製六面如幢。其左爲二賢祠，祀太白、賀監。其東有太白浣筆泉。王阮亭《秦蜀驛程後記》。

沈光《李白酒樓記》：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白酒樓。夫觸强者覩緬而不發，乘險者帖薾而不進，潰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針砭，搏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膽勇。而復視其强者弱之，險者夷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於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聰明才韻，至今爲天下倡首，業術匡救，天必付之矣。致其君如古帝王，進其臣如古藥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轂以輦其正者，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作者，强非眞勇。太白旣以峭訐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顚蹈，故狎弄杯觴，沉溺麴蘗，耳一淫雅，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移於月露風雲，使之涓潔飛動；移於草木禽魚，使之妍茂軒騰；移於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於幽巖邃谷，使之遼歷物外，爽人精魄；移於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之馳騁決發，如睨幽、并。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焉！嗚呼！太白觸文之强，乘文之險，潰文之毒，搏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觴，沉溺麴蘗，是眞塞其聰，翳其明，醒則移于賦詠，宜乎醉而生，醉而死。予徐思之，使太白疏其聰，決其明，移於行事，强犯時忌，其不得醉而生死也。當時骨鯁忠赤，遞有其人，收其逸才，萃於太白。至於齊、魯，結搆凌雲者無限，獨斯樓也，廣不踰數席，瓦缺椽蠹，雖樵兒牧豎，過亦指之曰：「李白嘗醉於此矣！」

劉楚登《太白酒樓記》：太白酒樓在故濟州、今濟寧府南城門上，壯麗雄偉，四望夷曠。有汶、泗二水經其前，開河、安山、山湖諸水匯其西，鳧、繹、龜、蒙、徂徠、岱宗諸山，復左顧聯絡於東北。皆紆青浮白，以舒斂出沒於雲烟縹緲之際，而齊、魯方千里之勝，可指顧而見矣。樓之規制，不知重修何時，其與昔之高卑、大小，殆不可辨。意其上下千數百年間，其修葺而因仍者，殆皆類此耳。右階西南上有古石柱，高可丈四五，觚植而湧蓋其上，周圍刻小篆記文者，唐沈光之所作也。其左階東南隅有二賢祠記石刻二通，蓋昔之州人，嘗祀太白與知章賀公於其上者也。祠有二賢何？舊傳開元中以知章爲任城宰而來，其來而止也，嘗飲於此，此樓之所以名也。惟李白負奇氣、好仙遊，其足跡幾半天下，凡江、漢、荊、湘、吳、楚、巴、蜀，與夫秦、晉、齊、魯山水名勝之區，亦何所不登眺，何日不酣暢！而以酒樓名天下，有二焉。其在洛陽天津橋南，董糟丘所造者，其事尤奇偉卓絕，今其存亡興廢，類不可知。獨茲樓以沈光記文，遂留傳至今，豈偶然哉！

趙彌《太白酒樓賦》：濟城之巔，有樓巋焉，檐阿翼以四出，觚棱揭其高騫。謝溷濁於埃壒，煥金碧於雲煙。可以騁遐矚，寫幽悁，蓋太白昔所登臨而盤桓者也。粵惟濟郡，唐爲任城，雜舟車於水陸，紛人物之俊英，俗尚詩書而民勤稼穡，夫豈他邦可與抗衡！於

是四明狂客，適宰茲邑，溫恭克脩，儼碩有立，訟庭闃其虛閒，聊遊衍乎原隰。爾其長庚眞人，興聖孫子，薄遊東魯，寄家於此，邂逅之間，亶其樂只。想夫二賢之登斯樓也，形忘兮有終，心超兮無始。藩五嶽兮張屏，隱三山兮列几。斛天漢兮爲漿，舉斗筐兮作匕。左浮丘、伯喬以振衣，右安期、羨門而正履。豪吟吐萬丈之虹，醉吻涸三江之水；嘯歌玩空界之日月，震盪駐人寰之風雨。眼空四海，氣蓋千古，風流豪邁，直使人精神飛越，欲凌風而遐舉。爰有豪梁趙子，博賽好脩，倦遊湖海，養痾林丘。乘休暇，偕朋儔，攜濁醪，昇芳羞，而相與登茲樓。仰天宇兮嵺廓，俯山川兮繆流。草木黃落兮氣蕭瑟，禽獸號鳴兮悲窮秋。憑闌兮四望，豁我兮遠眸。東則鳧、嶧突起，嶔崟摧嶉，削芙蓉於半空，挹蒼翠於百里，悵禹桐之安在，慨秦碑之就毀。西則平湖浸空，灝漾皎潔，霜露降而潦水澂，蒲荷瘁而蒹葭折，惟歔艇與鷗羣，互出沒而明滅。南則野蕪蒼蒼，河流湯湯，濤霈波雪，噴注呂梁，微神禹之疏鑿，民何由而奠康。北則平原湠漫，一望無極，泰山巖巖，遠露秋色，顧汶、泗之縈迴，知發源乎其側。周覽既畢，逡巡就席，浩歌起舞，痛飲盡石。客有徘徊歔欷，淚下霑襟而告趙子曰：「太白不云乎？『既無長繩繫白日，又無大藥駐朱顏』。昔人安在，登高望遠，但見山青青而水潺潺，而況吾儕小人，皇皇朝夕，汩汩塵埃，死與草木同腐，不亦可哀也哉！」趙子逌爾而笑，舉酒觴客而謂之

曰：「吾亦聞諸太白云：『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故由今而眂昔，則既往之日焉窮；由今而眂後，則方來之日未啻。徒以區區百年之身，欲與之計銖兩而較尋尺，良非惑與？吾聞之也，君子見其大而略其細，薄於人而厚於躬，惟脩身以俟命，舍聖哲吾誰從。故遇則伊尹、周公，道行於當時；不遇則仲尼、孟軻，言垂於無窮。彼死生得喪，如蟁蝱之過乎前，曾何足以蔕芥乎胸中。且夫夏蟲不可與語冰，井蛙不可與言大。非達人之大觀，其孰能邈圜方而無外也！」客於是驩然而嘻，灑然而饋，洗觴酌酒，爲太白之酹。已而長烟羃於林薄，明月出於東山。衆客皆醉，盡興而思還矣。履霜磴之溜滑，挾天風之高寒，各扶攜而雲散，及淸夜之未闌。念茲會兮不偶，獨喟然而永歎也！

趙孟頫《太白酒樓》詩：城迴當平野，樓高屬暮陰。謫仙何俊逸，此地昔登臨。慷慨空懷古，徘徊獨賞心。嶧山明眼望，百里見遙岑。

陳中孚《題太白酒樓》：昔聞李太白，山東飲酒有酒樓。我今登樓來，北風吹髮寒颼颼。太白天酒仙，人間不可留。金光絳氣九萬里，翩然而上騎赤虬。左蹴大江濤，右翻黃河流，手攀北斗招搖柄，瓊田倒瀉銀灣秋。銀灣吸乾日月液，蟾驚兔泣黃姑愁。太白方悠然，掀髯送汀鷗。炯如曉霞一點映秋水，紅痕微湧玉色浮。太虛變化如蜉蝣，仙

今何在不可求！惟有胸中燦爛五色錦，化爲元氣包神州。我欲起從仙之遊，安得羽翮飛上崑崙丘！

宋褧《太白酒樓》詩：我昔在髫年，知有謫仙人。少壯讀所作，天才氣凌雲。潯陽紫極宮，往歲聞佳句。采石青山頭，前月拜荒墓。夜宿簷下雲，秋弄江上月。何如任城樓，狂飲興豪發。況有任城宰，具酒復知音。酒酣溢八極，世事徒駸駸。內子香閨夢，伯禽嬌且啼。人間火宅謾煎逼，正是玉山傾倒時。散披紫綺裘，倒著白接䍦。銀臺金馬直一吐，方瀛絳闕行將去。仙之酒杯失，遺基樓觀雄。垣表暗題詠，石榴海柏森西東。謫仙人，今何在？汶水、鳧山暗蒼靄，手揮玉鞭騎玉鯨，應在浮雲九州外。仙人魂魄茫氛氳，望之不見矧可親。明朝我亦玉京去，願謁蓬山賀季眞。

周權《謫仙樓》詩：大羅仙人李太白，秋水疏蓮浮玉色。笑傲玉堂金馬中，詩酒猖狂天子客。飄飄豪氣秋風起，登樓曾醉山東市，放浪形骸宮錦袍，榮華富貴東流水。酒酣揮灑翻河筆，險語能令鬼神泣。至今光燄照塵寰，一字堪償雙白璧。我來懷古空悽愴，風月千年尙無恙。何時相見崑崙丘，汗漫從遊九天上。

趙文輝《登太白酒樓》詩：火冷昆明棟宇新，笑談應覺半天聞。坐邀采石江頭月，臥看徂徠頂上雲。寓意自知非嗜酒，傷心誰與共論文！騎鯨一去無消息，雲海茫茫澹夕曛。

劉基《李白酒樓》詩：小徑紆行客，危樓舍酒星。河分洸水碧，天倚嶧山青。昭代空文藻，斯人憶斷萍。登臨無賀老，誰與共忘形？

王世貞《太白酒樓》詩：昔聞李供奉，長嘯獨登樓。此地一垂顧，高名百代流。白雲海色曙，明月天門秋。欲覓重來者，潺湲濟水流。

陸深《登太白樓》詩：夜郎一去幾千秋，尚有任城太白樓。身後功名空自好，眼前汶、泗只交流。當年狂客心偏戀，近代風人誰與儔。拍碎闌干呼不起，月明風細憶神遊。

屠應峻《太白樓》詩：當時不見謫仙人，城上高樓空復春。勢極中原臨岱岳，境非吾土異三秦。遙鄰避世東方朔，生有相知賀季眞。斗酒狂歌自今古，志存删述與誰論！

莫如忠《太白樓》詩：縹緲層樓霄漢隈，南城山色鏡中開。不知仙馭遊何處，長擬星辰謫上台。林杪鶴巢珠樹遍，日邊鯨負海濤來。秦碑魯殿俱銷歇，未覺浮名勝酒杯。

鄺堯齡《太白樓》詩：謫仙人去已千秋，河水依然盡日流。滿地濕雲生紫閣，半天晴雨落滄洲。名從白雪空詞苑，興到青山買酒樓。遙憶賀公能醉客，齊名二老至今留。

汪琬《李太白酒樓歌》：任城酒樓高插天，樓東桃樹非昔年。騎鯨仙人不知處，狂客還歸四明路。誰能醉臥胡姬壚，惟見春風拂花絮。我作東門遊，攜尊樓上頭。可憐魯酒薄，無復蘭陵篘。借問當時造酒者，何如紀叟、董糟丘！堯祠遺蹟空荒荆，遠望徂徠

何限情。放歌一曲下樓去，汶水東流日夕聲。

汪琬《濟寧太白樓》詩：先生本非狂，古之天人也。至今矚遺像，丰采猶瀟灑。憶當供奉時，才譽傾朝野。高標南山松，駿氣西極馬。勳名不能羈，況乃富貴假。一醉詩百篇，吐納皆大雅。呟然鍾呂鳴，餘子悉喑啞。遊戲酒人中，夫豈沉湎者。遺址任城隅，千年搆廣厦。隱隱面層巒，鱗鱗俛萬瓦。尊醞時見酹，碑文每爭打。其碑記爲吾家文節公所作。神爽遊八極，乘雲儻來下。

王士禛《雨中登太白樓》詩：開元陳跡去悠悠，猶有城南舊酒樓。吳語曾呼狂太白，洛陽何必董糟丘。龜、梟縹緲當窗出，汶、泗蒼茫繞檻流。眼底無人具賓主，任城烟雨可憐秋。

浣筆泉，在兗州府濟寧州東門外，舊傳李太白浣筆處，嘉靖間主事白沛築亭其上。《潛確居類書》。

浣筆泉，在濟寧州城東關外，去會通河不數武，出土中，一方池，一圓池，相傳爲李太白浣筆處。《行水金鑑》。

太白山，在汶上縣東五十里，李白遊魯嘗登其上。《山東通志》。

濟南西北匡山，濟河路出其下，世傳李白嘗讀書于此。元好問《濟南行記》。

按《山東通志》，濟南府無匡山而有筐山，山在府城西十里，其形如筐，故名。疑元氏記中所云之匡山，卽此山也。謂李白嘗讀書于此，殆彼土之人將依附杜詩「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之句，以證太白爲山東人耳。

浮休既投跡少陵，一日有以水磨求售者，相其地乃古之宜春苑也，今謂之韋曲。自漢、唐以來，諸韋居之，與後周逍遙公曬書臺，唐杜岐公、韓退之舊業，鄭都官之園池鄰里，籬落垠堮皆在。又云李太白常居此也。仰終南之雲物，俯滴水之清湍。喬木隱天，修竹蔽日。眞天下之奇觀，關中之絕景也。張舜民《水磨賦序》。

唐吳融《題兗州泗河中石牀》詩：一片苔牀水漱痕，何人清賞動乾坤。謫仙醉後雲爲態，野客吟時月作魂。光景不回波自遠，風流難問石無心。邇來多少登臨客，千載誰將勝事論。註云：李白、杜甫，皆此飲咏。

李白書堂，在五老峰下。唐李白嘗至此，愛其險峭，嘆曰天下之壯觀，因卜築讀書於此。《一統志》。

李太白書堂，在南康府青玉峽西一里。太白過此，愛其峭峻，嘆爲天下壯觀，因築堂讀書於此。杜子美贈白詩曰：「匡廬讀書處，頭白好歸來。」遂因以傳焉。《江西通志》。

簡寂觀後有樵徑，涉石澗，攀崇岡，屈折而上五六里許，則日照庵。四圍山色，空翠欲滴，

香爐、犀牛、漢陽三峰，縹緲插雲，卽太白讀書處也。吳道賢《匡廬紀遊》。

太白書堂，在華頂峰，李白嘗遊天台，後人因爲建堂。《天台山志》。

諸葛羲《太白書堂》詩：太白已千載，書堂今在茲。丹青銷畫壁，苔蘚沒殘碑。山暝涼生早，天長鳥去遲。屋梁新月色，彷佛見鬚眉。

值雪山，在安慶府望江縣西十八里，上有平岡，相傳唐李白遊此山值雪，故名。《一統志》。

太白書堂，在安慶府望江縣，唐李白避祿山之亂，於此讀書，遺址尚存。《江南通志》。

獨阜山，在安慶府太湖縣北五十里，上有石刻隴西字，世傳李白嘗避地於此。《江南通志》。

對酌亭，在安慶府宿松縣南臺，李白舉杯邀月處。《江南通志》。

讀書臺，在安慶府宿松縣南三里，唐李白避祿山亂，至宿松，依邑宰閭丘築臺讀書。《江南通志》。

李太白書堂，在化城寺龍女泉之側。天寶間，李白訪道江、漢，遙望九子山，顧而樂之，易號九華。會故人韋仲堪爲邑令，遂僑居焉。建讀書堂於其地，宋南渡後蕪沒不存。《九華山志》

九華山龍女泉，其旁乃李太白書堂，今爲張氏墳地，或謂書堂在半霄亭旁者，非。周必大

《泛舟遊山錄》。

醉石在香泉溪滸，昔李青蓮遊此，繞石醉呼，故名。《黃山志》。

有醉石，酩酊層巖上，行者懼其迎風墮也。相傳李謫仙曾踏歌其旁。汪灝《遊黃山記》。

婺源縣西七十里，有湖山，山外有太白渡，相傳唐李白過此，故名。《弘治徽州府志》。

施愚山《歙城西太平十寺》詩曰：數峰存十字，紺宇入蒼烟。得徑穿雲窟，從僧問雪泉。江橋秋樹外，山郭夕嵐邊。大好留詩處，何人繼謫仙。註云：李太白經此留詩。又有《集河西太平寺》詩曰：僧廬路入披雲嶺，仙客詩留碎月篇。註云：唐許宣平隱居披雲嶺，李白有「灘前流碎月」之句。《學餘詩集》。

李白書堂，在五松山。李白來遊，樂其山水之勝，建堂讀書於此。《一統志》。

林椈《太白五松書院》詩：翰林最愛五松山，嘗說千年未擬還。而我抗塵良自愧，來遊只得片時閑。

李白巖，在梧州藤縣東六十里赤水峽，深闊丈餘，頂有竅，通日光，相傳唐李白謫夜郎時過此。《一統志》。

太白巖，在柳州懷遠縣下石門，李白謫夜郎，築石嘯咏於此。《廣西通志》。

問月亭，在湖廣施州衞城北，有臺孤高獨出碧波峰之中，建亭其上。相傳李白謫夜郎，嘗

于此賞月。《一統志》。

湖廣武昌府治南三十里，有李白讀書堂。《一統志》。

大安山，在湖廣德安府城西六十里，唐相許圉師家此山下。李白忤高力士放還，許相家以孫女妻之。黄晦叔《桃花巖》詩云：「大安婦翁舍，時來枕流眠。」正謂此。事見《方輿勝覽》及《一統志》。

考太白娶于許氏，在未入長安之前，謂忤力士以後事，大繆。

太白湖，在漢陽九眞山南，一名白湖，周二百餘里，半屬沔陽州，舊傳李太白遊泛于此。《潛確居類書》。

梁山，在靖州會同縣東四十里。昔李白遊其巔，手引一泉，淸涼甘美，久旱不竭，俗名凉山。《湖廣通志》。

《輿地紀勝》：白社山在靖州會同縣，李白流夜郎時，于此結社。《潛確居類書》。

李白宅，在當塗縣青山麓。白至姑熟，依當塗令族人陽冰，見茲山幽邃，營宅以居。裴敬《碑》云「余過當塗，訪李翰林舊宅」，卽此。《江南通志》。

采石山，在太平府城北二十五里牛渚北，昔人于此取石，因名。臨江有磯曰采石磯。唐李白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卽此。《一統志》。

牟存叟端明名子才。守當塗日，郡圃有脱靴亭，以謫仙采石得名。存叟繪以爲圖，系以讃曰：錦袍兮烏幘，神淸兮氣逸。凌轢兮萬象，麾斥兮八極。我思古人，伊李太白。孰爲使之朝禁林而暮采石也，其天寶之嬖幸與？疏擿詞章，浸潤宮掖，吾觀脱靴之圖，未嘗不嫉小人之情狀，而傷君子之疏直。公之高躅兮，霍神龍之不可以羈紲。矧富貴如敝屣兮，其得失又何所欣戚也！《齊東野語》。

或以讃詞爲元人貫酸齋之作，自「天寶之嬖幸」以下，摘去五十餘字，未知孰是。

捉月亭，在采石山，世傳李白過采石，酒狂水中捉月，後人因以名亭。《一統志》。

暮雲亭，在采石鎭唐賢坊神霄宮内，舊名捉月亭，元時圮，後重建，乃藏李白宮錦處。《太平府志》。

王綬《暮雲亭記》：余治郡之二年，防禦使王侯明護軍犀渚，江波不動，烽燧不驚，鎭以無事。顧瞻唐李翰林墓下祠宇卑陋，勿稱揭虔。三年春，撤而新之，築亭其旁，高明顯敞，足爲遊觀吟眺之勝。聞與見者，咸咨嗟歎異，謂侯能爲人所未暇爲之事，是可喜也。余曰：太白聲名，在天地間，猶青天白日，鳳凰芝草，孰不知爲美瑞，何待騷人墨客始知敬耶！又世之論太白者，徒知錦繡心口，明月肺腸，才思淸新，歌詞婉麗，獨步當時，然此餘事耳。方高力士驟貴，公卿大夫爭相取容，惴惴然恐失其意，而太白使脱靴

殿上，奴視弗顧，可謂氣蓋天下矣！士以氣爲主，脂韋媕孰，脅肩諂笑，同流合汚者，氣之不足也。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稱大丈夫者，氣之所充也。使太白得時行志，寄命託孤，臨大節而不可奪，非斯人吾誰與！昔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豈過論哉！晚歲，脫屣軒冕，縱情詩酒，樂天知命，遺形釋智，澹乎若深淵之靚，泛乎若不繫之舟，飄然超世之志，曾不以生死動其心，未可以淸狂少之也。余遂書其事，俾刻諸石，且摭杜少陵《春日憶白》之句，名其亭曰「暮雲」。宋紹定六年。

李白墓，在太平府城東青山之北，白嘗依族人當塗令李陽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采石之龍山，後改葬青山。宋郡守趙松年爲建祠，給田付僧看護。《一統志》。

姑熟青山李白墓生蘆，其形如筆，號筆蘆。績溪舒頔道原有詩云：「筆蘆蕭蕭青山巔。」《池北偶談》。

筆蘆、星竹，生青山李白墓上。陶安《李翰林墓》詩云：「自別金鑾抵夜郎，江南有夢到朝堂。酒酣采石風生袂，崖老青山月滿梁。龍管鳳笙遺韻事，筆蘆星竹借文章。雲飛荒野苔碑斷，時有詩人酹一觴。」註云：「墓上產蘆如筆，有竹散點如星。」《太平府志》。

李白墳，在太平州采石鎭民家菜圃中，遊人亦多留詩，然州之南有青山，乃有正墳。或曰：太白平生愛謝家青山，葬其處，采石特空墳耳。世傳太白過采石，酒狂捉月，竊意當

時藁葬於此，至范侍郎爲遷窆青山焉。《侯鯖錄》。

采石江之南岸田畈間有墓，世傳爲李白葬所，累甓圍之，其墳略可高三尺許。前有小祠堂，甚草草，中繪白像，布袍裹軟脚幞頭，不知其傳眞否也。白嘗供奉翰林，終不得官，則所衣白袍是矣。范傳正作白《碑》曰，白之孫女言曰：「嘗殯龍山之東麓，墳高三尺。」傳正時爲宣歙觀察使，諭當塗令諸葛縱改葬于青山，則在舊瘞之東六里矣，其時元和十二年也。然則龍山、青山兩地，皆著白墳，亦有實矣。至謂白以捉月自投於江，則傳者誤也。曾鞏曰：范傳正志白墓，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白之歌詩亦自云如此。或者因其豪逸，又嘗草瘞江邊，乃飾爲此說耳。正史及范《碑》皆無捉月事，則可證矣。《演繁露》。

采石江頭，李太白墓在焉，往來詩人題詠殆遍。有客書一絕云：「采石江邊一抔土，李白詩名耀千古。來的去的寫兩行，魯班門前掉大斧。」亦確論也。《蓬軒別記》。

白居易《李白墓》詩：采石江邊李白墳，繞田無限草連雲。可憐荒隴窮泉骨，曾有驚天動地文。但是詩人多薄命，就中淪落不過君。

項斯《經李白墓》詩：夜郎歸未老，醉死此江邊。葬闕官家禮，詩殘樂府篇。遊魂應到蜀，小碣豈旌賢。身沒猶何罪，遺墳野火燃。

許渾《途經李白翰林墓》詩：氣逸何人識，才高舉世疑。禰生狂善賦，陶令醉能詩。碧

水鱸魚興，青山鵩鳥悲。不堪遺塚在，荆棘楚江湄。

杜荀鶴《經謝公青山弔李翰林》詩：何謂先生死，先生道日新。青山明月夜，千古一詩人。天地空銷骨，聲名不傍身。誰移耒陽塚，來此作吟鄰。

姚合《送潘秀才歸宣州》詩：李白墳三尺，嵯峨萬古名。因君還故里，爲我弔先生。晴日移虹影，空山出鶴聲。老郎閑未得，無計此中行。

殷文圭《經李翰林墓》詩：詩中日月酒中仙，平地雄飛上九天。身謫蓬萊金籍外，寶裝方丈玉堂前。虎靴醉索將軍脫，鴻筆悲無令子傳。十字遺碑三尺墓，只應吟客弔秋烟。

曾鞏《謁李白墓》詩：世間遺草三千首，林下荒墳二百年。信矣輝光爭日月，依然精爽動山川。曾無近屬持門戶，空有鄉人拂几筵。顧我自慚才力薄，欲將何物弔前賢？

晁補之《采石李白墓》詩：客星一點太微旁，談笑青蠅玉失光。載酒五湖狂到死，只今天地不能藏。

陸游《弔李翰林墓》詩：飲似長鯨快吸川，思如渴驥勇奔泉。客從縣令初何有，醉忤將軍亦偶然。駿馬名姬如昨日，斷碑喬木不知年。浮生今古同歸此，回首桓公亦故阡。桓溫塚，亦在當塗。

尤袤《李白墓》：嗚呼謫仙，一世之英。乘雲御風，捉月騎鯨。來遊人間，蛻骨遺形。其

卓然不朽，與江山相爲終始者，則有萬古之名。吾意其峥嶸犖落，決不與化俱盡；或吐爲長虹，而聚爲華星。青山之下，埋玉荒塋。祠貌巍然，斷碑誰銘！

高翥《經李謫仙墓》詩：蕭蕭高塚倚雲根，父老相傳太白墳。白骨定隨風月冷，青山常共姓名存。平生出處猶如見，一死浮沉那可論。客子開元書記後，故來澆酒些清魂。

宋無《李翰林墓》詩：嗜酒傲明時，何因賀監知。承恩金馬詔，失意玉環詞。名與三閭並，身將四皓期。匡山有書讀，應亦嘆歸遲。一騎紫鯨去，空掩謝山塋。落月今誰弔，長庚夜自明。乾坤沉秀氣，江水帶哀聲。天上多官府，文章不可輕。

白珽《李翰林墓》詩：出城得佳山，兩峰特奇詭。一如植躬圭，一峰拱而侍。我見猶愛之，而況謫仙子？孤墳在其下，政爾直一死。謫仙眞天人，出處見諸史。豈敢傲吾君，辛苦植唐祀。嗟予侃侃者，塵土正如此。停車不忍發，載拜顙有泚。仰止青山高，清風與終始。孰謂千載人，不在天地裏。

施閏章《經李太白墓》詩：共說騎鯨捉月遊，孤墳細草野風秋。夜郎幽憤無多淚，萬古長江楚水流。

右記遺跡七十則

退之嘗言李太白得仙去。元和初，有人自北海來，見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上笑語久之。

頸，道士於碧霧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聳身健步追及，共乘之而東走。此亦可駭也。《龍城錄》。

白龜年，樂天之後。一日至嵩山，遙望東岩古木，簾幕窣地，往觀之。一人至前曰：「李翰林相招。」龜年乃趨入，其人褒衣博帶，風姿秀發，曰：「吾李白也，向水解，今爲仙矣。上帝令吾掌箋奏，於此已將百年。汝祖樂天亦已爲仙，現在五臺掌功德所。」因出《素書》一卷遺龜年，曰：「讀之可辨九天禽語、九地獸言。」後白海瓊亦云：「李白今爲東華上清監清逸眞人。」《廣列仙傳》。

頃在秘閣抄書，得《續樹萱錄》一卷，其中載隱君子元撰夜見吳王夫差，與唐諸詩人吟詠事。李翰林詩曰：「芙蓉露濃紅壓枝，幽禽感秋花畔啼。玉人一去未回馬，梁間燕子三見歸。」張司業曰：「綠頭鴨兒咂萍藻，採蓮女郎笑花老。」杜舍人曰：「鼓鼙夜戰北窗風，霜葉沿階貼亂紅。」三人皆全篇。杜工部曰：「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閑人。」白少傅曰：「不因霜葉辭林去，的當山翁未覺秋。」李賀曰：「魚鱗砌空排嫩碧，露桂稍寒挂團壁。」三人皆未終篇。細味其體格語句，往往逼眞。後閱秦少游集，有《秋興》九首，皆擬唐人，前所載咸在焉。關子東爲秦集《序》云「擬古數篇，曲盡唐人之體」，正謂是也。《容齋隨筆》。

何子楚云：《續樹萱錄》乃王性之所撰，而託名他人。今其書才有三事，其一曰賈博喻，一曰全若

虛，一曰元撰。詳命名之義，蓋取諸子虛、亡是公云。

東坡先生在嶺南，言元祐中有見李白酒肆中，誦其近詩云「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非世人語也。少游嘗手錄其全篇。少游敍云：「覯頃在京師，有道人相訪，風骨甚異，語論不凡，自云嘗與物外諸公往還，口誦二篇，云東華上清監清逸眞人李白作也。」詩云：「人生燭上花，光滅巧妍盡。春風繞樹頭，日與化工進。只知雨露貪，不念零落近。昔我飛骨時，慘見當塗墳。青松靄朝霞，縹緲山下村。既死明月魄，無復玻璃魂。明月、玻璃，太白二子名。念此一脫洒，長嘯登崑崙。醉着鸞鳳衣，星斗俯可捫。」又云：「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尋流得雙鯉，中有三元章。篆字若丹蛇，逸勢如飛翔。歸來問天姥，妙義不可量。金刀割青紫，靈文爛煌煌。咽服十二環，想見仙人房。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涼。龍子善變化，化作梅花妝。遺我纍纍珠，靡非明月光。勸我穿絳縷，繫作裙間璫。揖予以疾去，談笑聞餘香。」《侯鯖錄》。

《東坡志林》：都下見有人攜一紙文書，字則顏魯公也，墨跡如未乾，紙亦新健。其首兩句云「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語非太白不能道也。《仇池筆記》：予頃在都下，有傳太白詩者，其略曰「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非世人語也。蓋有見太白在酒肆中而得此詩者，神仙之道，眞不可以意度。胡應麟《筆叢》：太白逸詩「人生燭上花」、「朝披夢澤雲」二章，見宋人詩話云，元祐八年，東坡帥定武，李方叔送別於惠濟，出示南岳典寶東華李眞人像，又出此二詩曰：「此李眞人作，近有人于江

上遇得之，云卽太白也。」其詞瑰瑋跌宕，卽非眞太白語，亦非李赤、張碧所能辦。《紫桃軒又綴》：東坡自云于京師遇一道人，風骨秀異，語論不凡，口誦此二章，云東華上淸監淸逸眞人李太白作也。詩句妙麗，誠然太白口吻。顧予竊疑坡公好奇，或擬作以紿人，觀其所補龍山九日語，宛是晉人語脉，豈難一靑蓮哉！《漁隱叢話》：太白詩「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涼」，亦奇語也。

東坡集中載李白謫仙詩一首，其詞曰：「我居淸空裏，君隱黃埃中。聲形不相弔，心事難形容。欲乘明月光，訪君開素懷。天杯飮淸露，展翼登蓬萊。佳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對面一笑語，共躡金鰲頭。絳宮樓闕百千仞，霞衣誰與雲烟浮！《東觀餘論》曰：「我居靑空表，君處紅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此上淸寶典李太白詩也。

按此詩首二句，亦似觀化之後所言，非生前所作而遺逸者也。疑其出自乩仙之筆，否則好事者爲之歟？

處士張孜寫李白眞虔禱，忽夢白自天降，與語詩，因爲歌以紀之，其略曰：「上天知我憶其人，使向人間夢中見。」《全唐詩》。世傳張孜《夢李白歌》有「華山秀作英雄骨，黃河瀉出縱橫材」。又云：「夢破靑霄春，烟霞無去塵。若誇郭璞五色筆，江淹却是尋常人。」《唐詩紀事》。

紹聖二年四月甲申，山谷以史事謫黔南，道間作《竹枝辭》二篇，題歌羅驛曰：「撐崖拄谷

蝮蛇愁，入箐攀天猿掉頭，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浮雲一百八盤縈，落日四十九渡明，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又自書其後曰：古樂府有「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但以抑怨之音，和爲數疊，惜其聲今不傳。余自荆州上峽入黔中，備嘗山川險阻，因作二疊，傳與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後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陽關小秦王》，亦可歌也。是夜宿于驛，夢李白相見於山間曰：「予往謫夜郎，於此聞杜鵑，作《竹枝詞》三疊，世傳之否？」予細憶集中無有，三誦而使之傳焉。其辭曰：「一聲望帝花片飛，萬里明妃雪打圍。馬上胡兒那解聽，琵琶應道不如歸。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圍山腰胡孫愁。杜鵑無血可續淚，何日金雞赦九州？命輕人鮓甕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北人墮淚南人笑，青壁無梯聞杜鵑。」今《豫章集》所刊，蓋自謂夢中語也。音響節奏似矣，而不能掩其眞，亦寓言之流歟！《桯史》。

先伯父熙寧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夜，夢至一處，牓曰清香館，東偏有別院，東壁有詩牌云：「題冀公功德院，山東李白。」其詩曰：「秋風吹桂子，只在此山中。待得春風起，還應生桂叢。桂叢日以滿，清香何時斷。只爲愛清香，故號『清香館』。」伯父自作《記夢》一篇，書之甚詳。《許彥周詩話》。

徐積《夢李白》詩：烏紗巾，紫綺裘，夢中太白從吾遊，陶陶爛醉江山秋。半夜起來覓不見，頭背長安淚如霰。

陳廷敬《夢太白》詩：太白天上人，入世思沉冥。昔過酒樓下，扁舟繫客情。昨夜忽夢公，千載猶崢嶸。花月十年醉，聲名一日榮。此義我贈君，出處亦甚明。年至不歸去，惜哉身後名！風雅亦細故，所患在有生。無生斯無死，天人渾一成。餘語不可悉，孤蓬急晨征。明當過酒樓，靈爽使人驚。自註：「十年花月西園醉，一日聲名北斗高。」予庚子歲夢中所得句。

貞元五年，李白子伯禽，充嘉興監徐浦下場糴鹽官。場界有蔡侍郎廟，伯禽因謁廟，顧見廟中神女數人中有美麗者，因戲言曰：「娶婦得如此足矣！」遂瀝酒祝語之。後數日，正晝視事，忽聞門外有車騎聲。伯禽驚起，良久，具服迎於門，折旋而入。人吏驚愕，莫知其由。乃命酒殽，久之祗敍而去，後乃語蔡侍郎來，明日又來，旁人並不知，見伯禽迎於門庭，言敍云：「幸蒙見錄，得事高門。」再拜而坐竟夕，飲食而去，伯禽乃告其家曰：「吾已許蔡侍郎論親。」治家事，別親黨，數日而卒。出《通幽錄》。《太平廣記》。

《紫桃軒又綴》：《通幽錄》載，貞元中，李白子伯禽爲乍浦下場鹽官，戲侮神祠玉女，發狂而卒。魏顥《李翰林集敍》，載白初娶許，生子曰明月奴。又合於魯一婦人，生子曰玻璃。所謂伯禽者，其卽明

月奴耶？太白一生作詩，喜言酒與婦人，又喜言神仙，最不耐塵俗事。其子縱誕，乃至垂情木偶，自取夭折，豈其氣類鍾育，固有自也？琦按：范傳正《新墓碑》，據其二女所云，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而卒，與《通幽錄》所傳貞元五年者不合。又云「父存無官」，則又與所傳「充嘉興監徐浦下場糴鹽官」者不合。蓋一時訛傳，而小說家以爲異而記之，其眞僞固不得而定也。胡應麟《筆叢》似欲爲太白諱者，乃云有兩李伯禽，一太白子，一嘉興監，與神昏。析而二之，亦恐未是。

滄州李巡官之子，夜讀書，有皂衣肥短人被酒而入。子懼走，其人曰：「李白尙與我友。」乃延坐。皂衣以席帽盛酒共飲，其父以磚擲之。皂衣走，帽乃酒榼蓋也。明日糞壤中得榼。故老云：此李翰林宅也。《唐餘錄》。

右記異聞十二則

李白，字太白，生於巴西。彌月之初，母夢長庚，故因以取名。丱歲知通書，及長好擊劍，落落不羈束，喜與酒徒縱飲，世有六逸、八仙之目。賀知章一見，號謫仙人，薦之明皇，以布衣召見金鑾殿，爲降輦步迎，如見園、綺。論當世務，草《答蕃書》，筆不停綴。帝嘉之，以寶牀賜食于前。手爲和羹，令待詔金馬門，當時榮之。未幾，不爲親近所喜，有詔放還。徘徊江左，依李陽冰，愛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澄江月滿，拏舟夜渡，著宮錦袍，吟嘯其間，端是風塵表物也。唐人作詩，未有如杜甫，時白亦得差肩于甫。至其名章俊語，鬱鬱芊芊之氣，見於毫端者，固已逼人，是豈可與泥筆墨蹊徑者爭工拙哉！嘗作行書，有「乘

與踏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兩忘，身在世外」一帖，字畫尤飄逸，乃知白不特以詩名也。《宣和書譜》。

今御府所藏五，行書《太華峰》、《乘輿帖》，草書《歲時文》、《咏酒詩》、《醉中帖》。《宣和書譜》。

中興館閣儲藏名賢墨蹟一百二十六軸，有李白《廿日醉題》詩一，《送賀八歸越》詩一。陳騤《中興館閣錄》。

賈似道留心書畫，家藏名蹟多至千卷，其宣和、紹興秘府故物，往往乞請得之，有李白《乘輿帖》。《清河書畫舫》。

予評李白詩，如黄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槧人所可擬議。及觀其藁書，大類其詩，彌使人遠想慨然。白在開元、至德間，不以能書傳，今其行草，殊不減古人，蓋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與？黄山谷《題李白詩草後》。

潤州蘇氏家，有李太白《天馬歌》眞跡。《墨莊漫錄》。

李翰林醉墨，是葛八叔忱贋作，以嘗其婦翁，諸蘇果不能别，蓋叔忱翰墨，亦自度越諸賢，可寶藏也。黄山谷《跋翟公巽所藏石刻》。

李太白醉草，葛叔忱戲欺其婦公者，山谷嘗言之矣。「雖自九天分派，不與萬李同林。步處雷驚電繞，空餘翰墨窺尋。」此趙德麟跋蘧所藏李太白醉草後，其實自謂也。

何薳《春渚紀聞》。

世傳李太白草書數軸，乃葛叔忱僞書。叔忱豪放不羈，或嘆太白無字畫可傳，叔忱偶在僧舍，縱筆作字一軸，題之曰「李太白書」。且與其僧約，異日無語人，蓋欲其僧信於人也。其所謂得之丹徒僧舍者，乃書之丹徒僧舍也。今世所傳《法書要錄》、《法書苑》、《墨藪》等書，著古今能書人姓名盡矣，皆無太白書之品第也。太白自負王霸之略，飲酒鼓琴，論兵擊劍，鍊丹燒金，乘雲仙去。其志之所存者，靡不振發之，而草書奇崛如此，寧謙退自晦，無一言及之乎？叔忱翰墨自絶人，故可以戲一世之士也。晁以道爲予言如此。《邵氏聞見後錄》。

藁書世傳李太白遺文，或謂謝氏子弟誑武功蘇才元所書，更不復詳考所出，而推舉過重，便謂不減魯公。然此書雖少繩墨，不可考以法度，要是軒前輊後，度越凌突，令人想見酒酣賦詩時也。王僧虔論書，或以其人可想，或以其法可存，世人丞「丞」，小篆「愛」字。李太白名，至僞書一卷，亦聲價增重，豈以人可想故耶！《廣川書跋》。

李白在開元間，不以能書名，今其行草，不減古人，《龍江夢餘錄》載其二帖是也。《本事詩》言，太白筆迹遒利，鳳跌龍拏。今世傳有二帖。《楊升庵外集》。

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杳深，人跡不到，頃巡撫儀封劉遠夫修《蜀志》，搜

訪古碑刻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楊升庵外集》。

禹穴在四川石泉縣治之北石紐村，大禹生此。石穴杳深，人跡不到。掘地得古碑，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識者因疑會稽禹穴之誤。《潛確居類書》。

壯觀碑，在金鄉縣儒學明倫堂前，二大字乃唐李白所書，碑陰題云：「賀知章爲任城令，與太白友善，過城鎮有所觀覽，書此二字。」元至治初，新豐里人得此碑於沛中，置諸堂。元末兵起，付於草萊，明初置今所。《山東通志》。

滕陽驛廳事前古槐之下，有石碣刻「壯觀」二字，殊勁挺，蓋青蓮筆也。《六研齋筆記》。

「壯觀」，唐李太白書，刻於大同府懷仁縣磁峽東崖上，筆力遒勁，人多摹搨。《山西通志》。

宴喜臺，在徐州碭城縣東五十步，臺上有石刻三大字，相傳唐李白筆。《江南通志》。

吳天章雯說，薊州獨樂寺觀音閣凡三層，其額乃李太白書。《居易錄》。

宋牧仲《薊州獨樂寺》詩曰：「署書傳太白，遺碣有蒙哥。」註云：寺有李太白書「觀音之閣」四字，及元蒙哥帝爲賽典赤所立《賢牧碑》。《西陂類稿》。

李白清風亭墨蹟，舊在化城寺，今亡。《太平府志》。

金陵僧志安，於化城寺得會昌中所傳李太白眞本，知縣滕宗諒繪傳之。《太平府志》。

太白書，得無法之法。鄭杓《衍極》。

李士訓《紀異》曰：大曆初，霸上耕得石函絹素古文《孝經》，初傳李白受李陽冰，盡通其法，皆三十二章，今本亦如之。《墨池編》。

張長史旭，傳顏平原眞卿、李翰林白、徐會稽浩。解縉《春雨雜述》中《序書學傳授》一條。

右記法書二十五則

中興館閣儲藏圖畫有《李白像》一，不知名氏。《宋中興館閣續錄》。

秘閣畫有小本《李白寫眞》，崔令欽題。周必大《二老堂雜志》。

釋貫休《觀李翰林眞》二首：日角浮紫氣，凛然塵外清。雖稱李太白，知是那星精！御宴千鍾飲，《蕃書》一筆成。宜哉杜工部，不錯道騎鯨。誰氏子丹青，毫端曲有靈。屹如山忽墮，爽似酒初醒。天馬難攏勒，仙房向閉扃。若非如此輩，何以傲彤庭？

蘇軾《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眞》詩：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遊。麾斥八極隘九州，化爲兩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道爲少留，縻之不得矧肯求。西望太白横峨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生平不識高將軍，手汚吾足乃敢嗔。作詩一笑君應聞。

《春渚紀聞》：士之所尙，忠義節氣，不以摛詞摘句爲勝。唐室宦官用事，呼吸之間，生殺隨之。李太白以天挺之才，自結明王，意有所疾，殺身不顧。王舒公言：「太白人品汚下，詩中十句九句說婦人

與酒。」先生作太白贊，則曰：「開元有道爲少留，縻之不得矧肯求。」又：「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汚吾足乃敢嗔。」二公立論，正以見二公胸次也。《漁隱叢話》：李、杜畫像，古今詩人題詠多矣。若杜子美，其詩高妙，固不待言，要當知其平生用心處，則半山老人之詩得之矣。若太白其高氣蓋世，千載之下猶可嘆想，則東坡居士之贊盡之矣。

饒節《李太白畫像歌》：先生之氣蓋天下，當時流輩退百舍。醉中咳唾落珠璣，身後聲名滿夷夏。青山木拱三百年，今晨乃拜先生畫。烏紗之巾白紵袍，岸巾攘臂方出遨。神遊八極氣自隱，冰壺玉斗霜風高。嗚呼先生態絕倫，仙風道骨語甚眞。蕭然可望不可親，懸知野鶴非雞羣。天寶之初天子逸，先生辭去不肯屈。采石江頭明月出，鼓枻酣歌志願畢。只今遺像粉墨間，尙有英風爽毛骨。宣州長史粉黛工，誰令寫此人中龍。細看筆意有俯仰，妙處果在阿堵中。人云此畫人莫比，吳侯得之喜不寐。意侯所愛豈徒爾，亦惜眞才死泥滓。先生朽骨如可起，誰爲獵之奉天子。作爲文章文聖世，千秋萬古誦盛美。再拜先生淚如洗，振衣濯足吾往矣。

陳師道《和饒節咏周昉畫李白眞》詩：君不見浣花老翁醉騎驢，熊兒捉轡驥子扶。金華仙伯哦七字，好事不勝千金摹。青蓮居士亦其亞，斗酒百篇天所借。英姿秀骨尙可似，逸氣高懷那得畫。周郎韻勝筆有神，解衣磅礴未必眞。一朝寫此英妙質，似悔只

識如花人。醉色欲盡玉色起，分明尙帶金井水。烏紗白苧眞天人，不須更著山巖裏。平生潦倒飽丘園，禁省不識將軍尊。袖手猶懷脫靴氣，豈是從來骨相屯。仰視雲空鴻鵠舉，眼前紛紛那得顧。是非榮辱不到處，正恐朝來有新句。勿言身後不要名，尙得吳侯費百金。江西勝士與長吟，後來不憂身陸沉。

《文獻通考》：後村劉氏曰：陳後山《題太白畫像》云：「江西勝士與我吟，後來不憂身陸沉。」勝士謂饒德操。按：德操詩去「手汚吾足」之作，大爭地位，太白非德操遂陸沉耶！似非篤論。

周紫芝《李太白畫像》二首：欲與天仙論等差，短長何止但詞華。誰人解屈將軍手，爲脫烏皮六縫靴？少陵詩瘦平生苦，太白才高一醉間。捉得江心波底月，却歸天上玉京仙。

李俊民《李太白圖》：謫在人間凡幾年，詩中豪傑酒中仙。不因采石江頭月，那得騎鯨去上天！

李端甫《李白扇頭》：巖冰澗雪謫仙才，碧海騎鯨望不回。今日霜紈見遺像，飄然疑自月中來。

王彝《題李太白像》：青天無人代天語，一星西落銀雲渚。嫦娥戲弄青瑤波，傾向人間金叵羅。龍孫醉吸海爲酒，日月雙飛織錦梭。仙鬼千年王母宴，謫來醉臥金鑾殿。玉

環腮上桃花小，玉尖香膩龍涎硯，靴塵煖撲貂璫兒，踏破青天捉月飛，一聲叫斷扶桑雞。海枯化作蓬萊雪，夢裏長庚大如月。

高啟《題謫仙像》：妃子嗔來供奉歸，金陵酒涴舊宫衣。若教直上樓船去，此像人間寫亦稀。

徐賁《題謫仙像》：鼙鼓聲來已亂離，錦袍脱却恨歸遲。秋風江上長吟裏，不唱《清平》古調詞。

僧大圭《題太白像》：歌罷秦樓月滿闌，天風兩袖錦袍寬。花前莫草《清平調》，飛燕深宫不耐寒。

王澤《李太白像》：春殿龍香試綵毫，詩成奪得錦宫袍。歸來笑擁如花妓，臥看薔薇月上高。

沈周《題李太白像》：風骨神仙品，文章浩蕩人。世間金鸑鷟，天上玉麒麟。江月狂歌夜，宫花醉眼春。獨輸蕭穎士，不見永王璘。

文徵明《題太白像》：宫袍錯落洒春風，玉雪淋漓殢酒容。殘夜屋梁棲落月，碧天秋水洗芙蓉。麒麟豈是人間物，眉宇今從畫裏逢。一語不酬千載話，匡廬山下有雲松。

宋濂《李太白像贊》：元行臺治書侍御史亦憐眞班所藏《李太白像》，係秘閣傳本，吾友

危君太樸嘗爲之贊。自後流落於金陵駱氏酒家。洪武己酉秋，郡士王宗溥購獲之，尋以摹本見貺，因造贊曰：長庚降精，下爲列仙。陵厲日月，呼噏風烟。錦衣玉顏，揮毫帝前。氣吞閹豎，視若烏鳶。頓挫萬象，隨機回旋。金童來迎，絡節翠旜。下土穢濁，孰堪後先。囅然一笑，騎鯨上天。

唐韓幹畫，御府所藏有《李白封官圖》。《宣和畫譜》。

《賀知章李白合像》，不知誰作。

樓鑰《題賀監李謫仙二像》詩：不有風流賀季眞，更誰能識謫仙人。金龜換酒今何在，相對畫圖如有神。斗酒澆詩動百篇，鑑湖、牛渚兩俱仙。早知今日猶相對，不向嵇山回酒船。

《李白送別杜子美圖》。

華愛《題李白送別杜子美發魯郡圖》：杜陵有客才名早，却與東山李白好。短褐飄飄泗水春，登臨落日同傾倒。浮踪轉盻各飛蓬，石門一別風烟渺。同心之誼袪形骸，相期直在雲霞表。渭北江東日渺茫，王孫不見淒芳草。由來造化蹟英賢，奈爾風流天地老。

《李白脱靴圖》。

陳旅《題李白脱靴圖》：威鳳翔寥廓，妖蟇窟廣寒。翩令趙飛燕，無處倚闌干。

《李白還山圖》。

劉秉忠《太白還山圖》：一片靈臺照世明，共傳太白是元精。心中有道時時樂，眼底無塵物物清。千首未知詩作癖，百杯尋與酒爲盟。長安多少風和月，不盡先生吟醉情。

《李白騎驢圖》。

元好問《李白騎驢圖》：八表神遊下筆難，畫師胸次自酸寒。風流五鳳樓前客，枉作襄陽雪裏看。

邵寶《太白像》：仙人騎驢如騎鯨，睥睨塵海思東瀛。等閑相逢但叱咤，誰知萬古千秋情。醉來天地小於斗，鞭策雷霆鬼神走。豪奇自比齊東人，大雅猶懷魯中叟。青春想像華清宮，解識仙人圖畫中。拍浮綠酒喚不醒，葛巾颯颯生天風。

喬仲常有《李白捉月圖》。《畫繼》。

蔡珪《太白捉月圖》：寒江覓得釣魚船，月影江心月在天。世上不能容此老，畫圖常看水中仙。

程鉅夫《謫仙捉月圖》：牛渚磯前白錦袍，蛾眉亭上月初高。江波滿眼平如地，醉倒長庚一世豪。

王惲《李白捫月圖》：詩中無敵飲中豪，四海飄蕭一錦袍。千丈醉魂無處著，青山磯上月輪高。

《李白泛月圖》。

宋九嘉《題李白泛月圖》：江心月影盡一掬，船頭月影盡一吸。夜涼風露點宮袍，天地之間一李白。

《李白玩月圖》。

余闕《李白玩月圖》：春池細雨柳纖纖，手倦揮毫日上簾。想得停杯江海夜，月明照見水精盤。

《嚴氏書畫記》有戴文進《李白問月圖》。汪砢玉《珊瑚網》。

張以寧《題李白問月圖》：誰提明月天上懸，九州蕩蕩青無烟。天東天西走不駐，姮娥鬢霜垂兩肩。中有桂樹萬里長，吳剛玉斧聲闐闐。顧兔杵藥宵不眠，天翁下視爲爾憐。頗聞昔時錦袍客，乃是月中之謫仙。帝命和予《羽衣曲》，虹橋一斷心茫然。竹王祠前霧如雨，躑躅花開啼杜鵑。月在天上缺復圓，人間塵土多英賢。舉杯問月月不言，風吹海水秋無邊。滄波盡捲金尊裏，清影長隨舞袖前。相期迢迢在雲漢，嗚呼此意誰能傳。騎鯨寥廓忽千年，金薤青熒垂萬篇。浮雲起滅焉足異，終古明月懸青天。

張以寧《題李白問月圖》：青天出皓月，碧海收微烟。舉杯一問月，我本月中仙。醉狂謫人世，於今幾何年？桂樹日已老，我別何當還？兎藥日已熟，我鬢何由玄？迢迢夜郎外，垂光一何偏。問月月不語，舉杯復陶然。青天自萬古，皓月長在天。明當躡倒影，飛步崑崙巔。

《李白獨酌圖》，宣和所藏，李伯時筆。《元遺山集》。

元好問《太白獨酌圖》：謫仙去世三百年，海中鯨魚渺翩翩。豈知龍眠天馬筆，忽有玉樹秋風前。金鑾歸來身散仙，世事悠悠白髮邊。會稽賀老何處在？千里名山入酒船。清景已隨詩句盡，風流合向畫圖傳。往時長安酒家眠，焦遂不狂張不顚。想得三更風露下，醉和江月弄江烟。

王惲《太白獨酌圖》：九重春色醉仙桃，何似江山照賜袍。千丈氣豪愁不管，青山磯上月輪高。

《李白醉飲圖》。

詹同《李白醉飲圖》：百川鯨吸散清狂，豈但文章萬丈光。最是有功唐社稷，眼中先識郭汾陽。

《李白扶醉圖》。

李東陽《太白扶醉圖》：半擁宮袍拂錦韉，有誰扶醉敢朝天。玉堂記得風流事，知是吾宗老謫仙。

《李白醉歸圖》。

呂子羽《李白醉歸圖》：春風醉袖玉山頹，落魄長安酒肆迴。忙殺中官尋不得，沉香亭北牡丹開。

劉秉忠《太白醉歸圖》：五斗先生未解醒，一生愛酒不曾醒。人間詞翰傳名字，天上星辰粹性靈。雁帶煖回波泛綠，燕銜春至草抽青。紗巾醉岸南山道，幾處哦詩補畫屏。

顧觀《太白醉歸圖》：歌成芍藥倒金壺，並轡宮官馬上扶。樂部餘音隨旆彩，仙班小隊下清都。長庚萬丈文章燄，後世千年粉墨圖。江左青山舊時月，一杯誰慰客墳孤。

王惲《李白醉歸圖》：雲陣橫陳大渡河，一書能解六蠻和。仙韶莫詫君王寵，七寶莊嚴未是多。

陳顥《太白醉歸圖》：偶向長安醉市沽，春風十里倩人扶。金鑾殿上文章客，不減高陽舊酒徒。

《李白舟中醉臥圖》。

劉秉忠《太白舟中醉臥圖》：仙籍標名世不收，錦袍當在酒家樓。水天上下兩輪月，與、

越經過一葉舟。壺内乾坤無晝夜，江邊花鳥自春秋。浮雲能蔽長安日，萬事紛紛一醉休。

《李白酒船圖》。

趙孟頫《題太白酒船圖》二首：載酒向何處？稽山鏡水邊。若爲無賀老，興盡便回船。

瀟洒稽山道，風流賀季眞。相思不相見，愁殺謫仙人。

《李白扁舟圖》。

宋無《太白扁舟圖》：錦袍烟艇夜郎西，酒思金鑾入直時。不道相思杜陵老，愁吟落月屋梁詩。

潘伯修《題李伯時畫太白泛舟小像》：李白自號謫仙人，更得龍眠爲寫眞。一箇青蓮初出水，千年金粟再來身。胸中元氣詩如海，物外還丹酒借春。一笑掀髯緣底事，桃花潭上見汪倫。

《李白納涼圖》。

陳高《題太白納涼圖》：六月炎天飛火烏，土焦石爍河流枯。邇來衰病更畏熱，呼叫欲狂揮汗珠。飲冰嚼藕廢朝夕，小室如爐眠不得。閒將圖畫懸四壁，漫想深山好泉石。就中此圖尤絕奇，青林飛瀑吹涼颸。何人展席坐蒼蘚，乃是謫仙初醉時。露頂裸裎拔

羽扇，仰看雲生白成練。松陰如雨毛骨寒，豈識人間絆促倦。只今匡廬道阻修，雁蕩、天台近可遊。便欲致身丘壑裏，挂巾石壁繼風流。

《李白泰山觀日出圖》。

段輔《題李白泰山觀日出圖》：岱宗鬱鬱天下雄，謫仙落落人中龍。茲山茲人乃相從，氣奪眞宰愁豐隆。玉堂一任雲霧封，長嘯飛渡秦皇松。夜呼日出滄海東，再爲斯世開鴻濛。鈞天帝居深九重，醉舞踏碎青芙蓉，天孫玉女爲斂容。却視五岳秋毫同，長鯨一去不復逢，乾坤萬里號秋蟲。當年咳唾留絕峰，至今樹石生春風。我欲追之杳無蹤，不意邂逅會此中，屋梁落月依然空。

成化戊戌仲秋，姚子購得趙孟頫所製《李白廬山觀瀑圖》，尺紙，而匡廬、五老，宛如目擊，妙入神品。國朝鉅公，珠玉輝映，誠古圖史中之奇品也。姚綬《穀庵集》。

王世貞爾雅樓所藏名畫，有錢舜擧《李白觀瀑圖》。《珊瑚網》。

錢選舜擧寫《李靑蓮觀開先瀑布圖》，無論此君神采欲飛動，卽一騎一從亦見生色，唯兩瀑不甚雄，乏直下三千尺勢，當由小窘邊幅耳。圖後綴舜擧一詩，不免蛇足。又有劉文成、宋文憲、胡文穆題詩，皆名手，而首則解大紳印記，及小楷五字極佳，當是劉、宋題後歸大紳，而文穆始題之耳。後爲上海朱太學邦憲家物。邦憲，予故人也，白晳美姿容，酒

態絕出靑蓮上，詩亦雁行，沒可二十年矣。嗣子上林家教舉以遺予。噫！在人間世作太白觀，在上林所作邦憲觀亦可也。予何所與，爲成二歌題後，還之上林，聊寓雪鴻之跡而已。《弇州續集》。

張黃門靖之先生，性喜繪事，不輕與人點染。余曾見其《李白看廬山瀑布圖》，泉壑樹石，縱横森布，一唐帽紅衫人，仰面掀髯，豪態溢出，知其有傾河倒峽之氣鬱盤於胸也。《紫桃軒雜綴》。

張翥《題李白觀瀑泉圖》：玻璃杯中春酒綠，醉墨淋漓牡丹曲。平生合置七寶牀，白紵烏紗美如玉。阿瞞荒宴百不理，寧計宮花銜野鹿。何物老嫗生此兒，偸向金雞帳中宿。高將軍纔奴隸耳，誤使脫靴吾所辱。要留汗韈蹋鯨魚，鼠子何堪煩一蹴。尋常溝瀆不可濯，何處容伸遭汙足！翩然却下匡廬雲，五老峰前看飛瀑。

僧大訢《題太白觀瀑布圖》：我本白雲人，見山每回首。披圖得松泉，感我塵埃久。我家只在九江口，從此扁舟到牛斗。翻愁天下銀濤堆，石轉雲崩萬雷吼。水行地底不上天，龍泓豈與滄溟連。風葉無聲飛鳥絕，月光雲影天茫然。丈人何來自空谷，謫仙招隱當不辱。林梢噴雪舞飛華，尙想隨風唾珠玉。馬首青山如喚人，歸來好及松華春。泉香入新釀，解公頭上巾。今者孰不樂，荒墳委荆榛。遂令畫師意，萬古留酸辛。酸

辛復何益，東海飛紅塵。

劉基《題李太白觀瀑布圖》：憶昔李謫仙，泛舟彭湖東。遂登廬山頂，直上香爐峰。遙望瀑布水，自天垂白虹。大聲回九地，浮光散虛空。萬木震辟易，千崖殷鐘鏞。清涼入肌骨，如歸廣寒宮。賦詩留人間，至今響渢渢。丹青極摹寫，欲代元造功。逸駕不可追，舉頭睇飛鴻。倚歌無人和，引袖垂長風。

宋濂《題李太白觀瀑布圖》：長庚曄曄天之章，精英下化爲酒狂。匡廬、五老森開張，銀河萬丈挂石梁。下馬傲睨立欲僵，聳肩袖手神揚揚。憶昔開元朝上皇，宮中賜食七寶牀。淋漓醉墨蛟龍驤，人疑錦繡爲肝腸。麾斥力士如犬羊，營營青蠅集於房，金鑾不復承龍光。幷州幸識郭汾陽，不幸丹陽逢永王。大風吹沙日爲黃，狻猊哀啼聞夜郎。蒼天欲使詩道昌，頓挫萬物歸奚囊。何處更覓延年方？北海天師八尺長，芙蓉作冠雲爲裳，授以蕊笈青琳瑯。蓬萊屹起滄海洋，羣仙遲汝相翺翔。誰將粉墨圖縑緗？顧我一見心悵悵。詩成仰視天茫茫，夜半太白生寒芒。

方孝孺《題李太白觀瀑圖》：天寶之亂唐已亡，中興幸有汾陽王。孤軍匹馬跨河北，手扶紅日照萬方。凌烟功臣世爭羨，李侯先識英雄面。沉香亭北對蛾眉，眼中已見漁陽亂。故令邊將儲虎臣，爲君談笑清胡塵。朝廷策勳當第一，珪組不敢縻天人。西遊夜

郎探月窟，南浮萬里窮楚、越。雲山勝地有匡廬，銀河挂空洒飛雪。醉中信馬踏清秋，白眼望天天爲愁。金閨老奴汚吾足，更欲坐濯清溪流。英風逸氣掀宇宙，千載人間寧復有。夢魂飛度南斗旁，笑酹廬山一巵酒。雲松可巢今在無，九江落照連蒼梧。欲從李侯叫虞舜，盡傾江水洗寰區。

王世貞《題錢舜舉太白觀瀑圖》：匡廬萬古瀑，太白千秋才。兩奇偶相值，後人何有哉！及展舜舉圖，怳登文殊臺。立起青蓮枯，來聽萬壑雷。始知丹青力，可以迴寒荄。

王世貞爾雅樓所藏名畫，有周官《飲中八仙圖》。《珊瑚網》。

鄭虔遺迹，傳世絶少，新都王氏藏虔《竹溪六逸卷》，紙本淺絳色，極佳。後有蘇子瞻題跋，米元暉鑒定，紹興御府等印記。《清河書畫舫》。

錢舜舉有《竹溪六逸圖》。都穆《寓意編》。

陳旅《題竹溪六逸圖》：千畝松篁野徑開，一溪流水碧于苔。山樽共醉徂徠石，何用楊妃七寶杯。

舊有《唐人出遊圖》，謂宋之問、王維、李白、高適、史白、岑參六人，多畫七賢，不知第七人爲誰。或云是潘逍遙，然未見據。樓鑰《攻媿集》。

世傳《七賢過關圖》，或以爲卽竹林七賢。屢有人持其畫來求題跋，漫無所據，觀其畫，衣

冠騎從當是晉、魏間人物，意態若將避地者。或謂卽《論語》「作者七人」像而爲畫爾。姜南賓擧人曰：是開元間冬雪後，張說、張九齡、李白、李華、王維、鄭虔、孟浩然出藍田關，遊龍門寺，鄭虔圖之。虞伯生有《題孟浩然像》詩：「風雪空堂破帽溫，七人圖裏一人存。」又有槎溪張輅詩：「二李清狂狎二張，吟鞭遙指孟襄陽。鄭虔筆底春風滿，摩詰圖中詩興長。」是必有所傳云。《玉堂漫筆》。

琦按：開元時，太白未嘗至京師，至天寶改元，則張說已亡矣，安得有並轡出藍田關事！至《攻媿集》所載之七人，其生死先後更不同時，蓋出自後人以生平所慕好者，而妄指以實圖畫中人，何足據乎！

論《七賢過關圖》者多矣，會稽劉孟熙《霏雪錄》所載差詳。蓋黃山谷嘗題之曰：「眉山老書生作此圖，人物各有意態。」又謂：「七子者，皆詩人，此筆乃少丘壑。意以爲趙雲子之苗裔，摹擬漸密，而放浪閒遠則不逮。」其言止此，不指爲誰某也。元曹文貞公伯啟集有詩曰：「清談飄逸事陵遲，七子高風世所師。公室傾危無底柱，服牛乘馬欲何之？」意指當代清談之流，不知何據。今《漢泉集》乃無此詩，不知有別本否也。《錄》又稱虞邵庵有《題孟浩然像》詩曰：「風雪高堂破帽溫，七人圖裏一人存。」又稱國初唐愚士有詩曰：「七騎從容出帝閫，蹇驢驄馬襟山犉。瀛洲學士參差出，十八人中一半人。」則是皆以爲唐人

矣。予觀雪樓程鉅夫集有詩曰：「長庚自是謫仙人，子美逢時稷、契臣。風雪茫茫五君子，醉吟猶得繼淸塵。」又嘗聞吾友倪文毅公岳稱其父文僖公嘗見舊圖，人各有標目，有王維、史白者，而不能悉記也。吾甥崔禮部傑世興近得錢舜卿白描卷，自題曰：「七賢相顧度關時，正是天寒雪又飛。大抵功名俱有分，跨鞍何事不知歸？」卷後，西河李進者題長句，有曰：「開元、天寶全盛時，閭閻巷陌皆能詩。」又曰：「承平何事有行役，況復衝寒欲何適？無乃漁陽兵亂後，奔走天涯共爲客。」又曰：「宋公七言變《風》、《雅》，崔、李、王、岑各相亞。誰言行輩不同時，雪裏芭蕉古曾畫。」又海鹽李孟璿題曰：「摩詰也知偏善畫，謫仙應是最能詩。」又三山泰懋題曰：「輞川圖繪吳興畫，太白文章檇李詩。」海鹽李季衡曰：「謫仙、之問詩無敵，輞川繪事尤難匹。高、岑、崔、史總奇才，豈少佳章紀行役。」大抵以爲唐人也。今此圖摹寫遍天下，而牛、驢、贏、馬、氈裘、大帽、關山、風雪之狀，皆略相似，蓋必有所本者，而鑒賞考索之家，竟不能得其本末，何哉？崔甥問以質予，予亦不能悉也，姑輯舊聞以俟。李東陽《七賢過關圖跋》。

七賢過關事，不經見於書傳，而畫家乃遍傳於好事者之家。究其姓名，未的其誰何。先師李文正公嘗辨之。愼近見洪武中高得暘《題錢舜舉寒林七賢圖》古風云：「尙疑高、李六君子，當時未見潘逍遙。道同氣合志相感，雖曠百世如同僚。畫史貌出有深意，況自

昔日傳今朝。屋梁落月見顏色，妙氣不待窮摹描。」又熊直題云：「七賢之名奚所徵，七賢去國身何輕。歲晚征途天雨雪，數騎聯翩行欲歇。不如灞陵橋上翁，破帽吟詩自清絕。惜哉命不偶，奔走半道周。人生遇坎軻，窮苦奚足尤！左遷與投散，逝者良悠悠。他人未足說，所惜柳與劉。天涯相聚一回首，往事于人亦何有！莫念玄都舊種桃，且往愚溪賸裁柳。風流畫史眞絕倫，毫端點染太精神。」據此，則高適、李白、孟浩然與劉禹錫、柳宗元不同時，潘逍遙宋人，又在後矣。合而圖之，繆甚，亦不足深辨也。博雅之士賞其畫則可，必湊合姓名，不亦鑿乎？《楊升庵集》。

右記圖畫三十二則

太白祠在彰明縣治南。《四川總志》。

銅陵縣有寶雲寺，李白祠堂在焉。周必大《乾道庚寅奏事錄》。

李白祠舊在銅陵縣五松山，後移置縣學之側。《一統志》。

李綱《遊五松山觀李太白祠堂》詩：大江東南流，鼓舵江水上。薄遊五松山，獲見謫仙像。嗚呼天寶間，治亂如反掌。兵戈暗中原，豪傑多長往。謫仙當此時，逸氣溢天壤。脫身來江東，縹緲青霞賞。作詩幾千篇，醉筆籠萬象。迄今有遺祠，識者共瞻仰。嗟予豈後裔，愚拙誰復尙。珥筆玉殿螭，謫官閩嶺瘴。荷恩許生還，冒險理歸槳。於焉

覲仙風，足以慰遐想。願言繼清芬，何由挹英爽。

戴昺《五松山太白祠堂》詩：艤舟來訪寶雲寺，快上山頭尋五松。捉月仙人呼不醒，一問老屋戰西風。自註：太白讀書之地，詩有「要迴長舞袖，拂盡五松山」，卽此地也。

李白書院有四：一在貴池苦竹嶺；一在青陽九華山化城寺西，斷碑存焉；一在銅陵五松山；一在石埭杉山。《江南通志》。

李翰林祠，在寧國府涇縣震山，祀唐李白。《江南通志》。

李白祠，在漢陽府郎官湖北，宋咸淳間學官蕭鑒因其亭久廢，重建祠，塑太白像。《一統志》。

范梈《題郎官湖李白祠》詩：當時郎官奉使出咸京，仙人千里來相迎。畫船吹笛弄綠水，何意芳洲遺舊名。唐祠蕪沒知何代，惟有東流水長在。黎侯獨起梁棟之，彷彿雲中昔軒蓋。南飛越鳥北飛鴻，今古悠悠去住同。富貴何如一杯酒，愁來無地酹西風。大別山高幾千尺，隔城正與祠相值。青猿夜抱月光啼，挂在東湖之石壁。黎侯本在斗南家，枕戈猶自憶烟霞。祇擬將身報天子，不負胸中書五車。昨者相逢玉闕下，別來幾日秋瀟灑。黃葉當頭亂打人，門前繫著青驄馬。君今歸去釣晴湖，我亦明年辭帝都。若過湖邊定相見，爲問仙人安穩無。

屈紹隆《太白祠》詩：翰林餘俎豆，宮錦至今香。光復眞由汝，功名亦可王。山川增氣

勢，風雅有輝光。一片郎官水，風流未忍忘。

太平府有謫仙樓，即采石山太白祠。始基於唐，明正統間巡撫周忱建清風亭於江滸祀之。皇清順治間燬，知府吳季瀛命僧募建。《江南通志》。

程大約《采石阻風謁太白祠》詩：北風遙阻渡江船，因喜從容覲謫仙。一代詩名誰與共？千秋酒態自堪憐。錦袍却憶清波映，玉貌長瞻白日懸。欲薦渚蘋行又迫，不堪回首隔雲烟。

屈紹隆《采石題太白祠》四首：才人自古蛟龍得，太白、三閭兩水仙。辭賦已同雙日月，精靈還作一山川。江間絕壁丹青出，木末飛樓俎豆懸。千載人稱詩聖好，風流長在少陵前。朱紫陽嘗謂太白聖于詩，祠上有亭當翠螺山頂，予因題曰詩聖亭。英雄有命在文章，豈惜飄零蜀道長。談笑不須同太傅，功名自可比汾陽。青蓮一去無仙客，金粟重來只辭鄉。白玉盤中雙照影，輸君華髮似秋霜。牛渚西江月色新，清光常見謫仙人。詩多諷諫因天寶，道在佯狂得季眞。金鉉已銷飛燕口，錦袍空映鳳凰身。垂輝不用多删述，天與英雄只老春。樂府篇篇是楚詞，湘纍之後汝爲師。烏棲豈寫亡吳怨，猿嘯唯傳幸蜀悲。湘水蒼茫投賦地，霜林寂歷禮魂時。重華一別無消息，終古魚龍恨在茲。

王士禛《太白祠》詩：白也祠堂在，前臨牛渚磯。風流映江左，山水尚清暉。小謝東田

近，開元舊事非。姑溪好風月，遊子亦忘歸。

端宏《謫仙樓》詩：謫仙樓閣倚江頭，一度登臨一繫舟。遺像有涯天地老，雄才無敵古今留。天門雨過雙蛾出，牛渚潮平萬馬收。倚遍闌干追往事，斷雲殘照若爲愁。

李東陽《采石登謫仙樓》詩：江天日暮雨蕭蕭，城邊野亭春寂寥。浮雲東來蔽江色，明月墮地誰當招。我懷古人坐不寐，鯨背之子神仙標。風鬐露鬣事恍惚，豈有赤脚凌青霄。舉杯問天天不語，予亦沉吟俯江渚。縱有神仙亦妒才，不然豈謫來中土。昭陽殿前牝雞午，老鳳低飛入簾戶。網羅橫空鎩其羽，雝雝和鳴竟何補，燕雀之輩安足數。平生豪氣隘九區，寸地未可容公軀。有才如此不得意，自古非一誰當吁。杜陵野老憐才客，思君不負青山色。千古波濤百丈深，至今猶恐蛟龍得。英雄一去俱陳迹，楚水吳山眼中碧。鳳去龍飛不復還，仗劍悲歌竟何益。

王寵《月夜謫仙樓》詩：秋月出海珊瑚明，舉眼忽見太白精。雲光錯落照顏色，草堂拂拭蛟龍驚。修眉玉頰桃李春，虬鬚如戟眞天人。屋梁落月想像眞，彷彿猶得交其神。我聞王孫豪氣昔如龍，天然不與凡骨同。江湖落魄黃金盡，昂霄吐氣成飛虹。蓬萊閬苑在掌上，長覺兩腋生清風。天子不能屈，四海不足容，飄飄九華山，自有青芙蓉。獨留神采照天地，令人萬古如相逢。

鄭廉《謫仙樓上作》：昔日曾聞太白樓，偶經牛渚暫維舟。攀巖竹樹襟前動，躡磴風雲脚下浮。圖畫兩間驚絕調，龍蛇千載枕寒流。夜郎遷客留遺像，記取人豪據上游。

太平府采石鎮唐賢坊神霄宮內有太白祠，宋嘉泰年建。《江南通志》。

唐拾遺李白祠，在太平府治青山麓，每歲清明前一日祭。《太平府志》。

李太白祠堂，在青山之西北，距山尙十五里。墓在祠後，有小岡阜起伏，蓋亦青山之別支也。祠莫知其始，有唐劉全白所作墓碣，及近歲張眞甫舍人所作重修祠碑。太白烏巾白衣錦袍。又有道帽氅裘侑食於側者，郭功甫也。陸放翁《入蜀記》。

按：郭功甫名祥正，當塗人，舉進士，元豐中知端州，元祐初階至朝請大夫，請老歸家青山下。其生也，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名，句調俊逸，梅聖俞嘗稱之曰：「天才如此，眞太白後身也。」有贈功甫詩曰：「采石月下訪謫仙，夜披錦袍坐釣船。醉中愛月江底懸，以手弄月身翻然。不應暴落飢蛟涎，便當騎鯨上青天。青山有塚人謾傳，却來人間知幾年。在昔熟識汾陽王，納官貰死義難忘。今觀郭裔奇俊郎，眉目眞似工文章。死生往復如康莊，樹穴探環如姓羊。」蓋用其事。後人以功父配享太白，以此哉？

隆慶府有李杜祠。按劍門題詩以太白、子美爲重，而世未有並祠之者。會從李參預壁得所賜阜陵御書《蜀道難》，又從李左史得趙忠定汝愚大書劍門詩，因建祠，刻二書于前，榜其堂曰「文焰」，取韓退之詩語也。《方輿勝覽》。

李杜祠，在秦州天靖山玉泉觀，祀李翰林白、杜工部甫。《陝西通志》。

楊恩《李杜祠》詩：吁嗟天水一抔土，兩賢遺跡留今古。磊落崎嶔千載人，流離奔走一生苦。淋漓醉墨帝王前，怨起《清平》第二篇。言路豈能留暗相，覆師不見濤斜川。禍福自掇寧自保，當時無乃惑草草。失脚千重雲霧深，去國一日乾坤老。蜀道崎嶇走欲僵，何日金雞下夜郎。耒陽縣外船難進，采石江頭事可傷。當時不得一日樂，後世徒瞻萬丈光。秦川城下聊迴步，手拂塵埃開像塑。安知天靖山頭今日祠，不是二賢昔日經行處。並袂聯榻儼若生，安得杯酒一相賡？瓣香拜罷高回首，滿目山川無限情。

濟寧州太白樓旁有二賢祠，祀唐李太白、賀知章。《一統志》。

二仙祠，在寧國府治後，祀謝朓、李白。《江南通志》。

五賢祠，在寧國府敬亭山，祀南齊謝朓、唐李白、韓愈、宋晏殊、范仲淹。《江南通志》。

三賢祠，在開封府城東南三里吹臺上，祀唐李白、杜甫、高適。以天寶中三人相遇於梁、宋間，共飲吹臺上，酒酣悲嘯，懷古賦詩，後人因立祠以祀之。《河南通志》。

十賢堂，在綿州學東，繪龐統、蔣琬、杜微、尹默、李白、陳該、蘇易簡、王仲華、歐陽修、黃庭堅十人之像以祀之。《一統志》。

思賢堂，在綿州治東，內繪揚雄、杜甫、李白、樊紹述、蘇易簡、歐陽修、司馬光、蘇軾、唐庚

九賢之像以祀之。《一統志》。

尊賢堂，在嘉定州治，有唐李太白等八畫像。《一統志》。

名世堂，在潼川府治，畫屈原、司馬相如、王褒、揚雄、嚴君平、陳子昂、李太白、蘇子瞻八人。《方輿勝覽》。

思賢樓，在劍州東北七十五里劍門關水門上，有張載、李白、杜甫、柳宗元畫像。《一統志》。

安賢祠，在寧國府南陵縣開化寺，祀張巡、李白、杜牧、李經、何琦、吳景。《江南通志》。

右記祠廟二十二則

太白事蹟，自新、舊二史外，其雜書所載半出于好事者僞譔，乃愛古嗜奇之士多樂引之，非以其人可思慕故耶？余旣采正史及諸家文集之傳信者，以補薛氏年譜之闕，其附會叵信及流傳細瑣諸事，另錄爲外記一卷，幷蒐輯後人詩賦碑記綴于其下。自笑不免爲蛇畫足，蓋亦愛古嗜奇之癖，有明知而故蹈者。曹石倉作《萬縣西山太白祠堂記》，有云「事在有無，語類不經。人心愛之，夸詡爲眞。樹若曾倚，其色敷榮。泉若曾酌，其聲清泠」數語，余最喜其警策。夫非其人爲人所深思而極慕者，何以能至是？後之人苟得斯意，以讀斯編，一展卷而太白宛然在矣，彼事之雜于眞僞有無，又遑論乎哉！

序跋

李太白集輯註序

註古人書，慮聞見不博也，尤慮其識不精。旣博且精，又慮心偶不虛不公，知有疑勿闕，有誤亦曲爲解。《風》、《騷》後，詩至李、杜，齊名方駕，一如飛行絕跡，乘雲馭風之仙，一如萬象不同，化工肖物之聖，觀止矣，蔑以加矣。後學因元相誌杜墓，抑李揚杜，遂乃議論滋繁，妄分軒輊。詎知少陵生平心服，明推爲無敵不羣，卽後此才高力厚，起衰八代之昌黎公，固合贊以光燄萬丈，深慨流落人間者，僅分泰山豪芒，而先笑撼大樹不自量之蚍蜉乎哉！兩集本非手定，後人搜羅採摭，篇章遞增，其中時有眞贋參錯，轉寫譌舛，李集更多。蓋自寶應元年往依族子陽冰，得疾以卒，遂葬當塗靑山東麓。陽冰序《草堂集》十卷，卽云當時著作，十喪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魏顥序《翰林集》二卷，亦云上元末偶得於絳，此卽劉全白《碣記》所謂「集無定卷，家家有之」者也。至宋時宜黃樂史始輯《別集》，常山宋敏求廣裒遺文，始合爲三十卷，南豐曾鞏始考定先後次第，元豐中

信安毛漸始校刻於蘇。紹興中閩薛仲邕始爲年譜。太白本末，惟諸序、記、誌，范、裴二碑及《舊唐》、《新唐》二書可證本詩，世遠事湮，疑謬雜出，寧得免焉。而兩集之有註也，一榮一枯，斯又不可言者。註杜自宋至今，名氏更僕難數，後出多所因，考辨易覈，去取易嚴也。然且必殫精神，需歲月，盡彙羣籍，以折其衷，說始有當。若李集所有可見之註，止楊、蕭、胡氏三家。今欲廣爲訂正，與註杜較工拙，不亦難易懸隔太甚乎！余茲閱錢塘王載庵先生輯註，而深嘆其好學不倦，能數十年專心致志，爲人所不能爲也。憶余自幼好誦李、杜詩，苦於不能盡解。往在都中，友朋聚談，間有優劣李、杜者，余曰：「杜誠不可及矣，自李而外，可與杜頡頏者誰與？必謂仙不如聖，一在學行甚正，一在流離造次不忘君國，猶有說焉。然李云『受氣有本性，不爲外物遷』，又云『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又云『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此其胸襟與自許稷、契者何以異？始見賞許公，後見奇賀監，居山東爲竹溪六逸，遊長安爲醉中八仙，識汾陽於行間，折力士於殿上，輕富貴如塵土，樂山水以逍遙，嗜酒慕仙，浩然自放，即遭危困，未見其憂，豈非天際眞人之邈不可攀者耶！」談者始稍稍息。今得此編，持論平正，其輯三家，去短從長，援引本本原原，斟酌至愼。固陋如余，向所不解，今漸解之，則知此編爲太白功臣也。善讀書者，當不以余言爲河漢。

乾隆己卯中秋天台齊召南撰

作者不易，箋疏家尤難，何也？作者以才爲主，而輔之以學，興到筆隨，第抽其平日之腹笥，而縱橫曼衍，以極其所至，不必沾沾獺祭也。爲之箋與疏者，必語語核其指歸，而意象乃明；必字字還其根據，而證佐乃確。才不必言，夫必有什倍於作者之卷軸而後可以從事焉。空陋者固不足以與乎此，粗疏者尤未可以輕試也。李供奉太白，才兼仙佛，致《離騷》之幽，著太史之潔，其於杜也，並驅方軌，未易軒輊也。然注杜者，自宋以後已有千家，至我朝而錢、朱、顧、仇之書出，搜括無遺藴矣。太白之集，歷五百年而始有蕭、楊二家，又歷五百年而始有鹽官胡氏孝轅。孝轅亡後，今且百餘年矣，文士林立，未有起而補其闕者。吾友王君載庵，以三家之注、之典未核也，結轖之未疏瀹也，疵繆之未剗削也，專精覃思，寤寐太白於千載之上，一一扣其出處，而究其指歸。太白之精神與前注之得失，軒然若揭日月，其諸太白之功臣與？其諸三家之爭友與？吾不敢謂載庵之學果什倍於太白；孝轅博極羣書，而載庵能掇其瑕礫，卽謂之什倍於孝轅可也。且吾言太白才兼仙佛，其蘊蓄爲何如耶？二氏之書，與吾儒之著述相埒，上下千古，而能盡讀之者，吾於唐得一人焉，曰段柯古，吾於宋得一人焉，曰釋氏贊寧，吾於前明得一人焉，曰宋氏潛

溪。以近代而論，蒙叟研精內典，而玄門之旨奥未窺；竹垞朱氏自言於竺乾之書，詩文未敢闌入，則幷蒙叟之長而猶且怖若河漢，他可知矣。載庵早鰥，閴處如退院老僧、空山道士，日研尋於二氏之精英，以其餘事而爲是書，足以發太白難顯之情，而抉三家未窺之妙。書來質余，方望洋驚歎，五體投地，而敢以一言半句相益乎！然其苦心孤詣，余學雖未至，而心故識之，聊識數言，以冠其篇端，以稔夫世之讀太白之集者之不易，幷稔夫註是集者之尤難也。

乾隆己卯閏月望後一日，友弟杭世駿

同里王君載庵輯註《太白詩文集》，詳引博據，考索綜核，殆仿李善註《文選》，不厭過於繁釀，卽被書簏之名，亦所不顧。噫，可爲勤矣！太白詩，西河毛太史嘗謂不耐入細，與三唐律法迥别。然其㬟兀之氣，自不可泯。其持論毋乃太過與？太白之才，不可以格律繩。臞翁評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滄浪評李、杜不當論以優劣。太白有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不能爲。太白之飄逸，正如金翅擘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直蛩吟草砌耳。其天才豪逸，多率然而成，學者於每篇中，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始見其妙，所謂天仙之辭，信不虛也。是以杜有千家註，李註僅止三家，正以李不易註，而

欲求其瞭然千載之下，不其難哉！載庵窮半生之精力，以成此書，一註可以敵千家。李、杜光燄，並昭耀於兩間，有功後學，良非淺尠。平居闔戶眎書，天情孤潔，有林處士之風，惟汲汲以著述立身後名，其意欲爭勝於寒梅瘦鶴耶？嘗謂余曰：李善註《文選》，有子邕以續其志，此書之釋事忘意，動有無窮之憾。又以余松谷三兄註右丞詩，相藉揚搉，久行於世。今此書不得與松谷析疑辨謬，共助落成，益又爲之感嘆已。余樂敍其書，幷識其言，而傳其人之高誼有如此。

意林趙信拜書於平安里

唐詩人首推李、杜二公爲大家，古今註杜者百餘帙，李之註傳於世者乃少，余所見楊子見、蕭粹齋、胡孝轅三家，外此寥寥未及矣。世固軒李輊杜哉，何言詩之士嚮往於太白，不及嚮往於子美者多耶？夫二公之詩，一以天分勝，一以學力勝，同時角立，雄視於文場筆海之中，名相齊，才亦相埒，無少遜也。自優劣之論出，而左右其袒者紛如。以作文喻，謂太白如《史記》，子美如《漢書》；以用兵喻，謂太白如李廣，子美如孫、吳；以人物喻，謂太白仙而子美聖；以禪悟喻，謂太白頓而子美漸。此論之兩持其平者也。其餘甲杜乙李者，大約十居七八。可異者，評杜則多恕辭，多過情之譽，評李則多深文而索垢，是何

意見之辟耶？宋人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正不當如此。」山谷歎以爲知言。夫山谷固服膺子美者也，豈不能品其優劣，蓋亦見其沉雄俊逸之概，本於性而成於學者，分路揚鑣，各有登峰造極之美，不可以後人膚淺之見妄爲軒輊焉耳。余於二公之詩，有兼愛，無偏好。嘗讀張邇可、顧修遠諸家杜註，以爲勝於昔人。譬之積薪，後來者居上。惜李集無有斐然繼起者。爰合三家之註訂之，芟柞繁蕪，補增闕略，析疑匡謬，頗有更定。至於郡國州縣之沿革，山川泉石之名勝，亭臺宮寺之創建，鳥獸草木之名狀，尤加詳考，不厭繁複，蓋將以爲多識之助。而觀者嫌其綺碎鱗雜，無當于詩人之本義。自念徵經引史，亦不無郢書燕說之誤，或失作者命意修辭之旨，雖摩研編削，虛耗歲時，上視張、顧諸先輩，無能爲役，安敢與之接武而抗行哉！第思粹齋之作補註，所以補子見之闕也，而未能盡補其闕。孝轅作《李詩通》，力正楊、蕭二家之譌，而亦未能盡正其譌。余承三子之後，捃摭其殘膏剩馥，廣爲綜緝，夫豈誇多炫麗哉，將以竟三子之業也。雖自愧才力未逮，而念博物洽聞之士，世固不乏，必有起而集其成者。蒐羅軼典，抉發奧思，俾夫闕者譌者，罔不甄釋，將與杜註諸家之善本並傳藝苑，而爲新學之津梁。彼楊與蕭實爲之草創于其先者也，余得肩隨胡氏之後而附於討論修飾之列，其亦可乎？

乾隆二十三年歲次戊寅正月望日王琦載庵漫述

跋五則

太白詩文，當天寶之末，嘗命魏萬集錄，遭亂盡失去。及將終，取草稿手授其族叔陽冰俾令爲序者，乃得之時人所傳錄，于生平著述，僅存十之一二而已。然其詩要皆膾炙人口，而無闌入他人所作，可知也。陽冰序中不言卷數。《舊唐書·李白列傳》云：「有文集二十卷行于時。」《新唐書·藝文志》云：「李白《草堂集》二十卷，李陽冰錄。」乃樂史作序則云：「翰林歌詩，李陽冰纂爲《草堂集》十卷。」豈其時《草堂》原本已有亡其半者，抑或未亡而後人并爲十卷耶？史別收其歌詩十卷，與《草堂集》互相校勘，排爲二十卷，號曰《李翰林集》。又于三館中得其賦表書序等文，排爲十卷，號曰《李翰林別集》。凡得詩七百七十六篇，雜文若干篇。熙寧中，宋敏求廣搜逸稿，又得詩二百二十五篇，并其舊集，總爲編次，題以類別，析爲二十四卷。雜文六十五篇，析爲六卷，共三十卷。篇數雖多于舊，然不免闌入他人所作。元豐中晏知止爲蘇守，出其本刻之郡中，廣行于代。樂史本後佚不傳。陳振孫《書錄解題》言其家藏《李翰林集》，不知何處本，前二十卷爲詩，後十卷爲雜著，其本最爲完善。余嘗臆擬其分卷與樂史本相符，豈卽樂史本耶？陳氏又言其首載李陽冰、樂史、魏顥、曾鞏四序，李華、劉全白、范傳正、裴敬碑誌，卷末有宋祁新史本傳，

而《姑熟十詠》、「笑矣」、「悲來」、「草書」三歌行亦附焉。彙綴以東坡辯語。夫宋與曾、蘇三公皆生樂氏後，據此驗之，即使其本出自樂氏，已爲後人增益，而非咸平中所定之原本矣。《楊升庵集》中亦言其家藏太白詩，有「樂史本最善」，未知即七百七十六篇之本否？今之傳世者，皆宋氏增定之本也。噫！自樂氏校勘之本出而草堂原本遂湮，自宋氏分類之本出而樂氏之本又亡。後起之士，欲求古本而觀之，有若丹書綠圖，邈然不可得見，能無爲之慨嘆哉！

李詩全集之有評，自滄浪嚴氏始也。世人多尊尚之。然求其批郤導窾，指肯綮以示人者，十不得一二。其有註，自子見楊氏始。〔一〕繼之者粹齋蕭氏，作《分類補註李太白集》，附楊註後合刊之。〔二〕蕭譏楊取唐廣德以後事及宋儒記錄詩詞爲祖，併引用杜詩爲蘇註之非，因爲節文而存其善者。今所傳楊註，非全文也。然蕭註亦不能無冗泛踳駁處。明季孝轅胡氏作《李詩通》二十一卷，頗有發明及駁正舊註之紕繆，最爲精確，但惜其不廣。〔三〕選本則有愈光張氏之《李詩選》。〔四〕選而評則有泗源應氏之《李詩緯》。〔五〕余所見祇此。夫自太白至今，已及千載，後人評註，寧僅僅止此。大抵散亡磨滅而不傳者有矣，即傳而余所未見者，又不知其有焉否耶？

〔一〕子見名齊賢，永州寧遠人。古春陵城在其地，故稱春陵楊齊賢云。宋慶元五年進士，兩應

制試第一，執政以賢良方正薦，授通直郎。

〔二〕粹齋名士贇，一字粹可，贛州寧都人。淳祐進士，蕭立之之仲子，潛心篤學，入元遂隱居不出。

〔三〕胡名震亨，號遯叟，浙江海鹽人。萬曆丁酉舉人，累官兵部職方員外郎。

〔四〕張名含，雲南永昌衞人。正德丁卯舉人。

〔五〕應，本朝康熙間人。

宋時李詩刊本，始自蘇守晏公，所謂蘇本也。其後又有蜀本，有當塗本。據《書錄解題》謂其時蘇本已不復有，家藏蜀刻有大小二本，卷數相同，首卷專載碑序，餘二十三卷爲歌詩，六卷爲雜著，末有宋敏求、曾鞏、毛漸題序。以此考之，而知蜀本蓋傳自蘇本云。晁公武《讀書志》謂近時蜀本附入左綿邑人所裒太白少年詩六十篇，而《書錄》不之及，似其本又在陳氏所藏二本之外。蕭粹齋得巴陵李粹甫家藏左綿所刊楊齊賢註本，斯又蜀刻而有註者之一種。其當塗本，周益公《二老堂詩話》謂當塗《太白集》後有續刻《司空山瀑布詩》一首。陸放翁《渭南集》中一跋，謂當塗本雖字大可喜，然極多謬誤。宋刊之見于書傳而可考者有此數種，今則漸已銷亡，不能復覩。流傳于世者，惟蕭氏註本爲多。其本拔古賦八篇列于前爲一卷，次以歌詩二十四卷，凡二十五卷而止。明嘉靖間吳中郭氏取而重刊之，以其註之泛且複也，删節約半，于《古風》五十九首，增入徐昌穀評語，又取

雜文五卷，另爲編次附其後，共成三十卷。〔一〕嗣後有依郭氏增删之本而刊者，爲霏玉堂本。有依舊註原本而刊者，爲玉几山人本，爲長洲許玄祜本。有全去其註且分析其體爲五七言古律絶句者，爲劉世教本。劉書雖缺訓詁，然校訂同異，改正譌舛，殊見苦心。又余三十年前于古書肆中見有毛氏汲古閣刊本，問其值，書之主人亦數十年前所稱時文名士也，性頗怪傲，邂逅間不肯遽售。余念毛氏所梓書多本宋刻，有與俗本異者，足以資考訂，另託友人往問，則益不肯售。友人謂予，毛氏刻去今未遠，其印本行世者尚多，何難别購，而乃刺刺不休，儼若借荆州于彼哉。洎求之歷年，竟不能得。追憶前書，不知歸于誰氏架中。噫！板行之書，甫及百年，俛得之而竟失之，殆有緣在耶？會姑蘇繆氏獲崑山傳是樓所藏宋刊本，重梓行于時，其書字畫悉倣古刻，精整可玩。賈人漬染之，宛然故紙，翦去卷尾重刊諸字及弁首小序，僞作宋板以欺人，不知者多以重價購去。其本敍次先後，卷帙多寡，與蕭、郭二本稍異，而與陳氏所言蜀本相合，卽非蘇本亦蜀本也。第不知較汲古閣本何如。其中亦有譌字顯然、誤筆未正者，據序尚有《考異》一卷，然未付剞劂，俟之多年，竟不出。〔二〕兹本自二十五卷以前略依蕭本，雜文四卷略依郭本，而以繆本參訂其間。郭本雜文五卷，今依繆本合序文二卷爲一卷，别採蕭本所逸而繆本有者，得詩九首，〔三〕及他書所錄集外諸作，彙爲拾遺一卷，以合三十卷之數。友人詰予，嘗非宋

氏本闌入他人所作，今拾遺所蒐緝，確知其僞，概收錄之而不忍棄，何耶？予曰：是不相妨也。昔人編韓、柳集者，咸有外集附于後。錢牧齋作杜詩箋註，亦附錄逸詩四十八篇，皆有僞作在其間。夫不慊于宋者，爲其混之而至于不可別也。若先別之而使其無可混，正足以資後學之考核，而甄別其體裁矣，夫又何尤。

〔一〕跋云：「是集三十卷，余合別集而成之者。緣舊註繁雜，做徐迪功先生《古風》例，將不切題義者删去。且恨其文之不載，更以別集編次五卷附于詩後，俾成全書。冀四方觀者，免瀚漫分散之嘆。嘉靖癸卯春正月吳人郭雲鵬謹識。」

〔二〕序云：「《李翰林集》三十卷，常山宋次道編類，而南豐曾氏所考次者也。歲久譌缺，俗本雜出，增損互異，無所是正，余嘗病之。癸巳秋，得崑山徐氏所藏臨川晏處善本，重加校正，梓之家塾。其與俗本不同者，別爲《考異》一卷，庶使讀是編者，不失古人之舊，而余亦得以廣其傳焉。康熙五十六年五月吳門繆曰芑題于城西之雙泉草堂。」

〔三〕繆本較蕭本多十首，其《送倩公歸漢東》一絕，已載序後，不復重錄，故祇九首。

南豐曾氏序，謂太白詩之存者千有一篇，雜著六十五篇。今蕭本詩祇九百八十八篇，繆本祇九百九十八篇，咸不及曾氏所云之數。賦與文六十六篇，較舊文又多其一，疑非曾氏所考次原本矣。意者曾氏幷數魏萬、崔宗之、崔成甫三詩于內，故云千有一篇。其《送倩公歸漢東序》已冠于小詩之首，序中不應重見，而後人誤增入之歟？世稱太白斗酒百

篇，計其詩章不下萬餘，陽冰作序，已云十喪八九。今集中所存，若《長干行》、《去婦詞》、《送別》、《軍行》等作，互見他人集中，若《懷素草書》等作，詞意淺鄙，與太白手筆判若仙凡，復雜然並列。東坡嘗言太白詩爲庸俗所亂，可爲太息，說者以咎宋次道貪多務得之所致。嗟乎！眞者不能盡傳，傳者又未必皆眞，更有妄庸之人，憑臆而談，舉其佳者譏焉妄以爲贋，顛倒錯謬，以眩後人之心目，不尤可怪哉！昔人稱太白天才英麗，其詩逸蕩俊偉，飄然有超世之心，非常人所及，讀者自可別其眞僞。余以爲才不俊、識不卓、學不充，則是非淆雜，視朱若紫，混鄭爲雅者多矣，學者欲區別其眞贋而無所差失，寧可輕易言之歟！

世之論太白者，毁譽多過其實。譽之者以其脱子儀之刑責，俾得奮起而遂以成中興之功；辱高力士于上前，而稱其氣蓋天下；作《清平調》、《宮中行樂詞》得《國風》諷諫之體。毁之者謂十章之詩，言婦人與酒者有九，而議其人品汚下；又謂其當王室多難、海宇横潰之日，作爲歌詩，不過豪俠任氣、狂醉花月之間，視杜少陵之憂國憂民，不可同年而語。試爲平情論之，識子儀爲豪傑之士，救免其刑責而力爲推奬，知人之明，誠足稱矣。若夫雲蒸霧變，戡大難而奏膚功，爲一朝名佐，太白初亦不料其至是。謂中興勳業，太白與有力焉，此豈通人之論哉？力士獲寵于君，士大夫爭趨附焉，太白醉中令其脱靴，

儼以僕隸相視，此其平日必先有惡之之念存于中，故酒酣之後，忽焉觸發，而故于帝前辱之，其氣可謂豪矣。然非沉醉，亦未必若是。後人深快其事，而多爲溢美之言以稱之。然核其實，太白亦安能如論者之期許哉？若夫《清平調》、《宫中行樂詞》，皆應詔而賦者，其辭以富麗爲工，其意以頌美爲主，刺譏之語無庸涉其筆端，理也。或乃尋撦其引用之故事，鉤稽其點綴之虚詞，曰此爲隱諷，此爲譎諫，支離其語，娓娓動人。然按之正文，皆節外生枝，杳無當于詩人之本意，殆有似夫讒人險士，吹毛洗垢而求索其疵瘢以爲口實者。馴致其弊，爲梗于語言文字者不淺，不但有悖于溫柔敦厚之教而已。善言詩者，駭之而勿敢道也。至謂其詩多甘酒愛色之語，遂目以人品汚下，是蓋忘唐時風俗，而又未明其詩之義旨也。唐時侑觴多以女伎，故青蛾皓齒，歌扇舞衫，見之宴飲詩中，即老杜亦未能免俗，他文士又無論已，豈惟太白哉？若其《古風》、樂府，怨情感興等篇，多屬寓言，意有託寄，陽冰所謂言多諷興者也，而反以是相詆訾。然則指《楚辭》之望有娀，留二姚，捐玦採芳以遺湘君下女之辭，而謂靈均之人品汚下；指《閑情賦》語之褻，又指其詩中篇篇有酒，而謂靖節之人品汚下，可乎？若謂彼皆有所託，而言之爲無害，則太白又何以異于彼耶？至謂其當國家多難之日，而酣歌縱飲，無杜少陵憂國憂民之心，以此爲優劣，則又不然。詩者，性情之所寄。性情不能無偏，或偏于多樂，或偏于多憂，本自不同。況

少陵奔走隴、蜀僻遠之地，頻遭喪亂，困頓流離，妻子不免飢寒；太白往來吳、楚安富之壤，所至郊迎而致禮者，非二千石則百里宰，樂飲賦詩，無間日夕，其境遇又異。兼之少陵爵祿曾列于朝，出入曾詔于國，白頭幕府，職授郎官；太白則白衣供奉，未霑一命，逍遙人外，蟬蛻塵埃。一以國事爲憂，一以自適爲樂，又事理之各殊者，奈何欲比而同之，而以是爲優劣耶！後之文士，左祖太白者不甘其說，而思有以矯之，以杜有詩史之名，則擇李集中憂時憫亂之辭，而捃摭史事以釋之，曰此亦可稱詩史；以杜有一飯未嘗忘君之譽，則索李集中思君戀主之句，而極力表揚，曰身在江湖，心存魏闕，與杜初無少異。此其意不過欲掊抑李者之口，而與之相抗。豈知論說杜詩而沾沾于是，顚倒事實，强合歲時，昔人已有厭而闢之者，何乃拾其牙後慧，而又爲李集之駢拇枝指哉！讀者當盡去一切偏曲泛駁之說，惟深溯其源流，熟參其指趣，反覆玩味于二體六義之間，而明夫敷陳情理、託物比興之各有攸當，卽事感時、是非美刺之不可淆混，更考其時代之治亂，合其生平之通塞，不以無稽之毀譽入而爲主于中，庶幾于太白之歌詩有以得其情性之眞，太白之人品亦可以得其是非之實夫。

乾隆己卯秋九月，王琦漫識

李太白全集篇目索引

（以篇名首字筆劃爲序）

四劃

五劃

七　劃

十　劃

封面設計　談冰玉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詩經注析　（全二册）

屈原集校注　（全二册）

樂府詩集　（全四册）

陶淵明集　（一册）

世説新語校箋　（全二册）

李太白全集　（全三册）

王維集校注　（全四册）

杜詩詳注　（全五册）

白居易集　（全四册）

劉長卿詩編年箋注　（全二册）

李商隱詩歌集解　（全五册）

曾鞏集　（全二册）

蘇軾詩集　（全八册）

蘇軾文集　（全六册）

蘇轍集　（全四册）

樂章集校注　（一册）

後山詩注補箋　（全二册）

徐渭集　（全四册）

顧亭林詩箋釋　（全二册）

龔自珍己亥雜詩注　（一册）

ISBN 7-101-00641-8



定價：66.00元（全三册）